

名家
平割
秘本

戲 攷 大 全

梅蘭芳



售經



海上

售經



海上

戲

參

名家
平劇
秘本

冊 下

致
大
全

梅
蘭
芳



售經



海上

南 天 門

戲 情

明朝熹宗時，太監魏忠賢奸惡非常，權勢很大，黨羽極多。他常想篡奪君位，只有吏部堂曹正邦，卻是忠直之臣，不肯附合忠賢。但是知道忠賢必要害他，所以就告老回鄉。忠賢知道他要回去，就在路中埋伏許多刺客，要將他刺死。等到正邦走到官莊鋪，果然遭害，夫人也投井而死。只剩女兒玉蓮，被老僕曹富救出，要送他到大同，投奔夫家。路中千辛萬苦，困難萬分，走到廣華山，天又降下大雪，二人身上衣服單薄，飢寒交迫。曹富看見小姐受不了這種痛苦，將自己的外衣脫下，送與她穿，自己因此凍死。王母娘娘因他忠義可嘉，就教八仙來接引升天，封為南天門都土地。玉蓮正在悲痛無法之時，幸虧夫家得到了消息，派人前來接了回去。

登 場 人 物 表

曹 富 (老生)

玉 蓮 (曹在)

掌櫃甲 (丑)

掌櫃乙 (生)

趕 驢 (丑)

〔玉蓮在幕內唱西皮倒板〕急急忙忙走得慌。〔曹富在幕內喊〕走啊。〔曹富攜着玉蓮同上〕〔曹唱西皮搖板〕

點點珠淚灑胸膛。〔玉接唱搖板〕似魚兒逃出了千層網。〔曹接唱搖板〕虎口內逃出了兩隻羊。〔玉哭介〕喂呀。〔曹〕小姐不必啼哭，且喜逃出虎口，待老奴

攙扶小姐慢慢的行走。〔玉〕攙扶了。〔唱西皮原板〕惱恨那魏忠賢賊子奸黨。〔曹唱原板〕我朝中出讒臣，擾亂家邦。〔玉唱原板〕天啓爺坐早朝天還未亮。〔曹唱原板〕太老爺作天官吏部上堂。〔玉唱原板〕老爹爹上金殿把本奏上。〔曹唱原板〕丟了官罷了職

轉回故鄉〔玉唱原板〕一家人逃性命官莊舖上〔曹唱原板〕狗奸賊領人馬暗地埋藏〔玉唱原板〕我的父命喪在寶劍之下〔哭唱〕老爹爹〔曹哭唱〕太老爺呀〔玉叫頭〕啊啊老爹爹〔曹叫頭〕啊啊太老爺呀〔曹唱西皮原板〕最可嘆忠良臣無有下場〔玉接唱原板〕我的母跳在井一命身亡〔哭唱〕老娘親呀〔曹哭唱〕太夫人哪〔玉哭頭〕啊啊老娘親〔曹哭頭〕啊啊〔曹唱西皮原板〕就是那鐵石人也要悲傷〔玉唱西皮原板〕這一陣走得我〔轉唱二六板〕足痛腿漲我腹內飢餓了甚是難當將身兒坐至在土台之上思想爹娘好不悲傷〔哭介〕喂呀〔曹〕小姐爲何不走〔玉〕腹中饑餓難以行走〔曹〕這個老奴只顧逃命身傍分文未帶這便如何是好〔玉〕曹富但放寬心這裏有金耳環一對拿去換些銀兩也好使用〔曹〕遵命〔玉〕轉來〔曹〕做什麼〔玉〕你問此地可有大米水飯無有〔曹〕曉得了〔向左幕內喊著〕掌櫃的〔掌櫃甲上白〕這老頭幹什麼〔曹〕這裏有金耳環一對調換銀兩使用〔掌櫃甲〕

拿來我瞧瞧分明是黃銅你來哄我不成〔曹〕分明是金子怎說是黃銅〔掌櫃甲〕看你有了年紀不然我就要打你〔掌櫃甲下〕〔曹〕呀呀人不在時中黃金變成銅待我那廂去換〔走向右幕內喊〕掌櫃的〔掌櫃乙白〕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作什麼的〔曹〕我這裏有金耳環一對換些銀錢使用〔掌櫃乙〕拿來我看哎呀好赤金〔曹〕好眼力〔掌櫃乙〕待我與你平平看〔向右幕內〕夥計們這有金耳環一對平平多重〔夥計在幕內應〕金耳環一對三錢重我們這裏金子十四換三得三三四一兩二合成銀子四兩外找大錢二百〔掌櫃乙由幕內取出錢一包〕〔乙〕兌得不錯〔夥計在幕內應〕不錯〔掌櫃乙取錢交與曹富〕〔掌櫃乙〕老人家來你的耳環三錢重我們這裏金子十四換三得三三四一兩二合成銀子四兩外找大錢二百拿去〔曹〕有勞了啊請問掌櫃的你們這裏有大米水飯無有〔掌櫃乙〕沒有只有麵食餽餽〔曹〕麵食餽餽也好請去取來〔掌櫃乙向幕內喊〕夥計們拿麵食餽

餽來〔夥計在幕內答應一聲〕〔掌櫃乙由幕內取出一木盤

盛着餽餽交與曹富〕〔掌櫃乙〕老人家麵食來了。〔曹

有勞了。少時給錢。〔走向玉蓮〕小姐他們這裏金子

十四換金耳環三錢重。三得三三四一兩二銀子

四兩外找大錢二百。請小姐收下。〔玉〕你收下了

罷。〔曹〕是小姐。此處大米水飯無有。現有麵食餽

餽。小姐請用。〔將盤子遞玉蓮〕〔玉〕拿來我用。〔哭〕哎

呀。爹娘呀。〔曹〕小姐爲何不用。〔玉〕想起爹娘。吞

吃不下。你拿去用吧。〔將盤遞與曹曹接盤子介〕〔曹〕是

〔哭〕啊。太老爺。太夫人啊。〔玉〕曹富爲何你也不

用。〔曹〕想想太老爺太夫人也是吞吃不下。〔玉

如此還與他們吧。〔曹〕遵命。〔玉〕轉來。〔曹〕作什

麼。〔玉〕問問此地可有往大同的脚程。〔曹〕曉得

了。〔拿盤還與掌櫃乙〕掌櫃的麵食餽餽未曾用。現

有大錢二百。請你收下。〔掌櫃乙〕未用不算錢。〔曹

多謝了。請問掌櫃的。你們這裏可有奔大同的脚

程無有。〔掌櫃乙〕那邊廂有的。〔曹〕有勞了。〔掌櫃

乙〕好說。〔掌櫃乙下〕〔曹〕這是那一個的脚程啊。

〔趕驢上白〕弟兄七八個。個個趕脚貨。誰僱我的驢。

上那兒去。〔曹〕上大同去。〔趕驢〕上大同。正湊巧。

我是回頭驢。走大路呢。走小道呢。〔曹〕大路怎講。

小道怎說。〔趕驢〕大路遠三天。小道近三天。〔曹

當然是走近不走遠。〔趕驢〕不好不好。走小道要

走廣華山。山上慣出豺狼虎豹。吃了你的人。事小

吃了我的驢。誰賠得起。〔曹〕多把銀錢與你。〔趕驢

〕留着錢子你買棺材罷。〔趕驢下〕〔曹〕呀。這是怎

麼講話。吃了人倒是一樁小事。吃他的牲口倒賠

還不起。真真豈有此理。待我瞞哄小姐。〔走向玉蓮

〕啊。小姐。他們這裏無有往大同的脚程。待老奴攙

扶小姐挨到前面。再作道理。〔玉〕攙扶了。〔唱西皮

二六板〕三家店未曾把飯用心。猿意馬歸舊蹤。曹

富與我把路引。主僕雙雙奔大同。〔玉蓮下〕〔曹〕啊

〔唱西皮快板〕恨奸賊把我的牙咬壞。可嘆老爺無

良才。忠良反被奸賊害。害得我家好不悲哀。拿

住了奸賊用刀斫。挖爾的心肝祭掃坟台。〔玉在幕

內喊〕曹富快來呀。〔曹〕來了。〔曹下〕

〔四家將甲乙丙丁同上〕〔家將甲唱西皮搖板〕打罷春來又逢秋。〔家將乙接唱西皮搖板〕洛陽橋下水倒流。〔家將丙接唱西皮搖板〕將軍戰馬今何在。〔家將丁接唱西皮搖板〕野草閒花滿地愁。〔家將甲〕請了。〔三將同白〕請了。〔家將甲〕奉了元帥之命，迎接曹家小姐，就此前往。〔唱搖板〕快馬加鞭往前走。〔家將乙接唱搖板〕見了小姐說從頭。〔四家將同下〕

〔曹搗玉同上〕〔玉唱西皮流水板〕八月十五把壽拜，賊把珠寶往上抬，要把忠良心來買，謀奪天子九龍台。爹爹罵賊出府外，兩下裏結下冤仇來，將身兒且坐荒郊外，兩足疼痛步難挨。〔曹〕小姐爲何不走。〔玉〕兩足疼痛，難以行走。〔曹〕哦。〔唱西皮快板〕小姑娘啼哭坐土台，點點珠淚洒下來，自幼兒未出閨門外，鞋弓襪小路難挨，思想爹娘心放開，頭上取下金釵來，纏足帶忙鬆解，輕輕刺破繡花鞋，好把路挨。〔玉唱西皮散板〕曹富與我臉朝外。〔曹〕是。〔玉轉唱快板〕在頭上取下金釵來，纏足帶忙鬆解，輕輕刺破鳳頭花鞋，曹富與我把路帶一

步一步往前挨。〔雲童上拋散紙片作下雪狀〕〔曹唱西皮搖板〕霎時天氣變得快，鵝毛大雪降下來，荒郊俱被雪遮蓋，處處的樓閣似銀台。〔雲童下〕〔玉〕喂呀。〔曹〕小姐爲何又不走。〔玉〕身上寒冷，難以行走。〔曹〕哦。〔唱西皮快板〕小姑娘啼哭坐山邊，珠淚滾滾洒胸前，難道說你冷我不冷，那一個多穿幾件棉，不辭小姐走了罷。〔玉接唱快板〕曹玉蓮上前急忙遮攔，你若走來將我帶。〔哭〕老掌家呀。〔曹唱西皮搖板〕小姑娘祇哭得我心痛酸，沒奈何脫下了衣一件，我與小姐遮遮寒。〔玉唱搖板〕難道說我冷你不冷，老掌家你是個鐵打的人。〔曹唱搖板〕男兒頭上有三把火，我比小姑娘勝強十分。〔玉唱搖板〕曹玉蓮上前說句好話，尊一聲老掌家細聽根苗，我的命多虧你將我救下，你比我生身父半點不差。〔曹唱搖板〕小姑娘說的是那裏話，說什麼與太老爺半點不差，此一番到大同將親來認下，賜老奴吃一碗剩飯殘茶。〔玉唱搖板〕你送我到大同公婆認下，曹玉蓮願與你帶孝披麻。〔曹唱搖板〕小姑

娘說的是一派瘋話，說什麼與老奴帶孝披麻，手扶小姐走了罷。見一獨木橋，雀鳥難踏。〔白〕小姐待老奴探探那橋，牢是不牢。〔玉白〕曹富站穩了。〔曹〕曉得了。〔玉唱搖板〕主僕們跌至在獨木橋下，樹枝兒攀住了青絲頭髮。〔曹唱搖板〕勸小姐休得要心驚胆怕，有老奴在一旁萬無一差。〔玉唱搖板〕老掌家行走不方便，要到大同難上難。〔曹富唱搖板〕說什麼我走路不方便，緊走幾步小姐觀。三步當作二步走，兩步當作一步顛，正走之間抬頭看。〔白〕到了。〔玉〕到了那裏。〔曹接唱搖板〕不覺來到廣華山。〔曹忽然暈倒〕〔八仙王母暗上〕〔玉〕曹富曹富，喂呀，曹富醒來。〔曹醒轉唱西皮倒板〕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呼喚。〔白〕小姐啊。〔轉唱二六板〕尊一聲小姑娘，細聽我言，實祇望保小姐脫離大難，又誰知行至在中途不能夠周全，怕的是到不了大同地面。似這等數九寒天，大雪紛飛，摔得你甚是可憐。我的小姑娘。〔轉唱西皮快板〕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白〕來了。〔玉〕來了甚麼。〔曹唱散板〕半空中又來

了八洞神仙。〔玉〕在那裏。〔曹唱散板〕漢中離手，拿着陰陽寶扇，李鐵拐面帶笑，站立在雲端。〔玉〕在那裏。〔曹唱散板〕曹國舅藍采和雲端裏站，張果老騎驢顛倒。〔玉〕却是爲何。〔曹唱散板〕韓湘子何仙姑雲端來立，呂純陽背寶劍也在面前。〔玉〕哎呀，莫非瘋了。〔曹唱散板〕王母娘娘蓮台坐，左金童右玉女，站立在兩邊，在東南脚下觀一眼。〔老仙手執鮮花上〕〔曹〕來了。〔玉〕什麼。〔曹接唱散板〕我面前又來了一位老神仙，手執鮮花哈哈笑，他笑我曹富不能周全，他也笑來我也笑。〔曹富連笑三聲介〕老仙同笑介。〔曹〕呀。〔接唱散板〕活活凍死廣華山。〔曹死去介〕〔老虎上抓曹衣玉嚇走下〕〔王母〕善哉善哉。〔力士上〕〔王母向力士〕〔王母〕將那漢子喚醒。〔力士〕領法旨。〔走向曹〕曹富醒來。〔力士下〕〔曹富醒轉立起走向王母跪下〕〔曹〕王母容稟。〔王母〕曹富，你爲主凍死，現南天門缺少一都土地，封你南天門都土地去罷。〔曹〕聖壽無疆。〔王母〕衆大仙引路。〔衆大仙〕領法旨。〔王母〕衆大仙，曹富隨我來啊。〔衆仙王母曹富

衆同下

〔王母領玉蓮上王母下〕〔八仙上過場卽下〕〔老仙領曹富上立在桌上假作立在雲端老仙下〕〔曹向玉蓮〕〔曹〕小姐

不必驚惶。少時自有人前來迎接於你。恕老奴不能遠送了。啊。想我今日登了仙界。乃是一樁喜事。必須大笑三聲。哈哈。哈哈。〔哭向玉蓮〕啊。小姐哇。

〔曹下〕玉哭介。啊。曹富呀。〔四家將上〕〔四家將同白〕

走啊。〔家將甲〕夥計們。這裏有株大樹。咱們歇歇

再走。〔玉哭喊〕苦哇。〔家將丁〕那裏有人叫哭。〔甲乙

丙同白〕是叫苦的。原來是一年輕女子。〔家將乙回

丁〕老頭子。你去問問他。〔家將丁向玉〕啊。你這女

子。姓甚名誰。爲何在此啼哭。〔玉〕衆位呀。〔唱西皮

流水板〕未曾開言兩淚漣。尊一聲列位聽我言。我

父吏部天官位。我的名叫曹玉蓮。偕僕同奔大同

縣。曹富凍死在山前。〔四將同白〕原來是曹小姐。小

人叩頭。〔玉〕罷了。你們那裏來的。〔四將同白〕我們

大同來的。奉元帥將令迎接小姐。〔玉〕原來如此。

〔四將〕請問小姐是一人。還是有別人。〔玉〕有一

家人曹富已凍死雪地。〔四將同白〕在那裏。在那裏。

〔家將丁〕夥計們。這個人還未死。鬍鬚還動呢。〔三家

將同白〕那是風吹動的。〔家將丁〕不錯。〔四家將同白

啓稟小姐。我們來的人少。接小姐就不能搬屍骨。

搬屍骨就不能接小姐。〔玉〕但憑你們。〔四家將同

白〕夥計們。挖個坑。把他堆着就完了。〔家將甲〕曹

富死得慘。〔家將乙〕凍開廣華山。〔家將丙〕來年二

三月。〔家將丁〕要吃鴉片煙。〔三家將同白〕哎。定來搬

屍還。〔向玉蓮〕小姐請行。〔玉〕我身上寒冷。〔三家將

同白〕小姐穿我的。〔家將丁〕你們年輕。這一切讓與

我罷。〔家將丁脫下外衣交與玉穿上〕〔玉〕兩足疼痛。難

以行走。〔三家將同白〕請騎我的馬。〔家將丁〕哎。一

客不煩二主。〔向玉蓮〕請小姐上馬。〔玉〕帶馬。曹

富。陰魂休散。隨我來呀。〔哭介〕哎。曹富呀。〔玉下三

家將甲乙丙隨下〕〔家將丁〕哈哈。此番接了小姐。是第

一功。衣服與小姐穿。是第二功。我的馬讓與小姐

騎。是第三功。元帥必有大賞。這不是樂死我了麼。

哈哈。哈哈。〔家將丁下〕

戰長沙

戲情

劉備既然取得荊州，趙雲、張飛先後攻下桂陽、武陵二郡。關公見了，就自請前去收取長沙。劉備允許，關公祇帶了五百校刀手而去。長沙太守韓玄探知，先令楊齡領兵抵禦。楊齡出戰，被關公斬於陣前。公即乘勝進兵。韓玄又令黃忠出戰。第一天不分勝負，第二天接戰，關公見黃忠雖老，却甚勇猛，乃用拖刀計勝他。不料正要回身砍殺，黃忠的馬忽然前蹄跪到，黃忠跌下。關公一生義重，這時反不忍殺他，放他回去。黃忠既然入城，韓玄教他來日再戰，用箭射公。到了第三天又出陣，黃忠詐敗，引公來追，正要開弓射箭，心想到關公昨日不殺的義氣，他就虛洩弓絃兩次，末了一箭，射着公的頭盔纓，以為報答。到了收兵回城，不料韓玄看見這種情形，以為黃忠通敵，喝令左右將黃忠網起，推下城樓斬首。當時被魏延知道，就趕上殺死網綁的兵卒，救起黃忠，隨時上城，殺了韓玄，開城投降。關公當時入城安民，黃忠托病不出。後來劉備孔明俱到，親自去請，黃忠方肯投降。

登場人物表

關公(紅生)

黃忠(文武老生)

魏延(淨)

韓玄(生)

〔龍套引關公上引〕頭帶金盔雙翅飄胸藏韜略稱英豪〔詩〕赤人赤兔并赤心青銅偃月破黃巾弟兄桃園三結義要把孫曹一掃平〔白〕漢室關雲長奉了軍師將令帶領人馬奪取長沙軍校聽爺令下〔唱西皮倒板〕軍師將令把某差〔轉搖板〕帳下兒郎兩邊排杏黃旗不住空中擺對對人馬鬧該〔唱快板〕綠蓋罩定黃金鎧胸中韜略有奇才軍校與爺把馬帶〔上馬介〕奪取長沙把功開〔下〕

〔黃忠魏延同上〕黃老將威名大〔魏〕鎮守在長沙〔黃〕丹心換日月〔魏〕保主定邦家〔黃〕俺姓黃名忠字漢升〔魏〕俺姓魏名延字文長〔黃〕魏將軍請了元帥升帳在此伺候請〔下〕〔龍套引韓玄上點絳〕志氣凌雲貫斗牛全憑舌尖覓封侯東蕩西除安天下南征北勦幾時休〔白〕本帥韓玄奉曹丞相之命鎮守長沙探馬報道關羽帶領人馬奪取長沙想長沙乃是咽喉之要道必須定計而行來傳黃忠魏延進帳〔旗牌〕黃忠魏延進帳〔黃魏〕參見元帥〔韓〕二將少禮坐下〔黃魏〕謝坐元帥

傳末將進帳不知那路軍情〔韓〕二位將軍那裏知道今有關公帶領人馬要奪長沙請二位將軍一同商議〔黃魏〕再聽探馬一報便知分曉〔報子上白〕關公討戰〔韓魏黃〕再探〔報子下〕〔韓〕二位將軍關公討戰那位將軍出馬〔黃〕元帥傳令待末將出馬生擒關公進帳〔魏〕老將軍且慢想你年邁豈是關公對手待某出馬生擒關公〔黃白〕魏將軍說那裏話來老只老頭上髮項下鬚胸中韜略卻也不老又道是虎老雄心在年邁力剛強〔唱搖板〕魏延把話錯來講壯了他人滅自強老只老頭上髮殺人妙計腹內藏昔日有個姜呂望八十二歲遇文王周室基業他執掌留得美名萬古揚非是俺黃忠誇口講馬到成功立下主張此番出兵來打仗豈怕漢室關雲長〔魏唱搖板〕老將軍休要誇口講〔唱快板〕心中錯怪魏文長關公威名不可擋誅過文醜斬過顏良過五關斬六將擂鼓三通斬蔡陽你今與他來較量馬前馬後要隄防〔韓唱搖板〕魏延休要把話講不會說話站一

旁黃忠雖然年邁蒼，豈怕漢室關雲長。我今命他
 去出戰，你與關公對刀鎗。〔黃〕得令。〔唱搖板〕黃
 忠得令出寶帳，低下頭來自參詳。老夫雖然六十
 上，弓馬頗熟血氣剛。瓦罐難免井口破，大將難免
 陣前亡。來來來帶刀代絲韁，會一會蒲州關雲長。
〔下〕〔韓唱搖板〕黃忠跨馬出寶帳，回頭再叫魏文
 長。我今命你一支令，四路催糧到軍前。〔魏〕得令。
〔唱〕元帥將令往下降，單差某家去催糧。怒氣不
 息出寶帳，催糧回來問端詳。〔下〕〔韓唱搖板〕黃忠
 魏延出寶帳，一來對敵二為糧。三軍暫退蓮花帳，
 再等探馬報端詳。〔下〕〔黃上白〕俺黃忠奉了元帥
 將令，大戰關公就此前往。〔關公上白〕來將通名。
〔黃〕老夫黃忠馬前來的，敢是關公。〔關〕然也。既
 知某家到此，還不下馬投降。〔黃〕哇，好生大膽的
 關公，你有什么本領，敢取某的長沙。〔關〕若問某家
 的威風，你且聽道。〔唱倒板〕勒馬停蹄站疆場。〔唱二
 六板〕黃忠老兒聽端詳，我大哥堂堂帝皇相。當今
 皇叔天下揚，某二弟翼德猛虎將。大喝一聲斷橋

樑，某四弟子龍常山將。在長坂坡前救小王，三請
 軍師諸葛亮，神機妙算比人強。某家出世斬雄虎，
 顏良文醜刀下亡。〔快板〕過五關會斬六員將，搥
 鼓三通斬蔡陽。勸你早把長沙讓，稍遲挨在某的
 刀下亡。〔黃唱搖板〕身坐刁鞍用目望。〔唱快板〕關公
 打扮非平常，丹鳳眼來臥蠶眉。五柳長鬚飄胸臆，
 跨下一騎赤兔馬。手中用的青龍刀，回頭便把話
 來講。叫聲關公聽端詳，某十一十二習弓馬。十三
 十四擺戰場，你奪長沙休妄想。豈不知強中自有
 強中強。〔殺介〕〔同下〕〔關公上白〕且住，黃忠殺法利
 害他若來時，拖刀傷他。〔黃上開打黃跌〕〔關〕爲何不
 往前進。〔黃〕馬失前蹄，爲何不殺。〔關〕哦，關某不
 殺落馬之人，上馬去罷。〔黃上馬〕〔黃〕咳。〔下〕〔關〕人
 馬收回。〔下〕〔韓上白〕眼觀旌旗起，耳聽好消息。〔黃
 上白〕參見元帥。〔韓〕勝負如何。〔黃白〕不分勝敗。
〔韓〕軍家勝敗古之常理，聽本帥令下。〔唱搖板〕二
 支將令往下降，黃忠向前聽端詳。若是生擒關雲
 長，凌烟閣上把名揚。倘若放走關雲長，准備鋼刀

將命傷〔下〕〔黃唱搖板〕三次得令出寶帳。想起陣前刀對鎗。〔白〕且往。想俺中了關公拖刀之計。是他不忍傷害於俺。想老夫自幼習就百步穿楊。百發百中。明日陣前。只射盔纓。不傷他的性命。以報不殺之恩。〔唱快板〕百步穿楊包射好。人人道我武藝高。朋日陣前歸戰道。箭射盔纓報恩勞。〔下〕

〔關上唱搖板〕黃忠陣前失了機。〔快板〕要與某家比高低。我把老兒好一比。綿羊見虎把頭栖。將身且坐虎皮椅。細聽探馬報端的。〔報子上白〕黃忠討戰。〔關〕再探。〔報子下〕〔關唱搖板〕叫人來代過。亦免騎。要與黃忠比高低。〔黃上〕〔關〕哇。昨日陣前饒你不死。今日還來送死。〔黃〕昨日陣前未曾隄防。今日實要與你決一死戰。〔關〕休得多言。放馬過來。〔關打介同下〕〔韓上唱快板〕黃忠陣前去打戰。不由本帥掛胸膛。三軍帶馬敵樓上。看看誰勝比誰強。〔黃上唱搖板〕百步穿楊射得好。箭射盔纓將他饒。〔關白〕搭上弓弦忙射到。〔下〕〔關上白〕呸。用手接過箭一條。黃忠武藝真真好。暗放冷箭不爲高。〔下〕

〔黃上唱搖板〕催馬來在戰場道。關公追趕怎肯饒。二次開弓箭放了。〔關上白〕吓。〔唱搖板〕接過刁翎第二條。明知深山有虎豹。偏要追趕入籠牢。〔下〕

〔黃上白〕且住。你看關公不解其意。打馬緊緊追趕也罷。代俺射他的盔纓便了。〔關上〕〔黃〕照箭。〔下〕

〔關接箭下〕〔韓〕且住。黃忠百步穿楊。百發百中。今日連放三箭。不傷他的性命。只射盔纓。必有心降順桃園之意。人來收兵。〔下〕〔關上白〕且住。黃忠老兒。百步穿楊。百發百中。今日箭射盔纓。不傷某的性命。必有歸順之意。軍校將長沙團圍住。〔同下〕〔魏延上白〕腰掛三尺劍。定斬海底蛟。俺魏延奉了元帥將令。四路催糧。糧草已齊。回營交令。〔下〕

〔韓上唱快板〕烏鴉不住叫喳喳。本帥心中亂如麻。三軍帶路蓮花下。黃忠回來問根苗。〔黃上唱搖板〕來在營門下戰馬。〔韓〕可惱吓可惱。〔黃唱〕元帥爲何怒氣發。〔韓〕就爲你來。〔黃白〕爲末將何來。〔韓〕我且問你。你的百步穿楊。百發百中。今日連放三箭。因何不傷他的性命。〔黃〕回稟元帥。昨日

陣前未將中了關公拖刀之計。他不忍傷害於我。我今日若將他人射死。傍人道俺黃忠不仁不義。
 〔韓白〕哼。你只顧你的仁義。不顧本帥的長沙糜。
 〔唱快板〕聽一言來心頭嘔。起意歸順劉關張。吩咐
 兩傍刀斧手。推出營門斬人頭。〔黃唱快板〕元帥作
 事無來由。動不動要斬項上頭。黃忠一死何足嘔。
 落得美名萬古流。邁步來在營門口。不知何人把
 情求。〔魏上唱搖板〕來在營門下走獸。因何細綁說
 從頭。〔黃唱快板〕都只爲龍爭並虎鬪。兩軍陣前結
 下仇。百步穿楊報仁厚。他道我歸順劉關張。進帳
 不容某開口。推出營門要斬頭。〔魏唱快板〕老將軍
 不必心頭嘔。魏延進帳把情求。〔黃唱快板〕韓玄與
 你有仇恨。何必爲我把命丟。〔魏唱快板〕老將軍不
 必面帶憂。縱有大事我担承。回頭叫聲刀斧手。你
 把老將留一留。倘若誤斬老將首。准備鋼刀割兒
 頭。〔黃押下〕〔魏唱〕邁步如梭寶帳口。魏延解糧轉
 回頭。〔白〕末將交令。〔韓〕魏將軍的頭功。後帳歇
 息。〔魏〕元帥黃老將軍身犯何罪。爲何推出營門

斬首。〔韓〕犯了本帥軍令。〔魏〕斬了黃忠。不大要
 緊。倘若桃園與兵前來。何人敵擋。〔韓〕還有魏將
 軍。〔魏〕俺不管。你若赦了黃忠。末將出馬。〔韓〕定
 斬不赦。〔魏〕你若不赦。某家就要。〔韓白〕要怎樣。
 〔魏〕就要反反反。〔韓〕哼。〔唱搖板〕魏延說話禮太
 差。敢在帳前嘴喳喳。吩咐兩傍來拿。推出營門
 把頭殺。〔魏〕哽。〔唱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發。你把魏
 延當娃娃。兩傍兒郎一齊殺。〔殺兩邊殺韓介〕〔唱搖
 板〕問你赦他不赦他。〔下〕〔黃內唱倒板〕可恨元
 帥太無情。〔四龍套押黃上〕〔黃唱原板〕一言未發問
 斬刑。捨不得長沙好美景。捨不得長沙衆黎民。含
 悲忍淚法場進。魏延到來問詳情。〔魏上唱搖板〕開
 刀先殺劊子手。老將軍醒來說從頭。〔白〕老將軍
 醒來。〔黃唱倒板〕法場上。綁得我昏迷不醒。〔唱搖板〕
 但不知元帥可準情。〔魏〕老將軍某家進帳講情。
 是他不準。俺恨他不過。將他殺了。〔黃〕我卻不信。
 〔魏〕首級在此。〔黃唱搖板〕一見人頭鮮血淋。不由
 黃忠痛在心。爲國忠良身喪命。韓元帥吓。〔魏〕不

許你哭。〔黃〕不哭。〔唱搖板〕但願你陰魂赴天庭。
 〔白〕魏將軍將元帥殺死，須要保守他的家眷，才是。〔魏〕俱被俺殺了。〔黃〕如此走。〔魏白〕那裏去。
 〔黃〕去到魏王駕前請罪。〔魏〕黃老將軍，我把你好有一比。〔黃〕比作何來。〔魏〕鹹乾魚放生。〔黃〕此話怎講。〔魏〕你連死活都不知，依某之計，歸順

苦悶的匯流

智 諤

老闆經理。或上級的先生們對你說。早些睡罷。不要太用功。其實他的用意並不是顧惜你的身體或者別的什麼。而是恐怕明天早上誤了公事。少供了他們捧壓。

罵人責備人的人。不一定自己是有理由的。尤其是老闆經理及上級先生們。他說你一百個錯。一百個不對。但他自己的一百個錯。一百個不對。却一講也不講。

越是有錢的人。越是沒有熱情與真誠。有的祇是鑽營拍馬與敷衍的技能。儘量使自己的錢更多些。熱情真誠。純潔的友愛。祇能在勞苦大眾羣中找到。

與其用苦痛的表露去求得有錢人們的憐惜。反不如不要去求憐的好。

老闆經理。上級先生。以及有錢的人們的臉。似乎是從一個模型裏面做出來的。雖然在某種條件下有形式的不同。

這是個勢利的世界。

桃園豈不是好。〔黃〕你去我不去。〔魏〕你去是不去。〔黃〕我不去。〔魏〕你不去我就要。〔黃〕吓。去去去。〔魏〕走。〔魏〕走走走吓。〔唱搖板〕惱恨元帥大不良。〔魏唱搖板〕一家大小喪無常。〔黃唱搖板〕投降降事兒全不想。〔魏唱搖板〕總有大事我承當。〔同下〕

孝 感 天

戲 情

列國時鄭莊公的弟弟公叔段，恃着母親武姜的寵愛，想奪取鄭國。莊公探得消息，就先出兵，將公叔段打敗殺死。（其實公叔段是奔逃到共這地方的。）回來又將母親幽囚在城頴，發誓不到地下，絕不見面。——乃是心恨母親幫着兄弟要奪自己的國家。——武姜既到了城頴，終日悲啼，哀憐幼子。公叔段死了之後，因為被莊公的陰謀所害，故而陰魂不散。到夜間，特來託夢武姜，勸她不必過於悲傷，不久哥哥定要回心，來迎接回去的。

登 場 人 物 表

公叔段（小生）

魏 氏（正旦）

武姜氏（老旦）

〔四龍套公叔段魏氏同上〕〔段〕丹心天地慘，黃泉路途遙。〔魏〕溺愛反遭害，恩情一線牽。〔段〕我乃公叔段，鬼魂是也。〔魏〕我乃魏氏鬼魂是也。〔段〕只爲母后姜夫人，愛子愛媳，不想你我夫妻，反遭毒害。可嘆母后在穎燕城中，思兒心切，啼哭悲聲，你我

夫妻不免去至夢中，勸解一番。如此夫人請。〔魏〕夫君請。〔段〕正是說破啼慘三月雨。〔魏〕夢魂驚斷五更風。〔同下〕

〔二宮女引武姜上〕離別宮闈，空使我老眼含淚。〔詩〕生離最是苦，死別何傷乎。試看姜國母，有子

不如無〔自〕老身姜氏只因溺愛次子公叔段反治他夫婦身亡可恨寤生不孝將老身遷居頴地居住思想起來好不淒涼人也〔唱二簧原板〕淒風苦雨多悲慘冷落離居淚不乾有子如無發長嘆老死此地幾時還〔進帳子脫幃三自〕你們退下〔宮女下〕〔姜唱原板〕居異鄉恨寂寞紅日易晚思姣兒不覺得月上欄杆對銀燈眼昏花自悲自慘有何人定晨昏心腹細談〔段魏同上〕〔公叔段唱二簧慢板〕風飄飄冷颼颼黃昏慘淡曾記得在生前榮帶正冠〔魏唱慢板〕此時間也難說分訴情由進寢門見國母心內痛酸〔段魏〕母后醒來〔姜唱倒板〕夢兒裏只聽見有人呼喚〔段魏〕母后醒來〔姜唱搖板〕又只見燈光下雙影閃連看不明擦一擦昏花老眼你是我次子段兒媳元環曾記得壽筵前金盃酒滿母子們共聚首一處同歡憶自你封京邑便不回轉〔段魏同唱迴龍腔〕雖是兒喪黃泉難以心甘

〔段唱反二簧慢板〕悲切切尊國母飛魂魄散悔不該妒兒位自惹身災連累了我母后無依無伴兒死在九泉下心中難甘〔魏唱反二簧慢板〕這也是天命定數有修短勸國母切莫要終日淚漣爲報恩來世裏重親慈範千古人有那個百歲同餐〔姜唱反二簧慢板〕聽兒言不覺得珠淚悲慘縱然是鬼與魂娘也心甘怎能夠同聚首襟懷坦坦隨爲娘在此地同把身安〔段唱反二簧搖板〕兒在陰母在陽兩廂隔斷母子們要相逢今生實難〔魏唱反二簧搖板〕天將明兒要歸不盡感嘆〔段下〕〔魏〕鄭君侯指日裏迎接鳳鸞〔魏下〕〔二宮女上自〕國母醒來〔姜唱正二簧倒板〕賢兒媳一同去拋娘不管〔三叫頭〕叔段元環哎兒吓〔轉唱搖板〕夢兒裏重相見好不甘心酸囑咐的言和語令人悲慘〔二宮女下〕〔姜唱〕但不知何日裏再見一番〔哭〕哎兒吓〔下〕

轅門斬子

戲情

楊延昭攻打北番，因為番邦蕭天佐擺下七十二座天門陣，無法可破。鍾進士說要破此陣，必須請太行山的金頭馬氏和五台山的楊五郎來助戰。楊五郎來說穆柯寨有兩支降龍木能破這陣。延昭就教孟良焦贊到穆柯寨去偷盜。去的時候，不料被寨主穆洪的女兒穆桂英知道了，將二人打敗。孟焦二人只得回來請延昭兒子宗保去打，結果反被桂英捉去。桂英知道宗保是元帥的兒子，有意嫁他，所以情願把降龍木獻出，從此歸降朝廷。但是延昭見他們三人一去不回，心甚疑惑，親自來到穆柯寨來索戰，也被桂英打敗。虧得宗保護救，沒有傷害性命。延昭才得回營，宗保後回營，延昭以為他臨陣招親，是違犯軍令，定要斬首示衆。焦贊孟良代他求饒，延昭不許。焦孟二人急去請延昭的母親佘太君來救。延昭以軍令要緊，雖有母命，也不敢違。這時八賢王趙德芳駕到，看見宗保綁在轅門要斬，特地進營說情。延昭也是不聽，兩人因此衝突。延昭說他不當吵鬧白虎堂，論法本應斬罪，今因他是皇族，只將他所騎的馬斬去四足，以示警戒。大家正在無法可救，穆桂英忽然到來，延昭很是吃驚。桂英本是來獻降龍木的，她就乘此替宗保求情。延昭不敢再不答應了。

登場人物表

楊延昭(鬚生)

穆桂英(刀馬花旦)

楊宗保(小生)

佘太君(老旦)

八賢王(生)

焦贊(淨)

孟良(淨)

穆洪(丑)

木瓜(丑)

無常到(丑)

丫環(彩旦)

穆柯寨

〔孟良在幕內唱西皮倒板〕元帥帳中把令傳。〔孟

良上唱西皮流水板〕孟良馬上緊加鞭。投宋以來累

交戰。那有一日得安閒。都只爲各國胡兒來造反。

他要奪我主爺錦繡江山。宋王爺御駕親征戰。楊

元帥來到了馬連關。不分晝夜來殺斫。到如今方

知保國難。〔孟良白〕俺孟良奉了元帥將令。來到山

東地面。一來探山。二來盜取降龍木。想那降龍木。

現在穆柯寨內。那穆桂英武藝超羣。降龍木是怎

能到手也罷。待俺回轉大營。見了元帥。再作道理。

〔唱西皮搖板〕加鞭催動紅鬃戰。見了元帥說根源。

〔孟下〕

〔焦贊在幕內叫〕馬來。〔焦贊上唱西皮搖板〕揚鞭催

馬奔陽關。不見二哥爲那般。〔白〕俺焦贊奉了元帥將令。來到山東穆柯寨。盜那降龍木。想那降龍木。在穆桂英那裏。一時怎能得到我手。現有元帥令箭在此。不免尋找孟二哥。就說元帥叫他前去盜那降龍木。倘若盜得。我二人請功受賞。倘若闖出禍來。叫他一人承當。就是這個主意。走吓。〔唱西皮搖板〕勒住馬頭用目睜。〔白〕二哥慢走。〔孟上唱西皮搖板〕那旁又來焦克明。〔焦〕二哥來了。小弟正在這兒找你。〔孟〕賢弟前來做甚。〔焦贊白〕二哥有所不知。只因咱們元帥叫你探山。未見回報。元帥甚是着急。又爲降龍木之事。刻刻在心。因此小弟前來請二哥快到穆柯寨去盜那降龍木。

〔孟〕元帥叫我去盜降龍木有何爲證。〔焦〕有令箭在此。〔孟〕令箭在那兒哪。〔焦〕這不是令箭嗎。〔孟〕果然是元帥的令箭。去是去。但是一件。〔焦〕那一件。〔孟〕那穆桂英武藝高強。不是好惹的。倘若動起手來。愚兄只怕打她不過。〔焦〕不要緊。待小弟幫助於你。〔孟〕你幫着我。〔焦白〕我幫着你。〔孟白〕如此走吓。〔唱西皮搖板〕弟兄雙雙往前進。〔孟下〕〔焦接唱搖板〕孟良中了我的巧計情。〔笑介〕吓哈……〔焦下〕

〔四侍衛四下手四女兵一丫環引穆桂英上〕〔穆念慈聲〕習練兵戈。深通戰策。聲名赫赫。威震穆柯。扶保錦山河。〔詩〕我本仙家一門徒。文韜武略世界無。練就連環金鎖陣。戰馬衝開八陣圖。〔白〕奴家穆桂英。爹爹穆洪。宋室駕前爲臣。被奸臣所害。多虧師父黎山老母。將奴救上山去。傳授道法。今奉師父之命。命奴下山扶保宋室社稷。臨行之時。師父言道。奴的終身。須配楊元戎之子。這且不言。我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下山打獵。丫環聽令。〔丫環〕

伺候姑娘。〔穆〕今日下山非比尋常。你們隨定姑娘。一同行圍射獵。倘若打得飛禽走獸回來。俱有重賞。〔丫環〕得令。下面聽準。姑娘有令。今日下山行圍射獵。非比尋常。倘若打得飛禽走獸回來。俱有重賞。傳令已畢。〔穆〕爾等站立一旁。聽吾吩咐。〔衆〕啊。〔穆唱西皮倒板〕穆桂英在山寨忙傳一令。〔唱西皮原板〕叫一聲衆嘍兵細聽分明。今日裏隨姑娘同下山嶺。回寨中一定要犒賞三軍。勒住了絲繮來觀定。〔丫環〕姑娘。你看天上一羣大雁飛過來啦。〔穆〕呀。〔唱西皮搖板〕猛抬頭又只見鴻雁一羣。〔白〕看弓來。〔唱西皮搖板〕左挽弓右搭箭對雁射定。〔丫環〕大雁帶箭而逃。〔穆白〕趕上前去。〔衆人同下〕

〔孟焦同上〕〔孟唱西皮搖板〕只見一物馬前存。〔焦賢弟下馬拾起雁箭藏介〕〔孟〕賢弟。方才有一物落在馬前。你可曾看見。〔焦〕我是沒有看見。〔孟〕我明明看見你下馬去拿了一樣東西。你怎說沒有看見。我要看看你的手。〔焦〕你看那一隻罷。〔孟〕我

看右手〔焦〕右手給你看〔孟〕我再看看左手〔焦〕左手給你看〔孟〕我要兩隻手一齊看〔焦〕你就一齊看〔孟〕他到會變戲法啊。玩起二仙傳道來啦。你給我走開罷。穆桂英百發百中賢弟〔焦〕二哥〔孟〕這原來是穆桂英的箭〔焦〕既是穆桂英的箭。我們有了計了〔孟〕你有何妙計〔焦〕想那穆桂英定在山中射獵。你我拿了這支箭前去尋她。她要是肯給咱們降龍木。咱們就還了她這支箭。你看如何〔孟〕此計雖好。但是穆桂英不是好惹的。闖出禍來。那個擔代〔焦白〕不要緊。有我吶。〔孟〕又有你。如此走。〔孟焦走圓場。丫環由下場門上。〕〔丫環〕呔。我說紅黑二漢。你拾了我們的雁箭。快快還我。〔孟〕呔。你叫什麼名字。通報上來。〔丫環〕奴家穆桂英。〔孟〕賢弟。你聽見了沒有。她說她叫穆桂英。那穆桂英就是這個醜樣兒嗎。〔焦〕二哥你躲開。待我來問問她。〔孟〕好。你去問問。〔焦〕呔。你且留下名來。〔丫環〕奴家穆桂英。〔焦白〕二哥。她說她是穆桂英。我看她一定是穆桂英的端家兒。

〔孟〕穆桂英那兒還有端家兒。〔焦〕她是給穆桂英端馬桶的人。〔孟〕待我打發她回去。呔。穆桂英好好將降龍木獻出便罷。如若不然。一定將山寨踏爲齏粉。〔丫環〕好大的牛屎。〔焦〕二哥。你看我得招傢伙。〔丫環〕啊。啊。啊。不得了。〔丫環下。〕〔焦〕二哥。她跑啦。〔孟〕咱們追啊。〔焦孟追下。〕

〔丫環上白〕哎呀不得了。紅黑二漢。真。真。真。本領。待我請出姑娘前去對敵。有請姑娘。〔四侍衛四女引穆桂英上。〕〔穆白〕何事。〔丫環〕山下來了紅黑二漢。拾了咱們的雁箭。不給我們。倒還罷了。他還說要將山寨踏爲齏粉。〔穆〕紅黑二漢。現在那裏。〔丫環〕現正在追上山來。〔穆〕待奴前去會他。〔孟焦同上。〕〔丫環〕姑娘。就是這二人。〔穆〕紅黑二漢。好好還俺雁箭。便罷。如若不然。馬前作鬼。〔孟〕休出狂言。看斧。〔穆敗下。〕〔焦〕我說二哥。人人俱說穆桂英利害。今日剛一交鋒。她怎麼就走啦。大概許是看上了我啦。你看她對着我。用手指這麼點了又點。咱們追上去再說。〔孟焦同下。〕

〔四女兵引穆桂英上〕〔穆〕且住。紅黑二將。殺法利害。不免用法寶傷他。〔孟焦二人在幕內叫〕那裏走。

〔焦孟同上與穆會陣。穆用細仙繩將孟焦二人打下馬來。穆四女兵同下〕〔孟〕賢弟。你看這個丫頭。真真利害。不知用的什麼東西。將你我二人打下馬來。如何是好。〔焦〕你我二人殺她不過。不如去把小本官搬來。打這個丫頭。〔孟〕好倒好。元帥怪下罪來。何人擔代。〔焦〕不要緊。有我呢。〔孟白〕又有你好。走吓。〔焦孟同下〕

〔四侍衛引楊宗保上〕〔楊唱西皮搖板〕帳中奉了父帥命。打探賊兵要小心。〔白〕俺楊宗保。奉了父帥之命。探聽賊兵的消息。衆三軍一同前往。〔孟焦同上拉住保介〕〔孟〕你隨我走。〔焦〕你跟我去。〔保〕你們有話說話。不要胡扯。〔孟〕你聽我說。〔焦〕你聽我說。〔保〕一個講了一個再講。〔焦〕你先聽我說。〔孟〕你聽我講。那山上來了一個穆桂英。十分利害。特請小本官前去會她一會。〔焦白〕你聽我說。〔唱蕩花落〕穆桂英生來真好看。好似嫦娥月裏仙。

柳葉眉是杏核眼。頭上青絲挽着雲環。走道兒好像風擺柳。金蓮不過三寸三。她同我只說了一句話。我相思病倒害了十來多天。〔保〕你我一同前去會她。〔孟焦同白〕好。咱們走吓。〔保孟焦同下〕

〔四侍衛四女兵丫環引穆桂英上〕〔孟焦帶宗保同上〕〔焦〕小本官。你看我說的。美人兒就是她。〔保〕殺。〔穆與保二人擺架不動介〕〔焦〕我說二哥。你看他們兩口子。觸了電啦。咱們在旁邊躲一躲。再說罷。〔穆〕小將留名。〔保白〕聽了。〔唱西皮倒板〕三軍與爺壓陣脚。

〔唱西皮快板〕叫聲女將聽我說。楊宗保就是我。父帥元戎掌山河。勸你獻出降龍木。免得少爺動干戈。〔穆〕呀。〔唱西皮搖板〕這員小將真不錯。細聽奴家把話說。降龍木事兒全在我。你我一同上山坡。〔保〕住口。〔唱西皮搖板〕女將說話真可惡。不由豪傑怒心窩。提鎗催馬山坡過。〔穆敗下〕〔保〕那裏走。〔保追下孟焦隨下〕

〔四侍衛四女將丫環引穆桂英上〕〔穆〕且住。小將來得利害。衆嘍兵絆馬繩伺候。〔保在幕內叫〕那裏走。

得利害。衆嘍兵絆馬繩伺候。〔保在幕內叫〕那裏走。

〔保上與穆開打被絆馬繩絆介〕〔穆〕押上山寨。〔衆人同下〕

〔孟焦同上〕〔孟〕賢弟，我說不要叫小本官前去。

你偏要叫他前去，你看看，如今被穆桂英擒上山去了，你我弟兄怎能去見元帥。〔焦白〕二哥事已如此，你埋冤我有什麼用，我問你身後背的什麼。

〔孟〕乃是葫蘆。〔焦〕葫蘆裏面是什麼東西。〔孟〕乃是丙丁真火。〔焦〕既是裝的火，我又有主意啦。

〔孟〕你又有什麼好主意。〔焦〕葫蘆裏面既然有火，我把牠放出來，把這個山寨燒了，不是完啦嗎。〔孟〕使不得，使不得。〔焦〕爲什麼使不得。〔孟〕

眞要把山寨燒了，豈不把小本官也燒死在裏邊啦嗎。〔焦〕不要緊，你會放火，我會分火。〔孟〕但不知道你是怎樣的分法。〔焦〕我用手指捏訣，口裏念起咒來，馬上有一條龍來，我騎在龍的背上，去到寨中，將小本官背了出來，你看好是不好。〔孟〕

此事當眞嗎。〔焦〕誰與你吹牛比。〔孟〕如此你就分。〔焦〕二哥你就放。〔孟〕俺就燒燒燒。〔唱西皮搖

板〕先在山前把寨門引，山後再把樹木焚，賢弟隨我往前進。〔孟下〕〔焦唱西皮搖板〕看那丫頭怎逃生。〔焦下〕

〔丫環上白〕哎呀不好啦，山上起了火啦，有請姑娘。〔穆上白〕何事。〔丫環〕山上起了火啦。〔穆〕待我看來，丫環看分火扇伺候。〔丫環將扇子提過〕〔衆人同下〕

〔孟焦同上倒地介〕〔孟〕賢弟。〔焦〕二哥。〔孟〕焦贊。

〔焦〕孟良。〔孟〕我又上了你的當了。〔焦〕二哥，你的鬍子。〔孟〕不好了，你我弟兄被那丫頭燒成這般模樣，怎好回營去見元帥。〔焦〕二哥，我到還有好主意。〔孟〕噯，事到如今，你還說有好主意哩。〔焦〕你我二人這般光景，怎能回營交令，依我

主見，不如就在山中暫做強盜，打劫行路之人，弄些金錢，將人吃得肥肥的，將鬍子也養得長長的，再回營去交令，二哥，你看好是不好。〔孟〕事到如今，好也好，不好也得好，咱們就幹哪。〔唱西皮搖板〕

事到如今我沒奈何。〔焦唱西皮搖板〕暫做強盜把

人奪。〔孟唱西皮搖板〕搶來銀錢歸了我。〔焦唱西皮搖板〕你我弟兄就打酒喝。〔孟唱西皮搖板〕銀錢若是歸不了我。〔焦唱西皮搖板〕你我二人就餓着。〔孟唱西皮搖板〕大膽且把強盜做。〔焦唱西皮搖板〕這才是水盡山窮無可奈何。〔孟焦同下〕

〔四侍衛引楊延昭上〕〔楊念點絳脣〕坐寶帳戰鼓齊鳴。〔詩〕衆兒郎各鬥雄威。奉王命三關鎮守。失羣鳥插翅難飛。〔白〕本帥楊延昭只因蕭邦屢反天朝。擺下天門大陣。諸事齊備。缺少降龍木。我也曾命焦贊去往穆柯寨盜取寶木。未見回報。左右伺候了。〔報子上白〕啓稟元帥。小本官被那穆桂英擒上山去了。〔楊〕再探。〔報子〕昨。〔報子下〕〔楊〕探馬報到。我兒宗保被那穆桂英擒上山去。本帥若不親自出馬。豈能救回衆將官。〔衆〕是。〔楊〕起兵前往。〔衆人同下〕

〔木爪在幕內叫〕噯嗨。〔木上白〕姑娘去出兵。未見轉回程。我乃穆柯寨前前後後。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這麼一個都總管。木瓜是也。前幾天

山下來了紅黑二將。放火來燒我們的山寨。是我們姑娘用了分火寶扇。將火搨回去。反而把那紅黑二將燒得不知去向。在山下又擒來了一員小將。生得是漂漂亮亮。繚繚繚。起初我們姑娘不是他的對手。後來用了絆馬繩。將他擒上山來。命我押在後山。關照我。他要吃什麼。就拿什麼給他吃。他要穿什麼。就拿什麼給他穿。他要玩什麼。就拿什麼給他玩。他要出恭。我就給他拿馬桶。他要小便。我還要同他提夜壺。要是難爲了他。姑娘要罵我。不但要罵。還要打我。所以我這幾天。反而吃啦苦啦。今天姑娘說好。就要回山。旌旗招搖。想必姑娘來也。〔穆在幕內喊〕噯。衆嘍囉。人馬回山。〔衆人應介〕〔四侍衛二女兵丫環引穆桂英上〕〔木白〕參見姑娘。〔穆〕站立一旁。〔木〕噫。〔穆〕焦孟行事太不仁。不該放火燒山林。若非用起分火扇。山寨已然化灰塵。只因焦孟二人前來盜取降龍木。他們不是我的對手。又將宗保搬來。不想又被我擒住。他二人一急。又在山下放起火來。是我用分火扇。將火搨

回這且不言奴家下山之時師尊言道說我終身大事當配元戎之子。幸喜將宗保擒上山寨。不免將他綁進帳來。和他提起婚姻之事。他若應許此事。我是協同家小。歸降宋營。他若是不答應。哼哼。那時候休怪我。可是要殺他了。這個木瓜〔木〕伺候姑娘。〔穆白〕吩咐將那員小將給我押進帳來。〔木〕是下面聽正姑娘有令。將擒來的小將押進帳來。〔二女兵押楊宗保上〕〔楊唱西皮搖板〕心中只把焦孟恨。不該哄我出大營。如今被擒入陷阱。看他把我怎樣行。〔穆〕呀。〔唱西皮搖板〕一見宗保心歡喜。且待從頭表衷情。〔白〕木瓜。你去問那小將。是愿意死啊。愿意活哪。〔木〕曉得啦。我去問他。這位小將。我們姑娘問你。你愿意死啊。愿意活哪。〔保〕愿意死怎講。愿意活怎說。〔木〕這……阿臘勿曉得。姑娘。我問過小將。他說愿意死怎講。愿意活怎說。〔穆〕這個你告訴他。可是活着好吓。〔木〕那位小將。姑娘說可是活着好吓。〔保〕活有什麼好快講。〔木〕這阿臘。又是不曉得。姑娘。他問姑娘活着

有什麼好。〔穆〕哎呀。你敢情不明白我的心事吓。〔木〕我也不是你肚子裏蛔蟲。怎麼會明白你的心事呢。〔穆〕無用的東西。待我自己去說罷。〔木〕這不是爽快得多嗎。〔穆〕吓。將軍。奴有一言奉上。〔保〕賤人有話。你快些講來。〔木〕不好。碰上就是一個釘子。〔穆白〕奴家下山之時。師尊言道。說我的終身大事。當應在將軍的身上。你今被擒。此乃天緣巧配。你若應許此事。我便協同家小。歸降宋營。幫助將軍掃平北番。你看好呀。還是不好呢。〔保〕住了。俺乃元戎之子。豈肯要你這山寇之女。〔木〕這個人真不識相。人家求也求不到。送上門他倒不要哪。〔穆〕木瓜。他罵咱們娘們是山寇之女。〔木〕哽。他是不曉得咱們的歷史。把你的歷史給他宣佈宣佈。〔穆〕將軍。你不要生氣。怎麼你說我乃山寇之女。你聽我告訴你。想我父當年也會在朝爲官。祇因奸臣當道。故此隱居山林。可也是出於無奈。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人而豈不惜命麼。你縱然不怕死。我把你給殺啦。但是一層宋營

等那降龍木好破天門陣。你死之後，我將降龍木用火焚化。就是你死吓咳，還要落一個不忠不孝之名呢。〔保〕賤人休得胡言。我今一死，爲國盡忠。代父前來盜木，可算盡孝。何言不忠不孝。速速將我殺了。何必多言。〔穆〕呵，一派的強詞奪理。你聽我告訴你。宋營無有降龍木。一輩子破不了天門陣。敗在蕭邦之手。大宋江山一旦付與他人。請問你的忠在那兒呢。〔木〕好嗎。〔宗保自〕這個……

〔穆〕就是元帥不能替主掃平北番。你楊家世代忠良。付與流水。請問哥哥吓哥哥。你的孝可又在何處呢。〔木〕好好極啦。〔穆〕依奴相勸。答應我的親事。我就將降龍木并山寨的糧草。獻與宋營。幫定將軍掃平北番。也不負你楊家世代忠良。這才算忠孝雙全呢。這個將軍。你要再思吓再想。〔木〕有理吓有理。〔保〕哎呀。〔木〕這才明白了。〔保唱西皮搖板〕桂英說話甚聰明。險做不忠不孝人。走向前來把話論。婚姻大事我應承。〔穆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喜不勝。〔木〕好啦。我來與你鬆綁。〔穆〕呵。

你要幹什麼。會得巴結差使。〔唱西皮搖板〕夫妻對坐把話云。〔保〕請問小姐。既是千金之體。爲何要強逼成親。〔穆〕此乃奉師父之命。非奴強逼成親。將軍且莫見笑。〔保〕原來如此。不知焦孟二人往那裏去了。〔穆〕想那焦贊孟良。見你被擒。他就放火。是我用分火扇搗回。反燒自身。想必逃命去了。〔保〕哎呀。小姐。想那焦孟二將。乃是我同來之人。若有不測。叫我如何去見父親。還望小姐速速命人找回才好。〔自〕用不着你擔心。木瓜聽令。〔木〕在。〔穆〕命你帶領二十名嘍囉。在山下探聽宋兵動靜。訪得焦孟二人消息。速來報知。快去。〔木〕得令。〔木下。〕〔保〕吓。小姐。請出岳父。待我拜見。〔穆〕我爹爹往蓬萊閒遊去了。待我修書請他回來。與你相見。且等今晚成了花燭之禮。擇日帶了降龍木。同將軍下山歸宋進寶便了。〔保〕多謝小姐。〔穆〕丫環吩咐廚下備酒。與將軍同飲。〔保〕小姐請。〔穆〕將軍請。〔保唱西皮搖板〕謝過小姐救命恩。〔穆唱西皮搖板〕且喜得配意中人。〔保唱西皮搖板〕但愿雙

雙回末營。〔穆唱西皮搖板〕降龍木到破天門。〔白〕請〔衆人同下〕

〔四侍衛引無常到上念引子〕鎮守二龍山兒郎心胆寒。〔念詩〕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打此過，留下買路財。〔白〕俺二龍山大台王無常到。今天門前大旗吹倒，必有好買賣來到，且聽探馬一報。〔報子上白〕啓稟大王，山下現有紅黑二漢打此經過。〔無常到〕知道了，下去吃飯。〔報子〕喳。〔報子下〕

〔無常到〕探馬報到山下現有紅黑二漢打此經過，身上必定有錢，不免前去打劫。嚶囉的，拿我的傢伙來，隨我下山。〔衆人同下〕

〔孟內唱西皮倒板〕小焦贊做事少商量。〔孟良上唱西皮搖板〕到如今落得個無有下場，遠望着焦克明死氣怪樣。〔焦上接唱西皮搖板〕孟二哥你爲何悶站一旁。〔孟嘆氣介〕唉。〔焦〕二哥爲什麼又嘆起氣來了。〔孟〕無論做什麼事，你總說有好主意，你想想現在鬧成什麼樣兒呢。〔焦〕二哥，你別着急，我還有主意。〔孟躲到台角邊去〕〔孟〕不得了，不得了。

怎麼說你還有主意嗎？勸你不要說啦。這主意一定好不了。〔焦〕以前的主意都是沒有想好，如今的主意那才是真的好主意。〔孟〕隨便你好不好，你說出來讓我來聽聽再說。〔焦〕你說你弟兄二人把小本官丟啦，鬍子又給燒啦，如何去見元帥？你不看前面烏洞洞的，必定是人家，你我拿出些本領來搶他幾家，找間房子住了下來，把人吃得胖胖的，把鬍子養得長長的，打進了穆柯寨，你盜降龍木，我救小本官，然後一同去見元帥，豈不是一個好主意嗎。〔孟〕主意倒不錯，做強盜不會搶東西。〔焦〕你要不搶，那你就挨餓。〔孟〕如此說來，就做起強盜來。〔唱西皮搖板〕弟兄雙雙往前闖。〔無常到在幕內叫〕留下金銀財寶，放你們過去。〔焦〕唵。〔唱西皮搖板〕那旁來的是送死郎。〔孟〕不怕死的前來。〔四嚶囉引無常到由下場門上〕〔無常到〕紅黑二漢，快快留下買路金銀，放你們過去。〔焦〕二哥，我當是什麼人，原來他是個強盜，待我來打發他。嘿，小小毛賊，留名受死。〔無常到〕我叫無常到你

叫什麼名字〔焦〕二哥，你去把他吊開，我去搶他的山寨〔焦下〕〔孟〕無常到你問老爺的名字，就叫萬事休，勸你快快將山寨讓與老爺，若有半個不字，斧下作鬼〔無常到〕別吹牛，比噲我一錘〔無常到〕敗下孟追下〕

〔焦上將衆嘍囉打倒介〕〔焦〕爾等情愿歸降〔衆〕我等情愿〔焦〕帶路進山寨〔下場門〕擺布城焦站定後無常到上〕〔無常到〕快快開了寨門，大王回來了。〔焦〕住了，山寨早已歸我，休走〔無常到〕壞了，孟在寨內叫〕那裏走〔孟追上兩下與焦夾攻殺死無常到介〕〔焦〕二哥，山寨已得，無常到已死，你我弟兄，就在此暫作強盜便了〔衆人同下〕

〔楊在寨內唱西皮倒板〕軍威正肅震號炮〔四侍衛引楊延昭上唱西皮原板〕帥纛遮日旌旗飄，遠望山嶺烟霧罩，難逃草莽女英豪，姣兒奉命巡營哨，不見焦孟爲那條，三軍與爺〔轉唱西皮搖板〕催前道〔衆〕來到山下〔楊〕人馬列開〔唱西皮搖板〕壘壘青山遮日高〔自〕來此已是穆柯寨，山高路狹人

馬不能過去，待本帥獨自探山，看衣更換，你等在此安營紮寨，無令休要移動〔楊下衆人同下〕

〔木在寨內喊〕立正，開步走〔木搥木槍上〕〔木〕噠噠噠，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特而輪登登登〔木唱軍歌〕天下榮，丈夫爭戰功，天下的英雄去打壞來死，救國軍一起往前進，搶回了東城，趕掉壞來死，特而輪登登，立定，稍息，我木瓜，奉了姑娘之命，下得山來，打聽宋將的消息，我聽得松林之內，馬鈴聲響，待我迎上前去〔楊上白〕呸，山下毛賊，留名受死。〔木〕狗眼瞧不起人，我是穆柯寨大王手下大將，木瓜在此，你叫什麼名字，我鎗口不死無名之鬼。〔楊〕天朝大將木易在此，快快獻出降龍木，放出小本官就罷，如若不然，將山寨踏爲齏粉。〔木〕不要吹牛，比請吃衛生丸。〔楊〕休走，看鎗。〔木〕啊，真利害。〔木逃下楊追下〕

〔四侍衛引穆洪上〕〔木上白〕啓稟，老大王，山下來了宋將木易，殺上山來了。〔洪〕迎上前去。〔木下〕〔楊上白〕來者通名受死。〔洪〕穆柯寨老大王穆洪

在此。你是何人。敢來探山。〔楊〕我乃天朝大將木易在此。勸你快快獻出降龍木。放出小本官便罷。如若不然。將你山寨踏爲齏粉。〔洪〕一派胡言。殺。〔洪敗下楊追下〕

〔丫環執拂塵先上〕〔丫環〕有請姑娘。〔保同穆上側身

對坐飲酒〕〔穆〕將軍請。〔保〕唉。〔穆〕將軍爲何推盃不飲。〔保〕我被焦孟二人誘上山來。今又在此招親。父帥尙未知曉。因此心中十分着急。〔穆〕將軍不必憂慮。大概我爹爹這幾天也該回來了。等他老人家回來。一同帶了降龍木歸來。就是。〔保〕如此甚好。但不知焦孟二將。身落何方。日後父帥問起情由。豈不是一行大罪。〔穆〕這些小事。全在爲妻的身上。丫環。〔丫環應介〕〔穆〕給姑爺斟酒。將軍。奴有一言。你且聽了。〔唱西皮慢板〕夫妻花廳把酒飲。爲妻言來聽分明。倘若老公爹將你來問。千斤重擔奴擔承。〔木上白〕啓稟姑娘。山下來了一人口稱木易。殺得我大敗。老大王剛剛回山。同他會了一陣。也不是他的對手。他嘴裏還是不清不

楚。他說還要……〔穆〕他說要怎麼樣。〔木〕他說

快快獻出降龍木。放出小本官。如若不然。將山寨踏爲齏粉。〔穆〕哈。真是太歲頭上動土。〔木〕老虎嘴裏拔毛。〔穆〕木瓜。〔木〕噯。〔穆〕吩咐點齊嘍兵。速備鎗馬伺候。〔木〕衆嘍兵。備鎗馬伺候。〔穆〕帶馬下山。〔保〕小姐。萬萬去不得的。〔穆白〕閃開了。〔穆下〕〔木〕姑娘。你是萬萬去不得的。〔保〕噯。你竟拖我則甚。〔木〕拖錯了。對不起。〔保〕哎呀。木瓜呀。山下有人前來探山。想必是我爹爹到此。倘若雙方交起手來。如有失手。如何是好。〔木〕姑老爺。你說你有點兒不放心。咱們站在山頂上去。看個明白如何。〔保〕此計甚好。木瓜帶馬。〔唱西皮搖板〕木瓜帶路上山嶺。看看兩家動刀兵。〔洪先上楊追上開打洪被楊挑下馬介穆由下場門上將楊打敗追下〕〔保〕哎呀。〔唱西皮搖板〕站在山頂來觀定。果然父帥到來臨。〔木插白〕真是元戎來啦嗎。〔保接唱搖板〕倘若姑娘不留情。〔木插白〕那怎麼得了。〔保接唱搖板〕教我宗保怎爲人。〔木又插白〕可把人急死啦。〔楊先上穆

追上將楊挑下馬介〔穆〕哈哈你家元帥派將也不派一個有能耐的單叫你前來今兒個被姑奶奶擒住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放了你〔保〕啊小姐這是我的父帥是你的公爹你……快……〔穆〕這個……：……呦真糟糕你那爲什麼不早說實話〔楊變臉介穆先下楊上馬介下衆人隨下〕

〔四侍衛引洪上〕〔唱西皮搖板〕將身且坐寶帳登女兒到來問分明〔四女兵木引保穆同上〕〔穆〕爹爹女兒萬福〔洪〕罷了一傍坐下〔穆〕告坐爹爹受驚了〔洪白〕兒啊你將那木易挑下馬來爲何不殺了〔穆〕咳你那還提哪若不是有人喊叫我差一點還作錯了事哪〔保〕我家父帥被你挑下馬來我要回營安慰他老人家一番不知小姐意下如何〔穆〕既然如此這也是你爲子之道將軍先請回營我隨後回營自有救你之法〔保〕小姐言來極

轅門斬子

〔四侍衛焦贊孟良引楊上〕〔楊〕山東把陣敗怒氣滿

是我怕父帥降下罪來擔擋不起〔洪〕兒吓這位小將乃是何人上得山寨爲了何事〔穆〕哎呀老爺子你不知道嗎將軍同焦孟二將俱是爲降龍木而來將軍下山之後我卽帶着降龍木在父帥台前獻木與將軍贖罪此時宋將就拿了降龍木前去破天門陣父帥念我獻木有功自然把將軍赦了不是〔洪〕若是不准你的人情呢〔穆〕若是不准我的人情咳可休怪女兒就要無禮啦〔洪〕那末你放心回營去罷〔保〕告辭了〔唱西皮搖板〕辭別小姐出寨門見了父帥說緣因〔穆桂英唱西皮搖板〕一見將軍下山嶺木瓜上前聽令行〔木〕在〔穆〕快去挑選五百名精壯嘍兵隨帶三千担糧草你親自背了降龍木隨我一同下山便了〔木〕得令〔穆〕衆嘍兵後寨擺宴與老寨主接風爹爹請〔衆人同下〕

胸懷〔侍衛〕呵〔焦〕二哥〔孟〕賢弟〔焦〕元帥今

日升帳。與往日大不相同。大家小心了。〔楊〕焦孟二將。〔焦孟同白〕在。〔楊白〕宗保到此。叫他報門而進。〔焦孟同白〕哦。小本官那裏去了。你我外面找尋。〔楊宗保上白〕馬來。離了穆柯寨。來此是宋營。〔焦贊孟良同白〕小本官來了。〔宗保〕二位叔父。〔焦孟同白〕你爺爺今日升帳。與往日大不相同。你要小心了。〔保〕待我轉去。〔焦〕啊。大丈夫只有向前。那有退後之理。二哥與他報門。〔孟〕報小本官告進。〔焦孟同白〕小本官當面。〔楊〕下跪兒是宗保。〔保〕正是。〔楊〕焦孟二將。將他掌起面來。〔焦孟同白〕哦。〔楊唱西皮搖板〕怒惱楊延昭。蠢子聽根苗。命兒去巡哨。私自把親招。鎗挑穆天王。桂英下山巢。將父擒下馬。這笑笑壞帳下衆英豪。焦孟二將一聲叫。綁至轅門定斬不饒。〔焦〕二哥。〔孟〕賢弟。〔焦〕小本官犯罪。乃是我弟兄二人的引誘。你我進帳。講個人情。〔孟〕我想這個人情。講不下來。〔焦〕都有我。〔焦孟同白〕焦孟二將。與元帥叩頭。〔楊〕焦孟二將。進帳何事。〔焦孟同白〕小本官犯罪。看在我弟兄二

人鞍前馬後。將他饒恕了罷。〔楊〕你二人。敢是與他講情。〔焦孟〕元帥開恩。〔楊〕哼。哼。〔焦〕我說不要緊的。〔楊〕哽。哽。宗保犯罪。皆是你二人的引誘。先斬宗保。然後再取你二人的首級。〔焦孟〕哎呀。〔孟〕我說講不下來。你說有你。〔焦白〕你說有你。〔孟〕你說有。〔焦〕二哥不必如此。你看好了。小本官待我去稟太娘。〔孟〕快去。〔焦下〕〔余太君焦贊同上〕〔太君唱西皮搖板〕聽說是斬宗保。把我嚇壞。行一步險些兒跌倒塵埃。見姣兒綁至在營門以外。因甚事綁轅門。要把刀開。〔保唱西皮搖板〕轅門外。那得我三魂不住。猛抬頭。又只見祖母前來。都只爲招親事。將令犯了。因此上綁轅門。要把刀開。〔余太君唱西皮搖板〕小孫兒休得要悲聲哭壞。待祖母進帳去。把情講來。叫焦贊與孟良通稟。元帥不由人怒。沖氣滿胸懷。〔孟〕太君駕到。〔楊唱西皮倒板〕忽聽報老娘親來到帳外。〔四侍衛下〕〔焦〕太君駕到。〔孟〕元帥知道了。〔楊唱西皮正板〕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見老娘施一禮躬身下拜。〔太

君罷了。〔焦〕罷了。〔楊〕哽。〔唱西皮正板〕問老娘駕到此所爲何來。〔太君唱西皮原板〕娘進帳難道你還不自解。誰要你假殷勤問娘何來。〔楊延昭唱西皮原板〕老娘親怒冲冲愁眉難解。莫不是爲宗保他不肖的奴才。提起來把兒的肝腸氣壞。恨不得將奴才肉劈刀開。〔太君唱西皮原板〕小孫兒並不會爲非做歹。因甚事綁轅門。要把刀開。〔楊延昭唱西皮原板〕兒命他領人馬巡查邊界。誰叫他穆柯寨私配裙釵。因此上兒傳令捆綁營外。問老娘兒斬他該是不該。〔太君唱西皮原板〕小孫兒違了合理當斬壞。〔楊〕謝母親。〔太君〕且慢。〔唱西皮原板〕還看他年紀輕輕無志無才。〔楊唱西皮原板〕娘道他年紀小。〔轉唱快板〕孩童氣概。將幾個年幼人娘且聽來。秦甘羅十二歲身爲太宰。石敬瑭十三歲拜將登臺。三國中周公瑾名揚四海。十歲上學道法頗有將才。十二歲掌東吳水軍元帥。他看着曹孟德如同嬰孩。在赤壁用火攻鬼神難解。燒曹兵八十萬無處葬埋。他也是父母生非神下界。難道說小畜

生禽獸投胎。〔太君唱西皮快板〕聽兒言豺狼輩安心毒壞。不由人悶懨懨珠淚滿懷。你父親喪李陵屍留北塞。一家人死得個好不傷懷。到如今只得宗保血塊。到後來還要他祭掃墳臺。倘若是小冤家有個好歹。那時節管叫兒悔不轉來。〔楊唱西皮快板〕昨日裏斬八將頭掛帳外。老娘親何不將慈悲放開。今日裏斬宗保娘把兒怪哭啼啼坐虎堂。所爲何來。老娘親休講情請出帳外。兒今日定斬這不孝奴才。叫焦贊將寶劍懸掛帳外。〔焦持劍下〕〔楊唱西皮搖板〕老娘親再講情兒自刎頭來。〔太君唱西皮搖板〕楊延昭生得來情性高傲。他把我母子情一旦撇拋。眼睜睜小孫兒難以救了孫兒啊。〔太君下〕〔焦引八賢王上〕〔王唱西皮搖板〕趙德芳催白龍來在法標。〔作下馬狀〕〔接唱搖板〕御外郎把什麼軍令犯了。你爲何綁轅門項上加刀。〔保唱西皮搖板〕都只爲招親事將令犯了。因此上綁轅門項上加刀。〔王唱西皮搖板〕御外男休得要心中煩惱。有爲王進帳去將情討饒。叫焦贊與孟良向前通

報。楊延昭不下位。藐視當朝。〔孟〕賢爺到。〔楊唱西皮倒板〕耳邊廂又聽得賢爺駕到。〔焦白〕賢爺到。〔孟〕元帥知道了。〔楊唱西皮正板〕恨宗保不由人。怒氣難消。見千歲施一禮。揚塵舞蹈。〔王〕免。〔焦〕免。〔楊〕哽。〔唱西皮正板〕問千歲因何故。駕離龍朝。〔王唱西皮原板〕丟愁眉。換笑臉。拋却煩惱。尊一聲御妹。夫細聽根苗。御外男把什麼軍令犯了。你將他綁轅門。要把頭招。〔楊唱西皮原板〕臣命他領將令。巡察營哨。誰想他在山東私把親招。臨陣上招親事。王法犯了。因此上綁轅門。定斬不饒。〔王唱西皮原板〕御外男犯將令。理當斬了。〔楊白〕謝千歲。〔王〕且慢。〔唱西皮原板〕念本御講人情。將他饒恕。〔楊唱西皮原板〕君有言。臣當領將他恕了。宋王爺降下罪。那個承招。〔王唱西皮原板〕休虛我叔王爺降旨來。到五閭。若要性命。本御承招。〔楊延昭唱西皮原板〕八千歲。休得要。把事看小。〔轉唱快板〕爲什麼在帳中絮絮叨叨。斬不斬。本是我楊家令號。並不會犯千歲那些律條。〔王唱西皮快板〕楊元帥。休得

要把臉變了。聽本御將前事細說根苗。曾記得你七弟打死潘豹。潘仁美上金殿。哭奏當朝。我叔王龍顏。怒降旨一道。將你的一滿門。綁赴法標。有本御上金殿。把本來保才。得你一滿門。無罪逍遙。到如今。做高官。前情忘了。看起來。你是個無義的兒曹。〔楊唱西皮快板〕曾記得天慶王。打來戰表。他要奪我主爺錦繡龍朝。我大哥替宋王。長鎗喪了。我二哥短劍下命。赴陰曹。我三哥被馬踏尸。如泥草。我四哥失番邦。無有下梢。我五哥棄紅塵。削髮修道。我七弟被仁美射死芭蕉。我八弟被賊擒生。死不曉。一家人。好一似燕被鶯刁。那一陣我楊家。死得不少。論功勞。才掙下這玉帶紫袍。〔八賢王唱西皮快板〕你有功。我有賞。替天行道。並無有埋沒你半點功勞。〔楊唱西皮搖板〕你把你南清宮。太看大了。〔王〕本來的小。〔楊唱西皮搖板〕你把我楊延昭。那放心梢。闖轅門。我就該將你斬了。〔王〕那個敢斬。〔焦孟〕斬不得。〔楊唱西皮搖板〕看在了宋王爺。將你恕饒。〔白〕八千歲。〔王〕楊元帥。〔楊〕趙德芳。

〔王〕楊延昭〔楊〕此地什麼所在。〔王〕小小白虎聚堂。〔楊白〕既知白虎聚堂爲何在此擺來擺去。〔王〕慢說小小白虎聚堂。就是我叔皇金鑾寶殿。也要擺這幾擺。〔楊白〕上闖白虎聚堂。理當取斬。〔王〕那個敢斬。〔焦孟〕斬不得。〔楊〕焦孟二將八千歲轎來馬來。〔焦孟〕白龍馬來。〔楊〕將馬別去四足。〔焦孟作別馬足狀〕〔王〕哎呀。〔唱西皮搖板〕白龍馬去四足心中害怕。楊延昭他那裏藐視皇家。眼睜睜御外男難以救了。御外男啊。〔王下〕〔穆上木同上〕〔穆唱西皮搖板〕穆柯寨來了。我女將姣娃。呀。耳邊廂又聽得鑼鳴鼓响。轅門外排刀鎗劍戟如麻。叫木瓜上前去看個真假。或斬兵或斬將細問根苗。〔木〕得令。〔唱西皮搖板〕我姑娘她那裏把令傳了。穆柯寨來了。我大將木瓜。我這裏走上前用目來斜。轅門外綁的是我的姑爺。你的他。〔穆〕呀。〔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不由我翻鞍下馬。走上前叫一聲恩愛冤家。因犯了何條罪。轅門綁下對妻子一一的細說根苗。〔白〕將軍啊將軍。〔唱西皮搖板〕

我這個問他言久不回答。哦。想必是穆柯寨招親事發。勸將軍你那裏寬心放下。有妻子進帳去。哀告爹家。我這裏整烏雲忙理凱甲。轉面來喚一聲大將木瓜。〔木〕三千担乾糧草。〔穆桂英唱西皮搖板〕三千担乾糧草。轅門堆下。〔木〕五百名家丁。〔穆唱西皮搖板〕五百名家丁。四下安紮。〔木白〕還有降龍木。〔穆唱西皮搖板〕降龍木交與我你且退下。〔木〕咋。〔木下〕〔穆唱西皮搖板〕他那裏問一聲再把手話答。〔楊唱西皮原板〕適才問與賢爺帳中敘話。不由得楊延昭咬碎銀牙。睜開了殺人眼。觀看帳下。〔焦〕女將跪帳。〔孟〕元帥知道了。〔楊唱西皮原板〕宋營中跪定了女將姣娃。〔白〕焦贊。〔焦〕有。〔楊唱西皮原板〕叫焦贊向前去仔細問話。誰家女那家眷。那裏有家。〔焦〕咋。那一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一一講來。〔穆唱西皮原板〕家住在山東地。穆柯寨下。俺乃是穆桂英宗保的渾家。〔焦〕啊。她就是山東穆桂英。殺人的祖宗。元帥你要小心了。二哥。你也要小心了。〔楊唱西皮原板〕聽說是穆桂英我

的心中害怕〔焦〕二哥元帥聽見穆桂英他的嗓子眼倒嚇小了〔孟〕哽〔楊唱西皮原板〕宋營中來了這殺人的夜叉〔白〕焦贊〔焦〕有〔楊唱西皮原板〕問小姐不在那山東瀟灑來到我宋營中有何話答〔焦〕咋穆小姐不在山東瀟灑來到我宋營幹什麼來的〔穆〕容稟〔唱西皮原板〕三千担乾糧草轅門堆下〔焦〕還有什麼〔穆唱西皮原板〕五百名勇家丁四下安紮〔焦〕還有什麼〔穆唱西皮原板〕降龍木軸本是此寶無價特地裏赴宋營獻與皇家〔焦〕元帥她進降龍木來了〔楊唱西皮搖板〕聽罷言來笑開懷〔笑〕哈哈〔焦笑〕哈哈

〔楊唱西皮快板〕叫焦贊將寶呈上來我爲你終日愁眉帶我爲你終日掛心懷我爲你山東把陣敗我爲你纔斬小奴才叫焦贊將寶後帳擺等候了五哥下山來〔焦〕三千担乾糧草〔楊唱西皮搖板〕三千担乾糧草堆在營外〔焦〕五百名家丁〔楊唱西皮搖板〕五百名衆家丁自有安排〔焦〕穆小姐

〔楊唱西皮搖板〕穆小姐且歸那穆柯山寨奏明了

宋天子接進營來〔焦〕穆小姐你暫且回去奏明了天子接你進營〔穆〕奴還有話講〔焦〕你等着啓稟元帥她還有話講〔楊〕哽〔焦〕這是她說的〔桂英唱西皮搖板〕小將軍因何故轅門綁下因犯了何條罪要把頭殺〔焦〕她爲小本官而來〔楊唱西皮快板〕斬宗保爲的是違令犯法穆小姐這件事休要管他〔焦白〕你不要管他〔穆唱西皮快板〕小將軍犯將令理當斬殺看在那進寶功饒恕與他〔焦〕着啊念她進寶有功〔楊〕唵〔唱西皮快板〕好一個穆桂英真個膽大敢在我宋營中賣舌張牙若不念投帳前進寶功大定將你與宗保一齊斬殺〔焦〕啊穆小姐你要動這個傢伙才行呢〔穆唱西皮搖板〕老元帥如不把人情准下〔穆白〕也能

〔接唱搖板〕宋營中殺他個血染黃沙〔焦〕啊元帥吃飯的傢伙要緊〔楊唱西皮搖板〕叫焦贊和孟良急忙招架〔轉唱快板〕叫一聲穆小姐細聽根苗赦却了楊宗保倒還也罷怕的是天門陣無人去殺

〔穆唱西皮快板〕老元帥你若把人情准下天門陣

自有我一人去殺〔焦〕天門陣有她去殺〔楊唱西皮快板〕天門陣擺下了一百單八。難道說陣陣你都能殺〔焦〕穆小姐。天門陣擺下一百單八。難道說陣陣你都能殺〔穆唱西皮快板〕一千陣一萬陣。何在話下。何況那天門陣一百單八〔焦〕一千陣一萬陣她都能〔楊〕啊。一千陣一萬陣她都能。焦贊。你可能〔焦〕我不能。元帥你可能〔楊〕哽〔唱西皮搖板〕穆桂英在帳中誇口甚大。我這裏翻天書仔細盤查〔轉唱快板〕九女星奉玉旨。鵝懷投化。脫化了穆桂英半點不差〔焦〕這裏跪着一個穆桂英。這書上有個穆桂英。在兩軍陣前。把元帥這麼一挾。就是她〔楊〕哽〔楊唱西皮搖板〕穆桂英我那智勇雙全的兒啊〔焦〕我的兒啊〔楊唱西皮搖板〕你不該將爲父擒在馬下。滿營中大小將活活笑殺。我這裏將人情暫且准下。看小姐饒恕了不肖的冤家〔穆唱西皮搖板〕叩罷頭謝公公恩比天大〔焦〕二哥你與他鬆綁〔穆〕哇〔唱西皮搖板〕拔寶劍嚇退了紅黑二煞〔保穆穆下〕〔焦〕二哥元帥有

四字不週全〔孟〕那四字〔焦〕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你我不管他閑事。吃酒去〔孟〕走啊〔楊〕焦贊那裏去〔焦〕啊。元帥〔楊唱西皮搖板〕有焦贊和孟良一傍敘話。楊延昭倒做了無有話答〔白〕焦孟二將本帥救了楊宗保。收了穆桂英。有保狀者呈上來〔焦孟〕元帥救了楊宗保。收了穆桂英。有保狀者呈上來〔幕內〕賢爺保狀。太君保狀。滿營將士保狀〔孟〕賢爺的保狀〔焦白〕太君的保狀〔孟〕滿營將官的保狀〔焦〕我弟兄二人還有個小小的帖〔楊笑〕哈哈〔唱西皮搖板〕叫焦贊將保狀後堂高掛〔焦〕得令〔楊接唱搖板〕喚上了小奴才訓教於他〔保穆同上〕〔保唱西皮搖板〕多虧了穆小姐人情講下。此一方必須要報答於她。我這裏進帳去。心中害怕。你孩兒永不敢再犯王法〔楊唱西皮快板〕罵一聲小奴才真個膽大。誰叫你穆柯寨私配婚家。恨不得這一足將你踏〔穆唱西皮搖板〕你不愛他我愛他〔保穆同下〕〔焦〕二哥你這兒來。你瞧見沒有。穆小姐與我們家公子那個親

熱勁兒。我學給你瞞瞞。你不愛他。我愛他。〔孟〕噯，
 「楊唱西皮搖板」他夫妻倒有那恩愛情分。楊延昭

到無有母子之情。〔自〕焦孟二將。歇兵三日。大破
 天門陣。〔焦孟〕得令。〔焦孟楊同下〕

破舊鈔票收換辦法

麗

自從鈔票發行以後。人們自然是覺得非常的便利。可是有利就有害。天下事情。總是這樣的。鈔票在便利上講。固是有利了。然而容易遺失。容易損毀。這却是鈔票的害處。關於半邊的鈔票。在以前本來是可以掉換半數的。可是人們往往因為需要的緣故。把鈔票對撕下來。譬如一元的。就作兩個半元用。這在用的。人雖然沒有關係。然而銀行裏。及回以後。却不能再用了。所以為着防止故意撕壞起見。在某一個時期裏。曾經拒絕收換破舊鈔票的。

實行法幣制度以後。鈔票的用處是日廣了。所以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為着防止人民受無謂的損失起見。又訂定了一個破舊鈔票收換辦法。現在特地介紹在下面。以促使人們注意。(一)凡破損鈔票。屬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照全額收換之。甲。破損極微。餘留部份在四分之三以上者。乙。雖經分裂片片。均能吻合者。丙。污損火焦。而簽章。號碼。文字。花紋。均可辨認者。(二)凡破損鈔票。餘留部份不及四分之三者。照半額收換之。(三)凡破損鈔票。屬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收換。甲。經火焦。水浸。油漬。塗染。不能辨認真偽者。乙。餘留部份不及二分之一者。丙。拼湊成張。不能吻合者。丁。故意剪挖塗改。或揭去一面者。(四)凡破損鈔票。其破損情形。雖適合第一條。第二條之規定。而有故意損壞嫌疑者。得不予收換。

取 金 陵

戲 情

明朝大元帥徐達，率領兵隊，攻打金陵。元朝的大都督郝福壽，是有萬夫不當之勇，乃是順帝的駙馬，和妻子鳳吉公主，鎮守金陵。這時見明兵前來攻打，先派曹良臣出陣抵禦，良臣被明兵包圍，不能逃脫，就投降了明朝。福壽一見，怒不可遏，親自出陣，明朝諸將，沒有一人能敵。太祖正在尋思破敵的計策，忽有個胡福下山，投營求見，自請攻打元兵。胡福有一種驚人的絕技，善放連珠袖箭，百發百中。而且他和福壽本來相識，福壽是知道他的袖箭很是厲害。這時一見胡福幫助明兵，自料難以抵敵。暗想假使戰敗，那一世的威名，豈不是完全損失？於是就自刎而死了。公主見駙馬自盡，要替丈夫報仇，她就重整軍隊，拚死一戰。那公主雖然也很勇猛，但是眾寡不敵，終究被胡大海、沐英等所殺。金陵城隨時攻破，太祖就以此爲都城了。

登場人物表

鳳吉公主(武旦)

郝福壽(武淨)

曹良臣(武生)

徐 達(老生)

胡 福(武丑)

朱元璋(小生)

沐 英(淨)

常遇春(武生)

〔龍套馬童郝福壽曹良臣同上〕〔郝點絳唇〕執掌兵權。威風八面，雄兵萬，掃滅狼烟，扶保錦江山。〔白〕大

馬丹心耿耿保華裔，某大都督郝福壽。〔曹〕本帥。將生來蓋世奇，要學項羽萬人敵，仰荷聖恩招駙

曹良臣〔郝〕元順帝駕前爲臣。仰蒙聖恩。招爲東床駙馬。可恨朱蠻與兵前來。要奪我主社稷。也曾命人打探。未見回報到來。〔探子上白〕賊兵攻取金陵。〔郝〕再探。〔探下〕〔郝〕曹良臣聽令。〔曹〕在。〔郝〕命你帶領三千人馬。攻打頭陣。本督大兵隨後卽至。〔曹〕得令。〔衆同下〕〔郝〕轉堂。〔吹打介〕來請公主出堂。〔中軍〕請公主出堂。〔丫環鳳吉公主同上〕〔鳳〕奉了父王命。鎮守金陵城。〔郝〕可惱吓。可惱。〔鳳〕駙馬爲何這樣煩惱。〔郝〕公主有所不知。可恨朱蠻與兵前來。奪取金陵。你道惱是不惱。〔鳳〕駙馬說那裏話來。想你夫妻仰承父王寵眷。又道是食王爵祿。當報國恩。駙馬就該點動人馬。掃滅朱蠻。才是正理。〔郝〕公主吓。〔唱西皮搖板〕公主不必細叮嚀。本督言來聽分明。此番帶兵來臨陣。要把朱蠻一掃平。倘若陣前我遭不幸。公主就是報仇人。〔鳳〕駙馬呀。〔唱〕駙馬說話欠思論。說什麼陣前報仇人。但願此去得了勝。功勞簿上標美名。〔郝〕辭別公主出府門。兩軍陣前會賊人。〔同下〕

〔龍套馬童曹上四龍套四英雄八戰將同上對陣起打曹敗下衆追下〕〔龍套引徐達上唱搖板〕本帥奉命來觀陣。要奪元室錦乾坤。人來帶路山崗進。〔上桌介〕觀看兩家動刀兵。〔曹其臣內唱倒板〕本帥入了連環陣。〔八將追上打介〕〔曹唱快板〕個個兒郎殺氣生。銅牆鐵壁將某困。料想插翅也難騰。〔徐唱〕站立山頭把話論。尊聲將軍聽分明。勸你馬前早歸順。免得陣前喪殘生。〔曹〕你是何人。〔徐〕本帥徐達。〔曹〕噯呀。〔唱〕人言徐達陰陽准。話不虛傳果是真。無奈何下馬來歸順。含羞帶愧跪埃塵。〔徐〕將軍棄暗投明。少不得封侯之位。一同去見主公便了。〔同下〕

〔龍套馬童郝上〕〔探子上白〕曹良臣投降。〔郝〕再探。〔龍套八將同上會陣起打衆敗郝耍大刀下〕〔鳳吉內唱倒板〕駙馬爺領大兵去出征。〔四丫環提燈執弓箭〕〔鳳吉上唱原板〕兩軍陣前會敵人。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滅却了賊人答報聖恩。誰樓上打罷了。初更時分。巡營瞭哨要小心。叫丫環帶路敵樓進。〔丫環引鳳上城介〕〔鳳唱搖板〕暗探消息莫高聲。

〔朱元璋上唱搖板〕匹馬單身出大營，不覺來到金陵城。〔白〕來此金陵，好一座城池，正是金陵錦繡城，水碧山又明，兩傍垂楊柳，亞賽紫禁城，若能得了此城，真乃孤之幸也。〔唱〕但願早早得了勝，奪得金陵方稱心。〔鳳〕呀，耳傍又聽人聲韻，想是奸細來探營，人來看過箭雕翎。〔放火介出龍形朱隨下〕〔鳳〕紅光一片爲何情，丫環與我把路引。〔下城介〕且聽探馬報軍情。〔風吉丫環同下〕

〔胡福上唱〕催動坐騎往前奔，去投明主立功勳。〔白〕俺胡福，只因當年開科赴考，是我一步來遲，誤了攷試，留落長安，幸遇同窗舊友郝福壽，將我收留，叫我教授他武藝，不想他心中忌妒，有害某之心，多虧他母將某放走，是我回家探母，聞聽人言，主公要奪取金陵，不免前去投效，助他成功，就此馬上加鞭。〔唱〕英雄催趕馬能行，去到大營立功勳。〔白〕來此已是大營，吓那位將軍在。〔常遇春內白〕哦，欵。〔常上白〕柳林春試馬，虎帳夜談兵，原來是胡大哥。〔胡〕常將軍。〔常白〕胡大哥，到此何事。

〔胡〕煩勞通稟主公，胡福求見。〔常〕少候，有請主公。〔七將四英雄徐達朱元璋同上〕〔常〕啓主公，胡福求見。〔朱〕喚他進來。〔常〕胡大哥，主公喚你。〔胡〕參見主公。〔朱〕胡皇兄，少禮，請坐。〔胡〕主公在此，焉有草民的坐位。〔朱白〕有話敘談，焉有不坐之理。〔胡〕多謝主公，吓，列位將軍。〔朱〕胡皇兄，你我那裏一別。〔胡〕武科場一別，直到如今。〔朱〕皇兄到此，必有所爲。〔胡〕聞聽主公與郝福壽交戰，草民特來，助主公成功。〔朱〕郝福壽十分驍勇，無人對敵，小王正在憂慮，不知皇兄何計安排。〔胡〕不用兵將，只要飛虎旗兩面，管叫他馬前歸降。〔朱〕後帳擺宴，與皇兄接風。〔胡〕謝主公。〔同下〕

〔那內唱倒板〕戰馬不住，如雷吼。〔四龍套四下手郝上舞刀介〕〔郝唱流水板〕大將威風貫斗牛，連日陣前相爭鬥，要把朱蠻一筆勾，人來與爺催走獸。〔轉場〕殺氣冲霄鬼神愁，提刀跨馬來等候，朱營將官聽根由，俺是英雄郝福壽，那一個膽大敢出頭。〔看介〕〔郝〕吓。〔唱〕只見飛虎旗二首，隨風飄搖在。

山頭莫非來了胡福友。他若來時我命休。〔胡內唱倒板〕人來列開旗門口。〔白〕看箭。〔郝接箭〕〔郝〕神箭胡福嘍呀。〔走介〕〔胡〕賢弟請轉。〔唱〕要與賢弟敘情由。〔郝〕我道是誰。原來是胡大哥。小弟甲冑在身。馬上不能全禮。大哥恕罪。〔胡〕賢弟你威風凜凜跨馬提刀。敢莫要與愚兄較量三合麼。〔郝〕大哥不必動怒。小弟下馬。就是。〔胡〕這便才是正理。〔郝〕胡大哥。小弟這廂有禮。〔胡〕有禮相還。〔郝〕胡大哥。此番前來。敢莫是要與朱蠻助戰麼。〔胡〕非也。想今日天下大亂。明室當興。元室當敗。以愚兄好言相勸。歸順我主。少不得封侯之位。〔郝〕胡大哥。此言差矣。〔胡〕不差。〔郝〕想俺郝福壽。世受國恩。又蒙順帝將公主匹配。就是粉身碎骨。也難圖報。怎能降順朱蠻。〔胡〕好言相勸。執意不聽。再若遲延。悔之晚矣。〔郝〕胡大哥不必如此。放小弟回轉城內。與公主商議。一同將金陵獻上。你意如何。〔胡〕賢弟。你今番來得。你就去不得了。想你與公主。乃是恩愛夫妻。他乃順帝之女。怎能降順他。

人。你若想回去。是萬萬不能。〔郝〕嘍呀。〔唱〕聽一言來。心內驚。到叫豪傑無計行。眼望金陵不能進。公主吓。〔白〕胡大哥。你看那面有人來了。〔胡〕在那裏。〔郝〕把劍自刎。赴幽冥。〔胡〕賢弟呀。〔唱〕一見賢弟他自刎。到叫胡福淚淋淋。忙將首級來割下。見了主公說分明。〔下〕

〔丫環引風吉上〕〔鳳〕駙馬去出兵。未見轉回程。〔中軍上〕〔白〕啓公主。大事不好了。〔鳳〕何事驚慌。〔中軍〕駙馬自刎疆場。〔鳳〕你待怎講。〔中軍〕自刎疆場。〔鳳〕駙馬我夫。〔死介〕〔中軍〕公主醒來。〔鳳唱倒板〕聽一言不由人。三魂不定。〔白〕駙馬我夫。喂呀吓。〔唱〕好似剛刀。刺在心。哭一聲。駙馬爺。今何在。〔哭介〕駙馬爺呀。〔唱〕准備兵馬殺仇人。〔白〕中軍聽令。吩咐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校場伺候。〔下〕〔四女將上同白〕女將殺氣高。巾幗逞英豪。生就男兒膽。上陣立功勞。請了。〔衆〕請了。〔女將甲〕公主出兵。你在此伺候。〔四龍套四馬童四下手鳳同上〕〔鳳〕衆將官。殺上前去。〔衆同下〕〔鳳耍鎗花下〕〔八將徐來胡〕

同上〔胡〕今將郝福壽首級獻上。〔朱〕皇兄之功，來號令營門。〔探子上白〕營外來一女將，前來罵陣。〔朱〕再探皇兄，這女將他是何人。〔胡〕此乃是元順帝之女，郝福壽之妻，十分凶勇，主公必須隄防。一二〔朱〕女流之輩，何足道哉，衆位皇兄，一齊出戰。〔鳳吉衆人同上會陣起打介衆敗下〕〔常上衆下風耍刀花下〕〔鳳對八將起打風下龍套徐朱上同入城介〕〔鳳吉上白〕且住，殺了半日，那廝人馬饒勇，待我且回城。

中再做道理，快快開城。〔徐〕城池已被，還不下馬歸降，等待何時。〔鳳〕你是何人，城樓答話。〔徐〕本帥徐達在此。〔鳳〕噯呀，〔退介〕〔沐英上鎗打鳳介衆同圍鳳死介胡大海割鳳首級介沐英奪首級同跑下〕〔龍套徐朱衆同上〕〔沐白〕此乃是我的功勞。〔胡〕我的功勞。〔胡沐打介衆勸介〕〔朱白〕二位皇兄，不必爭論，齊上功勞簿，後帳擺宴，與衆卿賀功。〔衆同下〕

新運檢查燙髮器被封

孤雁

吳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近鑒於縣中婦女界，愛好燙髮，非特有礙衛生與風化，且與新運意旨有背。若不嚴予取締，則婦女消耗益甚，爲特令由理髮公會，轉知各會員，即日起，不得再行代客燙髮。如違則嚴懲不貸，並由該會，邀同公安局，憲兵團，縣政府，縣黨部，教育局，建設局，分區檢查，當抵達理髮店時，遇有婦女在座燙髮，即行勸令制止，一面將燙髮器具，一併查封，并諭不得私自啓用。如一經查出，定予嚴懲。城廂內外三百餘家，悉被查封。

非常時與非常人

劉春華

非常時與非常人的定義。似乎很難下。一般的講。大約非常時就是指不是歌舞昇平而是危難當頭。千鈞一髮的時候。非常人大概就是指所謂超人。現在的中國。正是農村衰落。都市衰竭。天災頻仍。外患侵逼的非常時期。生活在這個時期的人民。應當各自奮發起來。不然整個民族就會很不幸的滅亡。然而在這非常時中有許多人民並不知道振作。所以其中偶爾只要有幾個知道振作而為民族奮鬥的。就被公認為時勢的英雄了。英雄就是超人。也就是非常人。這種解釋是狹義的。

廣義的講起來。人一踏進社會的大門。就已進入非常時期的階段。千字文上說。尺璧非寶。寸陰是金。以時間比金。當然是非常了。因為時間的寶貴。就得好好的利用它。又因為時間最殘酷。如不能利用它。它也偷偷地跑了。譬如人要吃飯。必得工作多。做一時工作。就少挨一分饑餓（不自食其力。靠父母餘蔭的公子哥兒。我們雖不說他們是社會蠹物。但稱不工作的人為廢人。並不為過。所以不在此例）。不做工。就沒有吃。擴大些講。如果全中國沒有一個吃閒飯的人。也可說個個人都有工作做。或者說是個個人都生產。而使全國的生產與消費平衡。國家也就會強盛起來。國強民乃樂。而外患也無從侵襲。所以惟有天天做着非常時工作的人。才能享受非非常時期的生活。也只有天天不斷地工作的人。才配稱非常人。

朋友。不論是廣義的或狹義的。我們當怎樣在這非常時期中把自己造成一個非常人。

拿 高 登

戲 情

宋朝奸臣高俅，湖北人氏，他的兒子高登，猛勇有力，專喜弄槍耍棒，家中養着許多武教師，橫行無法。更加歡喜女色，每天看見稍有姿色的婦女，他就派人去搶着回來。還有許多門客，其中有一個賈斯文，最爲奸惡，專一幫着高登作惡。在清明那一天，高登率領着衆人，到鳳凰山打獵，順便游玩蟠桃園。這時青面虎徐世英，偕同母親妹子，祭掃祖塋回來，恰巧遇見高登等人。高登看世英的妹子飛珠，甚爲美麗，趁着世英不在面前，就教衆教師一擁而上，搶了回家，幽閉豔陽樓中。自己且在前廳飲酒慶賀。世英看見妹子被搶，正想前去營救，剛剛遇見花逢春等。世英就將此事告知，花等一聽，憤怒非常，都願拔刀相助。等到趕到高家，已是夜深時候，衆英雄飛身上屋，分頭各處尋覓，尋到豔陽樓，聽見哭聲，知道飛珠在內，當即救出。然後再來捉高登，好代地方除去大害。高登雖然武藝高強，抵不住衆英雄並力包圍，他的絕技仙人石擔，又爲花逢春所破，登就被殺身死。

登 場 人 物 表

高 登 (武生)

花逢春 (武生)

呼延豹 (武生)

秦 仁 (武丑)

徐世英 (淨)

徐飛珠 (旦)

小可憐 (花旦)

徐 母 (老旦)

賈斯文 (丑)

〔八雲童四旛童金刀聖母上點絳〕〔賞花時〕一片祥光擁護五色雲飄。正三春齊集瑤池祝壽考。恁看那鶴髮來九霄。老人歡樂。仙母年高。帥洞府中羣仙。到笑舞赴蟠桃。〔白〕桃花春漲起波濤。歌聲到處引仙瓊。赴罷瑤池歸洞府。異香馥郁簇仙橋。吾乃金刀聖母是也。恰在瑤池。同赴蟠桃勝會。梨山老母言道。南陽徐氏飛珠。與我有仙緣之份。後配花門爲婚。此乃天運已定。豈可違誤。侍從們。〔衆應〕駕雲往南陽去者。〔唱清江引〕雨雨風風。感動天和。召人壽年豐。桑田到處饒。萬民遵聖教。百業盡陶陶。烟茫茫。又見南陽到。〔同下〕

〔花逢春上引〕懷揣忠勇困風塵。一任蒼天作弄。

〔白〕英名氣概勇絕羣。風雲未遇久淹停。他年若遂男兒志。仗劍除奸滅佞臣。俺花逢春。吾父花榮。當日梁山結義。被奸賊所害。是我隱居南陽西村。務農爲業。今乃三月三日。乃蟠桃宮勝會之期。約定秦仁呼延豹二位賢弟。同去遊玩。怎麼還不見到來。〔家院上白〕秦呼二位爺到。〔花〕有請。〔家院〕

有請。〔秦仁呼延豹同上〕〔秦〕生平不說封侯事。〔呼〕務農爲業第一尊。〔秦呼〕兄長。〔花〕二位賢弟少禮。請坐。〔秦呼〕有坐。〔花〕二位賢弟。今日來得爲何甚遲。〔秦呼〕因挑選良馬一匹。與兄長乘騎。故爾來遲。〔花〕承領了。可曾用過早膳。〔秦呼〕用過了。〔花〕家院帶了酒餚。同到蟠桃宮。〔家院應介〕〔花〕吓二位賢弟。就此去者。〔秦呼〕請啊。〔花唱西皮搖板〕三春花柳堪玩賞。萬紫千紅馥馥香。〔秦接唱〕催馬揚鞭路途上。〔呼接唱〕遊人如蟻攜酒觴。〔花唱搖板〕三人玩會懷開暢。蟠桃宮內先拈香。〔同下〕

〔賈斯文上唱〕春波青草綠柳楊。牧童吹笛在山傍。〔白〕學生賈斯文。乃是南陽府內第一才子。多蒙高大爺擡舉。請我在府中作一幕賓先生。恰喜大奶奶又看中了我。拉我每夜飲酒取樂。萬一想不到快活。今日城外蟠桃宮大會。高大爺帶領教師爺前去玩會。叫我先去料理一切。出得城來。果然好春色也。〔唱搖板〕沿路桃花齊開放。紛紛多是女姣娘。催馬加鞭朝前望。遊人個個說短

長。〔花秦呼同上〕〔同唱西皮搖板〕催馬加鞭往前闖。

那傍好似賈同窗。〔呼花秦〕啊，賈兄往那裏去。〔賈

白〕小弟奉了高大爺之命，前往蟠桃會料理會事。

〔花〕那個高大爺。〔賈〕就是當朝太尉高球之子。

名叫高登。〔秦呼〕就是那高球之狗子。〔花〕啊，賈

兄彼此同窗好友，怎麼爲這斷辦事，豈不有辱斯

文。〔賈〕非也，小弟蒙高大爺十分敬重，請我爲幕

賓，府中大小之事，都是我一人料理。〔花〕原來如

此，同到蟠桃宮再敘。〔賈〕請啊。〔花唱西皮搖板〕手

提絲韁向前蕩。〔秦呼同唱搖板〕可笑倚仗小豺狼。

〔花秦呼下〕〔賈唱西皮搖板〕三人跨馬氣昂昂，同心

合意甚猖狂，有朝觸怒心頭上，叫他全家盡遭殃。

〔下〕

〔四下手高登同上〕〔高唱西皮搖板〕我父巍巍鎮朝

綱，太尉級品非尋常，榮華富貴誰肯讓，區區地土

佔南陽。〔白〕某高登，我父高球，在朝官居極品，俺

學習拳棒，未能精通，又蒙蔡相爺着禁軍教頭，楚

雲龍、金元伯、蔡秀、薛安等，逐日與我教習武藝，件

件皆能，不日面君受職，這且不言，今乃蟠桃宮勝

會，不免帶領教師前去玩會，二來與圍射獵，酒樂

一回，有何不可，來有請衆位師爺。〔下手〕有請衆

位師爺。〔衆教師上〕〔甲〕清明時節在新春。〔乙〕綠

柳纒黃半未勻。〔丙〕若待上林花似錦。〔丁〕出門

俱是看花人。〔衆〕參見大爺。〔高〕衆位師爺少禮。

〔衆〕喚我等出來，有何吩咐。〔高〕今乃蟠桃宮勝

會，一同出城玩會，同到鳳凰山與圍射獵，大家酒

樂一回。〔衆〕我等奉陪。〔高〕來，將射獵物件預備

齊整，就此出城去者，帶馬。〔唱錦上花〕太尉門前人

傾仰，父子威名鎮南陽，催馬出城心歡暢，玩會處

處看紅妝。〔同下〕

〔徐母上白〕梨花開放如白玉，桃花開時似火紅。

〔飛珠上白〕小園幽雅有趣，粉蝶欲穿花叢。〔白〕母

親萬福。〔徐母〕罷了，坐下。〔飛珠〕告坐。〔徐母〕老

身乃徐世英之母，女兒飛珠，只因老相國亡故，我

兒終日習武，若得成名之日，徐氏門中有望。〔飛

母〕母親但放寬心，兄長生性有志，武藝剛強，日後定

是皇家使樑。〔徐母〕兒啊。〔唱西皮原板〕思想起兒的父征遼掃蕩。回朝時論功勳封爵朝廊。爲高球有舊恨朦惑君上。因此上辭官職退歸南陽。〔飛唱西皮原板〕兒女事天助就豈能相強。勸母親休憂慮免望心腸。兄別名青面虎巨口怪像。赤鬚髮好怕人定是棟樑。深閨女雖年幼教訓聽講。兒無父不孝母味盡天良。〔徐世英上唱西皮搖板〕三月裏清明節祭掃尊長。忙稟報老娘親預作主張。〔徐行禮〕〔徐〕母親。〔徐母〕我兒罷了。〔飛〕啊。哥哥回來了。〔徐〕賢妹。〔徐母〕我兒坐下。〔徐〕告坐。啊。母親。今乃清明佳節。孩兒備得祭禮。請母親同妹子前往墳臺一祭。〔徐母〕不是我兒提起。爲娘到忘懷了。家院吩咐車輛走上。〔家院照白車上介〕〔徐母唱西皮搖板〕穩坐香車穿柳巷。家家戶戶拂柳楊。〔徐唱搖板〕清明時節看玩賞。〔飛接唱〕路上行人帶酒觴。〔同下〕

〔高梁人同上〕〔高唱西皮搖板〕蟠桃勝會真美景。還有美貌女佳人。〔白〕今年蟠桃勝會果然熱鬧。列

位師爺。就此將拳棒演習一回。〔衆〕有理。〔演拳介〕〔甲〕習就武藝無人擋。〔乙白〕個個爭勇似虎狼。〔丙〕出手就有仙人掌。〔丁白〕三拳進出鬼神忙。〔合打介〕〔高〕列位。前面乃是鳳凰山。就是家廟。同到那裏暢敘一回。〔衆〕有理。請。〔同下〕

〔徐母衆人同上〕〔徐母唱搖板〕山光水色可觀望。忽來到墳園牆。〔下車介〕〔徐唱〕忙擺祭禮深深拜。〔飛接唱〕我父墳前訴衷腸。〔徐母唱西皮搖板〕清明節與兒女祭掃墳上。但願得暗保佑兒女康強。你本是宋朝中英雄勇將。征遼東得勝回名振外邦。身亡故你妻兒朝思暮想。數年來度光陰好不淒涼。〔飛唱西皮搖板〕忙施禮深深拜先靈聽講。保佑了我的娘福壽安康。〔徐唱西皮搖板〕拜倒在墳前地悲聲大放。撇下了母子女事事荒涼。問先靈舊家風可有指望。功名就振家聲願母永昌。〔徐母〕家院收了祭禮。回去罷。〔徐〕母親天氣尚早。孩兒遊玩山景一回。回去不遲。〔飛〕母親看這山亭奇花。甚是可觀。我們觀看美景如何。〔徐母〕我兒遊

玩急速回來。〔徐〕兒遵母命。徐福帶路。〔下〕〔徐母唱西皮搖板〕我的兒隨爲娘慢慢張望。母女們玩山景痛快心腸。〔賈斯文上唱西皮搖板〕將身來在荒郊外。觀見美貌女姣娘。〔自〕你看那傍站立一位佳人。不知誰家的。待我上前問你啊。大叔這裏來。

〔家院〕作什麼。〔賈〕請問那婦人姓甚名誰。那年輕的女子是什麼人。〔家院〕呸。休要放肆。這是徐府老夫人同小姐在此遊玩。休得胡言快快下去。〔賈〕哎呀。來頭不小。〔徐母〕徐祿。我們到那邊玩。〔賈唱〕想與婦人把話講。跟隨惡奴太猖狂。這樣佳人誰肯放。報與大爺作商量。〔下〕〔徐母唱西皮搖板〕徐祿帶路下山崗。免得傍人說短長。〔飛唱西皮搖板〕兄長上山不思量。任意閑遊不顧娘。〔高賈衆人同上〕〔高唱西皮搖板〕聽說美人從天降。急忙前來看端詳。〔看笑介〕哈哈。果然好個美女。賈先生眼力不錯。前去對他言講。〔賈〕交與我辦。哎。來有話講。〔家院〕有何話講。〔賈〕這位就是高太尉之子。名叫高登。見你家小姐。生得十分美貌。情

願出千金價銀。買他爲妾。你告訴你家主人。尤是不快快前去問來。〔家院〕哇。瞎眼的狗才。這是總兵徐大人的誥命夫人。與小姐在此遊山玩景。休要胡言亂講。少時公子知道。哼哼。定要你們的狗命。〔賈〕你說什麼。〔家院〕定要你們的狗命。〔賈〕你等着罷。〔徐母〕徐祿不要理他。〔家院〕好個撒野的狗才。〔賈〕啓大爺。學生前去問他。他不肯。還罵大爺是個狗子。〔高〕他敢罵我。〔賈〕非但罵你。還要刀劈我們。〔高〕啊。衆位師爺。與我將這女子搶回府去。重重有賞。〔衆應搶飛下〕〔家院〕好膽大的狂徒。怎麼如此強搶。〔高〕呸。〔劍劈家院推徐母跌介〕好不知死活的東西。〔賈〕大爺不要理他。我們回去罷。〔高賈下〕〔徐母唱西皮倒板〕嚇得三魂七魄蕩。〔起唱搖板〕狠心賊子似虎狼。不分皂白擅敢搶。母女分離痛心腸。我兒山前去玩賞。怎知爲娘受災殃。〔自〕哎呀。〔哭介〕〔唱西皮搖板〕徐祿爲我把命喪。叫我如何轉回家。〔徐福引徐世英上〕〔徐唱西皮搖板〕邁開虎步下山往。啊。只見母親在路傍。〔自〕哎。母親

〔福〕太夫人啊。小姐往那裏去了。哎呀。徐祿被何人殺死。太夫人醒來。〔徐〕母親醒來。〔徐母唱西皮搖板〕昏昏沉沉肝腸斷。〔白〕哎呀兒啊。〔唱搖板〕你妹不知在何方。〔白〕兒啊。你來了。你可知道你妹子往那裏去了。〔徐〕咦。兒往山崗閒遊。母親同妹子在此。怎麼問起孩兒來了。〔徐母〕哎呀兒啊。爲娘被高登嚇糊塗了。〔徐〕怎麼講。〔徐母〕只因高登帶領許多人夫前來。見你妹子生得美貌。他。他竟自搶去了。〔徐〕高登擅敢強搶。〔福〕太夫人。徐祿被何人殺死。〔徐母白〕也是高賊所殺。〔徐〕高賊往那裏去了。〔徐母〕一羣惡賊。將你妹子搶去。往東大路去了。〔徐〕賊子啊。賊子啊。我不殺你。誓不爲人也。徐福將徐祿埋葬。保定太夫人回去。母親孩兒追趕惡賊。定要將我妹子救回。〔唱〕平地風波從天降。冤家相遇要命傷。快把徐祿安埋葬。母親看兒走一場。〔同下〕

〔花秦呼同上〕〔花唱西皮搖板〕蟠桃宮內修裝好。〔呼接唱〕人人歡暢樂逍遙。〔秦唱〕今日遊春抄右道。

〔花接唱〕一羣打獵鬧吵吵。〔高衆人過場〕〔賈〕諸兄請了請了。〔下〕〔花秦呼〕這是賈斯文同高家一羣惡賊。興圍射獵。怎麼背了一個女子。定是搶來的民間女子。〔徐內白〕惡賊休走。俺趕來也。〔秦呼〕看後面有一人飛奔前來。想是追趕惡賊。你我迎上前去。問過來人。便知明白。〔花〕有理。〔徐上白〕賊子休走。你們快快還俺的妹子。〔花秦呼〕那個看見你的妹子。〔徐〕你們那個叫高登。〔花秦呼〕我們不是高登。好漢留名。〔徐白〕在下青面虎徐世英。同母親妹子上墳祭掃。不想惡賊高登帶領多人。將我妹子搶去了。望列位指條明路。也好追趕惡賊。〔花秦呼〕你就是青面虎徐公子。我等失敬了。〔徐〕豈敢。〔花秦呼〕徐公子休要着急。你既遇見我們。都是有緣之人。你我同到前村。商議一萬全之策。救回令妹。除去惡賊。意下如何。〔徐〕若得如此。感恩不盡。〔花〕就請同行。〔徐〕且慢。我母親還在後面。〔花秦呼〕可有跟隨。〔徐〕有家院跟隨。〔花秦呼〕既有跟隨。必然回府。公子不必多疑。快到前村一敘。

〔徐〕我有何德能。敢勞三位俠義。〔花〕不必過謙。就此前往。正是路見不平敢相邀。〔徐〕不由心內似火燒。〔衆〕請。〔同下〕

〔小可憐上唱西皮原板〕我本是名門女生得俊俏。嫁高登莽男兒琴瑟難調。近日裏演拳棒難言難道。且喜的知心人。娛我昏朝。〔白〕本是王氏女。美貌似天仙。生來好吃嘴。說話可人憐。奴家小可憐。配與高登爲妻。公公在朝。官居極品。本是宋朝一個奸臣。雖然他好。可奸不到我身上來。只恨我那不做臉的漢子。在外時常惹禍。這南陽地方。無一個不罵他是個惡霸。我雖然偷吃點野食。誰知外邊都曉得我好交朋友。這些話一言難盡。目下我男人帶領教師們。出城看蟠桃會。又說鳳凰山打獵。三天沒有回來。叫奴獨守空房。睡也睡不着。心驚肉跳。不知是何原故。哎。天啊。這樣春暖花香。夜短情長。實實難受啊。〔唱西皮搖板〕朝歡暮樂嘻嘻笑。今日愁思上心梢。〔奶娘上白〕忽聽大爺搶苗。條報與奶奶來知道。大奶奶在那裏。大奶奶在那

裏。〔小〕何事驚慌。〔奶〕大奶奶這件事。鬧的事不小了。只怕鬧糟了。〔小〕怎麼。什麼事鬧糟了。〔奶〕大奶奶不要高聲。隨我花園裏面。慢慢的告訴你罷。〔小〕你只管講來。怕誰啊。〔奶〕恐怕大爺知道。那還了得。〔小〕怎麼。大爺回來了。〔奶〕回來呢。〔小〕他回來。連我的面都不見了。啲。啲。真真心都野了。啊。奶娘。這亭子。四下無人。你有什麼話。慢慢的講來。〔奶〕方才大爺同教師們。搶了一個美貌女子回來。就要收下爲妾。〔小〕哎。啊。這事了不得呢。這狠心的忘八蛋。又起了壞良心。活活要把我氣死了。你可知道搶的誰家女子。〔奶〕也是官門他家姓徐。叫做什麼青面虎。〔小〕哦。搶的是青面虎的妹子。哎。啊。這可要鬧亂子了。那女子從是不從。〔奶〕那女子立志不從。連哭帶罵。大爺氣得沒有主意。叫我勸解那女子。賈先生叫我悄悄前來告訴你的。〔小〕想我們這樣門戶。被他新來的哭罵。這就不妙。奶娘前去告訴大爺。將這女子暫且送到監陽樓。你與丫頭看守。將好言勸解於他。我

自有法子包管他依從。〔奶〕這個主意不錯。待我送信與大爺得知。〔小〕回來，你叫賈先生到我房裏來。我與他有要緊話講。〔奶〕哦，是了。〔下〕〔小〕我想徐總兵向日與我公公有仇，今日又搶他家小姐前來，豈不是自招其禍了。〔唱西皮搖板〕恨只恨我的夫任意亂鬧，全不顧名門女強結鸞交。倚仗他太尉子威權當道，只恐怕青面虎未必肯饒。邁步兒到西院偷看美貌。〔丫扶飛上哭介〕〔賈同上〕〔賈〕不要啼哭，明日送你回去。〔扶飛上樓〕〔飛同下〕〔小唱〕想不到心上人計出奇高。〔賈白〕大奶奶，你的好主意。〔小〕姓賈的快來，我與你講話。〔賈〕大爺等我回話。〔小白〕你不要害怕，有大奶奶作主。〔唱搖板〕叫一聲賈先生休要害怕，我和你銷金帳敝敝鸞交。〔進帳子同下〕

〔起鼓走邊花秦呼徐同上〕〔唱鬪鷓鴣〕抱不平，陡起雄心，恰相逢，義氣同盟。因此上，黑夜徐行，巧束裝，奔走風快。想那賊倚勢欺民，莽男兒，命擋一命。〔各通名介〕俺花逢春，呼延豹，秦仁，徐世英。〔徐〕承蒙三

位兄長俠義，今晚救我的妹子，要殺卻高登，方消心頭之恨。〔花秦呼〕只要大家同心，何愁此賊不滅。〔秦呼〕趁此昏暗之間，你我越城而進，找尋高登去者。〔衆〕請。〔合頭〕早救取姣怯怯女娉婷，管叫那惡賊知名，要南陽百姓欽敬。〔同下〕

〔二更夫上〕〔江〕高府專權作惡。〔侯〕惡豪仗勢欺人。〔江〕百姓黎民受害。〔侯白〕官家何日太平。〔江〕我江松。〔侯〕我侯得兄弟請了，你我奉了高爺之命，看守東院西院，提防小人要緊。〔江〕哥哥，你看主人這等霸氣，我在此終久不妙。總要另想別路才是。〔侯〕此事宜緩，不必多言。他們都到豔陽樓上飲酒，你我也往那裏樓下歇息歇息。再來巡更就是。〔江〕正是落在廊簷下。〔侯〕誰敢不低頭。〔同下〕

〔花秦呼徐同上〕〔同唱小桃紅〕聞他家流言種種，慘橫行阿附的侍人，盡都是奸合佞，閉賢路，結黨朋。視王法全不在心，可恨他頑劣擄掠真僥倖。〔同白〕來此已是，你我越牆而進。〔各跳牆同下〕

〔高登衆人同上〕〔高〕好不受擡舉的東西。〔唱小桃紅〕惱得我火似流星。這婢言出顛狂。不由人醉眼且安寢。〔同下〕

〔花秦呼徐同上〕〔花〕看高登酒醉。真乃天助成功也。〔合唱斯樂王〕莫驚覺睡醒。打疊先救女佳人。斬凶奴。那時刻兩離分。〔各跳同下〕

〔起更〕〔江侯二更夫同上〕〔江白〕思量拿個穩重計。〔侯〕殺卻那賊方稱心。〔江〕兄弟。你看高登已醉。待我拿把刀來。殺卻高登。你我一同逃走。〔侯〕等衆人睡着了。你我動手就是。〔花呼秦徐同上〕〔花〕拿住了。〔侯江〕爺爺饒命啊。〔花〕你們不要害怕。方才我等聽你二人之言。乃是個好人。〔江侯〕我二人本是個好人。〔花〕不要高聲。你二人可知搶來一女子。藏在那裏。〔江侯〕今在豔陽樓。〔花〕引我們前去。〔江侯白〕是。是好漢爺爺。與萬民除害。南陽一郡。有好日子過了。好漢爺爺。隨我們這裏來。〔四合頭〕哈哈。遶遶花欄。曲曲臺檻。冤家對頭。今宵把生死定命也。該傾呀。顯奇俠身輕。〔四更上樓

殺了頭救飛珠徐背下〕

〔花衆同上〕〔徐〕送了妹子回去。再來接應。〔衆〕有理。〔合唱〕救多姣打個不平。〔徐背飛珠下〕〔花〕你我放起火來。燒了豔陽樓。再取高登的首級。〔衆〕有理。〔放火男女齊上兩邊抄下〕〔雲童引聖母上〕〔唱路修外〕火焚焚。燒的騰騰烈焰。雲幘暗隱。好救取徐飛珠。留下美名。〔秦引徐背飛珠上〕〔徐唱〕急忙忙背着小妹行。見娘親細說原因。〔聖母用手指徐跌倒引飛珠下〕〔徐〕哎呀妹子。可曾跌壞那裏。妹子妹子。哎。不見了。〔秦〕兄長。這是什麼東西。〔徐〕待我看來。哦。是個柬帖。〔內喊介〕〔秦〕後面火光照耀。烈焰飛騰。你我且回。接應要緊。〔徐白〕我怎見親娘也。〔吹腔〕這疑書認不得如何信。〔秦〕快走。〔徐唱吹腔〕好叫我痛肝腸。〔白〕捨不得妹子。〔唱吹腔〕兩離分。〔高花衆人同上〕〔徐〕高登啊。高登。恨不能殺爾全家。青面虎來拚命。〔起打合殺一陣。高打出手。家用酒罈石鎖合打。高大耍仙人擔花等。殺死高介〕〔花〕高賊已滅。我們如何是好。〔徐〕趁此天色未明。你我且回莊。

上。再作道理。「衆」言得極是。「衆」請啊。「衆三笑」哈
哈。啊哈哈哈。「同下」

趕快學她們吧

思

一個女子的生活。合宜不合宜。對於她身體的健美。有着很大的關係。假使日常的生活不宜。那末身體自會健全美麗。反之。身體一定要遭到摧殘。我們中國的女子。在她們的腦海中。何嘗不想把自己的身體變得健而且美呢。但是她們所走的途徑。所過的生活。都不很合宜。所以身體合於健美的很少。現在世界各國的婦女。近如東鄰日本。遠如歐美各國。她們的身體。不合健美條件的。當然不能說沒有。但是合於健美的。要比我國多得幾倍呢。這是什麼道理。唯一的原因。她們所過的生活是合宜的——到大自然去運動。

現在我們介紹土耳其婦女的生活給我們的女同志們。並且期望你們酌量的仿效。

土耳其的婦女。是酷好大自然而富於審美觀念的人在每天的午後。她們多是在大樹底下或者臨水的地方。靜坐休息。每到了星期或例假日。不論春夏秋冬。她們都帶了自己的子女。到野外去作短距離的旅行或遠足。身上穿了彩色斑斕的衣服。遠遠地望。去。真好像一塊鬱金花田。到了目的地。她們便有各種健身的運動。有時候圍坐在一塊綠茵的草地上。她們的男女孩子。常在她們的身旁環繞着遊戲。好像許多翻騰的飛蝶一般。那時的婦女們。一面吃着各種乾糧。一方面欣賞那大自然的景色。還有許多的婦女。她們很富於冒險性。常到很遠的郊外去作郊宴。同時還要做着各種健身的運動。我們的女界們。他們有着這樣的生活。還怕身體不健美嗎。

臨江驛

戲情

宋朝張天覺被奸臣蔡京高球等陷害，貶到江州。天覺就帶着女兒翠鸞僱船前去。不料走到淮河，遇見大風，將船打翻，父女同落水中。這時恰巧崔文遠訪友而回，走到此處，將翠鸞救起，認爲義女。天覺也被船夫救起，但是父女各不相知。後來文遠的姪兒崔通前來探望伯父，文遠就將翠鸞配給與他。當時就教成婚，崔通定要得了功名之後，方肯結婚。當即進京去了。應考之後，取中狀元，新授秦川縣令。考官趙錢，很愛他的才貌，願將女兒嫁他。崔通頓時顯貴，不願娶那來歷不明的翠鸞，就答應了趙錢。那張天覺在江州三年，爲官清正，陞了提刑廉訪使，訪查貪官污吏。翠鸞在家，聞知崔通得官，不來迎娶，心中恨極，就到秦川來找崔通。那知他竟不認，再經趙女挑唆，還將他毒打一頓，充軍到沙漠遠地。走到臨江驛，天落大雨，本想進去躲避，不料廉訪大人住在裏面，只得階台坐下過宿。到了夜間，不禁悲啼，被廉訪大人聽見，將翠鸞帶進審問。一見是自己女兒，問明原委，隨即派人將崔通拿到問罪要斬。幸虧崔文遠趕來求情，天覺感其救女之恩，當下允許。責令崔通娶翠鸞爲正夫人，將趙女貶爲丫環，並且設席酬報文遠。

登場人物表

崔文遠(老生)

張翠鸞(青衣)

張天覺(鬚生)

崔通(小生)

趙錢(丑)

趙女(花旦)

劉仁(丑)

張興(丑)

土地(丑)

土地婆(彩旦)

〔張天覺上引〕本奏奸謀。龍顏怒。離朝外遊。〔詩〕

一片心懸家國愁。兩條眉鎖朝廊謀。總是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白〕老夫張商隱。字表天覺。〔張興暗上〕初中甲第。累蒙擢用。官拜諫議大夫。

之職。可恨我朝蔡京。童貫。楊簡。高球等。朋比爲奸。老夫屢諫不聽。反着老夫去往江州。歇馬爲此。帶領女兒。一同起程。興兒。〔興〕有。〔張〕請小姐出堂。

〔興〕請小姐出堂。〔張翠鸞上引〕一事成就千古恨。兩眉顰合十分憂。爹爹萬福。〔張〕我兒一傍坐下。〔翠〕爹爹將兒喚出。莫非就要起程嗎。〔張〕限期

緊急。就要起程。〔翠〕爹爹連日受此風霜之苦。叫女兒心下何忍。〔張〕爲父要做忠良。那怕受風霜之苦。就是一死報國。理所當然。但是你母亡故甚早。〔翠哭介〕〔張〕撇下我兒。伶仃孤苦。又隨爲父遠

涉他鄉。皆是爲父連累我兒。〔翠〕爹爹願做忠良。難道女兒就做不得孝女麼。〔張〕好個孝道女兒。興兒。〔興〕有。〔張〕人役走上。〔興〕人役走上。〔張]

帶馬登舟去者。〔衆應〕〔二船夫上船介〕〔張〕吩咐開

船。〔衆應〕開船哪。〔同下〕

〔崔文遠內白〕好大的風浪也。〔上唱粉蝶兒〕一片汪洋。白茫茫。擁捲殘雲。大風狂。怒起波浪。〔白〕小老兒崔文遠。兄弟文達。早已亡故。不幸我的老伴

也已下世去了。祇有一姪兒。名喚崔通。現在河南與人家司賬。老漢今日訪友而歸。遇見這樣大風波浪。倒要留神一二。〔唱粉蝶兒〕撐穩舵神定休說。一葉舟隨風前往。〔下〕

〔船夫龍套〕頭張翠鸞與兒張天覺。四水旗神挑神衆人同上。〔水旗神上〕〔船夫〕落篷啦。〔張〕爲何停船。〔船夫]

大人你不知道。船行在淮河渡口。此地淮河挑神甚是靈驗。你得設下三牲祭禮。祭奠祭奠。方可開船。〔張〕你等祇顧延遲。誤了限期。那還了得。快快開船。〔翠〕爹爹既然他等這樣言講。就該設下祭

禮。祭奠祭奠。又待何妨。〔張〕我兒說那裏話來。想他乃是水府正神。要什麼祭禮。爲父乃朝中正臣。祭他何來。豈不聞非其鬼而祭之。僭也。船夫快快

開船。〔船夫怕介〕〔張〕正是。宋國非強楚。秦亡一糜

鹿全憑忠義在，依仍起風波。〔翠水神衆沖下〕

〔崔內唱倒板〕拜友歸回，又遇着狂風巨浪。〔內白〕

救人哪。〔崔上白〕呀。〔唱搖板〕耳聽待救命聲，近在

耳廂。我這裏撐穩舵，用目觀望。〔水旗神引翠上，崔救

介。〔崔唱〕穿綾羅，定是那官家女郎。〔崔〕女子醒

來。〔翠唱搖板〕祇說一死魚腹葬，七魄悠悠，又還陽。

強睜二目來觀望，原來身落在船艙。〔崔〕這位小

姐，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因何落水，慢慢講來。〔翠〕

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張翠鸞，我父張天覺，在朝官

拜諫議大夫之職，只爲本奏奸黨，聖上不准，反將

我爹爹降職，去往江州歇馬，行在淮河渡口，忽起

狂風，我父不聽船家之言，遭了凶險，一家失散，不

知我父生死啊。〔哭介〕爹爹啊。〔崔〕原來如此。

你是張天覺張老爺的女兒，小姐不必啼哭，小老

兒崔文遠，今日訪友而歸，遇着這大風巨浪，救了

小姐，老漢有意收你做個乾女兒，慢慢打聽你父

親下落，成全你父女相會，你意下如何。〔翠〕這個

〔崔〕哎，老漢這大年紀，你還不放心麼。〔翠〕如此

義父請上，受女兒一拜。〔崔〕船小不能行禮。〔翠唱

搖板〕望求當做親生養，但願爹爹壽綿長。〔崔〕啊

啊啊，我崔文遠，也是有了女兒了，兒啊，現在風平

浪靜，暫且去到我家，待老漢慢慢打聽你父親下

落。〔翠哭〕哎，爹爹啊。〔崔〕小心了。〔翠唱〕多蒙

將兒救船上，不知我父落何方，但願老天多保佑，

父女們相逢，我就答謝上蒼。〔崔白〕不要忘了爲

父呀。〔翠唱〕義父恩德豈能忘，一日三餐早燒香，

〔哭介〕哎，爹爹啊。〔崔〕小心了。〔同下〕

〔二船夫救與兒張天覺上〕〔張唱倒板〕狂風巨浪無

生望，霎時好似夢一場。〔船夫〕我說大人，我們怎

麼同你說，叫你祭奠祭奠，你執意不允，如今果然

遭了凶險，你看連我們的船也遭盡啦，這可怎麼

好啦。〔張〕你老爺到了任所，寄來銀子，賠還你們

的船隻，也就是了。〔船夫〕多謝老爺。〔張看介〕〔船夫〕

老爺看什麼。〔張〕小姐可曾打撈起來。〔船夫與同

白〕我們打撈半日，並無下落，諒九死一生。〔張〕

哎，〔張唱搖板〕聽一言來，心內傷，好似狼牙刺胸

墜。女兒生命無把握。〔哭頭〕翠鸞兒呀。〔唱〕撇下
年邁受淒涼。〔興〕大人你盡哭也是枉然。倒不如
暫且忍耐。到了任上。四下貼下榜文。再尋訪小姐
的下落。倘若蒼天佑。父女相會也未可知。〔張〕
事到如是。只好如此。翠鸞兒。你痛死爲父了。〔張唱
搖板〕告示沿途來貼上。再尋我兒在淮江。暫往江
州。把任上。君命在身。急忙忙。〔同下〕

〔崔通上〕〔詩〕黃卷青燈一窮儒。九經三詩腹內
儲。他年金榜題名後。方顯男兒要讀書。〔白〕小生
姓崔名通。字甸士。乃河南人氏。幼習儒業。苦讀詩
書。伯父文遠。我父文達。不幸父母雙亡。今乃大比
之年。進京趕考。來到淮河之口。不免順便探望伯
父。〔小原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來此已是。〔叩門
介〕伯父在家麼。〔崔內白〕來了。〔崔上白〕黃犬汪
汪叫。那個叩柴扉。是那一個。〔通白〕與伯父叩頭。
〔崔〕起來起來。啊。原來是你呀。〔通〕小姪崔通在
此。〔崔〕裏面講話。〔通〕小姪不敢先行。〔崔〕哎呀
呀。到底是讀書人。講禮得很。隨我進來。一傍坐下。

〔通〕告坐。〔崔〕姪兒你可好啊。〔通〕托伯父之福。
伯父你老人家可安好。〔崔〕我嗎。總是這個樣兒。
〔通〕伯父年紀大了。就該搬回去。爲何定要分
居啊。〔崔〕姪兒啊。爲伯的打魚度日。也還逍遙自
在。再說常言道得好。願添一斗。不添一口。〔通〕伯
父言差了。想我爹爹與伯父。乃是同胞弟兄。何出
此言。〔崔〕等你高榜得中。爲伯的搬了回去。就是
〔通〕等姪兒得中回來。定接伯父。同享榮華富貴。
〔崔〕哎呀呀。只顧與你講話。連盃茶也未會吃。待
我喚啊。來。女兒。打茶來。〔通鑿介〕〔通〕伯父。你那裏
來的女兒啊。〔崔〕說也奇怪。那日訪友而歸。行在
淮河。只見水面上漂來一個女子。我將他救上船。
來。他氣息未斷。將他喚醒。是他言道。名叫張翠鸞。
他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祇爲本奏
奸黨。聖上不允。反將他父貶在江州。他父女上任。
行在淮河。遭了凶險。是我救了。他的性命。收爲義
女。自進門以來。待爲伯如同親父。並不嫌我貧賤。
少時我將她喚了出來。你兄妹相見。〔通〕是是是。

〔雀〕女兒茶可曾燒好了。〔翠內白〕燒好了。〔雀〕打茶來。〔翠內白〕來了。〔翠托盃上唱搖板〕未卜那吉凶事殘生留否。思親父無音信。舉目生愁。蒙義父再造恩情深義厚。我祇得換笑臉暫去憂愁。〔白〕爹爹用茶。〔雀接轉遞通介〕雀兒吃茶。〔通看翠出神〕雀。哦。姪兒吃茶。〔雀〕伯父請用。〔張〕遠來是客。〔翠〕兒去再取一盃來。〔雀〕不用不用。兒啊。這就是我常對你說的我那姪兒。雀通。你去見過哥哥。〔翠〕遵命啊。哥哥這廂有禮。〔通〕哎。啊。愚兄還禮。〔雀茶倒手介〕通。哎。呀。呀。雀。茶也滿了。些女兒再去打一盃來。〔翠應下〕通。不用不用。〔雀〕這包袱暫放一邊。〔通〕是。〔翠上白〕爹爹哥哥請用。〔通〕罪過罪過。〔雀〕將包袱掛在牆上。〔雀去掛包袱介通吃茶介〕通。啊。賢妹。恕兄少來拜識。〔翠〕豈敢。哥哥可好。〔通〕托福。托福。愚兄今日一來趕考。二來探望伯父。不想有緣得見賢妹。今朝一別。不知何時重會也。〔翠〕這。〔通〕啊。〔雀〕唔。〔翠白〕呀。〔通〕是。〔雀〕咳。〔翠〕呀。〔翠唱流水板〕祇見他潘安

貌才比八斗。祇見他書卷氣性必溫柔。戴方巾着藍衫。鴛鴦帶扣上。與下無處不帶風流。心中事我怎能羞答啓口。坐草堂無一言臉帶含羞。〔雀〕啊。〔唱流水板〕見一個羞答答趨前退後。見一個默無言臉帶含羞。罷罷罷。好鴛鴦待我成就。這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白〕啊。姪兒你可曾娶過妻室否。〔通〕姪兒未曾定娶。〔雀〕好。既未娶妻。也罷。將我義女許配與你如何。〔翠羞介跑介雀攔介碰牆回頭見通介羞介遮面介雀攔住〕雀。不要跑。也不要羞。當言說得好。姻緣姻緣。事非偶然。這是你終身大事。肯與不肯。要你說一句。免得日後說爲父耽誤了你的終身大事啊。〔翠〕爹爹救了我的性命。兒感恩不盡。又替女兒提什麼親哪。〔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有道是女大終難留。倒不如依着我。應允了這件親事。去了老漢一樁心事。豈不是大大一樁喜事啊。哈哈。〔翠哭介〕雀。啊。我在這裏啊。他倒哭起來了。〔翠唱搖板〕親爹爹生死無音信。豈敢私自配婚姻。〔通看介〕雀。原來如此。你說無有父

命不敢私定終身。難道我做義父作不得你的主麼。〔通〕無有媒人。〔崔〕古人以紅葉爲媒。今日我做主婚人。請我魚網來作個媒人罷。〔翠哭介〕〔崔〕呀。女兒你休要啼哭。你看我姪兒滿腹文章。我保作他官。故而將你許配與他。將來作個夫人院君。來來來。你二人對魚網施個禮兒。應允了罷。〔崔拉翠介〕〔崔唱搖板〕先拜魚網爲媒媾。〔拉通介拜介〕〔通唱〕再拜伯父主婚人。今日姻緣事成就。〔白〕小姐。小生這廂有禮。〔崔〕以禮施禮。唉。來而不往非禮也。〔崔拉翠還禮介〕〔崔代翠白〕還禮還禮。〔笑介〕哈哈。〔崔〕但願你夫妻到白頭。待我準備香燭。也好夫妻完敝。〔通〕古人有言。先功名而後妻室。待姪兒得中回來。娶妻不遲。〔崔〕這。〔翠〕男兒志氣原要如此。〔崔〕好。如此何日起程。〔通〕姪兒功名心切。就此告辭。伯父。今日便要起程。〔崔〕但願你此去早早成名。得了一官半職回來。一來改換門庭。二來我女兒也好作個夫人院君。哈哈。女兒有什麼言語。祇管對他講。你講啊。〔指通介〕說啊。

哎呀呀。我也老糊塗了。我站在這裏。你們怎麼講得出口來。待我與你準備乾糧去。〔崔下〕〔通翠相怕羞介〕〔通〕啊。賢妹。天色不早。我要告辭。〔翠〕哥哥。此去。但願文章得意。魚跳龍門。得中回來。休要忘了我義父的恩義。〔通〕豈敢忘却。〔翠白〕怕你此去。口不應心。休要負了我孤苦伶仃的薄命人哪。〔哭介〕〔通〕我若負了你。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翠扶介〕〔翠〕言重了。〔崔暗上笑〕〔崔〕哎呀。言重了。〔二人羞介〕〔崔〕姪兒。這乾糧在此。女兒取水酒來。祭祭祖宗罷。〔通接酒跪起介〕〔動魚網〕〔通唱搖板〕敬求祖先多保佑。錦衣榮歸換門牆。〔崔接唱〕女兒也敬一斗酒。夫妻名稱莫害羞。〔白〕女兒。這有什麼害羞去啊。〔翠白〕是。〔唱二六〕聞言不由奴淚難收。〔回頭羞介〕〔崔〕叫你。去。不要怕難爲情。這是大道理去。〔崔拉介〕叫哥哥。丈夫是隨便的。哎呀。天色不早。快些罷。〔翠唱迴龍〕叫奴怎開口。啊啊啊。〔通〕有什麼難開口。拿酒去。〔崔遞酒與通〕〔翠唱二六〕強含羞。悲淚仍流。但願你文優福也優。但願你早

奪等一籌。但願你插宮花飲御酒。但願你金榜得中。早占鰲頭。但願你錦衣歸心要應口。但願你洞房春。〔羞介〕恩意綢繆。且莫要背新忘了舊。休着我倚門癡望斷不歸舟。〔通唱流水板〕小姐啊。小姐不必淚雙流。句句言語記掛在心頭。我若忘了你的恩義厚。天不蓋我。地不留。只請小姐寬心候。必有佳音報門頭。〔白〕正是。嫦娥祇是貪少年。那怕蟾宮不許攀。〔崔〕但願此番定得中。〔翠〕明春專望錦衣還。〔崔〕好一個專望錦衣還。〔通〕伯父賢妹。我去了去罷。〔通看介擬下介〕〔崔入內見包袱介遞介〕〔翠哭介〕〔翠〕哥哥回來。〔通回頭介〕〔崔出介〕〔崔〕姪兒包袱。〔出門通崔碰頭介連接包袱下介〕〔翠〕常寄個信兒回來。免得義父掛念。〔通〕知道了。〔通下翠哭介〕〔崔上白〕女兒他去遠了。進來罷。〔崔下翠關門介下〕〔崔笑〕哈哈。〔下〕

〔四龍套趨錢上〕〔詩〕人言桃李屬春官。偏我門牆不一般。何必文章高人上。祇要金銀滿秤盤。〔白〕下官趙錢。我爲主考。自我看過卷子。內有一舉子

崔通。文才第一。得中狀元。我有心將我女兒許配與他。故而等他到來。一來復試。二來當面許婚便了。〔門子上白〕啓稟老爺。諸位老爺到。〔趨白〕有請。〔門子〕有請。〔三鼎甲及崔通同上〕〔衆〕恩師在上。門生等參拜。〔趨〕不敢當。請坐。〔衆〕謝坐。〔趨〕我看諸位賢契。相貌特等。文章優美。列位官運亨通。日後必有大用。〔衆〕老師誇獎。〔趨〕諸位賢契。老夫說一個字。諸位賢契猜猜。〔衆〕領教。〔趨〕東邊下筆西頭落。這是個什麼字。〔通〕這是個一字。〔趨〕是是是。高才高才。這樣難識的字。都會認得。不怪你要作狀元。〔衆〕是是是。〔趨〕我有一首詩。賢契對來。河裏一隻船。岸上八人拽。〔通〕若是斷了繩。八人都要跌。〔趨〕高才高才。我還有一個難題目。一個大花碗。盛的飯又滿。〔通〕相國吃一頓。清晨飽到晚。〔趨〕哎呀哎呀。這樣特等的文章。纔是我的老師了。〔通〕折煞學生了。〔趨〕崔賢契。我有一女兒。今年一十八歲。有意許配賢契。望列位賢契作個大媒。〔通〕這個告便。且住。想那邊的女子也

不是伯父養的。不知那裏弄了來的。我如今中了狀元。又是新任秦川縣令。有身份的人了。豈肯與他來路不明的貧女爲婚也罷。如今恩師將小姐許配與我。正是門當戶對。待我埋沒良心。不可錯失機會。吓。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趙〕好了好了。待我選個日子。與你們完婚。門子。拿歷本來。〔兩子應取介〕〔趙看介〕〔趙〕哈哈。今日乃是黃道吉日。列位賢契。說幾句好話。就算數了罷。〔三鼎甲讀禮介〕〔環扶趙女上〕〔拜堂介下〕〔三白〕恭喜恩師。門生告辭。〔趙〕不敢強留。明年請客。〔三〕明年只恐還在任上。後年再來叨擾罷。〔趙〕如此虛邀了。送客。〔三同下〕〔趙〕正是。巧得一乘龍。不費半文銅。只要富與貴。那管他文理通不通。〔同下〕

〔張上唱二簧原板〕一別江州間三春。斷腸回首淚沾巾。淒涼惟有雲端月。曾照當年離散人。〔白〕老夫張天覺。自從淮河翻船之後。不覺三年光景。不知女兒生死存亡。愁得老夫鬚髮斑白。兩眼昏花。又逢三秋之時。好不淒涼人也。〔唱搖板〕正值秋

天悲飲懷。偏令江州客思殷。你看那薄薄洒洒瀟瀟雨。更和這續續斷斷雲。〔與兒上白〕啓老爺。聖旨下。〔張〕吩咐香案接旨。〔興〕香案接旨。〔四太監一太太監同上〕〔太太監〕聖旨下跪。〔張〕萬歲。〔太太監〕張天覺聽旨。在江州三載。廉能清正。節儉剛毅。陸爲天下提刑廉訪使。一路之上。體察濫官汚吏。審理不明詞訟。敕賜御劍金牌。先斬後奏。聖旨讀罷。望詔謝恩。〔張〕萬萬歲。香案供奉公公。多受風霜之苦。後堂擺宴。〔太太監〕王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辭。〔衆下〕〔張〕興兒。準備交待起程。〔同下〕

〔翠上唱搖板〕崔郎蟾宮折桂枝。忘了當年誓盟時。秋恨負心崔甸士。獨坐草堂自尋思。〔白〕且住。自從那年翻船落水。多蒙義父救了性命。將奴終身許配崔通爲妻。誰知他一去三載不歸。聞得他得中頭名狀元。實授秦川縣令。本當前去尋他。怎奈義父身染重病。想我親生之父。至今無有音訊。翠鸞翠鸞。你好苦命也。〔唱搖板〕一去三載無半紙空勞牽掛一場癡。〔崔上接唱〕崔通忘了立誓盟。至

今無音有差遲。〔翠哭介〕〔翠〕爹爹病未全愈，怎麼出來了。外面風大得很呀。〔崔白〕不妨，爲父病已好了，不過無力罷了。兒啊，想當初不該將你終身許配崔通，誰知他三載無信，總是爲父連累你了。〔翠哭介〕〔崔〕也罷，聞得他現任秦川縣令，你就該去尋找他去罷。〔翠〕等爹爹病好再去罷。〔崔〕不用，爲父病已好了，不用掛念，這是五兩銀子，作爲路費，爲父在家中料理料理，也就要來的了。快快起身去罷。〔翠〕兒遵命。〔唱搖板〕辭別爹爹尋路次。〔取雨傘包袱出門介〕〔翠〕吉凶二字兩不知。〔哭介〕爹爹吓。〔翠下〕〔崔接唱〕女兒一去心如刺，但願早成連理枝。〔閉門介下〕

〔門子四丫環引趙女崔通同上〕〔通〕金榜題名是崔通。〔趙〕郎才女貌巧相逢。〔通〕秦川小縣無積蓄。〔趙女〕保你能作富家翁。〔通〕何以見得能作富家翁。〔趙女〕我對你說，我父親作這許多年官，搜刮民財，不下二十餘萬。〔通〕如此說來，是個賊官。〔趙〕你要打算作清官麼。〔通〕是了是了，往下講。

〔趙〕你平常要儉省點，你沒瞧見麼，咱們兩個人拜堂的那天，不是連賓相喜娘一概全無，連子孫餽餽長壽麵都沒吃麼。哎，可憐我父累了一世，就是沒有個兒子。〔通〕如此說來，這家業全無人承受的。〔趙〕不是，去年我父親死的時候，把我接回家去麼，我就把頂好的盜在手內，還有細軟東西無數，有朝你解任之後，咱們回家，不愁吃，不愁穿，你祇管放心罷。〔通〕是是是，丫環打茶來侍奉夫人。〔趙〕你不用這樣巴結，可是有錢不准你討小老婆，那時叫我，我知道，我可是要吃醋的。〔通〕是下官天大，胆也不敢。〔丫環捧茶上白〕茶到。〔通〕付與夫人。〔同吃介〕〔翠上唱搖板〕抬頭來到秦川縣，今日要見負義男。〔白〕方才問過，這就是秦川縣待我向前，門上那位在。〔門子上白〕這一女子，尋找那個。〔翠〕你們老爺可是河南人氏。〔門子〕正是。〔翠〕姓崔名通，字甸士。〔門子〕不錯。〔翠〕往裏通稟，就說他夫人到了。〔門子〕我們老爺有了夫人了。〔翠驚介〕〔翠〕往裏通稟，就說張翠鸞夫人來了。〔門子〕

是是是你且門房等候待我與你通稟。〔翠〕紅粉多薄命。郎子禽獸心。〔下〕〔門子〕啓稟老爺。門首夫人到。〔通白〕啊什麼夫人通報不明。往下站。〔門子〕是。〔趙〕什麼夫人。他是夫人。難道我是你家使喚丫環麼。〔門子〕那女子言道。他名張翠鸞。〔通〕你且下去喚他前來。〔門子〕〔趙女〕哈哈。你見我父親剛死。你就在外面討了小老婆來欺負我。居然還要作夫人。我與你拚命罷。〔通〕慢來慢來。事到如今。我對你說了罷。他那是我的元配。〔趙〕你既有元配。爲何停妻再娶呢。〔通〕乃是我伯父強配與我。我也不曉得。我伯父那裏弄得來的一個女子。我如今作了官。焉能要那貧賤的女子。〔趙〕我來問問你。你可曾與他成婚沒有。〔通〕那個與他成過婚。不過一句話。連個八字都沒有合過。〔趙〕你如今打算怎麼樣哪。〔通〕這樣罷。這女子家中無人十分孤苦。不如叫他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罷。〔趙〕放你娘七十二個連環的屁。你要收留他。反正我有我父親留下的家財。難道還嫁不着一個

好男人麼。來丫環收拾收拾。預備改嫁。馬上叫你人財兩空。當王八。〔通白〕慢來慢來。依夫人之見。〔趙〕依我之見。將他喚進府來。吊打一頓。然後發配沙漠海島。豈不是斬草除根。〔通〕他無有罪名。〔趙〕你不要他做妻子。就說他是你家的逃奴。冒認官親。就可將他發配。〔通〕這樣不通的罪名。難遮衆目。〔趙〕你不這樣辦。還有那句話。馬上叫人財兩空。作王八。〔通〕你又來了。下官照辦。就是門子走上。〔門子上白〕伺候老爺。〔通〕喚那女子進來。〔門子〕是。〔出門喚介〕女子快來。〔翠上白〕只說不棄糟糠妻。誰想另娶女嬌姿。〔門子〕老爺喚你。隨我進來。〔翠〕帶路。〔進門介〕〔翠〕崔郎。你好心。〔哭介〕〔趙〕你別楞着。他是誰。〔通〕你問的是他。〔趙〕他是誰。〔通〕他乃是我家的奴婢。偷盜金壺玉盞。私自逃走。一向不知他在何處。今日又來冒認丈夫。莫非他瘋了嗎。〔趙〕哈哈。真是飛蛾投火。門子。與我拿下了。〔翠打門子嘴巴罵介〕崔通啊。薄情郎呀。是奴蒙義父相救。才遇你這薄情的冤家。將奴終

身許配與你。奴心想你名登金榜，錦衣還鄉。奴與你夫唱婦隨，琴瑟調和，不想你停妻再娶，辜負糟糠，喪心病狂。一至于此，你真乃儒流之罪魁，衣冠之敗類。人之無良心，與禽獸何異也。〔唱搖板〕會記當年盟誓願，你若虧心上有天。〔趙〕你是什麼人，在此胡言亂語。〔翠〕你是何人，張牙結舌。〔趙〕你連秦川縣的夫人，都不認得麼。〔翠〕好賤人啊。〔翠唱搖板〕你將我鳳儔鸞交佔，無廉無恥下賤不堪。〔趙〕你說我無有廉恥，佔了你的丈夫，既是你丈夫，可有婚書八字帖，拿來我看。我的氣量是很大的，馬上還你丈夫，你要是沒有啊，嘿嘿，今天太太要辦你個破壞成約的搗亂治安。〔翠〕住了，我乃我的義父崔文遠，就是他的親伯父爲媒，要什麼庚帖。〔通〕不要與他多講，門子吩咐人役走上。〔門子〕人役走上。〔衆役上白〕參見老爺。〔通〕站立兩廂，速將我家偷盜的賤婢宣剝了。〔衆役將翠吊介〕〔趙〕看皮鞭伺候。〔打介翠罵介〕〔翠〕好賤人，好賤人啊。〔趙〕哈哈，你越罵我越打。〔唱搖板〕今日叫

你筋骨斷，嘗嘗手中無情鞭。〔通〕人役與我一齊打。〔衆役打介〕〔翠唱〕狠心冤家禮不端，搜搜鞭下如雨點，皮鞭落身似刀挖，但願東嶽早來獻。〔翠頭〕狠心的賊啊。〔唱〕閻王殿前冤報冤。〔通唱〕殺在頭上還強辯，能牙利齒也枉然，手持皮鞭除後患。〔趙〕且慢。〔唱〕再與老爺說根源。〔通〕夫人爲何攔阻。〔趙〕我說老爺，他乃是偷盜的逃奴，就該將他發配到也合理。〔通〕就依夫人，人役將這女子帶下去聽候發落。〔役扯翠下〕〔通〕夫人，今日氣着了，請到後面，待下官將此案辦完，再來陪伴夫人。〔趙〕將他遠遠發配，頂好買通解子，半路上將他殺死，豈不斬草除根。〔通〕是是是。〔趙〕照辦沒錯。丫環人參燉燕窩拿來與我。〔丫環趨同下〕〔通白〕來吩咐升堂。〔四龍套上〕〔通〕喚劉仁進見。〔劉仁上白〕身在公衙內，官差不自由，參見老爺，有何吩咐。〔通〕今有我冤家逃奴張翠鸞，偷盜金壺玉盞，今日拿住發配，命你爲長解，附耳上來。〔暗遞銀介劉接介〕〔劉白〕是是是。〔通〕帶女犯。〔門子〕帶女犯。

〔差役引翠上〕〔通白〕將他面上刺逃奴二字。〔刺介〕
 〔通〕劉仁，將他發配沙漠海島，早早將他。〔暗使身
 段〕送到回來繳差。〔劉〕是是。〔通衆役下〕〔劉〕走
 啊。〔翠哭介〕噯啊。〔同下〕

〔張天覺內唱倒板〕一品當朝作忠臣。〔龍套校尉刀斧
 手與兒張天覺同上〕〔張唱西皮倒板〕日夜勤勞受苦辛。
 長思鄉土千里夢，鞍馬勞頓一年塵。可憐我父女
 遭失散。〔哭介〕翠鸞兒啊。〔雨聲介〕秋雨不住更絕
 魂。〔自〕與兒前面什麼所在。〔與白〕乃是臨江驛。
 〔張〕打道臨江驛。〔驛官上迎介〕〔張〕兩廂退下。〔衆
 下〕〔張〕與兒吩咐下去。老夫一路之上，鞍馬勞頓，
 在此休息，不准閑雜人等吵擾。若有人大驚小怪，
 定要責打與你。〔與〕是是是。〔張〕正是長江風送
 客，孤館雨留人。〔下〕〔與〕驛官驛官。〔驛官〕在這。
 〔與〕我告訴你說，廉訪大人一路之上，鞍馬勞頓，
 在此休息，不准大驚小怪。如有人吵擾，定要責打
 與你。〔驛官〕是是是，請至後面。〔同下〕

〔土地公跑小原場以杖擊地介〕土地婆上介二人作手勢開

滑稽介同下

〔翠內唱二黃倒板〕大雨臨盆，走無路，身體寒冷。
 〔劉〕喂，沙漠海島，離此多遠，一路之上，你是這樣
 哭哭啼啼，慢騰騰的，幾時才到我打死你罷。〔翠〕
 喂呀。〔唱搖板〕你爲人全無有慈悲之心。〔劉〕快走，
 別嚕囂。〔翠唱〕吹樹木飛沙石，狂風正緊，這大雨
 似箭穿，逼透奴身，又加着棒瘡發實難扎掙。〔滑跌
 介〕〔劉白〕怎麼着，走得好好的，跌跟斗，我打死你。
 〔翠〕慢來，慢來，哥哥這裏滑得很哪。〔劉〕人家走
 不滑，你走就滑，我走給你瞧，說是不滑，我把你打
 死。〔試走跌介〕哎啊。〔翠〕如何。〔劉白〕快扶我起來。
 這裏滑，你不能繞着那面走麼。〔翠哭介〕〔翠〕喂呀，
 〔唱〕走一步行一步，那得暫停。〔劉〕這是你偷東
 西的報應。〔翠〕不是呀。〔唱〕非是奴偷金銀名姓，
 自損，這都是崔甸士借刀殺人。〔劉〕你說借刀殺
 人，崔老爺跟你有什麼仇，有什麼恨呀，你說你的
 罷。〔翠〕你那裏曉得呀。〔唱〕另娶妻，害結髮，心腸
 毒狠。〔劉〕哦，你們原來是夫妻，哎啊，怪不得他給

我五十兩銀子。叫我中途路上把你殺了啦。〔翠〕
 哎呀，哥哥啊。〔劉〕別哭，起來走罷。〔翠唱〕似這等
 冤屈事向誰去云。〔劉〕別哭，我雖說救不了你，我
 也決不忍心殺你。我決不貪五十兩銀子，害你一
 條命。常言說得好：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我要是害
 了你，我豈不成了貪利的小人嗎？你看天上的雨，
 越下越大。總得想個法兒避避雨纔好。前面乃是
 臨江驛，咱們去避避雨再走。我扶你一把。〔翠〕多
 謝哥哥。〔唱〕聽說是有住處免強前進，不覺得來
 到了臨江驛門。〔劉〕到了臨江驛裏，面那位聽事
 〔驛官〕往來迎送不曾停，領給行糧是驛丞管待。
 欵差猶自可，倒是從人沒人情。是那個。〔劉〕老爺，
 我押解一女犯，行在此處。天降大雨，沒有什麼說
 的，求你行個方便。我們在這裏避避雨，明日早行。
 〔驛官〕來得不湊巧，現今廉訪使大人在這裏打
 了公館，你要在這裏避雨，大人怪罪下來，那個担
 待。〔劉〕你看雨越下越大，求你方便方便。〔驛官〕
 你在這台階上住一宿，可是這麼着，不准大驚小

怪的。要是大驚小怪，我要責打與你聽。見了沒有。
 〔劉〕是是是。〔驛下〕〔劉〕吩咐這樣話，咳，算我倒霉。
 沒法子，只好就在這兒住一宿罷。我怪餓的。〔摸袋
 介〕這裏還有塊燒餅，待我來吃點。〔翠見介〕〔翠〕
 哥哥，把我些兒吃罷。〔劉〕你要吃啊。〔翠〕哥哥，我
 餓得緊了。〔劉〕你想吃麼。〔翠哭介〕〔翠〕喂呀，哥哥
 啊。〔劉〕你別哭，也別嚷，我雖然人不好看，我的心
 軟，我多給些兒你吃罷。〔分餅同吃介〕〔劉〕好好兒
 快睡，明天咱們好趕路。你可別嚷啊。咳，好睡哪。〔劉
 睡起更〕〔土地公婆上〕〔張〕兒呀，你在那裏。〔土地公作
 傳話介〕土地婆作傳話介。〔翠哭介〕〔翠白〕奴好命苦呀。
 〔土地公婆二人各照白〕〔翠唱二簧原板〕冒風雨。〔土地公
 婆二人各照唱〕〔翠唱〕忍饑餓。〔土地公婆二人各照唱〕
 〔翠唱〕強把路追，棒瘡發，筋骨痛，怎能成眠。〔土地
 公婆二人各照唱〕〔翠〕這雨聲，振心絃，難以合眼。張
 翠鸞度一日似度一年，我那蒼天爺啊。〔土地公婆
 二人各照唱〕〔張驚介〕〔張〕呀。〔唱搖板〕遠聽得哀哭聲
 添我悲慘，恰好似我的兒就在面前。〔白〕啊，那有

這樣喧嘩之聲，興兒與兒，〔興應張打興介〕〔張〕好奴才，老夫怎樣吩咐于你，不准喧嘩，外面何事，這樣大驚小怪，〔興白〕老爺別打，我去問來，驛官驛官，〔驛官上興打介〕〔興〕我怎樣吩咐與你，不准喧嘩，外面何事，這樣大驚小怪，我還打你，〔驛官〕別打別打，我看看去，〔興下〕〔驛官〕定是那個解差，〔打劉介〕

〔劉〕哎，啊，怎樣啦，〔驛官〕我怎樣吩咐於你，不要吵擾，什麼事，這樣嚷，〔劉白〕你可別打，我看看去，〔驛官下〕〔劉〕哈哈，我說你別嚷，你嚷了，叫我挨打，不行，我非打你不可，〔翠哭介〕〔翠白〕喂，啊，哥哥啊，

〔劉〕別哭，別嚷，我不打你，你好好兒睡罷，哎，啊，真睡哪，〔睡介〕〔張〕兒呀，想死爲父了，〔土地公婆二人各照白〕〔翠〕我張翠鸞好命苦也，〔土地公婆二人各照白〕〔翠唱搖板〕淚似湘江水涓涓，暗泣悲更叫慈顏，若得今生見一面，縱死黃泉也甘心，〔土地公婆二人各照唱〕〔張唱搖板〕淮河翻船已有年，原來我兒在世間，父女相逢隨心願，〔土地公婆各作傳話手勢介〕

〔劉白〕哎呀，好睡哪，〔張〕呀，〔唱〕何人驚醒我好

夢圓，〔白〕我睡夢之間，聽得女兒與我講話，何人驚醒我好夢，興兒與兒，〔興應張打興介〕〔興〕別打，我問去，驛官驛官，〔驛官上興打介〕〔驛官白〕又怎麼啦，〔興〕我怎麼告訴你，不許嚷，爲什麼又這樣大驚小怪，〔驛官〕別着急，我問問去，你請至後面，〔興下〕

〔驛官打劉介〕〔劉白〕怎麼啦，〔驛官〕我怎麼跟你說，不許吵，如今廉訪使大人在此打睡，不許嚷，別害我挨打，這是怎麼回事啊，〔劉〕你別生氣，我看看，你請歇着罷，我們不吵啦，〔驛官〕〔劉看翠介〕〔劉〕哈哈，我越說不叫你嚷，你偏嚷，我還是打你出出氣，〔翠哭〕哎呀，哥哥，〔劉〕別嚷，別嚷，我不打你，你再哭，我可吃罪不起，你好好兒睡罷，〔翠〕是，〔劉〕哎呀，好睡哪，〔睡介〕〔翠〕想我張翠鸞，若有父親在此，誰敢來欺侮於我，〔土地公婆二人各照白〕〔翠哭〕喂呀，

〔唱搖板〕哭一聲，老爹爹難得相見，老爹爹啊，〔土地公婆各作傳話手勢介同下〕〔張唱〕這聲音我越聽越在耳邊，〔白〕興兒，〔興上張打興介〕〔張〕外面又有何事，喧嘩，〔興〕我再去看看，驛官驛官，〔驛官上興

打驛官擔介〔興〕怎麼啦。還是大驚小怪的。〔驛官〕待我看看去。〔驛官打劉醒擔介〕劉又來啦。〔驛官〕便宜你。我也沒有打着。我再三同你說。別嚷。如今大人問下來啦。〔劉白〕你不知道。我告訴你罷。是我押着這個女犯。他有滿腹含冤。他在那裏哭着。〔驛官〕我回稟一聲去。〔見興介〕〔驛官〕我說上司老爺。有一長解。押着一名女犯。有滿腹含冤。他在那裏哭哪。〔興〕候着回稟大人。有一長解。押着一名女犯。有滿腹含冤。他在那裏哭哪。〔張〕驛門離此多遠。〔興〕有一箭之地。〔張〕哦。有一箭之地。離此甚遠。聽得如此在耳。其中必有冤情。與兒將那女犯帶進驛館。老夫親自審問。〔興〕是是。驛官。我家老爺說啦。將那女子帶到裏邊。老爺要親自審問。〔驛照白〕劉是是。〔指翠〕你嚷罷。大人吩咐下來。把你帶到裏面。大人親自審問。問得好了。還好問得不好。連你帶我腦袋就要分家啦。〔翠〕但願將你我斬首。也免得受罪了啊。〔劉〕倒說得好。聽把你斬了。你是犯罪的。該死。我招惹誰啊。我死

得多麼冤枉吓。〔翠〕也是你命該如此。〔劉〕得啦。別說吉慶話啦。待我與你報門。〔報門介〕女犯告進。〔同跪介〕女犯當面。〔張〕那一女子。爲何不抬起頭來。〔翠〕有罪不敢抬頭。〔張〕恕你無罪。〔翠〕謝大人。〔張驚介〕〔張〕你可是翠鸞兒。〔翠〕你可是爹爹。〔張〕兒吓。〔劉脫練帶自己項上介〕〔張唱搖板〕一見女兒淚滿面。這樣光景心痛酸。我兒因何把罪犯。披枷帶鎖爲那般。〔白〕兒吓。自淮河翻船之後。爲父無一日不思念與你。你這三載在那裏安身。爲何身穿囚服。你倒底犯了什麼罪過啊。〔翠〕哦。爹爹呀。自從淮河翻船之後。多蒙崔老丈相救。認爲我義女。是他有一姪兒。名叫崔通。我義父主婚。將女兒終身許配與他。誰想他進京趕考。得中頭名狀元。欽放秦川縣令。我奉義父之命。前去尋他。誰想他停妻再娶。辜負糟糠。不認與我。還則罷了。反說我是他家逃奴。將兒面上刺字。發配在沙漠海島。幸得蒼天保佑。得與爹爹相見。哎。爹爹呀。快快與兒作主呀。〔張〕好賊官哪。〔唱搖板〕咬牙

切齒恨狗官。知法犯法理不端。〔自〕兒啊。既是崔通要害你。一死這解子可曾毒待與你。〔翠〕他麼。〔劉〕小姐別忘了吃燒餅啊。〔翠〕還好。〔張〕起來。校尉走上。〔興〕校尉走上。〔四校尉上自〕參見大人。〔張〕站立兩廂。〔校尉〕有何吩咐。〔張〕命你等速將秦川縣令拿來見我。〔翠〕且慢。代兒親自前去拿他。〔張〕既然如此。與兒將老夫大轎與小姐坐去。解子同校尉捉拿崔通。本使隨後就到兒啊。你隨他們去罷。〔翠〕兒遵命。〔同下〕〔張自〕人役走上。〔四龍套上〕打道秦川縣去者。〔同下〕

〔崔文遠內白〕好大雨啊。〔擗傘上唱搖板〕心中可恨秦川縣。一去三載不回還。顧不得冒風雨急忙前進。〔擗頭下〕

〔趙女崔通同上〕〔通〕翠鸞發配沙漠島。〔趙〕斬草除根多麼好。〔通〕我的眼皮跳。〔趙〕想必喜來到。〔四校尉劉仁翠同上〕〔翠〕報仇雪恨在今朝。〔進內打通嘴巴〕〔翠〕崔通啊。賊子你喪盡天良。設計害我。不想蒼天佑。遇見我爹爹。作了廉訪使命我前

來捉拿與你。冤冤相報。校尉將他吊起來。〔校尉吊通介〕〔翠〕將這潑婦亦吊起來。〔趙〕慢。你是什麼人。敢拿秦川縣的夫人。〔翠〕你是夫人。有何爲證。〔趙〕有婚書八字帖兒。〔翠自〕拿來我看。〔趙遞介〕〔趙〕給你瞧。還有什麼假的。〔翠扯婚帖介〕〔翠〕吊起來。〔校尉吊趙介〕〔翠〕看皮鞭伺候。〔翠唱搖板〕大罵潑婦太不賢。〔打趙介〕忘恩負義怎爲官。〔打通介〕手執皮鞭着力打。〔打趙介〕今日打你報仇冤。〔打通介〕〔通接唱〕也是丈夫失檢點。念在夫妻饒一番。〔翠接唱〕不提夫妻還猶可。若提夫妻奴的心更酸。看在夫妻加力打。〔打通介〕活活打死你這無義男。〔趙接唱〕自古家無有全犯。何人有罪無人担。與我有什麼相干。〔翠接唱〕沙漠海島發配遠。奪我活命欺壓天。王法條條豈可犯。〔四龍套張同上〕〔張接唱〕代天巡狩法廷嚴。〔入座〕〔翠〕參見爹爹。〔張〕狗官現在何處。〔翠〕被孩兒吊在廊下。〔張〕解了下來。〔校尉解通趙介通趙跪介〕〔通〕與大人叩頭。〔張〕胆大的秦川縣。你爲何誣良爲盜。將我

女兒發配〔通白〕這都是賤人教與我的好主意。
 〔張〕你爲何停妻再娶。〔通〕他父言道，不允親事，不准我爲官，故而應允。〔張白〕住口。〔唱搖板〕學子結交考試官，停妻再娶喪心田。縱容潑婦第三案，王法承招欺了天。看過了先斬後奏上方寶劍。
 〔白〕斬。〔崔持傘暗上〕〔衆綁趙通介通出見崔介〕〔通〕哎。〔接唱〕雖一死見伯父留下一言。〔白〕列位，這是我的伯父，容我講個明白，行個方便罷。〔興〕快講來。〔通跪介〕伯父，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啊。〔吳介〕〔崔驚介〕〔崔〕姪兒起來，你犯了何罪，我是個窮民百姓，如何救得你啊。〔通〕啊呀，伯父說也慚愧，這是貢官之女，許我爲妻。〔崔〕呀，姪兒，你乃是有子妻子的人呀。〔通〕是啊，他父說不允親事，不許我爲官，故而娶了他，我那妻子前來尋我，是這賤人叫我毒打與他，將他發配在沙漠海島，不想遇見他父親張天覺，作了廉訪使，如今要斬姪兒，眼見姪兒身首異處，伯父，你要救我一救，你要救我一救。〔崔〕崔通吓，小奴才，恨我當初無才，不該將

我乾女兒許配與你，誰想你一去三載不歸，我叫他前來尋找與你，你不認他，還則罷了，怎麼反將他毒打，遠配沙漠海島，你的良心安在天理何存。幸虧你作了知縣，就六親不認了，你若作了宰相，你連祖宗都不祭了，我想猩猩亦不過會說話，鸚鵡也不過會說話，一個人活在世上，也不過會說話，不知禮義，人與禽獸何異哉。你這樣忘恩負義，我亦無有面目，去見我那乾女兒，我不管你的閑事。〔欲下介通扯衣介〕〔通〕哎，伯父呀，伯父若是不管，姪兒一死，何人與崔氏門中燒錢化紙，你要救我一救，你要救我一救。〔崔哀介〕〔崔〕咳，崔氏門中，就是這一點骨血，若是將他斬首，何人與我崔氏門中接續後代香煙啊。〔哀介〕起來，待我進去求情，看看你的造化。門上那位聽事。〔興白〕你是誰。〔崔〕我叫崔文遠，這裏小姐，乃是我的乾女兒，煩勞通稟小老兒求見。〔興〕原來是崔老爺。〔崔〕不敢。〔興〕啓稟大人，崔文遠求見。〔翠〕乃是兒的義父到了。〔張〕既是兒的義父，乃是救命恩人，與兒

吩咐崔通暫且停刑。大開正門。有請崔恩公。〔與〕
 大人吩咐。崔通暫且停刑。大開正門。有請崔恩公。
〔衆押趙女通下〕〔接崔崔驚介丟傘介進介〕〔張〕 啊。恩公。
〔同坐介〕〔翠〕 啊。爹爹。〔崔白〕 女兒你喫了苦了哇。
〔翠〕 爹爹。可曉得崔通之事。〔崔〕 崔通之事。我已
 知道了。奈他如今也知反悔。看在夫妻之情。將他
 饒了罷。〔翠〕 啊。爹爹。不必相勸。兒與他還有什
 麼夫妻之情啊。〔哭介〕〔崔〕 女兒啊。人非聖賢。誰能
 無過。祇要他改過自新。便算是個好人。兒啊。看在
 爲父的面上。將他饒了才是。〔張〕 啊。親翁。我想
 崔通。結交貢官。停妻再娶。誣良爲盜。種種所犯。皆
 無生理。豈可饒恕。〔崔〕 大人這裏來。〔張白〕 何事。
〔崔〕 崔通所犯之罪。十個死也是應當的。但恨小
 老兒當初無才。將令媛許配與他。今日若將他斬
 首。難道叫令媛。〔丟眼色介〕 大人三思。〔張〕 明白了。
 親翁高才呀。女兒崔通。雖然無良。他已悔過。况且
 我兒終身已定。若將他斬首。難道我兒再嫁不成。
 聽爲父相勸。還是薄責於他才是。〔翠〕 爹爹義父。

不必苦勸。兒情願削髮爲尼。立志不與負心人相
 聚也。〔唱搖板〕 爹爹義父休苦勸。有什麼恩情相
 顧憐。〔崔〕 令媛執意不允。如何是好。〔張〕 如若不
 然。叫崔縣令自己哀告去罷。〔崔白〕 大人的高才。
〔張〕 將崔通解下來。〔與廳下領趙女通同上〕〔通趙〕 謝
 大人不斬之恩。〔崔〕 起來。大人雖是饒恕你們。小
 姐在那裏。還是怒氣未消。你二人上前哀告。小姐
 怒氣消了。你們就活了。要是小姐怒氣不消。你們
 就死了。看你們的造化罷。〔通〕 遵命。〔唱搖板〕 廉訪
 使如坐在森羅寶殿。嚇得我戰兢兢。不敢多言。忙
 屈跪尊小姐。可痛憐念夫人啊。〔拉趙女跪介〕〔通唱〕
 我情願休了他。再配良緣。〔通白〕 夫人饒了我罷。
〔翠接唱〕 這一場將我的心腸哭軟。却忘了冒風
 雨。多受艱難。我有心鳴琴瑟。重開歡宴。〔趙〕 對啦。
 饒了他罷。〔翠〕 吓。〔翠打通嘴巴通打趙介〕〔翠唱〕 今日
 裏我與你永斷絲絃。〔崔〕 女兒啊。〔唱〕 今日裏如
 樂昌破鏡重圓。爲什麼不歡樂。只記仇冤。無奈何。
 雙膝跪叩求赦免。〔跪介〕 我今日似飛鳥重結鴛。

驚〔張〕女兒你義父跪下了〔翠扶崔起介〕〔翠唱〕無奈何饒恕了秦川知縣。尊一聲老爹爹聽兒一言。〔自〕兒有心將這潑婦也要臉上刺字。當作梅香使喚。方出我胸中之惡氣。〔張〕縣令將烏紗戴上。〔通應戴介〕〔張〕趙氏念你父在朝。曾爲吏部。免去臉上刺字。命你當作丫環。你可情願哪。〔崔〕當丫頭。你可願意不願意啊。〔趙〕當丫環。可要死不要死。〔崔〕當了丫環。末不要死了。〔趙〕只要不死。幹什麼都行。〔張〕如此與小姐更衣。〔翠〕丫環。丫環。〔通〕丫環是叫你啊。〔趙〕叫丫環是叫我啊。我還當我是夫人哪。〔通〕你是夫人的丫環。〔趙〕是這們再叫罷。〔翠〕丫環。〔趙〕有〔翠〕看衣更換。〔趙〕曉得。〔趙互換衣介。崔亦換衣介〕〔翠唱流水板〕叫丫環看過了八寶鳳冠。穿雲霞再加上五色披肩。〔趙唱〕奴情願作梅香任聽使喚。我情願爲奴婢妝台之前。〔通唱〕幸喜得並蒂蓮今生重現。死轉生又入了武陵桃源。〔崔唱〕這就是你親岳父還不見。〔通唱〕拜岳父又如同仰望泰山。〔張唱〕我

女兒年紀小多多照看。〔翠唱〕還望你憐惜我苦命嬋娟。〔崔唱〕休提起當年事許多磨難。皆因是偏遇着好事多磨。但願得你夫妻佳眉舉案。但願得不負文君白頭篇。〔同唱〕壽共百年。〔通〕想天下喜不過父子完聚。夫妻團圓。待下官殺猪造酒。慶賀宴席。與岳父大人伯父與夫人。把敬三盃。請至後面。〔張〕叨擾了。〔崔〕姪兒我末又是你的伯父。又算是你的岳父。還有一份媒大老爺的酒。我末要多飲幾大盃的。〔通〕這是應當的。〔崔〕應當的。〔通〕應當的。〔崔〕啊。〔通〕啊。〔張翠〕啊。〔三人同笑〕哈哈。〔衆人下〕

你不能這樣

家 銘

- 一有鎮靜的頭腦。
- 二有堅決的意志。
- 三有愉快的性情。
- 四有敏捷的動作。
- 五有創造的精神。

至理名言

眼中不着微塵。腦帶不留污影。
 欲達成功之路。先經奮鬥之門。
 儉能持操終身。勤可戰勝一切。
 英雄史是一帖。興奮劑。聖賢訓是千金有效方。
 修養千日。墮落一朝。識字易。識人難。
 我人座右。須常置亡國史一編。用以警惕。
 慾火之焚燒。雖消防隊亦無以為力。
 視赴國難。如赴舞場。則國家庶幾有救。
 欲洗國恥。須憑熱血。
 成功之果。常茂碩於勤園儉圃之間。
 欲免顛躓。務須腳踏實地。
 真學問往往在極平易之事理中。
 無形之暴風雨。能摧殘我心田之花。
 妻孥之交謫。其難受尤勝於路鬼之挪榆。
 甘從苦出。逸由勞生。
 庭有數竿之竹。室有萬卷之書。夏以招涼。冬以遣興。於世尚何求哉。
 宜蓄有用之書。不說無益之話。
 茶餘宜賞花。酒後宜啜果。

鄭逸梅

病於身。藥石可以療。病於心。非聖賢訓不足為功也。
 不治生產。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必致累己。
 無益之施捨。莫過於齋僧。無益之詩文。莫甚於祝壽。
 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
 書史是我嚴師。花鳥是我僕侶。
 放得眼開。處世自然有識。收得心住。學業不患無成。
 人格宜自尊。意氣當自抑。
 從寒冷時鍛鍊體魄。於貧窮中努力事功。
 青年勵己。晚年勵人。
 與其子孫接我血胤。不如事業留我遺規。
 吐虛言者。偶語真實。也不能見信於人。
 真正的才智。乃剛毅的志向。
 愚者的心在口。智者的心在心。
 多言者非多為者。半真實的虛言。最為可惡。
 真實為萬事之根本。亦為一切才力最大的要素。

鈞金龜——行路訓子

戲情

宋仁宗時，河南孟津縣有個老孀婦張氏，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叫張仁，小的叫張義。因為家計貧窮，好容易吃辛受苦，將兩子撫養成人，還替張仁娶了妻子王氏。這王氏乃是一個不良善的女子和張義，很不和睦，常住在娘家。後來張仁中了進士，做了祥符縣令，派人到家中報信，並且要接全家的人，都到衙中。那知這書信被王氏接着，她一看，並不告知張氏，偷偷的帶同娘家的人，到了祥符任所。既去之後，常常捏造了張氏許多的壞話，從中挑撥，使得張仁母子弟兄間，發生惡感。張仁也不察其真假，竟不將母親弟弟放在心中，也就不理他們了。可憐張氏絲毫不知，還以為王氏在娘家，早晚盼望兒子。這時張氏已老，不能做活，全靠張義釣魚爲生。有一天張義釣得一隻金龜，又聽見前莊周老頭說張仁已經做了官，就趕忙跑回來告訴母親。張氏起初還不甚相信，教張義再一查點，才知道全被王氏蒙蔽了。張氏悲忿非常，就教張義去找尋哥哥。張義去了之後，兩個多月，杳無消息。張氏心中非常掛念，總以為凶多吉少，就親自前去探望。一路行乞，到了祥符縣，見到張仁，就將他訓斥一番。問起張義，說是已經病死，問到得病的情形，他又說當時他不在衙中，所以不知。張氏心有異，走到靈前禱告一番，夜間果然夢見張義的陰魂走來，告訴母親是被王氏用一長釘刺死，請張氏到包公前去告狀伸冤。原來王氏看見張義的金龜，陡起不良之心，瞞着張仁，將他害死的。張氏既得了這夢，就假說到城隍廟去進香，趕到包公那裏告了一狀。包公將案情問明，將王氏訂了死罪，張仁也有不孝的處分。

登場人物表

康氏(老旦)

張 義(丑)

張 仁(生)

王氏(花旦)

釣金龜

〔康氏上唸引子〕家無隔夜糧。飢寒實難當。〔白〕老身生來命運薄。好似路旁草一顆。過了今年七八月。不知來年活不活。老身康氏。配夫張世華。所生二子。長子張仁。次子張義。長子進京求官。杳無音信回來。只剩張義一人。每日在孟津河下釣魚爲生。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正是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張義上白〕忙將河下事。報與母親知。參見母親。〔康〕罷了兒啊。今日打了多少魚。賣了多少錢。〔張〕孩兒未曾打得魚。賣得錢。打得一樣寶貝。〔康〕這寶貝出在大戶人家。想必是你偷得來的。快快還與人家送了回去。〔張〕母親。孩兒也不是偷得來的。那是在河下釣魚釣得來的。〔康〕拿來爲娘觀看。〔張〕是你可不要生氣。〔康〕爲娘不生氣。就是。〔張〕如此。待兒取來。母親請看。〔康〕待爲娘看來。〔取金龜細看〕哦。爲娘怎樣對你言講。三

樣魚不許你釣。黑魚。鮎魚。烏龜。你偏偏將這烏龜釣來。不聽娘言。就爲不孝。〔張〕母親不必動怒。待孩兒一言告稟。孩兒奉了母親之命。去到孟津河下釣魚。孩兒下了魚食。頭一釣。把這烏龜釣了起來。孩兒一看。是一個烏龜……〔康〕你就該放牠下去。〔張〕是啊。將牠放下去了。我又到上河裏去釣。又把牠釣起來了。〔康〕你就該再放牠下去。纔是。〔張〕牠吃了我兩回食。我豈肯放牠下去。又找了一塊石頭。打牠幾下。〔康〕豈不打死了。〔張〕我。一打。就打出屎來了。〔康〕噯。〔張〕我一看。是黃的。我想烏龜的屎是黑的。我閒聽人說。孟津河下有一隻金龜。想必被我釣上來了。〔康〕啊兒啊。人言金子是甜的。黃銅是苦的。拿來待爲娘嘗上一嘗。〔張〕遵命。待兒取來。〔康〕待爲娘嘗來。果然是甜的金子。〔張〕金子。〔康〕寶貝。〔張〕寶貝。〔康笑〕哈

哈哈兒啊〔唱二簧慢板〕兒孝心感動了天地神靈。上蒼不負苦命窮人。母子們得了這無價寶。只享那榮華永不愁貧。〔白〕兒啊。你我母子有了這寶貝。去到大街之上。換些銀錢。多買柴米。少買魚肉。〔張〕噯。如今有了銀錢。多買魚肉。少買柴米。〔康〕兒啊。有道是。常將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當有時。〔張〕如此說來。多買柴米。少買魚肉。待我去買來罷。哦。我想起一樁事來了。待我稟告母親知道。恭喜母親。賀喜母親。〔康〕爲娘喜從何來。〔張〕母親有所不知。哥哥進京。得中第八名進士。實授祥符縣正堂。豈不是喜。〔康〕此話當真。〔張〕當真。〔康〕果然。〔張〕果然。〔康〕待爲娘謝天謝地。〔張〕當謝天地。〔康〕兒啊。拿來。〔張〕拿什麼來。〔康〕拿報單來。〔張〕拿來。〔康〕拿什麼來。〔張〕拿書信來。〔康〕爲娘在這寒窰。那裏來的書信。〔張〕兒在河下釣魚。那裏來的報單。〔康〕此話那個對你言講。〔張〕周家伯伯。〔康〕想那周家伯伯。上了幾歲年紀。有些顛三倒四。你去問個明白。〔張〕待兒再去問來。

〔走向幕門〕啊。周家伯伯。我家兄長可是做了官了。〔周老在幕內〕正是做了官了。〔張〕爲何沒有書信前來。〔周老在幕內〕書信有的。被下書人下錯了。下到王家莊上去了。又被你王氏嫂嫂接去。收拾收拾。雇了兩乘小轎。直奔任上去了。臨行之時。講了兩句言語。〔張〕那兩句言語。〔周老在幕內〕要將你母子餓死寒窰。〔張氣得哭起來〕〔康〕兒啊。那個打了你了。〔張〕沒有人打我。〔康〕爲了何事啼哭。〔張〕周家伯伯言道。我家哥哥做了祥符縣正堂。是真的。〔康〕是真的。可有書信。〔張〕被下書人下錯了。〔康〕下到那裏。〔張〕下到王家莊上。又被王氏嫂嫂接去。收拾收拾。雇了兩乘小轎。直奔任上去了。臨行之時。留了兩句言語。〔康〕那兩句言語。〔張〕要將我母子餓死寒窰。〔康〕怎麼講。〔張〕要將我母子餓死寒窰。〔康〕好賤人啊。〔唱二簧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生。罵聲王氏狗賤人。手指着祥符縣高聲罵。寵妻滅母敗人倫。〔康白〕兒啊。你那兄長做了官。他不養爲娘。還是我兒孝道。你養爲娘的罷。

〔張白〕 呀啊。慢慢想當初有好吃的給我哥哥吃。有好穿的給我哥哥穿。如今他做了官不養活你。難道叫我打魚的兒子養活你。我亦不養活你了。〔康〕 什麼。你亦不養活爲娘了。〔張〕 我說不養活。你就不養活你。〔康〕 當真。〔張〕 當真。〔康白〕 果然。〔張〕 果然。〔康〕 張義。〔張〕 怎麼樣。〔康〕 兒啊。〔張〕 你不要說哭。你唱。我也不養活你。〔康唱二簧原板〕 叫張義我的兒聽娘教訓。待爲娘對姣兒細說分明。〔張〕 你不要說。我不要聽。〔康唱二簧原板〕 兒的父遭不幸。喪了性命。撇下了母子們。怎麼光陰。要爲娘守貞節。不聽旁論。皆因是兒年小。娘在中年。怕的是百年之後。身在九原。難見兒的。去世先人。我的兒啊。〔張〕 你說的好。我還是不聽。〔康唱二簧原板〕 有幾個賢孝子聽娘議論。待爲娘對嬌兒細說分明。〔張〕 好了。別鬧玩兒啦。〔康唱二簧原板〕 大舜禹畊田爲的是孝敬。王祥臥魚。萊子斑衣。孟宗哭竹。楊香打虎。這都是孝順的兒孫。我那不孝的兒啊。〔張〕 年紀大了。就會胡說。〔康唱二簧原板〕

有一排賢孝子。休得來論。還有那不孝兒。細聽分明。〔張〕 你今年說到明年。我還是不聽。〔康唱二簧原板〕 爲娘話若不相信。怕的是兒頭上有值日公曹。查看兒身。我的兒。你若是我娘來敬。自有那天爺暗地裏查巡。〔白〕 兒啊。爲娘與你講了半日。你可養活爲娘的了。〔張〕 你說了半天。我沒有聽見。我還是不養活你。〔康白〕 你當真不養活爲娘。〔張〕 這還有什麼假的。〔康〕 你不養活爲娘。我就要……〔張〕 你就要怎麼樣。〔康〕 我要到大街之上去討……〔張〕 哦。你要去討飯。丟你做官兒子的臉。難道丟我這打魚兒子的臉。你給我去罷。〔康〕 好奴才啊。〔唱二簧搖板〕 說了些好言語。奴才他不信。小張義在一旁。他不睬不聞。悲切切出窰門。長街去奔我的兒啊。〔張唱二簧搖板〕 那有個兒子不養娘親。〔白〕 母親不必動怒。孩兒我養活母親了。〔康〕 哦。你養活爲娘了。〔張〕 正是。〔康〕 好啊。〔唱二簧搖板〕 好一個張義多孝順。你兄長不思養育恩。母子雙雙寒窰進。〔張唱二簧搖板〕 孩兒起下登

程心〔自〕孩兒去到任上。找我那兄長〔康〕兒啊。你那兒嫂不孝之人。尋他做甚〔張〕孩兒去心已定。〔康〕爲娘也不攔阻於你。這裏有拐杖一根。到了任上打也打得罵也罵得。你問他身從何處來。〔張〕母親所養。〔康〕官從何處起。〔張〕母親的教訓。〔康〕我兒請上。受爲娘一拜。〔張〕母親豈不折殺孩兒了。〔康〕兒啊。爲娘並非拜你。乃拜你那無義的兒嫂。〔唱二簧搖板〕張義請上受娘拜。叫聲我兒聽開懷。你罵他不是我後代。爲何一去不回來。〔張唱二簧搖板〕辭別母親出窰門。〔康〕轉來。〔張唱

行路訓子

〔康氏上唸引子〕光陰催人似箭。滿頭蓬鬢如霜。〔唸坐場詩〕四季輪流不可當。金烏玉兔兩頭忙。姣兒上京無音信。倚閭懸望不還鄉。〔自〕老身康氏。配夫張世華。不幸早年棄世。所生二子。長子張仁。次子張義。張仁上京得中二甲進士。叨蒙聖恩。出授祥符縣正堂。修有家書。回來接我母子到任。同

〔二簧搖板〕母親有話快講明。〔康〕兒啊。你此番前去。必須早去早回。〔張〕却是爲何。〔康〕我恐你那無義的兒嫂。暗算於你。〔張〕呀。啊。〔唱二簧搖板〕母親一言來提醒。提起南柯夢中人。〔自〕我怕。〔康〕你怕什麼。〔張唱二簧搖板〕怕的此去喪了命。白髮人反送黑髮人。辭別母親往前奔。不見兒嫂不回程。〔哭叫〕母親老娘。啊呀。〔康哭叫〕張義。我兒。我的兒啊。〔張下〕〔康唱二簧搖板〕張義兒上了陽關嶺。不由老身痛在心。悲悲切切窰門進。且聽我兒好音信。〔自〕兒啊。〔康下〕

享榮華。不料被王氏父女。將書藏瞞。他二人上京去了。我命張義去往祥符縣探聽情形。一去二月。毫無音信回來。昨晚三更時分。夢見張義孩兒回來。站在面前。只見他七孔流血。口叫母親。孩兒已被他人所害。把老身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哎呀。兒啊。沒有此事。便好。倘有此事。叫爲娘怎麼得了。哎。

呀呀呀。夢中之言。不要信他。想老身獨守寒窗。飢餓難忍。不如往祥符縣一走。找尋我那張義孩兒。就此起程便了。〔唱二簧慢板〕恨只恨張仁兒把心來喪。爲什麼授高官不念親娘。寄家書怎由得王氏藏抗。接妻子享榮華。娘受飢荒。這事兒我不信。命兒探望。兩月正未見他轉回家鄉。自張義離別後。朝思暮想。每晚間夢顛倒難解其詳。無奈何。涉迢遙親自一往。可憐我年邁人苦受風霜。〔康下〕

〔張義魂上白〕可恨王氏太不良。七寸鋼釘把命傷。有心要見親娘面。怎奈陰陽不相當。我張義鬼魂是也。奉了母親之命。來到祥符。找尋兄長。不想王氏起下狠心。用七寸鋼釘。將我釘死。今母親到此。找尋於我。不免在此中途。顯出靈魂。與母相見一番。遠遠望見母親來也。〔康上唱二簧倒板〕夜黃昏直走到金鷄叫。〔張魂向前撲去。康驚倒地下。張魂下。康起立。〕〔康〕啊。適纔看見我那張義孩兒。披頭散髮。血流滿面。怎麼一時之間。看他。不見。哎呀。兒啊。你無有差錯。還則罷了。倘有差錯。叫我這六十三歲

的老婆子。依靠着那個。哦。是了。想是我年紀邁老。運敗時衰。在這中途路上。莫非我遇見了鬼。我是不怕鬼。啊。咳。我是不怕鬼。哦。是了。〔唱二簧迴龍〕却原來那烏鴉叫。我大吃一驚。〔白〕想老身行路已經數日。未知祥符縣還有多少的路程。待我前面問過明白。〔唱二簧搖板〕出門來只曉得往前奔走。並未會問祥符縣多少路程。〔康白〕列位大爺們。〔路人在幕內〕做什麼。〔康〕借問一聲。〔路人在幕內〕借問什麼。〔康白〕這裏到祥符縣。還有多少路程。〔路人在幕內〕此去祥符縣。還有五十里之遙。見有高大城郭。便是了。〔康〕多謝指教。〔唱二簧搖板〕爲我子走得我體酸足漲。一路上宿古廟。乞討村莊。但願得此一去。得見兒面。母子們回寒窰。仍度日光。〔康下〕

〔張仁上。唸引子〕得授朝廷欽選。理宜忠孝當先。〔白〕三更燈火五更寒。爲官容易讀書難。一舉成名光耀祖。當思父母養育年。下官張仁。仍河南孟津縣人氏。上京得中二甲進士。叨蒙聖恩。出授祥

符縣正堂自上任以來，落得清閒，只因兄弟上得京來，忽然身故，使下官終朝悲切，這也不然。今日心驚肉跳，不知舉何凶吉。〔家院暗上〕〔仁〕家院過來。〔家院〕有〔仁〕門上有事，即來通報。〔張下〕〔家院白〕是。〔康氏上白〕奔走蹊蹺路，不覺到祥符一路問來。此間便是祥符門上大哥在那裏。〔家院〕那裏來的。〔康〕此間可有張老爺衙門。〔家院〕正是。問他作甚。〔康〕相煩大哥通稟，只說河南孟津縣鄉鄰求見。〔家院〕站着，啓稟老爺，河南孟津縣有鄉鄰求見。〔仁在幕內應〕與老爺傳話出去。說老爺爲官清廉，從不週濟鄉鄰。〔康〕哦，這畜生做了官，連鄉鄰都沒有了，再煩大哥說上一聲。只說河南孟津縣有一婆子，年方六十三歲，前來問安。他若不信，只說蜂兒的母，密兒的娘要見。〔家院〕站着，啓老爺，外面有一婆子，自稱年方六十三歲，是蜂兒的母，密兒的娘，定要來見老爺。〔康仁上白〕哦，呀，原來太夫人到了，吩咐大開中門迎接。〔家院白〕是。〔家院〕叩見太夫人。〔康〕罷了。〔仁〕孩兒迎接

母親。〔康〕你可是張老爺。〔仁〕孩兒死罪。〔康氏白〕念老婆子山遙路遠，未便前來問安，望老爺恕罪。〔仁〕母親之言，孩兒吃罪不起，請母親台坐。孩兒請罪。〔康〕這是張老爺賜的坐位，我就大膽坐下了。〔仁〕孩兒罪該萬死。〔王氏捧茶上〕〔王〕老爺請茶。〔仁〕母親來了，王氏打茶來，上前見過。〔王〕婆婆來了，婆婆在那裏。〔康〕王夫人在那裏。〔王〕呀，婆婆。〔康〕王夫人可好。〔王〕我好，婆婆請來用茶。〔康〕且慢，我在河下吃過冷水，這茶不用了。〔王〕少用一些。〔康〕不用。〔王白〕不用就罷。〔作氣惱狀〕〔仁〕賤人還不下去。〔王下〕〔康〕你這畜生，到京得中黃榜，也該修書回家，教爲娘的得知，因何片紙全無，是何道理。〔仁〕哎呀，母親，孩兒上京得中之後，即要修書回家，迎接母親到任，同享榮華，不想岳父王松將書藏瞞，實非孩兒不孝。〔康〕這也罷了。〔仁〕看衣來，請太夫人更換。〔康〕不消，留與王氏夫人穿用。〔仁〕呀，母親到得衙來，茶也不喝，衣也不換，叫孩兒怎麼吃得起罪。〔康〕你既知孝心，

就該着人送到家中。難道爲娘山遙路遠。前來討吃討穿的不成。〔七〕孩兒不孝。〔康〕我且問你在家好在外好。〔七〕在家好在外也好。〔康〕在家有什麼好處。想爲娘在家衣衫襤褸。皮黃骨瘦。誰似你。在外享榮華受富貴。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緞疋。〔七〕母親教訓。〔康氏自〕你的官從何來。〔七〕官從書得來。〔康〕你的身從何來。〔七〕身從母親所生。〔康〕哎呀。畜生。你也知道身從爲娘所生麼。你還不與我跪下來。〔七跪下〕〔七〕哎呀。母親啊。〔康唱二簧正板〕自那日張義兒離別寒窰。朝也思暮也。想我好不心焦。〔轉唱二簧快三眼〕思前事不由我珠淚難忍。罵一聲張仁兒。你不孝的畜生。兒的父遭不幸。喪了性命。拋下了母子們弟兄三人。到如今實授那七品縣令。爲什麼忘却了四賢村。母子們弟兄的恩情。兒做官豈不知孝第忠信。兒做官豈不知不孝子孫。倘若百姓忤逆來送。那時間我的兒一樁樁一件件。誰是誰非。我的兒怎麼斷行。恨不得舉柺杖將兒來打。〔七哭〕哎。母

親啊。〔康唱二簧快三眼〕怎奈他受朝官暫且停留。〔七唱二簧原板〕有張仁跪二堂。低頭領教。尊一聲老娘親。細聽根苗。上京來中黃榜。修書捷報。恨只恨王氏女。把信臧過。到如今拋親娘兒行不孝。望母親恕孩兒天大罪條。〔康唱二簧原板〕張仁兒說此話。娘全不信。看起來兒也是鐵打的心。〔七〕孩兒萬死之罪。望母親恕過。請母親後堂用膳。〔康〕不用。爲娘在途中已經乞討過的了。〔康氏唱二簧原板〕富貴榮華爲娘我不受。喚出兄弟母子好登程。〔自〕兒啊。爲娘到了許久。怎麼不見你兄弟張義。〔七〕兄弟麼。人家請他吃酒去了。〔康〕哦。人家請他吃酒去了。〔七〕正是。〔康〕快快着人前去喚他回來。只說爲娘的到了。〔七〕是。哎呀。且住。兄弟已死。叫我把什麼人交付與她。事到如今。不得不說。不得不講。哎呀。母親兄弟一至衙來。不幸陡然身死。〔康〕你纔怎講。〔七〕陡然身死。〔康〕哎呀。不好了。〔暈倒〕〔七〕母親甦醒。〔康醒轉唱二簧倒板〕聽罷言來三魂渺。〔哭喊〕張義我兒兒呀。〔七〕這事怎

麼得了。〔康唱二簧搖板〕好似鋼刀刺我心。回頭便
 把張仁叫。兄弟之死究何因。〔白〕張仁。可曾與你
 兄弟相會過來。〔仁〕孩兒相會過的。〔康〕靈柩現
 在何處。〔仁〕現在後衙東邊書院。〔康〕帶路後衙
 爲娘前去一見。〔仁〕孩兒知道。〔康唱二簧搖板〕怪
 不得這幾日。心內跳。夢不想張義兒一命消。叫張
 仁帶路後衙到。〔仁〕是。〔康仁圓場〕週作爲已到後衙。
 〔康唱二簧搖板〕見靈堂不由人珠淚滾滾。〔白〕張
 義。我兒。哎呀兒啊。〔唱二簧搖板〕這冷水澆頭懷抱。
 冰指望兒到。祥符兄嫂相近。將兒送到那枉死城。
 哭姣兒祇哭得咽喉氣緊。再與那張仁兒細問分
 明。〔白〕張仁。你兄弟臨死之時。你可在衙內。〔仁〕
 孩兒下鄉踏青去了。回衙才知。〔康白〕何人殯葬。
 〔仁〕王氏殯葬。〔康〕你可驗得明白。〔仁〕孩兒驗
 得明白。〔康〕兒啊。只要你驗得明白就好。〔仁〕啓
 母親。兄弟已死。不能復生。請母親不必悲痛。上房
 安睡罷。〔康〕爲娘今夜不睡。〔仁〕一路受過風霜。
 焉有不睡之理。〔康〕爲娘今晚就在你兄弟靈前

打睡。〔仁〕孩兒在此陪伴母親。〔康〕你去陪王夫
 人睡罷。〔仁〕孩兒不敢。〔康〕要你陪伴什麼。還不與
 我下去。〔仁〕孩兒遵命。爲兒要盡孝。母命不敢不
 遵。〔仁下〕〔初更〕〔康〕兒啊。爲娘命你來此尋找兄
 長。不想兒竟歿於此間。思想起來。好不痛煞人也。
 〔唱反二簧慢板〕聽誰樓打罷了初更時分。縣衙中
 並無有一人聲音。〔二更〕〔康唱反二簧快三眼〕嘆姣
 兒得何病。喪了性命。與爲娘託夢兆述說冤情。你
 只望你兄長添緣有份。又誰知來到此作了鬼魂。
 娘這裏哭姣兒心痛難忍。我的兒啊。〔三更〕〔康接唱
 反二簧原板〕只哭得咽喉啞。娘好傷心。每日裏叫
 兒聲聲應。今日叫兒兒不應。這纔是黃梅未落青
 梅落。白髮人反送了黑髮兒的身。兒生在河南孟
 津郡。到此祥符作鬼魂。願兒今晚來訴定。爲娘我
 好與兒早把冤伸。〔康作熟睡狀張鬼魂上〕〔張〕蕩影
 無蹤。元陽已散。日化泥來。晚化風。我乃張義鬼魂
 是也。來此已是靈堂。哎呀母親啊。〔康氏驚醒着發
 抖〕〔康唱二簧搖板〕猛抬頭。又只見張義姣生兒兒

長他道兒早已喪命。那有那人死後又能復生。我本當下位去將兒抱定。〔張魂下〕「康」啊。方纔朦朧之間。只見張義孩兒蓬頭亂髮。七孔流血。一霎時就不見了。莫非他死得不明。哎呀兒啊。你若身死不明。今晚爲娘在你靈前打睡。有什麼冤情。託夢與吾。爲娘與你伸冤雪恨兒啊。〔康又睡着四更張魂上〕「張魂唱二簧搖板」城隍廟裏掛了號。三魂七魄赴九幽。一陣陰風吹來到。只見母親睡悠悠。兒奉命把兄找。一路來到祥符縣。到衙來遇着王氏嫂。七寸鋼釘把兒喪。包爺駕落城隍廟。陰陽雙斷不差謬。望母親與兒去代告。報仇雪恨兒冤消。我本當與母多衷告。金鷄三唱鐵馬搖。兒今仍歸陰司府。與母親陰陽兩隔不相交。〔張魂下五更康睡醒〕

「康唱二簧搖板」適纔間與姣兒言語未盡。醒來時不覺得汗透衣襟。夢魂裏聽兒把冤訴。却原來王氏害兒身。他叫我城隍廟把狀告。包爺面前訴冤枉。〔仁上白〕母住東書院。兒心不安然。母親請用茶。〔康〕兒啊。有銀子借幾兩爲娘使用。〔仁〕母親

要銀子何用。〔康〕爲娘一路而來。在城隍廟許下心願。現要買些香燭。前去酬謝。〔仁〕既然如此。孩兒與媳婦一同前去。〔康〕不用你們同去。〔仁〕命馬夫送母親前去。〔康〕爲娘千里迢迢。亦曾到此。城隍廟離此不過數里。要馬夫何用。快與我下去。〔仁〕是孩兒不能送母親前去。望母親早去早回。〔康〕知道了。你只管下去。〔仁下〕「康」張義我兒。哎呀兒啊。〔康下〕

自 助

枚 葉

有一句通俗的成語道。那是君自誤。我不能助君。亢爽率直。不比我們的社會。習於撓謙。不肯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們却記着罷。天助自助。永遠是顛仆不破的真理。自家不濟而乞憐於人。非但得不到幫助。往往反遭蔑視。給人看得一錢不值。所以最有效的方法。惟有萬事不向人去乞憐求哀。仰望人幫助。全憑自己去解決。一切困難。無論是個人或國家。

得 意 緣

戲 情

四川風火岩俠盜狄龍康，本是宋朝臣子的後人，他的父親，因為宋朝滅亡，殉國而死。元朝要捉拿他的家屬，龍康所以躲避到山中爲盜。一家男女老少，個個精通武藝。老母最爲驍勇，爲人又極嚴厲，寨中各事，都是她主持。後來龍康年已漸老，膝下止有二女，長女英鸞嫁了丈夫，已經死去，二女雲鸞還未嫁人。龍康特到成都訪選賢婿。雲鸞雖是女子，生性很是爽直，又帶有些孩子氣。聽見她擇婿，並無羞澀之態，竟要隨同父親到成都。四川本來多盜，經總督徐世忠辦理得法，一面剿捕，一面招安，方得平靖。那知徐世忠被奸臣陷害，革職鎖拿進京，就教這陷害的人代理總督。地方人民，都爲之不平，盜匪又都復行嘯聚起來。這時世忠有個外甥，叫盧昆杰，山東人氏，奉了母命，前來探看舅父。不料世忠已經革職去任，因此流落成都，不能回去。川資用盡，只得賣藝糊口。剛剛遇見龍康，龍康很是賞識，帶着他一同回去，就招爲女婿。昆杰和雲鸞既然成婚，二人常常談論武藝。有一天雲鸞特把自己專長的雙戟和雌雄鏢，演給昆杰看，並說及鏢的妙處和用法。昆杰聽了大喜，就要學習。雲鸞定要拜她爲師，方肯傳授。正說着，母親出來方罷。這時四川的官兵，剿匪很是嚴厲，大凡從前做過盜匪的，不問近來如何，都要剿滅。龍康有一舊部，因此特來求救。龍康本不答應，奈何他求之不已，只得許他單身前去探望，吩咐家中，不可放昆杰知道。不料昆杰已經竊聽明白，知道狄家乃是盜匪，心中大怒，想要逃走。因爲不捨雲鸞，爽性和她說明，要和她同歸省母。雲鸞初則不肯，後乃允許，同到祖母前說知。那知全家都不肯放行，而且狄家的向例，大凡收留的人，如要下山，必要殺出五道關寨。雲鸞知道母親和祖母所守的關口，最難抵敵。但是因爲丈夫絕意要走，只得冒險而行。到

了明天動身，旁的關口都已過去，只剩最後兩關難過。然而母女之間，總有不忍之心。又經二人苦苦哀求，終於放行了。

登場人物表

狄龍康(武淨) 狄母(老旦) 狄妻(正旦) 狄英鸞(青衣)

狄雲鸞(花衫) 郎飛虎(武丑) 郎虎(武淨) 雲集昌(武生) 徐世忠(鬚生)

徐憲(小生) 徐義(生) 盧昆杰(小生) 盧母(老旦) 阿合馬(架子花臉)

〔狄龍康上唸引子〕智勇雙全位爵御，承王法義氣平天。〔唸定場詩〕自幼心志欲擎天，半百年來未得緣。踏遍江湖非所願，英雄無計隱山邊。〔白〕俺狄龍康，祖居河南人氏，父為宋臣，因元朝奪了天下，我父盡忠於宋主，又恐累及全家，因此俺保定老母，隨帶家眷，巡游天涯。來至四川地面，路過風火岩，有郎飛虎在此為寇，帶兵下山，強搶客商。俺一見心起不平，救了客商，又將郎飛虎擒住。是俺愛他武藝超羣，饒了他的性命。後來投在俺的手下，外有嘍兵數千人，都來歸順，扶保俺為寨主。郎飛虎又將他的胞妹霞玉許我，以為側室。生下一女。

名叫雲鸞，年方二八，尚未許配人家。長女英鸞，新喪丈夫，立志守節。在這遠近居民，見俺仗義疏財，莫不額手稱羨。綠林好漢，都來拜山。俺以年事已高，正好收心隱居山林，不想搶奪錢財。因此又將衆家頭目，嚙囉等，散居四週山林，耕農度日。祇以膝下無子，雖有家業，缺少承受之人。為此意欲下山訪尋一位如意佳婿。日後也能得半子之靠，以防身後之事。可是上有高堂，不便自作主張。待我稟明母親，再作道理。兒有請母親。〔家院丫環引狄母上〕狄妻狄英鸞同上。〔狄母〕暮年喜得兒名顯。〔狄妻〕朝夕承歡伴膝前。〔狄妻〕仗義兒夫隨我願。〔狄英

驚。孀居獨自敬親顏。〔狄〕母親在上，孩兒拜見。
 〔狄母〕罷了，你也坐下。〔英〕祖母爹娘萬福。〔狄母〕
 罷了，你也坐下。〔英〕多謝祖母爹娘。〔狄母〕吓，兒
 吓。〔狄〕母親。〔狄母〕看你年將半百，單生二女，膝
 下無子，長女不幸孀居，次女又未受聘，綠林之道，
 豈是兒的終身之地麼。〔狄〕孩兒今已收心，遇事
 非義不爲，爲了二女婚姻大事，日夜憂慮，孩兒有
 心去往成都，擇訪佳婿，招配次女，有了半子之靠，
 也算完了一件心事，不知母親意下如何。〔狄母〕
 好雖好，若是兒要下山歸期，可有一定。倘若山上
 有了變動，須要預早準備。〔狄〕那是自然，來，去到
 山口，傳那舊時頭目前來敘話。〔家院〕遵命。〔家院
 下〕〔狄妻〕吓，相公，此番下山，須要仔細，你看大女
 兒守節，使你我終身無靠了。〔狄〕這是她命裏造
 定，焉能怨得別人呢。二女兒那裏去了。〔狄妻〕同
 丫環到花園演武去了。〔狄龍康白〕女孩子不可自
 幼放蕩。〔家院上白〕衆家頭目與舅爺俱在外廂
 伺候。〔狄龍康〕傳他們進來，女兒迴避了。〔狄英驚下〕

〔家院〕衆頭目進見。〔四嘍兵引李詠陳儀耶飛虎雲集
 昌同上〕〔耶白〕大王一聲喚，〔昌〕進寨問端詳，參見
 大王。〔狄〕俺有要事，要往成都一行，不定一兩月
 方能回山，因此將衆頭目請上山來，安排山寨之
 事，免得我在外耽心。〔耶白〕既然如此，就請發令。
 〔狄〕衆位頭目，各山口須要小心把守，吩咐嘍兵
 各安生理，不可擾害良民。〔耶〕山口若有買賣經
 過，如何發落。〔狄〕若有買賣，只可取其財，不可傷
 害人命，若有大買賣，我自然知道，等俺趕回山寨，
 你們切不可擅違我令。〔耶〕我等遵命。大王此去，
 可要我等暗地跟隨。〔狄〕若是有人同行，要員外
 相稱，不可叫我大王，各自留心把守去罷。〔耶〕我
 等記下了。正是：山寨緊防守。〔昌白〕莫懼虎豹狼。
 〔李陳耶昌同下〕〔狄〕母親請上，受兒拜別。〔英上〕〔狄
 母〕兒要早去早回，以免爲娘懸望。〔狄〕孩兒遵
 命。〔狄妻狄妻〕相公此去，當念正事在身，少管閑事，
 白髮老母在堂，必須趕早回來才是。〔狄〕毋勞多
 言，看衣更換。〔狄妻唱西皮搖板〕願相公此去平安

無恙〔狄妾接唱搖板〕必須要早回歸侍奉高堂。〔狄妻接唱搖板〕爲妻的終日裏倚門盼望。〔狄妾接唱搖板〕一路上見不平休要逞強。〔雲在幕內白〕丫環走吓。〔丫環引狄雲鸞上〕〔雲唱西皮搖板〕一時間看不盡野草閑花，使雙鏢那怕那虎豹豺狼。〔白〕哦，你們都在這兒說話，媽吓，你們說的什麼呀。〔狄妾〕在此閑談。〔雲〕爹吓，我看你這樣打扮，是往那兒去吓。〔狄〕爲父有要事出外去。〔雲〕好好帶着我去罷。〔狄〕爲父有大事在身，此去有千里之遙，你去不得。〔雲〕有什麼大事，我去不得啊。〔狄〕此去要訪個女婿吓。〔雲〕怎麼一個爺兒們，也要女婿嗎。〔狄妾〕不是呀，你爹與你訪個女婿去。〔雲〕哎，呀，你那下山去與女兒訪個女婿嗎。〔狄白〕正是。〔雲〕你老人家只管說出口來，不管女兒害臊嗎。〔狄〕有道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之常禮，有什麼害臊。〔雲〕哦，女大當嫁，是要女婿的。〔狄母〕是吓。〔雲〕那麼着，我就求求你老人家。〔狄〕求我做什麼。〔雲〕你那與我訪一個好一些兒的，可不要

像你這個樣兒，我可是不不要哩。〔狄〕哽，只要有本領，要什麼樣兒好吓。〔雲〕什麼話，終身大事，像我媽不揀不選呀，嗨，我到底不放心，還是一同去的好。〔狄〕唔，不要胡說，俺就此去也。〔唱西皮搖板〕拜別了高堂，母有違奉養，望夫人多殷勤侍奉高堂，訪着了乘龍婿，狄門有望。〔雲〕爹呀，早早回來，拜託拜託。〔狄接唱搖板〕不負我受辛苦，獨下山崗。〔狄下〕〔狄母接唱搖板〕見我兒下山去，我心難放。〔狄母下〕〔狄妻接唱搖板〕早晚間必須要訓教兒郎。〔狄妻下〕〔狄妾〕兒吓。〔接唱搖板〕從今後守閨中，休要放蕩，更不能隨意兒奔走山崗，且等着你父回合家歡暢，那時節我的兒配合才郎。〔同下〕

〔四侍衛四大將四下手〕中軍引阿合馬上。〔阿合馬唸點絳脣〕一步登高全憑計巧，烏紗帽錦綉羅袍，那怕人談笑。〔詩〕功名憑計巧，一品又嫌小，掃平海波濤，人心最難料。〔白〕下官阿合馬，元室爲臣，官拜大司馬，在朝與徐世忠不和，屢想設計害他，苦無機會，現有川湖地界，山寇結聯水寇，歷戰不休，左

班丞相下亭與小昂公保徐世忠掛帥前去征剿。未及半載，俱已平靜。聖上命他鎮守川湖，是我心懷不忿，結通右班丞相桑奇，合奏一本道他剋扣軍餉，結聯賊寇，有謀反之心。聖上大怒，命我將他拿問進京，發下餉銀十萬，安撫衆軍。又命俺實授其任，哈哈這一場好買賣，平白的就落我的手。中軍吩咐川湖去者，〔中軍〕衆將官川湖去者，〔衆人同下〕

〔徐世忠上唸引子〕

身受皇恩，幸喜得干戈平靜。

〔家院暗上〕〔徐白〕老夫徐世忠，奉旨征剿川湖賊寇，且喜大功告成。前者擒來水寇，斬首數千，還有七百餘衆，無法發落。曾命我兒去至城外打探，如若水路賊寇平靜，即將他等放回，免受一刀之苦。

〔徐靈上白〕山中狼烟淨掃，海內息波停濤。參見爹爹，孩兒交令。〔徐〕我兒回來了。〔靈〕回來了。〔徐〕打探賊寇消息，什麼樣了。〔靈〕孩兒奉令打探水面山中的賊寇，俱已平靜，並無餘黨。萬民感恩，就是山邊村莊有哭泣之聲，不知是何緣故。〔徐〕哦。

這山邊村莊，有悲泣之聲，內中必有冤枉，爲父自有道理。兒吓，爲父有樁心事，要與我兒言講。〔靈〕想是父帥後堂無母，單身之故麼。〔徐〕非也，只因你姑母嫁與盧門，生下一子，名叫盧昆杰，雖然年幼，武藝高強，不料爾姑父在任身亡，一貧如洗，流落舊郡，如何是好。〔靈〕既然姑父去世，何不將姑母接到衙內，兒與表兄共圖上進，豈不是好。〔徐〕我兒言來甚好，只是無人前去迎接。〔靈〕孩兒情願去接。〔徐〕我兒願去甚好來。〔家院〕有。〔徐〕與公子收拾行裝，喚徐義進帳。〔家院〕是。徐義進帳。

〔徐義上白〕主人受爵祿，奴僕也風光。小人與老爺叩頭。〔徐〕罷了。〔義〕喊小人進帳，有何差遣。〔徐〕命你隨定公子去往山東，接姑太太與公子到此。一路之上，須要小心伺候。〔義〕小人遵命。〔靈〕爹爹請上，孩兒拜別了。〔唱西皮搖板〕叩別了老爹爹，出門而往，那願得路途遠，星夜奔忙。〔徐義靈同下〕

〔徐〕來，吩咐升堂。〔家院〕升堂。〔中軍四劍子手四侍衛分兩邊上〕〔徐〕傳衆將進帳。〔中軍〕衆將進帳。〔四

大將上白〕參見元帥〔徐〕衆位將軍少禮〔四將〕
 元帥傳我等進帳有何軍情議論〔徐〕只因前者
 擒來賊寇尚存七百餘人依衆位將軍怎樣發落
 〔四將〕末將等聽得賊寇之中放出悲泣之聲定
 有受冤之人在內求元帥發落〔徐〕本帥也是這
 樣主意我想釋放他們不知衆位將軍意下如何
 〔四將〕元帥開恩萬民感激〔徐〕來將擒來賊寇
 一同帶上〔中軍〕元帥有令將擒來賊寇一同帶
 上〔四侍衛田龍田虎于判于蒙郎虎同上〕田龍〕元帥開
 恩〔徐白〕不必高聲報名上來〔田龍〕我叫田龍
 〔田虎〕我叫田虎〔于判〕我叫于判〔于蒙〕我叫
 于蒙〔郎虎〕我叫郎虎〔徐〕本帥看爾等皆是本
 地人民不忍殺戮今將爾等放回須要各安生理
 不許再作非禮之事如若再犯決不寬恕〔田龍〕
 小人感元帥天恩焉敢再犯〔徐〕來將他們一齊
 釋放〔田龍〕謝元帥〔五人同下〕〔徐〕來傳令四路
 總兵各守汛地亦不可懈怠〔四將〕得令〔旗牌上
 白〕聖旨下〔徐〕備香案接旨〔四侍衛四將四下手

一 中軍引阿合馬上〔阿〕聖旨下跪〔徐〕萬歲〔阿〕聽
 宣讀詔曰今有徐世忠尅扣軍餉結聯山寇有謀
 反之心欽命阿合馬執掌徐職即將徐世忠拿問
 進京旨罷謝恩來拿下了〔徐〕哎呀這是那裏說
 起〔唱西皮倒板〕平白的傳來了殺身音信〔轉西皮
 搖板〕一時間猜不出內中細情〔白〕哦哦是了〔接
 唱西皮搖板〕想必是阿合馬參奏我君聖天子信
 讒言拿問忠臣〔四將〕元帥忠心報國那有這道
 旨意想必是又被奸臣所害元帥不遵也罷〔阿〕
 此乃聖旨誰敢無故參害〔徐白〕衆位將軍不必
 鼓噪聖旨已下豈敢違抗我去之後你們各守汛
 地不可誤聽奸言惹動干戈老夫雖死亦瞑目矣
 〔四將白〕元帥遭此不白之冤末將等心下不安
 〔阿〕住了聖旨已下不得久停來將徐世忠押了
 下去〔徐〕唉〔四侍衛押下〕〔阿〕請印拜過衆將官
 本帥新接此任奉旨犒賞三軍來傳諭各府州縣
 限一日之內準備白銀十萬以助軍中犒賞之費
 不得有誤爾等回衙理事掩門〔衆人同下〕

〔盧昆杰上唸引子〕奉母命投親不遇，旅店孤單。

〔詩〕英雄落魄告人難，二十年來一脈殘。未得機緣空有志，不堪回首望江南。〔白〕俺盧昆杰，山東人氏，父爲冀州總兵，在任身亡，落得家業凋零，今奉母命來到四川投奔舅父徐世忠，尋個進身之地。誰想舅父又被奸臣所害，拿問進京去了。此去生死不明，想我盧昆杰欲回山東，奈無盤費，住居旅舍，欠下各帳，日後如何了結？我看今日尙早，不免出外走走。店家〔店家幕內白〕作什麼？〔盧〕俺要上街去了。〔店家幕內白〕早去早回。〔盧〕知道了，出得店來，好天氣也。〔唱西皮搖板〕名與利誤盡了英雄志量，似蛟龍未得水難奔海江。〔下〕

〔狄龍康上唱西皮搖板〕人烟蜜並無個英雄氣象，怎能得乘龍婿相配鸞鳳。〔白〕俺狄龍康爲了尋訪佳婿，下得山來，將近一月，並無合意之人。故爾繞路回山，前面爲何人烟集中，待俺前去看個明白。〔下〕

〔盧上唱西皮搖板〕顧不得臉含羞擺下拳場，這也

是大丈夫落魄悽惶。〔衆人分兩邊暗上〕〔盧〕衆位請了俺盧昆杰連日蒙列位相助，今日要耍幾樣兵器以爲奉敬。〔衆人〕我們這裏家家會耍刀弄鎗，你有別的本領，使出來我們瞻仰瞻仰，看得好，我們與你多多湊個份子。〔盧〕別的武藝不足爲奇，那傍有塊石頭，你們那位搬得動。〔衆人〕那塊石頭就是七八十人，也是搬牠不動，吓，難道說你能搬嗎？〔盧白〕你們搬牠不動，待俺把牠搬將過來。〔衆人〕你若真能搬得過來，我們多多與你湊份就是。〔狄暗上〕〔盧〕如此列位請看仔細了。〔唱西皮搖板〕俺不比伍子胥力量，〔搬石介〕〔接唱〕反惹得衆兄台見笑一場。〔衆人〕好大的氣力，咱們在此每人幫他一錢銀子，老頭兒你湊多少。〔狄〕俺是分文沒有。〔衆人〕人家費了這麼大力氣，難道你是白看嗎？〔狄〕他這個並不費力。〔衆人〕你說不費力，你去搬搬看。〔狄白〕俺若搬得動，便怎麼樣。〔衆人〕你若搬得動，我們大家幫你一兩銀子，你要是搬不動，怎麼樣呢？〔狄〕俺若是搬不動，情願

與你們每人十兩銀子。〔衆人白〕好。那麼你就搬呀。哎呀。〔衆人下〕〔狄〕你練的是外功。我乃是內功。是英雄者。狂否。其是無不能也。何足爲奇。〔盧〕俺有眼無珠。不識英雄。望乞恕罪。〔狄〕豈敢。〔盧〕俺正要習練內功。不得入門。老丈可肯賜教否。〔狄〕看你堂堂英俊。儀表非俗。欲練此功。何須賜教。百日之內。可望成功。不知壯士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到此何幹。〔盧〕在下盧昆杰。乃山東人氏。到此投親不遇。請問老丈尊姓大名。〔狄〕老漢狄龍康。此處百里之外。山谷村莊。若不嫌棄。請到舍下。當面傳授。不知尊意如何。〔盧〕好倒好。只是俺欠下店賬未還。老丈請先回府。容日到府拜望。就是。〔狄〕如此。我就隨你到店中。替你還清店賬。同行便了。〔盧白〕多謝老丈。但是萍水相逢。不敢過蒙台愛。〔狄〕我和你道義結交。相助何妨。請。〔同下〕

〔田龍田虎于判于蒙郎虎五人同上〕〔田白〕衆位賢弟。〔虎〕大哥。〔田〕你我前者被擒。蒙徐大人恩釋放。

回。真是死裏逃生。〔虎〕如今有了這樣青天大人。我等不必無故攪亂。免得大人耽心才好。〔田〕賢弟言之有理。且到陀龍山。見了江大哥。說明此事。再作商議便了。請。〔同下〕

〔四嚙囉引飛虎上〕〔郎〕衆頭目小心把守。〔衆〕是。〔狄盧同上〕〔狄唱西皮搖板〕幸喜得遇奇緣。遂我心願。〔盧接唱搖板〕行了些崎嶇。路山水茫茫。〔狄接唱搖板〕論姻緣。早定在三生石上。〔盧接唱搖板〕見白雲出山峯。一派天堂。〔郎〕吓。妹丈回來了。〔狄〕回來了。〔郎〕此位是誰。〔狄〕新交的朋友。〔郎〕妹丈路遠而來。同令友到舍下。小飲幾盃。〔狄〕我與敝友回去。再來少陪了。〔郎白〕如此。我來拜望罷。〔狄〕請。〔狄盧同下〕〔郎〕我看此人儀表堂堂。必是英雄。衆位小心了。〔郎四嚙囉同下〕

〔狄盧同上〕〔狄〕芳林曉雨梭。〔盧〕秀色滿山朋。〔狄〕已到舍下。壯士請。〔盧〕老丈請。〔狄〕如此。老漢帶路。〔家院上白〕迎接員外。〔狄〕罷了。見過盧爺。〔家院〕小人與盧爺叩頭。〔盧〕不敢起來。請問老

丈後堂還有何人。〔狄〕家母在堂。〔盧〕既然如此，待晚生叩見老夫人。〔狄〕這倒使得，來有請老夫人。〔家院〕是有請老夫人。〔狄母上白〕朝夕閉居念我兒去未歸。〔狄〕母親在上，孩兒拜揖。〔狄母〕我兒回來了。〔狄〕兒回來了。〔狄母〕此位是誰。〔狄〕孩兒新交的朋友。〔盧〕這就是老夫人麼。〔狄〕正是。〔盧〕老夫人請上，晚生盧昆杰叩見。〔狄母〕請起。〔狄〕來請盧爺書房更衣，安排酒筵。〔家院〕是。盧爺隨我來。〔盧〕多謝老丈。〔狄〕少時奉陪。〔盧〕請〔家院引盧下〕。〔狄母〕兒吓，姓盧的他甚等樣人。〔狄〕此人姓盧名昆杰，乃是山東人氏，到此投親不遇，困難異常，孩兒見他一表非凡，帶他前來，意欲將女兒終身許他，不知母親意下如何。〔狄母〕我看此人志氣昂昂，乃吾之佳婿，但是孫女性情怪僻，須要對她說明才好。〔狄〕孩兒自有道理，母親請至後堂。〔狄母〕親事說妥，速報我知。〔狄母下〕

〔狄〕孩兒遵命，安人快來。〔環引狄妻狄妾英鸞雲鸞同上〕。〔狄妻〕忽聞大聲喚。〔狄妾〕想是丈夫歸。〔妻妾

同白〕吓員外回來了。〔狄〕回來了。〔英鸞同白〕爹爹萬福。〔狄〕罷了，坐下。〔雲鸞白〕爹吓，我託你的事，與我辦好了沒有。〔狄〕不必多言，安人，我下山訪來一人，英雄氣概，人才出眾，女兒終身可托，母親已中意了，不知安人意下如何。〔狄妻〕女兒終身當遵父命，何須問妾。〔雲〕你們嘍哩，咕囉說些什麼話呀。〔狄妻〕你父與你訪了個女婿回來了。〔雲〕誰的女婿。〔狄妻〕你的女婿。〔雲〕我的事應當同我說。〔狄妾〕女兒終身當遵從父母之命。〔雲〕不錯的，女兒終身當從父命，不管人家後來做媳婦受氣，到了這種日子，難道說叫你老人家來替我嗎。〔狄〕依你要怎麼樣呢。〔雲〕依我呀，把這個人叫來給我看看，好就要，不好就算了。〔狄妻〕唔，賤人只管胡說，你敢違抗父命麼。〔狄妾〕吓員外，女兒婚姻大事不必猶豫，主意已定，那怕女兒不依。〔狄妻〕她敢怎麼樣呢。〔狄白〕如此，待我前去說明便了，正是，家有千百口，〔妻妾同白〕主權在一人。〔狄龍康狄妻狄妾先下〕。〔雲〕我說了環，你看他們都散

啦。這一件事想必是一定了。我可不放心。怎麼好
 吶。〔丫環白〕姑娘若是不放心。咱們去偷看看。

〔雲〕好。丫環帶路。走吓。〔唱西皮搖板〕女兒家婚嫁
 事。父母在上。終身事。更不能自作主張。〔同下〕

〔盧上唱西皮搖板〕住在這山寨上。自覺歡暢。望家
 鄉。想起了白髮高堂。〔自〕俺。盧昆杰。與員外本不
 相認。蒙他十分恩待。在這山谷中。亦有這等仗義
 之人。倒也難得。那傍桌下有書一本。待俺看來。哦。
 原來是兵書戰策。倒要看過仔細。〔狄龍康上白〕無
 端生煩惱。兒事挂心梢。〔盧〕吓。員外來了。晚生在
 府多多打攪。〔狄〕豈敢。既是相知。何用客套。請問
 壯士家中。還有何人。〔盧〕先父在日。曾做冀州總
 鎮。家中還有老母在堂。〔狄〕原來是位貴公子。失
 敬了。〔盧〕豈敢。〔狄〕賢昆仲幾位。可曾娶妻室否。
 〔盧〕手足凋零。隻身未娶。〔狄〕既然未娶。老漢所
 生二女。大女孀居。次女未聘。今欲許配公子。待日
 接老夫人到此同居。諒無推辭的了。〔盧〕員外說
 那裏話來。我蒙相留在府。此恩未報。怎敢有辱令

愛。况且婚姻大事。未經稟明老母。晚生不敢允承。
 容後再作商議。〔狄〕哦。呵。是了。想是無有媒人。不
 免請舅爺前來說合。公子寬坐片刻。我去去就來。
 奉陪。〔狄下〕〔盧〕哎呀。且住。看這老兒。要俺招親。這
 山谷中有什麼好看的女子。隨他去。我還是看書。
 〔雲在幕內白〕走吓。〔丫環引雲上〕〔雲〕丫環。咱們看
 看去。〔丫環〕姑娘不要走啦。到啦。〔雲〕怎麼說到
 啦。你先看看有人沒有人。他在那兒幹什麼。〔丫
 環〕姑娘。裏面就是他一人。在那兒看書呢。〔雲〕
 我來看看。悄悄。想必是認得幾個字。我再來看看
 他的模樣。好不好。腦袋好不好。哎呀。爹吓。怎麼就
 看中了他吓。〔丫環白〕還可以。不是小白臉兒嗎。
 〔雲〕我不要。〔丫環〕姑娘爲什麼不要。〔雲〕太白
 啦。也不好。趁員外不在這兒。咱們把他開發走啦。
 就結啦。〔丫環〕很遠的。把他請得來。他就肯走啦。
 嗎。〔雲〕不走的話。咱們就打吓。〔丫環〕打不得。員
 外知道了。那不是鬧着玩的。〔雲〕不怕。有我。我進
 去罷。你。你是什麼人。在此做什麼。〔盧〕好吓。敢是

仙姑下界前來點化弟子麼。〔雲〕咦，你是個呆子嗎？我問你那兒來的。〔盧白〕我吓，員外請我來的。〔雲〕請你來幹什嗎？〔盧白〕請我來作女婿的吓。〔雲〕請你來作女婿，就是你這樣兒嗎？還要回回爐，快快兒走罷。〔盧〕我本來要走，你家員外看中了我的人才，定要我做新姑爺的，我是不走的了。〔雲〕我家員外就看中了你這白臉狼嗎？不要胡說，快快走罷。〔盧白〕你叫我走，你是員外什麼人。〔雲〕員外是我爹。〔盧〕哦。〔雲〕這個乞丐。〔盧〕原來是小姐失敬了。〔雲〕你看酸起來了。〔盧〕吓，小姐，小生這廂有禮。〔雲〕你鬧禮也得走。〔盧〕先前本是要走，如今看見小姐，我就是死在此地，也是不走的了。〔雲〕我告訴你，你若不走，我就要動手啦。〔盧〕你我未拜天地，怎麼就要動手。〔雲〕敢是不懂動手，我是就要打你。〔盧〕親還未做，那有打新姑爺的道理。〔雲白〕這個東西不懂話，招打罷。〔盧〕倒有點本事呢，我來試試。〔雲白〕不好再來。〔盧〕好利害好利害。〔環雲同下〕〔狄耶同上〕〔狄〕吓，

公子，小女無知冒犯，老漢賠罪。〔盧〕吓，員外，方才那位小姐，她是何人。〔狄白〕前者與公子提親，就是此女，不知怎樣，她會到此冒犯公子，多多有罪。〔盧〕哦，就是令愛，如今員外還有何言。〔狄〕公子不允，恐無媒妁，故而請來舍舅，以為月老，冰人，公子意下如何。〔盧〕既承雅愛，岳父請上，待小婿拜見。〔唱西皮搖板〕這姻緣早定在三生石上，再一禮拜，冰人成就鸞鳳。〔狄〕姻緣已定，擇日完婚便了。〔耶〕今日就是龍鳳吉日。〔狄〕既然如此，待我稟過母親，賢婿請至書房更衣。〔盧白〕多謝岳父大人。〔盧下〕〔狄〕賢舅，你去吩咐頭領，不必恭賀，嘍囉等俱賞豬羊，喚雲集昌前來辦理喜筵，快去快去。〔耶〕是。〔耶下〕〔狄龍康〕有請母親。〔狄母上〕親事怎麼樣了。〔狄白〕俱已定當，稟過母親，即刻拜堂。〔狄母〕吩咐衆頭目，不許喧嘩，休要叫女婿看破形跡。〔狄〕孩兒吩咐過了。〔耶飛虎賈相人同上〕〔賈相〕恭喜老夫人，員外。〔狄〕好話多講，母親請至後堂。〔狄母下〕〔賈相〕這塊石頭既不小，一錢助他，也不

少有緣遇著英雄漢。美貌夫妻機關巧。有請新人。
〔環扶狄雲鸞上飛虎扶盧昆杰上〕〔賓相〕生來小姐性
乖張。偏遇多情白面郎。自到書房相看好。莫負夫
人金鏢鎗。請新人抬身進步。恭喜員外。〔狄〕各自
領賞。〔掌禮〕謝員外。〔掌禮下〕〔狄〕哈哈。〔狄下〕

〔四嘆兵引江壩海上〕〔江〕英雄佔山崗。威名四海
揚。俺江壩海。前者結通鎮江王。欲成大事。不料徐
世忠智勇雙全。斬我嘍兵七百餘名。又將鎮江王
擒去斬首。所存頭目四十餘人。未曾發落。也曾差
人前去打探。未見回報。〔報子上白〕啓大王。被擒頭
目回山。〔江〕有請。〔報子〕有請。〔報子下〕田龍田虎
子列于蒙耶虎同上。〔田〕吓。大哥。〔江〕衆位賢弟回來
了。請坐。〔田〕謝坐。〔江〕俺聞聽衆位賢弟被擒。正
要嘯齊嘍兵。前來搶劫。不知衆位怎樣釋回。〔虎〕
好個恩官徐大人。愛民如子。因此將我等釋放。又
勸我等改過。前非各安生理。〔江〕哦。真乃是我
的救命恩官。大家放心。各安生理才是。〔小頭目上
白〕啓大王。恩官徐大人。被奸臣所害。拏問進京

去了。〔江〕如今何人在此執掌兵權。〔小頭目〕如今
是阿合馬執掌兵權。四下曉諭。爲了捉拿餘黨。不
久要帶兵前來洗山了。〔江〕吓。衆位賢弟。徐大人
如此忠心。反遭陷害。真正可惱。〔虎〕大哥何不發
兵下山。也好搭救恩官。捉拿奸黨。〔江〕山上兵微
將少。恐不能成事。〔虎〕大哥不必憂慮。我那妹丈
狄龍康。佔住風火岩。他山上兵強將勇。我去請他
前來。何愁大事不成。〔江〕如此俺先領兵下山。去
往成都圍困城池。賢弟你連夜去見你的妹丈。統
領人馬隨後趕來接應。快去快去。〔虎〕得令。〔虎下〕
〔江〕衆嘍兵。攻城去者。〔江下〕

〔報子上白〕來此轅門。待我擊鼓。〔四侍衛四下手阿
合馬同上〕〔阿〕何人擊鼓。〔中軍〕邊報擊鼓。〔阿〕傳
〔中軍〕傳擊鼓人。〔報子〕叩見元帥。〔阿〕那路軍
情快快報來。〔報子〕小人打聽得陀龍山賊寇。帶
兵無數。將近城下。〔阿〕再探。〔報子〕得令。〔下〕〔阿〕
傳各營將官進帳。〔中軍〕各營將官進帳。〔四大將
上手〕〔衆白〕參見元帥。〔阿〕罷了。今有陀龍山賊

寇作亂。你等隨定本帥。一齊出城捉拿。〔衆〕得令。
〔四嘍兵四下手田于江同上〕〔阿〕反賊通名受死。〔江〕

俺乃開山王江壩海。來將通名。〔阿〕俺乃兵馬大

元帥是也。爾等屢次反叛。吾要盡力剿滅。以安社

稷。〔江〕住了。你這奸賊。屈害忠良。誤國專權。正要

滅你。好與萬民除害。〔阿白〕休得胡言。衆將官殺

〔田于二人被擒江逃下〕〔中軍〕啓元帥賊首敗走。餘賊

被擒。〔阿〕收兵進城。〔阿中軍同下〕

〔阿合馬衆人押田于同上〕〔阿白〕

今日被擒。也是你等惡貫滿盈。還敢立而不跪。麼。

〔田〕住了。我等爲了你這奸賊。屈害忠良。前來滅

你。恨不得碎爾屍首萬段。以消心頭之恨。今已被

擒。要斬開刀。何必多言。〔阿〕無志賊寇。還敢胡言。

來。推出斬了。〔衆將〕且慢。啓元帥。現在爲首的賊

寇在逃。必生後患。不如將衆寇暫且收監。一面追

拿賊首。一面起兵洗山。拿住爲首。一齊正法。元帥

意下如何。〔阿〕既然如此。來將衆寇暫且收監。押

了下去。〔田于同下〕〔阿〕烏之童寶聽令。〔烏之童寶同

白〕在。〔阿〕命你二人帶兵追拿賊首。不得有誤。
〔烏童同白〕得令。〔烏童同下〕〔阿〕掩門。〔衆同下〕

〔徐憲在幕內唱西皮倒板〕雖然是將門子自幼嬌

養。〔義憲同上〕〔憲唱西皮慢板〕那知道路途中朝夕

風霜。別嚴親奔荒山崎嶇道往。但能夠見姑母表

敘衷腸。〔白〕俺徐憲奉了爹爹之命。來到山東接

請姑母到任。同享榮華富貴。便與表兄共圖上進。

以了我父之心願。〔義〕吓。公子一路辛苦。幸喜已

到此間。老奴問過。前面已是盧林了。公子快快走

罷。〔憲〕說得有理。走吓。〔唱西皮搖板〕幸喜得一路

上平安無恙。不枉我別嚴親一路奔忙。〔義〕此處

已是盧林了。請公子下馬。待老奴問來。裏面有人

麼。〔盧母上白〕要知朝夕孤單苦。怎得吾兒覓封侯。

是那個。〔徐義〕借問一聲。此處可有一位盧昆杰

大小爺。〔盧母〕你們是那裏來的。〔徐義〕我們是

徐大人那裏來的。接請姑太太到任上去。〔盧母〕

哦。你們是徐世忠那裏打發來的麼。〔徐義白〕正是。

〔盧母〕老身徐氏。昆杰是老身之子。〔義〕原來是

姑太太小人叩頭。〔盧母〕請起。〔義〕我家公子也來了。〔盧母〕怎麼我那姪兒也來了。這倒難得快。快叫他進來。〔義〕是吓公子這裏就是的。快快進去見過姑太太罷。〔靈白〕待我進去。這就是姑母。〔義〕正是。〔靈白〕哎呀。姑母吓。〔唱西皮搖板〕見形容好一似嚴親一樣。却叫我忍不住淚洒胸膛。兒幼小失萱堂。蒙恩扶養。今日裏重相會。如見親娘。〔盧母〕兒吓。一路辛苦。不必悲傷。你且坐下。我有話講。〔靈〕姪兒告坐。〔盧母〕兒呀。你爹爹在任可好麼。〔靈〕朝夕縈思。姑母。所以命姪兒前來。迎請姑母到任。〔盧母白〕你表兄怎麼不同你前來呢。〔靈〕吓。姑母。我那表兄。他是幾時去的。〔盧母〕去了三月有餘了。〔靈〕姪兒起程二月有餘。想是路上走了叉。也未可知。〔盧母〕我兒從未遠行。況且他的性情不好。難道說途中出了什麼意外不成。〔義〕老夫人暫且放心。公子奉命前去。料無妨礙。我家老爺請老夫人速速起程。到了衙門。便知分曉。〔靈〕是吓。〔盧母〕姪兒你一路之上。多受風

霜。暫歇幾日。起程便了。正是。東風不解傷離意。吹卻底枝掃途程。〔靈〕關山何處人千里。一片歸心不自禁。〔同下〕

〔盧昆杰上唸引子〕春去夏來又轉寒。撇鄉思。母有數年。〔詩〕濃蔭綠柳照紗窗。風送蟬聲思故鄉。庭前花竹蔽日影。子規鳴啼增淒涼。〔白〕俺盧昆杰。山東人氏。奉了母親之命。到四川投奔舅父徐世忠。尋個進身之計。誰想舅父被奸臣參害。拿問進京去了。因此流落他鄉。多蒙狄員外收留。招爲門婿。雖然款待恩厚。只是這老兒行蹤詭秘。總說俠義之人。究非良善之輩。住屯山林。豈是英雄出頭之日。左思右想。好不愁悶人也。〔唱西皮搖板〕我這裏思故土無計可施。想老母止不住淚洒千行。〔雲在幕內叫〕丫環帶路。〔丫環狄雲鸞同上〕〔雲唱西皮搖板〕輕移步出綉閣。娉婷模樣。別粧台到廳前。日照紗窗。〔白〕相公。你在這兒幹什嗎。〔盧〕小姐來了。請坐。〔雲〕不用這個酸禮。你一早起來。也不在房中坐坐。就往外跑。莫非是嫌我罷。〔盧〕小姐說

那裏話來。我見小姐梳粧。故爾走了出來。〔雲〕我一早起來梳粧。你也該一旁伺候我。爲什麼跑出來。坐在這兒發愁。是怎麼啦。〔盧〕小姐有所不知。難道久坐待食不成。欲求功名。無門可入。恐誤小姐終身大事。〔雲〕你這話是真的嗎。〔盧〕此乃肺腑之言。怎說是假。〔雲〕常言說得好。富貴由命。嫁夫隨夫。〔盧白〕雖然富貴由命。到底是人要自爲。〔雲〕既要求取功名。你作一篇文章。我瞧瞧。我若是中了你。你就得中了。〔盧〕俺輕易忘了。難道武藝也忘了嗎。〔雲〕歇了罷。要論考文。或者朦得過我。若是考武。你就朦不了我。你這個本事。只好伺候候我罷。〔盧〕俺乃將門之子。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怎麼不如你。〔雲〕不用誇了。舊門之子。醋門之子。也不過酸倒牙罷。〔盧白〕你又知道什麼。〔雲〕我不知道什麼。今日閑着沒有事。我倒要考考你。丫頭把兵器拿出來。叫你姑老爺瞧瞧。〔丫環〕是。〔取雙戟與金鏢〕〔雲〕你認得這是什麼。〔盧〕這是金鏢。這是雙戟。〔雲〕怎麼使法。〔盧〕雙戟我

會一二。〔雲〕這鏢哪。〔盧〕這鏢也曾見過。只是兩般不一樣。倒要領教領教。〔雲〕告訴你。這戟是我媽媽教我的。使起來能破八面鵬翎。這鏢就難說了。〔盧〕鏢叫什麼名字。〔雲〕此鏢名叫雌雄鏢。又名陰陽鏢。乃是異人傳授。使法不同。〔盧〕怎麼不同。〔雲〕這雄鏢乃純陽。百步之外能取人。雖傷不能救。這雌鏢乃純陰。又在仙人丹爐內得一道陰光。練成。只在六十步取人。發必着。着必中。中必傷。傷必死。此乃仙傳。只有接法。無有破法。只有我媽能打能接。你這個本事。還誇口。算啦罷。不要叫我笑了你。〔盧白〕哈哈。我好喜也。〔唱南椰子三眼〕聽她言說得我眉開展。放這良緣才稱我英雄。心腸望小姐傳鏢法。細細言講。〔雲〕哎呀呀。你們爺們什麼不會。還要請教請教哪。〔盧〕小姐呀。〔唱南椰子三板〕俺若得功名就你也風光。〔雲〕呀。〔唱南椰子三眼〕只見他學鏢法。頗有志量。一片心圖上進。出仕朝堂。結髮情我合你婦隨夫唱。傳鏢法須勤苦。不似尋常。〔盧〕就請你傳授傳授罷。〔雲〕傳授

你好便宜的事呀。〔盧〕哎呀。你便宜我。難道去便宜外人嗎。〔雲〕你們作丈夫的總要占點便宜。學本事可不能夠。告訴你說罷。我媽吓。乃是仙師傳授的。須要焚香行禮。我是我媽教的。你就這麼一說。就學去了。須要叩頭尊師。〔盧〕哎呀呀。要怎麼樣纔學得會呢。〔雲〕要點上香燭。先拜仙師。然後在我面前行個師徒之禮。才學得會呢。〔盧〕哈哈。你我是夫妻。那有叫丈夫當作徒弟之理。哼。哼。豈有此理。〔雲〕尋常是夫妻。學本事就不能夠。自古無師不授。若是外人看見此奧妙。問你是何人教你的。你自然說是師父教的。難道說是自己女人教的嗎。〔盧〕如此我朝上一拜。就算拜了仙師。然後再請小姐教我罷。〔雲〕你先拜了仙師再說。〔盧〕仙師靈應。弟子拜過。〔雲〕拜了仙師。來來來。拜師父罷。〔盧白〕拜了仙師。還要拜什麼師父呀。〔雲〕告訴你。你如同小孩子上學。拜了聖人。再拜師父。〔盧〕哎呀。使不得。〔雲〕怎末使不得。〔盧〕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低頭跪夫人。〔雲〕黃金不過

是貴重之物。〔盧〕黃金不貴。何爲貴。〔雲〕你不知黃金有價。學無價。學出本事來。就是無價之寶。別人還求之不得哪。〔盧〕有什麼求之不得。俺乃堂堂男子。有治國安邦之志。屈膝與婦人。就是不能治家。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到底是使不得的。〔雲〕你先無師徒之禮。何能治國安邦。我也不用教你。你也不用學了。你也不用抱怨了。〔盧〕君子之志。正己而不求諸人。則無怨。有什麼抱怨。〔雲〕你那兒學了。這麼幾句書來。到我這兒。朦我來了。〔盧〕你倒底是怎麼樣罷。〔雲〕你既有君子之志。就不該浪蕩江湖。身無半點藝業。既是堂堂男子。就不該坐而食。既讀詩書。豈不知聖人有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才是治國安邦君子之志。哪。我瞧你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閒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盧〕怎麼樣。〔雲〕是無憂也。〔盧〕又怎麼樣。你只愿拜師父。自行束修以上。吾來嘗無誨焉。〔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盧〕你別以矣。我拜師父就是了。如此師父在上。弟子這裏拜。〔歌者在

幕內作咳嗽介。哽哼〔雲〕我媽媽來了。你先不用拜。

待我打她一鏢。叫你瞧瞧。〔盧〕你可別傷岳母。那

不是玩的。〔雲〕她會接。你別害怕。〔狄妾上唱西皮搖

板〕喜孜孜一家人同歡同唱。從今後放下了兒

女心腸。〔雲〕看鏢。〔狄妾〕小賤人敢是瘋了。〔雲〕

媽吓。你女婿要學鏢。我拿你試試。叫他瞧瞧。嘿。你

瞧見沒有。〔盧〕好。瞧見了。岳母小婿拜揖。〔狄妾〕

還是這樣頑皮。〔盧〕請問岳母。這雌雄鏢如此奧

妙。小婿可學得會否。〔狄妾〕此鏢乃異人傳授。奧

妙無窮。就是小女亦未經過親傳。賢婿只要用心

習學。待爲娘慢慢教導與你。〔雲〕你瞧這個師父

比我還強哪。〔盧〕多謝岳母。〔狄龍康上白〕欄外松

竹茂。堂前兒女歡。吓賢婿。〔狄妾〕吓員外。〔盧〕岳

父大人。小婿拜揖。〔狄〕罷了。坐下。〔盧〕多謝岳父。

〔狄〕大安人呢。〔狄妾〕上房侍奉婆婆。〔狄〕賢婿。

我意欲命你修書一封。接你令堂到來同享榮華。

你快快修書。也好命人前去。〔盧〕多蒙岳父大人

美意。只恐修書前去。家母見疑。小婿意欲回家。一

來見母一面。二來求取功名。不知岳父意下如何。

〔狄〕只要書信寫得明白。在此招親。再差人前去。

有什麼見疑。哦。呵。是了。你要回家。失我所望。不成。

〔狄妾〕呵。賢婿。你岳父看你人品出衆。故將小女

終身相託與你。原望暮年有靠。接你令堂到來。那

時再求取功名。也還不遲。〔盧〕只是坐臥不安。如

何是好。〔狄〕再作商議。〔家院上白〕啓員外。今有故

友要……〔狄〕知道了。安人賢婿迴避了。〔狄妾〕

歡娛畫堂集。〔盧〕雅志故里情。〔驛在一旁回看介〕〔雲

狄妾盧同下〕〔狄〕什麼故友。〔家院〕就是郎家二舅

來了。〔狄〕請他進來。〔家院〕二舅有請。〔耶虎上白〕一

腔俠義胆。星夜奔關山。妹丈。〔狄〕賢弟。〔虎〕妹丈

請上。受小弟一拜。〔狄〕賢弟少禮。請坐。聞聽賢弟

在陀龍穴。聚夥立寨。豐富太平。今日來此。必有所

爲。〔虎〕一言難盡。〔唱西皮搖板〕悔不該別兄妹。獨

自前往。投至在陀龍山。自立爲王。〔白〕我等四十

餘人。被擒。混在百姓之中。好個徐世忠。愛民如子。並

將七百餘人。盡行釋放。因此小弟們痛改前非。並

不再橫行。又誰知徐恩官反遭魔障。爲了要報前讎。今日特來會見妹丈。請助一臂之力。〔狄〕我早已收心。就是衆頭目。俱在山下務農。安心活命。一旦起事。難免惹禍燒身。〔虎白〕妹丈說那裏話來。就是綠林好漢。以義爲重。扶貧爲先。那賊曉諭四方。定要拿盡綠林。有道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若是妹丈有危急之事。難道小弟也能袖手旁觀麼。〔狄〕賢弟與我無犯。豈肯自去投火。〔飛虎上白〕開得不祥事。無故起風波。妹丈在那裏。〔狄〕吓賢弟打從那兒來。爲何這等慌張。〔耶〕妹丈大事不好了。大頭目在成都言說。軍營主帥屈殺良民。要捉盡綠林大盜。我等有強霸之名。不日官兵到來。請大哥急早預防才是。〔虎〕如何。〔狄白〕吓賢弟方才你兄弟言道。陀龍山人馬大敗。爲首的被擒了。〔耶〕哎呀。〔唱西皮搖板〕聽一言氣得我怒冲千丈。怎忍得衆兄弟屈遭身亡。〔盧暗上聽介〕〔耶接唱〕望妹丈發大兵動身前往。搭救那衆兄弟早回山崗。〔狄〕賢弟請起。想俺在此落寇。未曾擾害良民。若

是抵抗官兵。必定殺官劫庫。與造反無異了。〔盧下〕〔耶白〕只有救了衆兄弟。妹丈回山包管無事。〔虎〕妹丈殺官劫庫。一則與人民除害。二來除了自己後患。豈不兩全其美。〔狄〕也罷。我且同你前去探個虛實。再作商議。〔耶飛虎耶虎同白〕多謝妹丈。〔狄〕你二人先到山口。待我稟明母親。安排家務。然後同行。就是。〔耶飛虎耶虎同白〕是。〔狄〕回來。喚雲集昌來。〔耶飛虎耶虎同白〕遵命。〔耶虎耶飛虎同下〕〔狄〕來收拾行裝軍器。送到山口。倘若姑爺問你。就說往各村收租去了。〔家院〕是。〔家院下〕〔狄〕有請母親。〔狄母狄妻同上〕〔狄妻〕綠林本無憂。〔狄〕白。秋風吹面愁。〔狄妻〕青山原不老。〔狄母〕爲娘白髮頭。兒吓何事。〔狄〕兒開得官兵要來洗山。兒要到成都去探個虛實。不知母親肯允許孩兒前去。〔狄母〕想你收心久矣。又有官兵前來。是緣故。〔狄〕前者主帥原是清官。彼此無犯。如今爲奸賊掌權。屈害良民。我等舊有強霸之名。故來攪擾。必須探個虛實。也好提防。一二。〔狄母〕兒若一

人前去爲娘放心不下〔狄〕孩兒已約定大舅同行。若有不測。命他前來報信。寨外自有雲集昌把守。料也無妨。〔狄母〕你去則去。祇是你女婿。若要聞得此事。恐他疑心異變。〔狄妻〕這幾日不到上房問安。只怕他心已變了。〔狄〕我倒不妨。他若異變。我有舊規。干戈祖餞。山口有大頭目把守。諒他插翅難逃。〔狄母白〕兒吓。一路之上。須要小心了。〔狄白〕遵命。〔狄母唱西皮搖板〕願吾兒此一去。不遭風浪。〔狄妻接唱搖板〕一路上保平安。逢凶化祥。〔狄母狄妻同下〕〔狄唱西皮搖板〕都只爲義氣重親身。前往。顧不得披星月。一路風霜。〔雲集昌上白〕員外有何吩咐。〔狄〕我到成都搭救朋友。若遇官兵。吉凶未定。寨內之事。都有老夫人掌管。吩咐衆嘍兵。不可遠行。若見我佩劍回來。你可帶領衆兵接應。不得有誤。俺去也。〔唱西皮快板〕這時候比不得平安景象。衆嘍囉勤操演。休要慌張。〔二人同下〕

〔盧上白〕走吓。〔唱西皮快板〕這是我無主意。身入羅網。怎能夠離虎口。轉回故鄉。〔白〕且住。這老兒

果是綠林。方才聽他之言。要殺官劫庫。此禍非小。倘若是敗。怎能脫逃。我若隱身而去。又與小姐恩愛。若終身在此。豈不與賊寇同黨。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回到房中。用言語打動與她。尋個脫身之計便了。〔唱西皮搖板〕這也是爲功名。反遭魔障。真叫我進退難。無有主張。〔白〕丫環。丫環。〔丫環上白〕姑爺何事。〔盧〕小姐呢。〔丫環〕在夫人房中。〔盧〕叫她前來。〔丫環〕有請姑娘。〔狄雲鸞上白〕作什麼。〔丫環〕姑爺叫你。〔雲〕哎。你爲什麼在此。悶坐。〔盧〕小姐請坐。〔雲〕你爲誰生氣吓。〔盧〕爲你吓。〔雲〕我有什麼不好。〔盧〕非但你好。連你一家子都不好。〔雲〕吓。你可真沒有良心。我祖母爹媽。只因無子。所以招你爲子婿。待你如同骨肉一般。你我夫妻。不用說了。大概對得起尊駕罷。〔盧〕你們俱是一夥賊黨。〔雲〕我家乃官門之後。隴居山林。奴家也是千金小姐。你想想還配不得你嗎。〔盧〕什麼官門之後。分明是一夥強盜。〔雲白〕呀。〔盧唱西皮搖板〕夫妻情。你就該直言明講。爲什麼

到如今還要隱藏。(雲) 哎呀。(唱南梆子倒板) 夫妻情瞞不過從前之錯。(盧) 住了。既是夫妻之情。就該將此事早早說明才是。到如今還要隱瞞。你真該強盜之女。(雲) 呀。(唱南梆子原板) 又恐你心懼怕故而瞞藏。既知道你就該納解爲上。爲什麼出惡言辜負心腸。(盧接唱南梆子原板) 非是俺無情義良心味喪。大丈夫得恩愛。瞑目不忘。恨你父結交那狐羣狗黨。倘若是事敗露。一家慌忙。賢小姐你須要自思自量。可憐我拋別了白髮老娘。(雲接唱南梆子原板) 聽他言。倒叫我無有話講。尊相公快與我仔細商量。(盧) 適才聽了你父之言。要殺官却庫。倘若敗露。小姐呀。你何以救我。我死何惜。可憐我白髮老娘。在家懸望。小姐你是賢德之人。你心何安。(哭介) 母親哪。(雲白) 呀。(唱西皮搖板) 這時候倒叫我無有主張。問相公欲何爲。細說衷腸。(白) 相公。你既說出這番言語。你有什麼主意。直說明白。我是惟命是從。就是啦。(盧) 小姐不必悲傷。待我將實話對你說明。我要脫逃。怎奈你我夫

妻情重。不忍分別。哎呀。小姐呀。(雲哭介) 哎呀。夫哇。(盧) 你殺了我罷。(唱西皮搖板) 若同行免得我白髮懸望。便是個女丈夫。賢孝流芳。若不然俺一死再無埋怨。(白) 小姐呀。(接唱) 留下你這一世獨守空房。(哭介) (雲) 哎呀。算了。不用哭了。你是一定要走。只好跟你去就是了。(盧) 這便才算是稱我心願了。(雲) 趁此無人收拾。收拾咱們走哇。(盧) 待我辭別岳母。(雲) 你要辭別。只怕走不了罷。(盧白) 大丈夫來得明。去得白。那有不辭之理。(雲) 你一定要辭別也罷。我同你到上房。哀求祖母。與兩個媽媽。肯放咱們走也未可知。(盧白) 多謝小姐。(雲唱西皮搖板) 只恐怕狼心腸。反遭禍殃。(盧接唱搖板) 但願得隨人意。早回故鄉。(同下)

(二) 丫環引狄母狄妻狄英鸞同上。(狄母唱西皮搖板) 髮雖白。插花少年一樣。(狄妻接唱) 喜孜孜。一家人歡聚一堂。(白) 婆婆萬福。(狄母) 你等坐下。(狄妻) 告坐。(狄母) 吓。媳婦。你丈夫出行。並非尋常可比。恐有異變。我已吩咐衆頭目。每日操演。以防不測。

〔狄妻〕我也吩咐丫環們。在後花園操演。寨內器械。俱以齊備。只是女婿也要對他說明才好。〔狄妻白〕姐姐言之有理。他在此安身。將來也瞞不過他。莫若早早對他說明。以免他疑心異變。〔狄母〕等你丈夫有了確信。再與他說明不遲。〔盧雲同上〕

〔盧唱西皮搖板〕趁此時定巧計。逃出羅網。〔雲〕站住。進去好好說。不用像方才對我那個樣兒才好。〔盧〕要怎樣的說法。〔雲〕好好跪下哀求。若是惹反了婆婆。就走不得了。〔盧〕知道了。〔唱西皮搖板〕

苦哀求都只爲故土難忘。〔盧雲同跪介〕〔雲盧〕哎呀。婆婆。〔狄母〕你二人敢是傷了和氣麼。〔雲盧〕不是的。不是的。〔狄母〕快快講來。〔盧白〕哎呀你說。〔狄母〕爲何要言不言。〔狄妻狄妾同白〕女婿女兒爲了何事。快快講來。〔雲白〕我知道。〔狄母〕既然你知道。快快起來講。〔狄妻狄妾同白〕是吓。起來講吧。〔雲〕他才說。想他媽心都想痛了。大概是要回去。〔狄母〕哦。女婿你要回去麼。〔盧〕小婿夜夢不詳。思念老母。求婆婆開恩。〔狄母〕我一家恩待與

你。難道你一旦拋別而去麼。〔雲〕哎呀。婆婆吓。我也勸過他了。若是不放他回去。他可就要尋死啦。〔狄母〕他要回去。你呢。〔雲〕我呀。啊。婆婆呀。〔唱西皮搖板〕

嫁丈夫自然是隨夫前往。比不得老婆婆與我親娘。〔狄妾〕哇。〔接唱搖板〕小賤人休得要巧裝做樣。誰教你無孝心。拋別親娘。倒不如當面將兒命喪。也免得生離別一家悲傷。〔盧〕岳母吓。〔接唱搖板〕這是我爲老母朝夕思想。難道說她有母我無親娘。看此情斷不能逃出羅網。〔白〕也罷。〔唱搖板〕倒不如死塔前魂歸故鄉。〔狄母〕孫女兒呀。聽爲婆相勸。你不要與他同行。你丈夫要回去。待爲婆差人送去。接他母親到來。那時你夫妻相會。豈不是好。〔狄妻狄妾同白〕是吓。〔雲〕哎呀。婆婆啊。女兒既是出嫁。理當隨夫。豈肯夫妻分別。還能拆散我夫妻不成嗎。〔狄母〕聽你之言。莫非你夫妻一去不歸麼。〔雲〕他去找我跟他去。生是盧家人。死是盧家鬼。還是沒有散兒啦。〔狄妾〕哇。小賤人。你父下山未歸。背父逃走。世界之上。那有你還不

孝之女〔雲〕古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什麼不孝。〔秋母〕好個胆大的丫頭。在此利口。也罷待老身與你祖錢罷了。〔秋母欲要秋妾同下〕〔盧〕多謝婆婆好了好了。〔雲哭介〕〔盧〕小姐不必啼哭。到房中收拾收拾去罷。〔雲哭介〕〔盧〕走。〔雲〕走吓。〔盧唱西皮搖板〕這時候我才把愁眉展放。從今後歸故里不惹禍殃。〔雲哭介〕〔盧白〕小姐不用哭了。丫頭看茶。〔丫環〕姑娘請用茶。〔雲〕不用。〔盧〕小姐婆婆吩咐收拾起行。怎麼還是這樣悲傷。〔雲〕吓。〔盧〕吓。〔雲〕你不知死活的冤家。〔盧〕方才婆婆言道。與你我錢行。怎麼不知死活呢。〔雲〕你知道什麼叫祖錢。〔盧〕辦桌酒席。一家同飲。叫作錢行哪。〔雲〕糊塗冤家。咱們的禮與你們不同。〔盧〕怎樣的不同。〔雲白〕我告訴你。我家連丫環侍女。皆有本事。咱們若要出去。有五層山口。都有人把守。若能殺出一層。就算逃出一層。若是殺他不過。定喪刀下。〔哭介〕毫無骨肉之情。〔盧〕五層山口。都是何人把守。〔雲〕頭一層是我大媽把守。她使兩枝銅鞭。

能敵萬人。幸而左膀有殘疾。用鏢破之。能以出去。〔盧〕這二層呢。〔雲〕二層是我姐姐把守。雙劍雖強。非我對手。這第三層……〔盧〕怎麼樣。〔雲〕就是我母親。〔盧〕岳母吓。怎麼樣。〔雲〕要論本事。別說咱們兩個人。就是千人難逃她手。〔哭介〕常言道得好。虎毒不吃子。苦苦哀求。諒她不致於不放。這四層山……〔盧〕又是那個把守。〔雲〕是我婆婆。〔盧〕怎樣利害。〔雲〕她使的是一根鐵拐杖。打下如同泰山一般。毫無骨肉之情。憑我力量。那個也敵不住她拐杖。倘若閃躲不及。哎吓。性命難保。〔盧〕聽你之言。如此利害。莫讓俺獨自一人前去。拚着一死。也不連累小姐吓。〔哭介〕〔雲〕你獨自一人前去。我心何忍。一同前去。或者逃得出去。倘若不能同死無怨吓。〔盧〕多謝小姐。〔雲白〕丫頭。〔丫環〕有。〔雲〕將我所使鏢戟。首飾釵環。收在衣箱之內。黃金三百兩。打在姑爺的包袱之內。其餘交給與你。從今不能相見你姑娘了。〔丫環〕姑娘說那裏話來。我丫頭伏侍小姐。又教我武藝。怎忍

分別。我也跟隨姑娘前去。〔雲虛〕我二人拚命而逃。你如何去得。〔丫環〕同死一處。也是愿的。〔雲〕好多一個幫手。你快去收拾。等到天明起程便了。〔哭介〕〔虛〕爲何又哭吓。〔雲〕咱們一走就苦了我媽了。〔丫環〕姑娘不必悲傷。只要姑爺得了功名。來接員外安人。同享榮華。〔虛〕好吓。俺也答報恩情。〔雲〕看你那時再爭氣。〔虛〕管保與你爭氣就是了。〔雲回窰虛推雲同下〕

〔四嘍兵引雲集昌上白〕俺狄大王帳下大頭目雲集昌是也。大王到成都。將山口之事。付與俺執掌。方才老夫人有令。命俺帶領各山頭目。同到帳內。不知爲了何事。〔四頭目同上〕〔頭目〕大頭目請了。〔昌〕列位請了。〔頭目〕太婆傳齊我等。不知爲了何事。〔昌〕且到帳內打探便知。〔頭目〕請。〔丫環引狄母上白〕不展愁眉恨。兒女真無情。〔昌〕衆頭目打躬。〔狄母〕站立兩廂。〔頭目白〕傳我等有何吩咐。〔狄母〕衆頭目聽者。大王下山之時。所慮者。姑爺恐生外心。如今果應其言。你等將寨門緊守。東山

口命雲集昌把守。若是姑爺到此。不可放他過去。如敢稱強。要他的首級。違令者斬。〔昌〕姑爺乃骨肉之親。必須勸解才是。〔頭目〕大王回山。我等吃罪不起。〔狄母白〕老身相勸他不聽。我原言此乃不得已之舉。大王聞知。決不降罪爾等。速速去罷。〔頭目昌同白〕得令。〔衆同下〕〔狄母〕來傳衆位夫人進帳。〔丫環〕夫人進帳。〔狄妻狄妾〕參見婆婆。〔狄母白〕衆媳聽令。〔唱西皮搖板〕各山口緊把守。休要輕放。莫叫那薄情女。助郎稱強。〔狄妻接唱搖板〕老婆婆傳將令。誰人敢擋。只怨他無情義。昧喪天良。〔狄妻下〕〔英接唱搖板〕令一下。我只得親身前往。那願得姊和妹手足情腸。〔英下〕〔狄妾接唱搖板〕養兒女。只道是終身有望。又誰知到如今。無有下場。〔狄妾下〕〔狄母接唱搖板〕小畜生是黃葉飄蕩蕩。霎時間管叫她一命悽惶。〔狄母下〕

〔狄妻上唱西皮搖板〕且看他癡兒女。大胆來闖。恨無情執銅鞭。把守路旁。〔虛在幕內叫〕走吓。〔丫環虛雲同上〕〔虛唱西皮搖板〕從今後逃出了天羅地網。但

願得凶化吉早見萱堂。〔丫環〕來此頭層山口。大夫人在此。〔雲〕待我向前。〔盧白〕且慢待我去罷。〔雲〕小心了。〔盧〕大岳母小婿要告辭了。〔狄妻〕姑爺爲何去心太急。故來與你祖餞。〔盧〕不敢當。〔狄妻〕小女妝奩微薄。故將竹節銅鞭以爲祖餞。〔盧〕言重吓。言重吓。〔雲〕大媽事已如此。還求手下留情。〔狄妻〕哇。小賤人你父下山未歸。背父逃去。還敢強辯。吃我一鞭。〔雲〕女兒甘心受死。難道叫盧郎也受無故之屈麼。〔狄妻〕只恐他英雄氣短。〔雲〕母親難道不念兒女情長。〔狄妻〕休得利口招打。〔雲〕三鞭之下。無骨肉之情。恕女兒無禮了。〔狄妻〕小賤人真狠毒也。〔雲〕若是狠毒就不用金鏢了。〔狄妻〕我看你怎逃前關。〔狄妻下〕〔英上白〕休要動手爲姐在此。休想過去。〔盧〕大姨莫非有同行之意麼。〔英〕無同行之意。到有取你首級之心。〔雲〕姐夫死後。姐姐思想成病。小妹今日辭行。應該歡喜才是。〔盧〕是吓。〔英〕小婢無情有什麼歡喜。〔雲〕姐姐無手足之情。小妹就要告辭

了。〔英〕看劍。〔雲英相打英敗下雲盧丫環同追下〕
 〔狄妻在幕內唱西皮倒板〕嘆薄命空把那兒女撫養。〔狄妻上唱西皮搖板〕又誰知年幼人心似虎狼。忍不住心頭火怒冲千丈。他二人若到此命喪無常。〔盧雲丫環上狄妻打雲介〕〔雲〕哎呀。母親哪。〔唱西皮搖板〕望母親慢動手容兒細講。女兒家既出嫁。當隨夫郎。娘狠心一定要將兒命喪。哎呀。母親吓。百年後娘入土誰把坟上。哭介。〔盧〕岳母吓。小婿非是無義。爲人子以孝當先。小婿此去。一則探望老母。二則求取功名。若得寸進。難忘恩情。求岳母原諒這個。〔狄妻〕狠心小畜生。休得巧言。今日無情。便知將來無義。不如將你刺死。以消我忿。〔盧〕哎呀。岳母吓。小婿若昧天良。惟天可表。〔狄妻〕講來。〔盧〕岳母吓。〔唱西皮搖板〕若忘了狄家門恩高義。廣千軍營萬馬踏死在疆場。〔白〕岳母吓。小婿表明望岳母開恩。〔狄妻〕起來。你回家探母。乃是人子之道。只是這小賤人太狠心了。爲娘自幼乳哺。扶養成成人。與你招選夫婿。你既是情重。就該真言

告知為娘。反在婆婆面前。胡言利口。難道將為娘

養育之恩。付與度外。唱西皮搖板。養育恩反成了

冤孽魔障。兒女情今成了狹路螳螂。恨不得這一

鎗將兒命喪。盧昆杰接唱搖板。望岳母且息怒慢

作商量。岳母吓。不如將小婿殺了罷。雲。母

親容兒說個明白。再殺不遲。盧。是吓。狄妾講。

雲。母親。兒此去非貪愛。乃是兒孝心。狄妾。還

敢強辯。看鎗。雲。母親。想我家宦門之後。今為綠

林。若一朝被犯。兒死無怨。難道盧郎也受無故之

屈。倘若姑爺功名求就。那時骨肉團圓。女兒心事

表明。將兒殺了罷。狄妾。兒吓。你夫妻既有真心。

以圖。上進。為娘放了你們了。快快去罷。盧雲。多

謝母親。狄妾。轉來。盧雲。何事。狄妾。兒的鏢

法可全記得。雲。記得。狄妾。你將雙戟。托住婆

婆虎口。叫盧郎逃走。婆婆見外人逃走。豈肯傷自

己骨肉去罷。盧雲。多謝母親。盧推雲。環同下。狄

妾唱西皮搖板。實指望與兒女同歡同樂。又誰知到

如今獨自淒涼。狄妾叫頭下。

環引狄母同上。狄母。只為盧郎忘恩義。量他

插翅也難逃。盧雲。環同上。環。姑娘來了。狄

母。好畜生。竟自逃出關口。來了。此處不能容你

過去。盧。岳母既開恩相放。婆婆為何動此大怒。

狄母。你既敢逃到此關。胆量不小。來來來吃我

一拐。盧。婆婆吓。小婿此行是接我母親

侍奉婆婆。狄母。休得胡言。招打。盧。婆婆

婆他無良心。難道孫女也味喪天良麼。狄母。你

二人同逃。不將你們打死。難消我恨。狄母打盧雲。架

住。盧。環逃走介。狄母。外人逃走。焉能傷我骨肉。

這是天遣離別。來。將姑爺請回來。還有話講。環。

姑爺請回來。還有話講。盧。我是不回去了。

環。老夫人放你回去。盧。既是放我過去。有

話快快講。狄母。兒吓。但願你功名成就。老身百

年之後。你夫妻到坟前一祭。老身雖死在陰曹。也

是瞑目的了。盧。哎呀。婆婆吓。孫婿若是忘恩負

義。叫我天誅地滅。狄妻。上。賤人那裏走。婆婆將

他二人放走了麼。狄母。我將他二人放走了。

〔狄妻〕 既是婆婆開恩你們就去罷。〔盧雲〕 孩兒告辭了。〔盧雲同下〕〔狄母〕 來傳令山口說姑爺姑娘我已放他二人不許攔阻快去。〔同哭狄母狄妻同下〕〔丫環〕 遵命。〔丫環下〕

〔四侍衛引昌上〕〔昌〕 俺雲集昌奉了太婆之命把守山口不許姑娘姑爺過去來小心把守。〔盧雲同上〕〔昌〕 姑娘姑爺那裏去。〔盧〕 我同小姐回家探母。〔昌〕 太婆有令不許你二人過去。〔雲〕 太婆已經放我二人過去你還敢攔阻麼。〔昌〕 太婆將令

牛皋的旂杆

晏星符

是看過歷史或是看過岳傳的朋友大概都曉得牛皋是什麼時候人或許也曉得金兀朮是被他捉住的不用我來介紹了。去年我因為職務上關係到秦興去在那商業發達的黃橋鎮上略有耽擱並且看到當地父老相傳的宋岳飛部下牛皋將軍旂杆是在黃橋鎮上西圍門外交通銀行堆棧牆邊有一根不足一丈長茶杯粗的朽壞了的木杆孤立着據黃橋朋友告我說這就宋朝牛皋帥府的旂杆現在該區公所據說即是帥府不知確否本係兩根那根早已不知去向現在僅存此一根供人憑弔我們地方上因牠是相傳的古蹟屢次建築都設法將牠保存着但我聽了朋友的話總是懷疑着我想岳飛和牛皋抵抗金人收回失地他們的精神偉大是永久不朽的可是他們的肉體是早已沒有了這無知的旂杆竟可存留到現在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寫牠出來介紹給讀者。

森嚴不能放你。〔雲〕 我要動手了。〔昌〕 不敢違背太婆將令。〔雲〕 看鏢。〔丫環上白〕 呀大頭目聽者老夫人有令姑爺姑娘回家勿須攔阻。〔丫環下〕〔昌〕 得令。〔盧〕 如何。〔昌白〕 祇是大王面前何言答對也罷俺願跟隨姑爺姑娘前去不知可肯容留否。〔雲〕 祇要真心這也無妨快快收拾。〔昌〕 得令衆嘍兵俺跟隨姑爺姑娘前去不日就要回來老夫人大夫人若問就說俺跟隨姑爺去了。〔衆兵下〕〔昌〕 姑娘姑爺上馬。〔衆人同下〕

興隆會

戲情

潞陽王郭子興死後，遺命將兵隊歸明太祖朱元璋統帶。太祖仍舊立了潞陽王的兒子郭和爲王，自己則稱爲開基侯。不料有一劉福通心中不服，以爲兵權應當歸他掌握，就想害死太祖。於是請太祖赴宴，名爲興隆會。想在席間將他殺死。太祖看破他的奸謀，帶着吳楨同去，暗中防備。等到飲酒數巡，福通教部下舞劍，借此刺死太祖。當時吳楨拔劍起舞，斬死了那部將，保着太祖走出。福通領兵追來，常遇春剛剛帶兵前來救駕，將福通打退。

登場人物表

朱元璋（老生）

常遇春（武生）

吳楨（武生）

胡大海（淨）

沐英（武生）

劉福通（淨）

〔龍套四將劉福通上白〕一邊設下金鈎釣，那怕魚

兒不上鈎。〔中軍上白〕啓大王，明主駕到。〔劉〕擺隊

相迎。〔中軍〕擺隊相迎。〔衆同下〕

〔龍套大鎧吳楨朱元璋上龍套番將出城劉迎上〕〔劉〕御

弟。〔朱〕皇兄。〔劉〕御弟請。〔朱〕還是皇兄請。〔劉〕御

你我挽手而行。〔入城同下〕

〔胡大海上白〕進得城來，不知我主那裏去了。看

那廂老將軍來也。〔吳上白〕將軍在此做甚。〔胡〕俺

欲將戰馬拴在柳林，隨同老將軍前去保駕。〔吳〕

將軍此言差矣。〔唱二簧搖板〕望將軍說話欠思量。

大將無坐騎，怎赴戰場。望將軍牽戰馬高坡上，有

老夫保聖駕料也無妨。〔吳下〕〔胡唱〕老將軍秉忠

心，把國掌，威風凜凜氣剛強。我這裏且把山坡上，

准備戰馬再做主張。〔下〕

〔龍套番將大鎧劉扯朱吳隨上〕〔劉〕御弟駕到，孤家

未曾遠迎，面前恕罪。〔朱〕豈敢。小弟來得鹵莽，皇

兄海涵。〔劉〕豈敢。〔朱〕皇兄見召，必有所爲。〔劉〕

備得酒宴，要與御弟痛飲。〔朱白〕到此就要叨擾。

〔劉〕看晏請。〔朱〕請。〔劉〕來舞劍上來。〔番將要劍刺朱介吳陽番將介〕〔吳白〕大膽。〔唱搖板〕小番兒行事太狂妄。擅敢在酒筵前刺殺君王。事到如今。無有話講。殺了那劉福通。再做商量。〔斬番將衆攔介吳拉朱下衆追下放火朱上燒介朱跑下衆上跑圓場下〕

〔胡上兩廂看介〕〔胡〕站立在坡前用目望。又只見樓上放火光。倘若是有人將吾主來擋。今日裏我定要血戰沙場。〔下〕

〔朱上火燒介〕〔朱唱〕惱恨那劉福通賊奸黨。爲何故放號火焚燒百涼。四下裏火燄起無處逃往。怕的是君臣們難回朝堂。〔朱倒介〕〔吳上兩邊看介扶朱起介〕〔朱唱倒板〕一霎時燒得孤三魂飄蕩。又只見老將軍站立一旁。我君臣今入了天羅地網。〔吳唱〕那賊兵好似鐵壁銅牆。〔朱唱〕老將軍你一人怎能敵擋。〔吳唱〕但願得大兵到轉回朝堂。〔胡上唱〕牽戰馬來至在亂石崗上。只見那老吳楨扶保吾王。走向前請我主快把馬上。〔朱上馬急下〕〔胡〕老將軍與某同赴戰場。〔吳唱〕我這裏提鎗

把馬上。〔奪旗要鎗上馬〕〔吳〕要與番賊動刀鎗。〔同下〕

〔四上手沐英上白〕俺沐英那裏有喊殺之聲。登高一望。〔吳上劉追上打介吳敗下胡上打介衆羣場敗下胡追下〕〔沐〕乃是番兵與吾主交戰。待我向前幫助便了。〔劉隨衆同上〕〔劉〕看那廝殺法利害。來弓箭手

伺候。〔胡上衆追上打下劉上起打敗下胡追下四番兵帶弓箭手上埋伏介劉上胡追上衆放箭沐上救胡下〕〔衆同吳李

上沐背胡上胡哭介〕〔朱白〕你是何人。前來幫助。〔沐〕

臣沐英。救駕來遲。萬歲恕罪。〔朱〕你敢麼。就是錢

塘大漢。沐英麼。〔沐〕正是。〔朱〕久已聞名。今日相逢。孤之幸也。保孤回朝。定有封贈。〔沐白〕謝萬歲。

〔劉隨衆上朱打下打介吳沐敗下衆追下〕

〔龍套英雄常同上白〕俺常遇春。我主去赴興隆大

會。恐有不測。不免前去保駕。便了。衆將官。殺上前

去。〔劉隨衆人同上對陣起打介八股蕩連環衆敗下常追下衆

人同上入城閉城介常帶衆人追上城內搖旗介常三笑下〕

朱吳沐同上〕〔常衆人同上〕〔常〕臣常遇春。救駕來遲。

吾主恕罪。〔朱〕卿之功也。一同回朝。〔下〕

探 陰 山

戲 情

女子柳金蟬在元宵時節，隨同家人，出外觀燈，當時人多擁擠，不料和家人失散了。竟被一個無賴的遊民叫李保，圖財逼死。李保就將屍身移到一個書生顏查散的家門口，想來移禍於他。後來包公審問案情，看見查散是一個文弱的書生，不像是殺人凶手，疑惑必有冤枉，所以特地親赴陰司查訪。那知判官因為李保是他外甥，就私下將生死簿塗改了，寫着柳金蟬是顏查散殺死的。包公終不相信，必要找到金蟬親自問明。於是各殿都已走過，走到了陰山，畢竟尋著金蟬，問知實情。回陽後就把李保辦了死罪，並將判官劉死。

登 場 人 物 表

包 拯(淨)

柳金蟬(旦)

油流鬼(丑)

王 朝(淨)

馬 漢(淨)

〔包拯在幕內唱二簧倒板〕扶大宋錦華夷赤心肝
 胆。〔四隨侍王朝馬漢引包拯上〕〔包唱二簧迴龍〕為黎民
 無一日心不憂煩。〔轉唱二簧原板〕都只為那柳金
 蟬屈死可慘，錯斷了顏查散年幼兒男。我且到望
 鄉台親自查看。〔上桌子介〕〔唱疊板〕又只見大鬼卒

小鬼判，押定了屈死的亡魂，項帶鐵鍊，悲慘慘陰
 風繞，吹得我透體皆寒。〔唱二簧原板〕站立在望鄉
 台，用目觀看，開封府乃是我自己的家園，牙牀上
 睡定了蓬頭鐵面，王朝馬漢睡臥兩邊，可憐我初
 為官定遠小縣，可憐我斷烏盆，又被人參，可憐我

挨時光又把君見。可憐我爲查散下陰曹遊五殿。一殿一殿那得安然。〔包接唱原板〕觀東方一陣的明一陣黑暗。那就是受罪處名叫陰山。柳金蟬一定在那裏受難。俺包拯今要入虎穴龍潭。叫王朝。〔王〕有〔包接唱〕與馬漢。〔馬〕有〔包接唱〕向前催趕。〔包走下桌子〕〔油流鬼上白〕何處冤鬼往前進。油流鬼在此。〔包〕呵。〔唱二簧搖板〕山林內因何有一鬼孤單。〔油鬼〕何方冤鬼在此擺來擺去。待我油流鬼將你們拿下。〔包〕唔。你爲何叫做油流鬼。〔油鬼〕各殿燈油都是我添。故而叫做油流鬼。〔包〕你在此則甚。〔油鬼〕在此看守冤鬼。〔包白〕哦。你這裏也有冤鬼麼。〔油鬼〕冤鬼多得很。你問他幹什麼。〔包〕唔。老夫就是那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包拯。〔油鬼〕原來是包大人。小鬼不知多多得罪。〔包〕罷了。起來。〔油鬼〕多謝大人。不在陽間。來到陰山則甚。〔包〕老夫只爲一樁奇冤。親下陰曹。你在此看守。多是一些什麼冤鬼。〔油鬼〕內有一女鬼。名叫柳氏金蟬。〔包〕那柳金蟬。〔油鬼〕正是。〔包〕

得何病症而死。〔油鬼〕因李保圖財害命。用繩索勒死的。〔包〕這就不對了。老夫在五殿也曾看過生死簿。顏查散謀死表妹柳金蟬。怎麼說是李保。〔油鬼〕你要說顏查散謀害人命。這就冤枉死好人。〔包〕怎見得。〔油鬼〕那傍有一太湖石。你且坐下。待我慢慢兒的講來。〔包〕慢慢講來。〔油鬼〕只因正月十五日。大放花燈。忽然狂風一陣。將燈吹滅。來了一隻猛虎。將柳小姐背到喜鵲橋邊。來了惡人李保。圖財害命。用繩索勒死的。〔包〕那柳金蟬爲何不到閻君那裏控告於他。〔油鬼〕想她前去控告。那李保乃是我家判爺的外甥。將柳小姐藏在陰山。將生死簿改移了。顏查散謀死表妹柳金蟬。〔包〕他改移生死簿。難道上面無有墨跡麼。〔油鬼〕他撕上一篇寫了一篇那裏來的墨跡。〔包〕他撕了一篇放在何處。〔油鬼〕他揉了紙揉。訂了生死簿。〔包〕你纔怎講。〔油鬼〕訂了生死簿。〔包〕好判官。〔唱二簧搖板〕好一個大胆無知判官。改移了生死簿。將我遮瞞。五閻君倚仗你是陰曹的掌

案。油流鬼有一事還要仔細詳參。〔自〕油流鬼。柳金蟬的陰魂。今在何處。〔油鬼〕現在陰山背後。石橋底下。〔包〕帶路。老夫觀看。〔油鬼〕待我喚她一聲。聽她講些什麼。〔包〕但憑於你。〔油鬼〕柳金蟬。閻君查看陰山。你可要藏好了。〔柳金蟬在幕內喊介〕苦啊。〔柳上唱二簧搖板〕在陽間那知道陰世路遠。柳金蟬這冤仇。總有萬千。那判爺與李保骨肉親眷。但不知何日裏得見青天。〔油鬼〕你聽見沒有。〔包〕嘎。〔唱二簧搖板〕耳聽得哭聲高如同眼見。方信那油流鬼話不虛傳。帶上了柳金蟬老夫判斷。〔油鬼〕我家判爺利害。〔包〕唔。〔唱二簧搖板〕誰不知包青天法律森嚴。〔油鬼〕柳金蟬走動。〔柳唱二簧搖板〕忽聽得油流鬼一聲呼喚。問鬼哥哥呼喚我所爲那般。〔自〕鬼哥喚我何事。〔油鬼〕包大人查看陰山。有什麼冤枉。前去申訴。〔柳〕有勞了。〔唱二簧搖板〕聽說是包大人查看陰山。不由得柳金蟬喜在心間。哭啼啼走上前開恩一線。〔包唱二簧搖板〕哭啼啼哀告我有什麼奇冤。我問你名和姓。

家住在那縣。〔柳唱二簧搖板〕家住在汴梁城柳氏金蟬。〔包誦唱二簧搖板〕是何人謀害你身遭大難。〔柳唱二簧搖板〕被李保謀害我命喪黃泉。〔包唱二簧搖板〕下陰曹到五殿可投案卷。〔柳唱二簧搖板〕被判爺他將我藏在陰山。〔包〕好判官吶。〔唱二簧搖板〕到如今我纔得直供一篇。前都是小判官鬼計多端。將金蟬五刑法俱已寬免。在陰山且等候天子傳宣。〔自〕油流鬼將柳金蟬交付與你。〔油鬼〕遵命。〔包〕帶下去。〔油流鬼柳同下〕〔包〕王朝馬漢。打道五殿。〔衆人同下〕

漫 譚

童久徵

儘可自己萬分咀咒環境。却不可使環境咀咒自己。

凡作一事。應思其失敗後之補救。勿思其勝利後之欣榮。

性情不定者。其謂人好。未必真好。謂人壞。未必真壞。故其言語頗不足恃。

悟性與想像力

閻重樓

悟性。就是從生活的經驗中得到的感悟。

人生的道路不定是完全可以捉摸的。有時候得親光明。有時候不免陷入黑暗。那麼人在得親光明的時候。他必須理解光明的價值。追尋光明的源本。從光明中再求光明。而人在陷入於黑暗的時候。他必須透視黑暗的內層。分析黑暗的機構。因此他不但可以不為黑暗所惑。反能增強他抵抗黑暗的能力。

一個不能理解光明價值的人。即使光明照射着他。對於他有何益呢。同時一個人陷入黑暗之中。而不能從黑暗中得到覺悟。那又是多麼危險的事呢。

想像力是靠靈敏的腦筋發出的猜想。

空想對於人當然是無益的。但是人如果能對於一樁事情用極精微的心思去揣測。也不難料想到它的結果。因為這種猜想是合理而不背實現的。這種想像力常常能幫助人使人預料到成功而得到成功。

缺乏想像力的人。（就是沒有靈敏的腦筋。或者不靠靈敏的腦筋去猜想的人。）他們不但不能佔到這種便宜。並且他們要白費了力氣。遭遇到失敗。

托爾斯泰和歌德這兩個偉人在藝術上的成就也都是因為他們有過人的悟性與想像力。托爾斯泰在他的生活每次陷入錯誤的時候。他心理上便要起一種反應。而在他每次得到一種覺悟的時候。他便以為那纔是第一次的覺悟。他更憑了他的想像力創造了許多不朽的巨著。貢獻給後世。歌德則說。生活上所犯的錯誤。罪惡。祇要不因之頹喪。裹足。是無足為害的。又說。想像力真是種可感謝的天賦。這兩種精神上的至寶（悟性與想像力）不但對於藝術家。文學家。對於每一個人都是同樣的重要。

岳 家 莊

戲 情

岳飛長子岳雲，年紀才十二歲，膂力甚大，專喜使弄槍棒。年紀雖小，志向很大，常常想到父親營中，助父殺敵，以報國家。但是家中的人，以爲他還未成人，何能從戎？所以絕不告訴他父親所在的地方，他只得悶悶在家。有一天，偶然到郊外遊玩，遇雨，躲入張睢陽廟中；一時困倦，就在拜台上睡着了，夢見雷將軍傳授鎚法。自此以後，鎚法精通，使一對二百四十斤重的銀鎚。這時金兀朮教薛禮、花豹和張兆奴率兵抄小路到湯陰，捉拿岳飛滿門，以爲逼迫岳飛投降之計。那知薛張二人，都被岳雲用鎚打死。更有劉都帥聞知消息，帶兵來救，於是將數千金兵殺的殺，捉的捉，一個也不會逃脫。

登 場 人 物 表

岳 雲 (小生)

岳 夫 人 (正旦)

太 夫 人 (老旦)

銀 瓶 (武旦)

牛 皋 (淨)

〔岳雲上引〕忠孝傳家，何日裏榮耀跨馬。〔詩〕少年英雄射斗牛，凌雲吐氣傲春秋。天上麒麟原有種，人間豪傑豈自休。〔岳安上〕〔岳〕小生岳雲，乃河北湯陰人氏，父諱鵬舉，母親李氏夫人，爹爹奉旨勦滅金邦，未見捷音回來，是我放心不下。日前出府

遊玩，蒙東平王雷萬春、南霽雲三位神聖傳授兵法武藝，臨行又賜銀鎚一對，好笑我母親教我乘武習文，勤讀詩書，我想爲人子者，必須要子承父業，方是正道。爲此今日瞞了祖母母親，將鎚法演熟，也好出仕朝廷。岳安〔安應〕〔岳〕你大相公在此

試武一回。休叫老太太與夫人知道。〔安〕大相公乃少年英雄。應當習武擒王。與皇家出力。縱然老太太與夫人知曉。諒無妨礙。〔岳〕取銀鎚過來。〔安〕大相公。我拿他不動。〔岳〕敢是你拿他不動。〔安〕正是拿他不動。〔岳〕閃開。〔唱西皮搖板〕蒙神聖教兵法名揚顯姓。又賜我白銀鎚。勦賊滅金。非是我背地裏違抗母命。將門子須當要出仕朝廷。〔要鎚介〕〔唱搖板〕上一鎚要取那金囚性命。下一鎚能擋那百萬雄兵。懷藏着孫武志精神。僥倖。〔三笑〕哈哈。吓哈哈。〔岳夫人〕環銀瓶同上。〔夫人〕哇。〔接唱搖板〕小畜生敢胆大違悖母親。〔白〕哽。爲娘何等囑咐。叫你棄武習文。爲何不聽教訓。〔丫環〕看家法過來。〔唱搖板〕論機謀兒未必高於韓信。論武藝怎比得項羽霸王。把爲娘金玉言全然不聽。〔白〕看家法伺候。〔岳接唱搖板〕小岳雲有一言啓稟母親。父爲帥掌雄兵。威風凜凜。一令出山。搖動鬼伏神欽。望母親容孩兒習學公瑾。〔白〕母親吓。〔唱〕那周郎燒赤壁使人寒心。〔銀瓶〕哎呀母親啊。〔唱搖板〕

警戒弟下一次乞求寬恕。〔太夫人上接唱搖板〕哭聲高驚動我坐臥不甯。〔岳夫人〕婆婆。〔岳雲銀瓶〕祖母萬福。〔太夫人〕罷了。坐下。〔同〕謝坐。〔太夫人〕媳婦兒爲了何事。將岳雲責打。〔岳夫人〕只因小畜生不讀詩書。講什麼神人贈他銀鎚。每日在府演耍。耽誤文章。不聽教訓。所以在此打他。〔太夫人〕哦。原來如此。岳雲。〔岳〕祖母。〔太夫人〕你不遵母命。理應責打。爲祖母在此。你母親將你饒恕。從今以後。兒必須棄武習文。〔岳〕祖母。孫兒乃將門之子。理當隨父建功立業。方爲正道。豈可坐食君祿。被傍人恥笑。〔太夫人〕兒啊。你爹爹現被金兵圍困牛頭山。荷葉嶺。不能回朝。倘若我兒離家私奔。要建功立業。如有失。想我岳門一家就無靠了。〔唱西皮原板〕食君祿當與君社稷。平定兒雖是將門子。身小年輕。遇交鋒。渴來時常將血飲。身困倦。臥刁鞍。任馬遊營。兩軍陣遇敵將。豈可惜命。却不知凶和吉。誰赴幽冥。爭功勞。一時間。怎到極品。候班師奏凱。回纔得放心。兒須要守寒窗。苦讀書。文也免得

爲祖母訓教慇懃。〔岳〕孫兒遵命。〔牛鼻上白〕嘎咳。走馬踏破金人地。豪傑英雄奪將旗。〔安〕老太太。牛二爺回來了。〔太夫人〕啊。牛二爺回來。岳雲請他進來。〔岳〕遵命。啊。叔父。〔牛〕啊。岳雲。〔岳〕祖母在堂前。有請叔父。〔牛〕哦。是請我進去帶路。〔岳〕是。〔牛〕啊。伯母在上。牛鼻拜見。〔太夫人〕不消。〔牛〕免得牛鼻彎腰。啊。嫂嫂。〔岳母〕二叔。〔岳雲銀瓶〕叔父姪兒拜揖。〔牛〕罷了罷了。〔太夫人〕坐下。〔牛〕罷了罷了。〔太夫人〕坐下。〔牛〕告坐。元帥請候老夫人金安。〔太夫人〕有勞你。〔牛〕哼。走到你家。茶也沒有吃一盃。只管叫什麼。二叔。二叔。〔岳母〕看茶來。〔牛〕啊。不吃茶了。不吃茶了。〔岳夫人〕元帥可好麼。〔岳雲銀瓶〕我爹爹可安。〔牛〕元帥好。就是俺牛鼻也好。〔岳夫人〕爲嫂的。不會問道。二叔。〔牛〕嫂嫂問了元帥。必要問俺牛鼻。我一總說了。免得嫂嫂費力。哈。哈。〔岳夫人〕如今二叔會講話了。〔牛〕不但會講話。如今我還認得幾個黑人人。〔岳夫人〕敢是幾個字。〔牛〕不錯是幾個字。〔岳夫人〕那幾個字。〔牛〕元帥

姓岳的岳字。俺姪牛的牛字。〔岳〕哎呀呀。叔父認得這幾個字。就在人前誇口。〔牛〕哼。大人說話。小孩子聽着就是了。誰叫你多嘴。告辭了。〔岳夫人〕且慢。叔叔爲何去心太急。想是岳雲得罪與你。岳雲快與你叔父陪罪。〔岳〕姪兒陪罪。〔牛〕不消了。我是你老子得罪慣了的。誰來計較于你。坐下來坐下來。〔太夫人〕牛鼻回來則甚。〔牛〕我朝人馬。被金囚圍困牛頭山。荷葉嶺。缺少糧草。元帥命我回京。願糧。順請老夫人金安。話已說明。元帥望糧甚急。告辭了。告辭了。〔太夫人〕既然如此。不必強留。岳雲送過叔父。〔岳〕遵命。〔太夫人〕正是。兒行百步。母耽憂。〔岳夫人〕干戈未悉幾時休。〔太夫人〕岳夫人銀瓶。岳安。〔環同下〕〔牛〕元戎自有回天計。〔岳〕準備吾去斬金囚。送過叔父。〔牛〕且慢。爲叔的。有話問你。〔岳〕叔父有話。當面吩咐。〔牛〕我看你臉帶淚容。所爲何事。〔岳〕姪兒不爲什麼。〔牛〕你不要說慌。岳雲。你有什麼事情。對我說了。爲叔帶你到牛頭山去頑耍。〔岳〕哦。叔父帶我到牛頭山去麼。〔牛〕

帶你去〔岳〕叔父好笑我母親見我丟書不讀好使鎗棒因此打姪兒〔牛〕哎呀呀姪兒苦了你了。你道是習文的好還是習武的好〔岳〕自然習武的好〔牛〕好啊你爺爺是統兵元帥養的兒子少不得也要一樣如今聖駕被金兵困在牛頭山你若本領救出萬歲何愁沒有官做這書吃也不能吃穿也不能穿讀他何用〔岳〕叔父姪兒到牛頭山去得的〔牛〕少年英雄正當出力怎麼去不得啊岳雲講了半日你用的什麼兵器〔岳〕一對銀鎚〔牛〕有多重〔岳〕一百二〔牛〕啊小小孩童能使一百二十斤的鎚頭〔岳〕這還是一柄牛一對呢〔岳〕二百四〔牛〕爲叔的不信〔岳〕叔父不信待我取來〔牛〕好取來我看不會能使二百四十斤的鎚〔岳〕叔父請看〔岳〕哎呀看他小少年紀能使此鎚金囚哈哈你的對頭到了〔岳〕叔父幾時與金兵交戰〔牛〕八月十五吃月餅那一天記好了〔岳〕姪兒不知路徑〔牛〕呆孩子眉毛底下是眼睛眼睛底下是鼻子鼻子底下是嘴

嘴能問路。一直就到了牛頭山。黃羅寶帳之下。就是你父親大營〔岳〕倘若爹爹降罪〔牛白〕有我〔岳〕哦有叔父〔牛〕頑糧大事就此去也〔岳〕叔父請啊〔同下〕

〔四番兵四下手引薛張同上〕〔薛〕某薛里花豹〔張〕某張兆奴〔張〕請了〔薛〕你我奉了狼主將令帶領人馬暗渡黃河捉拿岳飛家眷衆巴都兵發湯陰去者〔同下〕

〔天夫人上唱西皮原板〕我的兒爲國家奉命征勦牛頭山遭圍困難以回朝食王祿當與君立功報効別下我年邁人晝夜心焦殺金人奈軍中缺少糧草怕的是兵一亂主帥無謀求上蒼出良將金邦滅掉保大宋歸一統樂享唐堯〔岳夫人銀瓶同上〕〔岳夫人唱原板〕兒夫君拜元戎替天征勦仗主福殺金人草不留苗〔銀瓶〕祖母啊〔唱原板〕雖亂時正所謂將帥榮耀一令出如皇宣地動山搖〔太夫人白〕坐下〔岳夫人銀瓶〕告坐〔太夫人〕岳雲呢〔岳夫人〕學中攻書去了〔太夫人〕哦攻書去了媳婦兒啊

教子有功〔岳安上白〕啓太夫人不好了。〔太夫人〕何事驚慌。〔安〕來了數千金兵。要拿太夫人滿門全家。〔太夫人〕再探。〔安下〕〔太夫人〕哎呀。媳婦兒啊。既有金兵來捉全家。想聖上與你丈夫。必被他人所擒。〔岳夫人〕婆母料事不差。〔安上白〕報太夫人。金兵已到前門。〔太夫人〕再探。〔安下〕〔太夫人〕兒啊。金兵將近府門。怎麼處。〔岳夫人〕哎呀。婆母。府下只有家將三百餘人。怎敵金兵烏合之衆。不如速速逃走了罷。〔太夫人〕乃是上策。只是岳雲在學攻書。不知音信。如何走得。〔金瓶〕祖母母親不必驚慌。待孩兒帶本府家將。殺退金兵。可保滿門無事。〔太夫人白〕兒乃閨中幼女。怎能上陣交鋒。不如靜坐家中。聽天由命罷。〔金瓶〕哎呀。祖母啊。〔唱搖板〕兒雖是女流輩。蒙父教道。問習學鎗和劍。用在一朝。金兵到兒。豈肯懼怕逃走。祖母母親啊。番邦賊笑我家少智無謀。〔太夫人唱搖板〕你父帥牛頭山。必喪賊手。大宋帝龍落在淺水灘頭。兩軍陣交鋒時。虎羊爭鬪兒啊。〔唱〕怎比得河陽女木蘭多姣。〔太夫人〕兒

啊。〔唱搖板〕報國心忘身家。豈可不曉。敵番兵誠恐怕馬行斷橋。望姣兒音和信路遠難找。〔白〕岳飛鵬舉。哎呀兒啊。〔唱搖板〕思兒身隔兩地。哭斷咽喉。〔雲上唱搖板〕書童報金囚賊與兵騷擾。天助俺將門子稱心逍遙。〔白〕祖母母親。〔太夫人岳母〕兒回來了。〔岳〕回來。〔太夫人〕哎呀。今來數千金兵。前來捉拿岳氏滿門。這怎麼處。〔岳〕孫兒聞得此信。故此急來商議退兵之策。〔太夫人岳母〕無有兵將。如何抵敵。〔岳〕兒蒙神聖教我兵法武藝。又賜銀鎚一對。能擋萬軍。這數千金囚。何足懼哉。〔金瓶〕兄弟有此胆量。爲姐助你一陣。〔太夫人〕哦。你姐弟二人。有此胆量。〔岳雲金瓶〕有此膽量。〔太夫人〕也罷。待爲祖母點齊家將。兒等後堂披掛。〔岳雲金瓶〕遵命。〔雲唱搖板〕拿金賊好比那鷹獲羣鳥。〔金瓶唱〕我量他縱有翅難上九霄。〔同下〕〔太夫人〕岳安吩咐家將們。披掛上堂聽點。〔安照白〕〔衆家將〕參見老夫人。〔太夫人〕站立兩傍。聽我吩咐。〔衆允〕〔太夫人唱原板〕父掌兵子英雄。爲國盡忠。〔岳夫

人唱原板)衆家將到疆場抖搜威風。(太夫人唱原板)兩軍陣交鋒時休得鹵莽。(岳夫人唱原板)兵將少憑謀略以弱敵強。(太夫人唱)擒番邦一小卒得功有賞。(岳夫人唱)倘若是貪生命軍法不饒。(岳雲金瓶同上)(岳唱搖板)擒番將表名揚凌烟閣上。(銀瓶唱)奴豈容胡蠻賊任意猖狂。(岳唱)尊祖母叫孫兒鞭敲鐙响。(銀瓶唱)且看我姐和弟斬將擒王。(同下)(太夫人唱搖板)這也是事急中無兵少將。(岳夫人唱搖板)尊婆婆免悲傷休要愁腸。(同下)(薛張同上衆同上)(薛白)將軍你我渡過了黃河。岳家莊離此不遠。就此殺上前去。(張)有理。(探子上白)報啓二位將軍。前面有男女二將。帶領百十餘人。扎住甬道。特來報知。(薛張)再探。(報下)(薛)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使他準備。(張)哎。量他百十餘人。焉能成其大功。就此將他一鼓擒拿。(薛)言之有理。衆巴都殺上前去。(衆喝介)(岳雲銀瓶衆人同上)(會陣)(岳雲銀瓶)馬前番將。敢是往岳家莊去的麼。(薛張)然也。(雲)通上名來。(薛)聽着俺乃金邦四太子

魏下統兵大元帥薛里花豹是也。(張)俺乃牙將張兆奴是也。你等通名受死。(岳)吾乃少保岳元帥之子岳雲。(銀瓶)奴乃岳元帥之女金瓶小姐是也。(薛張笑介)(薛)某奉狼主之命。特來拿你滿門家眷。好好下馬受綁。(岳雲銀瓶)休得胡言。看我姐弟擒你。(打介番兵將敗岳兵追下)(同打介雲殺死薛下銀瓶殺張下)(岳雲銀瓶同笑)哈哈。啊哈哈。衆家將回府去者。(衆允介)(同下)

人命

閻重樓

宇宙生下一樣的人命。
而人命却分出價值的輕重。
有些是安樂地享受着富貴。
有些是貧賤地受着痛苦。
假使人生前操縱自己的能力。
人倒可以拒絕出生在這不平的環境。

饅頭庵

戲情

此劇是演的紅樓夢中的一段故事。乃是賈府中諸人，送秦可卿的棺柩後，寶玉和秦鍾走到饅頭庵，遇見小尼智能，喜歡她生得美麗，二人就對她調情取樂。智能本也風騷，不慣清苦，看見二人青年貌美，也就留情獻媚。只爲二人纏擾不休，當時脫身逃走。到了晚間，正在洗滌盥盤，秦鍾一人偷偷走了進來，二人就苟合了。不料寶玉時刻留心秦鍾的舉動，他一人進來時，寶玉已輕輕的跟在後面，秦鍾還不知道。他們正在得趣的時候，寶玉突然跑進，將一對野鴛鴦撞破。智能當時逃走，秦鍾只得央求寶玉不要聲張。那知秦鍾受此一驚，回家後，就生了病，不能起床。智能天天盼望秦鍾不來，就親身到秦府門首探望。被書僮秦祿看破，也來調戲。智能假作正經，不去理他。秦祿不免心中懷恨，就將她騙進，說是公子也望你來，且先進去通報。智能信以爲真，就在門房等候。那知秦祿進去，告訴了秦鍾的父親秦邦業，說是公子的病，全是小尼智能所害，現在已將她騙在此地。秦邦業一聽，大怒非常，立刻將智能喚入大罵，送縣驅逐出境。回頭又將秦鍾責打一頓，也不顧他有痛。邦業經此一怒，沒多時就得病而死。秦鍾經此一來，悲痛慚悔，病更加重，不久就死去。智能也懷羞自盡了。

登場人物表

智 能 (花衫)

秦 鍾 (小生)

賈 寶 玉 (小生)

秦 邦 業 (老生)

秦 祿 (丑)

〔智能上唱二簧原板〕可憐奴生小的便無有家，辛苦忙浮沉沉未有涯。雖然是剃度了蓮花台下，蓮花兒却似那溷中花。那修行看起來都是假，無端端辜負了這好年華。這春光時刻無定價，滿腹中心事亂如麻。將身兒離却了房外晒，一定的主意不思與他。〔坐白〕日想斷腸問上蒼，前生冤債幾時償。憐奴弱絮隨風浪，青燈古佛淚千行。奴乃智能，在這饅頭巷內自幼出嫁。咳呀，據奴看來，這是冥冥之中自有有些主宰。既然是冤家路窄，何不使多情，人成了眷屬的呀。這俱不思，不免前去祝告便了。〔小元場介〕〔白〕哎呀，吾的神聖呀。〔智唱原板〕看起了何處是清涼世界，尊神聖你聽奴苦情訴。來出家人本是那無計可奈，大坑中只怕是蓮心難胎。想奴的終身事怎樣分開，全靠神聖來遮蓋。〔白〕休得煩惱。〔寶玉上白〕唔哼。〔智〕外面是那一個人。〔寶〕是我。〔智〕哦，原來是你。〔寶〕聽你這話音，你還有別人不成麼。〔智〕你說的什麼。〔秦鍾上白〕咳，吾也來了呀。〔智〕哎呀呀，又來了一個。〔寶〕他

也來了，看你怎麼辦呀。〔智〕壞了壞了，好不好。〔寶〕還是我不好呢，還是他不好，我們兩個人，到底是誰好誰不好。〔秦〕不用說了，自然是我不好，好不好。〔寶〕你好，是我不好。〔智〕你好。〔向秦介〕你也好，就是我不好。〔秦〕哎呀呀，這可是真真罪過罪過。〔寶白〕你若是不好，我還不到你這裏來呀。〔秦〕照呀，我們還不來了。〔智〕你們可是有正經事兒來的麼。〔寶〕不錯不錯，你知道什麼。〔秦〕你告訴他，你告訴他。〔寶〕是正經事，什麼正經事，就是為奶奶的事兒來的。〔智〕哦，爲了奶奶的事，而來的麼。〔寶〕哎呀，不錯呀。〔秦〕對了我還不會娶。〔寶〕你還不會娶什麼，你說你說。〔秦〕我還會娶過奶奶呀。〔寶〕對了，這麼辦罷，我來作一個媒人，你看看怎麼樣。〔智〕哎呀呀，我一個人說不過你們二人，我可要走了，我要。〔下〕〔秦〕好走了，你看如何。〔寶〕不妨，咱二人在後跟他去。〔秦〕好走走走。〔下〕〔智上唱快板〕時才前殿奈如何，看他二人變成魔，離了前殿到房臥，也是奴弱質受折魔。

〔白〕咳。時才好無來由。見他二人。〔秦秦同上〕〔寶〕呀。能兒。〔智〕又來了。〔寶〕這是什麼話。死了不來。〔秦〕對了。就上呀。咳。能兒。我們二人。有話沒說完。你怎麼走呀。〔智〕你們還有什麼好話。〔秦〕我們是規矩人。怎麼會沒好話。〔寶〕是呀。不是的。他定然討厭我二人。他便走了。不搭應我二人。是不是。〔智〕好好好。慢慢說。你們說那不搭應。實在沒有這事呀。〔秦寶〕既然不討厭我二人。你就不要走。咱們談談。〔智〕我不走。我不討厭你二人。事事答應你們。你們說罷。〔秦〕好老二。你叫能兒倒一盃茶來我吃吃。好不好。〔寶〕你叫他倒去。不是一樣的麼。〔秦〕不然。不然。我叫他去倒去。乃是無情無意。你叫他去給我倒來。那才是有情的。有意的。你去你去。不要瞎說。〔寶〕我那裏會去說。好了。你也不要假正經。那一日你在老太太房裏。你是那樣。唔。唔。唔。那事可有的。〔秦〕那是沒有的事。好好好。能兒倒盃茶來我用。〔智〕你吃茶麼。你等我去倒來。就是。〔拿盃分〕哦。哦。哦。茶來了。你們那一個吃。

〔秦〕拿來拿來。給我吃。〔寶〕來來來。給我吃。〔智〕哦。給你吃。〔寶〕給我吃。〔秦〕我吃。〔寶秦搶〕〔智〕哎呀。你們兩個人不要爭。到底是你們二人那一個吃呢。〔寶〕咳。秦老二呀。你要叫智能恭恭敬敬的。將這一碗茶。送給我來吃了。那才是算你們兩個人的情意來了。〔秦〕好呀。你讓我這麼先吃一口。我再叫他給你。可好呀。〔寶〕你別開了講。你先吃了。這一點鮮味就沒有了。還是我先吃。〔智〕哎呀。這麼一碗茶。你們都要這個樣兒爭。難道說。我的手上還有糖。是還有蜜不成麼。〔寶〕啊呀。我今日。就要看看你們的這點情分了。〔智〕你是哥哥。你就讓你弟弟先吃。可好。〔寶〕唔。唔。我要先吃的。〔智向秦〕〔智〕你是弟弟。讓你哥哥先吃呀。〔秦〕唔。唔。我要先吃的。〔智〕好了。好了。他們兩個人。一個也不讓。這就難了。待吾再去倒一碗來。你們不要爭。我去倒去。〔寶〕不要倒了。不要倒了。我有法子了。〔智〕你有了什麼法子了。〔秦〕對了。你有什么法子。〔寶〕你過來。我告訴你聽。〔智〕好好

好。我就過來。你說罷。〔寶搶茶介〕〔智〕哎呀呀。我上了他的當了。〔寶〕你拿來罷。〔秦〕你不要都吃了。給我留着半盞。〔寶〕拿去拿去。〔秦〕好吃呀。好吃呀。〔寶〕有味呀。有味呀。〔智白〕你看他二個人那個樣兒。〔寶〕將碗拿去。〔智接介〕〔秦寶〕真好。真開心呀。〔智〕你們二個人。在那裏有味開心。將吾這裏倒溼了一大塊。〔秦〕叫寶二爺給你擦擦乾淨。就是了。〔寶〕好待吾來與你擦上一擦。〔智〕好了。不要擦了。〔寶〕我要再給你一擦。〔智〕我要走了。〔秦〕你怎麼又要走呀。你到那裏去。〔智〕我有要緊之事。〔秦〕且慢。你不要走。〔寶〕你別走。〔智〕好好好。我就不走。可好不走了。〔秦〕還是他有個小面子。〔寶〕只要你不走。就好辦呀。〔智〕你們不叫我走。又便怎麼樣兒呢。〔寶〕咱們大家兒談談心。〔秦〕咱們再說說話。〔智〕你二人有什麼談的。有什麼說的。你們儘管說談什麼。〔寶〕咱們就隨便談談。〔秦〕是隨便說說。〔智〕我來想想。說什麼好呢。哦。有了。我說一個笑話兒。你二人來聽聽。你們

看好不好。〔秦寶〕怎麼說。說笑話。那是極好的了。不得呀。你說。我二人聽。〔智〕你們要聽。〔秦寶〕我們要聽。你快點說。〔智〕我說聽好了。〔秦寶〕聽好了。〔智〕有一天。〔秦寶〕哦。有一天。怎麼樣呢。〔智〕我不說了。〔秦寶〕你怎麼又不說了。〔智〕說出來。哎呀。你二人要惱的。我不說了。〔秦寶〕你只管說。我二人不惱。就是。〔智〕你不惱。我來說。那一天。有兩個小孩子。〔秦寶〕哦。有兩個小孩子。這小孩子他怎麼樣呢。〔智白〕他二人在那裏撲一個蝴蝶。哦。〔笑介〕〔秦寶〕哦。撲一個蝴蝶。你笑什麼。你說。我二人聽。〔智〕我不說了。〔秦寶〕你怎麼又不說呀。〔智〕你二人不好好兒的聽麼。我就不說了。〔秦寶〕好。我二人真聽的好聽之時。你笑了一笑。倒說我們不好好兒的聽。這可是真的冤枉。你快點說呀。〔智〕你們聽好了。那一個蝴蝶兒。飛到東。那兩個小孩子。他們就趕到東。那蝴蝶飛到西。那兩個小孩子。他們就趕到西。你們猜猜看。那個蝴蝶兒。他就飛到那裏去了。〔秦寶〕飛到那裏去。〔智〕哎呀。

呀。他就飛飛飛。〔走介〕他就飛了。〔下〕〔秦寶同笑〕
哈哈。〔秦寶〕他就此飛了。哈哈。〔同下〕

〔二婆人上〕〔差役〕我說伙計。這天色不早了。不要
誤了公事。你到衙中伺候。請呀。〔同下〕

〔秦鍾上唱〕多情人怎禁得柳嬌花豔。惜花心看
花眼。慣受花憐。爲尋花我把這迴廊繞遍。但願得
花長好。明月長圓。〔白〕小生秦鍾。是我與那饅頭
菴中一個小尼姑。名叫智能。長的真真不錯。我二
人自從相識之後。心中好同亂絮。只是不能夠自
定。但是菴中耳目太衆。此時叫我秦鍾。是怎樣才
好放下手來。我不免今夜。將晚飯吃過了。我去四
下裏遊玩遊玩一番。倘若是我遇見了他在僻靜
之中。我們二人。成其這樁美事。豈不是快樂好嗎。
待我前去。只身繞遍迴廊。玉人難見。這時候叫我
相思望煞。真是可憐小生我也。〔唱搖板〕這時候
把我的想思難忍。必須要暗偷情。才得稱心。今夜
晚我。只得遊玩暗尋。才把我心內的事。散去浮雲。〔下〕

〔智能託茶盤上唱西皮二六板〕智能生來這苦命。自
思自想好傷情。這冤家窄路蕩塵心。一行一坐心
中忖。想把我內情對他論。又恐他是薄情人。拚命
淒涼無別論。今生不戀綺羅裙。出嫁也不花想生。
只得黃泉走一程。昏昏沉沉好傷心。〔白〕哎呀。我
看那寶二爺與那秦二爺。他那二二人心中。都有點
十分的有意。要想與我的意思。只是我想那位寶
二爺。他本是一個富貴人家子弟。看他將來。必定
要有三房四妾。只恐怕他在中途。要把我拋棄。那
時間。我可是該當怎麼樣。如何是好。再說到那秦
二爺。看他道是寒素人家。此事只要他能夠將吾
救出了這個火坑。我就是拚着一死。我也是跟他
一世。哎呀。不好。想我這一寸的苦心。何日怎樣才
得耐下得呀。這無限的春情。難以自遣。落花無主。
越思越可憐。咳。智能呀。你今日休得胡思亂
想。他們俱是什麼樣的人。你又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們是富貴人家。你是苦命出家之人。你怎能夠
跳出了這個火坑。你是怎麼樣。子。能去配什麼那

王孫公子王孫公子。哎呀呀。我還是洗洗茶碗罷。〔洗碗介 愚人介〕咳。智能呀呀呀。你今日是怎麼樣了。難道你你要生病麼。智能。你要放得清醒些。〔想介〕這就好了。〔將碗打碎介〕呀。〔唱〕一霎時思此事。心中昏沉。越心思。越想越無有定。〔秦鍾上唱〕滿菴中。四下裏。俱以尋找。不見那智能。尼所爲那條。我見那智能。尼忙去懷抱。切莫要辜負了今日良宵。〔看介〕〔白〕哦。好呀。原來他在這裏。哈哈。呀。能兒。〔智看介〕〔智〕你來了。你來了。〔笑介〕〔秦〕好呀。你敢情在這裏。叫我一個人。東找西尋。南走北撞。我好一場苦找也。〔智〕怎麼你找我麼。〔偷笑介〕呀。秦二爺。你找我做啥呀。〔秦〕我此輪來。你大概也總知道一點。〔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事情。〔秦〕你知道。你曉得的。〔智〕我實實不曉得。你說了罷。〔秦〕我對你說。我要來與你。咱二人。我是一來恭喜。二來參禪來的。〔智〕哎。哎。我不懂。你說了罷。〔秦〕哎呀。我的好人呀。你看看。我真急死了。你今日要是再不依我。我可就要死在你這裏了。

〔智〕不忙。我只等你。救我出了這個火坑。我那才便終身從了你。也就是了。〔秦〕此事也容易。只是一樣。這遠水救不了近火。來來來。〔智〕慢來慢來。〔秦〕來呀來呀。〔拉介下〕

〔寶玉上唱〕我這裏輕輕慢慢朝前近闖。今日裏我必定捉拿鴛鴦。〔白〕小生寶玉。是我時才看見了那秦老二。鬼鬼祟祟的。他徑往那後房去。他一定是與那智能。他們二人作些什麼事情。不免我去嚇嚇他二人。這豈不是有趣呀。有趣呀。〔走介〕到了。待我摸進去。〔摸介〕〔智上卽下〕〔秦上寶拉住秦〕〔寶玉白〕呀呀。你。〔看介〕原來是你。這是那裏說起。〔秦〕呀。寶二爺。〔寶〕你還認得是我。好呀。你在此與那智能作些什麼。走走走去見奶奶。〔秦〕好了好了。你不要喊叫。衆人知道。你要怎樣。咱就怎樣。依你。〔寶〕這個時候。我不與你說。等到了一會。夜裏睡下。我再與你算賬。〔秦〕走呀。〔寶〕細細的去算。你隨我走。〔同下〕

〔智上唱〕也不知寶二爺怎樣算賬。難道說他二

人也要鴛鴦〔白〕哎呀呀。可羞煞我也。方才那寶二爺將秦二爺拉走。他二人定有些不干之事。待我暗地探他二人。正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

〔卜〕

〔秦祿上唱數板〕打掃打掃。年年辛苦受不了。直到老。我今生就的奴才命。難把老婆討。難把老婆討。〔白〕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小子秦府的書童先生便是。我家老爺他名叫秦邦業。我家相公名叫秦鍾。是我昨日在外面遊玩。聽見有人言說。我家的大相公與那饅頭菴中的小姑子。他叫什麼。哦。對了他名叫智能。我家相公。他二人就有了交情了。怪不得那個姑子。他是天天到我們這裏來探望。只是誰想吾家相公。他自從打菴中回來。他就得了傷寒之症。他是偏偏的不能出來。是他二人。竟自沒有見面。是我今日特地在此等他到來。待吾尋他開玩笑。笑一來。開開心。二來也好消消我的煩愁之悶。這豈不是好呀。閑話少說。待我掃地便了。〔掃介〕〔白〕咦。說着說着。看那邊

來的一個。好像是姑子。一定是他來了。待吾躲在門後頭。吾聽他說些什麼。〔下〕

〔智上唱〕走奔天涯人不見。想到今日淚如絲。〔看介〕來此已是秦公館的門首。只是吾到此有少次了。怎麼不見他出來。但不知他是負心之人。還是他有了病了。哎。秦相公呀。秦相公呀。〔唱〕我今想你。你可想。恨無雙翅飛過牆。〔哭介〕哎呀。秦相公呀。〔祿上白〕呀。小生秦鍾在此。〔智看介〕〔智〕呀。你是何處大胆的奴才。敢來哄我。你是什麼道理。〔祿〕呀。呀。你是什麼東西。敢來叫我一聲奴才。你是真真的大放你的此屁。大狗屁也。大狗屁也。〔智能白〕我是出家之人。你爲什麼出言。就是無理。〔秦祿白〕你是出家之人。你到此趕什麼事情來了。〔智〕你問我呀。〔秦祿白〕呵。我不問你。我還問什麼。〔智〕我到此地。化緣來了。〔祿〕化緣來了。〔智〕正是。化緣來了。〔祿〕我來問你。你的菴堂。什麼名字。〔智〕乃是饅頭菴。〔祿〕哦。饅頭菴。這話。你們就不用說。菴內之人。一個人懷內揣二個大饅頭。故此

叫作饅頭菴，是不是呀？〔智〕不要取笑。〔祿白〕我來問你，饅頭菴中有一個人，你可認識不認識呀？〔智〕但不知是那一個呢？〔祿〕我說出這個人來，你必認識，你要不認識，我是王八旦。〔智〕是那一個，有名姓方知。〔祿〕饅頭菴之中，有一位智能師太，你大概總認識他罷。〔智〕我認識他，你便怎麼樣呢？〔祿〕我告訴你，不是別的，呵，有一個緣故在內。〔智〕但不知有什麼緣故呀？〔祿〕只因我家中的大相公，與那饅頭菴中智能師太，他二人是十分相愛呀。〔看介〕〔智〕你家相公，可是那秦鍾相公麼？〔祿〕是的呀。〔智〕後來便怎麼樣呢？〔祿〕後來自從我家相公，從那饅頭菴中回來，回來之後，他就是染了一場重病，我今日把話告訴你，你回去，倘若認識他，就請你與那智能代去一信，就叫他速速的前來，見他一面，越快越好，勞你大費，費你心。〔智〕哦，怎麼，那秦相公，他身染了一場重病麼？〔祿〕不錯，他病了，恐怕他是不能好了，九死一生。〔智急介〕〔智〕哎呀，相公呀。〔哭介〕〔唱〕聽一言來

吃了驚，兩下相阻，怎相逢，呵呵呵，秦相公呀。〔哭介〕哎呀，相公呀，呀呀。〔祿〕咦，你聽見我說我家相公病了，你怎麼就哭起來了？〔智〕想吾們出家之人，有道是慈悲為本，方便為門，聽說人家生病，乃是病魔纏身，我是豈有不哭之理呀？〔祿〕哦，這也是出家之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那有不哭之理，幸喜我們是不住在醫院傍邊，若是住在醫院傍邊，你們出家的眼淚，要用一只大缸存起來了。〔智〕此言你是講的不差。〔祿〕好呀，他聽我說了，我家相公身染重病，他就哭了，他還說此樣言語，有了，待我裝病一回，看他怎麼樣，我說來就來。哎呀，哎呀。〔痛介〕痛死了。〔智不理背面介〕〔祿〕呵，我這肚子痛，你怎麼就不哭呀，你也慈悲慈悲，哎呀，哎呀。〔智〕你呀。〔祿〕我呀，我怎麼樣呀？〔智〕你是假的。〔祿〕我是假的好，這齣不成，再換一齣來。〔看介〕你休得強辨，我認識你，你不是智能麼，好呀，我們大相公的病，就是從你的身上而起，你若好好的求求我，我就引你進去，你二人見

了一面，如若是不然，你可曉得〔智驚介〕〔祿〕你也不要害怕，我對你說，我家相公怕我們老爺，我們老爺他怕我，你要是與我，咱二人好上一好，我就帶你進去，住在門房裏，若是相公叫你陪陪，你就陪陪相公，若是相公不叫你，你就陪陪我，你看好不好？好不好？可憐我，還是沒有娶過老婆呀，請你發發慈悲，慈悲，開開你那個小方便門罷。〔智〕哇，胆大的奴才。〔祿〕又來了。〔智能自〕你竟敢在此胡言亂道，我要稟告相公，打斷了你的狗腿。〔祿〕嘻嘻，好呀好呀，這個妖精，倒看不出他，會擺起架子來了，我來騙騙他，叫他曉得曉得我的利害呀，智能師太，我小弟，看你是個貞節的師太，不是那楊花水性之輩，時才問我的不是一時瞎了眼，還要求求師太寬恕寬恕。〔智〕只要你知道能改，我也不來怪你，也就是了。〔祿〕多謝師太。〔智〕我來問你，今日相公的病如何。〔祿〕我家大相公的病體沉重，只等師太前來，你將他救活了，你功勞不輕，你能夠看着他死嗎？師太若是不救他，他可馬

上就要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智〕此話是真的麼。〔祿〕那一個還來騙你不成麼。〔智〕你叫我是怎樣的救他呢。〔祿〕這個。〔想介〕哦，哦，有了，很容易，很容易，我們大相公，他叫我在門外，等了師太好幾天了，只因我家老爺在家不便，如今老爺不在家，請師太隨吾去到書房，我家相公一見師太，我家大相公的病，自然就會好了。〔智〕哎呀，且住，想大相公，既然是身染了重病，我智能就因該拚着了，我的這條性命，我是也要前去，看他一看，我就進得他的房去，站在他的那床前，他那裏回頭一看，看見了我智能來了，不知他那時是怎麼樣的歡歡喜喜的開心，那時間我智能是怎麼一場的好呀。〔作態介〕呵，你是相公家中什麼人呀。〔祿〕鬧了半天，你還不知道我是誰。〔智〕你姓甚名誰。〔祿〕我告訴你，我也姓秦，名祿，我是我們大相公的書童，我從小就跟着我們老爺相公。〔智〕哦，原來如此，我二人若是見面，還要重謝與你。〔祿〕你見了我們相公，給我說兩句好話，就得了。〔智〕那

是自然請你與我代路少時見了相公。重重謝你。
 〔祿〕自己人不要客氣。你隨我進來。你隨我進來。
 〔進介〕你前面先走。待我來。將們關好上了。就來。
 〔智下〕〔祿〕好呀。這個妖婦。這是你自投羅網。若不
 是我使一小計。那裏成呀。正是我今一計安排好。
 看看妖尼怎脫逃。〔下〕

〔秦邦業上引〕積善之家。却不羨高車駟馬。〔白〕
 下官姓秦。名邦業。官居營繕郎。想我雖然是官卑
 職小。到也安然無事。却還消閑。我妻尤氏。所生得
 一子。如今身染重病。我不免將他喚將出來。問個
 明白。書童那裏。〔祿內白〕來了。〔祿上白〕喚我即來。
 到上前問根苗。參見老爺。〔邦〕罷了。〔祿〕謝老爺。
 呼喚我小書童出來。有何吩咐。〔邦〕你大相公
 病體如何。〔祿白〕我家大相公病體越來越重了。
 〔邦〕咳。將大相公扶了出來。〔祿〕是是是。老爺有
 請大想公。〔秦內白〕來了。〔秦上唱二簧搖板〕忽聽得
 老爹爹一聲來叫。扶病症我上前細說根苗。〔白〕
 爹爹在上。孩兒拜揖。〔邦〕罷了。一傍坐下。〔秦〕孩

兒謝坐。〔邦〕兒呀。〔秦〕爹爹。〔邦〕你的病體如何。
 〔秦〕孩兒的病。咳。依然如故。不見痊愈。〔邦〕兒
 呀。你自己可知道。此病是從何而起。〔秦〕這個起
 居不快而已。〔邦〕書童將大相公扶了進去。〔祿〕
 咋咋咋。你走好。〔秦下〕〔邦〕咳。想我七十之人。還受
 些這樣累贅。叫我死在九泉。也是不得明白。〔秦祿
 暗上〕〔邦〕書童快快前去。將王大夫請了來。〔祿〕
 我說老爺。你老人家。不要這等的憂煩。此事。也不
 要請王大夫。我家大相公。這個病。他是并不大什
 麼。十分的要緊。只要知道大相公的病源。就好
 醫治他的病症了。〔邦〕哦。只要知道大相公的
 病源。就好醫治他的病了。呀。書童聽你之言。難道
 說。你定知道大相公的病源了。呀。〔祿〕我呀。我知
 道。倒是知道的。只是我不敢說。〔邦〕因何不敢說
 呢。〔祿〕我怕你老人家。又要生氣。故此我不敢多
 說話。〔邦〕不妨事。祇要你從實說來。老爺我還有
 賞。你若是不講了實話。隱瞞此事。我就要打斷你
 的狗腿。〔祿怕介〕〔祿〕哎呀。老爺老爺。我不敢胡說。

你不要打我，說就是了。〔那〕快些講來。〔祿〕咋咋呵老爺，你老人家可知道大相公他得下的是什麼病。〔那〕你大相公得的病，不過是感冒之症，可是的。〔祿〕不對，不對，他不是感冒之症。〔那〕你知道他是什麼病呢。〔祿〕他呀，他是那傷寒病。〔那〕呵，怎麼講呢。〔祿〕他是傷寒上頭加二個字。〔那〕加那兩字呀。〔祿〕他是加夾陰傷寒。〔那〕吓，招打。〔祿〕老爺，你老人家別生氣，你老人家生氣，小人就不敢開口說話了。〔那〕好好好，你且講來。〔祿〕你還生氣，不生氣呀。〔那〕我不生氣，他是什麼病，快快說來我聽。〔祿〕我大相公因為了那一天，送那位姑奶奶的殯之時，大相公就跟隨了那榮國府的寶玉寶二爺，他二人就同到了那饅頭巷去，可知那裏曉得，那個庵中有一個小尼姑，他的名字我也打聽來了。〔那白〕他叫什麼名字。〔祿〕他叫智能，那時間誰知道他二人就是眉來眼去的，可就吊上了，因此我家大相公回得家來，他就生下了這個樣子的病症，你老人家想想他

可是夾陰傷寒。〔那〕哦哦哦，這個奴才竟敢作出此事，這也是秦門之子呀，書童你是怎樣的知道的呢。〔祿〕此事我本不知道。〔那〕那個對你講的。〔祿〕乃是榮國府內的小廝告訴我的，那是小人我起初也是大不相信此事，是小人想了一個法子，我天天在門口掃地，可巧那裏知道，就是這幾天，那個饅頭巷之中的尼姑，他是天天在我們這裏門外張望，要尋相公說話，他偏偏遇見了小人，那時間，是小人我用我的三寸不會爛的舌頭，將他的真情實話，騙了出來，這是小人千真萬真，奴才實實的不敢有半句謊言。〔那〕我來問你，那尼姑他現在那裏。〔祿〕是你老人家那裏知道，那是小人早就將他騙進府中來了。〔那〕哦，你已將他騙進來了，他在何處。〔祿〕我叫他在門房內等着呢。〔那〕好好好，快將那尼姑叫了進來，待你老爺細細問他。〔祿〕哦，是呀，這我該給他點顏色看看，他在外叫我奴才，我再來耍耍他，呀，智能師太，我家的大相公，請你說知心的話呀。〔智內白〕來了。

〔智〕白：呀書童，可曾見過相公？〔祿〕見過了。我們大相公叫我請你哪，你隨我進來，見過相公，來來來。〔進介〕〔智〕白：有勞了。相公在那裏？相公在那裏？

〔邦〕唔哼。〔智〕哎呀呀，我怎麼走了錯路。這是別的人家，待我走去。〔邦〕回來。〔祿〕回來。老爺有話說。〔邦〕你是往那裏去？〔智〕我呀。〔邦〕白：那裏去？

〔智〕我我我回到我的菴中去。〔邦〕且慢回去，我來問你，你到此則甚？〔智〕白：我不過是化緣來了。

〔邦〕好好好，你拿來。〔智〕老爺要什麼？〔邦〕你言道化緣來了，你拿緣簿來。可在？〔智〕這個，這個，這個，是我來的慌忙，將緣簿忘却了。〔邦〕胡說。〔智〕不錯，我在中途路上失落了，待我回去，再取一部來。〔邦〕回來，胆大妖尼，言顛語倒，可見得心虛胆怯，想你乃是出家之人，就該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你不靜守三寶，怎麼淫污無恥，勾引了良家子弟？

〔智〕呵呵，你講出此話，從何而起？莫要屈我出家人。〔邦〕還是這樣講話，你的好情已露，難道說，你還抵賴不成麼？〔智〕有道是：這捉賊要賊，捉姦要

雙，我勾引了那家的子弟，難道說老爺你就親眼看見的，不成麼？〔邦〕哎呀呀，你這個妖尼，想我兒秦鍾，他是身得病症，都是從你身上而起，你這妖尼在那庵中，你二人作下了那苟且之事，今日公然前來尋找我兒秦鍾，也是你好大的狗胆，今日豈有你這命在書童？〔祿〕有。〔邦〕我命你去到那有司衙門，喚幾個公差前來，將這個妖尼驅逐出境，以免遺害一方，快去快來。〔祿〕哎呀，回老爺的話，我看他是怪可憐的，求老爺，你老人家將他還是這個。〔邦〕什麼？〔祿〕把他賞給小人，作一個小老婆，你看可好？〔邦〕呸，胡說，快快前去，喚差人來。〔祿〕是是，呀呀呀。〔邦〕白：呔，你這妖尼，還不實招。

〔智〕老爺呀。〔唱二簧頂板〕聽一言不由我渾身亂抖，尊老爺你必須細聽根由，我小尼與相公無意邂逅，因此上成就了鳳匹鸞儔，我二人誓天日相期，白首並非是賣風流，踰牆鑽隙，並非是暗地裏苟且相投，可憐我無家女，只求援手，我的老爺呀，得罷休時且罷休，還是罷休。〔邦〕呸。〔唱搖板〕聽一

言不由得氣冲牛斗。罵一聲狗妖尼。好不知羞。今日裏你進了我的門首。你要想活命。回日出西頭。
 〔祿引四差人上〕〔祿〕走呀走呀。〔差役〕人役們與老爺叩頭。〔邦〕罷了。〔差役〕謝老爺。喚我們前來。有何吩咐。〔邦〕你們不知。我這裏來了一個妖尼。他無恥引誘了良家的子弟。敗壞風俗。你們將他送到了衙門。去將此事回稟你家老爺。將他驅逐出境。〔差役〕遵命。走走走。〔拉智同下〕〔邦〕書童。〔祿〕昨老爺。〔邦〕吓。〔祿〕哦哦。老爺。〔邦〕快將那不肖之子。與我叫了出來。〔祿〕咋要壞了。有請大相公。〔鍾上白〕書童何事。〔祿白〕老爺那裏請你呀。〔秦〕來了。扶我來。孩兒參見爹爹。〔邦〕兒近前來。〔秦〕是。〔邦抓住秦介〕〔邦〕吓。好奴才。〔打介〕你你你作的好事。〔秦〕哎呀爹爹。但不知孩兒作錯了什麼事。叫爹爹生氣呀呀呀。〔哭介〕〔邦〕秦鍾呀。好奴才。你這奴才。那日你走到了饅頭菴前去。送你那姐姐的殯。誰想你這個奴才。作下的好事。你怎麼與那菴一個妖尼。名叫智能。你二人通了姦情。

回得家來。你就身染了重病。誰知道那個妖尼。他竟敢的大胆前來。在這門外尋你。這個奴才。不想被我知道。此事也是偏偏湊巧。將他治法。是我叫了幾個公差。將他驅逐出境去了。你這奴才。今日還要抵賴了不成麼。〔秦〕哎呀爹爹呀。〔跪下〕〔秦〕這也是孩兒將此事一時作錯。俱被爹爹知道。還望爹爹將兒饒恕了罷了罷。〔哭介〕〔祿〕大老爺將相公饒恕了罷呀。〔邦〕吓。奴才呀。奴才可嘆。我這年近古稀之人。生下你這個不肖之子。我二老千辛萬苦。將你這個奴才養大成。人不想你母他今去世太早。爲父也沒有缺少訓教。爲父只指望你用心攻書。去圖上進。那裏知道你這奴才。在外作出這無恥之事。我問你這奴才。心肝何在。我爲父的臉面何存。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相衍。不想我家世代清白之家聲。就斷送在你這奴才之手。我這老命不要。你招打。〔打秦介〕〔邦〕奴才呀。好個無恥的畜生。今日將你這奴才打死。也是無用。豈叫吾有何面目。去見那去世的先人。〔吐介死介〕〔秦〕

爹爹怎麼樣了。〔哭介〕呵呀爹爹呀呀。〔唱搖板〕這是孩兒不孝順。吾父一氣命殘生。〔祿〕哎呀老爺呀。〔哭介〕〔祿〕我說相公。你也不要傷心了。保重身體。〔秦〕書童快報與榮國府寶二爺知道。〔祿〕你到裏面安歇待吾去。〔秦哭〕爹爹呀。〔下〕〔祿〕你不必哭了。呵呀老爺呀呀。〔哭介下〕

〔著煙引寶上〕〔寶唱西皮正板〕自那日與秦鍾菴中分手。他得下冤孽病臥倒床頭。嘆好友得此病。吾心加愁。却不能救了他。無計進投。叫茗烟忙代路。書房來坐。吾心驚肉抖。搜却是爲何。〔祿上白〕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到了待吾上前。裏面那位在。〔著〕什麼人。〔祿〕是我。〔著〕那裏來的。〔祿〕我是秦府上來的。要見寶二爺。有話說。〔著〕你站一站。我給你去稟。〔祿〕是是是。〔著〕相公。今有秦府有來人要見。〔寶〕叫他進來。〔著〕是來人。我家相公。叫你進來。〔祿〕哦。是是是。來了。〔進介〕〔祿〕秦祿與寶二爺叩頭。〔寶〕罷了。〔祿〕謝二爺。〔寶〕秦祿不在府中侍奉老爺。到此有什麼事。〔祿〕二爺那裏知道。

我家老爺與相公爭吵一番。老爺一氣他就死了。〔寶玉白〕怎麼老爺下世去了。你家相公病體如何。〔祿白〕還是照常。我家相公命我前來給你一信。〔寶〕待我前去看看他。茗烟代路。〔唱〕茗烟代路出府門。此時叫我意亂心。〔小原場〕〔秦在床上躺介〕寶進門。〔寶玉唱〕見他雙目來閉緊。〔白〕鯨卿良友。〔看介〕呀。〔唱〕難道生死在今辰。〔白〕鯨卿良友。我寶玉來了。〔秦醒介〕〔看介〕〔秦白〕寶叔麼。待吾起來。〔寶〕你不要起來。你是有病之人。好好的靜養罷。〔秦忍介〕〔秦〕寶叔。想你我交了多年。我此時萬念俱交。只是如今有一層的心事。我就是未曾與寶叔說。握手一別。甚以爲恨。如今寶叔到此。叫我在未死之前。稍訴苦衷。我這心中安矣。快快叫人將吾扶了起來。坐坐。〔寶〕茗烟秦祿。好好扶起秦相公。〔秦祿茗烟同扶秦介〕〔秦起介〕〔秦〕呀。寶叔。想我秦鍾。自幼兒母親早逝。賴老父將吾扶養成人。指望步步青雲。誰知吾作出此事。有何面目。去見祖先也。〔哭介〕〔寶〕你保重。我要回去了。〔秦躺下不理介〕

引寶下」〔祿白〕相公安歇。〔下〕〔智能在紗窗內吊下來〕
 〔智〕秦鯨卿秦相公負心人呀。〔唱反二簧慢板〕想當初菴堂別珠淚悲切叫一聲負心人細聽分明。苦想思害得我哭也無淚。到如今萬念了心已成灰。還清那風流債魂飛懺悔。從今後吾把那紅塵齊推。觀看那大限來一旦同退。一旦同退。負心人呀。〔轉唱原板〕我將那從前事再表一回。你的父大不該將奴貶界。大不該將奴名羞落一場。說罷了

至理名言

女兒情芳心已碎。芳心已碎。〔叫頭〕相公鯨卿。你你要隨吾來呀。〔唱〕隨我到陰台下。比翼雙飛。〔智下〕〔五更〕〔祿上白〕相公醒來。〔秦唱二簧倒板〕時才間與智能談論一遍。〔醒介〕〔秦〕呀。〔唱〕又只見秦祿在床前。一霎時不由我心血上翻。〔吐介〕〔秦唱〕萬事全休。遇大限。〔死介〕〔祿〕相公相公。哎呀。相公呀。〔哭介同下〕

唐增庚

一個奮鬥努力的前進者。他並不因為顛沛的遭遇而怨恨着命運。只有那些甘自落伍的。是終日在咀咒着命運。終日在慨嘆着命運。因此他的意志就日見消失。而至于整個的沒落。

凡事以冷靜的頭腦去想。以熱烈的情緒去做。無有不能得到成功的。

成功的基礎是在奮鬥。奮鬥的收穫就是成功。所以天下惟有不知艱難而拚命奮鬥的人。他才能走上成功的最高峯。

世間充滿了虛偽陰險。只有在孩子羣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純潔的天真。不能夠放過短促的一秒鐘。因為悠長的歲月。是無數的一秒鐘積成的啊。

看見別人墮落而譏笑的。看見別人成功而妬忌的。這種人是最沒用的東西。在平庸的人羣中。這種人却是占着最多數。

初進社會的朋友們注意。那種別人所賜與你的笑。以及那種殷勤和讚佩。都不是發乎內心的真意。

編生先緒承王

五之書叢學大華中昌武

釋	改	英
例	錯	文

誤	句	英
詳	法	文
解	正	造

一、英文語句改錯，為測驗英文法最好工具。此書搜集歷年各級高中入學試驗英文法改錯問題，及參考中學生平日造句錯誤，就其錯誤性質，分為十類，約三百餘句，每句代表錯誤一種；不僅中學課外參考及升學準備。足供高初中學生課外參考及升學準備。將英文各種用法，除極普通者外，盡包納於一門，極有把握，即英文文法，亦可活用而得其奧妙。極有把握，即英文文法，亦可活用而得其奧妙。極有把握，即英文文法，亦可活用而得其奧妙。

二、於英文改錯一門，極有把握，即英文文法，亦可活用而得其奧妙。極有把握，即英文文法，亦可活用而得其奧妙。

三、將發音相似，或意義相似，或拚注相似，各字並集。將發音相似，或意義相似，或拚注相似，各字並集。將發音相似，或意義相似，或拚注相似，各字並集。

附例為一編，互相比較，用中文者，逐一註釋；每句並全書一冊定價二角特價七折。

著者倪明材先生，就其十餘年來在武昌中華大學附中教授英文之經驗，將所編講義，幾經修改，而重行編輯者。全書共七十節，其內容係將學生造句練習中一般之錯誤彙集糾正，復根據文法原則，用中文加以說明，材料豐富，註釋周詳，各科練習極多，若採為課本，或引為參考，俾學生不獨有所規鑑，免致一誤再誤，更能於反覆學習中，愈得明瞭文法原則之意義和用法。較之讀死板文法所獲之益，真相距不啻天壤！

定價四角特價七折

行發店書育教路東山海上

戲迷傳

戲情

此劇無甚情節，是一個喜歡唱京戲的人迷了心，隨時隨地，唱不停歇；看見什麼事，就唱什麼戲。諸名伶各就所長，編唱各劇。所以各人所唱的，往往不同。而觀劇的人，聽此一齣，可抵聽數十齣呢！

登場人物表

伍音(丑)

老爺(丑)

伍岳父(生)

伍母(老旦)

伍妻(花旦)

〔伍音上引〕西皮二簧。四平調。梆子崑腔。〔白〕自幼生來性兒乖。終朝每日看戲臺。生旦淨末我全會。文武崑京一齊來。在下姓伍。名音。字六律。一生無所好。專好學唱戲。看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到莊前莊後。游玩一回便了。〔唱西皮原板〕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甲上白〕有一位朋友。送了一封信來。也不知道爲的什麼事情。我也不認識字。那邊有位先生。待我請他念念。先生。我這裏有一封信。請

你看看。是什麼事情。〔伍接信拆看介〕〔伍〕這封書信。來得剛剛湊巧。明日午時三刻。走馬換將。那時我叫他先放我家先行。陳式。然後再放他姪兒夏侯。尙他將我家先行放出。我用百步穿楊。將他姪兒一箭射死。那夏侯淵。定必與他姪兒報仇。他殺一陣。老夫敗一陣。殺到曠野荒郊。無人之處。我用當年關公拖刀之計。將他立劈馬下。夏侯淵我的兒吓。明日不來便罷。倘若來時。中了老夫拖刀之計也。〔甲〕你拿過來罷。說了半天。我一句也不懂得。

〔下〕色宋先生宋國士本縣再賠你十兩贓銀。他去遠了。這個奴才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入門介〕

〔伍妻上白〕奴家生來命兒低。嫁了個丈夫是戲迷。清晨起來唱到晚。不是二簧就是西皮。我說你一天唱到晚。你也沒有個厭煩。〔對坐介〕〔伍〕明公吓。〔唱流水板〕休流淚來免悲傷。忠孝二字掛心傍。同心協力把業創。凌烟閣上美名揚。〔伍妻〕說着話。他又唱起來了。我同你這個日子。過到幾多早晚。才是個了手。〔搬椅傍坐介〕〔伍〕丫環掌燈。待老爺觀看。〔唱慢板二簧〕借燈光我這裏觀看嬌娘。我看他容顏美態度安詳。問娘行因何故。〔改原板〕淚帶臉上。莫不是嫌吾老難配鸞鳳。要穿衣錦繡衫。任你選擇。問娘行因何故愁鎖雙眉。兩淚汪汪。細說衷腸。又有何妨。〔伸腿在伍妻膝上伍妻推介〕〔伍妻〕你看這是什麼樣子。〔伍〕你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就免了這個調調兒。〔伍上白〕參見爹爹。〔伍〕夫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打沉香。就該去打秋兒。既不打秋兒。就不該打沉香。一樣的兒子。你兩樣

看待。這才是清官難斷家務事。有手難打自己兒。呀。〔岳父上白〕親戚你起的早呀。〔伍〕店主東與吾帶馬。〔唱西皮慢板〕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提起了此馬他的來頭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贈與咱。遭不幸困至在天堂店下。欠你的店飯錢。無奈何只得來賣他。擺一擺手兒。你牽去了罷。〔轉搖板〕但不知此馬落於誰家。〔伍妻〕你老人家不用搭理他。看他有唱夠的時候沒有。〔伍〕住口。〔唱搖板〕你口似沙糖心如刀。不該叫罵小英豪。有朝犯在我三郎手。這剛刀之下不恕饒。〔推岳父倒地介〕〔伍母上白〕你這個奴才。真真的大膽。〔伍看介拉伍母〕〔伍〕噯呀。媽媽呀。今當大比之年。跟隨我家二東人進京赴考。夜宿旅店。我家二東人得了一夢。甚是不祥。急速回轉家來。方知大東人去世。二東人就在靈前伴宿一夜。今早起來。忽然來了兩個公差。將二東人鎖到公堂。我就隨到衙前打聽。那縣太爺言道。二東人因姦寡嫂不從。殺傷人命。屈打承招。問成死罪。那時我在堂口喊

冤好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太爺。限我三天之內。尋找夫人的人頭。有了人頭。二東人有救。吾想這人頭。吾往那裏去找。因此回來。與媽媽商議。將我的女兒。一刀殺死。也好搭救我那二東人的性命。〔唱二簧搖板〕二東人他待我恩德非淺。受他一點水恩。當報湧泉。我這裏用鋼刀將頭割斷。生。生。生。和死。我的兒已招裁。〔舞刀介。跑下〕〔伍母〕這個奴才。他跑了。不知何處去了。〔岳父〕咱們去找他。拉他回來罷。〔同下〕

〔伍上唱〕哎。哎。哎。我的妻呀。〔脫鞋頂介白〕我心中有事呀。咳。我心中有事呀。〔唱〕惱恨賊子理不端。擅搶民妻爲那般。摔開大步往前趕。〔翻跟斗介〕不覺來到賊的府門前。〔岳父上白〕我找了半天。也沒有看見你。你敢自在這兒。又唱起打棍出箱來。啦。別唱啦。跟我回去罷。〔伍〕老丈呀。〔唱二簧原板〕老丈休得膽怕驚。我有言來細你聽。休把我當做了妖魔論。我本是屈死一枉魂。〔岳父唱〕他那裏叫一聲張別古。嚇得我年邁人好不糊塗。〔白〕你

走罷。〔伍唱〕忙將樹枝搖擺動。抓了一把沙土揚。灰塵。我與你一無仇。二無怨恨。叩求老丈把冤伸。〔岳父〕得啦。別唱啦。回去罷。〔伍音唱西皮搖板〕耳邊廂又聽得火砲聲震。那重耳放火燒山林。東山不進西山隱。〔隨岳父走轉場。伍妻上開門介〕〔伍唱〕呀。因何故你嫂嫂不來開門。〔伍母〕這個奴才回來了。〔岳父〕我看他這個戲。纔是真大。只怕是中了魔了。到不如請位先生給他治好。〔伍母〕好。快去與他請一位醫生來。〔岳父下〕〔伍母〕你這個奴才。我看你怎生得了。〔岳父拉醫生上〕〔岳父〕先生來了。〔伍母〕請先生看看。他是那一經中了病了。〔醫〕待我來看看。〔伍唱二簧搖板〕適才間在郊外閒游。散悶。偶遇見一官長。暗放雕翎。對着胸膛射一箭。險些兒喪了命。殘生。猛然睜開昏花眼。我面前站定對頭人。放箭官長就是你。你你你不該放雕翎。射我的前心。〔醫〕喝。他這個病。可是真不輕呀。我先診診脈。再說。〔伍〕吉太醫。你看老夫得的是什麼病症。〔醫白〕你這個病。到好治。只要有人拿

出一萬兩銀子。你到上海辦上一分行頭。邀請些著名的唱戲的。你起上一個戲班子。管保就好了。
 〔岳父〕請先生開個方子罷。〔醫〕拿筆硯來。待我給他開一個方子。這病要重用牡丹皮。這牡丹。可是要白牡丹。不要金牡丹。再用一樣防風。這風要九陣風。不要五陣風。再用點括婁。這樓。要楊小樓。可不要樊春樓。再用點橘紅。這紅。要月月紅。不要元元紅。再用點常山。這山。要何月山。不要郎德山。再用點甘菊花。這花。要粉菊花。不要紅菊花。再用點甘草。這草。要芙蓉草。不要靈芝草。再用點冬青。要貴俊卿。不要蓋俊卿。再用點連翹。要呂月樵。不要張菊樵。再用點蓖麻子。要三麻子。不要麻穆子。好啦。再加半盞童便。可是要麒麟童的童便才好。再加點燈心。做引子。這燈心。要七盞燈的。不要萬盞燈的。來。你把這一劑藥。用點小香水。給他煎好了。用個玻璃翠的杯子。盛起來。給他吃了。聽他的。肚子裏頭。咕嚕嚕嚕的一聲雷響。管保病就好了。
 〔岳父〕先生。你這方子。叫什麼湯頭呀。〔醫〕我這

湯頭。叫做趙如泉。〔岳父〕怎麼叫做趙如泉。〔醫〕他吃了我的藥。他一定照舊如初的全愈了。〔伍〕啞啞啞。〔唱西皮搖板〕提起了兒的爹娘掌兒的嘴。活活氣死我年邁人。恨不得追了奴才的命。〔打醫介〕〔伍唱〕陳門中何用你。這敗家的子孫。〔推醫踢出門介〕〔醫白〕發兵不發兵。但憑於你。為何將咱家踢出宮外。正是一脚成仇恨。點點記在心頭。〔下〕
 〔伍母〕看這奴才。叫我也無法治他。我不免送了他。忤逆不孝。當官治他的罪名便了。〔岳父〕你母親。要送你見官。〔伍〕要見君。好呀。走呀。〔唱二簧搖板〕好好。要你們送的什麼信。要見君。大家一路行。〔伍拉伍母岳父同下〕
 〔四差役老爺上念〕昨晚一夢甚是凶。夢見壽星老兒。騎着蒼蠅。左手抓住蒼蠅翅。右手抓住蒼蠅鬚。天上看滿天星。地下看一個坑。門前看有一棵松。松上看落着個鷹。屋裏看點着燈。牆上看定着釘。釘上看掛着弓。桌子上看擺着個鐘。鐘旁邊看放着一本經。忽然天上起了大風。刮散了滿天星。刮

平了地下的坑刮倒了門前的松，刮飛了松上的鷹，刮滅了屋裏的燈，刮吊了牆上的釘，刮落了釘上的弓，刮歪了桌子上的鐘，刮翻了鐘旁邊的經。這叫做經翻鐘歪，弓落釘吊燈滅鷹飛松倒星散坑平一場空。〔白〕大官也是官，小官也是官，不論大小官，全是爲弄錢。我本縣縣太爺的便是。今日三六九日放告之期，來呀放告牌擡出去。〔差役〕是。〔伍母上白〕冤枉〔差役白〕啓老爺外面有人喊冤。〔老爺〕帶進來。〔差引伍母跪介〕〔老爺〕老太太你有什么冤枉。一一訴來。〔伍母〕啓太爺，吾有一子是個戲迷，終日氣我甚是不孝，因此送他忤逆，請太爺懲治於他。〔老爺〕是啦，你交給我，你先下去罷。〔伍母下〕〔老爺〕來把戲迷與我帶上來。〔伍內白〕來也。〔上唱西皮搖板〕跳龍潭入虎穴，逃災避禍又誰知。中牟縣又入網羅，怒冲冲打從這滴水簷過。看陳宮他把我怎樣發落。〔老爺〕膽大戲迷，見了本縣

爲何不跪。〔伍〕俺上跪天子，下跪諸侯，豈肯跪你小小縣令。〔老爺〕你欺吾官卑職小，來請過聖命。〔伍跪介〕〔伍〕臣潘洪見駕，吾主萬歲。〔老爺〕你是怎樣陷害楊家父子，從實招來。你可知本御史的利害。〔伍〕老爺容稟。〔唱青衣西皮二六板〕老爺在上，容奴稟，細聽潘氏說分明。年遭荒旱難度命，夫妻二人把巧計生行。至中途古廟進，誰知廟內有妖精。到如今真假難憑信，望求老爺斷分明。〔老爺〕你唱了一大段，吾到不懂，是怎麼回事。〔伍唱吹腔〕二狀不把別人告，告的是娘舅李太公。他每天三次我家走，調唆我公婆二雙親。終日打來終日裏罵，打罵奴家改嫁別人。〔老爺〕你這個戲迷，我真纏不清你，我要退堂啦。〔唱南笛兒〕打三榔子退大堂。〔伍接唱〕謝老爺做主張，今日才得兒夫郎。手挽手兒把堂下。〔拉老爺介唱〕我同你到新

世界裏去白相。〔拉下〕

至理名言

警 頌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告我。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者。

謙固美德。但過謙者多。隨詐。默爲懿行。然過默者藏奸。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人苟有一長。師之皆足以爲身心之益。寬厚之人。吾師以親師友。博物洽聞之人。吾師以廣見聞。慈悲之人。吾師以御下。儉約之人。吾師以居家。通變之人。吾師以生慧。質樸之人。吾師以藏拙。聰明才辨之人。吾師以應變。緘默寡言之人。吾師以存神。以此推之。何人非吾師。而又何在。不可取益乎。

與剛直人居。日聞法言。久之自有益。與善柔人居。日聞諛言。久之必有損。故美味多生疾病。藥石可以延年。

先淡後濃。先疏後密。先遠後近。交友之道也。總之以道義相勉。始終一敬。方爲善友。

小人固當遠。然也不必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也不可曲爲附會。

奸人難處。迂人也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酷有似乎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于小人時。強人以難行之事。吾心何安。污人以不美之名。吾心何忍。誤人而使之不覺。此奸之大者。所當急遠。已情可不縱。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羣英會

戲情

曹操既然得了荊州，劉備退避江夏，待時而動。曹操這時雄據荆襄，乘勢欲吞滅東吳，就領兵馬八十三萬，水陸並進，沿江東下，並且檄約孫權到江夏會獵，實則是脅迫孫權投降。孫權無法可以抵抗，派魯肅特到江夏，以弔慰劉表爲名，探看劉備的舉動。這時劉備正和孔明議論東吳之事，卻好魯肅到來，兩方均有聯和抵曹之意。魯肅特邀孔明同到東吳，商議大計。孫權見孔明同來，就聚集文武百官於帳中，以誇耀東吳人才之盛。於是這一班謀士，如張昭、顧雍等，諸多責難孔明，一一辯駁，沒有一人能抗。魯肅乃引見孫權，孔明反覆激說，孫權方決計抵抗。且留孔明在吳參贊軍務。特命周瑜爲大都督，帶兵屯扎 三江口，準備和曹操決戰。曹操有一個謀士叫蔣幹，乃是周瑜的同學，自請過江說周瑜歸降。周瑜一見，知其來意，假作軍中得遇故人，大是樂事，特爲招集衆將會飲，只許歡談別事，不准說到軍事。蔣幹於是無法進言。當晚留宿帳中，周瑜故作酒醉，將一封假信放在桌上。蔣幹一看，乃水軍頭目蔡瑁、張允寄來的，信中約期裏應外合，共滅曹操。蔣幹信以爲真，隨時逃回報告。曹操一時也被瞞過，立刻將二人斬首。蔡瑁、張允既死，周瑜益發無所忌畏，準備進兵。但因軍中缺乏箭枝，水戰不便，就請孔明在三天之內，趕造十萬枝箭，以備使用。如不能成，就可以殺死孔明，以免將來爲東吳之害。魯肅一聽，很替孔明擔憂。但是孔明一連兩日，毫無舉動。魯肅忍耐不住，問其究竟如何。孔明乘此向魯肅借二十隻戰船，外束草把，再用五百軍士分乘，止帶戰鼓，乘四更大霧，開到曹營，擂鼓吶喊。曹操不知虛實，又有濃霧，咫尺之間，皆不能見，祇有令軍士用箭亂射。不多時，船上箭已射滿，天也將明，卽命開船回營，計算所得箭枝尚不止十萬。周瑜祇自愧不如。周瑜攻曹的大

計早已決定用火攻事。先命龐統獻連環計，將戰船用鐵練聯絡起來，教他遇見了火，不能分逃。在北方人，不善使船，若用火攻，實有不便。周瑜一天正在瞭望曹營，有一旗角拂面，觸動心事，忽然吐血暈倒。眾將士驚惶無措，報知孔明魯肅。孔明心知所以，特命人在南屏山築一高台，用奇門遁甲的法術，借三日夜東南大風，好教周瑜成功。但是周瑜見孔明竟能奪天地造化之功，愈加忌嫉。就教丁奉、徐盛等，趕到南屏山去殺死孔明。不料孔明早已防到，已預先教趙雲過江迎接回去了。周瑜無法，祇有乘此東風，進攻曹操，終將曹兵在赤壁的江面，燒得片甲不存，曹操僅以身免。孔明回到江夏，料定曹操必敗無疑，預先在曹操奔逃必經的地方，埋伏兵馬，乘勢攻擊。只有華容道這個口子，最要緊。要派關公去，又恐關公念着舊情，不忍迫逼曹操。關公力言從前恩意，已經報過，現已絕不能以私情廢國事，一定要前去。孔明教他立下軍令狀，假如放走，定以軍法從事。關公也就允許，帶兵而去。那知曹操沿途雖遇伏兵，都能逃脫。走到華容道，遇見關公，萬萬不能過去，只有哀求一法。關公一身重義，果爲所動，竟放走了。回來之後，孔明要行軍法，劉備竭力保救，方得免罪。

登場人物表

孔	明 (鬚生)	關	公 (紅生)	周	瑜 (小生)	孫	權 (淨)	魯	肅 (老生)
曹	操 (淨)	許	褚 (武淨)	蔣	幹 (丑)	甘	甯 (武生)	黃	蓋 (淨)
張	昭 (生)	太	史慈 (生)	蔡	瑁 (丑)	張	允 (丑)	丁	奉 (武生)
徐	盛 (武生)	蔣	欽 (武生)	周	泰 (武生)	關	澤 (生)		

古戰羣儒

〔四大監孫權上引〕南面稱孤。鎮江東。霸業鴻圖。

〔白〕父兄征戰有數年。開基創業在江南。曹操統領兵百萬。要與孤家啓爭端。孤孫權承父兄之基業。坐鎮江南。領守九州八十一郡。今有曹操得了荆襄各郡。帶兵百萬。直下江南。有吞併東吳之意。昨日與羣臣會議。文官各各主降。武將大半要主戰。到叫孤家游疑不決。也曾修書。去到柴桑。宣召周瑜。等他到來。再作商議便了。〔魯肅上白〕江北請臥龍。同來見主公。參見主公。〔孫〕大夫少禮。〔魯〕謝主公。〔孫白〕今有曹操遣使送來檄文。孤與衆卿會議。文官主降。武將主戰。不知大夫意下如何。〔魯白〕衆人俱可降曹。惟主公則萬萬不可降曹。〔孫〕怎見得。〔魯〕若肅降曹。自然是加官受爵。封妻蔭子。若主公降曹。位不過封侯。馬不過一騎。從者不過數人。再想南面稱孤。只怕不能設了。〔孫〕衆人之言。大失孤望。大夫所議。正合孤心。但是那

曹操滅了袁紹。冀州兵馬皆其所得。近日又得荆襄之衆。其勢甚大。恐難對敵。〔魯〕主公休要多慮。肅至江東。請得一人。乃諸葛瑾之弟。名諸葛亮。現到東吳。主公與他相見。定知曹操之虛實也。〔孫〕此人莫非就是那臥龍先生麼。〔魯白〕正是此人。〔孫〕他現在何處。〔魯〕現在驛館。〔孫〕今日天色已晚。明日聚衆文武於帳下。教他先看我江東之英俊。然後孤與他相見便了。〔魯〕遵命。正是欲圖定國事。須問智謀人。〔下〕〔孫〕待等明日。見了諸葛孔明。看他怎樣議論。退班。〔同下〕

〔四龍套四大鎧周瑜上引點絳脣〕幼習兵機。智謀無敵。逞雄威。制勝出奇。名震東吳地。〔白〕甘羅十二智謀高。少年拜相。美名標。男兒須抱凌雲志。治國安邦立功勞。吾姓周。名瑜。字公瑾。吳侯駕前爲臣。鎮守柴桑一帶等處。昨日有書信到來。喚吾到東吳議事。鄒衆將官兵發南徐去者。〔衆九介〕〔同下〕

〔張廣步辭陸殿向上白〕衣冠濟濟珮瑜瑜。朝臣待漏五更忙。九天闔闔開宮殿。萬里山河賽帝邦。〔各報名〕下官張昭。虞翻。步騭。薛綜。陸績。嚴峻。〔張〕請了。〔衆〕請了。〔張〕今有諸葛孔明。過江來見主公。定是前來游說。今日曹操領兵。欲伐劉備。那孔明欲借我東吳之兵。以敵曹操。幸勿使吳侯中他的詭計。待他到來。我等須要與他辯論一番。〔衆〕請。〔丙白〕諸葛先生到。〔衆〕有請。〔魯肅引孔明上〕〔孔明〕吓。衆位大夫請了。〔衆白〕先生請坐。〔孔明〕告坐。〔衆〕先生駕到。吾等不曾遠迎。當面恕罪。〔孔明〕豈敢。小人來得倉猝。列位海涵。〔衆〕好說。〔張〕久聞先生隱居南陽。高臥隆中。自比管仲樂毅。不勝欽仰之至。〔孔明〕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何勞大夫挂齒。〔張〕那劉豫州曾三顧茅廬。聘請先生。言聽計從。就該席捲荆襄。今日荆襄州郡。盡屬曹操。不知是何意見。〔孔明〕想吾主劉豫州。自出世以來。以仁德爲本。以信義當先。若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怎奈荆襄王劉表。亦是漢室之胄。吾主不忍

取同宗之基業。故力辭而不受。那劉琮小兒。妄聽蔡瑁等之讒言。將荆襄各郡。盡獻於曹操。使曹操得以猖獗。今吾主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君等所知也。〔張〕先生自比管樂。想當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保燕國。下齊邦七十二城。名震當時。皆天下之奇才。今劉豫州。聘請先生下山。必能興利除害。抑強扶弱。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占據城池。縱橫宇內。既得先生之後。則曹兵一出。拋戈棄甲。望風而逃。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竟無容身之地。若有管仲樂毅。必不至此。〔孔明笑介〕〔孔明〕喝喝哈哈。哈哈。萬里鵬飛。羣鳥難及。鴻鵠之志。燕雀難知。譬如人身染重病。必先用粥糜調養。復用藥劑醫治。待其臟腑充盈。形骸平服。然後再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投之。則病根除矣。若不待氣脈和緩。卽投以猛藥厚味。則病人斷無生理。吾主劉豫州。自汝南兵敗之後。暫依劉表。兵不過千人。將則只有關張趙雲等。此正如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想那新野之地。乃是山

僻小縣。生民既少。糧草無多。城郭未修。軍馬未練。器械不足。輜重不備。而能博望燒屯。白河決水。使曹仁夏侯惇輩。心胆俱裂。棄甲而逃。當日管樂之用兵。未必能過此。夫軍家勝敗。乃古之常理。昔日漢高皇帝與項羽爭雄。屢戰屢敗。到後來垓下一戰成功。豈非韓信之良謀乎。〔唱西皮搖板〕吾主行事多義信。打從新野赴江陵。難民倒有數萬整。吾主不肯兩離分。曠野荒郊哭聲震。一日祇行數里程。因此當陽敗了陣。曹操得勝逞其能。自古兵家豈常勝。雄戰全在主謀人。〔虞白〕今曹操帶領雄兵百萬。勇將千員。蜂擁而來。奪取江夏。不知先生當以何計。〔孔明〕曹操得冀州幽州。袁紹螻蟻之兵。聚荊州劉表烏合之衆。雖有數百萬。何足懼哉。〔虞〕你主劉豫州兵敗當陽。逃奔夏口。幾無容身之地。今將求救於人。尙言不懼曹兵。可謂大言欺人也。〔孔明〕吾主當陽之敗。乃因攜帶數十萬赴義難民。扶老攜幼。號泣相隨。吾主不忍捨而去之。一日祇行十數里。身傍只有數千仁義之兵。豈能

敵曹操百萬殘暴之衆。今日你東吳兵有百萬將。有百員。且據長江之險。你等竟欲使其主屈膝降。曹操貽笑天下。以此比之。吾主則真不懼曹操矣。〔步〕孔明。你今日過江。莫非要學那蘇秦張儀之輩。游說我東吳麼。〔孔明〕你道蘇秦張儀爲舌辯。游說之輩。豈知那蘇張亦是豪傑英雄。蘇秦解散各國。合從連衡之謀。六國封相。張儀二次相秦。匡扶弱國。并非畏強凌弱。避刀怕劍之流。你等今日只信曹操詭詐之言。萬分畏懼。貪生怕死。勸主投降。還敢笑蘇秦張儀。眞眞不知羞恥。〔薛〕吓。孔明。你道曹操是何等樣人。〔孔明〕曹操名爲漢相。實爲漢賊。人人皆知。又何必問。〔薛白〕你此言差矣。漢世衰微。氣運已盡。曹操應天之運。天下歸心。你主不知時務。強欲相爭。如同以卵投石。以薪救火。〔孔明〕薛敬文。你怎麼竟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來。了那曹操宗祖。屢食漢朝爵祿。理應忠心爲國。報効朝廷。那知他心懷叛逆。常懷篡漢之心。天下之人。無不痛恨。你今竟以天命歸之。眞無父無君之

人也。幸勿多言。〔蔭〕想那曹操。雖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他本是開國丞相。曹參之後。劉豫州雖說是中山靖王之後。却不可考。他織蓆賣履。人人盡知。似難與曹操抗衡。〔孔明〕你莫非昔日在袁紹座前。懷橋遺親之陸郎乎。請坐。聽山人講來。那曹操身為相國。曹參之後。世為漢臣。為何把持朝政。上欺天子。下壓羣臣。不但無君。并且蔑祖。不但是漢室之亂臣。真乃曹氏門中之賊子。吾主劉豫州。堂堂帝室之胄。當今天子。也曾按譜稽查。當殿賜爵。怎道無考稽查。漢室高皇帝。以亭長出身。終有天下。則織蓆賣履。何足恥哉。〔嚴〕聽你之言。可謂強詞奪理。但不知你所治。是何經典。〔孔明〕引經據典。乃腐儒耳。昔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太公釣于渭水之濱。陳平張良之流。耿弇鄧禹之輩。經文緯武。治國安邦。圖畫凌烟。名標青史。并不曾聞治何經典。豈似爾等。下士書生。徒守筆硯。專尚虛文。并無實學。終日戲墨弄文而已哉呀。〔唱〕自古功臣扶社稷。經綸抱負定出奇。功勳卓著立戰績。豈似

你書生念文詞。〔魯唱〕諸君不必紛紛論。先生快見吾主君。〔孔明〕請。〔唱〕江東文臣將我問。一個個俱懷降曹心。舌戰羣儒他無有話論。管叫他認識我南陽孔明。〔隨管下〕〔衆唱〕人言孔明才學廣。今日見來果然強。自比管樂無虛荒。到叫我等臉無光。〔下〕〔四太監孫權上唱〕曹操帶兵下江東。到叫孤家挂心中。將身且坐銀安等。單等相會臥龍公。〔魯上白〕孔明先生到。〔孫〕有請。〔魯〕有請諸葛先生。〔孔明上白〕吳侯。〔孫〕先生請坐。〔孔明〕告坐。吾主劉玄德。問候吳侯金安。〔孫〕豈敢。久聞魯子敬言道。先生躬耕南陽。抱膝隆中。有安邦定國之才。今幸相見。特的領教。〔孔明〕不才無學。有辱垂問。〔孫〕先生曾在新野。扶佐劉豫州。與曹兵交戰。必知曹營軍情虛實。〔孔明〕想那新野城池狹小。糧草不足。吾主劉豫州。兵微將少。寡不敵衆。豈能與曹操相持。〔孫〕曹操此番前來。不知兵將共有多少。〔孔明〕馬步水軍。約有百萬。〔孫〕百萬兵將。恐是詐詞。〔孔明〕非詐也。想那曹操據青兗幽冀之

兵已有二三十萬。平了袁紹，又有五六十萬。中原新招募者，也有三四十萬。今又得荆襄之兵，二十三十萬。如此計算，已有一百五十萬。亮方才言百萬者，恐驚江東士民耳。〔孫〕但不知他帳下戰將，共有多少。〔孔明〕他帳下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至少也有一二千。〔孫〕今曹操平定荆襄，但不知他尚有遠圖否。〔孔明〕看他沿江下寨，準備戰船，教練軍士，不是要取江東。他要取何處。〔孫〕他既有併吞我江東之意，戰與不戰，願先生與孤決之。〔孔明〕亮有一言，恐吳侯不肯聽從。〔孫〕願聞高論。〔孔明〕吳侯要自己裁處。若以吳越之衆，可與中原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如其不能，莫如從衆謀士之言，投降可也。〔孫〕那劉豫州爲何不降曹操。〔孔明〕想昔日田橫，乃齊之壯士，猶能守義不辱。况劉豫州，乃帝室之胄，英才蓋世，百姓仰慕，事之不成，乃天命也。豈能屈膝於人下哉。〔孫怒介〕〔孫〕孔明大言欺吾太甚。〔下〕〔魯〕嚶呀，先生，你爲何出此言。幸吾主寬洪大量，不肯下責。你未

免藐視吾主太甚矣。〔孔明白〕你主也太不能容物了。但我視曹兵如拾草芥。你主不問我故，不言。〔魯〕如此待我去請主公。吓，主公有請。〔孫上白〕何事。〔魯〕那孔明他言道，他有破曹之計。時才肅會責備他來。他倒說主公不能容物。〔孫〕既然如此，待吾再去相見吓先生。時才有犯鈞顏，幸勿見怪。〔孔明〕亮亦出言冒昧，尚祈恕罪。〔孫〕豈敢想那曹操生平所懼者，呂布、劉表、袁術、袁紹、玄德與孤。今日數雄皆滅，惟玄德與孤尚在。孤豈肯以江東之地受制於人。但恐劉玄德新敗之後，不能同孤抗此難耳。〔孔明〕吳侯吓。〔唱原板〕說什麼兵敗新野城，細聽山人說分明。吾主將官威名振，關雲長張翼德勇敵萬人。還有那趙子龍無人敢近，那怕那曹兵百萬人。〔白〕吾主帳下關張趙雲皆能勇敵萬人。現有精兵兩萬，劉琦坐鎮江東，亦有萬人。曹操雖有百萬之衆，遠道而來，疲乏已極。青州之兵不習水戰，荆州之兵雖然歸曹，亦非本心。今日若與吾主同心破曹，曹敗之後，勢必北還。則荆

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孫笑介〕呵哈哈哈
哈。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孤意已定。擇日興兵。共滅
曹操也。〔唱〕聽一言來喜在心。同心協力破曹軍。
〔白〕先生暫請驛館歇息。〔孔明〕但憑三寸不爛

草船借箭

〔黃蓋上白〕二十年前擺戰場。好似猛虎趕羣羊。
光陰不催人自老。不覺兩鬢白如霜。老夫姓黃名
蓋。字公覆。都督升帳。在此伺候。〔甘寧上白〕東吳大
將是甘寧。文韜武略腹內存。任他四路刀兵起。冲
鋒破敵把功成。俺姓甘名甯。字興霸。老將軍請了。
〔黃〕請了。都督升帳。在此伺候。〔四侍衛引周瑜上念
點絳脣〕手握兵符鷹揚虎步。仗英武輔保東吳。兵
出誰教阻。〔黃甘〕參見都督。〔周〕轅門伺候。〔念坐
場詩〕劉表無謀霸業空。引來曹操下江東。吳侯決
策逞英武。拜將登壇立大功。〔白〕本督姓周名瑜。
字公瑾。吳侯駕前為臣。官拜水軍都督。兵馬大元
帥。可恨曹瞞帶領傾國人馬。占據荊襄。意欲吞併

舌。激動江東孫仲謀。〔下〕〔孫白〕魯大夫聽者待等
公瑾到了南徐。命他與孔明相見。商議破曹之計。
退班。〔衆同下魯隨下〕

江南我也曾命魯大夫。去請諸葛先生。共議破曹
之計。來請魯大夫進帳。〔侍衛〕有請魯大夫。〔魯肅
上白〕江南英傑士。參贊在東吳。參見都督。〔周〕大
夫少禮。那孔明可曾請到。〔魯〕現在館驛。〔周〕請
他進帳。〔魯〕是有請諸葛先生。〔孔明上白〕膽壯何
妨探虎穴。智高那怕入龍潭。〔周〕啊先生。〔孔明〕
都督。〔周〕請。不知先生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孔明〕豈敢。亮來得魯莽。都督海涵。〔周白〕豈敢。
〔孔明〕都督相召。有何見諭。〔周〕請問先生。軍興
之際。兵馬未動。何物先行。〔孔明〕自然是糧草先
行。〔周〕是啊。糧草先行。啊。先生。我已探知曹操先
草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

生帶領關張子龍輩星夜往聚鐵山，斷絕曹操糧道。此乃兩家之事，先生諒無推卻。」孔明都督委命，敢不効勞。就請都督傳令。」周如此。先生聽令，孔明得令。周成功之後，另有酬贈。孔明多謝都督。正是：明知周郎借刀計，伴狂假作不知情。

〔孔明笑介下〕〔魯〕都督命孔明劫糧，卻是何意？周大夫有所不知。孔明幫助劉備，乃吾國大患。我欲除此人，恐人笑我不能容物，故借曹操之手殺之。大夫速到館驛，聽他講些什麼，速報我知。」魯是是是。」〔魯下〕

〔周白〕孔明哪孔明，今番中我之計也。〔唱西皮散板〕曹孟德善用兵，慣絕糧道。聚鐵山豈無有將士英豪，諸葛亮此一去性命難保。這是我暗殺他不用鎗刀。〔魯肅上唱西皮散板〕諸葛亮出帳去，哈哈大笑。他笑我周都督用計不高。」白參見都督。」周大夫回來了，那孔明講些什麼？」魯那孔明出得帳去，哈哈大笑，說道他水戰陸戰步戰馬戰，樣樣精通，非比都督只習水戰一能耳。」周唔，他欺我不習陸戰，廢不用他去。原令追回。」魯

是是是。」〔魯下〕

〔周白〕孔明哪孔明，你真藐視人也。〔唱西皮散板〕實指望借刀計將他殺了，又誰知他笑我陸戰不高，將原令且收回，再作計較。」孔明村夫哇哇。〔接唱散板〕我不殺諸葛亮，怎把氣消。」〔魯上白〕原令追回。」周大夫可知曹操命何人爲水軍頭目？」魯聞得曹營水軍頭目乃是荊襄降將蔡瑁、張允。」周哦，就是那蔡瑁、張允。」魯正是。」周此二人慣習水戰，本督大功難成也。〔唱西皮散板〕此二人習水戰，兼有韜略，獻荊州降曹，瞞助紂爲惡，看起來曹營中水軍難破，除非是殺二賊，好動干戈。」〔甘肅上白〕啓稟都督，蔣幹過江來了。」周再探。」甘得令。」〔甘下〕

〔周三笑介〕〔魯〕都督爲何發笑？」周大夫，那蔣幹此番從江北而來，必與曹操作說客，待我略施小計，大功必成。大夫磨墨伺候。」魯是是。」周修書介。」周大夫將此信放在我的帳中，附耳上來。」魯遵命。」魯笑下。」周來有請蔣先生。」侍衛有請蔣先生。」蔣幹上白。」賢弟。」周仁兄請坐。」蔣有坐。」周蔣同笑介入座介。」周子翼

辛苦遠涉江湖。莫非與曹氏作說客麼？〔蔣〕這個愚兄久別足下。特來敘舊。何言說客二字？〔周〕瑜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蔣〕賢弟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周〕子翼兄既無此意。爲何去心太急？〔蔣〕賢弟疑心太重了。〔周〕弟乃是句戲言。〔蔣〕雖屬戲言。愚兄卻惶恐得很哪。〔周〕請江上思良友。〔蔣〕軍中訪故交。〔周白〕衆將進帳。〔衆將上白〕參見都督。〔周〕見過蔣先生。〔衆將〕蔣先生。嚟。你從江北而來。敢是與曹操來作說客麼？〔周〕衆位將軍。子翼兄乃本督昔日同學好友。雖從江北而來。卻非與曹操作說客。公等勿疑。〔衆將〕既是都督好友。待我等把盞。〔周〕還是本督把盞來看酒。〔蔣〕擺下就是。〔擺酒入座介〕〔周〕太史慈聽令。〔太〕在。〔周〕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令官。今日筵前。只敘朋友之交。如有提起孫曹二字者。即便斬之。〔太〕得令。〔周三笑介〕〔周〕子翼仁兄。喂。〔蔣〕啊啊。賢弟。〔周〕請。〔周蔣同飲酒介下位介〕〔周白〕啊仁兄。你來看。滿營將士可雄壯否？〔蔣〕一個個

如狼似虎。〔周〕後營糧草可充足否？〔蔣〕堆積如山。可算得兵精糧足。可算得兵精糧足。〔周〕子翼兄。想弟與兄同窗學藝之時。不會望有今日。〔蔣〕賢弟大才。必有大用。〔周〕想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親。言必聽。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輩。口似懸河。舌如利刃。焉能動我心哉啊？〔笑介〕子翼兄。今日此會。皆是江南英傑。可稱羣英會。〔蔣〕羣英會。妙得很。〔周蔣同笑介〕〔周唱西皮原板〕人生聚散難逆料。且喜今日遇故交。羣英會上當醉飽。暢飲高歌在今宵。〔周白〕子翼兄弟自軍興以來。滴酒不飲。今日故人相會。必須盡醉方休。你我各飲一百觥。〔蔣〕慢來。慢來。賢弟乃滄海之量。愚兄乃溝渠之輩。三觥也就夠了。〔周〕如此就三觥來。看爵觥伺候。〔唱西皮散板〕富貴榮華前生造。〔白〕請。〔周蔣飲酒介〕〔周〕乾。〔接唱西皮散板〕眼望中原酒中消。〔蔣〕賢弟。這白酒有些性暴哇。〔周〕酒暴呵……〔吐介〕〔接唱散板〕暴酒難逃三江口。〔蔣〕賢弟。順流而下。

醉得快呀〔周〕順流而下，哼哼〔接唱散板〕順流而
下東海飄〔撫琴介〕〔唱琴歌〕大夫處世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
狂吟〔自〕來看劍〔周舞劍介舞畢作醉介〕〔蔣〕賢弟

怎麼樣了〔周〕弟已醉了〔蔣〕愚兄亦醉了〔周〕
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夜抵足而眠來，攙扶蔣先生

後營安歇〔侍衛扶蔣下〕〔太〕交令〔周〕黃公覆聽
令〔黃〕在〔周自〕今晚三更時候進帳密報軍情

〔黃〕報什麼〔周〕附耳上來〔黃〕得令〔黃下〕〔周〕
甘興霸聽令〔甘〕在〔周〕今晚營門不許上鎖，蔣

幹過江不要攔阻〔甘〕得令〔周〕掩門〔衆人同下〕
〔魯上藏書介下〕〔蔣上周隨上〕〔一更〕〔周〕仁兄子翼

睡着了〔唱西皮原板〕適才間傳將令營門不鎖，背
轉身見子翼早已睡着，假意兒閉雙睛和衣而臥

暗地裏且看他行事如何〔自〕啊呀好睡哪〔入帳
介〕〔二更〕〔蔣出帳介〕〔蔣〕賢弟公瑾他睡着了，咳我

此番過江好悔也〔唱西皮散板〕這是我誇海口自
招其禍，又誰知在筵前不由分說，到如今進退難

千差萬錯，坐不安臥，不寧兩眼難合〔自〕左也睡
不着，右也睡不着，這便怎麼處，有了案上有書待

我看書解悶，原來是一本兵書，陸戰水戰馬戰步
戰，啊有小東一封，蔡……賢弟公瑾睡着了，待我

掌燈外廂來，蔡瑁張允拜上都督麾下，我等降曹
非爲仕祿，迫於勢耳，今北軍困於水寨，但得其便

七日之內，定取曹操首級來獻，早晚報捷，幸勿見
疑，哎呀丞相啊，不是我蔣幹過江，你的性命休矣

〔唱西皮散板〕曹丞相洪福大安，穩坐，又誰知二
賊子裏圖外合，若不是我蔣幹機關識破，七日內

取首級性命難活〔自〕我不免將書信帶回獻與
丞相，豈不是大功一場，哼，就是這個主意〔入帳介〕

〔三更〕〔黃上白〕譙樓鼓打三更靜，夜宿貔貅百萬
兵，都督醒來〔周〕吓，老將軍夤夜入帳何事〔黃〕

今有蔡……〔周〕禁聲〔周吹燈介〕〔周〕子翼仁兄
睡着了，蔡什麼〔黃〕蔡瑁張允又有書信到來，說

不用七日，只用三日，定取曹操首級來見〔周〕哪
今有江北外客在此，倘被聞見，豈不洩漏軍情，還

不出帳。〔黃〕咋咋咋。〔黃下〕〔周〕真乃老邁昏庸子。翼仁兄，幸喜他不曾聽見。〔入帳介〕〔四更〕〔周〕仁兄，你看三日內，定取曹操首級。〔蔣〕只怕未必。〔周〕有准，倒要你看。〔五更〕〔蔣出帳介〕〔蔣〕哎呀且住，聽譙樓已交五鼓，少時天明不大穩便，不免趁此機會逃過江去便了。〔唱西皮散板〕倘若是天明亮，豈肯放我，恨不得插雙翅飛過江河。〔魯翳上白〕蔣先生請了。〔蔣〕請了，請了。〔蔣下〕〔魯尋書介〕〔魯〕都督醒來。〔大笑介〕〔周〕大夫爲何發笑。〔魯〕那蔣幹盜書逃走了。〔周〕未必。〔魯〕都督請看。〔周魯同尋書笑介〕〔周唱西皮散板〕蔣子翼盜書信忙中有錯。〔魯接唱散板〕周都督用機謀神鬼不覺。〔周接唱散板〕此一計天下人被我瞞過。〔周下〕〔魯接唱散板〕怕的是瞞不了南陽諸葛。〔自〕哼，不錯，瞞不了他。〔魯下〕

〔四侍衛引曹操上唱西皮散板〕此一番下江南交鋒對壘，晝夜裏操兵將大展軍威，造下了銅雀臺，卻少二美，滅東吳擒劉備孤意方隨。〔蔣上唱西皮散

板〕在東吳得書信喜之不寐，此一番見丞相獨占高魁。〔自〕參見丞相。〔曹〕子翼回來了，那周郎降意如何。〔蔣〕那周郎義重如山，非口舌所能動。〔曹〕子翼空走一遭，豈不被人恥笑。〔蔣〕周郎雖未歸降，卻與丞相打聽一件機密大事。〔曹〕什麼機密大事。〔蔣〕耳目甚衆。〔曹〕兩廂退下。〔四侍衛應下〕〔蔣〕這有書信一封，丞相請看。〔曹〕待老夫看來。〔接信看介〕〔曹〕啊，有這等事，吩咐擊鼓升帳。〔蔣〕擊鼓升帳。〔衆兵上〕〔曹〕傳水軍頭目蔡瑁張允進帳。〔衆兵照白介〕〔蔡瑁張允同上〕〔蔡張〕參見丞相。〔曹〕我要你二人進兵。〔蔡張〕水軍未曾練熟，丞相不可進兵。〔曹〕呸，等你們水軍練熟，老夫性命斷送你二人之手。來，斬了。〔衆兵押蔡張下〕〔曹〕哼，有詐，不錯，是計，招回來。〔衆兵上白〕斬訖。〔曹〕哦哈。〔唱西皮散板〕一時間中周郎借刀之計，殺蔡瑁合張允悔之不及。〔自〕水軍頭目換毛玠于禁掌管，傅蔡中蔡和進帳。〔中和同上〕〔中〕兩勝千鈞力。〔和〕能開寶雕弓。〔中和〕參見丞相。〔曹〕老夫殺你二

人兄長可有怨恨〔中〕遺誤軍機罪有應得未將焉敢〔曹〕命你二人詐降東吳你可願往〔中和〕情願同去〔曹〕可有逃去之意〔中和〕我二人家眷俱在荊州焉敢有二意〔曹〕好成功之後另加升賞〔中和〕遵命〔中〕辭別曹丞相〔和〕詐降小周郎〔中和同下〕〔蔣〕啊丞相這場功勞是我蔣幹的罷〔曹〕甚麼〔蔣〕這場功勞是我蔣幹的〔曹〕啐〔唱西皮散板〕這是我一時間未曾思意去掉我左右勝反助周郎誰叫你盜書信全不酌量你就是他二人送命無常〔白〕壞了你啊〔曹下〕〔蔣〕啞〔唱西皮散板〕這一場大功勞他不加升賞當衆將反把我羞辱一場我這裏低下頭暗自思想〔白〕哦……〔接唱散板〕莫不是爲周郎他不肯歸降〔白〕不錯的哎他執意不降與我什麼相干實在難辦哪〔蔣下〕

〔周上唱西皮散板〕統大兵破曹瞞勝負未定終日裏用機謀那得安寧蔣子翼盜書去渺無音信等候了魯大夫密報軍情〔魯上唱西皮散板〕曹孟德

果殺了蔡瑁張允周都督可算得第一能人〔白〕恭喜都督賀喜都督〔大笑介〕周大夫爲何這等呆笑〔魯〕那曹操中了都督借刀之計殺了蔡瑁張允水軍都督換了毛玠于禁二人掌管豈不是一喜〔周〕此事當眞〔魯〕當眞〔周〕果然〔魯〕果然〔周〕本來的可喜大夫此事孔明可知〔魯〕他未必知道〔周〕量他也不知請他進帳〔魯〕有請諸葛先生〔孔明上唱西皮散板〕昨夜晚觀天象早已算定曹孟德中巧計誤殺水軍〔周〕啊先生〔孔明〕都督〔周〕請坐〔孔明〕恭喜都督賀喜都督〔周〕喜從何來呀〔孔明〕那曹操中了都督借刀之計殺了蔡瑁張允水軍頭目換了毛玠于禁此二人不習水戰豈不是大大的一喜〔魯〕他倒先知道了〔周〕些須小計何勞挂齒〔孔明〕都督高才〔周〕啊先生看曹營水軍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瑜思得一計未知可否煩先生爲我決之〔孔明〕你我彼此寫來大夫請看〔孔明〕大夫請看〔魯〕你二

人俱是火字〔周〕只恐未必〔周孔明同看介〕〔周孔明〕火火〔三人各笑介〕〔周〕先生既是我二人所見相同更無疑了幸勿洩漏〔孔明〕那個自然〔周〕先生即日與曹操交戰水路交鋒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弓箭當先〔周〕先生之言甚合心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雕翎以爲應敵之用此乃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當爲効勞但不知限山人多少日期〔魯〕至少亦要一年〔周〕這軍情緊急一月如何〔孔明〕多了〔周〕如此半月〔孔明〕還多倘曹兵殺來豈不誤了大事〔周〕七日可少了〔孔明〕還多〔魯〕太少了〔周〕請先生自限日期〔孔明〕三日交箭〔周〕三日無箭〔孔明〕按軍法從事〔周〕軍中無戲言〔魯〕是啊軍中無有戲言哪〔孔明〕願立軍狀〔周〕請立軍狀〔魯〕這軍狀〔周瑜擲介孔明寫狀介〕〔孔明〕啊大夫這軍狀交與大夫少不得與山人作一保官三日後去至江邊取箭大夫收好了〔魯〕我看你怎麼得了〔孔明〕告辭〔唱西皮散板〕在帳中辭別了

子敬公瑾三日後到江邊搬取雕翎〔孔明下〕〔魯〕啊都督那孔明三日交箭莫非有詐〔周〕大夫不必多言曉諭工匠人等故意遲延三日無箭按軍法從事是他自來送死〔黃在幕內喊〕二位將軍隨我來〔黃蓋上白〕啓稟都督今有蔡中蔡和轅門投降〔周〕命他二人進帳〔黃〕二位將軍進帳〔蔡中蔡和同上〕〔中〕離了曹營地〔和〕來此是東吳〔中和〕參見都督〔周〕到此何事〔中和〕曹操無故殺我二人兄長情願投在麾下借兵報仇〔周〕好棄暗投明可稱俊傑〔中和〕都督誇獎〔周〕來甘寧進帳〔衆兵〕甘寧進帳〔甘寧上白〕東吳龍虎將威風誰敢當參見都督〔周〕將二位將軍收在你的帳下日後還要重用〔甘白〕得令二位將軍隨我來〔甘中和同下〕〔魯白〕都督他二人莫非詐降〔周〕啣彼因曹操殺他的兄長欲報仇而來投降何詐之有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還不與我請出帳去〔魯〕是是是〔魯出帳介〕〔魯〕分明是詐反說是真不免去到館驛問過孔明先生便知分曉正

是真假難憑信，好歹問知音哪。〔魯下〕周子敬爲人向來忠厚，今日爲何這等乖巧。〔黃白〕啞啞啞。〔周〕老將軍還在。〔黃〕伺候都督。〔周〕看他二人還是真心，還是詐降。〔黃〕他二人乃是詐降。〔周〕怎見得。〔黃〕不帶家眷，就是詐降。〔周〕唔，不帶家眷，就是詐降，惜乎哇，惜乎，那曹操有人詐降東吳，東吳就無人詐降那曹操。〔黃〕都督，俺黃蓋不才，情願詐降曹操。〔周〕老將軍不用苦肉之計，怎能瞞得曹操。老將軍年邁，難受五刑之苦。〔黃〕都督，俺黃蓋受東吳三世厚恩，慢說五刑之苦，就是粉身碎骨，理所當然。〔周白〕如此，東吳八十一州，皆是老將軍所賜，請上受我一拜。〔唱西皮散板〕老將軍秉忠心，大義凜凜，可稱得我東吳社稷之臣，定下了苦肉計，你心拿穩，怕的是年邁人難受五刑。〔黃〕都督。〔唱西皮散板〕周都督休得要大禮恭敬，俺黃蓋受東吳三世厚恩，雖然是年紀邁，忠心耿耿，學一個奇男子，我要詐降曹。〔黃下〕〔周唱西皮散板〕好一個黃公覆，忠心耿耿，我料他此一番大

功必成。〔周下〕

〔孔明上唱西皮原板〕小周郎令魯肅巡監坐守，叫山人暗地裏冷笑不休，他那裏要殺我，怎能得轂一樁樁，一件件記在心頭。〔魯上唱西皮原板〕限三天，造雕翎不多時候。〔白〕唉。〔接唱原板〕爲甚麼坐在一傍不睬不憂。〔白〕唉。〔唱西皮快板〕昨日裏在帳中誇下海口，這時候倒叫我替你擔憂。〔孔明〕我有什麼事，要你替我擔憂哇。〔魯〕嘿，你昨日在帳中誇下海口，立下軍狀，三日之內，要交十萬雕翎，今日幾天了。〔孔明〕哎呀，不是大夫提起，我倒忘懷了。〔魯〕你看你看，他倒忘懷了。〔孔明〕待我來算算日子。〔魯〕你算哪。〔孔明〕昨日一天。〔孔明〕今日一天。〔魯〕兩天。〔孔明〕明日一天。〔魯〕三天，拿來。〔孔明〕拿什麼。〔魯〕拿箭來呀。〔孔明〕事到如今，一籌莫展，大夫，你要救我一救。〔魯〕這這這，你不如駕一小舟，逃回江夏去罷。〔孔明〕亮奉命過江，同心破曹，於今大功未成，回去怎樣回復我主，走不得。〔魯〕我倒有一個絕妙乾淨的主意。〔孔明〕

有何妙計〔魯白〕你不如投江一死，落一個全尸。
 〔孔明〕嚶，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死不得。
 〔魯〕叫你走走不得，叫你死死不得，真正叫我爲難哪。
 〔孔明〕大夫哇〔魯〕大夫不能下藥了。
 〔孔明唱西皮散板〕魯大夫你向來待我恩厚〔魯〕本來不錯。
 〔孔明接唱散板〕你保我過江來無禍無憂〔魯〕那個來害你不成。
 〔孔明接唱散板〕周都督要殺我，你不來搭救。
 〔魯〕這是你自招其禍哇。
 〔孔明接唱散板〕看起來你算不得好朋友。
 〔魯〕哎〔唱西皮快板〕這件事本是你自作自受，爲什麼反把我埋怨不休。
 〔自〕我不埋怨你，你倒埋怨起我來了，真正豈有此理。
 〔孔明〕你不能救我，問你借幾樣東西可有。
 〔魯〕早替你預備下了。
 〔孔明〕什麼東西。
 〔魯〕壽衣、壽帽、棺材一口。
 〔孔明〕要牠何用。
 〔魯〕好盛殮你的死屍啊。
 〔孔明〕哎，什麼話。
 〔魯〕你要什麼。
 〔孔明〕戰船二十隻。
 〔魯〕有。
 〔孔明〕軍士五百名。
 〔魯〕有。
 〔孔明〕茅草千担。
 〔魯〕有。
 〔孔明〕青布帳幔、鑼鼓全份。
 〔魯〕有。
 〔孔明〕還要備酒一

席。
 〔魯〕備酒一席，要牠何用。
 〔孔明〕你我在舟中飲酒取樂呀。
 〔魯〕明日無箭，我看你飲酒哇，還是取樂。
 〔孔明〕你去辦哪。
 〔魯〕辦哪。
 〔唱西皮散板〕十萬箭焉能夠一夜造就，爲朋友只落得順水推舟。
 〔魯下〕〔孔明唱西皮散板〕這件事量魯肅難以猜透，那知道我腹中另有機謀，只等到今夜晚四更時候，趁大霧到曹營去把箭收。
 〔魯上唱西皮散板〕一樁樁一件件俱已辦就，請先生到江邊卽刻登舟。
 〔孔明〕大夫來了，可曾備齊。
 〔魯〕俱已備齊。
 〔孔明〕請。
 〔魯〕那裏去。
 〔孔明〕你同我往舟中飲酒。
 〔魯〕下官營中有事，不能奉陪。
 〔孔明〕走走走。
 〔孔明拉魯下〕
 〔孔明又拉魯上二水手隨上〕〔水手〕滿江大霧，往何處進發。
 〔孔明〕往北岸進發。
 〔魯〕哎，曹營在江北，如何去得。
 要去你去，我是去不去。
 我要上岸。
 〔孔明〕船已開行，不能攔岸。
 大夫請。
 〔唱西皮原板〕一霎時白茫茫滿江霧，頃刻之間觀不見，在岸在舟似這等巧機關，世間少有學軒轅，造指車以制蚩尤。

〔魯唱西皮原板〕魯子敬在舟中渾身戰抖，拿性命當兒戲，全不擔憂。這時候他還有心腸飲酒，霎時間到曹營難保人頭。〔水手〕離曹營只有二十餘里。〔孔明〕將船直放曹營。〔魯〕慢來慢來，我要登岸。〔孔明〕船到江心，越法不能攏岸了。〔魯〕諸葛亮啊，我魯肅待你不錯，怎麼你臨死還要拉個墊背的。〔孔明〕這叫作捨命全交。〔魯〕怎麼這叫作捨命全交，好，拚着我這條性命不要，交你這個朋友來拿酒來。〔孔明〕大夫哇。〔唱西皮快板〕勸大夫放開懷，且自飲酒，些須事又何必這等擔憂。〔水手〕離曹營只有一箭之地。〔孔明〕掉轉船頭，吩咐搥鼓吶喊。〔蔣幹上白〕啓稟丞相，江中有人聲吶喊。〔曹操上白〕滿江大霧，想是周郎偷營，吩咐放箭。〔蔣〕吩咐放箭。〔曹操同下〕〔水手〕舟小盛載不起。〔孔明〕大喊三聲，諸葛先生謝曹丞相的箭。〔水手〕離喊三聲。諸葛先生謝曹丞相的箭。〔孔明魯肅水手同下〕

〔曹操同上〕〔曹〕我當是周郎偷營，原來是孔明

借箭，吩咐衆將，駕舟追趕。〔蔣〕順風順水，追趕不上。〔曹〕時時防計巧。〔蔣〕著著讓人高。〔曹〕丟了十萬箭。〔蔣〕明日再來造。〔曹白〕又中他人之計。〔蔣〕下次不中就是了。〔曹〕又壞了你啊。〔曹下〕〔蔣〕又是我的不是，曹營的事，真正難辦的很哪。〔蔣下〕

〔孔明魯肅同上〕〔魯笑介〕先生，我真服了你了。〔孔明〕服山人何來。〔魯〕你怎麼知道今夜如此大霧。〔孔明〕爲謀士者，那有不識天文的道理。〔魯〕先生真神人也。〔孔明〕查看多少雕翎。〔魯〕十萬有餘。〔孔明〕大夫可以交得令麼。〔魯〕交令哪，有我。〔孔明白〕一同交令。請。〔魯〕先生請轉。〔孔明〕作什麼。〔魯〕我真服你好陰陽，好八卦。〔孔明〕山人也服了你了。〔魯〕服我何來。〔孔明〕我服你在舟中飲酒的時節，啊，得得得。〔魯白〕嚙，啊哈哈。〔孔明魯肅同下〕

〔衆兵費盡關澤周瑜同上〕〔周〕轅門鼓角聲高，兩旁擺列鎗刀，本督奉吳侯之命，領兵攻曹。孔明，請日

在帳中立下軍狀。監造十萬雕翎。今已至期。不見交令。來請魯大夫。〔魯肅上白〕忙將希奇事。報與智謀人。交令。〔周〕大夫少禮。那孔明造箭。可曾造齊。〔魯〕俱已造齊。〔周〕啊。他他他是怎樣的造法。〔魯〕都督容稟。〔周〕講。〔魯〕那孔明出得帳來。一日也不慌。兩日也不忙。到了三日。他並不用工匠人等。只用戰船二十隻。軍士五百名。茅草千担。青布帳幔。鑼鼓全份。四更時候。去往曹營。擂鼓吶喊。那時滿江大霧。曹操聞知。吩咐水旱兩寨。一齊放箭。霎時之間。借得十萬雕翎。特來交令哪。〔周〕那孔明真乃神人也。〔魯〕哼。可算活神仙。〔周〕哼。有請。〔魯〕有請活神仙。〔孔明上白〕瑯琊已造就。只在險中求。〔周〕啊。先生。〔孔明〕都督。〔周〕請坐。先生神算。令人敬服。〔孔明〕些小之事。何勞掛齒。〔周〕軍中備宴。與先生賀功。〔孔明〕叨擾了。〔周〕二位大夫奉陪。〔魯肅〕先生請。〔衆人飲酒介〕〔周〕啊。先生。本督意欲命東吳將士。各帶三月糧草。準備破曹。先生以爲如何。〔黃〕且慢。〔周〕黃公覆爲何阻

令。〔黃〕都督。慢說三月糧草。就是一年半載。也不得成功。〔周〕依你之見。〔黃〕依末將之見。不如丟盔卸甲。北面降曹。〔周〕住了。本帥奉吳侯之命。領兵攻曹。你敢慢我的軍心麼。〔黃〕俺隨破虜將軍。出兵多年。那有你不來。〔周〕你敢小覷我麼。來。斬了。〔衆兵押黃下〕〔甘白〕啓稟都督。念在用兵之際。望乞恕饒。〔周〕甘寧。你敢亂我的軍規麼。與我亂棍打出。〔衆兵押甘下〕〔魯肅〕黃蓋乃東吳老臣。望都督饒恕。〔周〕招回來。〔黃蓋上白〕謝都督不斬之恩。〔周〕老匹夫。不是本督不斬於你。二位大夫苦苦講情。來呀。重責一百脊杖。〔二兵拉黃下去打介〕〔黃〕謝都督的責。〔周〕看在用兵之際。暫將人頭。寄在你的項上來呀。又出帳去。〔關扶黃下〕〔周〕先生請。先生請。〔作氣惱介〕掩門。〔周下衆兵同下〕〔孔明上白〕大夫請。〔魯〕我這一下。又不服你了。〔孔明〕怎麼又不服我了。〔魯〕方才都督。怒責黃公覆。我們都是他帳下之人。難以講情。你乃是一客位。禮當講個人情。你一言不發。還在那裏請哪。飲哪。乾哪。你那一輩

子沒有吃過酒，真真豈有此理？〔孔明〕大夫，他二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與山人什麼相干？〔魯〕世界之上，只有願打，那有願挨。來來來，我願打，你可願挨？〔孔明〕你家家都督與黃蓋定下苦肉之計，何必瞞我？〔魯〕他又是計？〔孔明〕大夫哇！〔魯〕他定的什麼計？〔孔明唱西皮散板〕周都督定的是苦肉之計。〔魯〕收蔡中蔡和呢？〔孔明唱西皮散板〕收蔡

借東風

〔四龍套四大鎧四將引周瑜上唱西皮搖板〕前日裏與曹軍江中交戰，傷却他青州將焦觸、張南、曹營中一個個聞風喪胆。〔轉場上衆介〕上樓船，我這裏細看一番。〔白〕呵哈哈呀！〔笑介〕看曹軍操演水寨，旌旗蔽日，劍戟如麻，竟用龐統連環之計，將戰船結成一片，人馬如履平地一般。曹賊吓，曹賊！你中了本都督之計也。〔唱原板〕我看他旌旗飄空中，招展衆人馬在船頭如履平川，任憑他終日裏演習水戰，他怎擋我東吳大將魁元。他總有人，和馬

中與蔡和暗通消息。〔魯〕黃公覆受刑呢？〔孔明唱西皮散板〕黃公覆受苦刑都是假意。〔魯〕我是那裏知道，他們又在那裏弄鬼？〔孔明唱西皮散板〕見公瑾切莫說孔明先知。〔孔明下〕〔魯唱西皮散板〕似這等巧機關難解其意，我實在服孔明妙算神機。〔魯笑下〕

八十三萬，怎料到龐士元計獻連環，準備着火攻計與賊交戰，管叫他身插翅也難保全。一霎時朔風起，我用目觀看。〔轉唱搖板〕噯呀！又只見旌旗飄盞向西南，唔嚕嚕嚕。〔衆將扶周下衆同下〕

〔魯上唱搖板〕周都督觀水寨忽發舊症，這件事倒叫我難以調停，似這等緊軍務他忽染重病，怕的是奸曹賊趁此偷營。〔白〕正在軍務吃緊之時，都督忽得重病，這便如何是好？我不免去尋諸葛先生，倘若能治都督之病，豈不是好？〔唱搖板〕我

這裏出大營把諸葛來請。此一番見了他細說分明。〔下〕

〔孔明上唱原板〕昨夜晚觀天象陰陽料定。曹孟德衆人馬盡被火攻。小周郎到如今身得重病。爲的是初冬時缺少東風。將身兒來至在小舟坐定。看一看周公瑾是怎樣施行。〔魯上唱搖板〕急急忙忙往前走。又只見先生在船頭。〔孔明〕啊。大夫來了。〔魯〕先生請。〔孔明〕大夫請坐。大夫不在營中與周都督共參軍務。來到江邊做甚。〔魯〕先生有所不知。只因我家都督忽染大病。當此軍務要緊之時。不久就要與曹兵交戰。是我特來與先生商議。〔孔明〕公瑾之病。山人却能醫治。〔魯〕呵。先生若能將我家都督病體治好。不但我魯肅感激於你。就是我主吳侯。也是感恩非淺。〔孔明〕如此大夫帶路。就此前往。〔魯〕先生請。〔唱搖板〕遭不幸天降災公瑾染病。還得要仗先生妙手回春。〔孔明接唱〕叫大夫你與我忙把路引。管叫你周都督疾病離身。〔同下〕

〔二旗牌扶周瑜上唱搖板〕實指望破曹軍大功可定。又誰知天不佑難遂人心。將身兒且把後營來進。恨天公不由我愁悶在心。〔孔明隨魯上〕請得良醫到。進帳說分明。啓稟都督。諸葛亮先生到。〔周〕說吾有請。〔魯〕是有請諸葛先生。〔孔明〕都督在那裏。啊。參見都督。〔周〕瑜染病在身。未能遠接。望先生恕罪。〔孔明〕豈敢。〔周〕先生請坐。〔孔明〕告坐。請問都督貴體欠安。未知因何而起。〔周〕想是瑜才拙意笨。連日軍事匆忙。又感風寒。以至舊疾復作。〔孔明〕此所謂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但不知都督胸中怎樣。〔周〕只是胸中膨悶得緊。〔孔明〕此病必須理氣氣順。則病自除。〔周〕就請先生賜一良方。待瑜試服一二劑如何。〔孔明〕若要治病。必須先知病源。待山人先開一脈案。請都督觀看。〔周〕大夫看筆墨伺候。〔魯〕是。〔孔明寫介〕請都督看來。〔周〕待我看來。長江水戰。大破曹兵。安排妙計。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噯呀。先生啊。你今將我心事猜透。務祈

先生看在國事爲重，速設良謀，瑜感恩非淺。〔孔明〕都督但放寬心，亮自幼曾遇異人，傳授呼風喚雨，今日事既至此，亮當略試其技。望都督差人在南屏山下，高築一台，名曰七星壇，台凡三層，每層高五丈，第一層上設五色旗幟二十八面，以應二十八宿，用看台兵四名，童子十二名，伺候拈香拜斗等事，第二層用紅旗六面，黑旗七面，共一十三面，以應南北斗之勢，亦用看台兵四名，童子十二名，第三層用黑白旗八面，以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之象，用看台兵四名，童子十二名，不得有鷄犬婦人之聲。山人披髮仗劍，誦呪祈禱，自本月二十一日甲子酉時起風，至廿三日丙寅之日風息，有三晝夜的東風，諒都督定必足用了。〔周〕慢說三晝夜，只須一夜東風，大功即可成就了。就命大夫速速築造起來，一夜定要告竣，不得有誤。〔魯〕遵命。〔孔明〕告辭了。〔唱搖板〕此一番南屏山把東風祭定，怕的是小周郎又起殺心。〔同下〕

〔魯上唱〕南屏山築高台連夜造就，準備那諸葛

亮禱告神靈。〔周〕大夫回來了。〔魯〕高台明日即可造成。〔周〕那孔明口出狂言，難道他真有呼風喚雨之能麼。〔魯〕此人博學多能，善會奇門遁甲，都督不可輕視於他。〔周〕他倘能如此多能，日後東吳定受其害。孔明啊，我不殺你，誓不爲人也。〔唱搖板〕那孔明博學問驚天動地，專奇門習遁甲曉暢兵機，此一番若借得東南風起，我定要差兵將將他殺之。〔下〕〔魯唱〕周都督雖聰敏心太嫉妒，只想殺諸葛亮令人難服。〔下〕

〔孔明上唱搖板〕昨日裏與周郎誇下海口，到南屏借東風好把功收。〔魯肅上白〕一腔心腹事，說於知心人。〔孔明〕大夫來了。〔魯〕先生請。〔孔明〕大夫請坐。南屏山七星壇可曾築起。〔魯〕俱已齊備，就請先生前往。〔孔明〕如此大夫一同前去。〔魯〕肅還有要事在身，不能奉陪，我有一言，先生你要牢牢緊記。〔唱二六板〕未曾開言我的淚難忍，尊一聲先生聽分明，魯肅過江把你請，同心協力破曹軍，草船借箭功勞成，蔣幹盜書入曹營，蔡瑁張允

喪了命。中了都督巧計行。聰明不過周公瑾。可惜他有的嫉妒心。屢次要害先生命。多虧我魯肅暗調停。今日又害東風病。他叫我江邊去請知音。先生醫好他的病。準備曹兵用火焚。南屏山借風有靈應。怕的是先生的命難存。千言萬語我的話不盡。〔白〕先生啊。〔唱搖板〕下台之後。要小心。〔孔明唱搖板〕好一個魯子敬。忠信厚道。他爲我諸葛亮。屢受煎熬。任憑那小周郎鬼計天巧。我猛虎怎能讓小小狸貓。〔同下〕

〔四童子四兵丁同上打掃壇介諸葛亮上披髮仗劍叩拜介〕〔孔明〕弟子諸葛亮。禱告天地神靈。今同吳侯共破曹賊。願借東風三晝夜。爲此祈禱者。〔起風〕小軍聽令。山人有事。急須下台。來來來。你暫替山

華容道

〔四龍套上引關上念引〕正氣冲霄漢。文光射斗牛。〔白〕頭戴金冠鳳翅飄。鳳眼蠶眉逞英豪。忠義扶定漢室主。上陣全憑偃月刀。某漢室關羽。與軍師

人一時。就在此地。不可離壇。〔同下〕

〔四龍套引周瑜上白〕急欲破曹軍。晝夜不安甯。吓外面風起。待我看來。嚙吓。果然東南風大起。這諸葛亮。真有巧奪造化。翻覆陰陽之力。來。傳丁奉徐盛進帳。〔衆〕丁奉徐盛進帳。〔丁徐內白〕來也。〔丁徐同上白〕參見都督。〔周〕命你二人。去至南屏山。將諸葛亮殺來見我。〔丁徐〕得令。〔周〕傳蔣欽周泰進帳。〔衆〕蔣欽周泰進帳。〔欽泰內白〕來了。〔欽泰同上白〕參見都督。〔周〕去至江岸。若遇孔明。將他殺死。卽是爾等第一大功。〔欽泰〕得令。〔同下〕〔周〕衆將官。吩咐滿營大小三軍。飽餐戰飯。全身披掛。準備大破曹兵去者。〔衆同下〕

賭頭爭印。捉拿奸臣。〔小校帶馬〕〔關唱西皮倒板〕背地裏笑諸葛用兵不到。〔慢板〕去大營他那裏。渺視吾曹。自幼兒讀春秋。韜略頗曉。爲不平斬雄虎

怒誅土豪，蒙聖母賜清泉，改換容貌，走樊陽才結拜生死故交。初起手破黃巾立功不小，酒未冷，斬華雄，初試寶刀，過五關，斬六將，力保皇嫂，古城邊，斬蔡陽，匹馬單刀，將人馬埋伏在華容小道。今日裏，一心要捉拿奸曹。〔報子上白〕曹操到此稟爺知道。〔下〕

〔曹操內唱倒板〕曹孟德在馬上長吁短歎。〔四龍套八將引曹操上〕〔曹操白〕呵。〔唱慢板〕手捶胸眼落淚，苦怨長天在中原，領人馬八十三萬，實指望滅劉備，踏翻江南恨，只恨諸葛亮鬼計多端，龐士元獻連環火燒戰船，只燒得衆兵丁皮開肉焦，只剩下十八騎，好不可憐，坐雕鞍勒絲韁，用目觀看，啊，哈哈。〔許褚唱搖板〕丞相發笑爲那般。〔曹唱搖板〕笑是笑，周郎見識淺，孔明袖內少機關，此處若有人，和馬只恐性命難保還，一聲未發人馬喊，旌旗招展心胆寒。〔白〕許褚看看什麼人的旗號。〔許〕遵命。〔看介白〕那是關字旗號。〔曹白〕待我謝天謝地。〔許〕事到如今，謝什麼天地。〔曹〕那關雲長曾許

我三不死，難道今日一次也不饒麼。〔許〕臣殺不得了。〔曹〕不用你殺了，後面歇息去罷。〔許〕遵命。〔曹唱流水板〕聽說來了關美髯，不由孟德喜心開，走上前來把禮見，問聲君侯駕可安。〔小校〕曹操到。〔關內唱倒板〕耳邊廂又聽得人嘶馬鬧。〔關上棧介唱原板西皮〕縱蠶眉，睜鳳眼，仔細觀瞧，狹路上莫不是冤家來到，奉軍令誰認你舊日故交。〔曹操唱〕曹孟德在馬上滿面陪笑，尊一聲漢君侯細聽根苗，在赤壁中火攻敗兵來到，望君侯開大恩放我回朝。〔關唱〕三國中論奸雄，算你曹操一派的假殷勤，袖內藏刀，俺今日用兵時何必發笑，奉軍令捉拿你怎肯相饒。〔曹唱〕中了那小周郎苦肉計，只燒得衆兵丁皮開肉焦，只剩下十八騎敗兵來到，漢君侯若不信，仔細觀瞧。〔關〕小校查看曹操還有多少人馬。〔小校〕你們站起了一五一十五，一二三，十八騎殘兵敗將。〔關〕軍師啊，軍師，你既能算，却不能料，慢說一十八騎殘兵敗將，就是一十八只猛虎，何足道哉。〔唱快板〕料想他好

一似鯨魚吞釣。傷弓鳥縱插翅也難飛逃。〔曹唱快板〕說什麼我好似鯨魚吞釣。說什麼傷弓鳥也難飛逃。想當初待君侯恩高義好。上馬金下馬銀筵酒美。妓官封你壽亭侯爵祿不小。你本是大義人難忘故交。〔關唱快板〕你雖然待我的恩高義好。我亦曾答報了你的功勞。斬顏良誅文醜立功報効。將印信懸高樑封金辭曹。〔曹唱快板〕我亦曾命人送文憑來到。臨行時我又送美酒紅袍。〔關唱快板〕你提起送文憑令人可惱。誅孔秀刺孟陶王植被梟。過黃河斬秦琪文憑纔到。謝丞相假人情那在心梢。〔曹唱快板〕在許昌曾許我雲陽答報。爲什麼把人情一旦撇拋。〔關唱快板〕非是我忘却了雲陽答報。因爲你這奸曹罪惡難饒。在許田射鹿時把君欺藐。挾天子命諸侯勢壓臣僚。逼死了董貴妃其罪非小。董承死馬騰病欲扶漢朝。恨不得拿住了剝皮搗草。上前來試一試偃月鋼刀。〔曹操唱〕曹孟德在馬上苦苦哀告。君侯啊。你何不留美名萬古表。〔關唱搖板〕往日殺人不展眼。鐵打心

腸軟如棉。背地只把軍師怨。左思右想難上難。關某豈做無義漢。甯斬我頭掛高杆。小校擺開長蛇陣。忙開展。釋放曹操回中原。〔曹〕許褚看看什麼陣勢。〔許〕是。〔看介〕此乃是一字長蛇大陣。〔曹〕想是放你逃走。走了罷。〔唱搖板〕好個仁義關美髯。釋放曹操回中原。蒼天若睜三個眼。再與東吳報怨仇。〔曹將同下〕〔小校〕曹操逃走。〔關〕回營交令。〔唱快板〕悔當初錯許他雲陽答報。到今日順人情又犯律條。叫小校你與爺轅門通報。〔打馬〕就說是關二爺釋放奸曹。〔同下〕

我的三願

張 羅

我願爲一盞明燈。去引導一班在黑暗中摸索着的人們前進。

我願爲一枝強心針。把頹唐不振國將不國的國家打一針。

我願爲一架愛克司光。讓我把漢奸和大人物的心肝對照着個清爽。

風 波 亭

戲 情

南宋時岳飛討伐金人，立意要收回失地，迎還二主。金兀朮雖極兇悍，也難抵敵。最後在金牛嶺打得大敗，無路可逃，至欲自刎。後來預備放棄河南，逃回關外。忽然來了一個不知姓名的書生勸阻，說是宋朝有奸臣秦檜在朝用事，大將絕不能在外立功的。並教兀朮暗中派人南下，和秦檜勾通，陷害岳飛。兀朮大喜，就派哈迷蚩偷進中原，施行奸計。秦檜本極妬嫉岳飛，一意主和。於是速下十二道金牌，假託君命召岳回朝。岳飛見是君命，只得班師。兩河的人民，痛哭挽留，亦無效果。及至路過金山，遇見道悅和尚，說了四句偈語，暗中告訴其中凶多吉少，勸岳不必回朝。岳飛一生忠直，只知君命，不問禍福，也是不聽。走到平江，就有人來捉拿；當時馬後王橫，即殉難而死。及至到了臨安都城，秦檜就說他蓄意謀反，打入天牢。回家又和妻子王氏商量陷害之計。這時大理寺正卿周三畏，不忍屠害忠良，棄官而去。万俟卨和羅汝楫迎合秦檜的心理，用非刑拷問。又勸令岳飛寫信，招張憲岳雲來京，一同押在牢中。馬前張保得信趕到京中，撞死獄中階下。到了十二月廿八日，岳飛父子和張憲竟在風波亭下一同遇害身死。秦檜既然將岳家父子害死之後，在萬花樓上，常常被忠魂纏擾。於是許願到靈隱寺做齋懺悔，並和妻子王氏親來拈香。忽然看見牆壁題了一首詩，是說的陷害岳飛的事。秦檜以為這件事，非常秘密，無人知道。如今見了這首詩，很是奇怪。再一追問，才知是一個瘋癲的和尚所寫。教人喚來一看，這和尚左手拿一掃帚，右手拿一火筒，蓬頭垢面，渾身污穢不堪。問問他，回答的話，句句含着譏諷，刺入奸臣夫婦的肺腑。秦檜本想教人立刻打死，王氏深恐被人議論，勸檜暫時釋放。回府後，派人來鎖拿，不料那和尚已不知去向。

登場人物表

岳飛 <small>(文武老生)</small>	岳夫人 <small>(旦)</small>	岳雲 <small>(小生)</small>	張憲 <small>(小生)</small>	張保 <small>(淨)</small>
王橫 <small>(淨)</small>	牛鼻 <small>(淨)</small>	周三畏 <small>(老生)</small>	瘋僧 <small>(丑)</small>	僧 <small>(生)</small>
關鈴 <small>(武生)</small>	樊成 <small>(武生)</small>	狄雷 <small>(武生)</small>	道悅 <small>(生)</small>	金兀朮 <small>(武淨)</small>
哈迷蚩 <small>(丑)</small>	秦檜 <small>(淨)</small>	王氏 <small>(花旦)</small>	羅汝楫 <small>(丑)</small>	萬俟卨 <small>(丑)</small>

風波亭

〔四龍套八將張洩劉琦韓世忠岳飛同上〕〔岳〕精忠報國秉丹心。〔韓〕食王爵祿答君恩。〔張〕南征北討威名震。〔劉〕掃滅金兵報朝廷。〔同白〕本帥。〔岳〕姓岳名飛字鵬舉。〔韓〕韓世忠。〔張〕張浚。〔劉〕劉琦。〔岳〕衆位元帥請坐。〔張劉韓〕請坐。〔岳〕衆位元帥那金兵被我等連敗數陣殺得他卸甲丟盔這幾日不見動靜不知那厮怎樣對敵。〔張劉韓〕那兀朮鬼計多端我等還須准備。〔岳〕全仗衆位元帥。〔番將上白〕領了狼主命下書到宋營門上那位將軍在。〔王〕做什麼的。〔番白〕金邦下書人求見。〔王〕候著啓元帥金營下書人求見。〔岳〕傳。〔王〕元帥喚你要小心了。〔番〕參見岳元帥。〔岳〕你奉

何人所差。〔番〕奉我家狼主四太子所差前來下戰書。〔岳白〕呈上來我這裏修書不及照書行事。〔番〕遵命。〔下〕〔岳〕衆位元帥今有兀朮書信到來明日約我兵會陣大家俱要齊心戮力奮勇殺賊。〔衆〕我等遵命。〔岳〕衆將官明日五鼓一同出戰者。〔同下〕

〔四番兵四下手八番將哈迷蚩金兀朮同上〕〔金唱西皮搖板〕南北不合起爭端交鋒對壘在陣前命人下書未見轉心中惱恨岳南蠻。〔哈〕參見狼主。〔金〕軍師請坐。〔哈〕謝坐。〔金〕我也曾命人與岳飛下戰書這般時候爲何還不見到來。〔哈〕想必來也。〔番上白〕忙將下書事報與狼主知叩見狼主。〔金〕

罷了。下書之事如何。〔番〕那岳飛言道。修書不及。照書行事。〔金〕好吓。巴圖魯。一齊迎上前去。〔同下〕

〔四龍套四上手關鈴上白〕俺關鈴。曾與岳公子八拜爲交。聞聽岳元帥與金兵大戰。不免前去助陣。衆將官殺上前去。〔同下〕

〔四下手四馬童樊成上白〕俺樊成。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孟邦傑之妻舅是也。開得金兵在此。與岳元帥交戰。不免前去幫助。衆好漢催軍。〔四龍套上手關鈴上白〕來者敢是樊小將軍麼。〔樊〕原來是關將軍。與兵何往。〔關〕聞聽人言。岳元帥與金兵大戰。特地前來助陣。〔樊上白〕在下亦爲此事而來。〔關〕好合兵一處。一同前往。〔同下〕

〔急急風四下手二家將狄雷上白〕俺狄雷。官居金門鎮先行官。聞聽岳元帥與金兵大戰。我等正好前去立功來催趕。〔轉場關樊原人同上〕〔狄〕二位將軍。意欲何往。〔關樊〕我等要幫助岳元帥征戰金兵。〔狄〕好。某亦爲此事而來。就此一同前往。〔關〕我等本當殺入陣去。不知元帥現在何處。〔狄〕你我

一同殺入陣去。再做道理。〔關樊〕好。衆將官殺向前去。〔同下〕

〔番兵將金宋將帥岳衆人同上對陣〕〔岳〕兀兀。本帥與兵屢獲全勝。勸爾好好呈獻降書文表。饒爾不死。〔金〕岳元帥。勸你投順孤家。吾與你平分宋室疆土。〔岳〕休出狂言。放馬過來。〔起打八股蕩連環末場金岳打快槍金敗下岳追下〕〔金衆人同上〕〔金〕岳飛來得利害。我兵抵敵不住。如何是好。〔哈〕請狼主擺陣擒他便了。〔金〕巴圖魯擺陣上來。〔金引狄樊上入陣攢四門破陣下〕〔金衆人同上〕〔金〕岳飛兵將十分驍勇。巴圖魯收兵。〔岳衆人同上追打下同下〕

〔四雲童引風姨上白〕吾乃風姨是也。今有兀兀被難。不免前去搭救便了。〔金衆人同上〕〔金旦〕來此什麼所在。〔衆〕此地名金牛嶺。〔金〕宋兵追趕無路。我命休矣。〔山倒介衆人同入山介〕〔風姨〕待我變一書生。去見兀兀便了。〔變書生下〕〔岳衆人同上〕〔岳〕看山巖開裂復合。金兵從此逃竄。此乃是天不滅金也。衆將官收兵回營。〔衆人同上〕〔金衆人同上〕〔金〕且住。

想孤家帶領六十餘萬人馬。被岳飛殺敗。只剩得五千兵將。孤還有何面目歸國去見老狼主。不。我自刎了罷。〔哈〕狼主休得輕生。有道是軍家勝敗。古之常事。暫且回國。整頓人馬。再來報仇。也還不遲。〔風姨上白〕太子在上。在下有禮。〔金〕豈敢。你是何人。〔風姨〕太子若想調兵復仇。終久無用。與其鍋中添水。何如竈下抽柴。况自古以來。權臣在朝內。大將焉能立功於邊外。不久岳元帥自不免也。〔金〕多承指教。請問先生尊姓大名。〔風姨〕小生之意。不過是應天勢氣運而已。何必留名。我也去。〔下〕〔哈〕呵哈哈呀。此乃是天遣此人。點醒狼主。不如就在此處安營。待爲臣喬裝打扮。私入臨安。去訪秦檜。叫他尋個機會。害了岳飛。何愁天下不得。〔金〕此計甚好。就請軍師速速前往。待孤家寫一書信帶去。巴圖魯安營下寨。〔衆人同下〕

〔王氏上唱西皮原板〕奴心中常把那岳家來恨。他父子戰金兵。屢建功勳。倘若是回朝來。我等不穩。待等候相爺回。再定計行。〔內白〕相爺回府。〔秦檜

上白〕可惱啊。可惱。〔王氏〕今日相爺下得朝來。爲何這等煩惱。〔秦〕夫人有所不知。只因岳飛。今日有本到來。已將金兵殺得大敗。不久就要成功。倘若班師還朝。我等俱有不便。〔王氏〕妾身亦爲此愁煩。倘若岳飛還朝。我等全家性命難保。不如趁早將他兵權撤去。慢慢設法害他性命。〔秦〕夫人之言。正合吾意。近日西湖風景極佳。欲同夫人乘舟游玩。不知夫人意下如何。〔王氏白〕妾身奉陪。〔秦〕來。車輛伺候。與爺帶馬。〔下〕〔秦檜王氏同上上船介〕〔秦〕上得船來。好一派湖景。〔唱原板〕夫妻們乘花船西湖游玩。有青山并綠嶺湖水連天。〔王氏唱〕在舟中我這裏用目觀看。〔哈上白〕賣蠟丸。〔王氏唱搖板〕又只見哈迷蚩站在岸邊。〔白〕啊相爺。你看岸上那人。好似哈軍師的模樣。〔秦〕待吾看來。〔哈〕我進了永安門。這已是西湖。真乃一派好風景。你看那船中。好似秦檜模樣。待我來試他一試。賣蠟丸。〔秦白〕來。叫那岸上賣蠟丸之人過來。〔家院〕是。那一賣蠟丸的。過這邊來。〔哈白〕來了。

〔秦〕你這蠟丸是治什麼病的。〔哈〕專能治你的心病。〔秦〕拿來吾看。〔哈〕拿去內中有方照方試服。一劑即愈。〔秦〕但不知你要多少錢。〔哈〕我只要二百錢。〔秦〕來與他二百銅錢。〔家院〕來來給你二百銅錢。〔哈白〕大事已成。我不免回去便了。〔下〕〔秦〕夫人你我一同回府去罷。〔王氏〕但憑相爺。〔同下〕

〔家院〕環秦槍王氏同上。〔王氏〕相爺不知那蠟丸之內寫些什麼。〔秦〕兩廂退下。〔家院〕環同下。〔秦〕乃是金邦四太子親寫書信前來。言道岳飛殺得金兵大敗。叫吾設計陷害於他。夫人你道此事應如何辦理。〔王氏〕依妾身看來。必須先將岳飛兵權刪去。然後調他進京治罪。害他性命。不知相爺意下如何。〔秦〕待老夫與萬羅二人商議。夫人你暫且迴避了。〔王氏下〕〔秦〕來有請萬俟卨羅汝楫。〔家院〕有請萬羅二位老爺。〔萬羅同上〕〔萬〕每日奔走相府。〔羅〕爲的妻財子祿。參見相爺。〔秦〕二位少禮。請坐。〔萬羅〕謝坐。喚我二人進見。有何鈞

諭。〔秦〕今有岳飛殺敗金兵。不日就要成功。倘若他得勝還朝。則與老夫諸多不便。老夫意欲削去他的兵權。陷害他性命。不知二位有何高見。〔萬〕這有何難。相爺假傳聖旨一道。命人前去叫他在朱仙鎮養馬。暫且停戰。再發一道聖旨。就說現在與金人議和已成。叫他回兵進京。加封官職。他若來時。便罷。他若不來。就發金牌催調前來。那怕他飛上天去。〔秦〕此計甚好。來請王大人。〔家院〕有請王大人。〔王上白〕參見丞相。〔秦〕現有聖旨一道。叫岳飛暫且息兵。班師回朱仙鎮。屯田養馬。待等秋收糧足。再議發兵。〔王〕遵命。〔下〕〔秦〕請沈大人進見。〔家院〕有請沈大人。〔沈上白〕參見丞相。〔秦〕這有聖旨一道。去到岳飛營中。就說現與金人議和已成。叫他回京。加官受爵。不得違誤。〔沈〕遵命。〔沈下〕〔萬羅〕下官告退。〔秦〕有事再來相請。〔萬羅同下〕〔秦〕岳飛呀。岳飛。管叫你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龍奎四將劉琦張浚韓世忠張憲岳雲岳飛同上〕〔岳〕雄

師直搗黃龍府。掃滅金囚答聖朝。衆位元帥。〔韓劉張〕元帥。〔岳〕我營缺少糧草。也曾到京中催取。緣何不見到來。〔劉韓張〕想是路途阻隔。〔內白〕聖旨下。〔岳〕一同接旨。〔四大鎧王上白〕聖旨下。跪。〔岳〕萬歲。〔衆〕萬萬歲。〔王〕聽宣讀詔曰。命岳飛暫且息兵。在朱仙鎮屯田養馬。待等秋禾成熟。再議發兵。望詔謝恩。〔岳衆〕萬萬歲。〔岳〕王大人。今奉聖命。遠道而來。後堂擺宴。與大人接風。〔王〕朝命在身。不能久停。告辭了。〔下〕〔岳〕衆位元帥。今奉聖命。我等自當遵旨。〔韓〕想大元帥以十萬之衆。破金兵百萬。成功就在目前。若要退兵。朱仙鎮豈不把一場大功。沉於海底。〔岳〕有道是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倘若貪功立業。豈不是違抗聖旨。張保聽令。〔保〕在。〔岳〕吾蒙聖恩。賜我空頭劄付。現有濠梁總兵一缺。就命你前去受職。〔保〕啓元帥。小人生性鹵莽。不知做官道理。情願伺候。元帥鞍前馬後。〔岳〕想人生在世。必須圖個出身。方爲男子。漢大丈夫。你只要盡心報國。卽是做官的道理。

不必推辭。你攜帶家眷。卽刻上任去罷。〔衆〕如此。小人叩辭了。〔下〕〔岳〕王橫聽令。我亦欲叫你做個總兵。你意如何。〔橫〕啓元帥。小人乃是一個粗人。只曉得侍奉元帥。那裏能做做官。小人實實不願。〔岳〕你既不願。我也不就勉強了。岳雲張憲聽令。方今奸臣專權。專主議和。無用兵之志。命你二人暫且歸家。探望你的母親。閒暇無事。務要教習你兄弟些武藝。爲父有言。你且聽了。〔唱搖板〕本欲平金奏凱旋。怎奈奸臣暗弄權。命你暫且回家轉。探望兒母駕可安。〔靈雲同唱〕辭別爹爹跨走戰。披星帶月回家園。〔下〕〔內白〕聖旨下。〔岳衆〕一同接旨。〔四校尉沈上白〕聖旨下。跪。〔岳衆〕萬歲。〔沈〕聽宣讀詔曰。命岳飛在朱仙鎮屯田養馬。衆家元帥節度。均各回本汛。望詔謝恩。〔岳〕萬萬歲。沈大人奉命而來。請到後堂擺宴。〔沈〕朝命在身。不敢多停。告辭了。〔衆人同下〕〔劉〕岳元帥。刻下金兵銳氣已消。損兵折將。狼狽不堪。不如趁此機會。鼓舞用命。恢復中原。在此一舉。〔岳〕既奉聖旨。焉能違抗。

〔劉〕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衆位元帥有所不知。只因本帥因槍挑小梁王。逃命歸鄉。時值年荒歲亂。盜賊四起。那時有洞庭湖楊么。差王佐來聘本帥。本帥雖然未去。卻結交了王佐。故有這斷臂恩情。那時我母恐我一時失足。將本帥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字。所以一生只圖盡忠。縱有好臣弄權。本帥斷不在意。倘若違旨。我這忠在那裏。衆位不必多言。就請各歸本汛去罷。〔韓張劉〕如此我等告辭了。來帶馬。〔上馬介〕〔韓張劉〕咳。〔下〕

〔岳〕衆位元帥已去。我等也要準備拔營。〔內白〕金牌到。〔岳〕出營迎接。〔四校尉各持金牌一面同上〕

聖上有旨。著岳飛速速進京。分功受賞。〔岳〕謝聖上。〔四校尉下〕〔岳白〕啊。方才連接二道聖旨。叫我屯田養馬。怎麼又有金牌調我進京。這是何緣故。〔內白〕金牌到。〔岳〕出營迎接。〔四校尉各持牌上〕

聖上有旨。命岳飛速速來京。〔岳〕謝聖上。〔四校尉下〕〔岳〕列位賢弟。聖上命我進京。怎敢違抗聖旨。但奸臣在朝專權。此去吉凶未卜。且將大軍不動。

本帥單身面聖。情願獨任掃北之事。倘聖上不聽。必有疎虞。衆弟兄們務要戮力同心。爲國報仇。雲恥我岳飛縱死九泉。也無恨也。〔內白〕金牌到。〔岳〕出營迎接。〔四校尉持牌上〕

岳飛速速進京。再若遲延。即是抗旨。〔岳〕謝聖上。〔四校尉下〕〔牛〕元帥若要進京。必須細細商議而行。〔岳〕此乃君命。有何商議。牛皋施全二位賢弟。就將這兵符帥印。交與你二人執掌。此乃大事。須要守我營中法度。不可縱兵擾民。我與你等結義一番。且莫壞了我一生的名譽。安排已定。就此起程便了。〔衆人同下〕

〔老夫妻同上〕〔夫白〕家有千石糧。〔妻白〕前倉合後倉。老老只因金兵造反。殺到我們鎮上。多虧岳元帥領兵殺退金賊。我等才能平安度日。若非岳元帥。我等早做了刀頭之鬼。聞聽京中連發十二道金牌。調岳元帥進京。加官受賞。我想大功正在告成之時。聖上降旨。罷兵講和。分明是朝中奸臣弄權。恐怕岳元帥立功。與他們有礙。那裏還有什麼加官受爵之理。倘若岳元帥被那些奸臣暗

算。豈不傷了天理。我意欲邀請鎮上各黎民頭頂香盤一齊跪在道傍。苦口相勸。總求岳元帥不要進京才好。但不知老老意下如何。〔夫〕此事甚好。〔二童暗上〕〔乙〕何不就命人前去知會大家。〔妻〕來。命你二人去至東西二碼頭。約請各紳商同到大街等候。快去快去。〔二童〕是。〔下〕〔夫〕他二人此去。大家想必一齊即到。你我二老一同迎上前去。正是惟恐忠良落圈套。勸他切莫進京城。〔衆百姓同上〕請了。〔甲〕諸位請了。岳元帥執意要進京城。我等在此頭頂香盤跪在街上一齊勸阻。請他千萬莫要進京才好。〔衆〕好。大家一同迎上前去。〔同唱吹腔〕都只爲金兵來犯境。害得我等好苦情。多蒙了元帥把兵進。殺退金兵才得太平。這朝中奸臣專權政。恐怕忠良遇禍星。頭頂著香盤鮮花獻單等元帥到來臨。〔白〕我等就跪在此地。遠遠望見岳元帥來也。〔岳內唱倒板〕揚鞭催馬往都城。〔四馬童王橫岳飛同上〕〔岳接唱〕又只見諸父老跪在埃塵。〔下馬介〕〔衆白〕朱仙鎮紳商百姓叩見元帥。

〔岳〕想我岳飛有何德能。敢勞閣鎮紳民相送。〔衆哭介〕噯呀。元帥呀。想我等蒙元帥厚恩。掃蕩金兵。保全我等性命。不啻再造父母。聞聽元帥意欲進京。我等前來攔阻。萬望元帥莫要進京爲是。〔岳〕列位說那裏話來。只因金兵被某殺得大敗。看看就要成功。不料朝廷降旨。叫我退兵。朱仙鎮屯田養馬。後又發來一十二道金牌。命我火速進京。加官進爵。我若不去。豈不是違背朝廷。我這忠在那裏。〔衆〕現今奸臣當道。元帥進京。倘有差池。那時悔之晚矣。〔岳〕想我岳飛忠心報國。那管什麼奸臣弄權。列公休得攔阻。〔甲〕元帥忠心耿耿。我等焉敢發言。只是元帥還要三思。謹呈水酒一杯。祝岳元帥祿位高陞。壽福綿長。〔岳〕叨擾了。〔唱二六板〕諸父老休得要紛紛爭論。細聽我岳飛說分明。都只爲金兵來犯此境。殘害百姓塗炭生靈。奉聖命領兵勦滅賊等。調動了衆節度與賊大交兵。那金兵敗至在金牛嶺。殺得他尸如山。血成海。兀兀無處把身存。十二道金牌調我把京進。那欽使

他言道爲的是到都城分功受賞。把官陞我。若是不把京都來進。違抗了朝廷命。卽算是不忠臣。我岳飛爲國家忠心耿耿。那怕那專權秉政狗奸臣。話已講明。諸位請。〔衆哭介〕送元帥。〔岳唱搖板〕後會有期。再敘鄉情。〔衆下岳下〕

〔家院二卓役驛官上〕驛。下官瓜州驛官是也。今有岳元帥進京。打此經過。不免在此伺候。〔岳衆人同上〕岳唱搖板。不分晝夜往前進。一馬來在瓜州城。〔驛〕瓜州驛官迎接元帥。〔岳〕某到此地。可有船隻。〔驛〕啓稟元帥。洋子江中風狂浪大。今日天色已晚。請元帥暫住驛館。明日風平浪靜。再備船隻。送元帥過江便了。〔岳〕好帶路驛館。〔驛白〕是。〔轉場衆人同下〕岳。想我岳飛與金兵交戰。殺得那兀朮棄甲曳兵。捲旗偃鼓。望風而逃。本當趁此機會。直抵黃龍。恢復中原。答報朝廷。豈料奸權一意主和。聖上連發十二道金牌。調我進京。未知是何緣故。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唱西皮原板〕岳鵬舉在驛館。自思自想。想起了征戰事。好不感傷。恨

金兵屢次裹興兵犯上。遵聖命統大兵對敵刀槍。那兀朮敗至在金牛嶺上。聽說是我兵到他各各隱藏。金牌到要調我進京受賞。一霎時身體倦倒臥在牀。〔睡介上二人二犬跪介同下〕怪獸撲介下。〔岳睡唱倒板〕時才朦朧將睡定。〔看介〕啊。〔接唱〕醒來時只覺得遍體汗淋。〔白〕且住。時才睡夢之間。見有二人赤膊而立。又有二犬相對而言。是我正在猜疑之際。只見揚子江中狂風大作。出了一怪似龍無角似魚無腮。將我撲倒。因此驚醒。這是什麼緣故。待我聽聽譙樓幾鼓。〔打三更介〕天正三鼓。正是應夢之時。但不知主何吉凶。想那日韓世忠對我言道。金山寺有箇和尚法名道悅。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爲何不去訪他一訪來。〔王橫上白〕在。〔岳〕隨同我去到金山寺中走走。〔同下〕

〔道悅上唱原板〕岳元帥爲國家忠心秉正。怎奈這宋朝中出了奸臣。暗用下牢籠計害他性命。我一心要渡他身入空門。倘若他能受我指引。我同他到深山養性修真。〔岳王橫同上〕岳唱搖板。

邁步且把山門進。又聽得禪堂念經文。〔道悅念〕苦海茫茫未有崖。東君何必戀塵埃。不如早覓回頭岸。免卻風波一旦災。〔岳〕啊。這僧人果然有些來歷。〔小童上白〕我家師父請元帥。禪堂相見。〔岳〕呵。前頭引路。〔道悅〕元帥光臨。山僧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岳〕豈敢。久聞仙師大名。今日特來奉拜。〔道悅〕豈敢。〔岳〕只因昨晚住宿驛館。得一夢兆。望求仙師圓解圓解。〔道悅〕元帥得何夢兆。請道其詳。待山僧圓解。〔岳〕弟子夢見二人。赤膊而立。又有二黑犬相對而言。正在猜疑之際。忽見揚子江中風浪大作。出一怪物。似龍無角。似魚無腮。將弟子撲倒。因此驚醒。不知主何吉凶。望仙師見教。〔道悅〕元帥。你怎麼不解。想這兩犬對言。乃是一監獄的獄字。江中風浪。出怪物者。明明是有風波之險。二人赤體旁立。必有同受其禍者。當是遭奸臣相害之兆。元帥此行。恐有牢獄之災。奸人陷害之事。切要謹慎。〔岳〕想我岳飛。爲國報効。東蕩西除。南征北討。立下多少大功。朝廷自有封賞。焉得

有牢獄之災。〔道悅〕元帥豈不聞飛鳥盡。良弓藏。從來患難可同。安樂難共。以山僧相勸。不如隱身林野。寄跡江湖。正是哲人保身之道。〔岳〕仙師指引。實爲善路。但我一身許國志。在恢復中原。雖死無恨。〔道悅〕元帥心如鐵石。山僧無緣救渡。吾有兩句偈言。元帥要牢牢切記。〔岳〕仙師請講。〔道悅〕歲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荼毒。〔岳〕呵。呵。記下了。〔唱〕辭別仙師出寺門。〔道悅〕送元帥。〔岳唱〕仙師言語記在心。〔下〕〔道悅〕懷抱精忠報國心。將身許國報朝廷。此番去把京城進。只怕不能轉回程。〔下〕

〔秦檜上白〕常把岳飛事。日夜挂心頭。〔家院上〕來。〔家院〕有。〔秦〕傳馮忠馮孝進見。〔家院〕馮忠馮孝進見。〔忠孝上白〕參見相爺。〔秦〕命你二人帶領錦衣侍衛。拿了火牌。在途中將岳飛拿問進京。交大理寺審問。不得有誤。〔忠孝〕得令。〔下〕〔秦〕正是。一邊設下青絲網。那怕魚兒不上鉤。〔下〕

〔岳飛王橫上船介水中出怪撲船介〕〔岳自〕王橫快快

看槍來。〔刺怪怪奪槍下〕岳：「噯呀！可惜我灑泉槍，竟被這怪物搶去，水手快快催船。」〔下〕

〔四侍衛馮忠馮孝上〕忠：「奉了相爺之命，捉拿岳飛，看那廂好像他來也。」〔四馬童王橫岳飛同上〕忠：「那廂可是岳飛前來接旨？」岳：「萬歲。」忠：「岳飛身受顯職，不思報國，反按兵不動，尅扣軍餉，即拿交大理寺審問，來將他綁了。」王：「呔！住了，想我隨同我家元帥征戰多年，立下多少功勞，朱仙鎮上二百萬金兵，被俺元帥殺得片甲不留，怎麼反要拿俺元帥？有我王橫在此，那一個敢來先吃我一棍。」岳：「呔！膽大王橫口出狂言，私打欽差，如同造反朝廷，就該論斬。」〔忠孝殺王介岳賜介〕岳：「唱倒板。」一見王橫喪了命。〔起介〕再與欽差把話明。〔白〕二位貴欽差，想我這馬後王橫，雖然一時糊塗，念他隨本帥出征多年，鞍前馬後，今日冒犯貴欽差，死於此地，望乞二位貴欽差賞他一口棺木，盛殮起來，免得尸骸暴露。〔忠孝〕看你的面上，賞他一口棺木，來將他尸首搭下去。〔衆盛王尸下〕

〔忠孝〕來上了刑具。〔同下〕

〔四龍套周三畏上引〕一片忠心，保宋室，錦繡乾坤。〔白〕十載寒窗苦，一朝姓字香。詩書傳世澤，忠孝答君王。本司周三畏，宋室駕前爲臣，官拜大理寺正卿之職，今奉聖命，審問岳飛，來將岳元帥帶上堂來。〔書吏〕帶岳元帥。〔禁卒押岳上〕周：「下面站的敢是岳元帥？」岳：「犯官岳飛，有罪，望求大法臺從公審問。」周：「來請過聖命。」〔周下堂旁坐〕岳：「萬歲，萬歲。」〔跪介〕岳：「飛你既官居顯爵，爲何按兵不動，私通番邦，况又尅扣軍餉，要從實招來。」岳：「法臺大人，此言差矣，想我岳飛，殺退金兵百萬，眼前就要成功，忽奉聖旨，叫我退回朱仙鎮，屯田養馬，何言按兵不動？况有韓世忠、張浚、劉琦、三元帥可證。」周：「按兵不動，被你說過，那尅扣軍餉，可是有的，要從實招來。」岳：「俺岳飛一生愛惜軍士，如同父子，是以人人用命，個個當先，我尅了何人之糧，扣了何人之餉，也須有個指實。」周：「現有你手下軍官王俊，告帖在此。」岳：「想那朱仙鎮上，共有

一十三座大營約有三十餘萬人馬何以獨扣王俊一人之餉望法臺大人詳察〔周〕來將元帥暫且請至獄中要好好看待伺候〔獄官押岳下〕〔周自來〕轉堂〔吹打介〕有請夫人〔家院〕有請夫人〔周夫人上白〕夫受皇家眷妻沾雨露恩老爺將妾身喚將出來有何吩咐〔周〕夫人有所不知今有秦檜私傳聖旨叫我審問岳元帥一案想岳元帥爲國盡忠反招此禍叫我嚴刑拷打良心何在若無口供又不能上殿覆命特請夫人出來想一妙策以保兩全〔周夫人〕妾身到有一計在此〔周〕有何妙計〔周夫人〕想岳元帥爲國忠心尙被權臣所害看起來做官亦無好處不如棄官逃走退歸山林你看如何〔周〕此計甚好來改換衣巾〔吹打介〕來喚書吏〔家院〕書吏走上〔書吏上白〕參見大人〔周〕現有印信在此三日後你送交禮部我棄官不做要回鄉井去了你且莫要走漏消息〔書吏〕遵命〔下〕〔周〕這有官寶一錠你等各自回鄉去罷帶馬看車輛伺候〔同下〕

〔秦檜上白〕審問岳飛事未見信回音〔旗牌上白〕啓丞相今有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將印信送交禮部棄官逃走了〔秦〕再探〔旗下〕〔秦〕竟有這等之事來請萬羅二位老爺〔家院〕有請萬羅二位老爺〔萬羅上白〕參見相爺〔秦〕二位請坐〔萬羅〕謝坐〔秦〕今有周三畏審問岳飛無有口供他竟棄官逃走〔萬羅〕周三畏逃走了〔秦〕正是〔萬羅〕但不知大理寺正卿何人接補〔秦〕就請你二人接任此缺審問岳飛務要嚴刑拷打方好害他的性命〔萬羅〕旣承恩相擡舉岳飛之事全在我二人身上〔秦〕全仗二位〔秦下〕〔萬〕正是禹門三級浪〔羅〕平地一聲雷〔同下〕

〔岳上〕〔獄官〕請元帥將刑具下了〔岳〕此乃朝廷王法怎能去得〔獄官〕等到上堂之時再帶也還不遲〔岳〕如此多謝恩公了〔獄官〕後面安排酒飯元帥請至後面〔岳〕叨擾了〔同下〕

〔萬羅上白〕來吩咐陞堂〔家院〕陞堂〔八侍役八劊手二禁卒同上〕〔萬羅白〕帶岳飛〔禁押岳飛上〕〔岳白〕

啊那周大人那裏去了〔禁卒〕周大人不肯審問此事。他挂冠走了。今日是秦丞相陸万大人。羅大人二位審問。〔岳〕咳罷了。啊罷了。〔万羅〕膽大岳飛。上得堂來。爲何不跪。〔岳〕我有功於國家。無罪於朝廷。我跪的什麼。〔万羅〕來請過聖命。〔岳〕萬歲萬萬歲。〔跪介〕〔万羅〕岳飛你怎樣私通番邦。怎樣尅扣軍餉。一一招來。〔岳〕我爲國盡忠。問心無愧。叫我招什麼呀。〔万〕不用刑具。諒你不招。扯下去。重責四十。〔役打介〕〔岳唱二簧搖板〕二賊人用刑將我責問。打得兩腿鮮血淋。〔万羅〕你要從實招來。人人都說你是個好漢。這小小的殺頭罪過。你招了。就完了。〔岳〕你胡說。似這樣叛逆之事。你叫我招什麼。〔万〕不動大刑。諒你不招。來銅枷拶伺候。〔卒役上枷拶〕問他有招無招。〔岳〕無有招的。〔万〕與我收。〔岳唱二簧倒板〕一霎時只覺得三魂飄蕩。〔唱搖板〕大汗淋身眼無光。〔万〕你快快招來。如若不然。大刑還在後面呢。〔岳〕二賊啊。二賊。你苦苦將我拷打。我總一死。定要二賊之命。〔万〕來將他

押下去。〔卒押岳下〕〔万〕羅大人你看岳飛執意不招。如何是好。〔羅〕我倒有一件刑法在此。〔万〕有何刑法。快快講來。〔羅〕此刑名叫披麻問剝皮拷。用麻皮揉得粉碎。再用魚膠熬得稠粘。將麻皮蘸了魚膠。粘在身上。用力一扯。連皮帶肉。俱與他扯掉。任他是天大好漢。他也難受此刑。〔万〕好好來。照樣速速辦來。帶岳飛。〔卒押岳上〕〔岳〕岳飛你是怎樣私通番邦。怎樣尅扣軍餉。速速招來。〔岳〕想我岳飛一生立志。將身許國。恢復中原。與韓張劉三位元帥。殺退金兵二百餘萬。再寬幾日。就要進兵燕地。直搗黃龍。不料聖上。叫吾歇兵養馬。又來金牌十二道。調我回來。那有按兵不動之舉。那十三座大營。三十餘萬人馬。若有尅扣軍餉之事。怎能安然如堵。我岳飛一點忠心。惟天可表。〔唱二簧搖板〕槍挑了小梁王逃難回轉。遇王佐我與他結下金蘭。受母訓保國家忠心赤膽。背脊上刺了字。常挂心間。殺退了金兀朮番兵百萬。這金牌十二道。調我回還。今日裏在法堂遭此大難。〔哭介〕萬

歲爺啊〔唱〕你苦苦來逼我，所爲那般。〔万白〕不用大刑，你定不招來，將他衣衫剝了，剝皮拷伺候。〔卒役押岳脫衣介〕有招無招。〔衆白〕不招。〔万〕用刑。〔岳帶彩翻斜貓介〕〔万〕岳飛，你若不招，大刑還在後面。〔岳〕若叫我招，必須我自己親寫供狀。〔万〕來，將紙筆與他，叫他快快寫來。〔岳〕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湖北京西宣撫使、節制諸路招討使、三司太尉、開國公、岳飛招狀。飛，生居河北，長在湯陰，幼日習詩書，壯年掌軍馬，奮身田野，注籍戎行，斬楊么於洞庭湖，敗兀朮於黃天蕩，牛頭山一戰，尸積如山，汴水河相征，血深似海，前番遵旨屯兵，今奉金牌調轉，權奸謀害忠良，設計陷我謀反，將臣百般拷打，不敢抱怨朝廷，萬種毒刑，豈敢辜負聖主，所供是實。〔万〕叫你招口供，你怎麼反敝你的功勞來了，你要快快招來，還有大刑在後。〔岳〕罷了，啊，罷了，想我今日一死，也算爲國盡忠，雖死無怨。岳雲、張憲我死之後，你二人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才好。〔万羅下位跪介〕〔万羅〕元帥

請起。〔岳〕二位這是何意呀。〔万羅〕下官看元帥的供詞，盡是大功，本當上本保奏元帥，恐秦丞相停擋，不能呈與聖上。元帥方才言道，有二位公子，何不修書一封，請他到此，上一辯冤的本章。下官二人也好保全元帥了。〔岳〕此意甚好，總然聖上不准，我情願同兩個孩兒同死於此，方全我父子忠孝之名。〔万羅〕就請元帥修書便了。〔吹排子寫信交万羅〕元帥請到監牢等候，我二人即刻差人送去。〔岳下〕〔羅〕万大人，你這是何意見。〔万〕他才言道，岳雲、張憲倘若將他害死，他的兒子要與他報仇，那還了得。今日將他的兒子哄騙到此，一齊拿下，豈不是斬草除根，永無後患。〔羅〕此計甚好，未免有些喪天良。〔万〕只要陞官發財，那管他天良不天良，我去稟丞相知道。〔轉場〕有請丞相。〔秦檢上白〕何事。〔万羅〕我二人正在審問岳飛，他言道岳雲、張憲二人是下官想道，如若他二子要替他父伸冤報仇，那還了得，現叫他寫了一封書信，叫他二子前來，替他父親上辯冤本章。下官

意欲將上辯冤狀，改爲加封官職。特來稟知丞相。〔秦〕此計甚好，乃是二位的大功，但改書信，無人能寫。〔方〕羅汝楫，在他帳下久住，多日，他專能摹仿他的字跡。〔秦〕速速改來。〔羅〕書信寫好，請丞相觀看。〔秦〕果然的像來。旗牌進見。〔旗牌上白〕參見相爺。〔秦〕現有書信一封，就說奉岳元帥所差，去至湯陰，接他二位少爺進京受爵。〔旗牌〕遵命。〔旗下〕〔方羅隨下〕〔秦〕正是斬草除了根，萌芽永不生。〔下〕

〔岳夫人銀瓶丫環同上〕老爺領兵去出征，不知何日得太平。〔旗牌上白〕門上有人麼。〔家院〕什麼人。〔旗牌〕下書人求見。〔家院〕候著，啓夫人，有下書人求見。〔岳夫人〕叫他進來。〔家院〕叫你進去。〔旗牌〕參見夫人，現有元帥書信呈上。〔岳夫人〕呈上來。原來叫兩個孩兒進京，加官受爵，候你二位少爺操演回來，即便前去。〔岳雲張憲上唱搖板〕操演槍馬精神爽，見了母親問安康。〔白〕參見母親。〔岳夫人〕你爹爹有書到來，叫你二人進京，加官受爵。〔雲憲

白〕但不知我等幾時起程。〔岳夫人〕即刻隨同來。差前去就是。〔雲憲〕如此孩兒拜辭了。〔唱〕辭別母親跨金鎧，爹爹台前問安寧。〔同下〕

〔方羅衆同上〕〔方〕眉頭一皺計千條。〔羅〕舌尖殺人不用刀。〔旗牌雲憲同上〕〔方羅〕二位公子到了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雲憲〕好說。〔方〕來，綁了。〔雲憲〕爲何將我二人綁了。〔方〕少時見了你父，自然明白，將他押入監牢，掩門。〔同下〕

〔岳獄官同上卒押雲憲入監〕〔雲憲〕參見爹爹。〔岳〕啊，你二人爲何也遭網綁。〔雲憲〕只因爹爹有書信，叫孩兒進京受爵，孩兒到此，即被二官長，將孩兒綁至此地。〔岳〕噯，分明叫你替爲父上一辯冤的本章，那裏什麼加官受爵，呵，喝是了，想必又是那二賊的好計，要害我父子一死。〔雲憲〕想爹爹有十大汗馬功勞，既經奸臣陷害，待孩兒等，去至朱仙鎮，搬請衆位叔父，帶兵前來，滅卻奸賊，以報朝廷。〔岳〕噯，爲父爲國盡忠，你等出此叛逆之言，豈不叫爲父受萬代的罵名，爲父縱死無怨，還不

與我站起來〔同下〕

〔張保上白〕本鎮張保。我家元帥。被十二道金牌。調進京去。現已半載。杳無音信。我張保做官。也做不來。不若進京打探元帥的消息來。〔家院〕有〔保〕請夫人。〔家院〕有請夫人。〔張夫人〕夫受皇恩。妻膺封贈。老爺何事。〔保〕我想元帥進京多日。杳無音信。我不願爲官。要進京打探元帥消息。特與夫人商議。〔張夫人〕你我受元帥厚恩。理當如此。但是印信。交與何人。〔保〕我也學一輩古人。挂印而去。來改換衣巾。與爺帶馬車。輔伺候。〔同下〕

〔岳夫人銀瓶同上〕〔岳夫人〕姣兒進京城。常常挂。在心。〔張保夫人同上〕〔家院〕張大人到。〔岳夫人白〕有請。〔張保夫人〕參見夫人。〔岳夫人白〕你不在濠梁爲官。到此何事。〔保〕小人本是個粗人。這官是實在做不來。只因盼念元帥。要到京中探聽消息。特地先來請示夫人。〔岳夫人白〕既然如此。你就前去便了。〔保〕告辭了。〔下〕〔岳夫人〕後堂擺宴。與張夫人接風。〔同下〕

〔歐陽從善上白〕生在江湖上。慣劫大客商。我覆姓歐陽。名從善。在這江邊上。做些生意。天氣甚好。就此開船。〔保上白〕來到江邊。怎麼無有渡船。那廂有一漁船。待我喚來。那一漁船渡我過去。〔歐〕我是漁船不渡人。〔保〕多與你銀錢。〔歐〕多給錢好來了。請上船罷。〔保〕你搖到江心。怎麼不搖了。〔歐〕我有好酒。你喝一盅。好不好。〔保〕我心中有事。不喝了。〔歐〕你只管喝。我這酒。不要錢。〔保〕不要錢。我就喝一盅。〔歐白〕你再喝一個二仙傳道。〔保〕好。我就再喝一盅。〔歐〕你再喝個連中三元。〔保〕再喝個三元。唔嚕唔嚕。〔醉介〕〔歐〕看他醉了。待我把他綁上。〔綁介〕我用涼水。再把他的酒力解。〔保〕啊。你爲何將我綁上。〔歐〕我細起你來。問你是個做什麼的。你要是個好人。我就放了你。你若是個壞人。我就殺了你。〔保〕噯呀。想我張保。辭官不做。只望探聽岳元帥的消息。不料遇見此賊。將我殺死。但我不得元帥信息。雖死亦不瞑目。〔歐〕噯。我的張大人。〔鬆綁介〕〔保〕你爲何又

將我放開了。〔歐〕噯呀。我的張大人吶。〔保〕你叫什麼名字。〔歐〕我覆姓歐陽。名從善。只因朝中奸臣專權。我不圖富貴。只求安樂。在這江中做些快活生意。不知道張大人是岳元帥帳下官員。沒有別的說得。你拿刀把我殺了。就完啦。〔保〕你不殺我也就承情了。〔歐〕如此待我把船渡過江岸。到了張大人下船罷。〔保〕這有幾兩銀子。以作船錢。〔歐〕張大人。快快打探忠良信息罷。這錢我是斷斷不能要的。〔保〕如此你我後會有期。請了。〔同下〕

〔二乞丐上〕伙計。你看如今的世界。要做什麼官。倒不如我們花子。〔保暗上〕〔丐〕討得來。就吃個飽。討不來。就餓上一頓。睡在此地。十分快活。你看那岳元帥。多大的功勞。做那們大的大官。那裏有我們快活。〔保〕你們在這裏講些什麼。〔丐〕我們不會講什麼。〔保〕你方才說什麼。岳元帥不及你們花子。你要與我快快說來。如若不然。我就打死你。〔丐〕將爺不必動怒。待我講來。只因秦檜在朝專權。將岳元帥拿到京中問罪。又寫了一封假信。把

岳公子張將軍。俱驅到京城。一同交到大理寺獄中。不知是怎樣受苦。〔保〕原來如此。你將你的衣裳與我脫下來。〔丐〕我的衣服。怎能脫給你。〔保〕咱兩家掉換。你看如何。〔丐〕好當真麼。〔保〕將衣服交與你。〔丐〕我就脫給將爺。〔保白〕你閃開了。〔下〕〔二丐〕看這個人。倒也別致。他竟把他的好衣服脫了。換我一件破爛衫子。真真的好笑。吓哈哈。哈哈。〔下〕

〔保上〕時才聽了兩花子的言語。是我在街坊。買了些酒肉。不免進得監去。探望我家元帥。與二位公子去者。〔卒上〕你是個做什麼的。〔保〕老爺有所不知。我是岳元帥帳下兵卒。吃過他的糧。因病回家。今日聞聽他在此。特來與他送些吃食。這有點薄禮。送與老爺收下。〔卒〕且住。想李王二位相公。曾經吩咐。如有岳家人來。要好生看待。今日大可做個人情。你來來。放你進去。切不要大聲喊叫。〔保〕我記下了。〔卒〕隨我來。〔保〕那岳元帥他倒底在那裏。〔卒〕你休要嚷啊。〔保〕怎麼還看

不見吶。〔辛〕你休吵。到了。〔保〕參見元帥。〔岳〕張保。你不在濠梁。來此做甚。〔保〕小人因元帥金牌調至京都。杳無音信。是我不願爲官。特地探聽元帥消息。是俺先到帥府。見了夫人。才來到此。〔獄官暗上〕〔保〕一來與元帥送些酒飯。二來探聽元帥的消息。三來要請元帥出去。〔岳〕張保。你隨同我多年。難道還不知我的心跡麼。若要我出去。必須有朝廷聖旨。你今既來看我。莫要辜負了你的好意。把酒飯來。我就領你的情。〔保〕元帥請酒。〔岳〕張保。你不必多言。快快出去。休要連累了我這位倪恩公。〔保〕咋。啊。二位公子。你二人在此。來來來。也飲上一杯。〔靈雲白〕我二人也領你這分人情。〔保〕我家元帥不肯出去。你二人可以隨同我出去罷。〔靈雲〕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我爹爹既不肯出去。我二人怎能出去。你休要多言。你快快走去罷。〔保〕是。小人倒失言了。噯呀。且住。想我家元帥與二位公子。忠孝存心。不肯出去。我張保隨同元帥多年。蒙元帥格外擡舉。不能服侍元帥始終。叫

我在那裏前去。難道我反不如那王橫麼。也罷。待我撞死在此地。在陰曹地府。等候元帥罷了。〔死介〕〔獄官同白〕難得啊。難得。〔岳笑〕呵。哈哈。哈哈。〔獄官〕元帥見張大人撞死。爲何發笑。〔岳〕是你不知。我今在此。忠孝節三字俱有。卻少一個義字。他今一死。可謂忠孝節義四字俱全。望求恩公。將他的尸首。周全出去。用棺木盛斂起來才好。〔獄官白〕這個自然。元帥不須挂念。全在下官身上來。將尸首擡出獄去。快用棺木盛斂起來。〔二禁卒擡下〕〔岳〕恩公不必在此陪伴。請回家中。免得尊嫂挂念。〔獄官〕下官情願在此陪伴元帥。〔上四靈童轉場下〕〔岳白〕外面什麼響亮。〔獄官〕待下官看來。原來是天降大雨。〔岳〕這天降大雨。今日乃是臘月二十八日。果然應了道悅長老之言了。〔獄官〕但不知他講些什麼。〔岳〕恩公那裏知道。是我那日。在金山寺。臨別之時。那道悅長老。送我四句偈語。言道。歲底不足。隄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荼毒。今日是臘月二十八日。豈不是歲底不足。隄防

天哭。偏偏今日大雨。可算得是天哭了。奉下兩點。分明是個秦字。定是秦檜奸臣。將人荼毒。就要應在我的身上了。〔內白〕聖旨下。〔岳〕聖旨下。我等接旨。來來。快把岳雲張憲綁了。〔雲憲〕爲何還要上綁。〔岳〕這犯官接旨。理應上綁。待我自己來與你們綁。待爲父也上了綁。〔衆校衛八劊子手〕〔太監同上〕聖旨下跪。〔岳飛岳雲張憲同白〕萬歲。〔太監〕

瘋僧掃秦

〔僧上白〕掃地恐傷螻蟻命。惜愛飛蛾紗罩燈。貧僧。乃靈隱寺住持。便是。今有秦丞相。到此拈香。只得在此伺候。〔四龍套引秦檜上唱出隊子〕三公之位。自小登科占大魁。只因前日夢驚疑。使我心中如醉癡。靈隱寺修齋虔誠懺悔。〔僧〕貧僧迎接相爺。〔秦〕罷了。經典可會誦完。〔僧〕誦完了。請相爺大殿拈香。〔秦〕引導。第一炷香。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第二炷香。願秦檜夫婦百年諧老。這第三炷香。〔衆呵介〕〔秦〕退下。〔衆下〕〔秦〕阿呀佛爺啊。願岳家父

聽宣讀詔曰。岳飛私通番邦。有負朝廷。本當斬首。念當日有十大功勞。就在風波亭。三絞畢命。〔岳〕罷了。啊。罷了。想那道悅長老。謹防風波。我道揚子江中。有什麼風波之險。不料這監牢中。也有什麼風波亭。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哉。〔衆劊子手絞介〕〔太監白〕岳家父子已死。待俺回復丞相便了。〔同下〕

子早登仙界。〔僧〕請相爺各處遊玩遊玩。〔秦〕引導。這是什麼所在。〔僧〕香積廚。〔秦〕到也。潔淨。壁上有詩。待我看來。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闌干。男兒兩眼淒惶淚。流入襟懷透膽寒。好奇怪。這詩是我與夫人在東窗下做的。何人寫在此。和尚這詩何人寫的。〔僧〕是個遠方和尚寫的。〔秦〕如今可在。〔僧〕在。〔秦〕喚他前來。〔僧〕是啓相爺。此僧有些瘋顛。恐冒犯相爺。〔秦〕不計較他。快快喚來。〔僧〕是。〔瘋僧內白〕誰喚我。〔僧〕秦丞相喚你。

〔瘋〕俺忙哩。〔僧〕甚麼忙。〔瘋〕燒火忙。〔僧〕搬下烟頭子快來。〔瘋〕俺又忙哩。〔僧白〕又是什麼忙。〔瘋〕念佛忙。〔僧〕念的什麼佛。〔瘋〕我念的佛。普天之下世人多不醒的。〔僧〕你念來我聽。〔瘋〕南無阿彌陀佛。〔僧白〕三歲孩童多會念的你快來。〔瘋〕俺來也。〔瘋上唱引〕偈波羅蜜波羅蜜一口沙糖一口蜜。河裏洗澡睡在寺裏。黃牛兒可不羞煞你。你好癡。趕金銀打首飾。與汝妻自己死後。四塊板兒一領席。這便是落得的。〔白〕南無大慈大悲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僧〕看你垢面瘋癡。怎麼了。〔瘋〕咳。師父。〔唱粉蝶兒〕休笑俺垢面瘋癡。恁他也參不透我的本來主意。我笑那世人癡。不解我的禪機。〔僧〕看你鬢髮蓬鬆。〔瘋〕咳。〔唱〕休笑俺髮蓬鬆。〔僧〕挂着織袋何用。〔瘋〕挂着這破織袋。〔僧〕袋內什麼東西。〔瘋唱〕這裏面倒包。包藏着天地。〔僧〕手中拿的是什麼。〔瘋唱〕我拿着這吹火筒。却離了這香積廚。〔白〕他那知我是地藏王化身哩。〔唱〕今日個洩天機。故來臨凡世。〔僧〕你

經懺也不看些。〔瘋唱醉春島〕我不會看經懺。在恁那法堂中。我只理會打打的勤勞。在恁那山寺裏。〔僧〕你看你今日塗明日塗。塗出事來了。〔瘋〕塗出什麼事來。〔僧〕秦丞相喚你。〔瘋〕可是那奸臣秦檜。〔僧〕唔。秦丞相。〔瘋〕我正要去看他。〔僧〕瘋僧喚到。〔秦〕喚過來。〔僧〕是。〔秦〕唔。我道怎麼樣。一個瘋僧。原來是個腌臢和尚。〔瘋〕我道怎樣。一個丞相。原來是個奸臣秦檜。〔秦〕唔。你怎麼道我的名。〔瘋〕你的名。我不道。誰道。〔秦〕你認得我是誰。〔瘋唱〕你麼。恁是個上瞞天子下欺臣。我單道著你你。〔秦〕好個腌臢和尚。〔瘋〕咳。〔唱〕休笑俺污穢。我這肚皮中倒乾淨似你你。〔秦〕我來問你的原由。〔瘋唱〕恁來問我的原由。我對你家說破。看他怎生的俺來支對。〔秦〕我且問你。這壁上的詩。可是你寫的。〔瘋白〕是你做的。是我寫的。〔秦〕爲何膽子能小。〔瘋〕我的膽小。出了家。你的膽大。就弄出事來哩。〔秦〕唔。你可知我的來意。〔瘋〕我怎麼不知。〔唱迎仙客〕恁主意我先知。則恁那夢境

惡故來到故來到俺這山寺裏〔秦〕我拜當陽求懺悔〔瘋唱〕恁來這裏拜俺的當陽求懺悔。恁則待要滅罪消釋〔秦〕南無觀音在菩薩〔瘋白〕咳。

〔唱〕那裏是念彼觀音力〔石榴花〕太師著俺說個因依。俺與恁須仔細話個真實。恁可也悔當初錯聽恁大賢妻。也曾屢屢的引誘你。你也都依隨。在那東窗下不解我這西來意。只見他葫蘆提無語。將俺支對。恁那謔言謔語。恁便將心味。恁可以立起一統兒價正直碑〔接唱調鶴鶉〕恁待要結搆金邦哩。也只是肥家那裏肯爲國。恁如今事要前思免勞免勞後悔〔秦〕悔什麼〔瘋〕秦槍你下階來。〔秦〕做什麼〔瘋〕看上面是什麼〔秦〕是天〔瘋〕可有來〔唱〕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如今人都理會的〔秦〕啊哈哈哈哈。左右與我拿下〔瘋唱〕恁在這裏嚇鬼瞞神哩。恁做的事。做的來藏頭露尾〔秦〕你手中拿的什麼東西〔瘋白〕是掃帚。要他何用〔秦〕昔日邊上掃煙塵。今日殿上掃奸臣〔秦〕唔。那個呢〔瘋〕是火筒〔秦〕又要他何用。

〔瘋〕要他私通番邦〔秦〕何不放下來〔瘋〕放不得〔秦〕爲何〔瘋〕放下來他就耍弄權哩〔秦〕我是君子人〔瘋〕咳〔唱紅繡鞋〕君子人只怕當權倚勢。俺待說著呵害得他一家兒。恰便似烟滅灰飛。恁待要節外生枝。可是落甚麼便宜。俺爲甚不在恁那廚房中。故常到在我這手中持。阿呀火筒兒。啊這其間引狼烟。傾了他的社稷〔秦〕和尚你平日可有功〔瘋〕有功的多被你殺了〔秦白〕功課〔瘋〕有〔秦〕在那裏〔瘋〕在袋裏〔秦〕取來〔瘋〕取去〔僧〕功課有了〔秦〕爲何纏了〔瘋〕在蠟丸內取出。怎麼不纏〔秦〕久聞丞相理乾坤。佔斷朝綱第一人。都領羣臣朝北闕。堂中埋沒老元勳。閉門殺害忠良將。塞上欺君枉萬民。賢相一心歸正道。路上行人人口。唔。怎麼詩不全〔瘋〕若遇施全。你就該死了〔秦〕左右若遇施全。與我拿下〔瘋〕還有〔秦〕在那裏〔瘋〕橫看去〔秦白〕詩怎麼橫看〔瘋〕你的事。怎麼橫行呢〔秦〕久佔都堂閉塞賢路。你敢侮弄我朝中的宰相麼〔瘋白〕得秦槍。

〔唱十二月〕賣弄恁那朝中的宰相職。恁可也懊惱。我這閣黎。俺這裏明明的這取出。他那裏暗暗的這觀窺。休笑俺瘋魔和尚。會嘴。恁可也乾淨似你。養堂食。〔接唱曉民歌〕這的是坐而不覺。立而得這饑。〔秦〕講了半日。想是他肚中餓了。和尚賞他一分齋。〔僧〕是相爺賞你一分齋。〔瘋〕我不吃。〔僧〕傾壞了。〔秦〕再賞他一分。〔僧〕又賞你一分。〔瘋〕我不吃。〔僧〕又傾了。〔秦〕你不吃罷了。爲何連壞我兩個。〔瘋〕呸。秦檜。我壞了兩個。你就發惱。虧你害了他三個哩。〔唱〕兩頭白麵做來的。壞了恁那兩個。有誰得知。恁便屈殺了他三人。待推着誰。癡也癡。癡其間造化的。〔秦〕這是饅首。〔瘋〕這不是饅首。〔秦〕敢是饑餓。〔瘋〕也不是。〔秦白〕是什麼。〔瘋〕哪。〔唱〕這是岳家肚皮中腌臢氣。〔秦〕這裏不好講話。隨我到冷泉亭上。〔瘋〕冷泉亭不好。倒是風波亭上好行事哩。〔秦〕和尚我看你伶牙利齒。有甚本事。〔瘋〕我會呼風喚雨。〔秦〕風雨在天上。如何喚得來。〔瘋〕喚得來。還要退得去。〔秦〕如

此我要一陣大風。〔瘋〕有有有。如來佛助弟子一陣大風。〔秦〕好大風。收了收了。〔瘋〕收收收。〔瘋〕我要一陣大雨。〔瘋〕有有有。東海龍君助奸臣秦檜一陣大雨。〔秦〕好大雨。收了收了。〔瘋〕收收收。〔秦〕我想這風雨在天上。如何來得能驟。〔瘋〕連發十二道金牌召來的。怎麼不驟。〔秦〕吓哈哈。〔瘋唱快活三〕風來是雨便起。雲過電光輝。把他拿住風來。握住雨不淋漏。〔秦〕好大風啊。〔瘋〕這不是風。〔秦〕是什麼。〔瘋〕是朱仙鎮上那些黎民的怨氣。〔秦〕好大雨啊。〔瘋〕這不是雨。〔秦〕是什麼。〔瘋〕哪。〔唱〕這的是屈殺了岳家父子天垂淚。〔接唱朝天子〕太師爺俺與恁便說知。說着恁那裏。俺只索要忍辱波羅蜜。恁可也悔當初屈殺了他三人。可也無着無對。到如今悔後遲。他在陰司下便等你在閻王殿前去告你。〔秦〕告我什麼。〔瘋〕他告你私造下十座牢房。〔秦〕那十座。〔瘋〕雷霆施號令。星斗煥文章。〔秦〕他在那一號。〔瘋〕他在章字號等你哩。〔秦〕阿呀佛爺佛爺。〔瘋唱〕這的是

恁自造下落得這旁州例。〔秦〕和尚如今要免六道輪迴之苦。可免得過麼。〔瘋〕你隨我出了家。削了髮。就可免了。〔秦〕我要出家。怕沒有高僧剃度。况靈隱寺小。怎藏得我下。〔瘋〕靈隱寺雖小。佛力最大哩。〔秦〕方才這八句詩如何講。〔瘋〕方才這八句詩。〔唱煞尾〕做一個啞謎兒。與恁猜。〔秦〕橫

頭上八個字。〔瘋〕橫頭上八個字。〔唱〕做一張悶弓兒。在恁那心上射。有一日東窗事犯。才知我的西來意。那時節。搥着胸。跌着脚。啊。秦檜。恁可也慢慢的悔。〔自〕俺去也。〔下〕〔秦〕阿呀。被這瘋僧一番言語。說得毛骨悚然。回去與夫人商議。便了來。打道。〔衆上引道〕〔秦〕瘋僧一席話。使我魂魄飛。〔下〕

升了科長之後

庸人

某先生在某機關裏。當了七八年的小科員。他所眠思夢想的。便是有朝一日。由科員而升爲科長。那麼。胸中抱負。得以一展了。這麼的想着想着。果然的天從人願。科長因別有高就。承局長的栽培。他竟由科員而被擢升爲科長了。

他自己本來也是本科的科員出身。同科的。都是老同事。所以他升爲科長之後。第一天上任。便開誠佈公的宣布着二十餘位科員中。決不有一位二位的更動。但是他由科員而升爲科長的消息。早已傳播開來了。所以他接事了不上三天。便整整的接得了七十餘封介紹信。

那時科中的二十餘科員中。跟着前科長去職的。以及他原任的科員位置在內。只有得七個空缺。而他瞧着這些介紹信中有大來頭的。竟佔到了二十餘位。七個位置上。要安插二十餘人。那自然是無法應付的。但是瞧在介紹人的面上。又却不能應酬了這個。得罪了那個。而原有的那些科員。又大都是

俱是有力的後盾的。無法可想。於是安插了七位。把其餘十幾位。在科中掛上一個名。支着車馬費。把這安插妥貼了。已是過了半個月。一天晚上。他的夫人。忍無可忍的問他道。從前我求你把我二個弟弟帶帶。你說不做科長。是沒法帶人的。如今你升了科長了。怎麼屁都沒一個呢。這一個質問。直質問得他啞口無言。忙把這裏面的困難情形。向她申述。她只是不依。哭着吵着。非立給帶進去不可。鬧得沒法。只得也給設法去掛了二個名。

隔了一天。一個姊丈。一個妹丈。先後的帶着禮物。前來道賀。乘便的求他在科中設法一個位置。都說他是科長了。安插一二個人。當非難事。接着表叔。表伯。表兄弟。岳家的親戚。以及父執同學之輩。也都紛紛的前住請託。先後竟達三四十位。雖然他沒命的把困難情形說着。但是能曲予原諒的。竟是一位也沒有。說到後來。總是沒人肯信一位科長。一二個人。都是無法安插的。

匆匆地過了一個月。忽接局長的電話。召他去。他忙着趕去時。局長把臉一沉道。一科裏已有科員二十餘人。如今再添上近二十名支薪不幹事的。這太不成話了。這一個釘子。直碰得他半晌說不出話來。考慮了一夜。決計把一切開支緊縮着。每月省下一筆款子來。去敷衍着這十餘位支乾薪者的薪水。但是到了下一月結算時。還是短着一大段。他沒有辦法。只得把自己的俸給的十分之七。去墊補着。以免再碰局長的釘子。到了第三個月底。瞧着是難於應付。便忍着痛。毅然的辭職不幹了。

他去職之後。那些求他安插而給拒絕的。都在背地裏議論着道。求他幫幫忙。都不肯心術太壞。無怪自己也做不長。

販馬記

戲情

陝西褒城縣知縣趙冲，當初到任的時候，下鄉查看旱災。他的妻子李桂枝獨在衙中，睡到半夜，忽然聽見哭泣之聲，教人查問，乃是監牢中一個年老的犯人在那裏訴苦。她一想這中間必有冤情，就教牢禁將這犯人提來問問。等到那犯人將姓名籍貫和含冤的情形一一說出，桂枝才曉得這犯人就是她的父親。心中悲苦萬分，暫時權且忍着，只給了些錢與那禁子，教他好好看待這犯人。原來這犯人叫李奇，平日販馬爲業，妻子王氏生了一女，就是桂枝。後生一男叫保童。後來王氏病死，繼娶楊氏。楊氏和地保田旺有奸，趁李奇到四川販馬，將姐弟二人趕出。保童被一個姓蕭的老翁救去，教養成成人。桂枝被姓劉的收爲義女。等到李奇回家，不見兒女，追問楊氏，說是得急病死去。李奇不信，拷問婢女春花，春花一面畏懼楊氏，不敢說出一面又怕不說，定要被打，竟然懸梁自盡。這一來，楊氏和田旺趁此誣告李奇，說他謀奸逼死的。縣官得了賄賂，不問情由，將李奇屈打成招，押在監牢。這時縣官剛剛換了趙冲，他在監中哭訴，又被桂枝聽見。桂枝等到趙冲回來，就將父親的屈情告訴了，請他設法挽救。這時恰巧新任巡按到來，趙冲就教桂枝改扮男子，前去告狀。不料這巡按就是李保童。原來李保童在蕭家讀書已成，進京應試高中，放了山陝巡按。現在看見桂枝所投的狀態，是代父親申冤，又見姊姊變成男子，甚是疑惑。當時假作大怒，欲打桂枝，無意間將桂枝頭巾打落，露出髮髻，才知她是喬裝。忙將桂枝帶進衙後細問。趙冲見桂枝久久不出，起了疑心，在衙外大吵大鬧，要衝進來。保童聽見出來查問，見是趙冲，知是他的姊夫，也就將他請進。趙冲不知所，以經桂枝說明，只才大家見禮敘座。保童隨將李奇放出，父子女婿相會，悲喜交集。田旺楊氏都訂成死罪。

登場人物表

李桂枝(正旦) 趙冲(小生) 李奇(老生) 李保童(小生) 楊三春(花旦)
 春花(花旦) 田旺(丑) 漁翁(丑) 漁婆(彩旦) 劉志善(生)
 劉夫人(老旦) 趙榮山(淨) 胡敬(丑) 王氏(旦)

〔李奇內白〕唔哼。〔引〕忠厚傳家。錦世澤家業富豪。〔白〕人生在世幾度秋。有似楊花水上流。一朝狂風起波浪。大限來時一筆勾。老漢李奇。祖居陝西漢中府。褒城縣人氏。娶妻王氏。不幸早喪。留下一男一女。男名保童。女名桂枝。老漢販馬爲生。前者衆位好友。對我言過。叫我同到西陵販馬。我想家中兩個姣兒。又無人照管。因此未曾應了他們。正是。若得安閑日。無事靠蒼天。〔田旺內白〕走吓。〔田上白〕上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在下田旺便是。我吓。本是此地一個地保。雖然是家中無妻室。無兒子。我這幾個錢。是不夠用的。沒有別的。我去找找李奇。與他借幾個錢。也好吃吃飯。再說。他也不能不借給我。說話之間。到了吓。〔家院暗上〕〔田〕裏面

門上那一位在。〔家院〕那一個。哦。田旺何事。〔田〕你家主人可在家中。〔家院〕現在裏面。可有什麼事。〔田〕不錯。我有要事相求。煩勞與我通知一聲。〔家院〕你且少站。啓老太爺。今有地保田旺。相求老太爺。〔李〕田旺。他今前來並無好事。你且叫他進來。〔家院〕是。田旺。老太爺叫你進去。〔田〕哦。是有勞了吓。老太爺。我這有禮吓。〔李〕哎呀。呀。不敢當吓。田旺來了。坐下講話。〔田〕老太爺在此。我不敢坐。〔李〕有話敍說。那有不坐之禮。〔田〕我這謝。〔李〕田旺。你一向好吓。〔田〕我好。你老人家好吓。〔李〕我好。你今可有什麼事吓。〔田〕這個。我有一句話。不好與你老人家出口。〔李〕不妨。有話請講。俱是自己人。但講何妨。〔田〕我麼。想做一莊買

賈。怎奈我這手中又無力。你想我吃一碗差使飯。能有幾文進門。我實實無門可投。想到你這裏求。求你老人家借點。日後我有了。再加倍奉還。你吓。
 「李」吓。田旺。想老漢從前到是富足。自從我喪家之後。也有數年不曾做些外鄉的買賣。如今手中不湊。可以轉借轉借去罷。「田」我實實無門。才找到你這裏來。多了無有。你就少借點。我總要加倍奉還。我是感恩不盡。「李」我方才言過。手中不湊。實實不敢應允。「田」你吓。拔下一根汗毛。都比我強的多。你只當做好事燒燒香。「李」我還對你說。誑不成。「田」不拘多少。你看着辦。「李」哎呀。實實不便。「田」你吓。好辦給多少。我拿多少。「李」哎呀。這樣的嘮叨。再若如此。免討無趣。還不走。「李」氣介。「田」出門躡脚介。「田」白。好吓。借不借在你。怎樣羞我一場。不要緊。等得着碰得見。你等着。我不給你個利害。你也不認得我是誰。走。「氣介」下。

「四販馬客同上」。「甲」燕飛不到處。人被名利牽。
 「乙」列位請了。「衆」請了。「乙」聞得西陵今年

盡出好馬。我去到李兄家中商議。同去販馬。說話之間。到了吓。李兄在家麼。「李」又是何人待我親自看來。那個。「衆」吓。李兄。「李」哦。衆位賢弟。請進。「衆」請。「李」請坐。「衆」有坐。「李」來看茶。「家院」是。「李」請。「衆」請。「李」打盃。「家院」是。「李」呵。衆位賢弟。今日到寒舍有何指教。「衆」吓。李兄弟等聞聽今年西陵盡出好馬。我們大家商議。邀李兄與我們大家前去販馬。不知李兄可能隨同前去。「李」吓。衆位賢弟。先前言過。我未曾應下。今日衆位賢弟又來。怎奈家下無人照應。家中有小女小兒。我怎能捨得下。「乙」李兄。何不再娶一房嫂嫂。料理家務。代看小姐少爺。你心意如何。「李」只是無有合意的。若不會料理家務。也是枉然。「乙」前村有一李媒婆。待弟前去託他。若有合意的。說上一位。待小弟就此去找他前來。衆位在此陪伴。李兄。我去就來。「下」。「丁」內白。呵。大嫂隨我來。「媒婆上」。「乙」白。隨我進來。見過員外。「媒婆」員外有禮了。「李」罷了。「乙」吓。媒婆。這位員外。要出外貿易。家

下無人照管。要另選一房合意的。可有託你辛苦辛苦說上一位。〔媒婆〕有到有的。這前村有一姓楊的叫三春。他男人死了。他也無有兒子。就是一個人。又會過日子。待我去看看他。〔李〕你去若能成功。一概的物件。我這裏通通的。要多少彩禮。問個明白。我聽你回信。〔媒婆〕是了。〔下〕〔李〕我將姣兒喚出。與他商議。來請小姐少爺。〔家院〕有請小姐少爺。〔桂枝保童春花內白〕來了。〔保上白〕母親下世早。姊弟淚雙拋。〔桂〕爹爹萬福。〔保〕參見爹爹。〔李〕罷了。兒吓。見過諸位叔父。〔保桂〕參見叔父。〔衆〕罷了。罷了。〔保桂〕將我姊弟喚出。有何教訓。〔李〕我兒那裏知道。你衆位叔父。邀爲父同去西陵販馬。我想家下無人料理家務。你二人年小。也無人照應。衆位叔父。相勸爲父另娶一房。也好陪伴你二人。因此喚你二人出來商議。〔桂〕想爹爹出外貿易。乃是正事。家中正缺少一人。孩兒不敢攔阻。既應允。不必問孩兒。我姊弟遵爹爹之命。就是。〔李〕爲父會命媒婆去說。這媒婆言道。前村有

一家姓楊叫三春。他回來再做計較。吓衆位賢弟。你我到後面吃酒。〔衆白〕事還未成。就要吃喜酒。〔李〕取笑了。〔同笑介下〕

〔楊三春內白〕呵呵。〔上唱〕閑來時門前蕩。怒惱時拿刀弄棒。人人道賽霸王。又道說五殿閻。〔白〕丈夫把命喪。叫人好淒涼。家無營合業。怎樣度時光。我楊氏三春。丈夫名叫楊泉。前者吃衙門飯的。不想心痛病而亡。所生一男。六七歲上。跌跤而死。就留下我一人。孤孤零零。又無家資。留下每日打混吃飯。無法可想。結交一人。名叫田旺。本是本地一個地保。是他在外吃喝嫖賭。拿我錢也化盡。他要再來。我叫他主意拿錢來。要不然斷絕來往。另想別法。就是這個主意。〔媒婆上白〕媒婆媒婆。終日說合爲的口角。跑壞鞋脚。到了常常往來。待我進去。吓楊大嫂在家麼。〔楊〕啲。張大嫂來了。坐下。〔媒婆〕坐着。〔楊〕張大嫂。今日怎麼來的。這麼早。〔媒婆〕我爲你的事情來吓。恭喜賀喜。〔楊〕嫂嫂。有什麼事可喜。〔媒婆〕我告訴你說。先前你

託過我的。若有好人家給我一家。湊巧真湊巧。今天早晨。我有一隣居。叫作黃榮。本是販馬的。爲生。他託我給他同伴中。有一人名叫李奇。前妻已故。要速速續娶一位婦人。與他料理家務。他常常出外。無人照顧。我就想到這裏。吓他是有錢的。〔楊〕他今年年紀如何。〔媒婆〕他今年五十七了。〔楊〕比我多一斤另十兩。他可有幾個姑娘兒子。〔媒婆白〕他有一男一女。〔楊〕哦。〔媒婆〕你看如何。你要答應。要多少彩禮。我去說。他還有言一概物件。他自己成辦。你要穿什麼衣服。他給你做。你一樣也不用管。〔楊〕費你心。回去就說我這應允。要彩禮三百兩銀子。四季衣服。金銀首飾。隨他事成之後。我再謝。〔媒婆白〕我們自己人。我去給他回話。〔田旺上白〕咳。走了一天。也無有借着一文。〔媒婆〕我去了。〔出門介見田〕媒婆。田大爺。〔田〕哦。張大嫂。今天會在這見面。你坐坐。走吓。〔媒婆〕我不坐。我回去了。〔下〕〔田〕他今天來。定有什麼事情。我進去看看去。〔楊〕咳。外面什麼人說話。我出去看看。

〔田進介〕〔楊出門介〕〔楊〕是你說話。〔田〕吓大奶奶。〔同進坐下〕〔楊〕咳。你這幾天。怎麼也不見我的面吓。〔田〕不瞞大奶奶的話。我這幾天。是輸的亂七八糟。去借點錢。也借不着。你也不要氣。〔楊〕我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借錢的。〔田〕別提了。我是朋友家中都去了。全是無有好說好道。我也心平氣和。但是有一家。先前我的老子在世。與他交友甚厚。如今我老子死了。他把我也不當一回事了。我去與他去借。他不借給我。還羞恥我一場。我這氣也難消。是我無臉見你。〔楊〕你說了半天。這人叫什麼。〔田〕就在前面馬頭村。他是販馬的名。叫李奇。〔楊想介看田介〕〔楊〕你方才在外面與那個說話。〔田〕與媒婆張大嫂。〔楊〕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與我還是真心是假意。〔田〕你怎麼說。咱二人也有二三年了。怎麼會假的。我若假的。叫臭虫把我吃了。你這話從何說起。〔楊〕你既這樣。我也不瞞你吓。你方才看見張媒婆否。〔田〕不錯。看見的他作什麼來的。想必來此有要緊事吓。〔楊〕我來告

訴你聽。這前面有個馬頭村。有一位販馬的客人。
 〔田想介〕〔田〕哦。但不知販馬的客人。他姓什麼。叫什麼呢。〔楊〕他姓李。叫李奇。〔田旺白〕李奇。他怎麼樣呢。〔楊〕他的前妻故世了。〔田旺白〕不錯。是故世。〔楊〕留下一男一女。是他時常要出門販馬。家中無人料理家務。是他託張媒婆。續弦一位。好料理家務。再說你我二人。雖然有這點私情。外人無有知道的。故此這位張媒婆。他是與我要好多年。常來常往。他看我一個人在家。也無照顧。他想到我這裏。也是他的一片好心。皆因他才來找我。我也無法。只可暫且答應與他。明日他就來。〔田〕你是一定答應的。你可有別的意見呢。〔楊〕就是一樣。只是這兩個小兒。是我一個不合。就是我家的事。你也知道。我那小兒。被我摔死。倘到在那裏。一時有點不對。這兩個東西。總要跑到他老子跟前。訴委屈。豈不是當我兩樣心腸。可是我一個不合嗎。〔田〕哦。你這話我明白了。我來問你。你可想發財。還是不想發財罷。〔楊〕我想發財。怎麼說呢。

〔田〕要是想發財。你聽我一句。就要發財了。我告訴你聽。因為我這幾天。不到你這來。你可曉得爲什麼。我就與這李奇有點仇。從前我老子在世。與李奇交好甚厚。誰知如今大改變。咳。〔氣跺脚介〕也是我不爭氣。是我分文不進。我與他去借貸。他但不允。還羞恥我。是我一氣走了。我是越想越不對。不念與我父交好。我不能來見你。故此轉了好幾天。才遇見我從小一個朋友。借給幾兩銀子。今天特來看你。不想湊巧。湊巧。不是冤家不碰頭。他會撞到此地。我這心裏。想把他除掉。才出我這口氣。吓。〔楊〕聽你這話。是要害他。〔田〕總想個主意。叫他自己害自己的一個計。咱二人若害他。豈不有人命嗎。〔楊〕依你可有什麼計策呢。〔田〕要依我有個絕妙的計。在肚內說來。你聽。他是把你娶過去。是料理家務。大權在你手裏。慢慢等這老東西出門。那時間。把你的拿手的好戲唱起來。〔楊〕我有什麼拿手好戲。〔田〕哦。你從前在家摔兒子拿手。〔楊白〕哦。這個不錯。是我的拿手。怎麼樣呢。

〔田〕我告訴你聽罷。老的出門。小的歸你管。你說什麼。他總聽什麼。你一嚇他。心一害怕。也不用打。不用費事。他聽見你摔兒子的話。他二人就會自己跑出門去。豈不活活的就餓死了。這家財豈不是你我二人的。這是好不好。你看怎麼着。〔楊〕此計倒也不錯。我明天若去後。你要千萬不要離此。有什麼事。我好找你。〔田〕有什麼大事。都在我身上。你放心。〔楊〕你這半天。吃飯了嗎。〔田〕我餓了一天。氣就氣飽了。〔楊〕你隨我吃飯去。〔田〕好。吃飯去。〔同下〕

〔媒婆上白〕走吓。忙吓。有請李員外。〔四馬客引李奇上白〕哦。回來了。可會辦好。〔媒婆〕辦是辦好了。他說要彩禮三百兩銀子。四季衣服。金銀首飾。隨便你辦。〔李〕好。這有三百兩銀子。又有勞你送過去。衣服辦好。選一良辰過門。就是。〔媒婆〕是了。〔拿銀包下〕〔李〕待我對姣兒說明吓。保童桂枝。〔春花引保童桂枝上〕〔保〕爹爹何事。〔李〕兒吓。你那繼母要來了。你二人就好了。必須打扮打扮。〔桂〕女兒道

命。〔保〕這可好了。我又有了媽了。〔李〕衆位賢弟。幫我。一忙。在此照管照管。〔衆〕那是自然。〔李〕請至後面。〔四馬客李同下〕〔春〕小姐回來。我有一句話。小姐少爺要留神。〔桂〕什麼話。你告訴我聽。〔春〕閒聽楊氏三春。在家是個不賢之人。他自己親生兒子。被他摔死。等他過來。可要小心。〔桂〕哎呀。你爲什麼早不說吓。〔春〕我若早說。老太爺要責我的吓。〔桂保同哭介〕哎呀。早去世的娘吓。娘吓。〔春〕小姐少爺。千萬別哭。被老太爺聽見。大有我的干係。〔保白〕姐姐。等他到來。咱們不要叫他。不理他。〔桂〕對吓。不叫他。〔春〕不必如此。到後花園頑耍去罷。〔桂保〕頑去吓。〔笑介跑下〕

〔四賀喜人上唱吹調〕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甲〕列位仁兄請了。〔三〕請了。〔甲〕今有李兄喜日之期。你我一同前去賀喜。〔三白〕請吓。〔甲〕請。〔唱吹調〕寸金有了光陰過。再想光陰何處尋。〔同下〕

〔四馬客李奇笑上〕〔李〕哈哈。〔家院上白〕啓老

太爺衆位好友前來賀喜。〔李奇〕有請。〔家院〕有請。〔四賀喜上白〕吓李兄我等前來賀喜。〔李〕俱是自己弟兄不必如此了。〔同笑介〕〔媒婆上白〕啓員外花轎到了。〔李〕好好好搭上來。〔媒婆〕是花轎搭上來。〔四龍套四吹手四轎夫賓相楊坐轎上介下轎介進介〕

〔衆下〕〔李〕慢來慢來衆位賢弟來來來大家見見。〔衆〕吓新嫂嫂。〔楊〕衆位叔叔。〔李〕家院有請小姐少爺。〔家院〕有請小姐少爺。〔桂保春同上〕〔桂保不去介春拉介桂保進介〕〔桂保〕參見爹爹。〔李〕兒吓來來來見過你母親。〔保桂不見介楊恨介〕〔春拉〕〔李〕過來見過。〔春指叫見介〕〔桂保〕參見母親。〔楊假笑介〕

〔楊〕咳。〔李〕來來來攙入房去。〔媒婆攙楊下〕〔李白〕衆位賢弟你我花廳暢飲一回。〔衆〕請。〔同下〕

〔劉志善上引〕春去芳草青人老去光陰。〔白〕堪嘆爲人在世間半生空把名利牽年高夫婦無有子總有銀錢也枉然老夫劉志善乃山西平陽府鄉寧縣人氏安人張氏家頗富豪只是膝下無有一男半女倘若百年之後無人侍奉這且不言只

因陝西地面結賬之期還要親自前往。二來還要望我結拜兄弟趙榮山人稱他叫趙一壺是他貪盃才落此號還有一子名叫趙冲我不免請夫人出來。〔家院暗上〕〔劉〕來。〔家院〕有。〔劉〕請安人出堂。〔家院〕是有請安人出堂。〔丫環引劉夫人上〕〔白〕梅開五福竹報三多吓員外。〔劉〕安人請坐。〔劉夫人白〕有坐吓員外喚我出來有何事議。〔劉〕安人今乃陝西收賬之期還要老夫親自前往。二來要探望我那結拜兄弟趙榮山人須要看守門戶。〔劉夫人白〕吓員外此番前去必須早去早回以免妾身盼望。〔劉〕我去是要早回不必掛念。〔劉夫人〕可要家院跟隨前去。〔劉〕正合我意吓院公跟我一同前去。〔家院〕遵命。〔劉〕告辭了。〔唱〕養搖板

安人但把心放定收清賬目就回程辭別安人上金蹬。〔家院帶馬下〕〔劉接唱〕一馬趕到陝西城。〔下〕

〔劉夫人唱〕一見員外陝西奔不由老身掛在心丫環帶路後堂進員外回來享安甯。〔下〕

〔四馬客同上〕〔甲〕列位賢弟。〔衆〕大哥。〔甲〕今日

李仁兄三朝已滿就好一同起程你我一同去到他家便了。〔小圓場〕〔衆〕吓李仁兄吓。〔李奇上白〕吓衆位賢弟來了。〔衆〕仁兄今乃三朝已過你我一同前往倘若去遲豈不是就趕不上了。〔李白〕好如此待我將家中之事交代明白來。〔家院上白〕有。〔李〕請安人。〔家院〕有請安人。〔楊〕來了。〔楊〕員外衆位叔叔。〔衆〕吓嫂嫂。〔楊〕吓員外將我喚出有何事議。〔李〕我要同衆位賢弟同往西陵販馬去了。將這門戶須要小心一二。〔楊〕員外此番前去只管放心這門戶交與我料無妨礙。〔李〕全仗安人了吓小姐少爺現在那裏。〔家院〕在後花園頑耍。〔李〕叫他們前來。〔家院〕是吓小姐少爺員外有請。〔桂保內白〕來了。〔桂保同上白〕參見爹爹吓衆位叔父。〔看楊〕〔保桂〕參見母親。〔楊〕罷了。〔李〕吓兒吓爲父今日要同你衆位叔父往西陵販馬去了你兄弟二人在家須聽你母親的教訓爲父就要起程了。〔保〕爹爹你要早點回來免得我兄弟二人掛念。〔李白〕爲父知道看衣更換。〔換衣介〕

〔李〕告辭了。〔唱二簧搖板〕只爲販馬到西陵把話囑託安人聽家中之事你照應好好看待二姣生辭別一家出門庭販馬一畢就回程。〔看介〕咳。〔衆同李下〕〔桂保〕爹爹。〔楊看恨介〕〔楊〕還不進去好吓你二人自從我進門之時你們就看不起我。哼哼咳吓咳吓從今往後你兄弟二人聽我的教訓還則罷了如若不然你二人可知道我摔兒的利害當心點。〔楊下〕〔桂保哭介〕早去世的母親吓吓吓。〔春關介〕〔春〕小姐少爺不必啼哭若被他聽見多有不便還要小心點。〔桂保同哭下〕
〔田旺上白〕咳別人有點大小事一天忙的了不成地面倘若逃人命猶如我家打死人在下地保田旺前者被李奇羞恥一場仇還未報是我與楊氏定下一計要害他一家。〔東逃西散〕將他家產歸我豈不大大發上一財也不算我良心不好我看見這老東西出門了我這幾天又沒錢用了趁此時間他去販馬我二人也好行事我去找他去咳咳別忙倘若我去叫門問我是誰哎哎我倒底

是誰〔想介〕有了他們若問起來。我就說我是楊氏的兄弟。就這個主意。〔小圓場〕〔田白〕到了。哎呀。他的用人認得我。〔想介〕不要緊。老東西不在家。上下人等都聽楊氏調動。待我叫門。裏面有人麼。〔春花上白〕什麼人叫門。〔開門介〕〔春〕你這人找誰的。〔田〕煩勞丫環姐傳稟。我是楊氏的兄弟。他是我姐姐來看他來的。〔春〕你叫什麼名字吓。〔田〕這我叫。〔背白介〕壞了。叫他問住啦。有了。我叫楊旺。〔春〕你站一站。〔田〕是是是。〔春背白〕這個怯小子。有請安人。〔楊上白〕什麼事。〔春〕外面有一個。人。他說是安人的兄弟。叫什麼楊旺。〔楊〕哦。叫他進來。〔春〕是叫你進去。〔田〕哦。是來了。〔進介〕〔楊〕呵。〔田使眼色介看介〕〔田〕呵。姐姐。〔楊〕吓。兄弟請坐。〔同坐介〕〔楊〕我說你。〔指田旺〕〔楊〕吓。春花。〔春〕安人。〔楊〕你去頑去罷。〔春〕是。〔下〕〔田白〕你看這幾天不見。你就打扮得一朵花。〔楊〕你在什麼地方來。〔田〕我在家裏出來。〔楊〕你又去賭錢去拉罷。〔田〕我連吃飯的錢都無有。我賭什麼錢。〔楊〕你

今來得甚好。老的出門去了。〔田〕你這幾天怎麼樣。可隨心。〔楊〕全好。就是這兩個小的。自從我進得門來。就看不起我。你今天來就好了。〔田〕趁着早早的趕出這兩個小王八蛋。〔保童上白〕我肚子餓了。去吃飯去。〔進介〕咳。你怎麼跑到我們家中來。〔打田旺介〕〔田〕哎。嚇吓。〔下〕〔楊白〕過來。好吓。你要造反。你將娘舅都打起來了。你那心裏還想打我來罷。〔保〕孩兒不敢。〔楊〕什麼叫不敢。你眼睜得開。看看我的利害。近前來。我有話對你說。〔打嘴介〕〔楊白〕好奴才。〔保哭介〕呀。呀。娘呀。呀。〔楊唱二簧搖板〕奴才做事不思想。不該打走娘舅身。手摸胸膛想一想。他是爲娘什麼人。狠着心腸將你打。〔桂上跪下接唱〕還望母親消雷霆。〔白〕母親不必動怒。看在女兒分上。將他饒恕。待女兒說他。下次不敢叫母親生氣了吓。〔哭介〕〔楊〕都給我滾起來。〔桂〕多謝母親。兄弟起來。謝過母親。〔保〕謝母親。〔楊〕我告訴你。這是頭一回。下次再若如此。吓吓。吓。我就摔死你。〔下〕〔桂〕吓。兄弟。爲了何事。將你

打得這般光景。〔保〕姐姐那裏知道，是爲弟下學回來，肚內飢餓，回來吃飯，我進去，只見一個窮漢坐在那裏，爲弟看他二人情形不對，定不是好人，是爲弟一氣，將他打走。母親言說是他兄弟，故此將爲弟拷打拷打。〔哭介〕〔桂〕吓，兄弟從今往後，他的事情，你要少管，等爹爹回來，再作道理，叫他責打與你，叫爲姐的怎樣忍得下去。〔保桂同哭介〕〔桂白〕吓，兄弟，你可曾吃過飯了沒有。〔保〕沒有吃。〔桂〕我去給你取來你吃。〔下〕〔保白〕哎呀，且住，想我終久叫他將我害死，到不如逃走他鄉，日後我父子也有相逢之日，若被他將我害死，尸骨無存，就此走了罷。正是：暫且逃出猛虎口，且待日後報狼威。〔下〕〔桂捧飯碗上白〕兄弟用飯，咳，那裏去了，想必到花園去了，待我去看。〔春上見面介〕〔桂白〕春花，可曾看見少爺。〔春〕我沒有看見。〔桂〕你我兩廂找來。〔小原場介〕〔桂〕兄弟保童無有，吓，哎呀，不好，時才繼母拷打與他，定是他心中害怕，逃出門去，也未可知。〔春〕小姐，快快與安人知道。〔桂〕只好

如此。〔小原場〕〔桂〕有請母親。〔楊上白〕什麼事情叫我。〔桂〕我兄弟不見了，不知到那裏去了。〔楊〕方才我打他之時，你給他討的饒，你二人在一處的，怎麼這會功夫，他就不見了，你倒來問我。〔桂〕方才我二人是在一處，見他無有吃飯，我與他取飯出來，四下一望，蹤影全無，因此稟告母親知道。〔楊〕你看你二人多好吓，你還拿飯給他吃。〔桂〕同胞姐弟，應當如此。〔楊〕好吓，我也明白了。〔桂〕啊，母親明白何來。〔楊〕你方才看我打他，你心疼，依着取飯爲由，你念你二人是同胞姐弟，我是外人，你將他藏在那裏，等你父親回來，問我要人，這是定下的一個好計策。〔桂〕啊，母親並無此事。〔楊〕我告訴你，你去給我找去，找得回來，還則罷了，如若找不回來，你可知道你的罪惡。〔下〕〔桂〕啊，春花，想外面路徑，我也不認得，叫我那裏去找。〔春〕我先去四下找找看，若找得着，是萬幸，若找不着，也就無計奈何了。〔桂〕如此，你快快前去。〔春〕是。〔下〕〔桂〕且住，想此刻若不見兄弟回來，

我豈不也保不了性命。情願死在他鄉，不願死於這個陰人之手。待我也走了罷。正是魚兒把網逃，擺尾永不歸。〔下〕〔春花上白〕大街小巷，前村後村，都是無有回去說與小姐。另想別法。〔進介〕小姐，哎呀，怎麼小姐也不見了。〔急介〕哎呀，這怎麼好。此事也瞞不過去。待我稟知安人知道。只好如此。有請安人。〔楊上白〕要去心腹事，拔了眼中釘，什麼事。〔春白〕小姐也不見了。〔楊〕怎麼桂枝也不見了。好啊。這內中定是你的主意。將他二人放走，是也不是。〔春嚇介〕〔春〕哎呀，安人啊。想此事我春花實實不敢。還望安人諒情啊。〔哭介〕〔楊笑介〕〔楊〕我實實告訴你聽罷。不准你到外面去亂說。我等員外回來，我就將他二人放走。叫你也活不了。你說不說。〔春花白〕我不敢說。〔楊〕你聽着前者我有個兄弟來，你也知道。被保童將他打罵走了。是我懷恨，定了此計。將他二人趕出。等明日我兄弟再來，可不准難爲他。你要對傍人去說。我就要了你的命。你不許離我左右。要好好伺候。

我將門關好。〔春關門介〕〔楊〕隨我房裏去。〔同下〕
〔田旺上白〕咳，這個小東西，這樣的利害。按着打賊的樣子，就把我打出來了。打得我抱頭而逃。大諒他娘的這兩個小的也跑了罷。我這心不死再。〔原場〕咳，大門關上了。此計定了。待我叫門裏面有人麼。〔春上白〕外面什麼人叫門。〔田〕是我楊旺來了。〔春開門介〕〔春〕舅老爺。〔田〕你家安人可在裏面。〔春〕現在裏面。你隨我進來。〔進介〕〔春〕有請安人。〔楊上白〕哦，兄弟來了。請坐。昨天之事，乃是個小孩子，你也不要怪他。被我打了幾下。不想他姐弟二人走了。不知道那裏去了。今天也沒有回來。〔田〕小孩子，你打他。他是要走的。我去找他回來。〔楊〕今日天晚，明天找去罷。〔田〕也好。明天去找。我回去了。〔楊〕等着你不要回去。家中無人。你就在這住着罷。春花。〔春〕安人。〔楊〕準備酒飯伺候。〔春〕是。〔同下〕
〔保上唱二簧搖板〕爹爹一去不回轉，繼母使計喪天良。不願死生他鄉往，肚中又飢心又慌。〔叫頭〕

且住我一人逃出門來，無處投奔，這肚中飢餓，看就要死於郊外，也罷。看前面已是大江，我不免拜罷爹娘養育之恩，投江一死啊！〔哭介〕唱：眼望家鄉深拜望，拜罷爹娘養一場，哭一聲爹娘難得見。〔小原場〕爹娘啊！〔哭介〕白：罷啊！〔水旗暗上〕〔保投江介下〕

〔漁翁漁婆搖船上唱〕夫妻打魚在長江，白髮無子好慘傷，只得用力來洒網。〔水旗保童上〕〔漁翁〕什麼東西這麼重。〔水旗下〕〔保上船介〕〔漁翁〕啊媽媽，快快幫拉上來。〔同拉介〕啊！〔唱〕原來是個小兒郎。〔白〕原來是個小孩子，還有點氣，婆兒快取薑湯來。〔灌薑湯介〕小頑童醒來。〔保唱西皮倒板〕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喚醒好，一似半空中騰了浮雲，猛然間睜開眼忙來觀定。〔白〕呵呵！〔唱〕我因何到了這舟船身存。〔漁翁〕啊，這一小頑童，為何落在江中？你家住在那裏，姓甚名誰，因甚投江？一一講來。〔保〕老丈聽了。〔唱流水板〕尊老丈與媽媽船頭聽稟，不由我一陣陣淚溼衣襟，家住在那褒城縣林右

馬頭村，我姓李名保童，苦讀書文，我的父名李奇，我母王氏早喪命，還撇下同胞姐桂枝一名，我父後娶繼母良心不正，使巧計將學生趕出門庭，我的父去西陵販馬無音信，因此上才起下大禍臨身，若不是遇救星將我救定，險些兒作一個苦命孤魂。〔漁婆〕哎，呵，老頭子，你這來，我有話對你說。〔漁翁〕有什麼話對我說。〔漁婆〕你聽這小小的年紀，說起話來，十分的聰明伶俐，也不像貧窮之子，且你我也這大年紀了，又無有一女半男，咱們將他帶回家去，認為義子，與他攻書，倘若後來他發了，也未可知，你我百年之後，也有人與我二老，坟前添土，燒化紙錢，你看如何。〔漁翁〕好，正合我意，這才是天降麒麟子，也是你我前世修來的，你我對他說明，啊，這一小官人，我二老，要將你收為義子，不知你的心意如何。〔保〕如此的感恩，爹娘請上，受兒一拜。〔唱散板〕蒙恩德救活命，親生一樣，愿爹娘福壽齊地，久天長，今日裏命不死，魚腹免葬，這大恩變犬馬，難以報還。〔拜介〕〔漁翁漁婆同〕

笑介〕哈哈好好了好了。啊媽媽。快快將船搖回。與他換上衣服。〔保〕感謝爹娘啊。〔同下〕

〔家院引劉志善上唱西皮搖板〕一日離家一日深。收齊賬目早回程。〔自〕老夫劉志善。來到陝西收取賬目。賬目收齊。還要去到前面探望結拜弟兄。就此前行便了。〔唱〕主僕二人催前行。前村探友走一程。〔同下〕

〔李桂枝上唱二簧搖板〕東跑西奔無處存。怎不叫人好傷情。〔自〕呵呵。此乃是我母親的坟墓也罷。我不免在母親坟前。哭告明白。就此自盡了罷。啊。〔哭介〕〔唱〕桂枝坟前哭聲稟。尊聲母親聽分明。爹爹出外無照應。後娶繼母害兒身。哭一聲去世娘慢慢等。兒的娘啊。〔自〕罷。〔李桂枝上吊介〕〔家院志善同上〕〔看介〕〔劉〕哎呀。看大樹之上。有一小姑娘在那裏自盡。看看可有氣。〔家院同下馬介摸介〕〔家院白〕還有氣。〔劉〕快快放下來。〔家院放下介〕〔劉〕家院慢慢將他喚醒。〔家院〕是小姑娘醒來。〔桂唱〕心中恍惚神迷蕩。〔醒介〕〔桂〕啊。〔唱〕閻王殿前又回

還。〔劉〕啊。這一小姑娘。家住在那裏。姓甚名誰。因何自盡。〔桂〕大善人容稟。〔唱西皮二六板〕未曾開言淚悲啼。尊聲善人聽端的。家住前村林右里。馬頭村上有寒第。我名桂枝命不齊。我父販馬名李奇。母親王氏命歸西。皆因家中無人理。吾父後娶楊氏女。要害一家各東西。幸遇善人來救起。險些靈魂魄又飛。〔劉〕啊。這一小姑娘。吾有意將你收為螟蛉義女。意下如何。〔桂〕如此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劉白〕不必拜了。哈哈兒啊。為父還要到趙家探望好友。再同吾兒回轉山西。見你母親。〔桂〕女兒遵命。〔劉〕此地離趙家不遠。家院將馬帶好。你我步行而去。〔桂〕爹爹。〔劉〕隨為父來啊。哈哈。〔桂〕來了。〔下〕

〔趙冲上引〕十載青燈。何日裏步上青雲。〔坐場詩〕幼習文字受折魔。五車詩書古今多。男兒若得凌雲志。脫去藍衫換紫羅。小生趙冲。本城人氏。吾父趙榮山。吾母方氏早逝。拋下吾父子二人。吾父後娶繼母王氏。只是他不叫我攻書立業。每日叫我

挑水担柴。吾父一日三醉，他也不問，盡聽繼母之言。想吾要等何時，才有出頭之日也。」〔唱西皮搖板〕

趙冲悶坐在前廳，天下黎民有奇能，但願蒼天來保佑，凌烟閣上表美名。」〔家院桂枝劉志善同上〕〔劉唱〕

過了前巷用目看，不覺來到故友門前。」〔白〕啊，裏面有人麼？」〔趙開門介〕〔趙〕是那一個啊？」叔父，姪兒有禮。」〔劉〕罷了。」〔趙〕請到裏面。」〔進介〕〔趙〕叔父少坐片時，孩兒有請爹爹。」〔趙榮山上白〕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咱的好兒子，什麼事情，叫你爸爸啊？」〔趙〕劉志善叔父來了。」〔山〕在那裏？」〔趙〕現在前廳。」〔山〕你說我來了。」〔趙〕是啊，叔父我爹爹來了。」〔劉〕啊，兄長。」〔山〕啊，好兄弟，請坐。」〔劉〕兒啊，見過伯父。」〔桂〕參見伯父。」〔劉〕這是你兄長。」〔桂〕兄長有禮。」〔趙〕賢妹，愚兄還禮。」〔山〕啊，賢弟，你今到此，什麼事情？」〔劉〕小弟一來收取賬目，二來探望兄長。」〔山〕有勞兄弟。」〔劉〕啊，兄長，今乃大比之年，會試之期，爲何不叫賢姪去赴考？若是不去，豈不誤了他的青春？」〔山〕兄弟，他若是去，得中還好，若是

不中，豈不費了銀錢，再爲他繼母，也是不叫他去。」〔劉〕兄長少坐。」〔山〕請便。」〔劉背白〕看趙冲生得聰明，倘若去考，定然得中，我不免將桂枝許配趙冲，我作主叫他去考，若是得中，桂枝終身有靠，我二老百年之後，他也有半子之勞，我自有道理啊。」兄長請過來。」〔山〕兄弟什麼事？」〔劉〕我有意將小女許配賢姪，啊，兄長，你看如何？」〔山〕我實實不敢應了此事。」〔劉〕不妨，是我小弟作主，叫賢姪前去赴考，若是得中，與他們完婚，兄長，你看好是不好？」〔山〕好好，既然如此，兒啊，過來，你叔父將姪女許配吾兒，上前拜見岳父。」〔趙〕岳父請上，受小婿參拜。」〔跪介〕〔劉〕不必拜了，小弟就要回去了，將小女送到家中，我再來就是，告辭了。」〔同下〕〔山趙進門介下〕

〔四嘆囉四上手引劉龍張虎同上〕〔上高台坐介〕〔龍〕此路是我開。」〔虎〕此樹是我栽。」〔龍白〕有人山前過。」〔虎〕留下買路財。」〔龍〕大大王劉龍。」〔虎〕二大王張虎。」〔龍〕賢弟請了。」〔虎〕請了。」〔龍〕你我這幾日

也未曾作些買賣。也曾命嘍囉下山哨探。可有什麼好買賣。也不見他回來。嘍囉們。(衆)有。(龍)伺候了。(衆)啊。(嘍囉上報白)報啓稟二位大王。今探得山下來了許多販馬客。打從山下經過。(龍)知道了。(嘍囉)啊。(下)(龍)啊。賢弟。(虎)大哥。(龍)你我的買賣到了。就此速速一同下山。呔。衆嘍囉們。(衆)有。(龍)一同下山去者。(衆)啊。(同下)

〔四家丁四武行二馬客四馬客友引李奇同上〕(李)衆位賢弟請了。(衆)大哥請了。(李)你我販馬已畢。此處強賊甚多。你我大家必要留心一二。(衆)啊。李大哥。但放寬心。有小弟等在此。怕他何來。(李)話雖如此。還須隄防才是。大家趨行者。(龍內白)呔。留下買路的銀子。放你過去。(李)如何。強賊來了。(衆)大哥閃躲一傍。待小弟等上前。(二馬客)呔。怕死的靠前來。(龍上白)俺來也。(衆同上)(龍)呔。留下銀子。放你過去。如若不然。性命難逃。(二馬客)住了。你要銀子。却也不難。除非兩下對換。(龍)什麼對換。(二馬客)你的首級俺的刀。(龍)一派胡言。

看刀。(起打二馬客殺死龍虎)(李衆人同下)(李奇衆同上)(李)衆位賢弟。你我就此分別了。請。(四馬客同李奇下)(二馬客白)衆位賢弟。一同回莊。(同下)

〔漁翁漁婆同上〕(漁翁)河下得一子。(漁婆)陪伴到百年。(漁翁)啊。媽媽。你我自從得了此子。萬事皆順。看他如今讀書。到也十分聰明。今乃會科之期。等他下學回來。叫他前去趕考。倘若得中。豈不是一門之幸。(漁婆)正合我意。他快下學來了。(保童上唱)邁步來在草堂進。見了爹娘問安寧。(白)參見爹娘。(漁翁漁婆)罷了一傍坐下。(保)孩兒告坐。(漁翁)啊。兒啊。爲父有一言與兒商議。(保)爹爹有何教訓。何必與兒商議。爹娘教訓。孩兒敢不聽從。爹爹講來。孩兒從命。(漁翁)今乃大比之期。爲父有意命兒前去趕考。不知你意下如何。(保)啊。爹娘。想男兒總要出仕朝廷。孩兒早有此心。只是膝下無人侍奉。(漁翁)不妨事。只要我兒用心。只管前去。這有銀子帶在身傍。一路之上。須要小心。(保)孩兒就此拜別了。(唱)爹娘請上受兒拜。

定。但願得此去魚跳龍門。爹娘在家身保重。免兒在外掛在心。倘若此去得了中。自有書信回家門。辭別了二爹娘出門庭。不分晝夜奔京城。〔下〕〔漁翁唱〕此番得中俱有幸。免得二老受苦情。〔同下〕

〔丫環引劉夫人上唱西皮正板〕嘆光陰不覺催人老。並無有兒女好不心焦。蒼天爺若得隨人願。總不要絕了劉門根苗。將身兒坐在二堂道。必須要解愁煩。免除悲勞。〔家院桂枝劉志善同上〕〔劉唱搖板〕離

了陝西路一條。把話說與夫人曉。〔白〕兒啊。隨爲父進來。〔桂〕是。〔同進介〕〔劉〕啊。安人。〔劉夫人〕啊。員外。回來了。〔劉〕回來了。兒啊。見過你母親。〔桂〕是。母親請上。受女兒一拜。〔劉夫人〕罷了。起來。啊。員外。這是那家的小女啊。〔劉〕啊。安人有所不知。只因我收取賬目已畢。路過馬頭村。見他在那大樹之上。自盡。是我將他救了下來。問起情由。他姓李。叫桂枝。他被繼母謀害。因此無路可走。才尋此短見。我將他收爲義女。〔劉夫人〕原來如此。我們與他改姓不改名。從今就叫劉桂枝。〔桂〕多謝母親。

〔劉夫人白〕丫環過來。〔丫環〕有。〔劉夫人白〕將小姐帶在我的房中。與他沐浴更衣。再來用飯。〔丫環〕遵命。啊。小姐隨我來。〔桂〕多謝爹娘。〔丫環同下〕〔劉安人〕啊。員外。但不知可曾許配人家。〔劉〕中途問他。言說無有。是我將他許配我那好友之子。名叫趙冲爲婚。他日後定有出頭之日。〔劉安人白〕桂枝。多大年紀。〔劉〕他言道十九歲了。〔劉安人白〕好好。日後我二老也好靠他二人。員外一路辛苦。請至後面歇息。〔劉〕請。〔同下〕

〔趙冲上白〕咳。〔唱〕心思考期奔京城。豈能誤了這光陰。心中只把繼母恨。〔指介〕〔趙王氏暗上看趙冲介〕〔王氏〕奴才。〔唱下句〕奴才爲何發恨聲。〔比介〕〔王氏〕好啊。我叫你給我担水。你一個人在這裏恨天怨地。這是什麼道理。你給我說。〔趙〕啊。母親。孩兒焉敢恨天怨地。想男兒漢必須要做一莊大事。才是正理。想孩兒每日担水。空受勞碌。孩兒想今乃大比之年。要進京赴試。若是得中。豈不榮耀門庭。〔王氏〕你還想作官。你作門又管罷。你啊。給

我還是去担水去。如若不然，你可曉得我的利害。
 〔趙〕孩兒是不去。〔王氏〕好啊，你敢與我還嘴。進來。〔打介〕〔王氏〕好奴才。〔趙哭介〕哎呀，母親呀。〔王氏唱〕罵聲奴才不思論，敢與老娘頂嘴。辱手使家法，將你打。〔打介〕〔趙唱〕還望母親依此情。〔王氏〕好啊，我如今說什麼，你都不聽了，我也打不動你了。你與我滾了出去。如若不然，我白天弄不死你，我晚上也把你弄死。你過來。〔推介〕〔王氏〕你給我滾。〔關門介〕〔王氏〕我看你還有什麼主意。進老娘的門。〔下〕〔趙自〕哎呀，且住。如今被繼母趕了出來，叫我到那裏存身？有了，我不免投奔山西岳父那裏，再做道理。〔下〕

〔家院〕環劉志善夫人同上。〔劉〕家有萬貫不爲富。〔劉夫人自〕一家安樂值千金。〔劉〕安人請坐。〔劉夫人〕員外請坐。〔劉〕啊，安人，但不知那趙冲可曾進京赴考？是老夫時長掛心。〔劉夫人〕員外不必掛念，可以派人前去探望探望。〔劉〕安人言得極是。〔趙冲上白〕只爲會科場，常常掛心尖。來此已是裏

面有人麼。〔家院〕什麼人。哦，趙相公有禮了。〔趙〕罷了，我岳父岳母可在家中。〔家院〕現在二堂，正在那裏盼望相公。〔趙〕哦，煩勞院公，與我通報一聲。〔家院〕是相公少站一時，待吾去通報。〔進介〕〔家院〕啊，員外，安人那趙姑老爺來了。〔劉〕哦，怎麼我二老正在盼望，他到來了，好好好，快快叫他進來，這就好了。〔家院〕是啊，趙相公，我家員外人，請你進去，隨我進來。〔趙〕有勞了，啊，岳父岳母請上，小婿大禮參拜。〔劉自〕不必拜了，一傍坐啊。〔趙〕小婿告坐。〔劉自〕啊，賢姪，你是怎樣的到此。〔趙〕岳父岳母，那裏知道，只因岳父從走之後，是小婿與我繼母商議進京赴試。繼母言道，說我做不了官，是繼母將小婿趕出門來，是小婿無計可想，只得來到岳父這裏，望岳父岳母看我爹爹分上，將小婿收留。〔桂枝暗上聽介〕〔劉〕起來起來，老夫先前對你父言過，你進京赴試，有我作主，你但放寬心。〔趙〕多謝岳父岳母。〔劉〕啊，安人。〔劉夫人〕員外，〔劉〕想後日乃是八月中秋，就與他二人完婚。

再叫他進京赴試。你看如何。〔劉夫人〕但憑員外。
〔桂枝笑介下〕〔劉白〕安人到房中與女兒說明此事。
〔劉夫人〕是。〔下〕〔劉〕隨我來啊。〔笑介同下〕

〔四馬客李奇同上〕〔李〕啊。衆位賢弟。〔衆白〕大哥。
〔李〕你我將馬販完各自回家。恐怕你那姪兒姪女掛念。我要少陪了。〔衆〕各自回家。〔衆〕請。〔李〕少陪了。〔下〕〔衆〕衆位請。〔同下〕

〔劉志善劉夫人同上〕〔劉〕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家院引賓相喜娘上〕〔家院白〕參見員外安人。〔劉〕讚禮上來。好話多講。安人攙扶小姐。〔賓相〕是。門當戶對喜相逢。婚配從來仗媒翁。如今大信自由婚。媒翁從此要喝風。請新貴人新郎同登禮堂。〔家院扶趙冲上〕〔劉夫人〕環扶桂枝上。〔賓相白〕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婦交拜。送入洞房。〔趙桂拜介。賓相喜娘扶下〕〔劉笑介〕哈哈。〔同下〕

〔賓相喜娘扶趙桂上敬酒介〕〔賓相喜娘〕我們領賞。
〔趙〕下面領賞。〔賓相〕是了。我們去領賞去。〔下〕
〔趙將蓋頭取下介〕〔趙〕啊。小姐請來見禮。〔桂枝羞介〕

〔桂〕還禮。相公請坐。〔趙〕有坐。〔桂〕啊。相公。今乃大比之年。千萬不可誤了考期之日。〔趙〕多蒙小姐指教。我也對岳父岳母說過。成親二日就去。我准定早起程。〔桂〕這便才是。〔二更介〕〔趙〕啊。小姐。天色不早。請小姐先去安睡罷。〔桂〕是。〔下〕〔趙笑介〕哈哈。〔下〕

〔田旺扮員外介上〕〔楊三春春花同上〕〔田唱西皮搖板〕每日裏賭博場。日夜玩耍。吃肥肉。飲美酒。任我喧嘩。我這裏搖搖擺擺。且坐堂下。我和你閑無事。嘻嘻哈哈。〔楊〕別胡說了。〔李奇上白〕呵呵。怎麼門兒緊閉。待我叫門。〔叫介〕開門來。〔田楊同驚介〕〔楊〕外面誰叫門啊。〔李〕是我。〔楊〕敢是員外來了啊。〔李〕是我。〔楊〕哎呀。〔李背白〕呵。怎麼這樣慢慢騰騰。〔田低聲白〕哎呀。這怎麼好。員外回來不好辦。這我還嘻嘻哈哈得了嗎。〔楊低聲白〕不要緊。我有主意。你走後門去。〔田急介〕〔田〕好好好。快點開門。〔楊〕春花。領他開開後門快去。〔春〕隨我來。〔引田開後門介。田下〕〔春關門〕〔楊與春附耳介〕〔春下〕〔楊〕春花春

花這丫頭又到那裏去了。〔開門介出門介〕〔楊〕啊。員外回來了。請進。〔李看楊進介〕〔李〕啊。安人請進。〔楊〕員外請坐罷。你看看身上這塵土多少。〔拭介〕你這一路辛苦了。我去打茶去。〔倒茶介〕〔楊〕員外請用。〔李〕啊。安人請。〔楊接盃介〕〔楊〕還用罷。〔李〕好了。好了。不用了。〔楊坐介〕〔楊〕啊。員外一路之上。多受勞苦。〔李白〕這是我分內之事。何言受苦。還好。〔看介〕〔楊〕員外你看什麼啊。〔李〕啊。安人。〔楊〕員外。〔李〕我回來半日。怎麼不見我那桂枝保童。兩個姣兒。他往那裏去了啊。〔楊作哭介〕咳。員外。那裏知道。自從員外出門之後。不想他二人得下了傳染的病。他二人就死了啊。〔哭介〕〔李〕啊。什麼傳染之病呢。〔楊〕這個。〔李〕啊。什麼這個那個。他二人得的什麼傳染之病。〔楊〕乃是忽然之間。得的破指瘋而死。〔李〕就該請先生調治才是。〔楊〕誰說無有請啊。等到請先生到了家。他二人就此而死。〔李〕怎麼這倒巧得很。這病好快啊。〔楊〕這才是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李〕咳。咳。咳。

好一個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想此事你的身上。不担責一半。〔楊〕哎。員外。你這話不是這麼說法。〔李〕要怎樣的講呢。〔楊〕難道說是我害死的。再者我也保不了他二人死不了啊。我不管。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氣介下〕〔李〕哎。呀。且住。你看楊氏變顏變色。言語顛倒。其中定有緣故。有了。待我將春花喚來。問問明白便了。啊。春花那裏走來。〔春內白〕來了。〔春上白〕聽員外呼喚。嚇得胆戰寒。若問小主事。叫我對何言。〔進介〕〔春〕參見員外。〔李〕罷了。〔春〕謝員外。〔李〕春花。我回來半日。你往那裏去了。〔春〕這我在那裏。一時瞌睡着了。〔李〕我也不來怪你。〔春〕多謝員外。〔李〕春花。我來問你。〔春〕員外問什麼啊。〔李〕你家小姐與少爺。他二人往那裏去了。〔春〕這個。一命而亡。〔李〕得的何病。〔春〕乃得的病症而死。〔李〕住了。方才問道。那楊氏。那楊氏他言道。乃是得的破指瘋而死。此事不明。才來問你。怎麼你就說是得的病症而死呢。這分明你們看我出外。通同作弊。是也不

是〔春〕哎呀員外啊。想我春花多蒙員外將我從小恩待。至今日長大成人。焉敢通同作弊。還望員外寬恩啊。〔哭介〕〔李〕住了。我勸你好好將此事說明。如若不然。我叫你吃罪不起。〔春〕員外吓。〔唱西皮搖板〕望員外你那裏怒氣息了。細聽我小春花細說根苗。二小主生死活全然不曉。員外啊。平地上起風波。這事奇巧。〔李〕吓。〔唱〕你主僕作此事還說不曉。皆因是言語中有些顛倒。我勸你將此事實言來招。若不然。我叫你性命難逃。我這裏氣難下。將你來拷。〔打介〕〔小原場春哭介〕〔春〕哎呀員外吓吓吓。〔李唱〕我聽你有什么麼言語來招。〔白〕我再到後面問過楊氏再來問你。〔下〕〔春花叫頭〕哎呀。且住。本當將此事對員外說明。又恐安人性命不保。若是不講。員外問過安人。再來問我。我是何言對答。這便怎麼處。〔春急介〕也罷。想員外回來問我。我也是性命不保。我不免去到後花園。自盡一死便了。〔下〕〔李奇上白〕他二人還是這樣的言詞。我再拷問春花。〔看介〕呵呵。〔叫介〕春花。〔看介〕

哎呀。不好不好。〔急下〕

〔春花上白〕來此後花園。不免拜別員外安人。恩養一場。就此自盡了罷吓。〔哭拜介〕〔春〕罷吓。〔死介〕〔李奇上白〕這丫頭。他往那裏去了。〔看介〕哎呀。哦。哦。哦。我想此事。定是楊氏賤人所作。將吾兩個姣兒害死。用惡言嚇住春花。春花懼怕楊氏。他才自盡一死。〔想介〕待我叫楊氏前來問過吓。楊氏走來。〔楊上白〕好吓。改了國號了。來了。什麼事吓。〔李〕春花。他自盡死了。〔楊〕怎麼。春花自盡死了。在那裏。〔李〕在這裏。〔楊白〕他是爲什麼事死的。〔李〕方才我問你的言語。是你言語顛倒。又問春花。他定是被你將他嚇住。他不肯實言。被我拷打幾下。他來到此地。就自盡了。〔楊〕哼。哼。我也明白了。〔李〕你明白何來。〔楊〕定是你吓老起少心。是春花不允。你逼他一死。你叫我來看。就現出你是好人。閑話不要說。我去報告。〔走介〕〔李〕哎。哎。哎。慢來慢來。〔楊〕怎麼說罷。〔李〕你也不要。去報告。你我乃是夫妻。你還要與我想個主意才是。〔楊〕你

看這尸首不能吊在上面。總要放下來才是。〔李〕好待我放下來。〔楊〕慢來慢來。你不能放。我與你找一個幫忙的。幫你放下來。〔李〕好。你去找來。〔楊〕我去找。〔李〕你找那一個。〔楊〕這是總要找地保來。咱們化幾個錢。將尸首埋起來。這就不費事了啊。〔李〕這也使得。你去找來。〔楊〕我去找你。看好了。〔出門介〕〔楊白〕我去找。我們那一口子他。〔下〕〔李〕哎。這才是家門不幸也。〔楊拉田上〕〔田〕什麼事情。拉拉扯扯的。〔楊白〕春花被李奇逼死。你隨我進去看我眼色。我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同進介〕〔李〕啊。田旺來了。〔田〕這是怎麼樣。〔李〕你那裏知道。是我問他的言語。他不肯招出。被我拷打幾下。他就自盡了。〔楊放尸介。田看介〕這尸首總要放落下來。〔李〕是啊。煩勞你幫我。一忙將他放下來。〔田〕不成不成。我怎好放下來。你送我萬兩萬金。我也不能放。另請高名。〔李白〕你祇管放下來。有什麼事。我來承認。我叫你放的。〔田看楊點頭放介〕〔田〕好。你叫我放的。我就放下來。

〔放介。春躺地介〕〔田〕哎呀。尸首放下來。我去報告去。〔楊李同拉介〕慢來。千萬不要報告。〔田白〕這是什麼話。我吃的公事飯。不能不去報告。我吃罪不起。〔走介〕〔楊〕等等。走吓。員外。我們拿點銀子給他。將這莊事隱瞞。將尸首埋起。你看好不好吓。〔李〕想春花乃是自己行此短見。也不是我害死他的。我化的什麼銀子。〔楊〕你肯便了。不講理吓。〔看介。比介。叫田走介〕〔田〕你也不要管。這尸首是你叫我放。下來的。我當面對你說。有銀子沒有罷。〔李〕呵。我是那裏來的銀子給你。〔田〕這可不怪我了。我去報告。〔出門〕〔楊比介。做手勢介。田點頭介〕〔下〕〔楊〕員外。我叫你化錢。你不肯化錢。少時老爺來驗看。可不好辦了。〔李〕少時我自會話回答。〔楊〕好吓。你有話回答。就好。看你的。〔田領二公差上〕〔田〕二位。我告訴你們。進去就鎖了。走。不要等他說話。隨我進來。〔進介。田指介。二差看介〕〔公差〕你就是李奇。〔李〕吓。我是李奇。〔公差〕鎖了。走。〔帶李下〕〔楊田看笑介〕哈哈。〔田〕你看這個主意。怎麼樣。好不好。〔楊〕這個

主意真不錯。這該怎樣了？〔田〕這該要化銀子吓。你拿二百兩銀子來。先散散上下。有什麼話回來。再說。〔楊〕你拿去賭錢去。〔田〕你放心。快點拿來。〔楊〕你等等。我去拿去。〔下〕〔田〕這做損人爲利己。無毒不丈夫。〔楊捧銀子〕〔楊上白〕這二百兩在此。如不夠者再說。〔田〕我曉得。你拿來罷。〔接銀子介〕〔田白〕你可別出去。少時老爺要來驗的。我去了。〔下〕

〔四龍套門子引胡敬上引〕三班六房列兩傍。刑立威嚴。〔白〕下官胡敬。自從上任以來。百姓好教好訓。今乃三六九日。左右。〔衆〕有。〔胡〕放告牌搭出。〔衆〕吓。放告牌搭出。〔田上白〕與老爺叩頭。〔胡〕田旺。你來何事。〔田〕啓稟老爺。今有馬頭村李奇家。出了人命。李奇老起少心。因姦僕女春花。春花不從。逼死後花園。自盡。小人到他家。一看是眞實。實不敢隱瞞。特來報知。〔胡白〕什麼人告訴你的。〔田〕乃是他妻楊氏所說。故此小人才知。老爺可將李奇帶上堂來審問。〔遞二百兩銀子介〕〔胡接介〕

〔田白〕先帶上來一問。然後再拷問。〔胡看田比介〕〔胡〕哦。哦。哦。左右。〔衆〕有。〔胡〕李奇可曾帶到。〔田兩邊看介〕〔田〕帶到了。〔胡〕帶上堂來。〔田〕是。將李奇帶上來。〔公差〕走吓。〔李奇上白〕李奇當面有刑。〔胡〕鬆刑。〔公差〕呵。〔胡〕下跪。可是李奇。〔李〕正是李奇。〔胡〕爲何逼死僕女春花。從實招來。免受五刑之苦。講。〔李〕啓老爺。小人李奇。乃馬頭村人氏。西陵販馬。四川發賣。回家不見一雙男女。拷打春花。那春花諒是楊氏不許直說。走至後花園。自盡。怎說是小人逼死。〔胡〕這個。〔田〕吓。老爺可以到他家中。看看明白。〔比介〕〔胡〕好。外面順轎。將李奇帶在轎後。開道馬頭村。〔衆〕是。外面順轎。〔小原場胡敬下轎介〕〔四門衆進介〕〔楊迎上〕楊白。小婦人與老爺叩頭。〔胡〕你是李奇之妻楊氏。〔胡白〕正是。〔胡〕起來。〔楊〕多謝老爺。〔胡〕這僕女春花。尸首在那裏。〔楊〕老爺隨我來。〔田〕在後花園。〔胡〕帶路。〔衆雙進門介衆搭尸首〕〔胡〕吓。李奇。這春花一定是你將他逼死的了。〔李〕方才言過。是他自己行

此死路。怎說是我將他逼死。〔胡〕我來問你，他在什麼地方自盡。〔李〕在此樹上。〔田〕不錯在此樹上。〔胡〕哦，他在此樹上。〔看介〕吓李奇，我來問你，他既然自盡在樹上，這尸首還是掉下來的，還是放落下來呢。〔李〕乃是放落下來呢。〔胡〕哦，放落下來的是何人放落的呢。〔田〕是李奇叫我放落的。〔李〕不錯，吓老爺，是我叫他放落的吓。〔胡〕是你叫他放落的，這就對了，明明是你逼死他的。〔李〕怎見得是我逼死的。〔胡〕你想，若不是你逼死的，你怎麼叫他放落尸首，如今你叫他放下尸首，他是外人，你怕犯事，這實實是你逼死，你還有強辯嗎。〔李〕這個，哎呀，錯了。〔胡〕楊氏，你將尸首用棺木埋葬好了，來，將李奇帶走，外面順轎。〔衆〕呵。〔公差帶李下〕〔田〕老爺請回，有這小意思，孝順哩，沒別的，必須將李奇問成死罪，日後還有奉承。〔胡〕小事情交給我辦了。〔收銀子介下〕〔田〕你在家中等着，我去趕緊寫狀紙拿上去。〔下〕楊，你快去快來。〔關門介下〕

〔四龍套二差人門子李田胡同上〕〔李跪介胡坐介田遞介〕〔胡〕胆大李奇，逼死僕女，還不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李〕吓老爺，想我李奇，居住馬頭村多年，誰人不知忠厚傳家，下有兒女，焉能作出此事，望老爺開恩。〔胡〕你這是不肯招認，現有你妻楊氏狀紙，你作出此事，難道他還誤賴不成，你招是不招。〔李〕我是無有什麼招的。〔胡〕我諒你是不肯招。左右。〔衆〕有。〔胡〕重責四十大板，拉下去打。〔公差〕呵。〔打介〕一十二三十四十。〔胡〕你有招無招。〔李〕就是刀山油鍋，我也是不招。〔胡〕好利害，左右。〔衆〕有。〔胡〕將他用夾棒夾起來。〔公差〕呵。〔挾介〕用刑。〔胡〕收。〔公差〕收。〔李〕哎呀。〔胡〕問他可有招。〔公差〕可有招。〔李〕哎呀，受刑不過，我我我招來就是。〔公差〕有招了。〔胡〕有招就好，叫他畫供上來。〔門子〕是，畫供。〔李〕蒼天吓天吓，想我李奇家門不幸，遭此不白之冤，若不招認，怎受五刑之苦。〔叫頭介〕楊氏吓三春，你害得我這般光景，我生不能與你申明，死後陰曹再來分訴。

罷吓只得畫供招認。逼死僕女。情真罪當。〔畫介〕門子接狀介。〔門子〕情真罪當。畫供已畢。〔胡〕傳禁卒。〔門子〕老爺傳禁卒。〔禁子上白〕與老爺叩頭。〔胡〕將李奇上了刑具收監。〔禁子〕是。走吓。〔拉介〕〔李〕咳。冤枉吓。〔下〕〔胡白〕將李奇問成死罪。今天這案。審的明明白白。左右。〔衆〕有。〔胡〕退堂。〔門子〕退堂。〔衆同兩邊下〕〔田笑介〕哈哈。如今將李奇問成死罪。回去速商量。此地不能久居。將他傢俱賣了。帶了銀子。我二人逃奔他鄉。就是這個主意。〔小原場叫門介〕〔田〕開門開門。〔楊上開門介〕〔楊〕你回來了。〔田〕回來了。〔楊白〕但不知老爺怎樣斷的。〔田〕我告訴你聽。老爺從此驗尸回衙。將李奇帶上堂來審問。李奇咬着牙不肯招認。老爺將他夾了。打了夾。是他受刑不過。將他屈打成招。收入監中。問成死罪。大諒他活不了。〔楊白〕他是一定活不了。〔田〕雖然他活不了。咱二人還不能久居。倘若出了別的事來。你我有性命之憂。〔楊〕依你便怎樣呢。〔田〕依着我。將他的傢俱變賣銀錢。細軟

之物。帶在身傍。逃奔他鄉。你看如何。〔楊〕好啊。就依着你走。〔同下〕

〔家院〕丫環桂枝。劉夫人劉志善同上。〔劉白〕昨晚燈花燭上報。〔劉夫人〕想必今日喜事到。〔桂〕女兒與爹娘萬福。〔志善劉夫人〕罷了。一傍坐下。〔桂〕女兒告坐。〔同坐介〕〔門子上白〕門上那位在。〔家院〕什麼人。〔門子〕煩勞通稟。少老爺得中而回。〔家院〕少站。〔進門介〕啓員外。今有少老爺得中而回。〔劉〕哦。少老爺中了。快快有請。我兒出迎。〔桂枝〕遵命。〔家院〕有請。〔門子〕有請。〔四龍套引趙冲上〕〔桂〕啊。相公。〔趙〕啊。夫人。〔龍套門子同下〕〔桂趙進介〕〔趙〕岳父岳母請上。受小婿一拜。〔劉〕不必拜了。〔趙〕那有不拜之禮。請上受小婿一拜。〔拜介〕〔劉〕罷了。一傍坐下。〔趙〕告坐。〔劉〕不知你的官居何職。〔趙〕聖恩欽命。褒城縣正堂。〔劉〕待我謝天謝地。〔趙〕當謝天地。〔劉〕你回來何事。〔趙〕雖受褒城縣。還未接任。回來接眷上任。〔劉〕兒吓。後面梳洗同行。〔桂〕遵命。〔下〕〔劉〕家院。〔家院〕有。〔劉〕吩咐外面

車馬伺候。〔家院〕是外面車馬伺候。〔四龍套門子車夫兩邊上〕桂梳洗已畢。〔趙〕二位大人請至後面。〔劉夫人家院劉同下〕趙外廂開道。〔門子〕開道。桂坐車趙上馬同下。

〔四龍套門子二差人引胡敬上〕胡白。下官胡敬。方才衙役報道。言說新任官趙冲已到城外。因此前去迎接。左右。〔衆〕有。〔胡〕出城迎接去者。〔衆〕呵。〔衆出城介〕四龍套門子車夫桂枝趙冲同上。〔胡白〕呵。堂翁。〔趙下馬介〕趙。吓。貴廳。〔進城同下〕胡。不知堂翁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趙〕豈敢。來得鹵莽。貴廳海涵。〔胡〕今日到此拜印。〔趙拜介接印〕胡。今日上任。可喜可賀。〔趙〕好說。倘有不明之事。還望指教。〔胡〕太謙了。告辭。〔趙〕奉送。〔胡衆人同下〕趙。呵。夫人一路辛苦。請至後面歇息。下官還要下鄉勸農去了。〔桂〕妾身遵命。〔同下〕

〔四僧子手四龍套四差人四阜班門子引李保童上〕保。奉命出帝京。查看官與民。下官李泰。上京得中黃榜。又蒙聖恩。賜上方寶劍一口。欽命山陝二省巡

狩。左右。〔衆〕有。〔保〕開道。〔衆〕呵。〔同下〕

〔四雲童引太白金星上〕金星陰點絳唇。金光萬丈。雲烟祥現。奉法諭。靈光到凡間。〔上高臺坐介〕白。道法無窮。方寸知。靜心學道。煉根基。靈功一點。圓成日。萬丈祥光透太虛。吾乃太白金星仙君是也。祇因那李奇在監中受苦。災難將滿。今日是他父女相逢之期。不免命鴉神去到衙中。引那李奇的聲音。也好叫他父女相會。冤仇相報也。天靈靈。地靈靈。鴉神何在。〔鴉神幕內應〕來也。〔鴉神上白〕隔山叫來。隔山應。世間那知有鴉神。千里程途頃刻到。萬般音響自相聞。星君呼喚。不免前去。星君在上。鴉神稽首。〔金星〕站下。〔鴉神〕呵。不知星君呼喚。有何法諭。〔金星〕今有李奇。災難已滿。與他女兒桂枝。不能相會。命你去到衙中。傳遞李奇聲音。使他父女也好相會。以報冤仇。不得遲誤。〔鴉神〕領法旨。〔鴉神下〕金星。衆雲童。〔衆童〕有。〔金星〕收了威嚴。〔衆童〕呵。〔衆同下〕

〔禁子上念數板〕我做。我做。禁子管牢囚。十八人見

了九人愁。有錢的是朋友。沒錢的是對頭。打不休。來罵不休。那怕犯人作對頭。作對頭。〔自〕我王二在褒城縣當了一名禁子。是我這監牢裏頭。來了一名犯人。名喚李奇。自從他進了我監裏以來。沒看見化過一文半鈔的。今兒不免將他喚出來。問他要幾個錢。我也好使用。使用。我說李奇。與我走出來。〔李在幕內應〕來了。〔李上唱吹腔〕我李奇苦啊。滿腹含怨。向誰去訴。只爲我那兒女。哎呀蒼天。哪哭壞了人。閻王要命。猶則可。〔禁子〕李奇。快點兒出來啊。〔李接唱〕禁大哥呼喚嚇掉了魂。將身走過獄神殿。大哥台前求超生。〔自〕大哥。我這裏有禮。〔禁子〕你有理。我倒沒了理啦。〔李白〕喚老犯人出來。不知有何吩咐。〔禁子〕自你進得監門以來。從沒見你花過一箇小錢。今天把你叫出來。或是有錢有鈔的。拿些出來。也好給我使用。使用。〔李〕哎呀。大哥吓。想老犯人遭此不白冤枉。所有家產。俱被楊氏霸佔去了。那有銀錢。送與大哥使用。望大哥行箇方便罷。〔禁子〕好吓。來一箇行方

便。來兩箇行方便。那我也方便不了。那屢許多呀。告訴你說。有銀子有錢。趁早拿出來。要是沒有。今兒我就活活兒的打死你。〔李〕哎呀。大哥吓。〔唱吹腔〕自古道。惜孤憐寡。愛老念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哎呀。禁大哥吓。公門之中。好修行。〔禁子白〕哇。〔禁唱吹腔〕一足將你踢在地。再把老囚罵幾聲。自你進得我監門地。何曾見你半分文。將你打在挾床上。渾身上下。用五刑。頭髮挽在將軍柱。脚下。又加兩道繩。我比閻王你比鬼。要想活命。萬不成。〔禁子打李介〕〔幕內喚介〕〔禁子〕來了。來了。李奇。裏邊喚我去喝酒。你有錢。還是趁早拿出來的好。再若沒有。吓。我回來就要你的命。〔禁子下〕〔鴉神上〕自奉了星君命。監內去傳聲。我乃鴉神是也。今有李奇災難已滿。是我奉了星君之命。去到監中。將李奇的聲音。傳到內室。使他父女相見。冤怨相報。來此已是監門。待我進去。李奇醒來。你有什麼冤枉。快些哭訴上來。待吾神與你傳遞者。〔李〕想我李奇。好不命苦呀。〔唱吹腔〕我李奇苦吓。我幼

年喪父。中年喪妻。老來無子。李奇一生不幸也。苦啊。〔鶻神照唱介〕〔李奇唱吹腔〕我哭哭一聲李保童小妓生。我叫叫一聲桂枝吾的兒。你在那裏享榮華受富貴。怎知爲父我在監中受苦哇。我的兒吓。〔鶻神照唱介〕〔鶻神〕傳音已畢。不免覆旨去者。正是來時無影去無蹤。千里迢迢一陣風。〔鶻神下〕〔三更〕〔桂枝在幕內喊〕丫環。丫環在幕內應。有。〔桂在幕內喊〕掌燈。丫環引桂枝上。〔唱吹腔〕聽誰樓打罷三更盡。耳傍還有悲啼聲。叫丫環帶路二堂進。喚上了家院查分明。〔坐白〕奴李桂枝。配夫趙冲。新任襄城知縣。今日下鄉勸農去了。適才我在後堂閑坐。忽聽有人啼哭之聲。這般時候。不知是什麼人叫苦。心中有些不安。不免喚上家院。問個明白。丫環喚院公前來。丫環。院公走來。〔家院上白〕何事。丫環。夫人喚你。〔家院〕夫人有何吩咐。〔桂〕你去問來。這夜靜更深。那裏有啼哭之聲。〔家院〕是你們那箇在那裏啼哭。驚動了夫人。〔衙役在幕內應〕我們在此辦公的辦公。造冊的造冊。並無有人啼哭。

〔家院〕啓夫人。他們三班衙役。辦公的辦公。造冊的造冊。並無有人啼哭。〔桂〕哎呀。這倒奇了。〔家院〕想是監中有人啼哭。〔桂〕好。你去問來。〔家院〕是。〔禁子暗上〕〔家院〕禁子。老爹做什麼。〔家院〕這夜半三更。那箇在監中啼哭。驚動了夫人。〔禁子白〕這監中沒有人啼哭。〔家院〕夫人聽見了。〔禁子〕哦。這兒有箇老犯人。被前任老爺五刑拷打。棒瘡疼痛。想必是他在那裏啼哭。〔家院〕回夫人。這監內有一老犯人。被前任老爺五刑拷打。棒瘡疼痛。故此在那裏啼哭。〔桂〕哎呀。且住。想這監門離我內室甚遠。他的哭聲。我是如何聽得見的呢。唔。其中定有蹊蹺。院子。你去將那老犯人帶進二堂。夫人。我要親自問話。〔家院〕這個老爺回來。倘若知曉。老奴吃罪不起。〔桂〕不妨。自有夫人担代。〔家院〕禁子。夫人要帶那老犯人去。到二堂。親自問話。〔禁子白〕不行。不行。老爺知道。那箇擔代。〔家院〕有夫人擔代作主。吓。你怎麼將他私刑拷打。〔禁子〕沒有。那是他自己愛上這兒來睡的。〔家院〕胡說。還

不快將他放了下來。〔禁子〕起來起來。〔李〕哎呀大哥打不起了哇。〔家院〕還說無有拷打。〔禁子〕你自己愛上這兒來睡。誰又打你來着。走吧。夫人傳你問話。〔家院〕候着。夫人犯人帶來了。〔桂〕喚他進見。〔家院〕是。老犯人見過夫人。〔李〕咳。與夫人叩頭。〔李跪介〕桂頭暈介。〔桂〕哎呀奇怪。吓那老人與我下了跪。怎麼一霎時便頭暈起來了。哦。定有緣故。院子取一墊膝與他。〔家院〕禁子去取一墊膝與他。〔禁子〕這兒那裏有什麼墊膝。〔家院〕被頭也好。〔禁子〕他那有什麼被頭。〔家院〕你的被頭。〔禁子〕又是我的倒霉。〔禁子取墊介〕〔桂〕鬆了刑具。叫他臉朝外跪。〔家院〕老犯人。叫你臉朝外跪。〔桂〕爾等退下。〔家院禁子同下〕〔桂〕吓。老犯人。你因何至此。且把犯罪情由。一一訴來。夫人與你作主。〔李〕夫人容稟。〔唱吹腔〕一言訴不盡心中苦。提起了的苦來。哎呀夫人哪。〔桂〕慢慢講來。〔李接唱〕苦煞人。〔桂〕那裏人氏。〔李接唱吹腔〕家住漢中府褒城縣。〔桂〕那裏居住。〔李唱吹腔〕靈右里居

住馬頭村。〔桂〕你叫何名字。〔李唱吹腔〕老犯人名字叫李奇。〔桂向丫環〕〔桂〕你且退下。〔丫環應介下〕〔桂自語〕哎呀。李奇乃是我爹爹的名字。吓怎麼……〔看李介〕我想天下同名同姓的也有待我仔細的問來。可有妻室。〔李唱吹腔〕結髮妻王氏命早歸陰。〔桂〕可有兒女。〔李唱吹腔〕所生一男並一女。〔桂自〕叫何名字。〔李唱吹腔〕保童桂枝是兒名。〔桂〕可曾繼娶。〔李唱吹腔〕祇因家下無人照應。後娶繼室楊氏三春。〔桂〕你平日作何生理。〔李唱吹腔〕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去賣。回家來不見二姣生。〔桂〕就該盤問才是。〔李唱吹腔〕問春花說是得病死。〔桂〕問楊氏呢。〔李唱吹腔〕楊氏又說破指瘋。〔桂〕他二人說了兩樣病症。豈不是假的。〔李〕老犯人原說是假的。〔桂〕就該拷打春花。〔李〕夫人哪。〔唱吹腔〕拷打春花。懸樑自盡。老犯人失了主意。反被外人落下屍靈。〔桂〕你逼死春花。實無抵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叫外人落下屍靈。這是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哇。〔李〕原是老犯人失了主

意〔桂〕以後便怎樣。〔李〕以後呵。〔唱吹腔〕那田旺問我要銀子。〔桂〕你就該用銀子買通上下衙門。才是。〔李〕老犯人慢說無有銀錢。縱有銀錢。啫啫啫。〔唱吹腔〕豈肯以假買成真。〔桂〕難道他們便罷了不成。〔李唱吹腔〕一紙詭狀當堂告。胡老爺受賄審不清。〔桂〕他是怎樣審問。〔李唱吹腔〕上堂去先打四十板。哎呀夫人哪。〔桂掩面泣介〕哎呀爹爹。〔李唱吹腔〕無情的夾棒難受刑。老犯人受不過五刑拷打。〔桂〕你你你可會招認。〔李唱吹腔〕祇得當堂畫招承。〔桂〕呀。〔唱吹腔〕聽父言來心悲痛。哎呀爹爹呀。兒享榮華父受刑。父女相隔重門地。怎能對面說分明。〔家院禁子丫環暗上〕〔丫環〕夫人因何啼哭。〔桂〕聽那老犯人說得可憐。故此不覺傷心。你去取一錠銀子過來。〔丫環取銀介〕〔桂白〕家院。這有銀子一錠。交與那老犯人使用。吩咐禁子。以後不准難爲於他。夫人有賞。〔家院白〕禁子。你可曾聽見。以後若再用私刑拷打。夫人查出。定要重責。〔禁子〕沒有沒有。〔家院〕老犯人。夫人賞你一錠。

銀子。〔李〕這個就送與大哥哥罷。〔禁子〕怎麼送給我嗎。哎呀。我原說你是個好人嗎。〔家院〕哼。有了銀子。就是好人。〔禁子〕他本來是好人嗎。〔桂〕老犯人。你且回監去罷。〔李〕吓夫人。若是老爺回衙呵。〔唱吹腔〕將犯人冤枉訴一遍。一重恩報九重恩。〔李禁子同下家院隨下〕〔桂唱吹腔〕但等相公回衙轉。訴說奇冤救嚴親。〔桂泣下丫環隨下〕

〔四衙役引趙冲上〕〔趙念引子〕司理一方安庶黎。幸喜榮任褒城縣令。〔白〕下官趙冲。近日下鄉查旱。查分已畢。就此回衙。左右。打道回衙。〔衆人繞場家院暗上趙冲更衣介〕〔趙〕退下。〔四衙役下〕〔趙〕有請夫人出堂。〔家院〕有請夫人出堂。〔家院下〕〔桂枝上念引子〕爹爹含冤屈。何日才得清。〔白〕老爺。〔趙〕夫人來了。夫人請坐。〔桂哭介〕喂呀。〔趙白〕吓夫人。想下官下鄉查旱。今日才得回來。夫妻見面。應該歡天喜地的方好。夫人却是淚容滿面。這是何緣故吓。〔桂〕相公不在衙內。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趙〕但不知夫人犯了下官什麼大法呢。〔桂〕昨日三

更時分。妾身私將監禁門開放了。〔趙〕哦。下官不在衙內。怎麼夫人你竟將監禁門開放了。〔桂〕正是。〔趙〕嚙。〔桂哭介〕喂呀。〔趙〕你私開監門。倘若走漏一名犯人。被那上司聞知。我這小小前程。豈不斷送你手。真乃豈有此理吓。〔桂〕相公吓。〔唱吹腔〕回衙來不問三言並兩語。反把那言語衝撞人。〔哭介〕喂呀呀。〔趙〕不是啊。想夫人乃是知書達禮之人。哪那監禁門豈是胡亂開得的。說出此話。連下官的前程都不顧了。真乃欠通。其實欠通。咳。其實欠通。〔桂〕哎。相公哪。〔唱吹腔〕你的父若在監中坐。七品郎官做不成。〔趙〕呀。〔唱吹腔〕聽妻言來心暗想。這言語顛倒說話不明。〔白〕哎呀。且住。夫人言道。吾父若在監中坐。七品郎官做不成。這是何緣故。待我問來。〔桂哭介〕喂吓。〔趙〕你看她哭得這個樣子。如何是好。噯。我與她乃是少年夫妻。向前陪個笑臉。也就沒有事了。吓。夫人。夫人。夫人哪。〔唱吹腔〕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同兒戲。却在那裏哭哭啼啼。怎麼的。夫人哪。你心中有什

麼不平的事。對下官說個詳細。〔白〕夫人。你有什么心事。慢慢講來。下官與你分憂解愁。〔桂〕說出口來。恐怕相公你又耍着惱。〔趙〕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便不惱。〔桂哭介〕喂呀。〔趙白〕惱了惱了。〔桂〕我原說你要着惱的呀。〔趙〕夫人不哭。下官不惱。夫人要哭末。下官就惱了惱了。〔桂〕如此我。便不哭。〔趙白〕是呀。不要啼哭。慢慢的講來。坐了。〔桂〕相公吓。〔哭介〕〔趙〕又哭起來了。〔桂唱吹腔〕一言訴不盡心中苦。苦來。提起了我的苦來。哎呀。相公哪。苦煞了人。〔趙〕家住那裏。〔桂唱吹腔〕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靈右里居住馬頭村。〔趙〕不錯不錯。下官下鄉查早。先過靈右里。後過馬頭村。這般說來。夫人也是下官的。……〔桂〕什麼。〔趙〕子民了。子民了。哈哈。〔桂〕休要取笑。〔趙白〕令尊何名。〔桂唱吹腔〕我爹爹名字叫李奇。〔趙〕這就不對了。想夫人你乃是姓劉。怎麼又說是姓李。〔桂〕我本來是姓李吓。〔趙〕又爲何姓劉呢。〔桂〕姓劉的乃是寄父。〔趙〕原來如此。我原想一個人怎麼姓起

兩個姓來呢。令堂是〔桂唱吹腔〕生身母王氏早歸陰。〔趙〕可有兒女。〔桂唱吹腔〕所生下一男並一女。〔趙白〕叫什麼名字。〔桂唱吹腔〕保童桂枝是兒名。〔趙〕可曾繼娶。〔桂唱吹腔〕只因家下無人照應。後娶繼母楊氏三春。〔趙〕令尊大人作何生理。〔桂唱吹腔〕我爹爹西陵販馬四川發賣。回家來不見二姣生。〔趙〕就該盤問。〔桂唱吹腔〕問春花說是得病死。〔趙〕楊氏呢。〔桂唱吹腔〕楊氏又說破指瘋。〔趙〕她二人說了兩樣病症。豈不是假的。〔桂〕原是假的。〔趙〕就該拷打春花。〔桂唱吹腔〕拷打春花懸樑自盡。我爹爹失了主意。反叫外人落下屍靈。〔趙〕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叫外人落下屍靈。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主意了。〔桂〕原是我爹爹失了主意了。〔趙〕後來便怎樣。〔桂唱吹腔〕楊氏起下了不良意。她與田……〔趙〕禁聲。〔二人一同四下看介〕

〔趙〕田什麼。〔桂唱吹腔〕她與田旺有私情。〔趙〕豈有此理。〔桂唱吹腔〕一紙謊狀當堂告胡老爺受賄審不清。〔趙〕怎樣審問。〔桂唱吹腔〕上堂去先打四

十板。哎呀爹爹呀。無情的夾棒難受刑。〔趙〕打死也不該招認呀。〔桂唱吹腔〕我爹爹受不過那五刑拷打。只得當堂畫招承。〔趙〕怎麼竟自畫招了。哎呀完了完了。〔桂唱吹介〕望相公與我把冤伸。哎呀相公哪。一重恩報九重恩。〔哭介〕喂呀。〔趙白〕呀。〔唱吹腔〕聽妻言來我這心中痛。哎呀呀。她與我趙冲一般相同。她被繼母趕出門。我也被晚娘驅出門庭。〔桂〕聽相公之言。莫非你也是被繼母趕出來的麼。〔趙白〕是呀。我也是繼母趕出來的吓。〔桂〕如此說來。是天生一對。〔趙〕地配一雙。〔桂〕喂呀。哎呀。相公吓。〔趙〕哎呀。夫人吓。〔趙桂同哭介〕

〔趙桂同唱〕天生一對苦夫妻。哎呀夫人相公吓。〔趙唱吹腔〕你我俱是一般相同。〔桂唱吹腔〕世界竟有這狠毒婦人。〔趙唱吹腔〕萬副凌遲方稱心。〔桂哭介〕喂呀。〔趙〕夫人哭也枉然。取令尊大人的招詳一看。便知明白。〔家院暗上〕〔趙〕來。〔家院應介〕〔趙〕取李奇的招詳前來。〔家院應介下〕〔趙白〕請坐。〔家院上白〕李奇招詳取到。〔趙〕迴避。〔家院下〕〔趙〕吓。夫

人招詳在此。夫人請看。〔桂白〕相公，你念與我聽。〔趙〕待下官念與夫人你聽。犯人一名李奇……

〔桂哭介〕喂呀。〔趙〕夫人不要啼哭。待下官念與你聽。犯人一名李奇，因姦不從，逼死僕女春花，詳文已到。秋後……

〔桂〕相公爲何不念。〔趙〕念出口來。夫人又要啼哭。〔桂〕我不啼哭就是。〔趙〕你不但啼哭，還要害怕。〔桂〕噯，這有什麼害怕。快快的念與我聽。〔趙〕是是，犯人一名李奇，因姦不從，逼死僕女春花，詳文已到。秋後就要……

〔桂〕怎麼樣。〔趙〕……處決了。〔桂〕你纔怎講。〔趙〕處決了。〔桂〕哎呀。爹……

〔桂暈介〕〔趙〕夫人醒來。夫人醒來。〔桂哭介〕喂呀。喂呀。喂呀。險些兒又是一條人命。〔桂〕哎呀，相公，你要救我爹爹一救。〔趙〕此乃前任問官所斷，叫下官也無可奈何了。〔桂〕我爹爹當真無救了麼。〔趙〕哎呀，無救了。〔桂哭介〕喂呀。夫人且慢啼哭，令尊大人還可有脫生之路。〔桂〕怎見得有脫生之路呢。〔趙〕明日新按院大人，在此褒城下馬，夫人何不修下一張狀子，

去到那裏替父鳴冤，或者救出令尊大人，也未可知。〔桂〕好便是好，只是無人能寫這狀子。吓。〔趙〕寫狀麼。噯，吓。下官就會寫。〔桂〕你會寫狀麼。〔趙〕身爲七品縣令，連一張狀子都不會寫。噯，怎能升堂理事。吓。〔桂〕如此，你快些與我寫呀。〔趙〕只是一件。〔桂〕那一件。〔趙〕必須夫人你與下官……

〔桂〕怎樣。〔趙〕磨墨。〔桂〕磨墨麼。〔趙〕正是。〔桂〕使得。〔趙〕怎麼使得麼。〔桂〕使得。〔趙〕如此，夫人……

……

〔桂〕相公。〔趙〕與下官……

……

磨墨吓。〔笑介〕哈哈。〔唱吹腔〕聽妻言來怒滿胸，腔有什麼冤枉你訴上來。上寫着告狀人李……

〔桂〕寫呀。〔趙唱吹腔〕李……

……

李……

〔桂〕唉，我說你不會寫啊。〔趙〕唉，我說你不會寫啊。哈哈，不是下官不會寫，只是一向尙不知道夫人的名字是……

〔桂〕敢莫是狀上要寫麼。〔趙〕是吓。〔桂〕方才對你說過了。〔趙〕哦，方才對我說過了。哎呀，下官倒忘了。〔桂〕噯，你糊裏糊塗與我寫上一個就是了。〔趙〕一張狀子，告到

按院台前猶如虎口拔牙一般。豈是胡亂寫得的嗎。叫什麼快講。〔桂〕我姓李吓。〔趙〕唉。我曉得你姓李。叫什麼。〔桂低聲〕桂枝。〔趙〕吓。〔桂〕嚕。桂枝哦。〔趙〕吓。桂枝啊。哈哈。吓夫人。下官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桂〕什麼心事。〔趙〕想下官與夫人成婚的那夜是……〔桂〕八月中秋。〔趙〕照呀。有道是八月十五。秋風吹動這桂花香啊。〔桂〕我香麼。〔趙〕香。雖是香。可惜有些兒不貴。〔桂〕妾身那些兒不貴。〔趙〕想夫人乃是李家之女。卻來到劉家成婚。就是這些兒不貴。〔桂〕你有嘴說旁人。無口說自身。想你當年到我家投親的時節。又是何等光景。〔趙〕如此說來。彼此〔桂〕一樣。〔趙〕一樣。吓哈哈。〔唱吹腔〕上寫着李桂枝二十一歲。靈右里居住馬頭村。親生母王氏早已喪命。後娶繼母楊氏三春……〔自〕令弟。〔桂〕保童。〔趙〕作何生理。〔桂〕也是苦讀詩書。〔趙〕嚕。可嘆那書生呵。〔唱吹腔〕小保童和桂枝被趕出門。父的冤仇無處伸。伏乞按台開恩典。滿斗焚香答謝恩。〔自〕好了。〔桂〕

好雖是好。只是還是無用吓。〔趙〕怎見得是無用呢。〔桂〕按院大人。人儀甚多。我女流之輩。挨擠不上。遞不上這張狀子。也是枉然。〔趙〕這也。應得是下官倒有一主見在此。到了明日。按院大人下馬之時。下官也要前去稟見。到了那時。夫人扮做下官親隨模樣。混了進去。得見按院大人。這狀子不就遞上去了。〔桂〕此計甚好。〔趙〕正是一張狀子入公門。〔桂〕撥開雲霧見青天。〔趙〕此去若得超生路。〔桂〕相公吓。要學那趙氏孤兒冤報怨。〔趙〕好吓。好個趙氏孤兒冤報怨。吓夫人請轉。〔桂〕做什麼。〔趙〕這狀。〔桂〕敢莫寫錯了。〔趙〕正是寫錯了。〔桂〕在那裏。〔趙〕嚕。桂枝啊。哈哈。〔桂〕啐。啊。相公請轉。〔趙〕做什麼。〔桂〕這狀。到底是無用之物了。〔趙〕怎見得是無用呢。〔桂〕妾身不會告狀。豈不是無用麼。〔趙〕哎呀呀。我家夫人。連狀都不會告。也罷。待下官教導與你。你見了按院大人。將這狀子。頂在頭上。夫人。你要高聲喊叫吓。說道。哎呀。爺爺冤枉吓。〔桂〕帶去收監。三日後聽審。〔趙〕嚕。

嚶嚶〔趙桂同下〕

〔李保軍上念引子〕翰墨爭高威天下。父母恩情都未報。〔門子暗上〕〔保〕下官姓李名泰。字保童。父親李奇。販馬爲生。生母王氏。不幸早亡。幼時被繼母趕出在外。多蒙蕭翁搭救。教讀詩書。上京赴考。得中黃榜。蒙聖恩放我入府巡按。又欽賜我上方寶劍。先斬後奏。先到褒城下馬。今日乃是會審之期。來更衣伺候。〔保更衣介〕〔保〕吩咐升堂。〔門子〕升堂。〔衙役八侍衛上升堂介〕〔胡敬趙冲同上〕〔趙白〕堂翁。〔胡〕堂翁。〔趙〕相煩報門。〔胡白〕報褒城縣告進。〔門子〕請免。一傍打恭。〔侍衛〕啊。〔保〕貴縣。〔趙〕大人。〔保〕本院奉聖命到此巡查。有善必獎。有罪必罰。貴縣須上體賢意。莫謂本院年幼而欺。上方寶劍不利。〔趙〕大人面諭。卑職自知。〔保〕好。如此請回衙理事。〔門子〕請免。一傍打恭。〔趙〕哎呀。這般時候。怎麼還不見夫人到來。〔桂枝上〕〔趙〕夫人來了麼。上邊坐的是按院大人。你上去告。〔桂〕我害怕呀。〔趙〕這有什麼害怕。〔趙推桂介〕〔趙冲下〕

〔桂〕冤枉哪。〔衙役〕啓大人有一漢子喊冤。〔保〕問他可有狀子。〔衙役〕可有狀子。〔桂〕有。〔衙役〕有狀子。〔保〕呈。〔讀狀介〕告狀人李桂枝。來掌起面來。低頭。〔接讀狀介〕乃褒城縣靈右里馬頭村人氏。吾父李奇。出外販馬爲生。生母王氏。不幸身亡。繼母楊氏。三春私通地保田。枉圖佔家產。將我同兄弟保童。趕出門庭。吾父回家。不見我姐弟二人。盤問僕女春花。春花懼怕楊氏。祇得自盡身亡。楊氏用銀錢買通合衙上下。說我父因姦不從。逼死僕女春花。吾父受刑不過。祇得屈打成招。問成死罪。聞得大人明察萬里。因此小女子不願萬死。特到台前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向桂枝〕吓。吾想桂枝。乃是女人的名字。爲何男子前來告狀。說了實話。便罷。如若不然。大刑伺候。〔桂驚介〕〔胡〕大人。她乃是個女子。〔保〕掩門。〔保拉桂下衆人同下〕

〔趙急上白〕哎呀。哎呀。且住。方才吾家夫人前來告狀。爲何祇祇見其入。不不見其出。這這是何緣故。也罷。吾拚着這小小前程不要。吾就闖：

〔胡上與趙撞介〕〔胡白〕堂翁爲何這樣的慌張吓。
 〔趙〕哎呀堂翁。方才有一女啊。漢漢子前來告狀。爲何祇祇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這一把扯入後堂去了。這是什麼緣故。〔胡〕這大概終有一個緣故吧。〔趙〕哎呀呀吓堂翁。大人出京。可曾攜眷否。〔胡〕這個倒未曾。〔趙〕哎呀壞了。〔胡〕未曾。〔趙〕壞了。噯。我拚着這小小前程不要。我就闖……〔胡〕使不得。〔趙〕闖……〔胡白〕使不得。〔胡推趙同下〕

〔保拉桂上門子隨上〕〔保白〕姊姊不必害怕。兄弟李泰在此。〔桂〕你是我兄弟李泰麼。〔保〕正是。〔桂〕保童。〔保〕姊姊。〔保桂同唱哭相思〕今日姊弟重相逢。怎不叫人淚雙淋。〔幕內喊介〕〔保〕何人在轅門鼓噪。〔門子〕那個在轅門鼓噪。〔胡在幕內應〕褒城縣。〔門子〕啓爺是褒城縣。〔保〕好一個褒城縣。他有多大前程。膽敢在轅門喧嘩。待小弟出去會他。〔桂〕且慢。那褒城縣不是外人。〔保〕是那個。〔桂〕就是你的姊丈到了。〔保〕既是姊丈。越發要去會

他了。〔桂〕他乃膽小之人。你不要驚嚇於他。〔保〕小弟知道。姊姊請至後面來開門。〔門子〕吠開門。〔趙急上胡拉介〕趙撒手撒手。〔保〕嚟。膽大的褒城縣。你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鼓噪。是何道理。〔趙〕哎呀大人哪。方才有一個漢子前來告狀。祇祇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一把扯入後堂去了。爲此卑職我斗膽斗膽了。〔保〕那漢子是你的什麼人。〔胡〕大人問你。漢子是你的什麼人。〔趙〕吓。〔胡〕大人問你。漢子是你的什麼人。〔趙〕這唏唏。〔胡〕什麼唏唏。〔趙〕哈哈。〔胡〕他的名字叫哈哈。〔趙〕這這是我的妻子。〔胡〕大人。這乃是他的妻子。〔保〕掩門。〔衆人下保拉趙同下〕

〔保拉趙上門子隨上〕〔保推趙坐介桂暗上拉趙衣袖介〕〔趙抖開介〕哎呀呀。〔桂枝再拉介〕〔趙〕做什麼。〔桂〕這不是外人哪。〔趙〕是那個。〔桂〕乃是你的大舅吓。〔趙〕什麼。〔桂〕是你的大舅。〔趙〕哦。原來是大……
 ……哎呀大人。〔趙跪介〕〔保〕姊丈請起。請坐。〔桂枝下〕〔保〕請問姊丈。因何將吾父竟問成死罪。乞道

其詳〔趙白〕此乃前任問官所斷，卑職一概不知。〔保〕必須想一良策，搭救吾父，是〔趙〕大人說那裏話來，想大人掌生死之大權，要救令尊，易如反掌，未爲不可吓。〔保〕小弟自有道理，姊丈請至後面。〔趙〕卑職暫退，哎呀險哪。〔趙下〕〔保〕升堂。〔二衙卒八侍衛同上〕〔保〕拿我令箭去提李奇前來復審。〔胡〕是〔衆人同下保隨下〕〔胡〕哎呀且住，李奇一案，乃是我將他屈打成招，問成死罪的，如今大人要提李奇復審，這便怎麼處，也罷待我見了李奇，再作道理便了。〔禁子暗上〕〔胡〕開門。〔禁子〕啊，胡老爺。〔胡〕喚李奇出來。〔禁子〕李奇出來吓。〔李奇上白〕大哥做什麼。〔禁子〕胡老爺叫你。〔李〕胡老爺。〔胡〕李奇，大人有令，提你前去復審，快走。〔禁子下〕〔胡〕李奇，你見了按院大人，須要照我上次的口供供招，你若不照我的口供，我回得衙來，就要你的老命……〔李〕是是吓，胡老爺，犯人此去是禍呀，是福呢。〔胡〕連我自己還不知是死還是活呢。〔保衆人同上〕〔保白〕李奇當面。〔禁子隨衆上〕〔禁白〕

當堂有刑。〔保〕鬆刑。〔禁子下〕〔保〕吓李奇，你把犯罪情由一一訴來，本院開豁你的死罪，就是。〔李唱吹腔〕進察院，嚇得我三魂散。〔衆役喝介〕哦。〔保〕免去護威，你面朝外跪，慢慢講來。〔李唱吹腔〕不知是何人把冤枉來伸，滴水灘頭難流月，剛刀不殺無罪人。〔白〕犯人李奇，乃是褒城縣靈右里馬頭村人氏，娶妻王氏，不幸早已亡故，生下一男一女，男名保童，女名桂枝，只因家中無人照應，又娶楊氏三春，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發賣，回得家來，不見一雙兒女，拷問僕女春花，春花懼怕楊氏懸樑自盡，楊氏私通了地保田旺，圖謀我的家財，用銀錢買通了上下衙門，啞啞就是這位胡老爺受賄，才將老犯人屈打成招，問成死罪，哎呀大人哪，老犯人實是冤枉的呀。〔唱吹腔〕大人若得超生命，一重恩報九重恩。〔保〕想主人逼死僕女，那有問成死罪的道理，此乃問官糊塗，待本院查明，一例問罪。〔胡〕哎呀不好，大人言道，此案查明，一例問罪，想我這大年紀，難道還受一刀之苦不成，堂口有口

枯井不免投井一死也。落得一個全屍。喂。你們就說胡老爺投井了。〔胡投井介下〕衙役啓大人。胡老爺投井已死。〔李〕哎呀。大人哪。老犯人方才說道。胡老爺受賄。他便投井已死。也見得老犯人實是冤枉的呀。〔唱吹腔〕胡老爺一死冤枉辨。滿斗焚香謝蒼天。〔退堂介衆役同下〕〔保下位拉李正中坐介保跪介〕〔保〕哎呀。爹爹呀。〔李〕大人這是何意。〔保〕爹爹孩兒李泰在此。〔李〕哦。兒是李泰。〔保〕是李泰。〔李〕保童。〔保〕是保童。〔李〕哎呀。兒吓。〔李保同哭介〕〔李唱吹腔〕我道是父子們不能相見。又誰知察院又重逢。我的兒啦。兒在此享榮華受富貴。不知兒的姐姐在那裏存。〔保〕桂枝姐姐麼。她也來了。〔李〕怎麼桂枝也來了。快快叫她前來。〔保〕吓。姐姐快來。〔桂枝上白〕何事。〔保〕爹爹喚你。〔桂〕哦。爹爹在那裏。〔李〕吾兒在那裏。〔桂白〕哎呀。爹爹呀。〔桂哭介〕〔李〕兒啦。〔唱吹腔〕苦命的兒啦。父女們只哭得如酒醉。〔趙暗上〕〔李〕吓。〔唱吹腔〕這一位官長他是何人。〔保〕這是襄城縣令。乃是孩兒的姐

丈。〔李〕兒吓。爲父的叫他作什麼。〔保〕叫他一聲趙姑老爺就是。〔李〕叫不得吧。〔保〕叫得的。〔李〕叫得的麼。〔保〕叫得的。〔李〕如此。喂。〔趙白〕喂。〔李〕那傍來的。敢是趙。〔保〕叫吓。〔李〕唉。叫不得。〔保〕叫得的。〔李〕我就叫了。喂。〔趙〕喂。〔李〕那傍來的。敢是趙。〔保〕趙姑老爺。〔李〕喂。趙姑老爺麼。〔趙〕不敢。岳父老大人。〔李白〕不敢。哪不敢。〔唱吹腔〕你本是一縣之主。父母老大人。恨只恨田旺那該殺的賊。又恨那楊氏起毒心。〔白〕趙姑老爺。吾家之事。是瞞不了你的。〔趙〕小婿一一盡知。〔李〕諾諾諾。〔唱吹腔〕害得我一家人東逃西散。〔保〕桂趙。如今是團圓了。〔李唱吹腔〕祇怕相逢在夢中。〔保〕桂。今日乃是父子團圓。〔李〕喂。父子團圓。〔趙〕翁婿相見。〔李〕翁婿相見。〔保〕桂趙。不是做夢。〔李〕喂。不是做夢。〔保〕桂趙。不是做夢。〔李〕兒吓。這等看起來。是有天理。〔保〕有天理。〔李〕吓。賢婿有報應。〔趙〕有報應。〔李笑介〕哈哈。〔保〕桂趙。仔細了。〔李〕不妨。不妨。呀。〔唱吹腔〕那田旺

賊他好比那籠中鳥。〔頓足介〕保桂趙小心了。〔李〕不妨不妨。〔唱吹腔〕楊氏好比網內魚。拿住了二人。用刀來割。萬剛凌遲方稱心。〔保桂〕爹爹請上。受孩兒一拜。〔趙〕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李〕不要拜。不要拜。祇要你們拿住那田旺楊氏。與我報仇。比拜還要強百倍。〔保〕孩兒已行文捉拿二賊到案。〔桂〕諒他走之不遠。〔李〕走之不遠。〔趙〕逃之不脫。〔李〕逃之不脫。好哇。你們一定要拜。〔保桂趙〕一定要拜。〔李〕如此你們就來拜拜。〔衆人合唱吹腔〕受皇恩祿享千鍾。父子察院喜相逢。這才是蒼天睜開眼。一家骨肉慶團圓。〔李〕兒吓你

如今身授何職。〔保〕八府巡按。〔李〕噫。八府巡按。哎呀。不小呀。賢婿。你呢。〔趙〕七品縣令。〔李〕七品縣令。也不小。桂枝兒呢。〔桂〕七品孺人。〔李〕也是好的。爲父的呢。〔保桂〕老封君。〔趙〕老太爺。〔李〕是呀。他們以後那個不稱我做老封君。老太爺吓。哈哈。〔保桂趙〕怎樣了。〔李〕不妨不妨。正是。人虧天不虧。〔桂〕萬事有輪迴。〔保〕不信抬頭看。〔趙〕蒼天饒過誰。〔李〕好哇。好個蒼天饒過誰。兒吓。隨爲父來吓。〔李桂同下〕保桂。姊丈。〔趙〕大人。〔保〕吓姊丈。以後至戚相稱。不可拘禮。〔趙〕如此。大大舅隨我來呀。〔保趙同笑介同下〕

王元咎先生主選

二十五史精華

上海教育書店發行

- 目在歷歷亡興朝十三
- 遺靡覽一事大年千五
- 晶結血心家名學史為
- 英精部全史五十二是

以客觀的眼光
 正確的意識
 研究的态度
 科學的方法

沙裏淘金般擷取
 精英而成此巨編

為讀書界打破「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讀起」之困難，使篇幅浩繁而貴族化之歷史，巨著普及於一般民衆，吾人只要費了半個月的工夫，閱讀一過，便知中國五千年來一切變遷之梗概矣。

詳簡適宜 校勘正確
 印刷精良 形式美觀

全書洋洋二百八十萬言，排就四千一百餘面，分釘新式精裝四巨冊。

每部原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函購寄費奉送
 外贈後列四種

清代名人傳

一冊

歷代疆域變遷圖

一冊

中西歷代甲紀元編

一冊

對照歷代甲紀元編

一冊

中國五千年大事記

一冊

劍美案

戲情

宋仁宗時，有一個貧窮的儒士，名叫陳世美，進京應試，得中狀元。李太后很愛他的才貌，要招他爲駙馬。世美本來已經娶了妻子，叫秦香蓮（或叫金香蓮）並且生了子女。但是世美心貪榮利，不問糟糠，於是奏說並未娶妻，竟然做了駙馬，安享富貴。香蓮在家，久無音信，衣食不周，困苦非常，不得已帶着子女，沿途乞化進京。一路打聽，才知道世美已經招爲駙馬。及至找到府前，世美不肯相認，並趕逐離府。還教家將韓琪追去將她們母子殺死。香蓮走到柳林池，覺得有人暗隨在後，就躲避到三官堂。不料已被韓琪看見，追來要殺。香蓮跪下哀求，並將世美不仁不義的情形，一一說出。韓琪一聽，也不忍心加害，放她逃走，並且給了些銀子與她。既而一想，無話回覆，就自刎而死。香蓮一見，更加悲忿，隨即拾取兇刀，投奔包公衙中告狀。包公一問，確是實在情形，就叫左右用劍來劍世美。公主太后聽知這事，急忙趕來營救。包公深恨以富壓貧，拚着自己不做官，竟將世美劍死。

登場人物表

包公（淨）

秦香蓮（正旦）

陳世美（正生）

公主（旦）

太后（老旦）

韓琪（生）

柳林池

〔秦香蓮內唱倒板〕我母子三人離了京，〔秦上唱慢一板〕淚珠兒不住得溼透衣衾，原那鄉連遭了三

年荒旱，餓死了黎民總有萬千，草堂上餓死了雙父母，無有銀錢，難把尸靈安，將頭上青絲用翦剪去賣，買蘆蓆葬埋二雙親，聞聽說強盜身榮貴，我母子三人找到京，進京城無有安身處，張玉龍店房把身存，御街前不相認，他不該拳打足又踢，你說強盜狠不狠，他將我送到有司衙門，張玉龍責打了四十板，將我母子趕出京，我有心在中途懸樑自盡，撇下了兒和女，倚靠何人，手拉着兒女往前進，〔韓琪上白〕命夫人慢走，〔秦唱快板〕呀，忽聽後面有人聲，是是是來明白了，想必強盜差歹人，急忙忙朝前走，母子三人逃性命，低頭我把廟門進，〔進廟介〕那賊過去再動身，〔韓唱原板〕在宮中領了千歲命，追殺命婦走一程，洒開大步往前趕，又見古廟面前存，走向前來擊三掌，是何人胆大在廟內存，〔秦唱原板〕秦香蓮用目睜，耳傍裏聽得有入聲，用手開開門兩扇，〔韓白〕一掌打倒地平川，〔秦唱原板〕大爺打我因何故，快對民婦說分明，一無仇來二無恨，殺我母子爲何情，〔韓唱原板〕命夫

人一言問住了我，倒叫我大張口無有話說，〔自〕你你你站起來，〔唱原板〕我與他一無仇來二無恨，鋼刀怎殺他無罪人，走向前來雙膝跪，口兒裏就把命夫人稱，〔秦唱原板〕方纔提刀來殺我，爲什麼又把命夫人稱，〔韓唱原板〕非是我提刀來殺你，我千歲差我來凶行，〔秦唱原板〕你家千歲那一個，問大爺你叫什麼名，〔韓唱原板〕我家千歲名叫陳世美，〔秦〕好賊子，〔韓唱原板〕小韓琪就是我的名，〔秦唱〕我與他結的什麼恨，他苦苦殺我爲何情，〔韓唱原板〕他有心不把你來殺，怕的是開封府包明公，〔秦唱原板〕要怕只怕宋天子，他怕包公爲何情，〔韓唱原板〕五月初六朝天子，那滿朝文武會的齊，宋皇爺未曾登龍位，包公與千歲相過面皮，他相他左眉長來右眉短，左膀高來右膀低，眉長眉短有兒女，膀高膀低有前妻，千歲言說家無有他二人，打賭一百天，百日有人找京裏，千歲銅鑼輸首級，百日無人來京裏，包明公輸去大印息，如今百日還未滿，你母子三人來此方，四次進宮將他

認他將你拳打足踢趕出了京城。清晨傳我進宮去。五十兩紋銀酒一壺。一把鋼刀賜與我。追殺你母子在柳林地。〔秦唱原板〕忽聽大爺講一番。背轉身來自慘然。怪不得強盜不認我。包公銅劍不容情。走向前來雙膝跪。尊聲大爺聽明白。自古良言說得好。殺生不如放生高。〔韓唱〕命夫人說話莫高聲。牆裏說話牆外聽。這是紋銀五十兩。你母子三人去逃生。〔秦唱原板〕叩罷頭來謝恩情。大爺還有這點心。手拉兒女出廟去。〔韓〕命夫人你你你回來。〔秦〕不好了。〔唱原板〕大爺莫非有追悔心。〔韓唱原板〕非是我有追悔心。千歲刀頭他他他要驗紅。〔秦唱原板〕聽說強盜他他他要驗紅。到叫香蓮吃一驚。走上前來雙膝跪。再叫大爺聽

劍 美 案

〔張龍趙虎引包拯上〕包拯引忠。心赤膽扶。宋室錦繡江山。〔白〕鐵面無私。正直誇滿。朝文武不敢邪。任他皇親併國戚。犯罪難逃。國法加。老夫包拯。適

明白。要殺將我殺了罷。兒和女全當大爺你親生。〔韓唱原板〕他母子三人跪地下。無冤無仇。怎殺他不殺命夫人回去罷。〔秦〕謝大爺。〔韓白〕不好了。〔唱原板〕千歲問我怎回答。待我回去殺了罷。〔秦〕苦吓。〔韓唱搖板〕一雙兒女不離他。千難萬難難壞我。土地堂難壞小韓琪。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死二字何懼他。你母子三人廟外看。不如一死染黃沙。〔韓自刎〕秦。哎。哎。大爺。〔唱原板〕一見大爺把命喪。怎不叫人兩淚汪。我將大爺尸首忙掩下。母子三人好慘傷。手拉兒女出廟外。忽聽响道鑼連聲。是是來明白了。想必是包相下朝回。我在此處莫久站。包大人台前訴冤枉。哎。大爺吓。〔下〕

才下得朝來。偶遇秦香蓮。攔轎喊冤。狀告當朝駢馬陳世美。殺妻滅子。老夫命她前去寫狀。爲何不見到來。左右伺候了。〔馬漢引秦香蓮上〕秦。叩見相

爺〔包〕呈狀〔秦〕是〔包〕啊。老夫命你前去寫狀。爲何還是白紙呈上。〔秦〕狀告當朝駙馬，無人敢寫。〔包〕哦，狀告當朝駙馬，無人敢寫，來將她帶在官代書寫狀。有人不寫，抓來見我。〔馬領秦下，馬領秦上〕〔秦〕告狀寫畢，大人過目。〔包〕呈上來。〔看狀念〕具告狀民女秦香蓮，年三十二歲，狀告當朝駙馬陳世美，殺妻滅子，重婚贅爲東床駙馬，來將狀押過帶下去。〔秦下〕〔包〕來，拿我名帖，請駙馬過府一敘。〔馬〕是。〔太監在幕內喊〕駙馬到。〔馬白〕駙馬到。〔包〕哦，我正要請他，他倒來了。有請。〔四大監一小太監引陳世美上〕〔包〕駙馬。〔陳〕明公。〔包陳同笑〕哈哈。〔包陳同白〕請。〔包〕請坐。〔陳〕有坐。〔包〕不知駙馬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陳〕豈敢。本宮來得幽莽，明公恕罪。〔包〕駙馬到此，必有所爲。〔陳〕我命家人韓琪出府私訪，被嚮馬殺死，特到明公台前審問。〔包〕嚮馬可曾帶到。〔陳〕已經帶到。〔包〕何不帶上堂來。〔陳〕來帶嚮馬。〔太監引王朝上〕〔王〕參見相爺。〔包〕啊，你可是王朝。〔王白〕正是王朝。

〔包〕爲何項帶鐵鍊。〔王〕駙馬爺言道，韓琪是小人殺死，故而項帶鐵鍊。〔包〕你可曾招認。〔王〕招認了。〔包〕哽，人命關天，爾就不該招認。〔王〕小人若不招認，駙馬爺焉能過府。〔包〕啊，駙馬，此乃臣府王朝，怎說是嚮馬。〔陳白〕明明嚮馬，怎說王朝。〔包〕王朝亦罷，嚮馬亦好，來將他鐵鍊去掉。〔陳〕且慢，走脫嚮馬，那還了得。〔包〕駙馬，你來看，走脫了嚮馬，走不脫臣老包。鐵鍊去掉，啊，駙馬，真嚮馬被爲臣拿住了。〔陳〕哦，被明公拿住了。〔包〕正是。〔陳〕並非一人。〔包〕三五成羣。〔陳〕何不帶上堂來。〔包〕來帶嚮馬。秦氏香蓮。〔王〕香蓮走上。〔秦香蓮上，唱西皮搖板〕忽聽得相爺一聲叫，急忙上前問根苗。〔陳〕啊。〔唱西皮搖板〕一見賤人心煩惱，三番二次把我招，三尺龍泉出了鞘，管叫一命赴陰曹。〔秦下〕〔包〕駙馬，你太莽撞了，哈哈，她母子找上京來，你就該相認才是。〔陳〕住了，本宮命你審問嚮馬，怎麼你倒盤起本宮來了，來搭轎。〔包〕那裏去。〔陳〕回府。〔包〕只恐你來得就去不得。〔唱西皮

搖板)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轉唱西皮原板)尊一聲駙馬公細聽端的會記得端午日朝賀天子在朝房與駙馬公相了你的面皮我相你左眉長來右眉短左膀高來右膀低眉長眉短有兒女勝高勝低定有前妻駙馬公相認是正理禍到臨頭悔不及。(陳)明公。(唱西皮原板)明公說話言太淺細聽本宮表家園甲子年前開科選天下的舉子來求官頭一名就是陳世美御筆親點爲狀元跨馬三日遊宮院金枝玉葉配良緣一無證二無見叫我相認爲那般。(包白)駙馬。(唱西皮快板)駙馬爺不必巧言講現有憑據在公堂人來看過香蓮狀。(白)駙馬。(唱西皮快板)尊一聲駙馬看端詳上寫着秦香蓮三十二歲狀告當朝駙馬郎欺君王滅皇上重婚男兒招東床將狀子押至在大堂上尊一聲駙馬聽端詳勸你相認回府往咬定了牙關你爲那椿。(陳唱西皮搖板)既是有入將我告就該升堂問根苗。(包)住了。(唱西皮搖板)口似砂糖舌似刀心似狼虎未長毛叫我升堂有什麼好霎時

教你魂魄消人來擊鼓站堂道帶上了秦香蓮叫她認夫豪。(王)香蓮走上。(秦香蓮偈二小孩同上)。(秦唱西皮搖板)忽聽相爺一聲叫急忙上前問根苗。(包唱西皮搖板)大堂坐的陳世美看他把你怎開銷。(秦唱西皮搖板)聽說兒夫駕來到不由香蓮喜眉梢走上前來忙跪倒。(陳唱西皮搖板)一掌打在地埃塵。(秦唱西皮搖板)上前挖了你的眼。(陳唱西皮搖板)這一足要你命歸陰。(秦二小孩同哭)。(陳唱西皮搖板)二姣兒哭的珠淚滾鐵石人兒也傷心本當上前將妻認包拯是我對頭人咬定牙關不招認看他把我怎樣行。(包唱西皮搖板)你命韓琪行霸道來在我的公堂你敢不招。(陳唱西皮搖板)我命韓琪誰知曉。(包接唱西皮搖板)現有你府殺人刀。(陳接唱搖板)爲何有刀沒有鞘。(包)啊。(秦接唱搖板)刀鞘現在韓琪腰。(包接唱搖板)土地祠內取刀鞘。(王接唱搖板)刀鞘付與相爺瞧。(包)照照。(唱搖板)大堂之上刀對鞘。件件是實你敢不招。(陳)哎呀。(唱搖板)大堂之上刀對鞘。尋個計

策好脫逃。人來與我忙搭轎。〔包〕那裏去。〔陳唱搖板〕我合你上殿奏當朝。〔包唱搖板〕開封府有人將你告。你先打官司後上朝。〔陳唱搖板〕既是有入將我告。你把我東床駙馬怎開交。〔包〕住了。〔唱搖板〕慢說你是駙馬到。就是那龍子龍孫我也不肯饒。頭上摘去你的烏紗帽。身上再脫你的滾龍袍。蘆蓆網了陳世美。〔白〕陳駙馬。〔陳白〕包明公。〔包〕陳世美。〔陳〕包黑子。〔包〕住了。〔唱西皮搖板〕忘恩負義不可交。曾對老天來祝告。貪財誤國怎姓包。〔白〕劊子手。〔接唱搖板〕將陳世美搭在劍口。我將他正了國法再奏當朝。〔衆人同下〕

〔四大監二宮女引公主上〕〔公主唱西皮慢板〕奴本是金枝體玉葉根本。配兒夫陳世美結髮婚姻。駙馬爺過府去把酒來飲。爲什麼這時候不見回程。將身兒坐至在皇宮內等。〔轉唱搖板〕眼又跳心又驚。所爲何情。〔太監上白〕啓公主。大事不好了。〔公主〕何事驚慌。〔太監〕不知駙馬身犯何罪。被包拯搭入銅劍口內。〔公主白〕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聽一

言來吃一驚。膽大包拯亂胡行。人來擺駕開封進。〔王朝張龍上白〕迎接公主。〔公主接唱搖板〕快叫包拯把我迎。〔王張〕有請相爺。〔包上唱西皮搖板〕噢。王爵祿當報効。王法條條不恕饒。〔王白〕皇姑駕到。〔包唱西皮搖板〕走上前來忙跪定。皇姑千歲受臣朝。〔公主唱西皮搖板〕哀家口內傳旨意。包相免禮且平身。〔包唱西皮搖板〕叩罷頭來恩謝了。皇姑到此爲那條。〔公主唱西皮搖板〕駙馬過府把宴飲。爲何不見轉宮庭。〔包唱西皮搖板〕臣府並無有陳駙馬。有一個重婚男兒招東床。〔公主唱西皮搖板〕何人告下冤枉狀。快把原告帶上堂。〔包唱西皮搖板〕皇姑問我要原告。不由包拯喜眉梢。站立公堂把香蓮叫。〔秦帶兩小孩同上〕〔秦接唱搖板〕相爺呼喚爲那條。〔包唱西皮搖板〕金車輦來五彩轎。裏面坐的龍鳳妓。你母子上前苦哀告。也免得老包把心操。〔秦唱搖板〕聽說皇姑駕來到。不由香蓮喜心梢。將身站在大堂道。看她把我怎開交。〔公主唱搖板〕哀家這裏將你問。你是何人說分明。〔秦唱搖板〕奴家

配夫陳世美。秦香蓮就是我的名。〔公主唱搖板〕既配夫兒陳世美。見奴不跪爲何情。〔秦唱搖板〕我居大來你居小。論理跪在我跟前。〔公主〕哇。〔唱搖板〕賤人說話太欺心。不由哀家怒氣生。吩咐宮娥將她打。〔秦帶小孩逃下〕〔包接唱搖板〕上前忙把內侍攔。皇姑作事禮不端。你打香蓮爲那般。〔公主唱搖板〕賤人與我分大小。因此哀家怒眉梢。〔包唱搖板〕說什麼大來論什麼小。快對爲臣說分明。〔公主唱搖板〕香蓮說話是正理。皇姑與她姊妹稱。〔公主唱搖板〕你問香蓮因何故。〔包唱搖板〕狀告當朝駙馬公。〔公主唱搖板〕駙馬犯了何條罪。〔包唱搖板〕殺妻滅子欺了祖宗。〔公主唱搖板〕欺了祖宗該何罪。〔包唱搖板〕老包銅鋼不順情。〔公主唱搖板〕看着哀家將他放。〔包唱搖板〕香蓮官司未斷明。〔公主〕哇。〔唱搖板〕好一個大膽包文拯。哀家講話全不聽。吩咐內侍將他打。〔包捶唱搖板〕休要在此亂胡行。〔公主〕呀。〔唱搖板〕一見包拯動了噴。不由哀家心內驚。宮娥

擺駕後宮進。後宮搬請老娘親。〔太監宮娥公主同下〕〔包唱搖板〕皇王之女少訓教。敢在開封罵老包。慢說頒來國太到。宋王爺到此我也不饒。〔衆人同下〕〔太后上公主引太監宮女隨上〕〔太后唱西皮搖板〕皇兒進宮報一聲。倒叫哀家喫一驚。來在開封下車轎。〔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同上〕〔衆人〕迎接國太。〔太后〕罷了。〔唱搖板〕喚上包拯問分明。〔王白〕有請相爺。〔包拯上唱搖板〕王朝稟來馬漢報。想必國太駕離朝。〔王〕國太到。〔包唱搖板〕入來看過無價寶。迎接來遲望恕饒。〔太后唱搖板〕哀家口內傳旨意。包相免禮且平身。〔包捶唱搖板〕叩罷頭來謝罷恩。國太待臣好恩情。問駕不在皇宮院。來在開封爲何情。〔太后唱搖板〕駙馬過府把宴飲。爲何不見轉宮庭。〔包唱搖板〕臣府並無有陳駙馬。有一個欺君王滅皇上。殺妻滅子狀元郎。〔太后唱搖板〕聽罷言來問端詳。重婚男兒招東床。〔白〕包卿。〔唱搖板〕看哀家將他放。〔包唱搖板〕香蓮的官司無下場。〔太后唱搖板〕不看哀家看聖上。〔包唱搖板〕聖上降罪有臣

當〔太后唱搖板〕好一個大胆包文拯。哀家傳旨你不聽。我這裏大堂來坐定。看你把他怎樣行。〔包〕啊。〔唱搖板〕國太大堂來坐定。倚大壓小欺爲臣。〔白〕劊子手。〔唱搖板〕銅劍搭在大堂內。霎時叫他命歸陰。〔公主唱搖板〕一見銅劍大堂到。全憑母后作主張。〔太后唱搖板〕皇兒但把寬心放。自有爲娘作主張。何人告下冤枉狀。快把原告帶上堂。〔包唱搖板〕二次又把香蓮叫。〔秦帶二小孩上〕〔秦接唱搖板〕相爺呼喚爲那條。〔包唱搖板〕大堂坐的龍國太。看她把你母子怎開交。〔秦唱搖板〕走上前來忙跪倒。〔太后唱搖板〕一掌打在地埃塵。你是誰家窈窕女。擅敢前來冒皇親。人來搶她兒和女。管教你母子兩離分。〔秦唱搖板〕國太搶去兒和女。倒叫香蓮無計行。走上前來擊堂鼓。〔包接唱〕香蓮擊鼓爲何情。〔秦唱搖板〕國太搶去兒和女。〔包唱搖板〕國太爲何搶她的小姣生。〔太后唱搖板〕何曾搶她兒和女。〔王接唱〕她子現在紫霞宮。〔包唱搖板〕王

朝追回她的兒和女。〔王接唱〕相爺與她把冤伸。〔包〕王朝。〔王〕有。〔包唱搖板〕看過爺的俸銀三百兩。香蓮拿去作贍養。叫你的孩兒南學把書念。自管讀書不作官。你丈夫不把高官作。焉能一家不團圓。吩咐香蓮下堂轉。〔秦接唱搖板〕香蓮下堂淚不乾。人道包相是鐵面。官官相護有牽連。〔包〕招回來。〔唱搖板〕香蓮下堂把我怨。她道我官官相護有牽連。我本當劊了陳世美。〔公主哭〕〔包〕啊。〔唱搖板〕金枝玉葉靠那般。我本當不劊陳世美。〔秦哭〕〔包〕哎呀。〔唱搖板〕倒叫包拯兩爲難。〔白〕劊子手。〔唱搖板〕陳世美搭在劊口上。〔劊子手搭陳上〕〔包唱搖板〕霎時叫你見閻王。〔太后唱搖板〕一見駙馬搭大堂。不由哀家着了忙。我這銅劍來護上。三人一同見閻王。〔包唱搖板〕國太銅劍來護抱。不由包拯怒冲霄。頭上摘去我的烏紗帽。身上再脫我的紫羅袍。將身來在劊口道。三人一同赴陰曹。〔白〕劊了爲臣。〔太后〕劊了哀家。〔包〕開劊。〔衆人同下〕

打鼓罵曹

戲情

三國時有一才子叫禰衡，他的朋友孔融，將他荐給曹操。那知他的性情很高傲，見了曹操，不肯下拜。當時曹操很為動怒，就罵他太無禮貌，他竟也對罵起來。曹操恨他已極，第二天特地邀請了滿朝眾臣會宴，教禰衡做一個鼓吏，來重重的羞辱他。禰衡就允許他，擊了一次鼓，將身上衣服脫去，裸身而立，當着眾官在座，將曹操大罵一頓。張遼在旁，就要拔劍斬他，虧得眾官勸解才罷。曹操本要殺他，怕人說他不能容人，想借他人去殺他，所以派他到荊州去說降劉表。禰衡也就乘機而去。既到荊州，劉表又將他轉荐給黃祖。終究因為言語不遜，觸怒了黃祖，被殺身死。

登場人物表

禰衡(鬚生)

曹操(淨)

孔融(老生)

張遼(老生)

〔禰衡上唸引子〕天寬地闊論機謀，智廣才多〔念定場詩〕口似懸河語似流，全憑舌尖運計謀。男兒若得擎天手，自然談笑覓封侯。〔白〕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乃平原孝義村人氏，幼讀詩書，深通戰策，少遊北海，偶遇孔融，他將我薦與曹府門下，我

想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未必有敬賢禮士之心。此番進得相府，須要見機而行。正是：未逢真明主，枉負棟樑才。〔唱西皮快三眼板〕平生志氣運未通，〔轉唱原板〕似蛟龍困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得會風雲上九重。〔下〕

〔四隨侍引曹操上〕〔曹唱西皮搖板〕諸侯不合刀兵鬧。晝夜思想計千條。要把狼烟一齊掃。四海昇平樂唐堯。〔張遼上唱西皮搖板〕一封書信忙修好。丞相台前把令交。〔白〕參見丞相。〔曹〕一旁坐下。〔張〕謝坐。〔曹〕張將軍。命你修書。可曾修好。〔張〕書已修好。但不知命何人前往。〔曹〕也曾命孔融呼喚。禰衡想必來也。〔孔融上唱西皮搖板〕禰衡先生我請到。見了丞相說根苗。〔白〕參見丞相。〔曹〕少禮。請坐。〔孔〕謝坐。〔曹〕命你呼喚禰衡。爲何不見到來。〔孔〕現在帳外。〔曹〕喚他進來。〔孔〕遵命。有請禰先生。〔禰在幕內應〕來也。〔禰上唱西皮快板〕相府門前殺氣高。密密層層擺鎗刀。畫閣雕樑雙鳳繞。亞似天子九龍朝。〔孔〕禰先生。見過丞相。〔禰〕丞相在上。卑人有禮。〔曹〕下站何人。〔禰〕卑人姓禰名衡。字正平。乃平原孝義村人氏。〔孔〕丞相。這就是禰先生。〔曹〕唔。難道老夫不知他叫禰衡。見了老夫。這等大模大樣。只行常禮。令人可惱。〔禰〕哦。呵。呀。人道曹操輕賢慢士。今日一見。果然話不虛傳。

我進得府來。與他躬身施禮。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動。倒也罷了。反怪我的禮貌不周。啊。孔大夫。你將我錯薦了。〔唱西皮快板〕人言曹操多奸巧。亞似當年秦趙高。欺君誤國非正道。全憑勢力壓當朝。站在丹墀微微笑。那怕虎穴與龍牢。〔笑介〕哈哈。〔曹〕爲何發笑。〔禰〕我笑這天地雖闊。却無一人也。〔曹〕老夫帳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何言無人。〔禰〕請問丞相。帳下文有誰高。武有誰能。禰某願聞一二。〔曹〕你且聽道。老夫帳下文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謀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武有李典。樂進。許褚。張遼。雖岑彭馬武不及也。我兒曹子。孝人稱天下奇才。夏侯惇可稱無敵將軍。老夫與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何言無人。〔禰冷笑介〕〔禰〕呀。哈哈。你道你帳下都是英雄。依卑人看來。盡是些無用之輩。〔曹〕怎見得。〔禰〕聽道。荀彧。荀攸。可使弔喪問疾。郭嘉。程昱。只好看墓守墳。李典。樂進。可使牧羊放馬。許褚。張遼……〔張〕唔。〔禰〕只好擊鼓鳴金。曹子。孝名爲要錢太守。夏侯

惇稱爲完體將軍。餘下諸人盡都是些衣架飯囊。酒桶肉袋。碌碌之輩。何足道哉。〔曹〕爾有何能。敢出此狂言大話。〔禰〕禰某不才。幼讀詩書。深通戰策。天文地理之書。無所不讀。三教九流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吾乃天下名士。豈與你這奸賊同黨。孔大夫。你把我錯薦了。〔唱西皮快板〕平生志氣與天高。休把經綸結富豪。我本堂堂青史表。豈與犬馬共同槽。〔張〕唔。〔唱西皮搖板〕禰衡小兒真可惱。辱罵丞相爲那條。三尺青鋒出了鞘。〔拔劍怒向禰〕〔禰〕作什麼來呀。〔孔〕且慢。〔唱西皮搖板〕將軍息怒莫計較。〔曹〕張將軍。休要污了老夫的寶劍。〔張〕哼。便宜了這廝。〔禰〕量你也不敢哪。〔曹白〕禰衡。明日元旦。且佳節。老夫大宴羣僚。帳下缺少一名鼓吏。你可願當。〔禰〕這個……〔孔〕禰先生忍耐些罷。〔禰〕願當鼓吏。〔曹〕好。明日來早便罷。倘若來遲。按軍法從事。張將軍。〔張〕有。〔曹〕將他趕出帳去。〔張〕哼。出去。〔禰冷笑介〕〔禰〕嘿嘿嘿嘿。〔唱西皮二六板〕丞相

委用恩非小。用爲鼓吏。怎敢辭勞。出得帳來。微微笑。孔大夫作事也不高。明知曹操多奸巧。全憑勢力壓當朝。我越思想越想心頭惱。〔轉唱快板〕想一個巧計罵奸曹。罷罷罷。暫且忍下了。明日自有我的巧計高。〔禰下〕〔孔唱西皮搖板〕禰衡先生心太傲。險些一命赴陰曹。〔孔下〕〔張唱西皮搖板〕禰衡小兒真可惱。丞相不殺爲那條。〔張下〕〔曹唱西皮搖板〕袖內機關他怎曉。殺鷄焉用宰牛刀。〔曹下〕

〔禰在幕內喊〕走哇。〔禰上叫頭〕唔。〔唱西皮倒板〕適才與賊一席話。〔轉唱搖板〕不由正平亂如麻。〔白〕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適才進得相府。與奸賊深施一禮。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動。倒還罷了。反道我的禮貌不周。明日大宴羣臣。他將我用爲鼓吏。分明是取笑於我。我不免趁此機會。當着滿朝文武。將他辱罵一場。縱然將我斬首。也落得個青史名標。正是。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唱西皮快板〕昔日裏韓信受胯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後來登台把帥掛。扶保漢室錦邦家。明日裏

進帳把賊罵，拚着一死染黃沙。縱然將我的頭割下，落一個罵賊的名兒揚天涯。〔禰下〕

〔二旗牌上〕「旗牌甲」請了。〔旗牌乙〕請了。〔旗牌甲〕今日元旦佳節，丞相大宴羣臣，我等須要小心伺候。〔二旗牌下〕

〔四朝官上〕「官甲白」日觀戰國策。〔官乙〕夜讀國風詩。〔官丙〕要知今古事。〔官丁白〕還誦五車書。

「官甲」請了。「衆官」請了。「官甲」丞相有帖相邀，不知爲了何事，我等一同前往。〔衆官〕請。〔官甲〕

正是五鳳樓前朝金闕，相府門前拜元戎。來此已是相府門上那位在。〔旗牌上白〕列位大人來了，有請張將軍。〔張上白〕何事。〔旗牌〕列位大人到。〔張〕

說我出迎啊。列位大人。〔衆官〕張將軍丞相有帖相邀，我等到此煩勞通稟。〔張〕少站一時，有請丞相。〔曹操上白〕何事。〔張〕列位大人到。〔曹〕奏樂相迎。〔衆官進府介〕「衆官」承相。〔曹〕列位大人。〔衆官〕

承相在上，我等大禮參拜。〔曹白〕老夫也有一拜。〔衆官〕承相宣召我等，不知有何見諭。〔曹〕今日

元旦佳節，老夫特擺筵宴，與列公暢飲幾杯。〔衆官〕到此就要叨擾。〔曹〕張將軍把盞。〔二旗牌擺筵〕「曹和衆朝官入席坐介」〔曹〕請。〔衆官〕請。〔曹〕列位大人。〔衆官〕承相。〔曹〕老夫帳下新收一名鼓吏，命他在廊下擂鼓，與列位大人暢飲幾杯。〔衆官〕我等願聞。〔曹〕來。〔旗牌〕有。〔曹〕傳鼓吏進帳。〔旗牌〕鼓吏進帳。〔禰在幕內喊〕來也。〔唱西皮倒板〕讒臣當道謀漢朝。〔禰上唱西皮原板〕楚漢相爭動鎗刀。高祖爺咸陽登大寶，一統山河樂唐堯。到如今又出了奸曹操，上欺天子下壓羣僚。我有心替主爺把國保，掌中缺少殺人的刀。〔曹〕請。〔衆官〕請。〔旗牌斟酒介〕「禰接唱西皮搖板」下席坐定。〔轉唱快板〕奸曹操上坐文武衆羣僚，元旦節與賊個不祥兆。假裝瘋魔罵奸曹，我把藍衫來脫掉。〔曹〕請。〔衆官〕請。〔旗牌斟酒介〕「禰唱西皮快板」破衣爛衫擺擺搖，大着胆兒往上跑。〔旗牌〕呔，你這鼓吏丞相大宴羣臣，這樣破衣爛衫成何體統。〔禰唱西皮快板〕帳下兒郎鬧吵吵。〔旗牌〕倒說我等鬧吵，好笑啊，哈哈

哈〔禰唱西皮快板〕你二人不必呵呵笑。有一輩古人聽根苗〔旗牌〕你且講來。〔禰唱西皮快板〕昔日太公曾垂釣。張良進履在圯橋。爲人受得苦中苦。脫去藍衫換紫袍。〔旗牌〕你怎能比得前朝的古人。〔禰〕呸。〔唱西皮快板〕你二人把話講差了。休把虎子當狸貓。有朝一日時運到。拔劍要斬海底蛟。〔旗牌〕青天白日說什麼夢話。〔禰〕呀呸。〔唱西皮快板〕休道我白日夢顛倒。卽刻就要下青霄。我將破衣也脫掉。〔曹〕請。〔衆官〕請。〔旗牌斟酒介〕〔禰衝將外衣脫下介〕〔禰唱西皮快板〕赤身露體逞英豪。耀武揚威往上跑。〔旗牌〕呔。你這赤身露體。丞相降罪。那個擔代。〔禰唱西皮快板〕你丞相降罪我承當。將身來在東廊道。看奸賊。他把我怎開銷。〔旗牌〕鼓吏喚到。〔曹〕命他擂鼓三通。〔旗牌〕鼓吏。丞相命你擂鼓三通。〔禰打鼓三通介〕〔衆官〕列位大人。聽這鼓吏擂鼓。有如金聲玉振一般。我等暢飲幾杯。慶賀丞相請。〔曹〕請。〔唱西皮原板〕擂鼓三通響如雷。文武百官痛飲三杯。張遼一旁牙咬碎。孔融帶

愧轉回歸。老夫下位觀鼓吏。〔禰打鼓介〕〔曹〕啊。〔唱西皮快板〕赤體露身廊下立。老夫暫忍心頭氣。再與禰衝把話提。〔白〕禰衝。〔禰〕曹操。〔曹〕你爲何叫老夫曹操。〔禰〕你叫得我禰衝。我就叫得你曹操。〔曹〕老夫也不計較與你。今日老夫大宴羣臣。你赤身露體。成何體統。〔禰〕我露父母清白之體。顯得我是清潔的君子。〔曹〕你是清潔君子。那個是混濁小人。〔禰〕你就是混濁的小人。〔曹〕老夫身爲首相。何言混濁二字。〔禰〕你且聽道。〔曹〕講來。〔禰〕你雖居相位。不識賢愚。賊的眼濁也不納忠言。賊的耳濁也不讀詩書。賊的口濁也常懷篡逆。賊的心濁也。我乃是天下名士。你將我辱爲鼓吏。有如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曹操啊。奸賊。你真乃匹夫之輩也。〔唱西皮快板〕昔日文王訪姜尚。親臨渭水求棟樑。臣坐君輦聯轡往。爲國求賢理所當。我本堂堂奇男子。把我當作小兒郎。枉在朝中爲首相。狗奸賊全然不知臭與香。〔曹唱西皮快板〕老夫與兵誰敢擋。赫赫威名天下揚。論機謀

賽過姜呂望。豈如無知小兒郎。〔禰〕呸。〔唱西皮搖板〕曹操把話錯來講。我有言來聽端詳。鼓打一通天地響。鼓打二通振朝綱。鼓打三通滅奸黨。鼓打四通國安康。鼓發一陣如雷響。〔打鼓介〕〔接唱搖板〕管叫你狗奸賊死無下場。〔衆官〕啊。〔唱西皮搖板〕下得位來把話講。丞相爲何坐一旁。〔白〕丞相爲何悶坐一旁。〔曹操白〕適纔與鼓吏爭論幾句。故爾悶坐在此。〔衆官〕丞相息怒。我等上前問來。〔曹〕有勞列位大人。〔衆官〕唔。你這鼓吏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一一的講來。〔禰〕列位呀。〔唱西皮二六板〕未曾開言我的心頭恨。尊一聲列公聽詳情。〔衆官〕家住那裏。〔禰接唱二六板〕家住在平原孝義村。〔衆官〕姓甚名誰。〔禰接唱二六板〕姓禰名衡。字表正平。〔衆官〕啊。原來是禰先生。失敬了。〔禰接唱二六板〕我胸中頗有安邦論。曾與孔融當過了幕賓。他將我薦與曹奸佞。賊有眼不識寶和珍。我寧作忠良門下的客。不願作奸賊帳下的人。〔曹〕你乃是舌辯之徒。〔禰〕呀呀呸。〔唱西皮快板〕賊那

裏道我舌辯徒。舌辯之徒有張蘇。有朝大展崑崙手。要把奸賊一筆勾。〔曹〕井底之蛙。〔禰〕呸。〔唱西皮快板〕賊把我比作井底蛙。井底之蛙也不差。有朝一日風雲駕。要把奸賊一把抓。〔曹〕列位大人。他罵老夫奸。老夫奸在那裏。〔衆官〕丞相乃是大大的忠臣。〔曹〕大大的忠臣。〔衆官〕大大的忠臣。〔曹〕忠臣。〔笑介〕呵哈哈哈哈。〔禰〕列位。〔唱西皮搖板〕狗奸賊出巧言故意問道。尊一聲列公卿細聽根苗。他自幼兒爲孝廉官。卑職小本是夏侯子。過繼姓曹。到如今作高官。忘了宗考。全不怕罵名兒萬古留表。〔張唱西皮快板〕聽他言來心頭惱。辱罵丞相爲那條。三尺青鋒出了鞘。〔禰〕啊。又來了。〔衆官唱西皮搖板〕將軍息怒把他饒。〔曹〕張將軍。休要污了老夫的寶劍。〔張〕哼。便宜了這廝。〔禰〕列位不必攔阻。好張遼哇。你當是我。不認得你。你原先在呂布手下爲將。後來呂布被曹操擒住。在白門樓斬首。你投降了曹操。像你這樣背主求榮。貪生怕死的奴才。還敢在這裏拔劍示威呀。你真是

狐假虎威。狗仗人勢。恬不知恥。你是個什麼東西。
 [曹] 禰衡老夫有書信一封。命你去往荊州。順說
 劉表來降。保你在朝爲官。[禰] 呀呀呀。[唱西皮搖
 板] 要往荊州不能殼。豈肯與你作馬牛。[衆官唱
 西皮搖板] 丞相暫息雷霆怒。順說禰衡往荊州。[曹]
 有勞列位大人。[衆官] 啊。禰先生丞相命你去往
 荊州。順說劉表來降。你若不去。惱了丞相。將你斬
 首。你家中還有妻兒老小。所靠何人。禰先生。你要
 再思再想啊。[禰白] 哦。[唱西皮二六板] 列公下位
 齊來勸我。猶如方醒夢南柯。自古道責人先要責
 己。過手摸胸膛。自揣摩。罷罷罷。暫息我的心頭火。

路上行走時不要吸紙烟

朋友。當你在路上行走的時候。請你不要吸紙烟好嗎。因爲當你吸着烟。自以爲得意的時候。不幸前
 面吹來一陣風。那你後面的路人。是要受害了。輕的祇是迷了眼睛。眼睛眨也。也許是馬上沒事的。萬一
 不幸。迷在眼睛裏。一時不易弄掉。馬上得請教醫生。也是可能的。就是被害者不和你講話。那末。你的良
 心。上也有些過不去吧。何況在此新生活運動的當兒。在路上吸烟。是很不雅觀的呢。再嚴重一點。說都
 市裏的馬路上。是再也危險不過的。汽車往來如梭。睜着眼睛走路。尙多危險。怎禁得起在行走的時候
 突然停住。所以我請求諸位吸烟的朋友。以後當你在路上行走的時候。不要再吸吧。因爲我正是被害
 者之一呀。

梅吟

[禰將衣穿上介][衆官白] 丞相。禰衡願往荊州去了。
 [曹] 啊。禰衡願往荊州去了。有勞列位大人。[禰唱
 西皮快板] 事到頭來沒奈何。走向前來忙告錯。去
 說劉表再定奪。[曹唱西皮快板] 千錯萬錯是先生
 錯。話不投機半句多。順說劉表歸降我。管叫你頭
 戴烏紗身掛紫羅。[禰唱西皮搖板] 接過書信用手
 托。披星戴月奔江河。順說劉表若不妥。[衆官] 要
 早去早回。[禰接唱搖板] 願死他鄉作鬼魔。[禰下]
 [曹唱西皮搖板] 禰衡小兒真可惡。安排巧計張網
 羅。[衆官] 我等告退。[曹] 老夫少送。[衆人同下]

版出近最書新店書育教

軍歌新集

阮叔平編
定價一角

現代軍歌百曲

湯鈞編
定價一角

軍歌
選集 悲壯呼聲集

湯鈞編
定價一角

明月之歌

黎錦暉作
定價四角

黎錦暉新歌集

黎錦暉作
價四角半

學生新歌三百曲

韓楠編
在印刷中

中外名歌三百首

千雨田編
定價四角

世界名歌一千〇〇一首

沈石編
定價六角

折七價特 富豐容內

汾 河 灣

戲 情

唐朝薛仁貴出外投軍，十八年未曾回家，他的妻子柳氏，苦守寒窰，教養兒子丁山。丁山有一天到汾河灣打雁，彈不虛發。這時薛仁貴已經封了平遼王，特地回家探望妻子，走到汾河灣，看見一個孩子打雁，——並不知道是他的兒子，——技藝甚精。正在贊賞，忽然來了一隻猛虎，要撲這孩子，仁貴急用箭去射虎，不料反將孩子射死，即被老虎啣去。仁貴無法，只得走了。走到寒窰門首，看見柳氏先不和她相認，反去調戲，是要試驗她是否貞節。當被柳氏拒絕，只才說出姓名，進了窰門，相敘別後的情形。仁貴起初並不說出已經發達，不免吵鬧一場，後來告訴已經封了王爵，只才大家喜悅非常。這時仁貴忽然看見一雙男子的鞋子，不知是丁山的，疑惑柳氏不守婦道，就要拔劍砍死她。後經柳氏說明鞋子是兒子的。仁貴問起兒子的容貌裝束，才知先前所射死的孩子，就是丁山，隨時急得暈倒。蘇醒過來，告知柳氏，柳氏也急得暈倒。仁貴連忙救轉，同去尋找丁山的屍骸，但是終究不能尋着。（啣去丁山的猛虎，乃是天神遣來的，將丁山帶去教練武功。所以後來丁山才能征西立功。）

登 場 人 物 表

薛仁貴（鬚生）

柳迎春（青衣）

薛丁山（小生）

蓋蘇文陰魂（淨）

王禪老祖（生）

〔亂蘇文陰魂上念定場詩〕我本青龍降凡塵。遼東扶主統雄兵。惱恨薛禮心太狠。海中逼某喪殘生。〔白〕吾蓋蘇文陰魂是也。惱恨薛禮。保定唐皇。跨海征東。將吾殺得大敗。追趕某到海中。立逼吾自刎亡身。此仇未報。刻刻在心。唐皇今將他封王授爵。告假回鄉。父子團圓。吾不免去到汾河。用法術罩住他。雙目。教他將親生之子射死。以報吾仇。就此前往。〔唱西皮搖板〕恨薛禮海中逼吾命。蓋世功勞一旦喪。駕起陰風將他等。管教他親子傾殘生。〔柳迎春上念引子〕兒夫一去無音信。盼斷肝腸裂。碎心。〔白〕兒夫去投軍。一去無音信。寒窰生一子。打雁度光陰。奴家柳迎春。配夫薛仁貴。前去投軍。一十八載。渺無音信。回來。是我在寒窰。生下一子。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歲。每日在汾河灣前打雁。我母子苦度光陰。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丁山喚出。命他前去打些魚雁。我母子也好度日。啊。丁山兒那裏。〔薛丁山在幕內應〕來了。〔丁山上白〕忽聞母親喚。邁步到跟前。參見母親。〔柳〕罷了。兒一傍

坐下。〔丁〕孩兒告坐。將孩兒喚出。有何訓教。〔柳〕啊。兒呀。今日天氣晴和。兒可往汾河灣打些魚雁。回來。我母子也好度日。〔丁白〕孩兒今日不去了。〔柳〕爲何不去。〔丁〕昨晚三更時分。偶得一夢。甚是不祥。因此今日不去了。〔柳〕咳。小年紀。說什麼夜夢不祥。爲娘有幾句言語。兒且聽了。〔唱西皮正板〕你的父去投軍無音信。靠兒打雁養娘親。將弓袋和魚鏢付兒拿定。不等到日落兒要急早回程。〔丁唱西皮搖板〕辭別母親出窰門。去到汾河把雁尋。〔丁下〕〔柳唱西皮散板〕姣兒此去多歡忻。不枉我扶養他十七齡。撩衣且把窰門來進。兒行半日娘擔心。〔柳下〕

〔王禪老祖上虎隨上〕〔王〕吾乃王禪老祖是也。今有白虎星官薛丁山有難。不免前去救他的性命。傳授他武藝。扶保大唐。就此前往。〔王下虎隨下〕〔丁上唱西皮散板〕在家奉了母親命。不覺來到汾河灣。〔白〕看空中飛雁甚多。河中鯉魚往來。不免在此打雁鏢魚便了。〔薛仁貴在幕內喊〕馬來。〔薛上

唱西皮搖板）催馬來到汾河灣。（丁山拉弓打雁介）

〔薛接唱搖板〕見一頑童打彈玩彈打南來張口雁。

〔丁用槍刺魚介〕〔薛〕槍挑〔接唱搖板〕槍挑魚兒水浪

翻翻身下了馬雕鞍。我與頑童把話言。（白）啊頑

童。你在此則甚。（丁）在此打雁。（薛）我且問你一

彈上去能打幾雁落地。（丁）俺一彈上去能打雙

雁落地。（薛）我卻不信。（丁）我打來你看。你閃開

了。（唱西皮搖板）手執弓彈空中打。眼看雙雁落埃

塵。（丁打雙雁落下介）〔薛仁貴背白〕哦。呵呀。看這頑童

小小年紀。倒有這樣本領。不如將他收在身旁。將

來也好作一臂助。（向丁山）啊頑童。你一彈上前。

雙雁落地。不足為奇。為軍的一彈能打三雁落地。

〔丁〕我卻不信。（薛白）我打來你看。借弓彈一用。

〔蓋蘇文陰魂王禪老祖虎同暗上〕〔薛〕哎呀且住。看南

山之上。來了一隻猛虎。不要傷了頑童性命。身旁

帶得袖箭。不免賞他一箭。叮頑童閃開。看箭。（蓋魂

用袖遮住薛的視線。仁貴一箭將丁射倒。介虎背丁山）〔王禪

老祖蓋蘇文陰魂隨下〕〔薛〕哎呀且住。實指望一箭將

那猛虎射死。不想反害頑童性命。是非之地。不可久站。待我拉馬走了罷。（薛下）

〔柳幕內唱西皮倒板〕嬌兒打雁無音信。（柳上唱西

皮慢板）為什麼一陣陣坐臥不寧。我只得出窰外

把嬌兒盼定。（走向附邊喊介）啊丁山兒。天色不早

你回來罷。啊丁山兒。天色不早。你怎麼還不回來

呀。（接唱慢板）見紅日已過午。不見姣兒回程。（薛上

唱西皮流水板）適纔離了是非徑。一馬來至在柳家

村。勒住絲韁。用目睜見一位大嫂坐窰門。看前面

好似我妻氏。後影好似柳迎春。翻身下了馬能行。

再與大嫂把話云。（白）大嫂請來見禮。（柳）還禮。

軍爺敢是失迷路途。（薛）並非失迷路途。我乃是

找名問姓的。（柳）問的是那一家。（薛白）柳家村。

〔柳〕軍爺你看。前面叫做柳家村。這裏也叫柳

家村。但不知軍爺問的是那一家呢。（薛）柳員外

之女。柳氏迎春。（柳）這柳迎春。她就住在前面。你

問她則甚。（薛）她丈夫與我同營吃糧。託我帶來

萬金家書。故爾動問哪。（柳）好。你把書信交付於

我。我與你帶去就是。〔薛〕薛大哥臨行之時也曾言道千里寄書要面交本人。〔柳〕如若不見本人呢。〔薛〕原書帶回。〔柳〕軍爺請稍站。〔薛白〕請便。〔柳迎春背白〕哎呀且住。想我薛郎離家一十八載。今日才有書信回來。本當向前接取。怎奈我衣衫襤褸。這便怎麼處。哦。我自自有道理。〔轉向薛〕啊。軍爺打個啞謎。你可知曉。〔薛〕略知一二。〔柳〕有道是遠。〔薛〕遠在天邊不能得見。〔柳〕這近。〔薛〕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麼。〔柳白〕不敢。仁貴之寒妻。〔薛〕哎呀呀。重見一禮。〔柳〕方纔見過禮了。〔薛〕有道是禮多人不怪呀。〔柳〕好個禮多人不怪。拿書來呀。〔薛〕我也告便。〔柳〕請便。〔薛仁貴背白〕哎呀且住。問來問去。問到本人的頭上來了。想我離家一十八載。不知他的貞節如何。趁此四顧無人。不免調戲她一番。〔轉向柳〕啊。大嫂。我實對你說了吧。我那薛大哥。在軍營之中。吃喝嫖賭。浪蕩逍遙。無所不爲。借了我幾十兩紋銀。是我久討不還。就將大嫂你……〔柳〕怎麼。〔薛白〕就賣與我了。

〔柳〕我却不信。〔薛〕現有婚書爲證哪。〔柳〕好。拿來我看。〔薛〕且慢。大嫂你正在氣惱之中。將我婚書拿到手中。三把兩把扯碎。爲軍的豈不落了個人財兩空。〔柳〕依你之見。〔薛〕你我去至前村約上三老四少。同拆同觀。〔柳〕此話當真。〔薛〕當真哪。〔柳〕果然。〔薛〕誰來哄你不成。〔柳哭罵〕〔柳〕噯。狠心的強盜呀。〔薛〕她倒罵起來了。〔柳唱西皮流水板〕心中祇把夫怨恨。不該將我賣與人。嚇得我無主心不定。〔白〕軍爺。那傍有人來了。〔薛〕在那裏。〔柳接唱搖板〕急忙關上這寒窰門。〔薛唱西皮搖板〕賢妻休得膽怕驚。我是你丈夫轉回程。〔柳〕啐。〔唱西皮流水板〕先前說是當軍人。如今又說夫回程。說得明來重相認。說得不明罪非輕。〔薛作哭聲〕〔薛〕妻呀。〔唱西皮倒板〕家住絳州龍門縣。〔唱西皮原板〕薛仁貴好命苦。無親無鄰。幼年間父早亡。母又喪命。撇下了仁貴無處把身存。常言道姻緣一綫絳。柳家村上招了親。你的父嫌貧心太狠。將你我二人趕出了門庭。夫妻們雙雙。〔轉唱二六板〕

無投奔。破瓦寒窰暫安身。每日裏窰中苦難盡。沒奈何立志去投軍。〔轉唱快板〕結交了弟兄們周青等。跨海征東把賊平。幸喜得狼煙俱掃淨。保定聖駕轉回京。前三日修下了辭王的本。特地回來探望柳迎春。我的妻若還不肯信。來來來算一算。算來算去十八春。〔柳〕呀。〔唱西皮搖板〕聽他言來喜不盡。果然是我夫轉回程。開開窰門重相認。〔白〕薛郎。〔薛〕柳氏。〔薛柳同笑〕哈哈。〔柳唱西皮搖板〕好似枯木逢了春。〔白〕啊。薛郎。你可好。〔薛仁貴〕我好。柳氏。你可好。〔柳迎春〕我麼也好。啊。薛郎。多年未見。你的鬚鬚倒長長了。〔薛〕柳氏。就是你的容顏。也不如從前了。這纔是少年子弟江湖老。〔柳〕紅粉佳人白了頭。〔薛〕如此說來。彼此……〔柳〕一樣。〔薛柳同笑〕呵。哈哈。哈哈。〔柳暗噴下淚介〕〔薛〕啊。薛郎。你投軍之時。留下兩句言語。可還記得。〔薛〕年長日久。什麼言語。我倒忘懷了。〔柳〕是你言道。此番投軍。不做官。不回來。如今回得家來。一定是做了官了。〔薛〕提起做官。早去三天也好。遲去三

天也好。〔柳〕不遲不早。剛剛的湊巧呀。〔薛〕湊巧倒也湊巧。做了一個馬頭軍。〔柳〕這馬頭軍有多大的前程呢。〔薛白〕馬頭軍的前程麼。大得很哪。〔柳〕但不知有多少品。〔薛〕待我算上一算。哎呀。總有七八十來品。〔柳迎春背白〕哎呀呀。我薛郎不做官。便不做官。做了官。便是七八十來品哪。〔薛〕啊。薛郎。這馬頭軍管些什麼呢。〔薛〕啊。柳氏。爲丈夫在家的時節。做些什麼。〔柳〕與人家看馬。〔薛白〕爲丈夫出外一十八載。還是與人家看馬。〔柳〕哦。還是與人家看馬。〔薛〕是啊。同在家的時候。一個樣啊。〔柳〕好有志氣。〔薛白〕本來有志氣。〔柳〕有心胸。〔薛〕我這心胸還小嗎。〔柳〕我柳迎春。好不命苦哇。〔痛哭介〕〔薛〕喂。我不回來。天天盼我回來。如今回得家來。又是這樣吵吵鬧鬧。看起來。還是出外的好。〔柳〕薛郎。我且問你。我那公婆死後。葬埋在何處。〔薛〕乃是龍頭山。〔柳〕依我看。來不叫龍頭山。〔薛〕叫什麼山。〔柳〕叫做馬頭山。〔薛〕何爲馬頭山。〔柳〕你想啊。你在家的時節。就

是與人家看馬。如今出外一十八載。還是與人家看馬。豈不叫做馬頭山。這也是你們墳上的風水。
 〔薛〕還是龍頭山。〔柳〕馬頭山。〔薛白〕龍頭山。
 〔柳〕馬頭山。馬頭山。馬頭山。〔薛〕就算是馬頭山。
 柳氏。我那岳父岳母死後。葬埋在何處。〔柳〕我爹娘死後。葬埋在鳳凰山上。〔薛〕到了她那裏就是鳳凰山。依我看來。也不叫做鳳凰山。〔柳〕叫什麼山。〔薛〕叫做窮苦山。〔柳〕何爲窮苦山。〔薛〕你想啊。我在家的時節。你就是這樣窮窮苦苦。我出外一十八載。你還是這樣窮窮苦苦。豈不是窮苦山。這也是你們墳地的風水啊。〔柳白〕還是鳳凰山。
 〔薛〕窮苦山。〔柳〕鳳凰山。〔薛〕窮苦山。〔柳〕鳳凰山。鳳凰山。鳳凰山。〔薛〕好好。就是鳳凰山。〔柳〕我來問你。我在寒窳受苦受難。爲的是那個。〔薛〕我倒不曉得你爲的那個。〔柳白〕我就爲的是你呀。〔薛〕你倒爲我。我且問你。我出外投軍一十八載。省吃儉用。受盡風霜之苦。我又爲的是那個。〔柳〕我知道你爲的那個。〔薛白〕我不就爲的是你麼。

〔柳〕你爲的是我。〔薛〕我不爲你。我還爲這個破窳不成。〔柳〕我乃受苦之人。你不要把話來氣我。〔薛〕我乃行路之人。受盡了風霜。你也不要來嘔我。〔柳〕喂呀。氣死我也。〔薛〕哈哈。薛禮啊。薛禮。你真真的豈有此理。想夫妻團圓。是乃一樁喜事。爲何惹她這樣的生氣。啊。也罷。待我取樣東西與他看看。就不生氣了。妻啊。爲丈夫與你帶來一件好東西。你可要看。〔柳〕你那好東西。我不用看。無非是馬嚼子。馬刷子。馬鞭子。馬鞍子……〔薛〕咳。怎麼儘在馬上打攪。你拿去看來。〔柳接金印介〕〔柳白〕我當是什麼好東西。原來是塊生黃銅。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要牠何用。待我將牠擲了罷。〔薛〕你拿過來吧。〔連忙奪過手介〕這是我保定唐主。跨海征東。立下十大汗馬功勞。聖上見喜。封我平遼王之職。此乃是聖上賜我的虎頭金印。你說什麼生黃銅。似這樣的生黃銅。你家有幾塊。又是生黃銅了。真是鄉下女子不開眼哪。〔柳〕薛郎。我還要仔細的看看。〔薛〕生黃銅沒有什麼好看。〔柳〕我

一定的要看〔薛〕仔細了。〔將印再遞與柳介〕〔柳〕果然是塊金子。薛郎這就好了。〔薛〕怎麼。〔柳〕你將這錠金子去到大街換些銀錢多買柴米也足夠你我夫妻過後半輩子的了。〔薛〕你要將我這平遼王吃在你的肚內不成。〔柳〕爲妻餓是餓怕的了。請坐。〔薛〕妻啊爲丈夫一路而來口中焦渴可有香茶拿來我用。〔柳〕寒窰之中那有香茶祇有白開水。〔薛〕白開水也好快快取來。〔柳白〕是。〔唱西皮搖板〕忙將白水取一鍾遞與薛郎解渴津。〔薛接唱搖板〕一杯白水拿在手此水不飲潑埃塵。〔將水潑地介〕〔白〕哎呀腌臢得很腹中飢餓可有什麼好菜好飯拿來我用。〔柳〕寒窰之中那有好菜好飯有的是魚羹。〔薛〕什麼叫做魚羹。〔柳〕乃是鮮魚做成的。〔薛〕鮮魚做成定然是好的快去取來。〔柳〕待我取來。〔唱西皮搖板〕忙將魚羹拿在手遞與薛郎嘗嘗新。〔薛接唱搖板〕用手接過鮮魚羹。〔作嘔心介〕這樣的腥臭實難聞。〔白〕腥氣難聞。〔柳〕不用便罷。〔薛伸懶腰作疲倦介〕〔柳〕呀薛郎敢

莫是困倦了。〔薛〕鞍馬勞頓我要安睡了。〔柳〕待爲妻與你打掃後窰。〔薛〕怎麼還有後窰快去打掃。〔柳〕薛郎呀。〔唱西皮搖板〕是你投軍十餘春妻子爲你受苦情。〔薛仁貴白〕難爲你了。〔柳接唱搖板〕今日等來我明日也等。〔薛仁貴白〕今日我就回來了。〔柳接唱〕等你回來我好做一位夫人。〔柳下〕〔薛〕呀。〔唱西皮搖板〕柳氏說話面帶春莫非她相交有情人。〔出窰介〕出得窰去四下尋窰外並無一個人將馬拴在柳林下。〔將馬上鞍轡取下進窰作安置地下介〕〔薛接唱搖板〕馬鞍放在地埃塵進得窰來觀動靜。〔在窰內桌底下探望發現一隻男鞋拿在手中心作怒容介〕〔白〕呀。〔接唱搖板〕這雙男鞋必有因。〔白〕哎呀且住怪不得柳氏面帶春色原來她有了外遇了我說柳氏啊柳氏。〔怒喊〕快快與我走了出來。〔柳氏手執掃帚畚箕上〕〔柳唱西皮搖板〕已將後窰打掃淨薛郎叫我爲何情。〔薛〕好賤人。〔仁貴拔劍要斬柳氏介〕柳氏駭介讓過去兩次用掃帚將畚箕內的灰塵向仁貴掃介又上前咬仁貴手介想奪劍介被仁貴一脚將柳

氏賜劍介〔薛〕好賤人。你真不知廉恥。快快與我死。
〔柳〕薛郎爲妻正在打掃後窰。將我喚出。不問青紅皂白。仗劍就砍。難道你不在家中。爲妻還做出什麼醜事不成麼。〔薛〕你自己做的事。反來問我。你啊。快快的與我死。〔柳〕薛郎有道是捉賊。〔薛〕要賊。〔柳〕捉奸。〔薛〕要雙。〔柳〕好。你拿出賊證。我立刻就死。〔薛〕哼。還要賊證。你還是糊裏糊塗的。與我死了罷。〔柳〕你與我看了賊證。我死也死得個明白。〔薛〕你一定要看。〔柳〕一定要看。〔薛〕取鞋。放手心內。送向柳氏介。〔薛〕這就是你的賊。這就是你
的證。〔拿鞋子向柳氏擲去介〕〔薛〕噯。你還是與我死
啊。〔柳下面朝仁貴在地下摸索拾起鞋子一笑介背白〕我
當是爲了什麼。原來爲了那丁山兒這隻鞋啊。唔。
看他這樣可惡。待我來氣他。一氣。〔向薛〕薛郎。你
可是問那穿鞋的人兒麼。〔薛〕是啊。我不問穿鞋
的。難道說我還問穿靴子的嗎。〔柳〕這穿鞋的人
兒。比你強得多啊。〔薛〕自然比我強啊。〔手摩鬚鬚
介〕薛我如今有了這討厭的東西了。〔柳〕不但比

你強。自你去後。爲妻的還靠着。他吃飯呢。〔薛〕本
來要靠着他。若你靠着我。一十八載。餓也把你餓
乾了。〔柳〕薛郎還有一件希奇的事兒。〔薛〕什麼
希奇的事兒。〔柳〕我與他白日一同吃飯。到了晚
來。我還摟着他在一處……〔薛〕怎麼樣。〔柳〕睡
覺呢。〔薛白〕好一個無恥的賤人。真真氣死我也。
你不死。待我死了。倒也干淨。〔柳迎春背白〕慢來慢
來。哎呀。不要氣壞了他。待我與他說明了。吧。〔向
薛〕薛郎。你去投軍之時。爲妻身懷有孕。你可記
得。〔薛〕不錯。不錯。有的。有的。〔柳〕那時是你言道。
若是生男。取名丁山。若是生女。取名金蓮。此事可
是有的。〔薛〕不錯。也是有的。〔柳〕自你去後。爲妻
在寒窰產生一子。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歲。我且
問你。這一十七歲的孩子。穿這隻鞋。穿得穿不得。
〔薛〕一十七歲的孩子。穿這隻鞋。麼。不大不小。剛
剛合式啊。〔柳將鞋奪過來介〕〔柳〕拿過來罷。你不要
贖了我兒子的鞋啊。〔薛〕她倒端起來了。〔柳〕是
你不在窰內。爲妻做出這樣的醜事。如今不用你

殺待我自己來死了吧。〔撒嬌要自刎介薛忙奪劍介〕

〔薛〕哎，婦道人家動不動拿劍自刎，像個什麼樣兒。〔柳哭介〕喂呀，我柳迎春再也不敢養兒子的

了哇。〔薛仁貴背白〕哎呀，薛禮啊，薛禮，作事就是這

樣莽撞，你看審前審後又無人前來解勸，這便如

何是好，不免向前賠上一禮，也就完了。〔向柳氏〕

妻呀，這是爲丈夫一時鹵莽，這裏賠禮了。〔柳〕笑

把頭撇過去不理介。〔薛白〕妻啊，這纔是爲丈夫我的

錯了，這這，這廂又請安了。〔柳仍不理介〕〔薛白〕柳氏

爲丈夫我跪下了。〔柳笑介〕〔柳〕哎呀，薛郎請起，是

我與你作耍的啊。〔薛〕呀，哎，耍了我一頭的冷汗

哪，妻啊，叫我那兒子前來，見見他那不成器的

老子。〔柳〕你我的兒子不在窠內。〔薛〕那裏去了，

〔柳〕汾河灣邊打雁去了。〔薛〕我且問你，汾河灣

邊有幾家孩童會打雁。〔柳〕不是爲妻的誇口，這

審前審後就是你我兒子，他會打雁。〔薛〕柳氏，你

這裏來，你我那兒子頭戴〔柳〕抓帽。〔薛白〕身穿

〔柳〕布衫。〔薛〕左手〔柳〕弓彈。〔薛〕右手〔柳〕魚

鏢。〔薛〕哎呀。〔薛暈倒椅上介〕〔柳〕那是你我的兒子

少時，他就要回來了。〔一望薛暈倒椅上〕咦，聽說有

了兒子，一笑，就把他笑死過去了。薛郎醒來。〔薛醒

唱西皮倒板〕聽一言來嚇掉了魂。〔自〕兒啊。〔手拍

柳的肩膀〕丁山吾兒。〔柳〕噯，我是兒子他的娘啊。

〔薛〕唉。〔唱西皮搖板〕冷水澆頭懷抱冰，適纔路過

汾河境，見一頑童打彈能。〔柳〕那就是你我的兒

子。〔薛〕壞了哇。〔接唱搖板〕彈打南來張口雁，槍挑

魚兒水浪分。〔柳〕少時他要回來了。〔薛〕哎呀，他

回不來了哇。〔接唱搖板〕本當實言對她論，又恐急

壞受苦的人，左思右想心不定，咬定牙關說真情。

〔叫頭〕哎呀，柳氏啊，適才爲丈夫在汾河灣邊經

過，見一家頑童在那裏打雁頑耍，從那南山之上

來了一隻猛虎，有傷頑童之意，是我身傍帶有袖

箭，實望一箭將那猛虎射死，不想這一箭哪。〔柳〕

一箭便怎樣。〔薛〕將你我兒子射死了。〔柳〕怎麼

講。〔薛〕射死了。〔柳〕哎呀。〔柳暈倒介〕〔薛〕哎呀，又

是一條人命，柳氏醒來。〔柳唱西皮搖板〕聽說我兒

喪了命。〔叫頭〕丁山吾兒兒呀。〔拍着薛的肩膀介〕
 〔薛〕我是兒子他的爸爸啊。〔柳〕喂呀。〔唱西皮搖
 板〕好似鋼刀刺在心。我兒與你何仇恨。爲何害
 他的命殘生。恨你不過開口咬。看你心疼不心疼。

〔叫頭〕薛郎你我兒子的屍首。今在何處。〔薛〕柳
 氏你隨我來。〔薛柳同出審門介向兩邊同喊介〕丁山吾
 兒。〔薛拉柳下〕

厲行國貨服制

將軍

國貨維持會電呈中央。請厲行國貨服制條例。並通令各省查禁奇裝異服。這個請求。我們認爲很切要的。

服制採用國貨原料。當局亦早經三令五申。但各機關尙未能一律切實遵行。視條例如具文。深爲可慨。至於民間服制更參差不一。婦女們競尙摩登。標奇鬥異。於是外國貨絲織品源源而來。實爲一絕大漏卮。倘不加以糾正。則中國絲綢業益將低落。影響民生。關係非淺。

國貨維持會主張仿保甲制。挨戶勸導實行。這個辦法。如果能實行。倒也不無裨益。不過我們覺得國
 人太缺乏愛國心。中國人服用中國貨。這是天經地義。今自己不知服用國貨。反欲人家來挨戶勸導。未免大說不過去吧。

當此走私盛行的時候。人造絲大爲猖獗。人造絲的來源。大家是知道的。假使大家能夠齊齊心。所有服制一律採用國貨原料。那末。人造絲又何至乘虛而入。私貨沒有人去買。走私之風亦可大戢。可惜就是中國人沒有毅力。長此欲鳩止渴的過下去。國家又怎能不鬧窮呢。

天雷報

戲情

張繼保本來姓薛，小時就遭兵亂，逃亡時，父母無力懷抱，拋棄在地，被一個開豆腐店的張元秀拾回撫養，當着兒子，愛惜非常。等到長大，也教他讀書。不料到了十三歲，在青風亭遇見一個婦人，互相一談，知道是自己的生母。繼保就跟他走了，絕不顧張元秀養育之恩。張元秀夫婦思念兒子，日夜哭泣，生了疾病，不能生理，流爲乞丐。幾年之後，繼保中了狀元回鄉，他的父母教他到青風亭來，訪尋張老夫婦，迎回奉養。繼保本不情願，勉強而去。這時張老夫婦已知此事，就先到青風亭來等候，以爲必有好處。那知繼保既來，竟不肯相認，二老哀求，繼保只給了青錢二百，教人趕出。二老氣忿不過，撞牆而死。繼保正要回家，天忽大雷大雨，將繼保一雷打死。

登場人物表

張元秀(老生)

周氏(老旦)

張繼保(小生)

周小義(丑)

〔周氏上引〕思想姣兒不回來，怎不叫人痛傷懷。
〔詩〕姣兒一去不回家，終日思量淚如麻。一病奄奄身已弱，哭兒老眼淚昏花。〔自〕老身周氏，自幼配與張元秀爲妻，只因那年元宵觀燈，從周樑橋

拾來一子，取名繼保。年交一十三歲，因不肯讀書，被老天殺的，趕打在外。在青風亭上，也不知是他親娘，不是他的親娘，竟自認去了。是我朝思暮想，想出這場大病。咳，今日不免喚出這老天殺的說。

他幾句。出我的惡氣。老老。〔張元秀上引〕年紀邁來血氣衰。驕養一子接後代。忽聽得媽媽前堂哭。悲哀想必是爲繼保兒。失却了夫妻的恩愛。〔白〕媽媽你起來了麼。〔周〕你難道不叫我起來不成。〔張〕你乃是有病之人。須要調養才是。〔周〕你知我這病。從何而起。〔張〕你的病不過是從思想繼保所起的。〔周〕不是繼保身上起的。是從你身上所起。〔張〕怎麼是從我身上所起的。〔周〕我好好的。一個兒子。被你今日打明日罵。又將他趕出在外。怎不叫我恨吓。怎不叫我恨呀。〔唱平板二簧〕老無才。大不該。我恩養一子接後代。今被你終日來拷打。不該將他趕出門外。〔張〕噯。我想那繼保奴才。逃出門去。是我趕他。趕至在青風亭前。遇着他的親娘到來。將血書念的一字不差。纔叫他認領去了。若是一字有差。慢說是個人。就是一頭雞犬。亦是不能夠的。〔唱平板〕青風亭遇着他兒的親娘到來。雖然親娘來認去。亦非是媽媽你十月懷胎。〔白〕我不埋怨你。你倒埋怨我起來了。〔周白〕不

埋怨你。埋怨誰。〔張白〕我將繼保奴才拾來。爲的是張門後代。誰想娶了你這老乞婆來。一不生男。二不養女。叫我怎生不恨。〔周白〕你道我一不生男。二不養女。那是你張家無德。我這撫養一十三載。也非常容易。慢說是人。就是塊頑石。磨也磨光了。〔唱平板〕雖非我親生小嬰孩。虧我撫養一十三載。眼前若有繼保在。萬事全休兩丟開。〔張唱平板〕老乞婆哭啼啼。與我撒賴。活活逼我喪陽台。〔白〕你逼我。我就喪陽台。〔周白〕什麼喪陽台。難道我拚命拚不過你。〔張〕噯。我說了。你幾句。你就撒起賴來了。我要打你。這個老乞婆。〔周〕拚拚看。〔張〕我要打你。這老乞婆。〔打介〕〔周〕老老不要死。你死就苦了我了。〔張〕啊吓。噯。這都是爲了你我的兒子生氣。從今以後。再也不要生氣。不要傷了我二老的和氣。亦不要想他了。〔周〕照吓。我不想了。〔張〕你想他。他不來想你。也是枉然。還是隨我到後面歇息。歇息去罷。〔周白〕你開門。我出去涼爽涼爽。〔張〕噯。外面風大。不去也罷。〔周白〕你又來欺我。

〔張〕動不動道我欺你好好待我開門〔周〕好大風〔張〕十月的天氣走路要慢着些才是〔周〕不妨事。老老這條道路往那裏去的〔張〕這是打陝西去的〔周〕這條路呢〔張〕這條是到四川去的通商大道〔周〕這中間的大道〔張〕噯這就是打從青風亭去的大道〔周〕哦就是往青風亭去的你我兒子可從此道而去〔張〕正是從此道去的〔周〕何不從此道而歸〔張〕叫吓張繼保你打從此道而去爲父的在此盼你〔周〕爲娘這裏望你

〔張〕你怎的不言〔張叫頭〕張繼保〔周叫頭〕小女兒〔張〕噯兒吓〔周〕咳兒吓〔張唱搖板〕這才是路在人不在〔周接唱〕水流長江不回來〔張唱〕再不能與爲父把草鞋來打〔周唱〕再不能向爲娘同把磨挨〔張唱〕張繼保〔周唱〕小女兒〔張唱〕吓吓吓我的兒〔周唱〕吓兒吓〔張抱介〕〔周接唱〕可嘆他他他他他氣壞咽喉倒在懷〔白〕媽媽你不要死你要是死了苦了我了〔周〕咳〔張〕媽媽從今以後再也不要想這不孝的奴才〔周白〕吓兒吓

〔張〕噯你不要哭。你我回去了罷。咳。周樑橋下一嬰孩。〔周〕你我撫養十三載。〔張〕早知這奴才不行孝。〔周〕老老不該拾他來。〔張〕這是我的錯了吓。〔周〕老老。〔張〕作怎樣。〔周〕你我的兒子回來了。〔張〕在那裏。〔周〕在那裏。〔張看介〕噯。媽媽這不是你我的兒子。〔周〕是何人。〔張〕那是放牛的牧童。〔張〕你我的兒子在那裏。〔周〕你我的兒子呢。〔張〕在這裏。〔張叫頭〕叫吓張繼保。〔周白〕小女兒。〔張〕咳兒吓。〔張周同下〕

〔周小義上白〕地方地方。差事難當。不點不到。屁股遭殃。我乃青風亭地方是也。今有新科狀元命我打掃青風亭。不免前去打道。〔唱數板〕打道前來。打道前來。閑人站開。鑿子鑿起來。鑿子鑿開。鑿鑿開。〔下〕〔周媽張元秀同上〕〔張唱搖板〕屋漏偏遭連夜雨。〔周唱〕破船又遇頂頭風。〔張〕媽媽你爲何不走。〔周〕肚中飢餓了。噯。噯。媽媽前面好像有一大戶人家。你我前去討些殘飯剩茶也好充飢。好好。我來扶你走罷。〔周〕扶我來。〔張唱搖板〕二老

好似二孤魂〔周唱〕大廟不收小廟存〔張〕到了吓我。這道是什麼大戶人家，偏偏的又到了這青風亭。〔周〕我兒可從此而去的。〔張〕正是在這裏領去的。〔周〕此不叫青風亭。〔張白〕叫作什麼亭。〔周〕叫作望兒亭。〔張〕嘿，不叫作望兒亭。〔周〕叫作什麼亭。〔張〕叫作斷腸亭。〔周白〕好叫他一叫。〔張〕叫吓張繼保。〔周〕小姣兒。〔張〕哎兒吓。〔周〕咳兒吓。〔張唱搖板〕到如今亭在人不在。〔周接唱搖板〕怎不叫人痛傷懷。〔張唱〕可嘆我二老年紀高邁。〔周接唱搖板〕不知何日兒轉來。〔張〕兒吓，媽媽你在此歇息，歇息再走。〔周小義白〕來此已是青風亭裏頭，怎麼有人坐住吓，待我看看吓，好像張伯伯待我來叫一聲吓。張伯伯。〔周〕老老外面有人叫你。〔張〕噫，有人叫我待我來看看。〔義〕張伯伯。〔張〕吓，你是那一個。〔義〕我吓，就是周小義。〔張〕哦，你就是周小義，你爲何這等榮耀。〔義〕我吓，現在作了地保呢。〔張〕哦，你當了地保了。〔周〕吓，繼保兒你來了。〔張〕媽媽還是地保，不是繼保。

〔周〕乃是地保，不是繼保。〔張〕恭喜恭喜。〔義〕哎吓，你們老兩口子，怎樣弄得這般光景。〔張嘆氣介〕〔張〕噯，周小哥自從你那繼保兄弟不聽教訓，逃出門去，是我趕他趕至在這青風亭上，不想他的親娘到來，將他認領去了，因此我二老朝思暮想，成了一病，買賣也不會做得，只落得在那乞討之中吓。〔義〕哎吓，現在新科狀元老爺，好像我那繼保兄弟。〔張〕吓，周小哥，你言道那新科的狀元，好像你那繼保兄弟麼。〔義〕正是。〔張〕噯，這奴才喪盡天良，未必有這樣的事罷。〔義〕不相信，你們去認認看。〔張〕噯，看的人多，恐怕挨擠不上。〔義〕不要緊，我在前頭闖着人，你們後頭跟我走。〔張〕那末全仗你了。〔義〕你要來吓。〔張〕我們隨後就來。〔義〕你要來的。〔張〕好好請。〔義下〕〔張笑〕哈哈。〔周〕爲何這等歡樂。〔張〕媽媽，方才周小哥言道，你我的兒子中了狀元了。〔周〕此事當真。〔張〕那個哄你不成。〔周〕如此說來，明日認下，你是一位老太爺了。〔張〕少不得我未是一位老太爺了。

〔周〕我呢〔張〕你末是一位太太夫人吓你我來稱呼稱呼。〔周〕那傍來的敢是太老爺。〔張〕不敢。那傍來的敢是太夫人。〔周〕不敢。太老爺請。〔張〕太夫人請。〔周〕還是太老爺請。〔張周〕請吓。啊哈哈。哈。嚶兒吓。〔同下〕

〔四龍套張繼保同上〕〔保〕來。傳地方。〔龍套〕傳地方。〔周小義上白〕參見老爺。〔保〕我在此打坐。不許閑人來往。〔義〕是。哎吓。怎麼還不來吓。〔張元秀周媽媽同上〕〔張〕來了。〔義〕上面坐的就是你們去看。〔張〕待我看來。啊。不錯。媽媽正是你我的兒子。〔周〕待我看來。不錯。是我我的兒子。〔義〕哦。怎麼說是的。〔張〕是的吓。周小哥哥。正是我那繼保兒吓。〔義〕那麼你就是太老爺。〔張〕不敢。〔義〕待我與你們叫兩頂大轎來。〔張〕小轎也可以。〔義〕哎吓。這麼一點還要做人家。〔張〕嚶。又道是君子不忘其舊啦。〔義下〕〔張〕媽媽你在外面等候。待我上前去相認。〔周〕老老轉來。〔張〕何事。〔周〕要認下你不要忘了我。〔張〕嚶。你我乃是恩愛的夫妻。怎能忘

了你。吓。兒吓。爲父的來了。快快的下位迎接。〔保〕吓。義父來了。待我下位迎接。〔兩邊喝〕〔保〕誰是你的兒子。〔張〕吓。你末是我的兒子吓。〔保〕你姓什麼。〔張〕我姓張。〔保〕你姓張。我姓薛。怎麼我是你的兒子。〔張〕哎吓。兒吓。我是你的義父。你是我的義子。自然是姓名不同。〔保〕有何爲證。〔張〕血書爲證。〔保〕拿來。〔張〕好好。我拿來你看吓。兒吓。這血書在你媽手裏。待我去取來。〔周〕老老怎麼樣了。媽媽他要血書。你可曾帶在身旁吓。〔周〕吓。你老糊塗了。那血書不是在此地被他親娘搶去了。那裏還有什麼血書呀。〔張〕嚶。不錯。不錯。我真老糊塗了。吓。兒吓。這血書乃是在青風亭上。被你那親娘拿了去了。難道我兒你忘了不成。〔保〕哇。胆大老乞漢。冒認官長。該當何罪。〔張〕且慢。暫息雷霆之怒。〔保〕將他哄了出去。〔兩傍喝〕〔張〕兩傍撥去虎狼之威。聽我老乞丐一言道來。〔唱搖板〕開言便對繼保論。爲父扶養你十餘春。兒怎不學那丁郎刻木把雙親孝順。怎不學王祥臥冰仿古人。繼

保兒快下位將父來認我的兒吓〔保〕來將他趕了下去〔張〕哎呀〔唱搖板〕可恨他喪良心忘却大恩〔自〕這奴才忘了扶養大恩真是喪盡天良的狗才〔周〕老老你可曾認下〔張〕吓媽媽可恨這奴才忘却大恩不肯相認與我〔周〕哦是了你當初打他他如今懷恨不肯認你我待他好待我來相認〔張〕怎說媽媽前去他一定認了你你不要忘了我吓〔周〕你我恩愛夫妻焉能忘了你吓我兒在那裏〔兩邊唱〕〔周〕兒吓爲義母到來快下位來迎接〔保自〕哦義母到來待我下位去認〔兩邊唱〕〔保〕哽胆大老乞婆冒認官長來將他推下去〔周〕我撫養你一十三載難道你忘懷了你既不認我有一言你且聽了〔唱搖板〕可憐我扶養你一十三載今日裏不相認所爲何來雖不是你的親生父母養育之恩勝似懷胎〔張〕媽媽可認了你吓你變了良心〔周〕也不認我了〔張〕哦他亦不肯認你好好隨我走〔周〕老老到那裏去〔張〕轉門乞討亦不想什麼榮華富貴了〔周〕轉

來〔張〕轉來則甚〔周〕常言道得好若要好大做小你上前哀告他心慈就認下了〔張〕他若是再認呢〔周〕就下他一跪〔張〕哽你我一老就下他一跪〔叫頭〕哎蒼天吓蒼天這就是我無有兒子的下場頭嘍張繼保兒子大老爺〔周〕兒子狀元老爺〔張〕你將我一老休當作恩父恩母〔周〕比丫環使女〔張〕吃不了的殘飯剩茶〔周〕賞我一老一碗半碗充飢〔張〕穿不了的破衣爛衫〔周〕賞我一老一件二件遮寒〔張〕他不認吓〔周〕跪下〔張〕哽跪下〔周〕跪下〔張〕跪下〔唱搖板〕將身跪在地埃塵〔周唱搖板〕兒子老爺聽分明〔張唱搖板〕你若是時爲父來相認兒子老爺〔周唱〕你的恩情永在心〔保〕看他哭的可憐來賞他們二百文錢〔書吏〕喂〔張〕作什麼〔書吏〕狀元爺賞下來了〔張〕哦有了賞了也好但不知賞下多少〔書吏〕二百文錢〔張〕哦二百文錢好大的賞媽媽起來青天大老爺有了賞了吓〔周〕多少銀錢什麼銀錢〔張〕就是這二百文錢〔周〕二百文錢

〔張〕哦，你我的兒子在外面待我去找來。〔下〕〔周〕張繼保吓小畜生，我把你這忘恩無義的小奴才，想當初周樑橋下將你拾來，可憐一十三載，費盡心血，將你扶養成人才，有今日，怎麼你一旦爲官，就喪盡天良，反執意不認與我二老二百文錢，夠你吃的，夠你喝的，蒼天吓……天吓，這也是我撫養別人家兒子的下場頭，拚我這條老命不要，與你拚罷。〔碰死下〕〔張上白〕亭子外面無有吓，媽媽，你我的兒子無有吓，啊吓，噯，老來無子實可慘，有錢無子也枉然，我今無子又無錢，領養一子接香烟，恩父恩母他不認，逼死恩母在亭前，抱男抱女，世間有賢則賢來，愚則愚，奉勸世人休寄子，這報恩就在這二百文錢，張繼保小奴才，你會記得周樑橋下，拾了兒來，實指望繼續張門後代的香烟，如今兒子中了狀元，反不肯相認我二老，這也罷了，反將恩母逼死，賞與爲父二百文錢，你這奴才，自己想想，我二老扶養你一十三載，這二百文錢，是夠兒吃的，是夠兒住的，是夠兒穿的，是夠兒用

的爲父的不要，賞與你這奴才買棺材釘罷。〔碰死下〕

〔周小義上白〕轎子預備好了吓，怎麼睡的地下，咦，沒有氣呢，啓稟老爺，賞他棺木兩口。〔保〕兩張蘆蓆蓋定，拖至荒郊。〔義〕好良心。〔保〕前面什麼所在。〔義〕速報寺。〔保〕打道速報寺。〔同下〕

〔雷閃雷祖同上〕〔雷祖點絳脣〕當年商朝爲大臣，一片忠心保乾坤，絕龍嶺上歸本位，玉帝封我五雷神。〔白〕我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是也，今有張繼保不認他恩父恩母，玉帝大怒，命雷神用五雷將他擊死。雷閃二將，將張繼保陰魂抓來見我。〔雷閃下〕〔追上又下又上打死〕〔義上白〕哦，怎麼好大的雨，哎吓，怎麼不下，待我拿傘撐下來吓，什麼東西，待我看看吓，這不是狀元老爺麼，我曉得了，他恩父恩母不相認，反將二老逼死亭前，怪不得老天爺將他打死，就是我吓，也要打他兩下，哈哈，一個人交運，城門當不住，你看還有二百文錢，待我拿了去，打點酒喝喝罷。〔橋介〕〔義〕哎吓，我不敢

要呢〔下〕〔雷祖〕來將張繼保尸靈拖至荒郊。回復一玉帝去者〔同下〕

在訓練時

蝶仙

立正。向右看齊。威嚴的口令衝破了沉寂的晨空。驚醒了隣右的甜夢。

是清晨。陽光剛吐着淡黃色彩。花市上。康納馨。紅玫瑰。薔薇。木香。和一切萬紫千紅的花朵。雖然發着芬芳撲鼻香的味。操場上。却祇有從××公所殯舍中透出來的棺木氣息。陰森得怕人。

這時老爺們正在軟玉溫香抱滿懷。太太們是馴伏得如綿羊般的好夢方圓。我們受公民訓練的人却早陸續地來歸隊了。

一百多個人。分了九小隊。年齡在二十外的居多。文人、武夫、商店的小夥兒、工廠的藝徒、醫生、學生、什麼人都有。雖然大家在一起操練。可是文的總有些兒文腔。武的總有些兒蠢氣。這大概是初步的關係吧。

自家兒是縛雞無力的人。也去報名受訓。在從前看見八太爺們操練時。覺得他們是很簡單的動作。也不會明瞭。暗裏竊笑他們。現在自己上了場。挺胸、抬頭、振作精神。可是一聽隊長威嚴高聲的口令。竟也弄得舉止差誤。手足無措。被人家哄然而笑。自己也祇好隨着他們發出一聲苦笑。

笑。誰都在循環地你笑着我。我笑着你。尤其是在個別訓練開正步的當兒。有的如黃天霸出場。左右跨步。有的似李鳳姐送酒。扭扭捏捏。千態萬狀。噓天噓地。

草綠色的制服。形式和軍人沒有一些兒區別。兩個鐘點的操練。散隊下來。覺着很有腰痠腿痛了。

轅門射戟

戲情

劉備駐兵在小沛的時候，袁術的勢力，正很雄厚，他還派紀靈領兵來奪取小沛。這時呂布駐兵在徐州，袁術恐怕他幫助劉備，特地來和他結好，請他不要援救劉備，劉備聽知消息不禁大驚，自知力量薄弱，難以抵抗，止有去求呂布救援。呂布心想兩方都有要求，不可允許一方，拒絕一方，乃另外想了一種調解的方法。於是將劉備紀靈都請來赴宴，對他們說：將平日所使用的方天畫戟，植立在轅門之外，自己用箭射去。如若射中，兩方必須隨時退兵，不得開戰；假使不中，聽任兩方如何，他絕不干涉。如又不遵守此約的，他就出兵去打。紀靈料想呂布必難射中，只得答應。那知呂布一箭射去，竟然中了；紀靈不能悔約，只得收兵而去。

登場人物表

呂布(小生)

劉備(老生)

關羽(紅生)

張

飛(架子花面)

紀靈(武淨)

〔雷同吳蘭同上〕〔吳雷同唸點絳脣〕

大將威風凜凜

騰殺氣高，金盔齊眉，身披血戰袍。〔吳白〕吳蘭

〔雷〕雷同請了〔吳〕請了元帥發兵，在此伺候。〔四兵

紀靈同上上高台介〕〔紀念引子〕大將生來蓋世雄，十

萬雄兵顯威風，今日奪取小沛地，滅却劉備立大功。〔白〕本帥紀靈奉了我主之命，奪取小沛，滅却

劉備，祇因前面乃是呂布鎮守，想那劉備與呂布

兩下交好，不能讓俺過去生擒劉備，我也曾送下

兩下交好，不能讓俺過去生擒劉備，我也曾送下

一份厚禮與那呂布教他休管我兩家閑事。二位將軍人馬可齊〔吳雷同白〕齊備多時〔紀〕起兵前往〔同下〕

〔四兵中軍引呂布上〕〔呂布念引子〕轅門站立三千將統領貔貅百萬郎〔白〕少小英雄世間奇手持畫杆方天戟跨下坐騎赤兔馬虎牢關外逞雄威某姓呂名布字奉先乃是西川鄆原郡人氏是我佔據徐州屯軍養馬今日升帳面紅耳熱必有軍情來伺候了〔旗牌上白〕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來此已是門上那位在〔中軍〕何人到此〔旗牌〕送禮人求見〔中軍〕候着啓溫侯送禮人求見〔呂〕傳〔中軍〕溫侯傳〔旗牌〕參見溫侯〔呂白〕你奉何人所差〔旗牌〕奉紀將軍所差現有禮單在此〔呂〕呈上來下面伺候〔旗牌下〕〔呂〕紀將軍送來一份厚禮不知爲了何事〔差役上白〕奉了使君命送書到此來門上那位在〔中軍〕何事〔差役〕下書人求見〔中軍〕候着啓溫侯下書人求見〔呂〕傳〔中軍〕溫侯傳〔差役〕參見溫侯〔呂〕你奉何

人所差〔差役〕奉使君所差有書信在此〔呂〕呈上來下面伺候〔差役下〕〔呂〕劉使君有書信到來待我拆開一看〔白〕哦呵呀原來紀靈帶領十萬之衆奪取小沛那劉使君請我前去拔刀相助這便如何是好哦有了待我修書兩封請他二人到此與他兩家解圍中軍磨墨伺候〔唱西皮二六板〕看過筆墨紙兩張手提着羊毫寫幾行並非待客葡萄釀軍中議事共參詳一封請帖忙修上〔轉唱散板〕明日清晨候午光〔唱西皮快板〕回去你對使君講叫他只管放心腸明日清晨當早往席間二人共商量三軍暫退蓮花帳明日席前解禍殃〔衆人同下〕

〔四侍衛引劉備上白〕鎮守小沛地晝夜不安甯〔報子上白〕紀靈帶領人馬前來奪取小沛〔劉〕再探〔報子下〕〔劉〕來有請二爺三爺〔侍衛〕有請二爺三爺〔關羽張飛同上〕〔關〕英雄胸中志氣高〔張〕大破黃巾美名標〔關〕白馬祭天牛祭地〔張〕弟兄勝似親同胞〔關張同白〕參見大哥〔劉〕二弟少

禮兩廂請坐。〔關張同白〕謝坐。傳小弟進帳。有何軍情議論。〔劉〕二弟有所不知。只因紀靈帶領人馬前來奪取小沛。〔張〕啊。三軍們抬鎗帶馬。〔劉〕且慢。你我去到城樓。看過明白。再作道理。帶馬。〔唱西皮搖板〕適纔探馬報一聲。紀靈帶兵來攻城。你我帶馬敵樓進。〔上城介〕〔接唱搖板〕旌旗招展好驚人。〔紀靈眾人同上過場下〕〔劉唱西皮搖板〕重重疊疊兵和將。〔張〕哇呀。〔劉唱西皮搖板〕叫聲三弟莫高聲。下得城來把帳進。想一妙計破賊兵。〔白〕二弟有何妙計。〔張〕小弟倒有一計。〔劉〕有何妙計。〔張〕你我弟兄三人。開城與那紀靈決一死戰。〔劉〕若是勝了。〔張〕殺了紀靈。擒了袁術。〔劉白〕倘然敗了。〔張〕你我弟兄。溜他娘呢。〔劉〕此計不好。〔張〕大哥將小弟黑頭割下。掛在城樓。紀靈人馬一見。他就收兵回轉。〔劉〕此計更不妙。〔張〕小弟無計了。〔劉〕伺候了。〔旗牌上白〕呂溫侯有書到此。〔張〕拿過來。〔旗牌下〕〔劉〕三弟手中拿的什麼。〔張〕乃是呂布狗賊的信。〔劉〕拿來。愚兄觀看。〔張〕沒有什

麼好看。〔愚兄要看。〕〔張〕要看。拿去看。〔劉〕溫侯有書信到來。待我拆開觀看。〔關〕大哥書信上面寫的什麼言語。〔劉〕請我前去。與我兩家解圍。〔關〕三弟可去。〔張〕小弟不去。〔關白〕為何不去。〔張〕呂布性子傲。小弟的性子躁。有道是仇人見面。不是吵就是鬧。還是不去的好。〔關〕那裏是不去。分明是懼怕呂布。〔張〕啊。我怕他。我怕他。大哥二哥走。〔劉〕三弟啊。〔唱西皮搖板〕三弟作事休莽撞。大事總要來商量。〔張〕大哥啊。〔接唱搖板〕要去何必多議論。老張出世不怕人。〔白〕走。〔張下〕〔劉接唱搖板〕弟兄三人徐州闖。準備兩下動刀鎗。〔衆人同下〕

〔四兵中軍呂布同上〕〔呂唱西皮搖板〕戰罷疆場在濮陽。〔轉唱快板〕衆諸侯見我也張惶。丁公不仁被我斬。戟刺董卓爲貂蟬。虎牢關打一仗。偶遇桃園劉關張。連環三人困住戰。賽如衆虎上山崗。三軍帶路龍虎帳。〔轉唱散板〕不知何日天下揚。〔呂坐介〕〔劉備關羽同上〕〔劉關同白〕離了小沛地。〔張飛上白〕

來此已是狗轅門。〔劉〕來此已是轅門。我心中有
些害怕。〔張〕大哥有小弟在此。不要害怕。〔劉〕待
我上前。〔張〕大哥那裏去。〔劉〕上前投帖。〔張〕投
帖乃是小事。待小弟上勸。〔劉〕你不會講話。〔張〕
我連話都不會講呢。呔。有人麼。滾出一個來。〔中軍
白〕什麼人。〔張〕呂布狗子。可曾升帳。〔中軍〕他
升帳不升帳。與你什麼相干。〔張〕你就說大伯伯
二伯伯三老子來了。〔中軍〕這是什麼話。〔張〕你
不通報。呔。照打。〔劉〕啊。你不會講話。〔張〕他不與
我通報。〔劉〕你站遠些。煩勞通稟。桃園弟兄求見。〔呂
中軍〕少站一時。啓稟温侯。桃園弟兄求見。〔呂
有請。〔中軍〕有請。〔劉〕温侯。〔呂〕使君。〔關〕温侯。
〔呂〕君侯。〔張進介〕〔呂〕請坐。〔劉關同白〕有坐。〔呂〕
啊。賢弟。〔張〕呔。俺大哥乃是中山靖王之後。孝景
皇帝玄孫。你敢叫他賢弟。〔呂〕這個。〔劉〕啊。温侯
温侯。啊。三弟。温侯叫我賢弟。與你什麼相干。〔張〕
我不許他叫。〔劉〕你不要講話。〔張〕我就不講話。
〔劉〕你與我坐下。〔張〕我就坐下。〔劉白〕啊。温侯。

〔呂〕不知使君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劉〕少
來問候。温侯海涵。〔呂〕豈敢。二君侯可好。〔關〕温
侯駕安。〔劉〕三弟與温侯見禮。〔張〕俺老張不會
見禮。〔劉〕啊。桃園呢。〔張〕咳。俺老張不與呂布狗
子見禮。俺大哥在一傍。桃園桃園呢。俺老張一生
一世。就吃這桃園虧了。呂布狗子請了。〔呂〕那個
是狗子。〔張〕你是狗子。〔呂〕你是狗子。〔劉〕啊。温
侯。啊。三弟。你怎麼叫他狗子。〔張〕他本來是狗子。
〔劉〕我不許你講話。〔張〕我就不講話。〔劉〕你與
我坐下。〔張〕我就坐下。〔劉〕温侯。〔張〕哎。咳。咳。咳。
〔劉〕啊。温侯。〔呂〕黑臉的可好。〔張〕俺老張無病。
怎麼不好。〔呂白〕身爲大將。事要正辦。酒要少飲。
〔張〕呔。俺老張不過一時酒醉。你不該奪我徐州。
〔呂〕這個。〔張〕那個。〔呂張同起身介坐下〕〔劉〕啊。
温侯。啊。事到如今。提起徐州則甚。〔張〕這樣之人。
我要頂他兩句。〔劉〕你不要講話。〔張〕我就不講
話。〔劉〕你與我坐下。〔張〕我就坐下。〔劉〕啊。温侯。
〔張〕我坐下。你去請安。哎。〔劉〕温侯相邀我等有。

何見諭〔呂〕請使君到此。與你二家解和。〔劉〕但不知怎樣的解法。〔呂白〕等紀靈到此。自有定奪。〔報子上白〕紀將軍到。〔呂〕有請。〔劉〕告辭。〔呂〕不妨。有某擔代。〔紀靈衆人同上〕〔紀白〕溫侯。〔呂〕將軍。〔呂紀同白〕請。〔紀〕告辭。〔呂〕且慢。爲何去心太急。〔紀〕營中有事。〔呂〕吓。營中有事。你就不該來坐下了。〔紀〕有坐。溫侯敢是欺某。〔呂〕非也。俺無霸王之勇。不過與你兩家解圍。不必多疑。請坐。〔紀〕但不知怎樣的解法。〔呂〕宴罷之後。再爲定奪。劉使君見過紀將軍。〔劉〕啊。紀將軍。〔紀〕那個與你見禮。〔呂〕宴罷之後。自有道理。來將宴擺下。〔唱西皮倒板〕中軍帳內飲瓊漿。〔張〕哇呀呀。〔雷〕是那裏响雷。〔衆兵〕張將軍虎威。〔雷白〕嚇了我一跳。〔丑〕原來是草包。〔呂唱西皮搖板〕只爲和好免爭強。怒氣不息紀靈將。那一傍悶壞了劉關張。回言便對將軍講。看某且免動刀鎗。〔紀唱西皮搖板〕多蒙溫侯賜瓊漿。某家言來聽端詳。不看溫侯臉面上。霎時席前擺戰場。〔劉唱西皮搖板〕走上前來忙

告退。今日此宴難奉陪。〔紀〕帳下聽者。有人不服者。要殺抬鎗。要戰何懼。〔張〕呸。紀靈想你帶領不過十萬之衆。可曉得大破黃巾。雄兵百萬。被俺鎗挑鞭打。〔紀〕你敢上來。〔張〕你敢下來。〔呂〕且慢。今日與你兩家解和。誰教你等爭鬥起來。〔紀〕不知怎樣的解法。〔呂〕轅門之外。立一方天畫戟。本侯一箭。箭射中心。你兩家要收兵回轉。〔紀〕倘若不中。〔呂〕但憑你二家所爲。〔紀〕告便。〔背白〕且住。溫侯言道。轅門之外。立一方天畫戟。箭射中心。我兩家收兵回轉。〔吳雷〕但願得射得着。〔紀〕但憑溫侯。〔呂白〕有佔了。〔唱西皮快板〕畫戟抬在轅門外。兩家人馬兩邊排。人來看過弓和箭。〔劉接唱快板〕俺劉備上前來。祝告神威。但願得老天爺扶保劉備。〔呂接唱快板〕使君休要心難耐。珠紅雙扣往上抬。〔白〕照箭。〔射介〕〔呂〕哈哈。哈哈。〔轉唱搖板〕這一箭射去了一場兵災。〔白〕還有什麼話講。〔紀〕想我怎樣回覆我主。〔呂〕待我修下書信。回覆你主。〔紀〕但憑溫侯。〔呂〕磨墨伺候。〔唱西皮搖板〕上

寫拜上多拜上。拜上袁王看端詳。劉備看在我面上。免得兩家動刀鎗。一封書信忙修上。煩勞將軍奏你王。〔紀唱西皮搖板〕紀靈接書面帶愧。背轉身來把胸捶。上前施個分別禮。奉命奪沛空走一回。〔紀衆人同下〕〔呂唱西皮搖板〕這一箭射却了十萬雄隊。〔劉接唱搖板〕呂溫侯可算得將中之魁。〔呂〕使君後來若有得意之日。切不可忘却了轅門射戟的情由。〔劉〕溫侯後來忘了轅門射戟的情由。這

天……〔張〕大哥。天色不早了。你我弟兄回去吧。〔報子上白〕紀靈討戰。〔呂〕再探。〔劉關張同白〕待俺弟兄出馬。〔呂〕且慢。請在後面。〔劉關張同下〕〔呂〕衆將官。抬鎗帶馬。〔紀上與呂布會陣〕〔呂〕紀將軍爲何去而復轉。〔紀〕奉了我主之命。滅爾的徐州。〔呂〕一派胡言。〔呂紀會陣開打紀敗下〕〔呂三笑介〕收兵。〔衆人同下〕

不必回首

小記者

回首只是增加痛苦。要解除痛苦。只有前進。請大家不必回首。過去的錯誤。已經是錯誤了。過去恥的辱。已經是忍受了。到今朝。只有一個希望。希望今後不再走着錯誤的路。希望今後不再忍受恥辱。

可是。不再走錯誤的路。不再忍受恥辱。這不是僅僅空口說白話所能辦到的。必須增強自力。以自覺來糾正錯誤。以自強來抵抗恥辱。

自覺。是智識方面的自強。是能力方面的。將兩樣東西聯合起來。就成爲自力。將各個人的自力結合起來。就是國力。

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憑弔以往。是弱者的行爲。奮發前進。才是強者。不祥之月。難道就長此與中華民族終古麼。我們必要用我們的血和力。來把他洗滌。努力吧。請自今日始。請自本身始。

藥茶計

戲情

張浪子的生母和大娘子王氏很不和睦，想用藥茶毒死王氏。不料王氏不喝這茶，這時浪子母舅剛剛走來喝下，當時中毒身死。浪子的生母就告到官府，說是王氏害死的。那糊塗縣官竟把大娘問成死罪，押在牢中。浪子心中不忍，想替王氏受刑，恰巧這時調換縣官，浪子乘此買通牢禁，把王氏放出，自己改裝押在牢中。後來到了行刑的時期，浪子就和一眾犯人，押到刑場。旁的犯人斬了以後，正要來斬浪子。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太監趕到，傳下聖旨，是後宮娘娘，教將浪子釋放了，帶進宮中。原來浪子的姐姐已經封了郡主，兄弟也中了狀元，在娘娘前奏明冤情，所以才得如此。以後並將大娘一起迎接京中去了。

登場人物表

張王氏(老旦)

張浪子(丑)

縣官(生)

郎二虎(淨)

〔二刀斧手引王清天上〕〔縣官唸定場詩〕天上冷颼颼。

地下滾綉球。大炮一聲響，聖旨要斬頭。〔白〕下官

王清大，今有藥茶一案，律應問斬。刀斧手。〔刀手〕

有〔縣官〕將浪子郎二虎綁上來。〔刀斧手綁浪子郎

二虎上〕〔縣官〕時辰到了，將浪子郎二虎一齊開刀。

刀斧手應縣官暗下。〔王氏在幕內〕苦哇。〔王氏上唱〕

倒板〕數九寒天冷似冰。〔哭叫〕浪子，姣兒啊。〔接唱

二簧〕萬歲爺傳聖旨要斬犯人。〔轉唱二簧正板〕

催命鼓嚮咚咚，追人性命，救命鑼嚮噙噙，令人掉

魂，悲切切且把那法場來進，陰風兒吹得我冷似

冰不進法場回家去罷。哎，做忘恩負義人，祭禮放在席棚外，捨我這老命找姣上，大胆且把法場進。〔刀手〕呔。〔王氏〕哎呀。〔唱二簧搖板〕劊子手提刀嚇殺人，望老爺在上容我稟，我是那張浪子的大娘親，在法場哭壞了王氏女。〔縣官在幕內〕傳話出去，有親探親，有故探故，少時大炮一响，人頭落地，親故就不能相見了。〔王氏〕有哇。〔唱二簧搖板〕大老爺開了那天地之恩。〔唱二簧原板〕法場上好一似森羅寶殿，監斬官好一似五殿閻君，劊子手好一似牛頭馬面，衆犯人好一似猪狗牛羊，貪生怕死一個一個等候時辰，我的兒啊，衆犯人在法場無有其數，尋不着浪子小姣生，無奈何，我只得挨頭數。哎呀，這江洋大盜嚇殺人，這邊不是那廂認，哎呀，我的兒，受綁縛，叫娘心痛。〔白〕兒在法場之上，聽爲大娘道來，想兒的娘親，與爲大娘的不和，不該用盃藥茶，要將爲大娘的害死，不想兒的娘舅，來到家中，將這盃藥茶，吞吃腹內，一霎時，七孔流血，一命身亡，兒的娘親一見兒的母舅身死，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去至公堂，擊鼓鳴冤，反說爲大娘的害死，將爲大娘屈打成招，問成死罪，下入監牢，我兒聞知，去至監牢，搭救爲大娘的性命，替爲大娘的一死，多虧新任老爺，尙未上任，如此我兒，你情願替爲大娘的認罪，將爲大娘放出監牢，將我的兒收入監內，爲大娘回得家去，聞聽人言，我兒今日出斬，爲大娘打來幾杯濁酒，買來幾文紙錢，以表我兒搭救大娘的情腸，兒要喝上幾杯。〔浪子作喝酒狀作嘔吐狀〕「浪子」吃不下了。〔王氏〕吃不下了。〔二虎〕老太太，我也要吃幾盃。〔王氏〕大哥，你也要吃上幾盃。〔二虎〕啊。〔王氏〕我兒死在陰曹，你要多多照應。〔二虎喝酒作嘔吐狀〕「虎」吃不下了。〔王氏〕你也吃不下了，兒啊，爲娘打來幾文紙錢，與你焚化。〔哭叫〕我兒，兒啊，本當爲大娘的拜兒幾拜，怎奈是大不拜小，只恐我兒消受不起，爲大娘的望空一拜也。〔唱二簧搖板〕眼望法場深深拜，拜上我兒聽開懷，在法場哭得如泥塊。〔王氏下〕〔縣官上白〕時辰可到。〔刀手〕時辰已到。〔縣官〕

將郎二虎開刀〔刀手〕呵〔刀斧手斬郎二虎下〕〔縣官〕將浪子開刀〔太監在幕內〕聖旨下〔縣官迎接太監上〕〔太監〕聖旨下跪〔縣官〕萬歲〔太監〕聽宣讀詔曰今有藥茶一案律應斬首後宮娘娘講情只可以救不可以斬旨意讀罷望詔謝恩〔縣官〕萬萬歲〔太監〕犯人在那兒呢〔縣官〕現在席棚〔太監〕待我瞧瞧不是女人麼怎麼是個男人〔縣官〕乃前官所斷〔太監〕你倒推了個乾淨孩子們將他給我背進宮去〔太監背浪子下〕〔縣官〕掩門〔縣官刀斧手下〕

〔浪子上白〕哈哈法場得活命死去又復生我張浪子只因我媽跟我大娘不和將我大娘害死我媽將茶下上毒藥給我大娘喝我大娘不喝不想我娘舅來到家中可就將這盃藥茶喝了下去七孔流血可就死啦我媽一見我娘舅死啦去至公堂擊鼓鳴冤反說我大娘害死我娘舅將我大娘屈打招成死罪我想大娘待我不錯不免去至監牢替換我大娘一死可巧前官陞走新官尙未上

任這們我就去拉三班衙役與我很有交情我說你們將我大娘放出我情愿替我大娘一死這們就把我大娘放出將我收在監內今日是我出斬之日我大娘打來酒飯前來祭奠我來啦正要殺我的時候來了一羣公公將我背進宮去瞧見我兄弟得了進寶狀元我姐姐封爲郡主我出來接我大娘享享福不免去至法場等候我大娘一定要收拾我的尸首來也呦呵好小子郎二虎我大娘打酒你也要現在你死啦我打你兩下慢着人死不記仇我來抹你點人血罷遠遠望見我大娘來也〔王氏在幕內〕走哇〔唱二簧搖板〕忽聽大炮響一聲我收浪子死尸臨大胆且把法場進哎呀血淋淋人頭嚇殺人這邊不是那廂認哈我兒爲何得全身是是是來明白了想是斬罪改絞刑打開蘆蓆將兒捲〔張王氏將蓆捲浪子〕〔王氏〕浪子〔浪子〕

〔王氏驚走下〕〔浪子〕跑啦追〔浪子追下〕〔王氏上浪子追上〕〔王氏叫喊〕兒啊爲大娘收拾兒的屍首你你你不要驚嚇爲娘〔浪子〕大娘我

沒死。〔王氏〕怎麼我兒未死。〔浪子〕沒死。〔王氏〕
 爲大娘的叫兒。要答應的才是。〔浪子〕叫罷。〔王氏〕
 浪子。〔浪子〕嚶。〔王氏〕吾兒。〔浪子〕大娘。〔王氏〕
 兒啊。〔唱二簧搖板〕我兒爲何得活命。細據情由說
 娘聽。〔浪子〕大娘有所不知。正要殺我那當兒來。

了一羣公公。把我背進宮去。我瞧見我兄弟。得了
 進寶狀元。我姐姐封爲郡主。我接你享福去。〔王
 氏〕此話當真。〔浪子〕當真。〔王氏〕果然。〔浪子〕
 果然。〔王氏〕如此。隨娘來。哈哈。啊。浪子。我的兒啊。
 〔同下〕

新生活歌

書

勸守時歌

中國人不守時。萬邦輕視最可恥。有約皆遲到。如期而到真箇少。壞秩序。亂事機。忽忽悠悠沒藥醫。惡
 習已深不自覺。以爲小節不關大體。暮氣沉沉。遠情悖理。新生活。君須知。第一規矩在守時。

勸守秩序歌

大戲院開場了。一窩蜂去買票。婆婆吵。娃娃叫。擠不進場。怎生收。衝上前去。虧我年少。管他三十六。爭
 個好座頭。落得歡笑。未開幕。急欲跳。拍響掌。放紙箭。任我吵鬧。冷不妨這一鬧。可真糟糕。那壁廂。洋人們
 看見了一場鄙笑。說什麼。中國人胡行亂叫。嘻嘻哈哈。吵吵鬧鬧。亡國先兆。同胞們。醒來呀。快莫醉生夢
 死。終年睡覺。守秩序。有紀律。才是臣道。

小 放 牛

戲 情

此劇情節簡單，並無事實。是扮演村中牧童，在春風和暖，牧牛的時候，偶然遇見一個年輕美貌鄉女走來問路。牧童就和她調笑打謔，教她唱歌，自己吹着笛子相和，在草地上笑樂多時，分別而去。

登 場 人 物 表

雲 姐（花旦） 朱 曲（小丑）

〔朱曲在幕內喊〕 啊哈，〔朱曲上念數板〕 功名不成，富貴是個天生，光陰易老，好似風裏燈，有朝大限到，黃泉路上行，金銀過百斗，那得半毫分，祇看分勞碌，只爲口和身口和身。〔白〕我，小子朱曲便是。每日在南山牧牛，看今日天氣晴和，我不免牧牛一會者，哈哈，你們來看我的牛兒，都上山去吃草去啦，我不免將小曲兒唱將起來。〔唱吹腔〕 出門用眼兒斜，啦呼咳，啦呼咳，啦呼咳，啦呼咳，啦呼咳，頭眼兒瞧着那旁來的一個女嬌娃，啦呼咳，啦呼咳，頭

上戴着一枝花，身上穿着綾羅紗，楊柳似的腰兒一纖纖，小小的金蓮半扎扎，我心裏想着她，嘴裏念着她，這一場相思病，就把人害煞。〔白〕啊哈，你們看這一場相思病，就把人害煞。〔白〕啊哈，你們看那旁來的女娘兒，不免等她到來，我臊她的脾兒，有何不可呀，呸，女娘兒你過來。〔雲姐在幕內喊〕 走呀。〔雲上唱吹腔〕 三月裏來桃花兒開，杏花兒白，木樨花兒黃，又只見芍藥牡丹一齊兒開放，啦呼咳，呀咳，行至荒郊坡前，見一個牧童，頭戴着草帽，身

穿着簑衣，口橫着玉笛，倒騎在牛背，口兒裏唱的是俱都是蓮花兒落，啦呼啲呀咳。〔雲白〕牧童哥，〔朱〕哎，〔雲接唱吹腔〕你過來，我問你，我要吃好酒，就向那裏去買，啦呼啲呀咳。〔朱接唱吹腔〕牧童開言道，尊聲女客人，我這裏用手一指，就南指北指，前面的高坡，有幾戶人家，楊柳樹上就掛着一個大招牌，女客人，你過來，你要吃好酒，在杏花兒村，啦呼啲呀咳，你要吃好酒，就在那杏花兒村。〔雲〕牧童哥，請來見禮。〔朱〕還禮，還禮，你敢是迷失路途嗎？〔雲〕不錯，我正是迷失路途。〔朱〕我問你，要上那兒去？〔雲〕我要上那哈里村去。〔朱〕哈里村。〔雲〕哎，哈里村。〔朱〕女娘兒，你隨着我看啦，過去林兒，那就是哈里村。〔雲〕有勞了，請。〔朱〕女娘兒，你回來。〔雲〕回來就得兒回來。〔朱〕女娘兒，聽說你們哈里村的人都會唱小曲兒，你會唱不會啊？〔雲〕我呀，不會唱。〔朱〕你要是會唱，說不會唱，我可要罵。〔雲〕你要罵呀，上那邊兒去罵去。〔朱〕我要罵你臉可別紅。〔雲〕唔呀，不紅。〔朱〕丫子呀，

女娘兒聽着會唱小曲，她說她不會唱，我就要把她媽。〔雲〕把她媽怎麼樣？〔朱白〕嘿，嘿，叫聲姥姥。〔雲〕我唱便唱，可是沒人給我幫腔。〔朱〕你唱我給你幫腔。〔雲〕牧童哥。〔朱〕哎。〔雲〕幫腔來。〔唱吹腔〕正月裏呀什麼花得兒開，想起奴呀好不傷懷。〔朱接唱吹腔〕一得兒來，沒得兒來，得兒來，沒得兒來。〔雲唱吹腔〕正月裏開的水仙花兒，花兒還沒開，噲呀，噲呀，七不咕隆咚，噲呀咳，八不咕隆咚，噲呀咳，一朵一朵蓮花落，啦呼啲呀咳。〔自〕牧童哥，好不好？〔朱〕好。〔雲〕好，就放我過去罷。〔朱〕不成。〔雲〕怎麼？〔朱〕你再唱個小曲，我聽，我就放你過去。〔雲〕那麼你就幫腔來。〔朱〕好啦，來罷。〔雲〕來罷。〔唱吹腔〕二郎爺爺他本姓楊。〔朱接唱吹腔〕啦呼啲呀咳，啦呼啲呀咳。〔雲接唱吹腔〕二郎爺爺他本姓楊。〔朱接唱吹腔〕啦呼啲呀咳。〔雲接唱吹腔〕哥將我愛。〔朱接唱吹腔〕愛你的一雙小腳。〔雲接唱吹腔〕哥哥愛小腳，就該娶了我。〔朱接唱〕手中沒有錢，看看沒奈何。〔雲接唱〕手中沒有錢，對你媽

媽說〔朱接唱〕對我媽媽說將你許配我〔雲接唱〕將我許配你哥哥打個鑼〔朱接唱吹腔〕我不肯打鑼〔雲接唱〕鑼兒你不打我就轉回家〔朱接唱吹腔〕娘兒你回來〔雲接唱吹腔〕哥哥打個鑼〔朱接唱吹腔〕打鑼便打鑼〔雲接唱吹腔〕打的什麼鑼〔朱接唱吹腔〕打的太平鑼〔雲接唱吹腔〕鑼兒怎樣響〔朱接唱〕七咕隆咚八咕隆咚〔雲〕牧童哥哥唱的好不好〔朱〕好〔雲〕該放我過去啦罷〔朱〕還是不成〔雲〕怎麼不成〔朱〕怎麼辦罷我出一個上聯兒你要是對上那兒下聯兒我就放你過去〔雲〕那麼你就請說罷〔朱唱吹腔〕天上梭羅什麼人兒栽地下的黃河就什麼人兒開什麼人把守三關口什麼人出家他沒回來啣呀咳什麼人出家他沒回來啣呀咳〔雲接唱吹腔〕天上的梭羅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黃河老龍王開楊六郎把守三關口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啣呀咳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啣呀咳〔朱唱吹腔〕趙州橋什麼人兒修玉石的欄杆什麼人兒留什麼人騎驢橋上走什

麼人推車壓了一道溝啣呀咳什麼人推車就壓了一道溝啣呀咳〔雲接唱吹腔〕趙州橋魯班爺修玉石的欄杆聖人留張果老騎驢橋上走柴王爺推車就壓了一道溝啣呀咳柴王爺推車就壓了一道溝啣呀咳〔朱唱吹腔〕什麼人董家橋打過了五虎什麼人敲圓鑼賣過香油什麼人肩刀橋上走什麼人坐馬就觀春秋啣呀咳什麼人坐馬就觀春秋啣呀咳〔雲唱吹腔〕趙匡胤董家橋打過了五虎鄭子明敲圓鑼賣過香油周倉在肩刀橋上走關二爺坐馬就觀春秋關二爺坐馬就觀春秋〔朱〕放你過去倒也不難可是你得叫我一聲〔朱〕放我過去〔朱〕好〔雲〕放我過去〔雲〕叫你什麼呀〔朱〕叫我一聲牧童哥哥〔雲〕哎〔朱〕我要你叫我呀〔雲〕啊你要我叫你〔朱〕是呀〔雲〕那麼你聽着那旁來的可是牧童呀〔朱〕哎要叫我做牧童哥哥〔雲〕再來那旁來的可是牧童兒〔朱〕什麼〔雲〕哥哥〔朱〕哎我的好妹子〔雲〕牧童哥少陪了〔雲下〕〔朱〕瞧她那個樣

兒讓我來學一學。哎喲，閃了我的腰啦，這可怎麼好呢。還好，不要緊，我的牛呢？牛呢？不知道上那

兒去啦。待我上山去找去罷。（末下）

趕快參加公民訓練

愷 天

國際間的風雲日漸惡劣。大戰爭的開始。隨時均有爆發的可能性。我們中國的地位。更是危險萬端。我們中國的民族。亦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亡國關頭。迫在眉睫。而我們中國衰弱病的重症。尤不能否認。處在這種危亡關鍵的中國。應當如何方能自保圖存。實爲重要問題。但是我們民族愛國火辣的心情。尙未泯滅淨盡。參加公民訓練。就成了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上海市的公民訓練。早已組織成立。實施已經數月。據說全部開始預備第一期訓練的時候。規定爲兩千人。因爲參加受訓的人員。踴躍異常。實到的數目。已竟出乎意料之外。結至現在。除銀錢業及市民參加者約三千人外。尙有雜糧業洋行業兩千多人。觀此成績。而陸續參加者尙大有人在。前程的發展。是不預計的。參加公民訓練的利益。不止希望能得到一點軍事上的初步常識。並且鍛鍊個人體魄。增強個人健康。矯正個人姿式。使胸肺發展。減少病疾的侵略。更能表現我們民族復興的精神。已踏進實踐的階段。養成早起晚息。富有尚武朝氣的良好習慣。做一個有用的人。將來有機緣。可以替國家做下一點偉大的事業。以盡國民一份子之天職。雖然我是依人作嫁的人。身體受着相當的約束。不能獲得絕對自由。但是慌於時勢日非。及個人的利益。認爲良機難逢。不敢錯過。遂毅然決心於六月一日。亦加入了公民訓練。我是被編入了第十一隊。實行受軍事的訓練。他們的編制。除已集有相當的人數。選妥相當的地點。另請當局特派軍事人員前往指導教練外。現在已編制好的。有十一個中隊。每中隊分三小隊。每小隊分三班。每班十六人。每中隊共計爲一百四十四人。公民訓練第一期報名業已額滿。第二期開始訓練。在即。希望獲有健全的體格。願意將來在國家危難的前線上。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的。趕快前往各公安分局報名吧。

盜 魂 鈴

戲 情

唐三藏，師徒四人，往西天求經，正向前行，忽見一座高山，擋住去路，三藏教豬八戒前去探看，見山岡上，有幾間茅屋，有一個年輕女子，在門前遊戲。八戒陡起淫心，就走上前去，向她調戲，假說口中渴討茶。不料這女子乃爲妖怪變化的，一見八戒，就請他入室。那女妖有一隻寶鈴，一搖動，可以攝人魂魄，此時正放在桌上，光芒四射。八戒一見，才知這女子定是妖魔，就乘她不會防備，把寶鈴偷了就跑。女妖隨後追來，看看追上，八戒恐慌非常，幸虧孫行者趕來護救，方將女妖打退。

登 場 人 物 表

豬八戒(丑)

女 妖(武旦)

孫行者(武生)

〔豬八戒內白〕走吓，〔唱梆子倒板〕我師傅在前途對我言，〔上唱慢板〕他叫我豬八戒前去探山，一路上看不盡花明柳暗，在山頭看不了萬頃良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相映，走一嶺嶺相連，轉過了小山坡，用目觀看，又只見山崗下一帶清泉，〔自〕我豬八老爺的便是，我師徒四人，去往西天取經。

一路之上，輒頭也是怪，瓦塊也是精，也不知道遇見了多少妖魔鬼怪。今個師傅又叫我去探山，這一路山清水秀，那裏會有妖精，這全是我猴兒哥的壞，我不免回去，我見了師傅，我就說探着妖怪的下落啦。師傅要問我是什麼山，我就說是青石山，要問我是什麼洞，我就說是白石洞，要問我是

什麼門。我就說是釘釘鐵葉門。要問我見着妖精
 啦。沒有。我就說是看見啦。要問我妖怪是什麼樣
 兒。我就說是青臉紅髮。鉅齒獠牙。紫花屁股溝。醬
 色鷄巴毛。我就是這個主意。走吓。〔唱西皮青衣慢三
 眼〕昔日裏有一個孟姜女。他與那范郎送寒衣。
 哭倒了長城十數里。至今留名萬古題。〔白〕來此
 有戶人家待我看來。嘿。嘿。這個地方。〔女妖上坐介〕
〔豬〕有這麼大的房子。喝。還有個小娘們。待我上
 前搭格搭格他。我說大嫂子請啦。〔女妖〕請啦。嚶
 唷。你怎麼是這個樣兒吓。〔豬〕我這個樣。長得還
 含糊麼。〔女妖〕你是個做什麼的。〔豬〕我是個行
 路的。〔女妖白〕你既行路。你只管在這裏看什麼。
〔豬〕我看你長得好看。〔女妖〕那麼你就看。〔豬〕
 我就看看。〔唱小曲〕四月裏四月二十八。娘娘廟
 裏把香插。打南來了個小大姐。年紀不過剛二八。
 梳油頭打雲鬢。漆黑的頭髮紅頭繩兒扎。蘇州香
 粉撲滿面。揚州的胭脂把臉蛋兒擦。兩道灣眉如
 柳葉。櫻桃小口一點點大。三寸金蓮窄又瘦。走一

步咯答答。我要上前拉他一把。他可不住的叫他
 媽。〔女妖〕你唱完沒有。〔豬〕我唱完了。還沒盡興。
 我還要再樂一個。〔女妖〕你還唱什麼呀。〔豬〕你
 聽了。〔唱京調〕一更裏進繡蘭房。櫻桃口呼喚聲梅
 香。你把那個銀兒拿上。對菱花卸去殘妝。淚兩行
 叫丫環。你把那個門闌上。聽譙樓更鼓。淒忙入羅
 幃。懶脫衣裳。細思量。一紗窗月影。月照窗窗檯上。
〔白〕你聽好不好。〔女妖〕好。你再唱一齣。〔豬〕再
 唱一齣。你到聽出了癡來啦。〔唱玉美情人〕玉美吓。
 情人病在床。叫了老冤家。快進奴的房。有話與你
 商量。手啦手兒床沿坐。低聲悄語。叫了一聲哥哥。
 你穩坐聽奴家說。從前啦。得病盼望着好。如今晚
 的病兒。重加十分。要見五殿閻君。這是吓。銀子三
 百兩。拿回家去。娶上門子親。傳留後代。根娶妻吓。
 必要坐家女。莫娶烟花柳巷人。如今晚的姑娘沒
 有良心。一派的假殷勤。米湯可就灌死了人。〔豬〕
 我唱了這麼半天。連一碗水都沒有喝。〔女妖〕那
 麼你就請進來坐坐。我與你去倒茶去。〔豬〕好好

好。我就到你裏頭去。〔女妖〕什麼。〔豬〕我到裏頭去坐坐。〔女妖〕你等着我去與你倒茶去。〔下〕〔豬看介〕這是個石頭洞吓。這桌子上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這是什麼東西。嚟呀。敢自我到了妖怪家裏來啦。這不是魂鈴麼。待我偷了去。我趁着沒人。我快逃走了罷。〔下〕〔四小妖二大妖追下〕〔豬上大妖追上〕

〔大妖〕吠。你是何人。擅敢盜俺的寶貝。〔豬〕你休得胡言。寶鈴取你。〔搖介妖笑介〕〔豬〕怎麼不響吓。〔妖搖鈴介〕〔妖〕看寶鈴。〔豬下衆追下〕〔孫行者內唱西皮倒板〕辭別師傅下山林。〔上耍棍介〕唱快板〕八戒前去盜魂鈴。邁步轉過高峯嶺。人聲吶喊爲何情。〔自〕我命八戒去盜魂鈴。這般時候。不見到來。也不知何處吶喊。待俺空中一望。〔上桌介〕〔豬上衆妖同追上打下衆追下孫下桌〕〔孫〕果然是八戒。與妖魔爭鬪起來。待我拔些毫毛。變些子子孫孫。與妖魔交戰便了嚇。〔上四小猴衆妖上起打妖下孫耍棍下〕〔豬上〕看我猴兒哥。帶了許多猴兒宰子。殺得十分熱鬧。我不免我也奕上幾個小豬。同他去打待我

養來。嚟呀。屙出一個來啦。等我到這邊來再奕上一個喂。又一個再來一個。又是一個。還少一個。屙的屁股眼疼。等我坎劍子坎一罷。夠了夠了。待我教與你來。給你一根扒子。給你一根。再給你們兩個人兩根來。跟着我走。〔跑大圓場三次〕立正。開步走。向右轉。立正。開步走。〔同下打衆十二股蕩八連環打下衆妖上〕〔妖〕擺陣擒他。〔引孫上入陣穿四門打介孫下四小猴上翻跟鬥上高下妖引豬上入陣四小豬上翻跟鬥介上高下豬上高比介跳下衆妖隨下〕

卒

陸月娥

開始下棋的時候。往往不注意一只卒。因爲卒是太渺小了。不能像車馬炮般地創造出偉大的事業來。但到終局。失敗於卒的手下者。很多。

羅伽先新生著

指導青年
奮鬥途徑

造就國家
中堅人材

現代青年之座右銘

現代青年——爲什麼彷徨歧途!?

現代青年——爲什麼沉鬱煩悶!?

復興國家民族，都是我們的責任。

努力，努力！前進，前進！只要脚踏實地的幹去，前途充滿着無限光明！

現代青年，由於他自己本身的智識與能力，尙未十分充實的緣故，只能黑暗中摸索着光明。可是，現社會正是荆棘叢生，處處地方，給予青年以障礙與失望。於是現代青年，惟苦悶煩惱，甚至於消極厭世。像這樣地犧牲了的青年，爲數很多，這不但對於青年是極大的不幸，而對於國家民族，更是一個大損失！可是青年諸君們請勿悲觀！請勿消極！因爲在本書裏：我們詳盡地爲青年指示責任的重大，與前途的光明，我們更有系統地闡說現代青年的人生觀，生活，信仰，德性，思想，學識，服務，智識，康健，社交，娛樂等諸方面，並明示修養與訓練的有效方法。最後對於青年問題，如戀愛，婚姻，學業，職務，集團生活，自殺等，都有明晰的解剖，與正確的論斷。總之，現代青年如能依照本書的指示與領導，實在地做去，前途該是多麼光明美麗啊！

全書四十萬言八百餘面精釘一大巨冊定價國幣一元

上海交通東路教育書店發行

鴻
鸞
禧

戲情

乞丐的首領金松，有一個女兒名叫玉奴，容貌却生得非常美麗。有一日天下大雪，金松又不在家，玉奴偶然走到門外望望，看見一個少年乞丐，凍餓得跌在雪中，她一時心中不忍，教他到屋中來躲躲風寒，還取了些豆汁給他吃。恰巧金松回來看見，就疑惑女兒與這人定有私情。後經玉奴說明，實在是救濟他的，金松也以爲女兒做事不錯。再問問這人的姓名，方才知道他叫莫稽，還是一個秀才，就將女兒嫁給與他。結婚以後，玉奴勸夫用功讀書，預備求取功名。後來莫稽進京應試，果然高中得官。但是一想玉奴乃是乞丐的女兒，就居心遺棄。到任之時，假意說是接她父女到任，乘船前往，走到半路，將玉奴推落河中，又把金松趕逐上岸。不料玉奴落水，被巡按林潤救起。問明遇難的情形，認爲義女，又派人尋到金松，一同住在衙中。這林潤正是莫稽的上司，他意中要教他們夫妻團圓，假說自己有一女兒，要許配與他。莫稽喜歡非常，到了那成婚的一天，玉奴教丫環拿了木棒，預備打這薄情郎。莫稽一見新娘，仍是玉奴，起初還疑是鬼，後經玉奴數責一番，也就伏罪了。在林潤的本意，是要革去莫稽的官職，還是玉奴代他告求而免。

登場人物表

金玉奴（花旦）

金松（丑）

莫

稽（小生）

林潤（老生）

林夫人（老旦）

金

永（生）

〔四雲童執旗引天喜星上白〕我乃天喜星是也。今有金玉奴與莫稽有姻緣之分，奉了玉帝敕旨，與

他二人撮合。衆雲童駕起祥雲前往。〔上高台坐介〕

〔白〕遠遠望見莫稽來也。〔莫在幕內喊〕好冷呀。〔莫

上唱西皮原板〕天寒冷凍得我渾身發抖。身無衣肚

無食路途難行。〔白〕小生莫稽乃是本城一名秀

才自幼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只落得在乞討之中

三天未曾吃飯眼見得就要凍餓而死了。〔接唱西

皮原板〕可惜我滿腹中文章錦綉但不知何日裏

纔得出頭。〔天降大雪莫寒介〕〔莫〕哎呀。〔唱哭板〕一

霎時腹內痛難以掙扎。〔莫凍倒一旁介〕〔天喜星〕莫

稽你倒在塵埃自然有人前來搭救與你衆雲童

回復玉帝去者。〔四雲童引天喜星下〕〔金玉奴在幕內咳

嗽介〕喝嘿。〔金玉奴上詩〕青春正二八生長在貧家

綠窗春寂靜空負貌如花。〔白〕我金玉奴爹爹金

松乃是本城一個丐頭今兒個清晨起來與人家

照看喜事去了留我一人在家看守門戶忽聽門

外撲通一響不知道什麼東西天到這般時候還

不見他老人家回來不免去到門外盼望爹爹便

了。〔唱西皮原板〕人生在天地間原有好醜富與貴

貧與賤聽命自由金玉奴拿定了主意苦守家雖

貧怎不是閨閣女流。〔出門見下大雪作長寒取巾拂雪

介〕〔白〕唉天到這般時候又下那麼大的雪我爹

怎麼還不同來。〔金走到莫睡的地方足尖跌著莫介〕〔金〕

啣啣那兒來的倒臥的。〔莫喊痛介〕噫啣啣。〔金〕他

還有點兒氣喘我說你醒醒。〔莫蘇醒介〕哦原來是

位小姑娘。〔金〕不錯是我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

躺在我家門首。〔莫〕我乃是飢寒之人三天未曾

吃飯身上寒冷故而倒臥在你家門首。〔金〕聽你

那麼一說怪可憐的我們家裏頭有的是豈汁給

你吃一碗充充飢你看好不好。〔莫〕多謝小姑娘

〔金〕門外風大你到我們家裏去吃吧。〔莫〕兩足

疼痛難以行走。〔金〕你說你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難道說叫我抱着你。〔莫〕如此待我自己爬進去

吧。〔金〕你自個兒爬進來吧。〔莫爬進門介〕爬進來

了。〔金〕你等着我與你去取豈汁。〔唱西皮搖板〕飢

寒人只餓得渾身戰抖做一樁陰功事也算好修

〔白〕你等着吧。〔金下〕〔莫唱西皮搖板〕想這樣陰功

事世間少有。這也是老天爺將我來救。〔金松在幕內喊〕曖嗨。〔金松上唱西皮搖板〕每日裏吃不了殘茶剩酒。坐草堂好一似公伯王侯。管化子我這裏頗爲拿手。〔金進門見莫〕〔金〕嘔。〔唱西皮搖板〕見一個乞丐人氣冲牛斗。〔莫〕原來是位老丈。〔松〕新賬沒有還。什麼又是老賬。你倒是幹什麼的。〔莫〕我乃是饑寒人。〔松〕飢寒人不用說就是討飯的。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幹什麼的。你今跑到我們家裏來。豈不是虎口裏奪食嗎。〔莫〕啊老丈。不是我要進來的。〔松〕不是你要進來。難道說我拿大紅帖子把你請來的嗎。〔莫〕裏面有位小姑娘。她叫我進來的。〔松〕哇。哇。再加一個哇。什麼裏面有個小姑娘叫你進來的。你可別血口噴人。我今把你叫出來問問。要真是她叫你進來的。還則罷了。如若不然。我可要對你不起。我說玉奴丫頭與我滾出來罷。〔金上唱西皮搖板〕聽呼喚不由我雙眉喜綯。老爹爹回家來萬事皆休。走向前施一禮爹爹好否。〔松〕你真要把我氣死。〔金唱西皮搖板〕爲

什麼回家來氣冲牛斗。〔白〕爹爹你回來啦。〔松〕我的家管我回來不回來。回來啦。〔金〕爹爹你跟誰生那們大的氣。〔松白〕跟你跟你。簡直是跟你。〔金〕跟女兒生的什麼氣。〔松〕丫頭我來問你。我纔出去了一忽兒功夫。你怎麼把他給弄進來。想我偌大年紀。又是你的老子。人家問起來。叫我說什麼好。啊。啊。啊。糟。〔金〕鬧了半天。爹爹就爲了他。〔松〕不說他。還說我自己嗎。〔金〕爹。你別生氣。聽女兒慢慢兒的告訴你。〔松〕快說。快說。〔金〕清晨起來。你與人家照看喜事去了。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你老人家回來。是女兒放心不下。出得門去。探望你老人家。不想我就看見了他。〔二笑介〕躺在我們門口。女兒問他。他說乃是饑寒人。好幾天沒有吃飯。我們家有的是豈汁兒。給他吃一碗。充充饑。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也是你老人家陰功積德。〔松笑介〕呵。哈哈。我真是愈老愈糊塗。好啦。你是好意。我可錯怪你啦。說了半天。豈汁怎麼樣了。〔金〕要跟你說話。豈汁涼啦。〔莫〕

啊。老丈涼的也將就了。〔松〕好。他倒不忌生冷。丫頭有熱的沒有。給他添上點兒。〔金拿一碗交松轉倒莫碗內介〕〔松〕燙。〔莫伸舌用手作扇介〕〔松〕唱工對付。做工不錯。〔莫〕老丈可有麼。〔松〕無有了。〔莫〕怎說無有了。〔松〕無有了。〔莫笑介〕〔莫〕哈哈。哈哈。啊。哈哈。〔失手碗落地上介〕〔莫唱西皮搖板〕吃完了。荳汁漿精神抖擻。似這等陰功事。世間少有。走向前施一禮。多蒙搭救。〔松〕我揍你。〔金〕爹。爲什麼你打他。〔金松白〕丫頭你看。他吃飽啦。喝足啦。連個謝字都沒有。反而叫我大舅。你看這人可惡不可惡。〔金〕爹。你別生氣。我來問問他。喂。我說你怎麼不講理。請你吃飽啦。喝足啦。連個謝字都沒有。爲什麼反而叫我爹大舅子。〔莫〕哎呀。小姐。老丈麼。他聽錯了。我說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叫他大舅。〔金〕你說的搭救之救。不是叫我爹大舅。〔莫白〕是啊。〔金〕我爹他聽錯了。〔莫〕老丈他聽錯了。〔金〕我說爹。他說的搭救之救。並不是叫你大舅。〔松〕待我來算算。搭救大舅。乃是音同字不同。來來來。你

再把下句唱出來。〔莫唱西皮搖板下句〕到來生變犬馬。結草相酬。〔松〕我說你吃飽啦。〔莫白〕吃飽了。〔松〕身上也暖啦。〔莫〕身上也暖了。〔松〕兩個山字架在一塊兒。〔莫〕此話怎講。〔松〕請出。〔莫〕該莫是叫我走。〔松〕誰叫你留着。〔莫〕如此說來。我就走。〔金〕我說你回來。〔莫〕在這裏。〔走向金前介〕〔松〕慢慢兒的。這兒還有堵牆。我說丫頭。他走得好好的。爲什麼把他叫回來。〔金〕我還有話跟他說。〔松〕好。你有話當面去說。〔金〕我說你這個人。這麼不講理。吃飽啦。喝足啦。連個謝字都沒有。麼。〔莫〕我已謝過老丈了。〔金〕你謝啦。我爹還得謝我。〔莫〕不是小姐提起。我倒忘懷了。多蒙小姐搭救。啞啞啞。我這廂有禮了。〔金〕罷啦。爹爹你也不問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倘若他得了第。也好搭報我們。〔松〕好孩子。你真想得到。待我問問。我說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莫〕小生姓莫名稽。乃是本城一個秀才。〔金〕爹你聽見沒有。他還是一個秀才。〔松〕虧了他是個秀才。碎了我的碗。他要是

舉人把我家的鍋也碎啦。〔金〕聽他的話怪可憐的。我們家現有雜和菜，與他吃飽啦，再讓他走吧。〔松白〕雜和菜我要下酒的。〔金〕好的，給你留着。〔金對莫看介〕〔金〕我說你別走。〔金一笑介下〕〔莫望金作得意介〕〔莫〕這一下，我是不走了。唉，這一下，我是不走的了。〔金松白〕這一下，你是吃定了我了。請坐，請坐，方纔你說姓什麼，我沒有聽清楚，你再說一遍。〔莫〕小生姓莫名稽，乃是本城一個秀才。〔松〕姓莫名稽，乃是本城一個秀才。哦，嚇，我問了你，你也問問我。〔莫〕啊呀呀，不是老丈提起，把老丈就誤了。〔松〕這是什麼話。〔莫白〕請問老丈尊姓大名。〔松〕老漢姓金，單名一個松字。〔莫〕唉，金松老丈，金乃金玉滿堂之金，松乃松柏長青之松，好一個高雅的名字。啊，金老丈方纔有位小姑娘，她是什麼人。〔松〕乃是小女。〔莫〕什麼，是千金。〔松〕小丫頭。〔莫〕令愛。〔松〕不敢當。〔莫〕請教令愛芳名是那幾個字。〔松〕玉奴。〔莫〕玉乃碧玉之玉，奴乃奴家之奴，好一個香而且豔的芳名。〔用手心送到口邊

伸舌一紙介〕〔松〕你要把我的女兒吞下去不成。〔莫〕吃在肚內，可以牢牢記着。〔松白〕老漢告便。〔莫〕請便。〔松背白〕我看這莫稽，人才都不錯，不如將他收爲東床了。啦，我一樁心事，我說莫相公，老漢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莫〕老丈如有金言，當面請講。〔松〕老漢有一小女，我打算。〔莫〕老丈打算什麼樣。〔松〕我打算。〔莫〕老丈打算什麼樣。〔松〕我打算揍你，你別逼我，我說不出來啦。我有意將我女兒玉奴許配與你，不知你意下如何。〔莫〕我也告便。〔松〕請便。〔莫背白〕哎呀，且住，想那金玉奴，乃是丐頭之女，豈能與她配合，也能在此無可奈何之中，暫且答應了他，日後得中再作道理。啊，金老丈，好倒好，但是家業凋零，財禮全無，豈不誤了小姐的終身。〔松〕咱們既成了親家，什麼事都好辦，你說窮，我也是沒有錢，大家來吹牛皮，說大話，你會不會。〔莫白〕說大話，乃是我的拿手。〔松〕那末，你先來說。〔莫〕啊，那旁來的，該是岳父老大人。〔松〕嚶，對面來的，可是女婿大官人。〔莫〕

岳父大人請坐。〔松〕女婿大官人請坐。〔莫〕如此大家坐下。啊岳父大人小婿已預備下了。〔松〕預備什麼。〔莫〕黃金千兩彩緞百疋鳳冠一頂蟒袍霞帔望岳父大人收下。〔金松白〕鳳冠霞帔是要用的。老漢收下了黃金千兩彩緞百疋原物璧回。〔莫〕不敢不敢。〔看身上〕哎呀又撕破了一塊。〔松〕老漢我也預備下了。〔莫白〕岳父大人預備什麼。〔松〕象牙床一張金夜壺一把銀馬桶一個華絲葛被窩一百床。〔莫〕岳父大人要許多被窩何用。〔松〕日後要是你們沒有生意做也好開一家小客棧。〔莫〕象牙床收下被窩送還一半。〔松〕不要退了不要退了。〔莫白〕不好險得很又撕了一塊。〔四丐夥老二同上〕〔老二〕弟兄們我們去看看大哥可在家說這到啦大哥在家沒有。〔松〕那一位。嘿老二你那邊來你來得真巧來來見見衆位叔叔大爺。〔莫〕衆位叔叔大爺請了。〔老二〕罷了我說大哥這位是誰。〔松〕這位是莫稽莫相公哥哥新招的女婿。〔老二〕我們與大哥道喜。〔松〕大家一

喜老二你看看幾時好日好與他們成親。〔老二〕今天正是黃道吉日不用改啦。〔松〕好雖好女婿還沒有外套。〔老二〕待我問問弟兄們身上可有啦有啦拿去看看。〔松白〕不好這是一條褲子。〔老二〕有名堂。〔松白〕什麼名堂。〔老二〕叫做金銀滿庫。〔松〕好高才這白布褲腰於喜事不利把牠剪啦。〔老二〕慢些又是好口彩。〔松〕什麼好口彩。〔老二〕叫做白頭到老。〔松〕好口彩請姑老爺入褲。〔莫稽伸臂穿褲介〕〔松〕這改良馬褂沒有袖子老二新郎扮好啦新娘子還少一塊紅蓋頭。〔老二〕這兒有塊紅布你看能用不能用。〔松〕好極啦我去攙新娘你攙新郎說幾句好話他們好拜堂。〔松下〕〔老二〕作揖作揖再作揖一塊沉香木雕成一馬鞍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動樂。〔松攙金上〕〔老二〕先拜天地後拜家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松扶金莫稽同下松又上〕〔老二〕恭喜恭喜我們告辭啦。〔松〕慢慢走慢慢走後面現有雜和菜大家隨意吃一點兒再走吧。〔老二〕如此我們就不客氣啦。

〔衆人同下〕

〔莫稽玉奴同上〕〔莫唱西皮原板〕人逢喜氣精神爽，
〔金唱西皮原板〕但愿得配夫妻地久天長。〔莫笑介〕
哈哈。〔白〕啊，娘子，我是暖衣飽食，時常陪伴娘
子，快樂一世的了。〔金〕官人說的是那兒話來。今
當大比之年，你該上京趕考，若得一官半職，也好
改換門庭。〔莫〕娘子，我在此安享家庭之樂，還想
趕的什麼考。〔金〕既不趕考，你有什麼打算。〔莫〕
我早有打算，等我那岳父大人去世，我就授他這
根杆兒。〔金〕哦，你的打算，是等我爹死後，你執掌
他老人家這杆兒。〔莫〕正是。〔金〕嘿，真不錯。〔莫〕
本來不錯。〔金〕有志氣。〔莫〕本來有志氣。〔金〕天
呀，想我金玉奴，祇望配一個狀元才郎，誰想他也
是一根杆兒上的啊。〔哭介〕〔金唱西皮搖板〕祇望他
到京城功名成就，誰想他也是個下賤之流。〔莫〕
娘子啊。〔唱西皮搖板〕勸娘子休得要珠淚雙流，我
與你夫妻情難以割捨。〔金〕你捨不得我，我也捨
不得你，有啦，我跟你一塊去吧。〔莫〕好，你走啊。

〔金〕不好就走，我們把爹請出來商議商議，有請
爹。〔松上白〕爲什麼不睡一忽兒。〔莫〕岳父大人，
〔松〕女壻大官人。〔金〕爹。〔松〕罷啦，坐下，你們爲
什麼起得這樣早。〔金白〕爹啊，你女壻說啦話啦。
〔松〕他說啦什麼話啦。〔金〕他說今當大比之年，
他要上京趕考。〔松〕趕考乃是好事，別攔他，讓他
去。〔金〕他又說啦話啦。〔松〕他又說什麼話。〔金〕
他說。〔松〕他說什麼呀。〔金玉奴白〕他說，他捨不得
我。〔松〕哦，他說，他捨不得你，那末，你便怎麼樣呢。
〔金〕我呀。〔松〕你便怎麼樣呢。〔金〕我呀，我也捨
不得他。〔松〕他說，他捨不得你，你說，你捨不得他，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金〕我打算。〔松白〕你打算
〔金〕我打算跟他一塊兒去。〔松〕哎呀，那有舉子
老爺帶家眷的。〔金〕我們是恩愛夫妻，難以割捨。
〔莫〕是啊，我們是恩愛夫妻，難以割捨。〔松〕哦，你
們是恩愛夫妻，難以割捨，好好想我金松，老早把
老婆死啦，留下玉奴一個女孩子，好容易一點兒
一點兒把她養成了人，不想從那個門裏進去，那

個門裏出來。一忽兒功夫就要跟人走啦。丟下我老頭兒一人孤苦伶仃，想起了老太婆好不傷心。

〔哭介〕〔金〕我說爹，你在那裏樂什麼？〔松〕我在這兒哭，誰說樂？〔金〕爹，你哭什麼？你姑爺進京，求取功名，倘若得了一官半職，豈不是你老人家體面光彩麼？

〔莫〕哎呀，岳父大人哪，小婿此番進京，若得一官半職，豈不是你老人家的榮耀門庭？

〔松〕得啦得啦，不要把老丈人耍壞了。我看你們兩個人去，也沒有人照應，讓我跟你們同去吧。

〔莫金〕如此，大家一同走。〔松〕不要拖，我還有差使在身，還要交代交代好走。你們到後面收拾收拾，我交代好啦，再走吧。

〔莫金下〕〔松〕老二在那裏？

〔四丐夥老一同上〕〔老二〕大哥，叫我們來幹什麼？

〔松〕我要跟我女婿上京趕考，這根杆兒交你執掌。

〔老二〕小弟才疏學淺，焉能担此重任？

〔松〕大才大用，何必客氣，將杆兒拜過。

〔拜杆兒介〕〔莫金同上〕〔松〕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辭別了衆位出門庭。

〔莫金同唱西皮搖板〕但愿得此一去魚跳龍門。

〔松金莫同下〕

〔老二〕衆位大哥，把杆兒交給與我，你等不准在外偷雞拔烟袋，拿人家的東西，我要是曉得啦，要重辦你們，有事無事，無事退堂。

〔衆人同下〕

〔林潤上引〕臣報君恩，子孝雙親。

〔自〕老夫林潤，今奉聖恩，放我江西巡按，今乃榮行之期。

〔家院暗上〕〔林潤自〕家院，在？

〔林潤自〕有請夫人。

〔林夫人上引〕夫受王家爵，妻沾愉樂恩。

〔自〕老爺，夫人，今當榮行之期，請出夫人一同上任來，吩咐人儀，準備船隻伺候。

〔衆同下〕

〔金上唱西皮搖板〕我的夫入闈場，不見回轉，倒叫我一陣陣懸挂心懷。

〔莫上唱西皮搖板〕適纔問在宮院文章來獻，我這裏喜揚揚轉回家院。

〔金〕你回來啦，文章可曾得意？

〔莫〕文章倒也得意，但是我腹中飢餓了。

〔金〕我爹上街討飯去了一會兒就來的。

〔松上唱西皮搖板〕在長街討來了殘餚冷飯，回家去供女婿一頓飽餐。

〔金〕爹爹，你回來啦。

〔松〕你女婿肚子餓啦。

今天討啦。半碗冷飯。女婿你先用啦罷。〔莫〕岳父大人請用。〔松〕我一點兒不餓。你先吃罷。〔莫〕娘子請來用飯。〔金〕我呀。還不餓呢。〔報子上念乾板〕報報喜來到。得中的人兒真榮耀。富貴門前討錢鈔。討錢鈔。〔白〕我報錄的。今有舉子莫稽。得中第八名進士。找了一天。沒有找到。我在這兒問問裏面有人麼。〔松〕作什麼的。〔報子〕報錄的。〔松〕報的是那一家。〔報子〕莫稽莫大老爺。〔報〕莫稽中啦嗎。你等一等。我與你通報。〔報子〕八成定在這兒。〔松〕姑老爺你中啦。現有報錄的來啦。〔莫〕怎麼我中了。啊哈哈。〔將飯噴出介〕〔莫〕喚他進來。〔松〕報錄的。老爺喚你進去。〔報子〕報錄的與老爺叩頭。〔莫〕罷了。可有報單。〔報子〕有。〔莫〕呈上來。〔報子〕是。〔莫〕岳父大人請看。〔松〕姑爺請看。〔莫〕娘子請看。〔金〕官人請看。〔莫〕如此大家一同觀看。〔念介〕捷報貴府第。莫稽莫大老爺。得中甲辰科第八名進士。哈哈。〔松〕姑爺。你怎麼啦。〔莫〕我中了。〔松〕你中啦。我這兒腫啦。〔莫〕

將報單貼在門首。〔報子〕是。〔報子〕暗將金松喚出介。〔報子〕請你回稟老爺。要一點兒賞。〔松〕當然有的。〔進門一摸分文俱無。拿半碗冷飯在袖內介〕〔松〕你跑了一天。辛苦啦。應當有點兒孝敬。別的沒有預備。老爺吃剩半碗冷飯。你拿啦去罷。〔報子〕誰要你這冷飯。〔報子下〕〔松笑介〕哈哈。姑爺中了。做啦官。我就是老太爺啦。哈哈。〔手舞足蹈介〕〔莫〕哦。中雖中了。以後大家要拿些規矩出來。〔金暗示松走向門外說話介〕〔金〕爹呀。你聽見沒有。中雖中啦。以後要拿些規矩出來。爹呀。你這麼大的年紀。還能叫你跟女兒受苦嗎。爹。你忍着點兒罷。〔松暗泣介。自揩眼淚介〕〔報子上白〕裏面有人嗎。〔松白〕那一位。〔報子〕還是報錄的。〔松〕你又來幹什麼。少站一時。回姑老爺的話。報錄的要見。〔莫〕傳。〔松〕咋報錄的。老爺改啦。脾氣見啦。他小心點兒。〔報子〕報錄的與老爺叩頭。〔莫〕罷了。可有報單。〔報子〕有。〔莫〕呈上來。〔松想看報單。莫向他瞪眼。金想看也發莫用冷面孔對待〕〔莫〕哼。〔念〕報到貴府第。莫稽莫大老

爺實授德化縣正堂將報單貼在門外。〔松白〕昨

〔不情不愿的將報單一拍介〕〔報子又將松暗暗喚出介〕這一

一踫可要賞點兒。〔松〕這一踫不能讓你白跑。你

等等。〔進門一無法想介仍拿半碗冷飯在袖內介〕我說報

錄的。你辛苦啦。老爺真賞啦。還是半碗冷飯。〔報

子〕誰要你冷飯。〔報子下〕〔莫〕中雖中了。無有銀

子上任。也是枉然。〔金〕爹。你上街坊去打聽打聽

可有放官利的沒有。〔松〕好。我就去。〔四侍衛引書吏

上白〕到此已是裏面。那位在。〔松〕是那一個。〔書

吏〕我們是迎接莫大老爺上任的。〔松〕稍站一

時。回稟姑老爺的話。外面現有衙役三班來迎接

姑老爺上任。〔莫〕傳。〔松〕咋。老爺脾氣大小心啦。

〔書吏〕書吏們與莫大老爺叩頭。〔莫〕罷了。〔書

吏〕現有紋銀二百兩。莫大老爺收下。〔莫〕這個

〔松〕我與你代收啦罷。〔莫〕看衣更換。〔書吏〕你

這老頭兒要穿什麼衣服。〔松〕太好啦。穿不慣。讓

我自己看。〔穿上家人的衣服介〕〔書吏〕原來你是莫

家的掌家。〔松白〕我真是莫老爺的丈人。老太爺

〔書吏〕原來是老太爺。失敬了。這頂舊帽可棄掉

了。〔松〕這頂舊帽。我把牠藏起來。保不住他要變

心。我還要戴呢。〔莫〕吩咐外廂開道。〔衆人同下〕

〔二船夫上四侍衛書吏引莫金松同上金欲先上船被莫攔

住介金氣得幾欲跳河與松哭作一團介上船後侍衛及書吏

先下。〔莫〕吩咐開船。〔船夫〕咋。回稟老爺。風狂浪

大。不便行舟。〔莫〕就在此處挽船。〔船夫〕是。〔莫〕

金兒。金兒。〔松〕叫誰吓。〔金暗示松介〕〔松〕有。〔莫〕

斟酒。〔松〕咋。〔莫〕娘子請。〔唱西皮搖板〕自幼兒在

窗前好讀書文。想不到入闈場。一舉成名。〔金唱西

皮原板〕夫妻們在艙中開懷暢飲。但愿得到任上

指日高陞。〔莫〕金兒將酒席撤去。上船頭去用罷。

〔松出艙介背白〕好小子。我把你黑心王八蛋。當初

你凍餓在我家門首。不是我女兒救你。那有你活

命。此番上任。你待我好。還則罷了。若有錯待。非叫

你把葷汁兒給吐出來。氣死我啦。哦。〔松醉倒船後艙

介〕〔莫〕金兒。金兒。〔莫背白〕哎呀。且住。方纔聽金兒

言道。此番上任。若有錯待。要將我以前之事。一一

說將出來。與我前程大有關係。這便怎麼處。有了我不免將他女兒。誑出艙來。將她推入江心。〔松說夢話〕好良心。〔莫〕金兒金兒。推入江心。一死。免得日後多事。啊。娘子醒來。〔金〕官人何事。〔莫〕外面月色鮮明。好一派江景。請娘子同往船頭賞月。〔金〕外面風大。不去也罷。〔莫〕不妨。待下官攙扶與你。〔金〕妾身奉陪。〔莫金出艙介〕〔莫〕娘子。你來看。江水滔滔。月色朗朗。照得水面明亮似鏡。嗒嗒。嗒。前面還有一尾金絲鯉魚。〔金〕金絲鯉魚在那裏。〔莫〕就在前面。〔莫推金入江介〕〔金〕啊呀。〔金下〕

〔莫〕金兒醒來。〔松〕什麼事啊。〔莫〕你女兒失足落水了。〔松〕船家快快搭撈。〔船夫〕水往下流。無從打撈。〔松〕哎呀。我的兒啊。〔莫〕啊。金兒不必啼哭。現有紋銀二十兩。你拿回家去用罷。〔松〕我說姑老爺。我就是一個女兒。如今她又死啦。我是無依無靠。孤苦伶仃。一個人。叫我到那裏去。還是求求姑老爺。帶我上任。有什麼吃剩的殘茶冷飯。給我吃一點兒。你也別當我是丈人。只當我是你的

家人。你帶我去罷。〔莫〕衙門規矩甚多。你那裏懂得。〔松〕衙門規矩雖多。我一天學一樣。一年下來。我也能懂啦。再說我也幹過巧頭。稍爲亦懂點兒。規矩。此番前去。你別當我是個。只當我是條狗。你養老了我罷。〔莫〕太也嚕囉了。〔松〕哼。哼。我把你真沒有良心的小莫稽啊。你不想當初沒有我。父女將你救活。你那有今天。我這樣苦苦的求你。你竟毫無心肝。好。你的衣帽。我也不要穿。〔脫衣帽擲地介〕我早知有今天。一頂破帽子。還不肯丟掉。〔莫〕船家哄了下去。〔松〕不用你哄。我自己會走。〔莫跳上岸介〕〔松〕莫稽。莫稽。我把你這狠心賊。老天若有報應。我再叫你。把荳汁吐出來。這兒有石塊。砸你幾下。〔向船擲石介〕〔莫〕開船。〔莫下。船夫同下。松下〕

〔四侍衛船夫。環家院林潤林夫人同上〕〔林唱西皮搖板〕船行江中大風浪。〔夫人唱西皮搖板〕江水連天渺茫茫。〔船夫〕風狂浪大。難以行舟。〔林〕就在此處挽船。〔船夫〕江中有一屍首。〔林〕快快打撈

上來〔船夫將金救上船介〕〔林〕看看有氣無氣。〔船夫〕有氣。〔林〕用薑湯灌醒。醒來。〔金唱西皮倒板〕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叫喚。〔轉唱西皮搖板〕醒來時又只見侍女成行。〔自〕這是什麼所在。〔家院〕我家林大人將你救上。還不當面謝過。〔金〕多蒙林大人安人搭救。我這裏當面謝過。〔林〕罷了。那女子。姓甚名誰。為何失落江心。〔金〕容稟。〔唱西皮二六板〕我名叫金玉奴。丐頭所養。自幼兒守閨閣。喪却親娘。有秀士名莫稽。飢寒浪蕩。遵父命。奴與他匹配鸞凰。今得放德化縣上任。同往船行在半途中。推奴落江。若不是林大人救奴船上。〔哭介〕喂呀。大人哪。〔唱西皮搖板〕這也是奴命薄。該遭禍殃。〔林。哦。唱搖板〕聞言怒髮三千丈。〔夫人唱搖板〕胆大莫稽起不良。〔林〕你父現在那裏。〔金〕同來上任。可不知去向。〔林〕老夫林潤。實授江西巡按。你丈夫乃是江西德化縣。正在老夫屬下。我有意將你收在我二老名下。以爲螟蛉義女。日後與你父女相見。夫妻團圓。你看如何。〔金〕爹娘請上。女兒

拜見。〔唱西皮搖板〕將身兒跪至在船頭以上。從今後。好比我重生爹娘。〔林〕丫環帶小姐後艙更衣。〔金〕多謝爹娘。〔唱西皮搖板〕輕移步到後艙更換衣裳。何日裏纔得見無義兒郎。〔金下〕〔林〕家院過來。〔家院〕在。〔林〕你拿身員外衣服。去到大街之上。尋找金松老丈回船。不得有誤。〔家院〕搭了扶手。〔家院下〕〔林〕船家等金老丈到此。速報我知。夫人後艙歇息去罷。〔衆人同下〕

〔松上自〕天下的事情不講理。忘恩負義就是小莫稽。我金松下得船來。東討西要。這一天已過。待我找個安靜的地方睡一忽兒。〔家院上兩人互撞介〕

〔松〕我金松。今天有事。不然非揍你幾下。〔家院〕回來回來。〔松〕怎麼樣。你講打麼。〔家院〕你可是金松。〔松〕是我。你把我金松怎麼樣。〔家院〕你不是有個女兒。叫金玉奴。〔松〕有的有的。死啦。完啦。〔反身就走介〕〔家院〕金員外請轉。〔松〕你叫誰金員外。〔家院〕金員外有所不知。你的女兒。落在江心。被我家林大人救起。認爲義女。我家大人又命我

帶了衣服，尋找你老人家回去。父女團圓同享榮華富貴。〔松〕真的嗎？老天真有眼睛。你衣服帶來啦。沒有。〔家院〕帶來了。〔松〕與我穿上。〔穿衣介〕這頂帽子現在可不必再留了。你在頭裏帶路。閒人走開。員外來了。〔同下〕

〔侍衛家院林同上〕〔林念引子〕聖命理巡按，查劾軍民來。傳南昌德化二縣進見。〔家院〕傳南昌德化二縣進見。〔永莫稽同上〕〔永莫〕南昌縣金永德化縣莫稽告進。大人在上。卑職等大禮參拜。〔林〕轉堂。〔四侍衛下〕〔林〕二位賢契請坐。〔永莫〕老大人在此。那有卑職等坐位。〔林白〕有話面談。請坐無妨。〔永莫〕卑職告坐。〔林〕那位是莫賢契。〔莫〕卑職德化縣就是。〔林〕你就是莫賢契。我來問你。此番上任，可帶寶眷。〔莫〕也曾攜眷，不想船行江心，失足落水一死。〔林〕老夫現有一女，許配賢契。就請南昌縣為媒。〔莫〕這個。〔永〕還不向前拜過。〔莫〕岳父大人請上。小婿拜見。〔林〕今乃黃道吉日，就請金賢契贊禮。〔永〕遵命。作揖。再作揖。一對花燭。

亮煌煌，舊人反來做新郎。夫妻今日重相見。洞房變了熱鬧場。動樂。〔丫環攜金上〕〔永〕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丫環攜金莫同下〕〔永〕告辭。〔林潤白〕且慢。你隨老夫去至洞房，看個熱鬧。〔衆人同下〕

〔金在幕內唱西皮倒板〕金玉奴在新房喜氣揚揚。〔環金同上〕〔金唱西皮慢板〕想不到二世裏又做新娘。叫丫環多預備無情棍棒。〔轉唱西皮搖板〕打死丫環，叫方稱我的心腸。〔莫笑介〕哈哈。〔唱西皮搖板〕死了個歪頭女，隨我心願。二次裏又做了高官新郎。我這裏喜揚揚，新房來闖。〔衆丫環白〕看打。〔莫〕啊。〔唱西皮搖〕衆丫環持棍棒所爲那椿。〔白〕丫環們，手持棍棒，站在新房門口作甚。〔衆丫環〕你是新姑老爺，莫稽麼。〔莫〕正是。衆丫環。你在此招親，可曉得我們的規矩。〔莫〕倒未曾領教。〔衆丫環〕那不能怪你。我們這兒的規矩，未進洞房，挨打四十下。〔莫〕好一個特別的規矩。〔衆丫環〕問話少說，挨幾下再講。〔莫〕丫環姐，饒命。丫環姐，饒命。〔金〕

丫環不要打啦。叫他低頭而進。〔衆丫環〕小姐吩咐叫你低頭而進。〔莫〕是是是。〔金〕臉朝外跪。〔莫〕是是是。〔金白〕下跪可是莫稽麼。〔莫〕正是在下。〔金〕我來問你。你可有前妻。〔莫〕前妻金氏同來上任。不料失足落江一死。〔金〕怎麼哪。她落江死啦嗎。你回過頭來看看我的容貌。比你前妻如何。〔莫〕我正要瞻仰瞻仰。打鬼打鬼。〔金白〕與我打。〔衆丫環打莫介〕〔莫〕夫人饒命。〔金〕丫環住手。搭坐薄情郎呀。你好狠的心。想當初你是飢寒交逼。躺在我家門口。多虧我用荳汁兒將你救活。我爹又將我的終身許配與你。洞房之後。你我是何等恩愛。何等歡慶。不想你暖衣飽食之後。就想在家安享家庭快樂。不圖上進。不由我再三的勸你。上京趕考。一路之上。缺少盤費。又虧我爹到處叫化。助你成名。也是你官運亨通。蒙聖恩點中第八名進士。初次報到。你還有點兒人樣。二次報到。你就端起架子。把我爹看待得奴婢不如。你想你的仁義何在。天良何存。聖上放你德化縣正堂。你我夫妻

一同上任。船行半江之中。你嫌我乃是丐頭之女。與你臉上無光。那時節你就起下不良之心。騙我出艙。你就推我入江心。蒙恩父林大人在江中搭救。問起情由。我把此事細說一番。林大人十分的氣憤。就要奏本進京。革去你的縣令。我還念你的前程。考來不易。是我苦苦的哀求。纔免你出差。想你這樣衣冠禽獸。忘恩負義之人。還有何面目前來見我。〔叫頭〕莫稽啊。薄情郎。你雖不罵名千載。亦要遺臭萬年。〔唱西皮搖板〕叫丫環打出去。莫要爭論。打死了薄情郎。方稱我心。〔莫白〕娘子啊。〔唱西皮搖板〕已往事請恕我。一時愚笨。從今後我是要禮常恭敬。〔唱哭腔〕哭一聲夫人將我饒命。夫人哪。〔金〕哇。〔唱西皮搖板下句〕奴豈是馬前水來求買臣。〔松上唱西皮搖板〕慢說天地無昭彰。今日纔稱我心願。來在洞房用目看。〔走近莫身旁介〕〔白〕好狗不擋道。擋道定不是好狗。待我看了是誰。〔莫〕岳父老大人。〔松〕啲。〔唱西皮搖板下句〕忘恩的莫稽無下場。〔白〕好一個狼心狗肺。忘恩負義

的莫稽。你是趾高氣揚。連窮親都不要。不想老天有眼。你還是犯在我手。我今天非打你幾下。不能出我的氣。〔唱西皮搖板〕手提木杖將你打。〔莫站起想逃巧撞林潤又跪下介〕〔林〕大胆。〔唱西皮搖板〕胆大的莫稽敢逞強。〔白〕啣胆大的莫稽。身爲兩榜進士。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待老夫打本進京。摘去你

路上難笑

的前程。〔金白〕啊。爹爹。看在女兒份上。饒啦。他罷。〔林〕也罷。看在女兒份上。將你饒了。啊。親翁。〔松〕啊。恩公。〔林〕看在女兒份上。你也饒了他罷。〔莫〕恩公作主。〔林〕正是。可恨莫稽心太狠。〔金〕不該將奴推江心。〔莫〕今日全家團圓鏡。〔松〕老丈人又做新丈人。〔衆人同下〕

徐耀珠

笑。本來不過是一種情感的作用。而現在一般青年男子。常以爲女子的笑是愛情的門戶。祇要女子肯付之一笑。戀愛初步已經完成了。其實。這是錯的。因爲女子的笑。是有幾等幾級的。高尚女子的笑。是活潑。貴族女子的笑。是輕視。浪漫女子的笑。是淫狂。女學生的笑。是天真的。可是許多男子。都不解我們笑的意思。我前天同一個朋友一塊出去。買東西回來時。剛巧前面也有一個朋友單獨地走着。不巧得很。她後面來了一個流先生。跟在她後面。我旁邊的朋友。真不識相。去喚了一聲。她回頭過來向我們一笑。這一笑可糟了。恰與那流先生打一個照面。那流先生以爲她向他笑。於是緊緊地跟着。絲毫不肯放鬆一步。後來虧得我。拉她到我家來。才免了後禍。唉。青年的男子。往往消磨他的寶貴光陰。在這種工作上。我真無暇替中國青年男子嘆惜痛哭呢。

武昌中華大學叢書之六

英

文

法

圖

解

倪明材先生編

是書由編者倪明材先生就其多年教授英文之經驗，將平時講義，幾經修改整理而成。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講述句語之結構和分析，下冊言字之性質及用法。上冊編輯以歸納法為主，兼用演繹法：首以文字註釋，繼用圖線分析，較之普通文法書偏重一方者收益實多。書中最注重者為解釋(Explanations)列句(Examples)練習(Exercises)三種，除例句及練習係英文外，解釋全用中文，定義則語文漢譯，讀者得一目了然，每節末尾附以練習，俾讀者於已習之課，有充分練習之機會。至其取材之豐富，編輯之完善，註釋之周詳，圖解之明晰，與夫三五之並重，尤為與眾不同，誠空前之善本也。

上冊

下冊

定價七角五分

稿已編竣
在印刷中

上海交通路教育書店發行

白 蛇 傳

戲 情

白娘娘和許仙在蘇州開設保和堂藥店，平安無事，夫婦歡愛，正是快樂無比。不料到了端陽佳節，許仙強迫灌了她一杯雄黃酒。蛇是最怕雄黃的，當時不能忍耐，竟現了原形。許仙一見，就驚嚇而死。等到過了午時，白氏迴復了人形，看見許仙嚇死，萬分悲痛。再三想法，只有到南極仙翁那裏去偷盜仙草，才可救得。於是教小青看守尸身，自己裝着一個仙童，不顧艱難，冒險前去。不料既到仙山，有鶴鹿二童，謹謹守護着仙草，不得下手偷竊。白氏救夫心切，就去強取，二童前來攔阻，兩下就爭鬥起來，又被仙翁用雄黃將她拿住。拿住之後，仙翁問她偷盜仙草何用，她將救夫情形說明，仙翁可憐她志誠可嘉，就將幾莖仙草賜給了她。白氏得到了仙草，即忙駕雲回家，才將許仙救活。

登 場 人 物 表

白 氏(武旦) 小 青(武旦) 許 仙(小生) 鶴 童(武生) 鹿 童(武生) 仙 翁(生)

〔許仙上唱流水板〕時才奉了師父命，句句言語記在心。〔白〕小生許仙，時才奉了師父之命，送我雄黃藥酒一壺，今當端陽佳節，我不免拿回家去。與娘子痛飲一回，就此前往。〔唱〕今逢佳節正端陽。

藥酒之中有雄黃，將身來在家門上，尊聲娘子可安康。〔小青白氏同上〕〔白氏唱〕梳洗打扮下妝臺，又只見官人進門來。〔白〕官人來了。〔許仙白〕娘子請坐。〔白〕官人手拿何物。〔許〕是俺師父送我雄黃。

藥酒一瓶。他言道：此酒可以避邪。是小生拿回家來。今當端陽佳節。特的與娘子暢飲。〔白氏〕這個〔看小青小青搖手介〕〔白氏〕奴家一向不會飲酒。官人自己請用罷。〔許〕娘子你說那裏話來。你平時有斗酒不醉之量。今日怎說是不會用酒。你豈不辜負了小生的好意了麼。〔白氏又看青青比手式介〕〔白氏〕如此奴家就當奉陪。〔許〕青姐。煖酒伺候。〔青〕是了。〔許唱〕夫妻們對坐在庭堂。我與娘子飲瓊漿。〔白〕請。〔白氏暗灑酒介〕〔許〕乾。〔唱〕手提銀壺忙斟上。〔白〕請了。〔白氏又灑〕〔許〕乾。〔唱〕我與你共交杯。地久天長。〔白〕請了。〔白氏又灑〕〔白氏唱〕許官人不住的把酒來讓。到叫我在筵前無有主張。無奈何。我只得陪他少飲。〔青扯白氏搖手介〕〔許〕娘子請酒。〔白氏飲酒半杯又灑介〕〔白氏唱〕一杯酒下咽喉。心內着慌。〔許唱〕我這裏再把這酒來篩上。請娘子飲此杯。同敘衷腸。〔白氏接酒青搖手介〕〔白氏飲半杯又灑介〕〔許〕乾。〔白氏唱〕一時間只覺得醺醺大醉。奴四肢無有力。倒在一傍。〔青〕吓。官人。我家娘子吃醉

了。〔許〕青姐。你好好將娘子攙在臥房。〔青扶白氏下〕〔許唱〕飲罷了雄黃酒。精神甚爽。去到那臥房中細看端詳。〔下〕〔青扶白氏入帳子〕〔青下〕〔白氏唱〕倒板。時才間飲藥酒。心中煩燥。〔做酒上湧介〕〔唱搖板〕我心中好一似用火來燒。回頭來且把那官人來叫。〔白〕官人。官人。〔唱〕看不見奴的夫所爲。那條我這裏昏沉沉。將身睡倒。我一夢到陽臺。且自逍遙。〔許托茶盤上唱〕夫妻們飲酒喜洋洋。手捧著一杯茶來在臥房。將身且把牙床上。〔帳子內出蛇形〕〔許唱〕見白蟒我胆飛揚。〔倒地死介〕〔青上唱快板〕一見官人把命喪。叫聲娘子作主張。〔白〕娘子醒來。娘子醒來。〔白氏掀帳介〕〔青〕大事不好了。〔白氏〕何事驚慌。〔青〕官人被你嚇死了。〔白氏〕不好了。〔同跪介〕〔白氏唱〕哭一聲我的夫。叫一聲許官人。噯呀呀。我的夫呀。〔唱搖板〕悔不該奴吃了這雄黃藥酒。一時間現真形。你命喪泉台。實指望我夫妻同偕到老。又誰知今日裏。夫降禍災。你今無故喪了命。到叫妾身無安排。在房中

哭的我肝腸斷。心中好似刀來裁。〔青唱〕官人既然喪了命。就該用棺木把他埋。〔白氏〕呸。〔唱〕說怎麼用棺木將他埋。想一妙計救他來。將尸首且搭在臥床上。〔拾月介〕〔白氏唱〕你好好看守莫遲挨。我要到仙山把藥採。盜取那仙靈草。救他的命來。〔白〕青兒。好好看守官人的尸首。莫要損壞。我到仙山去盜靈芝仙草。要打救官人的性命。〔急下〕〔青〕看娘子前去盜取仙草。我不免看守尸首便了。〔下〕

〔四靈童王母同上〕〔王母〕吾乃王母是也。時才朝罷玉帝而回。不免轉回洞府。衆雲童駕雲回洞去者。〔同下〕

〔白氏換裝上拉起霸〕〔白氏引〕家住西湖在草堂。我與許仙配鸞鳳。只因飲了雄黃酒。嚇得官人一命亡。〔白〕吾乃白蛇大仙是也。只因端陽佳節。誤飲雄黃藥酒。現出原形。將官人嚇死。是奴喬裝打扮。要到長壽山。南極洞中盜取靈芝仙草。搭救我家官人的性命。就此前往。〔下〕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帥對比式介〕〔衆下〕〔白氏〕且住。來在瑤池。有龍虎四帥。攔住奴家的去路。這便怎麼處。也罷待我闖入洞內。哀求王母便了。〔四靈童王母同上〕〔王母〕大胆孽畜。意欲何爲。〔白氏〕是奴要往長壽山去。求取仙草。搭救許官人的性命。只乞王母大發慈悲。〔王母〕念在你這孽畜搭救許仙之命。放爾過去。快快求取仙草去罷。〔白氏〕謝王母聖壽無疆。〔衆下〕〔白氏隨下〕

〔鶴童鹿童內白〕呀哈。〔上拉起霸〕〔鶴〕頭頂硃冠。賽赤霞。白翎黑鬣。似開甲。〔鹿〕身高力大。生雙角。遍體生成白梅花。〔鶴〕白鶴童子是也。〔鹿〕梅鹿童子是也。〔鶴〕師弟請了。〔鹿〕師兄請了。〔鶴〕奉了師父之命。看守靈芝仙草。你我就此出洞遊玩一番。豈不是好。〔鹿〕如此師兄請。〔鶴〕正是。洞中領了師尊命。〔鹿〕同守仙草要小心。〔鶴〕我要到山前看虎鬥。〔鹿〕我要到澗下聽龍吟。〔鶴〕你我弟兄。就此前往。〔唱〕風迴雨過白雲開。聽濤聲壓却萬籟。看青峯百丈高崖。望飛泉洒落塵埃。山清水秀。

似天臺萬科青松垂翠蓋。瞻眺徘徊。那怕那山精木怪。〔同下〕〔白氏上白〕來此已是長壽山。待吾闖上山去。〔鶴鹿同上〕〔鶴童白〕呔。你是何人。擅敢闖上仙山。〔白氏〕二位道童請了。只因吾丈夫許官人。被吾嚇死。是奴來到仙山。要求靈芝仙草。搭救吾家官人的性命。倘蒙二位賜吾仙草。日後定當厚報。〔鶴鹿〕住了。想這仙草。乃是鎮山之寶。豈能平白與你。〔白氏〕好言相告。執意不聽。少時悔之晚矣。〔鶴〕滿口胡言。看劍。〔起打介白氏敗下二童追下〕〔白氏上白〕且住。道童來得利害。毒氣傷他便了。〔鶴鹿上打介上蛇形鶴鹿形同上對舞跳介蛇噴毒傷鶴鹿同下〕

〔四雲童三吒伽藍南極仙翁同上〕〔鶴鹿同上白〕參見

新的賜予

有揚州女子沈愛弟者。服務於某公司。因姿色秀麗。為浪蕩子吳某途遇而垂涎。由多次追求而成相識。某日吳託詞至某旅社訪友。約愛弟同往。愛弟以向來未與男友同遊旅社。拒之。吳聞言之下。即責其以新時代女子不應如此固執。再經邀請。隨行矣。結果即為吳某所奸污。以上事實。在上海可謂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有一點頗堪注意者。即吳以新時代女子不應如此固執的話。來引誘愛弟。而伊竟因新之虛榮而失身。亦可笑復可憐矣。

張憲文

師父。〔翁〕你二人。為何這等模樣。〔鶴〕山上來一女子。白蛇所化。十分利害。〔翁〕眾弟子。一同降妖者。〔白氏上衆同上起打白氏敗衆追下〕〔四風旗四小妖四怪同急急風上〕〔白氏上白〕仙童十分利害。一同迎上前去。〔衆起打連環哪吒等同敗下白氏追下〕〔雲童仙翁上衆吒上白〕妖魔十分利害。難以收伏。〔翁〕待為師擺下雄黃大陣。擒他便了。〔衆雲童各執太極圖內裝黃烟衆引白氏等入陣同翻跟頭俱被擒介〕〔白氏〕求仙翁大發慈悲。〔翁〕念你欲救許仙性命。賜你仙草一枝。速速救你丈夫去罷。〔白氏〕多謝仙翁。〔下〕〔翁〕眾弟子。一同回洞去者。〔同下〕

薛 剛 反 唐

戲 情

唐朝薛仁貴和兒子丁山，先後征東征西，平定了番邦，建立的功勞很大，但是很遭奸臣妬忌。及至傳到孫子薛猛，奸臣張泰當國，存心想將薛氏滿門誅戮完盡。有一天薛猛的兄弟薛剛，因為吃醉了酒，在外闖了大禍，張泰就乘此設計陷害。將薛猛夫婦召進京，誣告他將要謀反，全家斬首，只有薛剛被程咬金放走了。那時徐勣的兒子徐策，和薛家交情最深，想代薛氏存留後代，回家和夫人商議，將自己的兒子金斗帶到法場，瞞着人調換了薛蛟，帶回家撫養當做自己的兒子，取名徐忠，預備等他長成，好替父母報仇。有一天薛蛟和一個書童，出外遊玩，看見門外有一對大石獅子，他就走去雙手舉起，玩得正高興，恰巧徐策下朝回來，薛蛟一時慌張，來不及將石獅子放回原處，就逃走了。徐策一見石獅子換了地位，很是驚奇，再一查問，才知道是薛蛟移動的。他想薛蛟既有如此神力，大可報仇，就帶領薛蛟，到一所祕密室中，裏面懸掛着薛氏列代祖宗的容像。徐策逐一告知薛蛟並將張泰陷害的情形，也詳詳細細的說明了。薛蛟才知道自己是姓薛，當時悲憤萬分，就忍耐不住，立刻就要去報仇。徐策就寫了一封信，叫他到寒山寨去會他叔父薛剛，商量如何進行。薛蛟既然到了寒山寨，薛剛見他英勇非常，心中悲喜交集。於是帶領兵馬，回到京城，討伐奸佞。徐策聞報大喜，隨時跑到城頭探望，一見果然，教他暫且不要攻城，回頭趕到朝上，奏知皇帝，請將奸賊張泰滿門抄斬。

登場人物表

徐 策(老生) 徐夫人(老旦) 薛 猛(生) 馬 氏(旦) 張 泰(淨)
 薛 蛟(小生) 書 僮(丑) 薛 剛(淨) 紀 氏(旦) 薛 魁(武淨)

法場換子

〔徐夫人上白〕夫受皇家祿，妻沾雨露恩。〔徐策內白〕開道。〔四龍套家院徐策同上〕〔徐〕可惱吓，可惱。〔徐夫人白〕吓，相爺今日回得府來，爲何這等煩惱。〔徐〕夫人那裏知道，老夫今日早朝，見張泰奸賊，將薛猛夫婦調進京來，害他夫妻一死，到也罷了，可嘆三歲薛蛟，也要受一刀之苦，你道惱是不惱。〔徐夫人〕相爺就該想一良策，搭救忠良才是。〔徐〕因此老夫回得府來，與夫人商議。〔徐夫人〕難道叫妾身替他不成。〔徐策白〕我看金斗兒面帶七煞，難以扶養，意欲帶到法場調換忠良後代，豈不是好。〔徐夫人〕相爺說那裏話來，想你我只生一子，豈肯

調換他人一死，那是萬萬不能的。〔徐策白〕夫人吓，〔唱二簧快三眼〕恨薛剛小奴才不如禽獸，吃醉了酒全不顧滿面含羞，闖下了滔天禍，一人逃走，連累他二爹娘不能到頭，把一個兩遼王午門斬首，樊夫人拔寶劍自刎人頭，眼見得忠良臣乏嗣，無後，可憐他斬草除根寸草不留，天地含憂怎教我，看水流舟，夫人啊。〔徐夫人唱二簧原板〕老相爺說此話情理不週，聽爲妻把此話細說從頭，張薛家在朝中屢屢離門，老相爺你何必與他出頭，怕的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狗，那時節船到江心逆水行舟。〔徐唱二簧搖板〕賢夫人平日裏待人恩厚，到今日

爲薛家因何不救。無奈何我只得二堂叩首。〔徐夫人接唱〕老相爺跪塵埃却是爲何。〔白〕相爺請起。妾身捨子就是。〔徐白〕這便才是家院。〔家院〕有。〔徐〕聽我吩咐。將你家少爺裝在食盒裏面。去到法場。看老夫的眼色行事。〔家院〕遵命。〔徐〕正是。可歎薛家世代賢。〔徐夫人〕只因薛剛受牽連。〔徐〕蒼天若助三分眼。〔徐夫人〕仇報仇來冤報冤。〔同下〕

〔四龍套劊子張泰同上〕〔張引〕樹大遮天蓋地。根深那怕狂風。任他皇親國戚。一本斬草除根。〔白〕老夫張泰。今奉聖命。監斬薛猛夫婦。刀斧手。將他夫妻綁上來。〔劊子〕哦。〔劊子綁薛猛馬氏同上〕〔馬氏〕哎。吓老爺。叫你反來你不反。叫你走來你不走。你夫妻一死。不值緊要。可憐三歲孩童。也受這一刀之苦。哎吓。〔唱二簧搖板〕叫你反來你不反。叫你走來你不行。你我一死不打緊。三歲孩童也受刑。〔薛猛唱二簧搖板〕夫人休把我來怪。忠良那怕刀下亡。薛家與你何仇恨。苦苦害我爲何來。恨不得一

足將兒踹。陰曹地府等兒來。〔張〕綁上法場。〔家院上白〕奉了相爺命。法傷走一程。門上那位在。〔劊子〕何事。〔家院〕徐相爺前來活祭。〔劊子〕候着。啓相爺。今有徐相爺前來活祭。〔張白〕這老兒又來多事。〔劊子〕夫人也來了。〔張白〕容他一祭時辰一到。速報我知。〔張下〕〔劊子〕容他一祭。〔劊子下〕〔家院〕有請相爺夫人。〔徐策徐夫人同上〕〔徐唱二簧搖板〕我夫妻雙雙到法場。〔徐夫人接唱〕不知忠良在那傍。〔徐〕薛猛兒吓。〔接唱〕兒夫妻好比一張弓。〔徐夫人接唱〕萬馬營中逞威風。〔徐接唱〕兒正好開弓弦來斷。〔徐夫人接唱〕一到法場一場空。〔徐〕薛猛。〔徐夫人〕馬氏。〔徐〕吓夫人。法場之上。人烟甚衆。回府去罷。〔徐夫人〕遵命。〔叫頭〕薛猛馬氏。我的金。〔徐〕禁聲。〔徐夫人〕兒吓。〔徐夫人下〕〔徐〕咳。法鼓咚咚。扎扎。四方月影斜。黃泉無客店。薛猛馬氏。今晚落誰家。〔唱反二簧正板〕見夫人哭出了法場以外。可憐她年半百。十月懷胎。催命鼓響咚咚。魂飛大外。救生鐘響。瓊環響魂又轉來。站蕭棚先埋怨薛猛。

元帥大不該命薛剛私進京來。進什麼喜來把什麼壽拜。二爹娘愛子心又把宴排。三杯酒下咽喉劣性還在。酒壯胆胆包天闖下禍來。御花園衆神像打成土塊。幼主爺紫金冠打落在塵埃。探花郎張登榮被他打壞。又不該上金殿去打張泰。張泰賊奏一本將你來害。將你來害我的兒吓。〔接唱反二簧原板〕因此上薛門中降下禍災。這一邊哭壞了薛猛元帥。轉回來再埋怨馬氏裙釵。自幼兒使雙刀令人可愛。萬馬營中逞將才。命宋連下書信揚鞦不睬。那馬龍來摘印怎不把兵排。在陽河你就該反出了邊外。爲什麼將蛟兒帶進京來。你夫妻雙雙死命理所該。最可嘆小薛蛟未滿三月。綁赴法場也把刀開。只爲你薛門中無有後代。是老夫捨金斗掉換下來。可憐我年半百絕了後代。絕了後代。到後來誰與我祭掃墳台。〔轉唱二簧搖板〕

雙獅圖

〔薛蛟念引子〕

幼習兵機論韜略。蓋世稱奇。〔白〕

到陰曹會兒的父和母傳言答拜。你把我老徐策換子心細說明白。〔薛猛馬氏跪介〕〔劊子暗上〕〔徐接唱〕他夫妻感恩德跪跌塵埃。這一旁攙扶起薛猛元帥。馬夫人我不便攙你。你自己起來。悲切切哭出了法場以外。單等那大炮响八頭。落來收兒的屍骸。〔叫頭〕薛猛馬氏。哎我那金。今世難得見面吓。〔徐跪下〕〔劊子〕有請太師。〔張泰上白〕時辰可到。〔劊子〕已到。〔張〕拿出開刀。〔薛猛馬氏〕好賊子吓。〔綁下〕〔劊子〕斬首已畢。有嬰孩一個。〔張〕呈上來。哦呀呀。看這娃娃。生來面貌出衆。待老夫帶回府去。做一螟蛉之子。哎。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斬草除了根。萌芽永不生。來將這娃娃。腰斬三截。〔神仙上換子介〕〔劊子〕哦。一二三。斬首已畢。〔張〕打道。上殿交旨。〔衆人同下〕

甘羅十二。存孝輕年。男兒志量。義勇當先。俺徐忠。

爹爹徐策大唐駕前爲臣，官拜當朝首相。今日上朝未歸，是我在書房之中悶悶不樂，不免將書僮喚出，想法玩耍。書僮那裏，書僮快來。（書僮在幕內）呀哈。（書僮上白）聞聲叫書僮，兩腿走如風，人人懼怕我，我怕大相公、大相公在上，書僮丟揖。（薛）人人都道是作揖，你怎說是丟揖。（書僮）是你不知道，想我要與人家作上一揖，人家必定還我一個揖，是兩般本兒，我與你作上一個揖，你可就好好一比。（薛皎白）比作何來。（書僮）好像長蟲吞扁擔。（薛）此話怎講。（書僮）就是直腰受啦，豈不是丟揖嗎。（薛）還是作揖。（書僮）作揖就作揖，我說你把我給屎弄出來，有何屁放。（薛白）噯，有何話講。（書僮）不錯，是有何話講。（薛）是我今日在書房之中悶悶不樂，將你喚將出來，想法玩耍。（書僮）要玩耍容易，咱們放屁崩土坑玩兒。（薛白）不好。（書僮）咱們撒尿和泥玩兒。（薛）也不好，太不乾淨。（書僮）上樹摸泥鰍。（薛）越發的胡說了，你我倒不如去到府門外頑耍頑耍。（書僮）相爺回來。

何人擔代。（薛）有我擔代。（書僮）有你擔代，我可就不怕啦。（薛）如此，書僮帶路。（書僮）咋。（薛唱二簧慢板）秦甘羅一十二身爲相品，三國中周公瑾少年領兵，似這等大英雄少年英俊，到如今傳天下青史留名，我的父在朝中官居一品，我定要立功勳要學古人，叫書僮你與我忙把路引，來到了府門外細看分明。（書僮）到了到了，你看這府門外多麼好玩。（薛）我且問你，這府門外一對玉石獅子，是那裏來的。（書僮）這可是小孩兒沒有娘，提起來話兒長，這是外國進貢給萬歲爺的，萬歲爺因爲咱們相爺在朝有功，可就賜給咱們相爺啦。（薛白）但不知牠有多重。（書僮）千斤的重量。（薛）我看這對獅子，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要學古人舉鼎的故事。（書僮）要學舉鼎，好得很，誰爲舉子，誰做考官哪。（薛）自然是你的舉子，我的考官。（書僮）好，那麼着，就請傳令罷。（薛）呔，下面聽者，府門以外有玉石獅子一對，若有入舉得起，放得下，高官任作，駿馬任騎。（書僮）咱領法旨。（書

僮作推獅狀〔書僮〕回大相公，牠的氣力大，拿我不動。〔薛〕敢麼？是你拿牠不起。〔書僮〕對啦，正是我拿牠不起。〔薛〕無用的奴才，你來做考試官，我來做舉子。〔書僮〕呸，下面聽者，府門外有玉石獅子一對，若有人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高官任做，紅頭騾子，誰愛騎誰騎。〔薛〕俺來也。〔唱二簧搖板〕昔日有個伍子胥，臨潼會上美名題，雙手舉鼎無人敵，各國不敢逞凶威，我今運動千鈞力。〔薛脫下褶子，手舉雙獅〕〔薛唱二簧搖板〕要學古人把名齊。〔笑〕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幕內作吆喝聲〕〔書僮〕了不得啦，相爺回來啦。〔薛放下獅子，跑下，書僮隨下〕

〔隨侍家院引徐策上，四隨侍卽下〕〔徐唱二簧原板〕朝罷了，聖主爺轉回府門，見獅子並一處所爲何情。〔白〕家院，今日何人值日。〔家院〕今日門官告假，書僮代管。〔徐〕喚書僮。〔家院〕書僮走上。〔書僮上白〕忽聽相爺來呼喚，必定獅子犯了案，參見相爺。〔徐〕今日可是你值日麼。〔書僮〕門官今日告假，小子代管。〔徐〕我且問你，府門外玉石獅子一

對緣何並在一處。〔書僮〕相爺有所不知，今早起相爺上了朝，是小子在府門外看見滿地灰土，是我拿了一把條帚，打掃打掃府門口兒，不料我一不留神，隨手東一條帚，西一條帚，可就兩個獅子掃到一處了。〔徐〕哦，是你並在一處的麼。〔書僮〕正是。〔徐〕好，與我仍分兩邊。〔書僮〕咋。〔作推獅狀聽做聽話狀〕〔書〕啓稟相爺，獅子牠說了話啦。〔徐策白〕獅子還會講話，牠講什麼。〔書僮〕牠說獅子分雌雄，每日列西東，今日到一處，分開萬不能。〔徐〕胡說來掌嘴。〔書僮〕回相爺的話，獅子是我家大相公並在一處的。〔徐〕是你家大相公並在一處的麼。〔書僮〕是。〔徐〕喚你家大相公前來見我。〔書僮〕有請大相公。〔薛蛟上白〕正在府門拋繡球，爹爹回來沒興頭。〔書僮〕有興頭沒興頭，相爺問起那根由，不好了，獅子犯了案啦，相爺叫你啦。〔薛〕你就說我不在書房。〔薛下〕〔書僮〕哦，大相公說啦，他不在書房。〔徐〕胡說打嘴。〔書僮〕本來不像話嗎，大相公。〔薛蛟上白〕何事啊。〔書僮〕不行，搪

塞不過。你只管上前去見他。看我眼色行事便了。
 [薛白] 爹爹在上。孩兒叩見。[徐] 罷了。一傍坐下。
 [薛] 謝坐。爹爹喚孩兒出來。有何訓教。[徐] 爲父今日下得朝來。見府門外。玉石獅子一對。緣何並在一處。[薛] 只因爹爹今日上朝未回。孩兒在書房。[書僮] 做歪嘴被徐看見。[徐] 向他瞪眼。[徐] 這做什麼。
 [書僮] 抽歪嘴瘋。[徐] 就該掌嘴。[書僮] 逃退幾步。[徐] 我兒講來。[薛] 孩兒在書房之中。悶悶不樂。到府門口頑耍。[家院] 書僮擺手。[徐] 這又做什麼。[書僮] 抽指甲瘋。[徐] 打手。[書僮] 好啦。[徐] 還不滾了下去。[書僮] 是我也管不了。[書僮下] [徐] 我兒慢慢講來。[薛] 孩兒要到府門頑耍。見府門以外。有玉石獅子一對。孩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徐] 那一輩古人。[薛] 想起伍子胥舉鼎的故事。因此將獅子舉起。不料爹爹下朝回來。孩兒一時分不及。故爾並在一處。望祈爹爹饒恕。[徐] 是我兒並在一處的麼。[薛] 正是。[徐] 爲父的不信。[薛] 孩兒還能分做兩邊。[徐] 如此當

面試來。要小心了。[薛] 兒遵命。[唱二簧搖板] 堂前領了爹爹命。要把獅子兩離分。二次舉鼎威風凜凜。[薛舉獅子分置左右] [唱西皮搖板] 項羽烏獲豈算能。[徐笑] 啊哈哈哈哈哈。[唱二簧搖板] 他父是英雄兒好漢。強將手下無弱兵。張泰賊是你的對頭。到薛家又出了報仇人。[白] 我兒自從長大成。人還未曾拜過祖先。今日隨爲父前去一祭。[薛] 孩兒遵命。[徐白] 家院。打掃祖先堂。附耳上來。[家院下] [徐] 兒啊。隨爲父的來。啊哈哈。哈哈。[同下] [書僮上] 雙手拿獅子。[書僮] 我單不信。我就拿不動你啦。[書僮下]

[家院上作打掃狀] [家院] 請相爺。[徐薛較同上] [徐] 我兒向前拜過。要多拜上幾拜。[薛拜跪坐下] 家院獻茶。[薛作看圖畫狀] [薛] 啊。爹爹。想我家世代文職。爲何懸挂這武將的真容。[徐] 我兒那裏知道。只因有一家忠良。被朝中奸臣陷害。全家論斬。後輩無人。爲父與他家交厚。不忍他斷絕香烟。故爾與他代祭祖先。[薛] 原來如此。啊。爹爹。這頭一排有一

小將頭戴鍊銀盔。身穿白鎧甲。跨下白龍戰馬。手持方天畫戟。威風凜凜。他是何人〔徐〕此人姓薛名禮。表字仁貴。乃山西絳州龍門縣人氏。此人英雄蓋世。武藝超羣。保定唐主。跨海征東。有十大汗馬功勞。到後來。官封平遼王之位。〔薛〕平遼王之位。〔徐〕平遼王之位。〔薛〕這第二排。有一男一女。身穿大紅。他是何人。〔徐〕此乃是仁貴之子。名喚丁山。那傍樊氏梨花。夫妻二人。保定唐王征西有功。到後來。官封兩遼王之職。〔薛〕第三排。又有一男一女。有尸無頭。他是何人。〔徐〕此乃是丁山之長子。名喚薛猛。那傍就是雙刀馬氏夫人。他二人鎮守陽湖。被奸臣所害。斬首金街。故爾有尸無頭。〔薛〕那傍有一黑臉大漢。手執大棍。站立在一傍發笑。他又是何人呢。〔徐〕黑漢在那裏。黑漢在那裏。好大膽黑漢。惹下滔天大禍。還不逃生。擅敢在此發笑。〔薛〕啊爹爹。見了黑漢。為何這般的動氣。〔徐〕策白。我兒有所不知。那黑漢。乃丁山之三子。名喚薛剛。他喫酒行凶。打傷人命。全家被害。俱是他

一人所招叫爲父見了。是怎的不惱。是怎的不氣。〔薛〕本來可氣。啊爹爹。他那下面有一嬰孩。不知身犯何罪。爲何腰劍三節。〔徐〕那小孩兒麼。雖然是腰劍三節。他并不曾死。〔薛〕爹爹爲何說起呆話來了。〔徐〕何謂呆話。〔薛〕那小孩童。既然腰劍三節。他是怎得不死。〔徐〕我兒有所不知。只因有一家忠良。與他薛門交好。將他自己親生的兒子。在法場之上。替換下來。抱到家中扶養成人。因而此子他還在。〔薛〕但不知此子有多大年紀。〔徐〕我兒站起來。〔薛〕起立仍坐下。〔徐〕與我兒般般大。〔薛〕但不知他的武藝如何。〔徐〕他的武藝麼。他能力舉千斤。〔薛〕既能力舉千斤。他爲何不與他父母報仇。〔徐〕常言道得好。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他縱然有血海的冤仇。他一人是怎能得報。〔薛〕這有何難。爹爹將此子。着人喚他進得府來。孩兒與他八拜結交。替他代報冤仇。〔徐〕呀呀。你自己有血海的冤仇。尙未報得。還要替人家報的什麼冤仇。〔薛〕孩兒前堂有父。後堂有母。慢說

無有冤仇。若有冤仇，孩兒即刻就報。〔徐〕你道你前堂有父，後堂有母，慢說無有冤仇，若有冤仇，即刻就報。可惜你不是我的親。〔薛皎白〕親什麼。〔徐〕噯，為父下得朝來，飲了幾杯水酒，言語顛倒，你快快南學攻書去罷。〔薛〕爹爹說明此言便罷，如若不然，孩兒就碰死在此地。〔徐唱二簧倒板〕未開言不由人，珠淚滾滾。〔哭〕叫徐忠我兒兒啊，兒啊。〔唱二簧過龍〕待為父細說那已往的原因。我的兒啊。〔薛〕這頭一排。〔徐唱二簧原板〕頭一排兒曾祖薛仁貴，跨海征東，立下功勳。〔薛白〕那第二排呢。〔徐唱二簧原板〕第二排薛丁山是兒祖父，樊江關收下了樊氏夫人。〔薛〕這有尸無頭，是兒的什麼人。〔徐唱二簧原板〕雙尸無頭，是兒的親父母，親身父母，我的兒啊。〔薛哭着拜跪〕〔徐唱二簧原板〕他夫妻雙雙問典刑。〔薛〕那黑漢是孩兒何人。〔徐唱二簧原板〕那黑漢是兒的三叔父，都只為進都城逛花燈，喫醉酒打傷人，連累了一家滿門，一刀一個，一個一刀，命喪殘生。〔薛〕那小孩童，腰劍三節，是誰

家的兒子。〔徐唱二簧原板〕腰劍三節是我的親生子，交換你我的兒啊。〔薛〕但不知仇人是那一個。〔徐唱二簧原板〕張泰賊是兒的對頭人。〔薛唱二簧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生，太陽頭上冒火星，拔劍定要將賊斬。〔徐〕兒往那裏去。〔薛唱二簧搖板〕要殺張泰把冤伸。〔徐〕我兒單絲不能成線，獨木不能成林，你一人怎能報得了冤仇。〔薛〕難道就罷了不成麼。〔徐〕現在兒三叔父他夫妻二人在寒山招兵聚將，屯糧買馬，為父修書一封，去到那裏搬兵相助，大功可成。〔薛〕如此，爹爹修書。〔徐〕我兒換衣巾。〔薛下〕〔徐〕家院磨墨。〔唱頂板二簧快三眼〕說明了十七載的冤仇恨，血海冤仇要報清，老徐策在前堂修書信，打發姣兒早登程。〔唱二簧原板〕上寫徐策把首頓，拜上寒山三將軍，都只為小薛皎未曾喪命，是老夫捨金斗，替換姣生，到如今此子多英俊，他又能力舉千斤，顯奇能，望將軍發動人和馬，拿住了仇人把冤伸，一封書信。〔轉唱二簧散板〕忙寫定，姣兒上馬快登程。〔薛上唱二簧搖板〕

用手接過一封信。去到寒山頌大兵。辭別爹爹出府門。〔徐〕轉來。〔薛唱二簧搖板〕爹爹有話快些云。〔徐〕我兒此番前去搬兵。不定是三年五載。才得回來。你來看。爲父年邁。倘若是我二老下世。你必須要買上幾文錢紙。去到坟前燒化。也不枉我二老扶養我兒一場啊。〔薛〕如此說來。孩兒就不去了。〔徐〕爲何不去。〔薛〕待等二老黃金入櫃。孩兒再報冤仇。也還不遲。〔徐〕你來看。爲父雖然年邁。倒還康健。我兒報仇要緊。〔薛〕孩兒不去了。〔徐〕你當真不去。〔薛〕當真不去。〔徐〕如此爲父就要

徐策跑城

〔薛魁上唱搖板〕在寒山領了母親令。催押糧草轉回程。揚鞭催動馬能行。〔薛蛟上白〕走哇。〔魁唱搖板〕那廂來了年少人。〔薛唱搖板〕在府中奉了爹爹命。去往寒山頌救兵。揚鞭催動馬能行。〔魁〕哇呀。娃娃。〔薛接唱搖板〕擋住了高頭爲何情。〔魁〕哇呀。你這小將。走老子山下經過。要與老子丟下買

打。〔薛跪下〕〔薛〕打死孩兒。也是不去的了。〔徐〕噯。徐策啊。徐策。你好沒來由。放着自已親生的兒子。不來扶養。扶養人家的孩兒。就是這等的倔強。倘若有我那金斗兒。在他焉敢如此。噯呀。我那金斗兒啊。〔薛〕爹爹不必動怒。孩兒前去就是。〔徐〕好快快上馬去罷。〔薛哭叫〕爹爹我父噯呀。〔薛下〕〔徐〕徐忠薛蛟我的兒啊。〔唱二簧搖板〕一見我兒上馬行。好似開弓放雕翎。悲悲切切二堂進。見了夫人說原因。〔家院徐策同下〕

路錢來。〔薛〕住了。此乃陽關大道。朝廷的命脈。誰人與你買路錢。〔魁〕你這小將。打得過老子。老子就不要你的買路錢。打不過老子。一定要的。〔薛〕你敢是要打。〔魁〕正是。〔薛〕好將馬頭帶轉。〔蛟魁殺介〕〔魁〕呀呀。〔敗介〕〔薛〕黑賊呀黑賊。老爺今日有事在身。如若不然。定不與你干休。〔薛下〕〔魁〕

哎呀〔唱搖板〕這小將生來真可誇，賽過當年小哪吒。我朝中有了這員將，要把張泰用馬踏。〔白〕啊，好將呀好將。〔魁下〕

〔四嘍兵上同喝〕哦。〔紀蘭英上念引子〕蓋世無雙。

有誰敢當。〔白〕昨日一夢反朝廷，醒來不覺在山營。寒家山前騰人馬，要與公婆把冤伸。〔衆兵〕哦。〔紀〕奴家紀蘭英來至山前下寨，意思想與薛門報仇。衆將。〔衆兵〕在。〔紀〕今日帥字旗無風自動，必有軍情來。〔衆兵〕咋。〔紀白〕營門伺候。〔衆兵〕咋。

〔薛蛟上白〕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來此已是門。

上那位在。〔衆兵〕那裏來的。〔薛蛟白〕通稟你家元帥，下書人求見。〔衆兵〕少站一時，啓元帥，下書人

求見。〔紀〕叫他拿書上來。人在外面等候。〔衆兵〕是來人。〔薛〕怎樣。〔衆兵〕元帥言道，叫你拿書上

來，人在外面等候。〔薛〕書信在此，有勞了。〔門子〕啓元帥，書信在此。〔紀白〕呈上來，待我拆開觀看。

〔紀〕我道是誰，原來是徐伯父修書前來。來傳下書人進。〔衆兵〕是傳下書人進。〔門子〕報下書人

進。〔薛〕報下書人進，元帥在上，下書人叩頭。〔紀〕

下面可是薛蛟姪兒。〔薛〕上面可是三嫡母。〔紀〕

哎呀呀。〔薛魁上白〕唔，你是何人，打到老子家裏來

了。〔紀〕吓兒呀，是你兄長來了。〔魁〕老子一鎚，打

出一個兄長來了。〔薛〕賢弟。〔魁〕備得有宴，與兄

長同飲。〔薛蛟薛魁〕請。〔魁〕有道是，鎚子不長眼。

〔薛〕單打自家入。〔薛蛟薛魁同下〕〔薛剛上白〕懷抱

一株銀杏樹，走盡天下無藏處，來此已是寨門。門

上那位在。〔門子〕那裏來的。〔薛剛白〕今有投軍人

來見你家元帥。〔門子〕少站一時。〔薛剛白〕是。〔門

子〕啓稟元帥，外面有投軍人求見。〔紀〕傳投軍

人自進。〔門子〕傳投軍人自進。〔剛〕報投軍人進

元帥在上，投軍人叩見。〔紀〕擡起頭來。〔剛〕不敢

擡頭。〔紀〕恕你無罪。〔剛背白〕哎呀，上面好像紀氏

夫人一般。〔紀背白〕下面好像薛剛老爺一般。〔剛〕

上面可是夫人。〔紀〕下面可是老爺。〔剛紀同哭介〕

〔剛〕噯，夫人呀。〔薛蛟薛剛同上〕〔魁〕唔，你是何人，抱

着老子的母親哭起來了。〔紀〕兒呀，此乃是你爹

的母親哭起來了。〔紀〕兒呀，此乃是你爹

爹回來了。〔魁〕老子一鎚，又打出一個老子來了。前去看來，像老子這樣子，就是老子的老子，不像老子的樣子，就是老子的老子的老子。〔剛〕走吓，好黑的兒子。〔魁〕好黑的老子。〔剛唱搖板〕這才是父也黑來子也黑。〔魁接唱搖板〕父子好比兩塊鐵。〔紀接唱搖板〕父是英雄兒好漢。〔薛接唱搖板〕強將手下無弱兵。〔剛〕夫人，這員小將，他是何人。〔紀〕他就是薛蛟姪兒。〔剛〕哦，薛蛟姪兒回來了，打開胸前一看。〔唱搖板〕曾記得長亭咬一口，不覺相逢在寒山營，開言便把夫人問，寒家山前有多少兵。〔紀唱搖板〕寒家山有三千七百人和馬。〔薛剛接唱搖板〕青龍會上有八千兵。〔薛魁接唱搖板〕兩處人馬合一處。〔薛接唱搖板〕反上金殿拿奸臣。〔剛〕魁兒。〔魁〕在。〔剛〕命你解押糧草。〔魁〕得令。〔剛〕薛蛟。〔薛〕在。〔剛〕命你巡營瞭哨。〔薛〕得令。〔剛〕衆將官，人馬齊發下山。〔衆人同下〕

〔徐策上念引子〕我兒去頑兵，未見轉回程。〔家院上白〕啓相爺，薛家帶領人馬，前來反唐。〔徐〕哦。

薛家帶領人馬反唐。〔家院〕正是。〔徐唱搖板〕聽說薛家反朝廷，不由老夫喜開心。家院帶路城樓上。〔家院引徐策上城介〕〔徐接唱搖板〕看一看薛家發來兵。〔薛上唱搖板〕在寒山領了三叔命，報與爹爹得知情。揚鞭催動能行馬，不覺來到這皇城。舉目抬頭忙觀定，城樓上站的年邁人。雙膝跪在塵埃地，兒問爹爹可安甯。〔徐唱倒板〕耳邊廂又聽得家院來稟。〔轉唱搖板〕老徐策站城樓，我的耳又聾，眼花耳聾，眼花眼花耳聾，觀不見城下兒郎那一個。爾就跪在城邊，爾家住那省那府那州，並那縣，爾就是那個村莊，有家門，爾是住在外城，還是住在內城。家中還有幾個人，你的父姓甚，爾的母名甚，爾是排行第幾名，爾要說得清，道得明，開了城放下吊橋來進城，爾要說不清，道不明，要想進城萬不能，爾且報上花兒名，報上花兒名。〔薛唱搖板〕爹爹把兒忘懷了，兒是薛蛟轉回程。〔徐〕家院是那一個。〔家院〕是大相公回來了。〔徐〕啊，是你大相公回來了。〔家院〕正是。〔徐〕哈哈。〔唱搖板〕聽說蛟

兒到來臨。喜在眉頭笑在心。開言便把蛟兒問。寒家山前有多少兵。〔薛唱搖板〕寒家山有三千七百人和馬。青龍會上有八千兵。〔徐〕家院有多少人馬。〔家院〕有三千七百人馬。〔徐〕三千七百人馬。〔家院〕正是〔徐〕那還不少。〔笑〕哈哈。哈哈。〔家院〕啓相爺。青龍會上有八千人馬。〔徐〕青龍會上還有八千。〔家院〕正是〔徐笑〕哈哈。哈哈。〔唱搖板〕前站先行那個做督兵。元帥是何人。〔薛唱搖板〕前站先行你孩兒做督兵。元帥叔父身。〔徐白〕那個叔父。〔薛〕薛剛三叔父。〔徐〕那個奴才他還在呀。現在那裏。叫他前來會會老夫。〔薛〕有請三叔父。〔薛剛薛魁同上〕〔剛唱搖板〕耳聽得薛蛟一聲請。城樓下來了我惹禍精。舉目抬頭忙觀定。城樓上站年邁人。雙膝跪在塵埃地。問聲伯父可安甯。〔徐唱搖板〕一見奴才怒氣生。咬定牙關罵你的身。爹娘爲你喪了命。兄嫂爲你問斬刑。恨不得一口將你咬。〔魁〕唔。〔徐接唱搖板〕那廂驚動黑煞神。〔剛唱搖板〕老伯父罵得我無言答對。黑臉之上又轉紅。魁兒

帶過了烏錐馬。去上金殿拿奸臣。〔薛唱搖板〕辭別爹爹踏金鏡。〔徐〕兒往那裏去。〔薛唱搖板〕去上金殿滅奸臣。〔徐〕我兒先前怎麼不報仇去。〔薛〕孩兒年幼。〔徐〕如今呢。〔薛〕孩兒長大了。〔徐〕你如今大了。就不聽爲父的調動。來來來。將爲父刺死了吧。〔薛〕孩兒不去了。〔徐〕我兒不去了。〔薛〕正是。〔徐〕好好還不將你三叔父喚轉。〔薛〕有請三叔父轉來。〔剛〕咳。〔唱搖板〕薛剛打馬站城濠。尊聲伯父聽根苗。我的爹娘教子不到。殺我的兄嫂爲那條。三歲孩童懷中抱。爲什麼腰劍兩三條。望伯父早把城開了。除掉伯父一個一個盡開刀。〔徐唱搖板〕薛剛不必心焦躁。爲伯言來聽根苗。待老夫上殿奏一本。拿住了奸賊一滿門。萬歲若不準。老臣本任你父子反朝廷。〔剛〕伯父須要言而有信。〔徐〕豈肯失信與你。〔剛〕魁兒將人馬暫退一箭之地。〔魁〕得令。〔魁薛剛同下〕〔徐〕家院後面報與夫人知道。只說老夫與薛家奏本去了。〔家院相爺乘馬。〔徐〕不用。〔家院〕坐轎。〔徐〕也不用。今

日爲了忠之事喜的步趨而行。〔笑〕哈哈。〔唱倒板〕昔日老王去征東。〔轉唱慢板〕保駕的臣子尉遲恭跨海征東薛仁貴。他與皇家立大功。假冒功勞張士貴。因此上兩下結仇冤。〔自〕咳。〔唱搖板〕朗朗青天不可欺。未曾起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仇報仇來冤報冤。寒家山領來了三千七百人。和馬青龍。會有八千兵。〔自〕待我算來。薛剛薛蛟薛魁。〔唱搖板〕還有紀氏夫人殺人的精。急忙走。

少男須知

格拉謨法官更根據審理二千多起離婚案件的經驗。寫出如下的許多男子的禁婚條件。

- (一) 不可娶有一雙白哲的手。而她的母親的手却是因工作而粗糙的少女。她決不能爲你賢內助。
- (二) 不可娶自願安居家中。或講究服飾的少女。她能使你破產。
- (三) 不可娶自慚其父母而拒不使你見面的女子。因爲她天性刻薄而虛榮。心必大。
- (四) 不可娶故意作怪異裝飾的女子。因爲她好出風頭。每令你難堪。甚至受辱。
- (五) 不可娶隨意與你接吻者。因爲她將爲你後日之累。
- (六) 不可娶與你年齡相差太遠者。因爲她年齡與嗜好行事有關。不容易和你趨向一致。
- (七) 不可娶不愛小孩的女子。因爲她一定感受過很大的刺激。纔有此反常的趨向。即使是例外的。也必缺乏家庭的真趣。

來急忙行。行上金殿一本一本往上升。萬歲爺準了臣的本。拿住奸賊一滿門。萬歲若不準臣的本。那時節任他父子反朝廷。〔自〕想我跑了半日。但不知到了什麼所在。〔家院〕啓相爺。來此已是午朝門。〔徐〕呀。來在午朝門。做什麼事呀。〔家院〕相爺與薛家奏本。可是。〔徐策自〕哦。待我與薛家奏本。〔家院徐策同下〕

水漫金山寺

戲情

白娘娘配了許仙爲妻，原是報答他前世救命之恩。本想和許仙生養一子，傳接後代，他即可以回山修道。不料有法海禪師，奉了佛旨，收降妖孽，訪得許仙被蛇妖所迷，他也不問白氏的用意如何，以爲既是妖精，和人配合，終是害人。所以用計將許仙騙上金山，和白氏分離。白氏自以爲光明正大，並非是迷惑他的心，有不甘。於是上山向法海討索，法海不許，白氏就作法，用水來淹漫金山。這一來，傷害了無數的生靈，難免罪犯天條。幸虧身懷六甲，乃是文曲星君，法海也不能傷其生命。等到了貴子生下之後，法海才得用鉢將白氏擒住，鎮壓在雷峯塔下。

登場人物表

白氏(武旦) 小青(武旦) 許仙(小生) 法海(生) 哪吒(武生) 木吒(武生) 韋駝(武生)

〔僧上白〕濟度慈悲大，雲遊歲月深。衷懷無別事，一片談禪心。小僧乃金山寺中監寺是也。今日師父吩咐，等待許官人到此，先進講堂，然後同進方丈。只得在此伺候。正是不因林像龍閑伏，爭看輪迴次第來。〔下〕

〔許仙上唱〕爲蛇妖特地前來到，又怕他行曉。因此上只說燒香私去相祈禱。〔白〕我許仙只爲要

往金山寺中拈香，娘子吩咐拈了香就回，不要到講堂與和尚交談。呵呀，我懼此二妖已非一日，幾番欲要避他，被他緊緊隨定，不能逃脫。今日往寺中拈香，爲何又如此囑咐，其間必有隱情，也罷。且到彼便知分曉。來此已是江邊，吓船家擺船過來。〔船夫上白〕來哉，到囉裏去的。〔許白〕金山寺去的。〔船夫〕下船來下船來。〔許下〕〔船夫唱〕誰知冤孽

遭誰知冤孽遭緊緊來纏擾。只爲着此事繫懷抱。
 〔船夫〕到哉。官人上岸罷。〔許付錢介〕〔船夫〕拿得
 來吓。〔同下〕

〔小僧上白〕禪明一片月。緣覺數鍾聲。居士稽首。
 〔許上白〕師父。法海禪師可在山上麼。〔僧〕在居士
 可是姓許麼。〔許〕正是。師父何以知之。〔僧〕禪師
 着我在此等候多時了。〔許〕啊。如此煩師父指引。
 〔僧〕請曲徑通幽處。〔許〕禪房花木深。〔同下〕

〔白娘娘小青同上〕〔白氏唱〕忽地機關已分曉。把
 緣情長驅直搗。俺這裏急去叩僧寮。放吾夫相會
 早。〔白〕奴家只爲許郎。要到金山拈香。再三要去。
 因此叫他不要與和尚講話。他雖允從而去。到底
 放心不下。爲此同着青兒。接他回去。〔青〕娘娘官
 人。不過到金山拈香。少不得回來。爲何如此放心
 不下。〔白氏〕你不知那寺中。這個法海。是個聖僧。
 倘然點醒許郎。我就無結局了。〔青白〕原來如此。
 〔白氏〕奴家呵。〔唱〕急切切跟尋到金山。恭叩僧
 寮。爲夫君難丟掉。〔青〕已到金山了。〔白氏〕上岸

去。我在此等候。你去喊了官人出來。〔小青白〕是吓。
 許官人許官人。〔僧上白〕僧人拉山門外頭。吱嘩百
 叫。原來是二位女菩薩。阿是燒香個。〔白氏〕不是。
 〔僧白〕求子個。〔青〕也不是。〔僧〕介沒子個了介。

〔青〕我們是來尋官人的。〔僧〕吾是官人是僧人。
 〔青〕叫許仙。〔僧〕是許官人吓。吾就去罷。〔白氏〕
 爲何。〔僧〕我的師父道。有子個青蛇吓。白蛇吓。拉
 去鬧聖了。出子家哉。〔白氏〕何物妖僧。誘引良家
 子弟。若是還我官人便罷。不然叫你每人是個死。

〔僧〕阿呀。勿好哉。師父有請。〔法海許仙同上〕〔法唱〕
 忽聽語聲。嘈必是此妖前來。到。〔僧〕師父勿好哉。
 外頭有兩個堂客。拉來鬧裏。要尋許官人個。〔許〕
 這便怎麼處。〔法〕不妨。你且躲在裏面。待我去看
 來。〔許〕是。〔許下〕〔法海唱〕恁無知孽畜。敢弄虛囂。
 〔出介〕〔白氏〕吓。老師父。〔法〕咳。孽畜吓。孽畜。〔白
 氏青〕吓。〔法唱〕恁般的不肯回頭。尤兀自上前。廝
 鬧。饒伊妖力千般大。怎敢在佛前亂繞。〔白氏〕咳。
 〔唱〕出言詞將咱奚落。出言詞咱奚著。怒轟轟罵

咱孽畜怎不心焦。〔法白〕孽畜還敢在此胡言廢。〔白氏〕呵喇。〔唱〕急煎煎中心火燎。因此上趕仙郎到金山費勞。〔白〕吓老師父吓老師父。呵呀。〔唱〕聲聲叫善吉兒哀告僧寮。按三尸暫掩三焦。按三尸暫掩三焦。〔法〕孽畜這等無禮。護法神何在。〔護法神衆上白〕來也。〔哪吒木吒殷太歲韋駝上殺介〕

〔白氏小青敗下〕〔衆〕啓禪師。妖魔逃去了。〔法唱〕直恁怪魔妖不諒。自力同咱擾教伊。今日怎得開交。許仙的善根不昧。恁妖魅何故隨牢。人妖兩地多分曉。善惡到頭有報。〔白氏小青上〕〔白氏〕禿驢還我丈夫來吓。〔法〕你丈夫已皈三寶。是佛弟子了。怎肯還你。〔白氏〕真個。〔法〕真個。〔白氏〕果然。〔法〕果然。〔白氏〕噯。〔唱〕堪笑你禿廝無道。向吾行舌鼓脣搖。却便似口懸河泛濫雲霄。因此上趕靈山到靈臺。費牙敲一任你活。如來將他板倒。〔法〕孽畜這等無禮。護法神。〔衆〕有。〔僧〕取青龍禪杖。打這孽畜者。〔衆〕領法旨。〔白氏接杖同小青下〕現原形青龍白蛇上開介。四水族上扛籠下。〔法唱〕孽妖的孽妖的。敢

抗吾曹。俺自有俺自有佛力。法妙輒敢頓生強暴。我杖着這青龍張牙舞爪。打得你元形出現。魄喪魂消。〔白氏上白〕禿驢。你將青龍禪杖來降俺。俺豈能懼哉。〔法〕俺禪法圓通。〔白氏唱〕噯呀。恁仗禪機肝胆圓通妙。〔僧〕我今饒你性命。好好去罷。〔白氏唱〕何用你禿驢念相饒。氣冲冲怒發發蒼笑。〔法笑〕哈哈。好孽畜。不知分量。〔白氏唱〕他那裏一味飄搖。望兒夫密密無音耗。隱隱見雲霧相包。這壁廂那壁廂。鐘鼓齊敲。天星振心胆搖。〔青〕娘娘還是善言哀求罷。〔白氏〕也說得是。吓禪師。你是出家人。慈悲爲本。煩你還我丈夫。感恩不盡矣。〔唱〕恁佛心最是完人好。今日個還我夫君恩。不願世啣環共結草。〔拜介〕〔白〕吓。我這等哀求。全然不理。好禿驢吓。〔法〕還在此胡鬧。護法神取風火蒲團。打這孽畜者。〔韋駝火風火神上殺介〕風火神敗下。〔白氏小青下〕〔法唱〕蒲團風火天生妙。要打那作孽靈蛇。休混擾邪心不滅。來胡鬧。想夫郎怎能到。乾坤靜了仗威風。捉將來將功報。擒取妖魔只在

這遭〔白氏小青同上〕〔白氏〕禿驢你的法寶安在。
 〔青〕法寶安在。〔白氏〕呵呀禿驢啊禿驢。〔唱〕恁
 亂紛紛法寶知多少。亂紛紛法寶知多少。鬧垓垓
 多休了佛力兒低俺力兒高。看今朝必要分白皂
 言語兒求下禮兒告。全不理心中焦燥。〔僧唱〕無
 知孽妖。緣何犯我禪關道。幾回不怕無窮寶。還待
 緊要逞邪術。弄狐騷管教瞬息成靈耗。江心一旦
 尸流暴。悔之時已遲了。〔白氏〕呀禿驢你執意如
 此也罷。說不得了。水族們。〔蝦蟹龜蚌上白〕有。〔小青
 自〕與我把水勢大作。漫過金山。只救俺官人便了。
 〔衆〕領法旨。〔合唱〕呀呀呀恁自招。呀呀呀恁自
 招。亂亂亂紛紛水族知多少。浪浪浪浪滔滔一
 似天河倒。鬧鬧鬧鬧垓垓趕水潮。聽聽聽聽水聲
 兒紅波嘯。看看看看霎時間無分清濁。是是是是
 僧人恁般胡撩。這這這這的是出于無奈將夫君
 討恨恨恨恨的是命薄總徒勞。〔下〕〔僧上白〕啓上
 師父。不好了。洋子江中水勢大作。漫過山來了。
 〔法〕不妨。將我這袈裟兜在這半山之中。〔僧〕是。

〔下〕〔法〕護法神。〔衆〕有。〔法〕與我趕散水族者。〔衆〕
 吓。〔蟹上同哪吒殺介蟹敗下蝦上同木吒殺蝦敗下蚌上木殺
 敗下龜上木殺敗下衆追下〕〔法〕護法神。〔衆〕有。〔法〕取
 寶鉢罩他蛇妖者。〔衆〕領法旨。〔白氏青哪木殺上衆取
 鉢盒介白氏小青倒介魁星上將斗托住白氏小青魁星同下〕
 〔衆〕啓禪師纔祭起寶鉢忽被文曲星托住。不能
 罩住此妖。〔法〕元來如此。速退。〔衆〕領法旨。〔衆
 下〕〔許上白〕吓禪師。可曾收那妖魔麼。〔法〕這孽
 畜腹中懷孕。未便收取。〔許〕他如今往那裏去了。
 〔法〕他此去必往臨安。待我送你前去了。此孽緣
 便了。〔許〕呵呀禪師吓。他如今必然懷恨我了。我
 若見面。怎保殘生。弟子是決不去的啊。〔法〕不妨。
 你與他宿緣未滿。還不加害。且待你分晚了再處。
 〔許〕是。〔法唱〕緣未了。緣未了。難已就分開了。情
 意好。速却休驚擾。待分晚。滿月朝。付你鉢兒將她
 收罩。〔許〕多謝禪師。〔舞介〕〔許唱〕謹遵禪師命。怎
 難違拗。〔法唱〕赴臨安。途路非遙。〔許唱〕幸喜得
 遇着個老禪師。〔合唱〕收取那妖魔脫逃。〔同下〕

大名府

戲情

宋江因晁蓋被曾頭市史文恭射死，急欲報讎。但是想攻破曾頭市，非玉麒麟盧俊義不可。所以請吳用設計，招收盧俊義上山。吳用就裝扮個算命先生，帶着李逵，到大名府來，就在俊義門前走來走去。俊義果然叫他看相，吳用說他在百日之中，將有血光之災，須要避往東南方，才能免禍。俊義當即信以為真，預備出外逃避災難。從前俊義曾在雪地裏救過一個凍餓將死的人，名叫李固。見他精明書算，而且伶俐勤勞，就把他留在家中，掌管家事。不料李固外表像是老誠，實則心術不端。沒有多時，就和俊義的妻子賈氏，發生奸情，曾被燕青看破。這時俊義要出外避禍，留燕青在家，帶着李固同去。走到金沙灘，被梁山泊衆英雄強劫上山。宋江以禮相待，勸他入夥，俊義寧死不從。吳用又勸他在山遊玩數日，可放李固先回，俊義只得允許。李固既然先回，吳用復教李逵下山，將他的行李劫回，並說俊義已在山中做了山寨主，家中壁上早題有反詩。李固一聽，回到家中，就告訴賈氏，且向官府報案，又將燕青逐出。從此以後，李固就在盧家和賈氏如同夫婦。燕青既被逐出，無家可歸，知道李固的奸計，恐怕俊義回家，遭其陷害，就每天在路中守候，不多日，俊義果然回來，燕青就將家中情形告知，勸他不必回家。俊義不聽，走到家中，就被官役捉去，判罪發配沙漢島。李固又去賄買解差，在路中將俊義害死，走到荒野之中，解差正欲動手，不料燕青藏在樹林之中，將解差用袖箭射死，救了俊義。剛剛要逃，又被官府捉住，綁赴法場。首幸虧梁山英雄探聽明白，救石秀等來劫法場，救上梁山入夥。後來果由俊義把史文恭捉住，報了大仇。

登場人物表

盧俊義〔文武老生〕 賈 氏〔花旦〕 燕 青〔文武小生〕 李 固〔丑〕 宋 江〔生〕

吳 用〔生〕 李 逵〔淨〕 索 超〔武生〕 林 冲〔武生〕 石 秀〔武生〕

戴 宗〔生〕 時 遷〔武丑〕 秦 明〔武生〕 梁中書〔生〕 李 成〔武生〕

聞 達〔武生〕 董 超〔丑〕 薛 霸〔丑〕

〔盧俊義上引〕仗義疎財兼英武四海名顯。〔家

院暗上〕〔白〕豪傑凌雲志胸藏百萬兵英名揚天

下人稱玉麒麟某盧俊義乃北京大名府人氏曾

拜周侗老師門下爲徒習就一身武藝家財鉅萬

倉穀無數娶妻賈氏只愁膝下無子正所謂人無

全美這且不言看大雪紛飛梅花壓倒不免請安

人出來一同賞雪觀梅。〔家院〕在〔盧〕請夫

人出堂。〔家院〕請夫人出堂。〔丫環賈氏同上〕〔賈引〕

淡淡明似月輸梅一段香。〔白〕員外。〔盧〕安人請

坐。〔賈〕員外請坐吓員外這樣嚴寒天氣不在煖閣獨坐前廳則甚。〔盧〕安人吾看鵝毛剪剪梅花

倒地特請娘子賞雪觀梅。〔賈〕妾身奉陪。〔盧〕家

院備酒一席梅亭去者。〔家院〕是。〔盧〕安人請。〔賈〕

員外請。〔同唱〕鵝毛翠剪裁扯架隨風擺粉粧成

萬殿閣樓臺飛花六出如銀界撒遍瓊瑤玉砌塔

眞堪愛任飄來瑞彩一霎時鳥飛認做白鶴來。〔家

院〕上宴。〔盧〕安人請。〔賈〕員外請。〔唱〕執金杯飲

滿懷撲鼻香風來。〔白〕員外半空中飛花壓倒斜

老梅。〔盧〕安人。〔唱〕不受半點灰塵埃雪裏吟香

眞可愛。〔李固內白〕凍死人也。〔盧〕那裏喊叫凍死

人也。〔家院〕花園以外。〔盧〕是吓這樣大雪寒天難免凍死貧民待我出去看來。〔賈白〕員外有恻隱

之心〔盧〕娘子且回煖閣。〔賈〕是飽煖不知飢寒苦。貧富身軀俱一般。〔賈下〕〔盧〕來。賊燕青走上。〔家院〕燕青〔燕青內白〕來也。〔青上白〕奇哉花綉身浪子是燕青員外在上。小乙叩頭。〔盧〕罷了。〔青〕有何吩咐。〔盧〕方纔聽得花園以外有人叫苦。一同看來。〔青〕員外善心。〔盧〕你等退下。〔家院下〕〔盧〕燕青帶路。〔唱〕真奇怪聽哀聲遠來救困危仗義疎財。〔下〕〔李固上跌介〕〔白〕娘娘太太把點飯我吃罷。餓殺哉。〔唱〕這飢寒叫我如何過來。腹內空單衣破大雪飄飄路難埃傾刻間性命有礙。〔白〕我李固東京人氏祖上有份家私被我吃喝嫖賭弄得乾乾淨淨連飯也不着扛來到大名府投親不遇落得沿門乞討。正是貧在市口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這樣大雪寒天那裏去討身無衣肚無食。啊呀凍死哉。〔唱〕真無奈凍死在長街可憐我死無葬埋。啊呀。〔倒地〕〔盧內白〕帶路。〔盧上唱〕見一派銀砌世界認不出舊識路來。遙望四方無蹤境。這悲聲何處吹來。〔青白〕啓員外有一乞丐倒臥雪

地。〔盧〕看他有氣沒氣。〔青〕還有氣。〔盧〕扶他回去再救。〔青扶固〕〔青唱〕這恩德太憐恤乞丐當日個孟嘗還在。〔盧〕取衣服盪湯伺候。〔固吐介〕吓呀呀。餓死人也。我怎到此地來哉。〔青〕你這乞丐員外救你性命還不上前叩謝。〔固〕是多謝員外救命之恩。〔盧白〕起來你是那裏人氏。〔固〕哦吓吓。〔盧〕爲何。〔固〕員外我三日勿吃飯呢。〔盧〕小乙帶他飽餐。〔青〕隨我來。〔同下〕〔賈上白〕員外什麼人叫苦。〔盧〕有一乞丐倒臥雪地。故爾救他回來。〔賈〕想這化子員外贈他銀米就是救他回來則甚。〔盧〕我看此人相貌乃暫時落魄出於無奈也。〔唱〕看他窮無奈沿門走長街抱琵琶彈唱當年伍員吹簫伍員吹簫困英雄是有運來無來。〔賈接唱〕贈他銀米歸故里積善家陰德大免得是非罷。休輕觀他是乞丐。〔青固同上〕〔固唱〕人身飽煖喜哉喜哉怎知飢寒苦哉苦哉。〔白〕多蒙小哥帶我飽餐身上煖哉。正所謂飽煖思淫慾吓。若要購說員外在上待我來拜。〔唱〕上前去叩塵埃謝大

恩不忘懷〔盧〕起來。〔固〕啊呀。這位安人。雙眼到
 引人。到騷來個。我要謝謝來。〔唱〕屈膝於他禮應
 該。〔賈〕罷了。〔盧〕你性甚名誰。家住那裏。〔固〕小
 子姓李名固。乃東京人氏。〔盧〕因何至此。〔固〕父
 母雙亡。家貧如洗。來至大名府投親不遇。又寒又
 飢。故此倒臥雪地。〔盧〕家中還有什麼人。〔固〕連
 老鼠都死去哉。〔盧〕我意欲收你與爲小廝。可愿
 否。〔固〕承蒙員外救命之恩。慢說小廝。就是做條
 狗。替員外看門。也是情愿的。〔青〕請員外。此人犖
 頭鼠目。不可收留。〔固〕你多嘴哈。〔盧〕我救了他
 的性命。日後自當恩報。〔固〕員外救了我的性命。
 自當恩將仇報。〔盧〕什麼。〔固〕打嘴打嘴。說錯哉。
 日後若是仇報。天打火燒。做人油蠟燭。點殺哉。員
 外好是不好。〔盧笑〕哈哈。安人一同暖閣去罷。
 〔唱〕今朝恩義將你待。〔固唱〕忘恩負義非人胎。
 〔盧賈青〕哽。〔同下〕〔固掛青〕〔固〕我叫他一聲。他到
 呼起來哉。哈個道禮。他叫員外不要收我。哦。是的
 哉。怕我搶了你個生意。一定是的。咳。小乙吓。我和

你〔唱〕對頭冤家難分開。〔下〕

〔龍套〕囉囉矣。用宋江同上。〔宋引〕水泊英豪。義氣冲
 九霄。〔吳〕大哥。〔宋〕請坐。〔吳〕謝坐。〔宋唱〕曾頭市前
 擺戰場。可嘆大哥一命亡。一箭之仇若不報。旗倒
 火焚忠義堂。〔自〕某及時雨宋江。只因段金柱獻
 馬。被史文恭劫去。晁大哥帶領人馬。攻打曾頭市。
 被史文恭箭射而亡。蒙衆家弟兄。扶我爲寨主。怎
 奈一箭之仇未報。先生有何妙計。〔吳〕大哥要報
 此仇。除非河北玉麒麟。若得此人。曾頭市必破也。
 〔宋〕他乃富豪之人。怎肯入夥。〔吳〕不妨。憑小弟
 三寸不爛之舌。管叫盧俊義入我範圍。〔宋〕但不
 知帶多少人馬。〔吳〕小弟不用人馬。大哥請至後
 面。弟自有道理。〔宋〕須要小心。〔宋下〕〔吳〕來傳時
 遷進見。〔嚙囉〕時遷進見。〔時內白〕來也。〔時上白〕身
 體輕如草。人稱鼓上蚤。先生有何差遣。〔吳〕命你
 到大名府盧俊義家中。裝神弄鬼。擾亂一番。〔時〕
 是。〔吳〕轉來。勿許傷人。〔時〕遵命。〔下〕〔吳〕喚李逵
 進見。〔嚙囉〕李逵進見。〔李逵內白〕來也。〔李上白〕放

火論手段。殺人斧開葦。參見軍師哥哥。〔吳〕少禮。〔李〕喚俺則甚。〔吳〕隨我大明府一走。〔李〕如此走。〔吳〕且慢。要依我三件大事。〔李〕那三件。〔吳〕第一件不許吃酒。〔李〕俺一生喜的是酒。不吃酒。喉嚨發燥。〔吳〕回山好飲。〔李〕第二件。〔吳〕第二件。一路之上不許殺人。不許違拗。〔李〕叫我殺人。我就殺人。第三件。〔吳〕白。第三件是最難的。〔李〕怎麼樣。〔吳〕你扮做道童模樣。裝作啞吧。不許說話。〔李〕不說話。豈不悶壞。咱弄不來。〔吳〕那就另差別人。〔李〕看在下山份上。我不說話。〔吳〕白。看衣更換。〔換衣介〕〔吳〕嚶囉的。通稟大哥。說我下山。多則一月。少則十日。回山退下。〔衆下〕〔李〕回來可能說話。〔吳〕回山準你說話就是了。〔李〕軍師。〔吳〕怎麼。〔達〕你這個忘八蛋的。〔吳〕白。怎麼罵起我來了。〔李〕多說兩句話。好裝啞吧。〔吳〕非是不準你說話。恐怕惹出禍來。〔李〕這差事好難吓。〔吳〕事成之後。算你頭功。帶路下山。〔唱西皮搖板〕只爲天王把命喪。聘請英雄上山崗。〔同下〕

〔賈氏上唱西皮慢板〕雪中人生得來令人可愛。他眉來我眼去。暗地裏裝呆。若做這風流事。也有員外。想思繩成了。結何日解開。〔白〕奴賈氏配夫盧俊義。只因那日員外。在雪地救來一人。名叫李固。留在家中。管理帳目。此人聰明伶俐。眉清目秀。與我眉來眼去。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快板〕心想他不能夠得到一塊。相思病害得我何日丟開。〔李固上唱快板〕終日裏想安人。難到一塊。假意見門前。過引他的心懷。〔白〕咳。〔賈白〕外面嗆人介。〔固〕是我吓。〔賈〕阿是李固。〔固〕是個。〔賈〕你啥不進來吓。〔固〕我怕。〔賈〕怕啥。〔固〕怕員外。〔賈〕員外不在這裏。〔固〕白。這麼我與奶奶都進來哉。〔賈〕俺個。〔固〕連腿都進來哉。〔賈〕進來罷。〔固〕參見奶奶。〔賈〕這幾月未看見你吓。〔固〕賬房算賬沒有空。〔賈〕找你有件事體。〔固〕奶奶啥事體。〔賈〕我要打根金耳挖。〔固〕白。我替奶奶辦個哉。〔賈〕要幾何重。〔固〕二斤重。〔賈〕吓。二錢重。〔固〕吓。不錯。二錢重。要幾何長。〔賈〕你看吓。〔固〕這樣

長。〔賈〕太長。〔周〕要短的。格短可好。〔賈〕差不多。了。〔丫環上送茶〕〔賈〕賬房裏拿銀子去。〔周下〕〔賈〕哈人吃你個短命茶。〔同下〕

〔吳李同上〕〔吳唱西皮搖板〕餐風寂雨路途遙。大名府內走一程。〔城卒暗上〕〔城卒〕呔。你這道人往那裏去。〔吳〕在下張用。賣卦算命營生。有文引請看。〔城卒〕這是什麼人。〔吳〕這是個道童。他是個啞吧。不會說話。〔城卒〕一雙賊眼。好像強盜。〔李〕啞。〔李欲打吳搖頭〕〔城卒〕你不敢。〔吳〕二位休要動氣。我這裏陪禮。〔城卒〕不看你份上。不放他進去。〔吳〕承情。我兒跟我來。改日再見。〔吳扯李下〕〔城卒〕夥計們好好把守。小心梁山強盜。混進城來。吓。〔下〕〔吳李同上〕〔吳唱搖板〕看紅日不却午時到。吓。李逵不走爲那條。〔李指肚介〕〔吳笑〕敢是餓了。〔李點頭〕〔吳〕來此飯店。店家有麼。〔店家上白〕來了。隔壁二家醉。開罈十里香。客人敢是住店。〔吳〕正是。〔店家白〕請進。請問先生那道而來。作何生理。〔吳〕我們是山東而來。算命起卦營生。〔店家〕這

是何人。〔吳〕這是我的道童。他是個啞吧。〔店家〕哦是。〔李演手〕〔店家〕原來是個啞口畜生。〔李〕你這個忘八蛋的。〔店家〕先生他怎麼會罵人。〔吳〕他就會說這一句話。他叫你切大塊的肉。〔店家〕哦。這到奇怪吓。〔下〕〔吳〕我在山上。怎樣囑咐於你。不許說話。你怎麼罵起人來了。〔李〕他罵我。我怎麼不罵他。〔吳〕下次說話。定要責罰。〔李〕你把我個交代。我就不說話。〔吳〕好。與你個交代。我回頭一看。你就不動。不許說話。〔李〕我們演演看。〔吳〕好。演演看。〔吳走李跟吳看李住吳笑下〕〔李〕好難辦的啞吧。我到後面吃飽了。無有人。我還是說話。〔下〕

〔時遷上白〕領了軍師令。辦做狐狸精。俺時遷奉了軍師之命。到大名府。盧俊義家中。裝神弄鬼。擾亂一番。幸喜渾進城來。且到他家走走。〔下〕〔李同上唱〕進府來。指算到有。三載。這時光。好叫我喜笑顏開。〔白〕我李固。自從進得府來。員外見我一筆寫算。半年後。升做了總管。哉。上下人等。都稱我李都管。就連安人也歡喜我。員外勿在屋裏時常

叫我到房裏說說笑話，跌跌膀臂，還叫我陪他睡。阿要快活，今天員外出去哉。我到房裏同他談談說說，好不快活吓。〔唱西皮搖板〕夢兒裏想不到這樣快活，這也是桃花運時來運來。〔下〕〔賈氏上唱搖板〕夜黃昏人寂寞，睡臥不安，待偷香竊玉，人私情開懷。〔同上時跟上咳介〕〔賈〕捨人吓。〔固〕開門吓。〔賈開門時跟進〕〔固〕安人。〔賈〕李固。〔同笑〕〔固〕員外可回來哉。〔賈白〕飲酒未回，半夜三更來此作佗。〔固〕我睡不着，落得陪陪安人。〔賈〕李固替我撲撲背。〔固笑允〕〔賈〕你今年幾歲。〔固〕二十二歲，你幾歲哉。〔賈〕我也是廿二歲。〔固〕你我同年，勿好頭痛。〔賈〕有塊手帕扎起來就好哉。〔固扎帕〕不痛了。〔賈〕李固你那裏這縹緞。〔固〕不縹緞，安人那能歡喜我呢。〔賈〕我看見你勿知捨洛，有痒勿搔處。〔固〕我見了安人，立不直哉。〔賈〕捨道禮。〔固〕不曉得。〔時吹燈〕〔賈〕啊，燈熄哉。〔固〕方才來還亮的吓，燈亮哉，我要去睡呢。〔賈〕在我房裏睡。〔固〕好安人。〔進帳子時學鬼叫〕〔賈〕李固，你去看看，陰麼

子叫。〔固〕無佗叫。〔時帶鬼面〕〔固〕啊呀。〔跑下〕〔賈〕李固快點來，李固那裏去哉。李固李固。〔時帶鬼面買怕下〕〔時〕他們都怕鬼，我肚子餓了，吃飽了再來。〔下〕〔三更〕〔青拿燈上白〕外面怎麼喊叫，待我出去看來。〔固上白〕勿好哉，吓，有鬼有鬼。〔青〕李固，你在那裏來。〔固〕房裏來。〔青〕那個房裏來。〔固〕自己房裏來。〔青〕你頭上扎的什麼。〔固摸頭取聞香〕〔固〕一塊手帕。〔青白〕這手帕我認得。〔固〕認得那能。〔青〕你作的好事吓。〔固〕啊呀，什麼事大驚小怪的。〔下〕〔青〕李固李固，你作出此事，難逃俺燕青之手。〔時暗上吹燈〕〔青〕吓，這燭什麼熄了，吓，李固回來呢，這燭什麼又亮了。〔時帶鬼面〕〔青〕打鬼打鬼。〔跑下〕〔時笑白〕哎，燕青這麼一條好漢，他也怕鬼，待我再去鬧去。〔下〕〔盧內唱西皮倒板〕酒逢知己千盃少。〔盧上吐二家院扶介〕〔唱原板〕腳軟腿麻路低高，家院挽扶紗燈罩，心中不安爲那條。〔青上白〕吓，員外內庭有鬼。〔盧〕噯，良善人家，那有鬼怪。〔同上拿夜壺介〕勿好哉，員外屋裏出了精怪哉。〔盧〕放屁。

那裏來的精怪。〔罔〕馬桶搬在灶頭上去。筷子插在夜壺裏。阿是有子妖怪哉。〔盧〕既有此事。燕青拿我寶劍過來。〔唱搖板〕想是俺盧某時運倒妖怪出現。鬼纏繞手提寶劍內庭到。〔時急急風上撞青碰盧拿狐尾。〕時下。〔盧燈下看〕吓是個死貓。〔罔〕這裏還有活的。〔盧〕看活的。〔罔〕是我。〔盧〕哎。〔唱搖板〕原來是開。狸貓大家同把前堂到。〔時上過桌盧劍砍馬桶蓋。〕盧燕青掌燈來。〔青拿燈看。〕盧原來是馬桶蓋。〔罔〕還有夜壺在這裏。〔盧吐介。〕盧唱搖板。這才是門戶不開禍自招。〔吐介扶下。〕同下。

〔吳李上。〕家院暗上聽。〔吳〕甘羅運早太公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乃是運也命也。在下能知生死貴賤。若問前程。先付白銀一兩。〔家院〕這算命先生好大的口氣。有請員外。〔盧上白。〕何事。〔家院〕外面有一算命先生。口出大言。〔盧〕既出大言。必有本領。請他進來。〔家院〕先生。我家員外有請。〔吳〕有勞大叔。〔家院〕隨我來。〔吳〕你在此等候。〔李點頭下。〕〔家院〕

上面就是員外。〔吳〕員外這廂有禮。〔盧〕豈敢請坐。〔吳〕不敢。〔盧〕談講命理。那有不坐之理。〔吳〕如此告坐。〔盧〕先生貴鄉何處。尊姓大名。〔吳〕在下姓張名用。綽號鐵口。能推算生死貴賤。但是先取白銀一兩。方能排算。〔盧〕來。取白銀一兩。〔家院〕白銀在此。〔盧〕先生收下。〔吳〕請問年庚月日。〔盧白〕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要這年庚何用。〔吳〕是。是。不會奉承。年庚總是要的。〔盧〕愚今年三十二歲。十一月初一日卯時生。〔吳〕吓吓。〔盤算搖頭介。〕吳哎吓怪哉怪哉。〔盧〕哎。先生請坐。賤造有何吉凶。〔吳〕恐員外見責。不敢直言。〔盧〕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無妨。〔吳白〕吓講得的。〔盧〕請坐。〔盧〕照八字算來。員外在百日內。有血光之災。家財不能保全。死於刀劍之下。〔盧急介又笑。〕盧先生差矣。想俺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祖上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况且俺做事謹慎。非禮不為。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此話笑談了。〔吳站起。〕吳原銀奉還。〔盧〕先生請息

怒盧某偶然戲言。還望指教。〔吳〕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豈有不信之理。先生請坐。請問先生可有迴避否。〔吳〕待我再來推算。哦。員外除非去東南一千里之外。方能避此大禍。雖然保全性命。還有驚恐之憂。〔盧〕若是免得此難。當得厚報。〔吳〕這還有卦歌四句。員外寫於壁上。日後自有應驗。〔盧〕看筆硯來。〔吳〕員外聽了。蘆花蕩中一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盧寫〕〔吳〕百日之外。方知歌句妙處。告辭。〔唱搖板〕躬身一禮出門道。〔盧〕少送了。〔李上〕〔吳唱搖板〕叫他中我計籠牢。〔吳李下〕〔盧〕來有請安人。〔家院〕丫環賈氏同上。〔賈唱原板〕口是心非前堂到。員外爲何鎖眉梢。〔白〕員外爲何煩惱。〔盧〕方才有一算命先生。說我百日之內。有血光之災。叫我往東南方。暫避幾日。方保無事。〔賈〕員外說那裏話來。他乃是江湖之術。你乃是堂堂丈夫。怎信此無根之說。〔盧〕你乃女流之輩。曉得什麼。來將燕青李固喚來。〔家院〕李固燕青員外有請。〔青〕

忽聽員外呼喚。〔周〕想是理庫盤倉。〔青周〕員外有何吩咐。〔盧白〕方才有一算命先生。與我推算八字。言我百日之內。有血光之災。除非去東南千里之外。能脫此難。我想泰安州。有一天齊廟。十分靈驗。掌管人間災厄。一者前去進香。二來作些買賣。三來觀看方外景緻。李固覓太平車十輛。裝就山東貨物。跟我同去。家中倉庫鎖鑰。命燕青掌管。〔周〕員外你差哉。江湖郎騙飯吃。靠子瞎三話四。員外既然相信。即使有點小災晦。親眷朋友處去避兩日。勿消千里之外逃難個。〔盧〕我命中註定。休要違拗。若不躲脫。悔却晚矣。〔青〕吓員外。這泰安州正打梁山經過。一夥強人利害。不如等太平後。燒香不遲。〔盧〕那算命先生。稱爲鐵口。想必有準。不能不去。〔青〕莫非梁山歹人假裝前來。煽惑主人。他們於中取事。哎。可惜小乙不在前堂。若在前堂看出。定是一場笑話。〔盧〕說什麼梁山賊寇。依我看來。如同草芥。把我生平武藝顯出。也好叫他們認得俺玉麒麟。〔賈〕員外何必拋家遠出去。

往龍潭虎穴。不如打掃淨室。清心養靜。自然無事。

〔盧〕你女流之輩。曉得什麼。我去心一定。李固備

車伺候。〔青〕且慢。小乙服侍主人前去。留下李固

看家。〔固〕哎。小乙哥有點武藝。若是碰着強盜。還

能抵當。我看屋裏阿好。〔盧〕李固能以寫算。同我

前去。你在家中來。快備車。〔固〕是。〔盧〕快去備車。

〔固咳着買介〕〔固〕員外。我這兩日骨裏痛。有點走

不動。〔盧〕住了。要你去。便有許多推辭。你若不去。

吓。照打。〔賈〕去罷。〔固〕一樁巧事體。勿就是拆空。

〔賈〕妾身明日備酒。與員外餞行。〔盧〕有勞安人。

正是閉門家中坐。〔賈〕這禍從天上來。〔同下〕

〔林冲呼延豹秦明徐寧旗牌上同唱〕 嚇耀耀威風顯

繞。〔李逵劉唐魯智深武松旗牌上同唱〕 漫騰騰水泊英

豪。〔戴宗時遷化榮李應旗牌上同唱〕 聚雄圍替天行

道。〔朱全穆弘雷橫白勝旗牌上同唱〕 環鏢甲耀日光

毫。〔張橫張順童威童猛旗牌上同唱〕 鬧恨恨舞動鋼矛。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李俊上同唱〕 氣昂昂水浪白滔。

〔衆立齊同唱〕 冲前鋒。星起月巧。〔同白〕俺。〔各報

名〕豹子頭林冲。金槍手徐寧。雙鞭呼延灼。霹靂

火秦明。黑旋風李逵。赤髮鬼劉唐。神行太保戴宗。

行者武松。花和尚魯知深。鼓上蚤時遷。撲天鵬李

應。小李廣花榮。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沒遮欄

穆弘。白日鼠白勝。浪裏白條張順。船伙兒張橫。出

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立地大歲阮小二。短命二

郎阮小五。混江龍李俊。活閻王阮小七。〔林〕列位

哥哥請了。〔衆白〕請了。〔林〕大哥排山。在此伺候。

〔衆〕請。〔兩邊下〕〔四龍套四嘍囉公孫勝吳用宋江同上〕

〔宋引〕今日裏齊集英豪似一羣。〔衆將兩邊上立齊

同唱〕摩雲虎豹。〔上高台〕〔衆〕參見大哥。〔衆〕衆家

哥哥少禮。〔衆唱兩邊分立齊〕〔宋〕參透石碣聚百將。

〔吳公〕陰陽八卦腹內藏。〔宋〕共滅賊官併汚吏。

〔衆〕替天行道忠義堂。〔宋〕某及時雨宋江。〔吳〕

智多星吳用。〔公〕入雲龍公孫勝。〔宋〕只爲曾頭

市一箭之仇未報。欲請盧俊義上山。先生怎樣安

排。〔吳〕山人在他家中。題下反詩。誘他東南方避

禍。定然打此經過。〔公〕久聞此人武藝精通。必要

遣上將誘敵才是。〔宋〕是吓。〔吳〕山人自有道理。
 李逵聽令。〔李〕在。〔吳〕命你帶領五百精兵，往松
 林口迎接盧員外。〔李〕得令。〔四嘯囉同上〕〔吳〕轉
 來，若遇交鋒，只許敗，不許勝。〔李〕遵令。〔四嘯囉同
 下〕〔吳〕劉唐魯智深武松聽令。〔劉魯武〕在。〔吳〕你
 三人在松林接殺一陣，力戰三合就敗。〔劉魯吳〕得
 令。〔下〕〔吳〕時遷白勝聽令。〔時勝〕在。〔吳〕代領雄
 兵，將他家丁，押送金沙灘，不得有誤。〔時勝〕得令。
〔下〕〔吳〕林冲徐甯秦明呼延灼聽令，你四人埋伏
 松林左右，與盧俊義車輪大戰，不許取勝。〔林徐秦
 呼〕得令。〔下〕朱仝雷橫李應穆弘，你四人在金
 沙灘殺出，往蘆花蕩敗去。〔朱雷應穆〕得令。〔下〕〔吳〕
 李俊阮小二童威你三人假扮漁人，架一小舟，在
 蘆花蕩口，引誘盧俊義上船，將他翻入江心。〔俊二
 童〕得令。〔下〕〔吳〕張順聽令，命你藏在水底，將盧
 俊義擒住。〔順〕得令。〔下〕〔吳〕阮小五童猛張橫阮
 小七，你四人扮作漁人，在蘆花蕩右邊唱歌而出，
 將他擒捉，不可難爲於他。〔五童橫七〕得令。〔下〕〔吳〕

戴宗聽令，命你準備金花綉襖，將盧員外濕衣換
 去。〔宋〕還要小轎一頂，將他抬上山寨。〔宗〕得令。
〔下〕〔吳〕花榮聽令，我等與盧員外，敘話之間，你暗
 放一冷箭，射落他的兜盔，不許傷他性命。〔花〕得
 令。〔下〕〔吳〕我與大哥公孫先生，去往岡上飲酒，看
 看盧員外武藝如何。〔宋〕帶馬。〔唱搖板〕虎嘯龍吟
 麒麟降，全仗妙計與山岡。二虎相爭恐有損，還要
 軍師作主張。〔吳唱搖板〕天賜山泊得虎將。〔公唱搖
 板〕陰陽早已腹內藏。〔同下〕
〔盧內唱倒板〕道路平陽車輪響。〔車夫家丁同背包
 袱盧同上〕〔盧唱搖板〕薰風吹得野花香，桃紅柳綠
 春風降。〔內喊介〕〔盧唱〕松樹林中有強梁。〔岡〕啊
 呀員外，梁山強盜下來哉，轉去罷。〔盧〕吓，那些毛
 賊，難道不知盧某利害來，將黃旗打開，插在車上。
〔家丁插旗〕〔李固白〕北京慷慨盧俊義，保標到此，金
 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歸。收伏梁山羣賊
 去，這個勿是標旗，真是勾魂票。員外快點拿脫子
 罷。〔盧〕住了，某一身本領，未遇着買主，今日不就

這裏發賣，更待何時。車夫們大胆向前，若遇強人，有某抵擋。〔唱搖板〕叫車夫大胆往前闖。〔四虛鑼上〕搶車李固下車夫下。〔李上唱搖板〕李達迎接一棟樑。〔白〕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住了，俺正要拿你。這夥毛寇，快叫宋江下山投拜，如不然，一個個劍下之鬼。〔李〕員外，快來坐二把校椅罷。〔盧〕看劍。〔殺介李敗盧追下〕〔回家丁車夫上勝時嘍囉上綁固同下〕

〔盧上唱搖板〕只見毛賊松林闖，不見蹤跡在何方。豪傑正在心暗想。〔魯上接唱〕帶髮頭陀是豪強。〔盧〕毛賊通名。〔魯白〕花和尚魯智深。〔盧〕看劍。〔殺介武劉上打追下〕〔朱雷李穆同上盧上打四敗盧追下〕

〔林上盧上打林敗盧追下〕〔龍套宋吳公同上〕〔宋唱搖板〕嘍囉催馬山崗上，看誰是虎來誰是狼。〔林秦呼徐急上〕〔嘍拍轎兩邊下〕〔林秦又上盧上開打呼徐敗下〕〔盧〕吓，李固衆車夫人等，不知那裏去了，待我山崗一望。〔衆嘩押固丁過場〕〔盧〕哎呀。〔唱搖板〕李固被擒繩索綁，強人紛紛押車輛，不願生死往前闖。〔林秦呼徐同上〕〔盧唱搖板〕馬上毛賊通名。〔林唱搖板〕俺

豹子頭林冲威風旺。〔秦明唱〕秦明奉令下山崗。〔呼唱〕連環馬就是呼延灼。〔徐唱〕徐甯慣使這金槍。〔盧唱搖板〕吓，步下兵卒馬上將，個個俱要劍下亡。老爺今日殺氣長。〔殺介〕〔宋接唱〕麒麟名兒天下揚。〔吳〕盧員外別來無恙。〔盧〕山崗上答話是誰。〔吳〕山人吳用在此。〔盧〕大胆妖道，竟敢誘某到此。〔吳〕宋大哥久慕大名，特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盧〕住了，恨不得將你們這班草寇，斬盡殺絕。〔花榮暗上放箭〕〔花〕看箭。〔下〕〔盧散髮衆上打介〕

〔盧〕哎呀。〔唱搖板〕左抵右攔難以擋，花榮暗箭怎隄防。〔林秦呼徐同唱搖板〕員外快請山崗上。〔盧唱搖板〕要俺入夥日出西方。〔宋吳公同下〕〔盧打下〕

〔盧上白〕蒼天吓蒼天吓，前面大江，後有追兵，四面俱是蘆葦，叫俺往那道而去。〔李後搦〕〔後上白〕客官半夜三更到此，則甚。〔盧〕哎呀，船家，我是迷失路途，望你渡我過去。〔後白〕搖過對岸，要十兩紋銀。〔盧〕就是十兩紋銀，快快來渡。〔後〕如此，待我扶你上船。〔盧上船介〕〔盧〕快快開船。〔後唱山歌〕漁舟

一葉江上走。東風吹得冷颼颼。一錢逼死英雄漢。看來拿不出十兩頭。〔盧〕呀。〔唱原板〕一錢逼死英

雄漢。事到頭不自由。不聽人言東南走。誤中奸計身無謀。〔阮小二童威上唱歌〕英雄不愛讀詩書。只合

梁山泊裏居。準備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下〕〔盧〕吓。〔唱原板〕準備弩弓猛虎收。安排香餌魚

上鉤。看來又是草賊寇。江中東流水滔滔。〔阮小五童猛上唱歌〕雖然我是潑皮身。只念義氣不殺人。

手摸胸前擒豹子。船內坐的玉麒麟。〔下〕〔盧〕吓。〔唱搖板〕麒麟名兒出了口。今夜性命難保留。叫船

家催舟往前走。恨不得落水付東流。〔阮小七張橫上唱歌〕蘆花蕩上一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

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下〕〔盧〕吓。〔強韻上過場〕〔盧唱搖板〕心內急亂肝火透。壁上詩句記心

頭。〔白〕船家爲何停槳不搖。〔俊白〕你認得我麼。〔盧〕你是那個。〔俊〕混江龍李俊。特來迎接員外。

〔盧〕好強盜照劍。〔殺介〕〔盧落水〕〔順衆同上接盧同下〕〔四囑囉捧衣戴宗上〕〔宗〕衆家兄弟。快將員

外鬆綁。不要傷了貴體。請員外脫下濕衣。改換乾衣。〔盧看換衣下手抬轎上〕〔宋上白〕請員外上轎。〔盧〕

有勞了。〔盧領下〕〔衆人同上盧宋上〕〔宋〕擺寨門。啊。盧員外。〔盧〕宋寨主。〔宋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吳〕吓。俊義公。〔盧〕吳先生。〔宋〕請。〔同下〕〔衆人同上立〕〔宋〕方才衆弟兄冒犯員外。望乞恕罪。〔盧〕

豈敢。〔吳〕昨日兄長特命吳用。假裝相算。到府聘請員外上山。共聚大義。當面恕罪。〔盧〕總是先生

好陰陽。好鬼計。〔同笑〕〔宋〕請坐。〔盧〕那有盧某的坐位。〔宋〕怎有不坐之理。〔盧〕如此告坐。〔衆〕請

坐。〔盧〕請。〔坐下〕〔宋〕吓。員外。在下實慕盛德。如飢如渴。屈請員外爲山寨之主。早晚拱聽嚴命。〔盧〕

盧某到此。不望生矣。要殺便殺。何必戲言。〔宋〕句句實言。怎敢戲也。〔盧〕盧某要死極易。要從極難

矣。〔宋〕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一替天行道。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吹頭領差矣。盧某生爲

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不提忠義則可。若提忠義二字。盧某情愿一腔熱血。死與此處。〔公孫〕俊義。

請息怒。有道是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之意，難得大駕到此，且請在山寨略俟幾日，再送員外下山便了。」〔盧〕咳。〔宋吳〕這是要應承了。〔盧〕尤恐家中懸望。〔吳〕這有何難，叫尊價回去，通個消息，員外就可放心，多住幾日了。〔盧〕我那小价不知那裏去了。〔吳〕來喚李都管前來。〔衆〕請李都管。〔同上自〕衆位大王，咦，員外也來哉。〔盧〕李固車仗貨物呢。〔固〕一樣勿少。〔吳〕來取二百兩銀子過來。〔衆取〕〔吳〕李都管，這銀子送與你的，押了車仗回去，說員外在此盤桓幾日，叫你安人放心，就是。〔固〕是哉，多謝大王。〔盧〕李固我的苦處，你都知道，回去對安人說明，我在此幾日，便回，叫他不要憂心。〔固〕頭領如此見愛，主人多住幾日無礙。〔吳〕來送他們下山。〔固〕員外，我去哉。〔盧〕一路上小心了。〔固〕呀，梁山強盜，好百個。〔噫囉同下〕〔衆〕宴齊。〔宋〕後寨擺宴，與員外接風。〔盧〕有勞了。〔盧宋同下〕〔衆同下吳在場〕〔吳〕來喚李逵進見。〔衆〕李逵進見。〔李逵上自〕軍師有何吩咐。

〔吳〕命你帶領嘍兵，去往松林，將李固車輛銀子劫回，你說盧員外坐了第二把校椅大王，他若不信，家中壁上有反詩四句，乃盧俊義反四字，說明了，即將他放去。〔李〕得令。〔同下〕〔同上笑〕哈哈，好笑我裏員外聽了算命先生的閒話，到梁山泊來白相了。〔內喊介〕〔固〕阿呀，強盜又來哉。〔李〕嘍兵上殺車夫了。〔固〕黑大王饒了我罷。〔李〕銀子留下。〔固〕呀，強盜與我強盜拿去。〔李〕哽。〔固〕拿去拿去。〔李〕包裹丟下。〔李固〕呀，包裹也要拿去。〔李〕李固可想發財。〔固〕財是想發，只怕強盜打劫。〔李〕放屁。〔固〕怎樣發財。〔李〕你今回去佈告滿城百姓，說你主人在梁山坐了第二把校椅大王，倘若不信，家中壁上有反詩四句。〔固〕誰個反詩。〔李〕蘆花蕩上一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那時府縣官員捉拿於他，他回去不得，這份家財歸你掌管，豈不是發了財了。〔固〕哈哈，好一個黑大王，我若發了財，拿你當祖宗代。〔李〕這話怎講。〔固〕日後有人問

起。我說我裏個祖宗的主意。有人曉得個要罵哉。
 [李] 罵什麼。[周] 掘啖的祖宗。操你的祖宗。[李]
 殺你這個忘八爺的。[周] 跪下。[李] 回山交令。[同
 下]

[賈氏上唱慢板]

一陣風來一陣香。荷花透水滿

池塘。主僕二人泰安上。杳無信息轉回鄉。[白] 可笑我裏員外。聽了算命的閒話。帶了李固到泰安州避禍。杳無音信。拿個燕青放在家中。弄得勿魘勿魘。想起來好悶吓。[同上白]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個安人。辣裏浪裏浪裏浪裏。[賈] 吓。李固回來了。員外呢。[周] 員外快活個辣來。[賈] 阿是員外作了官。我要作夫人哉。[周] 員外在梁山作了強盜。你就要作押寨夫人哉。[賈] 吓。員外有百萬個家私。肯做佗個強盜。勿要瞎說。[周] 我瞎說。牆頭上還提了反詩辣裏來。[賈] 在那裏。[周] 你看。[賈] 你念念我聽。[李同白] 蘆花蕩上一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賈] 個兩句話勿佗要緊。[周] 你橫着看。[賈] 吓。

盧俊義反。[周] 如何。[賈] 吓呀。勿對。盧字頭上有個草頭。[周] 梁山爲王。就是草頭王。盧字有草頭對啊。[賈] 阿呀。員外害殺妻子個。[周] 勿要哭。員外做子強盜嗎。那有個員外辣裏。[賈] 吓。到造化了你。[周] 阿呀。我個姣娘吓。[唱搖板] 是你就把春情動。短頭夫妻。到作了地久天長。[賈唱搖板] 私情結識心難放。[並坐介] [青上接唱] 後面來了小乙郎。[周立] [青] 李固你怎麼回來了。[周] 這個。我到轉來哉。[青白] 員外呢。[周] 作了強盜哉。[青] 胡說。[賈白] 阿呀。天吓。你作了強盜。叫你妻子怎麼好。[青] 哎。安人。怎見得員外作了強盜。[賈] 他在梁山坐了二把校椅。壁上提下反詩。豈不是有心害我們。[青] 員外久住大名府。誰人不知。豈肯爲盜。想這壁上詩句。乃是兩句談話。[賈] 隱藏盧俊義反四字。[周] 員外作了強盜哉。[青] 住了。就有此事。家醜不可外言。你難道忘却雪中救你的性命麼。[周] 困在雪地也。勿會請教你來救我。救了轉來。擾裏兩頓飯。骨歇做了強盜。官府曉得。要滅門。

九族還要殺頭個。我又要叫呢。員外做了強盜哉。

〔青〕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刁奴。看來都是你弄鬼。〔賈〕燕青。你罵他刁奴。難道你勿是刁才。員外

在家用得你着。員外如今作了強盜。此地用勿着。你你與我滾出去罷。〔青〕安人員外待我恩重如

山。未曾報德。等員外回來再走。〔賈〕你再勿走。我到衙門裏去告。說你與強盜同黨。〔固〕他是老強

盜。你是小強盜。〔青〕吓。〔賈〕走。〔固〕滾。〔固看拳介〕

〔青〕哎呀。吓。唱慢板。我思想主人兩淚汪。他一生威名頃刻亡。他主僕雙雙把良心喪。〔賈〕誰人喪良

心。〔固〕吓。你爺喪良心。〔賈〕你娘喪良心。〔青〕我把你這好夫。〔固〕你這個賊叫花子。〔青〕你這淫

婦。〔賈白〕殺你個千刀。〔固〕拖你到巡捕房裏去。〔青打固嘴。賈抓衣。固接奶〕〔青唱搖板〕你二人全不願

敗壞門牆。哼哼。〔固欲打青。賈跌青下〕〔固〕阿呀阿呀。阿跌壞。〔賈〕阿個個殺千刀。好利害。個個路倒

屍。勿知阿要來個了吓。〔固白〕我有個主意。辣裏。〔賈〕捨個主意。〔固〕我到衙門裏存案。說燕青與

盧俊義同黨。皆作反叛。你去知會諸親六眷。如有

人家收留燕小乙。卽是一黨。阿乾淨相。〔賈〕好個。你去存案。我差人知照親眷。〔固〕吓。我就去。〔賈〕

轉來。〔固白〕誰事體。〔旦〕阿要點銀子。〔固〕要個。〔賈〕房裏去拿。〔同下〕

〔梁山衆人上。宋吳公盧同上〕〔宋唱原板〕捨不得英雄義肝胆。宋江言來聽端詳。若然不嫌山寨小。員外

權作忠義王。〔盧唱搖板〕盧某生來情性剛。學有武藝保身傍。麒麟名兒江湖上。豈作那反叛草頭王。

〔吳用唱搖板〕員外不把位來掌。寬住幾日有何妨。〔後義唱搖板〕列公款留酒宴賞。家中之事掛心腸。

〔公孫唱搖板〕麒麟草上怎肯順。還請大哥作錢行。〔宋唱搖板〕叫嚶囉。將珠寶忙抬上。〔衆抬上〕〔宋唱〕

微禮聊表寸心腸。〔盧唱搖板〕無功受祿禮不當。寨主何必費心腸。快將珠寶抬下往。〔宋〕且慢。員外

敢則嫌輕。〔盧〕多蒙厚意。實實不敢收留。〔吳〕冠袍不收。金銀是要的。〔盧〕先生金銀乃臭物。我身

邊盤川還有。請抬下去。〔唱搖板〕多蒙美意。永不忘。

〔林秦呼徐〕酒來。〔林秦唱搖板〕滿滿斟上葡萄釀。〔呼徐唱〕但愿平安轉回鄉。〔盧唱搖板〕多蒙四位英雄漢。果稱仗義又安良。〔李〕來。將酒抬上。員外。李達有高粱酒一罇。收下了。〔劉唐〕員外。咱有個豬頭。收下沽酒。〔白勝〕俺白勝有兩塊狗肉。老人家收下了。當點心。〔時遷〕俺時遷有雞一隻。送與員外當路菜。〔盧笑〕哈哈。哈哈。〔時〕不是偷的是買的。〔盧〕多蒙四位美意。實實不敢收受。〔劉勝李時〕不受。俺們自己吃。〔盧唱搖板〕回轉頭來把話講。大小寨主聽端詳。〔宋〕員外。〔盧唱搖板〕有朝一日重相見。義氣相投扶保兄。王躬身施禮跨絲繩。〔宋〕時遷帶馬。〔時帶馬宋執鞭〕〔盧〕不敢。〔上馬唱〕我離却虎坑是非牆。〔白〕請。〔衆〕請。〔盧下〕〔宋江唱搖板〕一見豪傑把馬上。再對先生問端詳。此去吉凶可能量。〔衆接唱〕時乖運衰遭禍殃。〔衆唱搖板〕再排大將巧改裝。大名府前鬧一場。〔衆同下〕

〔青上白〕咳。〔唱快板〕主人作事不思想。避禍不應反遭殃。〔白〕俺燕青自幼父母雙亡。蒙盧員外撫

養成人。此恩未報。安人聽了李固之言。將我趕出門外。他又知會親族人等。不許收留於我。英雄出於無奈。落在乞討之中。我想員外。豈肯作那反叛。現百日已滿。若不入夥。也該回來。此番回家。必中奸夫淫婦的圈套。我不免在大路傍邊。等候於他。說明此事。免入虎穴龍潭。〔唱搖板〕員外將我來撫養。誰知今日受淒涼。〔下〕

〔盧上唱西皮原板〕牧童放牛橫背上。無心觀看馬蹄忙。催馬加鞭往前趨。〔青暗上〕〔盧〕那一乞丐。好生面善。〔唱搖板〕你是燕青小乙郎。〔白〕你不是小乙麼。〔青〕員外吓。〔盧〕吓。爲何這等模樣。〔青〕此地不是講話之所。轉過土坡。請問員外。敢是梁山泊而來。〔盧白〕我被他們款留數日。才能回轉。〔青〕員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叫李固回來。〔盧〕我叫他回家來。通個消息。免得一家懸望。〔青〕他那裏回來送信。他說員外在梁山。作了二把梭椅。大王四處播搖。是我說他幾句。他在安人面前。搬弄是非。將小人趕出在外。〔盧〕你就該到我親戚

那裏安身〔青〕他又四處交代，不許收留燕青。若有人收留，就與員外同黨。主人若從山泊而來，千萬不要進城。〔盧〕却是爲何？〔青〕尤恐落他們圈套。〔盧〕我那娘子，不是這等人。〔青〕依小人看來，安人與李固有。〔盧〕住口。〔看介〕有什麼？〔青〕小人不該講。〔盧〕事到如今，有話還不快講。〔青〕這一個。〔打嘴〕員外吓，他二人有姦。〔盧〕你怎麼知道。〔青〕被小人撞過幾次。員外今日回去，必遭毒手。〔盧〕哎，我家久居大名府，誰人不知俺姓盧的。量李固有幾個人頭，敢作這般勾當，吓是了。想是你這奴才，做了歹事，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燕青吓，燕青吓，某要你的人頭使用。〔唱搖板〕青天平空霹靂響，急得豪傑失三光。〔青〕主人不要進城。〔盧唱搖板〕若無此事，把你首級降。〔青跪介〕盧賴打。〔青〕吓吓，不聽人言，定遭殃。〔自〕主人此番進城，定遭毒手。這這這，便怎麼處。哎，不免暗地打聽便了。〔掃下〕

〔賈氏李固同上〕〔唱搖板〕看起來似有富貴相。

〔賈唱〕只恐你小主人命薄壽不長。〔固〕像個小主人，命薄壽不長。你看我裏個樣子，勿像員外吓。〔賈〕誰個人家員外，哦，俺咄嚇啊。〔固〕有子咄嚇，瞭勿歡喜。阿是勿恰做。買部水滸書看看。阿呀，好快哉，樂哉也。〔盧上唱西皮搖板〕心忙意亂進城廂。〔固脫衣帽暗下〕〔盧唱〕不覺來到自門牆。〔固〕阿呀，員外回來了。〔盧〕李固爲何這等慌張。〔固〕要緊迎接員外，門檻上扳了。〔盧〕吓，燕青往那裏去了。〔家院上〕〔固〕阿呀，員外一言難盡。員外路途辛苦，歇子定了再說。帶過了馬。李固與員外叩頭。〔盧〕罷了。〔固〕員外轉來哉。哦，篤泡茶，揪手巾，讓我弄點心去。〔盧〕不用。〔固〕要個要個，到衙門裏去送信哉。〔固下〕〔賈氏上〕員外回來哉。員外吓。〔唱西皮搖板〕自從員外離家鄉，不由妻子受熬煎。〔盧〕別的不問，那燕青往那裏去了。〔賈〕燕青不必提起。〔盧〕爲何。〔賈唱搖板〕整夜不歸去宿娼，他口是心非，作事顛狂。〔內喊介〕四衙役同上。〔捉盧下〕

〔索超內白〕開導。〔龍奎超同上〕〔超〕朝爲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咱大名府節度使梁大人麾下中軍官急先鋒索超是也。方才大人傳話下來，說盧家家人李固前來擊鼓鳴冤，說他主人盧俊義私通梁山賊寇，我想盧俊義有百萬家私，武藝出眾，名揚天下，怎肯作那反叛？我看來這內中總有別情，也罷，等拿到了，看大人怎樣審問。〔衙役上白〕回老爺，盧俊義拿下了。〔超〕哦，盧俊義拿下了。〔衙役〕是。〔超〕看衣更換。〔換衣〕衙役的今日大人升堂，非比等閑，要小心了。〔衙役白〕是。〔二堂官上白〕吓，尊中軍請了。〔衙役〕堂翁請了。大人吩咐什麼下來。〔堂〕大人傳話下來，說盧俊義非等閑之輩，用刑時候都要小心些。〔超〕那個自然。〔中軍上白〕大人吩咐開門。〔超〕吓，開門。〔四龍套四凱梁中書同上〕梁引節重威武掌兵權，任經略運籌帷幄。〔詩〕奉聖旨職受黃堂正印，蒙恩相兼理軍機兵權，恨宋江霸佔梁山水泊，天護佑掃盡了烟塵羣奸。〔白〕本節度使梁中書，今早盧家家家人前來擊鼓鳴冤，說盧俊義結識梁山，今日回來

要裏應外合，暗取大名府。〔超〕稟大人中軍領了大人之命，差衙役軍二百名，將盧俊義拿下了。〔梁白〕好吩咐弓上弦，刀出鞘，將私通梁山盧俊義綁上來。〔超〕盧俊義。〔四衙役推盧上〕〔衙役甲〕你就是盧俊義。〔盧〕正是。〔衙役甲〕哇，打嘴推盧進跪。〔衙役甲〕你就是盧俊義麼。〔盧〕是。〔衙役甲〕跪下了。〔盧跪〕〔梁〕下面跪者可是盧俊義麼。〔盧〕是。〔梁白〕抬起頭來。〔盧〕有罪不敢抬頭。〔梁〕恕你無罪。〔盧〕謝大人。〔梁〕哇，我把你這死囚，爾本此地良民，因何歸降梁山，如今到來裏應外合，暗取大名府，今日被擒，爾還不從實招來。〔盧〕哎，吓大人，吓小人，世居北京五代，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小人焉敢欺宗滅祖，投奔梁山賊寇，望恩相明鏡。〔梁〕住了，你還強辯，我且問你，既不投順賊寇，怎麼打梁山泊回來，你講。〔盧〕哎，吓恩相，吓小人，人命犯血光之災，往東獄泰山避禍，路遇宋江一夥小賊，將車仗劫去，擒小入上山，勸我入夥，小人誓死不允，軟監梁山二月有餘，到今日纔得放回，小人意欲

殺賊獻功。乃不能夠。豈肯做那反叛。〔梁〕哇。那梁山。上。是些什麼樣人。既然擒你上山。豈肯放你回轉。就是三歲孩童。也不相信。此乃愚人做事。不想一人反叛。九族亡。打諒實言。你不講。衙役的八十威棍打強梁。〔衆白〕是〔抓盧脫衣四衙役拉盧手腳〕

〔衙甲〕請大人驗刑。〔梁〕打。〔衆允執棍數〕一十。喝二十三四十。〔衙扶盧唱西皮倒板〕一陣昏迷魂飄蕩。哎呀。〔唱搖板〕無情棍打得我好不慘傷。這黑天冤枉。叫我何處講。還望大人作主張。〔梁〕盧俊義。你說是黑天冤枉。你家人李固。爲何前來出首告你。〔盧〕這個大人吓。這刁奴。是小人當初救了他的性命。他竟忘恩負義。欲想謀吞小人的家財。故有此誣告。〔梁〕住了。幸虧天網恢恢。你還說誣告。若是做將出來。慢說滿城百姓。就是本節度使的性命。也要傷在你手。來夾起來。〔衆〕是。〔盧〕且慢。莫用大刑。盧某有招了。〔衙役〕啓大人有招。〔梁〕畫供。〔衙役〕畫供。〔盧〕嚶吓。蒼天吓。蒼天吓。我盧俊義。果然命中該當橫死也。〔唱西皮搖板〕執筆難寫

冤枉狀。城門失火魚遭殃。私通梁山是冤枉。〔酒介〕也罷。〔唱〕樁樁件件我承當。〔盧白〕招狀呈上。〔梁〕來。將他當堂釘鎖。押去收監。〔衙押盧下〕〔梁〕掩門。〔同下〕

〔蔡福上白〕身當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刀手。弟兄仁義管囚獄。公門積善少有俺鐵膀臂。蔡福。兄弟蔡慶。人稱一枝花。弟兄二人在這大名府。當一個禁子牢頭。代做行刑劊子手。方才出衙。遇着李固送我二百兩黃金。託我在監中將盧俊義結果了性命。我想盧員外。是個義俠的英雄。我若將他害死。豈不被人咒罵。若不下手。怎奈黃登登的念念難捨。怎麼好。有了。不免回到監中。說與兄弟得知。再同張孔目商量。〔衆進戴宗暗上〕〔衆〕蔡節級別來無恙。〔福白〕哎呀。原來一位官長。請問尊姓大名。〔衆〕這個。此處不是講話之所。〔福〕請舍下一敘。〔衆〕府上何處。〔福〕前面就是。〔衆〕請。〔戴暗下〕

〔蔡福白〕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來此已是官人請進。〔衆進門〕〔衆〕請閉上了門。〔福〕不妨事。〔衆〕有要

緊言語〔福〕吓吓〔閉門〕〔柴〕節級請上。受在下一拜。〔福〕請起。不敢不敢。〔福〕請問高姓貴表。有何見教。〔柴〕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小旋風柴進。〔福白〕原來柴大官人。久聞大名。待蔡福一拜。〔柴〕不敢不敢。〔福〕要拜的要拜的。〔柴〕不敢受。〔同笑〕哈哈。〔福〕如此請坐。近聞大官人投奔梁山。到此何事。〔柴〕實不相瞞。奉了宋大哥將令。差我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奸夫淫婦。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獄。看來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故此在下。不避生死。前來懇託。足下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佛眼相看。自當圖報。〔福看金白〕哎呀。〔柴〕久聞足下是仗義全終的好漢。無物奉敬。今將一千兩黃金相送。足下倘若要捉柴進。就來細綁。決不皺眉。〔福〕哎呀。大官人言重了。〔柴〕告便。少坐。〔開門戴宗上福思介〕〔戴〕怎麼樣了。〔柴〕有些意思。黃金取來。〔戴〕我在前面等候。〔柴〕小心了。〔戴〕是。〔下〕〔柴〕吓蔡節級。黃金在此。請收了。〔福〕哎呀。不敢受的。〔柴〕好漢做事。

休要躊躇。〔福〕如此受領了。〔柴〕這便才是。〔福〕且請官人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既蒙允諾。沒齒不忘。請上受進一拜。〔唱西皮搖板〕大丈夫作事信爲上。〔福唱搖板〕豈肯失信意徘徊。〔柴唱〕我今重託抽身往。〔福唱搖板〕自有好音到山崗。〔柴回頭白〕好漢哥員外。若有傷損。莫怪梁山泊英雄無義。〔福〕只管放心。傷了盧員外。我蔡福一家償命。〔柴〕那就是了。〔戴暗上〕〔福柴同〕請。〔戴柴同下〕〔福〕好個大胆英雄也罷。不免去到監中。先與兄弟商議。然後買通張孔目。搭救盧員外的性命便了。正是衙門大展開。有禮無錢休進來。〔下〕

〔燕青上唱西皮搖板〕英雄繯綫遭魁難。不由小乙淚不乾。〔白〕來此監獄。禁大哥有麼。〔蔡慶上白〕人生義俠胆。到處有賓朋。什麼人。〔青〕節級哥。小乙叩頭。〔慶〕請起。請起。原來是小乙哥。你來作什麼。〔青〕哎呀。節級哥。聞得員外收禁在監。小人在城外討來半碗殘飯。權與主人充飢。望節級哥行個方便罷。〔哭介慶拭淚〕〔慶〕咳可憐。這才算得個義。

僕。小乙哥我告訴你。盧員外在監。比不得別人吃官司。如有人來探望。都不許相見。就讓你一人見面吓。小乙哥你也明白的。〔青〕是是。〔慶〕我念你一片好心。放你進來罷。〔青〕多謝多謝。〔進門〕吓。主人在那裏。〔慶〕不要喊。自然與你相見。〔青〕是。到鹵莽了。〔慶〕吓。盧俊義出來走走。〔盧內白〕苦吓。〔上唱西皮搖板〕釘枷鎖戴手銬。鏢並鍊。淚汪汪。見節級再把話講。〔白〕節級哥喚我出來何事。〔慶〕燕青前來看你。〔盧〕我家小乙來了。在那裏。〔青〕主人在那裏。〔同叫頭〕吓。員外。小乙吓。〔青唱西皮搖板〕見員外披枷鎖。淚流滿面。〔哭介〕你。是個大義人。陷害在監。〔盧唱西皮搖板〕恨不聽你言語。果受魔難。混濁水分不出兩般魚鮮。〔青〕吓。員外吓。燕青開得主人遭此屈冤。囚禁在監。小人身無分文。只得在街坊。叫化半碗冷飯。送進監來。與員外充飢。〔慶〕吓。燕青吓。你這樣義氣。叫我盧俊義。痛斷肝腸也。〔倒地介〕〔青〕吓。主人醒來。〔慶〕走開。醒來。上司知道。這罪是我的。〔青〕是

是。〔盧唱西皮倒板〕一霎時傷心淚咽喉塞斷。〔盧叫頭〕好賤人。〔盧唱搖板〕罵一聲狗刁賊。求天報冤。〔叫頭〕燕青。小乙。吓。小乙吓。我哭哭一聲。燕青。小乙。〔青接唱〕我叫叫一聲。我的大義的恩人。吓。吓。〔同哭〕〔福內白〕老爺查監來了。〔慶〕不好了。老爺查監。快走。〔盧青西淚各下〕〔福上白〕兄弟。什麼人在此探望。〔慶〕燕小乙。與他主人送飯來了。〔福〕好一個義僕。〔慶〕令人可愛。〔福〕兄弟。方才我在衙前。遇着一人。〔慶〕什麼人。〔福〕李固。〔慶〕他便怎麼。〔福〕他送我二百兩蒜條金。叫我今晚將盧俊義。結果了性命。〔慶〕弄死他。〔福〕正是。〔慶〕吓。吓。你去動手。〔福〕你呢。〔慶〕我不管。〔福〕黃金與你均分。你怎麼不管。〔慶〕大名府那個不知。你叫鐵臂膀蔡福。我叫一枝花蔡慶。弟兄二人。慣行善事的。牢頭禁子。這二百兩黃金。就把一個天下聞名的。仗義疎財的英雄。弄死了。你分明是重財輕義。我不管。〔蔡福白〕兄弟。你不要性急。這內裏還有拆解。〔慶〕你得人錢財。與人消災。還有什麼拆解。〔福〕

與李固分手之後。我走到相近家下。又遇着一人。
 〔慶〕什麼人。〔福〕乃是滄州小旋風柴進。〔慶〕啊。
 柴進。他乃梁山的好漢。到此則甚。〔福〕在路上不
 能講話。一同到家。他便磕頭就拜。〔慶〕禮下於人。
 必有可求。〔福〕他說奉了宋大哥之命。差他打聽
 盧員外消息。〔慶〕好大胆。有能幹。〔福〕他說今被
 奸夫淫婦。陷害在監。送來一千兩黃金。託我弟兄。
 要保全盧員外的性命。臨行再三重託。特來與你
 商議。〔慶〕這事好辦了。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
 須救徹。既有千兩黃金。在我替他上下使用。想
 那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得了賄賂。必然
 週全員外的性命。只要發配出去。那時節。救得救
 不得。自有他梁山好漢的計策。你我幹的便完了。
 〔福〕好好。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着。弄些好湯水。
 與他調養。〔慶〕那我知道。〔福〕我囑託張孔目辦
 事去。〔慶〕好快去。〔蔡福白〕兄弟兄弟。〔慶〕什麼事。
 〔福〕那李固的黃金。怎麼樣。〔慶〕擾他的。只怕下
 不去罷。〔福〕他也不是好來的。你我用他些。也沒

有什麼罪過。〔福〕說得是吓。〔固下〕
 〔固上白〕斬草不除根。萌芽又發生。斬草除了根。
 來春永不生。我李固送了蔡福蔡慶二百兩金子。
 要他監裏結果了盧俊義的性命。隔忙頭裏。部文
 下來。發配沙漠島。這個事體。勿穩當。聽說兩個
 解差。叫董超薛霸。拿銅錢。勿着。勿如買通裏去兩
 家頭。半路上。弄殺子裏。我就是員外了。再說。勿差
 個人。狠勿算。狠心。狠方算人。〔董超薛霸同上白〕手
 拿無情棍。慣打犯法人。〔董〕我董超。〔薛〕我薛霸。
 〔董〕夥計。你我自從開封府。押解林冲。路上失利。
 被高太尉。發配北京。蒙梁中書提拔。將我二人。薦
 在留守司衙門。當差。今日。又遇盧俊義。發配沙漠
 島。這三千里路程。有些難熬。〔薛〕難熬不難熬。只
 要有錢就好。〔董〕這樣苦差。那裏去弄錢。〔固暗上〕
 聽。〔薛〕你枉爲老當衙門的。憑你這根棍。就是銀
 子。我這張嘴。就是錢。〔固〕刀就是金子。二位老兄。
 〔董薛〕原來李都管。何事。〔固〕員外發配沙漠島。
 阿是哦。乃二公陪解。〔董薛〕正是。〔固〕阿呀。一場

苦差〔董〕苦得很〔青暗上〕〔周〕哪哪我有一百銀子拉裏送與二公與做安家盤費〔董薛〕吓不要吓〔周〕要收的要收的〔董薛〕李都管真正是個好人〔周白〕有一件要緊事體拜託二公辦一辦〔董薛〕什麼事我二人包辦〔周〕實不相瞞盧俊義是我個仇人今發配沙漠島有三千里路程二公也受不起這辛苦〔董薛〕是吓〔周〕勿如就拉半路上結果子裏個性命揭裏面孔上個金印轉來爲證再送二公二百兩蒜條金〔薛〕哎呀只怕使不得罷〔董〕哎李都管是個頭等好人有名的男子我們就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還要他照應〔周〕放心我勿是忘恩負義個人只要辦得光先絕後慢慢拉裏報答〔青暗下〕〔董薛〕只是銀子不敢受〔周〕這一百銀子送與二公與爲盤費是要收的〔董薛〕好賈把你罷只是留守司那裏怎樣安排〔周〕哦只消一角文書留守司房裏有我〔董薛〕如此多謝多謝〔周〕拜託拜託〔董薛〕豈敢豈敢〔周〕再會再會〔周下〕〔董薛〕要

發財好銀子〔董〕好一個李官人真是個好人出得好主意〔薛〕要走運麼原叫好人碰好人〔董〕方才的銀子呢〔薛〕一百一個公道的很〔董〕閑話少說且回去安安家打個包裹好動身了〔薛〕好這才是運來推不開〔董白〕銀子送到手裏來〔董薛〕哈哈〔同下〕

〔周上白〕阿吓一計不成二計必穩好忙好忙家主婆〔賈上白〕奈捨賊梗子個叫得個好聽〔周〕那是實個哉〔賈〕何以見得〔周〕私託董超薛霸兩個解差路上拿裏弄殺子哉阿是乾淨相〔賈〕好是好個誰個主意有點太毒哉〔周〕勿要管裏毒勿毒奈阿要到府場上去搭裏分別分別〔賈〕我怕犯勿着把裏去罵兩句我勿去〔周〕葛末奈也有點大毒我搭裏毒碰毒搭裏後頭去毒攻毒去〔同下〕

〔青背弓上起霸〕〔唱西皮搖板〕自幼生來多伶巧英雄志氣天性高主人發配沙漠島暗地防護走一遭〔白〕俺浪子燕青只因員外發配沙漠島那刁

奴李固買通解差，要結果俺主人的性命。因此暗地跟隨。倘若動手，叫他二人死在俺的弩箭之下。看來離此不遠，俺在松林等候便了。〔掃飛腿下〕

〔盧內唱西皮倒板〕一路上受不起無情棍棒。〔董

超薛霸盧俊義同上〕〔董〕呔，我把你這死囚，這裏到

沙漠島，來回有六千里路程，像你這樣慢騰騰的，

走到來年也是不得到的。不如打殺你這狗強盜。

〔薛〕慢來慢來，盧員外棒瘡疼痛，行走不動，何必

打他。有道是公門中好修行，隨他慢慢走罷。〔董〕

倒是我不好。〔薛〕本是你不好。〔董〕依你講放了他。

〔薛〕依你講打死他。〔董〕我就打死他。〔薛〕不

要抬扛，一個作紅臉，一個作白臉，你作惡人，我作

好人，一步步來。這大路有人觀之不雅。〔董〕我倒

是惡人。〔薛〕狠一點。〔董〕你倒是好人。〔薛〕不過

好說話些。〔董〕我就作惡人，呔，狗強盜。〔薛〕盧員

外。〔董〕你不要裝腔作怪。〔薛〕也是沒法。〔董〕起

來快走。〔薛〕慢慢兒走，不要緊。〔盧〕咳。〔唱西皮原

板〕這樣苦他，還說作怪裝腔，顧不得棒瘡痛腳

步鬆放。〔董〕吓。〔盧〕哎呀。〔唱原板〕吼一聲嚇得人

聽了三光。〔董〕哎，我越想越嘔，人你想作強盜的，

犯法充軍，我也沒犯法，陪着你充三千里，你這麼

一個大財主，一毛也不拔，他還說我作惡人，打死

你這死囚。〔盧抓棍〕〔盧〕呔，俺犯的朝廷王法，要你

這狗頭在此拷打，若不看王法二字，俺盧某也不

是好惹的。〔董打薛勸〕吓員外，看我份上，饒了他罷。

〔盧〕咳，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董薛咬耳〕〔盧

唱〕皆因是命運蹇，龍遭蝦戲，哎呀，一陣痛血水

流崩裂棒瘡。〔白〕二位哥，我棒瘡疼痛，歇歇再走。

〔薛〕好大家歇歇。〔董白〕大路有風，松林內坐坐。

〔盧〕咳，吓吓。〔薛〕夥計，我起早了，要打瞌睡了。

〔董〕我也要睡了。〔盧〕大家睡罷。〔董薛丟眼色〕

〔董〕網起來。〔盧〕怎麼將我網起來了。〔青暗上〕

〔青〕人心狗肺。〔董〕我們打睡，你要跑了，那個担

得起。〔盧白〕哎，我若要走，也等不到此地來走了。

〔薛〕是我們的關係，不得不如此。〔盧〕罷了，吓罷

了。〔董青叫薛〕夥計，你在外面等候望風，倘有人來

咳嗽爲號。〔薛〕啊。咳嗽爲號。〔董〕要緊的。〔薛咳嗽介〕〔董〕什麼人來了。〔薛〕我來呢。〔董〕你怎麼咳嗽。〔薛〕我傷風。怎麼不咳嗽呢。〔董〕你要望好吓。〔薛〕是吓。〔董〕呸。盧俊義吓盧俊義。你家主官李固。叫我們路上。結果你的性命。你便到沙漠島。也是一死。不如早點打發你回地府。你死後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朝。是你的週年。照根。〔青〕看箭。〔董死介〕〔薛〕吓。怎麼不見動靜。待我來看看。哎。好壞。種。叫我外面望着。他到睡覺也罷。讓我來動手。盧俊義吓盧俊義。你該在刀下亡。吃俺一刀。〔青〕看箭。〔薛死介〕〔青下桌割繩介〕〔青〕員外醒來。〔盧唱西皮倒板〕朦朧睡去魂飄蕩。吓。〔唱搖板〕抬頭只見小乙郎。〔白〕吓。你是燕青。〔青〕正是。〔盧〕這兩個狗頭解差。因何睡倒在地。〔青〕兩個狗頭聽了李固言語。到此下手。被小人弩箭射死了。〔盧〕哎吓。射死公差。罪上加罪。你我往那裏才好。〔青〕哎吓。情急無奈。還是投奔梁山去罷。〔盧〕哎。這也是逼上梁山了。只是我棒瘡疼痛。難以行走。如何是好。〔青〕

待小人攙扶。慢慢行走。〔盧唱原板〕你果是大義人。深宏無量。〔青接唱〕但愿得到梁山再報仇冤。〔同下〕

〔四兵卒把總上〕〔把〕我乃羅市鎮一個把總。是也。只因松林慣出強人。故此帶兵前來巡查。來。小心了。〔衆〕吓。什麼人回老爺。有二人被短箭射死。路傍。〔把〕將箭取上。〔兵卒取箭〕〔把看白〕浪子燕青。〔換尸〕人還未冷。吓。好像公門中人。來看看他身邊。可有公文。〔衆〕有文書路引。〔把〕取來我看。吓。原來是發配盧俊義的。兩個解差。董超薛霸。被燕青射死。劫去盧俊義。想逃之不遠。來。將尸首叫地保看好。追。〔衆同下〕〔盧青同上〕〔盧唱西皮搖板〕脚軟難辨路低昂。金烏西墜玉兔升。心中一陣昏迷漫。口枯舌乾飢斷腸。〔白〕燕青。我肚中飢餓難忍。〔青〕主人。在此歇息片時。待小人前去討碗水飯。與員外充飢。〔盧〕就是。快去快回。〔青〕是。〔唱西皮搖板〕他何曾受此飢寒苦。英雄落魄好淒涼。〔下〕

〔盧唱西定搖板〕獨坐松林暗思想。搔首問天降吉

祥〔把衆人同上暗聽〕〔把〕有人在內〔衆摩拳〕〔盧〕咳

我那燕青還不回來我餓死了〔把衆咬耳掩燈白〕

盧員外燕青來了〔盧〕啊小乙來了拿飯來我吃

在那裏〔衆〕在這裏〔盧〕拿來〔把〕拿下了〔衆

擒盧同下〕〔青上白〕員外水飯在此水飯在此哎吓

主人不在此地想必被人劫去這便怎樣哎有了

俺不顧生死前去救來吓主人不要驚慌俺燕青

來也〔下〕

〔石秀楊雄同上〕〔楊唱西皮搖板〕山寨奉了大哥命

〔石接唱〕打聽大名玉麒麟〔楊〕俺楊雄〔石〕俺石秀

〔楊〕請了奉了大哥之命打聽盧員外消息〔石〕

時遷下山未回不知怎麼樣了〔楊〕他的鬼計多

端不要緊的我我攪行〔唱西皮搖板〕好漢不顧路

途遠〔青內白〕走吓〔石唱搖板〕人聲呼急爲那條

〔青急上撞石〕〔石〕吓你這人行路不帶眼睛〔青〕

吓照打〔楊石同打青跌介〕〔青〕哎吓好漢饒命我死

何惜可憐我家主人無救〔楊刀架棍〕〔楊〕你是何

人〔青〕在下燕青〔石〕有個浪子燕青就是你麼

〔青〕正是〔楊石〕請起〔青〕多蒙不殺之恩請問

尊姓大名〔楊石〕俺楊雄石秀〔青〕有個病關索

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就是二位〔楊石〕不敢〔青〕

燕青鹵莽多多有罪〔楊石〕豈敢員外如今怎麼

樣了〔青〕哎吓二位吓〔唱西皮快板〕沙漠發配離

京城解差受賄害主人燕青箭射二污吏員外遭

擒問典刑〔楊唱搖板〕脫離虎穴又被擒〔石接唱〕這

場官司不非輕〔白〕楊仁兄同小乙上山報知大

哥別作理會待俺去往北京打聽消息便了〔石唱

搖板〕事在急迫須加緊〔白〕請〔石下〕〔楊青全唱〕

回轉山寨報分明〔同下〕

〔龍套劊手福慶衙役中軍梁中書同上〕〔梁〕來將盧俊

義綁上來〔衙役推盧上〕〔衙役〕犯人當面〔梁〕哇狗

強盜本節度使好意開豁於你發配沙漠島爾敢

命射死公差還想逃上梁山爾好大的胆〔唱西皮

搖板〕罪惡滔天犯王法筆下超生將你發射死公

差罪加大害你一命染黃沙〔白〕盧俊義這是爾

自作自受來將他宣劊了〔衙役剝衣〕〔梁〕請王太

守〔衆〕請王太守〔王太守上白〕卑職在。〔衆〕今日午時三刻，將盧俊義先斬後奏，命你監斬市曹，必須多派公人擁護法場，不得有誤。〔王〕得令。〔衆〕掩門。〔同下〕

〔賈同上〕〔賈腰裙了提籃同上〕〔賈唱〕耐耐冤家，自作叛逆，犯律大市曹典刑法，一命染黃沙。咋，夫妻是仇家，一旦歸地。〔白〕適聞丈夫市曹受戮，念他夫妻情份，因此帶了酒飯，來到法場，不顧廉恥，前去活祭一番便了。〔李固〕丫頭攙好子，快點走吓。〔同下〕

〔衙役上白〕閑人站開吓。〔龍套福慶衆衙役推盧上〕〔盧〕三堂歸中扎，咳，老天。〔唱〕含冤甚大。〔叫頭〕啊吓，淚沾紅衣眼昏花。〔鼓響〕命鼓咚咚打，魂號忽喇喇。咋，阿呀說不出是非家，伸頸受殺。〔賈固〕同上。〔賈唱〕人聲滾沸析析心胆怕，假裝愁態兩淚洒。〔福慶〕忒，作什麼的。〔賈〕二位吓，我是盧員外之妻，前來祭的奠。〔固〕劊子伯伯小意思，勿算僥倖。〔福慶〕如此快來相見。〔固〕是讓我進去隨

我來，有我拉裏。〔賈氏白〕丈夫在那裏吓，阿呀吓，吓，你妻子帶來酒飯，前來活祭與你，你快請吃些罷。〔盧〕忒，我把你這賤人，俺盧某被你害得如此，有何面目前來見我。〔賈〕阿呀吓，爲妻的怎生害你呀。〔唱〕良人自歸家，言語未問，霎時擒拿，你自陷傷身，命染黃沙，似你妻在人世。〔固〕跪拉捨滿痛。〔賈唱〕傷心痛殺。〔固〕個起來罷。〔賈唱〕投案山罪孽天。〔盧接唱〕冤情大。〔固〕嗷，個強盜，殺脫裏個骷髏頭，阿呀，勿要嚇。〔盧唱〕你口是心非，裝甚假。〔賈唱〕休罵我，何必恨咬牙，你雪中憐恤，休得要家醜外揚。〔盧追固，練旗打固介〕〔盧唱〕咬牙噴血，定把惡奴來殺。〔固唱〕你休紅衣剝頸刀，下盧員外，今日歡洽。〔盧接唱〕罵奸徒惡奴，欺主害良家。〔固〕慢點，嗑千惡奴，萬惡奴，罵啥人。〔盧〕我罵你這刁奴才。〔固〕嗷，個殺頭坯。〔盧〕曾記得在雪中救你的性命。〔固〕吓呀吓，嗷，就是裏一句拿手戲，哦，篤爺，勿會叫嗷來救。〔盧〕到今日，忘恩負義，吞我的家財。〔固〕用哉。〔盧〕謀佔我的妻子。〔固〕困

「盧」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呷你之血。（用旗打圓）
 「賈」住了。我好意前來祭你。到惹了辱罵不休。過了午時三刻。看你英雄何在。（盧）「賈唱」今朝休要將人罵。自作自受來害誰。嚴刑受戮天報不假。（圓）那是我要做員外哉。骨末真快活。（盧）「賈」哎呀屈殺。（賈跪走）「盧唱」血奔心有言難話。陰司府定把生魂追拿。（反身賈打盧。盧回身賈跌盧。酒劍扶盧下）「圓」阿呀這個殺坯。阿要怕吓。哎。大娘子阿跌壞吓。（賈）阿呀氣殺哉。（賈）勿要氣受子氣。要放屁。丫環扶娘子轉去。（丫環扶賈同跌介）「圓」阿呀叫噉扶好子。獨仗吃飯轉去歇脫噉個生意。（賈）阿呀。（唱）這驚嚇慢自嗟呀。且歸家。（同下）
（石秀急上唱）心急急意咆哮。人聲嘶喧鬧。急奔市曹。（白）俺石秀聞得盧員外。在市曹斬首。山泊弟兄都不在此。這便怎樣。有了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不免急奔市曹。拚着性命。劫他的法場。走。（念）不顧生死路。兩脚奔跑。石三郎今日名姓表。吓來此酒店。酒保酒保。（酒保上白）來哉來哉。

「石」酒保來拿酒來。（保）來哉來哉。酒辣裏。（石）斟酒斟酒。（保斟）「石」再斟再斟。（保）曉得曉得。（石）酒保。這街上爲何如此熱鬧。（保）殺人。（石）什麼人。（保）梁山個強盜。（石）好漢姓甚名誰。（保）此人天下聞名。（石）是那個講講講。（保）勿要着急。看噉也是梁山個強盜。（石）放屁。快快講來。（保）就是我裏大名府大財主俠義英雄盧員外。盧俊義。綽號玉麒麟。（石白）吓吓吓。什麼時候。（保）午時三刻。嗑唱一刀。嗚呼哀哉。（石）哦。午時三刻。快到了。（保）快哉。（鑼響內喊介）「保」哎呀不好了。客人快走。（石）什麼事大驚小怪。（保）殺人呢。我要關店哉。（石白）我就在你樓上看看何妨。（保）我裏怕強盜。（石白）俺也不是強盜。怕什麼。（保）格末我關店。領噉樓上去看。（開門上樓開窗介下）
（四公差套鏡王太守福慶盧同上）「守」刀斧手。將盧俊義綁好了。（衆）是。（盧）蒼天吓蒼天。想俺盧俊義。死得好不瞑目也。（福慶）閑人站開吓。（盧唱）

到今日。哎吓。冤魂冲九霄。冤魂冲九霄。〔地方〕回大老爺。午時三刻了。〔王〕劊子手。吩咐閑人站開。將盧俊義行刑者。〔福慶〕閑人站開吓。〔石〕吠梁山好漢。一齊動手。〔搶福刀背盧下〕〔衆追下〕〔酒保縛桌白〕哎吓。好多強盜吓。連我也是強盜。〔下〕〔索超成達急上〕〔公差上白〕稟老爺。盧俊義被強人劫去了。〔索超成達追盧下〕〔石背盧上衆上殺介石背盧下衆追下〕〔超上白〕來。撓鈎套索擒他。〔衆九石背盧上打介盧石被擒〕〔超〕綁好了。〔同下〕

〔時遷上白〕哎吓。〔念〕鼓聲敲。軍民鬧。雙雙鐵索套。性命不保。〔白〕俺時遷。聞得盧員外。在市曹斬首。我正着急。好一個石三郎。拚命獨劫法場。不知怎樣。又被擒捉了。打量此番捉去。性命難保。山寨又不發兵。我的媽吓。怎麼好呢。有了。我不免去到衙前。打聽明白。再作道理。〔念〕不顧路高低。急急奔跑。但願得山泊救兵早到。〔戴宗撞時〕〔時〕啊。你不是戴宗麼。〔戴〕住口。〔時〕吓。戴大哥。你可曉得。盧員外石秀之事麼。〔戴〕都知道。〔時〕山寨可

曾發兵。〔戴宗白〕發兵不及。先生命我帶來白頭條子。叫你拿去。到各衙貼放。只要保全他二人的性命。就好辦事了。還有幾句言語要緊。你附耳上來。〔時附耳〕〔戴〕如此如此。〔時白〕曉得了。如此如此。〔戴〕我去了。〔時〕大哥你回來。〔戴〕作什麼。〔時〕你方才說的什麼。〔戴〕哎。如此如此。〔戴下〕〔時〕啊啊。如此如此。哎呀。還是這樣如此。那樣如此呢。哎。到那其間。就是這樣如此便了。吓吓不好。我拿這白頭條子。到衙照口去貼。我這一身打扮。怎樣混進去呢。〔內咳嗽介〕〔時〕那傍有人來了。待我躲在一傍。〔衙役上白〕三杯知大道。一醉萬事丟。我王伯伯。今朝捉牢子。兩個強盜。老爺吩咐。要坐夜堂。隔忙頭裏。我裏個家主。婆要養哉。老娘還勿會喊。只好先轉去看一看。再來。〔時聽撞役〕〔役〕咳咳。噉。這個人走路。哦鉢脚個。〔時〕你自己撞了人。〔役〕噉。撞個哉。〔時〕王伯伯。我認得你吓。〔役〕噉。是啥人。〔時〕我與你同衙門。你不認得我麼。〔役〕勿會看見。歇噉個狗賊。〔時〕不要罵人。我聽人說。你家

老婆要臨盆了〔役〕啊。要養哉〔時〕。哎吓。回來又要當差。你怎麼忙得來吓〔役〕。就爲這樁事體。辣裏爲難〔時〕。這樣罷。我替你當差去〔役〕。阿真個介〔時〕。真的〔役〕。哎吓。我個好兄弟。等養子小個。請你噉出潼關〔時〕。什麼〔役〕。說錯哉。請你噉吃紅蛋〔時〕。好吓〔役〕。明朝會〔時〕。明天會吓。王伯伯回來回來〔役〕。誰事體〔時〕。老爺若要點名。拿什麼爲憑呢〔役〕。奈勿說我倒忘記哉。差人身上。全要掛腰牌。若無得腰牌。就當強盜辦。暗歇定要點名。哩。奈拿我這扇腰牌。賊梗一觀。就局個哉。〔時〕。咳咳〔役。遞牌白〕。到底是同衙門個夥計。〔時〕。你看我這根帶子。可是老爺的麼〔役〕。到有點像。我這根帶腰牌。拿去明朝會〔時〕。下雨了。〔時。搶帽。子〕〔役〕。哎吓。勿好哉。沒得傘拉裏。〔吐吐下〕〔時〕。哎。哈哈。這好了。我就打扮衙役模樣。混進衙門便了。〔念〕。事急生計巧。事急生計巧。〔內咳嗽介〕〔時〕。吓。〔超上白〕。號令傳下。千軍齊諾。方才擒住梁山賊寇。大人傳令下來。升坐大堂。審問明白。就要處決。

今夜升堂。非比等閑。到要小心爲妙。〔時。聽拍背超〕。〔超〕。哎。你是什麼人。辦甚的。〔時〕。我是站。〔超〕。可有腰牌。〔時〕。這不是腰牌麼。〔超〕。衙役。大人吩咐下來。今夜當差。比不得往常。站公堂的。都要到齊。兵丁們。護住衙署。這盔甲要鮮明。刀鎗要銳利。放小心了。〔時。允跟〕。〔超回白〕。哎。少時升堂。吩咐弓上弦刀出鞘。腰牌帶好。若無腰牌。就是梁山賊寇。爾要小心。〔超下〕。〔時〕。哎吓。嚇死我也。少時升堂。弓上弦刀出鞘。外有兵丁把住。內有公人站班。倘若看出我的馬脚。怎麼好。哎吓。〔掛介〕。哎。不要緊。按定元神。既入龍潭。怕什麼虎穴。待我來叫開門。〔套。鐵劍牢。四將成。途中軍超時。旗牌上。梁中書同上〕。〔梁引〕。龍吟虎嘯軍威正。除豺狼干戈縱消。〔白〕。除却萬民憂。先斬賊人頭。來將擒來賊寇。綁上來。〔役。允。細。虛。石上。時代。練。咬耳〕。〔梁〕。哎。你這兩個死囚。見了本節度。爲何不跪。〔薛掛帖〕。〔石〕。住了。我把你這賊官。俺家大哥發兵前來。將你烏城子踏爲平地。定把你這賊官。砍爲三截。方知俺們的利害。〔梁〕。來。推出

斬首〔役推盧石介〕〔梁〕哽頭上掛的什麼〔役〕白頭告條〔梁〕取來看我〔役取書梁看念〕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盧俊義乃天下豪傑吾今聘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若妄徇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來報知反被擒捉如是存得兩人性命獻出奸夫淫婦吾無多求倘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與師同心雪恨大兵到時殺得大名府雞犬不留天地感扶鬼神共佑談笑而來歌舞而去清官良民切勿驚恐各安職業諭衆知悉〔時混下〕〔梁〕哎呀難道大堂上也有梁山奸細在此麼〔超〕啓大人梁山泊這夥強盜朝廷幾次都奈何他不得况大名府一郡之力不如將他二人押在死囚牢裏待拿住宋江一同問罪豈不是好〔梁〕正合我意來將二賊押在死囚牢裏好生看守〔役〕是〔石笑〕哈哈他不敢斬〔役押盧石下〕〔梁〕索超聽令〔超〕在〔梁自〕命你帶領李成聞達人馬三千把守飛虎峪緊防賊寇犯境〔超〕得令〔梁〕掩門〔下〕〔超〕衆將官兵往飛虎峪

去者〔衆同下〕

〔秦明上起場點絳〕霹靂雷火〔黃信上場〕三山兵符〔呼延灼上場〕雙鞭起舞〔花榮上場〕神箭威武〔衆〕同把水泊扶〔秦明白〕請了頭領發兵你我在此伺候〔林冲上唱〕俺只旌旗光耀猛將軍齊上馬各顯英豪〔衆〕參見頭領〔林冲白〕衆位哥弟少禮〔衆〕吓〔林冲白〕猛將齊處爲棟樑金戈鐵弓仁義強馬步軍兵安排亮飛虎峪前擺戰場俺豹子頭林冲奉了軍師將令帶領人馬攻打飛虎峪衆位將軍人馬可齊〔衆〕俱已齊備〔林冲白〕兵發飛虎峪〔衆〕吹衆嘍兵往飛虎峪去者〔同下〕〔四營兵四女兵上明亮珍寶凌遠扈顯孫同上〕〔同報名〕俺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顧大嫂母大虫孫二娘毛頭星孔明獨角星孔亮雙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轟天雷凌振黑旋風李逵〔扈〕請了奉了軍師將令帶領嘍兵攻打飛虎峪聞聽人言此山一人把守千軍難過只怕不能成功〔李〕三娘自古道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慢說他一人把守就有千軍俺李逵兩

把板斧一向未發利市。今朝要去吃些人血了。

〔衆〕他有滾木擂石。近前不得。也是枉然。〔凌〕列

位英雄。休長他人志氣。滅俺水泊的威風。少時攻

打。只要俺的轟天雷一放慢說飛虎峪。就是通天

峪。也要轟得他粉碎。〔李〕照吓。〔扈〕既然如此。催

軍前往。〔衆〕是。〔同下〕

〔四兵上〕王定上白。〔定〕俺王定奉索將軍將令。把

守飛虎峪。衆將官人馬上峪。〔衆〕九擺山扈衆人過場。

〔定〕吠。俺王定奉索將軍將令。把守峪口。梁山賊

寇誰人敢來。〔達內白〕俺李達來也。〔四嘯兵引李上開

打跌下〕〔定〕吠。誰敢來。〔扈顯孫內白〕水軍女將來

也。〔女兵領上打介〕〔定〕哈哈。你們這些毛賊。

都是虛名無實。〔凌內白〕轟天雷凌振來也。〔四嘯兵

明亮珍寶凌同上背炮上倒退放炮打定死扈衆人過峪林衆

人過峪同下〕〔奎鎧二將官李成開達索超同上〕〔超唱〕端

正好奉運承英名勝。大宋朝有幾個良臣。猛將軍

沙場顯奇能。滅梁山功成定。〔白〕溝渠猷兒起風

浪。欲跳禹門遭羅網。〔成〕那怕梁山千乘勇。〔達〕

管叫一戰定家邦。〔超成達〕某索超。李成。開達。〔超

只因梁山賊寇犯境。奉令帶兵抵敵。曾命王定把

守飛虎峪。未見回報。〔報子上白〕報索將軍飛虎峪

破了。〔超成達〕吓。那王定呢。〔報〕容稟。王將軍把守

峪口。梁山賊寇前來攻打。俱被滾木擂石打下。後

來忽然現出一將。身長八尺。面如鍋鐵。名叫轟天

雷。凌振。身背大砲。將王將軍轟死。破了峪口。人馬

如潮水一般。湧將前來。離此不遠。請令定奪。〔超

賞銀牌一面。再探再報。〔報〕得令。〔下〕〔超〕且住。梁

山賊寇果然利害。三位將軍分兵一半。快去迎敵。

〔成達〕得令。〔同下〕〔超〕二將此去。恐有失誤。待某

親自出馬。衆將官。抬刀帶馬。〔衆〕是。〔超唱〕怎知

俺急先鋒領兵。氣昂昂先行出征。堪笑那宋公明。

不識俺的英名。怎可犯境。他仗着劫寨偷營。遇着

俺索超。妄想逞能。〔同下〕〔林衆人上〕成達衆人上會陣。成

衆取下。〔林衆追下〕超衆人急上。四嘯兵李達上。〔李〕吠。

認得俺梁山黑爺麼。〔超〕吠。我道梁山好漢。是怎

樣出衆。原來腌臢的毛賊。〔李〕吓。毛賊。叫你先吃

咱老子一斧〔超〕住了。〔唱〕惱得俺急先鋒氣填胸奮勇趁〔李〕我的板斧要開葷了。〔超唱〕這毛賊言語不遜〔李〕爾快拿頭來。〔超〕在陣前賭下了這頭顱。哎。定輸贏。俺今日抖威風。要擒賊兵。〔殺介李敗追下又上又下〕〔超〕毛賊休走。〔唱〕這一場殺得他竄竄奔。戰場上勒馬提刀。梁山賊寇誰敢來。〔珍寶明亮同上白〕少得逞強。〔超〕老爺馬前不斬無名之將。通名上來。〔四同〕聽者。俺解珍解寶孔明孔亮。〔超笑白〕哈哈。都是無名小卒。叫你索老爺殺得好不爽快也。〔唱〕見幾個無名賊來鬪陣。喝一聲毛賊。〔珍寶明亮〕住了。〔超唱〕管叫恁一個個多要喪命。〔殺介珍寶明亮敗下〕〔扈顯孫上〕〔超笑白〕呸。梁山賊寇。無人出馬。你等前來。出怪露醜。〔扈顯孫〕住了。匹夫休誇大口。認得俺一丈青。俺母大虫。俺母夜叉。〔超笑白〕哈哈。刀吓刀。你今日晦氣也。〔美〕恁沒廉恥也來對陣。〔扈介敗下超追下〕〔林冲李成聞邊上開打成瀆敗林追下〕〔林衆人上超衆人上會陣〕〔林〕敢是怯戰。〔超〕老爺豈能怯戰。你看天

降大雪。馬不能行。你我各自收兵。再約戰期。〔林〕好。一同收兵。請。〔超〕來。鳴金收兵。〔超衆人下〕〔戴上白〕大哥生下發背。請頭領回山。再作良法。〔林〕事有湊巧。衆嘍兵前隊改作後隊。不可聲嚷。人馬回山。〔衆同下〕

〔賈固丫環同上〕〔賈唱〕兩下情憐相愛。正青春少年夫妻和諧。幽室異香風流快。多情那怕傍人怪。〔固〕吓夫人。〔賈〕員外。〔同笑〕哈哈。〔固〕這兩家親眷篤。我去拜年。倒才叫我員外哉。〔賈〕別人掙子。一世家當。把嘹享福。〔固〕吓。前頭候補。骨歌子到實缺。辣裏哉。〔丫〕大爺。嘹賊個快活。勿要樂極生悲。〔固〕放屁。恰個樂極生悲。員外這樣快活。恰場化生。出悲哉。嘹個出尿丫頭。明朝賣嘹到花煙間裏去。〔賈〕快嘴丫頭。全是多話。〔固〕哎吓。安人。昨日上燈。明朝元霄。要預備酒席。我搭嘹好賞燈。〔賈〕骨到要個。〔固〕丫頭。吩咐外面掛燈。結彩。廚房擺酒。明朝賞燈。〔丫九下〕〔固〕吓。安人吓。〔唱〕朝朝暮暮。雨去雲來。生生死死。花台酒台。平昇三十

三天界〔同下〕

〔二龍套城門官上白〕我不貪財便是，奉了梁大人

鈞旨，設放花燈，添扮社火，通宵不禁，只恐梁山奸細混進城來，李都監遠城巡視，城門上要加意盤查，來出城的不問進城的要仔細。〔魯智深武松挑担

上〕〔城官〕吓，什麼地方的和尚。〔魯武同白〕俺們遊

方朝山路過此地，聞聽貴處花燈熱鬧，進城觀燈。

〔城官〕從那道而來。〔魯武〕朝罷五台回來。〔城

官〕好魁梧的面貌，進去罷。〔魯武同白〕回來再見。

〔下〕〔孫新顧大嫂上〕〔城官〕什麼人。〔孫顧〕打花鼓

的。〔城官〕打套聽聽，放你們進城。〔孫〕如此我們

打起來。〔打唱〕年年有個三月三，昭君娘娘去和

番，懷抱琵琶馬上坐，思想漢王淚滿腮。〔城官〕唱

的好，進城罷。〔孫顧下〕〔王英扈三娘〕張青孫二娘同上。

〔城官〕什麼人。〔英扈張孫〕打連相的。〔官〕打套聽

聽。〔衆〕我們打起來。〔過門打唱〕八月十五賞月光

思想才郎淚汪汪，你一去不回還，哎呀你一去不

回，還奴家生來花蕊樣，等着蝶兒採花香，你枉費

心腸，哎呀呀。〔城官〕進城罷。〔衆同下〕〔林素花呼明高

珍寶李戴同上〕〔城官〕你們這班作什麼的。〔衆〕頑

社火燈的。〔城官〕頑的好不好。〔衆〕好的狠。〔城

官〕頑把老爺看。〔衆〕我們頑起來。〔搭燈〕〔城官〕

好，請進城進城。〔衆下〕〔時上偷物城官找物混下〕〔梁山

衆人同上唱〕在山寨領將令，領將令，巧裝改扮下

山林，花鼓連相社火燈，社火燈。〔林白〕列位請了。

〔衆〕請了。〔林〕奉了軍師將令，巧裝改扮，混進大

名府，劫獄殺官，捉拿奸夫淫婦。〔李〕王賢弟，你倒

捨得當這忘八。〔英〕軍師將令，不得不遵。〔李〕到

有點烏龜相。〔英〕放屁。〔林〕休得取笑，一同前往。

〔唱〕一路之上要小心，休露真情，各自謹慎，元宵

節大功成。〔衆下〕

〔家院〕環上擺席，賈固同上坐席。〔三對夫妻同上打演〕

〔固〕何事。〔家院〕外面有羣打花鼓連相的，甚是

熱鬧。〔固〕叫裏篤進來。〔家院〕吓，我家員外，叫你

們進去。〔衆〕是了。〔家院〕見了員外安人。〔衆〕吓

員外安人。〔固〕你們打唱起來，唱的好，我員外有

賞〔衆〕是了我們打起來〔唱歌〕正月裏元宵鬧家家齊唱太平歌。君王有道多快樂大名府與民同樂和〔彩唱〕上面坐的是奸夫下面坐的是淫婦多快樂頃刻叫你見閻羅〔賈〕賊叫花子〔固〕員外出子銅錢淘情作樂擅敢罵人叫地方治個兩個毬賽的〔衆〕呔梁山好漢在此將奸夫淫婦拿下了〔衆擒賈固同下〕

〔魯武李戴上打進監廬石福慶同上〕〔福〕列位好漢不可斬盡殺絕〔戴〕賢昆仲若不棄嫌共到山寨聚義〔福慶〕還有家眷不便〔戴〕柴大官人早接去了〔福慶〕有勞了〔衆〕囚犯們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四犯衆放火同下〕〔四鎗二將超上白〕人道元宵快樂我爲放燈憂愁〔李成上白〕盧俊義家被劫將李固賈氏劫去了〔下〕〔超〕強人要劫李賈二人何用〔聞達上白〕強人劫監將盧俊義石秀劫去了〔超〕哎呀這必是梁山奸細混進城來〔報子上白〕翠留守司火起〔李成上白〕大名府火起〔報子上白〕翠雲樓火起〔梁山衆人上開打成逃逃下衆擒超同下〕

〔擺寨公吳宋上台英新清押固過場三女將押賈過場時拿包下戴引福慶上跑達拉超上林等押下魯武秀盧同上宋見拉手同下〕〔衆人同上〕〔宋〕宋江欲請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不想反陷此難險遭不測使我寸心如割幸得上天庇佑得見尊顏請上受我一拜〔盧〕豈敢盧某有何德能敢勞衆位頭領如此救援賤體雖肝腦塗地難以報答衆位英雄請上受盧俊義一拜〔衆〕我等也有一拜〔盧〕二位賢昆仲前來拜見宋寨主〔福慶〕寨主請上受我弟兄一拜〔宋〕請起二位尊姓大名〔盧〕這是鐵臂膀蔡福一枝花蔡慶賤軀承他二人照應〔衆〕有勞了〔宋〕二位就在山寨同聚大義〔福慶〕願效犬馬之勞〔宋〕好說員外請上坐〔盧〕盧某不敢〔宋〕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在豪傑之舉宋江乃小吏出身犯罪到此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那一件及得員外這頭一把校椅員外不坐那個敢坐請上坐請上坐〔盧〕且慢多蒙救命之恩未曾報德讓位之事枉是多談盧某甯死不從〔李〕你們都

不坐讓咱李逵來坐〔衆〕哽〔吳〕吓員外執意不肯兄長還請上坐員外坐第二把就是了〔宋〕員外允從了罷〔盧〕有勞衆位抬愛這第二把盧某只得遵命了〔宋〕請坐〔宋〕將索超綁上來〔吳兵押上〕〔宋〕索將軍衆弟兄冒犯多多有罪〔盧〕索將軍不如同在山寨共聚大義〔索超自〕住了俺索超食君之君當報君恩背主投降非丈夫所爲〔吳〕吓將軍自古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目下宋皇昏暗奸佞專權你看山寨大半俱朝廷命官盡在山泊避閑他日若遇機會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豈不美哉〔衆〕軍師之言極是將軍降了罷〔超三嘆介〕也罷寨主請上待索超拜見〔宋〕請起〔超〕衆位英雄〔衆〕將軍請坐〔吳〕來將奸夫淫婦綁上來〔女兵押賈固上〕〔固〕員外安人原物未動親手奉還讓我轉去罷〔盧〕哇你這惡賊當初雪中救你的性命收留在家百般重用你怎麼忘却前情害得我家破人亡你還想回去吓

吓只怕今生不能得夠〔固〕阿呀我個員外啞裏救子我個性命我害你家破人亡也算恩將仇報了〔賈〕阿呀丈夫吓放了我罷〔盧〕哈哈俺盧俊義五代官家非禮莫爲非財不取出你這個淫婦傷風敗俗玷污門庭你還想活命〔打嘴巴〕〔盧唱〕全不念錦綉英豪汚門庭廉恥拋〔賈〕哎呀夫啊饒我初次下次不敢〔唱〕早難道夫妻是同林鳥大限到各自拋〔盧接唱〕奸夫淫婦巧語言却報冤仇在今朝〔吳〕將他二人怎樣處治〔盧〕這一個〔西介〕將他二人澆爲人油蠟燭活活的點死〔吳〕來將他二人澆爲人油蠟燭綁下去〔宋〕忠義堂擺宴與員外衆位慶賀〔衆〕請〔鳴兵抬人燭上〕〔衆〕將火點起〔鳴兵點介〕〔固〕軋姘頭個看看要澆蠟燭個〔賈〕全是啞害我個〔固〕大家快活個〔賈〕啞個殺千刀〔固〕俺個殺千刀刮刮叫蠟燭霄〔衆〕今日之事大家爽快也〔衆同下〕

武昌中華大學叢書之六

英
文
法
圖
解

倪明材先生編

是書由編者倪明材先生就其多年教授英文之經驗，將平時講義，幾經修改整理而成。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講述句語之結構和分析，下冊言字之性質及用法。上冊編輯以歸納法為主，兼用演繹法；首以文字註釋，繼用圖線分析，較之普通文法書偏重一方者收益實多。書中最注重者為解釋(Explanations)列句(Examples)練習(Exercises)三種，除例句及練習係英文外，解釋全用中文，定義則語文漢譯，讀者得一目了然，每節末尾附以練習，俾讀者於已習之課，有充分練習之機會。至其取材之豐富，編輯之完善，註釋之周詳，圖解之明晰，與夫三X之並重，尤為與眾不同，誠空前之善本也。

上冊

定價七角五分

下冊

稿已編竣
在印刷中

上海交通路教育書店發行

英雄義

戲情

梁山泊首領晁蓋攻打曾頭市，被曾家教師史文恭射中一箭，回山後就死去了。宋江發誓，必要報仇，分兵五路進攻曾頭市，舉盧俊義為總帥。曾家也立了五座大寨，皆由史文恭指揮。互相抵抗多時，史文恭雖善用兵，究竟不是俊義的對手，而且曾家父子六人，先後都被打死。文恭一人，勢窮力盡，終被拿住。

登場人物表

史文恭(武生)

盧俊義(武生)

林冲(武生)

武松(武生)

燕青(武生)

阮小二(武丑)

阮小五(武丑)

〔史文恭上引〕武藝高強，論鎗法，蓋世無雙。〔詩〕志氣冲霄武藝能，曾頭市上逞威風。一箭射死賊晁蓋，要把梁山一掃平。〔白〕某史文恭自幼曾拜周侗為師，習練全身武藝，只因梁山賊寇恃蠻橫行，每每打家劫舍，擾害黎民。前有段景住在口外，得了一匹好馬，名為追風千里駒，曾要獻與宋江。那時他打從我莊經過，被某將此馬奪來，誰想那段

景住去至梁山，搬動是非。那晁蓋帶領人馬前來，是俺一箭將他射死。梁山衆賊寇定必要與他報仇，俺也曾命莊丁暗地打探，未見回報到來。〔四莊丁曾兄弟同上〕〔史〕左右，〔衆〕有〔史〕伺候了。〔八莊丁上〕忙將梁山事報與莊主知，參見教師。〔史〕爾等回來了。〔衆〕回來了。〔史〕打探梁山之事，怎麼樣了。〔衆〕今有宋江拜盧俊義為帥，帶領忠義堂

衆好漢一併前來。要攪亂我莊。〔史〕那梁山賊寇。要攪亂我莊。〔衆〕正是。〔史〕想那盧俊義與俺同窗學藝。他若前來拜莊。速報我知。〔衆〕吓。〔史衆同下〕

〔四嘴囉李達劉唐王英時遷白勝扈三娘顧大嫂林冲燕青武松盧俊義同上〕〔盧〕衆位哥嫂請了。〔衆同白〕請了。

〔盧〕我等奉了大哥將令。來到此處。待俺隨同林賢弟與燕小哥。前去拜莊。衆家哥嫂。在莊外埋伏。不得有誤。〔衆〕得令。〔下〕〔囉囉轉場〕〔燕〕有人麼。走出一個來。〔會豹上白〕什麼人。〔燕〕盧俊義前來拜莊。〔豹白〕候著。有請教師。〔衆人同史上〕〔史〕何事。〔會豹〕盧俊義前來拜莊。〔史〕有請。〔豹白〕有請。〔史〕吓。師兄。〔盧林同白〕賢弟。師兄。〔史〕請坐。未知師兄賢弟。駕到某家。未曾遠迎。面前恕罪。〔盧〕豈敢。愚兄來得鹵莽。賢弟海涵。〔史〕豈敢。吓。師兄爲何這樣打扮。〔盧〕賢弟有所不知。只因梁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交天下英雄。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特命愚兄前來。邀請賢弟。同上梁山。安享

富貴。〔史〕師兄此言差矣。〔盧〕不差。〔史〕想我兄弟三人。同拜周侗爲師。同窗學藝。練就全身武藝。誰不聞名喪胆。林賢弟。因被奸臣所害。無處可歸。投奔梁山。躲避。事出無奈。想師兄久居大名。家財萬貫。坐享安樂。爲何也。投那梁山賊寇。〔盧〕只因你將晁天王射死。忠義堂好漢。紛紛議論。你若執意不肯歸順。梁山衆弟兄。就要報那一箭之仇。〔史〕師兄吓。〔唱〕一箭仇。却因爲相爭鬥。〔盧〕賢弟。事要三思。免得後悔。〔史〕想俺史文恭。〔唱〕俺全憑鎗法優。縱有梁山賊寇。怎來將俺相候。那怕你人馬稠。〔盧〕好言相勸。執意不聽。少時被擒。悔之晚矣。〔史〕聽你之言。敢麼。是要與小弟較量麼。〔盧〕正是要與你這匹夫比試。〔史〕那個是匹夫。〔盧〕你是匹夫。〔史〕你是匹夫。來打。〔起打羣場衆同下〕〔史〕盧比槍打快槍。奪槍雙扯下。燕上對八莊。丁敗下。衆追下。燕出莊。〔會豹上白〕衆莊丁。好生把守莊門。〔下〕〔四嘴兵扈顧李劉武英時同上〕〔燕上白〕衆家弟兄。一同前往。〔同下〕〔武松要刀下〕〔衆人同上進上會陣打連環下史〕

盧華槍扯上起打〔史文恭〕你敢麼是怯戰麼〔盧〕看天色已晚。你我明日再戰。〔史〕來者〔盧〕君子。〔史〕不來〔盧〕小人〔史〕請〔盧衆人同下〕〔史〕衆莊丁後面歇息〔衆下〕〔史〕且住。我與那盧俊義。幾載不見。他的鎗法越法精壯了。待等明日前來。只怕此莊有些難保。〔唱〕我所看他鎗法。甚是高強。盤旋圍繞似秋霜。任你英雄武藝壯。怎當俺橫冲直撞。一似攪攪海翻江。管叫你一命亡。〔白〕我看他等初到此地。未必准備。不免三更時分。偷營劫寨。便了。〔下〕〔盧衆人同上〕〔盧〕衆弟兄。今晚要飽餐戰飯。謹慎小心。防備那賊前來劫寨。〔李達〕大家小

至理名言

頭頂中國天。腳踏中國地。做了中國人。爲什麼不用中國貨。

起初投稿時所寄去的稿件。往往要遭編輯先生塞到字紙籠裏去。但因此而造就不少很有名的著作家。

心了〔史衆人上起打八股蕩史敗下〕

〔阮小二阮小五上白〕我追魂太歲阮小二。我短命二郎阮小五。哥哥。你我奉了大哥之命。扮做打魚的模樣。等候史文恭。你我就此前往。〔同下〕〔史上白〕盧俊義十分驍勇。待我逃走。吓漁船快快擺過來。〔二阮上白〕我們是打魚的船。不渡人。〔史〕多把銀錢與你。〔阮〕多給銀錢。就好。待我搭了扶手。〔上船介史上稟介〕〔阮小二阮小五〕船到了江心。給錢罷。〔史〕到岸再給。〔阮〕不行。〔史推二阮下水阮扯史下對打史被擒〕

陸月娥

善於讀書。而不知善於寫作。這不但是失去讀書之真意。而且是成了一個讀死書的書獃子。

一刻的因循。一事之苟且。便是衰微倒退的起因。人是富。越是寶貴他的錢財。越是窮。越是愛惜他的性命。

中國藥物學集成

治中西學說於一爐
集古今本草之大成

蔣玉伯先生新著
潘公展先生書眉
張羣先生題詞
何成濬先生題詞
夏應堂先生題詞
丁仲英先生題詞
謝利恆先生題詞
郭柏良先生題詞
李書誠先生題詞
顯渭川先生題詞
盛心如先生序文
孔庚先生序文
丁福保先生序文
高季浦先生序文
全書五十萬言排
就八百餘頁用上
等報紙精印精釘
新式雅裝一巨冊
原價一元四角
特價九角八分

吾國藥物。始於神農本草。歷漢唐宋明。代有著述。惜乎非簡而寡要。即博而龐雜。臆說附會。釁瑕百端。或偏於五色配臟。或雜用腐敗穢物。既不明化學之原理。復不合衛生之主旨。竟使我國數千年來深遠學理。日漸湮沒。國粹淪亡。不亦悲乎。本書作者蔣玉伯先生。有志斯道。二十餘年於茲。因憑其研究所得。薈萃中西各家學說。撿拾精英。刪除臆說。根據最新學理。以科學方法。闡明我國本草。既不存門戶之見。又不持騎牆之說。誠現代藥物書中之感星也。

上海教育書局發行

祭塔

劇情

白娘娘既然生了貴子許仕林之後，被法海鎮壓雷峯塔下。那時仕林方才滿月，由他姑母撫養成，讀書上進。後來中了狀元，歸家祭祖，曉得生身之母，壓在雷峯塔下，特地起來祭塔。初時不能見着母親，懇求塔神，方得相會。母子既然會面，白氏歷數着受苦的的情形，仕林悲痛萬分，發願必要奏明皇上，將母親救出。母子悲談許久，塔神又將白氏押下。

登場人物表

白氏（青衣）

許仕林（小生）

塔神（副淨）

〔四侍衛引許仕林上，唸引子〕 一色杏花紅千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詩〕 中狀元名揚天下，瓊林宴帽插宮花。喜則喜三宮酌宴，樂則樂跨馬遊道。〔白〕 下官許仕林，蒙聖恩取中頭名狀元，想我母親在雷峯塔受苦，是我上殿啓奏一本，今日奉旨回家祭祖。左右〔侍衛〕在〔林〕吩咐外廂開道。〔同下〕

〔塔神上白〕 力大無窮鼎能抬，玉帝符旨把某差。

我乃塔神是也，奉了玉帝敕旨，在此看守雷峯。不免在此伺候。〔坐在塔旁介〕〔侍衛林同上〕〔林叫頭〕 母親老娘娘啊。〔唱二簧倒板〕 見雷峯不由人珠淚滾滾。〔白〕 娘啊。〔唱二簧搖板〕 怎不叫兒痛在心。〔哭腔〕 哭一聲老娘娘親難得見兒的老娘啊。〔仕林暈去介，躺在地下〕〔塔神〕 白氏仙姑，今有你兒前來祭奠，與你快些走動。〔白氏在幕內喊〕 苦哇。〔唱二簧倒

〔板〕在塔中思姣兒心神不定。〔白氏上哭介〕喂呀。〔唱二簧搖板〕又聽得偈帝神呼喚一聲。我只得走向前開言動問。〔白〕上神。〔塔神〕仙姑。〔白氏唱二簧搖板〕問上神呼喚我所爲何情。〔塔神〕今有你子許仕林前來祭奠與你。〔白〕可容我母子一見。〔塔神〕母子正好團圓。〔白氏〕多謝上神。〔唱二簧搖板〕聽說是姣兒到娘心歡欣。好似半空中降下喜星。我這裏開塔門將兒來認。〔哭介〕喂呀。〔唱二簧搖板〕又只見仕林兒倒臥在埃塵。〔白〕仕林兒醒來。〔林唱二簧倒板〕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喚聲。〔作醒轉介〕啊呀。〔唱二簧搖板〕急忙上前問分明。今日下官來到此。你是何人叫仕林。〔白氏唱二簧搖板〕兒若問爲娘的名和姓。我就是雷峯塔受苦的母亲。〔林〕哎呀。〔唱二簧搖板〕聽說是母親到來臨。怎不叫兒痛傷心。走上前來忙跪定。受苦情由說兒聽。〔白氏〕我兒免禮。起來。〔許仕林〕多謝母親。〔白氏〕那旁有一土台。你且坐下。〔許仕林〕孩兒告坐。〔坐下介〕〔白氏〕啊兒啊。你那裏來的這身榮耀。

〔林〕母親有所不知。是孩兒得中頭名狀元。奉旨前來叩母問安。〔白氏〕兒既得中頭名狀元。就該奏明聖上。搭救爲娘纔是。〔林〕孩兒上殿。連奏數本。聖上不准。也是枉然。〔白氏〕唉。這也是爲娘命該如此。〔林〕啊。母親不必悲傷。孩兒此番回朝。還要修本啓奏。望母親將受苦情由說與孩兒知道。兒當轉奏聖上。若蒙萬歲開恩。亦未可知。〔白氏〕如此。兒靜坐一旁。聽爲娘道來。〔唱反二簧慢板〕未曾開言淚雙流。叫一聲仕林兒細聽從頭。黑風仙他本是娘的道友。他勸娘同修煉千年時候。大不該貪紅塵下山私遊。在臨安收青兒主僕同走。西湖上遇你父合泛一舟。借雨傘兩下裏姻緣成就。盜庫銀與你父才惹下禍憂。發配在餘杭城淒涼難受。與青兒到彼處又結鸞儷。端陽節錯飲了雄黃美酒。顯原形驚兒魂魄散魂丟。爲娘的盜靈芝在高山行走。遇白鶴險些兒把娘命丟。南極仙發慈悲天高地厚。賜仙草救你父纔把命留。娘指望做夫妻天長地久。天長地久。我的兒吓。〔轉反二簧

快三板兒的父許香愿娘心懊憂恨法海將娘的機關識透聽他的言合語又用機謀我趕至在金山寺與他爭鬥那妖僧法無邊神鬼皆愁戰不過借水遁潛身逃走你的父斷橋亭假意來投在姑父家生兒你蒙神保佑那法海二次裏又用計謀正梳妝使寶鉢將娘來扣鎮守在雷峯塔不能出頭娘好比月當空被烏雲遮透娘好比瓦上霜日出方休娘好比弓斷弦不能接救娘好比水東

流水不回頭喜我兒中狀元占了魁首愿我兒封妻蔭子青史名標在五鳳樓〔塔神〕白氏仙姑迴避了〔白娘孃〕呀〔唱反二簧搖板〕此時間說不盡娘的苦處一霎時偈帝神要把娘收母子們正相逢又要分手我的兒啊要相逢除非是鼓打三籌〔白叫頭〕仕林我兒兒啊〔林叫頭〕母親老娘娘啊〔白氏被搭神押下〕〔待衛林同下〕

堂邑縣更名武訓縣

石

本年爲武訓先生誕生百年紀念山東省政府爲表示尊崇先生起見特將武先生之故鄉堂邑縣改爲武訓縣并構堂塑像俾垂千古武先生本一丐者實不圖有今日之身後光榮從茲桑梓遺愛百世馨香彷彿廣東香山之更名中山南京陵園之具體而微然而天下事豈偶然哉

當武先生興學之始人以其不自量也莫不笑非之先生夷然不稍折愈勸其事人遂稍稍樂助之繼見其永甘藜藿不稍浪費又復儲金富室明其會計人乃益重之既而學校既興凡鄉里之名宿先生悉禮聘爲師不從則長跪哀懇必待諾而始起其間生徒之習於荒嬉者熟師之不勤所業者先生或泣而哀之或跪而求之於是師生感動不能稍事惰游率皆學成以去先生及創之益勤其後已興學數十所矣而先生行乞如故也

論者曰先生之操業微矣顧先生之人格何等偉大先生之毅力何等堅強先生之誠摯又何等超人故先生之成就必有千秋也吾輩景慕之餘甯不興其感愧

前立法院編譯處股長文公直少將最近創作

包羅萬有

公文用語大辭典

三版出書

擷公文老手之名言——集一切文書之大成

備本書一部——勝如讀其他公文書籍百種

本書內容：全書六十四萬言。分爲上下二編。別爲二十八種類。用辭典式體裁。錄公文警句。篇末並附現代公文程式。現代公文作法一卷。尤見完備之一斑。

上編總目
黨務公文用語
軍政公文用語
教育公文用語
財政公文用語
工商公文用語
經濟公文用語

行政公文用語
外交公文用語
交通公文用語
司法公文用語
農礦公文用語
自治公文用語
警察公文用語

下編總目
命令用語
佈告用語
陳訴用語
請示用語
宣諭用語
訓導用語
敘述用語

呈卷用語
檄格用語
聲明用語
辯論用語
函牘用語
法制用語
起結用語

附編總目
現代公文式
現代公文式
現代公文式

上海 山東路交通路口 第一百五十六號 教育書店發行

秦瓊賣馬

戲情

唐朝開國功臣秦瓊，號叫叔寶，山東人氏。微賤的時候，曾經做過捕快。有一次，押解了十八名江洋大盜到天堂州，不料在路上病死一名。州官見少一名犯人，不肯批押回文，叔寶不能回去銷差，祇好在客店等待。住得日久，盤費用完，店主王老頭兒又要逼他付給房飯錢。叔寶設法，就將他所騎的黃驃馬，叫店主牽出叫賣。剛剛被單雄信看見要買，大家一談，方才知道都是有名的英雄。兩下正在談得投機，雄信的家，忽然走來，報說他哥哥被李淵射死。雄信一聽，急忙騎了黃驃馬趕去，却忘記支付馬價。叔寶又將雙鋼拿出去賣，遇見兩個鬻馬謝雲登和王伯黨。叔寶就隨他們到一酒樓之上，叫賣雙鋼。二人問明了他的姓名和賣鋼的緣由，很替他歎惜。就代設法，取得回文，把雙鋼還他，而且送了些銀錢。叔寶才能還清房錢，回去銷差。

登場人物表

秦瓊(老生)

店主(小丑)

單雄信(梁子花臉)

王伯黨(小生)

謝雲登(小生)

〔店主上驗數板〕不賒不欠不算店，賒賒欠欠不見面。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追，二人見了面，他說不方便，再等兩三天，再等兩三天。〔自〕開的是店。

賣的是麵，一人吃半斤，三人吃斤半。我王老好，怎麼叫王老好。我在這天堂地面，開了一座店房。有那南來北往的客人，有錢沒錢，吃了就走，故爾人

送個綽號叫做王老好。這且不言。只因我這店中來了一個山東的好漢。此人名叫秦瓊。到我這裏有一年多。分文沒有。今日不免將他請出。問他要房飯錢。也好開銷開銷。二爺起來了。沒有請出來。涼快涼快。〔秦瓊在幕內〕哽哼。〔秦上引〕英雄落魄困天堂。何日裏轉回故鄉。〔白〕啊。店主東。〔店主〕二爺起了。請坐。〔秦〕有坐啊。店主東。將你二爺請了出來。莫非飯熟了。酒熱了。取來你二爺受用。〔店主〕咳。走出來。他就餓了。我對你說。酒也熱了。飯也熟了。我有句話說出來。未有點難為情。不說罷。我也要說。〔秦〕店主東有話請講。〔店主〕咳。二爺。你來到我這店中。一年多。一個錢也沒有。〔秦假裝睡覺〕〔店主〕哎呀。哎呀。真正倒霉。纔走出來。他又睏覺。二爺。咳。二爺。怎麼你睡呢。〔秦〕你講你的。我睡我的。〔店主〕那末。我說與誰聽。〔秦〕你講我聽的見呀。〔店主〕一年多。分文未付。買柴要拿錢去買。買米也要拿錢去買。〔秦又假裝睡覺〕〔店主〕哎呀。他又睡着了。二爺。二爺。倒叫不醒了。待我來

拿飯騙他。夥計們開飯罷。〔秦離介〕〔秦〕啊。店主東。飯在那裏啊。〔店主〕開飯他就醒了。我對你說話。你又睡着啊。〔秦〕你講我聽見啊。〔店主〕你不要睡。你到我店裏。有一年多。一個錢沒有。今日要拿出來開銷開銷。〔秦〕聽你之言。敢是要錢。〔店主〕哽叨光。〔秦〕啊。店主東。你家二爺。押解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只因天氣炎熱。在中途路上。損傷一名。那蔡大老爺。不與批票回文。故爾被困在此。但等是大老爺。與我批票回文。還你的房飯錢。就是何必這樣着急。〔店主〕比方這麼講。蔡大老爺。要是一年不與你批票回文。〔秦〕你就等上一年。〔店主〕倘若十年不與你呢。〔秦瓊白〕你就等他十年。〔店主〕要是一輩子不與你。〔秦〕你就等上一輩子。〔店主〕假如你要死在我店裏呢。〔秦〕啊。你家二爺。要死在你店中麼。店主東。你就大大的發財呢。〔店主〕哎呀。怎麼你死了。我就發財。〔秦〕等你二爺死後。你買那壽衣壽帽。〔店主白〕那總有的。〔秦〕買一口大大的棺材。〔店主〕有的。〔秦〕將你

家二爺成殮起來店主東你就不要這樣打扮
 「店主」要怎樣打扮「秦」你頭戴麻冠身穿重孝
 「店主」哦「秦」手拿哭喪棒將你二爺靈柩送山
 東你回來請他一個大大份子你豈不是發了財
 了「店主」這麼說我是你的兒子呢「秦」哎沒有
 那個福氣「店主」你不要拿我開心到底有錢無
 錢「秦」沒有錢「店主」有銀票我替你去換「秦」
 當票有兩張「店主」呸我還替你贖當呢今天沒
 有錢對不起我就要「秦」你要怎樣啊「店主」我
 要剝你的衣裳「秦」哦你要剝衣裳剝剝看「店
 主」我就剝「秦」你剝你剝「店主」動手剝衣被秦使
 勁捏住他的臂膀「店主」大聲喊「哎呀喂救命呀」
 將店主的臂膀押開「秦」便宜你了「店主」硬的不
 成我來軟的二爺你倒底有錢沒有錢「秦」要錢
 沒有要命拿去「店主」哎呀還要拚命呢你沒錢
 我就要去喊叫「秦」任你去叫「店主」街坊鄰舍聽
 者我們店中有一個山東好漢秦瓊來到店中一
 年多分文未付還要講打「秦」哎店主東我有拆

換「店主」哦你有包煙灰「秦」拆換「店主」有什
 麼拆換請坐「秦白」哎店主東將你二爺的黃驃
 馬拉在大街之上賣些銀錢還你的店飯錢就是
 「店主」哦你那一匹馬好像紙紮店裏的馬燈沒
 人要「秦」貨賣與識家「店主」你的東西要賣與
 識家「秦」店主東牽馬「店主」哦來啦「秦唱西皮
 慢板」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兩淚
 如麻「店主」什麼事哭起來了「秦接唱西皮慢板」
 提起了此馬來頭大「店主」怎麼的才路「秦接唱」
 兵部堂王大人相贈與咱「店主」哦王大人送與
 你的「秦接唱」遭不幸困住在天堂下欠下了店飯
 錢沒奈何只得來賣他「店主」我墊不起啊「秦
 接唱」擺一擺手兒你就牽去了罷「店主」哦馬來
 「秦唱西皮搖板」但不知此馬落在誰家「同下」
 「四隨侍家院單雄信同上」單雄信唱西皮搖板「閒來
 無事郊外耍「轉快板」兩傍的兒郎取笑咱知者俺
 是單雄信不知天宮降紅煞家院帶路你把大街
 下「店主」上作拉馬走過下「單接唱」只見一騎黃驃馬

人來與爺你就忙追下〔四隨侍追下〕〔單接唱〕但不知此馬出誰家〔單下〕

〔秦上唱西皮搖板〕店主東賣黃驃未見回轉。叫我秦叔寶兩眼望穿。〔店主上白〕二爺馬交與你一根毛沒少。買馬的客人在後頭。你們當面言價。我走啦。〔店主下〕〔秦〕哦。什麼緣故呀。〔四隨侍家院單同上〕〔單〕青鬃馬黃驃。張口似氣飄。渾身發金色。四蹄無雜毛。勝似南山豹。亞賽浪裏蛟。好馬啊。好馬。〔秦〕呸。連誇數聲好馬。莫非有愛馬之意。〔單〕好馬人人皆愛。可惜驃頭瘦了。〔秦〕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講話之所。請至店房。〔單〕請。〔秦〕請坐。〔單〕有坐。聽兄台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秦〕本不是此地人氏。〔單〕那裏人氏。〔秦〕山東歷城縣人氏。〔單〕山東歷城縣。我有一好友。兄台可知。〔秦〕有名便知。無名不曉。〔單〕提起此人。大大有名。〔秦〕是那個。〔單〕姓秦名瓊。字叔寶。〔秦〕哦。秦瓊。此人落魄的緊。〔單〕人有窮富。但講何妨。〔秦〕在下就是秦瓊。〔單〕哦。你是秦二哥。〔秦〕豈敢。〔單〕秦好

漢。〔秦〕不敢。〔秦單同笑〕哈哈。〔秦〕聽兄台講話。也不像此地人氏。〔單〕本不是此地人氏。〔秦〕那裏人氏。〔單〕河南二賢莊人氏。〔秦〕河南二賢莊。我也有一好友。兄台可知。〔單〕有名便知。無名不曉。〔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單〕是那個。〔秦〕姓單名通。字雄信。〔單〕在下就是單雄信。〔秦〕哦。你就是單通。〔單〕正是。〔秦〕單二員外。〔單〕豈敢。〔秦單同笑〕哈哈。〔單〕二哥爲何這等狼狽。〔秦〕賢弟那裏知道。只因愚兄押解一十八名江洋。〔單〕哽。〔秦〕綠林的好漢。天氣炎熱。在路上損傷了一名。那蔡大老爺不與我批票回文。故爾被困天堂州。〔單〕這有何妨。待小弟叫那蔡知府與二哥回文。就是。〔秦〕多謝賢弟。〔單〕來。〔家院上白〕在。〔單〕拿我名帖。叫那蔡知府。速拿批票回文。前來。〔家院下〕〔單〕前日老伯母壽誕之期。愚弟有份薄禮。二哥可曾收下。〔秦白〕但不知打從那道而來。〔單〕打從那黑。〔秦〕收下了。收下了。〔家院上白〕啓稟二員外。大事不好了。〔單〕何事驚慌。〔家院〕大

員外被唐李淵射死了〔單〕不好了〔秦〕天氣炎熱就該搬柩才是〔單〕本待回去怎奈跨下無馬〔家院〕秦二爺的馬可以騎得〔單〕呸秦二爺的馬豈是你二員外騎得的〔秦〕二員外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單〕哦騎得的〔秦〕騎得的〔單〕二哥小弟此去多則一月少則十天就回告辭〔秦〕請〔單〕下店主暗上〔秦〕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纔是我的好朋友〔店主〕這纔是你的好朋友〔秦〕好朋友什麼好朋友〔店主〕你可認得他〔秦〕河南二賢莊單二員外那個不曉〔店主〕我們這裏三歲小孩都認得他是個騙子是個嚮馬把你的馬騙去了〔秦〕就是他〔店主〕不是他還是我〔秦〕哎呀〔唱西皮搖板〕罵一聲秦瓊瞎了眼空把嚮馬當作好賓朋我抓住店家撒一個賴〔白〕走〔店主〕那裏去〔秦〕當官辦理賠我的馬呀〔店主〕不要忙我這店中出了強盜麼〔秦〕沒有〔店主〕賊挖了洞啦〔秦〕也無有〔店主〕却又來無盜無賊你把馬送與人家跟我

要馬真不害羞〔秦〕哎〔唱西皮搖板〕如此說我和你兩兩丟開〔店主〕兩丟開兩丟開還是拿錢來〔秦〕要錢沒有要命現成〔店主〕你沒有錢我還要喊叫〔秦〕任你去喊叫〔店主〕街坊鄰舍我這店中來了一個山東好漢名叫……〔秦〕哎店主東〔店主〕你想悶死我〔秦〕我還有拆換〔店主〕請坐請坐你還有什麼拆換〔秦〕兵架之上霹靂雙鋼拿在大街之上賣些銀兩還你的店飯錢就是〔店主〕哦你這一對鋼做火筷子拿不動做烟鎗通條太粗沒人要〔秦〕哎貨賣與識家〔店主〕哦又是賣與識家待我來拿拿看呀拿不動有了我來謊他一謊哎二爺牠拿我不動〔秦〕敢是你拿牠不動〔店主〕不錯我拿牠不動〔秦〕閃開了〔做手勢〕〔店主〕怪不得我拿不動忘却這麼兩來〔秦〕店主東帶路〔唱西皮搖板〕家住山東歷城縣秦瓊名兒天下傳我本是頂天立地男兒漢〔店主〕不該欠人的錢〔秦〕接唱搖板〕好漢無錢到處難沒奈何出店門我去賣〔店主〕你賣什麼〔秦〕

接唱)我賣。(店主)賣什麼。叫什麼。(秦接唱)賣鏢。
〔王伯鸞謝雲登同上急走過場同下〕(秦)啊。(接唱搖板)

兩匹戰馬扣連環。分明認得是響馬。手無批票不好拿。叫聲店家快來吧。還你的店錢就是他。(秦下)〔店主]哦。還我錢。哎呀。他跑啦。待我追下。(店主下)

〔王伯鸞謝雲登同上〕(王)來此已是酒樓。你我在。此沽飲一回。酒家。(酒保上白)隔壁三家醉。開罈十里香。二位敢是用酒。(王)正是。將馬帶過。(酒保答應一聲。領二人作進店狀)〔酒保]二位用些什麼。(王)好酒取來。(酒保)夥計們。好酒一壺到。(王)喚你再來。下去。(酒保下)〔秦店主同上〕(秦)賣鏢。(店主)賣臉。(秦)嚇。賣鏢。怎麼說賣臉。(店主)前街走到後街。沒有人問訊。可不是賣臉。(秦)賣鏢。(店主)拿錢來。(秦)就是賣臉。(店主)可不是賣臉。(秦)君子不得時。反被小人欺。(店主)誰是小人。(秦)你是小人。(店主)你是大人。拿錢來。(秦)哎。就算我是小人。(店主)本來你是小人。(秦)你來看此

地有兩騎大馬。(店主)你要偷人家的馬。(秦)裏面必有軍家。你去問問。可要買鏢。(店主)你等着。待我來看看。哦。是我親家的店。我來叫他一聲。親家。(酒保上白)哽。哼。什麼人。(店主)哦。親家。遇親家。(酒保)禮多人不差。(店主)親家是我兒。(酒保)我兒是親家。(店主)一點虧也不吃。(酒保)什麼事情。(店主)你去問問。裏面兩個客人。可要買鏢。

〔酒保]他們不洗衣服。裳不要臉。(店主)這是兩軍陣前打戰的霹靂雙鏢。(酒保)買賣成功。我要二八扣。(店主白)我還沒有拿着。你去問問。要不要。(酒保)二位可要買鏢。(王)當面言價。(酒保)裏面說呢。要當面言價。(店主)曉得了。二爺他走到那裏。睡到那裏。待我來騙他。夥計擺飯。(秦)店主。東那裏有飯啊。(店主)你怎麼啦。(秦)揩揩我的脚了。(店主)鏢在這裏。會揩你的脚了。(秦)裏面怎樣言講。(店主)要當面言價。(秦)哦。走走。(店主)到那裏去。(秦)當面言價。(店主)你進去。我不進去。(秦)一同進去。(店主)你拉住我幹什麼。

〔秦〕我怕你跑了。〔店主〕你該我的錢，怎麼怕我跑了。〔秦〕你跑了我吃那一個。〔店主〕那麼你算吃定我啦。〔秦〕哽，你猜着了。〔店主〕你與我進去罷。〔秦瓊作進店狀〕〔店主〕哎呀，慢着，你看一個馬快兩個強盜，他們要打起來，我不要吃人命官司，待我溜了罷。〔店主下〕〔秦〕二位請坐。〔王謝〕此鏢可是賣的。〔秦〕正是。〔王謝〕放下我等觀看。〔秦〕沉重的緊。〔王謝〕不妨事。〔秦〕放下了。〔酒保〕桌子壓壞了。〔王謝〕此鏢可會耍。〔秦〕略知一二。〔王謝〕耍來我等觀看。〔秦〕這個。〔王謝〕酒家帶他下面用飯。〔酒保〕來。〔秦〕那裏去。〔酒保〕吃飯去。〔秦〕哦，吃飯去走。〔秦酒保同下〕〔王〕賢弟，你我做綠林買賣，怕的何人。〔謝〕怕的秦瓊。〔王〕我看此人好像秦瓊。〔謝〕等他到來，用言語打動于他。〔酒保上白〕二位，這個人吃了五百饅首，半擔米半隻豬。〔王謝同白〕上在我二人帳上。〔酒保白〕是。〔秦上白〕多謝二位酒飯。〔王謝〕可曾用飽。〔秦〕無非充飢而已。〔王謝〕耍來我等觀看。〔秦〕此地狹

小。〔王謝〕酒家可有寬闊之處。〔酒保〕後面寬闊。〔王謝〕帶路。〔酒保答應一聲，領着三人在場中兜一個圈子〕〔王謝〕耍來我等觀看。〔秦〕獻醜了。〔唱西皮搖板〕站立店中用目酒，轉快板〕不由得叔寶怒氣發，明明認得是響馬，江湖路上也曾會過他，罵一聲賊子真胆大，殺人放火海走天涯，今日相逢在潞州天堂下，無有批票怎敢拿，眼前若有歷城縣，定要將他鎖拿到公衙，板子打夾棍夾，看他犯法不犯法，滅頭去尾耍一耍。〔耍鏢〕〔接唱〕倒叫二位恥笑咱。〔衆人在場中再兜一個圈子，作轉回店內狀〕〔王謝〕請坐。〔秦〕有坐。〔王謝〕聽兄台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秦〕本不是此地人氏。〔王謝〕那裏人氏。〔秦〕山東歷城縣人氏。〔王謝〕山東歷城縣，我有一好友，兄台可知。〔秦〕有名便知，無名不曉。〔王謝〕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秦〕是那個。〔王謝〕姓秦，名瓊，字叔寶。〔秦〕秦瓊此人落魄的緊。〔王謝〕人有窮富，但講何妨。〔秦〕在下就是秦瓊。〔王謝〕哦，原來是秦二哥，失敬了。〔秦〕豈敢，請問

二位尊姓大名。〔王〕在下王伯黨。〔謝〕在下謝雲登。〔秦〕哦。原來王謝二位賢弟失敬了。〔王謝〕豈敢。二哥爲何這等狼狽。〔秦〕二位賢弟非知。只因愚兄解押一十八名江。〔王謝〕哽。〔秦〕綠林的好漢。到天堂州交差。祇因天氣炎熱。中途路上傷了一名。那蔡大老爺不與批票回文。故爾被困在此。〔王謝〕這有何難。拿小弟的名帖前去。叫那蔡知府與二哥批票回文。就是。〔秦白〕多謝二位賢弟。〔王〕來。〔酒保上白〕在。〔王〕拿我名帖。叫那蔡知府速付批票回文前來。〔酒保下〕〔王謝〕二哥。前日老

伯母壽誕。有份薄禮。可曾收下。〔秦〕但不知從那道而來。〔王謝〕打從那黑。〔秦〕收下了。〔酒保上白〕啓二位。批票回文在此。〔王〕二哥。批票回文在此。這有散碎銀兩。送作路費。〔秦〕二位賢弟的銀兩。我秦瓊怎能用得。〔王謝〕敢是嫌輕不成。〔秦〕如此愧領了。〔唱西皮搖板〕心中惱恨單雄信。不該騙我馬能行。有朝犯在秦瓊手。這打一鐮來。我要問一聲。二賢弟。祇管把響馬來放。放出禍來。有秦瓊担承。〔白〕請。〔秦下〕〔王謝〕酒家。酒錢在此。我等去也。〔王謝帶馬下酒保隨下〕

教育兒童

奇

誰都知道。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現在的好壞。對於國家將來的盛衰。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有着很大的影響。所以要國家將來強盛。非得要現在好好的教育兒童不可。教育兒童的責任是誰。當然是教師和父母。但是因爲教師和父母接近兒童的時間較少。所以這責任還得要偏勞於做母親的婦女們。不論在兒童的學業方面。品行方面。身心方面。都要予以好好的訓練。指導和教育。使他們個個變成學識豐富。品行端正。身心健全的好國民。這怕國家不會強盛嗎。

單刀赴會

戲情

劉備既然得了西川，東吳又來討索荊州。劉備已允先還三郡，關公堅持不允。魯肅曾經担保此事，這時也無法可想。便在臨江亭設宴，預先埋伏刀斧手，邀請關公過江赴宴。在席間殺死關公，好去奪取荊州。關公見請，隨時過江，只有周倉執刀相隨，並不帶一兵一卒。席間魯肅提到荊州，公便勃然變色，決不允許。並將東吳訓斥一番，說是漢家的地方，守土也不能讓人。隨後立起身來，一手按着魯肅，一手提着大刀，走上坐船，方才放了魯肅。東吳將士本來畏懼關公，又見着魯肅一個個不敢動手。關公却安然仍舊回到荊州。

登場人物表

關公（紅生）

魯肅（生）

周倉（淨）

關平（武生）

〔關公上引〕鳳眼蠶眉，鬚蒼白，耀武揚威。〔周倉持刀關平抱印上兩邊擺像〕秉燭待旦，天下仰展經綸聲。震吳魏。〔詩〕赤面長髯武藝強，兵機戰策腹內藏。青龍赤兔無人擋，統領雄兵鎮荊襄。〔白〕某漢壽亭侯，今奉軍師之命，鎮守荊州一帶等處，可恨孫

權每每著人前來討取荊州，是俺再三不與，那厮定必不能罷休。周倉〔周〕在此伺候。〔旗牌上白〕離了東吳地，來此是荊州，有人麼？〔周〕什麼人？〔旗〕東吳下書人求見。〔周白〕啓主公，東吳下書人求見。〔關〕傳〔周〕傳你進去，你要小心了。〔旗牌〕叩見

關將軍〔關〕你奉何人所差〔旗牌〕奉魯大夫所差。有書信呈上〔關〕呈上來〔吹排子〕你對魯大夫言道。修書不及。照書行事〔旗牌〕遵命〔下〕〔關〕原來魯肅前來。邀請某過江飲宴〔平〕魯肅約請父親飲宴。斷無好意。父親不可前去〔關〕某若不去。豈不被東吳恥笑〔平〕雖然如此。父親豈可以萬金之軀。輕入虎穴。倘有差池。怎能對得皇伯〔關〕想某家出兵多年。縱橫天下。豈懼那東吳小輩〔平〕父親一定前去。必須多帶人馬〔關〕只用大船一隻。挑選關西大漢數名。在船中服侍。周倉一人跟隨。船上插紅旗一面。再備白旗一面。暗藏船中。吾兒准備戰船二十隻。領精兵一千名。在江心伺候。倘若東吳有詐。那時將白旗擺動。吾兒帶兵急速接應。料無妨礙也〔平〕遵命〔關〕關平兒隨爲父出兵多年。尚不深悉用兵之道。站立一旁。聽爲父訓教〔平〕遵命〔關〕爲將帥者。必須要通曉天文。深明地理。熟讀兵書。通習戰策。統兵出戰。更須足智多謀。治兵以紀律爲先。臨陣以精細爲上。

統率將士。體恤人心。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有功則賞。有過者罰。交鋒之際。量自己之強弱。察敵人之虛實。又道是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乘其未至。攻其不備。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詐敗不可緊追。得勝不可妄進。安營扎寨。靠山近水。深林防埋伏。葦塘防火攻。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此所謂行軍之訣也〔唱西皮搖板〕用兵之道。須謹慎。臨陣交鋒。要小心。隨機應變。莫妄進。得勝成功。休逞能。因他制宜。安了寨。靠山近水。扎大營。偷營劫寨。心拿穩。旗開得勝。把功成〔同下〕〔四水手上。船依岸介。轉場下〕〔周上。擺式亮。駕舞刀介〕〔周〕請主公〔關上。船白〕上得船來。好一派江景。周倉〔周〕在〔關〕解纜開船。〔周〕咋衆水手〔衆〕有〔周〕開船。〔關唱二簧倒板〕上船來。只覺得神清氣爽〔唱原板〕推樓窗。單鳳眼。細看端詳。大舟船。千百隻。均靠岸上。小舟船。密匝匝。好似蜂房。微風起。淡雲收。天晴日朗。綠澄澄。波浪平。水接天光。耳邊廂。又聽得人聲喧嚷。又只見東吳兵。排列兩廂。叫倉將將舟船。依靠岸上。〔唱

搖板)你隨某下船去細看端詳。(周)水手的。(衆)有。(周)將船靠岸。(同下)

〔四龍套魯肅上白〕准備酒宴請關公。只爲要討荊州城。(探子上白)關公到。(魯)再探。(探子下)(魯)來擺隊迎接。(同下)(甘寧周倉雙上白)式子四龍套魯關雙上同下。(魯關上坐介)(魯)君侯駕到。肅未曾遠迎。望祈恕罪。(關)某家久未致侯。大夫恕罪。(魯)豈敢。(關)大夫見召。足見多情。(甘)晏齊。(魯)擺晏。(魯)君侯請酒。(關)請。(魯)君侯海量。今日還須多飲數杯。(關)白)叨擾了。(唱西皮原板)在吳江與大夫共飲瓊漿。在筵前細聽我訴說衷腸。想當年破黃巾東除西蕩。戰呂布殺文醜斬顏良。數十載動干戈未離馬上。奉主命統大兵坐鎮荊襄。今日裏飲酒在臨江亭上。蒙厚意備酒宴甚實叨光。(魯唱原板)君侯說話太謙讓。魯肅言來細聽端詳。蓋世功勞人人歡仰。滅黃巾破呂布天下名揚。叫人來看大杯把酒獻上。蒙大駕肯惠臨東吳有光。(白)君侯辱臨。定要暢飲一回。想當年君侯辭曹

以後過五關。斬六將。單騎千里之時。可能說與肅一聽否。(關)大夫若不嫌絮煩。待某手舞足蹈。細講一番。(魯)君侯請講。(關)聽道。(唱吹腔慢板)想當年曹營多安享。爲尋兄長出許昌。掛印封金揚關上。沿途關口動刀鎗。孔秀孟坦刀下喪。韓福王植馬前亡。普淨禪師機關洩。漏卞喜被某劍批在廟廊。黃河渡口將俺阻擋。刀斫秦琪喪無常。古城之下戰擺場。擂鼓三通斬蔡陽。(魯)君侯武藝無敵。可謂是天神也。(唱)似這等神勇無人敢擋。博得美名天下揚。(白)君侯。魯肅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關)有何金言。當面領教。(魯)只因當年皇叔借去我國荊州。屯軍養馬。那時曾經言道。日後得了西川。即將荊州交還我主。前次我國先生諸葛瑾會到西川。奉皇叔之命。領取荊州。君侯再三不與。不知是何道理。(關)今日飲晏。乃是朋友人情。軍國大事。不須題起。(魯)這還要君侯裁奪。吓。這是什麼響亮。(關)乃是我的寶刀嘯聲。(魯)是君侯刀嘯。(關)正是。(魯)但不知這刀。幾年一

嘯〔關〕此刀自某在范陽桃園結拜以來，即有此刀。至今數十餘年，連今日只嘯三次。〔魯〕但不知刀嘯主何吉凶。〔關〕也不過是殺人而已。〔魯〕何以見得。〔關〕第一次刀嘯，應在斬顏良、誅文醜。第二次刀嘯，應在過五關、斬六將。今日刀嘯，只恐怕要應在大夫的身上。〔魯〕嚇倒介衆扶起。〔關〕周倉看刀來。〔關〕持酒接刀介。〔關〕刀啊，青龍刀，想你隨某出兵多年，也不知斬了多少上將。今日魯大夫設宴相邀，在臨江亭上飲酒，你也要飲得一杯。〔灑酒介〕

〔關唱〕青龍偃月白光凝，能征慣戰血染紅。〔魯〕君侯再飲幾杯。〔關〕酒已斃了，某家要告辭了。〔接

刀拉魯〕〔魯唱〕多蒙大夫情意厚，醉酒飽德意悠悠。常言三杯和萬事，一醉便能解千愁。〔周〕搭了扶手。〔關〕大夫某深感盛情，多謝了。〔開船介下〕〔四將上白〕大夫爲何將關公放走。〔魯〕列位將軍啊，看那關公雖然言語和悅，他面帶殺氣，他提刀在手，我魯肅若一言動手，他必先殺我魯肅。〔衆〕此計豈不是又不成了。〔陳武周泰〕不若我等駕起船隻，領兵趕上前去。〔甘肅〕你看那江心之內，有許多兵船，定是他國接應，我等萬萬不可前去。〔魯〕此計既成畫餅，只好另做良圖便了。正是：用盡千般計，仍響一場空。〔同下〕

我們要學火車頭

我們校中吳先生，今日在禮堂內演講。他說：你們要做一個好國民，應該要學火車頭。因爲火車頭有下列八種特點：

- (一) 他做事有一定的目的。
- (二) 他有領導羣衆的精神。
- (三) 他有互相合作的精神。

勤

- (四) 他常常遵守時刻。
- (五) 他有耐勞吃苦的精神。
- (六) 他負責重大的責任。
- (七) 他做事永不出軌道之外。
- (八) 他永不自暴自棄，只管向前進。

陰 陽 河

戲 情

山西代州商人張茂深，將要到四川販貨。在中秋晚間，和妻子李桂蓮飲酒賞月。醉後，就在月下交歡，因此觸犯了月宮。後來茂深既已出去，桂蓮就得了病，魂魄被鬼役拘去。茂深既到了四川，偶然走到陰陽界口，看見妻子在河邊挑水，情形很是苦惱，大爲疑惑。回到客店一間，店主告訴他這女人已嫁了鬼役，就往河邊。茂深走去再細看，果是妻房。二人當即相抱痛哭。這時鬼役歸家，一見大怒，桂蓮假說是她的哥哥，鬼役也歡然，設酒款待。飲酒之間，鬼役說是將有公事要到代州，桂蓮就和他同去，因此還陽。

登 場 人 物 表

張茂深(考生)

李桂蓮(花旦)

店 家(丑)

鬼 頭(丑)

〔張茂深上唱流水板〕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雕宿寒林。〔自〕我張茂深，山西代州人氏，來到四川販買綢緞爲生，來到此地，天色甚早，找一店房歇下便了。〔唱〕催鞭打馬往前行，不覺來到店房門。〔自〕來此店房啊，店家〔店家上自〕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莫非有客住店。哎，客官敢是住店。〔張〕

正是住店，可有上房。〔店〕現有上房。〔張〕將馬帶過。〔店〕哦，將馬帶過。〔張〕啊，店家，這有銀子二百兩，包袱一個，存在櫃上。〔店〕哦，存在櫃上，請問客人尊姓。〔張〕在下姓張。〔店〕哦，張客人，銀子二百兩，包袱一個，存在櫃上，擺好了，沒有請問客人大號。〔張〕草字茂深。〔店〕哦，張茂深客人。〔張〕請問

店家尊姓〔店〕我與客人同姓。〔張〕哦，與我同姓，巧的很。請問大號。〔店〕哦，叫小二。人人都叫我張小二。〔張〕哦，張小二。店家府上是那裏。〔店〕我是此地人氏，開引客店。〔張〕好的很。請問店家，此地鄉風如何。〔店〕我們此地鄉風，與別的地方，大不相同。〔張〕怎樣大不相同。〔店〕我們此地做生意，要分上半年，下半年。〔張〕怎樣要分上半年，下半年。〔店〕上半年做生意，一概而論，下半年做生意，櫃台上要擺盆水，來人買東西，將錢丟在水盆裏，頭錢要飄在水上，那就是鬼東西，不買與他。錢要在水下，將東西賣與他。〔張〕哦，還有這樣的鄉風。如此，我要到外面遊玩遊玩，行與不行。〔店〕行是行，出了店門，朝南走一條大路，走到那裏，有一個石牌坊，那就是陰陽界。界這邊都是做買賣的，又熱鬧，又好玩，千萬不要到陰陽界那邊去。那是一個鬼地。〔張〕哦，哦，是我記下了。我要到外面去遊玩遊玩。〔店〕客人要到外面遊玩遊玩，我在這裏預備飯，你就回來。〔張〕我就回來的。〔店下〕〔張

唱〕時才店家對我講，此地鄉風不一樣，將身來在大街上，來來往往看端詳。〔下〕

〔李桂蓮內唱倒板〕屈死鬼，在陰曹，淚流滿面。〔桂蓮上唱〕來了我冤鬼魂李氏桂蓮，將身來在大街前，陰曹受罪是可憐。〔自〕我屈死鬼魂李桂蓮，乃山西代州人氏，配夫張茂深，是因八月十五日，夫妻二人飲酒閃月，飲到中間，我夫妻二人歡樂一場，不想沖撞月宮，月宮將我拿到陰曹受罪挑水百日，百日一滿，才得放我還陽。今日天色尚早，挑水便了。〔唱〕八月十五日兒圓，夫妻歡樂在床前，一步兒來至在大街上。〔張〕哎，他他他好像我。〔李〕李桂蓮。〔張〕張茂深，怎麼來到此處。〔張〕你敢是我妻。〔李下〕〔張〕哎，且住，我見一婦人挑水，好相我妻李桂蓮，怎麼來到此處，也罷，不免趕上前去，看他身落在何處。〔張唱〕不顧生死往前奔。〔李上唱〕時才來在大街前，好像兒夫到此間。〔自〕時才在大街之上，看見青石板上，坐的我夫張茂深，他怎麼來到了此處，我與他陰陽相隔，難以見

面了。〔唱〕我足下行走大街上。〔張上〕〔李下〕〔張唱〕果然我妻李桂蓮。〔白〕哎。而且住看這婦人。果然是我妻。不知他他往那裏而去也罷。回到店裏問過店家。再做道理。〔唱快板〕急急走來往前行。一步來在店房門。〔白〕店家。店家。店家。〔店上白〕想必張客人回來了。哎。吓。這是怎麼樣。張客人。張客人。張客人。〔張〕哦。哦。店家。〔店〕你是怎麼樣了。〔張〕哎。啊。店家。時才我去到陰陽界前遊玩。見一婦人頭上帶的花花朵朵。身上穿的綾羅緞疋。挑了一擔水。這個婦人。他是什麼人。〔店〕哦。你方才去遊玩。看見一婦人頭上帶的花花朵朵。身上穿的綾羅緞疋。挑了一擔水。那不是人。〔張〕不是人。是什麼。〔店〕他是個鬼。〔張〕哎。啊。不好了。〔店〕什麼事。什麼事。〔張〕你說那個是鬼。啊。你也是個鬼了。〔店〕哎。我是人。怎麼是鬼。〔張〕啊。你是人啊。〔店〕我本來是人。〔張〕你是人。往前走三步。〔店〕哦。往前走三步。一二三。〔張〕往後退三步。〔店〕哦。還要退三步。三二一。〔張〕還要痰嗽一聲。〔店〕哦。還要

痰嗽一聲。哽。〔張〕慢來。我要摸摸。〔店〕摸什麼。〔張〕不錯是人。〔店〕怎麼是人了。〔張〕你身上有骨頭。〔店〕人麼沒有骨頭。〔張〕是人。是。人。店家把這個女子。告訴我聽聽。〔店〕客人不要害怕。我來告訴你。這個女子。跟客人同鄉。〔張〕怎麼跟我同鄉。〔店〕哦。同鄉。娘家姓李。叫李桂蓮。只因八月十五。夫妻飲酒。閃月。吃醉了酒。二人開心來了。夫妻二人到了房內。關了房門。忘了關窗。正在月宮出來。照到房裏。他二人正在床上開心取樂。沖撞月宮。月宮叫閻王。將他拿到陰曹。白日挑水。晚上受罪。〔張〕你是怎麼知道的。〔店〕我告訴你。此地有個鬼頭。名叫倪木。他是個鬼差。常常到我這裏來吃酒。我們要好的。故爾跟他拜了把兄弟。有幾天沒有來。一下子他又來呢。我問他這幾天你到那裏去的。他就說他到山西代州。有公事。拿人去的。我問他拿的什麼人。他就說拿的李桂蓮。把他的事情都告訴我。這箇倪木。看這女子。白天挑水。晚上受罪。他看他可憐。把他弄到家裏。配了夫

妻。每日晚上回去。拿塊磚。往房上一撩。這箇女子。輕輕出來開門。都是他告訴我的。〔張〕哦。有這等事。我要去看看。〔店〕他是一鬼。你是一人。怎麼好去看。看不得的。〔張白〕我一定要去看。不要緊的。〔店〕客人去不得的。〔張〕我一定要去。〔店〕去不得。去不得。〔張〕我要去的。我要去的。〔下〕〔店〕哎呀。他是一人。那是一鬼。兩下見面。定歸不好。我看他一定不見回來了。哎呀。他要不回來。還有二百兩銀子。一箇包袱呢。擺在櫃上。這怎麼好吓。我們開店的。總不能埋沒人家的銀錢。倘若他不回來。有人到山西代州。姓張叫張茂深。有名有姓。都好找。把他家下人找來。把銀子交與他。這不結了麼。我勸世上人千萬不可埋沒人家的銀錢。〔下〕

〔張上唱二六板〕 祝木做事太莽撞。淫佔我妻爲那般。將身來在陰陽界。不由我一陣陣心驚膽寒。〔白〕來此已是這箇門。待我拿塊亂石撩來。〔李上唱二六板〕 耳邊廂又聽得亂石響。倒叫我桂蓮着了忙。我這裏將門來開放。〔張見面招進門〕〔李唱〕

你是何人到此間。〔張白〕你是什麼人來到我家。〔張〕我我我姓張。姓張。叫叫叫張茂深。〔李〕哦。你是我夫張茂深。〔張〕你你你什麼人。〔李〕我是你妻李桂蓮。〔張白〕你是我妻李桂蓮。打鬼打鬼。〔李〕夫吓不要害怕。我是你妻李桂蓮。〔張〕哦。當真是我妻。〔李〕當真。〔張叫頭〕哎呀。妻呀。〔李叫頭〕哎呀。夫吓。〔張唱哭板〕聽說我妻把話講。怎不叫人痛心腸。〔李〕夫啊。怎麼來到此地。〔張〕來到此地。販賣綢緞爲生。出來遊玩。看見我妻你了。〔鬼頭上白〕開門開門。〔張〕外面什麼人。〔李〕那就是鬼頭倪木回來了。〔張〕哎呀。這怎麼好。〔亂跑〕〔李〕不要緊的。把你藏在桌子底下。不要害怕。〔李開門〕〔鬼頭進門白〕那裏有生人味。〔李〕沒有生人味。〔鬼〕沒有我就要搜。〔李〕不要搜。〔鬼〕要搜要搜。〔拉張出〕

〔鬼〕這是什麼人。〔李〕他是娘家的哥哥。〔張〕不錯。我我我他娘家的哥哥。〔鬼〕哦。娘家的哥哥。不是外人。請下來。〔李〕哥哥你下來。〔張〕我不下來。他要害我的。〔鬼〕我跟你親戚。那有害你的。

道理請下來。〔張〕哦，你不害我，待我下來。〔鬼〕啊，大舅子。〔張〕吓親戚。〔鬼〕家裏的，既然你哥哥到了，我們是親戚，總要款待款待，我去打酒去。〔鬼下〕〔李〕被吓夫吓，倪木打酒前來，千萬不可飲他的，倘若吃了，你就不能還陽了。〔張〕是是是，我記下了。〔鬼上白〕哎呀不好了，閻王叫我山西代州有公事去了。〔張〕哦，你也要到山西代州，我也是代州人氏，我也想回去，這便怎麼好。〔鬼〕哦，你也想回去，不要緊，你跟我一塊去。〔張〕你在陰間，我在陽間，怎麼好帶。〔鬼〕不要緊，你閉上眼睛，隨

愛的種種

愛情並非是酬應品。故雖至親好友而非品性相合的，斷不能贈予。愛情爲人底所有物，贈予權屬於我，既贈予人，則爲人物，已非我物，是故我不能再爲顧問，因爲始終是屬於人的了。

要明白情的真理，是勇往直前，不能因循自誤。

戀愛中有疑字，如空氣中有灰塵。

戀愛道上有兩大巨敵，一是虛敵，一是勢利，都應當打破的。

住我的風走，就到了你家了。〔張白〕哦，我記下了。〔鬼〕你們兩人分別分別，就要趕路了。〔李叫頭〕哎呀，夫吓，此番回去，千萬把我尸首不可損壞，百日以滿，我夫妻還要團圓。〔張叫頭〕哎呀，妻吓，此番回去，把你尸首我不埋葬就是了。〔李唱哭板〕聽說兒夫要起程，怎不叫人痛傷心，哭一聲我的夫難得相見，我的夫吓。〔鬼三冲開同張下〕〔李唱哭板〕哭一聲我的夫張茂深，我的夫吓，一見兒夫把路引，怎不叫人淚雙淋，將身來在孤廟內，百日還陽又重生。〔下〕

浩

中外名人
格言彙編

不惑集

蔡元培題



四版出書加入黨
國要人 林主席
汪前院長于院長
居院長孫院長等
五十餘位親筆題
詞賜予褒獎本書
之價值可想而知

定價國幣八角
特價祇售四角

全書共分一百零五類。計五千餘條。洋洋二十萬言。所搜材料。皆係中外古今先哲名流之格言。精而博。純而宏。極爲名貴。編選標準。以不違背時代精神爲原則。而尤着重於切合實用。不尙空談。備此一書。應用無窮。

本書以最美觀之仿宋體字排印。紙張潔白。字跡明鮮。校勘正確。裝釘雅麗。且附有黨國要人題詞五十三幀。尤爲名貴。全書五百餘面。裝釘一大厚冊。

正心出版社出版 教育書店發售

韓信

戲情

漢朝三傑中的韓信，淮陰人氏，深通兵法，心懷大志。但是在那未得志的時候，連老母都不能養活，向人告貸，也沒有人肯去周濟他。後來遇見尉繚子點化，隱隱將他一身的晦遇吉凶說了幾句，又知道他的老母不久就要死，預先代他選擇墳地，葬下去，就可以青雲得時了。果然當晚韓母死去，韓信請着亭長張居幫着將母親葬下。張居見韓信如此貧窮，就常留他在家中吃飯。但是他的妻子不容，有一天故意提早吃飯，等到韓信走來，看見飯已吃過，知道是張妻不容他，就忿忿而去。走到一處，有一漂母，在河邊洗衣，見韓信飢餓不堪，特把飯與他飽吃一頓。後來又遇到一羣惡少姜勝等，要羞辱韓信，教他在胯下抓過。韓信以為和此等毫無智識的人，不足爭執，就忍氣由他胯下抓過。人人都以為韓信胆怯無用，却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英雄。這時英雄豪傑紛紛起兵攻打秦朝，秦將章邯等不能抵敵，眾豪傑中，項羽最強，韓信就去投軍。但是項羽不識，不能重用，韓信很鬱鬱不樂。當那時會稽太守殷通是被項羽所殺，他的女兒桃娘，時想報仇，也因尉繚子點化，教她和韓信結為夫婦，好報父仇。所以和丫環春鶯逃至虞莊，改名寒宿雨，被虞姬收留。後來虞姬嫁與項羽，桃娘就去求見虞姬，藉此訪求韓信。既然會見韓信，二人談說一會，桃娘表示願結婚姻。韓信不知是桃娘，拒絕不允。後由尉繚子前來，說明寒宿雨就是桃娘，方能成其好事。

登場人物表

韓信(老生)

項羽(花臉)

虞姬(花旦)

殷桃娘(青衣)

春鶯(花旦)

尉遼子(老生)

韓母(老旦)

張居(老生)

張妻(老旦)

卜仁(小丑)

關才(小丑)

漂母(老旦)

漂女(花旦)

姜勝(小丑)

陶乙(丑)

趙高(淨)

胡亥(小生)

董翳(武生)

章邯(武生)

司馬欣(武生)

范增(鬚生)

〔尉遼子上唱西皮搖板〕漢室長將少人統。點化韓信掌軍戎。〔白〕山人尉遼子。前番會稽點化殷桃娘。傳與兵法戰策。並賜天書一卷。如今他父已被所殺。桃娘隨虞姬現在項羽營中。久欲報仇。未遇機會。如今韓信將星發現。不免去往淮陰。點化與他。一來撮合與殷桃娘之婚姻。二來彼此互相護救。三來韓信殷桃娘扶助劉邦。而滅項羽。以成漢室一統天下。〔接唱〕提拔韓信廟廊用。棟樑當選潤底松。〔下〕

〔韓信內唱西皮倒板〕造化小兒將人弄。〔上白〕咳。〔唱西皮搖板〕失時那識興雲龍。潛作暫從幽谷縱。鸞鳳還巢燕雀籠。〔白〕韓信乃淮陰人氏。不幸吾父早亡。母親孀居。家計蕭條。只剩一書一劍。自幼習練兵法。抱負大志。哎。可憐時運不至。有心耕田。吓。又沒有田地。有心去貿易。又缺少資本。是我無計可奈。習舉為吏。心想託足公門。以作奉養老娘之計。無奈照秦國規矩。先要大眾推舉。然後再由官府選試。方能為吏。因此上有一種無能為的東西。想要為吏。先用銀錢結交黨羽。這般狐朋狗友。貪了他的酒肉。就合力推荐。他說他有德行。有能才。再用銀錢運動官府。那官府受了他的金錢運動。也不管德行才能。就用他為吏。哎。想為吏尚要運動。何況做官。想我韓信。三餐尚且不週。那有酒肉去請他們。這般狐朋狗友。那有銀錢去運動這般賊官。吾空有才能。不及他們。反說我無有德行。才能。豈可為吏。哎。困死韓信了。〔唱平板〕好比淺水困蛟龍。是何人雪裏將炭送。〔韓母幕內白〕韓信你餓死為娘了。〔上唱二簧搖板〕將娘餓到夕陽紅。〔韓

母親外面風大你老人家是有病的吓什麼出來呢。〔韓母〕我那裏是有病吓分明是餓看看紅日西墜爲娘尙未用飯你也不去想個法子難道真要把爲娘餓死嗎。〔韓〕哎母親飢餓孩兒焉有不知可恨世態炎涼那般朋友不但不借錢米還要羞臊孩兒孩兒實是難受故而無法可想。〔韓母〕我想也難怪人家羞臊你想你連母親都養活不了你不種田又不爲商每日在家拿着一本什麼孫武子看了又看讀了又讀不然你就拿着那把鏤的寶劍舞了又舞歌了又歌倒底有什麼好處呢。〔唱平板〕買賣不學田也不種連累爲娘爲人傭天也不遂今日得重病難替人家做女工。〔韓〕母親不要悲傷非是孩兒誇口今日學書舞劍他年定爲將相母親你可知道百里奚不得第替人家飼牛後遇秦穆公封爲相位管仲不得第身入囚車甯戚擊牛角而唱歌後來居爲齊桓公顯宦孩兒時運不至同此三子一樣的吓。〔韓母〕哎呀肚子餓吓。〔韓唱平板〕兒好比百里奚甯戚管仲未遇

桓公與穆公身入卵巢誰知鳳孩兒志氣豈終窮。〔韓母接唱平板〕你說話如同做春夢爲娘好像可憐蟲學書舞劍有什麼用難解爲娘肚子空。〔韓〕母親休要悲傷暫且後面養歌待孩兒去設法就是。〔韓母〕但憑與你哎唷餓死哇。〔下〕〔韓叫頭〕天哪天哪困煞韓信了。〔唱平板〕連累老娘受餓凍艱難向誰訴苦衷韓信今日窮途慟。〔下〕

〔卜仁上唱平板〕財源茂盛萬事通有錢之人當敬奉窮人說話我裝聾方才吃了端午粽。〔韓〕窗兄請了。〔卜〕你是誰吓。〔韓〕窗兄連韓信都不認識了。〔卜〕哦。〔唱平板〕韓信爲何憔悴容。〔韓唱平板〕我合你同窗曾角糴。〔卜〕不錯。〔唱平板〕你是年弟我是窗兄。〔韓唱平板〕家貧如洗母難奉望兄慷慨借青銅。〔卜唱平板〕聽說借錢反面孔不失頭來真翁仲那有銀錢借你用。〔韓唱平板〕無奈作揖又鞠躬。〔卜唱平板〕窮鬼纏我無法送不由一陣怒氣冲就是磕頭也無用君子人交富不交窮這樣的輕薄令人痛。〔關才上避韓介〕韓〕老丈。〔唱平板〕那旁莫

非闕老翁一躬到底安來問〔關唱平板〕你的意思我早懂。借些個銀錢解解窮。〔韓〕照吓。〔唱平板〕加利奉還報恩重。〔關唱平板〕你的言語太不通。合你家世交情義重。你爸爸是我老賓朋。今天借給個錢用用。何必加利奉還語不恭。急忙袋中摸一把。〔摸介白〕〔關〕要多少。〔韓〕一二兩銀子夠了。〔關〕不夠罷。〔韓〕夠了夠了。〔關〕哎呀。〔唱平板〕今天不方便我的腰裏空。〔下〕〔韓唱平板〕久早不遭連陰雨。行船又遇當頭風。今被羞恥淚泉湧。〔哭介〕〔尉上唱原板〕來到淮陽訪英雄。一見韓信片言諷。〔唱歌〕黃鶴臨空飛。徘徊視其翻。〔意合〕一舉橫四海。須臾萬里隔。〔韓〕哎。〔唱原板〕他言與我意志同。〔白〕聽先生之言。莫非也是一位未遇英雄。〔尉〕我也不曉得英雄。我也不曉得遇也不遇。我只知嬴秦暴虐。民不聊生。雖然羣雄四起。但是無有經天緯地之才。不能平定天下。我本當出世與民除暴。吓。但是我年紀大了。又何必同他們去爭名奪利。本當不去罷。年少之中。又選不出什麼個有才的人。

來。〔韓〕天下非無其人。但此人空抱濟世之才。安邦定國之志。恨未遇其主也。〔尉〕聽你之言。英雄在那裏。〔韓〕非是小可誇口。韓信就是英雄。〔尉〕你叫韓信哪。好好好。吾素知風鑑。待我來與你相上一相。〔相介〕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惜乎富貴不能全終。勸君成功之後。急流勇退。莫忘吾言。〔唱西皮搖板〕自古將相豈有終。祇惜萬事皆是空。〔韓〕先生之言。豈敢忘却。但是韓信空負奇才。何日出頭。〔尉〕母死出頭。〔韓〕幾時交運。〔尉〕遇妻交運。〔韓〕幾時圓滿。〔尉白〕未央。〔韓〕未央什麼講吓。〔尉〕未央二字。你日後自知。天機不可洩漏。〔韓〕先生言道。遇妻交運。我的妻是那一個。〔尉〕你的妻吓。我也曉得是那一個。你看見櫻桃。就看見你的妻子了。〔韓〕你言道。母死出頭。我的母親幾時亡故。〔尉〕算介。哎呀。看來就在今晚。〔韓〕哎呀。〔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心酸痛。點點珠淚洒前胸。〔白〕哎呀。我母今夜若死。連個葬處都沒有。如何是好。〔尉〕不妨。我和你九里山

前尋一塊墓地。〔韓〕正合我意。如此有勞先生同往。〔尉〕不妨事。請〔原場下山介〕你慢着點哪。把老漢都累壞了。〔韓〕先生你看那裏好。〔尉〕你說那裏好。〔韓〕我看這裏好。〔尉〕噫哈噫哈。果然這裏好。這墓變高燥。兩邊空闊。能容萬家。正是王侯之地也。韓信雖然落迫。尚有如此大志。真是不凡。〔韓〕先生誇獎了。〔尉〕墓地雖好。但是墓地是人家的。不容你埋葬。也是枉然。〔韓〕如何是好。〔尉〕也罷。我看你勞名心勝。我就助你成功。今晚我回去踏罡步斗。明日午時三刻。風雨大作。雷擊深坑三丈。你雨時前來。將你母親葬入穴中。必無攔阻於你。你看如何。〔韓〕若得相助。感恩非淺。請問先生大名。日後也好相報。〔尉〕我的名字。你日後自知。你我在洹水般壩山前相會。告辭了。〔唱西皮搖板〕扶保真主歸一統。急流勇退全始終。飛鳥日盡弓無用。莫待兔死走狗烹。〔下〕〔韓唱西皮搖板〕先生行走快如風。如箭又如寶驍弓。三件事兒朝夕誦。〔看介〕吓。不覺日落月上東。〔白〕哎呀。且住。祇願

與先生講話。忘了我母親在家飢餓。我不免速速下山設法與母親充飢便了。〔下〕

〔韓母上唱西皮搖板〕奴才一去無音信。餓得爲娘兩眼昏。這樣光景難保命。〔韓上唱西皮搖板〕兩手空空空如落魄。〔白〕參見母親。〔韓母〕可有飯與爲娘吃麼。〔韓〕孩兒前去借貸。可恨那一般朋友。不念舊交。全不借貸。反被羞辱。一文不曾借到手。那有飯與母親吃。母親忍耐些。明天一同吃罷。〔韓母〕我想養下兒子。爲的是養老送終。像這樣兒子。吓。不如無有。〔韓〕孩兒雖然不能養老送終。事早籌備下了。〔韓母〕哎呀。養老尚且不能。何況送終。你又在那裏騙我吓。〔韓〕母親哪。〔唱流水板〕孩兒借貸如鶉奔。忽見先生面前存。他道我功名不須論。位坐王侯定乾坤。九里山前風水正。葬了母親益子孫。母親若能早喪命。母上天堂兒身榮。〔韓母〕好奴才。〔唱西皮搖板〕養兒無能是我命。不管飢餓和寒溫。今天反來盼我死。不由老身上噴。〔吐介〕死介。〔韓〕母親母親。哎呀。〔唱西皮搖板〕先生之言

果然應。母親今晚歸幽冥。空養孩兒少奉敬。母親呀。淚如珠滾半血痕。〔白〕天色已晚。不免等到天明。去到南昌亭長張居兄那裏。求他幫助與我埋葬便了。哎。娘呀。〔哭下〕

〔張居上唱數板〕張居生來多慷慨。祇因仗義不愛財。十里一亭我爲長。排難解危巧安排。來到門前把門拍。〔張妻上唱數板〕亭長妻女裙釵。夫妻和美稱心懷。夫唱婦隨多痛快。不愁米來不愁柴。〔張接唱數板〕快快把門開。〔張妻〕誰。〔張〕我。〔張妻唱數板〕

原來丈夫轉回來。〔白〕當家的你回來了。〔張〕今天沒有什麼事情。故此回來的早。早飯燒熟了。沒有。〔張妻〕馬上就好。我給你去炒菜。〔下〕〔韓上白〕開門來。開門來。〔張開門介〕〔張〕什麼人。〔韓〕哎。呀。大哥呀。〔哭介〕〔張〕這是什麼樣了。〔韓〕我母亡故了。〔張〕哎。呀。伯母呀。〔哭介〕〔韓〕如今我選一塊墓地。要將我母親埋葬起來。我家貧寒。兄是知道的。無錢僱工。求兄長幫我抬到九里山上去。〔張〕我一個人也不成吓也罷。等我吃完飯。找幾個人一

塊去不好嗎。〔韓〕有個風水先生言道。午時三刻入葬。必得好處。大哥快些吃飯。不要誤了午時才好。〔張〕曉得曉得。吃飯吃飯。〔張妻上白〕咳。〔看介〕你這人一身重孝。往人家跑什麼道理。〔韓〕嫂嫂。〔張妻〕唔。原來是兄弟呀。你好些日子不到這裏來。吃飯又吃上誰了。〔韓〕寄食東鄰王姓。因他家兄弟不仁。這幾日也不去了。〔張妻〕你這是怎麼樣了。〔韓〕我母親亡故了。〔張妻〕哦。你母親死了。恭喜你。〔張〕呀。怎麼恭喜你。〔張妻〕少一個吃飯的。〔張〕放屁放屁。兄弟你吃了飯沒有。〔韓〕三餐未曾吃飯了。〔張〕那麼吃飯罷。〔韓〕這個。〔張妻〕就不要客氣了。〔同吃飯介〕〔張妻唱西皮搖板〕吃飯莫把客來做。自己家裏要隨和。〔張白〕吃完了添飯。〔張妻添飯介〕〔張唱西皮搖板〕韓信生來有志略。不過暫時受坎坷。〔白〕吃完了添飯。〔韓唱西皮搖板〕有朝一日風雲過。大鵬展翅上天河。〔白〕添飯。〔張妻〕沒有了。〔張問韓介〕怎麼樣。〔韓唱西皮搖板〕充飢而已不解餓。〔張唱西皮搖板〕今天晚飯添一鍋。〔白〕

天不早了。晚上再吃罷。我且問你衣裙棺槨預備好了沒有。〔韓〕一件都沒有。吓。〔張〕哎呀。沒有什麼葬法。〔韓〕自古養兒爲的是生養死葬。想葬字中間一個死字。上面一草字。下面一土。是亡之人入土爲安之義也。若是爲了貧窮不葬。倘若我韓信無有發達之日。我母親尸骨。豈不至死不葬。後來暴尸露骨。反增我的罪孽。倒不如一領蘆蓆。早安葬。母親入土爲安。韓信也盡了子職。豈不是好。我發達之日。再爲母親改葬。豈不是勝如今不葬。兄看如何。〔張〕好好好。你這一遍議論。說的很有道理。我與你找人埋葬去吓。〔唱西皮搖板〕盡子職。你何用棺槨。〔下。〕〔韓〕做王侯再爲斟酌。〔下。〕

〔尉上唱西皮搖板〕韓信英略滅衆惡。因此助他母埋却。〔白〕山人尉遼子。祇因韓信母死。家貧難葬。故而山人助他埋葬之後。也好興漢滅楚。遠遠望見韓信來也。〔下。〕〔張韓拿紙錢祭祀四抬扶蓆捲韓母尸首上介。〕〔韓〕天不早了。左停右停。這樣是誤了時候了。哇。〔張〕你們快着點。我多把你們幾個酒錢。

〔四抬扶蓆〕亭長要從着這個窮鬼。我們是不來的。再快我們就跑死了。〔張〕好了好了。看看我。辛苦辛苦罷。〔四抬扶蓆〕走開。〔韓〕哎呀。又停了。照這樣是誤了午時三刻了罷。〔四抬扶蓆〕倒底葬在那裏吓。〔韓〕九里山頂。〔四抬扶蓆〕這如何抬得到。我勸你吓。隨便那裏葬。葬拉倒了。〔韓〕那如何使得。〔四抬扶蓆〕使不得。我們不抬了。〔韓〕哎呀。〔唱西皮搖板〕可恨他等理太錯。〔張唱西皮搖板〕如今叫我沒奈何。〔韓唱西皮搖板〕恐怕耽誤午時過。親娘吓。〔尉唱西皮搖板〕法力無邊道術多。〔衆跑到山頂衆到介。〕〔四抬扶蓆〕哎呀。我的媽呀。可跑死了。〔跑介〕吓。什麼會到山頂了。〔韓白〕你們不肯來。我是有神助的。偏要你們來。〔張〕少說閑話。快拿鋤頭來挖坑罷。〔四抬扶蓆〕哎呀。忘了拿鋤頭來。〔韓〕哎呀。〔唱西皮搖板〕先生風雨來助我。萬里無雲却爲何。如今午時有三刻。〔尉領風婆兩師閃電雲童上開坎介。〕〔張白〕好大雷電吓。〔韓唱西皮搖板〕果然風雨如瓢潑。助我將母葬坑壑。〔衆介成坎尉領風雨閃電雲童下。〕〔張白〕哎呀。不要葬了你。

母親有氣又活了。〔韓〕終然活了，也是跟我受罪吓，莫若請他早登仙界罷。〔張〕好好，韓信活埋母葬好了，天也晴了，回去罷。〔韓〕哎，娘吓。〔同下〕

〔張妻上唱西皮搖板〕可恨韓信太懶惰，不做買賣謀生活。〔白〕我李氏配夫張居，現充南昌亭長，最喜交友，只因韓信表面上像個英雄，其實懶惰無比，不謀生活，專倚食人家，淮陰地方認得他的，都被他吃怕了，從前常上我家吃飯，一向不來了，如今他母親已死，他是一個人了，不用說了，走後我再跟我丈夫想法子，阻止他不來吓，就是這個主意。天不早了，什麼還不來呵。〔張韓同上〕〔韓唱西皮搖板〕可憐韓信身如雀，夜宿寒林那是窠。〔張〕請進請進。〔韓〕嫂嫂。〔張〕你來啦，我早曉得你非來不可，飯燒好了，吃飯罷。〔張〕好好，好拿上來。〔擺飯介〕請哪。〔吃飯介〕添飯。〔張妻〕今天多燒一鍋飯，兩鍋飯都被吃完了，要吃除非再燒。〔韓〕好了，好了，明天再吃罷。〔張妻〕哦，今天還沒有吃完，你連

明天都定下了。〔韓〕自己人，有什麼客氣吓。〔張妻〕他倒老實不客氣，你吃飽了罷。〔韓白〕充飢而已。〔張妻〕天已不早了，你該想法子找地方睡覺去啦。〔韓〕我母親已死，我往那裏去睡吓。〔張〕兄弟吓，可不是我趕你，這裏就是一個牀，可沒有你的睡處。〔張妻〕對了，我夫妻兩個人吃飯，你來了，可以添你一雙筷子，我夫妻兩個人睡覺，可不能多添你兩條腿。〔韓〕哦。〔唱西皮搖板〕此處看來難住脚，開言叫聲我的哥，我韓信家業蕭條真難過，多虧兄嫂常張羅，飯也好來菜也不錯，自己兄弟是何必虛說，就是一樣飯少難解餓，最要緊明天飯要多施一禮，我拜託，可否添上一只鵝炒點香螺。〔下〕〔張妻〕放他媽那個屁，白吃飯還要點菜，真正不是個東西。〔張〕你什麼開口罵他。〔張妻〕不但罵他，他再來我還要把他趕出去。〔張〕什麼道理。〔張妻〕這個人是個懶人，又沒有志氣，專門吃人家，他母親已死，看這個樣子，是吃定了我們了，終久是得罪他，倒不如早叫他不要來的好。〔張〕放你

的屁你看韓信什麼沒有出息。他專門吃人家。因他母在不能離開。如今他母死了不久就要想做事業了。我雖然比不了生他父母也可以比得他的胞叔呀。〔張妻〕你也不要講今比古。你不聽我的話。終久你要討厭後悔。〔張〕不與你相干。我肚子餓着呢。快快與我燒飯去。〔張妻〕偏偏不燒。偏偏不燒。〔張〕偏要你燒。偏要你燒吓。〔同上〕

〔卜仁關才同上〕〔卜唱西皮搖板〕家有萬貫欺鄉里。〔關接唱〕全憑恭維拍馬屁。〔卜接唱〕勾欄院小翠實無比。〔關唱西皮搖板〕何不娶她作嬌妻。〔卜唱西皮搖板〕快快隨我平康地。〔韓上唱西皮搖板〕又見卜

仁怒不息。當初同窗如兄弟。看我貧賤你忘故知。關才老兒真無禮。戲弄韓信將人欺。這等行爲太無義。交富嫌貧不是個東西。〔下〕〔卜〕他窮得這個樣子。還要請我吃點東西。〔關〕不是的。他罵你不是東西。〔卜〕那可不行。他罵我。我可要找他。〔關〕別忙。你這個身份。要找這種窮鬼。真有的不值當。〔卜〕難道就讓他白罵嗎。〔關〕我有主意。此地有

個姜勝。年紀很輕。氣力很大。橫豎不講理。無惡不作。故此稱他名爲惡少年。你何不到前面酒肆中吃酒。候那惡少年來。先請他吃酒。然後就說韓信背地裏罵他。我想那惡少年。乃是個草包。一聽此言。必然大怒。一定去找韓信。打一場罵一頓。豈不是給你出了氣了嗎。〔卜〕好好好。酒樓去者。〔原場〕

酒保〔酒保上白〕酒隔三字醉。開罈十里香。二位是吃酒的。請到裏面用什麼酒。〔關〕好酒取來。〔酒保〕酒到。還用什麼。〔關〕不用什麼。姜勝什麼時候來。〔酒保〕就要來的。〔關白〕來了。就說卜大爺請他。

〔酒保〕曉得。〔四遊人上酒樓吃酒介〕〔姜勝內白〕走哇。〔四無賴隨上〕〔姜唱西皮搖板〕魚肉鄉間不講理。專門歡喜打野鷄。常掛寶劍在腰裏。不吃豆腐就吃泥。來此酒館。隨我進來。〔酒保〕姜大爺來了。這位卜大爺請哪。〔卜〕哦。這位就是姜壯士。請坐請坐。添酒添酒。久仰壯士英勇。故邀閣下吃酒談談。有心與你交個朋友。你看怎麼樣。〔姜〕請問尊姓大名。〔卜〕我叫卜仁。〔關〕我叫關才。〔姜〕卜關二位。久

仰久仰。聽說卜大爺是此地財主。怎敢高攀。〔卜〕四海之內皆是兄弟也。吃酒吃酒。想姜壯士總算我們淮陰第一勇士了罷。〔關〕是是。我們淮陰第二個勇士要屬韓信了。〔姜〕想我姜勝身不動。膀不搖。打打架。拆拆梢。吃得好。穿得好。煙花場中去胡調。軟的欺。誰見了我就跑。看見有錢的。就把竹扛敲。我的。小兄弟。真不少。阿七阿八阿狗帶阿貓。惡少年是綽號。我可算頂天立地括括叫的一位大好老。小韓信不時髦。文不成武不好。常常求食如討要。活窮鬼。賽赤老。無本領。人人笑。你說他是勇士。真真瞎俏。〔關〕我本來也看不起他。因為他背地裏頭。吓說你不是英雄勇士。〔姜〕吓他敢說我嗎。〔關〕不但說。而且說的不好聽吓。〔卜〕不要說。不要說。姜壯士要生氣的。〔姜〕你要不說。就殺你。〔關〕哦哦。我說我說。我勸你休氣惱。小韓信是英豪。他說你軟的欺。看見硬的你就跑。實實在在是草包。看見他必脫帽。不然打死你這王八羔。〔姜急介唱數板〕聽一言。心火起。氣得姜勝放臭屁。

快快尋找韓信去。出氣。先抽筋後剝皮。管叫他骨散肉成泥。走走走。〔下〕

〔陶乙上唱西皮搖板〕挑了擔子往街裏。每日大街做生意。〔自〕俺陶乙。在此賣油為生。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前去賣油便了。〔唱搖板〕忙將油擔來挑起。祇見馬甲怒不息。〔馬甲上唱西皮搖板〕連日陰雨無出息。今日天晴做生意。挑起擔子大街裏。抬頭祇見小陶乙。〔陶〕這個地方不許你賣油。你怎麼到此地來賣。〔馬〕南昌地面。大家能賣油。怎麼不許我賣。〔陶〕我是奉官的。〔馬〕我也不是私的。〔陶〕你不是私的。也不叫你賣。〔馬〕你不叫我賣。我亦不叫你賣。〔馬〕別噪別噪。咱們二人一淘賣。賣了錢。大家一分。你看好不好。〔陶〕不與我的油多。你的油少。〔馬〕你篋裏有多少油。〔陶〕我這兩篋一共三十個呢。〔馬〕巧啦。我也是三十個。〔陶〕不能憑嘴說。我們到前邊稱一稱再說罷。〔馬〕好。走哇。〔陶唱西皮搖板〕合做買賣憑心地。〔下〕〔馬唱西皮搖板〕天理良心不可欺。〔下〕

〔張唱西皮搖板〕南昌亭上公事畢，堪堪不覺到巳時。〔白〕老婆我回來了，飯燒好了沒有。〔張妻〕你回來了，都燒好了，待我拏出來。〔張〕快一點，不要叫窮鬼又來了。〔張妻〕來了。〔擺介〕夫吓。〔唱數板〕吃酒預備炒肝腸，吃飯有碗鮮魚湯，肥肉吃一碗，鹹蛋吃幾隻，每日三餐休貪酒，沒有啣啣雞腳爪，雞腳爪。〔韓內白〕走吓。〔上唱西皮搖板〕昨日早睡今早起，亭長家中去覓食，飯香冲到鼻孔裏，進門介。見了兄嫂作一揖，快快吃飯我不客氣。〔張唱西皮搖板〕今日預備早辰炊。〔張妻接唱西皮搖板〕這種事你真悔氣。〔韓〕嫂嫂添飯。〔張妻唱西皮搖板〕五碗六碗來充飢。〔韓〕兄長慷慨美名譽，仗義疎財話不虛。〔吃飯介〕〔張妻〕一桌吃飯剛擺去。〔張接唱西皮搖板〕早備早來真稀奇。〔韓〕嫂嫂。〔張妻〕添飯是不是我去不成。〔韓唱西皮搖板〕有朝隨了我的意，運籌帷幄仗兵書。〔張妻〕飯來了。〔韓吃介〕

〔韓唱西皮搖板〕韓信要學孫武子，壘炮與兵腹內居。〔白〕嫂嫂。〔張妻〕添飯。〔韓〕是吓。〔張妻〕沒有

了。〔韓〕吓。〔唱西皮搖板〕可惜今天菜蔬好，無奈飯又不充飢。〔張唱西皮搖板〕吃飽了你就該去。〔張妻唱西皮搖板〕晚飯要等日落西。〔韓〕哦。〔唱西皮搖板〕辭別兄嫂施一禮。〔出門介〕我有言來對你提，蒙你夫妻多仗義，天天與我飽飯吃，有朝韓信得了地。〔唱三次〕〔張居張妻同白〕得了地怎麼樣。〔問三次〕〔韓抹肚子介〕〔唱西皮搖板〕今晚飯再吃你。〔張白〕吓。〔唱西皮搖板〕韓信說話如放屁。〔張妻唱西皮搖板〕專門白吃他是個壞東西。〔張〕早預備他早來，這怎麼辦。〔張妻〕准定晚飯早吃，不給他預備，明天早飯在被窩裏吃，他總不能跑到床上來跟我們一塊吃飯。〔張〕好計好計。〔唱西皮搖板〕看你真有好主意。〔張妻唱西皮搖板〕明天早飯被頭裏。〔同下〕

〔大漂母上引〕辛勤爲本，愛惜爲陰。〔詩〕春蠶難紡織，夏扈督耕行，鴻猷敷自衆，駒影惜分從。〔白〕老身淮陰漂母是也，不幸丈夫早亡，留下一子一女，全憑與人家漂白棉絮，尙有幾畝薄田，尙可度日，並無飢寒之憂，天色不早，不免與人家漂絮使

了。〔張王李趙漂母上白〕大婦婦開門來。〔大漂母開門介〕〔大漂母白〕何事。原來幾位嫂嫂。敢莫叫我一同漂絮麼。〔張王李趙〕不錯。不錯。天色不早了。一同去罷。〔大漂母〕你們先行一步。我隨後就來。〔衆下〕女兒那裏。〔漂女上白〕日初紡棉花。日暮績苧麻。母親何事。〔大漂母〕娘去漂絮。你與我送飯。叫小兄弟好好讀書。吾去了。〔唱西皮搖板〕你的年歲也不小。紡棉績麻要勤勞。看看天色已不早。淮陰城邊把絮漂。〔下漂女關門下〕

〔韓上唱西皮搖板〕飢餓難當。千口燥。不知張家可把飯燒。〔白〕哎。昨日早飯吃畢。晚飯時節。又到張家。誰想去晚了。他們吃完了。也未曾與我準備飯食。我祇得回去安歇。今日將我餓醒了。不免張家吃飯便了。〔唱西皮搖板〕清晨早起。雀鳥叫。怎知韓信心內焦。看來人不如非鳥。飽食高飛樂逍遙。飢餓難忍。我往張家跑。〔唱西皮搖板〕今日爲何靜悄悄。進得門來。叫嫂嫂。〔白〕哥哥嫂嫂那裏。〔張居夫婦上〕〔張〕吓。〔唱西皮搖板〕晨炊辱食爲那

條。〔張妻〕這你總不見得。跑上來吃飯了罷。〔韓〕哦。〔唱西皮搖板〕是是是。來明白了。討厭韓信志不高。〔張妻〕一個屁就讓你放着了。〔韓唱西皮搖板〕從此再不來打擾。〔張妻〕頂好頂好。〔韓唱西皮搖板〕先前恩德不忘拋。別了兒嫂出門道。要學伍員去吹簫。〔下〕〔張〕走了走了。牀上吃飯真難過。拏下來吃罷。〔張妻〕這一下子。他再不會來了。〔唱西皮搖板〕今天我。把韓信臊。量他不來吃酒餚。〔張〕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騙騙你。〔同下〕

〔韓上唱西皮搖板〕祇因韓信少錢鈔。受人的閑氣。吾淚嚎啕。〔白〕咳。張家晨炊辱食。分明討厭於我。有心尋個事業。祇因世上百樣生計。無有一樣合我的意者。〔想介〕有了。昔日姜太公未遇文王。曾垂釣磻溪。想釣魚一事。又不費力。又是清高。我不免學他的行徑。也不失我的身份。倘若釣了魚。賣了錢。也好度日。免得倚食人家。受人家閑氣。我就是這個主意吓。〔唱西皮搖板〕昔日裏。呂望曾垂釣。勝過吳市去吹簫。我將釣竿安排好。淮陰河下釣。

金驚〔下〕

〔四龍套二旗牌趙高同上〕〔趙上唱西皮搖板〕李斯全家俱殺了。當朝首相是趙高。〔自〕下官當朝首相趙高。祇因害了李斯全家。董醫私自逃走。必去報知章邯。倘若上本奏知萬歲。與我多有不便。有了不免奏知二世。就說章邯董醫司馬欣三人反秦降楚。萬歲大怒。一定將他三人全家問斬。章邯吓章邯。叫你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方曉得我的厲害。左右開道上朝。〔下〕

〔四太監四宮女胡亥同上〕〔胡唱西皮搖板〕日日歡樂不覺晚。夜夜笙歌不覺宵。〔趙上自〕啓奏萬歲。今有章邯董醫司馬欣三人領兵滅楚。至今未滅。臣想這種毛寇。不難剿除。爲何至今不滅。臣心中十分疑惑。差人前至軍前打聽。固然不出臣之所料。原來他三人受了楚人賄賂。按兵不進。特來奏知陛下。〔胡〕如何是好。〔趙〕陛下但放寬心。臣也曾命人去找章邯。滅楚毛寇。不日剿除。但是章邯三家若不嚴加問罪。以禁將來。恐人人効尤。於國事就

難辦了。〔胡〕如此。命卿家特將三家妻子斬首。咸陽市上。再傳旨天下。章邯董醫司馬欣三人一律嚴拿。就地正法。〔趙〕領旨。〔同下〕

〔衆漂母同上同唱山歌〕淮陰城外伴青山。河水清。清隱隱寒。你看小舟撐出風帆裏。呀。查秋波了。呀。錦帆開。〔韓上唱〕步出城西。柳林驚起。雁鴻飛。將去一個兒。落在樹林。唻。我爲鮮魚到這裏。我來到這西溪。離却那東溪。呀。遠望一行人。個個皆漂絮。〔自〕哎呀。這橋上好。〔唱〕我要學姜尚垂釣溪。我要學姜尚垂釣溪。〔釣魚介〕〔大漂母〕列位姐兒妹兒們。你看夏去冬來。黃葉飄飄。又是一番景氣象。我們雖然在此洗衣裳的洗衣裳。漂絮的漂絮。覺得身上冷冷的。何不我們大家唱一個歌兒。好不好。〔衆〕好吓。〔大漂母〕請吓。〔唱清江引〕一疋網作一雙鞋。剛剛才勾上。綉者鳳陽府。鐘鼓二樓把門的。石獅到。有三百另六個。一百枝牡丹花朵朵大開。頭拔不上的花鞋。拔不上的花鞋。哎呀。壓根兒走。〔韓信釣魚不得釣得一火蛇衆怕介韓用劍斬介〕〔衆漂母〕

嚇死了。嚇死了。窮鬼那裏去釣。〔大漂母〕又不是他有心釣上來的。也是個貧窮人。讓他去罷。我們各做各事。〔衆漂母〕遇見這個窮鬼。也算倒了霉。〔韓喚介〕〔韓〕哎。〔釣魚介〕〔衆漂母〕我們還不唱完。還接着吓。〔衆唱〕俏冤家進門來。見奴腳兒大。叫丫環擡着來打着這枝花。這也花。那也花。更不把鞋一踏。秋香共臘梅。掌梅並菊花。四個梅香擡着。四個梅香擡着。哎呀呀。壓壞人兩個。〔漂女上白〕媽吓。這飯來了。〔大漂母〕你先回去罷。〔漂女〕是。〔下〕

〔衆漂母〕哎呀。天色不早。嬌母不回去。我們是要回去了。明天見。明天見。〔下〕〔大漂母唱〕只爲生理。替人漂絮。到這裏來忙行過路橋西。步入在樹林裏。咋祇見一個人。看他手把竹竿。哭哭啼啼。長吁短嘆。短嘆長吁。好似不遇姜尚垂釣溪。〔韓接唱〕我且整衣冠。前作一揖。〔接唱反西皮〕我的名叫韓信。淮陰年少。父早亡。母又故。叫人珠淚濼。〔大漂母〕你可曾讀過書。〔韓唱反西皮〕幼讀書壯習劍。兵書了。了。容有才。無有運難把名標。〔大漂母〕你作何生理。

〔韓信唱反西皮〕去學吏要運動。缺少錢鈔。因此上無事業。埋沒英豪。〔大漂母〕難道說你沒有好朋友嗎。〔韓信唱反西皮〕世態炎涼。那有管鮑。漂母問我發一發牢騷。是親見我俱都跑。好朋友見我遠遠逃。因此上來此垂釣。飢一頓飽一頓。忍飢挨。暫等時光把歲月熬。〔大漂母〕我看你面上有飢色。你餓了幾頓了。〔韓信唱反西皮〕聽罷言珠淚吊。韓信餓了有兩朝。〔大漂母唱反西皮〕聽他言來真苦惱。好似明珠藏蓬蒿。我看你是個不凡貌。日後定然着錦袍。世態炎涼休計較。你是大鵬。他是鷓鴣。我愛王孫非望報。〔韓信唱反西皮〕漂母慷慨比人高。〔吃介〕〔大漂母唱反西皮〕我看韓信好儀表。搭救英雄不辭勞。我愛王孫非望報。〔下〕〔韓唱反西皮搖板〕一飯之恩。我記心頭。耳旁又聽人聲鬧。〔馬甲陶乙同上打架介〕〔韓白〕且慢。〔唱西皮搖板〕二人爭吵爲那條。〔白〕你二人爲何爭吵。〔馬〕你那不知道。我告訴。你我是鄉下賣油的。聽說城裏利息大。到城裏來賣油。他叫陶乙。他是城裏的賣油。他說他在城裏。

賣油起了票拿了稅的。城裏祇准他賣油。不准四鄉人來亂賣。我合他商量好了。買賣伙作城裏我兩個賣油。賺了利息。二一添作五均分。若是剩下油呢。也是兩個分開。往常吾剩下油。按斤兩分給他了。今天吾要回鄉去。剩的油要少分給我。他作事不公平。因此我們一爭吵。是這麼一回事。〔陶〕不是我要討他便宜。不分給他油。皆因我們油罐。都是一個七斤。一個三斤。三斤不大好分。我叫他明天再來分。他不肯。因此爭吵起來。〔韓〕你們買賣人。萬事要忍耐。你打壞他。他不能作買賣。你也要隨他到官。兩無益處。若有驚天動地之事。性命不要也要打。你若爲這五斤油。就拚命爭鬥。我勸你們這樣小事。忍耐了罷。〔馬〕油不分給我。不行。〔陶〕今天分。我簡直分不開。〔馬〕偏要分。偏要分。偏要分。〔陶〕分不開。分不開。分不開。〔韓〕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來替你們分。〔分介〕這是幾斤。〔馬〕三斤。〔韓〕這個呢。〔陶〕七斤。〔韓〕桶內還有多少。〔陶〕還有十斤。〔韓〕好。你將三斤桶滿了。將

這三斤倒入七斤裏面。將這三斤再裝滿了。將油倒入七斤的裏面。這七斤裏面有了六斤。再將三斤裝滿了。將三斤的油。將七斤裝的滿。七斤是滿了。三斤的裏面。還剩二斤。將七斤的倒入桶內。將這三斤裏面。這二斤倒入馬甲桶內。你這是二斤。你這是八斤。撈出裏面三斤來。倒在馬甲桶內。五斤。五斤。不錯。〔馬陶〕吓。〔唱西皮板〕今日分油才學大。〔韓唱西皮搖板〕這樣分法可是差。〔馬陶同唱西皮搖板〕多謝多謝。同回家下。〔下〕〔韓釣魚釣着一魚介〕〔韓唱西皮搖板〕抬頭看見日影斜。想起漂母恩義大。贈我飽飯將我誇。不知何時騎駿馬。〔四無賴四遊人卜仁關才姜勝同上〕〔姜唱西皮搖板〕連日氣得兩眼花。〔卜唱西皮搖板〕韓信釣魚西城下。〔關唱西皮搖板〕快快前去找尋他。〔姜唱西皮搖板〕來至西城用目洒。〔韓得魚介〕〔韓唱西皮搖板〕釣得大魚笑哈哈。天色已晚回家去罷。〔姜奪魚介〕〔姜唱西皮搖板〕走上前來一把抓。〔韓唱西皮搖板〕爲何前來奪魚鮮。〔姜唱西皮搖板〕我有言來聽根芽。買你鮮魚多

少價〔韓唱西皮搖板〕二百錢連小蝦〔姜唱西皮搖板〕那裏值得多的價。大爺吃魚賒一賒〔韓信唱西皮搖板〕韓信眼拙不認得大駕。你住在何鄉何里我往那裏拿〔姜唱西皮搖板〕惡少年名兒誰不怕〔韓唱西皮搖板〕久仰久仰迭迎雅。實先君家計蕭條度日尙無法要吃我的魚。你把現錢化〔姜擲魚介〕〔姜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發。忘八爺的娼妓是你媽。〔韓唱西皮搖板〕買賣不成仁義大。張口傷人理太差。這樣罵人失大雅。〔姜唱西皮搖板〕當初不該罵某家。〔韓唱西皮搖板〕勸你不要聽閒話。〔姜〕回來。〔唱西皮搖板〕實實在在有什麼差。今天定要將你打。〔韓信唱西皮搖板〕又聽樹上鳴烏鴉。忍了罷來回去罷。〔姜勝白〕回來。〔唱西皮搖板〕我有話問你。快些個答。你平生不會種莊稼。商賈不能作生涯。我看你身材長又大。無智無勇真肉麻。我今與你分上下。你敢碰碰你的爸爸。〔韓唱西皮搖板〕你打架來我不打架。初次相逢又不是冤家。〔姜唱西皮搖板〕你不打架。我要打架。你不打你是孫子。我是

爸爸。〔韓唱西皮搖板〕雙手掩耳裝聾啞。隨便他罵我不答。韓信生來智略大。統一天下也有咱。這種東西不值打。何必與他閑磕牙。二次忍耐走了罷。〔姜唱西皮搖板〕二次上前把手叉。你受氣受罵不敢打。豬頭豬腦像忘八。爲什麼又把寶劍誇。〔韓唱西皮搖板〕家無異物。只有一件是傳家。〔姜唱西皮搖板〕我叫你三鑽我的腿膀下。不然你用寶劍將我來殺。兩條大路隨你走。若不然休想轉回家。〔韓唱西皮搖板〕惡少年常常欺孤寡。〔想介〕兩旁的流氓笑哈哈。怒氣不息將他殺。〔鑽介〕〔唱西皮搖板〕想忍耐一時免被枷。認得你。知道你。熟識你的相貌。記住你的人兒再鑽膀。〔二鑽介〕〔接唱西皮搖板〕兩傍流氓笑喧嘩。忍着羞含看辱三受膀下。〔三鑽介〕〔衆羞韓介〕〔姜〕饒你不死去罷。〔韓跪下〕〔衆笑介〕〔姜唱西皮搖板〕你看韓信懼怕咱。〔關唱西皮搖板〕果見壯士本事大。〔卜唱西皮搖板〕前面請你去喝茶。〔同下〕

〔司馬欣上唱西皮搖板〕奉命頒兵到京城。相府門

前見尊闈〔白〕來此已是門上那位在〔門官上白〕什麼人〔司〕我名司馬欣奉了章大將軍之命回朝頒兵要見丞相〔門官〕哦你就是司馬欣丞相上朝未回你住在那裏少時與你通報〔司〕丞相回來你說司馬欣自然知道告辭了〔門官下司馬欣原場喊介〕〔司〕人聲吶喊閃躲一傍〔四龍套四刀斧手圍樂押章邯董司馬欣三家眷屬上過場〕〔司〕且住我正要回府祇見俱家大小章將軍董將軍家眷綁往市曹不知何故〔想介〕〔司白〕那傍有人來了〔老民上〕老丈請了〔老民〕你莫非司馬將軍〔司〕禁聲〔老民白〕隨我來〔原場〕前番將軍演操也曾看見將軍指揮他們故而冒叫一聲休要見疑〔司〕方才綁入市曹者不知何人身犯何罪〔老民白〕哎呀你什麼還不知道幸虧遇見我若是遇見旁人你的性命難保如今趙高殺了李斯滿門廢封他爲丞相趙高奏道你合章董三位將軍皆有謀反之意方才要斬的就是你三家老小你快逃走了罷我話也說明我也走了請請請〔司〕

且住原來趙高要害我等我在此無益四顧無人改換了貧民衣服逃走了罷〔換裝介〕且住若走關道恐人追趕不免由偏僻小路逃出函谷關去往障南報信便了〔下〕

〔四龍套二旗牌趙高上〕〔門官上白〕丞相下朝來了〔趙〕府中可有事無事〔門官〕今有章邯命司馬欣前來求救丞相不在府中他回府去了〔趙〕好正要拿他他到來了〔四龍套圍樂同上〕〔關白〕啓稟丞相小婿奉命監斬章董司馬欣三家已畢特來覆命〔趙〕你來得正好今有司馬欣回朝頒兵命你去到他府拿來見我〔關〕遵命〔四龍套同下〕〔趙〕司馬欣吓司馬欣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龍套圍樂同上〕〔關〕啓大人小婿各路搜尋並無蹤影那司馬欣一定聞風逃走了〔趙〕我料他必去報知章邯命你帶兵追趕不得有誤〔關〕遵命〔同下〕

〔四漂母大漂母四洗衣婆同上〕〔大漂母唱西皮搖板〕人生富貴皆命運衣食飽暖莫貪心〔張漂母〕漂母

我們都是寒苦人家。吃飯很不容易。爲什麼好的飯給韓信吃。不可年輕的吃年老的。典理不合罷。
 〔大漂母〕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看韓信。終日不得一飽。我們雖然寒苦。日食尙到不缺。比那韓信總強的多了。我見韓信如此可憐。故而生下。憐貧濟困之意。
 〔王漂母〕你老人家雖然心地慈悲。但是韓信是個不成器的東西。他常常倚食。懶惰習慣。你老人家給他飯吃。看看數十天了。你老人家毫不厭倦之色。他也好吃了。人家東西也無推辭之意。看起來他沒有什麼大志向。
 〔大漂母〕他的志向我們不知。他倚食人家。不過暫時英雄落魄。我看這個人智勇雙全。日後功名未可量也。
 〔李漂母〕你說他智勇雙全。他倚食人家。自己不謀生。志在那裏。要說是勇。那更笑話了。那一天有個惡少年奪他的魚。還對韓信說。你常說力大常誇寶劍。要有勇把他殺了。若無勇在。檔下鑽了三次。
 〔衆笑介〕這都是我們當家的親眼看見的。這樣羞辱。他都受了。可見得他胆小心怯。無勇無智的人。
 〔衆漂母笑介〕

哈哈。哈哈。〔趙漂母〕不但他們要笑。我們也要笑。哈哈。
 〔大漂母〕哎呀。你們那裏曉得。管仲坐囚車。五羊皮贖百里奚之故事吓。
 〔唱西皮搖板〕昔日有個小蘇秦。運敗時乖被人輕。六國封相功莫問。可憐韓信少人知。
 〔張漂母唱西皮搖板〕韓信懶惰不發奮。
 〔下〕〔王漂母唱西皮搖板〕胆小怎能比古人。
 〔下〕〔李漂母唱西皮搖板〕受辱胯下少人品。
 〔下〕〔李漂母唱西皮搖板〕自古救急難救貧。
 〔下〕〔大漂母唱西皮搖板〕村婦怎知英雄本。何必對牛去彈琴。
 〔漂女上白〕母親飯送來了。天色不早。回去吃罷。
 〔大漂母〕你且放下兒先回去。娘我就要來的。
 〔漂女〕是。
 〔下〕〔四洗衣婦下〕〔大漂母白〕且住。我觀韓信。乃蓋世英雄。見他面有飢色。不忍英雄餓死。故爾贈他一飯。怎乃他不肯出頭。我不免等他到來。用言語激動與他便了。
 〔想介〕吓。天到這般時候。他往那裏去了。
 〔韓上白〕吓。漂母。〔大漂母〕你往那裏去了。
 〔韓〕漂母有所不知。祇在此釣魚。偏偏沒有釣着。多蒙母贈我飯飽。我感激萬分。但是常常吃母心下不忍。釣魚麼。

又天天釣不着，故爾到上流釣得魚，也好賣錢糊口。今天去釣一天，〔大漂母〕釣了多少魚，〔韓白〕一尾也沒有釣着。哎呀，時運不好，連魚都釣不着了。〔大漂母〕你休煩惱，且等下來，在這裏喫飯罷。〔韓〕這，〔大漂母〕這有什麼客氣，快些吃罷。〔韓〕謝漂母，〔吃飯介〕〔大漂母唱西皮搖板〕蒼天又把英雄困衣裳，檻樓如繇鶉，三餐不週誰憐恤。〔韓三笑介〕哈哈，〔大漂母唱西皮搖板〕韓信發笑爲何情，〔白〕你爲何發笑。〔韓〕我笑這世態炎涼，親友見我落魄，盡皆躲避，我自到河下釣魚，偏偏遇見了母，這樣心地仁慈，贈我一飯，數來一連數日了，母毫無鄙吝之色。哎呀，難得難得，實不相瞞，我自幼至今，終日一飢半飽，惟有這數十日，天天飽食，母哇，母哇，除非我死了，不要講了，我有日得志，定當重報答母之恩德。〔大漂母〕呀呀，你這樣衣不裸體，講什麼報答，你自己一頓飽飯都不能謀得，成得什麼丈夫。我哀王孫而進食，與你飽飯吃，是可憐你吓，我何曾望你報答，我何用你這種人來報答，我看起來你

眞真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令人可惱。〔接唱搖板〕我哀王孫救你命，豈是有心望報恩。羣雄四起，不爭競，忍教明珠埋風塵。〔韓唱西皮搖板〕漂母一言來提醒，我有一言要稟明。〔白〕非是韓信懶惰，天下羣雄四起，大楚將軍項燕之後，起義江東，最爲強勝，如今領兵西征，久欲往投，但是韓信三餐不能自飽，焉有盤費投効，故爾忍辱，至今慚愧，吓慚愧。〔大漂母〕既然如此，我有小積蓄，贈與你，以作盤費如何。〔韓〕若得如此，韓信倘能得地，必當何以報答。〔大漂母〕我哀王孫，非望報也，但原你一舉飛鳴，有我漂母二字，也就足矣。在此少等。〔唱西皮搖板〕韓信在此等一等，我贈你盤費去投軍。〔下〕

〔韓唱西皮搖板〕韓信貧窮無人問，多蒙漂母眼垂青，贈飯助銀無鄙吝。〔漂母上唱西皮搖板〕打發韓信早登程。〔韓〕漂母哇，〔唱二簧原板〕自幼兒父早亡，母又喪命，九里山選墓地葬了母親，家徒四壁，餘一劍無人指引，無銀錢難爲吏，又難經營，衆賓朋他見我俱都逃奔，因此上執竹釣竿，來到河濱，蒙

漂母恩德重仁慈種種令我韓信可敬又感在心。但願得此一去若有寸進我韓信銘五中感謝萬分。漂母吓〔天漂母唱二簧原板〕時不濟運不通空有本領恰好似失羣雁難以飛鳴在此橋受胯下多虧你忍惡少年羞辱你勞勞記心但願你公孫枝早把兵領但願你穎考叔蜚弧先登但願你魯朝越三鼓得勝但願得齊宣王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一鳴驚人〔韓唱二簧原板〕辭漂母上陽關路途來進這恩德記在心不敢說報恩〔下〕〔天漂母唱二簧原板〕前程不可問定作公侯第一名〔下〕

〔四奏兵章邯董驩同上〕〔章唱西皮搖板〕司馬欣求救無音信到叫本帥掛在心〔報子自〕司馬將軍回營〔章〕有請〔報子〕有請〔司上自〕參見上將軍〔章〕願兵怎麼樣了〔司〕可恨趙高忌賢妒能將你我三家老小綁至市曹一齊斬首〔章董〕好賊子吓〔章唱西皮搖板〕平白無辜遭拿問〔董唱西皮搖板〕殺我全家爲何情〔章唱西皮搖板〕有朝領兵成陽進萬剛趙高報冤痕〔司〕事已至此不必悲傷不

如歸順項羽立約進關可以拿住趙高與居家報仇不缺封侯之位〔章〕前番命董翳將軍往楚營議降因將軍未歸故未決斷怒惱項羽領兵來攻故爾兵退洹水此番再去議降恐項羽不肯容納如何是好〔司〕不妨項羽叔父項梁本是故交楚國亡後他叔姪逃至櫟陽身犯重罪被拘獄中未將那時身爲獄吏將他叔姪放走他若念在舊恩必容歸降〔章〕如此多加小心〔司〕得令〔司下〕

〔子弟兵項伯項莊丁公季布司馬印張敖桓楚臧荼田安陳英吳芮英布張耳范增項羽同上〕〔項唱西皮搖板〕章邯猶疑未決定某家兵渡三河津殺得章邯不成陣秦兵倒退胆怕驚馬到之處如齏粉叱咤一聲盡消魂入網之魚難投奔諒他飛鳥難飛騰〔鍾離昧上自〕啓上將軍秦國長吏司馬欣求見〔項〕哦呵呀昔日亡國之時我同叔逃至櫟陽身犯重罪多虧司馬欣釋放之恩他既到此鼓來相迎〔鍾〕鼓樂相迎〔司上自〕將軍〔項〕恩公來來來這是我恩公司馬欣這是各路諸侯一同見過〔司〕各路諸

侯請了〔衆諸侯〕司馬將軍請了請坐。〔項〕昔日櫟陽多蒙相救。項羽感謝不忘也。〔司〕豈敢將軍威鎮天下。可喜可賀。〔項〕將軍此來莫非爲章邯投降之事麼。〔司〕正是。還望將軍收納。〔項〕前番准其投降。他不該用緩兵之計。詐降於我。〔司〕前番也非緩兵之計。因我在咸陽未歸。故爾未曾決定。今二世無道。聽趙高讒言。將我三家老少。盡家皆斬。首市曹我等無家無國。若蒙收留。我等情願反戈攻秦。効死麾下。〔項白〕既然如此。我合諸侯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與章邯將軍會盟。英布將軍聽令。隨恩公前去。立章將軍爲雍王。某專候回音。〔英〕得令。〔司〕謝將軍。〔司英同下〕〔項〕各路諸侯。你看章邯降意如何。〔張耳〕趙高殺了他三家老。小章邯降意已決。諒他決無反悔。〔項伯〕章邯殺了我兄長項梁。今准仇人歸降。難免被人談論也。〔項〕哼。〔范〕我想章邯殺武信君。乃是各爲其主。況且我軍糧草不足。不如聽其歸降。豈可爲私仇而誤公事。〔項〕照吓亞父之言。講得是。某一言既

出准其投降。焉能反悔。叔父你不必多言。〔唱西皮搖板〕將令一出。有定準。汝莫多言。難胡云。〔項伯唱西皮搖板〕項羽爲人多殘忍。祇爲圖名。亡了親。怒氣不息。出營門。早擇明主保自身。〔下〕〔韓上唱西皮搖板〕不分晝夜來投奔。那管帶月與披星。祇爲功名心甚勝。仗劍來投到楚營。〔白〕來此已是楚營裏。而那位聽事。〔旗牌上白〕作什麼的。〔韓〕投軍的。〔旗牌〕我們的軍兵多。殺用了。用你不着。〔韓〕你可知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我是個好的吓。〔旗牌〕哦。你是一個好的呀。你由那裏來的。〔韓〕我由淮陰來的。〔旗牌〕哦。你是淮陰人。這麼一說。咱們是同鄉。我給你通稟一聲。少站。啓上將軍。有一淮陰人仗劍來投。他言道。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他出大言。一定求見。不知大將軍可容相見。〔項〕他叫何名字。〔旗牌〕這他尙未通知待我問他。〔項〕且慢。若無名之輩。不容相見。叫他去罷。〔范〕且慢。他既出此大言。必有些本領。將他喚來。待我試問。若有才學。將他入用。若無才學。將他充爲兵卒。也是好。

的〔項〕但憑亞父喚他進來〔旗牌〕同鄉人喚你進來小心回話〔韓〕是〔旗牌〕隨我進來這是上將軍這是亞父各路諸侯將軍在上你向前拜見〔韓〕上將軍亞父各路諸侯某有禮了〔項〕你來投軍有何英勇〔韓〕我無有英勇〔項〕你無英勇來此何幹〔韓〕用兵之道非仗英勇全仗謹慎而已〔范〕將之謹慎有幾〔韓〕所慎有五〔范〕那五慎〔韓白〕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范〕何爲兵機〔韓〕兵有四機〔范〕那四機〔韓〕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范〕何爲理〔韓〕軍隊齊整爲理〔范〕何爲備〔韓〕出兵如同見了敵兵爲備〔范〕何爲果〔韓〕交戰之時令士卒無貪生之意乃爲果〔范〕何爲戒〔韓〕縱然戰勝敵兵令士卒莫生驕傲之心照從前一樣的防衛乃爲戒〔范〕何爲約〔韓〕軍士奉令不辭師出之日以死爲榮乃爲約是爲五慎〔范〕何爲氣機〔韓〕百萬之中憑一人指揮乃爲氣機〔范〕何爲地機〔韓白〕熟知地理憑險埋伏乃爲地機

〔范〕何爲事機〔韓〕善用奸細使敵軍君臣瞞怨自相殘殺於中取利是爲事機〔范白〕何爲力機〔韓〕兩軍對陣全憑勇力乃爲力機我若用兵以柔克剛不知亞父以爲如何〔范驚介〕〔范〕哎呀上將軍此人真乃將才也將軍理當重用才是〔項〕噫你叫什麼名字〔韓〕小某名叫韓信〔旗牌〕你就是韓信哪哎呀上將軍這個人靠不住他是淮陰人是我同鄉我雖然沒有見過他他的壞名譽我是聽旁人講的他自己連自己都養不起跟了漂母去求飯吃把自己的母親也活埋了那一天有個人欺負他說道你有寶劍有胆子把我殺了沒有胆子從我襠裏過去〔丁公白〕他鑽了沒有〔旗牌〕他沒少鑽他才鑽了三次〔項〕嘿胆小無勇焉能爲將又出帳去〔范〕且慢韓信忍小辱有大謀將軍不可輕視若是不用被他人用去恐是後患〔項〕這樣無勇之輩焉能成事亞父多慮了也罷將韓信編入小軍隊內〔范〕哦呀編入小軍隊內豈不是大才小用將軍還要重視韓信〔項〕

看亞父之面。賞你爲執戟郎官。出帳去罷。〔韓摸腰介看范增介嘆介〕謝將軍。〔下〕英參見上將軍。〔項〕章邯降意如何。〔英〕某見章邯將上將軍之意。對他言講。章邯十分歡喜。命某回來稟知。擇日受降。〔項〕如此亞父傳令在殷墟築台。合諸侯爲盟。滅秦。擇吉登位。〔范〕得令。〔下〕項章邯歸降。嬴秦可滅。乃是天大喜事。速備盛宴。與衆諸侯同飲掩門。〔同下〕

〔殷桃娘內唱二簧倒板〕殷桃娘思父仇。珠淚滿面。〔上唱西皮原板〕我心中好一似萬箭來穿。忍悲痛。定把那項羽頭斷。自古道殺父仇不共戴天。〔自〕奴殷桃娘。我父殷沛爲會稽太守。祇因目不識丁。誤招項梁。同謀叛秦。可憐吾父被項羽殺死。多蒙師父尉遼子贈我兵書。傳我武藝。指點於我。諸事忍耐。往東南投奔。後來合韓信成爲夫婦。共報此仇。故此同丫環春鶯。逃至虞家莊。改名寒宿雨。多蒙虞姬收留。祇因虞姬許配與項羽。故我主僕也。混進楚營。是我遍查楚營將士。並無韓信之名。不

知我爹爹冤仇。何日得報也。〔唱西皮搖板〕楚兵將士千千萬。無有韓信爲那般。非是桃娘思淫亂。祇爲父親山海冤。〔春鶯上唱西皮搖板〕方才韓信有才幹。項羽不用也枉然。〔自〕參見小姐。〔殷〕你到帳前有何軍事。〔春〕章邯投楚。在殷墟設台。會合諸侯。訂盟滅秦。我還打聽着小姐天大的喜事。〔殷〕我父仇未報。愁憂萬分。喜從何來。〔春〕尉遼子師父說你與韓信有姻緣之份。方才大帳來了淮陰人韓信。前來投軍。〔桃娘羞介〕小姐不要害臊。韓信來了。報仇有日。何必害羞。〔殷〕不知他才學如何。〔春〕范增稱讚他的才學。叫項羽重用。〔殷〕哎呀。〔春〕小姐別着急。項羽說韓信受辱。膝下乞食。漂母逐出。不用。范增再三的勸阻。才用爲執戟郎官。〔殷〕咳。謝天謝地。項羽不重用韓信。乃我爹爹有靈也。我父仇可報了。章邯投降。快隨我進帳去見虞姬。假意慶賀便了。〔同下〕

〔虞姬內唱二簧倒板〕聽譙樓打二更夜已過半。〔四歌妓四宮女引虞姬上〕唱二簧原板。畫角哀斗牛寒。

冷露營盤。思家鄉不由我自思自嘆。思國事不由我終日寡歡。幸喜得寒宿雨賢妹倍伴。〔春殷同上〕

〔殷接唱原板〕假歡笑報軍情。〔春接唱〕淚要沾干。

〔白〕參見夫人。〔殷〕參見小姐。〔虞〕賢妹少禮。主

僕那裏去了。〔殷〕自從趙地見姐姐。終日愁煩。故

爾前來打聽軍情。聞聽章邯投降。約在殷墟。會合

諸侯滅秦。特來報知。〔虞〕當真。〔殷〕當真。〔虞〕待

奴謝天謝地。章邯投降。滅秦有日也。〔唱二簧搖板〕

從此生靈免塗炭。滿斗焚香謝天地。〔春唱二簧搖

板〕必須速速備酒宴。〔殷唱搖板〕與你慶賀解心

煩。〔同下〕

〔韓執戟上甲乙丙三執戟四龍套項范張耳同上〕〔項唱點

絳脣〕旌旗招展。盔纓燦爛。刀光閃斗中。皆寒。諸侯

共登壇。〔子弟兵兩邊上田都田安陳英吳芮臧荼張敖司馬

印英布桓楚董騏司馬欣章邯同上〕〔章〕項將軍。我章邯

忠心爲秦。可恨趙高害我三家呵。〔項〕將軍且免

悲傷。趙高害民欺主。殘殺無辜。有朝入關。拿住趙

高。與將軍報仇。〔范白〕吉時已到。請將軍執牛耳

〔項〕不公了。祝告皇天后土。項羽領諸侯滅秦。禍福相共。若有二意。天厭子。〔章〕某等整頓兵將。再聽指揮。告辭了。〔董司同下〕〔項〕回營。〔同下〕

〔四舞女殷春虞同上〕〔虞〕桂影承霄月。〔殷〕虹輝

接曙雲。〔虞〕賢妹上將軍往殷墟山前結盟。猶恐

章邯降意不堅。以生變故。〔殷〕章邯內憂。攻已無

路可走。況且被上將軍數戰。如同棉羊遇虎。奴料

他決無反意。縱然有詐。上將軍英雄蓋世。料然無

事。姐姐何必多虞。春鶯速速替夫人傳令。準備酒

宴。替上將軍慶賀成功。〔春〕遵命。〔范〕縱橫戰九

陣。舒旗引三軍。〔虞〕上將軍呢。〔范上白〕如今上將

軍在殷墟山合盟。威服諸侯。執牛耳爲盟主。引兵

回來。就要到營了。〔殷〕你這可以放心了。〔項內白〕

衆將官。〔衆將〕吓。〔項上白〕回營。〔子弟兵龍套丁公季布

鍾離昧項伯項莊甲乙丙執戟〕〔韓〕執戟上衆兩邊下項坐

介〕〔虞〕恭喜將軍。賀喜將軍。威服章邯。秦人喪胆。

〔殷〕率領諸侯。滅秦有日。可喜可賀。〔春〕將軍

夫人合我家小姐。備得有宴。與將軍慶賀。〔項〕且

慢各路諸侯。同章邯董騷司馬欣就要前來。速速大擺酒宴。少時合諸侯暢飲盡歡。〔虞〕春鶯速速傳令下去。〔春〕得令。〔下〕〔項〕亞父那日破釜沉舟之時。想不到今日之事。〔范〕今日之樂。皆是鉅鹿城下九敗章邯之功。老夫想來從古至今。也沒有將軍這樣戰法。將軍神勇智略。令人欽佩。〔項〕亞父誇獎了。〔虞〕將軍兵少。怎生反勝章邯。九戰之事。妾身只耳聞。未曾目睹其事。〔殷〕何不將陣前對敵之事。講說一遍。小妹洗耳恭聽。〔范〕老夫也好領略些餘威。〔項〕提起某破釜沉舟九戰章邯之事。當先飲三大盃酒來。〔飲介〕哈哈。章邯雖然兵多將勇。怎敵我拔山舉鼎之力。怎敵我八千誓死不過的好健兒。怎敵我有進無退兵將乎。〔唱曲子四門子〕半空中隱隱的陣塵起。看看看項羽展旗揮。〔白〕酒來。〔接唱曲子四門子〕聽聽聽聽聽章邯領兵攻趙地。哈哈。這便是戰疆場把命催。〔白〕酒來。〔接唱〕我殺〔出坐介〕殺得他兵似泥。將似薺。猶賽吊民伐罪。〔白〕酒來。〔虞〕那章邯這九戰可

敗出鉅鹿城否。〔項白〕那早解了趙關隘鐵鎖圍。〔白〕酒來。鉅鹿城之戰乎。〔唱曲子四門子〕憑着備玉箭神鎗烏錐。哎呀。軍呵。〔立介〕步兒是忙馬兒催。休比那等閒輩。看花遊戲。馬兒似龍人兒似罷。呀。快整頓冲天志氣。〔鍾上白〕衆諸侯到。〔項〕擺隊相迎。〔鍾〕擺隊相迎。〔衆人同上〕〔章〕上將軍。〔項〕請。這是拙荆虞姬。這是拙荆義妹寒宿雨。見過各路諸侯。〔虞殷〕各位將軍萬福。〔衆〕夫人寒小姐請了。〔春〕啓夫人宴齊。〔項〕丁公項莊把盞。〔坐席介〕四宮女四歌妓。〔衆白〕請。〔項〕諸位將軍。天下如何可算英雄。〔丁公〕不對。萬事英雄者。應當看風駛船。見貌辨色。近可以致君於堯舜。退可以自保一身。而有餘。一個人雖然不可朝三暮四。三不防。這個這個。咳。雖然不可太勢了。大凡反覆無常。然而也不……這個……就是這個。〔范〕哈哈。像丁公這樣議論。真是這個這個……了。想凡為英雄者。須當有王佐之才。運籌幃幄之中。成功立業。統一天下。方為英雄呢。〔章〕亞父言得不差。但是

也要有萬夫不擋之勇，撥亂反正之才，還要曉識事務，能夠棄暗投明，所以識事務，可爲俊傑。〔司〕我想項將軍，天神下界，真是天下第一英雄，我等庸碌之輩，何必多發議論。〔丁公白〕是呀，自古至今，會拍馬屁者，才算英雄，司馬將軍是大大英雄。〔項〕我想祇有一個。〔范拍案介〕〔范〕莫非說的劉邦沛公麼。〔項〕劉邦何足道哉。〔衆諸侯〕是吓，劉邦何足道哉。上將軍是英雄也。〔項笑介〕〔項〕想英雄必有名馬，必有美人，英雄必佩寶劍，項羽不才，若論英雄，名馬我有烏錐，日馳千里，若論美人，我有虞姬，花容月貌，我有寶劍磨空，快利，猶如霜雪，小用以防身，大用可定天下，看某統領百萬雄兵，投鞭可以斷流，叱咤使風雲色變，論富天下的倉廩府庫，何愁不在某掌握之中，論貴諸侯，個個低頭朝拜，試問從古至今的英雄者，那個比得。〔韓〕將軍此言差矣，凡爲英雄者，不但要勇猛過人，還須要仁義服衆，所以真英雄，本仁義之心，捨身爲天下，不爲功名捨身，救百姓，也不是利益，那些貪

圖富貴，自私自利之輩，縱然統領百萬雄兵，不過是個害百姓，大喜功的一個賊，不是真正英雄，凡爲英雄者，要有眼力，能識英雄，不認得英雄，就不是個英雄也。〔項變色介〕〔項〕唔。〔衆驚介〕〔范〕上將軍，韓信言論正當，是個英雄，還望上將軍重用。〔項〕韓信一概空談，那有勇略，想他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某若重用，豈不被諸侯恥笑。〔范〕若不重用，速速將他斬首。〔項〕唔。〔嚴〕亞父說那裏話來，韓信無罪，若斬了他，反被天下恥笑，以爲懼他，反成了他的名兒，將軍若斬此無恥之人，有污將軍寶劍。〔嚴〕賢妹言得極是吓，韓信你看衆諸侯在此飲酒，高會談論英雄，汝不過小小執戟郎官，胆敢多言，真乃大胆。〔嚴〕是吓，受辱胯下，乞食漂母之人，尙敢恭顏議論，還不下站。〔韓〕是。〔令情介〕〔嚴送情介〕〔虞白〕將軍今日會合諸侯，乃大喜之日，理當暢飲盡歡，不可動怒。〔項〕這樣無恥無勇之輩，那個計較他。〔嚴〕待妾歌舞一回，以助上將軍清興。〔衆諸侯〕豈敢。〔嚴〕小妹奉陪玩耍玩耍。〔項〕你

們既然這樣高興，待某也唱歌兒看酒來。〔唱歌詞正工調〕撫長劍兮倚崆峒，揮大素兮揚雄風。擊鼙鼓兮走蛇龍，山河動兮諸侯景從。〔虞歌詞帶舞〕整羅袖裹殷紅，旋素足兮舞迴風。霏青霧兮濛濛，庭燎照兮春融融。劍戟衛兮森森重，重富貴歸故鄉兮歡樂無窮。〔殷歌詞帶舞〕庭燎照兮舞驚鳴，絃欲斷兮聲琤琮。劍戟衛兮森森重，重富貴兮如樊籠。哀我勞獨，期誰適誰從。含冤我兮憂心忡忡，強歡笑兮疇爲容。〔虞接唱歌詞〕攬子袂兮舞從容，子心愛兮我心亦同。英雄兮兒女今兮，英雄嘉兮兮休負聊逍遙兮酒來。〔舞畢〕〔項三笑介〕〔項〕歌舞皆妙，浮一大白。諸公請。〔唱前腔〕都祇爲始皇無道，因此上蒼上蒼來發怒。天差下項羽占世界，龍盤虎踞一壁廂。引着號旗執着歌戟。〔播鼓鳴鐘介〕甲乙執戟〔耶吹角介〕項羽醉介。〔虞〕將軍仔細了。〔項吐介〕〔項唱前腔〕今有那八千子弟，諸侯人物爭天下。競帝都他們先立起英雄霸主。〔吐介〕〔虞〕將軍酒醉請各位將軍各自回營。〔衆諸侯〕告辭了。〔分下〕〔虞〕亞父

傳命各自嚴防，才是。〔范〕夫人言得是，丁公巡營須當小心。〔丁公〕得令。〔領甲乙丙韓同下〕〔范〕各位將軍各自防守。〔衆〕得令。〔楚衆將同下〕〔虞〕將軍醉得這般光景，速攙入後帳。〔宮女歌妓春同扶項羽醉介下〕〔殷〕且住。尉遼子師父言道，我與韓信有姻緣之份，奴祇說一句空話，那知果有其人。方才聽他一遍議論，暗罵項羽，不但才略高大，並且胆氣過人。奴若能配此人，何愁父仇難報。幸喜項羽不肯重用於他，奴不免趁他們酒醉，這時去見韓信，也說不得了，託其終身。約他逃走，再圖報仇便了。〔唱西皮搖板〕願許婚姻同患難，猶如同病共相憐。〔下〕〔韓唱西皮搖板〕項羽生來多勇敢，不識英才也枉然。〔白〕咳，心想來到楚營，建功立業，將我平生所學，試展試展，作一番驚天動地之事。誰知項羽有勇而無謀，不聽范增之言，不肯重用於我。與我一個小小執戟郎官，本當不仕，怎奈我家貧無倚，祇得暫授此職，以待明主便了。哎呀，我師父言道，我有了妻室，方能交運。我的妻子，叫什麼櫻桃。

哎呀櫻桃吓櫻桃。但不知你在那裏。〔唱西皮搖板〕
 師父言逢櫻桃方把運轉。看起來我的妻還在天
 邊。〔殷上唱西皮搖板〕我這裏訪韓信。四下觀看。〔韓唱
 西皮搖板〕我這裏走上前。急忙阻攔。因何故獨自
 奔滿營窺探。〔殷唱西皮搖板〕奉大人將令巡查營
 盤。〔韓唱西皮搖板〕小女子甚柔弱。何心冒險。待未
 將替查看。請放心寬。〔殷唱西皮搖板〕你可知巾幗
 中也有好漢。我問你名和姓。快對我言。〔韓唱西皮
 搖板〕我的名叫韓信。今奉差遣。巡營哨查。仔細執
 戟。郎官。〔殷唱西皮搖板〕果然是小韓信。不差半點。
 未啓齒羞答答。面帶紅顏。〔白〕你就是韓信。可認
 得我。〔韓〕好像認得的。好像不認得。〔殷笑介〕〔殷〕
 你到底認得不認得。〔韓〕好像方在帳中看見過
 夫人。〔殷〕呸。我們還是姑娘咧。〔韓〕哦。看見小姐。
 不知是與不是。〔殷〕是的。方才就是上將軍要殺
 你。若不是我一句話。你命休矣。〔韓〕哎呀。我倒忘
 了。謝救命之恩。〔殷〕罷了。我看你蓋世英才。項羽
 爲何不重用你。〔韓〕哎。他說我在淮陰的時節。乞

食漂母。受辱胯下。說我無勇無恥。故爾不用。〔殷〕
 你爲何乞食漂母。〔韓〕我一心專意習學軍事的。
 學問俗事皆非所願。況且家中貧寒。三餐不足。蒙
 漂母贈銀。終身不忘也。〔殷〕這也難怪。你爲何受
 辱胯下呢。〔韓〕淮陰惡少年。欺壓於我。本當將他
 殺死。豈不與他償命。想我這有用之身。償了無用
 之命。有些不值得。吓。常言道得好。小不忍者亂大
 謀。〔殷〕你既有學問。項羽不重用於你。你就該另
 投明主才是。〔韓驚介〕〔韓〕你是什麼人。爲何這樣
 盤詰於我。〔殷〕你休要疑心。我也是在此避難的。
 我見你是個英雄。才將我胸中之事。對你言講。實
 不相瞞。我與項羽有殺父之仇。雖蒙虞夫人厚待。
 結爲異姓姊妹。我在此不過忍耐時光而已。我見
 你英雄未遇其主。故爾憐惜。勸你他投。何必疑心。
 〔韓〕多蒙惜愛。我遍觀諸侯。皆碌碌之輩。我故爾
 忍耐。以待明主。〔殷〕你不他往。項羽殺你。大有危
 險。〔韓〕哼。項羽寡謀無斷。他既不聽范增之言。不
 能重用於我。料他決不會聽范增之言。而來殺我。

放心放心。我穩如泰山。決無妨礙。〔殷〕你家中還有什麼人。〔韓〕就是一位母親又死了。〔殷〕可有〔韓〕有什麼。〔殷〕可有。可有妻子否。〔韓〕三餐尙無着。焉有妻子。〔殷〕你沒有。看起來我二人倒是天成一對。〔韓〕什麼。〔殷〕一對苦命哪。〔哭介。〔韓〕你到底是什麼苦命。我還是不明白。〔殷〕我方才言過。我爹爹被項羽殺死。豈不是苦命。〔韓〕項羽殺你爹。難道他不怕你報仇嗎。〔殷〕我之真情。項羽不知。又恐事有洩漏。故此尋訪將軍。成爲夫婦。一同逃去。另想計謀。〔韓〕哎。櫻桃是我的妻子。寒宿雨。我是不要的。吓。你這女子。不知羞恥。作此淫奔之事。上將軍知道。那還了得。還不退下。〔殷〕將軍。〔丁公領甲乙丙執戟上。〕〔韓〕口號。〔挑燈燈藏介。〕〔丁公〕平。〔韓〕安。〔丁公乙丙同下。留甲執戟介。殷看介見甲驚介。〕同下。

〔春上唱西皮搖板〕適在中擺酒宴。不見小姐心掛牽。奉命尋找嫌遲慢。〔殷上唱西皮搖板〕又見春鶯在面前。〔春〕小姐你往那裏去了。〔殷〕是我去尋

韓信。約他逃走。不想他不肯。反被他羞辱一場。令人可惱。如今虞姬可曾安眠。〔春〕將軍酒醉尙未安眠。因不見小姐。故爾命我尋找。〔殷〕如此趁項羽酒醉。我就刺殺項羽。與我爹爹報仇。〔春〕哎呀。小姐。項羽雖然酒醉。非常凶勇。小姐報仇。再等機會。不可作此冒險之事。〔殷白〕想我含羞忍辱。冤仇未報。是聽師父之言。等候韓信。誰知韓信阻止於我。報仇之事。大無希望。此番前去行刺。若我父有靈。必然殺却仇人。若不成功。只盼一死而已。〔唱西皮搖板〕那怕懸岩與深澗。何懼虎穴與龍潭。一人拚命無忌憚。〔下。〕春唱西皮搖板〕心中好似油烹煎。〔下〕

〔四宮女歌妓虞姬扶項羽上。〕〔項唱西皮搖板〕人生酒色難割斷。〔虞唱西皮搖板〕就請將軍早安眠。〔白〕酒意如何。〔項〕略略醉了些。〔虞〕如此兩邊退下。〔宮女歌妓同下〕待妾身親自與將軍更衣。請將軍安眠。〔項〕有勞美人。〔更衣介。〕〔虞唱西皮搖板〕將軍英雄奴甚憂。天公巧配是應該。鉅鹿章邯胆嚇壞。

障南秦兵不敢來。願你滅秦定四海。獨霸稱王稱心懷。〔睡介〕〔四更介〕殷桃娘上。春鸞關介。殷推春介。刺介。

〔項〕拿刺客。〔春殷同下〕甲乙丙韓執戟官同上。〔項〕那方才行刺好像寒宿雨。〔虞〕他與我如同嫡親姊妹一樣。〔項〕內中定有緣故。韓信。〔韓〕在。〔項〕帶領人馬。將寒宿雨拿來見我。〔韓〕得令。〔驚下〕〔丁公季布鍾離昧項伯項莊范增同上〕〔范〕聽說有人行刺上將軍。受驚了。〔項〕寒宿雨不知何故。前來行刺。你等帶兵分頭追拿。〔同下〕

〔殷桃娘過場〕八子弟引韓信過場。甲乙丙執戟。丁公過場。

子弟兵引鍾離昧季布項伯項莊項羽過場。四歌妓四宮女車。

夫推虞姬過場。殷桃娘上山口。介子弟兵引。〔韓白〕那一女

兒進了山口。你等小心把守。待某獨自入山擒拿。

〔下〕〔殷內唱西皮倒板〕行刺未能遂吾願。〔上唱西皮搖

板〕胆戰魂飛心內寒。逃入山中羣草亂。大若就

是殷壩山路崎嶇何處竄。〔韓信唱西皮搖板〕快快

隨我轉回還。〔殷桃娘唱西皮搖板〕今日望你行方

便。〔韓唱西皮搖板〕我奉將令怎敢寬。〔殷唱西皮搖板〕

你是驚馬空意棧。項羽將你耍笑玩。無恥之輩令人賤。〔韓唱西皮搖板〕罵得韓信紅了顏。不拿此女

轉回還。項羽知道命難全。速拴女子真面掩。原來

上了殷壩山。急忙上山將他趕。〔上山介〕機關變尉遠

子介。〔韓唱西皮搖板〕見一老人在那邊。〔跪介〕上橋

變殷桃娘介。〔韓〕莫非昏睡在夢間。罷手執寶劍往

下砍。〔尉獻身唱西皮搖板〕你合桃娘有姻緣。〔白〕

韓信你忘了淮陰葬母之事麼。〔韓〕哦。原來是先

生。今日殷壩相會。果然不失信。〔尉〕豈能失信於

你。〔韓〕先生言道。我母死出頭。遇妻交運。我的妻

幾時才得相會。〔尉〕這不是你妻子麼。〔韓〕他是

寒宿雨。不是什麼櫻桃。〔殷〕我為項羽殺了我父

逃至虞家莊改名寒宿雨。奴本是會稽太守殷通

之女。殷桃娘是也。〔韓〕吓。你為何早不說。〔殷〕前

次往訪將軍。一時忘記通我真名。〔韓〕如此說來。

你我真是一對。〔殷〕什麼。〔韓〕若命今日遇難呈

祥乃天數也。速速一拜。以定終身。〔唱西皮搖板〕遇

難呈祥婚姻好。全仗神仙拉皮條。桃娘合我雙拜

拜。

倒〔拜介〕〔殷接唱西皮搖板〕多謝師父道德高〔尉〕當初贈兵書一卷桃娘已熟習不忘可轉贈韓信習讀日後你夫妻必保真主統一天下〔韓〕真主何在〔尉〕鴻門宴上你見真主項羽非是主亦非是真主也〔殷〕師父我二人投奔那裏逃命〔尉〕不必他往你可假意將他綁去獻功〔韓〕若問行刺之事呢〔尉〕項羽貪心甚重欲行霸道武力統一有帝王思想如見項羽就說真龍出現實欲想救並非行刺項羽癡蠢必被你瞞過〔內喊介〕〔尉〕楚兵來也不必害怕照計而行吾去也〔下〕〔韓殷〕師父不見望空一拜〔綁殷桃娘介〕弟兵項虞車夫同上〔韓〕啓上將軍這女子在山石之上胡言亂語如同瘋魔之狀被末將擒住如今昏迷不醒將軍如何發落〔項〕賞他一劍〔虞〕且慢聽韓信之言他如此模樣內中定有緣故將他喚醒問明再斬〔項〕將他喚醒〔韓〕女子醒來女子醒來〔殷假裝

甦醒模樣介〕〔殷〕吓姊妹吓爲何將我綁起〔項〕你爲何刺殺與我〔殷〕吓分明救你夫妻怎說行刺〔項〕何謂也〔殷〕我因將軍酒醉放心不下四處巡營回來要合姊妹談話見你帳中一個妖怪頭生雙角身上皆鱗甲不知多少長短張牙舞爪來傷你們二人故此拔劍前來救你二人誰知那妖怪將一爪前來傷我嚇得我神魂迷亂狂奔脫逃不知因何至此如今將我綁起反說我行刺真冤枉煞人也〔哭介〕〔虞〕原來如此聽他言講好像一只龍形想是將軍真龍因醉出現被吾妹看錯認爲怪物看來將軍日後定有天子之份〔韓〕奇怪奇怪萬歲萬歲萬歲〔衆諸侯〕萬歲〔項〕快快與賢妹鬆綁多謝你一片忠心捨命救我當面謝過〔殷〕豈敢〔項〕賢妹同美人同車衆將回營〔衆同下〕〔韓〕險哪〔同下〕

鳳鳴社票房徵集 名票胡菊人選輯

名伶秘本 京戲考

六集 已出

名伶秘本 情商借刊 歌唱道白 與衆不同

是：學戲的導師
是：觀劇的良友
學戲時將此書為脚本：
得無師自通之益
觀劇時將此書為南針：
有一見便明之樂

名人題詞：

虞洽卿先生 王曉籟先生
杜月笙先生 張嘯林先生

名伶題詞：

梅蘭芳先生 馬連良先生
周信芳先生 李威藻先生

名票題詞：

尤菊蓀先生 吳江楓先生
俞葉封先生 包小蝶先生

每集特價一角四分
六集合購祇售六角

第一集總目

龍鳳呈祥(美人計) 甘露寺(蘆花蕩) 定軍山 玉堂春(探阮) 起解 會審 團圓 蕭何月下追韓信 霸王別姬 空城計(失街亭) 斬馬謖 四郎探母(坐宮) 盜令出關(回令)

第二集總目

黃金臺 盜御馬 連環套 白門樓 賀后罵殿 捉放曹(過關) 雲台行路(宿店) 一捧雪(搜盃) 替主 董頭 刺湯 雪盃 三娘教子(雙官誥) 宇宙鋒 紗裙廟 雲娘 焚棉山 罵風帽 目蓮救母

第三集總目

御碑亭 路遙知馬力 貴妃醉酒 哭秦庭 拾玉鐲 法門寺 鳳凰山 獨木關 十三妹 逍遙津 關公單騎走千里(贈袍) 馬 白馬坡 掛印封金 過五關 古城相會

第四集總目

珠簾寨(解寶、收威) 飛虎山 討荊州(周瑜歸天) 柴桑口 六月雪 打靈出箱(黑驢告狀) 請宋(斷太后) 打龍袍 連環計 水淹七軍

第五集總目

紅鬃烈馬(彩樓配) 三擊掌 投軍別駕 探寒窯 趕三關 武家坡 算糧 大登殿 徐母罵曹(驚諸葛) 慶賀黃馬掛 漢陽院 長坂坡 打嚴嵩 廉錦楓 殷家堡 落馬湖 水關 從軍 洪羊洞 拾黃金

第六集總目

南天門 戰長沙 穆柯寨 轅門斬子 取金陵 拿高登 臨江驛 釣金龜(行路訓子) 得意緣(殺鏢下山) 與隆會 探陰山 岳家莊 饒頭庵 戲迷傳

十八扯

戲情

此劇也沒有何等情節，是有兄妹二人，在磨房中串戲玩耍。哥哥扮做女人，妹妹扮做男子，生旦淨丑，隨意唱做，無非插科打諢，令人發笑罷了。

登場人物表

孔秀英（花旦）

孔懷（小丑）

〔孔懷內白〕哽哼。〔上白〕怪哉怪哉，真怪哉。柳樹上掉下燒餅來，小子孔懷，妹妹孔秀英，可恨我母親，其心不良，將我嫂嫂打在磨房挨磨，是我心中不忍，不免去至磨房，替我嫂嫂挨上幾磨，就此前往。〔孔秀英內白〕哽哼。〔懷〕那不是妹子麼。〔英內白〕那不是哥哥麼。〔懷白〕妹子快來。〔英〕哥哥等着，妹子來呢。〔英上〕〔懷〕你幹什麼去。〔英〕我抱柴伙去。〔懷〕我不讓你過去。〔英〕我打這邊走。〔懷〕我攔住你。〔英〕我打那邊去。〔懷〕我擋住你。〔英〕中

間走。〔懷〕我與你堵上。〔英〕什麼。〔懷〕道路。〔英〕不要鬧着玩。〔懷〕你手裏拿的什麼。〔英〕沒什麼。〔懷〕我看手。〔英〕你看。〔懷〕一個斗，兩個斗，三個斗，四個斗，五個斗，看那隻手。〔英〕你看。〔懷白〕六個斗，七個斗，八個斗，九個斗，十個斗，兩手一齊看。〔英〕你看見戲戲畫沒有。〔懷〕什麼叫作戲戲畫。〔英〕一個扁鵲兩個腦袋。〔懷〕在那裏。〔英〕得爾得爾飛呢。〔懷〕咦，熱得不走，走到壩溝裏去了，你走兩步我看看。〔英〕哦，你看看。〔懷〕走過去，這是

什麼。〔英〕么二三。〔懷〕什麼么二三。〔英〕鞭子。〔懷〕幹什麼用的。〔英〕打嫂子的。〔懷〕你這個人沒有良心。嫂子替你梳頭裹脚。你還要打嫂子不跟你玩呢。〔英〕不打嫂子呢。把這個拋去。〔懷〕咱們找嫂子玩去。〔英〕走。〔懷〕行行去去。〔英〕去去行行。〔懷〕轉灣抹角。〔懷〕抹角轉灣。〔懷白〕到呢。〔英〕不要到喂狗。〔懷〕不要鬧。進去喊嫂子。〔懷英同日〕嫂子嫂子。〔英〕嫂子不在家。〔懷〕貓刁去了。〔英〕嫂子出去了。〔懷〕哦。出去了。〔英〕嫂子出去了。〔懷〕我們幹什麼玩。〔英〕我媽說的。姑娘不給小子玩。給小子玩了。要爛手指頭。〔孔懷白〕我媽說的小子不給姑娘玩。給姑娘玩了。要爛手指頭的。〔英〕我們回去罷。〔懷〕慢着。我們兜圈子。到張園白相去。〔英〕不好。〔懷〕我們進城。湖心亭吃茶去。〔英〕也不好。〔懷〕我們唱戲玩罷。〔英〕唱什麼戲。〔懷〕唱龐德下書。〔英〕誰的元帥。誰的先行。〔懷〕我的元帥。你的先行。〔英白〕我的元帥。你的先行。〔懷〕哎。那有個母元帥。〔英〕哎。女元帥。〔懷〕不錯。

女元帥。〔英〕沒有行頭。〔懷〕哎。戲房裏行頭多的。很隨便你穿。〔英〕那麼哥哥等着。我妹子扮戲去了。〔英下〕〔懷〕我妹子扮戲去呢。待我也扮起來。〔扮介〕打啊打啊。怎麼不打哦。沒有吃大烟呢。待我自家來噓噓。〔引〕小生小生。我的兒子唱老生。〔白〕孤王王世冲。可恨曹操帶兵前來。與孤爭鬪。不免修書一封。頒來孫二娘。大破天門陣。〔唱西皮倒板〕在寶帳悶壞了秦叔寶。〔唱慢板〕小羅成渭水河亂箭身亡。一步兒來至在寶帳以上。手提着沒毛筆細寫端詳。上寫拜上多拜上。拜上梁山小宋江。你那裏早發兵和將。〔唱快板〕搭救孤王轉汴梁。一封信信忙修整。打發龐德走一程。〔白〕龐德進帳。〔英內白〕來也。〔上唱西皮快板龐德下書〕正在後帳把酒飲。忽聽前帳傳一聲。邁步且把寶帳進。元帥差我那裏行。〔白〕元帥在上。龐德參見。〔懷〕龐德聽令。這有令箭一支。走到北京城。頒來小叫天大戰劉鴻聲。〔英〕得令。〔懷下〕〔英唱西皮二六定軍山〕黃羅寶帳領將令。氣壞老將黃漢升。曾記得當年大

戰在長沙陣前遇見二將軍俺中了他人的拖刀計。俺的百步穿楊箭射他的盔纓。棄暗投明歸真主。〔懷扮套上〕〔英唱快板〕食王爵祿。當報王的恩。孝當竭力把忠盡。再與帥爺把話論。一不用戰鼓。琴瑟響。二不用虎將隨後跟。只要黃忠一匹馬。匹馬單刀取定軍。十日之內攻得勝。軍師大印輸我身。十日之內攻不勝。急將首級掛營門。來來來帶過了爺的馬能行。〔懷帶馬下〕〔英唱〕要把那定軍一掃平。〔下〕〔懷上引龍虎鬪〕龍爭虎鬪。這砂鍋何日打破。〔白〕天上有日頭。山上有石頭。海裏有浪頭。嘴裏有舌頭。孤乾德王趙。可恨歐陽藩。將孤誣下河東。圍困七載。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也曾命黃信四路打探。未見回報。〔英內白〕馬來。〔上白〕打探軍情事。報與主公知。報探子告進。主公在上。探子參見。〔懷〕探子打探那路軍情。一一奏來。〔英〕聽我奏來。〔懷〕慢動手。〔英唱數板〕探子報。主公聽。一時一刻發來兵。蘇秦六國爲元帥。姚期馬武爲先行。主公不發人和馬。看看殺到紫金城。看看殺到紫金

城。〔懷〕報的好報的妙。賞你二張假鈔票。白日去洗澡。夜裏陪我來睡覺。〔英〕得令。〔下〕〔懷〕哎呀。且住。時才黃信報到。羅家山發來一哨人馬。昨中鞭墜白龍。今日叫罵御營。看將起來。孤王的江山不久了。〔唱二簧原板〕探馬兒止不住飛來報。他報到羅家山兵發一標。杏黃旗不住的空中飄繞。嚇壞了御營中大小英豪。這一傍打罷朝王鼓。〔搥鼓不響介〕〔白〕鼓也不響了。〔內打鼓介〕〔白〕他又響了。〔唱〕那一傍再撞景陽鍾。〔撞鐘不響介〕〔唱〕鐘也不響了。〔內打鐘介〕〔白〕他又響了。〔白〕宗保兒攙爲父病房來進。休驚動後堂內年邁太君。〔白〕金牌宣銀牌詔。宣李廣上殿。〔英內白〕領旨。〔英上唱西皮慢板斬李廣〕烏鴉不住叫連天。叫得李廣心膽驚。莫不是那國賊犯境界。莫不是那國起狼烟。是是是明白了。莫不是我三弟酒席筵前打罵來。是與不是。是上金殿。參王駕來問王安甯。〔英白上天台〕臣姚期見駕。吾皇萬歲。〔懷〕姚皇兄。你可知罪。〔英〕臣無罪。不知罪犯那條。〔懷〕姚剛將郭太師打死。何

言無罪。〔英白〕啓陛下。郭老太師也有一行大罪。〔懷〕他得何罪。〔英〕府門外私立三尺禁地。文官下轎。武將離鞍。但不知萬歲可曾傳旨。〔懷〕寡人有言在先。未曾降旨。〔英白〕萬歲無旨。斬者無虧。〔懷〕好一個斬者無虧。〔懷白〕綁壞了。〔懷白問白〕殿角下綁的何人。〔英〕三子姚剛。〔懷〕哦呀。不要綁壞孤的小愛卿內侍。〔懷白應懷白〕快快鬆綁。〔懷白應白〕領旨。〔懷代白〕謝萬歲不斬之恩。〔懷白〕非是寡人不斬於你。孤王有言在先。漢不斬姚。姚不反漢。將你發在湖北苑子城。你父子午門一別。下殿去罷。〔英〕謝萬歲。〔懷作姚剛笑〕哈哈。〔英〕奴才。〔唱二簧搖板〕萬歲爺赦了姚霸林。好似枯木又逢春。手拉姣兒下龍庭。再叫我兒聽分明。此去湖北萬事忍。兒不要提刀亂殺人。〔白〕兒來看。〔懷〕看什麼。〔英唱二簧搖板〕爲父的年邁蒼蒼鬚如銀。姚剛我的兒吓。好一似瓦上霜。風前燭。能過幾春。〔懷〕爹爹。〔唱二簧搖板〕爹爹不必淚悲慘。姚剛珠淚洒胸膛。在朝爲官有什麼好。半點不到有損傷。

上前來辭別了生身父。回府去拜上老萱堂。〔英叫頭〕爹爹。我父。哎。爹爹。哎。〔懷下〕〔英叫頭〕姚剛。霸林。哎。兒吓。〔英唱二簧搖板〕金殿去了姚霸林。父子們相逢再不能。轉過金塔梧桐樹。告職還鄉樂安甯。〔下〕〔懷上唱西皮搖板〕得勝貓兒強似虎。敗陣鳳凰不如雞。〔白〕大元帥。〔孔懷代陳元吉應〕有。〔代亮〕看看什麼旗號。〔代吉〕遵命。〔唱西皮搖板〕陳元吉打馬到土臺。只見兒郎鬧該該。杏黃旗上寫大字。無敵將軍康茂才。〔白〕乃是康字旗號。〔代亮〕待我謝天謝地。〔代吉〕事到如今。還謝什麼天地。〔代亮〕大元帥。想那康茂才與孤有八拜之交。上前哀告。放你我君臣逃去。也未可知。〔懷代吉〕臣殺不得了。〔代亮〕不用你殺了。後面歇息去罷。〔孔懷唱西皮搖板〕聽說來了康茂才。不由孤王笑顏開。走上前來把禮拜。問聲賢弟可安泰。〔秀英上唱快板〕軍師爺將令把咱催。站立在土臺。抖雄威。劉基不識英雄輩。他道豪傑少計策。打賭會把牙咬碎。氣得某家兩眼黑。想起前朝兵對壘。好漢英雄

出在三國。關公會擋華容道。要拿奸賊曹孟德。戰鼓兒不住。嚙。嚙。嚙。響。救命的銅鑼點。連點。連點。連點。緊催。前面走的陳友亮。後面跟隨一夥賊。半像人。半像鬼。個個臉上帶土灰。好似佛爺離了位。羅漢缺少袈裟披。損兵折將。悔不悔。事到頭來埋怨誰。康茂才便把良心昧。土臺下來的兒是誰。〔英下〕

〔孔懷唱西皮搖板〕康賢弟比孤年紀小。耳不聾。眼不黑。明明知道陳友亮。爲什麼假裝不認得。〔下〕

〔孔懷上唱西皮搖板捉放曹〕辭別伯父把馬跨。〔秀英上白〕老丈。〔唱搖板〕陳宮心中似刀劍。多蒙老丈恩義大。好意反成惡冤家。急忙裏難說你我的知心話。〔白〕老丈。〔英唱〕你休埋怨我陳宮。你只怨他。〔英下〕

〔懷代呂伯奢唱西皮搖板〕孟德上馬鬚髮炸。陳宮爲何淚如麻。莫不是家下人說閒話。急忙回家問根芽。〔下〕

〔英上白忠孝圖〕且住。俺曹莊不在家中。這賤人打罵老娘。不免喚他出來。相勸於他。若聽還則罷了。倘若不聽。俺舉拳就打。吾提刀就殺。焦氏。焦氏。呔。賤人走出來。〔懷扮焦氏上唱小曲〕奴在房

中繡麒麟。忽然間想起了我們那個心腹上的人。常常奴家掛在心。哎。哎。哎。〔英〕焦氏。〔懷〕哎呀。餓死我呢。我道是誰。原來是我們那一口子。他回來呢。曹郎你回來呢。你回來呢。〔英〕放老誠些。〔懷〕叫我出來。有何話講。〔英〕搬張椅子過來。爲丈夫有話對你講。〔懷〕哦。搬張椅子過來。〔英〕太近了。〔懷〕太近呢。你也不是十七。我也不是十八。誰離不開誰。咱們就遠住一點。〔英〕太遠了。〔懷〕哎呀。近也近了。遠也遠了。怎麼老擺不對你那個眼兒。〔英〕什麼。〔孔懷〕擺椅子的地方。〔英〕放在這裏。〔懷〕放在這裏。有什麼話你說罷。〔英〕俺曹莊不在家中。你。〔懷〕哦。你要喝茶。我與你倒茶去。〔英〕回來。不用。〔懷〕不用。你有什麼話你說。〔英〕俺曹莊不在家中。你打。〔懷〕哦。你要吃飯。我與你端飯去。〔英〕回來。亦不用。爲丈夫與你講話。你三番兩次。敢是打攪不成。〔懷〕我不打攪有什麼話你說罷。〔英〕想俺曹莊不在家中。你打罵老娘。是何道理。〔懷〕你說的是誰吓。〔英〕咱的老娘。〔懷〕老羊

〔英〕母親。〔懷〕母親。〔英〕吓。照打。〔懷唱椰子搖板〕
 哎。哎。我那曹郎夫吓。〔白〕跟你拆姘頭了。〔英〕
 焦氏吓。哈哈。想我母親年邁。你要在他跟前行
 孝。才是。〔懷〕你要依我三件大事。〔英〕那三件。這
 頭一件。〔懷〕頭一件。你手使大棍一條。將你母親
 趕出在外。你可使得。你可願意。〔英〕這焦氏吓。哈
 哈哈。想我母親年邁。若是趕出在外。叫傍人知道。
 就是你我夫妻的不孝了。使不得。這第二件。〔懷〕
 第二件。你寫張休書把我休了。你可願意。你可捨

得。〔英〕這啊。哈哈。焦氏。有道是無故不休妻。休
 妻。有是非。我與你恩愛夫妻。焉能捨得。休你。這第
 三件。〔懷〕第三件。我說出來。只怕你姓曹的做不
 出來。〔英〕你說出來。俺姓曹的。就做得出來。〔懷〕
 你拿把刀來。〔英〕要刀何用。〔懷〕你把我殺了罷。
 〔英〕當真。〔懷〕當真。〔英〕果然。〔懷〕果然。〔英〕好
 賤人。〔懷白〕哎吓。〔英〕怎麼樣了。〔懷〕出了血呢。
 〔英〕我這裏是假刀。〔懷〕不要鬧呢。咱們回去吃
 飯罷。〔英〕走吓走吓。〔同下〕

至理名言

以 粟

當在飢寒之中。我就靜坐在板凳上。體驗着無名無位的真樂趣。
 不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不以己之拙而忘人之能。
 壓制不住的奮興。常會變成鹵莽的。
 自從那天在鏡子裏認識了自己之後。我是再也不敢怨什麼天。什麼人。
 甯可認錯。不肯說謊。
 朋友們。常爲了我的窮。替我擔慮。實不知。比我窮的還多着呢。
 天地間是滿充禍和福。正期待着我們的選擇。朋友們。你愛那樣。就拿那樣吧。
 對邪人說正理。對貪官說廉潔。對刻簿者說忠厚。都是惹禍之門。

遊龍戲鳳

戲情

明朝正德皇帝，常常穿著平民的衣服，私自出宮遊玩。有一天走到梅龍鎮，在李龍所開的客店投宿。李龍出外有事，就吩咐他的妹子鳳姐出來照料。正德皇帝見他容貌美麗，就藉着呼喚酒菜來調戲她。鳳姐本想罵他，因為恐怕惱了顧客，只有不去理他。正德無法可想，就將裏面穿的龍袍，故意露出一點給她看。鳳姐一見，大為驚喜，隨時跪下求封，於是就封她做嬉耍宮的妃子。

登場人物表

正德皇帝(老生)

李鳳姐(花旦)

〔正德皇帝作軍家打扮上〕〔正德引〕離金闕暗藏珠寶，游天下訪察名賢。〔詩〕大明一統鎮山河，龍車鳳輦雖快活，孤王離了燕京地，聞得大同景緻多。〔白〕孤大明天子正德在位，是孤來到梅龍鎮上，住在李龍店中，是他言道，要茶要酒將木馬一響，有人送來，獨坐店房，好不悶殺人也。〔唱二簧平板〕有孤王打坐在梅龍鎮，想起朝中大事情，將玉璽交與了龍國太，朝中大事付與了衆公卿，孤忙將

木馬一聲響，喚出遞茶送酒人，啊，送酒人。〔鳳姐在幕內白〕來了。〔鳳姐上唱二簧平板〕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兄妹賣酒度光陰，我哥哥適才對我說，他說前堂有一位軍人，我這要捧茶前堂來進。〔正笑〕哈哈，〔鳳〕呀呀，〔唱二簧平板〕緊忙回轉繡房門，哎，前去拈針。〔鳳姐的腰巾拖在地上，正德故意踏著，不讓他拿去，鳳姐拉了幾下，立不動，就手指著正德帝的背後，正德以為有人來了，脚一鬆，鳳姐將巾拾起來，就走了進去。〕〔正

笑)哈哈。〔唱二簧平板〕好花兒出在僻鄉間。並無賢臣獻與寡人。孤忙將木馬二聲響。〔鳳姐唱二簧平板〕後面來了賣酒人。〔正〕酒保。酒保。〔鳳〕酒保沒有。倒有個酒大姐在此。〔正〕哦。呵呀。這丫頭自稱酒大姐。本當叫她一聲。怕她消受不起。也罷。以酒爲名。叫她一聲酒大姐。啊。酒大姐。〔鳳〕軍爺講些什麼。〔正〕方才那個瘦長大漢。他是何人。〔鳳〕他是我家哥哥。〔正〕他叫什麼名字。〔鳳〕他叫李龍。〔正〕大姐。你叫什麼名字。〔鳳〕我麼。沒有名字的。〔正〕人生在世。那有沒有名字的道理。〔鳳〕名字倒有。說出來怕軍爺要叫。〔正〕爲君的。不叫就是。〔鳳〕軍爺不叫。如此我姓李。〔正〕我曉得你姓李。叫什麼名字。〔鳳〕我叫李鳳姐呀。〔正〕好一個李鳳姐啊。〔鳳〕拿來。〔正〕拿什麼來。〔鳳〕拿名字來還我。〔正〕話出如風。怎能還你。〔鳳〕軍爺方纔你說不叫。怎麼叫起來了。〔正〕下次不叫就是。〔鳳〕下次不可。〔正〕啊。大姐。梅龍鎮上就是這等的酒飯不成。〔鳳〕有三等酒飯。〔正〕那三等。〔鳳〕上中

下三等。〔正〕這上等的呢。〔鳳白〕來往官員所用。〔正〕中等的呢。〔鳳〕買賣客商所用。〔正〕這下等的呢。〔鳳〕那下等的麼。不說也罷。〔正〕爲何不講。〔鳳〕講出去怕軍爺着惱。〔正〕爲君的不惱就是。〔鳳〕軍爺不惱。〔正〕不惱哇。〔鳳〕那下等的。就是你們吃糧當軍之人所用。〔正自語〕哦。呵呀。吃糧當軍之人。有這樣苦處。也罷。待孤此番回朝。發餉銀十萬犒賞三軍。〔正向鳳姐〕啊。酒大姐。把上等的酒擺上一席。〔鳳〕軍爺要吃上等的酒飯麼。〔正〕正是。〔鳳〕打個啞謎。你可曉得。〔正白〕你且講來。〔鳳〕坐船。〔正〕船錢。〔鳳〕歇店。〔正〕店錢。〔鳳〕吃酒。〔正〕酒後。〔鳳〕呀。啐。酒錢都不會說。說什麼酒後。〔正〕聽你之言。敢是要錢哪。〔鳳〕我倒不要錢。〔正〕那個要錢。〔鳳白〕我家哥哥回來。問我要錢。〔正〕要錢就好講話了。將簾捲起。〔鳳〕是。〔正唱二簧平板〕在身上取出了一錠銀。付與大姐算酒錢。〔白〕拿去。〔鳳〕放在桌案上。〔正〕桌子是滑的。銀子是光的。滾在地下。那還了得。〔鳳〕滾在地下有

我來檢。〔正〕爲君的怕呀。〔鳳〕你怕什麼。〔正〕我怕傷了大姐你的腰哇。〔鳳〕傷了我的腰，與你什麼相干。〔正〕我有些心疼哪。〔鳳〕我自己都不心疼，倒要你來心疼。〔正〕好不受抬舉，拿去。〔鳳〕軍爺敢是捨不得。〔正〕我倒捨得，只怕大姐你捨不得。〔鳳自語〕哎呀，且住，看這軍爺有些不老實，待我來哄他一哄。〔鳳向正德〕軍爺，進得店來，可曾看見一幅古畫。〔正〕爲君的最喜古畫，古畫在那裏。〔鳳〕在那裏。〔正〕在那裏。〔鳳連忙將銀拿在手中。〕〔鳳〕在這裏。〔正〕倒被這丫頭騙了去了。〔鳳唱二簧平板〕李鳳姐接過了一錠銀，問聲軍爺幾個人。〔正接唱平板〕爲君的一人一騎馬。〔鳳接唱〕一人用不了許多銀。〔白〕軍爺銀子太多了。〔正〕人的飯食，馬的草料。〔鳳〕還多。〔正〕送與大姐買花兒戴。〔鳳〕多謝軍爺，軍爺請哪。〔正〕請到那裏。〔鳳〕請到客堂。〔正〕到你的臥房走啊。走啊。〔鳳〕哎，客堂呀。〔正〕哎，客堂呀。〔指着一處〕大姐，這是那個的臥房。〔鳳〕這是我臥房。〔正白〕我正要到你的臥房走走。

〔鳳〕軍爺，你可曉得男女授受不親哪。〔正〕這丫頭也曉得男女授受不親哪。〔笑〕哈哈。〔唱二簧平板〕孤龍行虎步，客堂進。〔白〕這梅龍鎖上好緊的門戶呀。〔鳳〕啊。〔正〕大姐，你好緊哪。〔笑〕哈哈。〔正下。〕〔鳳〕呀，啐。〔唱二簧平板〕鳳姐帶上了兩扇門，啊，兩扇門。〔擺酒〕我這裏酒席來擺定，忙將軍爺請一聲。〔白〕軍爺請出來飲酒，軍爺請出來飲酒呀。哎呀呀，你看這個人，方纔叫他進去，他不進去，現在叫他出來，他倒不出來了，爲著他一桌酒，贖了我一雙手，待我打水洗手便了。〔鳳姐作洗手狀，正德上前擁抱鳳姐被他掙脫。〕〔正〕這梅龍鎖上，好高大的房子啊。〔鳳〕房子，房子，打你一盤子。〔正〕怎麼罵起來了。〔鳳〕你進得我們店來，上也瞧瞧，下也瞧瞧，想我們女人家，有什麼好看。〔正〕大姐長得好看，爲君的愛看哪。〔鳳〕軍爺愛看，你就看上幾看。〔正〕大姐大方了，我倒要仔細看上幾看。好。〔鳳〕再看看。〔正〕好哇，我就再看看，好好好。〔鳳〕再看看。〔正〕不用看了。〔鳳〕我要不看，你是我們

店裏的客人。我就要罵你。〔正〕哦。要罵我哇。〔鳳〕不但罵你。還要打你。〔正〕於君的出世以來。未曾有人打過。大姐愛打。你就打上幾下。〔將手掌伸出來〕〔鳳〕如此我就打。哎呀呀。不打了。〔正〕怎麼不打了。〔鳳〕我怕軍爺着惱。〔正白〕爲君不惱就是。〔鳳〕軍爺不惱。我就〔動手打正德〕打打打。啐。〔鳳下〕

〔正笑〕〔正唱二簧平板〕好一個聰明李鳳姐。她與爲君嬉耍玩。孤忙將木馬連聲響。〔鳳上唱二簧平板〕

想是茶寒酒又涼。〔正〕酒保。酒保。〔鳳〕軍爺。可是茶寒了麼。〔正〕茶也不寒。〔鳳〕酒涼了。〔正〕酒也不涼。〔鳳〕茶也不寒。酒也不涼。將我們桌兒敲敲打打。打壞了。是要你賠的。〔正〕慢說要個桌兒。就是一個人兒。我也包得起呀。〔鳳白〕你包那一個。〔正〕哎。包這個桌兒啊。〔鳳〕話要講明白些。啊。軍爺喚我出來。有何吩咐。〔正〕大姐。這酒是那個擺的。〔鳳〕是我擺的。擺得可好。〔正〕好倒好。可錯缺少兩樣東西。〔鳳〕是那兩樣。〔正〕紅梅結着白蘿蔔。脂粉佳人美嫦娥。〔鳳〕軍爺愛吃那紅白蘿蔔。

麼。待我取來。〔正〕不是那個。〔鳳〕是那個。〔正〕是那爲紅着綠跟大姐一樣的人兒呀。〔鳳〕呀。啐。先前到有。〔正〕如今呢。〔鳳〕如今官府禁了。慢說沒有。就是有。這半夜三更。叫我們女孩兒家到那裏去尋。那裏去找。〔正〕是呵。這半夜三更。叫她女孩兒往那裏去找哇。如此大姐。我與你商議商議。〔鳳〕商議什麼。〔正〕就煩大姐斟上一杯。〔鳳〕我們只管賣酒。不會斟酒的。〔正〕斟上的好哇。〔鳳〕不斟。〔正〕你斟是不斟。〔鳳〕不斟不斟。〔正〕好。拿銀子還我。〔鳳〕待我取來。〔正〕慢着。酒席被我吃殘了。你哥哥回來問你要錢。你將何言答對。〔鳳〕這個待我來哄他一哄。啊。軍爺。你們那裏鼠兒是什麼顏色的。〔正白〕我們那裏鼠兒是灰色的哇。〔鳳〕我們這裏是白的。〔正〕白的在那裏。〔鳳〕在那裏。〔正〕在那裏。〔鳳連忙將酒斟好〕〔鳳白〕在那裏。〔正〕這是那個斟的。〔鳳〕是我斟的。〔正〕這樣斟法。慢說是一杯。就是十杯八杯。也不足爲奇。〔鳳〕要怎樣的斟法呢。〔正〕要你大姐的手斟上一杯。

酒大姐的手遞在爲君的手爲君的手遞在爲君的口吃了這杯酒打馬就走〔鳳白〕我手上有糖

〔正〕無糖〔鳳〕有蜜〔正〕無蜜〔鳳〕無糖無蜜爲何要我來斟酒〔正〕花錢的老爺們歡喜這個調兒

〔鳳〕我就惱得這個調兒〔正〕你斟是不斟

〔鳳〕我還是不斟〔正〕好還是拿銀子來還我罷

〔鳳〕我就取來〔正〕轉來你曉得我的銀子是那裏來的

〔鳳白〕難道說是做強盜搶來的不成

〔正〕着啊我是打劫皇家來不犯事便罷倘若犯了事我將你兄妹攀連在內看你怎生了得銀子不要我去了

〔鳳〕軍爺回來商議商議

〔正〕沒有什麼商議

〔鳳〕商議商議

〔正白〕你與那個商議

〔鳳〕我心與口商議

〔正〕快去商議

〔鳳自語〕哎呀且住想他這銀子乃是打劫皇家的不犯事便能倘若犯了事將我兄妹攀連在內這便如何是好

哎哥哥呀哥哥今日也賣酒明日也賣酒這就是賣酒的下場頭哇

〔一面斟酒一面唱二簧平板〕李鳳姐斟上了酒一樽叫聲軍爺飲盃巡

〔正唱二簧平

板〕孤心有意將她戲耍看她知情不知情

〔白〕乾〔戲搔鳳姐的手心〕

〔鳳〕乾你娘的心肝

〔正〕怎麼罵起人來了哇

〔鳳〕你吃酒便吃酒怎麼將我的手心搔了一把是何道理

〔正〕哦爲君的這幾日未曾跑馬射箭指甲長了碰了大姐一下也是有的

〔鳳白〕我們指甲是長的怎麼碰不着你呢

〔正白〕聽大姐之言是個愛小便宜的來來來爲君的生就是一隻粗手大姐要搔你就搔上幾下

〔鳳〕軍爺讓我來搔我就搔

〔正〕你搔呀

〔鳳〕我不搔了

〔正〕怎麼不搔

〔鳳〕我倒未曾搔你你倒先翹起來了

〔正〕爲君的不翹就是

〔鳳〕如此我就搔搔搔

〔正大笑〕哈哈

〔鳳唱西皮流水板〕月兒彎彎照天下問聲軍爺你住那家

〔正唱西皮流水板〕大姐不必盤問咱爲君住在天底下

〔鳳白〕住了一個人不住在天底下還住在天上頭不成

〔正〕啊大姐爲君的住處與衆不同

〔鳳〕怎樣的

不同

〔正〕在那北京城內有個大圈圈大圈圈裏頭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裏頭有個黃圈圈我就住

在那黃圈裏面。〔鳳〕我認得你了。〔正〕你認得是那一個。〔鳳〕你是我家哥哥。〔正〕曖。〔鳳〕的大舅子呀。〔正〕咳，豈有此理。〔鳳唱西皮流水板〕軍爺作事理太差，不該調戲我們好人家。〔正接唱西皮流水板〕好人家來好人家，不該頭帶海棠花，扭扭捏捏令人愛。風流就在這個海棠花。〔鳳接唱〕海棠花來海棠花，反被軍爺取笑咱，忙將花兒摔地下，摔了牠踏了牠，從今後不帶這朵海棠花。〔正接唱〕大姐做事理太差，不該踏碎海棠花，爲君與你來拾起，我與你插……插……插……插上了這朵海棠花。〔鳳接唱〕鳳姐一見心驚恐，急忙回轉繡房中。〔鳳下〕〔正唱西皮散板〕任她走遍狂洋海，爲君趕到水晶宮。〔正下〕

〔鳳上唱西皮散板〕前面走的李鳳姐。〔正上接唱西皮散板〕後面跟隨正德君。〔鳳接唱〕用手關上門兩扇。〔正接唱〕叫聲大姐快開門。〔白〕大姐開門來。〔鳳〕我不開。〔正〕怎麼不開。〔鳳〕等我家哥哥回來纔開。〔正〕你哥哥今天不回來。〔鳳〕今天不開。〔正〕十天不回來呢。〔鳳〕十天不開。〔正〕一輩子不回來呢。〔鳳〕一輩子不開。〔正白〕哎呀且住，這丫頭要等她的哥哥回來再開，這便怎麼處？有了待我來哄她一哄。啊，李龍哥，你回來了，你們這裏飯也是涼的，酒也不好，算清賬目，我要去了，請哪，請哪。〔鳳〕啊呀呀，我哥哥回來了，待我來開門。〔鳳作開門狀，正走了進去〕〔鳳白〕哥哥在那裏，哥哥在那裏。〔正〕哥哥在這裏。〔鳳〕啐，你這人前庭趕到後院。〔鳳〕你原來是個要飯的化子，待我取個錢來，打發與你。〔正〕轉來，這麼大的丫頭，打發二字都不懂。〔鳳〕懂倒懂，我怕呀。〔正〕你怕什麼。〔鳳〕我怕我家哥哥回來。〔正〕你家哥哥回來有我哇。〔鳳〕有你沒有我呢，快些出去。〔正白〕我是不走的了。〔鳳〕你不出去，我就要喊叫。〔正〕喊叫什麼。〔鳳〕我喊叫你殺人。〔正〕我手無寸鐵，怎能殺人。〔鳳〕你的心比刀還要狠呢。〔正〕我是不出去。〔鳳〕我就喊叫。〔正〕慢來慢來。〔鳳〕怕你不去。〔正自語〕

且住。這丫頭真個喊叫起來。驚動鄉鄰地保。有些不便也罷。她若有福。封她一宮。她若無福。打馬就走。〔正向鳳〕啊。大姐你可認識我。〔鳳〕你是大戶長的兄弟。三戶長的哥哥。你是個二混賬。〔正〕噯。不要罵人。我乃當今正德天子。〔鳳〕走開。你可認識我。〔正〕我認識你是梅龍鎮上賣酒的丫頭。〔鳳〕噯。我是當今正德天子他的娘啊。〔正〕豈不折煞你這丫頭。自古道龍行有寶。〔鳳〕你就獻寶。〔正〕倘若無寶。〔鳳〕獻你娘的現世寶。〔正〕不要罵人。大姐觀寶。〔唱二簧平板〕在頭上除下來沿氈帽。身上露出滾龍袍。叫一聲大姐來觀寶。你看我頭上也是龍。身上也是龍。左邊也是龍。右邊也是龍。前面也是龍。後面也是龍。渾身上下是九條龍。啊。五爪的金龍。〔鳳〕呀。好寶貝。〔唱二簧平板〕怪不得昨晚得一夢。五爪金龍落房中。我這裏走上前來忙下跪。尊聲萬歲將奴封。〔正〕下跪何人。〔鳳〕李鳳姐。〔正〕跪在爲君面前則甚。〔鳳〕前來討封。〔正

白〕你方纔罵我是你家哥哥的大舅子。我是不是。〔鳳白〕你封了我。我家哥哥是你的大舅子呀。〔正〕小舅子也不封。〔鳳〕封一些些。〔正白〕不封。〔鳳〕封一微微。〔正〕不封。〔鳳〕封一米米。〔正〕也不封。〔鳳〕不封也罷。〔鳳〕轉來。我若不封。豈不差煞你這丫頭。〔鳳〕怕你不封。〔正〕鳳姐聽封。〔唱二簧平板〕孤三宮六院俱封盡。封你閒遊喜耍宮。〔鳳接唱平板〕叩罷頭來把龍恩謝。〔正接唱〕爲君愛梓童。〔鳳接唱〕問聲君爺欲何往。〔正接唱〕爲君打馬奔大同。〔鳳接唱〕今夜晚梅龍鎮上承恩寵。〔正鳳合唱〕一對金杯落真龍。〔鳳〕君爺請啊。〔正〕那裏去啊。〔鳳〕請到臥房。〔正白〕哎呀呀。我怕啊。〔鳳〕你怕什麼。〔正〕我怕你家哥哥回來啊。〔鳳〕有娘娘保駕呢。〔正白〕你就不要緊了。走啊。鳳姐。〔鳳〕君爺。〔正〕梓童。〔鳳〕萬歲。〔正白〕擺駕進宮。〔笑〕啊哈哈。哈哈。〔同下〕

職業與個性

周起鳳

中國人的選擇職業。往往不以自己的個性為標準。當他們找到一個職業的時候。第一總得問問。該處薪水若干。待遇可好。絕不顧慮及那個職業的性質為何。工作的情形怎樣。與本人的個性是否適合。讓一個有希望的生命。或是一個可栽培的天才。就這樣的埋沒在無謂的犧牲裏。不過怎樣會形成這樣現象的呢。當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在不是氣的氛圍裏。失業的高潮。天天在增漲。大家都忍着飢餓。耐着恥辱。拚命的爭搶飯碗。如果一旦找得一個噉飯場所。真是天大的幸福。誰還有暇去顧慮職業個性的勞什子關係。

第二。有少數的小康之家的子弟。照理他們的經濟與環境。很有選擇職業的可能。但是金錢與虛榮。迷了他們的心竅。只知選擇俸金最優厚。名聲最響亮的職業。一點想不到職業與個性的適合與否。或是本人的能力是否夠得上服務該種職業。這正同學生們的選課一味盲從一樣。當五四的時候。文學運動最時髦。於是一般學生們。都爭先搶後的選了文科。九一八以後。舉國通喊。惟有科學可以救國。於是一般學生們。又都風起雲湧的去學理化。

這兩大緣因也就形成了兩大結果。(一)工作速率的低劣。因為職業與個性的不適合。對於工作。根本不感興趣。每天僅是捱着時間。虛應故事。於是老板經理們。都瞪起眼睛。怨罵他們吃了他的飯。而不忠於職。進一步。甚至於扣薪降級。開除。再由親友的介紹。另外調進一批新的。而結果也是照樣的一套老把戲。因為老板經理們。根本沒有注意過他們的各人個性。與這職業是否適合。(二)天才的埋沒。譬如有一位很有地理學識的青年。對於交通道路。運輸等等方面。都很有研究。照理他應該在郵政。電報。鐵路一類的職業中服務。才可以充分發展他的天才。但事實上。他却是一爿商店的學徒。諸如此類的事實。真是不勝枚舉。這不但。是有天才人的不幸。并且也是國家莫大的損失。現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但是。解救的方法在那裏呢。其實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空說救濟是無用的。我想職業與個性的全部解決。還有待於整個社會體制的改革。

潞安州

戲情

宋徽宗時，金兀朮入寇中原，兵到潞安州，圍城攻打。守將陸登，文武全材，號小諸葛，預備鉤網防禦，城壕裏也張着銅網，網上繫着銅鈴。兀朮攻了四十餘天，不能攻破，反而死了無數的兵卒。但是陸登究因兵少，一時也不能打退金兵。只得派人分往兩狼關，韓世忠和河間張叔夜處求救。韓世忠派了偏將趙得勝，帶着蠟丸書信，報告軍情。不料半路上被金兵擒獲，因此洩漏了機密。金邦軍師哈迷蚩，假裝趙得勝，進了潞安州城，來見陸登。陸登再三盤問，毫無破綻。忽然間得他身上有羊羶氣，才知是敵營奸細。哈迷蚩也不再隱瞞，並說出他是軍師。陸登將他的鼻子割去，放他出城。兀朮一見大怒，傳令猛力攻打，到了深夜，由水關攻入，斬破銅網，一轟而上。城內無可抵敵，陸登知道無可挽救，乃將幼子文龍，託給乳母，教她逃出，撫養成，人以圖留得陸氏一脈。然後再令妻子縊死，自己用劍自刎在大堂上，直立不倒。兀朮到來一見，不敢觸犯，而且斂葬如禮。後來搜得乳母文龍，也不加害，並派了五百兵士，護送回國。哈迷蚩請求殺死兀朮，也不允許。

登場人物表

陸登（文武老生）

陸夫人（旦）

金兀朮（武淨）

哈迷蚩（丑）

趙得勝（丑）

〔陸登上引〕鎮守潞安受皇恩，統領兵權。〔詩〕幼——讀兵書習戰征，兵機戰策在胸襟。統領雄兵潞安

鎮赤膽忠心保宋君。〔白〕本鎮陸登。〔家院暗上〕宋室駕前爲臣官拜潞安節度使之職。只因夫人所生一子。今已彌月之期。不免將夫人請出。叩謝天地祖先。家院。〔家院〕有。〔陸〕後堂傳點。請夫人出堂。〔家院〕遵命。後堂傳點。請夫人出堂。〔丫環內白〕請夫人出堂。〔丫環夫人同上〕夫人。夫受皇恩守潞安。妻蒙廕庇雨露沾。〔陸〕夫人來了。夫人。老爺。〔陸白〕夫人請坐。夫人。喚妾身出來。有何訓諭。〔陸〕夫人有所不知。只因爲夫人月前得子。今日正是彌月。特請夫人出堂。備定香案。叩謝天地祖先。以保我陸門有後。夫人。原來爲此。〔陸〕家院看香案伺候。〔家院〕遵命。〔設香案介陸夫人同拜〕〔陸唱西皮原板〕深施禮叩拜那天地神聖。再叩拜祖先爺在天之靈。蒙天恩降下了麒麟子。保全我陸門中有了後根。夫人唱。一來是祖上的陰功積定。二來是老爺的福祿所增。待將士合兵丁恩高賞重。因此上感天地生下姣身。〔探子上白〕啓元帥大事不好了。〔陸〕何事驚惶。〔探〕時才邊報傳到今

有大金邦四太子。常平王完顏兀朮。帶領傾國人馬。奪取宋室天下。逢州搶州。逢縣搶縣。不久即到潞安來了。〔陸〕賞你銀牌一面。再探再報。〔探〕謝元帥。〔探下〕〔陸〕家院傳令下去。吩咐滿營大小將官。全身披掛。整頓貔貅。明日五鼓。俱在校場聽點。〔家院〕得令。〔陸〕正是。校場點動人合馬。定把狼烟一掃平。〔下〕

〔四番兵四番將金兀朮同上〕金。吾大金邦老王殿下。四太子常平王完顏兀朮。只因張邦昌有書信。暗投孤家。奪取宋室天下。今帶領國人馬。逢州搶州。逢縣搶縣。前面已是潞安州。巴圖魯殺。〔金衆人下〕

〔四將起霸上〕甲。請了。衆。請了。甲。今日元帥發兵。你我校場伺候。衆。請。同下。〔四龍套四上手陸上點絳坐詩〕堂堂丈夫志氣高。上陣殺人不用刀。運籌決勝兵機曉。一片丹心扶宋朝。〔白〕本鎮陸登。官拜潞安節度使。今有金兵前來犯境。豈肯任他猖獗。衆將官起兵前往。〔番兵番將金同上圍場會

陣〔陸〕吠。來者敢是兀朮。〔金〕然。〔陸白〕兀朮我朝有何虧負爾等。爲何興兵干犯天朝。是何道理。〔金〕來將通名。〔陸〕你老爺陸登。〔金〕陸元帥只因你國張邦昌有書信與孤家。叫孤家奪取宋室天下。今孤家好言相勸。你若投順孤家。得了宋室疆土。少不得定是封侯之位。〔陸〕休出狂言。看鎗〔起打雙下〕上下手打介。將打介。陸金上打快鎗。陸敗下。金追下。衆人同上。敗進城。金衆原人同上。城上擺免戰旗介。〔金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衆同下〕

〔陸上唱原板〕昨日裏在陣前把金兵來討。又誰知那兀朮武藝甚高。滿營中番兵將個個強暴。好似下山虎出海之蛟。怎奈我潞安城兵微將少。又恐怕中了他奸計籠牢。無奈何我只得把兵退了。因此上急鳴金免把戰交。〔白〕且住。昨日與金兵打了一仗。不料兀朮武藝高強。所帶番兵極其驍勇。况賊兵甚衆。我兵力薄。難以抵敵。這便如何是好。〔家院暗上〕〔陸白〕不免修書一封。去到韓世忠那裏。借兵相助。家院。濃墨伺候。〔家院〕遵命。〔陸〕

喚家將進帳。〔家院〕家將進帳。〔家將內白〕來也。〔家將上白〕不聽皇王召宣。只聽元帥令傳。參見元帥。〔陸〕罷了。現有緊急書信一封。今晚四更時分。暗開城門。放你出去。你速到雄州。關韓元帥那裏。搬兵相助。一路之上。須小心。快去快去。〔家將〕得令。〔下〕〔陸白〕家院。吩咐各營。多備湯瓶灰汁。滾本播石。好好把守城池。務要留心在意。〔家院白〕得令。〔下〕〔陸唱搖板〕惱恨金兵太強盛。本帥不敢共交兵。寡不敵衆難言勝。兵微將少怎逞能。但願借兵早接應。方好保全潞安城。〔下〕

〔四小番二營官上唱搖板〕適才奉了狼主命。巡營瞭哨莫消停。俺。〔漢白〕漠拉土。〔哇〕哇嚕胎。〔漢〕請了。〔哇〕請了。今奉狼主之命。盤查奸細。就此走走。番兒催馬。〔漢唱搖板〕番兒與爺把路引。〔哇唱〕盤查細作要小心。〔趙得勝上白〕俺。趙得勝。奉了韓元帥之命。去到潞安州。與陸元帥送有緊急的書信。前面已是潞安。就此馬上加鞭。〔漢哇〕你是做什麼的。〔趙白〕我乃是此處人氏。前去探親戚的。

〔漢〕看你並非此處人氏，定是好細來，將他綁了去見狼主便了。〔同下〕〔四將將哈金同上〕〔金〕攻打潞安州，晝夜用機謀。〔漢將趙綁上白〕啓狼主，拿住奸細一名。〔金〕綁上來。〔趙〕叩見狼主。〔金〕你叫什麼名字。〔趙〕小人名叫張三。〔金〕你奉何人所遣，從實講來，免得受死。〔趙〕啓狼主，小人名叫張三，奉了老母之命，去在潞安探親，本不敢從此經過，聞聽人言，狼主是一位仁德大王，向不枉殺百姓，故爾從此經過，望求狼主饒恕。〔金〕哦，喝喝，哈哈，原來如此，快快將他放去。〔哈〕且慢，待我來搜檢他一回。〔趙〕身無夾帶，不須搜了。〔哈〕現有臘丸一個，定是好細無疑了，待我打開看來，拜上潞安節度陸台下，金兵甚重，務要緊守城池，我處兵不敷用，刻已轉奏朝廷，不日定發大兵到來，爲此函告。〔金〕吠胆大狗頭，擅敢欺哄孤家，來將他斬了。〔哈〕慢來，慢來，狼主暫將他饒恕，臣還要背地審問他一番，藉可於中行事。〔金〕但憑軍師掩門。〔下〕〔哈〕張三，隨我來。〔同下〕

〔四將上白〕請了。〔衆〕請。〔甲〕奉了元帥之命，日夜謹守城池，就此前往。〔衆〕請。〔哈上唱搖板〕假扮韓營一將校，詐開城門立功勞，吠開城。〔衆〕你是何人，前來叫城。〔哈〕我名趙得勝，奉了韓元帥所差，特有緊急書信獻上。〔衆〕城門萬不能開來，拿竹筐將他繫上城來。〔衆兵繫介〕〔衆〕來，隨同我去見元帥者。〔同下〕〔家院陸登同上〕〔陸唱搖板〕借兵告急來回轉，到叫本帥挂心間。〔二將上白〕啓元帥，今有韓元帥差人前來求見。〔陸〕喚他進帳。〔哈〕叩見元帥。〔陸〕罷了，你叫什麼名字。〔哈〕小人叫趙得勝。〔陸〕你是新在帥府，還是久在帥府。〔哈〕小人是久在帥府。〔陸〕我且問你，你家元帥是什麼出身。〔哈〕是行伍出身。〔陸〕你家夫人是什麼出身。〔哈〕小人實實不敢講。〔陸〕你家元帥親了共有幾口。〔哈〕小人元帥親了共有四口，是一位夫人，兩位公子。〔陸〕你家夫人姓什麼。〔哈〕我家夫人姓梁。〔陸〕你家公子何名。〔哈〕大公子韓延壽，二公子韓延智。〔陸〕這就不錯了。〔哈〕現有蠟丸

呈上〔陸〕待我打開看。來拜上潞安節度陸台下。本處已發大兵接應。不日即到。到時即開城迎接。便了。原來如此呀。那裏一陣腥羶之氣。衆將。你等可曾宰殺牛羊麼。〔衆白〕我等並未宰殺牛羊。趙得勝。你家夫人。到底是什麼出身。〔哈〕這小人實實不敢言講。〔陸〕你走近來。〔抓介〕胆大小番。竟敢前來作奸細。快快招出實情便罷。如若不然。可知本帥青鋒寶劍利害。〔哈〕我乃金邦四太子帳下護國軍師哈迷蚩是也。你今既將我的機關識破。要殺就殺。何必多言。〔陸〕哦。聞聽金兀朮帳下有一能人。普通各國言語。並能寫我國文字。就是你麼。〔哈〕正是你老爺。〔陸〕本當將你斬首。那兀朮必定說是我懼怕於他。來將他鼻耳去割。放下城去。放他一條狗命去罷。〔衆推下介〕〔陸唱搖板〕好一個哈迷蚩。胆量不小。擅敢前來用計條。險些中了牢籠套。准備城池要保牢。〔下〕

〔四番將金同上〕〔金白〕轅門旗旌起。耳聽好消息。〔哈上白〕嚶呀。狼主吓。〔金白〕軍師爲何這等模樣。

〔哈〕狼主有所不知。臣假做韓世忠。差官詐入潞安。意欲誘他開關。我兵藉此進城。不想被陸登看破。將我鼻耳割去。放我回家。好不疼煞人也。〔金〕攙扶軍師。後帳歇息。快請太醫調治。〔哈〕謝狼主。〔下〕〔金〕且住。看陸登謹守城池。不能得破。不免命人打從水門關暗入。開了城門。大兵一擁而進。那怕陸登飛上天去。巴圖魯飽餐戰飯。明日五鼓。打從水門關進兵去者。〔衆同下〕

〔家院〕環乳娘夫人陸同上。〔陸〕謹守潞安城。〔夫人〕終日盼救兵。〔探子上白〕啓元帥大事不好了。〔陸〕何事驚慌。〔探〕金兵暗從水關而入。已將城門開了。大兵即要闖進來了。〔陸〕再探。〔探下〕〔金〕不好了。〔唱搖板〕聽說金兵把城進。嚇得我三魂少二魂。人來帶馬出府門。要與金兵把命拚。〔下〕〔夫人〕嚶呀吓。〔唱搖板〕一見老爺上馬行。不由奴家痛在心。姣兒交與乳娘抱定。這就是陸家一條根。含悲忍淚尋自盡。老爺吓。倒不如自刎喪殘生。〔陸上唱〕一見夫人尋自盡。好似鋼刀刺在心。眼望着小姣兒。

把乳娘叫好好撫養我後代根。轉回頭來忙跪定。
 「番兵將上冲場下」陸。又聽人馬亂紛紛。不料城池
 一朝陷。叩謝宋王爵祿恩。咬定牙關把頭刎。番兵
 金同上。金。陸登自刎。真乃是大大忠臣。他死尸
 不倒來受孤家一拜。金下。這是何人。旗牌。此
 乃是陸氏夫人。金。他也爲國殉難。真真難得來。
 好好買一對棺木。將他夫妻二人承斂起來。旗

牌。遵命。下。金白。那一婦人抱定誰家的孩子。
 「乳娘」此乃是陸大老爺之公子。金。抱與孤家
 看來。「乳娘」是「淨白」好一聰明英秀之子。此乃
 忠臣之後。不免將他做爲殿下義子。帶回我國撫
 養。乳娘好好撫養。隨同孤家轉回金邦便了。「乳
 娘」謝狼主。金白。巴圖魯歇兵三日。攻打太原。
 「衆」吓。同下。

一個好官

福基

武昌最近出一夫婦雙服毒之命案。夫曰婁謙。籍隸浙江。充武昌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長。秉性仁慈。不
 特不肯尅扣囚糧。并且時向犯人傳道。其妻王氏。荆釵裙布。毫無時下摩登女子之習氣。伉儷情深。愈淡
 泊自甘。而不肯取一非分之錢。月入甚微。家累頗重。上有白髮老母。下有黃口小兒。因拮据異常。上月忽
 相繼服生鴉片而同死。遺有絕命書各一。夫曰清廉之結果。婁謙絕筆。妻曰無力救夫。故以身殉。妻王氏
 口述。此行由其夫代筆。下註時間已屆。不能多述。掛的像片兩張。一張送三姐。一張送宏興。餘不多述。與
 塵世長別。五月三十一日三十九字。對於一切家事。概未提及。法官前往勘驗時。見其室如懸磬。莫不相
 與歎惜。當此道德淪亡之際。尙有如廉節之官吏。可稱鳳毛麟角矣。

戰 樊 城

戲 情

戰國時候，楚國太子建的師傅伍奢，被奸臣費無極讒言陷害，平王將他下在獄中。本來即將殺死，因為他有兩個兒子伍尚、伍員在樊城。伍員而且勇武知兵，恐怕他們後來報復，逼令伍奢寫信招來，就可以一齊殺死。尚員在樊城得到了信，伍尚就要趕來，伍員知道凶多吉少，阻止前往。後來二人商定，伍尚前往，以盡孝道；伍員不去，預備報仇。等到伍尚到了京都，果然和父親一同遇害。費無極以為伍員不肯進京，料想必有後患，急忙派了武城黑帶兵前去捉拿。武城黑到了樊城，被伍員射中一箭，敗走。伍員才得逃走。伍員脫身之後，投奔吳國，走到江邊，把袍脫下，掛在樹上，以惑追兵，轉頭向東南而去。正在向前奔逃，忽然看見前面有大隊人馬走來，很是驚駭。再一打聽，知道好友申包胥回國，方才放心。心想申包胥是多年的好友，必不至加害，就走向前去會他，並且告訴他這冤情。大罵平王無道，自己必定要投吳借兵報仇。申包胥竭力勸阻，子胥堅執不聽，並說：「誓必滅楚。」申包胥道：「你如滅楚，我必定要恢復，我們各行其道。」說罷，二人就分別而去。子胥逃到昭關，那時關官已經奉到王命，畫了子胥的圖形，嚴防他偷過關。幸虧遇見一位東皋公，留着子胥暫避家中，再設法過關。子胥住了七天，仍無機會，心中一急，在一夜之間，將頭髮鬚鬚，完全變得雪白。第二天東皋公一見，大喜非常。原來東皋公有一朋友皇甫誦，面貌和子胥大略相同，只是年紀老些。如今子胥鬚髮變白，更加相像。於是就將皇甫誦請來商議，請他假裝子胥，子胥則裝着僕人的模樣，一同過關。守關的官吏一見皇甫誦，以為是子胥，向前捉着。子胥趁此逃出昭關。後來東皋公走來，關官米南道本和他交好，特地告訴他捉得伍子胥。東皋公一見，說明不是子胥，才將皇甫誦放了。子胥逃

出昭關，楚兵也跟後追來，子胥逃到江邊一看，並無渡船，只有一隻漁船，停在對岸，子胥大喊，要求漁翁渡他過江。漁翁知道他是子胥，可憐他英雄落魄，就將船搖來渡他。舟到江中，子胥解下龍泉寶劍，送給漁翁，漁翁不受。到了對岸，子胥上陸而去，又轉回請漁翁代他謹守祕密。漁翁見他疑心自己，就投江而死。子胥要救，也來不及，只有感嘆而已。子胥既到吳國，更加窮困，走到溧水邊，腹中很餓，看見河邊有一浣紗的女子，只得向她求食。女子見他相貌堂堂，不像是討乞的人，既將飯把子胥吃了。復問他是何人，子胥就直言相告，不覺互相談了好久。那女子忽然想到從未與男子交談一言，今日大涉嫌疑，污了貞操，也就投江而死。子胥非常嘆惜，旁無別法。後來子胥結識了一個朋友，名叫專諸，住在他家中，衣食不周，只得吹簫乞食。那時吳國公子姬光，想刺死王僚，奪取君位，只恨一時不得下手，正在那裏招納賢士，相機行事。聽說子胥到了吳國，特地親來訪他。恰巧遇見一個吹簫的乞丐，一問正是子胥，就立刻請他進宮。後來子胥引薦專諸。有一天姬光請王僚飲酒，王僚也知光不懷好意，戒備非常嚴密。上菜的人，都要檢查。姬光想得一計，叫專諸扮作廚夫，把匕首藏在魚中，捧着進去。到了王僚面前，將匕首抽出，當胸刺去，王僚當時身死。王僚的護衛，把專諸剝成肉泥，隨後都被姬光打敗。他隨後就即位爲王。過了數年，子胥借着吳國的兵，去打楚國，攻進都城。但是那平王已死，子胥就將他的屍骸掘出，鞭打一頓，算是報了父兄之仇。

登場人物表

- | | | | | |
|---------|--------|--------|--------|---------|
| 伍子胥(老生) | 伍 尙(生) | 敖絳士(丑) | 費無極(淨) | 武城黑(武生) |
| 申包胥(淨) | 東皋公(生) | 皇甫訥(生) | 米南适(淨) | 漁 夫(丑) |
| 浣紗女(正旦) | 王 僚(淨) | 專 諸(淨) | 姬 光(生) | 劉展雄(武淨) |

戰 樊 城

〔伍尙〕〔伍員同上〕〔尙〕四面狼烟盡。〔員〕共享太平春。〔家院上〕〔尙〕賢弟請坐。〔員〕兄長請坐。〔尙〕你我鎮守樊城。父母在京。未知安否。〔員〕吉人自有天相。〔赦絳士上〕離了京都地。來此是樊城門。上有人麼。〔家院〕什麼人。〔赦〕京中下書人求見。〔家院〕候着。〔赦〕是。〔家院〕啓稟二位老爺。京中下書人到來。〔尙員〕書信先進。來人候傳。〔家院白〕書信呈上。人暫退下。〔赦允下〕〔家院〕書信在此。二位老爺請看。〔尙〕待我看來。不孝兒伍尙伍員開拆。哦。乃是爺娘家書到來。賢弟觀看。〔員〕兄長請看。〔尙〕同拆同觀。〔唱西皮慢板〕未曾拆書兩淚淋。紙上相逢父子情。平王思念臨潼會。修宴瓊漿賞功臣。因此爲父修書信。伍尙伍員轉帝京。外加走字多準備。駿馬十四少留停。〔員〕哎。〔尙唱〕看罷書。信心中喜。〔員接唱〕伍員心中自猜疑。〔自〕請坐。〔尙〕有坐。啊。賢弟看來。〔員白〕待我看來。外加走

字多準備。駿馬十四少留停。吓。乃是逃走二字。兄長書信上面。言語慌惚。必須傳下書人問個明白。〔尙〕來。傳下書人進見。〔家院〕下書人走上。〔赦上白〕參見二位老爺。〔尙〕罷了。太老爺在京可好。〔赦〕安泰。〔員〕太夫人可安。〔赦〕康健。〔尙員〕你叫什麼名字。〔赦〕小人名赦絳士。〔尙員〕哦。赦絳士。你還是新進相府。還是久在相府。〔赦〕小人是新進相府。〔尙〕朝中可有什麼事情。〔赦〕沒有什麼事情。〔員〕這書信還是太老爺交付於你。還是由內而發。〔赦〕這個。〔尙員〕講。〔赦〕乃是太老爺交付與我。〔尙員〕叫我弟兄進京何事。〔赦〕無非是加官受爵。〔員〕哦。也不過加官受爵。啞啞退下。〔赦下〕〔員〕啊。兄長。聽下書人之言。慌張不進京。爲妙。〔尙〕賢弟說那裏話來。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那有不進京的道理。〔員〕有道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尙〕賢弟。〔唱西皮慢板〕賢弟說話不中聽。有

輩古人聽分明。昔日有個商紂君。寵愛妲己害忠臣。文王姜里監囚禁。伯邑考粉身留美名。〔員唱西皮慢板〕兄長吓。兄長說話欠思論。怎把古人比今人。文王監囚天註定。伯邑考自投喪殘生。既是平王。〔轉快板〕恩義盛。就該有聖旨到樊城。既然爺娘修書信。爲何有逃走二字書。後明小弟穩坐樊城郡。願作不忠不孝人。〔尙唱快板〕聽他之言不進京。背轉身來自沉吟。有道是長子遵父命。或生或死聽天行。〔白〕賢弟聽你之言。一定不去了。待愚兄一人進京。倘有不測。賢弟也好作一準備。〔員〕兄長一人進京。弟放心不下。命一家將跟隨。〔尙〕但憑賢弟。〔員〕家院喚家將走上。〔家院〕家將走上。〔家將上白〕身在相府地。單聽軍令行。參見二位老爺。〔尙員〕罷了。〔家將〕有何吩咐。〔員〕命你跟隨大老爺進京。倘有甚事。速報我知。〔家將〕幾時起程。〔尙〕即刻起程。看衣換。〔換衣〕〔尙唱快板〕在頭上去下了烏紗頂。身上脫下紫羅衿。叫家將備過了馬能行。你老爺即刻就登程。〔員唱快板〕一封書

信到樊城。拆散了弟兄兩離分。叫家院拿過酒一樽。我與兄長。〔轉二六板〕來餞行。登山涉水多勞頓。一路風塵轉帝京。若是父母多吉慶。在雙親台前問安甯。倘若爺娘遭不幸。報仇二字屬伍員。兄長且飲此杯酒。一路平安早到京。〔尙唱快板〕用手接過酒一樽。背轉身來謝神明。走上前來禮恭敬。愚兄言來聽分明。倘若父母遭不幸。你是伍家報仇人。辭別賢弟跨金鐙。不分晝夜奔都城。〔家將啟同上〕〔員唱快板〕兄長上馬兩淚淋。不由子胥痛在心。機謀二字安排定。穩坐樊城等信音。〔下〕
〔尙上唱搖板〕過了一程又一程。青山綠水面前存。無心觀看路傍景。披星戴月奔帝京。〔下〕
〔費無極上引〕獨霸朝綱威鎮四方。〔費白〕俺費無極。是我勒逼伍奢修信。招伍尙伍員進京。一同正法。老夫也曾命人下書樊城。未見回報。伺候了。〔啟上白〕忙將樊城事。報與丞相知。參見丞相。〔費〕罷了。命你下書伍尙伍員。可曾來京。〔啟〕伍尙一人來京。伍員鎮守樊城。〔費〕下面領賞。〔啟〕謝丞

相〔費〕定是伍奢賣弄筆墨待我上殿參奏一本。來開道上殿〔衆唱圓場〕〔費〕臣費無極見駕大王千歲〔內白〕卿家有何本奏〔費〕今有伍尙私自來京。望吾主定奪〔內白〕伍尙私自來京將他父子斬首領旨下殿〔費白〕領旨校尉的打道相府〔衆〕哦〔費〕帶伍尙父子〔伍奢伍尙同上〕〔著唱西皮搖板〕一見我兒到帝京不由爲父胆戰驚外加走字書後寫駿馬十四少留停我兒枉把詩書念逃走二字解不明〔尙唱快板〕一見爺爺把兒怪孩兒言來聽開懷只望平王加官賞誰知今日投網來含悲忍淚法場上罵聲無極狗奸黨生時不能食爾肉陰曹地府追爾的魂〔費無極〕來將伍家父子開刀〔校允斬介〕〔費〕且住還有伍員鎮守樊城待我上殿再奏一本來打道上殿〔校允元場〕〔費〕參見大王千歲〔內白〕卿家有何本奏〔費〕伍奢父子午門斬首還有伍員鎮守樊城吾主裁奪〔內〕命武城黑代領三千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來京問罪下殿〔費〕領旨來打道回府〔衆唱〕〔費〕傳

武城黑進見〔校〕傳武城黑進見〔武城黑上白〕參見丞相〔費〕罷了命你代領三千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來京〔武〕得令〔費〕掩門〔校費下〕〔武〕衆將官走上〔四將上〕〔武〕俺武城黑奉了平王旨前去樊城捉拿伍員來兵發樊城〔同下〕〔家將上白〕只爲京都事報與老爺知就此趕行〔下〕

〔員上白〕肉跳心驚坐臥不甯〔家將上白〕參見二老爺大事不好了〔員〕何事驚慌〔家將〕大老爺與太老爺在京一同斬首〔員〕你纔怎講〔家將〕一同正法〔員〕不好了〔家將〕二老爺醒來〔員唱西皮倒板〕聽說爺爺喪了命〔白〕兄長吓〔唱搖板〕好似鋼刀刺在心回頭便把家將問一家爲何問斬刑〔家將唱搖板〕金頂轎改換銀頂轎馬氏女改換女釵裙太老爺上殿把本奏平王一怒問斬刑〔家院上白〕啓二老爺今有武城黑代兵圍困樊城〔員〕再探〔家院下〕〔員唱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生大罵無極狗肺人叫家將與爺代走陣〔下〕〔武衆人同上〕〔員上白〕呔武城黑帶領人馬前來則甚〔武〕

奉了平王旨意。前來拿你問罪。〔員白〕住口看鎗。〔開打介〕〔武敗員追下〕〔武上白〕哎呀。且住。伍員殺法利害。倘若追來。回馬鞭傷他。〔家將上武打死介武下〕〔員上白〕且住。此賊殺法利害。如若追來。賞他一箭。

長 亭 會

〔龍套引衆軍申包胥上點絳脣〕奉王旨意出朝堂。各國催貢轉帝邦。扶保吾主良爲上。保定平王錦家邦。〔白〕俺申包胥。楚國爲臣。奉了平王旨意。各國催貢。催貢已畢。回朝交旨。衆將官。今乃黃道吉日。正好班師回朝。中軍。〔中軍〕有。〔申白〕人馬可齊。〔中軍〕俱已齊備。〔申〕班師回朝。〔中軍〕班師回朝。〔衆同下〕〔伍子胥上白〕俺伍員。幸喜逃出樊城。去到吳國。借兵雪恨。你看前面來了一哨人馬。旗幟上面斗大的申字。想必是申包胥賢弟到此。等他到來。我將滿腹含冤。對他一表。〔申衆人同上〕〔申白〕前道爲何不行。〔衆〕伍爺擋道。〔申〕人馬列開。啊。兄長。爲何這等狼狽。〔員〕賢弟一言難盡。〔唱西皮

〔武上唱搖板〕開弓就把刁翎放。〔武死〕〔員唱搖板〕無知匹夫喪疆場。本帥逃上天羅網。可嘆家將一命亡。〔下〕

二六板〕未曾開言淚雙流。尊一聲賢弟聽從頭。臨潼關上曾爲首。我也曾舉鼎壓諸侯。雙掛明輔印。二口各國不敢統貔貅。只恨平王無道貪色酒。父納子妻禮還周。我的父諫奏反斬首。只殺得伍家雞犬也不留。對天發下洪誓咒。不殺平王死不休。〔申唱快板〕兄長說話沒來由。愚弟言來聽從頭。君叫臣死定斬首。父叫子亡誰敢留。得放手來且放手。得罷休來且罷休。〔員唱快板〕賢弟說話沒來由。愚兄言來聽從頭。君不正來臣要走。父不正來子外遊。殺了我家丁數百口。這等冤仇怎罷休。〔申唱快板〕你若興兵來爭鬪。我爲公來你爲仇。各人懷恨莫洩漏。急速打馬把吳投。〔員唱快板〕申包胥與

我把舌鬪。背轉身來自己愁。走上前來兄叩首。有勞你放我往東流。今日相別陽關路。日後相逢在楚吳。辭別賢弟跨走獸。揚鞭打馬把吳投。〔員下〕

文 昭 關

〔東舉公上念引子〕莊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風吹。〔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白〕老漢東皋公。幼年曾拜扁鵲先生門下為徒。只因平王無道。告歸林下。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唱西皮原板〕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伍員在幕內喊〕馬來。〔員上唱西皮搖板〕伍員馬上怒氣冲。逃出龍潭虎穴中。〔白〕俺伍員且喜逃出樊城。要往吳國借兵報仇。行至此地。四面俱是高山峻嶺。不知那條道路可通吳國。〔東〕哽哼。〔員〕哦呵呀。看那傍有一老丈待我下馬問來。〔員下馬介〕〔員白〕嚶。老丈請了。〔東〕請了來的。敢是伍子胥。〔員〕住口。俺不是伍

〔申唱快板〕一見兄長跨走獸。不由包胥兩淚愁。本帥陽關傳一令。大小三軍聽分明。有人回朝風走漏。定將滿門刀割頭。〔衆〕〔同下〕

子胥。老丈不要錯認了。〔東〕我乃山中隱士。你但講何妨。〔員〕愚下正是伍員。老丈何以知曉。〔東〕那日閑遊昭關。見圖畫之上。畫着將軍的相貌。故爾冒叫一聲。休得見怪。〔員〕豈敢。〔東〕今欲何往。〔員〕我有滿腹含冤。要往吳國借兵報仇。行至此地。四面俱是高山峻嶺。不知那條道路可通吳國。〔東〕哦。將軍要到吳國。你來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要到吳國。非打昭關經過不可。〔員〕可有別路。〔東〕並無別路。〔員〕哎呀。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聽說吳國路不通。好似狼牙箭穿胸。心猿意馬終何用。爹娘呀。血海冤讎落了空。〔東白〕將軍不必悲傷。請到老漢家中暫住幾日。慢慢定計救你出關。〔員〕萍水相逢。怎好打攪。〔東〕忠臣孝子。人人得

而敬之。這有何妨。待老漢與將軍帶馬。〔員〕這就不敢。〔東〕前面引路了。〔員〕請。〔東〕哈哈。哈哈。〔唱西皮流水板〕山在西來海在東。山水相逢處處通。五湖四海皆朋友。人生何處不相逢。〔家童上〕迎接家爺。〔東〕將馬帶進去。〔家童帶馬下〕〔東〕將軍請進。〔員〕請。〔東〕請坐。〔員〕有坐。請問老丈尊姓大名。〔東〕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扁鵲先生門下爲徒。〔員〕哦。啊。呀。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東〕豈敢。將軍爲何這等狼狽。〔員〕一言難盡。〔唱西皮快板〕恨平王無道亂楚宮。父納子媳禮難容。我的父諫奏反把命送。滿門家眷血染紅。〔東〕將軍不必悲傷。就在後花園中暫住幾日。慢慢定計救你出關。〔員〕若得如此。感恩非淺。〔東〕請。〔員自〕請。〔東〕正是。忠臣孝子當擁護。〔員〕愧殺男兒不丈夫。〔東〕大丈夫。〔員〕慚愧。〔同下〕

〔皇甫誦上念引子〕隱居山林地。快樂詩琴棋。〔詩〕架上書萬卷。花間酒一樽。談笑紅塵事。往來無俗人。〔白〕卑人皇甫誦。乃楚國人氏。自幼精通琴棋。

詩書。最愛清閑。今日閑暇無事。不免閒遊一番便了。〔唱西皮原板〕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皇下〕

〔伍員上唱西皮快板〕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腰間空懸三尺劍。不能報卻父母冤。〔白〕俺伍員。指望吳國借兵。誰知昭關難過。幸遇東皋公方便。將我留在後花園中。一連七日。未見計出。思想起來。好不焦躁人也。〔初更〕〔員自〕噯。爺娘吓。〔唱二簧正板〕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實指望到吳國借兵回轉。又誰知昭關又有阻攔。幸遇東皋公行方便。他將我隱藏在後花園。一連七日。我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俺伍員好一比喪家之犬。滿腹含冤對誰言。思來想去。我的肝腸斷。〔轉唱原板〕今夜未過又盼明天。〔二更〕〔東上唱二簧原板〕一夜漏聲催曉箭。月移花影上欄杆。吹滅了燈光。窗前站。且聽愁人口中言。〔三更〕〔員唱二簧原板〕心中有事難合眼。翻來復去睡不安。背地裏只把東皋公怨。叫人難測巧機關。你若是真心來

救我爲何七日不週全。貪圖富貴將我害。你就該將我獻與昭關。哭一聲爹娘難得見。難得見爹娘。吓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四更〕〔東唱二簧原板〕聽罷言來心內酸。鐵石人聞也淚漣。背地裏只把老漢怨。袖內機關他怎參。救人如把彌陀念。明日保他過昭關。〔東下五更〕〔員唱二簧原板〕鷄鳴犬吠五更天。越思越想心傷慘。想當年在朝爲官宦。朝臣待漏五更寒。到如今夜宿荒村院。冷冷清清向誰言。嚶我本當拔寶劍。自尋短見自行短見。爹娘吓父母冤讎化灰烟。對天發下洪誓願。不殺平王我的心怎安。〔東上唱二簧搖板〕月淡星移白晝現。抱屈人兒夜不眠。頂天立地男兒漢。事到頭來也可憐。〔自〕將軍開門來。〔員唱二簧倒板〕適才朦朧將合眼。〔東〕將軍開門來。〔員唱二簧搖板〕忽聽門外有人言。未曾開門先拔劍。〔東接唱搖板〕將軍爲何兩鬢斑。〔員〕老丈爲何這等驚慌。〔東〕將軍何何鬚髮都變白了。〔員〕我卻不信。〔東〕將軍請看。〔員〕哎呀不好了。〔唱二簧搖板〕一見鬚白心好慘。

點點珠淚洒胸前。冤讎未報容顏變。一事未成兩鬢斑。〔東〕恭喜將軍。賀喜將軍。〔家童暗上〕〔員〕喜從何來。〔東〕將軍可以過得昭關了。〔員自〕怎樣過得昭關。〔東〕那昭關上挂的圖形。乃是年輕壯士。如今將軍鬚髮皆白。與圖形不同。老漢有一好友。名叫皇甫訥。待老漢約他前來。設計救你出關。〔員〕若得如此。感恩非淺。〔東〕來。〔家童〕在。〔東〕拿我名帖去請皇甫官人過府一叙。〔家童〕遵命。〔家童下〕〔員〕老丈請上。受我一拜。〔唱西皮快板〕跪草堂。淚不乾。今日才知巧機關。若得昭關無危險。滿斗焚香謝蒼天。〔同下〕

〔家童皇甫訥同上〕〔皇唱西皮流水板〕臬公有帖將我請。急忙到此問分明。〔家童〕有請家爺。〔東上自〕曲徑通幽處。園林花木深。〔家童〕皇甫官人來了。〔東〕有請。〔家童〕有請。〔東〕啊。皇甫賢弟。〔皇〕臬公兄。〔東〕請坐。〔皇〕有坐。〔家童下〕〔東〕這兩日怎麼不到舍下走走。〔皇〕小事累身。少來親候。金帖相邀。有何見諭。〔東〕相邀賢弟非爲別事。只因楚

國伍子胥逃難至此。要往吳國借兵。奈昭關難過。賢弟相貌與伍員相似。特邀賢弟一同計議。救他出關。〔皇〕仁兄之言。小弟無有不遵。伍員今在何處。〔東〕現在後園。〔皇〕請來相見。〔東〕有請伍明輔。〔員上白〕父母冤仇恨。當懷一片心。老丈有何見諭。〔東〕皇甫官人到。〔伍〕皇甫兄在那裏。伍明輔這廂有禮。〔皇〕有禮相還。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名不虛傳。〔員〕窮途末路。如喪家之犬。仁兄譽言。慚愧啊慚愧。〔皇白〕何出此言。〔員〕老丈皇甫兄駕已到此。何計救我出關。〔東〕要過昭關有何難哉。皇甫兄扮作將軍模樣。伍明輔扮作隨行家丁。你二人先往昭關守關之人一見。必定捉拿皇甫兄。只管讓他拿去。伍明輔趁喧嘩之中。混出昭關。豈不是好。〔員〕此計甚妙。只是皇甫兄受驚了。〔皇白〕受驚事小。難免一場受責。〔東〕決不使你受苦。〔皇〕你須要早來。〔員〕事不宜遲。妝扮起來。〔唱西皮慢二六板〕伍員頭上換儒巾。巧妝改扮往東行。臨潼會上曾舉鼎。我在那萬馬營中顯

異能。時來常掛明輔印。運退時衰夜宿在荒村。回頭來再對皋公論。你是我伍子胥活命的恩人。若得度過昭關險。一重恩報九重恩。〔轉唱搖板〕皇甫兄請上禮恭敬。〔轉唱快板〕有勞施下這全恩。伍員心中千般恨。大膽且向虎口行。〔員下〕〔皇唱西皮快板〕麗陽山下一書生。巧妝改扮一同行。過關事兒心擔驚。再與皋公細叮嚀。你若就來無傷損。你若遲來受苦刑。你若不來失了信。遍體排牙訴不清。〔皇下〕〔東唱西皮搖板〕一條妙計安排定。搭救忠良後代根。把關人兒盤查緊。親到昭關走一程。〔東下〕

〔四侍衛米南迺同上〕〔米引〕坐守昭關威名傳。〔白〕俺米南迺。奉了平王旨意。鎮守昭關。畫影圖形。捉拿伍子胥。來往之人。須要盤問明白。〔衆〕哦。〔皇員同上〕〔皇〕有人麼。〔衆〕什麼人。〔皇白〕掛號過關。〔衆〕啓爺。有一漢子過關。〔米〕面貌如何。〔衆〕與圖形相似。〔米〕傳進。〔衆〕呔。傳進。〔皇〕小人掛號的。〔米看介〕〔米〕來。來。綁赴帥府。〔衆捆綁皇員出關介員下〕

〔衆人同下〕

〔員上白〕且喜過了昭關。不免拜謝東皋公。皇甫
謫。奔往吳國去罷。〔員下〕

〔衆侍衛押皇米同上〕〔米〕吡。膽大伍子胥。你乃反
叛之臣。見了本帥。爲何立而不跪。〔皇〕住了。誰是
伍子胥。俺乃是庶民皇甫謫。〔米〕明朋伍子胥。還
敢強辯來。弔在西廊。重打一百皮鞭。〔衆打皇介〕〔東
上白〕有人麼。〔衆〕什麼人。〔東〕東皋公求見。〔衆
啓〕東皋公求見。〔米〕有請。先生駕到。有失遠迎。
多多得罪。〔東〕豈敢。恭喜將軍。〔米白〕喜從何來。
〔東〕聞說將伍子胥拿住了。〔米〕拿是拿住了。他
說什麼庶人皇甫謫。〔東〕吓。皇甫謫乃是老漢的
好友。今在何處。〔米〕現在西廊。〔東白〕待我看來。
〔皇〕噯吓。你害得我好苦吓。〔東白〕我昨日言的

浣 紗 記

〔伍員上白〕且住行至此間。前面一帶長江。後有
追兵到此。這便如何是好。哦。呵呀。看那傍有一打

明白。叫你在昭關外等我一同過關。你的面貌。又
與圖形相似。誰叫你一人過關來。這也難怪于我。
〔米〕既是先生好友。將他放下。〔皇〕走。〔米〕那裏
去。〔皇〕平王駕前辯理。〔東〕不知者不罪。〔皇〕若
不看東皋公分上。定不與你干休。〔米〕二兄請坐。
〔東〕有坐。〔米〕東皋公這幾日爲何不到關上走。
〔東〕有事相絆。少來親候。昨日約定敵友。往關
外閑遊。特來掛號。〔米〕你我知己。講什麼掛號。人
來擺酒與皇甫兄壓驚。〔皇〕打也被你打了。壓什
麼驚。不領教了。回來叨擾。〔東白〕也好。回來叨擾。
〔米〕如此送過。〔皇〕下次須要盤問明白。不要屈
了良民。〔東〕是吓。莫叫伍子胥混出昭關。〔東皇同
下〕〔米〕衆將小心盤查。你等休放伍子胥混出昭
關。〔衆〕哦。〔衆人同下〕

魚小舟。等他到來。再做道理。〔漁夫內白〕打魚吓。
〔皇〕船家前來。渡我過江。〔漁夫〕打魚船不渡人。

〔員白〕多把銀錢與你〔漁夫〕我們是不愛財的。
 〔員〕我乃是被難之人。老丈行個方便罷。〔漁夫〕
 既是被難之人。待我與你搭了扶手。〔員上船介〕〔員
 白〕老丈快快催舟。〔漁夫〕待我扯起篷來。〔唱歌〕
 昨夜晚上得一夢。夢見斗大紅星墜落船中。今日
 有人來問渡。原來白髮老公公。〔員白〕請問老丈
 此話從何而起。〔漁夫〕昨夜三更。偶得一夢。斗大
 紅星落艙。故爾來作此歌。〔員〕原來如此。〔漁夫〕
 請問尊姓大名。〔員〕我若說出名姓。恐怕你走漏
 我的消息。〔漁夫〕你看舟中。只有你我二人。但講
 何妨。〔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漁夫〕吓。原來
 是明輔將軍失敬了。舟到江邊。〔員白〕搭了扶手。
 〔員上岸介〕〔員〕老丈這有寶劍一口。價值千金。以
 作渡江之費。〔漁夫〕你行路之人。豈能無劍。怎好
 行路。〔員〕既然如此。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待吾報
 仇之後。也好答報。〔漁夫〕日後你我相會。你稱我
 漁中人。我稱你路中人。就是。〔員〕路中人告辭了。
 〔漁夫〕請。〔唱〕他父在朝掌山河。我這裏將船忙

搖過。〔員唱西皮搖板〕多蒙老丈渡江河。千金謝禮
 不爲多。這樣恩德怎報却。〔下〕〔員又上唱〕再與老
 丈把話說。〔漁夫〕將軍爲何去而復返。〔員〕非是
 我去而復轉。倘若後面追兵到來。莫說我打此經
 過。休要走漏我的消息。〔漁夫〕哎呀。且住。我好心
 倒變了壞意。這便怎麼處。待我投江一死。將軍那
 傍有人來了。〔員〕在那裏。〔漁夫〕在那裏。〔投江下〕
 〔員〕哎呀。老丈投江河。老丈投江河。爲我投江死。
 美名萬古波。美名萬古波。且住。我不免將繩索砍
 斷。斷却行人。我就是這個主意。〔砍繩介下〕
 〔浣紗上唱西皮慢板〕光陰似箭日月梭。人生在世
 奈如何。不求富貴求安樂。母女浣紗度日活。〔員內
 唱西皮倒板〕豪傑打馬奔吳國。〔上唱流水板〕龍離
 滄海虎離窩。樊城一呼人百諾。令出山搖不敢挪。
 力舉千斤伍明輔。各國不敢動干戈。天下英雄俱
 伏我。秦詎諸侯求講和。只是我當初不知過。不該
 倚強做媒約。可嘆我一家無有結果。見一位娘行
 浣紗羅。行來覺得肚飢餓。籃中有飯又有饌。下得

馬來把揖做娘行齋生念彌陀。〔浣紗〕呀。〔唱西皮搖板〕眼觀水底人影過。耳傍聽得言語多。浣紗溪邊誰問我。男女交談是非多。〔白〕將軍聽汝之言。敢是迷失路途。〔真白〕非也。行路之人。肚中饑餓。望求娘行週濟一碗半碗充飢。〔浣紗〕想我浣紗女三十未嫁。與寡母同居。那有餘食。與將軍充飢。〔真〕吓。娘行在下。乃是落難之人。娘行行個方便罷。〔浣紗白〕聽你之言。亦非平常之人。請道其詳。〔真〕如此娘行聽了。〔唱二六板〕未曾開言。我的心難過。兩眼不住淚如梭。家住楚國御皇閣。我的父人稱伍相國。伍子胥就是我。父子三人保山河。我的父諫奏反遭禍。可憐我一家。大小三百餘口見閻羅。只剩下子胥人一個。窮途落迫受折磨。〔浣紗〕呀。〔唱快板〕聽罷言來珠淚落。忠臣孝子受折磨。籃中有飯你用過。免了奔波受飢餓。〔真唱搖

魚 腸 劍

〔伍員在幕內喊〕馬來。〔真上唱西皮搖板〕匹馬單鎗

〔板〕多謝娘行週濟我。一飯千金不爲多。〔浣紗唱快板〕將軍打馬忙走却。男女交談理不合。〔真唱搖板〕娘行一言提醒我。句句言語記心窩。伍員拉馬忙走却。〔下〕〔浣紗接唱〕蓋世英雄受折磨。時來雙掛明甫印。〔真上接唱〕還有一事要求託。〔浣紗〕將軍爲何去而復返。〔真〕後面倘有追兵趕來。千萬莫說我打此經過。〔浣紗〕呀。少站。且住。想我浣紗女子。三十未嫁。今與男子交言。倘被傍人知曉。豈不失却我的貞節之名也罷。我不免投江一死。免却他人的疑心便了。〔唱搖板〕三十未嫁守閨門。男女交言不通情。我只得別母投江死。母親呀。〔白〕將軍那傍有人來了。〔真〕在那裏。〔浣紗投河下〕〔真〕哎呀。〔唱搖板〕一見女沉河。兩眼淚如梭。抱石投江死。憐惜女姣娥。伍員拉馬忙走却。急忙加鞭奔吳國。〔下〕

乘楚番。〔接唱西皮流水板〕龍離滄海虎奔山。黎陽

安居七夜晚，髮似銀條過昭關。〔白〕俺伍員多蒙東泉公皇甫納定計救我出關，看看吳國城池不遠，就此馬上加鞭。〔唱西皮快三眼〕一事無成兩鬢斑，嘆光陰一去不回還。日月輪流催曉箭，青山綠水常在眼前。恨平王無道綱常亂，信用無忌狗奸讒。他害我滿門真悲慘，我與奸賊不共戴天。實指望到吳國借兵那轉。〔轉唱西皮快板〕行至在昭關有阻攔，單人匹馬常遮掩。在歷陽山下遇高賢，設計救出了昭關險。馬到長江無渡船，多蒙漁父行方便。他爲我投江實可憐，浣紗女心好善。一飯之恩前世緣，眼望吳城路不遠。〔接唱西皮搖板〕報仇心急馬加鞭。〔員下〕

〔專語上引〕愛習拳棒論英雄，蓋世無雙。〔詩〕家住吳國在城東，孝義雙全論英雄。蒼天若助三分力，拜將封侯談笑中。〔白〕在下專諸，乃吳國人民胸中頗有智謀。愛習拳棒，恨俺時運未至。在這城內開了一座肉舖，前者牽了牛二兩匹牲口，賬目未清。倘若找上門來，難免一場吵鬧。正是：君子生

平運不通，蒼天爲何困英雄。〔牛二在幕內喊〕哽哼。〔牛上白〕可恨專諸太欺情，惹我牛二找上門。我牛二可恨專諸牽了我幾匹牲口，老沒有給錢。今天我找上門去，有錢還我便罷。他若沒有錢，定要與他吵鬧一場。正是：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專諸家開門來。〔專〕是那一個。〔牛〕是我。〔專〕原來是牛二哥。〔牛〕不錯是我。〔專〕請至裏面。〔牛〕進去就進去。〔專〕請坐。〔牛〕好，我就坐下。〔專〕牛二哥，怒氣不息，爲着誰來。〔牛〕我就爲你。〔專〕爲小弟何來。〔牛〕你前兩天牽了我兩匹牲口，老沒有給錢。是何道理。〔專〕吓，牛二哥這幾日買賣不好，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就是。〔牛〕你說你沒有錢，你這個店讓我來開啦罷。〔專白〕哦，牛二哥，你要做我的買賣麼，恭喜賀喜，開市大吉，我就讓與你了。〔牛〕喂，你回來，我看你這店裏什麼東西都沒有。等要賬的來了，難道叫我來替你還賬嗎。〔專〕牛二哥不必如此。等小弟時來運轉，加利奉還。〔牛〕這麼着你還想走蓮，你等走死運罷。〔四鄰人上白〕

〔專〕住了。〔唸撲燈蛾〕牛二太欺情。開口就傷人。俺兩膀千斤力。誰敢行凶到門庭。〔員暗上〕〔牛唸撲燈蛾〕專諸無禮真無禮。不該把我牛二欺。恨不得一拳打死你。〔牛舉拳欲打專反被專執臂牛叫救命介〕四鄰人上前勸介。〔專白〕列位吓。〔唱西皮搖板〕列位有所不知情。牛二開口就傷人。我今不看老丈面。定要牛二的命殘生。〔專妻上白〕專。母親喚你。〔專〕來了。忽聽母親喚。雙手閉禍門。〔專妻專同下〕〔牛白〕你不要逃走。你敢出來嗎。〔牛下〕〔四鄰人下三人留一老老〕〔員〕吓。老丈請轉。〔老老〕壯士何事。〔員〕方才這一大漢與人爭鬥。出來一女子手執拐杖。呼喚即回。莫非此人有些懼內麼。〔老老〕此人名喚專諸。乃是大孝之人。這拐杖是他母親日常所用之物。故而一喚即回。〔員白〕敬重父母。禮所當然。〔老老〕聽壯士說話。不像此地人氏。〔員〕本不是此地人氏。〔老老〕是那裏人氏。〔員〕楚國建里人氏。避難至此。〔老老〕請到寒舍待茶。〔員〕萍水相逢。怎好打攪。〔老老〕如此改日再見。〔老老下〕〔員〕

請。哦。呵呀。方才聽老丈之言。那專諸孝義兼全。我不免前去與他結交。若是借得吳兵伐楚。定然助我一膀之力。正是交友要交真君子。求人要求大丈夫。來此已是吓專兄開門來。〔專上白〕爲人須學癡。癡漢從來不饒人。是那一個。〔員〕在下拜訪。〔專〕原來是一位壯士請進。〔員〕請。〔專〕請坐。〔員〕有坐。〔專〕請問壯士尊姓大名。〔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乃楚國建里人氏。〔專〕原來是明輔將軍。失敬了。〔員〕豈敢。〔專白〕爲何這等狼狽。〔員〕專兄吓。〔唱西皮流水板〕恨平王無道亂楚邦。父納子媳亂綱常。我父諫奏反遭喪。特來借兵見吳王。〔專〕今有姬千歲招賢納士。何不投奔那裏。也好借兵報仇。〔員〕我本有意去投姬千歲。奈無機會。不敢造次。〔專〕就在寒舍暫住幾日。姬千歲聞知。必定前來聘請。〔員〕若得如此。俺子胥之幸也。我看專兄孝義兼全。意欲與專兄結爲昆仲。幸勿見却。〔專〕俺乃一介蠢夫。怎敢高攀。〔員〕俺伍員真心實意。不必過謙。〔專〕須要見過老母。〔員〕

正要叩見伯母請〔唱西皮搖板〕孝義兼全人欽仰

〔專唱西皮搖板〕兄有事來弟挂腸〔員唱西皮搖板〕

報仇事兒全仰仗〔專唱西皮搖板〕我保伍兄滅平

王〔專員同下〕

〔四太監一大太監引姬光上引〕父王宴駕恨王僚強

霸山河〔詩〕胸懷武霸子逞凶大事全仗晉文公

惱恨王僚圖霸業江山何日掌握中〔白〕孤姬光

適才二位先生奏道伍子胥避難至此不知身落

何地不免前去尋訪內侍吩咐御林軍走上〔太太

監〕御林軍走上〔四侍衛上〕〔姬〕帶馬〔唱西皮原板〕

芳草青青隱翠薇青山綠水鳥空啼恨王僚強霸

吳國地全憑勢力把我欺開得子胥到此地去訪

賢臣扶社稷御林軍擺駕出城地〔唱西皮搖板〕親

自去訪伍子胥〔四侍衛姬光同下〕

〔員上唱西皮快板〕走過東來又轉西舉目無親甚

慘淒衣衫縷誰周濟吹簫焉能充得飢〔白〕自

從與專諸結拜之後將行囊俱已典盡衣履全無

天吓天吓想俺伍員堂堂奇男子烈烈大英雄只

落得吹簫討飯吓〔唱西皮原板〕姜子牙無時垂釣

溪運敗時衰鬼神欺周文王夢飛熊夜撲帳裏親

訪賢臣保社稷東漢洛邑王綱墜戰將刀鎗何日

離伍員單人把楚棄父母冤仇氣怎息要借吳兵

心少計我與姬光會無期英雄落魄誰周濟手拿

竹簫討飯吃〔侍衛四太監大太監姬光同上〕〔姬唱西皮

快板〕孤王閑遊芳草地楊柳樹上花蝶飛遠遠隱

有簫聲起〔員吹簫介〕〔姬接唱快板〕聽簫聲吹得真

慘淒勒住馬頭用目瞰見一壯士相貌奇鶴髮童

顏少年紀莫非他是伍子胥反鞭立鐙下坐騎細

聽子胥把話提〔員唱西皮搖板〕伍員長街用目瞰

〔轉唱西皮流水板〕見一位官長相貌奇頭戴着金

盔雙鳳翅身穿一件滾龍衣莫非他是姬千歲有

意來訪我伍子胥本當向前去見禮衣衫襤褸不

整齊背轉身來心生計把我冤仇提一提〔叫頭白〕

爹娘兄長爹娘吓〔唱反西皮搖板〕子胥闕闕門楣

第我好比鳳脫翎毛怎騰飛父母的冤仇沉海底

空負我堂堂七尺軀我本是英雄不得地落魄天

涯有誰知。伍子胥伍明輔。父母冤仇不能報。爹娘吓。〔姬〕哦。〔唱西皮搖板〕聽罷言來我心喜。內侍與孤傳旨意。漢子上前把話提。〔白〕內侍喚那漢子。前來答話。〔太太監〕是那一漢子。我家千歲喚你上前答話。〔員〕來了。〔唱西皮快板〕聽說一聲喚。子胥愁人臉上笑嘻嘻。走上前來忙見禮。願君福壽與天齊。〔白〕參見千歲。〔姬〕那一漢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員〕千歲。〔唱西皮二六板〕富貴窮通不由己。也是我時衰命運低。我本是楚國功臣家。住在建里。姓伍名員。字子胥。恨平王無道。納兒媳。信用那奸賊費無極。我的父諫奏反遭忌。可憐我一家滿門三百餘口血染衣。聞賢王招賢納士多仁義。望求千歲把難人提。〔轉唱西皮快板〕伍子胥一朝得了志。知恩報德不改移。〔姬唱西皮搖板〕聞得將軍多仁義。今日一見果不虛。內侍擺駕回宮裏。我與將軍換朝衣。〔孫武子被離同上〕〔孫唱西皮搖板〕秦小府內兵將齊。〔被唱西皮搖板〕見了主公把話提。〔孫藝〕參見主公。〔姬〕罷了。見過

伍將軍。〔孫藝〕吓。伍將軍。〔員白〕二位先生請坐。〔劉展礮上唱西皮搖板〕正在後帳把箭比。忽聽來了伍子胥。邁步且進寶帳裏。〔白〕仁兄。〔唱西皮搖板〕幾載不見白了鬚。〔員唱西皮快板〕含悲忍淚叫賢弟。愚兄言來聽端的。特來盼兵到此地。不殺平王氣怎息。〔劉唱西皮搖板〕待等我國人馬齊。再與平王見高低。〔白〕請坐。〔姬〕二位先生。伍將軍到此大事可能成功。〔孫〕還是不能成功。必須要有一智勇雙全之人。方能成功。〔姬〕智勇雙全之人。那裏有。〔孫〕自然有。〔員〕臣啓千歲。臣有一結拜義弟。名喚專諸。此人智勇雙全。〔姬〕此人現在那裏。〔員〕姑蘇城內。臣去一喚就到。〔姬〕內侍看黃金千兩。彩緞百匹。隨明輔將軍替孤一往。〔員〕謝千歲。〔唱西皮搖板〕辭別千歲奉聘禮。〔員下〕〔姬唱西皮搖板〕去了明輔伍子胥。孤王江山可得地。〔孫唱西皮搖板〕神機妙算不差異。請主駕坐九龍裏。〔太太監員專同上〕〔專唱西皮搖板〕有勞仁兄把我提。進帳先行君臣禮。〔姬唱西皮搖板〕孝義雙全世。〔布躬

身施禮話商議。〔員唱西皮搖板〕風吹雲散見虹霓。〔專白〕草民專諸有何德能敢勞千歲下此聘禮。〔姬〕吓。壯士久聞壯士孝義俱全。些些小事何勞挂齒。吓。二位先生專義士到此有何妙計。〔孫〕啓主公。那王僚平日最愛何物。〔姬〕我那兄王平日最喜鮮魚。〔孫〕以魚刺之。〔姬〕想我那兄王內穿三層獐貌鎧。外罩金袍。刀鎗不入。〔孫〕獐貌鎧最怕是魚腸劍。〔姬〕魚腸劍世上少有。那裏有。〔孫〕自然有。〔被〕吓。師兄。我下山之時。師父賜我寶劍一口。名曰匕首。師兄請看。〔孫〕待我看來。神仙火煉寶劍。取名喚作魚腸。可破獐貌鎧甲。專刺王僚命喪。正是此物。千歲將此物收好。〔姬〕有了魚腸劍。大事可能成功。〔孫〕還是不得成功。〔姬〕怎樣不得成功。〔孫〕必要一心粗胆壯之人。在酒席筵前行刺。方能成功。〔姬〕哎呀。這就難了。〔專〕千歲。專諸不才。情願在酒席筵前行刺。那王僚。〔姬〕吓。專義士。我兄王保駕。臣子甚多。你一人前去。祇恐你的性命難保。〔專〕千歲。這等恩德。慢說性命。就

是粉身碎骨。理所當然。但是一件。〔姬白〕那一件。〔專〕家有八旬老母。妻室孩兒。還望千歲另眼看待。〔姬〕自你去後。我若錯待伯母。叫我國破家亡。〔專〕言重了。〔姬〕二位先生安排兵將。〔孫〕遵命。大事安排定。吳國又重興。〔孫被同下〕〔姬〕內侍看過黃金千兩。賜與伯母。說孤不義了。〔專〕謝千歲。〔唱西皮搖板〕多謝千歲。賜黃金。回家稟告老娘親。〔專下〕〔姬唱西皮搖板〕內侍將酒來擺定。我與衆卿議軍情。〔衆人同下〕

〔四侍衛四將士王僚同上〕〔王引〕大地山河。圖霸業。一統吳國。〔詩〕諸侯一概舉心計。霸佔江山。地無餘。開疆佔土。立大業。列國羣凶。誰敢欺。〔白〕孤王僚。老王晏駕。無人接位。是孤霸佔山河。御弟姬光。心懷不臣。在秦小府內。設下魚腸大會。請孤前去赴宴。是孤內穿獐貌寶鎧。外罩金袍。以防不測。衆位將軍。〔四將〕在。〔王〕人馬可齊。〔四將〕齊備多時。〔王〕擺駕秦小府。〔衆人同下〕

〔四太監引姬光上詩〕計就月中擒玉兔。安排香餌

釣海鯨。〔大太監上白〕大殿下到。〔姬〕有請。〔大太監〕有請。〔四侍衛四將王僚同上〕〔王〕御弟。〔姬〕兄王吓哈哈請坐。不知兄王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王〕豈敢。御弟相邀。有何見諭。〔姬〕兄王有所不知。祇因太湖有人。進得鮮魚二尾。烹煮好了。其味無窮。故爾請兄王過府同飲。〔王〕到此就要叨擾。〔姬〕內侍看宴。〔王〕擺下就是。衆將。〔四將白〕在。〔王白〕兩廂搜來。〔四將〕咋。〔作兩望門搜介〕沒有。〔王〕站立兩傍。〔姬〕兄王過府飲宴。爲何這等見疑。〔王〕想列國之中。兄不得不如此。〔唱西皮倒板〕列國交鋒干戈厚。〔白〕乾。哈哈。〔唱西皮原板〕弑君不啻宰雞牛。雖然是弟兄們情義。有各人心機。各人謀。昨夜晚一夢。眞少有。〔轉唱西皮二六板〕孤王坐在打魚的小舟。見一個魚兒在那水上走。口吐着寒光照人的雙眸。冷寒吹得難禁受。大叫漁人快把船來收。只嚇得孤王就高聲吼。回頭來又不見打魚的小舟。〔轉唱西皮快板〕醒來時不覺三更候。渾身上下冷汗流。愚兄一時解不透。御弟與

孤解根由。〔姬唱西皮搖板〕兄坐江山非一秋。列國不敢動貔貅。但願兄王享高壽。爲弟扶你坐龍樓。〔王唱西皮快板〕御弟說話孤心受。你保孤王壓諸侯。天下的舉子孤爲首。押定了一十一國各國不敢動貔貅。人來推盃就換大斗。〔姬〕呀。〔王白〕啊。〔唱西皮搖板〕御弟爲何面帶愁。〔白〕吓。御弟爲何這等模樣。〔姬〕小弟不料足尖疼痛難忍。〔王〕快前去請太醫調治。〔姬〕兄王在此。弟放心不下。〔王〕御弟你看。孤內穿糖貌寶鎧。外罩金袍。兩傍戰將千員。料無妨礙。快快調治去罷。〔姬〕告辭了。〔唱西皮搖板〕謝過兄王龍恩厚。小弟卽來獻酒。袖內機關怎猜透。管叫魚兒上了鉤。〔姬下〕〔王〕來傳進餚人。〔四將〕進餚人走上。〔專在幕內喊〕來也。〔專上唱西皮快板〕三皇五帝夏商周。蓋世英雄不到頭。命中有來終須有。命裏無來莫強求。魚中暗藏劍一口。要把王僚一筆勾。手捧鮮魚往上走。〔四將〕忒。做什麼的。〔專〕進餚的。〔四將〕可有夾帶。〔專〕無有。〔四將〕我們要搜。〔專〕站定了。〔唱西

皮快板」這纔是官差不自由。解帶脫衣你們請搜透。〔四將〕無有〔專〕無有閃開了。〔唱西皮快板〕老爺助我把名留。手捧鮮魚朝上走。見君不敢強抬頭。〔玉唱西皮快板〕霎時一陣香風透。祇見魚兒

在當頭。孤王只用這一口御弟待我好恩厚。快快拿來孤消受。〔專請唱西皮搖板〕魚藏劍下一筆鈎。〔專刺死王介四將殺死專介〕〔四兵士劉展雄同上將四將打下〕〔劉大笑介〕哈哈。哈哈。吓哈哈。〔衆人同下〕

戒烟與心理

汪瘦秋

光陰迅速。又到了這一年一次的禁烟節了。一股黑籍的同胞們。對於這個禁烟節大概總有一點覺悟吧。本來在這烟禁森嚴的現在。何必以身試法。萬一不幸被獲。不但精神。時間。經濟。都要受重大的損失。而且信譽人格。也就完全破產。社會雖大。恐無立足之地了。所以我奉勸吸烟的朋友們。從禁烟節起。下一個決心。趕快的來戒烟。要知道戒烟並沒有痛苦。諸位如果不信。我且講段故事給諸位聽聽。

在軍閥時代。有一個某旅長。向來是有阿芙蓉癖的。而且他的烟癮非常大。每天總要七八錢烟膏。才能過癮。有一次他去打仗了。一直打了一天一夜。他的隊伍打败了他。這時逃命要緊。也顧不得別的了。一跑跑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脫離危險區域。他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把幾乎喪命的話。告訴這朋友。這朋友立時叫廚房做飯給他吃。在他才吃了一半的光景。那朋友突然的想起他的烟癮來。於是就問他。你這兩天的大烟是怎麼辦的。誰知不問猶可。這一問却把他的烟癮提上來了。立時呵欠連連。涕淚交流。飯也不能吃了。身體也睡倒在椅子上了。於是朋友立時替他弄烟來吸。一直吸了三十幾筒。精神才算復原。後來那朋友問他爲什麼一提及癮。他說。在逃命的時候。因爲逃命要緊。早忘了這一層了。到你這裏以後。驚恐未定。也沒有想到烟的一字。那知被你一問。才想起來。我已經有兩天兩夜沒有吸烟。自然要發癮了。由這一般事實看起來。可知道鴉片烟癮完全是一種心理作用。如果能夠下決心來打倒這種心理。自然容易戒除了。所以我趁今天把這事實寫出來。貢獻給黑籍諸君子。

臨江會

戲情

孔明既被魯肅請到東吳，幫助周瑜，抗拒曹操。玄德因爲孔明一去，久無消息，放心不下，就教糜竺以備軍爲名，到東吳探聽消息。那周瑜本來很忌妬玄德，一見糜竺前來，就乘他回去，邀請玄德過江宴會。預備埋伏刀斧手，將玄德殺死。玄德聞得周瑜邀請，隨卽過江前來。但是也防備有變，帶着關公戎裝保護，寸步不離。周瑜正要擲杯爲號，忽見關公站在玄德背後，怒容滿面。周瑜本不認識，一問才知就是關公，不覺大驚失色，不敢下手。玄德才得安然回去。孔明先聽玄德前來，失驚不小，急忙走到都督府外來看，見有關公保護，方始放心。就走到玄德舟中等候。玄德到了舟中，孔明說明周瑜的好計，玄德也驚恐非常。

登場人物表

關公(紅生)

周瑜(小生)

劉備(生)

魯肅(生)

孔明(生)

〔龍套船夫劉關全上船介〕劉二弟，愚兄此番過江，想那周郎鬼計多端，如何是好。〔關〕兄王但放寬心，自古道：聖天子百靈神相助，大將軍有八面威風。〔唱西皮搖板〕兄王但把寬心放，細聽小弟說比方。小弟難比樊噲將，兄王好當漢高王。此番去把

東吳闖，小弟保駕料無妨。〔劉唱原板〕二弟好比樊噲將，愚兄難比漢高王。此番好比鴻門宴，怕的此去有損傷。弟兄就把東吳闖。〔同下〕〔龍套周瑜同上〕滿江撒下青絲釣，那怕魚兒不上鉤。〔中軍上〕劉備到。〔周〕聽我吩咐，酒席筵前，高掛金鐘。

一口金鐘一响。兩廂埋伏。金鐘二响。弓上弦。刀出鞘。金鐘三响。看本都眼色行事。來排隊相迎。〔衆〕是〔衆同下〕〔劉周衆人兩邊同上〕〔劉〕都督〔周〕皇叔〔同笑〕哈哈。〔同拉手下〕〔中軍關過場〕〔劉周同上〕〔周〕不知皇叔駕到。瑜未得遠迎。多有得罪。〔劉〕豈敢。備少得過江。問候都督。金安。望乞海涵。〔周〕豈敢。〔劉〕有帖相邀。不知有何見教。〔周〕一來兩國和好。無量會改爲臨江會。請皇叔過江。無非飲宴二字。〔劉〕怎好討擾。〔周〕看宴待瑜把盞。〔劉〕這就不敢。〔周〕禮當看宴。〔入席〕〔劉周〕請。〔中軍龍奎喝喊〕〔劉〕都督〔周〕皇叔。〔劉〕這作什麼。〔周〕皇叔過江。乃是一家客位。東吳三軍。必須要跪敬三盃。〔劉〕天氣炎熱。免了罷。〔周〕可以免得。〔劉〕免得。〔周〕起來謝過皇叔。〔中軍〕多謝皇叔。〔劉〕罷了。〔周〕皇叔請上宴。〔劉周〕請。〔劉〕都督備過得江來。爲何不見孔明先生。〔周〕另有公幹去了。〔劉周〕請。〔周白〕前去問來。跟隨皇叔有多少人馬。〔中軍〕吹皇叔有多少人馬。〔龍奎〕一軍十卒。

〔中軍〕啓都督一軍十卒。〔周〕賞他們一軍十卒酒飯。〔中軍〕來將酒飯抬下去。〔龍奎〕有請二將軍。〔關上白〕何事。〔龍奎〕這有一軍十卒酒飯。〔關〕飯菜抬去。酒且留下。〔中軍白〕難道有人貪杯麼。〔關〕哽。〔中軍〕哦。原來是你。〔關〕酒來酒來。〔中軍〕住了一軍十卒酒飯。你一人吃了。難道你是個酒囊飯袋。〔關唱快板〕說什麼酒囊飯袋。一人能抵百萬郎。〔中軍〕原來是個大肚子。〔關唱搖板〕大肚子本是英雄漢。斗米十肉腹內藏。臨江會不夠我的量。〔中軍〕住了。不夠你的量。我把鹹魚鹹肉。把你吃了。水一口不給你吃。渴都要渴死你呢。〔關〕前面什麼所在。〔中軍〕乃是長江。〔關白〕却又來。〔唱搖板〕前面就是一長江。〔中軍〕待我來弄他一下。〔打鐘介〕〔關〕呀。〔唱搖板〕耳傍聽得金鐘响。想必周郎有埋藏。但等金鐘三下嚮。管叫他一個一個劍下亡。〔周唱搖板〕看看午時又來到。量他插翅也難逃。面帶愁容臉帶笑。胸前安排殺人刀。中軍看酒生計巧。吓那傍跼定將英豪。〔白〕且住。本都正

要下手。劉備身傍，站立一員虎將，但不知他是何人。待我問過皇叔，酒飲不足，換大斗伺候。」〔劉〕備酒已夠了。〔周〕瑜有一事，在皇叔台前領教。〔劉〕有何金言，當面吩咐。〔周〕請問皇叔身傍這員虎將，他是何人。〔劉〕他就是我二弟，昔年過五關斬六將的雲長。〔周〕告便。〔劉〕請。〔周〕哎呀，且住。幸虧本都未曾動手，倘若動起手來，豈不是被他人先殺於我。〔中軍〕連我也逃不脫吓。〔周〕原來是二將軍，本都這廂有禮。〔關〕還禮。〔周〕二將軍，因何不來上坐。〔關〕兄王在此，有些不便。〔周〕你們乃桃園弟兄，仁義過大，說什麼不便二字。二將軍請來上坐。〔關〕得罪了。〔周氣介〕孔明魯肅同上。〔孔唱搖板〕這幾日不見魯子敬。〔魯唱搖板〕見了先生禮相迎。〔孔〕請問大夫都督擺宴，但不知款待何人。〔魯〕乃是款待你主玄德君。〔孔〕哦，原來我主過江來了。〔魯〕正是。〔孔〕可容我君臣相見。〔魯〕那有不見之理。〔孔〕如此請吓。〔魯下〕〔孔唱搖板〕時才魯肅對我講，原來我主過長江，站在轅門朝裏

望，刀鎗劍戟擺兩廂。〔旦〕且住。我主面帶愁容，周郎一傍面帶殺氣，莫非有害我主之意。這便如何。〔關〕哽哼。〔孔〕哦，呵呀，有二將軍保駕，料也無妨。待山人出去罷。〔魯上白〕先生可曾見過你主。〔孔〕已曾見過。大夫想都督擺宴款待我主，還是好意，還是歹意。〔魯〕這有好意，那有歹意。〔孔〕大夫，你休要瞞我。〔唱搖板〕都督擺宴非爲敬。〔魯唱搖板〕這樁事難瞞諸葛孔明。〔孔魯同下〕〔劉備唱搖板〕開言便把都督問，臨江會上多少兵。〔白〕都督有多少人馬。〔周〕只要我大令一出，能調百萬雄兵。〔劉〕告便。〔周〕請。〔劉〕且住。想那周郎，莫非有害備之意，不免乘此機會，過江去罷吓。都督備要告辭了。〔周〕哦，皇叔要過江去了。〔劉〕備要告辭。〔周〕瑜少送。〔劉唱搖板〕臨江會上多討擾。〔周唱搖板〕你我俱是舊故交，我送皇叔三御道。〔關唱搖板〕都督錯用計一條。〔劉衆人同下〕〔周唱倒板〕臨江會逃去了漢劉備。〔唱搖板〕枉叫本都費心機。〔魯上唱搖板〕將身就把寶帳進，見了都督禮相迎。〔白〕參見都督。〔周〕

罷了。一傍坐下。〔魯〕謝坐。都督詎來劉備。爲何不殺。放他回去。是何原故。〔周〕想那劉備身傍。有關羽保護。幸喜未曾動手。倘若動手。豈不被他人先殺於我。〔魯〕難道東吳千軍萬馬。就抵不了關羽一人麼。〔周〕吓。〔旗牌上白〕離了曹營地。來此是東吳門上有人麼。〔龍套〕那裏來的。〔旗牌〕曹營下書人要見。〔龍套〕啓都督。曹營下書人要見。〔周〕傳。〔龍套〕傳下書人進見。〔旗牌〕參見都督。〔周〕罷了。奉何人所差。〔旗牌〕曹丞相所差。有書呈上。〔周〕呈上來。營門伺候。〔旗牌〕遵命。〔周〕曹操有書前來。待我拆開觀看。漢大丞相呀呀吓。你在曹營稱得漢大丞相。來到我東吳。那個稱你漢大丞

至理名言

相。〔唱搖板〕一見書信咬牙恨。罵聲曹操狗奸臣。越思越想無計論。猛然想起殺來人。〔白〕來。〔中軍〕在。〔周〕將曹營下書人殺一個放一個。〔中軍〕得令。〔魯〕且慢。啓都督。兩國相爭。不斬來人。這殺一個放一個。是何原故。〔周〕大夫那裏知道。這殺一個。如殺曹操一樣。放一個回去。報與曹操知道。想你在三國之中。可算得一個謀士。冷笑何來。還不與我坐下。〔魯〕難道都督又是一計麼。〔周氣介〕趕。〔周〕好衆將官。隨本都追趕劉備去者。〔衆〕是。〔衆同下〕

金 盾

每錯過一分鐘時間。即是多予不幸。以一分可乘之際。不幸而生爲富家之子的人。彷彿是被載上了重量而賽跑的人。大多數富家之子。總是不能抵抗財富所加於他們的試探。因之而陷入於無價值的生命中。取道於等一會之街的人。將走入永不之室。我一生事業之成功。就在每做一事。必提前一刻鐘下手。

洛神

戲情

此劇是根據曹子建洛神賦排演，洛神賦本是曹子建思念甄后的寓言，賦中是描寫美人的態度。太略的情節，是曹子建封王之後，奉命歸藩，皇上賜了一個金帶枕。途中住息驛館，枕首睡眠，朦朧間，夢見一個仙女，乃是洛神。衣裝都麗，葆羽鮮明。約他明日洛川相會。子建次日醒來，即忙趕至洛川，果見洛神隱約而來，各道慕想情殷，卻能相持禮，絕無邪蕩的行爲。言談既畢，一霎時就不見了，子建只得悵悵而回。

登場人物表

洛神(花旦)

曹子建(小生)

吳可銘(生)

漢濱仙姑(花旦)

湘水神妃(花旦)

〔四龍套大太監四太監曹植同上〕〔曹引〕帝城春老杜

宇催歸早。〔詩〕洛陽冠蓋地，車馬紛馳驅。崇臺接

烟起，翠閣與雲齊。〔自〕本藩雍邱王曹植，承恩北

闕，備位東陲，雄誇文陣之師，健樹騷壇之職。今日

朝覲禮畢，承命歸藩。〔內侍〕在。〔曹〕儀仗可

會齊備。〔內侍〕齊備多時。〔曹〕吩咐起程。〔內侍自〕

吩咐起程。〔曹唱搖板〕金殿上辭聖駕，言歸東藩，適

才間背伊闕，又越轅轅，一路上經過谷把景山來

踐，不覺得日西墜，車殆馬煩，稅蘅皋，秣芝田，重催

前站，猛然見馬路前，已是洛川。〔吳可銘上引〕春完

古驛無鶯語，日落荒郊有馬嘶。〔自〕洛川驛驛丞

吳可銘，叩接王爺。〔內侍〕免。〔吳〕驛中酒飯俱已齊

備，伺候王爺駕到。〔曹〕引路。〔唱搖板〕一陣陣晚鴉

聲歸心似箭，猛抬頭來到了洛水驛前。〔下〕

〔曹上白〕左右暫退。〔衆下〕長途跋涉好生困倦。
 〔嘆介〕你看冷驛蕭條，春光潦草，碧雲已合，美人不來，這情懷好難安頓也。〔曹唱〕身不慣長途苦，好生困倦，這情懷無聊賴，待向誰言。〔吳上唱〕市遠盤餐貴，官貧供給難，請王爺進晚膳。〔曹〕不消，內侍們且自迴避，我要靜息片時。〔吳下〕〔起更介〕〔曹〕夜靜更深，怎生消遣，前日入朝之時，多蒙聖上以玉鏤金帶枕見賜，當此枯坐無聊，不免在燈下撫玩一回。內侍。〔內侍上白〕王爺何事。〔曹〕將聖上所賜玉鏤金帶枕取來。〔內侍白〕領旨。金帶枕在此。〔曹〕放下，爾且迴避。〔待下曹看枕介〕〔曹〕是好一個枕兒也。〔唱二簧原板〕手把着金帶枕，殷勤展玩，想起了當年事，一陣心酸，都只爲這情絲牽連不斷，好教我終日裏意馬心猿。〔欠伸介〕一霎時只覺得神昏意懶，無奈何我，只得倚枕而眠。〔睡介〕〔洛神內唱倒板〕滿天雲霧濕輕裳。〔四仙女持雲領洛神同上〕

〔洛唱〕如在銀河碧漢旁，縹渺春情何處傍，一汀烟月不勝涼。〔白〕吾乃洛川神女是也，掌握全川水印，修成一點仙心，因與曹王子建尚有未盡之緣，猶負想思之債，今日聞他駐紮本驛，爲此御雲而來，到他夢中略表因由，藉通誠慄，侍從們洛川驛中去者。〔唱〕思想起當年事，心中惆悵，再相逢是夢裏好不悽涼。〔下〕

〔曹睡介〕〔洛上唱搖板〕野荒荒星皎皎，夜深人靜，駕雲來轉瞬間，已到驛門。〔白〕來此已是洛川驛中，待我進去看他，早已酣睡也。〔唱〕進門來昏昏一燈搖影，可憐他伏几臥獨自淒清，我有心上前去將他喚醒，羞怯怯只覺得難以爲情。〔白〕看他懷抱之中，乃是五鏤金帶枕，睹物傷情，益增悲感，待要將他喚醒，怎奈難以爲情，這便怎麼處，吓有了，我不免夢中約他，明日川上相會便了。子建吓子建，我與你未了三生，尙須一面來日洛川之上，專待君臨，牢牢緊記，小仙去也。〔唱〕出門來喚衆仙，祥雲駕定，待來朝見了面，再道前塵。〔洛下〕

〔曹醒介〕〔曹〕猛然間睜開了朦朧睡眼，適才聞一女子好似天仙。〔白〕呀，好生奇怪，方才朦朧睡去。

分明見一神女。水佩風裳。姿容絕世。似從那裏見過一般。兀的不教人想煞也。我思這夢還去的。不遠待我喚他轉來。〔出招手介〕〔曹白〕我那神女呢。我那仙姬呢。竟自去了。我想人生在世。似這等佳夢。能有幾場。偏是醒得的這樣快法。唉。我好恨也。〔唱〕荒郊由亂雞聲。把好夢驚醒。却教我從何處再覓嬋娟。〔內侍提燈上〕〔內侍〕夜已深了。請王爺後殿安寢。〔曹〕帶路。那仙人在夢中約我。明日川上相會。不免早些安寢。準備精神。明日川上去哉。正是好夢難尋容易掉。柝聲偏向枕邊敲。〔下〕

〔漢濱仙姑湘水神妃同上〕〔漢唱〕昔日曾游漢水濱。肌膚凝雪玉裁身。〔湘唱〕同心執掌南湘水。六幅輕羅着碧裙。〔漢〕吾乃漢濱仙姑是也。〔湘〕吾乃湘水神妃是也。〔漢〕仙姑請了。〔湘白〕仙姑請了。〔漢〕今日蒙宓姐相招。不知爲了何事。〔湘〕旣蒙相招。你我須要走一遭才是。〔漢〕仙姑言之有理。請。〔湘〕請。〔漢唱〕雙雙攜手出洞門。〔湘唱〕宓姐相招必有因。〔漢唱〕駕起祥雲朝前進。〔湘唱〕轉

瞬之間到洛濱。〔同下〕

〔曹騎馬上唱〕一夜裏害想思未曾睡穩。渺茫茫何處見夢裏仙人。〔白〕本藩因感神女之夢。約我洛川一見。似曾相識。未免有情。教我一夜未曾睡穩。爲此屏去騶從。獨自前來。前面洛川不遠。急急加鞭者。〔唱〕我這裏緊加鞭。急忙前進。看前面碧溶溶已是洛濱。〔下〕

〔漢湘二仙姑同上〕〔漢唱〕雲端笑語朝前進。〔湘唱〕不覺來到仙府門。〔漢湘〕那位仙姑在。〔侍女上白〕原來兩位仙姑到了。有請娘娘。〔洛神上白〕何事。〔侍女〕兩位仙姑到了。〔洛〕有請。〔侍女〕有請。〔漢湘二仙姑進介〕〔洛〕仙姑駕到。有失遠迎。面前恕罪。〔湘〕豈敢。不知仙姑相招我等。有何見教。〔洛〕二位仙姑有所不知。只因雍邱王曹植。與小仙前生尚有未盡之緣。今日在此經過。其人頗識風情。深明禮意。欲相煩兩位仙妹。同小仙游戲一番。藉了前緣。不知兩位仙妹意下如何。〔湘〕小仙等甚願奉陪。〔洛〕如此小仙先行一步。二位仙妹帶同

儀仗卽刻前來如何。〔湘〕如此請。〔洛〕請侍兒門隨我前往。〔唱搖板〕雲鬢罷梳儀體靜。羅袂輕揚出殿門。衆位仙真將路引。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容與波前將他等一派清光不見人。〔曹上唱搖板〕加鞭催馬到洛濱。烟水茫茫何處尋。〔白〕來此已是洛川。待我速行幾步者。〔唱〕一片誠心向前進。可能見得夢中人。〔看介〕哎呀。妙吓。遠而望之。皎如太陽。升朝霞。近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真乃仙人也。看他脈脈含愁。盈盈欲語。待我聽他說些甚麼。〔徐步聽介〕〔洛〕子建吓。子建。彼此一別。十有餘年。可還記得小仙麼。〔曹〕哎呀呀。他那裏明明說着本藩。不知幾生修到有此奇遇。只是仙凡異體。不能親近仙姿。這便如何是好。待我祝告於他。吓。仙姬。既蒙以色身相示。何妨接近一談。〔洛〕感君相念。亦是夙緣。只是不可越理。〔曹〕待我望空拜他一拜。感動於他。或者得相親近也。未可知。〔拜介〕吓。仙姬。既云與本藩有宿緣。敢請稍停仙趾。追話前因。〔洛〕如此侍從們暫且退下。〔衆下〕〔洛神向前

介〕〔曹〕感蒙仙姬下降。小生這裏跪下了。〔洛羞拉介〕〔洛〕子建休得如此。你可還認得我。〔曹〕恍惚曾在夢中見過。〔洛〕幾時。〔曹〕昨夜。〔洛笑介〕蒙君見愛。已非一朝。怎麼說是昨夜才見。〔曹〕怎麼難道仙姬從前就與小王相認麼。〔洛〕正是。〔曹〕哎呀。怎麼小王就想他不起。仙姬來蹤去跡。望乞說個明白。〔洛〕我的蹤跡麼。〔曹〕正是。〔洛〕說起來和你耍遠就遠。要親就親。〔曹白〕怎麼耍遠就遠。〔洛〕你我二人向來未曾交過一言。〔曹〕這要親就親呢。〔洛〕這要親就親麼。這話就難說了。〔曹〕怎麼又難說了。〔洛〕咳。絮果蘭因。難細講。意中緣分。任君猜。〔曹〕小王益發糊塗了。還求明教。〔洛〕這要親就親麼。〔曹〕正是。〔洛〕你也曾爲我忘餐廢寢。與他人人生過氣來。〔曹〕吓。怎麼小王還與他人人生過氣來。〔洛〕正是。〔曹〕真是罪該萬死。怎麼就會忘懷了。哎呀。莫非小王此時還是作夢不成。〔洛〕是夢是醒。後來便曉。〔曹白〕還求仙姬明教。〔洛〕咳。殿下吓。〔唱〕提起前塵增惆悵。絮果蘭因

自思量精誠略訴求鑒諒。難得同飛學鳳凰。勸君
 休把妾念想。鶯疑燕謗最難當。〔曹〕仙姬既與小
 王有緣。何妨請降臨敝府。共證前因。〔洛〕你我相
 契以神。不過空中愛慕。一涉形迹。便墮孽障千古。
 多情之人。從無越理之事。小仙一到尊府。則悠悠
 之口。何患無辭。〔曹〕既是不能下降敝府。爲何昨
 夜又到驛中呢。〔洛羞介曹拉介〕〔洛〕去去何妨。〔洛拂
 袖介〕〔曹〕得罪了。〔洛〕無妨。〔曹〕仙姬吓。〔唱〕既
 然是與小王訂有夙因。又何妨賜色相。暫屈同行。
 非敢望與仙姬共同鴛枕。只不過到客邸略話前
 塵。望仙姬放寬心。自思自忖。一霎時分別了。後會
 難尋。從今日要害我忘餐廢寢。神仙界講慈悲。豈
 獨無情。〔洛不語介〕〔曹〕說了半日。總不知仙姬名
 姓。敢請以實相告。小王回去也好香花供奉。〔洛〕
 要知我的端底麼。〔曹〕正是。〔洛唱〕如此隨我來。
 〔下〕〔曹〕又娶隨他前去。這是甚麼意思。〔想介〕〔內
 侍車夫上〕〔內侍〕王爺爲何一人在此愁悶。〔曹〕哦。
 爾等來了。〔侍〕來了。〔曹〕適才看見一位美女。不

知是何神仙。爾等可知否。〔內侍〕小人不知。〔車夫〕
 吓王爺。那仙人是怎樣的模樣。〔曹〕穠纖得中。修
 短合度。委實美麗得緊。〔車夫〕小人聞得川之神
 名曰宓妃。王爺所見莫非就是他麼。〔曹〕一定是
 的。爾等暫且退後。待我上前觀看一回。〔內侍〕王
 爺須要小心。〔曹〕無妨。我去去就回。〔內侍車夫下〕
 前路不知又有何景象。〔洛唱〕屏翳收風天清明。
 〔曹〕原來這裏有這許多美麗的仙妹。〔洛唱〕過
 南崗越北泚。雜遝仙靈。一年年水府中修真養性。
 今日裏衆姊妹且戲川濱。〔曹〕妙極妙極。〔洛唱〕
 乘清風揚仙袂。飛鳧體迅。〔曹〕體迅飛鳧。飄忽若
 神。〔洛唱〕拽瓊瑤展六幅湘水羅裙。〔曹〕從南湘
 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洛唱〕我這裏翔神渚把
 仙芝探定。我這裏觀清流來把浪分。〔曹〕或戲清
 流。或翔神渚。〔洛唱西皮原板〕我這裏拾翠羽忙簪
 雲鬢。我這裏探明珠且綴衣襟。〔曹〕或探明珠。或
 拾翠羽。〔洛唱〕衆姊妹動無常若危若穩。凌清波
 移蓮步羅襪生塵。〔曹〕動無常則若危若安。今日

裏要仔細看上一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洛唱原板〕桂旂且將〔轉唱二六〕芳體蔭免他旭日射衣紋。〔曹〕右蔭桂旂。〔洛唱二六〕須防輕風掠雲鬢。采旄斜倚態伶粵。〔曹〕左倚采旄。〔洛唱二六〕齊舞翩遷成雁陣。輕移蓮。〔轉唱流水板〕步踏波行。翩若驚鴻來照影。宛似神龍戲海濱。徙移徬徨形無定。神光離合乍陽陰。雍邱王他那裏目不轉瞬。〔轉唱搖板〕心振蕩默無語。何以爲情。〔曹拍掌介〕〔曹〕妙極。妙極。小生可以算得奇遇了。這一定是宓妃無疑了。待我一拜。〔湘〕此位就是雍邱王麼。〔洛〕正是。待我上前與他講話。子建不要如此。〔曹〕是是是。〔洛〕小仙偶踏塵緣。昔日曾在宮中與殿下兩

一

- 一字不識。轎馬出入。是指目不識丁的現代閒人。
- 一筆通天。餓殺灶前。是指現代懷才不遇的文學博士。
- 一人得道。雞犬皆仙。是指現代官場中的任用私人主義。
- 一朝生。二朝熟。三次會晤談性慾。是指現代士女們的社交心理。
-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指現代軍人怯於禦侮。勇於內戰。

相愛慕。難道果真忘懷了。〔曹〕小王如夢初醒。想起前情。令人可恨。〔洛〕如今仙凡路殊。得此一會。亦是前緣。這有小仙常帶耳珠一顆。特奉殿下以報知己。〔曹〕受此重賜。何以報德。〔洛〕何足掛齒。〔曹〕小王這裏也有常帶玉佩一塊。敬獻仙姬。聊作瓊瑤之報。〔洛〕多謝殿下。〔曹〕豈敢。〔洛〕殿下你我言盡於此。後會無期。望殿下千萬珍重。小仙去也。〔漢湘〕仙姊請。〔洛〕二位仙妹請。〔衆同下〕〔曹〕哎呀呀。一霎時竟不見了。不免駕舟追趕。〔龍套車夫內侍上白〕天色已晚。請王爺趨路要緊。〔曹〕咳。如此帶馬。〔同下〕

王志欽

三上殿 假金牌

戲情

明朝萬歷年間，給事中孫安，一生忠直，不怕強權。那時國相張居正，強橫專權，孫安約合朝臣，上本參劾。眾人皆畏懼不敢，孫安忿恨非常，獨自一人，上殿參奏。萬歷帝責罵他若再如此狂妄，侮辱大臣，必將殺其全家。孫安更加忿怒，第二天照他家中的人口，做了若干棺材，表示不畏誅殺的意思，再上殿劾奏。帝當時大怒，傳旨斬首。幸虧徐彥昭竭力解救，才得免死，降為荊州府理刑廳。安又上殿奏說荊州素多豪強，不易治理，不願前往。帝即賜他硃漆棍二十四根，專打豪強，他方才前去赴任。既然到任之後，除暴安良，政績頗好。那居正的兒子張秉仁，家住荊州，無惡不作，竟將李相毒死，逼娶李妻，李妻當夜自刎而死。孫安知道這事，以為既有皇帝賜的硃漆棍，專治豪強，就設法將秉仁拿到法辦。秉仁連夜派人進京，告知居正。居正急派楊卿奉着金牌，調取孫安進京。楊卿到來，孫安正在審問秉仁，一時無法抗旨，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他為夫人識破金牌是假的，孫安反多得一種證據。當即帶同人犯，進京去了。

登場人物表

萬歷帝(小生)

孫伯陽(老生)

徐彥昭(淨)

楊溥(生)

馬子千(生)

楊太(丑)

孫夫人(老旦)

李相(生)

張居正(淨)

三上殿

〔徐彥昭勸馬子千楊太同上〕〔徐引〕為國盡忠義。晝夜常掛心，吃王君上俸，最要早報恩。〔自〕定國

公徐彥昭〔溥〕蒲州楊溥〔馬〕馬子千〔太〕楊太
 〔徐〕衆位大人請了〔衆〕請了〔徐〕今逢大朝之
 日上殿參王〔孫伯陽上白〕衆位大人慢走〔衆〕孫
 大人到了〔孫〕衆位大人到此爲何〔衆〕今逢大
 朝之日上殿參王〔孫〕衆位大人是我當日上本
 萬歲惱怒免我一月不來朝參見駕今日一月有
 餘上殿參王衆位大人作一本頭下官作一本尾
 本參奸賊張居正〔衆〕咳呀〔孫〕若要不然下官
 作一本頭衆位大人作一本尾本參張居正〔衆〕
 咳呀〔孫〕竟是與賊同黨待我上殿參王〔徐〕孫
 大人上殿你我去保本請〔同下〕

〔四內監萬歷上引〕金龍盤玉柱鳳凰叩九霄〔自〕
 前殿角九龍出水後殿角緊靠花園金鐘打罷玉
 鼓吹衆文武三呼萬歲哦孤萬歷至我登基以來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鎗刀入庫馬放南山眞乃清
 平世界今乃大朝之日內臣閃放龍門〔內侍〕閃
 放龍門〔孫上白〕爲國忠良比方顯正忠臣臣孫安
 參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萬歷〕孫愛卿你也

來了〔孫〕臣來了〔萬歷〕孫愛卿上殿有何本奏
 〔孫〕臣本參張居正〔萬歷〕孫愛卿你可有多大
 官職〔孫〕臣官居刑科給事中之職〔萬歷〕你官
 居給事中之職你就敢參閣老倘然猛虎回頭打
 你一掌那是怎了你府下可有多少家眷〔孫〕臣
 一十八口〔萬歷〕回府造了一十八口棺匣再來
 奏我那張愛卿〔孫〕臣遵旨金殿領王旨回府造
 棺匣〔下〕〔萬歷〕內臣殿下有事無事〔內侍〕無事
 〔萬歷〕捲簾朝散〔下〕

〔孫夫人上白〕老爺在朝做忠臣榮華富貴從天
 降〔孫上白〕下朝回來對夫人細說明白〔夫人〕老
 爺往日下的朝來歡天喜地的今日下的朝爲何
 愁眉不展〔孫〕夫人不知是我今天的朝去本
 參張居正萬歲惱怒言說你府下可有多少家眷
 是我言道臣一十八口萬歲言道回府造來一十
 八口棺匣再來奏我那張愛卿家院〔家院上白〕有
 〔孫〕請下能工巧匠造下一十九口內有一口長
 止一尺寬只七寸二龍戲珠黃紗罩頂〔家院〕是

〔夫人〕老爺造下那一口棺匣却是爲何。〔孫〕夫人那昏王聽我本奏還在罷了。若要不肯他就喪在那口棺匣。〔夫人〕老爺那不欺了君了。〔孫〕你婦道家曉得什麼。〔家院上白〕棺匣到。〔孫〕俱已抬到午門候旨。〔同下〕

〔萬歷大監同上〕〔萬歷〕孫愛卿孤命你回府造來棺匣可怎麼樣了。〔孫白〕臣棺匣已到萬歲過日。〔萬歷〕內臣觀看。〔內侍〕遵旨啓稟萬歲。察來察去察了一十九口內有一口長餘一尺寬餘七寸二龍戲珠黃紗罩頂。〔萬歷〕好一孫安孤命你造來一十八口棺匣你爲何造來一十九口內有一口長餘一尺寬餘七寸二龍戲珠黃紗罩頂是何道理。〔孫〕萬歲依爲臣本奏還在罷了。若要不肯小昏王你就喪在這口棺匣。〔萬歷〕好一孫安上的殿來。渺視寡人那裏容得金瓜武士推出午門。與我開刀。〔衆上白〕刀下留人萬歲孫安只可一饒不可一斬。〔萬歷〕哇孫安上殿渺視寡人再要保本一例問罪。〔徐〕哦。〔唱搖板〕在此金殿用目睜到

叫某家喜心中。我今不打萬歷主。只怕江山不太平。我把銅錘拿在手。我今要打主聖龍。〔萬歷〕徐千歲慢着。小王不斬孫安。也就是了。內臣替朕傳旨。孫安上殿。〔內侍〕遵旨。聖旨下。孫安上殿。〔孫〕只說法場死。不想又復生。來在金殿上。大罵無道龍。哈哈。好一昏王。將我綁下殿去。爲何不殺。又不斬。〔萬歷〕好一孫安。上的殿來。大罵小王。那裏容得金瓜武士。推出午門。與我問斬。〔孫白〕哈哈。〔萬歷〕好孫安。爲何大笑。放回來。〔孫〕小昏王。將我三番兩次。綁下金殿。爲何不殺。是何道理。〔萬歷〕好一孫安。爲何發笑。〔孫白〕好一小昏王。不記得當年。老王晏駕。把江山託與李良執掌。誰想那李良。昧透血心。要奪大明江山。那時多虧徐千歲。楊大人。保你小昏王。七歲上登基。自你登基以來。酒色昏迷。國事不正。難以坐朝。不聽我忠臣本奏。聽信讒言。那張居正。用本保就聽信他的讒言。你就封他掌朝。一個大師。小昏王似你。思前想後。〔萬歷〕好一孫安。上的殿來。你敢說孤王聽信讒

言金瓜武士綁出午門斬首〔衆〕刀下留人萬歲。孫安只可一饒不可一斬〔萬歷〕哇好一孫安上的殿來大罵小王身犯國家王律定斬不容〔徐唱搖板〕一見孫安綁下殿好不叫人心痛酸職都押在龍書案收心務本種莊田〔楊溥唱〕哦一見千歲下金殿到叫楊溥淚不乾職都押在龍書案山西蒲州快樂安然〔馬子千唱〕衆位大人下金殿到叫下官不耐煩職都押在龍書案收心務本不居官〔楊太唱〕衆位大人把殿下到叫楊太淚汪汪在金殿摘烏紗回家去種莊家扯大步挽哇哇稍代檢棉花〔張居正上唱〕滿朝文武俱下殿留我一人保江山〔太監〕衆位大人下殿〔萬歷〕替朕傳旨孫安上殿〔孫〕接旨臣謝過我主不斬之恩〔萬歷〕非是小王不斬與你多虧衆位大人保本孫愛卿寡人有心發你邊外居官琢磨琢磨你的性體小王自有搬運回朝之日〔孫〕這個〔衆使眼色過場介〕

〔孫〕臣我願去〔萬歷〕願去就好內臣看了地理圖〔唱原板〕在金殿獻地圖用目觀看你聽小王對

你言上寫着雲南道居官不淺〔孫〕這個麼臣我不去〔萬歷〕四川城內去居官〔孫〕這個麼臣我還是不去〔萬歷唱〕湖北居官路長遠你到那裏把民安〔孫〕這個麼臣我還是不去〔萬歷唱〕這不好來那不好荆州二府去坐官〔孫〕這個麼臣我願去〔萬歷〕怎說願去就好〔孫自〕臣我還是不去〔萬歷〕你怎麼不去〔孫〕荆州府鄉紳太多呀將爲臣勘磨死也是有的爲臣還是不去〔萬歷〕怎說將你勘磨死也是有的小王恩賜二十四杆紅油漆棍打死豪惡之家絕根一條若要使盡回京再領你去罷〔孫〕臣我還是不去〔萬歷〕你怎麼又不去了〔孫〕臣我出京時節衆家大臣手扶轎杆大喊三聲法官到任來也臣我還要威武威武〔萬歷〕你在金殿罵小王你還要怎樣威武〔孫〕臣我爲國盡忠〔萬歷〕件件依從你去罷〔孫〕遵旨〔唱〕在金殿叩了頭聖恩來謝我只得在金殿用目細觀幼主爺待我恩不淺我只得官到那邊在金殿我只得用目觀看哦徐千歲你過來臣有

話言。想當年老王爺作事錯。把江山讓與了李良。賊擔李良賊。他把那血心昧。他封了昭陽。你徐楊五路搬兵到。打碎了金鎖三道拴。徐子歲暫且金殿站。哦。楊國相請過來。臣有話言。想當年你徐楊。把本見。他到說徐楊是邪奸。李太后行事太拘見。多虧了徐楊執掌江山。保幼主七歲來登殿。酒色昏迷。難把朝全。不聽忠臣本來見。他反道妄信邪奸。楊國相暫且金殿站。哦。馬恩師請過了弟子有

假金牌

〔家院孫伯陽同上〕〔孫上唸引子〕金章紫綬惟聖德。難酬〔詩〕十載寒窗苦。耽勞桃花浪裏覓金鷺。生平剪惡安良性。不懼龍恩着紫袍。〔自〕下官姓孫名安。字伯陽。中州人氏。萬歷駕前爲臣。官居刑科。都給事。可恨張居正老賊。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壓羣臣。是我上殿諫奏一本。聖上年幼。信用奸佞。道我以小犯上。當殿削職爲民。多虧四家保奏。國老馬自強。國公徐延昭。翰林院楊爵。兵部侍郎楊

言。弟子荆州去坐官。來往書信要你傳。弟子若有好共歹。恩師你與弟子大報冤仇。馬恩師暫且金殿站。哦。楊大人請過來。臣有話言。想當年你也去東征西戰。南創北殺。保主江山。大功勞你也有千萬。小功勞也有萬萬。千楊大人。楊大人。暫且金殿站。八大朝臣十二連官。一個一個且都免見。〔孫下〕〔萬歷〕衆卿孫愛卿出京。小王心裏不悅。衆卿回府。〔太監〕請駕回宮。〔衆〕請。〔同上〕

波。將吾刑科都給事降職。景二府轄民。又蒙四家保官討來二十四根御棍。打死豪惡一名。去棍一根。若能用完。進京重領。只因張居正原籍京郡。荆州此番前去。查爾弊病。難逃孫老爺之手。今乃黃道吉日。就此起行。蒼頭。〔家院〕老奴伺候。〔孫〕夫人轎馬可曾齊備。〔家院〕俱已齊備。〔孫〕吩咐家眷前行。與爺帶馬。〔唱西皮搖板〕自幼兒守寒窗苦讀。文卷初出仕。就曉得與民雪冤。朝出了張居正

是爲大患。我一心捨性命扳倒奸讒。〔下〕

〔李相崔氏同上〕〔李唱二簧搖板〕虛飄飄昏慘慘天昏地暗。〔崔氏唱二簧搖板〕猛抬頭但只見炎日無光。

〔李〕李相亡魂是也。〔崔氏〕崔氏鬼魂是也。〔李〕娘子。吾夫妻俱被張秉仁所害。今蒙閻羅天子。准

其你我夫妻前去索命。〔崔氏〕今有清官孫伯陽老爺上任。你我夫妻正好前去鳴冤。〔李〕請〔接唱

二簧搖板〕奮志攻書是空忙。〔崔氏唱二簧搖板〕好似黃梁夢一場。〔李唱二簧搖板〕不幸夫妻死得苦。

〔崔氏唱二簧搖板〕泉台渺渺路茫茫。〔下〕

〔吏卒衙役同上〕〔吏〕清官來上任。百姓享太平。我等乃是荊州二府衙門差人等是也。有新官孫老爺到任。大家前去迎接。〔衆〕一同前往。〔下〕

〔孫伯陽家院衆同上〕〔衙役〕老先生前邊有三人騎馬來了。快快去問問。二位請了。〔家院〕請了。施

禮爲何。〔吏白〕請問二位從那裏來的。何處公幹。〔家院〕我們從京中來的。跟隨老爺荊州上任。〔吏〕

可是孫老爺。〔家院〕正是。〔吏〕煩勞通稟。就說荆

州二府書吏差人等接見。〔家院〕稟老爺。今有荊

州二府書吏等前來接見。〔孫〕命他們馬前回話。〔家院〕是。老爺命你等馬前回話。〔衆〕荊州二府

兵房與老爺叩頭。〔孫白〕起來。前面是什麼地方。〔吏〕十里鋪。〔孫〕領爺去到十里鋪。〔吏〕出差人

等。花名手本呈上。〔孫〕着他們一班一班叩見。不許擁擠。〔吏〕吓大老爺吩咐。一班一班叩見。〔衆〕

兵房茶房叩見。快班與老爺叩頭。壯班與老爺叩頭。轎夫鑼夫傘夫拾事人等。與老爺叩頭。〔孫〕吩

咐他們不可遠去。問話一畢。就要起程。〔吏〕吓。不可遠去。就要起身。〔衆下〕〔孫〕書吏本府初到此地。

不知民情。還要望你領教。〔吏〕吓大老爺。書吏辦事有甚不週之處。懇求大老爺訓示。領教二字。實

不敢當。〔孫〕說領教。必須要領教。〔吏〕嚇死書辦了。〔孫〕胆小之人。起來。〔吏〕多謝老爺。〔孫〕此間民

情如何。〔吏〕俱是順民。〔孫〕鄉紳幾家。〔吏〕鄉紳頗多。難以一時備訴。〔孫白〕興者幾家。敗者幾家。

〔吏〕興了一家。敗了一兩家。〔孫白〕敗了那兩家。

〔吏〕教官崔紹通判李永宗。此二家乃是兒女親翁。〔孫〕興者那一家。〔吏〕興者就是那朝閣老張。〔孫〕哦。可是那張居正。〔吏〕正是那張大人。〔孫〕現在他家何人所管。〔吏〕三公子秉仁。〔孫〕此人行為如何。〔吏〕就問這三公子爲人麼。好好好。〔孫〕吓。見你言而又止。莫非他行為不端。〔吏〕非。但行為不端。而且強言轄吏。〔孫〕這廝怎生不法。一一講來。〔吏〕論他所行之事。萬惡多端。難以備訴。只提前春一事。容書辦慢慢稟上大老爺一聽。〔孫〕慢慢說來。內一家鄉紳通判李永宗。所生子名喚李相。一十六歲進學。二十三歲中舉。因他父母年邁。每日在家侍奉雙親。前科大比之中。進京會試。過訪張公子。張府有一螺絲酒壺。一邊盛香茶。一邊裝藥酒。張公子吃茶。李公子飲酒。可憐可憐。將一茗天榜舉人。竟用藥酒害死。〔孫〕將一榜舉人害死。難道說他家父親不去寫狀稟官。〔吏〕怎麼不去告狀。張公子聞知。差一家人去到黃知府堂口大聲喊叫。言說。三班六房。你爺就

不要在此爲官。回去抱。〔孫〕爲何不講。〔吏〕此話說出言重。〔孫〕想必是句來路話。說也無妨。〔吏〕那個接了李家老頭兒的狀子。叫你家老爺就不要在此爲官。回家抱孩子去罷。〔孫〕兵房照你這等說來。這廝目無王法。〔吏〕非但目無王法。而且蔑視朝廷。〔孫〕向後說。〔吏〕然後花費萬兩之資。將李相之妻崔氏霸娶過去。一夜未滿。一刀殺死。〔孫〕書辦這話就不像了。他既然花費萬兩之資。將崔氏娶過門去。豈能一夜未滿。一刀殺死。〔吏〕大老爺說他一夜殺死是虛。這是崔氏自刎一刀。要落個賢名。〔孫〕着吓。向後說來。〔吏〕書辦拙嘴笨腮。講說不了許多。那年越南交趾國與當今萬歲遣來寶玩袍帶珠履。進寶官一十二員。張公子計誑進府去。殺了進寶官一十二人。花園之中。修造皇宮金殿。親身扮作帝王模樣。家人扮作文武朝臣。丫環扮作宮娥綵女。每日清晨朝賀。習演朝儀。不久要惹萬歷爺的江山哩。〔孫〕書辦此事還是你眼見。還是耳聞。〔吏〕雖是耳聞。件件是實。

〔孫〕張府住那一門。〔吏〕東門。〔孫〕吩咐打轎進東門。〔吏〕大老爺東門走不得。〔孫〕東門謂龍路怎麼走不得。〔吏〕張府門前有三尺禁地。左邊金叉右邊銀擋。文官至此下轎。武官到來下馬。雖鞍慢說文武官員。就是當今天子路過他府門前。也要下車龍行兩步。〔孫〕本府今朝單走東門。〔吏〕哎呀。大老爺他還有一個凶惡家人。名叫張增。每日搬把椅子坐在府門。不論南來北往之人。容他過去便罷。倘若不肯怒惱他的性兒。一把扭進府中。害了好人無數。東門萬萬走不得。〔孫〕書辦。本府奉命而來。何懼於他。不妨事。本府作主。吩咐開導。〔衆〕上轎。〔孫唱二簧搖板〕書辦之言對我道。藐視至朝法律條。此賊做事果強暴。害死舉人夫妻赴陰曹。本府若不把賊掃。枉食皇家爵祿高。〔自〕人役們。〔衆〕伺候老爺。〔孫唱二簧搖板〕進城先放三聲炮。〔進城〕〔孫唱二簧搖板〕忽聽書吏稟聲高。〔吏〕來到張府。〔孫〕住轎。〔衆〕吓。〔孫〕喂呀。奸賊的府門。倒也威嚴。人來。〔衆〕有。〔孫白〕照定府門鳴鑼

吹打。〔家人張秉仁上白〕何人這等放肆。速去看來。〔家人〕何人大胆不按響器。〔吏〕管家大爺。這是新官孫老爺上任。不知府門規矩。因此未按響器。〔家人〕這等放肆。新官叫什麼名字。〔吏〕孫伯陽。〔家人〕伺候着。稟三爺。這是新官孫老爺上任。不知府門規矩。因此未按響器。〔仁〕可是那孫伯陽。〔家人〕是。〔仁〕張增從前太爺有書道。這廝做官傲上。不要睬他。放他過去。〔家人〕吓。好造化。偏偏今日不怪他。過來。〔吏〕在這裏。〔家人〕三爺不怪。你們走過去罷。〔吏〕其實難怪。怎麼做來着。稟老爺。三爺不怪老爺。叫老爺過去。〔孫〕呵呀。他倒寬恩。前去說道。本府新官到任。一來拜府。二還要領教。〔吏白〕吓。管家老爺。我家老爺說新官到任。一來拜府。二還要在三爺面前領教。〔家人〕這句話講得中聽。領教。領教。是現在站定了。稟三爺。孫府說新官上任。一來拜府。二還要在三爺面前領教。〔仁〕說我心上有事。改日再會。〔吏〕稟老爺。三爺心上有事。改日再會。〔孫〕怎麼不容本府相見去。

說容見便罷。不然一定要強見。〔吏〕管家大爺，老爺說容見便罷。不然就要強見。〔衆〕我們就要強姦了。〔家人〕什麼話。〔吏〕一定要見。〔家人〕這等勞叨下站。稟三爺。孫官府說容見便罷。倘若不見。他就要強見。〔七〕許多囉蘇。閉上府門。〔家人〕吓待我將門閉上。看你們怎麼見話。〔孫〕就說本府帶來二十四根御棍。打死豪惡一名。撤棍一條。打開府門。也要相見。〔衆〕起起。〔家人〕慢着。慢着。待我傳稟。稟三爺。孫官府帶來二十四根御棍。打開門。也要相見。〔七〕吓。好一個孫伯陽。你一定要見三爺。有什麼好處。〔衆〕起起。〔七〕開門請。〔家人〕有請。〔吏〕裏面請老爺。〔孫〕跟隨老爺進府。〔七〕孫老爺到來。張增倒茶。〔孫〕慢着。清晨服過藥。不用茶。〔七〕如此看酒。〔孫〕豈知藥內不下酒。〔七〕孫父母到來。小弟有失遠迎。多多有罪。〔李相崔氏魂魄上推仁倒〕〔家人〕三爺醒來。〔七〕唱二簧〔搖板〕昏昏沉沉陽台夢。〔孫〕三爺此病。還是久有。還是新得。〔家人〕你問我三爺這病麼。倒是久有。

的。〔孫〕我想既是舊病。此時不能傷命。〔家人〕三爺醒來。〔七〕唱二簧〔搖板〕耳邊忽聽有人聲。強打精神睜開眼。〔白〕吓。〔唱二簧〔搖板〕眼前坐的什麼人。〔家人〕這是新官孫老爺。〔七〕那個孫老爺。〔孫〕弟是孫安。〔七〕怎麼你是孫老爺。〔孫〕不敢。孫伯陽。〔七〕孫父母。〔孫〕越發不敢。〔同笑介〕哈哈。〔七〕有句話兒對你講。不可走漏這風聲。我把江山謀。〔張增嗽介〕〔孫〕哇。我與三爺講話。何用你在一傍打攪。〔七〕好狗才。常言說管家管家的。府下之事。怎麼管在三爺頭上來了。狗娘養的。該打放肆。〔孫〕三爺謀了江山待怎樣。〔七〕唱二簧〔搖板〕我把江山謀就了。要奪萬歷錦綉城。〔孫〕弟不信。〔七〕怎麼你不信。孫老爺吓。〔唱西皮〔搖板〕我說此話你不信。跟我前去看假真。叫張增與爺前引路。〔下〕〔孫仁同上〕〔七〕唱西皮〔搖板〕這是孤的午朝門。上面就是金鑾殿。兩邊盡是抱厦廳。張增打開刀鎗庫。刀鎗擺得一片新。亞賽南山草苞筍。猶是北海浪千層。這邊有個殺人場。那邊有個剝皮廳。愛卿

且在丹墀站。等得寡人把衣更。頭上戴的飛龍帽。滾龍黃袍緊着身。腰中束的鞭田帶。粉底朝靴足下登。開國元勳叫張增。他是寡人輔弼臣。這邊打動朝廷鼓。那邊再擊景陽鐘。淨鞭三響登寶殿。叫一聲孫安快討封。〔孫〕吓。〔唱西皮搖板〕京都別了萬歷主。荊州又出新朝廷。無奈上前雙膝跪。殺生不如放了生。〔仁唱西皮搖板〕進寶官殺了十二個。連你算是十三名。〔孫接唱西皮搖板〕三爺饒得我不死。情願保你坐龍庭。〔仁接唱西皮搖板〕這句話兒講得好。開言叫聲孫愛卿。袍袖一擺文武散。張增與孤把衣更。〔自〕孫官府。你可看得明白。〔孫〕明白。〔仁〕你可看得仔細。〔孫〕仔細。〔仁〕孫官府。〔唱西皮搖板〕囑咐之言牢牢記。你若敢露罪非輕。〔自〕哇。〔下〕〔孫跟下又增孫仁同上〕〔增〕三爺醒來。〔孫〕看杯茶來。鯉魚脫金鈎。擺尾不回頭。〔下〕〔增〕三爺醒來。請用茶。〔仁〕方在何人在此。〔增〕方才新官孫安到此。〔仁〕可曾講些什麼。〔增〕方才三爺舊病復發。打開皇宮金殿。獻出袍冠帶履。都被

那廝看見。急急逃走。〔仁唱〕哎呀。這廝倘若奏與聖上。慢說吾父在朝爲官。就是全家性命。俱難保全。這便怎麼處。哦。有了。不免修書一封。差人急速進京。求吾爹娘作主便了。來看文房四寶。喚張彪。〔增〕張彪那裏。〔彪上白〕有。〔增〕三爺喚你。〔彪〕三爺有何吩咐。〔仁〕賜你書信一封。現銀一錠。星夜進京。此書面遞老太爺。〔彪〕是。〔仁〕速去。〔同下〕

〔衆役孫上〕〔孫〕這有名帖。請張公子過衙議事。〔役〕吓。〔下〕〔孫〕掩門。〔同下〕

〔彪上白〕只因一封信。走盡萬重山。來此已是那位在。〔家院上白〕侯門深似海。不許外人來。是那個。〔彪白〕是我。〔家院〕原來是張彪。你來則甚。〔彪〕三爺遣我前來下書。〔家院〕隨我進來。有請相爺。〔張居正上白〕何事。〔家院〕張彪下書。〔彪〕與太爺叩頭。有書呈上。〔張〕下面伺候。〔彪〕吓。〔下〕〔張〕我兒有書前來。拆開一觀。哎呀。原來我兒舊病發作。打開金殿。都被孫安看見。倘若奏聞聖上。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假出金牌一面。召他首級進京。以除

後患。文房伺候。楊卿來見。〔楊卿上白〕伺候相爺。〔張〕這是金牌一面。去到荊州。召孫伯陽首級。進京。火速來見。〔楊卿〕領命。〔下〕〔張〕孫安吓孫安。叫你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孫衆同上〕〔孫〕鐵而蕭曹伏。〔役〕張公子請到。〔孫〕少時他來。進大門。掩二門。他若問道。就說老爺新官上任。恐鄉紳打攪。二來衣冠不整。儀們恭候。牢記不得有誤。〔增仁同上〕〔仁〕張增催馬。吓好一狗官。怎樣不來迎接。進大門。〔役〕老爺新官上任。恐怕鄉紳來打攪。因此掩閉大門。〔仁〕進二門。〔役〕掩二門。〔仁〕爲何又掩二門。〔役〕老爺衣冠不整。儀門恭候。〔仁〕直奔堂口。〔役〕稟老爺。張公子請到。〔孫〕哇。打放肆。呀。三爺。下人報事。不明。三爺莫要見怪。〔衆〕掩門。〔衆下〕〔孫拉仁坐介〕〔仁〕賜柬相邀。有何台諭。〔孫〕清早接了兩紙狀詞。審問不明。故請三爺前來。面前賜教。〔仁〕豈敢有事。大家公議。何言賜教。請道其詳。〔孫〕一家告道。牆內拋磚。打死牆外行路之人。這按律條。該問什麼罪。

〔仁〕誤打誤傷。不至償命。〔孫〕領教。〔仁白〕豈敢。〔孫〕還有一家告道。謀媳害子。滅門之事。按律條。該當杖一百。斬立決。梟首示衆。念其斷文。可能末減一等。〔仁〕若是有職之人員。衣冠之輩。知法犯法。加一等從重問罪。不比愚民無知。此人死而無救。〔孫〕三爺。有人將你告下來了。〔仁〕那個告我。〔孫〕就是李舉人之父李永宗。〔仁〕呀。我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爲何冒理虛詞。豈不知啣血噴人。先溽其口。慢道無有此事。縱有此事。你怎知之。〔孫〕雖則耳聞。未曾目覩。待本府備訴一番。若有一字之虛。情願領罪。〔仁〕倒要領教。〔孫〕前歲大比之年。李相懇求情書一封。三爺吃酒帶醉。調戲他妻。然後設計。假與舉人荐行。你府有一把鈕絲轉心壺。一盛香茗。一邊盛藥酒。毒死舉人。可是有的。〔仁〕說那裏話來。是他酒量不佳。酒淹心肺。而亡。與我何干。〔孫〕哦。酒淹心肺。而亡。然後花費萬兩之資。將他妻崔氏娶過門來。一夜未滿。用刀殺死。是何理耳。〔仁〕孫老爺。我既花費萬兩之資。娶

他過來豈忍一刀殺死〔孫〕那婦人到底怎樣身死〔仁白〕這個姻緣不合他自刎一刀何罪于我〔孫〕那日我新官上任一來拜府二來領教不想三爺舊病復發親自扮着萬歷皇帝家人扮作朝臣每日清晨朝賀你父子還是殺駕謀〔仁〕住口謀什麼〔孫〕風聞你父子還有謀位殺駕之心不妨對本府說了實話不但不走風聲而且還能與你辦事〔仁〕那有臣謀君位之道理不過是我們官家公子閒暇無事消遣作樂並無他意〔孫〕請問三爺這冠帶袍履可是聖上恩賜〔仁白〕聖上〔孫〕恩賜的〔仁〕噯沒有〔孫〕却又來既是聖上不會恩賜從那裏來的這些東西今日與本府說個明處〔仁白〕呀三爺說沒有此事縱有此事我乃這家公子你一個小小官兒敢把你三爺怎樣〔孫〕哈哈〔仁〕唔唔唔〔孫〕張秉仁〔仁〕孫伯陽〔孫〕你說你是這家公子本府不敢捉拿與你〔仁〕諒你也不敢〔孫〕今日要你這性命來傳鼓升堂〔內衆白〕升堂〔仁〕好一個狗官如此驕傲看

他今天將我怎樣處治〔衆同下〕

〔衆衙役孫上白〕坐大堂青天白晝頃刻間鬼怕神驚傳禁子〔禁子上白〕有〔孫〕本府今日坐堂五刑俱要齊備〔禁子〕有份新的〔孫〕好用心伺候〔禁子〕呀〔孫〕帶張增〔衆〕帶張增〔增〕喊叫什麼〔孫〕張增見我為何不跪〔增〕不會犯法跪你何來〔孫〕打膝〔衆〕呀〔增〕跪了就是還打什麼〔孫〕這是開國大將軍扶助的元勳〔增〕哎我叫張增〔孫〕往上跪你主僕有什麼殺駕謀位之心對本府實說〔增〕呸你有什麼殺駕謀位之心對張增實說〔孫〕哈哈諒你這狗才不肯招認來亂板處死衆打張增死〔役白〕稟老爺張增氣絕〔孫白〕好一個張增連本府的竹板都挨不起還稱什麼開國大將軍扶助的元勳尸首扯下去〔仁上白〕孫伯陽打死閣老門下的官家該當何罪〔孫〕張秉仁見了本府為何不跪〔仁〕三爺這雙膝上跪天子下跪爹娘豈肯跪你〔孫〕打膝〔衆〕呀〔仁〕打什麼待三爺坐在這裏就夠了你的體

面〔衆〕跪下〔孫〕張秉仁〔仁〕孫伯陽〔孫〕掌嘴。你父子有什麼殺駕謀位之心。從實招來。〔仁〕你有什么麼謀位殺駕之心。對你三爺實說。〔孫〕不在。你銅嘴鐵舌。只有問官與你作對。〔唱西皮搖板〕不在你的嘴角硬迎風。先打四十棍。〔衆白〕招不招。〔仁〕不招。〔孫〕停刑。〔接唱西皮搖板〕杖棍夾起狼頭釘。〔衆〕不招。〔孫〕舉刑。〔唱西皮搖板〕腦箍箍起皮鞭打。〔衆〕不招。〔孫〕換刑。〔接唱西皮搖板〕十指尖尖下竹釘。〔衆〕不招。〔孫〕張秉仁。好賊子。難道爾是銅心鐵膽。過來非刑伺候。〔唱西皮搖板〕燒紅鐵鍊腰間鎖。〔衆〕招。〔孫〕招。〔衆〕不招。〔孫唱西皮搖板〕紅綉花鞋足下登。〔衆〕招。〔孫〕招。〔衆〕不招。〔孫〕好賊。〔接唱西皮搖板〕取來火炷通鼻孔。〔衆〕招。〔孫〕招。〔衆〕不招。〔孫接唱西皮搖板〕取來滾油灌耳根。〔衆〕招。〔孫〕招。〔衆〕招。啓爺絕命。〔孫〕怎麼講。〔衆〕絕命。〔孫唱西皮搖板〕五樣非刑多使過。不曾落下實口供。〔白〕張秉仁。好賊子。老爺今日陞堂。五刑非刑俱已用盡。並無口供。氣死吾也。扯

下去。〔衆〕吓。〔孫〕回來。吾想人不動心。難喪命。見這賊子。臉上氣色未變。放虎歸山。又恐喪人。聽爺吩咐。用鐵鍊木墩鎖在堂口。扯下去。〔衆〕吓。〔下〕〔役上白〕獻物人叩頭。〔孫〕打入槓。着你二人是張府什麼人。〔張龍張虎同白〕管家。〔孫〕張增是你們什麼人。〔龍〕是我們的兒子。〔虎〕是我們的姪兒。〔孫〕你叫什麼名字。〔龍〕我叫張龍。〔虎〕我叫張虎。〔孫白〕張府來的不是龍。便是虎。每人重責四十。趕出堂去。〔內白金牌下〕〔衆白〕迎接。〔楊彌上白〕金牌下跪。聽宣讀詔曰。荊州二府孫伯陽。有負朕心。前賜卿職。授刑科給事中。事爲傲上。降補荊州二府。爾今不知愧處。在荊州不曉愛民。有展玷箴。孫伯陽着卽革職。找首級進京。欽此。伸頭吃俺一劍。〔孫〕大人寬容一時。容我作別家眷。〔楊〕諒你籠內之鳥。網內之魚。飛走不脫。〔下〕〔孫〕掩門。〔衆下〕〔孫〕天吓天吓。想我孫安並無愧民之心。忽有金牌到來。找我首級進京。可不氣殺我也。〔環上白〕老爺來了。〔孫〕丫環快請夫人出堂。〔夫人上白〕老

爺爲何這等模樣。〔孫〕哎呀夫人呀。下官正在陞堂理事。忽然金牌到來。找首級進京。找死得好不明白。〔夫人〕老爺可曾見過金牌。是真是假。〔孫〕金牌那有真假。〔夫人〕真金牌玉昭金鑲。四角繞滿。假金牌石昭銅鑲。四角不全。〔孫〕夫人你是怎麼知道。〔夫人〕我兄做了金台御史。我有分金簪一支。能辨真假。〔孫〕如此夫人看來。〔夫人〕老爺老爺。〔唱西皮搖板〕老爺作事好無才。無有真假二字辯不開。將身去到臥房內。〔下〕〔又上唱西皮搖板〕原來却是假金牌。〔白〕老爺金牌是假的。〔孫〕夫人看得明白。〔夫人〕妾身看得明白。〔孫〕夫人請回。〔夫人下〕〔孫唱西皮搖板〕不是夫人有奇才。險些我命土內埋。將身且在大堂口。〔衆上〕〔孫唱西皮搖板〕衙役三班快進來。〔白〕人役們。金牌認出是假。少刻說拿就拿。說綁就綁。看我眼色行事。受我一拜。〔楊卿上白〕孫安那裏走。〔孫〕與我拿下。我且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楊〕老爺楊卿。〔孫〕何人賜你假金牌。前來陷害本府。〔楊〕胡說。金牌只有真的。

那有假的。〔孫〕真金牌玉昭金鑲。四角繞滿。假金牌石昭銅鑲。四角不全。狗眼開看來。〔楊〕大老爺真假二字。我也不明。〔孫〕張府所出。〔楊〕張府所出。〔孫〕都是奸賊牙爪。亂棍打死。〔楊白〕慢着。將我打死。倒也罷了。老爺若與奸賊面質。何人爲證。〔孫〕言之有理。與楊爺鬆綁。方纔不知。多多有罪。〔楊〕豈敢。〔孫〕少刻上刑休怪。〔楊〕朝廷王法。焉敢不遵。〔孫〕請到館驛。〔馬牌子上〕老爺冤枉。〔孫〕什麼人。〔衆白〕馬牌子。〔孫〕帶過來。你是什麼人。竟敢隨他前來。〔馬牌子〕稟老爺。我本是賣水煙的。如今水煙斷了。致了賣潮煙了。他們誣我來的。〔孫〕哈哈。打。〔打介〕趕出去。速備公文一角。詳省委員署印。老爺連夜進京。換馬不停。掩門。〔下〕

手的用處

顧問

下等人的手是用來生產。上等人的手是用來消費。中等人的手是用來拍馬。

八大鎚

戲情

金兀朮將岳飛大將楊再興射死，岳飛大怒，定要報仇，乃將兀朮打敗。後來兀朮調取陸文龍來助戰。文龍善使雙槍，岳家衆將，無一人能夠抵敵。這時岳飛帳下，有一王佐，知道文龍是潞安州陸登之子，他就自己斫去膀臂，用苦肉計去詐降。兀朮不知是詐，就收留下了，聽其在營中隨意出入。後來遇見文龍的乳母，說明來意，等到陸文龍回營，借著說書，把陸登盡忠宋朝的事跡說出，感動了文龍。於是定了裏應外合的計謀，將金兵打敗，陸文龍也就歸順宋朝。

登場人物表

岳飛 (文武老生)

王佐 (老生)

陸文龍 (文武小生)

金兀朮 (武淨)

岳雲 (武生)

何元慶 (武生)

嚴正芳 (武生)

狄雷 (武生)

乳娘 (老旦)

湯懷 (武生)

〔龍套四將押糧車同上〕〔何白〕俺何元慶，〔嚴〕俺嚴

正芳，〔狄〕俺狄雷，〔雲〕俺岳雲，〔何〕衆位將軍請

了，〔衆〕請了，〔何〕奉了元帥將令，催押糧草回營

交令衆將官，〔衆〕是，〔何〕催軍前往，〔同下〕

〔四番將同上〕〔龍〕泰山高曠透碧雲，〔虎〕滄海渺

茫萬丈深，〔豹〕天爲配合地爲序，〔彪白〕何愁無

處不驚人，〔龍〕勳天龍，〔虎〕勳天虎，〔豹〕勳天豹，

〔彪〕勳天彪，〔龍〕衆位請了，〔衆〕請了，〔龍〕今日

狼主登台點將，你我兩廂伺候，請，〔同下〕〔金兀朮四

番將同上〕〔金上高台白〕屢次興兵反宋朝，身經百戰

費心勞。今日定把南蠻掃。太平一統歸吾朝。某大金邦四太子。常王兀朮。屢次遭其兵敗。可恨岳飛用兵如神。某今統領領國人馬。扎住諸仙鎮。昨日岳飛先行大將楊再興。誤走小沙河。被衆巴圖將他射死。想那岳飛怎肯與俺干休。諒他必要前來報讎。這場惡戰。非比等閑。我已命人往本國去領吾兒陸文龍前來助戰。因此將人馬操演。以防不虞。來傳衆將上台聽令。〔中軍〕衆將請上。〔龍虎豹彪〕狼主我等打躬。〔金白〕站立兩廂聽某號令。

〔衆〕是。〔金白〕衆巴圖聽者。昨日小沙河傷了宋朝大將楊再興。諒那岳飛豈肯干休。必定前來報讎。今日這場廝殺。爾等須要奮勇當先。不得懈惰。〔衆〕是。〔報子上白〕啓稟狼主岳飛帶領人馬前來討戰。〔金〕再探。〔報子下〕〔金〕吠。衆巴圖隨俺殺上前去。〔同下〕

〔陸文龍上引〕習略遠遙辜負幾時標。〔白〕本宮陸文龍。父王金兀朮。俺身在北番。喜愛南朝打扮。父王與宋君不和。屢戰不勝。如今兵屯諸仙鎮。不

知勝敗如何。〔小番〕殿下那宋將屢次得勝。狼主命小番兒前來。預請殿下。同着乳娘去到諸仙鎮。共議擒那岳飛。以圖宋室江山。〔陸〕既然如此。待我與乳娘說明。即日同進中原便了。〔小番〕全憑殿下雙鎗勇。〔陸〕那怕南朝百萬兵。〔同下〕

〔四龍套四將岳飛同上〕〔岳點絳脣〕報國功標。旌旗渺飄。雄威浩擺。列鎗刀。定把金人勦。〔引〕丹心功蓋三分國。金人誘入八陣圖。二帝何日怎能轉。佞獻遺恨失吞吳。〔白〕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可恨金人屢犯中原。民遭塗炭。前者楊再興誤走小沙河。被淤泥陷馬。番奴亂箭將他射死。今日本帥與師擒賊。以洩我恨。衆將官起兵前往。〔衆〕是。〔金兀朮衆人同上會陣〕〔岳〕哇。兀朮。爾藐視吾朝。傷俺大將楊再興。恨不能食爾之肉。看鎗。〔金敗岳追同下〕

〔四車夫小番乳娘坐車上〕〔陸內唱西皮倒板〕奮恨不顧程途忙。〔上唱搖板〕星夜急行本得當。沿途聞報急心上。滅却宋將名傳揚。〔白〕俺陸文龍奉了父王之命。同着乳娘。前往諸仙鎮助仗。〔白〕吠。衆小

番緊緊趨行者〔接唱搖板〕大宋岳飛逞雄壯。屢次戰敗俺金邦。任他雄兵千員將。王爺一戰掃虎狼。吩咐車輛往前闖。趕至大營見父王。〔同下〕

〔岳飛衆人同上〕〔何雲巖狀〕參見元帥。〔岳〕罷了。

〔何雲巖狀〕勝敗如何。〔岳〕大勝而回。〔何雲巖狀〕待我等出馬。〔岳〕須要小心。〔岳下〕〔金衆人同上會陣金下番將敗下同下〕

〔金衆人同上〕〔金〕可惱吓。可惱呵。〔小番上白〕啓稟狼主。殿下與乳娘到。〔金〕喚乳娘進見。〔小番〕乳娘進見。〔乳娘上白〕十六年前潞安州老爺夫人爲

國亡。狼主萬福。〔金〕乳娘請至後面歇息。〔乳娘多謝狼主。〔下〕〔四番將陸文龍同上〕〔陸白〕雙鎗能敵

千員將。管叫岳軍喪無常。吓父王在上兒臣參見。〔金〕王兒路途辛苦。免了罷。〔陸〕謝父王。〔金〕一

傍坐下。〔陸〕謝坐。〔報子上白〕岳飛討仗。〔金〕再探。〔報下〕〔陸〕啓稟父王。既是宋將前來。待兒臣出馬。生擒宋將入陣。〔金〕好。王兒須要小心了。〔陸〕遵

命。啞衆小番隨俺殺前去。〔岳上開打岳敗去何雲巖狀

陸會陣何雲巖狀下。〔陸要鎗下〕〔何雲巖狀岳同上番將上會陣同下陸同上殿會陣殿敗下何上陸打何下雲上敗下狄上敗下四將同上合打四敗下岳飛上會陣岳下陸下〕〔何雲巖狀同上岳上進城下〕〔陸追下〕

〔王佐上白〕欲爲天下奇男子。須學人間大丈夫。〔四侍衛引岳飛上〕〔王〕參見元帥。今日出兵勝負如何。〔岳〕想俺岳飛。每戰金人。未有如此大敗。今日

一戰。被陸文龍傷將數員。此乃天滅我也。〔王〕想那陸文龍。該莫是當年潞安州陸登之子麼。〔岳〕正是此子。〔王〕聞得他父命喪金人之手。如今爲何反助仇人。〔岳〕當年大破潞安州。此子未滿三

月。又被金人擄去。認爲己子。今年纔一十六歲。叫他怎能知曉。〔王〕既然如此。待俺王佐前往番營。詐降兀朮。順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豈不是好麼。

〔岳〕想那兀朮。詭計多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用你不着。出帳去罷。〔王〕告辭。〔王下〕〔岳白〕衆將官

〔衆〕是。〔岳〕小心防守。掩門。〔衆同下〕

〔王在幕內唱二簧倒板〕聽譙樓打初更。玉兔東上。

命。啞衆小番隨俺殺前去。〔岳上開打岳敗去何雲巖狀

〔旗牌提燈王佐同上〕〔王唱二簧迴龍〕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晝夜奔忙。〔轉唱二簧原板〕想當年，在洞庭逍遙放蕩，到如今食君祿未報君王，岳大哥他待我手足一樣，俺王佐無功勞，怎受榮光。今夜晚思一計，番營去闖，留一個美名兒，萬代傳揚。〔白〕爾等退下。〔旗牌下〕〔王〕想俺王佐，自投宋以來，並無尺寸之功，若得一計，私入番營，順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豈不是大大的功勞？若有不測，亦能名垂千古。〔二更〕〔王唱二簧原板〕怎能設思巧計，番營得進，前後話對文龍細說分明。前又思後，又想無有計定。〔坐介〕〔接唱二簧原板〕到不如上公案，觀看古今。〔看書介〕〔白〕漢朝想那蘇武衛律，同往番營催貢，一個貪生怕死，降順北國，一個食羶吮血，執意不降，這纔是忠佞各別了。〔唱二簧原板〕漢室中那衛律，心術不正，怎能比那蘇武一片丹心，飢食羶渴吮血，忠心耿耿，天保護地保佑，暗有神靈。〔換書介〕〔白〕這段不好，待我看看東周列國。〔看念介〕要離斷臂刺慶忌，哎呀且住，想那要離斷

臂刺慶忌，乃是大丈夫所爲，俺王佐今日何不學他一學，我不免留下書信一封，下在岳大哥帳下，乘此星夜，投降番營去者。〔磨墨修書介〕〔唱二簧搖板〕那要離曾斷臂，頗有思量，留下了美名兒，萬古傳揚，俺王佐學要離番營去闖。〔脫衣執劍〕〔唱二簧搖板〕顧不得生和死，劍作主張。〔揮劍斬臂，劍落臂斷地昏去介〕〔旗牌上白〕王將軍醒來。〔王唱二簧倒板〕一霎時祇覺得神魂不定。〔醒介〕〔唱二簧搖板〕好似剛刀刺在心，睜開了昏花眼，難以扎掙，爲國家斷一臂，要留美名。〔旗牌〕王將軍這是何意。〔王〕爾等莫要聲張，俺這裏有書信一封，送至大營，倘若元帥問起，就說我另有公幹去了。〔旗牌〕是。〔王〕轉來，此係機密大事，千萬不可洩漏。〔旗牌〕遵命。〔旗牌下〕〔王〕看天色漸明，俺不免投降金營去者。〔捨臂看介王下〕

〔四侍衛岳飛同上〕〔岳〕悶坐帳中心煩惱，夢裏君王回故朝。〔旗牌上白〕啓稟元帥，王將軍有書信一封，請元帥觀看。〔岳〕呈上來。〔旗牌將書呈上〕〔岳〕來。

傳湯懷進帳。〔湯懷上白〕參見元帥。〔岳〕命你巡營瞭哨，不得有誤。〔湯〕得令。〔衆同下〕

〔二番卒上〕〔甲〕請了。〔乙〕請了。〔甲〕奉了狼主之命，在此巡營瞭哨，你小心了。〔王在上〕〔甲〕拿住了，拿住了。〔乙〕走走走。〔王〕那裏去。〔甲乙〕去見我家狼主。〔王〕好，如此走。〔二番卒拉王下〕

〔四小番金兀朮陸文龍同上〕〔金唱西皮搖板〕多虧殿

下打一仗，要把宋朝踹平陽，將身且坐蓮花帳。且聽小卒報端詳。〔二番卒押王上〕〔甲〕啓稟狼主，拿住宋朝奸細。〔金〕將他綁進帳來。〔乙〕將王押進帳來。

〔金〕嚙胆大奸細，敢來窺探吾營，推出砍了。〔王〕留頭講話。〔金〕你且講來。〔王〕南臣王佐，乃湖廣長沙人氏，現在岳飛帳下，以爲隨營參軍。昨見岳

飛被狼主殺得大敗，勸他歸順狼主，他執意不肯，倒也罷了。反執寶劍，將我的左膀斷去，死也不能活，也是活受罪。因此前來投降，望狼主作主收留。〔金〕我却不信。〔王出斷臂示兀朮〕〔王〕現有斷臂爲證，狼主請看。〔金〕哦，呵呀，岳飛降與不降，任憑於

你，爲何下這毒手，你爲孤家吃了苦了，孤家留你就是。〔王〕多謝狼主。〔陸〕父王必須與他起個名字纔是。〔金〕與他起個什麼名字呢。〔王白〕苦啊。〔金〕哦，就叫作苦人兒吧。從今以後，滿營之中，任你游玩，吩咐大小三軍，不可攔阻與他。〔王〕多謝狼主。〔王下〕〔金〕惱恨岳飛無仁義。〔陸〕軍中那有斬斷臂。〔金陸番卒同下〕

〔乳娘上白〕老身周氏，向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爲乳娘。那年金人打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未滿三月，又被狼主擄入金邦，幸喜不曾傷害，認爲子嗣。如今一十六歲，咳，但不知此仇何日得報哇。〔唱二簧原板〕何日裏纔能穀冤仇相報，思想起老主人心如火燒，撇故鄉到他邦，誰爲倚靠，費心計要回國無路可逃。〔王佐挾圖上唱二簧搖板〕到番營一月，整未遇巧機，怎能穀與文龍把話來提。〔乳娘〕嚙，你是何人在此窺探。小番與我拿下。〔王〕老太太莫要聲張，我就是苦人兒。〔乳娘〕哦，聞得殿下言講，有一南朝將官名

叫王佐投順我國改名苦人兒的就是你麼？〔王〕正是在下聽老太太之言不像此地人氏。〔乳娘〕老身乃湖廣長沙人氏。〔王〕如此說來我們是同鄉。〔乳娘〕久旱逢甘雨。〔王〕他鄉遇故知請問老太太因何在此呢。〔乳娘同王作兩邊探望介〕〔乳娘〕我與將軍乃是同鄉說也無妨老身周氏昔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爲乳娘那年大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未滿三月又被狼主擄進金邦故而流落至此。〔王〕聽你之言那陸大老爺還有後麼。〔乳娘〕怎說無後兩軍陣前鎗挑數員宋將那就是陸公子。〔王〕我王佐來得好機會啊。〔唱二簧搖板〕聽罷言來喜心上把話說與她知詳這斷臂的情由爲公子捨死忘生到番邦。〔乳娘〕如此說來你爲我家公子吃了苦了。〔乳娘摸王臂王作疼痛介〕〔王〕不妨。〔唱二簧搖板〕這斷臂的情由休要講說了出來我的罪難當待等公子回營帳全仗太太作主張若把他父母的冤仇細細講言語打動他心腸但願得文龍歸宋往掃平

了金人把仇償。〔乳娘〕殿下回來了。〔乳娘下〕〔四番卒引陸文龍上番卒卽下〕〔陸〕上陣交鎗無人敵管叫宋室一掃平。〔王〕參見殿下。〔陸〕苦人兒這幾日不見你往那裏去了。〔王〕這幾日蒙那些王爺平章們這個請我吃酒那個叫我說評書故爾少來與殿下請安。〔陸〕哦你還會說評書麼。〔王〕諾諾諾一肚子的評書呢。〔陸白〕你且稍候有請乳娘。〔乳娘上白〕殿下何事。〔陸〕這就是苦人兒來來來苦人兒見過乳娘。〔王〕老太太好哇。〔乳娘〕罷了。〔陸〕苦人兒他會說評書請乳娘出來叫他說來大家同聽。〔乳娘〕既然說書必須給他坐位才是。〔陸〕照哇苦人兒你且坐下。〔王〕慢來慢來殿下在此那有我的坐位。〔陸白〕不必拘禮只管坐下。〔王〕如此謝過殿下請問殿下喜聽文的喜聽武的呢。〔陸〕自然武的好。〔王〕要聽忠的還是聽奸的好。〔陸〕小王喜的是忠臣惡的是奸佞自然是忠的好。〔王咳嗽拍案介〕〔陸〕這是做什麼。〔王〕這是說書的規矩。〔陸〕唔說書規矩。〔王〕道德三皇五

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亂春秋頃刻興亡過首青史纔標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土後人收說什麼龍爭虎鬥一不講東西兩漢二不講五代殘唐單說大宋仁宗在位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喚楊延昭屢戰番邦殺得落花流水那時蕭后勾通一個奸臣名叫王欽若設計陷害楊家那王欽若一日上殿啓奏一本言道北國番邦有騎好馬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宋主見喜就命楊元帥前去盜馬楊元帥領旨下殿回得營來悶悶不樂帳下有員虎將名喚孟良進帳討令願往番邦盜馬那孟良能說六國番邦言語去至北國不到一月就將馬盜得來了〔陸〕果然是一員能將

〔王〕那馬盜是盜來可憐那馬眼望北國七日七夜不食草料牠竟死了〔陸〕却是爲何〔王白〕那馬也不過是思鄉啊〔乳娘〕馬且思鄉何況人乎〔乳娘暗泣介〕〔王白〕老太太啊如今的人不如那馬了哇〔唱二簧搖板〕此馬倒有思鄉意如今人生不如牠父母冤仇他不去報反把仇人當自家〔陸〕

往下講〔王〕完了〔陸〕不好不好也不熱鬧〔王〕這樣八大鉗還不熱鬧這樣辦吧這有畫圖一幅將他挂在上圖照圖言講〔陸〕好好將畫圖懸挂起來這畫圖之上有些人馬還是南朝兵將還是我國金兵〔王白〕這上面麼宋將也有金兵也有〔陸〕上面有一員大將乃是南朝打扮爲何拔劍自刎立尸不倒他是何人〔王〕這就是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只因與金人交戰屢戰不勝又無救兵前來被金人攻破城池他就拔劍自刎爲國盡忠而死〔陸〕那婦人懸樑自縊她是何人〔王〕那是陸登之妻見夫盡忠她也懸樑自縊爲夫盡節而亡〔乳娘哭介〕〔陸〕啊乳娘這是爲何〔乳娘〕老身聞得他全家死得可慘故爾傷心落淚〔陸〕你真是聽鼓詞兒落淚替古人擔憂啊上面有一番將好像我父王模樣〔王〕正是我國狼主〔陸〕既是我父王爲何拜倒塵埃〔王〕因見陸登爲國捐軀忠心可敬故爾在那裏拜他〔陸〕既是我父拜他小王也要拜上幾拜可使得麼〔王〕你麼正

是拜得啊。〔陸〕陸老先生在上。待小王參拜。

〔介〕〔接白〕那旁有一乳娘抱一小孩童。又是何人。

〔王〕那是陸登之子。其時未滿三月。故有乳娘抱

在懷內。〔陸〕此子還在麼。〔王〕此子尚在。〔陸〕今

年多大年紀。〔王〕此子麼。〔王佐使眼色乳娘作手勢介〕

〔王〕今年一十六歲。〔陸〕此子可有本領。〔王〕若

問他的本領麼。他能力敵萬人。〔陸〕既有如此本

領。為何不與他父母報仇。〔王〕他非但不與他父

母報仇。如今反認仇人爲父。〔陸〕他叫什麼名字。

〔王含糊白〕他叫陸文龍。〔陸〕他叫什麼名字。〔王再

含糊白〕他叫陸文龍。〔陸〕噯。他倒底叫什麼名字。

〔王〕他叫陸文龍。〔陸〕膽大苦人兒。敢耍小王。

休走。看劍。〔乳娘〕這就是你家遭害故事。不要反

怪他人。〔陸急取圖看介〕〔陸叫頭〕爹。爹。母親。哎呀。

〔昏去介〕〔王乳娘〕殿下醒來。〔陸唱二簧倒板〕爹娘

被害把命喪。〔醒來介〕〔陸唱二簧搖板〕不由小王怒

滿腔。手執寶劍往前闖。〔王乳娘〕那裏去。〔陸唱二簧

搖板〕斬盡番奴救宋王。〔王〕且慢。還須定計而行。

待我修下書信一封。綁在箭上。射入宋營。請岳元

帥調動兵將。教他裏應外合。何愁那賊不滅。〔陸

如此。叔父請上。受小姪一拜。〔乳娘〕這才明白了。

〔王〕我的膀子也完了。〔同下〕

〔湯懷四侍衛同上〕〔湯懷上白〕俺湯懷。只因王將軍

前往番營。未有下落。今奉元帥之令。四路打探來。

催趨前行。〔陸暗上白〕待俺射放一箭。吠看箭。〔下〕

〔衆〕啓稟將軍。有箭書一封。〔湯〕待我看來。哦。這

是陸文龍射來箭書。速速報與元帥知道。〔白〕有

請元帥。〔四侍衛四龍套岳同上〕〔岳〕柳營春試馬。虎

帳夜談兵。〔湯〕參見元帥。〔岳〕命你打聽王佐。可

有下落。〔湯〕現有箭書。請元帥觀看。〔岳〕呈上來。

哦。王佐斷臂功成。名垂萬古。湯懷傳令。今晚悄悄

移營至鳳凰山下寨。〔湯〕下面聽者。今晚悄悄移

營至鳳凰山下寨。〔岳〕來。傳四鎗將進帳。〔湯〕四

將進帳。〔何嚴狄雲進帳同上白〕參見元帥。〔岳〕命你

四人各領三千人馬。按東南西北埋伏。候號炮一

响。一齊殺出。不得違誤。〔何嚴狄雲〕得令。〔同下〕〔岳〕

衆將官就此前往鳳凰山去者〔同下〕

〔金衆人同陸同上〕〔金〕某兀兀可笑宋營岳飛。被吾兒一仗殺得大敗而歸。免戰高懸。不戰不退。吾兒今晚三更時分。用火炮打入宋營。〔陸〕是。〔金〕吹衆巴圖起兵前往。〔王〕金賊橫行觸天曹。〔乳娘〕十六載冤仇。今才報。〔陸〕趁此機會。叔父同乳娘先到宋營。待小姪放火。燒他賊營。〔乳娘〕金賊吓。你也有今日麼。正是驚魚脫却金鈎釣。〔王〕斷臂陳說把賊剿。但是須要小心。〔陸〕遵命。〔王乳娘同下〕〔陸〕待俺放起火來。〔火彩撲燈蛾下〕

〔金衆人同上〕〔金〕來架砲轟營。〔報子上自〕啓稟狼主。殿下放火燒寨。同着乳娘苦人兒。投往宋營去

了。〔金〕哎呀不好了。衆巴圖帶轉馬頭。〔同下〕〔岳上會陣岳金下〕

〔四將開打番將下金下岳上開打岳下〕〔陸上刺金兀兀落地〕〔金〕哎呀。〔火彩〕現龍介。〔金白〕哎呀。兒吓。你看一十六載養育之恩。饒了我這條老命罷。〔吳介〕〔陸〕若不念在一十六載養育之情。今日定要這一鎗。〔金〕哎呀。〔哭介〕〔陸〕也罷。四下無人。你你你上馬去罷。〔金〕哎呀。兒吓。〔兩回頭介〕〔金下〕〔陸〕待俺將這些番奴殺盡殺絕。〔番將上開打衆番下〕〔陸文龍在場〕〔岳衆人同上王佐同上〕〔陸〕參見元帥。〔岳〕賢姪賢弟。其功非小。後帳擺宴賀功。〔陸〕多謝元帥。〔同〕請。〔同下〕

文公直新編

民國廿五年六月出版

現行六法全書

全書一千六百餘面裝釘二大厚冊實售國幣一元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五分

內容最完備 搜羅現行重要法律二百八十九種
售價最低廉 平均每種法律只售國幣二釐五毫

總目

- | | | | |
|-------|---------|--------|---------|
| ▲▲第一編 | 基本法五種 | ▲▲第八編 | 實業法四十七種 |
| ▲▲第二編 | 民法法二十三種 | ▲▲第九編 | 交通法十一種 |
| ▲▲第三編 | 訴訟法九種 | ▲▲第十編 | 登記法十九種 |
| ▲▲第四編 | 司法法二十七種 | ▲▲第十一編 | 幣制法十三種 |
| ▲▲第五編 | 行政法五十三種 | ▲▲第十二編 | 教育法十四種 |
| ▲▲第六編 | 典制法二十種 | ▲▲第十三編 | 職業法十六種 |
| ▲▲第七編 | 自治法十四種 | ▲▲第十四編 | 團體法十八種 |

列下

上海 交通 東路 教育書局發行

春 香 鬧 學

戲 情

此劇是牡丹亭中的一段故事。說是有鄉宦杜府，請了一位先生，叫陳最良，教子女讀書。並教一個婢女春香，在書房陪伴小姐。先生很是嚴厲，那春香却非常頑皮，不守規矩。先生責罰於她，她反把戒尺搶來，擲在地下。先生以為受婢女之辱，氣忿不過要辭館而去。經小姐再三懇求，並罰春香向先生陪禮，先生只得勉強留下。

登 場 人 物 表

春 香 (花旦)

陳最良 (生)

杜麗雲 (花旦)

〔春香上唱〕小春香一種在人奴上。畫閣裏從嬌養。侍娘行弄粉調朱。貼翠拈花。慣向妝臺傍陪他。理繡牀。陪他理繡牀。又隨他燒夜香。小苗條喫的是夫人杖。〔白〕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省人。事終須等箇助情花。處處相隨步。觀我春香。自幼服侍小姐。看他名為國色。實守家聲。杏臉嬌羞。老成尊重。我家老爺延師教授。命我伴讀。昨日請

下一位先生。叫吓。叫什麼吓。呀。叫陳最良。阿呀。那先生好不古板吓。老爺又對他說。倘有不到之處。只打春香這丫頭。吓。哈哈。哈哈。我倒好笑。我春香。嘿。豈是與他們出氣的。卻不是我的晦氣。今早服侍小姐。早餐已過。叫我去看看先生可在學堂裏。〔陳內嗽介〕〔春〕咦。你看那老人家。端端正正。坐在那裏。不免請小姐上學。正是有福之人。人服侍。無

麼〔陳〕這是與吓〔春〕啲。一丟丟的小鳥兒。嘿。有甚麼與介〔陳〕胡說。與者是起也。起那下文。窈窕淑女。是幽閒貞靜女子。君子好逑。有那等君子。好好去求他〔春〕先生爲何要好好的去求他介吓吓〔陳〕哦。依註解講。只管胡纏〔杜〕依註講解。學生自會。先生但把詩經大意。教道一番〔陳〕聽講。春香你也聽著吓〔春〕曉得〔陳唱〕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有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姬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咏鷄鳴。傷燕羽。立江皋。思漢廣。洗淨鉛華〔春〕呬。呬。呬。呬。呬。哦。有風有化。宜室宜家〔杜〕請問先生。這經文有多少〔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唱〕沒多些。只這無邪兩字。付與兒家〔春〕呬。講得好聽吓〔陳〕書已講完。春香取紙筆過來。與小姐寫字〔春〕是。〔杜〕學生自會臨書。春香還勞先生把筆〔春〕我小姐自會臨書。春香還勞先生把筆〔陳〕你書也背不出。又要寫什麼字〔春〕先生待我寫箇順硃兒罷〔陳〕待我寫與你。春香你用心讀書吓〔春〕是。〔陳〕拿

去〔杜〕字完。春香送與先生看〔陳〕待我看。嘖嘖。寫得好字吓〔春〕小姐。先生在那裏讚你〔陳〕我從來不曾見過女學生。寫得怎樣好字。是什麼格〔杜〕是衛夫人傳下。美女簪花格〔陳〕果然寫得好〔春〕先生我也寫箇奴婢學夫人罷〔陳〕你吓尙早〔春〕劣劣劣〔陳〕哦去〔春〕是吓小姐。我要出恭〔杜〕對先生說〔春〕啲。又要對先生說。春香領出恭簽〔陳〕呀呀呀。你纔來得幾時。就要出恭〔春〕來了半日了〔陳〕不許去〔春〕噯。啲。急得緊了。嘿〔陳〕如此去去就來〔春〕我那裏要出什麼恭。且到那邊去頑耍頑耍再來〔下〕〔杜〕請問師母。今年多少尊年了〔陳〕自下平頭六十〔杜〕如此待學生。繡雙鞋兒與師母上壽〔陳白〕生受你〔杜〕請箇樣兒〔陳〕呬。依孟子上樣。呬。做箇不知足而爲屨罷〔杜〕謹依先生之命。春香去了半日。怎麼還不見來。春香〔春上白〕阿呀。我只管在此讀書。不知那邊還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阿呀。阿呀。

好耍子呀。〔陳〕春香快來。〔春〕來了。可恨這老頭兒又在那裏叫了。怎麼處。呔。待我做箇出恭不完的意思便了。〔陳〕春香。〔春〕來了。交簽。〔陳〕呀。爲什麼介。〔陳〕呀呀呀。〔春〕吓。小姐你只管在此讀書。原來那邊還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好耍子吓。〔陳〕呀呀呀。你自己去頑耍罷了。怎麼又來引動小姐。我是要打的呢。〔春〕先生。你要打那箇呀。〔陳〕打你。打那箇。〔春〕打我呀。勸你將就些兒罷。〔唱前腔〕我是個女娘行。那裏有文科判衙。止不過識字兒。書塗嫩鴉。〔陳〕古人讀書有囊螢。趁月光的。〔春唱〕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陳〕還有懸梁救股的哩。〔春唱〕比你懸了梁。損頭髮。刺了股。添癩泥。有甚光華。〔內賣花聲〕〔春〕小姐。〔唱〕聽一聲聲賣花。把書聲差。〔陳〕呀呀呀。又來引逗小姐。如此真要打你了。〔春〕放手放手。〔唱〕你待打我這嫩娃娃。桃李門牆。險把負荆人嚇煞。〔陳〕吓。吓。吓。氣死我也。明日告訴

相公。我要辭館了。〔杜〕先生請息怒。待學生去責治他。〔陳〕好你去責治他。〔杜白〕哇。賤人拾起來。〔春〕是。〔杜〕取來。〔春〕送與先生罷。〔杜〕胡說。對先生跪了。〔春〕跪了小姐罷。〔杜白〕胡說。賤人賤人。自古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難道先生打你不得。〔陳〕是呀。難道我打你不得。〔杜〕反去唐突先生。自今以後呵。〔唱〕手不許把鞦韆索拿。脚不許把花園路踏。這招風嘴把香頭來綽癩。〔春〕把眼睛瞧瞧罷。〔杜唱〕招花眼把繡鍼兒活簽瞎。〔春〕瞎了眼。是沒用了呀。〔杜唱〕只要你守硯臺。跟書案。伴詩云。陪子曰。沒些爭差。〔白〕賤人。〔唱〕只問你幾絲兒頭髮。幾條兒背花。敢你怕些些。夫人堂上那些家法。〔白〕賤人。賤人。〔春〕阿呀。小姐饒恕了罷。〔陳〕問他下次可敢了。〔春白〕下次再不敢了。〔陳〕女學生。他既知罪。饒了他罷。〔杜〕既是先生討饒。你且起來。〔春〕是。〔杜〕謝了先生。〔春〕謝了小姐罷。〔杜〕胡說。〔春〕是多謝先生討饒。〔陳〕今後不可如此。〔春做鬼臉介〕〔陳〕嘿。頑劣春香。不是我

做先生的苦苦的來教授你。〔唱〕女弟子只爭箇不求聞達。和男學生一般兒的教法。〔內白〕老爺請先生講話。〔陳〕知道了。春香。你們工課完了。方可回衙。我陪相公閑話去了。〔唱〕怎辜負這一弄明窗新絳紗。〔杜〕春香送了先生出去。〔春〕是。春香送先生。〔陳〕罷了。〔下〕春。啐。老白毛。老厭物。不知趣的老村牛。〔杜〕春香。爲何背後罵先生。〔春〕小姐背後罵他。是不聽見的。〔杜〕胡說。隨我進去。〔春〕是。〔杜白〕春香。你方才說的大花園在那裏。〔春〕小姐。你自去讀書。不要學我這樣死丫頭。要頑耍的。〔杜〕這丫頭到來放刁。不是呀。你實對我

說。我明日也要去遊玩。〔春〕呸。小姐果然要去麼。〔杜〕正是。〔春〕哪。哪。哪。那邊不是大花園麼。〔杜〕可有景致。〔春〕有景致。亭臺六七座。鞦韆一兩架。邊的流觴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奇花異草。委實秀麗得緊。〔杜〕呸。原來有這等好所在。明日吩咐花郎。打掃亭臺。掃除花巡。和你去遊玩便了。〔春〕是。〔杜〕也曾飛絮謝家庭。〔春白〕欲化西園蝶未成。〔杜〕無限春愁莫相問。〔春白〕綠陰終借暫時行。〔杜〕隨我進來。〔春〕是。哈哈。好了。明日要去頑耍了。〔同下〕

中外名人
格言彙編

不惑集

蔡元培題



四版出書加入黨
國要人 林主席
汪前院長于院長
居院長孫院長等
五十餘位親筆題
詞賜予褒獎本書
之價值可想而知

定價國幣八角
特價祇售四角

全書共分一百零五類。計五千餘條。洋洋二十萬言。所搜材料。皆係中外古今先哲名流之格言。精而博。純而宏。極爲名貴。編選標準。以不違背時代精神爲原則。而尤着重於切合實用。不尙空談。備此一書。應用無窮。

本書以最美觀之仿宋體字排印。紙張潔白。字跡明鮮。校勘正確。裝釘雅麗。且附有黨國要人題詞五十三幀。尤爲名貴。全書五百餘面。裝釘一大厚冊。

正心出版社出版 教育書店發售

銅網陣

戲情

宋朝宗室襄陽王趙珪，謀圖造反，府中養着許多勇士，並且交結綠林強徒，插血爲盟，共圖舉兵。又把些黨徒的姓名，以及所訂的計畫，都記在盟書上面。恐怕洩漏機密，特地築了一座冲霄樓，非常高峻，把那盟書藏在樓頂上。樓的上下四面，都裝設了各種機關，不知道的人，走到裏面，必定要觸着機關，跌落下去，性命不保。名叫銅網陣，專爲防備有人來偷盜盟書的。這時朝廷上新放的襄陽巡按顏慎敏，爲官清正，不畏豪強，和包公一樣。趙珪知道朝廷放他來做巡按，專爲監督自己，所以心中很爲忌恨。於是乘他初到任時，就教神手大聖鄧車，鑽雲燕子申虎，在夜間去盜取印信，借以陷害他。那顏公的護衛錦毛鼠白玉堂，見有人來偷盜印信，追趕不及，自己慚愧不能盡職，定要追調出來。料定必是趙珪所派的人，他也知道冲霄樓上，藏有盟書，他就想去盜出，好訂趙珪的罪。於是也不稟告顏公，獨自前去。只留下一封信，教他部下的人，等到他三天之後不回來，再呈與顏公看。那知他一去，就如飛蟲投進蛛網之中，身死銅網陣裏。後來白玉堂的陰魂，託夢給他的結義弟兄鑽天鼠盧芳等。終究設法破了冲霄樓，代白玉堂報了冤讎。

登場人物表

白玉堂(武生)

盧芳(武淨)

顏查散(小生)

趙珪(淨)

鄧車(武淨)

智化(生)

公孫策(生)

〔鄧車喬萬年李應申虎沈仲元周天德同上〕〔鄧〕好漢
 生來秉性剛。全憑武藝把名揚。愛習刀槍合拳棒。
 同心聚義在襄陽。〔衆報名〕〔鄧〕鄧車。〔喬〕喬萬年。
 〔李〕李應。〔申〕申虎。〔沈〕小諸葛沈仲元。〔周〕賽
 方斡周天德。〔鄧〕列位請了。〔衆〕請了。〔鄧〕今日
 王爺陞帳。你我在此伺候。〔衆〕請。〔同下〕〔四龍套四
 大鎧趙珪上引點絳高臺〕〔衆上同白〕參見王爺。〔趙詩〕
 站立兩廂。虎略龍韜膽氣強。分藩列土鎮荆襄。結
 交天下英雄將。要奪宋室錦家邦。〔白〕孤襄陽王。
 坐鎮襄陽。結交天下好漢。要奪宋室天下。今有顏
 查散。簡放襄陽巡按。這娃娃到來。定必與孤家作
 對。俺有意命人前去行刺。不知那位英雄。可以前
 去。〔鄧〕啓王爺。俺鄧車不材。情願去至察院。刺殺
 賊官。〔申〕俺申虎亦願前往。〔趙〕好。就命你二人
 前去。刺殺賊官。不得有誤。須要小心。掩門。〔同下〕
 〔西龍套四大鎧白玉堂公孫策顏查散同上〕〔縣官上白〕
 襄陽城縣官。迎接大人。〔智化暗上桌子〕〔衆〕察院伺
 候。〔天幃場同進城下〕〔智〕俺黑妖狐智化。時才顏大

人從此經過。只見我那五弟白玉堂。頭戴夫子盔。
 身穿繡羅袍。騎在馬上。耀武揚威。何等的威風。何
 等的殺氣。好不增光也。〔唱西皮搖板〕見五弟在馬
 上。威揚武耀。雄赳赳。氣昂昂。志量冲霄。此一番在
 皇家出力報效。方顯得我弟兄果是英豪。〔下〕
 〔四龍四鎧門子策玉顏同上坐帳〕〔縣官上白〕報。縣官
 告進。襄陽縣官參見老大人。〔門子〕起。免。打恭。〔衆
 喊堂介〕〔顏白〕此處官吏如何。〔縣官〕官是清官。〔顏〕
 民情如何。〔縣官〕民是順民。〔顏〕回衙理事。〔縣官〕
 多謝老大人。〔下〕〔顏〕來。〔玉〕有。〔顏〕吩咐下面。此
 處文武官員。一概免見。三日後放告。掩門。〔下衆隨
 下〕〔玉〕下面聽者。大人吩咐下來。襄陽城文武官
 員。一概免見。三日後放告。〔下〕〔策上白〕隨同按院
 到襄陽。公事不分晝夜忙。〔玉上〕〔策〕五老爺來了。
 請坐。〔玉〕今日大人退衙甚早。俺意欲去至襄陽
 王府內。探聽他的虛實。我等也好作一準備。〔策〕
 五老爺說那裏話來。此番大人到此。諸事皆未安
 排。五老爺要去探聽奸王的虛實。必須等待諸位

老爺到此大家商議，一同前往。〔玉〕俺去心已定，你休管我的閒事。大人若問，千萬不可對他說明。說道我街坊游玩去了。〔下〕〔策〕你看五老爺，還是這等的躁性。〔下〕

〔鄧申上走邊唱粉蝶兒〕英雄俠義氣冲天，走荒郊路途遙遠。趁此時星稀月淡，一心想刺殺賊官。虎穴龍潭，俺也要把武藝施展。管叫他喪在刀尖，命入黃泉。〔同下〕

〔智玉同上桌介智拍掌玉拍掌同下桌〕〔智〕敢是五弟麼。〔玉〕正是。莫非是智仁兄。〔智〕正是。五弟你敢麼。是要探冲霄樓麼。〔玉〕這個正是。〔智〕想那冲霄樓，乃是奸王所造，樓高數丈，內中有許多的埋伏，四面俱有機關，倘若觸動關鍵，刀槍弩箭一齊發出，性命難保。五弟暫請回衙，容日愚兄當同賢弟一齊前往，料無妨礙。〔玉〕如此改日再會。請了。〔同下〕

〔策上白〕爲國圖報效，晝夜受辛勞。〔門子捧印上白〕請公孫先生用印。〔策〕這般時候，還有公事到來。

待我來蓋印。〔門子捧印下鄧申上桌望介策下鄧申白桌下〕〔鄧〕賢弟，你看這前後庭堂，燈光如白晝，難以下手。如何是好。〔申〕方才那人，手抱印盒，你將他的印信盜去，也是一場功勞。〔鄧〕言之有理。你我趕上前去。〔同下〕〔門子捧印上放印出帶門下鄧申上推門盜印下〕〔門子上白〕不好了，大人的印信，被人盜去了。待我稟報五老爺知道便了。〔下〕〔鄧申同上四上手四英雄玉同追上同下〕〔鄧申同上〕〔鄧白〕後面追兵趕來，印盒在此，你且背在身上，速速逃走便了。〔申背印介玉追上起打鄧下申被擒同下〕

〔四龍套策顏同上〕〔顏〕賊人來盜印，令人惱在心。〔玉持印盒上〕〔玉白〕啓大人，印信追回，賊人逃走一名，拿獲一名。〔顏〕五弟之功。〔玉〕印信請先生收訖。〔策〕慢來，慢來，此事干係甚重，我須要打開看看。〔門子開印盒介〕〔門子〕裏邊并無印信，只有一塊磚石。〔玉氣介〕〔玉〕待我再去趕來。〔顏白〕五弟且慢，先將拿獲之人，帶上堂來，問個明白，再做道理。〔玉〕將賊人帶上來。〔衆綁申上跪介〕〔顏〕大膽賊人。

你奉何人所差。你叫什麼名字。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申〕我名叫申虎。奉襄陽王之命。隨同鄧車前來行刺。不料燈光明亮。不能下手。只得將印信盜去。不料被官兵擒獲。鄧車想必逃走。〔顏白〕

印信既被你盜去。爲何是一空盒。印信那裏去了。〔申白〕那鄧車將印盒交付於我。我即背在身上。印信有無。我卻不知。想是鄧車那廝他取了去了。〔顏〕來。將申虎暫且收監。押下去。〔玉〕噯呀。大人吓。想俺白玉堂。此番跟隨大人出京。初到此地。卽被賊人將印信盜去。倘若衆家兄長到來。豈不笑我白玉堂是無能之輩。待俺去至冲霄樓。定要將印信盜回。〔策〕五老爺今日已經到冲霄樓去過一次。千萬不可再去了。〔顏〕怎麼。五弟已經去過一次了麼。〔玉〕正是。〔顏〕噯呀。五弟呀。想那冲霄樓。乃是奸王所造。聞聽人言。內中埋伏甚多。五弟你千萬莫要冒險。〔玉〕大人今將印信失去。是怎能在此爲官。〔二差上白〕門上有人麼。〔門子〕什麼人。〔差〕襄陽王府內有公文前來用印。〔門子〕候

着啓大人。襄陽王府中有公文前來用印。〔顏〕對他言講。本院有病在身。不看公事。三日後再來用印。〔門子〕大人身染有病。不看公事。三日後再來用印。〔差〕三日後。只怕三年後。也不能用了。〔下〕

〔玉〕那奸王得了印信。故爾前來賣弄。待俺白玉堂前去盜回。方顯手段。〔顏〕五弟呀。想你我弟兄。親如骨肉。今日印信既然失去。愚兄就不爲官也。無妨礙。正好與五弟等飲酒取樂。五弟倘若冒險前去。倘有差錯。那時叫愚兄悔無及矣。五弟千萬要聽愚兄之言。且不可傷了你的和氣。五弟隨我來呀。〔下〕〔玉怒視策〕〔玉〕你真真的多口。〔下〕〔策〕咳。〔下〕

〔四龍套四英雄趙同上〕〔趙唱搖板〕昨日裏命鄧車去往察院。盜得印信轉回。還將身且坐銀安殿。管叫賊官難保全。〔二差上白〕參見王爺。〔趙〕那廝怎樣言講。〔差〕他言道。他家大人有病。不看公文。三日後再來用印。〔趙〕起過了。列位英雄。〔衆〕王爺。〔趙〕那賊官手下有白玉堂諸人。皆能飛簷走壁。

倘若印信被他們盜回，豈不令人恥笑，以孤之見，不免將印信消毀，以免後患。〔鄂〕此地有一滴水寒潭，深有數丈，奇冷非常，無人能到。不若將印信拋在寒潭之內，以免後患。〔趙〕好，就命你前去，將印信丟在寒潭，便了。掩門。〔同下〕

〔玉上白〕咳。〔白祥上〕〔玉〕可恨吓，可惱。〔祥〕我說五老爺，你要喝茶呀。〔玉〕不用。〔祥〕五老爺，你要用飯罷。〔玉〕也不用。〔祥〕你老茶也不喝，飯也不用，只管這麼咳嗽嘆氣，你老到底是怎麼啦。〔玉〕可惱吓，可惱。〔唱搖板〕心中惱恨賊奸王，盜去印信爲那樁。大人把奸言對我講，反叫白某臉無光。〔白〕且住，大人在二堂再三相勸，不叫我追尋印信，怎奈我跟隨大人前來，寸功未立，今日失卻印信，大人的官職難保。倘若衆位仁兄到來，豈不被他們恥笑。白祥，與你五爺濃墨。〔祥〕是。〔玉寫信介〕

〔玉〕白祥，現有書信一封，交付與你，你要好好收藏。三日之內，我若回來，到還罷了。倘若我三日不回，你將此信呈與大人觀看便了。〔祥〕五老爺，你

老要上那裏去。〔玉〕我另有公幹，且莫對人言講。我也去。〔同下〕

〔鄂上白〕來此已是滴水寒潭。〔二獵戶上看介〕待我將印信丟入潭內，顏查散吶，賊官，你有官無印，看你怎生得了。不免我回覆王爺去者。〔下二獵戶同下〕

〔玉內唱倒板〕怒氣不息冲牛斗。〔上唱快板〕奸王與我做對頭，印信被他人暗盜走，到叫豪傑無計謀。邁開大步往前走，不覺來到冲霄樓。〔白〕來此已是冲霄樓，待我上去看來。〔上桌介〕〔唱〕上得樓來用目看，嚶呀，足下踏動暗機關，弩弓刀劍一齊現。英雄一命染黃泉。〔二更夫上白〕夥計，你聽樓上響亮，我們上去看看，不好，有了奸細啦，有請王爺。〔衆英雄趙上〕啓王爺，冲霄樓上有了奸細，被刀劍攢死。〔趙〕將他托下來。〔衆托下〕但不知他是何人。〔衆〕待我等看來，這就是錦毛鼠白玉堂。〔衆〕不想此人竟敢前來窺探，念在他是有名英雄，將他埋在城外大樹林內，立一碑碣，上寫白玉堂之

慕不得有誤〔同下〕

〔祥上白〕我們五老爺去了三天啦，仍不見回來。

待我將書信交與公孫先生便了。有請先生。〔策上

白〕喚我何事。〔祥〕現有書信一封，是我家五老

爺交與我的，請先生看看罷。〔策〕你家五老爺那

裏去了。〔祥〕先生，你別提啦，是前日他從二堂回

來，坐在房裏，直眉瞪眼，讓他喝茶，他也不喝，讓他

吃飯，他也不吃，一味的咳嗽嘆氣，到後來，就寫了

這封信，交給我言道：我三日之內，如若回來，到還

罷了，如三日之內，不見回來，你就將這封信交與

大人，今個算算，已過了三天啦，把這封信交與先

生，你轉呈與大人罷。〔策〕五老爺，他到底往那裏

去了。〔祥〕我再三問他，他說另有公事。〔策〕不好

了他，一定是又往冲霄樓去了，這三日不見回來，

一定凶多吉少，待我將此信呈與大人便了。〔下〕

〔盧韓徐蔣同上〕〔盧唱搖板〕弟兄們催馬往前闖，

〔衆唱〕又只見紅日落西方。〔盧〕衆位賢弟，〔衆〕

大哥，〔盧白〕天色已晚，你我尋一旅店安歇了罷。

〔衆白〕前面就是大鎮，你我去到那裏投宿便了。

〔盧唱〕加鞭催動能行戰。〔衆唱〕眼前一座店招

商。〔衆〕店家，店家，〔店家上白〕生意興隆通四海，財

源茂盛達三江，客官，敢麼是住店的麼。〔衆〕將馬

帶進。〔衆坐介〕〔店家〕客官可用什麼酒飯。〔徐〕先

拿幾壺酒來再說。〔店家〕是，煖酒一壺，酒到。〔盧〕

將俺的馬多加草料，喚你再來。〔店家〕是。〔下〕〔盧〕

衆位賢弟，〔衆〕大哥，〔盧〕愚兄一路行來，只覺得

眼跳心驚，不知爲了何事。〔衆〕想是大哥一路行

來，鞍馬勞頓之故。〔盧白〕你我弟兄，且飲幾杯，安

歇了罷。〔唱〕姑飲幾杯且安寢，夢赴陽臺睡沉沉。

〔同睡介〕〔玉魂上唱二簧搖板〕陰慘慘冷颼颼旋風一

陣，半空中又來了爲國忠魂，來至在招商店用目

觀定，又只見衆兄長，磕睡沉沉，我這裏將他們三

魂照定。〔頂板唱回龍腔〕不由人心酸疼，珠淚淋淋。

〔轉反調慢板〕錦毛鼠含悲淚，哀哀告稟，尊一聲衆

兄長，細聽分明，都只爲受官爵，位居極品，隨同了

顏大人，出離都門，到襄陽，夤夜裏失卻印信，狗奸

王他要害按院前程。我不該私自裏冲霄樓進。誤踏了暗埋伏刀攢我身。那時節難逃脫竟自喪命。可憐我食君祿未報國恩。衆兄長望念着結義情分。滅卻了襄陽王把弟冤伸。一時間衷腸話訴說不盡。〔轉搖板〕村鷄唱天將明魂赴天庭。〔下〕盧〔嘆〕呀。五弟吓。〔徐〕五弟在那裏。五弟。五弟。〔蔣〕我說

哥哥。你怎麼啦。〔盧〕時才夢見五弟前來。渾身是血。哭哭啼啼。莫非五弟遇着什麼兇險。他死了麼。〔衆〕我等也曾夢見。〔盧〕夢夢相同。必有原故。天已將明。你我就此趕程便了。店家店錢在此。俺等去也。〔拉馬同下〕

羅伽先新生著

指導青年
奮鬥途徑

現代青年之座右銘

造就國家
中堅人材

現代青年——為什麼彷徨歧途!?

現代青年——為什麼沉鬱煩悶!?

復興國家民族，都是我們的責任。
努力，努力！前進，前進！只要脚踏實地的幹去，前途充滿着無限光明！

現代青年。由於他自己本身的智識與能力，尙未十分充實的緣故，只能黑暗中摸索着光明。可是，現社會正是荆棘叢生，處處地方，給予青年以障礙與失望。於是現代青年，惟苦悶煩惱，甚至於消極厭世。像這樣地犧牲了的青年，為數很多，這不但對於青年是極大的不幸，而對於國家民族，更是一個大損失！可是青年諸君們請勿悲觀！請勿消極！因為在本書裏：我們詳盡地為青年指示責任的重大，與前途的光明，我們更有系統地闡說現代青年的人生觀，生活，信仰，德性，思想，學識，服務，訓練的有效方法。最後對於青年問題，如戀愛，婚姻，學業，職務，集團生活，自殺等，都有明晰的解剖，與正確的論斷。總之，現代青年如能依照本書的指示與領導，實在地做去，前途該是多麼光明美麗啊！

全書四十萬言八百餘面精釘一大巨冊定價國幣一元

上海 東山 交通 路 教育書局發行

烏龍院鬧江州

戲情

宋江在山東鄆城縣充當書吏。有一閹婆因丈夫身死，不能生活，要將女兒惜姣賣去。宋江可憐她們無依，就將惜姣收下，而且砌造一所烏龍院，讓她們母女居住。宋江不時也來住歇。母女二人，從此可以安居飽暖，不愁貧苦。但是惜姣生性淫蕩，不久就和宋江的徒弟張文遠有奸。後來宋江風聞其事，時時存心查察。有一天宋江又來院中，這時文遠正在惜姣房中。聞知宋江走來，就將文遠藏起。宋江進來，惜姣不理不睬，還用冷言冷語相譏。當時宋江大怒，兩人吵鬧一陣，宋江就賭氣走了，從此不來。閹婆見他不來，未免發急。有一天在路上遇見宋江，將他請來。那惜姣仍是不理，宋江要走，閹婆硬行留住不放，宋江只得勉強住下。一到五更，宋江起身就走。不料走得匆忙，將一隻招文袋丟下，忘記帶去。走到半路，想起袋內有一封梁山泊首領晁蓋的書信，倘是被人拾得，告了官，就有殺身之禍。所以急忙跑回來取。走來一問，已被惜姣藏起。預備拿去告官，以來陷害宋江。宋江百般懇求，她終不肯送給。宋江無法，一刀將惜姣殺死，取着文袋而逃。那閹婆見女兒被殺，悲痛非常，經着張文遠慫恿，就去告官。官府將宋江拿來，訂罪充軍到江城。路經梁山，晁蓋將他迎接上山，請他入夥。宋江不允，辭別下山，竟到江州。有一天遇見都頭戴宗，同上潯陽樓飲酒。戴宗走後，宋江在壁上題了一首詩。後被黃文炳看見，以為詩中有造反之意，就去告知蔡得章。得章即傳戴宗，捉拿宋江。戴宗無法，教宋江裝瘋，或者可以免罪。宋江捉進之後，就此裝瘋。得章令取糞來，教宋江吃下，試驗他是否真瘋。宋江說些瘋話，反將得章罵了幾句。得章大怒，將他下在牢中，預備斬首。虧得戴宗走上梁山報信。晁蓋一聽，就請吳用率領衆英雄下山，到江州來救宋江。衆英雄打聽得出斬時期，便暗藏兵

器，裝成各種小販，以及江湖賣藝之人，混進江州城，到法場等待。不多時宋江押到，衆英雄各各拔出兵器，一擁上前，殺退官兵，搶了宋江，同回梁山。

登場人物表

宋江(老生)

閻惜姣(花旦)

張文遠(丑)

閻婆(老旦)

戴宗(生)

黃文炳(丑)

蔡得章(生)

李逵(淨)

林冲(武生)

秦明(武生)

時遷(丑)

白勝(丑)

〔張文遠上白〕惜的的，愛的的，私通閻婆惜，在下張文遠，曾拜宋江門下爲徒，我與那閻婆惜，眉來眼去，兩下苟合，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烏龍院中走走。〔唱二簧平板〕搖搖擺擺擺擺搖搖擺擺擺擺過小橋，一步兒來至在烏龍院，叫聲大姐把門敲。〔白〕大姐開門來。〔閻惜姣在幕內〕來了。〔閻上唱二簧平板〕忽聽雙環響一聲，不知來的是何人，用手兒開開了門兩扇。〔張作進門狀〕〔張〕呀，哎呀，妙啊。〔唱二簧平板〕有勞大姐禮相迎。〔閻作關門狀〕接唱二簧平板〕搬一把椅兒三郎坐。〔張接唱〕大姐幾日可安寧。〔閻接唱〕問三郎爲何不到烏龍院。〔張接唱〕衙前

懼怕一個人。〔閻接唱〕問三郎怕的那一個。〔張接唱〕怕的師父宋公明。〔閻接唱〕那宋江他是狼來他是虎。〔張接唱〕非狼非虎，懼怕他三分。〔閻〕三郎你可好。〔張〕我好，大姐你可好。〔閻〕我也好。三郎這幾日爲何不到烏龍院中走走。〔張〕衙前有事，少來拜望。〔閻〕這也難怪。〔張〕啊，大姐，手中拿的什麼。〔閻〕紅綉花鞋。〔張〕是那個穿的。〔閻〕我媽穿的。〔張〕媽兒娘這大年紀，怎麼穿紅綉花鞋。〔閻〕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是我媽生日，作雙花鞋，與她老人家上壽的。〔張〕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懷了，如此說來，我明日禮到人不到。〔閻〕祇要你的人來。

禮不來，不要緊的。〔張〕如此說來，我禮到人又來。〔鬪〕這不結了麼。〔張〕啊，大姐，你可曉得我的來意。〔鬪白〕你要怎麼樣。〔張〕我要與你高興高興。〔鬪〕你猜我呢。〔張白〕大姐越發的要高興高興。〔鬪〕我今天有點不高興。〔張〕告辭。〔鬪〕三郎，你回來，你上那裏去。〔張〕大姐說今日不高興，我等，你高興，我再來呀。〔鬪〕我跟你鬧着頑的。〔張〕你跟我鬧着頑，嚇了我一身冷汗。〔鬪〕正是東邊日出西邊引。〔張〕大姐說我情來越有情。〔鬪〕三郎隨我來。〔張〕來了。〔張鬪同下〕

〔衆衙役在幕內喊〕退堂呢。〔宋江在幕內〕列位少陪了。〔宋江上唱二簧平板〕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我宋江。〔白〕卑人宋公明在這鄆城縣當了一名刑房書吏，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烏龍院中走走。〔唱二簧平板〕那一日閒遊在大街上，偶遇着好漢小劉唐，他把那實言對我講，請我到梁山去爲王，這富貴豈是人妄想，自有天爺作主張，一步兒來到長街上。〔衆街坊在幕內〕啊，列位，你們來看

前面走的張文遠，後面跟的宋公明，師徒二人同走一條道路，真真令人發笑，哈哈。〔宋江唱二簧平板〕又聽得衆賓朋說短道長。〔白〕哎呀，且住，聽他們街坊鄰舍言道，前面走的張文遠，後面跟隨宋公明，師徒二人同走一條道路，莫非張文遠這小奴才也到烏龍院中走走，噯，是非終朝有不聽，自然無。〔唱二簧平板〕自古道世事常滔滔，大丈夫不聽小人言，一步兒來到了烏龍院。〔白〕呀。〔唱二簧平板〕青天白日把門關。〔白〕啊，青天白日爲何將門緊閉，待我上前叫門。大姐開門來，大姐開門來。〔惜姣上白〕誰呀。〔宋〕我。〔鬪〕你是誰呀。〔宋〕宋大爺。〔鬪〕啊，宋大爺啊，你今天來的不湊巧。〔宋〕怎麼不湊巧。〔鬪〕這個門兒上了鎖，鑰匙在我媽房裏了，有什麼事明天再來罷。〔宋〕快把鑰匙取來，今日宋大爺要進烏龍院。〔鬪〕等着三郎快來。〔張上白〕什麼事情了不得了。〔鬪〕你師父來了。〔張〕怎樣着。〔鬪〕藏在我媽房裏罷。〔宋〕快點兒。〔鬪〕來啦。〔宋〕爲何這樣慢騰騰的，待我打

進去〔副作開門狀宋作進門狀仔細東張西望〕〔闈〕宋大爺你今日進得院來東瞧西看烏龍院中難道有什麼歹人麼〔宋〕不是啊往日宋大爺進得院來掃地掛畫今日宋大爺進得院來畫亦未曾掛地也未會掃今日還好一人前來同着朋友前來這是甚麼樣子〔闈〕你往日進得院來地也掃了畫也掛了今日進得院來地也未會掃畫也未會掛你說是不是〔闈只顧自的坐下〕〔宋〕大姐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闈〕怎麼我的不是呢〔宋〕宋大爺進得院來連個座兒不讓你自坐在一傍你是輕慢我呀小看我這是甚麼樣子〔闈〕我說宋大爺這烏龍院中是你前天來的〔宋〕不是〔闈〕昨天來的〔宋〕也不是〔闈〕也不是前天來的也不是昨天來的這烏龍院中本是你老花銀錢所造有的是椅子有的是凳兒搬上一個豈不是坐下了麼你這麼大個子還用摟摟你抱抱你讓你吃口奶兒〔宋〕哎喲我這大的年紀不吃着奶〔闈〕這麼大個子你還小麼〔宋〕講的是件件有理凳子也

有椅子也有我亦是自討苦吃〔宋將椅擺在闈側面和他並坐並將大腿欄在闈身上〕〔闈將宋的腿推開〕〔闈〕宋大爺你這算什麼呢〔宋又將腿欄上〕〔宋〕花錢的老爺們多喜歡這個調調兒〔闈〕你猜我呢〔宋〕大姐麼你也喜歡〔闈使勁將他的腿推下〕〔闈〕我就惱的這個調調兒〔宋〕大姐不喜歡這個調調兒我就免了這個調調兒大姐你好〔闈〕我有吃的有喝的怎麼不好呢〔宋〕我也好〔闈〕誰問你〔宋〕不是啊我問過大姐大姐少不得就要問我我替你代了勞省你一分勞神〔闈〕沒有那麼大的工夫〔宋〕手拿何物〔闈〕你的帽子〔宋〕噯分明是一隻鞋怎麼說是帽兒呢〔闈〕知道你還問〔宋〕是那個穿的呢〔闈〕我媽穿的〔宋〕媽兒娘這大年紀還穿紅繡花鞋〔闈〕你不知道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就是我媽兒娘壽誕之日做這雙紅繡花鞋給她老人家上壽的〔宋〕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懷了明日我的禮到人也到〔闈〕祇要你禮到人到不到不要緊〔宋〕我是要來的〔闈〕要來就

來。〔宋〕外面人人說道。大姐做的好針線。我要瞻仰瞻仰如何。〔圖〕我們做的闊粗針蘇線。沒有什麼看頭。〔宋〕今朝我一定要看。〔圖〕一定要看。給你看看。噯呀。好骯髒的手呀。〔宋〕我在衙門中抄寫墨卷。鬧了一手的黑墨。未曾淨手。待我洗洗乾淨。〔圖〕好乾淨呀。〔宋〕洗好了。拿來看看。〔圖〕當真要看看。〔宋〕噯。〔圖〕果然要看。〔宋〕噯。〔圖〕給你看看。〔將綉花鞋擲在地下〕〔宋〕方才看看你的鞋。你道手兒骯髒。於今將手兒擦抹淨了。你把鞋拋在地下。牠就不骯髒。你這樣輕慢我。哼。哼。這還了得。〔圖〕呦。他又挑了眼兒了。我說宋大爺有道。是洗手淨指甲。做鞋泥裏踢。這個東西終久是要壞的。〔宋〕冷笑。哈哈。哈哈。〔圖〕你往那裏指。〔宋〕我說這個鞋子待我來看看。果然做的不錯呀。好拿去罷。〔圖〕你還知道好歹麼。〔宋〕爲人在世。那有不知好歹的道理。〔圖〕牠是怎麼好。〔宋〕花兒也好。樣兒也好。這叫作好好好。〔圖〕一點不好沒有麼。〔宋〕就有一樣。〔圖〕那一樣。〔宋〕顏色不對。〔圖〕顏色不

對。你就不該來。你拿過來罷。〔宋〕宋大爺往日進得院來。你歡天喜地。今日進得院來。面帶憂愁。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圖〕沒有心事。〔宋〕一定有心事。〔圖〕慢說沒有心事。縱有心事。你也猜不着。〔宋〕慢說大姐的心事。就是我父親太爺的心事。不猜便罷。〔圖〕要猜呢。〔宋〕猜他個八九不離十。〔圖〕你不要猜。〔宋〕一定要猜。〔圖〕你就猜。〔宋〕大姐聽了。〔唱二簧平板〕宋公明打坐在烏龍院。猜一猜大姐袖內機情。莫不是茶飯不對你的口。〔圖〕宋大爺你這頭一猜……〔宋〕猜着了。〔圖〕猜錯了。〔宋〕怎麼猜錯呢。〔圖〕想我們小戶人家。喫的是雞鴨魚肉。還要喫什麼龍心鳳肝不成。不是的。〔宋〕哦。猜錯了。〔圖〕猜錯了。〔宋〕聽了。〔唱二簧平板〕莫不是衣衫不合你的身。〔圖〕宋大爺你這第二猜……〔宋〕猜着了。〔圖〕你又猜錯了。〔宋〕怎麼又猜錯了。〔圖〕想我們小戶人家穿的是綾羅綢緞。難道要穿什麼描龍綉鳳不成。不是的。〔宋〕哦。不是的。再猜。〔唱二簧平板〕莫不是街

坊得罪了你〔鬪白〕宋大爺你這一猜又猜錯了。
 〔宋〕怎麼又猜錯了。〔鬪〕想那街坊是好街坊鄰
 舍是好鄰舍。慢說我得罪不着他們。就是得罪他
 們。還要看宋大爺三分金面。不是的。〔宋〕哦。又不
 是。我再來猜。〔唱二簧平板〕莫不是媽兒娘打罵
 你的身。〔鬪〕宋大爺你越猜越不對了。〔宋〕怎麼
 越不對了。〔鬪〕想那媽兒娘她是我的媽。打也打
 得罵也罵得。不是的。〔宋〕哦。又不是的啊。〔唱二簧
 平板〕這不是來那不是。〔白〕呀。大姐的心事。往日
 一猜就猜着了。今日怎麼猜不着了。〔鬪〕你猜不
 着。不要猜了。〔宋〕我一定要猜。〔二人同起〕〔宋〕大
 姐你過來。我這一猜一定猜着了。〔鬪白〕你請猜。
 〔宋唱二簧平板〕莫不是思想吾宋公明。〔鬪〕真有
 你的。〔宋〕哦。猜着了。〔鬪〕可不是猜着呢。〔宋〕你
 是我想我。〔鬪〕可不是想你麼。〔宋〕哎呀。我說大姐
 的心事。果然被我猜着了。請坐請坐。大姐你幾時
 想我。〔鬪〕我前天就想你。〔宋〕衙前有事。〔鬪〕昨
 天想你。〔宋〕朋友請喫酒。〔鬪〕今天又想你。〔宋〕

今天想我到偏偏的來了。〔鬪〕今天想的利害。
 〔宋〕怎麼樣的利害。〔鬪〕清早起來頭也不梳。脚
 也不裹。前廳跑到後院。後院跑到廚房。左手拿一
 碗涼水。右手拿住蒜瓣。喝口涼水。咬口蒜瓣。〔宋〕
 這叫怎麼想法。〔鬪〕這叫作淡想。淡想想斷了肝
 腸。〔宋〕啊。大姐只怕不是想我。〔鬪〕我不想你。誰
 想你。〔宋〕大姐你想我。〔鬪〕你妹子想你。你姐姐
 想你。〔宋〕呀。呀。〔唱二簧搖板〕那日大街閒遊。定店
 家言語不好聽。話到舌尖留半句。講出口來難爲
 人。〔鬪〕什麼難爲人。想我們婦道人家。一要走的
 正。二要坐的端。三條大路走中間。〔宋〕我問你這
 一。〔鬪〕我一不作賊。〔宋〕我問你這二。〔鬪〕二不
 偷人家的。〔宋〕我問你這三。〔鬪〕三呀。還有他媽
 的四呢。〔宋〕哎呀。你就壞在這個三上了。〔唱二簧
 搖板〕都道你私通了張……張什麼。張什麼。
 張什麼。〔宋〕說出口來難爲情。〔鬪〕不要緊。我替
 你難爲情。〔宋〕噯。〔唱二簧搖板〕那張文遠。〔大聲〕
 張文遠。張文遠。你的心事我會猜不着。提起張文

遠。你看她這個樣兒，叫我們花錢的老爺們好不寒心哪。〔鬪白〕呀〔唱二簧平板〕被他猜破肺腑情。〔白〕哎呀，他怎麼會曉得了，這怎麼好有啦。待我去灌灌米湯。哎呀，我說這個宋大爺。〔宋〕呀呀，那個不叫我宋大爺，要你來叫我宋大爺。宋大爺呀，還宋二爺呢。〔鬪〕宋大爺不好，宋先生。〔宋〕呀呀，那個不叫我宋先生，要你來叫我宋先生，真真豈有此理。〔鬪〕哎呀，宋先生不好，還是宋大爺。我說宋大爺，我不會喫酒，清早起來喫了幾杯早酒，酒言酒語得罪了你，我跟你鬧着頑的，誰曉得你不經頑，一頑就炸啦。哎呀，我說宋大爺呀。〔宋〕哦，你是與我作耍的。〔鬪〕可不是鬧着頑的。〔宋〕哎呀，嚇了我一頭的冷汗呢，請坐。大姐從今以後酒要少飲。〔鬪〕我戒酒呢。〔宋〕少喫些就是了。〔鬪〕我一點也不喫了。宋大爺，你方才說張張什麼。〔宋〕張文遠。〔鬪〕張文遠是你什麼人。〔宋〕是我的小徒。〔鬪〕是你小徒，白日在衙內作什麼。〔宋〕抄寫墨卷。〔鬪〕到晚來。〔宋〕抵足而眠。〔鬪〕宋大爺你

這話漏啦。〔宋〕漏了找房東。〔鬪白〕什麼找房東，你的話頭漏了。〔宋〕漏了什麼。〔鬪〕我看別人沒有私通張文遠，我看你私通張文遠了。〔宋〕世間之上，只有男子私通女子，那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鬪〕你沒有私通那張文遠，你猜我呢。〔宋〕大姐麼，也不能夠。〔鬪〕那麼誰私通張文遠。〔宋〕是啊，那一個私通張文遠。〔鬪〕眼前有一人私通張文遠，你不敢惹她。〔宋〕那一個，我宋江不敢惹她。〔鬪〕你的姐姐私通張文遠，你的妹子私通張文遠。〔宋〕呀呀。〔唱西皮倒板〕一言怒惱宋公明。〔三人互碰椅子〕〔宋〕閻大姐。〔鬪〕宋大爺。〔宋〕閻惜姣。〔鬪〕宋公明。〔宋〕閻婆惜。〔鬪〕宋江。〔宋〕冷笑哈哈。哈，我宋江的名字，她都叫起來了，我把你這個狗淫婦賊淫婦。〔鬪〕哎呀，我把你這死忘八死烏龜，你們看他像不像。〔宋〕哎呀，我宋江化了許多銀錢，落了個忘八二字啊。〔唱西皮倒板〕罵一聲閻婆惜，姣無恥的賤人，會記得那年遭荒旱，你母女三人來至在鄆城，遭不幸爾的父喪了命，你的母賣爾

身葬爾的天倫。從清早買到午時正。午時賣到近黃昏。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轉唱快板〕衙前來了宋公明。從頭至尾將爾問。問明了根由買爾的身。我爲你蓋造了烏龍院。我爲你花費了許多金。我爲你父母堂前少行孝。〔闖白〕你就該天打雷劈。〔宋〕呀呀。〔接唱快板〕我爲你拆散了夫妻情。怒氣不息將你打。〔闖〕你要打誰。〔宋〕我要打你。〔闖〕我告訴你。太太好吃好穿。我沒見過。好打見過的。我打個樣兒與你看。〔宋〕定要打你。〔二人互碰膀子〕〔闖〕啊呀。踹了我的脚了。〔宋白〕怎麼樣了。〔闖〕你走開去罷。〔宋〕噯呀。〔接唱快板〕越思越想越傷心。恨不得趕出烏龍院。〔闖〕我就走。〔接唱〕閻婆惜到處有賓朋。〔宋接唱〕任你跑到天邊遠。難逃宋江掌握中。〔闖〕量不就。〔宋〕量的就。〔闖〕哎。呀。〔宋接唱〕從今後我不進烏龍院。〔闖白〕再來呢。〔宋〕情愿對天把誓盟。〔闖〕我不信。〔宋〕我就對……〔闖〕我就跪。〔宋〕哎。大姐。我是與你作耍的。你怎麼跪下了。來個朋友看見。像個什麼樣兒。你

起來罷。〔闖〕我也不是三歲小孩。讓你打哭呢。哄樂呢。你與我跪下罷。〔宋〕哎。〔唱西皮搖板〕雙膝跪在塵埃地。過往神靈聽分明。從今後再進烏龍院。……〔闖〕怎麼樣。〔宋接唱〕藥酒毒死我宋公明。〔闖〕你走出去。〔闖將宋江推出院去作闖門狀〕〔宋〕噯。我與她恩愛夫妻。爭吵幾句。說什麼不來。待我轉去。啊。這賤人已經將門緊閉。噯。大丈夫作事。提得起。放得下。這烟花之地。來不來有什麼要緊。說不來。我就不來了。噯。說什麼不來。想這烏龍院。乃是我的銀錢所造。閻婆姣是我的銀錢所買。我宋江不來。那一個大膽的敢來。從今以後。無有風吹草動。便罷。若有風吹草動。我就是這一刀。結果爾的狗命。正是當初不聽朋友勸。失足了無底船。受了多少腌臢的氣。噯。化了多少昧心錢。列位老爺們。你們那個要來。只管來走走。我宋江是不來了。我一定不來了。噯。我是再也不來了。〔宋下〕〔闖〕宋大爺。宋江。哎。呀。真的走了。待我來開門看看。走啦。三郎快來。〔張文遠上白〕我師父可曾去了。〔闖〕你

師父去了。〔張〕我也要去了。〔闍〕你回來。〔張〕作什麼。〔闍〕還是愿意作長久夫妻。還是愿意作短頭夫妻。〔張〕長久夫妻怎說。短頭夫妻怎講。〔闍〕短頭夫妻。你從今後不要來了。〔張〕我捨不得大姐。〔闍〕你既捨不得我。我也捨不得你。聞聽人說。宋江私通梁山。你在外頭訪。我在家裏訪。訪出此事。將他送入當官。你我就是長久夫妻了。〔張〕好。我告辭了。〔闍〕回來待我看看有人沒人。〔兩面張望介〕沒有人。正是二人定計二人知。〔張〕休要走漏這消息。〔闍〕但愿害得宋江死。〔張〕你我夫妻頃刻離。〔闍〕噯。永不離。〔張〕不錯。永不離。請啊。請啊。〔張下〕宋江啊。宋江啊。管教你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闍下〕

〔宋江上唱西皮搖板〕出門只見紅日下。玉兔明亮甚瀟灑。〔白〕卑人宋公明。自從那日離了烏龍院。與惜姣吵鬧。永不到她處。這且不言。今早諸位賢弟。邀我衙前議論。不知爲了何事。不免衙前走走。〔宋接唱搖板〕丈夫休要變心意。豈能叫那婦人欺。

〔宋下〕

〔闍婆上白〕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老身媽兒娘。只因女兒惜姣。性情不好。這幾日也不見宋大爺到烏龍院中走走。我不免到大街之上。找尋找尋便了。〔唱二簧搖板〕行走大街四下看。〔宋上〕〔婆接唱〕只見大爺宋三郎。〔白〕哎呀呀。這倒巧得很。偏偏遇着了。啊。宋大爺。請回請回。〔宋〕哦。我道是誰。原來是媽兒娘。少陪了。少陪了。改日再見。〔婆拉住宋〕〔婆〕宋大爺。回來回來。不要走。我還有話講。〔宋〕有話改日再談。我衙前有事。不要這樣拉拉扯扯。被傍人看見。像個什麼樣兒。〔婆〕你等一等。不要走。我有話說。〔宋〕你有什麼話。快說。〔婆白〕宋大爺。爲何這幾日不到烏龍院走走。〔宋〕我衙前有事。無有工夫。〔婆〕我那女兒在那裏想你。〔宋〕我怕她不是想我罷。〔婆〕噯。她想的。是你。你隨我走走。〔闍拉着宋走〕〔宋〕你不要拉拉扯扯。〔婆〕走走。走走。〔婆宋進門介〕〔婆〕噯。宋大爺。你在此請坐。我叫我女兒下來。〔宋〕你不要叫她。

就要走。〔婆〕你不要走哇。待我叫她下樓。嗻兒啊。〔園內白〕什麼事。〔婆白〕三郎來了。快些下樓來罷。〔園內白〕那一個三郎。〔婆白〕是你心腹上的三郎。〔園內白〕那一個心腹上的三郎。〔婆〕你不要管他。那一個。你下樓來。便明白了。〔園內白〕母親問他這。幾日爲何不到烏龍院走走。快將他罰跪庭前。等。女兒梳洗已畢。再來發放。〔婆〕哦。是了啊。宋大爺。我的女兒。將你怪了下來。〔宋〕怪我何來。〔婆〕她。說道。這幾日爲何不到烏龍院走走。將你罰跪庭。前。梳洗已畢。再來發放。〔宋白〕祇怕不是想我罷。〔婆〕她是想你。我來看看她梳洗完了沒有。啊。女。兒。梳洗完了沒有。〔園內白〕梳洗完了。〔婆〕下樓來。罷。〔園內白〕來了。〔園唱二簧平板〕忽聽三郎到來臨。輕移蓮步下樓行。〔作下樓介〕〔接唱〕我這裏上前。來觀定。〔宋向園對看着園作氣惱狀〕〔園接唱〕擡頭只。見對頭人。〔園將椅搬開獨自坐下〕〔婆〕宋大爺。我女。兒。下來了。你上前說幾句。〔宋把園婆一推〕〔宋〕要去。你去。我是。不去。〔婆〕哦。說兩句話。也就完了。這。

樣推推撞撞。你不去。我叫我的女兒來。啊。兒呀。你。去。與宋大爺。說上幾句。〔園也把園婆一推〕〔園〕要去。你去。我是。不去。〔婆〕他二人俱是一樣的脾氣。我。再叫宋大爺去。啊。宋大爺。若要好。大讓小。她小。你。大。說兩句好話。也就完了。〔宋〕我是。不去。〔婆〕你。去罷。〔宋使勁將園婆一推〕〔宋〕太囂囂了。〔婆〕不去。拉倒。你一推。她一撞。把我推個三長兩短。看你們。怎樣得了。啊。兒啊。想我母女二人。吃的是宋大爺。的。穿的是宋大爺的。你若不去。叫我怎麼樣呢。來。來。〔一手拉着園一手去扯宋〕啊。宋大爺。請到樓上。去。〔宋〕我是。不去。〔婆〕你來呀。〔唱二簧平板〕今日。裏。好。比。七。月。七。牛。郎。織。女。會。佳。期。〔三人同作上樓狀。〕〔宋〕我走。我走。〔婆〕不要走。不要走。〔園〕我走。我。走。〔婆〕噯。你也不要走。你二人坐在這裏。我去拿。茶。來。〔作出門狀作將門鎖上狀〕我將門兒倒扣。怕你。二。人。不。說。話。〔婆作下樓狀下〕〔宋與園二人對看着大家。作氣惱狀園獨自睡去〕〔宋白〕我說不來。我倒又來了。〔宋〕哦。我好悔也。〔初更〕〔宋唱二簧平板〕聽誰樓打。

罷了。初更時分，忽然想起狗賤人。我本當將她來
 摟抱。〔白〕噯。〔接唱〕公明豈是下賤人。啊。下賤人。
 〔三更〕〔闌〕呀。〔唱二簧平板〕聽譙樓打罷了二更時
 分。那一傍坐定了有情之人。我這裏上前來將他
 摟抱。〔白〕噯。〔唱二簧平板〕我惜姣豈是那下賤之
 人。噯。下賤之人。〔打三更〕〔宋〕噯。〔唱二簧平板〕三更
 三點月正明。越思越想越愁人。這裏一刀要你的
 命。〔取出刀來作要刺圍狀忽將刀收起〕〔宋〕噯。〔接唱〕
 大丈夫做事三思而行。啊。三思而行。〔四更〕〔闌〕呀。
 〔唱二簧平板〕聽譙樓打罷了四更時分。惜姣起下
 殺人心。我這裏將他來刺死。〔取出剪子想刺宋仍收
 起〕〔闌〕噯。〔接唱〕惜姣做事要三思行。噯。要三思
 行。〔五更〕〔宋〕天也明亮。她還睡在那裏。待我走了
 罷。〔作將門打開狀打袋落在地上作沒有留意狀作下樓狀〕
 我真的不來了。〔宋下〕〔闌作醒狀〕〔闌〕他走了。待我
 回床睡覺去。〔看見地上打袋隨即拾起〕這是什麼東
 西。原來是個討飯的叫化袋。〔手伸進去摸〕這是一
 錠金子。待我收下。還有書信一封。待我看來。上寫

梁山晁蓋拜。啊。慢着。聞聽人說。宋江私通梁山。
 宋江啊。宋江。無有此事。便罷。若有此事。這就是你
 的對頭到了。〔仍作睡下狀〕〔宋急上白〕走啊。啊。且
 住。適才我從烏龍院走後。失落黃金書信。黃金事
 小。信若被人拾去。我的性命難保。〔作着急狀〕啊。呀。
 且住。我不免去到烏龍院尋找便了。〔作進門狀尋不
 着呆了一陣。先前出門時各種姿勢發急起來〕啊。呀。〔走向
 闌〕〔宋〕啊。闌大姐。醒來。〔闌作醒來狀〕〔闌〕宋大爺。
 你不是走了麼。〔宋白〕不錯。我是走了。又回來了。
 〔闌〕你回來幹什麼來了。〔宋〕我失落一樣東西。
 大姐可曾看見。〔闌〕不錯。看見了。不是一隻叫化
 袋麼。〔宋〕是。是一隻叫化袋。快快把還與我。〔闌〕
 拿去。〔將袋擲在地下〕〔宋江連忙拾起摸袋內〕啊。大姐。裏
 面還有一錠黃金。〔闌〕黃金我收下了。〔宋〕本是
 送與大姐買花兒戴的。〔闌〕謝謝你。〔宋〕啊。大姐。
 裏面還有一樣東西。可曾看見。〔闌白〕敢是書信。
 〔宋〕噯。不錯。把還與我。〔闌〕你的書信上面寫的
 什麼言語。〔宋〕沒有什麼言語。〔闌〕好呀。你私通

梁山〔宋〕呀大姐不要說出口來。快快把還與我。
 〔鬪〕你要書信卻也不難。要依我一樁事情。〔宋〕什麼事。〔鬪〕你寫封休書。把我休了。〔宋〕我宋江一不休妾。二不賣子。寫的什麼休書。〔鬪〕你不寫。我走了。〔宋〕你到那裏去。〔鬪〕我睡覺去。〔宋〕我與你寫。〔鬪〕你與我寫。〔宋〕啊大姐。無有紙筆墨。硯寫不成了。〔鬪〕你來看。這不是麼。〔宋〕啊。閣大姐。你早有此心麼。〔鬪〕早有此心。〔宋〕我與你寫。〔宋作要寫字狀〕〔宋〕怎樣寫法。〔鬪〕我說你寫。〔宋〕你且講來。〔鬪〕立休書人。宋江休妻。閣惜姣。〔宋〕慢來。不得休妻。仍是休妾。閣惜姣。〔鬪〕任憑再嫁。張……〔宋〕張什麼。還是立早。還是弓長。張。〔鬪〕被他把我問住了。我說出口來。還怕他不成。任憑改嫁。張文遠。〔宋〕呀。呸。張文遠是我的小徒。你爲何私通與他。〔鬪〕你寫不寫。〔宋〕我不寫。〔鬪〕你不寫。我走了。〔宋〕那裏去。〔鬪〕睡覺去。〔宋〕我與你寫。〔作寫字狀〕拿去。〔鬪白〕拿來。〔看〕一下。這不成。〔宋〕要怎樣寫呢。〔鬪〕要你打上手模足印。〔宋〕

呀。呸。我宋江一不休妾。二不賣子。打的什麼手模足印。〔鬪〕你不打。我是走了。〔宋〕你往那裏。〔鬪〕睡覺去。〔宋〕我與你打。〔鬪〕你與我打。〔宋江作打手模足印狀〕〔鬪〕拿來。〔宋〕慢來。你將書信把還與我。〔鬪〕我還逃得脫你的手麼。〔宋〕我諒你逃不出我手。拿去。〔鬪接着休書〕告辭了。〔宋〕你又去睡覺。〔鬪〕我去睡去。〔宋〕書信把還與我的好。〔鬪〕書信不能在這裏還你。〔宋〕那裏還我。〔鬪〕鄆城縣堂上還你。〔宋〕我來問你。鄆城縣是狼。〔鬪〕不是狼。〔宋〕是虎。〔鬪〕不是虎。〔宋白〕吞吃我宋江。〔鬪〕雖不是狼虎。你也要怕他三分。〔宋〕還是把還我的好。〔鬪〕近前來。〔宋江走上去被鬪打了一個嘴巴〕〔鬪念撲燈蛾〕開言罵宋江。私通那梁山。你要我的書。合信。隨我去見官。〔宋氣動極動手打鬪〕〔合念撲燈蛾〕打罵閣婆惜。你敢把我宋江欺。勸你把我書。合信。〔白〕哼。哼。〔鬪〕你還打我。〔宋〕我還打不得你。〔拔出刀來〕〔鬪〕你竟殺我。〔宋〕瞎。〔將鬪刺死在她身上一搜搜着了那封書信連忙藏在身上〕〔宋〕待我叫媽

兒娘來媽兒娘快來〔圖婆上白〕宋大爺你起來得早〔宋〕你女兒性情不好〔婆白〕看在我的分上〔宋〕看在你的分上我將她殺死了〔婆〕現在那裏〔宋〕在這裏〔婆撫屍大哭〕〔婆〕啊呀兒啊〔宋〕不許你哭屍首打下去〔圖下〕〔婆〕看在老身分上

關 江 州

〔宋江上引〕虛名博利那堪空皓首〔詩〕終朝每日念家庭不幸發配在江城猶如失羣一孤雁好似浪蕩與浮萍〔白〕在下宋江乃山東鄆城縣人氏只因殺了閻惜姣發配江州一路行來結識了多少英雄好漢曾走梁山經過蒙晃大哥吳先生接我上山衆家英雄勸我入夥咳想我已朝廷罪人何苦又做那犯法的事情被我再三推辭纔得下山來至江州又結交了多少好漢蒙他們每每款待正是世眼看冷煖人面分高低〔戴宗上白〕身在公門當節級神行太保是咱名〔宋〕賢弟來了〔戴〕大哥今日爲何起得甚早〔宋〕昨日蒙賢

賞她棺木一口〔宋白〕這有十兩紋銀你去辦來〔婆〕不知路徑〔宋〕隨我來〔二人下樓狀作出門狀〕〔婆兩邊張望忽大喊〕〔婆〕宋江殺人了〔婆打宋的嘴巴宋把婆拖着同下〕

弟相約往潯陽樓一敘故而起得甚早〔戴〕大哥請〔宋〕賢弟請〔戴〕相識滿天下〔宋〕知心能幾人〔戴〕行行去去〔宋〕去去行行〔戴〕來此已是酒保有麼〔酒保上白〕人說天下無好酒不信惟有此地高是那個原來是都頭取是吃酒的〔戴〕正是那裏潔淨〔酒保〕樓上好〔戴〕好酒好菜拿上樓來〔酒保〕是〔戴〕大哥請〔宋〕賢弟請好一座潯陽樓〔戴白〕這都是那些商人翰墨遊玩之所〔酒保〕酒來了菜來了〔戴〕放下〔酒保〕都頭要什麼東西呼喚卽至〔戴〕喚你再來〔酒保下〕〔戴〕大哥請〔宋〕賢弟請〔戴唱二簧〕稱佳釀弟兄們悅

意歡暢。略一樽表寸心以解愁腸。〔宋白〕賢弟吓。〔唱二簧〕我自離家走他鄉。碌碌風塵空茫茫。父母家中倚門望。不由我悽悽慘慘意徬徨。〔戴唱二簧〕勸大哥免愁腸。大丈夫四海家休戀故鄉。〔宋〕話雖如此。只是放心不下。〔戴〕請寬飲幾盃。〔宋〕賢弟李逵也曾相約。今日他往那裏去了。〔戴〕不要說起。他每日在潯陽江邊東闖西闖。是個浮浪之人。知道他往那裏去了。〔宋〕原來如此。賢弟。昨日那封書可曾見過。〔戴〕小弟看過。原來梁山吳先生寄與小弟的。〔宋〕不錯。〔戴〕小弟看那書上情由大哥也曾上過梁山來。〔宋〕不要說起。〔戴〕爲何。〔宋〕愚兄走梁山經過。蒙晁大哥吳先生接我上山。衆英雄勸我入夥。〔戴〕就該依從。〔宋〕想我已。是朝廷罪人。豈肯又做那犯法之事。被我再三推辭。纔得下山。〔戴〕既是他們相留。就該依從。反來此地孤孤單單。〔唱二簧搖板〕你往日虛名終何用。〔宋唱〕只怪我時乖命運低。〔戴唱搖板〕自古男子早立志。百歲光陰能幾時。〔酒保上白〕哦哦。都頭。

外面有人請你說話。〔宋〕想是李逵來了。〔戴〕是什麼樣人。〔酒保〕他說奉府大老爺所差。有要緊之事。門首相等。〔戴〕叫他先回。說我就來。〔酒保〕都頭叫你先回去。他說就來。〔下〕〔戴〕大哥。今日回去。明日再來。〔宋〕賢弟既有公事。先請回去。愚兄在此消遣一時。〔戴〕如此少陪了。〔宋〕請。〔戴〕酒保。好酒好菜。拿上樓去。酒錢記在我的賬上。〔酒保白〕是。〔下〕〔戴〕正欲清談有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下〕〔宋〕妙吓。我雖發配江州。一路而來。見多少名山古跡。看這潯陽樓。真果俊雅。我那鄆城縣。再沒有這樣江景。其實可觀。待我自斟自飲。開懷暢飲幾盃。〔唱二簧〕且放懷丟寂寞。把愁解。暫將煩惱一旦丟開。得自在來且自在。〔白〕我宋江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幼年學吏出身。曾留虛名。結交多少好漢。目今四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反陷誣在此。哎呀。爹娘吓。你在家懸望。不知何時兒纔得見面。〔唱二簧搖板〕苦殺俺雙雙老椿萱。可憐你身單孤影。衰時暮。爹娘吓。但不知可能夠重見尊顏。

恨恨殺惜姣惹罪招愆害得我無依無靠少親眷。冷靜靜愁無限。〔吐介〕白：一時事在心頭。這酒不覺湧上來了。唔吓看這壁上題有詩句也罷。我不免趁此酒興把我衷腸之事略表幾句也不枉我在此悲嘆吓。酒保有筆硯借來一用。〔酒保〕來了。看你這個樣兒敢是吃醉了。〔宋白〕有點意思了。〔酒保〕白頭的酒少吃些。〔宋〕哦下去。〔酒保〕是。〔下〕宋：待我把墨磨得濃濃的筆別得滿滿的。把我衷腸之事略表幾句。〔題詩〕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機謀恰如猛虎臥山坵暫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哎恨他不過還要寫他幾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然江海慢嗟吁他年若得凌雲志堪笑黃巢不丈夫。鄆城宋江題。〔笑介〕滿腹心事在壁上眼花繚亂意朦朧。〔吐介〕果然吃醉了回去罷。明日再來吃酒。酒保：錢是會過了。〔酒保〕是。〔宋〕回去罷。〔吐介〕下酒保下。

〔四龍套黃文炳同上〕〔黃哈引〕打道上獲盜捕強巡

查要謹防掃除民害緝獲休輕放休輕放。〔白〕下官黃文炳近來潯陽江邊出了一夥強盜擾害江湖因此晝夜巡緝。〔衆〕雨來了。〔黃〕速速攢行幾步風雨大作江邊路滑難以行走前面什麼所在。〔衆〕潯陽樓。〔黃〕就往潯陽樓躲避一時。〔衆〕是酒保拿酒來。〔黃〕不用略坐一坐風雨住了即便回衙。〔衆〕是。〔黃〕看這四壁題有詩句待我看來。這是稱讚江樓之景這是邪談外道這是閒敘平生到也做得好我來看看明白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機謀吓此人自負不淺恰如猛虎臥山坵暫伏爪牙忍受哦原來是個守法的人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哎乃是個配犯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哎呀但不知報那個的冤仇。這後面還有幾句待我細細看來心在山東身在吳飄泊江湖慢嗟吁這是個思念家鄉的意思到也可恕哎他年若得凌雲志堪笑黃巢不丈夫哎吓他要賽過黃巢這還了得但不知是那個做的。哦鄆城縣宋江題來將此詩抄寫下來。〔衆白〕是。

〔黃〕傳酒保。〔衆白〕傳酒保。〔酒保上白〕叩見老爺。〔黃〕這詩何人寫的。〔酒保〕方纔有個人自斟自飲。只怕是他寫的。〔黃〕那人有多年紀。何等樣人。〔酒保〕年紀不過三十餘歲。他那臉上刺得有字。〔黃〕這就不錯了。將此詩不要損壞下去。〔酒保〕是。〔黃白〕此事非大非小。若不早除此人。國家有害。我回去稟明府大老爺。再做道理來。打道回衙。〔衆〕是。〔同下〕

〔四龍套引蔡得章上引〕父勢當權恩榮耀。官職長綿。〔詩〕君恕臣良及樂業。清慎官員四海分。但愿高揚甯父母。不聞嘶馬動刀兵。〔白〕下官蔡得章。父親蔡京。位列三官之首。文武羣寮之尊。滿朝顯耀。半出吾門。四海貢獻。盡歸我府。吾特授江州府太守。到任以來。年歲豐足。處處安甯。正是惟愿國家能安靜。自有封妻蔭子時。〔四龍套引黃上〕〔差役〕有人麼。〔家院〕什麼人。〔差役〕黃老爺拜。〔家院〕候着。〔黃〕退下。〔差役下〕〔家院〕黃老爺拜。〔蔡〕有請。〔家院〕有請。〔黃〕太爺請上。卑職參拜。〔蔡〕少

禮請坐。〔黃〕告坐。〔蔡〕前日下官生壽。煩勞送來許多厚禮。何以當受。〔黃〕好說。多蒙提拔。尙未報答。些須薄禮。何勞掛齒。〔蔡〕豈敢。〔黃〕這幾日尊府可有家報到來。〔蔡〕昨日來得一封家書。到是一樁新文。〔黃〕什麼新文。〔蔡〕聽說東京街市上。有小孩童謠歌四句。將有謀反之人。擾害民間。因此家父特寄家信到此。叫下官隄防要緊。〔黃〕請問謠歌怎道。〔蔡〕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六六三十六。擾亂在山東。〔黃〕這就不錯了。〔蔡〕何出此言。〔黃白〕昨日巡查江邊。不覺在潯陽樓避雨。見壁門題得有詩句。是卑職抄下一張。太爺請看。〔蔡〕這是一首反詩。可知是何人做的。〔黃〕上面明題鄆城宋江作。〔蔡〕這宋江是何等樣人。平日做何生理。〔黃〕卑職曾問酒保。說是牢獄中配犯。〔蔡〕量這配犯。也能成其什麼大事。〔黃〕太爺不要小覷此人。方纔聽說謠歌。却是應在此人身上。〔蔡〕怎見得。〔黃〕那謠歌是。〔蔡白〕耗國因家木。〔黃〕這耗國因家木。是耗散國家錢糧的。那家字

寶蓋頭有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蔡〕不錯。還有刀兵點水工呢。〔黃〕這刀兵點水工麼。三點水加一工字。不是個江字。看來宋江無疑了。〔蔡〕六六三十六。反亂在山東。這兩句話怎麼說。〔黃〕六六三十六。此乃六六之八。數倘或者六六之年。這擾亂在山東。何須說得。宋江本在鄆城縣人氏。豈不又應了謠歌。耗國之人。一定是宋江。此賊無疑了。〔蔡〕我想謠歌之人。此事非大非小。若不早除。又恐國家遭害。你且回去。下官自有道理。〔黃〕卑職告辭。〔蔡〕吟反詩其罪非小。〔黃〕應謠歌事出偶然。〔黃下〕〔蔡〕來吩咐升堂。〔家院〕升堂。〔衆衙役同上〕〔蔡〕傳戴宗。〔衙役〕傳戴宗。〔戴上白〕叩見太爺。〔蔡〕命你帶着三班衙役。去到牢獄中。拿那潯陽樓題反詩的宋江。速速前去掩門。〔蔡下〕〔戴〕你們回去收拾收拾。呼喚卽至。快去快走。〔衙役〕是。〔下〕〔戴宗自〕不好了。〔唱西皮搖板〕他那裏氣昂昂。把令傳下。嚇得我戰兢兢。魂飛天涯。爲什麼題反詩。令人害怕。好叫我無主張。怎麼拿他。〔自〕哦。有了。俺

不免先到牢中。問個明白。尤恐反詩不是他題的。也未可知。正是。任是龍圖生在世。難免覆盆之冤。〔下〕

〔宋上唱西皮搖板〕每日裏悶沉沉。愁眉難展。到此間。受盡了許多凄寒。路途上相遇了英雄好漢。都叫我上梁山霸佔一方。我本是男兒漢。英雄志量。豈做那無義的犯法兒郎。大不該殺惜。妓自投羅網。離別了二雙親。以在高堂。可憐你無倚靠。倚門嘆望。提起來悲切切。好不慘傷。〔戴宗上唱西皮搖板〕公堂上領爺命。事急如忙。倒叫我這件事。怎生主張。〔宋〕賢弟來了。〔戴〕來了。〔宋〕看你這個樣兒。有什麼心思。〔戴宗自〕我倒沒有心思。只恐你有禍事。〔宋〕賢弟你來。說我。況我是個守法的人。有什麼禍事。〔戴〕你昨日在潯陽樓。〔宋〕不錯。多謝你的好酒。〔戴〕吃酒之後。爲何題反詩。〔宋〕詩便怎樣。〔戴〕被人看破。愚弟現奉府爺之命。特來拿你。〔宋〕不好了。〔唱西皮倒板〕忽然間被他人一言說破。〔唱搖板〕嘆得我戰兢兢。兩眼淚落。我叫一聲賢

弟吓我哭一聲戴宗。眼睜睜只有你事還可託。還望你救一救我這離鄉不幸人。哎賢弟吓〔戴唱西皮搖板〕只見他哭得我心如刀割。就是那鐵石人魂飛魄落。千不是萬不是。是你之錯。酒醉後發狂言。自招其禍。任憑你渾身口難以分說。急得我肝腸斷無計奈何。怎能夠離虎穴跳出羅網。縱有那擎天手不能逃脫。〔宋唱搖板〕料想你不能夠搭救與我也罷。倒不如喪九泉免受折磨。〔戴〕大哥吓。〔唱搖板〕勸大哥暫停且慢結果。我合你好和歹再做定奪。〔白〕吓大哥事以急了。人役甚多。難以逃脫。俺有一計。大哥你倒不如假裝瘋邪。倘能瞞過也未可知。〔宋〕就依賢弟。這裝瘋在我請。〔裝瘋介下〕〔戴〕吓〔唱西皮搖板〕詐騙他。也不過假裝瘋魔。急得他難中人無有下落。只怕狹路上冤家難躲。〔內白〕走吓。〔戴〕吓〔唱搖板〕那一廂又來了。催命閻羅。〔二衛役上白〕都頭。〔戴白〕俺在此多時。你們爲何纔來。〔衛役〕我們回去收拾的。宋江呢。〔戴〕現在後面。前去拿來。〔三衛役〕宋江走上。〔宋內

唱西皮倒板〕沒奈何顧不得腫臃齷齪。〔宋上白〕吓。〔唱西皮搖板〕戰兢兢止不住牙根落。看你們一個個把冷眼觀我。推的推拉的拉。却是爲何。〔三衛役〕我們奉大老爺所差。特來拿你。〔宋〕你你們閒來無事。前來看爲父的。〔三衛役〕放屁。〔戴〕看他有些瘋顛。你們小心了。〔宋〕哎。大胆的狗才。我乃玉皇大帝的女婿。夜叉的娘舅。牛頭的丈人。怎麼倒說我是瘋子。豈有此理。放屁不通。〔三衛役〕伙計。他當真瘋了。胡言亂語。大家小心了。〔宋〕該死的狗才。吾奉玉皇大帝旨意。帶領天兵十萬。要殺你們江州的人。哽。只怕要拿你開刀。〔衛役〕夥計。他當真是個瘋子。拿他也無益。回覆太爺。再來拿他。〔戴〕是吓。〔衛役〕管他瘋不瘋。拿他去見太爺。鎖了走走。〔宋〕那裏去。〔二衛役〕見太爺去。〔同下〕

〔四衛役蔡同上〕〔蔡〕守法朝朝樂。秉公日日憂。〔戴上白〕啓稟老爺。宋江拿到。〔蔡〕帶上來。〔戴〕宋江帶上。〔三衛役宋同上〕〔衛役〕宋江當面。〔宋拜作瘋介〕〔蔡〕吓。看他有些瘋顛。〔戴〕啓稟太爺。他不是

瘋顛也能題那反詩。〔蔡〕哦。〔衙役〕啓老爺。小人拿他的時節。他胡言亂語。有些瘋顛。〔蔡〕哎。看他做的詩句。全無瘋顛之意。他起初來的時節。可有此病。〔二衙役〕來的時節。沒有此病。新發作的。〔蔡〕哦。是新發作的。也罷。我也與他個瘋斷來。將大糞抬在丹墀。命他去吃。若是吃乾淨了。我便任作瘋顛。如若不然。這逆天大罪難免。將大糞抬上來。〔衙役〕夥計。太爺叫我去抬糞。〔衙役〕這也是官差不自由。大糞有了。〔蔡〕命他去吃。〔衙役〕宋江起來。〔宋〕做什麼。〔二衙役〕太爺賞你東西吃。〔宋〕哦。請我下棋。我不會下棋。〔二衙役〕叫你吃大糞。〔宋〕什麼。〔衙役〕吃屎。〔宋〕哦。吃屎在那裏。〔二衙役〕在這裏。〔宋笑介〕哈哈。好東西。我多時想你吃。不得到手。今日被我想到手了。那裏來的。〔二衙役〕太爺賞的。〔宋〕多謝太爺賞屎。〔蔡〕下去吃來。〔宋〕不要慌。這樣好東西。必須要慢慢的吃。不要糊裏糊塗。吃掉了。豈不可惜。你吃些罷。〔衙役〕太爺賞你的。〔宋〕來來來。你也吃點。〔衙役〕我沒

有犯法。叫你吃。〔宋白〕太爺請用。〔衙役〕站下些。〔宋笑〕哈哈。你也不吃。他也不吃。這樣一大桶。叫我一人那裏吃得許多。我也不吃。少陪了。少陪了。〔蔡〕叫他快些吃。如若不然。我這裏就要動刑。〔宋〕不要動刑。待我來吃。〔衙役〕快些吃。〔宋望觀宋西屎蔡〕〔蔡〕哇。〔唱西皮搖板〕任這廝發狂言大胆。無禮。公堂上豈容他沒有高低。叫人來快與我責打四十。爲什麼潯陽樓自題反詩。〔白〕來。將大糞灌與他吃。〔衆衙役灌宋屎宋吐介〕〔宋〕唔。〔唱西皮搖板〕見兩傍一個個狼威虎勢。論國法怎叫我吃這樣東西。他那裏把宋江這般羞恥也罷。恨不得嚼爾肉剝爾之皮。〔蔡唱西皮搖板〕那有你全不知綱常倫理。你犯了蕭和律。插翅難飛。好一似撲燈蛾。自投火死。〔白〕來。亂棍齊打。〔衆衙役打宋介〕〔蔡唱搖板〕霎時間管叫你碎骨分尸。〔衆〕啓老爺昏倒在地。〔蔡白〕將他釘鐐收監。禁子帶下去。掩門。〔衆衙役蔡同下〕〔戴扶宋〕宋唱西皮倒板〕氣昂昂雙眉皺。怒眼生花。〔進監〕宋唱搖板〕急得我肝腸斷咬

碎銀牙〔戴〕大哥醒來〔宋唱倒板〕哎。你看我鮮血淋實難招架〔唱搖板〕橫身上止不住活活痛殺。還望你施惻隱速速救咱。〔白〕哎賢弟〔唱搖板〕如不然命難保定染黃沙。〔戴〕大哥事到如今並無別計只好去往梁山求救。〔宋〕千里之隔。〔戴〕想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若梁山允可自有出頭之日。〔宋〕哎賢弟如此使我宋江永不忘恩。請上受我一拜。〔戴〕不敢。〔宋唱西皮搖板〕多感你施惻隱如天還大。只念我離鄉井住宿無家。〔戴〕大哥寬懷養息等候佳音。〔禁子扶宋上〕〔戴〕禁子過來。〔禁〕都頭何事。〔戴〕你看宋江是個好人。被傍人所害的。你我當衙門之人。也要行行方便。自古道公門之中好修行。你要辦點好茶飯與他吃。這錢都算我的。〔禁〕這話我明白了。弄些好茶飯與他吃。這錢都算你的。這個空頭人情。我還不曉得做。你放心我照辦。你有事去罷。〔下〕〔戴〕我要去了。俺如今不分晝夜。奔上梁山求救便了。正是不辭登山涉水。只救燃眉之急。那怕潑天大禍。朋友只在五倫

走走〔下〕

〔四嘆囉引晁蓋上引〕壯士英豪。事業將我消耗。〔吳用上引〕運籌帷幄。永鎮山崗辛勞。〔吳白〕大哥。〔晁〕少禮請坐。〔吳〕謝坐。〔晁〕某托塔天王晁蓋。〔吳〕山人智多星吳用。〔晁〕當日生辰綱劫了皇。〔吳〕官兵追拿甚急。因此嘯聚梁山。為寇托賴先生。〔晁〕妙算衆英雄之威武。立我以為寨主。官兵不敢追究。百姓何能侵犯。吾心歡悅矣。〔吳〕此乃大哥洪福齊天。威名遠振。我等沾恩也。〔晁〕好說。先生想宋江發配江州。我也曾接他上山。共圖大事。不料他至死不從。如之奈何。〔吳〕吓大哥。想宋江輕財重義。江湖好漢。無有不相識的。他不久就要歸我梁山也。〔晁〕也未見得。〔白勝上白〕奉命巡山。慣打事不平。小弟交令。〔晁白〕命你巡山。可有軍情。〔勝〕小弟奉命巡山。只見一人氣宇軒昂。奔上山來。〔晁〕可曾問他姓名。〔勝〕亦曾問過。他說是先生的好友。名叫神行太保戴宗。〔吳〕哦。他來了。想是宋江有了差誤。吩咐有請。〔勝〕有請。〔晁〕先生

代迎〔吳〕是〔戴〕上白。有道男兒義氣須當濟困扶危。〔吳〕賢弟。〔戴〕仁兄。〔吳〕請進。〔戴〕請。這位是。〔吳〕晁大哥。〔戴〕哦。晁大哥。久聞大名。今爲寨主。少來恭賀。有罪有罪。〔晁〕好說。請坐。〔戴〕白。謝坐。〔吳〕吓。賢弟。看你雙眉愁鎖。莫非有什麼緊急事情。〔戴〕二位兄台。問弟的來意。說來令人憐憫。只爲宋公明酒後。〔晁〕酒後怎樣。只因那日在潯陽樓上。酒後題了反詩。被人看破。如今囚在監牢。可憐他舉目無親。〔吳〕呀。〔唱〕西皮搖板。聽宋江囚監禁。令人着惱。他如今遭羅網。怎生脫逃。〔晁〕唱搖板。慢躊躇。我合你再作商議。必須要早準備。事不宜遲。〔戴〕二位兄長吓。〔唱搖板〕離江州好一似兔走鳥飛。只爲那及時雨。百般孤悽。望二兄衆英雄同心合意。發人馬到江州。免他悲啼。〔吳〕唱搖板。戴賢弟。你那裏休要着急。〔晁〕唱搖板。探虎穴入龍潭。見個高低。〔吳〕賢弟。請至後面。愚兄自有道理。〔戴〕仁兄事在急迫。早些爲妙。〔戴〕下。〔晁〕宋江身遭大難。性命有險。先生傳令。命衆英雄披掛下山。

攻打江州。救出宋江。才是。〔吳〕大哥不要性急。江州離梁山甚遠。若發人馬。只恐影兒招禍。打草驚蛇。到送了宋江一命。〔晁〕依先生之見。何計妥當。〔吳〕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大哥修書一封。付與戴宗。安妥宋江。叫他不要害怕。事到臨期。自有救應。然後吩咐衆英雄混入城中。埋伏法場。要救活宋江便了。〔晁〕先生高才。待我修書帶與宋江。〔吳〕有理。〔晁〕但願水泊虎添翼。〔吳〕方顯梁山義氣忠。〔晁〕下。〔吳〕來。吩咐衆英雄。齊集將台聽點。〔吳〕下。〔嘆囉〕師爺吩咐衆英雄。齊集將台聽點。〔下〕〔林冲〕秦明上白。梁山壯士能救苦。〔郭勝〕上白。寨內豪傑好殺人。〔鄭天壽〕阮小二上白。不犯昔日蕭和律。〔時遷〕白勝上白。又雞剪柳是咱名。〔各報名〕俺林冲。秦明。郭勝。劉唐。鄭天壽。阮小二。時遷。白勝。〔林〕請了先生點將。在此伺候。〔衆〕有禮。請。〔四嘆囉〕引吳上白。機謀如反掌。袖內暗陰陽。〔衆白〕參見先生。〔吳〕站立兩廂。〔衆〕是。〔吳〕詩。弓弩叢中繫性命。刀鎗隊裏救英雄。殺得血流水波湧。尸如山集污蒼。

穹〔自〕山人吳用奉晁大哥之命調撥衆英雄去往江州救護宋江戴賢弟過來〔戴〕仁兄〔吳〕大哥有書一封寄與宋江叫他不要害怕待等臨刑之時自有救應〔戴〕伏庇仁兄之威全賴衆英雄之勇倘救得宋江不枉小弟走這一遭就此告辭〔衆〕請〔戴〕蒼龍噴毒火〔卷〕猛虎吼天風〔戴下〕

〔吳〕林冲秦明聽令〔林秦〕有〔吳〕命你二人各帶五百嘍囉扮做百姓模樣混進城中埋伏法場左右待宋江臨刑之時一齊殺出聽我一令〔林秦〕得令〔吳〕郭勝劉唐聽令〔郭劉〕有〔吳〕命你二人檢點兵器假裝賣拳之人混進法場準備救應〔郭劉〕得令〔吳〕鄭天壽阮小二聽令〔鄭阮〕有〔吳〕命你二人扮做頑戲法的潛入法場保護宋江性命〔鄭阮〕得令〔吳〕時遷白勝聽令〔時勝〕有〔吳〕你二人扮做乞丐四下打聽消息〔時勝〕得令〔吳〕衆家英雄分遣已定各自小心這場血戰非比尋常須要協力同心成功之日自有旌獎但願你們虎穴龍潭英雄勇去〔衆〕管取得勝凱

歌回還〔吳下〕〔林〕衆英雄不分晝夜往江州去者〔衆〕有理衆嘍囉人馬攬行〔同下〕

〔禁子上自〕禁子說話不頂真見了銀錢起黑心我乃江州府禁子便是只因宋江進得監來分文沒有今日不免叫他前來或銀或錢弄他幾兩用用豈不是好叻宋江走出來〔宋上自〕平空惹下分身禍看來怎生結果吓大哥叫我出來何事〔禁〕叫你出來何事吓宋江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毛廁的也要弄點尿管答嘴〔宋〕那尿都是吃得的〔禁〕是的我曉得你是吃多了可知道我管你犯人就吃你們的〔宋〕哦大哥敢是問我要錢〔禁〕不錯就是那個東西〔宋〕吓大哥我戴賢弟對我說過這吃用的飯錢都算他的〔禁〕不錯那日他說公門中好修行叫我弄些好茶飯與你吃這錢都算他的不過說了一句話沒有見他半個錢〔宋〕不妨他自然要把錢與你〔禁〕要把錢與我這幾日不知他往那裏去了太爺傳他數次不見尋到茶館酒店三街六巷找他也不見我

當也當完了。用也用淨了。閒話少說。是銀子是錢。拿來我禁大爺使用。〔宋〕大哥。想我犯罪在此。那有銀錢孝敬大哥。〔禁〕沒有銀子。就是金子也好。〔宋〕你這人好蠢。沒有銀錢。那有金子。〔禁〕金銀都沒有。我只怕就要。〔宋〕要怎樣。〔禁〕要怎樣吓。慢點待我看看。可有人在外面。不要說禁子在監中。拷打囚犯要錢用。〔開門看介〕〔禁〕一個人都沒有。這個宋江。你到底有是沒有。〔宋〕沒有。〔禁〕你沒有照老子的打。〔宋〕哇。大胆的狗才。我犯罪在此。少不得朝廷有口糧下來。難道叫我拿銀錢買罪受不成。放屁不通。豈有此理。〔禁〕嘿。你聽見沒有。倒被他說出禮來了。這個宋江。你道犯罪在此。朝廷有你的口糧。我問你。這一天四個盤子。兩個碗吃飯。那裏來的。〔宋〕少不得戴賢弟。自然要把錢與你。〔禁〕人都沒有見。要把錢與我呢。你倒底有是沒有。〔宋〕分文沒有。〔宋〕沒有。老子也不與你講禮。苟你一蠻三分禮。我就打死你這個囚徒。〔打介〕〔戴上白〕吓。你這個狗才。在此做什麼。〔禁〕我

在此替他老人家搥背。〔戴白〕這地下也不掃掃。〔禁〕沒得閒。〔戴〕還不下去。〔禁白〕又被他看見。〔下〕〔宋〕賢弟回來了。我的事情怎麼樣了。〔戴〕大哥受驚了。晁大哥吳先生有書。大哥請看。〔宋〕待我看來。〔戴〕吳先生致意。叫大哥不要驚慌。事到臨期。自有救應。〔宋〕賢弟吓。你是我宋江大大的恩人。請上受我一拜。〔戴〕不敢。〔宋唱西皮搖板〕叫賢弟你請上受我一禮。爲我事朝夕裏費盡心機。〔戴唱搖板〕勸大哥休流淚。且免悲啼。皆因是酒醉。後自覺不知。我爲你上梁山也非容易。無晝夜臥荒坵。奔走風馳。晁大哥吳先生疎財仗義。只等那禍臨頭。自然救提。且忍耐放寬心。牢牢謹記。〔戴出監宋掉信禁暗上〕〔戴唱搖板〕到來日決雌雄。却有誰知。〔戴下〕〔宋唱搖板〕戴賢弟果算得英雄豪傑。早燒香晚點燈。報恩不及。〔我書介〕〔宋〕大哥。你怎麼把眼睛看住我。〔禁〕咦。你不看我。怎麼得我看你。〔宋〕是吓。哎呀。〔禁〕宋江。我看你這個樣兒。只怕掉了什麼東西。〔宋〕不錯。掉了一件東西。大哥可

曾看見〔禁〕可是這麼長。這麼闊。上面還有紅紙條兒。寫得有字。可是的。〔宋〕不錯。大哥拾着。把還與我。〔禁〕我沒有看見。〔宋〕哽說得明明白白。又說沒有看見。大哥那是不要緊的東西。拾着把還我罷。〔禁〕是吓。那知道不是要緊的東西。方纔掃地。掃到陰溝裏去了。〔宋〕哦。大哥掃地。掃到陰溝裏去了。若是敗露出來。那還了得。看來還是我。宋江有幸。有幸。〔下〕〔禁〕吓。有幸吓。只叫你不幸。宋江吓。宋江。這叫做機不密。則禍生烟。戴宗。你這個狗肉的那裏弄了這封書來。書內定有什麼原故。我不免報與老爺知道。夥計們看好監門。我有事就來。戴宗。你知道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也。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麼。〔家院上白〕什麼人。〔禁〕煩勞通稟。說禁子求見。〔家院〕候着。有請老爺。〔夢上白〕什麼事。〔家院〕禁子求見。〔蔡白〕傳。〔家院〕老爺傳。〔禁〕叩見老爺。〔蔡白〕何事求見。〔禁〕小人在禁中。看見戴宗與宋江交頭接耳。唧唧嚕嚕。不知說什麼。說到臨頭。只見宋江放聲大

哭。手足慌亂。掉下書信一封。老爺請看。〔蔡〕下去。〔禁〕是。戴宗吓戴宗。我看還是你凶。是我凶。〔禁下〕〔蔡〕吓。原來一封救書。戴宗私通梁山。結連晁蓋。這夥強人。前來搭救宋江。這還了得。來。傳外班伺候。〔家院〕傳伺候。〔四衙役上〕〔蔡〕傳戴宗。〔衙役傳戴宗。〕〔戴上唱〕只聽得公堂上呼聲慌忙。衆衙役雄糾糾。氣宇昂昂。站衙前。低下頭。心中暗想。吉和凶。上公堂。便知端詳。〔白〕太爺。〔蔡〕戴宗。你的事完了麼。〔戴〕小的沒有什麼事情。〔蔡〕來。推下去。重責四十。〔衆〕賞號。〔蔡〕頭號。〔衆打介〕〔蔡〕你這狗才。向往那裏去了。〔戴〕小人有了風寒。在家養息。〔蔡〕倒也說得乾淨。有件東西。拿去看來。〔戴〕哎呀。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見書信。不由人。渾身戰抖。這其間。漏機關。有死無休。〔蔡〕扯下去打。〔衆允〕〔蔡唱搖板〕叫人來。快與我。重重責究。〔白〕打。〔唱〕你私自上梁山。好沒來由。〔白〕打。〔唱搖板〕那宋江。他本是。賊人之類。爾胆敢。通強寇。私把書修。〔戴〕哎呀呀。〔蔡〕你這狗才。胆敢與宋江私通。泌

山弄得這封書信，幸喜老天庇佑，敗露出來，如若不然，非但本府性命，還要連累滿城百姓。爾從實招來。」〔戴〕太爺，這是傍人陷害的。〔蔡白〕來，打嘴。

〔衆九〕慢着，這嘴賞與小人的。〔蔡〕打。〔禁〕是

了，幫着了一二三四五，再添幾下，看是你利害，我利害。〔蔡〕來，將戴宗釘鐐收監，不許與外人相見，帶下去。〔禁〕當堂上刑。〔禁戴下〕〔蔡〕想戴宗私通梁山，結連晁蓋，若不早除，恐有後患，來傳與各衙門知道，明日午時三刻，各帶兵丁，齊集十字街口。本府親自監斬宋江戴宗，掩門。〔衆同下〕

〔李達內白〕不好了。〔上白〕覆盆冤侵，蔦地踰跟，烈火焚，俺李達，方纔進得城來，聽得那些閒人紛紛說道，宋江戴宗二人囚在監中，也不知爲了他娘的什麼事情，想俺這幾日，在潯陽江邊，作些勾當，不會進城，就鬧出他娘的事情來了，也罷，不免先到監中，劫出他二人來，然後再殺那些囚娘養的，走吓，咳，有道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俺一人濟得甚事，這便怎處，哦，有了，想宋江也曾上過梁

山，他與晁蓋情投意合，俺今前去求救，便了想那梁山吓。〔唱〕迢遙遠難馳騁，又道遠親不如近鄰，怎聚衆扶危困。〔李白〕咳，好叫我追思不定，走吓。〔下〕

〔八將上唱鎖南板〕飛馳驟遠涉程，潛道江州境，因那宋公明，陷縲絏與坐井，衆兄弟我們不分晝夜而行，前進休慢停，隱急的踰跟，伏蹤覓跡，勿漏影，且喜離江州不遠，就此前往。〔衆〕有理，請。〔合唱前腔〕俺可也忙。〔李達上白〕呔，你們是些什麼人，擋住俺的去路。〔衆白〕你是何人，擋住俺們的去路。

〔李〕俺乃黑旋風李達，往梁山去的。〔衆白〕李達。〔林〕咳，久聞江湖上，有個黑旋風李達，未曾見面，你往梁山何幹。〔李〕誰與你們嘮哩嘮叨的，閃開讓俺行路。〔衆〕俺們是梁山好漢。〔李〕怎麼，你們就是梁山的好漢哥哥們，咱李達不知，多多有罪，俺這廂陪禮。〔時勝扯脚〕〔李〕閃開了。〔衆〕呔。〔李哭〕〔衆〕李達爲何哭起來。〔李〕衆位好漢哥哥，想那宋江戴宗，囚進監中。〔衆〕怎麼樣。〔李〕衆位英雄，

〔唱前腔〕無端遭刑拘，霎時禍臨頭。全賴英雄濟困仗忠義。〔衆〕唔。〔李接唱〕聽罷心悽慘，正是鳳入深山，倒被鵲鳥欺。〔衆〕我們殺上前去。〔林〕且慢。軍師自有應驗。李逵先進城去，我們隨後就到。〔李〕列位好漢哥哥們，就要來的。〔衆〕我們就來。〔李〕咱去也。〔李下〕〔時勝〕衆位哥哥待小弟二人進城打探明白。〔衆〕須要小心。〔時勝〕得令。〔時勝下〕〔林〕衆英雄就此前往。〔衆〕請。〔林唱前腔〕管叫他屍橫遍野，地尸骸分，猶恐連累他二人，誤傷性命，絕幽冥。〔衆〕準備呀。〔唱前腔〕挨擠擠混入城中，縱隱隱偷眼覷，須要見機行。〔衆同下〕〔地方上白〕地方年年當官，差日日忙，咱乃江州城內地方，便是。只因府大老爺今日午時三刻，監斬宋江戴宗二犯，命我打掃十字街道，不許閒人混亂，聞人站開，大家小心了。小心了。〔時勝同上〕〔勝〕行過了三里桃花店，一朵朵梅花，又到五里杏花村，荷花開，浪打金錢，洛梅花開，這位朋友笑臉開，今年必定發大財，發了財，大大的開個京貨店，又賣酒，又賣烟，又賣

香紙蠟燭，霸王邊，別家人的炮燭，放不响，你家炮燭吧哩吧噠响，連天，一年一年勝，一年。〔時〕這位老爹眼睜睜。〔勝〕八字鬍鬚二面分。〔時〕見了人，不作聲，望着我們番眼睛。〔勝〕好似你媽的降遭瘟，和長和短說一聲。〔地方〕嘴裏放乾淨。〔時〕休動氣，不要做個烏龜，聽我說個古人名，關老爺曾把荳腐磨，劉備也曾賣草鞋。〔地方〕說得好，拿個錢去。〔勝念〕這個錢真可憐，又麻又缺，又剪邊，吃不得飯，歇不得店，打不得酒，包不得煙，求人須求真君子。〔時接念〕只望老爺換個大銅錢。〔地方〕好，拿個大錢去。〔時勝同念〕多謝你，打攪你一個錢，是小事，爲何將他輕在地，輕人由如輕自己，老子不會教訓你，無知無識，你這蠢東西。〔地方〕我是一個地方。〔時勝〕地方地方，說話高，太爺傳你，屁股遭殃，我今與你看一相，不久就要見閻王。〔地方白〕放你娘的屁。〔時〕放你媽的屁，烏龜忘八狗，禽的。〔梁山衆將上〕〔衆〕你是做什麼的。〔地方〕我是個地方。〔衆〕在此何幹。〔地方〕你們不知今日

我府大老爺親自監斬逆犯宋江戴宗。〔衆〕幾時。〔地方〕午時。〔衆〕哦午時還早。〔地方〕你們是作什麼的。〔衆〕我們是走江湖賣拳賣藝的。〔地方〕來得好殺人還早你們耍一套若是耍得好回來這個樓上吃酒算我的東道。〔衆白〕這叫什麼樓。〔地方〕叫潯陽樓。〔衆〕潯陽樓記下了。〔地方〕你們耍起來。〔林〕衆兄弟把身子活動活動。〔衆〕吓。〔耍拳舞刀李逵上桌笑〕〔李〕耍得好耍得好。〔地方〕是那個叫好。〔李白〕咱老子。〔地方〕原來是李逵。〔李〕是咱。〔地方〕李逵你是個外行要等他頑到熱鬧去處再叫好是糊裏糊塗叫好不怕他們見笑我們江州人不識貨沒有見過識面。〔李〕你是一個地方麼。〔地方〕是地方。〔李〕今日殺人可是真的。〔地方〕真的。〔李〕幾時。〔地方〕午時。〔李〕午時還早酒保拿酒來待咱老子吃得醉醉的好殺這些囚娘養的。〔內吶喊介衆下〕

〔內白〕衆將官打道法場。〔四衙役四龍套何保大花先春同上〕〔何〕俺江州參鎮何保大是也。〔花〕俺右

營城守花先春是也。〔何〕請了。〔花〕請了。〔何〕今日府老爺監斬逆犯宋江戴宗命你我前去十字街頭保護。〔花〕來打道。〔同下〕〔刀斧手押宋戴過揚梁山衆英雄上桌四衙役四龍套上過揚衆英雄下桌介〕〔林〕呀。〔衆唱〕一對對持弩仗弓，攜狼牙青鋒，恁看這戈矛遮蔽滿空，衆爪牙凸肚挺胸，噓一個個雙眸炯炯，盤弄似雲飛形佈蒼穹，似洪蒙天烈地崩，恰與那霹靂轟轟料難逃，疊疊重圍如鐵桶。〔同下〕

〔衆衆人同上蔡唱前腔〕稠密密軍威壯，齊執着劍戟鎗，叫恁魂魄飄飄蕩。〔衆接唱〕斬却了荆棘茫滅，除了耗國殃，頃刻自送頭顱，噓那得野蠻。〔下〕

〔梁山衆人同上〕〔林冲唱〕覷看他這前護後擁，似浪蝶狂蜂虫，如那妖氛縱橫，怎擋俺英雄力勇。〔衆接唱〕那宋江與戴宗，悞惶夢中，亦似那落葉飄風，怎能夠跳出樊籠，霎時翻江攪海，對壘冲鋒，管叫他血染草木紅。〔同下〕

〔花衆人同上刀斧手押宋戴上〕〔蔡上白〕今日斬除賊首，以免萬民遭殃，下官蔡得章，只因宋江戴宗造

下反詩。勾引梁山。猶恐國家有害。因此斬首示衆。然後申奏龍庭。來傳地方。〔地方〕地方叩頭。〔蔡〕將犯由牌懸掛示衆。〔地方〕是犯由牌懸掛示衆。〔蔡〕與兒一碗長休飯。且飲湧血酒來嗜。〔梁山衆英雄上〕〔林〕吓。〔唱〕看刀鎗密佈生殺氣。〔蔡〕吩咐閒人站開。休得混亂。〔衙役〕閒人站開。休得混

天的買賣

越南亡國之後。越人受盡種種亡國奴的痛苦。讀越南亡國史。有這麼一段。某村人。一貧如洗。納個公搜銀公益銀。實實不能堪的。智矣富人。哀此斃獨。乃相聚而謀曰。窮窘至此。無天可上。無地可入。我們盡率所有人丁。向貴保護官叫苦。任地烹宰。想保護官必無盡殺我輩的理。看他如何處分。可憐這般亡國人民。途窮計絕。作無首無尾的乞憐哀叫。

當他們跪在法人前陳說苦衷時。法人說。你們爲什麼不將妻兒田地家屋賣掉。納銀給我大法呵。他們的回答是。妻兒賣了。家屋賣了。田地賣了。只有一月天在頭上。未賣得耳。

法人大笑說。好好。並且要他們寫了契券。畫了押。把天買下來。

他們以爲法人大發慈悲之心。快快乐樂地回家。可是不到刻許時間。馬上有一隊巡警法兵圍困起來。並且對他們說。你們把天賣給我大法。你們不能曝曬天光的。若是你們向屋牆外。出頭露面。敢窺我大法天的。便是侵犯我大法天的。便是死罪。決不輕饒。一連三天。不得見天日。他們更是窮窘。終日哭哭泣泣。懇求乞許贖回天來。結果真的賣了妻兒田地家屋。才納清這搜銀。得到個暫時安居。俗諺說得好。到底無天苦。畢竟有天好。妻兒將奈何。田地未必保。我贖我天來。那樣不是老。唉。亡國奴是多麼可憐呵。

亂。〔林衆唱〕劍戟交加遮空日。傾身絕命須臾地。血流長渠。魂魄飛。魂魄飛。〔林衆郭劉冲上〕〔蔡〕休得混亂。〔四衙役〕吓。休得混亂。〔林衆郭劉唱〕誰敢憐憫痛悲泣。共赴雲陽市。霎時間黃梁時。至管叫恁萬剛凌遲。〔蔡〕斬首示衆。〔梁山八將吶喊殺介同下出城下又上開打李殺花何衆救宋戴同下〕

菱湖昭

泗州城

戲情

泗洲虹橋下有個水怪，自稱水母娘娘，盤踞在此。時常變做女子的形狀，遊行街市。有一天泗洲太守時德明的兒子廷芳，形容美好，也在街市中閒遊。水怪一見，心中喜愛非常，後來乘他赴京考試，弄起一陣狂風，攝到水府。要和他結爲夫婦。廷芳想到怎能和妖怪結婚，但是拒絕，她又恐怕又有禍害，只得姑且允許。當晚就在房中合卺交杯。廷芳看見水怪，衣衿上掛一大珠光芒四射，曉得是寶貝。一問才知是避水珠。當時假作和她親密，向她求乞。水怪毫不疑惑，就解下親手送他。廷芳又用酒將她灌醉，帶着明珠逃走。水怪醒來，不見廷芳，知道一定逃走，不禁憤恨萬分。就興波作浪，來淹泗洲城。觀音大士知道了，要救全城人民，就召請天將前來捉拿。那水怪並不畏懼，竟敢抵敵。菩薩變了一個賣麵的婆子，在路旁賣麵。水怪戰鬪多時，肚中正餓，拿了麵就吃。不料那麵乃是鐵練變的，吃了下去，就把她的臟腑鎖住，被天神牽去。

登場人物表

水母（文武花旦） 時廷芳（小生） 時德明（生） 哪吒（武生） 木吒（武生） 孫行者（武生）

〔水母上引〕變化人形。水晶宮快樂安寧。〔詩〕習鍊武藝道法高，每日居住在虹橋。只因貪戀紅塵道，要想宋玉教吹簫。〔旦〕吾乃水母娘娘是也。在這水晶宮中，修鍊千年，倒也逍遙自在。只因那日，打從泗州城外經過，見州官之子時廷芳，生得人，才出衆，相貌非常，倒叫吾時時挂念在心。聞得他
要上京赴考，吾不免去至中途，將他接到水晶宮，與他成却姻緣之事。豈不是好。衆水卒走上。〔水卒上〕〔水〕爾等站立兩廂，聽吾傳令。〔衆〕吓。〔水母唱西皮倒板〕衆水卒列兩傍聽吾一令。〔唱原板〕大小兒郎細聽分明，吾與那時公子姻緣有分。同到那泗洲城前去接迎，倘若是到虹橋花燭拜定。

那時節吾定要犒賞衆人。叫水卒駕風起一同前進。〔唱搖板〕等候了時公子到來臨。〔同下〕

〔時德明上引〕身受皇恩秉忠心。爲國爲民。〔詩〕苦讀寒窗十餘年。今日爲民父母官。爲人盡忠當盡孝。報得皇恩答祖先。〔白〕下官時德明。身授泗州太守。到任以來。民情和順。地方安寧。今當大比之年。應命我兒進京赴考。〔家院暗上〕〔德〕家院。有請你家少爺。〔家院〕有請少爺。〔廷芳上白〕忽聽爺爺喚。邁步到跟前。參見爺爺。〔德〕我兒少禮。一傍坐下。〔廷〕告坐。將孩兒喚將出來。有何訓教。〔德〕今乃大比之年。朝廷開科取士。我兒要進京求取功名。才是正理。〔廷〕孩兒遵命。但不知叫孩兒幾時起程。〔德〕卽刻起程。家院。就命你隨同你家少爺前去。一路之上。須要小心。〔家院〕遵命。〔德〕爲父有言。吾兒聽了。〔唱原板〕父子們在二堂把話來論。叫一聲我的兒。細聽分明。此一番你把那京都來進。曉要行夜要宿。且莫留停。但願得到京中文章得中。也不枉在寒窗攻讀詩文。〔廷唱搖板〕爺爺

不必細叮嚀。句句言語兒記心。辭別爺爺跨金鐙。〔上馬介〕此去定要高跳龍門。〔廷下院隨下〕〔德唱〕一見吾兒上馬行。到叫下官喜在心。但願此去功名有分。父子一同保乾坤。〔德下〕

〔水卒水母同上唱搖板〕按住風頭來觀定。那傍來了意中人。〔廷家院同上〕〔廷唱〕催馬來到陽關上。春風吹動馬蹄香。忽然一陣狂風降。〔水卒推家院下〕〔水母塵尾引廷下〕〔衆人同上水扶廷坐介〕〔水〕公子醒來。〔廷唱倒板〕一霎時嚇得我昏迷不醒。〔唱搖板〕又只見一仙女面前存。〔白〕吓。這是什麼所在。請問仙女何人。〔水〕吾乃東海龍君之女。此地卽是水晶宮。〔廷〕原來是龍君之公主。小生不知。多有冒犯。望祈恕罪。〔水〕豈敢。公子請坐。〔廷〕有坐。但不知公主將小生擄到此處。有何見諭。〔水〕只因公子與奴家有姻緣之分。特將公子請來。成就百年大事。以了前緣。諒公子斷無推辭的了。〔廷〕告便。〔水〕請便。〔廷〕噯呀。且住。你看他。將我掠到此處。要與我成婚。我若不允。只恐性命難保。如若允

從豈不耽誤了功名大事。這便怎麼處。哦。哈。有了。我不免暫且應許。再做道理。吓公主。想這姻緣之事。必須稟明我家父母。才是正理。〔水〕公子說那裏話來。你我姻事。本是前生造定。今日暫且成親。然後再稟告二老爺娘。也還不遲。〔廷〕只是小生。乃是凡夫肉體。怎能與天仙匹配。〔水〕自古才子與神仙爲偶。也是有的。公子不必太謙。今日正是黃道吉日。正好合巹。丫環看宴伺候。〔丫環斟酒介〕〔廷唱原板〕看起來這姻緣是有天定。看萍水初相逢。即刻成親。〔水唱〕似這等年少郎奴。甚倖倖。在水晶宮中。且飲杯巡。〔廷〕吓公主。身傍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不知是何寶貝。〔水自嚙上滴珠介〕〔水〕此乃是避水明珠。〔廷自〕但不知此珠有何貴處。〔水〕此珠若帶在身邊。無論江湖河海。一見此珠。水卽分列兩邊。現出路境。就是龍宮海藏。皆能得。到。〔廷接珠看介〕〔水〕吓公主。但不知此珠。公主能割愛否。〔水〕公子既愛。奴當奉送。〔廷〕如此多謝。公主。〔水〕你我安眠了罷。〔廷〕天色尙早。待小生

再敬公主三杯。〔水〕奴酒已夠了。不能再吃的了。〔廷〕待小生奉陪三杯。飲畢卽可安眠。來。丫環看酒。〔唱〕滿斟一盃來奉敬。此杯略表夫妻情。〔水接飲介〕廷再斟水再飲。〔水唱〕一時間吃得奴四肢困倦。遍體無力軟如綿。〔廷又斟介〕水接盃看介。〔水唱〕這杯酒倒叫奴難以下咽。一霎時酒上湧翻上心肝。〔吐介〕〔廷〕看他醉了。待我將他扶上牀去。〔扶水入帳子介〕〔廷〕我此時還不逃走。等待何時。就此去也。〔急下起更鼓介〕〔丫環上白〕娘娘醒來。〔水唱倒板〕只吃得醉醺醺昏沉睡定。〔水看介〕〔白〕吓。〔唱〕不見那時公子所爲何情。〔白〕丫環。時公子那裏去了。〔丫〕婢子不知。〔水〕待我算來。〔摺指介〕嚟吓。且住。原來時公子。拿奴的寶珠。逃出虹橋去了。也罷。我不免發起水浪。屯淹泗州。叫他父還我寶珠。應允親事。便了。〔同下〕

〔四雲童章護神觀音上點絳脣〕普渡慈航。功德無量。消魔障。善惡昭彰。空門皆色相。〔白〕家住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中把身安。瓶中一點楊枝水。常常洒

望 兒 樓

戲情

唐高祖初得天下，邊境的地方，還沒有完全平復。那番邦單于，起兵攻打邊界。高祖就命太子世民領兵去征討。世民一去數年，杳無消息。世民之母，竇皇后，想念兒子，每到夜間，就走上望兒樓，哭訴一番。希望世民在遠方感覺，可以早日回來，安慰她思兒之苦。

登場人物表

竇后(老旦) 高祖(老生)

〔宮女竇后同上〕(引)悶坐宮闈，想姣兒好不傷悲。

〔詩〕惱恨單于似豺狼，與兵擾亂錦家邦。吾兒領兵把賊擋，不知何日轉回鄉。〔白〕哀家竇后，楊廣無道，敗壞綱常。天怒人怨，羣雄蜂起。只爲單于與兵犯境，建成元吉兩個奴才，上殿奏本，言道吾兒世民武藝高強，定能平滅賊寇。就命吾兒帶領三千人馬，前去平賊。至今三載有餘，竟無音信。也不知生死存亡，倒叫哀家時時掛念。思想起來，好不悲傷人也。〔唱二簧慢板〕竇太真在昭陽自思自想。

思想起世民兒好不慘傷，遭不幸老皇帝龍歸海葬。纔有那隋煬帝混亂朝綱，恨楊廣無道君不修德政。每日裏貪酒色殘害黎民，後花園姦胞妹羞憤自盡。弟弑兄，霸孀嫂，敗壞人倫，氣死了他的母。一旦喪命，戲父妃，喪天良，日夜荒淫。天降下五花棒，昏君喪命。這江山歸一統，才得太平。恨建成合元吉上殿奏本，我的兒領人馬去把賊平。到如今已三載不見音信，叫哀家終日裏常掛在心。想姣兒把我的心血用盡，想姣兒止不住雙淚淋淋。宮

娥女掌紅燈樓台院往。也是我想姣兒晝夜奔忙。
 「三人作上樓狀」寶后唱「二簧搖板」但不知我的兒何
 日回京。「太監提燈引唐高祖上唱二簧搖板」適纔間在
 朝中來表本。各路兵馬亂紛紛。人來掌燈後宮進。
 「太監引高祖繞場一周」高祖接唱二簧搖板」又聽樓上
 有人聲。站立樓下把身隱。看是何人把話云。「寶
 后唱二簧搖板」手扶定樓欄杆。用目觀定。開言叫聲
 李世民。吾兒帶兵去臨陣。爲何不見信回音。眼睜
 睜我的兒不能相見。「哭」我的兒啊。不知何日轉
 回京。「高祖唱二簧搖板」站立樓前仔細聽。却原來
 寶后想念世民。明日殿前將旨降。卽調我兒轉回
 程。叫人來帶路後宮進。又聽譙樓起了更。「太監引
 高祖下」初更「寶后唱二簧原板」聽譙樓打罷了初
 更時分。又只見一輪月映照樓門。有哀家在樓前
 用目觀定。深宮院靜悄悄。無有人聲。半空中烟霧
 沉山川罩定。也不知我的兒何處存身。看不見我
 的兒何處臨陣。也不知我的兒何處交兵。此時間
 觀不見半點蹤影。好一似萬把刀刺在我心。「二

更」寶后接唱西皮搖板」又聽得譙樓上二更鼓振。
 一字兒長空雁不住哀鳴。你可能與哀家寄上一
 信。帶至在邊關外交付兒身。「三更」寶后接唱二簧原
 板」譙樓鼓又打罷三更盡。眼望着邊關地大放悲
 聲。我的兒領人馬番賊會陣。每日裏與番兵對壘
 相爭。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但願得此一去馬
 到成功。我的兒若將那賊寇滅盡。那時節奏凱回
 慶賀功勳。「四更」寶后接唱二簧原板」又聽得譙樓
 上四更鼓。忍不住淚珠兒溼透衣巾。有哀家望姣
 兒無人來問。他怎知我母子難捨難分。我的兒他
 爲人十分孝順。事父母盡孝道定。省晨昏。但願得
 衆朝臣啓奏一本。喚吾兒早日裏轉回朝門。「五
 更」寶后接唱二簧搖板」五鼓打罷天將明。月暗星
 稀冷露侵。盼望姣兒不能見。好叫哀家慟在心。悲
 切無奈何出樓門。「宮女引寶后作下樓狀」寶后唱
 二簧搖板」但不知何日裏重敘天倫。「哭喊」兒啊。
 兒啊。「宮女引寶后下」

北漢王

戲情

五代漢王劉承佑，專聽信國丈蘇逢吉的讒言，殺戮忠良。所以郭彥威在澶州預備興兵討伐奸臣。蘇逢吉探知，啓奏漢王，商量派孟業前往澶州，表面上招郭回朝，加封官爵。等到走至半途，將郭刺死。那知奸謀洩漏，被郭識破，隨時就殺向汴梁。這時漢王不理國政，寵愛蘇妃，有一次用自己的鑾駕，送蘇妃回家探望。母病在道中遇見東宮劉瑞蓮，一言不合就打蘇妃，妃雖告訴漢王，漢王也無法處置。蘇逢吉心中怨恨，就想篡位，所以特請漢王到家中飲酒，預備就此刺死。漢王不知，當即答應。劉娘娘竭力諫阻，漢王不聽。到了蘇府飲酒之時，逢吉就教校尉行刺，幸喜還能逃出。逃出後劉娘娘已經領兵前來迎駕，就將逢吉拿住，並將蘇妃殺死。但是郭威的兵已到城下，漢兵不能抵敵，漢王和劉娘娘都自殺了。

登場人物表

- | | | | | |
|------------|--------------|-------------|-------------|-------------|
| 劉承佑 (唱做老生) | 劉瑞蓮 (文武青衣花衫) | 蘇妃 (青衣) | 蘇逢吉 (淨) | 楊邠 (丑) |
| 孫炳 (丑) | 蘇夫人 (老旦) | 王章 (生) | 孟業 (生) | 趙普 (武生) |
| 慕容彥超 (武生) | 王博 (生) | 國太 (老旦) | 郭彥威 (文武老生) | 柴榮 (小生) |
| 史彥超 (武生) | 王樸 (老生) | 王福 (太監) (丑) | 高慶 (太監) (丑) | 張端 (太監) (丑) |
- 〔楊邠蘇逢吉同上〕「蘇」撒放銀烏去，捉拿金燕歸。驚慌，「孫」我與張能解押趙弘殷，不想被賊寇搶去。〔家院上報白〕啓稟相爺，孫大人到。〔蘇〕吩咐有請。去了。〔蘇〕哎呀，楊大人趙弘殷不死，必爲後患。這〔孫炳上白〕蘇相爺，楊大人，大事不好了。〔蘇〕何事，便如何是好。〔楊〕相爺不必如此，我想趙弘殷自

知犯罪。又被反賊救去。他怎敢回來。相爺莫要驚慌。若得機會。便奏他一本。那怕他飛上天去。此事是小。還有一樁大事。〔蘇〕有什麼大事。快快講來。〔楊〕今朝據旗牌來報。言道澶州郭彥威。招軍買馬。積草囤糧。此賊必有謀反之心。今日早朝。奏明聖上。先取此賊。然後再拿趙弘殷也。還不遲。〔蘇〕大人。此計甚妙。照計而行。天色不早。你我去至朝房候主登殿。就是打道上朝。〔王章孟業同上〕〔王孟〕原來是老相爺。〔蘇〕原來是衆位大人。今日甚早。〔衆大人〕老相爺早。〔蘇〕呀。衆位大人。今有澶州郭彥威。招兵買馬。聚草囤糧。久有不臣之心。等候聖駕登殿。把本啓奏。〔衆大人〕香烟繚繞。聖駕臨朝。你我分班伺候。〔四太監二大太監〕〔劉承佑上唱搖板〕孤王有道坐龍庭。衆卿報孤皇安甯。但願狼烟早平定。孤王才能放寬心。〔蘇〕臣啓萬歲。今有郭彥威在澶州。招軍買馬。聚草囤糧。久有不臣之心。請我主定奪。〔劉〕啊。惱恨郭彥威老賊。孤王待你不薄。不該起下謀反之心。衆卿有何妙計。〔蘇〕臣啓萬

歲。爲臣到有一計在此。〔劉〕卿有何妙計啊。〔蘇〕萬歲命一大臣捧旨去往澶州。招那郭彥威進京。封官受爵。他若進京。萬歲多派校尉在中途擄拏。他若不肯進京。那時再派兵將前去問罪。不知龍意如何。〔劉〕就依卿家所奏。孟業聽旨。命你去到澶州。招郭彥威進京。加官受爵。領旨下殿。〔孟〕領旨。〔孟下〕〔劉〕吓。國丈若是郭彥威進京。多派校尉照計而辦。退班。〔衆大臣〕請駕回宮。〔同下〕

〔史彥超上引〕昏王無道。殺死我母。只冤仇未報。終日悶坐淚悲啼。〔白〕弟兄二人。漢室文帝駕前爲臣。官拜歸德節度使之職。惱恨昏王聽信奸賊。蘇逢吉之言。將我舉家拿在西郊問斬。是我聞聽此信。正要點動人馬與母親兄弟報仇。那昏王命周凱。趙弘殷掛帥。代領人馬前來問罪。是我出城迎敵。不想我兵微將寡。被賊圍困。多蒙趙弘殷仁兄救我出險。我是帶領家眷逃出松江。閒住。每日常懷報仇之心。怎奈未得機會。思想起來。好不傷感人也。〔唱搖板〕終日思想心頭惱。想起母親淚珠

拋豪傑未得凌雲志，不滅奸賊氣怎消。〔王樸上唱搖板〕帳中奉了我主命，前去順說史將軍。〔白〕來此已是裏面那位聽事。〔家院〕那裏來的。〔樸〕煩勞通稟，就說王樸要見。〔家院〕少站一時。〔進門報白〕啓稟家爺，王樸要見。〔史〕原來是故友來了，就說家爺出迎。〔家院〕家爺出迎。〔樸〕啊，史將軍在那裏。〔史〕王大人在那裏。〔樸〕啊，史將軍。〔史〕啊，王大人請進裏坐。〔樸〕有坐。〔史〕不知王大人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樸〕豈敢，來的鹵莽，史將軍海涵。〔史〕豈敢，王大人駕到，必有所爲。〔樸〕啊，史將軍如今天下荒亂，刀兵四起，史將軍何必閒守家園。〔史〕大人有所不知，想我母親與兄長又被奸賊蘇逢吉所害，舉家被斬，是這樣仇似海深，不能報復，我還想什麼成功立業。〔樸〕啊，將軍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史〕大人有何金言，請講當面。〔樸〕我想如今萬歲昏迷，不理朝政，聽一班奸賊掌權天下，賢能之士一個個隱姓埋名，將軍舉家又被奸賊謀害，我想將軍這樣大仇難

道罷了不成。〔史〕哎，他家害我舉家，這樣冤仇不共戴天，豈敢不報，怎奈沒有機會，也是枉然。〔樸〕將軍若要報仇，倒有條明路。〔史〕就請大人指教。〔樸〕如今郭彥威老大人，招軍買馬，聚軍圍糧，有朝兵精糧足，必然殺上汴梁，問罪昏王，將軍何不去與郭大人共議大事，若是兵發汴梁，將軍也好報仇，不知將軍心意如何。〔史〕待某明日去到那裏，後面酒宴與大人同飲。〔樸〕到此就要叨擾。〔史〕請。〔同下〕

〔柴榮中軍同上〕柴中軍過來，命你將招賢牌掛出轅門，有人前來速報我知。〔韓通上白〕冤仇不能報，心中如火燒，俺韓通只因趙匡胤屢次尋事，毒打於我，到如今我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聞聽人言郭老元戎，現在澶州招兵，我不免前去投軍，若得一官半職，再報此仇，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來此已是裏面有人麼。〔中軍白〕做什麼的。〔韓通白〕煩勞通稟，就說投軍人求見。〔中軍〕候着。〔進門報白〕啓稟公子，外面來了一個投軍人求

見〔柴〕叫他進來。〔中軍〕隨我進來。小心了。〔韓〕曉得了。〔中軍〕見過公子。〔韓〕參見公子。〔柴〕投軍人叫什麼名字。〔韓〕這個小人叫韓伯達。〔柴〕你叫韓伯達。〔韓〕正是。〔柴〕你前來投軍有什麼本領。〔韓〕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柴〕上陣何物當先。〔韓〕弓箭當先。〔柴〕少時老元戎到時必須當面驗過。〔韓〕小人遵命。〔柴〕中軍帶他下面伺候。〔韓下〕〔郭彥威四龍套王樸同上〕〔柴〕參見父帥。〔郭〕免去了兒吓。今日可有人前來投軍。〔柴〕啓稟父帥。今日有一黑面大漢前來投軍。〔郭〕叫他前來。〔柴〕中軍快請投軍人前來。〔中軍〕傳韓伯達。〔韓內白〕來也。參見公子。〔柴〕罷了。見過老元戎。〔韓〕老元戎在上。投軍人叩頭。〔郭白〕你叫什麼名字。〔韓〕小人名叫韓伯達。〔郭〕你有什么本領前來投軍。〔韓〕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郭白〕何物當先。〔韓〕弓箭當先。〔郭〕中軍帶他下面驗箭。〔中軍〕遵命。〔韓下三通鼓又上〕〔中軍上白〕啓稟老元戎。韓伯達一馬三箭。三馬九箭。箭射紅心。〔郭〕韓伯達暫

且賜你把總之職。後有功另加升賞。下去。〔韓〕多謝老元戎。〔韓下〕〔孟業內白〕聖旨下。〔樸〕啓稟主公。聖旨下。〔郭〕吓。老夫鎮守澶州二十餘載。並無有什麼聖旨到此。今日忽然有什麼聖旨到來。不知有什麼緣故。〔樸〕依王某看來。其中並無好意。主公還要提防一二。〔郭〕少時聖旨到。你們看老夫的眼色行事。香案接旨。〔孟上白〕聖旨下跪。〔郭〕萬歲。〔孟宣讀詔白〕今有郭彥威鎮守澶州二十餘載。忠心爲國。朕心甚喜。召卿回朝。封官受爵。旨意讀罷。望闕謝恩。〔郭〕謝萬歲。大人捧旨前來。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孟〕爲國勤勞。何言風霜兩字。萬歲思念功臣。調老元戎回朝。加官受爵。我主乃是。有道明君。〔郭〕真乃是。有道明君。〔樸〕主公請過來。我想這道聖旨。並無好意。內中必有奸詐。主公還要仔細盤問。莫非奸計。〔郭〕我是有道理。吓。孟大人想老夫鎮守澶州二十餘載。並無有聖旨到此。今日聖旨到來。內中定有奸詐。〔孟〕這個。〔郭〕我勸你早早說出真情。還這罷了。如若不然。

你休想活命。〔王〕既然此事被你看破，我也不得隱瞞，待我對你實說了罷。〔衆白〕講。〔孟〕今有蘇相爺在萬歲面前，啓奏一本，道你招軍買馬，聚草囤糧，久有不臣之心。是他在金殿之上，定下一計，命下官捧旨前來，召你回朝。你若回朝，他在中途路上安排人馬，將你擒拿。你若不肯進京，然後再發人馬問罪。這就是已往之事。〔衆〕住了。我家父帥忠心爲國，那昏王不加升賞，反來定計謀害。依兒之計，興動澶州人馬，殺上汴梁，再與昏王辯理。〔郭〕好大的胆吓吓吓，且住。惱恨昏王聽信蘇逢吉之言，反來加害我，不免殺上汴梁，將一班奸賊斬盡殺絕，方消我心頭之恨。〔唱搖板〕昏王無道江山掌，信罷奸賊亂朝綱。今日點動兵和將，殺上汴梁。我要問昏王。〔史內白〕走哇。〔唱搖板〕王樸先生對我講，彥超果然去愁腸。來在轅門下絲纒。〔史上白〕裏面那位聽事。〔中軍〕做什麼的。〔史〕煩勞通稟，就說史將軍要見。〔中軍〕少站一時。〔進門報白〕啓稟元戎，史將軍到。〔郭〕大開正門，有請。史

將軍惱恨昏王，聽信讒言，謀害忠良。今日老夫與兵問罪，全仗史將軍大力，助我成功。〔史〕多蒙老元戎見愛，想那昏王聽信奸賊蘇逢吉之言，殺我舉家，此仇常懷在心。若是老元戎發兵，某願效犬馬之勞，萬死不辭。〔郭〕若得將軍相助，萬民之幸。若是殺却那班奸賊，滅却昏王，富貴榮華，我與將軍相共。〔史〕多謝元戎。〔郭〕就命將軍你爲前站，先行代領三萬人馬，攻打瓜州。老夫大兵隨後就到。〔史〕得令。〔史下〕〔郭〕先生命你爲軍師，擇一良辰，兵發瓜州。〔同下〕

〔蘇妃上唱西皮原板〕昨日裏內侍報一信，他言道我母親重病臨身，悶坐在深宮內，珠泪雙淋，奏明了我主爺回府省親。〔蘇上唱搖板〕內侍擺駕西宮進，見了梓童說分明。〔蘇妃〕妾妃見駕，吾皇萬歲。〔劉〕梓童平身。〔蘇妃〕謝萬歲。〔劉白〕一旁坐下。〔蘇妃〕謝坐。〔哭介〕〔劉白〕呵，梓童爲何這等模樣。〔蘇妃〕萬歲有所不知，昨日內侍來報我母身得重病，意欲歸府省親，不知萬歲龍意如何。〔劉〕我

想天下之人以孝爲本。既然你母身得重病。梓童就該回府省親。才是〔蘇妃〕吓。萬歲妾妃意欲借萬歲的鑾駕一用。不知萬歲可肯應允否。〔劉〕吓。孤王出宮。用全副鑾駕。國母與朕一樣。東宮娘娘。不過半副鑾駕。想你出宮。只可用紗燈一對。玉棍二條。你若用了全副鑾駕。豈不被滿朝文武恥笑。孤王如何使得。〔蘇妃〕吓。萬歲想妾妃堂堂西宮。回府省親。若是用紗燈一對。玉棍二條。只恐不甚壯觀。不過要借萬歲鑾駕一用。尚且不肯。說什麼寵愛妾妃吓。〔哭介〕〔劉〕好了。好了。不必如此。孤將鑾駕借與你用。就是。〔蘇妃〕多謝萬歲。〔劉白〕內侍。準備全副鑾駕。伺候娘娘歸寧。梓童隨我來吓。〔同下〕〔蘇夫人上唱二簧搖板〕思姣兒得下了冤孽病症。不知何日得安寧。丫環攙我病房進。等候老爺到來臨。〔蘇唱搖板〕命人進宮去報信。不久我兒到來臨。邁步且把病房進。我與夫人說分明。〔白〕呀。夫人你的病體如何。〔蘇夫人〕越發的沉重了。恐怕不能見姣兒之面了。〔蘇〕夫人不必如此。昨日我

已命人進宮報與女兒知道。他聞此言。必定要前來探望與你。〔蘇夫人〕想你我的女兒。深居皇宮內院。豈能自主。恐怕不能前來。〔蘇〕不必如此。且聽家院一報。〔蘇妃內白〕擺駕。〔唱二簧搖板〕宮中奉了萬歲命。命我回府探娘親。吩咐內侍向前進。兒問娘親可安寧。〔家院上白〕有事忙來。沒事不亂。〔內侍〕煩勞通稟。娘娘回府探病。〔家院〕啓稟相爺。今有娘娘回府探病。現在府門外。〔蘇〕快快有請。〔家院〕有請娘娘。〔蘇妃〕孩兒參見母親。〔蘇夫人〕我兒一傍坐下。〔蘇妃〕謝坐。〔蘇〕娘娘千歲。〔蘇妃〕平身。〔蘇〕千千歲。〔蘇妃〕爹爹萬福。〔蘇白〕罷了。〔蘇妃〕母親病體如何。〔蘇夫人〕我兒有所不知。自從我兒進宮之時。爲娘心中日日思想成病。今日得見我兒。爲娘的病好了一大半了。〔蘇妃〕原來如此。母親不必憂慮。待孩兒奏明萬歲。就在府中多住幾日。陪伴母親。就是。〔蘇夫人〕真乃是孝道的我兒。〔蘇〕吓。兒吓。爲父我腹下有椿心事。我兒可知麼。〔蘇妃〕孩兒不知。爹爹請講。〔蘇〕昔年有一

算命的先生與爲父看了一相。我日後有九五之尊。因此爲父久有吞漢之心。我兒將漢王害死。漢室江山豈不是隨手而得。〔蘇妃〕爹爹此言差矣。若是將漢王害死。將孩兒置於何地。〔蘇白〕這個。〔蘇夫人〕吓兒呀。你家爹爹上了幾歲年紀。說話顛顛倒倒。我兒不必計較。〔蘇妃〕孩兒怎敢。〔蘇夫人〕兒吓。爲娘後面說話。〔蘇妃〕尊命。〔同下〕〔蘇〕咳。我養的女兒不肯依我。真正豈有此理。〔下〕

〔劉瑞蓮上點絳高台白〕懷藏孫臧志。智謀凌雲高。殺氣冲霄漢。忠心保漢朝。〔白〕本宮劉瑞蓮。今奉萬歲爺旨意。往河東。皇叔劉崇那裏拜壽。酒席筵前。文武大臣紛紛言論。言道蘇逢吉父女在朝專權。久有吞漢之心。因此哀家心神不定。故而連日回朝。我說內侍吩咐人馬。速速回朝。〔下〕

〔蘇妃內唱西皮倒板〕在宮中我奉了萬歲命。〔轉唱原板〕回府中探望老娘親。眼望着紅日西山隱。我只得擺御駕速回宮庭。〔上白〕哀家蘇妃。我奉了萬歲旨意。回來省親。幸喜我母病體全癒。只得回

宮交旨。內侍吩咐擺駕。〔唱搖板〕內侍擺駕回宮庭。看看何人到來臨。〔蓮內唱西皮倒板〕在河東得消息。心神不定。〔上唱快板〕因此上急速回宮庭。行至御街用目睜。全副鑾駕擺在街心。翻鞍離銜。不能行。妾問我主可安寧。〔白〕妾妃劉瑞蓮見駕。吾皇萬歲。〔蘇妃〕平身。小妹見駕。皇姐千歲。〔蓮〕不消。〔蘇妃〕不消就不消。我說皇姐。你怒氣不息。爲着誰來。〔蓮〕我就爲你而來。〔蘇妃〕不知皇姐爲小妹何來。〔蓮〕我來問你出宮往那裏去的。〔蘇妃〕回府省親。〔蓮〕可有萬歲爺的旨意。〔蘇妃〕怎麼會沒有哪。〔蓮〕你既然奉旨回府省親。我想這全副鑾駕。也是你用的嗎。〔蘇妃〕我這全副鑾駕。乃是萬歲爺所賜。皇姐你何必問呢。吓皇姐。你這番回朝。可有萬歲爺旨意嗎。〔蓮白〕這沒有。〔蘇妃〕却又來。既無萬歲的旨意。乃謂私自回朝。豈不知有欺君之罪。你自己且不知過。反來到御街問我。這全副鑾駕。不全副鑾駕。你這不是多此一舉嗎。〔蓮〕蘇妃吓。賤妃是我奉了萬歲爺的旨意。去到

河東皇叔劉崇那裏拜壽酒席筵前文武大臣紛紛言道你父女在朝專權久有謀反之心因此本宮連日回朝查看你父女來了〔蘇妃〕皇姐你此言差矣我家爹爹在朝奉君忠心報國乃是蓋世的忠良想小妹進得宮來侍奉萬歲素來謹慎並無差錯你若耍欺我父女你就該在萬歲爺面前參奏一本將我家爹爹貶爲庶民將小妹趕出宮院豈不是好你何必這樣無事生非心懷毒計你也不怕失了你的身份嗎〔蓮〕你也不必這樣嘴強你敢與我面君嗎〔蘇妃〕你說面君嗎〔笑介〕難道說我還怕你不成嗎〔蓮〕怎麼講〔蘇妃〕我還怕你嗎〔蓮〕好賤妃吓〔唱西皮搖板〕賤妃說話太欺心以小反上你的罪不輕〔蘇妃〕住了〔唱搖板〕就該上殿去奏本舉手就打你爲何情〔蓮叫頭〕賤妃〔唱搖板〕征戰胡兒我的功勞動〔蘇妃唱搖板〕我侍奉萬歲我的功不輕〔蓮唱搖板〕你用鑿駕理當斬〔蘇妃唱搖板〕你私自回朝又如欺聖君〔蓮〕好賤妃〔唱搖板〕今日裏在御街要你命〔蘇妃

下〕〔蓮〕御林軍速速回宮〔衆下〕

〔劉上唱西皮搖板〕時候梓童宮庭進將身且坐後宮等〔蘇妃接唱西皮〕見了萬歲訴苦情〔白〕哈吓〔哭介〕萬歲吓〔劉〕梓童爲何這等模樣〔蘇妃白〕萬歲有所不知妾妃奉了萬歲旨意回府省親省親已畢回宮交旨行在中途路上遇見劉皇姐一言不發將妾妃打的這樣光景哪〔劉〕吓那一個敢打孤的愛梓童快快講來孤王與你作主也就了〔蘇妃〕並非別人就是那劉瑞蓮〔劉白〕吓〔蘇妃〕劉瑞蓮〔劉白〕吓〔蘇妃〕就是那劉瑞蓮〔劉〕吓吓吓你怎麼單遇見了他不要說是你就是孤王我也是怕他吓〔蘇妃〕吓吓〔哭介〕萬歲吓與妾妃做主才是〔劉〕你暫且出宮孤王自有道理〔蘇妃〕多謝萬歲〔蓮上亮相白〕妾妃劉瑞蓮見駕吾皇萬歲〔劉〕平身賜坐〔蓮〕謝坐〔蘇妃〕小妹見駕皇姐千歲〔蓮〕不消〔蘇妃〕不消就不消〔劉〕吓梓童怒氣不息爲着誰來〔蓮〕我就爲着他〔劉〕爲他何來〔蓮〕萬歲我是東宮他是西

宮時才在御街之上。他見了我，佯着不理。他這不是藐視我嗎？〔劉〕是吓，他是東宮，你是西宮，在御街之上，遇見了他，佯着不理，你這不是藐視他嗎？〔蘇妃〕哎吓，萬歲，妾妃怎敢藐視他吓？〔劉〕哇吓，他正該藐視你吓？〔蓮〕怎麼你還說無有藐視我吓？〔劉白〕是吓，還說無有藐視他嗎？〔蘇妃〕哎吓，萬歲，妾妃慢說無有此事，倘有此事，就該來到萬歲面前，辯白才是，他不該在御街之上，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打了妾妃，豈不是如同打萬歲一樣嗎？〔劉〕哇吓，慢說無有藐視於你，倘然藐視於你，你就該來到孤王面前，辯白才是，你不該開口就罵，舉手就打你？〔蓮〕怎麼？〔劉〕你是怎麼樣？〔蓮〕我打他，有我道理。〔劉白〕你打了人，還有什麼道理？〔蓮〕我自然有我道理，才能打他。〔劉〕你打了人，你還有道理說？〔蓮〕請問萬歲，萬歲出宮用的什麼儀仗？〔劉〕孤王出宮用的全副鑾駕。〔蓮〕正宮國母？〔劉〕與朕一樣。〔蓮〕東宮？〔劉白〕半副鑾駕。〔蓮〕西宮？〔劉〕紗燈一對，玉棍二條。〔蓮〕方才妾

妃在御街之上，觀見他用的那是全副鑾駕，他這全副鑾駕，是那裏來的？〔劉〕是吓，你這全副鑾駕，那裏來的？〔蘇妃〕吓，萬歲，這全副鑾駕，不是你借與妾妃的嗎？〔劉〕吓吓，不錯，不錯，我倒忘懷了，乃是孤王借與他的。〔蓮〕他與萬歲借全副鑾駕，你就借給與他，日後他的爹爹要與萬歲借江山，你也將借與他，爹爹不成嗎？〔劉〕此話是那裏說起吓？〔蓮叫頭〕吓，萬歲，妾妃奉了萬歲旨意，去到河東，皇叔劉崇那裏拜壽，酒席筵前，文武大人紛紛言論，道他父女在朝專權，久有謀反之心，因此妾妃連日回朝，查看他父女來了。〔蘇妃叫頭〕哎吓，萬歲，我家爹爹奉君以來，忠心耿耿，乃是蓋世忠良，想妾妃侍奉萬歲，素來謹慎，並無差錯，況且萬歲待我父女，恩同天地，那裏還敢有什麼謀反之心？吓，萬歲，此乃過耳之言，不可深信吓。〔劉〕哇吓，想老太師在朝一來，忠心耿耿，乃是蓋世的忠良，蘇妃侍奉孤王，素來謹慎，並無差錯，那裏有什麼謀反之心？你說出此話，梓童你言重了。哈哈。〔笑下〕

〔蓮〕真乃是忠言逆耳。無道的昏君。〔蘇妃〕哎吓。
 〔叫頭〕萬歲。他打罵妾妃。這還罷了。他不該罵萬
 歲。是無道的昏君。論理當斬。〔劉〕是吓。你打他罵
 他。倒也罷了。你怎麼罵孤王。是無道的昏君。論理
 就該。〔蓮〕什麼。〔劉〕祇此一回。下次不可。〔蓮叫頭〕
 啊吓。萬歲吓。〔唱西皮搖板〕好賤妃在御街言語犯
 上。句句的言合語刺奴胸膛。〔劉接唱〕蘇妃好比後
 宮樣。老太師所算蓋世的忠良。你不該進宮來言
 語衝撞。反罵孤王。是一個無道的昏王。〔蓮接唱〕並
 非是妾妃我言語冒上。爲的是萬歲錦綉家邦。〔蘇
 妃叫頭〕萬歲吓。我父女在朝中往上。苦苦的作對
 所爲那椿。〔蓮叫頭〕好賤妃吓。〔唱〕只逼得趙弘殷
 太行山上。〔蘇妃唱〕紀律條理當斬。死也應當。〔劉
 接唱〕那郭彥威不久的興兵反上。〔蘇妃接唱〕自有
 我老爹爹保主家邦。〔蓮叫頭〕好賤妃吓。今日裏當
 萬歲將你打傷。〔劉〕啊。不由孤王怒滿堂。看起來
 你是個賤。〔劉瑞蓮白〕賤什麼。〔劉接唱〕你是個賤
 妃樣。回頭來叫一聲劉。〔劉瑞蓮〕劉什麼。〔劉接唱〕

你是孤的好姑娘。〔白〕消了氣罷。〔蓮唱搖板〕辭別
 萬歲出宮往。怕的江山不久長。〔下〕〔蘇妃〕哎吓。萬
 歲吓。〔劉白〕梓童不必如此。等候孤王抓他一個
 錯處。將他斬首。與你出氣。就是。〔蘇妃〕多謝萬歲。
 〔劉〕梓童不必如此。准備酒宴。孤王少時西宮飲
 宴。後宮歇息去罷。〔蘇妃〕妾妃遵旨。哎吓。〔哭下〕
 〔劉內白〕內侍擺駕。〔唱西皮搖板〕內侍擺駕金殿上。
 〔衆朝官唱〕臣等把本奏君王。〔劉〕請孤王登殿有
 何本奏。〔蘇〕臣啓萬歲。今有郭彥威興兵造反。逢
 州奪州。過縣搶縣。殺到汴梁。我主定奪。〔劉〕唔啊
 吓。大胆的郭彥威。孤王待你不薄。竟敢起意造反。
 衆卿有何妙計。滅却此賊。〔楊〕臣啓萬歲。臣保舉
 一人。可以滅却郭彥威。〔劉〕卿家保舉何人。〔楊〕
 殿前將軍慕容彥超文武全才。萬歲就命他前去。
 那郭彥威必滅也。〔劉〕好。就依卿家所奏。內侍宣
 慕容彥超上殿。〔太監〕慕容將軍上殿。〔幕內白〕領旨。
 〔上白〕忽聽萬歲宣。急忙衣冠來朝。臣慕容彥超
 見駕。吾王萬歲。〔劉〕平身。〔幕〕萬萬歲。宣。臣上殿。

有何旨意。〔劉〕孤命你征討郭彥威，不知卿家可願前去。〔墓〕臣好比我主跨下之駒，揚鞭就走，停鞭就止，就請我主傳旨。〔劉〕卿家聽旨，命你代領十萬大兵，鎮守潼台，若是得勝，另加升賞。〔墓〕領旨。〔下〕〔衆大人〕朝事已畢，請駕回宮。〔劉白〕退班。〔同下〕

〔王博上白〕東氣冲霄漢，文光射斗牛。〔報子上白〕啓稟將軍，慕容元帥到。〔博〕有請元帥。參見元帥。〔墓〕少禮，衆位將軍奉了萬歲旨意，代領人馬，征戰那郭。〔衆將〕元帥。〔墓〕全仗衆位將軍奮勇當先。〔博白〕元帥大兵到此，那賊必然不戰而退也。〔報子上白〕啓稟元帥，賊兵離城扎營，請元帥定奪。〔墓〕再探，且住。賊既離城十里扎營，待本帥去到城樓觀看那賊兵，就命將軍把守城池，衆位將軍城樓去者。〔同下〕

〔史內唱倒板〕帳中奉了元帥命，攻打城池要小心。大呼一聲往前進，城上兒郎聽分明。〔白〕啊，城上兒郎聽着，今有郭元帥大兵到此，勸你等早早

開城納降，如若不然，殺進城去，玉石俱焚。〔墓內白〕啊，反賊休得猖獗，衆將官出陣迎敵者。〔出城大開門，墓敗史殺墓死，史領衆人進城，後郭彥威衆人進城。〕〔史白〕啓稟元帥，某家得了城池，就請老元戎查看倉庫錢糧。〔郭〕不必查看，乃是將軍之功，就在此處息兵，三日發兵汴梁。〔同下〕

〔蘇唱西皮搖板〕心中惱恨趙弘殷，縱子行凶胡亂行，將身坐在二堂等，等候楊那到來臨。〔家院上報白〕啓稟相爺，楊大人到。〔蘇〕有請。〔楊上白〕太師在上下官參拜。〔蘇〕休行常禮，一傍坐下。〔楊〕多謝太師。〔蘇〕楊大人但不知慕容彥超代領人馬，攻打郭彥威，不知勝負如何。〔楊〕今早旗牌報到，言說慕容陣亡，潼台州失守，那郭彥威人馬不久來到汴梁。〔蘇〕哎呀，那郭彥威人馬若到汴梁，你我大事去也。〔楊白〕吓，太師，下官到有一計在此。〔蘇〕有何妙計。〔楊〕明日去請聖駕到此飲酒，他若前來，太師將他灌醉，擄演武廳，將他殺死，然後各備五百名家丁，搜宮殺院，尋着玉璽，老太師你

可急速登殿。宣上文武。若有人不服者。即便斬首。他們還有那個不敢不服。老太師豈不是坐老位。
 [蘇] 若得大事成就。老夫封你掌朝太師。
 [楊] 謝主龍恩。
 [蘇] 回府準備家丁伺候。
 [楊] 臣領旨。
 [下] [蘇] 來打道午門。
 [同下]

[蘇] 是。
 [高] 來此已是。老太師你少站一時代。咱家與你奏稟。
 [蘇] 有勞公公。
 [高] 啓奏萬歲。今有蘇老太師有本進宮啓奏。
 [劉] 好。內侍宣蘇太師進宮。
 [高] 遵旨。萬歲有旨。老太師進宮。
 [蘇] 領旨。老臣見駕。吾王萬歲。
 [劉] 平身。
 [蘇] 娘娘千歲。
 [蘇] 平身。
 [蘇] 爹爹萬福。
 [蘇] 罷了。
 [劉] 老太師進宮有何本奏。
 [蘇] 臣啓萬歲。今有花園牡丹開的茂盛。老臣特備酒宴。請我主一到。臣府賞花飲酒。
 [劉] 咳。今有郭彥威老賊。兵反撞台。孤王我憂慮不及。還有什麼心腸賞花。老太師回府去罷。
 [蘇] 臣啓萬歲。今朝邊報到來。那郭彥威老賊。被慕容將軍殺得大敗。所失的州縣。俱已

奪回。郭彥威老賊必定被慕容將軍所殺。就請我主放心。
 [蘇] 啓奏萬歲。我家爹爹請萬歲賞花飲酒。不過是盡臣子之心。我主若是不去。豈不辜負我家爹爹一片忠心。
 [劉] 既然太師忠心。孤王豈能不去。老太師暫且回府。孤王隨後就到。
 [劉] 蓮暗上。
 [蘇] 遵旨。
 [蓮] 看介蘇下。
 [劉] 宮娥們。孤王赴蘇府飲宴。千萬不可叫劉娘娘知道。
 [蓮] 我早已知道啦。
 [劉] 梓童你來了。
 [蓮] 我早就來啦。方才你們在此講什麼。
 [蘇] 無有言講什麼。
 [蓮] 我早就知道啦。
 [劉] 你既然知道。何必再問。
 [蓮] 萬歲要到蘇府飲宴。但不知可有此事。
 [劉] 有是有的。不過蘇老太師請孤家飲酒賞花。解孤之悶。
 [蓮] 妾妃啓奏萬歲。如今天下荒亂。刀兵四起。我主不知憂慮。還要賞什麼花。飲什麼酒呢。
 [劉] 不。故是孤。因郭彥威老賊與兵謀反。孤王心中憂慮。老太師特備酒宴。與孤解悶之意。
 [蓮] 有道是。君入臣府不祥之兆。萬歲還是不去的好。
 [劉] 孤王本當不去。怎奈應允與他。孤乃是堂堂天子。豈肯

失信于人。〔蓮〕啊。萬歲。妾妃乃是金石良言。萬歲。若是不聽。恐怕後悔不及。〔蘇妃〕啓奏萬歲。我父請萬歲過府飲宴。乃是一片忠心。萬歲還是去的好。〔蓮〕還是不去的好。〔劉〕梓童不必如此。孤王不去就是。〔蘇妃〕萬歲還是去的好。〔蓮〕還是不去的好。〔劉〕梓童不必如此。孤王不去就是。〔蓮〕萬歲真要不去。乃是天下萬民之幸也。〔劉〕孤王知道。梓童出去罷。〔蓮〕妾妃尊旨。〔唱搖板〕辭別萬歲。出宮庭。但願天下得安甯。〔下〕〔蘇妃〕吓。萬歲若是不去。豈不辜負我父一片忠心。〔劉〕哎呀。哎呀。你了不得。方才劉娘娘在此。孤王若要前去。豈不又要生事。連累你受氣。故而孤是不去。等他走後。孤王我是要去的。〔蘇妃〕萬歲若要前去。千萬莫帶變駕。那劉妃恐會知道。〔劉〕那個自然。後宮歇息去罷。〔下〕〔蘇妃〕多謝萬歲。〔劉〕好看衣更換。我從後宰門去者。〔下〕〔端〕萬歲要到蘇府飲宴。代奴婢保駕前往。〔下〕〔王福上白〕高公公。〔慶〕原來是王公公。〔福〕高公公同萬歲私自改扮。不知何

往。〔慶〕這個。你附耳上來。〔福〕原來是此。你我各辦其事。〔福慶〕請。〔慶下〕〔福〕哎呀。我想萬歲私自改扮。去到蘇府飲酒。我看蘇逢吉。乃是賣國奸臣。萬歲前去赴宴。又未帶保駕的。臣子前去。我萬歲必然凶多吉少。但是怎麼樣好呢。哎呀。唔。啊。有啦。乘此機會。我也不免稟告劉娘娘知道。就此前往。來此已是。待我叩門。〔端上白〕什麼人叩門。原來是王公公。〔福〕原來是張公公。〔端〕王公公到此何事。〔福〕煩勞公公稟告劉娘娘。說我有機密大事。要啓奏娘娘。〔端〕少站一時。有請娘娘。〔蓮上白〕何事。〔端〕啓奏娘娘。今有王福到此。言說有機密大事。報奏娘娘。〔蓮〕宣他進宮。〔端〕遵旨。娘娘有旨。王福進宮。〔福〕領旨。奴婢參見。〔蓮〕王福進宮何事。〔福〕啓奏娘娘。今日萬歲私自改扮。去到蘇府飲宴。奴婢不敢隱瞞。特來稟報娘娘。望娘娘速速定奪。〔蓮〕何人保駕前去。〔福〕高慶保駕。〔蓮〕起過了。哎呀。且住。萬歲不聽我的言語。私自改扮。蘇府飲宴。我想現在這樣荒亂。蘇逢吉老賊。請駕赴

宴。此賊必然不懷好意。王福過來。命你速速保駕。萬歲若有差錯。休來見我。〔福〕遵旨。〔下〕〔蓮〕來。宣趙普進宮。〔端白〕趙普進宮。〔趙普內白〕領旨。〔上白〕參見娘娘。〔蓮〕罷啦。萬歲在太師府飲宴。命你快去保駕。〔普〕領旨。〔下〕〔蓮〕張端過來。命你吩咐下去。點齊三千女兵。準備今夜聽用。〔端〕領旨。〔同下〕

〔劉上唱搖板〕內侍帶路御街進。不却來到太師的門。〔慶〕啓稟萬歲。來此已是蘇府。〔劉〕待孤王進去。〔門官〕什麼人竟敢亂闖相府。〔慶〕萬歲在此。還不參駕。〔門官〕接駕來遲。望萬歲恕罪。〔劉〕罷了。太師現在何處。〔門官〕現在二堂。可用我通稟。〔劉〕不用稟報。待孤王自己進去。高慶隨孤來。〔慶〕遵旨。〔同下〕

〔蘇〕楊大人待昏王來時。大家必須要準備才是。〔劉〕不要準備。孤王我來了。〔蘇楊〕臣等接駕來遲。望萬歲恕罪。〔劉〕二卿平身。賜坐。〔蘇楊〕謝萬歲。〔蘇〕來。將酒宴排下。〔擺宴介〕門官下。〔蘇楊〕萬歲請。〔飲酒介〕〔劉〕咳。〔蘇白〕萬歲爲何心中不樂。

〔劉〕今有郭彥威老賊。興兵造反。因此孤王不快也。〔蘇〕萬歲不必憂慮。他若來時。老臣自有妙計。將他除誅。萬歲請酒。〔劉醉介〕〔慶〕萬歲酒醉。待吾保駕回宮。〔蘇〕且慢。天色不早。豈能深夜而歸。攬至書房。〔端扶劉下〕〔蘇〕校尉們走上。〔八校尉上白〕參見太師。〔蘇〕罷了。你們隨定老夫。刺王殺駕吓。〔同下〕〔土地過場〕

〔慶上白〕且住。那老賊帶領校尉。要來刺王殺駕。這便怎麼。有了。吾不免報與萬歲知道。再作道理。〔劉暗上在帳內〕〔慶〕萬歲。萬歲。醒來。萬歲醒來。〔劉〕何事。〔慶〕啓奏萬歲。大事不好了。〔劉〕何事。驚慌。〔慶〕蘇逢吉老賊帶領校尉。要來刺王殺駕。〔劉〕哎呀。〔跌出帳介〕〔慶〕萬歲吓。那旁現有書櫥一具。請萬歲躲避一時。再作道理。〔劉〕好。保駕來。〔慶〕領旨。〔土地暗上遮書櫥介〕〔衆校尉蘇楊同上〕〔蘇〕吓。昏王往那裏去了。校尉們。兩下搜來。〔搜介〕〔衆校尉〕昏王不見。〔蘇〕起過了。且住。昏王不見。難道說。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不成。哎呀。且住。乃昏王若且逃走。

乃是放虎歸山。恐怕必要傷人。吓。楊大人。昏王逃走。難道就罷了不成。〔楊〕老太師不必如此。你我

先去搜宮殺院。尋着玉璽。太師登殿。再殺昏王。也還不遲。〔蘇〕楊大人果然妙計。就照計而行。衆校

尉隨我搜宮去者。〔同下〕〔慶〕萬歲醒來。萬歲醒來。

〔劉〕怎麼。怎麼說。〔慶〕老賊搜宮殺院去了。〔劉〕奸賊搜宮殺院去了。如何是好。〔慶〕逃出賊府。再

作道理。〔劉〕想奸賊入馬。圍得深嚴。怎樣逃出虎口。〔慶〕隨我後花園逃走。〔劉〕好。保駕來吓。〔同下〕

〔福上白〕咱家王福。今有萬歲。私自改扮。蘇府飲宴。娘娘放心不下。命咱家暗保護萬歲。天色不早。就此前往。〔鼓響〕哎呀。且住。後面人聲吶喊。我不

免迎上前去。〔王福白〕奴婢參見萬歲。〔劉〕王福你來了。〔福〕奴婢前來接駕。〔劉〕蘇逢吉老賊的人

馬。追孤甚急。快。快上前抵擋一陣。〔福〕奴婢領旨。〔下〕〔福敗下蘇楊追下〕

〔四龍套趙普同上〕〔普〕俺趙普奉了劉娘娘之命。去往太師府保駕。就此前往。〔劉慶福同上〕〔普白〕參

見萬歲。〔劉〕卿家你來了。〔普〕臣來了。〔劉〕那老賊在後面追趕。你要與孤殺殺殺。〔同下〕

〔四龍套四女兵蓮同上〕〔蓮白〕吠馬來。〔趙馬衆校尉上殺校尉殺楊邵逢吉蓮衆下〕〔上衆朝官過場下〕〔劉內唱倒板〕且喜逃出天羅網。〔上唱〕不由孤王怒滿腔。

內侍擺駕金殿上。拿住奸賊大開腔。〔蓮〕參見萬歲。〔劉〕梓童你來了。〔蓮〕妾妃來了。〔劉〕蘇賊可

曾拿住。〔蓮〕老賊麼。〔劉〕正是。〔蓮〕擒住了。〔劉〕與孤綁綁綁上來。〔蓮〕將老賊綁上來。〔王福高慶

拉蘇上〕〔劉唱搖板〕一見老賊怒氣生。不由孤王我動無名。亂臣賊子令人恨。〔蘇咬蓮手指白〕哎呀。綁

在殿角候死刑。〔蓮〕綁下去。〔押蘇下〕〔蓮〕內侍宣蘇妃吓。〔劉〕不要宣他。〔蓮〕宣蘇妃。〔福慶假裝不知〕

〔蓮〕吠。你們與我宣。〔福慶〕遵旨。蘇妃上殿。〔劉〕哎呀。〔五人亮相唱二簧聯彈〕〔蓮唱〕你你你你是個忘

恩負義的狗肺心。狼狽爲奸。要害萬歲的命。〔劉〕與他什麼相干。〔蓮唱〕你還護庇這賤人。〔劉唱〕

哦哦哦。〔蘇妃唱〕屈死人。自從進得宮來。萬歲憐愛

我還有什麼枉想之心。〔蓮〕敢什麼。〔唱〕豈肯辜負萬歲寵愛。〔劉〕梓童你莫要懶好人。只因是他父請孤王飲酒。〔蓮唱〕他必然早早知情。〔劉唱〕不怪他來。〔蓮唱〕怪我。〔劉〕也不怪你。〔蓮〕怪誰呀。〔劉唱〕怪孤的國丈不仁。〔蓮唱〕他本是欺君忘上。〔劉唱〕他本是欺君忘上的頭一名。〔蓮唱〕可嘆一片忠心。遇見你這無道昏君。〔劉唱〕王又成了昏君。你是孤的好嬪妃。〔加鑼〕你是孤的好嬪妃。非是孤執意的護庇。皆因他有。〔蓮〕他有何麼。〔劉〕有。〔蓮〕到底他有什麼。〔劉唱〕哎。他有了孕。〔蓮〕吓。〔蘇妃唱〕走上前來。雙膝跪至在地埃塵。求皇姐呀。開大恩。饒奴性命。〔殺介〕〔蓮唱〕你本是我劍下的鬼魂。〔劉唱〕哎吓。孤本是堂堂天子帝王份。三番二次你老不准人情。〔蘇妃〕屈死人。〔蓮〕辜負人。〔劉〕兩面啼哭。難爲了寡人。〔福慶哭啊〕〔劉白〕祇怪爾等。〔福慶〕奴婢該死。〔劉〕爲什麼。保駕不留心。〔福慶唱〕太師謀叛把計定。亦非奴婢二人誑聖君。〔劉蕙同唱〕將老賊抓上殿來將他問。〔福

慶拉蘇同上。〔蘇唱〕萬般不好俱多是爲臣。〔劉唱〕孤封你掌朝的太師何等的榮幸。你不該定計害孤。你一心要謀孤的龍廷。〔蓮唱〕叫內侍。手使御棍將他打粉身碎骨死罪也還輕。〔福慶同唱〕太師爺請你爬在地埃塵。打你的屁股。如同打面皮。〔蘇唱〕只管用力。不要客氣。拷脫兩記屁股。是無哈希奇。〔福慶同唱〕打你的屁股。不要放屁。〔劉唱〕與孤王打。〔福慶〕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蘇〕打了爲臣出了氣。〔押蘇下〕〔蘇妃唱〕我也上前來陪禮。〔蓮白〕哇。〔唱〕自古道王子莫犯法。〔劉唱〕王子犯法與庶民一樣行。〔蓮唱〕他欺君。〔劉唱〕禮當斬。〔蓮唱〕他父篡位。〔劉唱〕禮當滅滿門。〔蘇妃唱〕我父犯罪。我父犯罪。不該將我斬。〔劉〕照吓。〔唱〕一人犯法自然一人担擋。〔蓮唱〕今日若不將他斬。怎能後來壓服衆羣臣。請萬歲出宮看。〔蓮殺蘇妃介〕〔劉〕啊呀。〔唱〕霎時間斬了孤的玉美人。我哭。〔蓮〕我不許你哭。〔劉〕噫。〔蓮〕我也不許你噫。〔劉〕我不敢噫。〔蓮〕看你們那個

大胆的敢哭哇。〔劉〕我哭也不敢哭，我也不敢噓。孤的梓童將他尸首金玉葬好收成。〔梁朝官〕啓奏萬歲，郭彥威兵臨城下。〔劉〕啊呀。〔唱〕聽說郭彥威發來兵，不由孤王胆戰驚，回頭便對梓童論，想一妙計退賊兵。〔蓮唱〕萬歲休要心胆驚，妾妃言來聽分明，若要郭彥威兵退盡，將老賊綁上城樓，細說原因。〔劉〕好吓。〔唱〕內侍擺駕敵樓進，看看郭彥威發來兵。〔連揚〕〔郭內唱倒板〕金旗招展空飄定。〔上唱〕將令一出鬼神驚，吩咐兒郎往前進，休要放走無道君。〔劉上白〕郭彥威孤王待你不薄，竟敢與兵謀反，是何道理。〔郭〕住了，想老夫昔日南征北戰，東擋西殺，爭下十大汗馬的功勞，你這昏王聽信讒言，有功不賞，反來加害，故而與兵前來問你，問你這昏王是何道理也。〔郭〕先前孤王一時不明，誤聽奸賊之言，如今後悔不及，今知卿家忠心，故而將蘇逢吉一家拿下，等候卿家大兵到此，任憑卿家所爲。〔郭〕既然如此，衆將官將奸賊亂刀分屍。〔劉〕愛卿，既是奸賊一死，卿家就該收

兵。〔郭〕住了，若要俺收兵，除非你這昏王的屍首奉上，俺就即刻收兵回去。〔蓮〕好賊子吓。〔唱〕賊子說話太欺心，言語冒上欺聖君，三軍與我城開定。〔出城開門敗下郭追下〕〔蓮拉劉中箭追下〕

〔國太上唱搖板〕郭彥威賊子反朝廷，哀家每日胆戰驚，將身且坐後宮等，並無一臣退賊兵。〔端〕啓稟國太，大事不好了。〔國太〕何事驚慌。〔端〕今有郭彥威賊子破了城池，殺進汴梁，將皇城團團圍住，要請國太答話。〔國太〕萬歲今在何處。〔端〕萬歲不知去向。〔國太〕哎吓。〔接唱〕聽說萬歲無蹤影，不由哀家兩淚淋，緊守城池莫稍停，看看郭彥威發來兵。〔郭上白〕吡，勸爾等早早獻出玉璽，還這罷了，如若不然，殺進城來，雞犬不留。〔端〕國太在此。〔郭〕國太請了。〔國太〕卿家與兵，莫非爲了江山。〔郭白〕某家與兵，不爲江山。〔國太〕爲社稷。〔郭〕不爲社稷。〔國太〕一不爲江山，二不爲社稷，不知與兵何事。〔郭〕今有昏王聽信讒言，謀害忠良，某家與兵前來，與昏王辨理。〔國太〕既然如此，

卿家先去找萬歲。若是有了下落。哀家自有道理。

〔郭〕領旨〔同下〕

〔劉內唱倒板〕蘇逢吉老奸賊謀朝作亂。〔上唱〕

害得孤君妃們不得安然。叫內侍攙扶孤急忙前追。但不知劉梓童可得安然。〔蓮內唱二簧倒板〕人困馬乏難交戰。〔上自〕哎呀。〔接唱〕不知我主駕可安寧。動戰馬往前進。〔自〕哎呀。〔唱〕倒叫君妃泪不乾。〔自〕哎呀。萬歲吓。妾妃無能保全聖駕。使萬歲身受重傷。妾妃罪該萬死。〔哭介〕〔劉〕乃是孤王自作其禍。受此災也。非梓童之罪也。〔蓮〕多謝萬歲。〔劉〕呵。梓童。那郭彥威老賊人馬怎麼樣了。〔劉〕那老賊的人馬。如同潮水一般。滿朝文武。俱是貪生怕死之輩。一個個俱以開城投降。妾妃一人怎能敵擋。無奈殺開一條血路。逃出重圍。才來尋找萬歲。如今郭彥威天下十之八九。眼看君妃就無存身之處了。〔劉〕哎呀。當初不聽忠良之言。以致如此。至今後悔不及也。〔哭介〕〔蓮〕萬歲事到如今。也無計奈何。我君妃還是投奔皇叔劉崇那裏。借來人馬。再報此仇。聖意如何。〔劉〕但憑梓童內侍如今我國破家亡。你等速速逃命去罷。〔福慶〕奴婢受了萬歲之恩。焉能一旦拋去萬歲。〔劉〕好哇。難得你二人這樣忠心。令人可敬也。〔唱〕國破家亡。我心痛酸。孤恨不納忠言。〔自〕哎。想孤劉承佑。〔唱〕只恨天不佑。〔蓮接唱〕事到如今莫怨天。〔劉〕梓童。〔蓮〕萬歲。〔劉唱〕孤和你同把繩門。一根絲帶劍分兩段。足踏雪地把繩門。忙將繩門扣在兩邊。悽慘了。同把繩懸。可憐我悔不聽忠良諫。〔蓮〕到如今君妃不能週全。〔劉〕孤不該在深宮貪中思亂。蘇逢吉老奸賊扶弄專權。〔蓮唱〕那郭彥威心懷着早有篡謀。害得我君妃們不能安然。〔劉〕若不是劉梓童救我危險。到如今殺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似蛟龍困至在。〔蓮唱〕沙灘。〔劉〕孤悔後遲。孤死後難見我那先王之面。先王之面。〔唱散板〕我和你如飛鳥同上九天。〔自〕梓童。〔蓮〕萬歲。〔哭介〕〔劉〕梓童吓。〔哭介〕〔劉蓮白〕吓。〔吊死介〕〔慶哭介〕〔福慶〕罷。〔吊死介〕〔郭上自〕哎呀。萬歲吓。〔同下〕

丁 甲 山

戲 情

丁甲山草寇周明周亮弟兄二人，冒充宋江名字，到太平莊陳員外家，搶去小姐，強逼成親。這時李逵和燕青剛剛由此經過，到陳員外家中借宿。夜間聽見陳員外哭泣之聲，走去一問，陳員外便將詳細情形說出。李逵一聽，他也不問真假，以為員外所說的那來說親的人，定是柴進。就氣憤憤地跑回山上，看宋江柴進，舉起雙斧便砍，並且大罵不止。虧得眾人攔住，沒有闖出大禍。宋江柴進很為驚奇，一問燕青，才知所以。宋江當即辨說，這事必是旁人冒名。李逵仍是不信，必要二人同陳家去對質。等到辨明之後，李逵才肯服罪。再一打聽，知道是周亮兄弟所為，就去將他們一齊殺死。

登 場 人 物 表

李 逵 (梁子花臉) 周 明 (武淨) 周 亮 (武生) 燕 青 (武生) 陳員外 (生)

丫 環 (丑旦) 小 姐 (花旦) 宋 江 (生) 柴 進 (小生) 草上飛 (丑)

〔四嘍囉周明周亮同上〕周明自幼生來力無雙，弟兄二人占山崗。〔亮〕終日山下來打搶，最喜美貌女姣娘。〔明〕俺周明，〔亮〕俺周亮，明白弟兄二人，霸占丁甲山，每日打劫，坐地分贓，倒也安然快樂。

只是山寨之上，缺少一美貌女子，以作押寨夫人。〔亮〕前在太平莊上，觀見陳員外之女，長得十分美貌，待小弟前去提親，大哥意下如何。〔明〕只恐他不肯應允。〔亮〕小弟自有妙計，但須多備彩禮。

〔明〕如此煩勞賢弟前往。正是花紅彩緞交付你
 〔萬〕管保大哥成夫妻。〔衆人同下〕〔家院陳員外同上〕

〔陳〕家有萬石糧。前倉合後倉。〔周亮上白〕門上有
 人麼。〔家院〕什麼人。〔亮〕梁山差人要見你家員
 外。〔家院〕梁山上差人要見。〔陳〕說我出迎。〔家
 院〕員外出迎。〔亮〕員外。〔陳〕請坐。請問壯士貴
 姓高名。〔亮〕在下宋赫。我兄長宋江命我前來提
 親。要娶你家小姐。作一押寨夫人。員外料無推辭
 了。〔陳〕只是我女兒。已有了人家了。〔亮〕說什麼
 有了人家。現有彩禮在此。三日擡親。告辭了。〔陳〕
 斷斷使不得。〔亮下〕〔陳〕這真叫做閉門家內坐。禍
 從天上来。〔陳家院同下〕

〔李逵燕青同上〕〔燕唱西皮搖板〕適才領了大哥命。
 〔李接唱搖板〕一路之上要小心。〔燕青白〕咳。奉了大
 哥之命。一路尋找公孫先生。叫我等往那裏去找。
 〔李〕你看天色不早。你我去到前村。大戶人家。暫
 住一宵。明日再作道理。〔燕白〕好。就此前往。走啊。
 〔唱西皮搖板〕邁開大步往前闖。〔李接唱搖板〕又只

見紅日落西方。〔李燕同下〕〔周明帶四隨侍花轎擡小姐
 上過場下員外上作哭狀下〕

〔李逵燕青同上〕〔燕〕來此大戶人家。你我向前借
 宿。〔李白〕這個我會。裏面有腿的滾出一個來。
 〔燕〕這是什麼講話。起過一傍。〔李〕那麼就聽你
 的。〔燕〕裏面有人麼。〔李〕有人麼。全在這個麼字
 上哪。我可摸不着一點。〔家院上白〕什麼人。〔燕〕我
 們乃是遠方來的。前來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家
 院〕候着。員外有請。〔陳上白〕何事。〔家院〕外面有
 二人求見。〔陳〕說我出迎。〔家院〕員外出迎。〔燕
 李〕員外。〔陳〕請坐。二位到此何事。〔燕〕俺乃遠
 方來的。因天氣不早。無處投宿。願在此地借宿一
 宵。明日早行。〔陳〕原來如此。家院帶他二位。去至
 後院小房安歇。準備酒飯啊。二位壯士。老夫不能
 奉陪。請便。〔陳下家院領燕青李逵隨下〕〔陳員外上白〕可
 恨宋江這強盜。將我女兒搶去。我女兒倘若不從。
 只恐性命難保。〔唱西皮搖板〕惱恨宋江理不端。擅
 搶民女爲那般。眼睜睜父女們不能得見女兒啊。

〔李達暗上作癡聽狀〕〔陳接唱搖板〕怎不叫人淚漣漣
 〔李〕呔。想我弟兄二人。行了一日路程。身體困倦。
 你在此哭哭啼啼。是何道理。〔陳〕老漢有心事在
 懷。壯士休要動怒。〔李〕你有什么心事。你對我說明。
 我與你分憂解愁。〔陳〕只因前言來了一人。言說
 是梁山來的。要叫我女兒與他大王成親。老漢未
 允。他今日竟帶了多人。將我女兒擄了去了。〔李〕
 你可曾問過那梁山的山大王名姓。〔陳〕他言道
 名叫宋江。〔李〕你謔怎講。〔陳〕名叫宋江。〔燕青暗
 上〕〔李〕哇呀呀呀。〔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怒氣
 生。大罵宋江不是人。〔燕〕你在此叫些什麼。〔李〕
 你在此叫些什麼。〔李〕你去問他去。〔燕〕啊。員外。
 你到底爲了何事。〔陳〕前日來了一人。送些彩禮
 與我女兒提親。言道是梁山宋江遣他來的。要我
 女兒。與他作一押寨夫人。老漢不允。今日他竟自
 帶了多人。將我女兒搶了去了。〔燕〕我想此事。斷
 不是大哥所作。〔李〕不是他。還是我不成。我說宋
 江。宋公明。平日我把你當作俠義朋友看待。你竟

背地裏做出這等事來。〔燕〕可曾問那來人的名
 姓。〔陳〕未曾問過。只是他年紀不大。〔李〕呵。喝。是
 了。此人定是柴進無疑了。員外。我實對你說了罷。
 我名叫黑旋風李逵。他就是浪子燕青。俱是梁山
 好漢。待我回到山寨。定要將宋江殺死。救回你的
 女兒。〔燕〕你休要鹵莽。〔李〕你走開罷。〔李下〕〔燕〕
 員外。此事清白不分。待俺轉回山寨。定見分曉。請
 了。〔燕下陳同下〕

〔四嘯兵四英雄柴進宋江同上〕〔宋〕胸藏韜略貌堂堂。
 梁山山水泊自爲王。誰人不知及時雨。替天行道
 在山崗。〔白〕俺姓宋名江。字公明。別號呼保義。蒙
 衆家兄弟。推我爲王。也曾命燕青李逵下山打聽
 公孫賢弟下落。未見回報。到來左右伺候了。〔李逵
 上白〕什麼替天行道。去你的罷。〔斬倒杏黃旗〕〔李〕呔。
 宋江啊。宋公明。往日我把你當作好朋友。誰知你
 暗地裏背着大家。作出這樣勾當來啦。你先吃老
 子一斧。〔衆人連忙圍住〕〔燕上白〕參見大哥。〔宋〕罷了。
 燕青。李逵爲了何事如此無禮。〔燕〕大哥有所不

知是小弟二人行至太平莊上。遇見陳員外。他言道不知那裏來了一夥強人。冒充大哥名姓。將他女兒搶去。作爲押寨夫人。李達聞聽此言。卽刻回山。小弟也就跟回來了。〔宋〕原來爲此。〔李〕他說有一少年前去提親。我看不是別人。定是柴進這小子。我說柴進啊。柴進平日哥哥把你當成朋友。你敢是同他狼狽爲奸。你竟敢給他拉皮條。你先吃一斧。再說。〔宋〕李達今日愚兄同你到太平莊。叫他相認。他若說是愚兄。任你發落。倘若不是你。便怎樣。〔李〕好。我若輸了。願賭頂上人頭。〔宋〕好。柴進賢弟一同前往。〔李〕如此。大家就走。〔衆人同下〕

〔四嘯兵柴進宋江燕青李達同上〕〔燕〕有請員外。〔陳上〕〔李〕員外。我今已將宋江帶來了。你若說他。我就是這一斧。〔陳〕待我看來。不是他。〔李〕想是你老眼昏花。你說還有一個年少的。前來提親。我也把他叫來了。你去看來。你若說是他。我就是這一斧。〔陳〕不是的。不是的。〔李〕你家可有傍人見過那

賊。〔陳〕我的丫環。曾經見過。〔李〕你快快叫她前來。〔陳〕丫環快來。〔丫環上〕〔李白〕你叫什麼名字。〔丫環〕噯啊。那兒這一箇煤黑子。啊。你問我。我小名如意。〔李白〕前日搶小姐的強人。你可認得他。〔丫環〕那我可認得。〔李〕來。你去看來。你若說是他。我就是這一斧。〔丫環〕等我看一看。哈哈。〔李〕是他。〔丫環〕不是。〔李〕那日還有個年輕的。你可認得。〔丫環〕那個年輕的。我可認得清楚。他那一天臨出門的時候。他曾尅了我一下子。〔李〕你去看來。若是他。我也是這一斧。〔丫環〕哈哈。〔李〕是他。〔丫環〕更不是他。〔宋〕李達大膽。〔燕〕你還不向前跪下。〔李〕哥哥。我可是錯了。〔李達向宋江磕頭賠罪〕〔宋不理〕帶馬回山。〔四嘯兵柴進宋江同下〕〔燕〕呌。大哥已走。你跪在這裏作甚。〔李〕他今已走。豈與我干休也罷。我不免自刎。你將我的黑頭帶上山去。我至死也不見他的面啦。〔燕〕你且同我回到山寨。身背荆杖。苦苦哀求。有衆家弟兄。與你講情。大哥饒恕了你。也未可知。〔李白〕好。就求你罷。

〔燕〕如此走啊。〔李〕走。〔燕〕走啊。〔李白〕走走走。
 〔燕〕我看你是怎樣好啊。〔燕下〕〔李〕咳。〔李下〕

〔四嘍兵宋江柴進燕青同上〕〔燕〕李逵帶到。〔宋〕將他押上堂來。〔燕〕李逵走上。〔李內白〕來也。〔李上唱西皮搖板〕俺李逵作事真正莽撞。〔轉唱流水板〕是

何人假扮梁山。一宋江太平莊把人搶。咱李逵聞言我怒滿在心腔。腰掖着板斧把梁山上。砍倒了杏黃旗我大鬧了忠義堂。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難免李逵我遭殃。身背荆杖我把忠義堂來上。〔白〕嘿。嘿。〔接唱搖板〕這也是我自作自受惹遭殃。〔白〕噯。呵。想我李逵。乃是惹氣的脾氣。我又愛多管閒事。今天得罪了宋大哥。只得身背荆杖。來到了忠義堂請罪。咳。你們瞧我大哥氣得那個樣子。衆家哥哥一個個佯睬不睬。你瞧我李逵。噯。這算那一道子的擺呢。有了自家弟兄。我呵。哀求哀求也就夠完了。我說宋大哥。我一個人的親哥哥。哥哥你的門前接着一道河。呀。呼。嘿。噯。我的大哥。你瞧俺李逵。可憐不可憐。自家兄弟媽媽虎拉

倒了罷。沒有什麼說的。燕青第三分勁兒。你就打東村。〔宋〕來。推出斬了。〔衆〕啓大哥。李逵有罪。理當斬首。看在衆小弟之面。望求將他饒恕。〔宋〕看在衆家兄弟之面。將他赦回。〔李〕謝大哥。我說哥哥喂哥哥。那個哥哥門前。一道小沙河。哥哥你饒恕了兄弟罷。〔宋〕李逵燕青聽令。命你二人下山。打探冒名頂替之人。不得有誤。〔李〕得令。〔燕〕我不去。〔李〕好。他又拿起來啦。我說兄弟。我給你殺個雞吃。根根。你同我走一盪罷。〔衆人同下〕

〔宋江柴進四嘍兵同上〕〔宋〕衆家兄弟。一同下山。捉拿盜賊。不得有誤。〔衆人同下〕

〔草上飛上白〕俺草上飛。奉了寨主之命。去至松林走走。〔下〕

〔李逵燕青同上〕〔燕〕這是你所招之禍。我看那賊人。叫我往那裏去找。〔李逵白〕你看前面有一松林。其中定有歹人。捉住一個。或可問出那厮的姓名。

〔燕〕走。〔二人左場中繞行一周。草上飛上李逵燕青跟行數周。燕青放袖箭。草上飛倒地。〕〔草〕爺爺饒命。〔李〕你叫

什麼名字。〔草〕我叫草上飛。〔李〕你爲首的是何人。〔草〕一個周明一個周亮，乃是弟兄二人。〔李〕太平莊搶人女子，可是他二人所做。〔草〕正是。〔李〕他現在何處。〔草〕現在丁甲山。〔李〕好，你與我帶路。〔草〕我說求你老人家，把這個玩藝與我拔出來才行啊。〔李〕燕小弟，你給他拔出來罷。〔燕〕待我與他取出。〔草〕噯呀媽呀。〔李〕你這小

富家子為不務正業

竟淪爲人力車夫

昨天因爲到北站去送一個朋友的行，所以叫了一輛人力車。那人力車夫在路上奔跑，我覺得那車夫並不是慣於拉車的。於是我就問他的家世，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我（那車夫自稱）是崇明人，父親在鄉懸壺業醫，家道小康，經濟寬裕。因爲我的雙親要替我完親，我不滿對造的緣故，不願成親，於是觸怒了兩位老人家，被騙出家門。當時尙有三千餘元私蓄，便隻身來滬，預備在上海貿易。那裏知道踏進了繁華的上海之後，被一切的一切引誘了，早把那貿易的意思，拋在九霄雲外了。於是狂嫖濫賭，吞吐雲霧，且吸上了鴉片，不到半年，那三千餘元早揮霍殆盡。到現在祇好拉車度日。

我聽完了他的一段自述後，覺得上海雖然是容易使人失足，但是祇要意志堅定，那怕他花天酒地，有爲的青年們，那人力車夫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不要受上海繁華的引誘呀。

子賤骨頭，給你拔出來，你倒喚起來啦。〔草領李燕繞場一週〕〔草〕前面就是丁甲山，我可是真走不了啦。〔李〕去你娘的罷。〔草下〕〔宋江柴進四嘍兵同上〕

〔衆〕可曾探着那賊巢穴。〔李〕就在此山內，一同上山。〔周明周亮上兩方交戰，李達殺周明周亮，死下衆人。隨下〕

王仲舜

草橋關 上天台

戲情

光武皇帝滅除了王莽，平定了雄寇，統一江山，重興漢室，天下太平。止有那王郎勾通苗夷，常常作亂。光武帝特派開國元勳姚期，鎮守草橋關。那王郎也就不敢作亂。有一天，光武萬壽，文武百官都來祝壽。光武就大排御筵，和羣臣同飲共樂。正在大家歡飲之時，光武忽然想起姚期遠守邊界，不能享樂，不覺悶悶不歡。羣臣問明原故，就請光武另派大臣去守草橋關，召回姚期。光武當即派馬武、杜岑、彭去替回姚期。姚期得旨，隨即進京，朝見光武。光武心中方喜悅。但是姚期因為國丈郭榮專權，作威作福，深恐惹禍招殃，格外謹慎。不料他兒子姚剛，看見郭榮不遵國法，在朝門不下馬，一劍將他劈死。那郭妃見父親被姚剛殺死，便去哭告光武，要將姚期父子斬決。光武却念着姚期功高，而且兩下訂有一「姚不反漢，漢不斬姚」的盟約，就免了姚剛的死罪。但命他到湖北去征討盜賊，將功折罪。姚期以為一時雖然免死，終究難免有禍，便向光武告老辭官。光武知道他的用意，特地教他進宮，向郭妃陪罪，安心在朝，不要畏懼。後來光武酒後聽了郭妃的讒言，終把姚期斬了。馬武要進宮諫阻，光武命人緊閉宮門，不容他進來。馬武就一頭碰死在宮門。他的靈魂不散，用金磚將光武打死。

登場人物表

姚期(淨)
姚妻(老旦)

光武帝(鬚生)
姚剛(淨)

岑彭(生)
姚能(小生)

杜茂(生)
郭妃(青衣)

馬武(淨)
郭榮(淨)

草橋關

〔郭榮岑彭杜茂馬武同上〕〔郭〕老夫郭榮〔岑〕本爵岑彭〔杜〕本爵杜茂〔馬〕本爵馬武〔郭〕衆位大人請了〔衆〕請了〔郭白〕今當萬歲千秋之日少時登殿一同拜壽香煙飄渺聖駕臨朝分班伺候〔四太監光武帝同上〕〔劉引〕香煙飄渺紫氣東來〔詩〕寶篆沖開紫氣臨白水起義坐龍廷黃道吉日登九五五穀豐登樂太平〔白〕寡人漢光武昔走南陽多虧衆位皇兄幫助鄧先生妙算削除莽賊重興漢室自登基以來四海安靜真乃福澤無疆衆卿衣冠齊整敢是向寡人祝壽〔衆〕萬歲臣等拜壽〔劉〕內侍傳孤旨意命光祿寺大擺御宴君臣同樂〔太監〕領旨〔劉〕可嘆啊可嘆〔衆〕聖上龍心不悅臣等未解其情〔劉〕衆位皇兄俱已往朝與寡人慶壽惟有姚皇兄鎮守草橋關受盡風霜孤心不安〔馬〕萬歲旣然思念姚皇兄何不將姚家父子調進京來陪王伴駕〔郭〕且慢萬歲

將姚皇兄調進京來倘若柳蠻反叛何人抵擋有道是一載干戈動十載不太平〔馬白〕萬歲何不命馬杜岑三人鎮守草橋料然無事〔劉白〕就依三位皇兄所奏宣朕旨意至草橋關調換姚期即日回都退班〔太監光武同下〕〔兵士八人兩邊分上〕〔馬杜岑〕衆將官帶馬草橋去者〔衆人同下〕〔二旗牌姚期同上〕〔姚引〕終朝邊塞征胡奴掃滅蠻夷定山河〔詩〕塞北干戈起戰爭南征北剿拜元勳將令一出山搖動鎮守邊關掃烟塵〔白〕老夫伴駕王姚期漢室爲臣奉命鎮守草橋可恨王郎賊子約齊各洞苗夷屢次攻打草橋被俺父子血戰爭先才得兩家罷兵停仗咳不知何日才能卸甲正是旌旗電閃遮日月轅門鼓响震天關〔中軍上白〕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喚啓王爺聖旨下〔姚白〕何人押旨前來〔中軍〕馬杜岑三位王爺〔姚〕吩咐擺隊相迎〔中軍〕擺隊相迎〔四侍

齋上擺隊家人同下

〔馬杜岑兵同上過場下〕

〔魏期中軍四侍衛同上作出城狀〕〔杜上白〕啊，姚皇兄，〔姚〕啊，杜皇兄，〔杜〕待我下馬，〔姚〕不必下馬，請〔馬上白〕啊，姚皇兄待我下馬，〔姚〕馬皇兄不必下馬，請〔岑上衆人同作進城狀下〕

〔姚馬杜岑中軍侍衛同上〕〔岑〕見聖旨下跪，〔姚〕

萬歲，〔岑白〕宣讀詔曰：孤王思念功臣，調姚皇兄進京，陪王伴駕，草橋之事，付與馬杜岑三位皇兄執掌，欽哉謝恩，〔姚白〕萬萬歲，有勞三位皇兄奉旨前來，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馬杜岑〕豈敢，姚皇兄鎮守草橋，柳蠻不敢犯界，吾等佩服，〔姚〕誇獎了，〔馬杜岑〕我等到此，就該開度，〔姚〕中軍看印，〔衆拜印〕〔姚〕三位皇兄鎮守草橋，可喜可賀，〔馬杜岑〕豈敢，姚皇兄幾時起程，我等長亭餞行，〔姚〕準備明日起程，告辭了，〔姚作上馬狀下〕〔馬杜岑〕明日準備酒宴，長亭餞行，〔衆人同下〕

〔姚妻姚剛姚能同上〕〔姚妻引〕夫君正朝堂，使我樂

安康，〔熊〕文韜武略廣，〔剛〕力大逞剛強，〔剛熊〕母親，〔姚妻〕罷了，坐下，〔剛熊〕謝母親，父親今日上關，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姚妻〕想你父鎮守草橋，那得一時安閒，坐在一傍，聽爲娘道來，〔唱二簧搖板〕但願得四下裏狼烟掃盡，一家人回朝轉樂享安甯，〔旗牌在幕內白〕王爺回府，〔魏期上唱二簧搖板〕馬杜岑奉王命草橋來鎮，調老夫轉回朝侍奉當今，〔姚妻〕王爺，〔姚〕夫人，〔剛熊〕參見爹爹，〔姚〕罷了，坐下，〔剛熊〕謝爹爹，〔姚妻〕王爺今日下關，爲何甚遲，〔姚〕夫人那裏知道，今有聖上思念功臣，聖旨到來，調老夫進京，陪王伴駕，草橋之事，付與馬杜岑三位執掌，〔姚妻〕我主乃有道明君，〔姚白〕夫人那裏知道，今有郭榮在朝專權，有道是伴君如伴虎，晝夜不安甯，一朝龍顏怒，四體不週全，〔剛白〕啊，爹爹，俺父子鎮守邊塞，有十大汗馬功勞，怕那奸賊何來，〔姚白〕哽，夫人，你看姚剛性情倔強，力大無比，此番進京，夫人要嚴緊教訓，〔姚妻〕想二子自有妾身照管，王爺不必過慮。

〔姚白〕好。姚剛姚能。打點行李。隨爲父明日起程。
〔剛能〕遵命。〔姚〕正是。交付兵權印。〔姚妻剛能〕同朝見明君。〔衆人同下〕

〔馬杜岑八兵同上。姚姚妻剛能同上。姚〕啊。三位皇兄。俺姚期有何德能。怎敢勞動衆位皇兄。長亭餞行。〔馬杜岑白〕姚皇兄。你我亦非一日之交。何出此言。〔姚〕姚剛姚能。見過你三位叔父。〔剛能〕是。參見三位叔父。〔馬杜岑〕罷了。此二位是誰。〔姚〕兩個犬子。〔馬杜岑白〕原來是少王爺。日後必是皇家棟樑。〔姚〕誇獎了。〔馬〕來來看酒。姚皇兄。待俺老馬把敬你三大盃。〔姚〕叨擾了。〔唱西皮搖板〕衆皇兄。賜我的餞行酒。大家同飲太平酒。長亭拜別我就拱一拱手。回朝參王在那五鳳樓。〔姚領妻剛能同下〕

〔馬〕衆將官。將姚字旗號砍倒。換上馬杜岑旗號。〔杜岑〕且慢。倘若柳蠻反。上何人抵擋。〔馬〕二位皇兄。那柳蠻不來便罷。倘若來時。你我三馬連環。出得城去。殺他個落花流水。〔杜岑〕好。衆將官。好好把守。〔衆兵應聲下。馬杜岑同下〕

〔四大監劉郭妃同上。劉引〕每日宮庭多歡笑。飲御宴酒樂逍遙。〔郭妃引〕陪伴君王多有道。文臣武將賀聖朝。〔白〕妾妃見駕。吾皇萬歲。〔劉白〕平身。〔郭妃〕萬萬歲。〔劉〕賜坐。〔郭妃〕謝坐。〔劉〕梓童。寡人聞報姚皇兄已到京都。今日入朝謝恩。寡人意欲移在太和殿等待。梓童意下如何。〔郭妃〕妾妃陪駕。〔劉〕內侍。擺駕太和殿。〔太監〕是。〔劉唱二簧原板〕想從前老王爺治國清正。有王莽起歹心謀位。乾坤用藥酒毒平帝。慘傷命盡。十八載才除惡。孤立中興。〔郭妃唱二簧原板〕萬歲爺休提那前朝奸佞。自古道一朝君一朝臣。順天而行。〔劉唱二簧原板〕內侍。臣與孤王把旨傳定。速宣詔姚子匡開國元勳。〔太監白〕領旨。〔大監下〕〔劉唱二簧原板〕將御宴擺至在太和殿進候。姚期孤與他同飲談心。〔姚太監同上。太監〕隨咱家來。〔姚唱二簧原板〕皇恩浩詔。老臣宮庭獨往。龍恩重愧無報。心意徬徨。轉過了望花亭。品級台上。按戎裝卸甲。胄朝見君王。〔白〕臣姚期見駕。吾皇萬歲。〔劉〕皇兄平身。〔姚〕

萬萬歲。娘娘千歲。〔郭妃〕平身。〔姚〕謝娘娘。〔劉〕姚皇兄把草橋之事奏與朕知。〔姚〕容奏。〔唱二簧原板〕數萬兒郎邊關鎖鑿夷不敢擾邊庭。干戈安靜民安定。萬里江山歸聖恩。〔劉秀唱二簧原板〕老皇兄鎮邊關晝夜勞頓。朕親自賜香醪以待忠臣。〔姚唱二簧原板〕萬歲爺賜老臣皇封御飲。願吾主駕千秋福壽康甯。〔郭妃〕萬歲。姚皇兄乃開國元勳。妾妃要敬一樽。〔劉〕姚皇兄。娘娘要敬酒一樽。

上天台

〔劉在幕內喊〕擺駕。〔四大監漢光武同上〕〔劉唱二簧慢板〕金鐘響玉聲鳴。王登龍廷。漢光武喜的是五穀豐登。君有道民安樂。風調雨順。文安邦武定國。四海昇平。文憑着鄧先生陰陽有準。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內侍臣擺御駕九龍口進。又聽得殿角下大放悲聲。〔郭妃在幕內喊〕擺駕。〔二宮女郭妃同上〕〔郭妃唱二簧搖板〕內侍擺駕上龍廷。萬歲臺前奏分明。〔自〕哎呀。萬歲呀。〔哭介〕〔劉〕梓童為何這

上前謝過娘娘。〔姚〕萬歲。祇有臣敬君酒。那有君敬臣酒之禮。〔劉〕你乃開國元勳。這有何妨。〔姚〕謝萬歲。〔郭妃〕看酒來。〔太監〕領旨。〔郭妃唱二簧原板〕滿滿斟上葡萄酒。釀代駕把敬有功臣。〔姚唱二簧原板〕老臣年邁如霜降。娘娘待臣恩如山。〔劉唱二簧原板〕梓童暫且回宮往。孤與皇兄敘衷腸。〔郭妃先下衆人同下〕

等模樣。〔郭妃〕今有姚剛將我父劍劈府門。求萬歲作主。〔劉〕有這等事。梓童暫且回宮。寡人自有道理。〔郭妃〕謝萬歲。〔哭〕喂呀。〔二宮女郭妃同下〕〔劉〕內侍。〔太監〕有。〔劉〕宣姚期帶子上殿。〔太監〕伴駕王帶子上殿。〔姚在幕內應〕領旨。〔唱二簧倒板〕安定府綁姚剛。怒氣皆發。〔姚剛上姚隨上〕〔姚〕奴才。〔唱二簧搖板〕只氣得年邁人兩眼昏花。郭太師在朝中勢力甚大。滿朝中衆文武誰不怕他。似

這等犯王法兒全然不怕。少刻間見萬歲定把兒殺。〔剛〕爹爹〔唱二簧搖板〕爹爹不必怒氣發。孩兒言來聽根芽。在府門被郭榮百般叫罵。打死了老奸賊不犯王法。〔姚〕唔〔唱二簧搖板〕小奴才說的話真是胆大。打死人還說是不犯王法。〔白〕兒是好漢。〔剛〕兒是好漢。〔姚唱二簧搖板〕是好漢隨爲父參王見駕。少刻間見萬歲誰是誰非。兒要啓奏皇家。〔白〕臣姚期見駕。吾皇萬歲。〔劉〕姚皇兄。你可知罪。〔劉〕臣知罪。但不知罪犯何條。〔劉〕你子姚剛將郭太師劍劈府門。你還不知罪麼。〔姚〕郭老太師也有一行大罪。〔劉〕太師何罪之有。〔姚〕他在府門之外。私立三尺禁地。文官下轎。武將離鞍。萬歲可曾降旨。〔劉〕這個寡人有言在先。未曾降旨。〔姚〕萬歲無旨。斬者無虧。〔劉〕好個斬者無虧。〔剛〕綁壞了。〔劉〕呀。殿角下綁的何人。〔姚〕犬子姚剛。〔劉〕內侍快快鬆綁。不要綁壞了孤的小愛卿。〔太監鬆綁介〕〔姚〕謝萬歲不斬之恩。〔劉白〕非是寡人不斬於你。孤王有言在先。姚不反漢。漢

不斬姚。命你帶領三千人馬。鎮守湖北宛子城。你父子午門一別。下殿去罷。〔姚期姚剛〕謝萬歲。〔姚剛三笑介〕姚白奴才。〔唱二簧搖板〕萬歲爺赦了姚霸林。好似枯木又逢春。手拉姣兒下龍廷。開言叫聲小霸林。此去湖北要改情性。兒不要提刀亂殺人。〔白〕兒來看。〔姚剛〕看什麼。〔姚期唱二簧搖板〕爲父的年邁蒼蒼白如銀。〔叫頭〕姚剛我的兒呀。〔接唱二簧搖板〕好一似瓦上霜風前燈能過幾春。〔剛〕爹爹。〔唱二簧搖板〕爹爹落淚兒悲傷。點點珠淚洒胸膛。在朝爲官有什麼好。一點不到有損傷。倒不如修下辭王表。告職回鄉享安康。在午門辭別生身父。回府去拜上老萱堂。〔三叫頭〕爹爹我父爹爹呀。〔剛下〕〔姚叫頭〕姚剛霸林。噯我的兒呀。〔唱二簧搖板〕金殿去了姚霸林。父子們相會萬不能。轉過金殿梧桐樹。告職回鄉樂安寧。〔白〕臣啓見萬歲。〔劉〕呀。姚皇兄爲何去而復返。〔姚〕臣啓萬歲。臣要告職歸林。〔劉〕皇兄告職還鄉。叫寡人怎能捨得。〔姚白〕要臣在朝伴駕。只須依臣一件。

〔劉〕那一件。〔姚〕萬歲戒酒百日。老臣方能在朝伴駕。〔劉〕祇要皇兄在朝。慢說戒酒百日。就是周年半載。又待何妨。內侍攙扶姚皇兄。〔太監扶姚期起介〕〔姚〕謝萬歲。〔劉唱二簧緊三眼板〕姚皇兄休得要告職歸林。你本是擎天柱一根。漢江山多虧了皇兄所掙。叫寡人怎捨得開國元勳。你我是布衣君臣。〔姚接唱二簧原板〕非是臣在金殿告職還鄉。老姚期有一本啓奏吾王。小姚剛打死了太師命喪。怕的是郭娘娘暗害忠良。〔劉唱二簧原板〕孤離了龍書案。〔轉唱慢板〕把皇兄帶定。有寡人傳口詔細聽分明。都只爲牛毛賊興兵犯境。用詭計把皇兄困在邊庭。好一個小愛卿少年英俊。殺牛毛救皇兄得勝回京。孤封他平南王金殿賜飲。郭太師在一傍心懷不平。他二人在金殿結下仇恨。次日裏將太師劍劈府門。今早朝郭娘娘啓奏一本。要寡人將姚剛斬首午門。孤登基也曾把免死牌贈姚。不反漢漢不斬姚。凌烟閣名標。想孤王走南陽東

逃西奔。老皇兄接駕在那白水西村。孤念你老伯母懸樑自盡。孤念你孝三年改三月。孝三月改三日。孝三日改三時。孝三時改三刻。孝三刻改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刻三分。扶保乾坤。孤念你爲孤王費盡辛勤。孤念你幼年。東蕩西除。南征北戰。馬不停蹄。到如今二目昏花。兩鬢蒼蒼。卿還是忠心耿耿。孤念你是一個開國老臣。勸皇兄你把那愁眉展盡。勸皇兄你那裏但放宽心。此一番進宮去定驚陪罪。你把那好言奉進。郭娘娘降下罪有孤擔承。適才問卿遞本降旨已準。寡人戒酒不聽讒言。孤王是有道明君。姚皇兄。姚子匡。伴駕王。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聲。放大了膽。一步一步隨定了寡人。〔姚唱二簧原板〕萬歲爺待老臣恩似山海。老姚期粉身碎骨理所應該。自盤古那有臣把君酒來戒。這也是幼年間東蕩西殺。南征北戰。買動了王的心懷。我還怕誰來。〔同下〕

黎錦暉
新歌集

黎錦暉先生
明月之歌

以上二書皆係黎錦暉先生近著按黎先生爲中國唯一作曲大家其各種傑作香豔旖旎唱讀一過備極美感且內容與市上普通版本完全不同故愛好黎先生之音節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內容與衆不同 售價比衆特廉

黎錦暉新歌集一冊
原價每冊四角五分
特價每冊三角二分

明月之歌一大厚冊
原價每冊國幣四角
特價每冊二角八分

上海山東路教育書店發行

西 施

戲情

列國時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降了吳國。手下的臣子，只有一個范蠡，很有計謀，常常和他商議。范蠡時常出外訪求賢士，好替越王與國復仇。有一天走到苧蘿村，看見了一個美女，在溪邊浣紗，一問，知道名叫西施。心中就想將他獻給吳王，好教吳王迷於女色，不理國政，那就容易攻伐他了。當時就和西施商議。西施不但貌美，而且很知愛國，就慨然允許。這時吳王有一個臣子叫伯嚭，乃是個貪財之人。范蠡想送些財帛與他，請他設法，將西施獻給吳王，就請大夫文種到吳國行事。文種一到吳國，事果成功。吳王一見西施，甚為歡喜，便將越王放了回國。雖有伍子胥諫阻，吳王只是不聽。西施既進吳宮，吳王果被迷惑，一切國政，都不去理。越王回國之後，臥薪嘗胆，教養人民，訓練軍隊。數年之後，乘吳王攻伐齊國，就興兵伐吳。吳王戰敗，自刎而死。越王將西施迎回，賜給范蠡為妻。范蠡也就辭了官職，和西施乘着船泛遊五湖。他是知道越王為人，是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

登場人物表

西	施 (青衣)	吳	王 (淨)	東	施 (彩旦)	伯	嚭 (丑)	伍	子胥 (老生)
越	王 (老生)	范	蠡 (老生)	文	種 (老生)	御	馬官 (丑)	王	媽媽 (彩旦)
處	女 (武旦)								

〔正員伯語王孫駱馮同上〕〔伍〕我乃相國伍員是也。〔伯〕太宰伯嚭是也。〔王〕上大夫王孫駱是也。〔馮〕中大夫馮同是也。〔伍〕衆位大人請了。〔衆〕請了。〔伍〕吳王升殿。你我分班伺候。〔內臣吳王夫差上〕〔吳王詩〕百戰霸諸侯。東南掌握收。江頭擒勾踐。纔報舊冤仇。〔白〕孤吳王夫差是也。承先王基業。戰勝東南諸國。久爲霸主。前者滅了越國。將越王勾踐帶回我邦。把他囚在石室之中。就命他與孤家看馬。不覺已是三載。這且不言。看今日天氣晴和。欲往城外錦帆涇賞玩風景也。曾傳命執事人等城外伺候。那越王勾踐。他也是一國之主。孤就命他當個前馬。好教我國人民看見。人人知道孤家的威風。衆卿吩咐排駕。隨寡人錦帆涇去者。

〔衆白〕領旨。

〔越王執鞭作牧馬介上〕〔越白〕哎。〔唱二簧原板〕嘆孤王遭不幸。江山盡喪。祖宗業變作了國破家亡。都只爲動刀兵。無能相抗。無奈何。君臣上下合家大小。前去投降。想孤王坐江山。民饒地廣。到如今只

落得夫爲奴妻爲妾。困在吳江。每日裏來看馬淚流臉上。但不知何日裏纔返家鄉。〔白〕孤家越王勾踐。只因與吳國交鋒大敗。而回。君臣上下前去投降。吳王將我囚在石室之中。每日與他看馬。不覺已是三年。那大夫范蠡。廣有智謀。前者用計脫身。回到越國去了。不知他回國之後。有何妙計能救孤王。思想起來。好不教人傷痛。〔淚介〕哎。想我勾踐也是一國之主。如今落得這般光景。那亡國之慘。就是這樣的下場頭吓。〔哭介〕〔唱二簧搖板〕國破家亡身未喪。汪汪淚眼看江山。〔御馬官上白〕吳王駕下威風大。御馬隊裏我爲尊。我乃吳王駕前專管看馬官兒。便是。只因吳王明日出游。吩咐越王勾踐預備馬匹。前往伺候。勾踐在那裏。〔越〕小人在此伺候。〔御馬官〕你看這個奴才。不好好的當差。在此哭哭啼啼。作甚麼。〔越〕小人不會啼哭。〔御馬官〕你終日眼淚不乾。想是甘心作奴。是不是呀。誰教你要亡國呀。你如今還想回國作你的國王不成麼。哎。我勸你死了心罷。你後悔也來不及。

了。我來告訴你。你可抖起來了。明天吳王要出城遊玩。命你預備馬匹前去伺候。教你當個前馬。這是頂露臉的差事。你可好好的往上巴結。不許愁眉哭臉的。你若是不好好的當差。回來錘折你的狗腿。聽見了沒有。〔越〕是是是。長官吩咐。小人不敢怠慢。〔御馬官〕甚麼東西。〔越〕哎。作了這亡國奴。好不可慘也。〔唱二簧搖板〕無奈何。我只得牽馬面往。作了這亡國奴。無有下場。〔下〕

〔范蠡上引〕大好河山。歎君王一去不還。〔坐介〕家院暗上。〔范〕下官范蠡。字少伯。官居越國上大夫之職。只因我國不幸。與吳國交戰。大敗而回。君臣前去吳邦。身爲囚虜。是我用盡智謀。求吳王左右。放我回國。只可歎越王囚在吳邦。已經三載。並無良策搭救。越王意欲求訪賢才。共圖良策。不免改換衣裝。到處訪求便了。〔范改裝出門介〕出得門來。好天氣也。〔范唱西皮原板〕想我邦原本是民多地廣。爲征戰遭不幸。土地淪亡。我國主去投降。君臣悲慘。只落得去看馬受辱。吳江。我這裏念君王空

勞盼望。但不知何日裏再返家邦。〔自〕一路行來。不覺已過山陰。不免且到諸暨地方走走。〔接唱〕行過了山陰地。天清日朗。且往那諸暨縣再作商量。〔下〕

〔西施攜籃上唱西皮慢板〕西施女生長在苧蘿村裏。沒多少開懷事。常鎖雙眉。只爲著守清寒柴門近水。每日裏浣紗去。又傍清溪。怕只怕負青春嬌容自惜。對清溪時。照影自整羅衣。〔白〕奴家西施。小字夷光。苧蘿村人也。生長寒門。青春自惜。每日在溪邊浣紗。倒也清閒自在。今日天氣清和。我不免去到溪邊浣紗一回便了。〔接唱〕手攜着小筠籃。溪邊浣洗。但不知衆女伴爲甚來遲。〔浣紗介〕浣紗三人同上。〔念〕溪邊同照影。各自妒娥眉。〔相見介〕〔衆白〕西施妹妹。你今日來得甚早呀。〔西〕衆位姐姐。爲何來遲。〔甲〕我同着二位妹妹。適纔曾到尊府相邀。誰知妹子你已先來了。〔西〕小妹也不過剛剛到此。〔甲〕如此我們且到那廂浣洗一回。稍待一同回去如何。〔西〕如此請。〔同下〕〔范上唱二

〔雙搖板〕來到了苧蘿村，停鞭審視，看那邊浣紗女子絕世芳姿。〔白〕且住，看那溪邊有一浣紗女子，美麗非常，這是何人。〔看介〕我看這女子天姿國色，世間少有，想我范蠡爲國勤勞，已近中年，尚無室家之樂，若得與此人成爲婚配，可算得三生有幸了。〔想介〕咳，如今國家多難，這妻室之事，那裏還能提起。待我打馬去者。〔轉身介想介〕且住，看這女子神采非凡，定然不是尋常之輩，待我上前問他的名姓，這又何妨。吓，小娘子，卑人拜揖。〔西〕客官萬福。〔范〕我看小娘子神采非凡，一定不是尋常之輩，請問小娘子上姓，何方居住，請道其詳。〔西〕妾身姓施，住在苧蘿山下，世居西村，因此喚作西施。〔范〕久聞苧蘿村中有一女子名喚西施，原來就是小娘子，失敬了。〔西白〕不敢，請問客官上姓。〔范〕卑人上大夫范蠡。〔西〕吓，原來是范大夫，賤妾不知，多有得罪。〔范〕豈敢。〔西〕久聞大夫跟隨越王到了吳邦，怎麼能夠回來。〔范〕下官隨定越王到了吳邦，是我用盡智謀，求吳王左右放我回

來。〔西〕原來如此，吓大夫，不知越王現在吳邦怎麼樣了。〔范白〕小娘子問那越王麼，我那越王現在吳邦與吳王看馬，呀呀呀。〔哭介〕〔西〕哦，那越王現在吳邦與吳王看馬麼，我想越王乃是一國之主，如今落在他邦與人看馬，好不傷痛人也。〔范嘆介〕小娘子吓。〔范唱二六板〕提起來好教我心中痛恨，空有這救國志，怎奈無人。〔西〕大夫恨着何來。〔范〕小娘子，我想越邦有數千里之地，人民有數百萬之衆，竟無一人替我越國前往吳邦報仇雪恨，豈不教人痛恨。〔西〕聽大夫之言，好教我十分忿恨，難道我越國之中，竟無一人能夠前去報仇不成。〔范看介想介〕〔范〕呀，小娘子，我看此事不免應在小娘子身上，只要小娘子依允，那亡國的大仇就報得成了。〔西〕奴家是個懦弱女子，怎能前去報仇。〔范白〕小娘子若肯前去，一定成功。〔西〕此話怎講。〔范〕小娘子有所不知，那吳王夫差乃是酒色之徒，只要小娘子情願前去，我便將小娘子進與吳王，那吳王必然見喜，定將越王釋

放回來。小娘子在吳王宮中隨機應變。報仇之事又有何難。〔西〕依大夫之見。是要將我進於吳王。麼。〔范〕不敢。只要小娘子前去。必然成功。〔西〕大夫既有報仇之心。難道我作女子的就無救國之意。只聽大夫吩咐。賤女是一定依從的。〔范〕如此說來。小娘子是情願前去吳邦的麼。〔西〕情願前去。〔范〕哎呀呀。小娘子既有救國之心。將來越國重興。都是小娘子之功。小娘子請上。受下官一拜。〔西〕折殺奴家了。〔同拜介〕〔范唱二簧搖板〕祇因越國久喪敗。下官無計可安排。難得娘行多慷慨。報仇全仗女英才。〔西唱搖板〕大夫不必掛心懷。爲國報仇也應該。我去吳邦無掛礙。留名萬載女裙釵。〔范〕小娘子安心等候。待下官命人前去吳邦安排一切。再來奉請。〔西〕任憑大夫。〔范〕如此告辭。〔西白〕後會有期。〔范下〕〔西〕適纔聽范大夫之言。真乃是忠義之士。我若得配此人。也不枉我西施平日的志氣呀。咳。現在國家多難。那范大夫也不能計到室家之事。這也不必提起了。等他來時再

作計較。正是憑將絕世如花貌。去作報仇雪恨人。〔下〕

〔四兵四將四朝臣二內侍吳王同上〕〔吳念〕遊玩錦帆。天氣正清明。〔白〕內侍。車輦可曾齊備。〔內侍〕俱已齊備。〔吳〕傳勾踐進見。〔內侍〕大王有旨。勾踐進見。〔越扮馬夫〕〔越內白〕來也。〔上唱搖板〕國破家亡爲廝養。含羞忍垢拜吳王。〔進見跪介〕勾踐參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吳〕勾踐。孤王今日出城遊玩。命你當一前馬。須要小心。〔越應繞場下。連場衆人上〕

〔吳〕前面甚麼所在。〔內侍〕乃是錦帆涇。〔吳〕錦帆涇去者。〔繞場〕〔吳〕前面又是什麼所在。〔內侍〕乃是鬥鷄坡。〔吳〕鬥鷄坡去者。〔繞場〕〔吳〕今日之遊。甚是歡暢。天色已晚。擺駕回宮。〔內侍〕擺駕回宮。〔衆同下〕

〔西病妝上念〕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唱二簧慢板〕坐春閨。只覺得光陰似箭。無限的閒愁恨。盡上眉尖。奴這裏心中痛。玉容清減。夜不眠。朝慵起。又向誰言。〔白〕我西施。

自從那日在那溪邊與范大夫相見之後。不覺已是三月有餘。那范大夫命人前往吳邦之事。不知怎麼樣了。我這裏終日愁悶無法可解。不覺心疼起來。好不煩悶人也。〔捧心介〕東施上念：奴家芳名叫東施。終日擦粉抹胭脂。苧蘿村內佳人。一個西施一個東施。〔白〕我東施爲甚麼叫作東施呢。祇因苧蘿村內慣出美貌的小佳人。我們妹子夷光住在西村。故此喚作西施。小奴家住東村。人都喚我叫東施。我們姐兒倆一個樣的花容月貌。我妹子他會修飾打扮的。別提多麼邊式。我時常也得學學他。纔顯得我們姐兒倆是一樣的標緻。不是。今兒個聽見我妹妹他病了。是我約了王媽媽來瞧瞧他。那王媽媽老不見來。我等不及了。我一個先來看。到此已是待我進去。哎呀。爲甚麼這麼靜悄悄的。〔西嚀吟介〕東：妹妹我來了。你病的怎麼樣了。〔西〕原來是姐姐。姐姐請坐。小妹妹心中十分疼痛。日重一日。如何是好。〔東〕妹妹你那心裏頭要放寬些。不用整天想着小白臉。把自

己身體給弄壞了。你瞧你姐姐比你長大幾歲年紀。我還格外保重哪。若是整天的想這個愁那個。把你我的花容月貌弄得玉碎珠沉。那不是賠了本略麼。〔西〕姐姐金玉之言。小妹妹記下了。但是心中總是悶悶不樂。這便怎麼處。〔東〕妹妹你要是跟你姐姐學。管保你有好處。〔王媽背藥囊上念〕人說我醫道好。管保藥到命不保。〔白〕我王媽媽便是。只因東施姑娘約我去看西施姑娘的病。急急趕來。到此已是待我進去。吓。東施姑娘你到先來了。〔東〕來了半天了。〔王〕西施姑娘病體怎麼樣了。〔東〕他心疼的很。你快給瞧瞧罷。〔王〕姑娘怎麼樣了。〔西〕媽媽請坐。我心中疼痛數月有餘。今日越發的沈重了。〔捧心介〕王：姑娘不要着急。吃了我的藥。管保就好了。〔西〕我這心病不是藥可以治得的。〔王〕什麼話。只要吃了我的藥。准保手到病除。〔作診脈介〕東：哎呀。你看我妹妹皺起眉頭。用手捧着心。比他平日的容顏格外的好看。瞎好極。咯好極。咯。待我來慢慢的學習一回。〔坐鏡

眉介捧心介。哎吓。哎吓。哎吓。王媽媽。我心裏疼。哎吓。哎吓。我心裏疼得很。〔王〕怎麼。西施姑娘心疼。難道你也傳染心疼麼。〔東〕疼得很。〔王〕這倒巧得很。我也候候脈。〔診介搖頭介〕沒有病吓。〔東白〕唉。怎麼說我沒有病吓。心疼得很。〔王還看介作吐介背白介〕〔王〕你看他學西施姑娘的病態。不但我受不了。〔向台下白〕光莫你們諸位也受不了罷。〔向東〕得了。得了。你不用吃藥了。你回去把西施姑娘的捧心樣子。好好的學習學習。等那拉煤球的過來。把你攆上。你的病就好了。〔東笑介〕〔東〕什麼東西。〔王〕別玩笑了。我們把西施姑娘攆進房去。教他好好的養着吧。〔扶西下〕

〔范上白〕祇因亡國痛。終日不開眉。下官范蠡。前者在苧蘿村上。得見西施。意欲將他獻於吳王。他已然應允。但是送與吳王。必須有人先容。我想那太宰伯嚭。是個貪財之輩。不免命人前去送些財禮。求他暗中相助。大夫文種。廣有志謀。可以去得。已命人前去請文大夫。過府商議。爲何不見到來。

〔家院上白〕文大夫到。〔范〕快快有請。〔文種上白〕悲傷亡國恨。忠耿小人心。吓。范兄。〔范〕文兄來了。請坐。〔文〕范兄相招。有何見諭。〔范〕只爲越王久困吳國。我們當臣子的。晝夜不安。我想那吳王。乃是酒色之徒。我已訪得美女西施。意欲獻於吳王。必須有人在吳王面前暗中相助。那太宰伯嚭。是個貪財之輩。意欲相煩文兄。前往吳邦。將財禮送於伯嚭。求他暗中相助。文兄是料無推辭的了。〔文白〕爲國勤勞。那有推辭之禮。我便即刻前去便了。〔范〕如此甚好。這明珠百顆。黃金百鎰。還有書信一封。文兄收下。〔文接介〕〔范〕文兄聽了。〔唱搖板〕文兄此去到吳邦。見了太宰說端詳。吳王面前多仰仗。只要求他放越王。〔文唱〕范兄不必多話講。此去吳邦走一場。太宰必定心歡暢。準備奇謀救越王。〔下〕〔范唱〕一見文兄登程往。不由范蠡遂心腸。但願越王身無恙。重興霸業定家邦。〔下〕

〔四隨侍伯嚭同上〕〔伯嚭搖板〕朝罷回府心歡暢。〔隨侍下〕一人無事坐中堂。〔家院上白〕稟相爺。有越

國大夫文種求見〔伯〕文種前來作甚喚他進來
 〔文進跪介〕〔文種白〕太宰在上文種拜見〔伯〕罷了
 起來〔文起立介〕〔文〕謝太宰〔伯〕文種前來則甚
 〔文〕大夫范蠡多感太宰活命之恩無以答報爲
 此特備明珠百顆黃金千錠前來獻於太宰求太
 宰笑納〔伯〕吓那范大夫命你前來送禮物與我
 麼〔文〕正是〔伯大笑介〕〔伯〕那范大夫太多禮了
 〔文呈禮物介伯收介〕使不得使不得〔文〕不成敬意
 求太宰笑納〔伯〕如此不能推辭待我便收下了
 吓文大夫你遠來辛苦請坐請坐〔文〕太宰在上
 那有賤臣的坐位〔伯白〕哎呀我們俱是一殿之
 臣我與大夫乃是舊友焉有不坐之理請坐請坐
 〔同坐介〕〔伯白〕范大夫可好〔文〕託太宰洪福還
 算安康〔伯〕好好好大夫你好吓〔文〕賤臣也好
 〔伯大笑介〕〔伯〕大夫〔文〕太宰〔伯〕咳想你那越
 王在石室之中替吳王看馬已是三載有餘甚實
 可憐我想吳王越王俱是一樣的國王怎樣好端
 端的教人家看起馬來呢〔文〕亡國之君多蒙吳

王不斬之恩越王不勝惶恐〔伯〕等得機會下官
 倒要替越王多多的說上幾句好話呢〔文叩拜介〕
 〔文〕多謝太宰〔伯扶介〕〔伯〕太謙了太謙了〔文〕
 賤臣此來正要太宰格外用情〔伯〕我曉得了曉
 得了〔文〕祇因范大夫感激吳王放他回國聞聽
 吳王喜愛美人也會訪得美女名喚西施有傾城
 傾國之貌意欲進於吳王不敢冒昧特來懇求太
 宰先容〔伯起執文手介〕〔伯〕哎呀呀那范大夫要進
 美女與吳王麼〔文〕正是〔伯〕妙極了妙極了我
 們吳王最喜的就是美人曾教下官到處的訪求
 無奈總是沒有范大夫若是來進美女吳王一見
 定然歡喜那時節便把越王放回國去也未可知
 〔文叩頭介〕〔文〕全仗太宰〔伯扶介〕〔伯〕多禮〔文〕
 賤臣回去告知范大夫將那西施速速獻來就是
 〔伯〕妙極妙極早去早回〔文〕告辭了〔伯〕恕不
 遠送〔文下〕〔伯大笑〕哈哈哈那范蠡真真有趣送
 了我這樣的厚禮還要獻甚麼西施美人與我吳
 王可以算得是識時俊傑我既受了人家的厚禮

自然要重重的酬報人家。什麼賣國不賣國。有人來買我。又何必不賣我。又何必不賣呢？」〔下〕

〔文上唱搖板〕一心要把冤仇報。登山涉水不辭勞。〔白〕下官文種。奉了范大夫之命。去到吳邦。賄求伯嚭。幸喜如願。而回。不免急速回國。報於大夫知道。就此馬上加鞭。〔唱西皮搖板〕急急加鞭往前走。見了大夫說從頭。〔下〕

〔范上唱搖板〕都只爲我越邦人民不幸。留下了亡國恨。忍死偷生。憑仗着西施女報仇雪恨。等候他到吳國見機而行。〔白〕下官范蠡。前者在苧蘿村中得見西施。意欲將他獻於吳王。幸喜如願。已將西施接到府中。教成歌舞。大夫文種也從吳國回來。太宰伯嚭尤爲相助。我不免親送西施前往。吳邦便了。〔唱搖板〕救國奇謀安排定。要報深仇仗美人。〔下〕

〔門官上念數板〕我的小小名。小名叫作人人愛。也不怕倒好。也不怕栽。學會了三齣半戲。就下海。超等的名角。擇吉登台。也不是羣英會的老黃蓋。也

不是打麵缸的小張才。我就是黃天霸的爸爸。叫黃三太。我就是捉放曹的陳公台。頭天打泡。就是譚鑫培的珠簾寨。八大鮑代斷臂。好像黃金台。要到了抱犢崗。簡直就是賽晁蓋。一起闖到租界上。又想把會來開。我不會搭台。竟會拆台。溜到了天津。又趕到上海。急忙掛起護法的大招牌。兜了兜圈子。吃大菜。雙雙檯花酒。八圈牌。南北一樣作買賣。看看風頭我再來。我再來。我守門官便是。只因越國進來的。美人西施。生得是天上少有。地下難尋。今日從這閨門進城。要看的人太多了。我就定下了章程。每一個人收他一個銅子。想着不爲過分。你想一個銅子。看一回西施。不比花兩塊大洋。看一回梅蘭芳便宜的多麼。這時快要到了。左右打道。〔到介坐介〕〔百姓八人同上〕〔百姓〕兄弟們。今天聽見西施要進城了。那是天上少有。地下難尋的。美人。我們趕快去看罷。〔到城門介〕每人納一錢介。〔門官〕左右吩咐他們。好好的站立兩旁。規規矩矩。的不許擾亂秩序。〔西內唱倒板〕辭別了會稽城。淚

流滿面。〔四隨侍范乘馬西乘轎同上〕〔西唱〕有多少傷懷事難對人言。我心中怎免的柔腸寸斷。要收這越國的破碎山川。孤身女到他邦何時回轉。此一去成敗局全靠蒼天。〔隨侍范門官下〕〔百姓〕兄弟們你看這西施真是天仙下界。神女臨凡。我花了一個大錢看了一回。靈魂鬼都被他勾去了。怎麼好。哎呀怎麼好。勾去了。〔倒地介衆扶介下〕

〔四侍臣伍員、鬲吳王同上〕〔吳〕錦綉山河吳地記。傾城顏色越邦人。〔伯〕啓奏大王。今有越國上大夫范蠡進獻美人。午門伺候。請王傳旨。〔吳〕宣他上殿。〔伯〕大王有命。范蠡帶同美人上殿。〔范西同上〕〔范〕前來吳殿上。〔西〕低頭拜敵人。〔跪介〕〔范〕賤臣范蠡參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吳〕平身。范蠡所獻美人叫何名字。〔范〕名叫西施。〔吳〕叫他抬起頭來。〔西〕賤妾西施參見大王。〔吳驚喜大笑介〕〔吳〕那西施果有傾國傾城之貌。真是天上少有地下難尋。內侍快送娘娘進宮。〔侍應介〕〔西〕謝大王。〔吳〕范蠡一片誠心。前來進獻美人。孤當重加封賞。〔范〕大王厚恩。賤臣十分感激。但是越王尙在拘囚之中。賤臣不敢領封。〔吳〕越王在此三載有餘。甚也謹慎。前者孤家身染重病。越王也會爲孤家嘗糞。可算得十分忠心。今日范大夫進獻美人。看在大夫的分上。將越王釋放回國。教他君臣相聚便了。〔范〕大王天高地厚之恩。釋放越王回國。越王勾踐感激大恩。粉身碎骨不能圖報了。〔吳〕內侍傳旨。越王勾踐。王服上殿。〔伍〕且慢。臣啓大王。那越王勾踐長頸鳥喙。乃是陰險之人。前者身爲囚虜。大王就該將他賜死。以除後患。如今反要放他回國。此乃縱虎歸山。不能復制。請大王三思。〔吳〕那越王勾踐感激孤家的大恩。焉有報仇之理。卿家不必多疑。〔伍〕大王不聽忠言。將越王釋放回國。他日必定前來報仇。大王貪戀女色。不計後患。臣恐他日糜鹿遊於姑蘇台上。臣不忍大王身爲囚虜也。似今日之越王。那時大王悔之晚矣。〔吳王大怒拍案介〕〔吳〕呸。胆大伍員。竟敢辱罵孤家。該當何罪。若不念你從前的功勞。一定將你斬首。

武士們將他趕出朝門。〔轟伍介〕「伍」忠言不入耳。亡國在眼前。〔頓足下〕「越王王福同上」〔越〕三年吳地爲囚虜。今日生還再見天。〔跪介〕罪臣勾踐見駕。大王千歲。〔吳〕越王請起。〔越〕千千歲。〔吳〕越王在此三載有餘。十分謹慎。今日放你回國治理。臣民永爲我國屬地。須要小心。〔越〕大王天高地厚之恩。罪臣粉身碎骨。不能圖報。便當子子孫孫永爲屬國。小心盡職。答報洪恩。〔吳〕這便才是范蠡送爾主回國。好生輔佐於他。不要忘了孤家大恩。〔范〕賤臣此番回國。定當輔佐勾踐。報答大王。生世世不敢忘德。〔吳〕如此甚好。爾等去罷。〔范越〕罪臣叩辭。〔同下〕「伯」臣啓大王。那伍員前日出使齊國之時。把他的兒子寄在外邦。一定有謀反之心。大王若不將他賜死。他日定有後患。大王悔之晚矣。〔吳〕太宰之言是也。但是伍員曾立過大功。不忍將他斬首。孤便賞他一個全屍。將屬鏹劍賜於伍員。教他自盡便了。內侍。爾將此劍賜於伍員。看他自殺之後。回宮交旨。〔內侍下〕「吳」大宰。

此番范蠡進獻美人。卿家也有大功。聽候孤家另加封賞。〔伯〕謝大王。〔吳〕擺駕回宮。〔同下〕
〔伍上歎介〕咳。〔唱搖板〕嘆吳邦遭不幸。危亡難免。恨只恨那昏王不聽忠言。到亡國這情形。不忍看見。只落個哭先王苦叫蒼天。〔自〕俺伍員輔佐先王。成其霸業。今王嗣位之初。尙能勵志圖強。併吞越國。後來信任太宰伯嚭。每日以酒色爲事。今日又聽信伯嚭之言。釋放越王回國。縱虎歸山。將來必定前來報仇。吳國敗亡。就在旦夕。怎不令人痛恨也。〔侍臣上白〕奉了吳王命。來到相國門。吓伍相國。奉吳王之命。將此劍賜於相國。請相國立刻自盡。俺好去回奏。〔伍〕吳王賜劍命我自盡麼。〔侍臣〕正是。〔伍〕昏王吓。想你信任奸黨。不納忠言。還要賜我一死。我伍員生爲忠臣。死爲厲鬼。我死之後。須要將我兩個眼珠挖了出來。懸掛城門之前。我好看見越兵來破吳也。〔唱〕我死後叫昏王挖我兩眼。把眼珠懸掛在城門之前。看他日越兵來。吾言必驗。纔知道我伍員有言在先。〔自〕先王。

吓先王臣伍員就此相隨於地下了。〔自刎介下〕〔侍臣〕相國已死待我回奏吳王便了。〔下〕

〔四朝臣文種同上〕〔文引〕排班迎國主收什舊山河請了今日越王回國衆位大人一同出城接駕。〔衆〕一同接駕。〔出城介四卒上越王范蠡同上〕〔衆〕臣等接駕吾王千歲。〔越〕不想今日又與衆卿相見真乃如同隔世了。〔哭介〕〔范〕大王不必悲傷今日回國君臣同心力圖自強何愁大仇不報。〔越〕范卿之言是也孤家今日回國自當臥薪嘗胆力圖自強衆卿一同回宮。〔同下〕

〔二內侍同上〕〔甲〕人間真富貴。〔乙〕天上有神仙。〔甲〕請了。〔乙〕請了。〔甲〕我們大王自從西施娘娘進宮以來十分寵愛朝歡暮樂把那些國家大事都懶得不管了這也難怪呀我們娘娘真是天仙下界仙女臨凡慢說是大王爺寵愛就是我們當奴婢的看也是喜愛的了不得你不知道麼那西施娘娘的舌頭又香又甜真是世間少有的東西呀。〔乙〕你別胡說八道怎麼西施娘娘的舌

頭又香又甜你都會知道了。〔甲白〕你那兒曉得呀昨天打福建進來一樣海味名叫西施舌大王爺吃剩的賞給我吃了那不是西施娘娘舌頭麼。〔乙〕那算不了什麼那西施娘娘的奶膀子又軟又白要是教你吃一吃管教你渾身都酥起來動也動不得了。〔甲〕你更胡說了怎麼西施娘娘的奶膀子又軟又白你都會知道了。〔乙〕你沒那福氣不是前天吳淞江進來的河豚又軟又白叫作西施乳大王爺吃剩的給我吃了可不是吃了娘娘的奶膀子麼。〔甲〕不要胡說了今天不是娘娘要到百花洲來看採蓮麼大王也要同去鑾駕可曾齊備沒有。〔乙〕都齊備了。〔甲白〕快快請駕罷。〔甲乙〕有請大王娘娘。〔吳王西施同上〕〔吳白〕妃子〔西〕大王〔吳〕今日出城前往百花洲觀看採蓮妃子一同前去。〔西〕妾妃隨侍大王。〔吳〕內侍鑾駕可曾齊備。〔侍臣〕齊備多時。〔吳〕擺駕百花洲。〔侍臣〕擺駕百花洲。〔四龍套四宮女符籙宮扇四宮官上繞場男女分隊各擊船唱採蓮歌上二人唱〕佳期約

定在荷花放。哄奴等到荷花黃。相思病難當。抬起頭來只見月兒光。手摸著胸膛。手著摸胸膛。奴家上了你的當。(二)情人來時奴不在。在家情人又不來。水面蓮花開。水面蓮花開。蓮花開罷情人又不來。小乖乖你不該。難道奴家常不在。(三)情人好比蓮花樣。一進門來滿屋香。愛煞臉兒香。一點朱唇湊在臉上。哄我心裏癢。哄我心裏癢。來回白走了好幾盪。(四)輕輕來到蓮花下。蓮花底下遇著他。手拉著冤家。手拉著冤家。一朵蓮花倒比兩朵大。俏冤家你收下。今宵來會香羅帕。(鑾駕引吳

王西施繞場下。四船娘乘船上鑾駕再上。)(內侍)請大王娘娘登舟。(作登舟介。吹打繞行介。男女各乘船繞行介。男女同下。)(吳笑介)(吳) 妃子今日之游。甚爲歡樂。你看天色已晚。孤與妃子同往館娃宮夜宴。一回如何。(西) 妾妃遵命。(吳) 內侍。(內侍) 奴婢在。(吳) 吩咐館娃宮執事人等。准備夜宴伺候。(侍應下) 宮官女們每人手執蓮花。送娘娘回館娃宮去。(衆應介。各執蓮花擁吳王西施繞場下。內侍上拂塵介。)(內侍) 大王

同著西施娘娘在此夜宴。須要小心伺候。遠遠望見鑾駕來也。(鑾駕吳王西施同上坐介。)(吳) 酒宴可曾齊備。(內侍) 齊備多時。(吳) 呈酒上來。我與娘娘在此痛飲。妃子你飲此一盞。(西) 謝大王。(吳) 妃子你看皓月當空。銀河瀉影。風景甚佳。何不手把芙蓉。在筵前歌舞一回。(西) 妾妃遵命。(吳) 傳旋光進見。(內侍) 傳旋光進見。(旋光上白) 來了。參見大王。(吳) 罷了。命你陪伴娘娘歌舞一回。(旋) 遵命。(吳) 宮女們與娘娘更衣者。(西更衣介。執芙蓉舞介。)(西唱二簧倒板) 見長天四無雲。冰輪乍上十二欄杆接晚涼。我這裏把芙蓉孤芳自賞。(舞介。畢接唱) 任憑他裙帶逐風揚。(吳笑介)(吳) 妃子清歌妙舞。神妙非常。生受你了。斟酒來。孤家飲一大杯。(飲介) 妃子你也飲一大杯。(西飲介。醉介。)(西) 妾妃不勝酒力。不能陪侍大王。望祈恕罪了。(吳) 妃子沉醉。寡人也大醉了。宮女們伏侍娘娘。回後宮歇息去罷。(衆扶吳西同下)

〔文種洩庸計然稽路同上〕〔文〕 我乃上大夫文種。

〔洩〕大司馬洩庸。〔訂〕大夫計然。〔稽〕大夫稽郢。〔文〕列位大人請了。〔衆〕請了。〔文〕越王升殿。你我分班伺候。〔衆〕請。〔四內臣越王同上〕〔越引〕勵志圖強報國仇。寢飲難忘。〔詩〕三載困吳江。幽囚實可傷。從今脫羅網。勵志要圖強。〔白〕孤越王勾踐。自被吳邦戰敗。身爲囚虜。三載有餘。多虧相國范蠡求得美女西施。進與吳王。吳王見喜。方將孤家釋放回國。自從回國以來。臥薪嘗膽。立志圖強。也會命相國范蠡操練人馬。待時而動。不免宣召范蠡上殿。問個明白。內侍宣范相國上殿。〔內侍〕范相國上殿。〔范上自〕忠心扶社稷。上殿見君王。臣范蠡見駕。我王千歲。〔越〕平身賜坐。〔范〕謝坐。〔越〕相國操練人馬之事如何。〔范〕人馬俱已操練純熟。但是軍士們劍法未精。難以制勝。臣聞得南林之中。有一處女。劍法精奇。百發百中。若得此人前來教練軍士。必得成功。〔越〕如此就命相國即刻差人前去聘請。等他來時。好生款待便了。〔范〕臣領旨。〔越〕退朝。〔同下〕

〔四龍套伯嚭同上〕〔伯唱搖板〕吳國大權歸執掌。列邦無有比吳強。中原霸主誰爭長。要勸吳主伐齊邦。〔白〕我乃太宰伯嚭是也。在吳王駕前。言聽計從。惟我所欲。前者相勸吳王。將那越王釋放回國。越王十分感德於俺。時常差人來送財物。也是他一片誠心。這且不言。如今我國兵強馬壯。諸侯畏服。便當趁此機會。爭長中原。好爲霸主。聞得齊國近日大亂。我不免相勸吳王出兵伐齊。想必成功。待俺進宮便了。左右打道上朝。〔唱搖板〕吳國人馬多強壯。去與東齊戰一場。〔下〕

〔處女佩雙劍上念〕劍述精奇敵萬人。埋名隱姓在山林。猿公指授真新妙。劍光一起掃千軍。〔白〕我乃處女是也。向在南林之中。隱姓埋名。精熟劍法。只因越王命使者前來請我。出山教授軍士。隨同使者前往。會稽行高山陰道中。遇見猿公教我。與他比試。更得仙傳劍法。并世無雙。到此以是會稽城外。待我進城便了。正是。憑將絕世青鋒劍。要顯奇能教越人。〔下〕

〔內侍吳王同上〕〔吳唱插板〕

昨日裏夜宴館娃宮。

湖雲漾彩月溶溶。三千粉黛承恩寵。怎及妃子舞從容。舞罷風生簾鉤動。王心歡暢醉醺醺。今日裏晨興身倦困。殿頭獨坐眼朦朧。〔白〕孤吳王夫差自從西施妃子進宮以來。朝歡暮樂。歌管連宵。昨夜館娃宮中飽看妃子歌舞。不覺大醉。今日身體困倦。來在前殿乘涼歇息。這般時候。妃子梳洗想已完畢。爲何還不見到來。〔西上念〕新妝纔罷換羅衫。薄映明霞。〔白〕妾妃見駕。大王千歲。〔吳〕妃子來了一旁坐下。〔西〕謝坐。〔吳〕昨晚孤家沉沉大醉。妃子你也醉了。〔西〕妾妃不勝酒力。望乞恕罪。〔吳白〕妃子清歌妙舞。孤家十分歡樂。生受你了。〔西〕多謝大王。〔內侍上白〕啓大王。太宰伯嚭宮門求見。〔吳〕宣他進宮。〔內侍〕太宰進宮。〔伯上白〕來在深宮內。當面見君王。〔跪白〕臣伯嚭參見大王。大王千歲。〔吳〕平身。〔伯〕娘娘千歲。〔西〕太宰少禮。〔伯〕謝娘娘。〔吳〕太宰進宮。有何本奏。〔伯〕臣啓大王。現在齊國內亂。我邦兵強馬壯。必須點動

大兵前去伐齊。戰勝之後。便可稱霸諸侯。永爲盟主。望大王准奏。〔吳〕太宰之言自然有理。但是孤家自從西施妃子進宮以來。朝歡暮樂。不願遠行。這出兵之事且慢商議。〔伯〕這個。〔西〕大王之言差矣。想我吳國兵強馬壯。諸侯畏服。方今齊國內亂。中原無主。正好乘此機會。爭長中原。天賜機緣。不可再得。還望大王聽信太宰之言。即日興兵力。圖霸業。妾身與有榮幸。〔吳〕妃子你也相勸孤家出兵伐齊麼。〔西〕大王三思。〔吳〕難得妃子深明大勢。不顧私情。孤當准奏。〔西〕大王采納忠言。真乃國家之幸也。〔吳〕就命太宰整頓人馬。大小三軍俱要精練。尅日伐齊。不可怠慢。〔伯白〕臣領旨。〔白〕三軍俱要精練。準備伐東齊。〔下〕〔吳笑〕妃子。〔西〕大王。〔吳〕隨孤王後殿去者。〔唱插板〕十數載擁雄兵。諸侯喪膽。〔西接唱〕滅東齊。如反掌。必霸中原。〔同下〕

〔范上唱〕爲國家每日裏心中暗想。我君臣要同心立志圖強。這幾載操練的兵強馬壯。要報仇等

機會破滅吳邦。〔使者上〕奉命到南林，請來絕藝人參見相爺。〔范〕罷了，命你聘請處女之事如何。

〔使者〕處女請到了。〔范〕快快有請。〔使者〕有請。

處女。〔處女上〕暫歛山林性，來參相府門。相國在上，處女有禮。〔范白〕處女少禮，請坐。〔處女〕有坐。

〔范〕難得處女下山相助，真乃我國之幸也。〔處女〕相國為國勤勞，處女理當盡力。〔范〕豈敢相煩，教練士卒武藝劍法，幸勿辭勞。〔處女〕相國之命，敢不盡心。〔范〕如此請到外邊款待，待下官奏知越王，定期觀操便了。〔處女〕遵命告辭，正是滿朝多俊傑，指日大功成。〔下〕〔范〕好一個女中俊傑，肯來相助，真乃國家之幸，正是難得奇才相助，力功成定有報仇時。〔下〕

〔四將起霸同上〕〔甲〕衆位將軍請了。〔衆〕請了。〔甲〕吳王發兵，你我兩廂伺候。〔四龍套四兵吳伯同上〕〔吳〕立志霸諸侯。〔伯〕東齊指日收。〔衆參見介〕

〔吳〕人馬可曾齊備。〔衆〕俱已齊備。〔吳〕兵發東齊。〔衆應下〕

〔四龍套四兵四大將中軍范蠡帥暨持旌旂四朝臣王同上〕〔范〕吩咐開操。〔操介〕中軍。〔中軍白〕有。

〔范〕請處女進帳。〔處女佩雙劍上念〕仙傳劍法驚風雨，地動山搖泣鬼神。參見大王。〔越〕處女少禮，教授軍士，可曾熟練否。〔處〕軍士劍法俱已熟練，請大王觀看。〔越〕有勞處女。〔處〕軍士走動。〔四軍士與女比劍介越喜介〕〔越〕果然精練，處女此功非小，寡人何以答報。〔處女〕處女性愛山林，此地不能久居，就此辭別大王，還山去了。〔越白〕處女性愛山林，寡人也不敢強留，就命相國代孤相送一程。〔范〕臣領旨。〔處女〕多謝大王。〔范送介處下〕〔范〕臣啓大王，軍馬既已熟練，不宜久閒，聞聽吳王起傾國之兵伐齊去了，大王正該乘其國中空虛，點動人馬攻其都城，定可破滅吳邦，報仇雪恨，此乃天賜機緣，不可失也。〔越〕相國此言正合孤意，就命相國為征吳大元帥，統領人馬，攻其不備，寡人隨後就到。〔范〕臣領旨。〔越〕擺駕回宮。〔衆應同下〕

〔西內唱調板〕水殿風來秋氣緊，〔上唱搖板〕月照

宮門第幾層。十二欄杆俱凭盡。獨步虛廊夜沉沉。紅顏空有亡國恨。何年再會眼中人。〔自〕我西施自從到了吳宮。吳王十分寵愛。朝朝侍宴。夜夜笙歌。那吳王已是沉迷酒色。不理朝綱。把當年英氣消磨過半。想我越國被吳王破滅。越王身爲囚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這是我越臣民莫大之恥。幸得范大夫用盡智謀。將我獻於吳王。吳王見喜。已將越王釋放回國。君臣上下立志圖強。將來定有報仇雪恨之日。只是我身爲女子。忍辱事仇。在此假作歡容。強捱歲月。到後來不知怎生結果。那范大夫言道。報仇重任都在我西施一人身上。不得不盡力而爲。前日吳王聽信伯嚭之言。領兵伐齊去了。今夜月明如水。夜色清涼。思念國仇。不能安寢。爲此來在響屨廊前閒步一回。思前想後。好不悶殺人也。〔唱南椰子〕想當日葑蘿村春風吹徧。每日裏浣紗去何等清閒。偶遇那范大夫溪邊相見。他勸我國家事報仇爲先。因此上到吳宮承歡侍宴。原不是圖寵愛。列屋爭妍。思想起我家鄉何時

回轉。不由人心內痛珠淚漣漣。〔自〕我一人在此。閒步多時。身子困倦。更不免回到後殿歇息便了。〔唱〕遠望著長空中參橫斗轉。我只得上銀床且去安眠。〔下〕

〔探子上自〕忙將越國事報與吳王知。俺探子是也。今有越王發動大兵。攻取我國都城。不免報與吳王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四龍套四兵四大旗四將伯吳同上〕〔吳唱搖板〕將身

坐在寶帳上。且聽探馬報端詳。〔坐介〕〔探子上自〕

參見大王。今有越王統領大兵攻取我國都城。城

中空虛。危在旦夕。特來報與吳王知道。〔吳〕再探

〔探下〕〔吳〕吓勾踐匹夫。忘恩負義。竟敢起兵攻我

都城。太宰有何妙計。〔伯〕呀大王。臣聞得此言。嚇

得我心膽俱落。這這這便怎麼處呢。〔吳〕無用的

匹夫。我想國中空虛。都城難保。我那西施妃子現

在宮中。越兵若來。如何是好。〔伯〕臣啓大王。那西

施乃是越國之人。越兵斷無加害之理。大王只管

寬心。〔吳〕不必多言。快快與孤傳旨。即日班師回

朝〔伯〕大小三軍班師回朝〔衆同下〕

〔四龍套四短刀四劍兵四越將文種范蠡同上〕〔范白〕本

帥范蠡奉了越王之命領兵破吳衆將官兵發姑蘇去者〔衆應介吳兵上會陣戰介吳兵敗下再上越兵追上

戰介吳兵又敗介越兵追至城門介殺守將介百姓逃難介越兵放火介下〕

〔西內唱倒板〕猛聽得城門外人聲悽慘〔越兵過場放火介四宮女持燈西同上〕〔西唱快板〕剎那間好一

似地覆天翻那吳王領三軍伐齊未返因此上越國兵無有遮攔遠望著火光中雄兵百萬吳國土改作了越國江山我這裏在城樓開言叫喚叫越兵且莫把百姓傷殘〔上城介〕〔西〕城下越兵聽者我乃越國西施奉了越王之命來到吳邦相機行事加今越兵大破吳邦城內無人把守爾等速速收兵不可傷害百姓煩勞報於范元帥就請元帥急速進城安民要緊〔越將〕原來西施娘娘在此吩咐即刻收兵報於元帥知道〔兵下〕〔西〕且喜越兵已退我不免回轉宮中等候元帥便了〔唱〕從

今後洗甲兵天河手挽才是我紅粉女得報仇還

〔下〕

〔吳王領衆人上遇范蠡領衆人上會戰吳王兵敗介吳王被圍敗下越兵追下〕

〔吳王引敗殘兵將伯嚭隨上〕〔吳〕太宰我兵被越兵殺的片甲不留都城已被越兵攻破但不知那西施妃子怎麼樣了〔伯白〕大王事到如今還想那西施麼他是越國之人越國如今打了勝仗他還不奏凱還朝麼你亡的是吳國與他甚麼相干哪〔吳〕寡人如今方纔明白過來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伯白〕爲今之計祇好命人前去求和此外無有辦法〔吳〕就命你前去求和就是〔伯〕大王着別人去罷老臣不能勝任〔吳〕如今只剩你我二人更有何人可差你快快前去〔伯〕既然如此大王請在此處等候待臣拚着老命不要前去求和就是〔吳王歎介〕〔伯〕噯伯嚭吓伯嚭當日威風大今日把頭低如同喪家犬好似落湯雞〔下〕

〔伯上白〕戰戰又兢兢來到大營門到此已是越

營帳待我跪下。〔巡兵上白〕你是何人在此作甚。〔伯〕我乃吳王太宰伯嚭奉了吳王之命前來求和的。〔巡兵〕候着有請中軍爺。〔中軍上白〕何事。〔巡兵〕吳國太宰伯嚭到此求和。轅門伺候。〔中軍〕叫他候着。〔向內白〕請元帥升帳。〔四龍套四兵四將范蠡上坐帳〕中軍啓元帥今有吳國大宰伯嚭前來求和。轅門候令。〔范〕叫大宰伯嚭報門而進。〔太宰進跪介〕〔范〕下跪何人。〔伯〕吳國太宰伯嚭奉了吳王之命前來求和。〔范〕原來是太宰。老太宰請起。〔伯〕罪臣不敢。罪臣奉了吳王之命前來求和。望元帥開恩。準我主求和。感恩非淺。〔范〕吳王現在何處。〔伯〕現在陽山脚下。敬候台命。〔范〕你便前去告知吳王。本帥即便前往陽山。還有話當面問他。再作區處。〔伯〕遵命。罪臣叩辭。我想求和之事。許有點邊兒罷。〔下〕〔范〕中軍傳令。擺隊前往陽山。在高坡之上。高搭將台。本帥還要喚吳王問話。〔各下兵將上。設高台。范上登將台介〕〔范〕吳王現在何處。〔中軍〕現在山下。〔范〕喚他上前。〔吳王伯

嚭同上〕〔吳〕上面就是范元帥。元帥請了。〔范不動介〕〔范〕大王到此。恕本帥未曾遠迎。多有得罪。本帥奉越王之命。傳知大王。說大王有六大罪。大王可知罪否。〔吳〕孤家有何大罪。〔范〕大王聽了伍員曾立大功。大王殺之。大罪一也。公孫聖無罪被殺。大罪二也。信任奸臣伯嚭。大罪三也。北伐齊晉。塗炭生靈。大罪四也。越國乃是鄰邦。併吞疆土。大罪五也。越國與吳國先王。乃是大仇。反要放他回國。大罪六也。大王有此六罪。今日有何話講。〔吳〕元帥所說六大罪。一一不差。寡人知罪了。〔范〕大王既然知罪。本帥不能以小國之劍。加於大王之頭。請大王自決。〔吳嘆介〕〔吳〕夫差吓夫差。你身有六大罪。還有何面目偷生人世。難道我還去。到越國替越王看馬不成。元帥請了。寡人就此告別。煩勞告知越王。好自爲之。〔拔劍自刎介下〕〔范〕吳王自盡。當以國王之理葬之。刀斧手。太宰伯嚭斬首。轅門。〔斬伯介下〕就此班師回朝去者。〔下〕

〔四越兵四越將護送西施乘轎過場下〕

〔四龍套越王同上〕〔越〕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孤家越王勾踐與兵破吳大勝而歸。文武百官盡當封贈。破吳的功勞第一。就是西施。必須大理相待。已曾命范蠡帶齊全部鑾駕前去迎接。等他到來。孤家也便出城迎接便了。〔值殿官上念〕忙將西施事。奏與越王知。啓奏大王。西施妃子已近北門。〔越〕擺駕出場。〔鑾駕當場出城下〕

〔上設城門鑾駕引西施上。越王上。出城門見介〕〔越〕西施娘子。想寡人國破家亡。身爲奴隸。幸得娘子一心救國。困住吳王。寡人十載大仇。一旦得報。皆出娘子之賜。娘子請上。受寡人一拜。〔西〕臣妾乃越國之人。忠於越國。理所當然。大王如此加恩。臣妾慚愧無地。〔越〕寡人下禮了。〔拜介。羣臣同跪介。西跪介〕〔西白〕大王天高地厚之恩。臣妾沒齒不忘了。〔拜介起。越〕擺駕回宮。〔原人繞場進城下〕

〔又上至越官。越王升殿。參見介。立介〕〔越〕范卿。當日西施娘子。乃是卿家迎接而來。大仇答報。卿家二人俱是首功。范卿爲國勤勞。未有室家之樂。西施娘

子功臣回國。當有夫婦之倫。范卿與西施娘子。可成爲夫婦。以留佳話。范卿莫要推辭。〔范〕臣與西施。當日未成婚配。今日西施已作過吳王之妃。豈可配於臣下。〔越〕范卿此言差矣。當日周武王滅了紂王之後。曾以妲己賜與周公。周公受之不辭。那是史書所載。何況范卿與西施娘子同心合意。共立大功。豈有不能婚配之理。范卿不必推辭了。〔范〕謝大王天恩。〔越〕內侍吩咐御輦。送西施娘子。相國一同回府。〔西〕謝大王。〔范唱〕早歲奔波身少暇。〔西唱〕英雄爲國每忘家。〔同下〕〔越〕文大夫。〔文〕臣在。〔越〕我想伍員乃是吳國大大的忠臣。他若是不死。孤家斷不能得志。可在錢塘江邊立一伍相國祠。春秋祭祀。以慰忠魂。〔文〕臣領旨。〔值殿官上白〕忙將相國事。奏於大王知。啓大王。那范相國與西施娘子。不曾回府。同上小舟。說是漫游五湖去了。〔越〕吓。有這等事。想范相國有救國大功。寡人未曾答報。於心不安。文大夫可命良工用黃金百萬。鑄成范相國的模樣。寡人朝夕相對。

只表寸心便了。退朝。(同下)

〔船夫范西施同上〕〔范唱〕整頓山河心事了。〔西施唱〕五湖煙水任逍遙。〔范唱〕百年富貴誰能守。〔西唱〕急流勇退是英豪。〔范唱〕遠望春山顏色好。〔西唱〕桃花千樹逞新嬌。〔范唱〕雲水光中來放棹。〔西唱〕一行白鷺上春潮。〔范〕娘子你我二人成功身存。浪游五湖。可算得逍遙自在了。〔西〕相公之言是也。到此已是太湖。有三萬六千餘頃。無邊風月。任我逍遙。人間清福。都被你我二人佔盡。真乃可喜之事。〔范笑介〕哈哈。〔西〕相公。你看前面。山色清妍。桃花千樹。這是什麼所在。〔范望介〕前面。乃是西塞山。山前有一桃花塢。風景絕佳。是個名勝之地。〔西白〕如此我們何不去遊玩一回。〔范〕但憑娘子。船家將船往西塞山去者。〔西唱〕遠望山光無限好。千樹桃花色最嬌。雲水光中來放棹。一行白鷺上春潮。〔范白〕來此已是桃花塢。何不去到前面石台之上。與娘子對飲幾杯。〔西〕妾身陪伴相公。〔范〕船家。你將帶來的酒菜

擺在石台之上。我與娘子同飲。〔擺酒介〕〔范〕娘子請。〔西〕相公請。〔范白〕娘子。你我二人在此飲酒。無拘無礙。若不是娘子前往吳邦。得建大功。焉有今日。卑人今日得享如此清福。俱是娘子所賜的。〔西〕妾身忍辱事仇。無非是爲國而已。是功是罪。都聽後人的批評。提他作甚。〔范〕娘子之言是也。吓娘子。今日乘此酒興。何不將當日吳宮之事細說一回。〔西〕提起來。慚愧的很。相公聽了。〔唱〕在吳宮終日。裏常蒙假面。思想到亡國。恨好不憂煎。那吳王迷酒色。朝綱不管。只落得酣歌舞聽信讒。言最可恨。我家鄉不能回轉。假歡容對仇敵。度日如年。多虧了賢君臣。江山重建。到今日纔能夠快樂家園。〔范笑介〕〔范〕娘子這破吳霸越之功。足令千古女流吐氣。天色不早。你我回船去罷。〔西〕請。〔范〕船家收什杯盤。回船去者。〔上船介開船〕〔范唱〕猛抬頭。又只見江山似錦。〔西唱〕博得個浣紗女。萬古名留。(同下)

中外名人格彙
編言人外

不惑集

蔡元培題



四版出書加入黨
國要人 林主席
汪前院長于院長
居院長孫院長等
五十餘位親筆題
詞賜予褒獎本書
之價值可想而知

定價國幣八角
特價祇售四角

全書共分一百零五類。計五千餘條。洋洋二十萬言。所搜材料。皆係中外古今先哲名流之格言。精而博。純而宏。極爲名貴。編選標準。以不違背時代精神爲原則。而尤着重於切合實用。不尙空談。備此一書。應用無窮。

本書以最美觀之仿宋體字排印。紙張潔白。字跡明鮮。校勘正確。裝釘雅麗。且附有黨國要人題詞五十三幀。尤爲名貴。全書五百餘面。裝釘一大厚冊。

正心出版社出版 教育書店發售

盜宗卷

戲情

漢惠帝沒有太子，呂太后暗中取了後宮美人的兒子，立爲太子。後來惠帝駕崩，呂后就立了這太子爲少帝，自己臨朝理政，封了姪兒呂產、呂祿爲王，心想將絕滅劉氏子孫。但是恐關東諸王，照着宗譜，不肯承認少帝。那時北平侯張蒼掌管宗卷，呂后就向他騙得宗卷，在金殿上燒燬了。正在此時，關東諸王派了田子春到丞相陳平府中取宗卷，陳平就限張蒼三天交出，不然就要滅九族。張蒼沒法對付，正想自殺，忽見他兒子秀玉拿出宗卷，送給張蒼。張蒼一看，很是奇怪。原來秀玉早經料到，預先抄錄了一份。金殿上所燒的，就是他所抄的，並不是正本。張蒼一聽，稱贊不已。急忙將宗卷送到陳平府中。陳平得到宗卷，非常喜歡，就和田子春商議討滅呂氏的計謀。

登場人物表

張蒼(老生)

陳平(生)

呂后(旦)

田子春(生)

張夫人(老旦)

張秀玉(小生)

〔四大監二宮女呂后同上〕〔呂引〕身在深宮院，重整

漢室錦江山。〔詩〕未央宮中美翠環，珍珠瑪瑙集

成山上。殿見我君皇寵，方顯女皇將魁元。〔白〕哀

家呂后，昨日飛馬報道，有一遊方道人，來到我國

盜取宗卷，不免宣張蒼上殿，將那宗卷用火焚化

諒無後患。內侍宣張蒼上殿。〔太監〕宣張蒼上殿。

〔張蒼上〕忽聽國太宣邁步上金鑾。臣張蒼見駕。國太千歲。〔呂〕平身。〔張〕千千歲。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呂〕宗卷可是卿家看管。〔張〕是臣看管。〔呂〕何不呈上殿來。哀家一看。〔張〕待臣取來。〔取卷介〕〔張〕手捧皇家卷。急忙獻君前。〔呂〕卿家看守宗卷有功。賜卿御酒一斗。〔張〕謝國太。且住。人言呂后之酒。實實難飲。待我將酒敬過天地。謝國太。〔呂白〕想這太平年間。要這宗卷何用。內侍將卷用火焚了。〔太監〕哦。〔太監焚卷介〕〔張〕哎呀。〔張下〕〔陳平急上〕〔唱西皮搖板〕金鑾殿上紅光現。急忙上殿奏君前。〔白〕陳平見駕。國太千歲。〔呂〕平身。〔陳〕千千歲。〔呂〕卿家上殿有何本奏。〔陳〕臣見火光一起。特地趕來。保全江山。〔呂〕卿家可知。哀家火焚宗卷之事。〔陳〕國太莫非耍謀漢。〔呂〕嘿。卿家果有出將入相之才。〔陳〕謝國太。〔呂〕退班。〔太監宮女呂同下〕〔陳〕呵呵。〔唱西皮搖板〕金鐘三響皇退殿。文武有怒不敢言。撩袍端帶下金殿。但只見張蒼狗肺男。〔張上〕〔陳唱西皮搖板〕宗卷本在

孝廉殿。誰叫你拿來獻君前。〔張〕只因國太要看。〔陳〕呀呀呀。〔唱西皮搖板〕關東十王與人馬。管叫你一家難保全。〔白〕咳。〔陳下〕〔張〕哎呀。〔唱西皮搖板〕陳平老兒怒冲冠。罵得我張蒼不敢言。宗卷本在孝廉殿。不該拿來獻君前。關東十王與人馬。我一家大小命難全。〔張下〕

〔田子春上唱西皮搖板〕道家模樣改妝扮。不分晝夜往長安。〔白〕下官田子春。奉幼主之命。去至長安。盜取宗卷。就此走走。〔唱西皮搖板〕昔日楚漢兩爭強。韓信棄楚扶漢邦。逼死霸王烏江喪。後來官封三齊王。時敗遇見陳倉女。未央宮中一命亡。汗馬功勞今何在。爲國忠良無下場。〔白下〕

〔四龍套家院陳平同上〕〔陳〕老夫陳平。只因國太在金殿之上。火焚宗卷。莫非淮河有人前來盜卷。不免在八卦之中。查看明白。來看香案伺候。〔燒香介〕〔陳〕十字口內吞了字。加一橫。三人同一日。湊成田子春。哦。哦。是了。開得幼主駕前。有一臣子。名喚田子春。此人雖然年幼。頗有胆略。我自的道理。

來香案拆過，傳夜不收進見。〔家院〕夜不收走上。〔二差役上〕〔甲〕人平不語。〔乙〕水平不流。〔甲〕相爺呼喚。〔乙〕急忙叩頭。〔陳〕罷了。〔甲乙〕呼喚小人有何吩咐。〔陳〕命爾等手打燈亮火把，去到大街之上，說道：會犯夜的前來犯夜，不會犯夜的不要犯夜。若是犯了夜，先見都御史陳爺，然後發到有司衙門審問。〔甲乙〕啓相爺，古來只有誤犯夜，那有掌燈亮叫人犯夜之理。〔陳白〕唔，還不快去。〔陳家院籠套筒下〕〔甲〕相爺吩咐進去了，吓伙計，你看我家相爺，有點老糊塗了。〔乙〕怎麼着。〔甲〕那有掌燈叫人犯夜之理。〔乙〕也不要管他，糊塗不糊塗，隨便拉他幾個就不結了麼。〔甲白〕有理，請。〔田唱西皮搖板〕行來不覺天色晚，冷冷清清到長安。〔甲乙〕哇，諸位聽者，會犯夜就犯夜，不會犯夜的，不要犯夜。若犯了夜，先見都御史陳爺，然後發到有司衙門審問。〔田〕吓，世上只有誤犯夜，那有點燈把叫人犯夜之理。唔，不知這都御史是誰。哦，莫非又是陳平，這老兒巧計多端，我到要去領一

領教。趁此將計就計。〔甲乙白〕噲，犯夜的快來吓。〔田〕衆位，我是遠方來的，又無親友，又無宿店，我倒要犯夜。〔甲乙〕帶你去見我家老爺。〔田〕敢是陳平。〔甲乙〕掌嘴，你是何人，敢叫我家相爺的名諱。〔田白〕不要打，不要打，我是你家相爺的外甥。〔甲乙〕也不管外甥不外甥，帶他去見我家相爺。〔陳上白〕只因焚化宗卷事，老夫晝夜把心耽。〔甲乙〕稟相爺，小人們拿住了一個犯夜的。〔陳〕哦。〔甲乙〕來，見過相爺。〔田〕是是是，哈哈，好醉吓，好醉。〔甲乙〕他說是相爺的外甥。〔陳〕唔，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爾等有功之人，下面領賞。〔甲乙〕謝相爺，他還被小人們打了幾下。〔陳〕我把這兩個狗才，相爺的外甥，豈是爾等打得的麼，來，傳長班扯下去打。〔甲乙下〕〔田〕唔，好醉。〔陳〕看他一點酒氣沒有，自言好醉吓，那傍敢是田。〔田〕這廂敢是陳。〔陳〕田大人。〔田〕陳大人。〔陳〕如此，田大人請坐。〔田〕有坐。〔陳〕田大人爲何口稱老夫的外甥。〔田〕哦，有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陳〕嘿，嘿。

好個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人到此，有何貴幹。〔田〕
 奉了千歲旨意，前來盜卷。〔陳〕嘿，田大人你來
 遲了。〔田〕怎麼來遲了。〔陳〕這宗卷，昨日國太在
 那金殿用火焚化了。〔田〕怎麼講。〔陳〕用火焚化
 了。〔田〕哎呀，不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聽說宗卷
 被火焚，嚇得我三魂少二魂，叫聲吾兒且相等，我
 父子作鬼一路行。〔陳〕大人回去搭救令郎才是。
 〔田〕我是不回去了。〔陳〕你在那裏居住。〔田〕我
 就住在你府。〔陳〕倘若國太知道如何是好。〔田〕
 國太知道，就說你叫我來的吓。〔陳〕你是犯夜的。
 〔田〕犯夜呀呀，世人只有誤犯夜，那有打起燈
 亮，叫人犯夜之理。〔陳〕呀，田大人請到書房。〔田〕
 天堂有路我不去。〔陳〕地獄無門闖進來。〔田〕根
 深那怕風搖動。〔陳〕準備棺木把你埋。〔田〕你埋
 那個。〔陳〕埋你。〔田〕陳平吓陳平，限你三天，有了
 宗卷便罷，若無宗卷，管叫你全家誅戮。〔田下〕〔陳〕
 這這這便怎麼處，哦，呵，有了，我有個填背的來，拿
 我名帖，接張大人蚤夜赴宴。〔家院〕哦。〔家院下〕

〔陳〕若能留得宗卷在，免却文武費心懷。咳。〔陳下〕
 〔家院引張蒼上唱西皮搖板〕陳平有帖來相請，接
 我過府飲盃巡。〔白〕下官張蒼，陳平有帖，請我蚤
 夜過府飲宴，却是為何。哦，呵，是了，想是在朝房，搶
 白幾句，故爾請我過府賠禮，也未可知。掌燈。〔唱
 西皮搖板〕可恨呂后太欺心，將宗卷金殿用火焚。
 〔張蒼家院同下〕
 〔陳上唱西皮搖板〕淮河來了田子春，到叫老夫
 心着驚，將身坐在二堂上，等候張蒼說分明。〔家院
 張蒼同上〕〔張唱西皮搖板〕適才朝房會敘話，想必
 言語有錯差，今晚接我過府衙，也要一禮施還他。
 〔家院〕來此已是相府。〔張〕爾在外面等候，一同
 回府。〔家院〕酒要少喝點兒。〔家院下〕〔張唱西皮搖
 板〕將身府門來站定，他必然出府將我迎。〔白〕
 吓，這老兒請我過府飲宴，為何自飲起來了，也罷。
 待我在門首咳嗽一聲，他必然下位迎接於我。咳。
 〔陳〕哎呀。〔唱西皮搖板〕正在府中把宴擺，府門外來
 了張玉召，佯作不睬，將他待，看他怎樣進府來，走

上前來深深拜。眼望着蒼天哭聲哀。我今若是將
 主害。老天爺與我降禍災。〔白〕表過忠心。再飲幾
 杯。〔張〕哎呀。大人這是不敢不敢。哎呀。我道他是
 下位迎接於我。誰想他背地表起他的忠心來了。
 咳。想我張蒼也是漢室忠臣。要表大家表上幾表。
〔唱西皮搖板〕對着蒼天忙下跪。過往神靈聽開懷。
 我張蒼若有謀漢意。老天爺與我降禍災。表罷忠
 心把禮見。問聲相爺可安泰。〔陳〕哦。原來是張大
 人。〔張〕卑職在此。〔陳〕你夜靜更深來到我府。莫
 非要拿老夫的弊病不成。〔張〕吓吓相爺有帖。邀
 我過府飲宴。怎麼反說此話來了。〔陳〕哦。呵。你不
 說起。到是老夫忘懷了。來來來。備宴不及。還有殘
 酒。大人請來吃酒。〔張〕大人這酒到是小事。爲何
 潑在下官面上。〔陳〕老夫這酒要漢家忠臣。方可
 吃得。〔張〕相爺。難道我張蒼不是漢家忠良不成。
〔陳〕我且問你官居何職。〔張〕西台御史。〔陳〕
 所管何事。〔張〕看守宗卷。〔陳〕拿來。〔張〕拿什麼
 來。〔陳〕拿宗卷來。〔張〕這個被國太用火焚化了。

〔陳〕呀呀呀。限你三天。有了宗卷便罷。如若不然。
 管叫你全家誅戮。〔張〕哎呀。〔唱西皮搖板〕聽說三
 日滅滿門。叫我張蒼往那裏尋。〔陳〕唔。張蒼。這是
 什麼所在。〔張〕這是堂堂相府。〔陳〕你既知堂堂
 相府。爲何在此大聲喧叫。家院。趕了出去。〔陳下〕
〔張〕咳。〔唱西皮搖板〕嚇得我三魂少二魂。回頭家
 院叫幾聲。〔白〕家院。家院。〔家院上白〕哦。〔張〕掌燈。
〔家院〕燈滅了。〔家院下轉場介〕〔張〕好狗才吓。〔唱西
 皮搖板〕忽然大禍要臨門。黑矓矓摸出了這相府
 的門。〔白〕且住。想那陳平老兒。請我過府飲宴。那
 裏是過府飲宴。他與我要那皇家宗卷。我想宗卷
 被國太在金殿之上。用火焚化。陳平老兒。限我三
 日。有了宗卷便罷。如若不然。要將我全家誅戮。這
 這這便怎麼處也罷。不免拜謝老皇爵祿之恩。尋
 個自盡了罷。〔唱西皮搖板〕張蒼擦袍跪埃塵。拜
 謝我主的爵祿恩。一把鋼刀頂上刎。這明亮的鋼
 刀就嚇殺人。回頭便把夫人請。〔白〕夫人吓。下官
 在此尋死。你要拉吓。你要扯吓。哎呀。〔唱西皮搖板〕

她那裏一傍不做聲。回頭來忙把我兒叫。〔自〕我兒莠玉爲父在此尋死。你要拉吓。你要扯吓。哎吓。〔唱西皮搖板〕叫了十聲他九不應。捨得姣兒後堂叫。不知奴才往那廂存人活百歲也是死。禍到臨頭難逃生。〔自〕也罷。〔唱西皮搖板〕咬緊牙關項上刎。〔張夫人上接唱西皮搖板〕老爺爲何自刎身。〔自〕吓老爺爲何尋此短見。〔張〕咳。夫人有所不知。只因陳平限我三天。有了漢室宗卷便罷。倘若無有我的全家就要誅戮吓。〔夫人〕哎吓。〔唱西皮搖板〕心中只把陳平恨。因何害我滅滿門。〔張莠玉上唱西皮搖板〕正在書房看經綸。忽聽前堂亂紛紛。〔自〕母親孩兒拜揖。〔夫人〕罷了。〔張〕哎吓。〔玉〕吓爹爹爲何這等模樣。〔張〕莠玉兒你來了。你你你來得好。〔玉〕爹爹因何如此。〔張〕你小小年紀。休管爲父的閑事。〔玉〕吓爹爹有道是朝中有事君臣共議。家中有事父子商議。這有何妨。〔夫人〕老爺對孩兒說了罷。〔張〕兒吓只因陳平老兒限爲父的在這三日之內。有了宗卷便罷。若還無有全家

誅戮。〔玉〕嘿嘿宗卷乃是小事。〔張〕哇。〔張打玉介玉下〕〔夫人〕吓老爺爲何打起孩兒來了。〔張〕你你看禍事臨門。他還說小事。〔玉上唱西皮搖板〕漢室宗卷手捧定。上前交與老爹尊。〔自〕爹爹宗卷在此。〔張〕嘿嘿夫人你看這奴才被我嚇糊塗了。拿部經史搪塞老夫來了。〔夫人〕吓老爺管他是與不是。看過明白。〔張〕如此夫人掌燈。〔唱西皮搖板〕小奴才被我臉嚇紅。拿本經史當卷宗。是與不是從頭看。夫人與我掌燈紅。初起義來在關東。〔自〕我在此幹什麼。〔夫人〕看宗卷吓。〔張〕只怕在此做夢吓。〔夫人〕不是做夢。〔張〕既不是做夢。夫人將燈掌高些。〔夫人〕是掌高些。〔張〕太高了。要低些。〔夫人〕是低些。〔張〕太低了。要齊眉。燒了眉毛了。兒吓將你母親的燈亮接過來。〔玉自〕是。〔張〕夫人我的兒子掌燈。比你強約多吓。〔唱西皮搖板〕劍斬白蛇路途中。頭一排寫的劉沛公。二排寫的呂正宮。三宮六院有牌供。關東十五一脈宗。宗卷看到第七部。趙皇娘名節存卷中。〔自〕哈哈

哈〔家院暗上〕〔張〕這宗卷已被呂后用火焚化了。此卷是那裏來的。〔玉〕只因癸未年間，爹爹染病在床，命兒看守此卷，看到第七部第七冊，見香國娘娘死得可慘，兒就抄下一部，以防後患，用黃蠟刻成玉璽，金殿焚的，乃是假的。這是歷代老宗卷。〔張〕當真。〔玉〕當真。〔張〕果然。〔玉〕果然。〔張〕夫人這樣的好兒子，你與我多養幾個。〔玉〕爹爹有了宗卷，還怕他何來。〔張〕是吓，我還怕他何來，我還要與那陳平老兒大鬧一場吓。〔唱西皮搖板〕辭別夫人出府門。〔白〕兒吓，宗卷呢。〔玉白〕在這裏。〔張〕好兒子。〔唱西皮搖板〕有了宗卷怕誰人，叫家院掌燈把路引，要與陳平把理評。〔張家院下〕〔夫人唱西皮搖板〕一見老爺出府門，靜坐內衙等信音。〔夫人玉同下〕

〔家院張着同上〕〔張〕走吓。〔唱西皮倒板〕家院掌燈往前進。〔白〕家院，宗卷呢。〔家院〕在這裏。〔張唱西皮搖板〕不由我心中喜十分，下位不坐上坐定，他問我一言答一聲。〔陳平上白〕吓，張蒼你來了。〔張〕

我不來，還是怕你不成。〔陳〕這是什麼所在，連品級台多沒有了。〔張〕太平年間有品級台，如今雖亂年間，還有什麼品級台，不品級台，待你張老爺坐坐何妨。〔陳〕拿來。〔張〕拿什麼來。〔陳〕宗卷吓。〔張〕要幾十部。〔陳〕只要一部吓。〔張〕哦，只要一部，你就拿了去。〔陳〕你被我嚇糊塗了，拿部經史，擄塞老夫來了。〔張〕是與不是你，你看個明白。〔陳〕初起義來在關東吓，張大人這是宗卷吓。〔張〕不是宗卷。〔陳〕是什麼。〔張〕是卷宗吓。〔陳〕哈哈，有了宗卷，請來上坐。國太用火焚化的，是那裏來的。〔張〕相爺有所不知，只因癸未年間，下官染病在床，命小兒替我看守此卷，他看到第七部第七冊上，見香國娘娘死得可慘，故而謄寫一部，以防後患。〔陳〕這皇家宗卷玉璽，怎的打在上面。〔張白〕這是小兒一時聰敏，將黃蠟鑄成玉璽，打在上面，在金殿焚化的，乃是假的，這纔是歷代的老宗卷。〔陳〕如今令郎有多大年紀。〔張〕一十四歲。〔陳〕哦，一十四歲，有此大才，日後必有出將入相之才。

〔張〕不錯。我的兒子有你的位份。〔陳背白〕我不過奉承他幾句。他在老夫面前誇口來了。待我來嚇他一嚇。嘿嘿。張蒼你吓吓。〔張〕我怎麼不好。〔陳〕你私遣皇家玉璽。有謀江山之意。走吓。〔張〕那裏去。〔陳〕去見國太。〔張〕相爺息怒。我有策悔。〔陳〕看你的策悔。〔張〕這宗卷交待明白。〔背白〕就是我與他誇的什麼口。如今生起禍事來了。不免與他賠個禮兒。也就是了。吓。相爺方才下官的不是。這廂賠禮了。〔陳〕哎。你父子同謀江山。作了個揖。難道就罷了不成。這可不夠。〔張〕是是是。只怕不夠。吓。是了。想是要我下一全禮。我想都是炎漢忠良。就是下一全禮。這有何妨。吓。相爺方才下官的不是。這廂賠禮了。〔跪介〕〔陳〕張蒼。你可是怕老夫。〔張〕實實的怕相爺。〔陳〕你伏老夫不伏。〔張〕伏了你。〔陳〕起來。〔張〕是。〔起介〕〔陳〕唔。〔張跪介〕

〔陳〕哈哈。吾是與你作耍的。〔張〕你嚇出我一身冷汗來了。〔陳〕大人如今宗卷有了。你回府去罷。〔張〕如此告辭了。〔唱西皮搖板〕辭別相爺出府門。

〔白〕吓吓。且住。想那宗卷。乃是我張蒼看守的。他爲何苦苦追究。是何緣故。哦。呵。是了。想是城皋有人盜卷。待我來想他一想。哦。呵。是了。老皇駕前有一臣子。名喚田子春。此人雖則年幼。頗有胆量。莫非他前來盜卷。哼。哼。陳平吓。陳平。無有此事。便罷。若有此事。管叫你原禮退回。〔唱西皮搖板〕再與相爺說分明。〔陳〕吓。大人爲何去而復返。〔張〕非是下官去而復返。想那宗卷。乃是我張蒼看守。請問相爺。爲何苦苦追究。莫非城皋有人盜卷。〔陳〕沒有。〔張〕田子春可是麼。你窩藏奸細。意欲同謀國太江山。走走走。〔陳〕那裏去。〔張白〕面見國太。〔陳〕我有策悔。〔張〕怎麼樣。〔陳背白〕咳。有了宗卷。就該平安無事。與他作的什麼耍。如今反惹出一場禍事來了。也罷。與他賠個不是。也就是了。吓。張大人方才老朽的不是。如今與張大人作揖賠禮。〔張白〕哼。哼。你窩藏奸細。有謀國太江山之意。作了個揖。難道就罷了不成。嘿嘿。只怕有些不夠本。〔陳〕哦。是了。他要老夫原禮退還。哎。我想都是炎

漢忠良。下個全禮。這又何妨。吓。張大人。方才老朽的不是。如今與大人磕頭賠禮。〔跪介〕張下跪何人。〔陳〕陳平。〔張〕你怕我不怕。〔陳白〕怕了你了。〔張〕伏我不伏。〔陳〕實實的伏了你了。〔張〕抬起頭來。〔陳〕不敢抬頭。〔張〕恕你無罪。〔陳〕謝大人。〔拾頭介〕張。唔。下官也是與你作耍。你可有此人。〔陳起介〕陳。有的。你怎麼知曉。〔張〕被我糊裏糊塗。這一猜就猜着了。〔陳〕老夫伏你的猜。〔張〕何不請來相見。〔陳〕田大人有請。〔田上白〕何事。〔陳〕張大人請你相見。〔田〕請來相見。〔張〕待我嚇他一嚇。拏奸細。〔田〕這是爲何。〔張〕試試你的胆量。〔陳〕他的胆量是好的。〔田〕請坐。〔陳〕如今宗卷有了。〔田〕宗卷被國太用火焚化了。這部是那裏來的。〔陳〕大人有所不知。只因癸未年間。張大人下官

怎樣應付社會環境

社會像個戰場。那裏面充滿着嫉妬。陰謀。和各用各的手段。以奪取和傷害。爲滿足自己的私慾。所以。

染病在床。命他子小兒替。我看守此卷。他看到第七部第七册上。見香國娘娘。死得可慘。故而謄寫一部。以防後患。〔田〕這皇家宗卷玉璽。怎的打在上面。〔陳〕這是他小孩子一時聰敏。將黃蠟鑄成玉璽。打在上面。在金殿焚化的。乃是假的。這才是歷代的老宗卷。〔田〕哦。〔陳〕田大人看。張大人的令郎。日後必有出將入相之位。〔張〕我的兒子。後來必定像他。〔陳白〕你又誇起來了。〔陳〕哈哈。〔田〕二位大人。倘若懷王興兵前來。相煩二位作一內應。〔陳〕那個自然。〔田〕告辭了。〔陳〕請。〔田〕卑職告辭了。〔陳〕且慢。大人不必回府。在老夫家中。吃了太平宴。〔張〕如此要豁拳。〔陳〕請。〔張〕八馬。〔陳〕四喜紅。〔陳〕哈哈。〔同下〕

蔣以中

版出近最書 新店書育教

<p>中國藥物學集成</p> <p>蔣玉伯編 一元四角</p>	<p>華陀神方祕傳</p> <p>涵文樓藏 定價七角</p>	<p>祕術一千種</p> <p>蘇海若編 四角五分</p>	<p>高爾基代表作</p> <p>黃源編 定價六角</p>	<p>杜格涅夫代表作</p> <p>黃源編 定價六角</p>	<p>章衣萍隨筆三種</p> <p>章衣萍著 定價三角</p>	<p>實驗普通心理學</p> <p>方且明著 二角五分</p>	<p>對照模範學生尺牘</p> <p>錢知白編 定價二角</p>
-------------------------------------	------------------------------------	-----------------------------------	-----------------------------------	------------------------------------	-------------------------------------	-------------------------------------	--------------------------------------

折七價特 富豐容內

賢孝子

戲情

諸葛亮初次伐魏，沿途攻城奪地，行軍極其順利。不料前進到天水關，反被姜維打敗，不得前進。孔明遇此賢才，滿意想收降過來。訪得姜維極孝，有一老母住在冀城。孔明教人迎來，並揚言要去攻打冀城。姜維一聽，果然離開天水關。去救冀城，孔明乃派魏延假扮姜維，在夜間去攻關，假做已降蜀漢。又令馬岱去打冀城，和姜維交戰。一到天明，隨即收兵。等到姜維回關，關中馬遵果然以為姜維降漢，閉了關門，不容他進關。姜維無奈，引兵要投魏都。孔明早教關興張苞輪流接戰，把姜維引到蜀營左近。孔明坐着四輪車，走到山頭，勸他降漢討賊，並且告訴他已經將老母迎來，安然無恙。姜維顧念老母，當即歸降。天水關隨後也就攻下。

登場人物表

孔明(老生) 姜維(武生) 劉禪(小生) 趙雲(武生) 馬遵(生)
 魏延(武淨) 馬代(生)

〔四大監劉禪上〕〔劉引〕鳳閣龍樓萬古千秋。〔詩〕先皇晏駕白帝城，滿朝文武不安寧。多虧相父來扶助，孤皇方得坐龍廷。〔自〕孤劉禪，登基以來，風

調雨順，國泰民安。今當早朝，內侍。〔大監〕有。〔劉〕閃放龍門。〔大監〕領旨，閃放龍門。〔孔明內自〕唔咳。〔孔上引〕代理山河掌經綸，運籌帷幄。〔自〕臣諸葛

亮見駕。陛下千歲。〔劉〕相父平身。〔孔白〕千千歲。
 〔劉〕賜坐。〔孔〕謝坐。〔劉〕相父手捧何物。〔孔〕臣
 有出師表章。我主龍目一覽。〔劉〕呈上來。〔太監接
 上〕〔劉〕哦。呵。才得干戈寧靜。又要出兵。叫孤心
 中難捨。〔孔〕陛下。〔唱二簧慢板〕先帝爺白帝城龍
 歸海境。傳口詔命老臣常掛在心。命老臣保陛下
 江山重整。命老臣把孫曹定要掃平。臣上本並非
 是別的議論。望我主準臣本臣要發兵。〔劉唱原板〕
 老相父奏的是治國經綸。一樁樁一件件孤皇在
 心。你前番剿孟獲狼烟掃盡。年邁人理應該樂享
 太平。待孤皇在金殿傳下御旨。文武臣擺御宴長
 亭餞行。〔孔接唱〕食君祿報皇恩。當把忠盡。臣敢勞
 我主爺長亭餞行。〔劉唱〕內侍臣擺御駕後宮來
 進。〔四大監下〕明日裏待孤皇長亭餞行。〔同下〕〔魏
 馬關張同上〕〔魏〕大將生來蓋世雄。〔馬〕萬馬營中
 逞威風。〔關〕耀武揚威英雄將。〔張〕斬將擒王立
 大功。〔魏〕俺魏延。〔馬〕俺馬岱。〔關〕俺關興。〔張〕
 俺張苞。〔魏〕衆位將軍請了。〔衆〕請了。〔魏〕老元

戎發兵。你在此伺候。〔四龍奎趙雲同上〕〔趙〕白髮
 蒼蒼似雪飄。東戰孫權北剿曹。〔四將〕參見老元
 戎。〔趙〕人馬可齊。〔四將〕俱已齊備。〔趙〕聖駕到
 此。一同接駕。〔內場〕聖駕到。〔趙〕接駕。〔四龍四監
 劉孔上〕〔劉唱二簧原板〕手挽手與相父長亭來進。衆
 將官一箇箇殺氣騰騰。看過了大纛旗香案設定。
 尊一聲衆神靈細聽分明。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
 勝。但願得此一去馬到功成。內侍臣看過了黃封
 御飲。我與你老相父特來餞行。〔孔明接唱原板〕我
 主爺賜黃封。臣不敢飲。背轉身謝過了天地尊神。
 〔劉唱〕四皇叔孤賜你黃封御酒。但願得此一去
 奏凱回程。〔趙接唱〕臣年邁仗我主洪福。天定食君
 祿。必須要答報皇恩。〔孔唱〕蔣公瑋費文偉。忠心
 秉正。臣去後諸國事與他們議論。〔劉唱〕君臣們
 在長亭話敘不盡。〔接唱搖板〕請我主龍駕歸臣要
 發兵。〔劉接唱〕內侍臣擺御駕皇城來進。〔太監大鑼
 下〕〔劉〕得勝回孤接到十里長亭。〔劉下〕〔孔唱〕衆
 將官齊上馬。擂鼓三通。〔擂鼓介〕文武官且免送鸞

砲起營。〔白〕衆將官兵出祁山。〔龍套帶馬車夫同上〕
 〔馬遵上引〕威鎮天水關。兒郎心膽寒。〔白〕本帥
 馬遵。只因孔明帶領人馬。要奪天水關。命人前去
 打探。未見回報。〔報子上白〕報韓德父子五人落馬。
 〔遵白〕再探來免戰高懸。〔套應〕〔姜維內白〕哽唬。〔上
 引〕一顆明珠土內藏。幾載未曾放毫光。〔白〕俺
 姓姜。名維。字伯約。正在後帳觀看兵書。忽聽都督
 免戰高懸。也不知所爲何事。待我進帳。問箇明白。
 報姜維告進。〔遵白〕將軍少禮。一傍坐下。〔姜〕謝
 坐。〔遵〕將軍無令進帳。有何軍情議論。〔姜〕末將
 正在後帳歇息。忽聽都督免戰高懸。不知爲了何
 事。〔遵〕只因韓德父子五人落馬。故而免戰高懸。
 〔姜叫頭〕都督賜某將令一支。到兩軍陣前。生擒趙
 雲進帳。〔遵〕你有此膽量。〔姜〕有此膽量。〔遵〕姜
 維聽令。〔姜〕在。〔遵〕命你帶領本部三千人馬。大
 戰趙雲。不得違誤。傳令山搖動。〔姜白〕接令鬼神
 驚。〔遵下龍套兩邊上白〕參見將軍。〔姜〕站立兩廂。
 〔衆〕哦。〔姜唱西皮倒板〕衆將官站兩廂聽我令下。

〔衆〕哦。〔姜唱原板〕叫一聲衆三軍馬步英豪。劉玄
 德坐西川其心詭詐。全憑着五虎將立下功勞。關
 美髯過五關誰人不曉。他三弟張翼德喝斷霸橋。
 西涼將小馬超世間稀少。還有那老黃忠慣使大
 刀。〔轉快板〕此一班五虎將大半喪了。只剩下趙子
 龍老邁年高。劉阿斗坐西川年紀幼小。有關興合
 張苞不算英豪。三軍隨爺戰場到。〔衆〕哦。〔帶槍下〕
 〔姜唱搖板〕捉孔明擒趙雲。只在今朝。〔姜下〕〔四龍套
 趙雲同上〕〔趙唱搖板〕奉將令出營門。要把賊剿。那
 邊廂又來了送死兒曹。〔龍套姜同上〕〔姜唱搖板〕催
 馬來在戰場道。〔龍套下〕叫老兒通上名。好把兵交。
 〔趙接唱〕三國中趙子龍誰人不曉。問一聲黃毛賊
 那家兒曹。〔姜接唱〕你老爺名姜維。伯約旗號。今日
 裏擒住你要立功勞。〔二人殺介關興救趙下〕〔龍套姜
 同上〕〔姜唱搖板〕正要擒那趙子龍。忽然閃出一孩
 童。手使大刀劈面砍。賽過當年美髯公。三軍打罷
 得勝鼓。〔衆唱〕〔姜〕都督臺前立頭功。〔同下〕〔龍套孔
 同上〕〔孔〕帳中千員將。勇士立兩傍。〔趙上白〕參見

丞相〔孔〕老將軍回來了。〔趙〕回來了。〔孔〕勝敗如何。〔趙〕第一陣刀劈韓德父子落馬。第二陣遇見紅臉大漢。被他殺得大敗。不是關興搭救。險遭不測。〔孔〕可曾問敵將姓名。〔趙〕姓姜名維字伯約。〔孔〕姜維老將軍後帳歇息。〔趙〕遵命。〔趙下〕〔孔〕來傳衆將進帳。〔奎白〕衆將進帳。〔魏馬關張四將同上白〕來也。豪傑表名姓。三國就有名。參見丞相。〔孔〕站立兩廂。聽山人令下。〔孔唱倒板〕令出貔貅神鬼寒。〔接唱流水板〕征北將軍名魏延。自從長沙來降漢。跟隨山人二十年。南征北戰功勞顯。才得我營先行官。今日戰比不得往日戰。比不得當年大戰在渭南。黃昏後。用戰飯。要出兵來五更天。假扮姜維關口站。口口聲聲出反言。〔魏〕得令。〔唱搖板〕丞相將令往下傳。假扮姜維去罵關。〔下〕〔孔唱流水板〕回頭便把馬岱喚。虛情假意戰魏延。勒馬再把姜維戰。引他兵敗鳳凰山。〔馬〕得令。〔唱搖板〕丞相將令往下傳。假意兵敗鳳凰山。〔下〕〔孔唱流水板〕關興張苞接令箭。大下江東好威嚴。你

父是英雄兒好漢。自古英雄出少年。二馬連環來交戰。殺他箇四路無門跪馬前。〔關〕得令。〔唱搖板〕丞相將令往下傳。〔下〕〔張接唱〕好似猛虎下高山。〔下〕〔孔唱搖板〕人來看過四輪輦。〔車夫上龍套下〕〔孔唱〕今日一戰定中原。〔同下〕〔龍套連同上〕〔遵〕轅門戰鼓響。兒郎報端詳。〔報子上白〕姜維降漢。〔遵〕再探。〔報下〕〔遵〕不好了。〔唱搖板〕聽說姜維把漢降。不由怒氣滿胸膛。掌燈忙把城樓上。〔龍套帶遵上城套下〕〔遵唱搖板〕火砲連天排戰場。〔魏延扮姜維上打馬岱下〕〔魏唱搖板〕戰場殺敗一員將。〔白〕都督。〔唱〕快快開城作商量。〔遵接唱〕城上觀不見城下將。你是何人到戰場。〔魏接唱〕都督不必問端詳。我是姜維降漢王。〔姜上打魏下〕〔姜接唱〕戰場殺敗一員將。〔白〕都督。〔唱〕快快開城作商量。〔遵接唱〕住了。你今降了諸葛亮。還有你母在我邦。開弓就把雕翎放。〔遵下〕〔關興張苞上打姜同下〕〔四龍套上車夫推孔上〕〔孔唱搖板〕四下安排天羅網。姜維小兒無躲藏。四輪輦暫停在山崗上。〔車夫下〕準備弩

弓射虎狼〔四將同姜上〕〔姜唱搖板〕四面俱是蜀兵將，好似鐵壁與銅牆。勒住絲韁用目望，〔啊〕四輪車輦在山崗。認得他是諸葛亮，不由豪傑怒滿腔。手使金槍朝上闖，〔孔白〕大膽〔唱搖板〕姜維小兒休逞強。要你保保那真明主，爲什麼扶保篡位王。〔魏接唱〕姜維休要逞剛強，〔馬接唱〕剛強怎比楚霸王。〔關接唱〕猛虎自有獵戶擋，〔張接唱〕看你歸降不歸降。〔姜白〕哎呀，〔唱〕豪傑入了天羅網，殺前退後無躲藏。本當戰死沙場上，冀城縣還有我的老萱堂。也罷，沒奈何下馬來歸降。含羞帶愧跪道傍。〔四將白〕姜維歸降，〔孔唱倒板〕八卦陰陽如反掌。

〔四將〕姜維歸降，〔孔笑〕哈哈，〔孔唱慢西皮〕他含羞帶愧跪立在道旁，我不愛將軍韜略廣。愛將軍是一箇行孝的兒郎，〔姜接唱〕久聞丞相韜略廣。某早有此心降順劉王，望丞相開大恩將某放。冀城縣還有我的老萱堂，〔孔唱原板〕我早已安排令堂母，勸將軍何必掛心旁。一出祁山收此將，心中得意喜笑揚。怕的是五丈原難得闖，兵權大印託付他承當。請將軍同把車輦上，〔姜接唱搖板〕姜維撩袍跪道旁，〔孔唱〕酒宴擺在中軍帳。我與將軍談論兵機，敍衷腸。〔同下〕

无咎先生書畫格言潤例

无咎先生努力於文藝者。垂二十年。著作等身。而尤工書法。剛健婀娜。超然脫俗。久爲識者所推賞。然潤例甚昂。且不樂大人先生爲之游揚。茲特徇朋好之請。允于最近期內。爲各界寫古今中外賢哲格言書件五百幅。以廣流傳。而厲廉隅。值此亟圖復興民族之際。殆亦有心人所樂聞歟。

代訂格言書件潤例如下：

楹聯 一元五角 屏條 四幅四元 立軸 一元五角 堂幅 三元
紙(用雙頁)墨郵費。一律贈送。 郵票代潤。十足通用。七日回件。

(額滿爲止。恕不通融。愛好者請從速。)

收件處 上海 山東路 教育書店

寶蓮燈

戲情

羅州的縣官劉彥昌，妻子王桂英，生了一子，名叫秋兒；彥昌以前和二郎神的妹子三聖母，曾經結了塵緣，生了一子，名叫沉香。三聖母因此觸怒二郎神，將他壓在華山下受苦，沉香就由王氏撫養。沉香和秋兒非常友愛，用功讀書。有一天沉香將告老太師秦燦的兒子官保打死，自知大禍不淺，回去告訴彥昌。秋兒怕哥哥受罪，自認是他打死。彥昌也無從判斷，王氏出來細問，也是不能明白。但是王氏總難免有袒護秋兒之意，彥昌大不謂然。這時王氏忽然想到從前三聖母送紅燈救過他們，就忍痛犧牲自己的兒子，來救沉香。於是彥昌就把沉香放走，帶了秋兒到秦府去請罪抵命了。

登場人物表

劉彥昌(老生)

王氏(青衣)

沉香(小生)

秋兒(小生)

〔劉彥昌上引〕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
 〔沉香秋兒同上跪下哭起來〕〔劉〕啊，你這兩個小奴才，哭哭啼啼，敢是在學中不用心讀書，被先生責打，回得家來，爲父的也要打。〔沉香〕哎呀，爹爹呀，孩兒在學中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劉〕你

才怎講。〔沉香〕將秦府官保打死了。〔劉白〕哎呀，〔急暈過去〕〔沉香〕爹爹醒來。〔劉唱二簧倒板〕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哭叫〕沉香，秋兒，哎呀，兒啊。〔沉香同哭〕爹爹，我父，哎呀，爹爹呀。〔劉唱二簧搖板〕冷水澆頭，懷抱冰，回頭便把姣兒問，那個奴才打死了。

人。〔白〕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沉〕是孩兒打死的。〔劉〕好奴才。〔唱二簧搖板〕罵聲無知小沉香，敢在學中把人傷，手拉姣兒出府往。〔秋〕啊，爹爹那裏去。〔劉唱二簧搖板〕去到秦府把命償。〔秋〕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劉〕哦，是你打死的。〔秋〕孩兒打死的。〔劉〕好奴才。〔唱二簧搖板〕大罵秋兒小畜生，敢在學中打傷人，手拉姣兒出府門。〔沉〕爹爹那裏去。〔劉接唱搖板〕去到秦府把命拚。〔沉白〕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劉〕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的。〔沉〕乃是孩兒打死的。〔劉〕哦，是你打死的。〔沉秋〕是孩兒打死的。〔劉〕哎，看他二人分明是兄不攀弟，弟不攀兄，兒啊，爲父的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你二人席地而坐聽爲父的道來。〔沉秋〕是。〔劉〕伯夷叔齊二大賢，弟兄推位讓江山，弟讓兄來兄不肯，兄弟來弟不擔，首陽山前同餓死，沉香秋兒要學古人難上難。〔唱二簧快三眼〕昔日裏有一個孤竹君，伯夷叔齊二大賢，人都只爲孤竹君身染重病，傳

口召命次子卽位爲君，那叔齊分長幼不能擔任，那伯夷遵父命也不能依從，弟讓兄來兄不能應允，兄推弟來也不能夠擔承，那伯夷出午門無有蹤影，那叔齊逃出了後寧門，首陽山前凍餓死，留得美名萬古存，爲父的怎比得孤竹君。二姣兒也難比兩個賢人，打死了別家子父能作主，打死了秦官保不能担承，我本當帶沉香秦府償命，我的兒啊，想起了三聖母送紅燈，我本當帶秋兒秦府償命，秦府償命我的兒啊，後堂內還有那王氏桂英，左難右難難壞了我。〔沉秋同哭〕〔劉接唱〕後堂內請出了兒的娘親。〔沉秋〕有請母親。〔王氏在幕內唱二簧倒板〕又聽得二姣兒一聲請。〔王氏上唱二簧迴龍腔〕後堂內來了我王氏桂英。〔轉唱二簧慢板〕站立在屏風後側耳細聽。〔劉〕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哇。〔沉秋同哭〕〔王唱二簧慢板〕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聲。〔白〕老爺。〔劉〕夫人。〔王白〕妾身來了。〔劉〕你來得好哇。〔王〕呀。〔唱二簧快三眼〕莫不是二奴才不聽教訓，有道是子不教不能夠成人。

〔劉〕不是的啊。〔王接唱快三眼〕莫不是羅州正堂嫌官小，少不得在那品級台上步步高陞。〔劉〕也不是的。〔王接唱快三眼〕這不是來那不是。〔劉〕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哇。〔王唱二簧搖板〕莫不是二奴才打傷人。〔劉〕我想這一場禍事未了，又是一場禍事。〔王〕老爺此話從何而起。〔劉〕這兩個奴才在南學攻書，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王〕你纔怎講。〔劉白〕將秦府官保打死了。〔王〕哎呀。〔急疊過去〕〔劉〕夫人醒來。〔王醒轉唱二簧倒板〕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哭叫〕沉香，秋兒兒啊。〔沉秋同哭〕母親親娘，娘啊。〔王唱二簧搖板〕悠悠頭上走三魂，回身便把老爺問。〔白〕老爺。〔劉〕夫人請坐。〔王接唱搖板〕那個奴才惹禍根。〔白〕老爺，那個奴才將秦府官保打死。〔劉〕下官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王〕既是沉香將人打死，老爺就該帶他前去償命。〔劉〕下官又問到秋兒，秋兒又說是他打死的。〔王〕哦，秋兒麼，但不知打死秦府幾個兒子。〔劉〕一個官保。〔王

白〕却又來，難道叫我兩個兒子與他償命不成。〔劉〕下官正爲此事爲難。〔王〕不是妾身誇口，此事不問便罷。〔劉〕夫人若問呢。〔劉〕一定要問一個清楚明白。〔劉〕着啊，我想夫人乃是丞相之女，胸中必有高才，來來來，家法在此，夫人與我問一個打一個，要與我問一個清楚明白。下官這裏拜託了，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啊。〔劉下〕〔王〕呀。〔唱二簧搖板〕老爺家法付奴手，二堂難壞我王桂英，走向前來把沉香問，那個奴才打死人。〔白〕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沉〕是孩兒打死的。〔王〕打死人是要償命的。〔沉〕情願償命。〔王〕可捨得兒一雙爹娘。〔沉〕難以割捨。〔王〕兒自己的狗命。〔沉〕命該如此。〔王白〕好奴才，着打。〔劉上白〕啊，夫人你打的那個奴才。〔王〕打的是沉香。〔劉〕着啊，想他乃是少娘無父的孩兒，你要與我着實的打。〔哭叫〕沉香，我兒，哎呀兒啊。〔劉下〕〔王〕呀。〔唱二簧搖板〕舉手來打沉香子，老爺一傍發恨聲，擲下沉香奴，不問再把秋兒問一聲。〔白〕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秋〕是孩兒打死的。〔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秋〕情願與他抵命。〔王〕可捨得兒一雙爹娘。〔秋〕難以割捨。〔王〕兒自己性命。〔秋〕命該如此。〔王〕兒若有此事爲娘就要打。〔秋哭〕〔王哭〕哎呀。〔劉上白〕哎。夫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王〕怎麼是妾身的不是。〔劉〕方纔你打了沉香。就該打秋兒。既不打秋兒。就不該打沉香。看將起來。你這爲母的。就有兩樣的心腸啊。〔哭叫〕沉香我兒兒啊。〔王〕兒啊。〔劉〕哎。你的兒子在那廂啊。〔王白〕哎呀。〔唱二簧搖板〕我這裏不打秋兒子。老爺道我有兩樣心。狠着心腸將兒打。〔白〕老爺我打了。〔劉〕你打遲了哇。〔王白〕哎呀。〔接唱搖板〕打在兒身痛娘的心。〔劉〕夫人可曾問過明白。〔王〕妾身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老爺就該帶他前去償命。〔劉〕夫人可曾問過秋兒。〔王〕那秋兒麼。哎。這個奴才也說是他打死的。〔劉〕好一個也說是他打死的。還是問的不能明白。〔王〕還是不能明白。〔劉〕夫人。

我把你好有一比。〔王〕比作何來。〔劉〕一盆漿糊。〔王〕此話怎講。〔劉〕你那心中糊塗的緊哪。〔王〕老爺。想你身爲羅州正堂。上與朝廷辦事。下與黎民分憂。連自己的兩個兒子。都不能審問明白。反來埋怨妾身不成麼。〔劉〕夫人你想啊。想下官身爲羅州正堂。上與朝廷辦事。下與黎民分憂。那些黎民百姓。不犯事便罷。若犯在下官手內。輕者是打重者。是夾如今這兩個小冤家。眼巴巴的站在我我二人的眼前。叫我打在那一個身上。夾在那一個的腿上。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王〕有手難打自己的兒。〔劉〕夫人。你好一張利嘴。〔王〕老爺你也不差。〔劉〕審問不明。你就不該審。〔王〕那個要審。〔劉〕不要你問。〔王〕我就不問。〔劉王同哭〕沉香秋兒我兒兒啊。〔劉〕不要爲了這兩個小冤家。傷了我二老的和氣。夫人這裏來。〔王〕老爺何事。〔劉〕下官倒有個主見在此。〔王〕老爺有何高見。〔劉〕夫人去問沉香。下官去問秋兒。兩下一對就明白了。〔王〕這個使得。妾身去問沉香。〔劉〕下

官去問秋兒。〔劉王〕請啊。〔劉王〕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沉秋〕是孩兒打死的。〔劉王〕打死人是要償命的。〔沉秋〕情願與他償命。〔劉王〕可捨得一雙爹娘。〔沉秋〕難以割捨。〔劉王〕兒自己的狗命。〔沉秋〕命該如此。〔劉王〕好哇。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肯連累二爹娘。〔劉〕我這才明白了。〔王〕我這才明白了。〔劉〕夫人明白何來。〔王〕老爺明白何來。〔劉〕下官去問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哥哥相干。〔王〕這就不對了。〔劉〕怎麼不對。〔王〕妾身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兄弟相干。〔劉〕問來問去。還是不得明白。這這這便怎麼處。〔王〕哎。老爺。〔劉〕夫人何事。〔王〕妾身倒有個拙見在此。〔劉〕有何高見。〔王〕老爺去問沉香。妾身去問秋兒。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劉〕是啊。想那秋兒。乃是夫人所生。有什麼言語。總要對夫人講的。〔劉王〕請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沉秋〕孩兒打死的。〔王〕哽。縱然是你。也要說是他。

〔劉〕啊。夫人。這作什麼。〔王〕不會做什麼。〔劉〕夫人。你看這上。〔王〕青天。〔劉〕這下。〔王〕后土。〔劉〕你我為父母的。〔王〕良心二字。〔劉〕着啊。夫人。你不要偏心啊。〔王〕老爺不要多疑。〔劉王〕請兒啊。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的。〔沉秋〕孩兒打死的。〔劉王〕哽。諒你也不敢。〔王〕我這纔明白了。這纔明白了。〔劉〕夫人明白何來。〔王〕妾身問過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哥哥打死的。他站在一傍。連手也不會動。〔劉〕這就不對了。下官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傍。被嚇呆了。哇。〔王白〕依妾身看來。一定是沉香。〔劉〕一定是秋兒。〔王〕一定是沉香。〔劉〕哎。我想秦府官保。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兒。乃是我劉彥昌。私自出衙。將人打死。家院搭轎。〔王〕且慢。老爺那裏去。〔劉〕到秦府。替你兒子償命去。〔王〕哎。呀。老爺。我想秦府官保。也不是兩個奴才打死的。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將人打死。丫環搭轎。〔劉〕夫人那裏去。〔王〕去到秦府。替你那兒子前去償

命啊〔劉〕夫人你言來言去。下官倒明白了。〔王〕明白何來。〔劉〕若是沉香將人打死。讓沉香前去償命。〔王〕若是秋兒呢。〔劉〕也叫沉香前去償命。〔王〕這是爲何。〔劉〕夫人你想啊。那秋兒下得學來。叫道一聲母。有夫人替他作主。叫道一聲父。下官也主得一半。我想那沉香下得學來。叫道一聲母。他那母親你是知道的。叫道一聲父。下官眼巴巴不能與他作主。看將起來。還是叫少娘無父的孩兒。前去償命啊。〔哭叫〕沉香我兒兒啊。〔王〕兒啊。〔劉〕哎。你的兒子在那廂啊。〔王哭〕哎呀。〔劉唱二簧搖板〕看起來還是兒償命。她自己生來自己疼。手拉姣兒出府門。〔王〕那裏去。〔劉接唱搖板〕去到秦府把命拚。〔王〕哎。老爺可記得三聖母送紅燈之事麼。〔劉〕哎。不提三聖母送紅燈。還則罷了。提起三聖母送紅燈。叫下官好恨。〔王〕敢是恨妾身不成。〔劉〕下官焉敢恨着夫人。想當年路過芷碣山。被蟒蛇吞在腹內。也就是了。偏偏三聖母送的什麼紅燈。如今生下這個小冤家。才惹下這

場大禍。〔王〕此乃是洪福。〔劉〕禍事。〔王白〕洪福。〔劉〕既知道是洪福。夫人你心下放明白些。〔王〕老爺聽你言來語去。我妾身倒明白了。〔劉〕夫人明白何來。〔王〕秦府官保。要是秋兒打死。讓秋兒前去抵命。〔劉〕若是沉香呢。〔王〕少不得也叫這個奴才前去抵命。〔劉〕夫人你要醒來說話。〔王〕未曾睡着。〔劉〕我看你句句都是夢話。〔王〕句句實言。〔劉〕我却不信。〔王〕我就對。〔劉〕我就跪下了。沉香快快叩頭。你母親放了你了。〔王〕呀。〔唱二簧搖板〕一句話兒錯出唇。把姣兒送到了枉死城。手拉秋兒後堂進。〔劉〕下官這裏跪久了。〔王〕呀。〔唱二簧搖板〕二堂跪壞兒夫君。將身跪在塵埃地。尊一聲過往神靈。我若捨子有假意。三。〔劉白〕怎麼樣。〔王接唱〕三尺白綾我喪殘生。〔劉接唱搖板〕多謝夫人開了恩。〔四校尉上急走過場下〕〔王唱二簧搖板〕那裏的人馬鬧喧聲。〔白〕外面何事驚慌。〔劉〕秦府人役。〔王〕沉香那裏逃命。〔劉〕後花園隨我來。〔王〕啊。老爺沉香呢。〔劉〕逃命去了。〔王〕叫他回來。〔劉〕去遠

了。〔王〕妾身還有話講。〔劉〕沉香轉來，你母親喚你。〔沉〕母親有何吩咐。〔王〕哎，兒呀，你此番前去逃生，倘若見着你那生身母親，將為娘捨子之義，對她說明，假如我二老百年之後，你買份紙錢，到為娘墳前一祭，也不枉為娘捨子一場。話已講完，來也在兒，不來也在兒啊。〔劉〕兒啊，你要記下了。〔唱二簧倒板〕父子們在前廳珠淚難忍。〔哭叫〕沉香我兒兒啊。〔唱二簧搖板〕到如今才說出已往緣因。那王桂英不是兒的親。〔沉〕禁聲。〔劉〕丫環們，夫人後堂來了，快看茶啊。〔沉自〕啊，爹爹親什麼。〔劉接唱二簧搖板〕那王桂英不是兒的親生母哇。〔沉〕兒的母親呢。〔劉接唱搖板〕三聖母是兒的老娘親。〔沉〕孩兒不信。〔劉接唱搖板〕我兒若是不肯信，現有血書作證憑。〔沉接唱搖板〕一見血書果是真，怎不叫人兩淚淋，回頭便把母親請。〔王領秋上唱二簧搖板〕姣兒為何你不逃生。〔沉接唱搖板〕辭別母親出府門。〔自〕哎呀。〔接唱〕只怕難出羅州城。〔劉接唱搖板〕羅州生來羅州養，那個不識小沉

香抓一把灰土臉罩上。〔沉下劉暈倒〕〔王〕老爺醒來。〔劉醒轉唱二簧倒板〕後花園去了沉香子。〔自〕夫人沉香呢。〔王〕沉香逃命去了。〔劉〕兒啊。〔唱二簧搖板〕父子們相逢萬不能。〔王秋同哭〕〔劉接唱搖板〕他母子哭得如酒醉，自己養的自己疼。〔自〕也罷。〔接唱〕一根繩索將兒帶定。〔王〕那裏去。〔劉接唱搖板〕他就是秦府抵命的人。〔王〕你將你的兒子放走，叫我的兒子前去償命，那是萬萬不能。〔劉〕夫人可記得方才廳前盟言。〔王〕那那那是一句戲言。〔劉〕你放手。〔王〕我是不放手。〔劉〕你不放手，我就要。〔王〕要怎樣。〔劉推王倒地拉秋下王追下〕

快活人

姚湛汪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
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
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
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王元谷先生主選

二十五史精華

上海教育書店發行

十三朝興亡歷歷在目

五千年大事一覽靡遺

為史學名家心血結晶

是五十二部全英

以客觀的眼光，正確的意識，科學的方法，沙裏淘金般擷取，
「研究」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精英」而成此巨編。

為讀書界打破「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讀起」之困難，使篇幅浩繁而貴族化之歷史巨著，普及於一般民衆，吾人只要費了半個月的工夫，閱讀一過，便知中國五千年來一切變遷之梗概矣。

詳簡適宜 校勘正確
印刷精良 形式美觀

全書洋洋二百八十萬言，排就四千一百餘面，分釘新式精裝四巨冊。
每部原價四元，特價二元八角。
函購寄費奉送，外贈後列四種。

清代名人傳 一冊

歷代疆域變遷圖 一冊

中西歷代甲子紀元編 一冊

對照歷代甲子紀元編 一冊

中國五千年大事記 一冊

泥馬渡康王

戲情

北宋徽欽二帝，被金人虜去，囚五國城，困苦萬分。從前有一個代州總兵叫崔孝，陷落在金邦十八年，現在做了金營中的馬醫。這時他就預備了兩套羊裘，和些羊牛肉脯，送到五國城，見了二帝，請求寫一道血詔，帶出五國城，暗中派人送給康王，教他暫到南方即位稱君。這時康王也被押在金營，既然得到了血詔，正在躊躇，忽然有一隻神鳥，口說人語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甚麼時候？」康王遂借射鳥爲名，向南逃走。逃至夾江邊，金兀朮已經追來，幸虧得到一匹神馬，載着康王，涉過夾江，過江一看，乃是一匹泥馬，方才知是神人保佑康王，就此到了臨安，稱帝就是南宋。

登場人物表

崔孝(老生)

康王(小生)

徽宗(生)

欽宗(生)

兀朮(淨)

〔崔孝上引〕從龍披鎧報君恩，膝滿遮天蔽日雲。有志擎天無路入，英雄空自泣長城。〔白〕老漢崔孝，昔爲雁門總兵，後遭摘貶，流於北國，醫獸爲生。近聞徽欽二聖，被囚五國城中，苦不可言，是我備得羊裘二件，前來看我，我那仁主，以盡爲臣之道。正是國家顛沛，隨天運，空使孤臣淚滿襟。來此已是吓，那位爺在。〔二小番甲乙上白〕奉了狼主命，看守五國城。〔崔〕二位。〔甲乙〕吓，原來是崔老兒，咱

們這裏，又沒有馬醫，你來幹什麼。〔崔〕請問二位，開得我朝君王，被囚在此，可是真否。〔甲乙〕是真，你問他怎麼。〔崔〕老漢離家日久，特來問問家鄉光景，求二位爺方便一二，放我進去。〔甲乙〕吓，胡說，這是南朝兩個皇帝，被俺狼主囚在此地，命咱們提鎗喝號，日夜防守，豈容閒人出入麼？不看你年老，定要拿你問罪，不要多說，做你的生意去罷。〔崔〕哎，二位吓。〔唱〕簞搖板，可憐我離家鄉二十

餘載到如今沒有個音信往來。〔甲乙〕他是個皇帝，怎能夠替你帶家信。你在那裏住。〔崔唱搖板〕家住在崔家莊汴梁城外，與君王鈸鈸鄉談談心懷。〔二小番〕他是君，你是民，沒有什麼攀談。〔崔唱搖板〕他是君，我是民，鄉親有愛，哎呀二位爺吓，可憐他失國君死無葬埋。〔二小番〕你苦苦要見，敢則有什麼夾帶麼。〔崔唱搖板〕我帶來羊皮襖與他遮蓋，權當做祭君王燒奠坟台。〔甲〕我的哥。〔乙白〕怎麼。〔甲〕看這老頭兒哭得可憐，他若做官，到是個忠臣。〔乙〕他在咱們這裏二十多年，諒他沒有什麼奸詐，咱們放他進去罷。〔甲乙〕老頭兒。〔崔白〕有。〔甲乙〕我們放你進去見面，你就要出來。〔崔〕是就出來的。〔甲乙〕咱們進去喝酒請吓。〔甲乙同下〕

〔崔〕我那萬歲在那裏。〔歡欽帝內白〕苦吓。〔崔〕聖上吓。〔歡內唱二簧倒板〕忽聽得呼萬歲，心中自揣。〔歡欽同上〕〔欽白〕老天吓。〔欽唱搖板〕沙漠地那還有賢臣到來。〔歡唱搖板〕心恍惚，睜雙眼將他觀看。〔歡唱搖板〕又只見一老臣跌跪塵埃。〔白〕下跪何

人。〔崔〕罪臣崔孝，昔為雁門總兵，遭了摘貶，流於北國，今聞二主被困，臣帶得羊裘二件，前來探望。今見陛下受此凌辱，使臣寸斷肝腸，但不知老王陛下何由至此。〔欽〕哎呀，卿家吓，這是寡人之錯，誤聽奸賊專權，金兵起叛，被張邦昌等蔽日欺天，隱瞞不漏，直等金兵臨城，朕纔知覺，欲待開城迎敵，怎奈孤兵微將寡，四路不通消息，只得聽從奸言，命九殿下出城求和，被金人刺死，後命康王過江，奸賊誣孤父子，囚與此地，不想太祖遺業，盡化灰塵，不但社稷傾危，亦且斷嗣滅後，說來好不痛心也。〔崔〕吓，康王殿下也在此麼。〔欽〕聞聽他已被金賊收留膝下矣。〔崔〕吓，陛下吓。〔唱搖板〕聽君言，把我的憂心焦壞，朝無主，奸掌權，怎把兵排眼，見得錦江山被賊所賣，吓，萬歲吓，怎得個棟樑臣，掃盡狼烟。〔欽白〕吓，崔卿吓。〔唱搖板〕孤父子囚禁在沙漠所在，小康王被賊哄自己癡呆，難得你秉忠心，單身入寨，還望你頒救兵，解此禍災。〔崔〕陛下至此急難之時，罪臣粉身碎骨，禮所當

然只是路途遙遠。老臣骨軟筋衰。只恐無命歸國。空勞君王盼望。如何是好。〔欽〕這便怎麼。〔崔〕這哦。有了。〔欽〕卿有何計。〔崔〕康王殿下。現在這本營中。陛下可修詔書。待臣祕密投交殿下。叫他見機而行。逃回中原。整頓大兵前來。迎救老王。同陛下回國。〔欽〕此計甚好。待孤咬破指尖。扯下汗衫。草寫血詔便了。〔崔〕哎呀。看陛下這等形衰。敢是飲食不足麼。〔欽〕崔卿吓。我父子在此。每日只有一粥冲飢。〔崔白〕哎。聖上吓。〔唱搖板〕可憐他九重尊如何忍耐。每日裏一殮粥飢餓難挨。若取飯又恐怕出入有礙也罷。我只得割己肉。急火煮來。請陛下書寫詔暫且等待。有罪臣去取飯與主下懷。〔欽〕他們怎肯放你出入。還是帶了詔書去罷。〔崔〕不妨。老臣在此二十餘年。這些兵卒。俱已認識。陛下請寫詔書。臣去就來。〔欽〕就要來吓。〔崔〕領旨。〔下〕〔欽〕崔卿吓。〔唱倒板〕有寡人修血詔。珠淚滿腮。〔唱二簧慢板〕難得這老孤臣從空降來。咬中指鮮血淋。詔書寫載。〔咬指介〕〔驚〕皇兒。你你好不疼痛。

也。〔欽〕兒臣不痛。〔驚〕十指連心。那有不痛之禮。〔欽白〕父王吓。〔唱搖板〕忍疼痛恐傷我父王心懷。欽宗詔曉御弟飛馬離塞。回中原領人馬早定兵災。老王爺同孤在五國城待。似蘇武啖毡雪倒臥塵埃。太山皇錦江山今已損壞。仗御弟整乾坤重理龍台。老王爺和愚兄料難久待。哎。御弟吓。孤死期在目前。魂掩泉台。至陰曹聽御弟頌師奏凱。那時節。瞭目心撒手去。永不聖心懷。〔崔上唱搖板〕索股兒割不上一斤一塊。冲不了二主飢苦痛哀哉。〔白〕陛下。詔書可曾修起。〔欽〕修起好了。〔崔〕老臣烹得羊肉數片。與我主充飢。〔欽〕送與老王爺御用。〔崔〕是老王爺請用。〔驚〕哎。難得賢臣如此忠心。〔欽〕崔卿。這樣曠野之地。人烟全無。那得有此湯水。〔崔〕是老臣問金丁買來的。〔驚欽白〕哦。〔驚〕皇兒。你也吃些。〔欽〕兒臣怒氣填胸。吞吃不。〔驚〕陛下暫且容忍。請問詔書上面。怎生區處。〔欽〕哎呀。崔卿吓。寡人千言萬語。書之。不盡。只是大宋江山。在此一舉。卿家請上。受寡人一

拜〔崔〕哎。老臣不敢。〔銑〕父王看崔卿左手血淋淋。滿臉疼痛之狀。却是爲何。〔徽〕哦。崔卿割股救我父子之飢。〔徽飲白〕崔卿取手過來。〔徽飲同哭〕哎呀崔卿吓。〔徽唱搖板〕只見他割了股鮮血尙在。〔飲唱搖板〕不由人悲切切。感痛傷懷。〔徽唱搖板〕似這等忠良臣有誰比賽。〔飲唱搖板〕臨煙閣表芳名萬古賢哉。〔崔〕陛下吓。〔唱搖板〕聖天子遭囚禁。臣心傷壞。縱粉身與碎骨。也是應該。請主公沒把這閒情掛礙。有何言囑老臣。緊記心懷。〔徽飲同唱搖板〕也無言也無語。低頭下拜。〔徽〕皇兒。〔飲白〕御弟吓。〔徽飲同唱搖板〕速速的急回國。早把兵排。〔同白〕哎呀卿家吓。〔徽飲同下〕〔崔〕領旨。〔唱搖板〕藏血詔心如箭。恨足不快。〔二小番同上白〕崔老兒進去半天。還不見出來。我們進去瞧瞧。哎。崔老兒還不快走麼。〔崔〕哦。〔唱搖板〕言未盡。又只見金兵到來。〔甲乙〕快走快走。〔同下〕

〔廉王上引〕風烟驟起霧乾坤。損破金殿出風塵。失勢蛟龍難出現。我何時才得駕行雲。〔白〕吾趙

構。乃徽宗之子康王是也。世代登基祖業。只因兄王不識賢路。聽奸專權。故爾被誑在此。使孤有兵難調。有國難投。金賊愛孤如珍。收爲膝下。不知幾時雲開日現。再整乾坤。〔衆小番同上〕〔廉王〕父王今日興圍命孤同往。只得在此伺候。〔崔上白〕九重血詔藏懷內。來覓開基創業人。看那傍坐着一員小將。面生得很。不像金邦打扮。敢麼。就是康王千歲。待我原做醫馬爲由。近前答話吓。列位吓。〔小軍〕站開些。殿下在此。〔崔〕是可有馬醫麼。〔小軍〕沒有。站開些。〔崔〕是吓。爺這裏來。〔小軍〕崔老兒做什麼。〔崔〕請問這員小將面生得緊。他是那個吓。〔小軍〕崔老兒。你不知道。這是南朝殿下康王。被咱們四太子誑來。收爲螟蛉之子。咱們太子爺十分歡喜他呢。〔崔〕哦。原來如此。〔廉〕哎。看這老兒。只管偷眼覷我。似有含蓄之言。聽他口語。不是北方人氏。莫非我朝探士乎。哦。自有道禮來。〔小軍〕在。〔廉〕這是何人。〔小軍〕他是醫馬的。〔廉〕哦。他是醫馬的麼。〔小軍〕正是。〔廉〕你們各自分頭去。

看各營的馬匹。若有病症。命他前去醫治。〔小軍〕
是〔下〕〔崔〕小人叩頭。〔康〕你能醫馬麼。〔崔〕能醫。
〔康〕可能治人心痛。〔崔〕能治人心痛。〔康〕孤之
 心病。你能治否。〔崔〕能治。請問殿下。可是康王千
 歲。〔康〕正是。你是何人。〔崔〕罪臣崔孝。昔爲雁門
 總兵。〔康〕莫非我朝有救。〔崔〕今有欽。〔康〕禁聲。
 欽什麼。〔崔〕今有欽宗皇帝血詔在懷。不便呈上。
〔康〕哎呀。想這四面俱是金兵。不便接詔。這便怎
 麼處。哦有了。崔卿兀朮今日打圍。命小王同往。你
 可往南先行數里。在路旁等候。待孤假意墜馬。脫
 身回來計議。〔崔〕是。〔康〕快走快走。〔崔白〕吓是
〔下〕〔小軍上白〕啓殿下各營馬匹俱無病症。〔康〕
 起過了。〔同下〕

又得降將。且喜趙家父子。皆被誑來。囚於此地。只
 待張邦昌等各處招安。接應已到。便可登基也。今
 當中秋天氣。不免射獵一回。稍壯胆色來。〔衆〕有
〔金〕有請二位王爺。〔衆〕有請二位王爺。〔王甲乙〕
同上白〕來了。〔甲〕悶向南山擒虎豹。〔乙〕閒來東
 宮樂管絃。〔甲乙〕吓皇兄。〔金〕御弟少禮。〔甲乙〕喚
 小弟出來。有何軍情。〔金〕今當中秋之日。猶恐衆
 將懶怠。一同射獵一回。壯其軍威。〔甲乙白〕有禮。
〔金〕皇兒一同前去。〔康〕領旨。〔金〕衆將官。〔衆〕
有〔金〕人馬開到校場。〔衆九〕〔康跌介〕〔金〕皇兒可
 曾跌壞。〔康〕兒臣墜下馬來。多虧此人扶住。只是
 傷了右腿。〔金〕吓。你是何人。〔崔〕小人姓崔名孝。
〔金〕爲何打扮不同。〔崔〕小人乃南朝人氏。在此
 醫馬二十餘年了。〔金〕他是醫馬的麼。〔衆〕是醫
 馬的。〔金〕多大年紀。〔崔〕八十一歲。〔金〕可想回
 鄉。〔崔〕小人乃單身一人。回家也是無益。〔金〕好
 命。你以爲殿下親隨。小心服侍。另有陞賞。〔崔〕謝
 千歲。〔康白〕兒臣自不小心。不能隨駕。父王恕罪。

〔金〕皇兒回營調治。爲父射獵就回。〔康〕謝父王。
〔四番兵崔康同下〕〔金〕催動人馬。〔衆允喝同下〕

〔康衆人同上〕〔康〕你等退下。〔四小軍下〕〔康〕崔

孝隨我來。〔崔〕是。〔康〕崔孝。聖諭何在。〔崔〕血詔

在此。〔康〕哎吓。父王皇兒吓。〔唱二簧搖板〕趙康王

見血詔珠淚滿腮。可憐你九重尊血染絹來。欽宗

詔曉御弟飛馬離塞。回中原殞人馬早定兵災。老

王爺同孤在五國城待。似蘇武啖毡雪倒臥塵埃。

太山皇錦江山今已損壞。望御弟整乾坤重復龍

台。老王爺和皇兄料難久耐。哎吓。父王吓。死期至

在目前魂掩泉台。在陰曹聽御弟頒師奏凱。那時

節。瞭目心撒手去。永不掛心懷。哎。哎。父王皇兄

吓。觀罷了這血詔無計可奈。似蛟龍被金鎖怎若

得開。〔崔〕殿下請止悲泣。打點回南主意。休負二

聖之望。〔康〕哎吓。崔卿吓。金兵重重疊疊。兀兀不

肯遠離。如何脫身。〔崔〕這便怎處。〔康〕哦有了。崔

卿你可隨孤左右。待孤轉到圍場。面見兀兀。想那

圍場之處。便是回南要路。候他罷獵回營。見機逃

走便了。〔崔〕倘問墜馬情由。怎生回答。〔康〕孤自
有回答。帶馬。〔崔〕在。〔康唱西皮搖板〕藏機密到圍
場。將言遮蓋。回南朝起大兵。勦滅狼豺。〔同下〕

〔崔府君一馬童子回卒同上〕〔府君〕吾乃崔府

君是也。今當康王歸國之期。吾嘗暗中保護。童兒

〔童〕有。〔府君〕你可變一飛禽。口吐南朝言語。指

引康王歸國。不得有誤。〔童〕領法旨。〔府君〕馬童

過來。〔馬童〕有。〔府君〕你可帶吾坐騎。在兩界山

等候。待康王落馬。與他乘之。〔馬童〕領法旨。〔下〕

〔府君〕爾等保護康王過江。不可有誤。〔衆〕領法

旨。〔同下〕

〔金衆人同上〕〔金〕撒下圍場。〔衆喝〕〔金〕吓。御弟

〔甲乙〕皇兄。〔金〕你我雖享一國之榮。究竟荒山

沙漠之地。萬不及中原繁華。但愿早得中原。方爲

萬幸。〔甲乙〕皇兄洪福齊天。中原不久垂手而得

矣。〔同笑介〕〔金〕吩咐起射。〔四侍女允起鼓各射介〕

〔金〕好弓開如滿目。箭法似寒星。孤鬼難逃避。飛

鴻難縱橫。好箭法也。〔金〕吩咐操鎗。〔衆番允操

鎗介〔金〕好吓兒郎雄似虎。鎗鋒鐵甲穿。舞動梅花錦。翩翩可仗先。好鎗法。哈哈。〔一虎上過場介乙〕追下。又追虎上打死虎介。〔金〕御弟打虎之能。不弱卞莊存孝也。〔乙〕皇兄誇獎。〔金〕侍女們。〔衆白〕有

〔金〕歌唱一回。〔四侍女唱〕三陽開泰和風至。綠柳陰子規啼。荒郊外空中亂舞。飛柳絮轉過小橋西。見幾個佳人閒遊戲。見一個牧童兒頭戴簑笠。身披蓑衣。跨青牛。口吹笛。借問聲杏花村。走那條路兒去。牧童回言道。轉過灣來芳草地。〔金〕好。回營領賞。〔衆女〕謝千歲。〔康內白〕馬來。〔上白〕父王在上。兒臣拜見。〔金〕罷了。〔康〕二位叔父。〔甲乙〕罷了。〔金〕皇兒方纔墜馬。怎能痊愈。〔崔上〕〔康〕兒臣此時。不過右腿疼痛。多虧崔孝槌把一回。似已痊愈。營中寂寞。特到駕前呈歡。〔金〕難得皇兒如此孝心。來賞崔孝黃金一錠。〔監允〕〔崔〕謝千歲。〔金〕擺宴。〔康〕兒臣把盞。〔童變鳥聲白〕趙構。此時不走。還有什麼時候。〔衆〕吓。〔童白〕趙構不走。待等何時。〔衆〕吓。〔金〕哎。這是什麼鳥聲。孤從未聽過。吓皇

兒。到像你南朝人說話一般。〔康〕啓奏父王。這是怪鳥。名叫梟鷂鳥。兒臣中原常有。鳴則不祥。況且能效人言。他在那裏罵父王。〔金白〕他罵孤什麼。〔康〕兒臣不敢奏。〔金〕此是鳥聲。非兒之罪。〔康〕謝父王。他罵父王騷雞狗。絕了你的咽喉。斷了你的首。〔金〕唔哇哇。這孽畜十分可惡。看弓箭過來。〔康〕父王賜與兒臣射罷。〔金〕也罷。看看皇兒弓箭如何。〔康〕謝父王。〔暗背自〕神聖在上。倘若上蒼不絕宋室之後。箭中鳥身。引孤逃命。〔射介〕〔下〕帶箭而逃。〔康〕帶馬追趕。〔崔〕是。〔康追下〕〔金〕皇兒不要追趕。哎。這孩子。一枝箭能值幾何。〔內喊介〕〔金〕衆軍爲何喧嚷。〔衆〕啓千歲。殿下踹營而過。衆軍迴避不及。故爾喧嚷。〔金〕原來如此。吩咐禁止喧嚷。兩廂閃開。任憑殿下出入。〔報〕得令。〔下〕〔內喊介〕〔金〕誰敢違令喧嚷。〔報〕上白。啓千歲。殿下馬驟如飛。往南而去。隨行軍士。恐其跌落。攔住馬頭。小千歲把他們斬首了。〔金〕吓。爲何斬本營將士。〔報〕看他有回南之意。〔金〕再探。

〔報〕得令。〔下〕〔金〕哎呀。看此子今日變顏悅色。比舊不同。事有可疑。軍士們。〔衆〕有。〔金〕隨孤追趕。不可傷他性命。違令者斬。〔衆下。金下。甲白〕御弟。〔乙〕皇兄。〔甲〕看昌平王把個南蠻。當作掌上明珠。只怕是栽林養虎。〔乙〕虎大傷人。〔同笑〕哈哈。你我一同前去。〔同下〕

〔康上。金衆人上。康下。衆番追下。〕〔金〕吓崔孝。你主人莫非有回南之意。〔崔〕小人不知。〔金〕一定是你的鬼計。趕他回來。將你碎屍萬段。〔金下。〕〔崔白〕吓。想我骨軟筋衰。不能持戈。扶保乾坤。但願皇天默佑。保主重興。我當盡忠一死。豈受千刀。哎呀。聖上吓。〔自匆下。〕〔康上。衆追上。〕〔金〕吓。看他頭也不回。果然心變。也罷。待孤射他一箭。且住。不要傷孤愛子。待孤射他馬腿便了。〔射介。康跌下。馬童暗上。牽馬康上。馬下。〕〔金衆人同上。〕〔金〕何人送馬與他。帶來見孤。〔衆〕並無人影。〔金〕追上前去。〔同下〕

〔康上。衆番將上。〕〔康〕哎呀。前有長江擋住。後有敵國追兵。甯做長江之鬼。不爲牛犬之兒。俺趙搆今

日死也。〔跳水下。〕〔金上白〕皇兒何在。〔衆〕投水而去。〔金〕怎生得渡。〔衆〕滿江大霧。不見人影。〔金〕閃開了。哎呀。皇兒吓。〔唱西皮搖板〕一霎時狂風起。大霧滿天。盼不見孤皇兒。好不慘然。〔衆唱〕莫不是他國中另有機變。〔金白〕來。速備戰船追趕。〔衆〕並無船隻。〔金〕他是怎生得渡。〔衆〕他是單人獨馬下江。並無船隻。〔金〕哎呀。兒吓。〔唱西皮搖板〕必定是遭風浪命喪九泉。沒有那擎天手不得回轉。哎呀。恨殺那崔孝賊奸計顯然。害得孤父子們心分腹變。害得孤被人談不識愚賢。孤與你東宮位歸期不遠。又何必捨性命誤入江邊。老天爺保佑孤父子重見。哎呀。吓。那時節滿爐香答謝上天。〔甲乙玉上〕馬來。〔甲唱搖板〕聞聽得小康王落水不見。〔甲乙同白〕皇兄。〔甲唱搖板〕何必把別家子掛在心間。〔乙唱搖板〕請回歸把胸中英才旋轉。〔甲唱搖板〕大丈夫何須被兒女爲牽。〔金唱搖板〕聽他言不由。孤羞愧滿面。〔白〕人馬收回。〔衆〕是。〔金唱搖板〕吞

着聲忍着氣。珠淚漣漣。〔同下〕

挑 華 車

戲 情

金兀朮帶兵進攻中原，杜充獻了金陵城池。岳飛聽見高宗要渡江到臨安，就迎駕到牛頭山。兀朮聞知，就分兵將牛頭山圍住攻打。飛恐軍糧斷絕，就叫牛皋到各處催糧。回來時，牛路遇見綠林豪傑高寵，攔住去路。牛皋和他對敵，一通姓名，高寵知道牛皋是岳爺的部將，情願投降。牛皋佩服他勇猛，兩人就結拜兄弟。一同押糧回營，引見岳爺，收在帳下。這時正和兀朮約期開戰，岳爺就派高寵守護纛旗。高寵自恨不得到前鋒殺敵，剛剛岳爺收兵上山，高寵誤會以為戰敗，他就將纛旗交給部下，放馬衝到陣前，舉槍刺傷兀朮。兀朮大驚逃走，高寵就衝進金營，逢人便殺。兀朮一見不能抵抗，命將鐵華車推出抵禦，那鐵華車滿裝木石，重有千斤，由高處衝下，不能抵擋。高寵不知他的利害，每見一車衝來，就用槍挑翻，毫不畏懼。那知他的力量雖大，那馬已經疲乏，不能支持。挑到第十一輛華車，那馬前足跌倒，把高寵掀翻在地，立刻被華車壓死。牛皋聞知，當時趕到陣前，把他的尸身奪回。那兀朮既被刺傷，也不敢再來攻山，反被岳家軍打敗逃走。

登 場 人 物 表

高 寵 (武生)

牛 皋 (武淨)

岳 飛 (老生)

金兀朮 (武淨)

高 宗 (小生)

〔四籠套岳飛上引〕轅門旌旗動，准備戰番兵。〔詩〕

精忠報國志凌霄，統領雄兵殺氣高。但願早把金

囚掃，迎接二聖轉還朝。〔白〕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宋室為臣，官拜五路招討使。可恨金兵犯境，攻

打金陵。我主隨同太宰李綱。來在牛頭山營中躲避。不料那番兵追殺前來。本當與賊交戰。無奈糧草未齊。也會命牛皋。四路催糧。未見到來。〔牛皋上白〕四路催糧草。回營把令繳參見元帥。〔岳〕糧草可曾催齊。〔牛〕俱已催齊。〔岳白〕賢弟之功也。〔牛〕元帥可曾與金人交戰。〔岳白〕就要開戰。現有戰書一封。尚須差一心粗膽壯之人。前去投遞。〔牛〕牛皋不才。情願去往番營。〔岳〕賢弟有此膽量。〔牛〕有此胆量。〔岳〕如此就請賢弟前去。還得要打扮文官模樣。方是正理。〔牛〕遵命。〔岳〕戰書在此。須要小心。〔牛〕得令。正是。胆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岳〕待等牛皋回營。派將對敵便了。來掩門。〔同下〕

〔四番兵金兀朮同上〕〔金白〕兵紮牛頭山。要擒岳兩蠻。〔小番上白〕啓狼主。宋營來一官員。要見狼主。〔金〕喚他進帳。〔小番〕宋營官員進帳。〔牛內白〕來也。〔牛上白〕領了元帥令。來此是番營。待我進去。俺牛皋奉了我家元帥將令。前來下戰書。請了請了。

〔金〕將書呈上來。〔牛〕吓。想我牛皋。來至此地。乃是一個客位。進得帳來。與你深施一禮。你坐在上面。昂然不動。大模大樣。真真自大。我想這自大。乃是一個臭字。真乃是臭。而不可聞也。吓。〔金〕孤家禮不成。〔牛〕說什麼常平王。短平王。你老子也曾。在太行山前。做過公道的大王。〔金〕孤家離位了。請坐。〔牛〕有坐。現有戰書一封。我家元帥叫某送來。與你觀看。〔金拆書介〕〔金〕你對你家元帥言道。修書不及。照書行事。〔牛〕如此。俺就告辭了。〔金〕恕孤不送。〔牛〕想我牛皋。此番前來。是一個客位。到此半日。連杯水酒。都沒得吃。麼。〔金〕來。陪牛將軍到帳前飲酒。〔牛〕這便才是正理。〔牛隨小番下〕〔金〕你看宋營之中。竟有如此心粗胆壯之人。這宋室江山。只怕一時恐難到手。〔同下〕〔牛上唱西皮搖板〕只吃得醉醺醺。站立不穩。出番營。到叫我喜笑吟吟。〔白〕呵。喝喝哈哈。哈哈。此番我進得番營。被我一席大話。竟將他們嚇住了。又與我大排筵。

宴俺就吃了一個醺醺大醉。我不免回營。繳令便了。〔唱〕頭上摘下烏紗帽。身上脫去大紅袍。邁開大步回營道。見了元帥說根苗。〔下〕

〔八將各拉起鬚點絳脣〕〔各報名〕俺高寵。湯懷。王貴。鄭懷。呼延慶。施全。岳雲。張憲。〔高〕請了。〔衆〕請了。

〔高〕今日元帥與兵。你我轅門伺候。〔衆〕請。〔四龍套高宗李綱岳飛同上〕〔高宗引〕南北交兵。〔李〕動干

戈重整朝廷。〔岳〕一片丹心。答聖明。統貅貔。〔高宗李綱岳飛同白〕掃蕩金人。〔衆〕臣等參見萬歲。〔高

宗〕列位將軍少禮。〔衆〕謝萬歲。〔高宗〕衆位將

軍。〔衆〕萬歲。〔高宗〕小王被金兵追趕至此。還望衆卿家。努力同心。掃滅金人。〔岳〕萬歲。但放寬心。

臣等定要剿滅金囚。請我主駕轉金陵。迎接二聖還朝。〔高宗〕全仗衆卿。〔岳〕今當黃道吉日。正好

出兵。我主請至後營。待爲臣登壇點將。〔高宗李綱同下〕〔岳上高鑿〕〔岳〕衆位將軍聽點。〔衆〕吓。〔岳〕

湯懷。鄭懷。聽令。〔湯鄭〕在。〔岳〕命你二人。在山頭看守大纛旗。不得有誤。〔湯鄭〕得令。〔岳〕王貴。施

全。聽令。〔王施〕在。〔岳〕你二人爲左右哨總先鋒。

〔王施〕得令。〔岳〕何元慶聽令。〔何〕在。〔岳〕命你接殺後隊。不得有誤。〔何〕得令。〔岳〕岳雲。張憲。聽

令。〔雲張〕在。〔岳〕命你二人解押糧草。隨營聽用。不得有誤。〔雲張〕得令。〔岳〕傳令已畢。就此響炮

出營。〔高〕且慢。〔岳〕高王爺爲何阻令。〔高〕末將有一事不明。要在元帥台前領教。〔岳〕高王爺有

何金言。當面請講。何言領教二字。〔高〕俺高寵不材。情願一身許國。報效皇家。今當大敵。滿營大小

將官。俱有差遣。單單把俺高寵一字不提。是何道理。〔岳〕本帥昨夜仰觀天象。見將星渾亂。今日陣

前定有一番鏖戰。我觀高王爺印堂發暗。惟恐陣前有失。故爾不敢相煩。〔高〕岳元帥。你說那裏話

來。有道是食王爵祿。當報國恩。大丈夫生何足歡。死何足懼。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吓。〔急三槍拉勢

介〕〔岳〕如此。高王爺聽令。〔高〕在。〔岳〕想這大纛旗。乃軍中之要任。命你一同看守。不可擅離汛地。

違令者斬。〔高〕得令。〔冷笑介〕噹噹噹噹。〔高下〕

〔岳〕分派已畢，起兵前往。〔同下〕

〔四番兵八將金上白〕巴圖兒看香案伺候，來將張邦昌、王鐸二人綁上來，以做祭旗的福物。〔小番綁張邦昌、王鐸上〕〔金〕金邦殿下四太子，征南大元帥常平王完顏兀朮，祝告山川社稷，旗幟尊神，今與宋兵交戰，在牛頭山下，但願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小番殺張王介〕岳營兵將衆人同上會陣。〔岳〕馬前來的，敢是兀朮。〔金〕然。〔岳〕我朝并不虧負爾等，爲何屢屢興兵犯境，逼迫吾主，是何道理。〔金〕你國山西、西湖、廣江西，俱在孤家掌握之中，以孤家相勸，馬前歸順，得了宋室天下，與你平分疆土。〔岳〕以本帥相勸，早早獻出二聖，兩國罷兵，以免生靈塗炭。〔金〕想你二聖在我國，青衣侍酒，俺家狼主好不灑落人也。〔岳〕一派胡言，放馬過來。〔起打衆下〕金岳打快槍，雙下衆打連環高湯，鄧上高臺看陣，衆打下。〔高唱石榴花〕呀，只見那番營螻蟻似海潮，觀不盡山頭雲霧高，耳聽得戰鼓瑟瑟，打不了兵戈交槍，刀繞人馬共飛騰，也吶喊聲嘈。〔岳上對四

番將金上打岳敗下，金對四將敗下，金追下。〔高唱前腔〕

見一排旗旗旛招，見一排旌旗飄，風塵四起，號炮哮，俺只將抖擻威風滅爾曹。〔自〕二位將軍，你看元帥往日交鋒，百戰百勝，今日爲何敗下陣去。〔湯鄭〕看那兀朮殺法驍勇，故爾敗下陣去。〔高〕二位將軍，看守大纛旗，待某家前去會他一會。〔湯鄭〕這大纛旗，乃是軍中之要，任不可擅離汛地。〔高〕二位將軍，說那裏話來，那有坐觀成敗的道理，俺定要滅一滅金人的威風殺氣，呌，擡槍帶馬。〔湯鄭下〕〔高唱〕又只見殺氣天高，不由人心，中火燥，到叫俺怒氣冲霄，好叫我怒氣難消，咬牙關，把賊來掃，氣得俺無名火起，暴咆哮，那怕紙影小兒曹，那怕他萬馬千軍到，那怕他萬馬千軍到，惱一惱俺，把那平川掃。〔二兵擡槍上高接槍，要槍花下〕〔岳上〕金追上打岳下，金笑介。哈哈，哈哈，吓喝喝，哈哈，哈哈。〔高上刺金介〕〔高〕看槍。〔金白〕哇呀呀呀，呀。〔起打介〕金敗下，對八番將羣場衆敗下，高要槍花下。〔二小番隨華車上白〕巴圖魯，一齊上山躲避。〔衆上

山介四番兵引金上上山介〔金白〕嘯馬來〔金下高上兩邊望介白〕〔高〕且住殺了半日也不知殺死多少番兵番將你看那面黑霧漫漫想是那賊巢穴待我趕上前去定要殺他個乾乾淨淨〔唱〕我一定要殺入賊巢管叫他插翅也難逃〔趨馬挑車死介〕〔金

上白〕巴圖兒將他首級號令山口〔下〕
〔四龍套四上手衆將同上探子上報介牛持鞭下衆同下牛上取首級衆人隨上牛哭介〕〔牛〕噯呀賢弟呀〔岳〕衆將官一同回營者〔同下〕

明說細詳

地球儀



教育書店發行

上海麥家圈一四三號

電話第九三四三九號

製編令通近最部育教照依

地球儀之圖係依照最新世界地圖編繪詳簡適中經緯線準確印刷鮮明製造精良並由史地專家文公直君撰就地球儀詳細說明書一冊隨球奉送較之他家大不相同學校採作教授之用最為適宜

目 價

直徑四寸裝一精盒實售一元六角	直徑五寸裝一精盒實售二元四角	直徑六寸裝一精盒實售大洋三元	直徑七寸裝一精盒實售三元六角	直徑一尺裝一精盒實售大洋六元	每座一律奉贈地球儀說明書一冊
----------------	----------------	----------------	----------------	----------------	----------------

成二加另費寄購函埠外

寶蟾送酒

戲情

紅樓夢中賈府薛姨媽的兒子，名叫薛蟠，生性愚蠢鹵莽。有一次因犯事，被官府捉去，下入牢中。他的妻子夏金桂，生性淫蕩，不慣獨宿。看見薛蟠的族弟薛蝌，容貌美麗，就屬意於他。等到晚間，教一丫鬟寶蟾，送些酒果到書房與薛蝌，借此來探試他。那知寶蟾也是很風騷的，起先故意不肯前去，金桂再三央求，並許她從厚酬謝，方才捧酒送去。到了書房，百般的引誘，不料薛蝌雖然年少，但是極爲老誠，看見如此情形，故作不懂風情，婉言辭卻。寶蟾不肯退出，糾纏不休，等到天明，方才拿了酒果，掃興而去。

登場人物表

寶蟾 (花旦)

薛妻 (花旦)

薛蝌 (小生)

〔薛妻上白〕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我夏金桂，配夫薛蟠，他是箇浪蕩漢子。如今又身遭人命，都虧薛蝌二爺，上下打點，不要抵命。我看二爺長得人品出衆，文才又好，我有心與他成其美事，怎奈無法勾引。今日我備了些酒菜，叫寶蟾送去，打動他心。寶蟾那裏？〔寶蟾上白〕阿嘿，花影不離身左右，鳥音只在耳西東。〔坐介〕〔薛妻〕出來就

坐在那兒，越來越沒有規矩了。〔寶〕大奶奶，一來就說我們沒有規矩，只因大奶奶有功不賞，有罪就罰，還說我們沒有規矩。〔薛妻〕你有什麼功勞，哦，我曉得啦，你跟大爺只沒有一點功勞，是不是。〔寶〕得啦，我不說你們，你到反來說我，都上了你們兩箇人的當啦。〔薛妻〕誰叫你依從他，這是你自心樂意。〔寶〕大奶奶，你這話越說越不對啦。

你也不想。自從你進得府來。誰是你的心腹人。只有我寶蟾跟你忙前忙後。到如今反倒拿話來埋怨我。叫我思想起來。好不寒心哪。〔薛妻看寶介寶哭介〕〔薛妻〕他倒哭起來啦。本當打他幾下。出出我的氣。怎奈我要用他之時。寶蟾你不要哭。我有一事要煩你。〔寶〕你有什麼事。叫我去。我不敢不去。也用不着一箇煩字。〔薛妻〕我們多是從小一處長大的。說一箇煩字。也不要緊的。〔寶〕我可不敢當。〔薛妻〕你大爺身遭人命。多虧你二爺跑前跑後。才得活命。我心不忍。無恩可報。備了一點酒菜。要叫你送去。有人看見。好說我是一箇賢惠的娘子。〔寶〕好一箇賢惠的嫂子。你待小叔子。真能夠想的周到。既然要送酒菜前去。命老媽子送去。就是啦。這半夜三更。叫我們送去。有知道的。說我奉大奶奶之命。送酒菜去。有不知道的。還當寶蟾有什麼別的意思。我不去。〔薛妻〕你去罷。〔寶〕我不去。〔薛妻〕你不去。我就要。〔寶白〕你就要怎麼樣。〔薛妻〕我要打你。〔寶〕好吓。你是箇主人。我是箇

奴婢。你要打。還能不讓你打。你打吓。你打吓。〔薛妻白〕我捨不得打你。〔寶白〕不要灌我的米湯。到底爲什麼事。〔薛妻〕我看你二爺。人品又好。文才亦不錯。有心與他成其美事。叫你去做箇說合人。〔寶〕就是這箇事情。我寶蟾此去。好有一比。〔薛妻〕你比什麼。〔寶白〕好比箇廚子。我做得啦。一碗菜。我要先喝一點湯。你那兒就要吃你的醋。〔薛妻〕這件事情。你要跟我辦好啦。不跟你吃醋就是了。〔寶〕我不相信。〔薛妻〕待我對天盟誓。〔寶〕但憑於你。〔薛妻唱西皮流水板〕夏金桂跪在地埃塵。過往神靈聽分明。若有三心并二意。叫我懸樑一根繩。〔寶白〕呀。〔接唱〕一見奶奶盟誓願。中了寶蟾巧機關。走向前來用手攙。奶奶吓些須小事。我承擔。〔白〕大奶奶。我們二爺。外表雖然溫柔。不知他內性如何。我此去。他要答應麼好。〔薛妻〕是吓。這箇怎麼好。〔寶〕有啦。我到有箇主意。〔薛妻〕什麼主意。〔寶〕我去。他要答應。我就罷。他要是。不肯答應。我就喊起來。說他調戲我。管叫他。有口難

分訴。〔薛妻〕看你不出。小小年紀。說出這箇話來。到是偷過多少漢子的老行家。〔寶〕得啦罷。人家好心好意的爲你的事情。出了箇主意。你反拿話來取笑我。我不去啦。〔薛妻〕寶蟾。我說錯啦。你去罷。〔寶〕我不去。〔薛妻〕不要拿喬啦。你去罷。〔寶〕非要叫我一聲好。我才去啦。〔薛妻〕吓我的好妹子。你同我去罷。〔寶〕哎。啲。大奶奶。我同你說了頑的。你竟當真這樣。我去啦。我去啦。〔薛妻〕慢點。你就這箇樣子去吓。〔寶〕怎麼樣。子去吓。〔薛妻〕你要擦點胭脂。抹點粉。〔寶〕哪。幹什麼。〔薛妻〕二爺看見啦。好動心吓。〔寶〕你們看。這才是偷漢子的老行家。〔薛妻〕你一點虧也不吃。〔寶〕梳妝起來。〔薛妻與寶梳妝介〕〔寶唱西皮原板〕主僕二人把計定。送酒爲名。暗勾情。坐在妝臺來照鏡。調脂抹粉。點嘴唇。頭上烏雲整一整。打扮豔麗好動心。手捧着酒菓出門庭。〔想介〕我不去啦。〔薛妻〕什麼事。〔寶〕你得再叫我一聲。〔薛妻〕叫你什麼。〔寶〕叫我一聲。親親的。熱熱的好妹子。〔薛妻〕叫你妹子。我不

叫。〔寶〕你不叫。我不去。〔薛妻〕好啦。親親的。熱熱的。我的好妹子。〔寶〕噯。我去了。〔唱搖板〕你在繡房等佳音。〔下〕〔薛妻接唱〕寶蟾。此去我心放定。等他回來。再問分明。〔下〕

〔薛蟠上引〕悶坐書房。爲兄長晝夜牽掛。〔白〕小生薛蟠。乃金陵人氏。兄長薛蟠。只因酒醉。將人打死。我家嫂嫂不賢。終日在家吵鬧。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南椰子〕有薛蟠在書房。心中悲慘。我兄長太作惡。自惹身災。我嫂嫂不賢。惠家門敗壞。怕的是老伯母受苦眼前。〔寶蟠上唱搖板〕主僕妙計安排定。見了二爺說分明。〔白〕到啦。待我叫門。〔喊介〕開門哪。〔薛〕外面是那箇叫門。〔寶〕呵呀。慢來。我要是說奉了大奶奶之命。送酒菓來。他是一定不肯開門。這箇怎麼好有啦。我就說太太叫我來。有事情。快點開門。〔薛〕哦。是太太差來的。想是爲兄長之事。待我開門。〔開門介〕〔薛出門介〕〔寶躲避介〕〔薛兩廂尋介〕〔薛〕無有人。〔寶蟠急進門將酒盤放椅上〕

介〔將衣袖遮臉介〕〔薛〕你是那箇。〔寶〕你猜一猜。〔薛〕我猜不着。〔寶〕我呀我呀。〔去袖介〕嗚。〔薛〕原來是寶蟾姐。到此何事。〔薛自〕我方才在門外頭說的話都是騙你的。實實在在是奉了大奶奶之命。跟你送酒菓來啦。二爺你來瞧瞧。杯子兩箇。筷子兩雙。少時我們大奶奶還要親自前來與你。〔薛〕怎麼樣。〔寶〕不是陪你說話。〔薛〕吓。寶蟾。你家大奶奶爲何要叫你送酒菓前來。〔寶〕二爺你還不知道。〔薛〕到也不知。〔寶〕二爺吓。〔唱二六板〕二爺有所不知情。細聽寶蟾說分明。大爺酒醉傷人命。奔波勞碌是二爺身。我家奶奶心不忍。二爺吓。〔轉快板〕特製美酒與菓品。又恐老媽不潔淨。因此叫寶蟾送來臨。二爺若是不收飲。豈不辜負我奶奶一片心。〔薛接唱搖板〕聽他言來暗思忖。只怕內中有別情。〔自〕我家嫂嫂既然要送酒菓前來。命老媽子送來亦就是了。爲何要叫寶蟾姐送來。〔寶〕二爺你不知道。這老媽子手不干淨。我總比老媽子干淨一點兒。曉得二爺是愛干淨的。我跟

你拾道拾道。二爺這是你的扇子。我跟你摺好啦。二爺。二爺。〔薛〕嚶。〔寶自〕你曉得這菓子誰擺的。〔薛〕不曉得。〔寶〕我們大奶奶。二爺。二爺。〔薛〕嚶。〔寶〕你曉得這酒誰燙的。〔薛〕不曉得。〔寶〕是我們大奶奶。二爺。你來瞧我拿這很好的衣裳。跟你擦筷子。〔薛〕阿呀。〔寶〕二爺。與你拾道好了。你喫酒罷。〔薛〕吓。寶蟾姐。我是不會喫酒的。你將原物帶回。明日我見了你家大奶奶。我親自道謝。〔寶〕二爺。你說什麼。叫我原物帶回。我們大奶奶的脾氣。你是曉得的。我若是將原物帶回。我們大奶奶一看。二爺一樣沒有喫。他就有了氣啦。說道呢。我把你這賤人。叫你辦這麼一點事情。你都辦不來。那時間非打卽罵。打罵還不要緊。還叫我們跪着。二爺。你是有情有意的麼。我挨打受罵。你就不心疼我麼。〔薛〕我不心疼。〔寶〕二爺不心疼我。吓。曉得啦。二爺往常在外頭喫酒。多有好的女人陪着。你今日沒有好的女人陪着。你是不是。〔薛〕哎。沒有這事情。〔寶〕我跟你打聽一箇人。有一箇蔣

玉涵你認識〔薛〕我們常在一處〔寶〕你看看還是他長的好看。還是我長的好看〔薛〕我倒是外行〔寶〕吔。這有什麼外行內行。這麼辦罷。我來唱箇小曲。你過過酒〔薛〕不要聽什麼小曲〔寶〕那一天梨香院裏小班。在我們那兒唱堂會。唱啦。一齣小宴驚變。我聽會啦一段。我唱給你聽〔薛〕我是不聽〔寶〕你要聽。待我唱起來〔起舞唱撲燈蛾〕態懶懶輕雲軟四肢。影朦朦空花亂雙眼。狡怯怯柳腰扶難起。困沉沉強擡皎腕。軟設設金蓮倒退。亂鬆鬆香肩驪雲鬢。美甜甜思尋鳳枕。步遲遲倩宮娥攙入繡幃間〔薛〕你唱完了〔寶〕哦。二爺要睡覺啦。我來與你鋪被〔薛〕哎。用不着〔寶鋪被介〕

〔寶〕好啦。二爺你看鋪得好不好〔薛〕不好〔寶〕二爺你要說好。我就聽你的話。你要說不好。我就不聽你的話〔薛〕如此好〔寶〕你還是嘴裏說好。還是心裏說好〔薛〕我心裏一點也不好。嘴裏被你逼得沒有法子。只好說了聲好〔寶〕呀〔唱快板〕看二爺真生得潘安美貌。不由我寶蟾女魂魄飛消。我這裏走向前將他摟抱〔薛白〕你要怎麼樣。〔寶〕二爺吓〔唱〕我與你紅羅帳鸞鳳相交。〔薛〕嚟嚟嚟。明日我要告訴大爺。將你活活打死。〔寶〕阿呀〔坐牀上裝死介〕〔薛〕寶蟾寶蟾。阿呀不好了。〔唱搖板〕是我一言錯出唇。不想嚇壞了寶蟾身。〔轉哭板〕一霎時不由我神魂不定。寶蟾吓到叫我薛蝌無計行。〔白〕寶蟾被我嚇死。這便如何是好。有了。待我喊幾箇人來。陪伴與我。〔寶白〕哎。〔薛看寶介〕〔薛〕好了。好了。又活了。〔寶〕二爺這都是你不好。你說什麼要告訴我們大爺。將我活活打死。我聽見這話。嚇得我渾身骨頭都酥了。我不能回去啦。〔薛〕吓。寶蟾你回去罷。〔寶〕我不回去。〔薛〕哎。天不早了。你快些回去罷。〔寶〕我還有箇脾氣。你越叫我回去。我越不回去。你要是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啦。〔薛〕吓。還有這箇脾氣。吓。寶蟾。天不早了。你還是回去罷。〔寶〕我不回去。我在這兒睡啦。〔薛白〕寶蟾。你不要回去了。就在這裏。〔寶〕怎麼樣。〔薛〕睡罷。〔寶〕我要回去啦。〔薛〕在

迷睡沉沉〔下〕

〔薛妻寶翰同上〕〔薛妻唱搖板〕寶蟾與我把路引見了二叔說分明。〔寶〕到了你前去叫門。〔薛妻〕嚇二叔爲嫂的來了。快點開門。〔薛不睬介〕〔薛妻〕寶蟾他不肯開門。怎麼好。〔薛〕他不開門。你就罵吓。〔薛妻〕吓二叔爲嫂的來啦。快點開門。你要是不開。我就要罵啦。〔寶〕你罵吓。〔薛妻〕我把你這混帳王八蛋。〔寶〕得拉。你怎麼罵他混帳王八蛋。罵人你都不會罵。看我的二爺。我們大奶奶來啦。你快點開門。你要是再不開門。我這要罵啦。〔薛妻〕你罵吓。〔寶〕你要不開門。我把你這小沒良心的。〔薛妻〕他不開門。怎麼好。〔寶〕不要緊。你先回去。這事情包在我身上。〔薛妻下〕〔寶〕嚇二爺我告訴你說。你等着我的罷。〔下〕〔薛〕哎。果然我家嫂嫂亦來了。這真是家門不幸吓。〔唱搖板〕我心中只把那嫂嫂埋怨。苦苦的纏繞我。所爲那般。幸喜得黑夜裏。無人看見。倘被那外人曉。醜名怎擔。〔下〕

〔寶上着小白〕嚇。快點開門。要你再也不開門。我

就說啦。你們叔嫂通奸。〔薛〕放屁。那有這事。〔寶〕你說沒有這事。酒壺底下。還有我們大奶奶的名字。〔薛看酒壺介〕〔薛〕阿呀。果然有他的名字。好了。天亦亮了。不要緊了。待我開門。〔寶進門跌地介〕〔寶〕阿呀。甩了我一下。快點來攙我起來。〔薛〕是是是。〔寶〕我要手。〔薛〕吓。還要手。哎。吓手。吓手。你的大難還未盡。哪。哪。手。〔擡寶起並坐牀薛起立寶收拾酒壺〕〔寶〕這是你的扇子。〔擲地介收拾出門介〕〔寶〕他怎麼不送我出來。嚇出來。〔薛〕是是是。來了。〔寶〕你曉得我喊你出來。幹甚麼。〔薛〕不曉得。〔寶〕我說你怎麼長得這樣好看啦。〔下〕〔薛嘆氣〕這是家門不幸吓。咳。〔下〕

四個人

臣

人無所知。又不知其無所知。便是愚人。躲避他人無所知。却自知其無所知。是可教者。教訓他人。有所知。却不知其有所知。是睡着了。喚醒他人。有所知。又自知其有所知。是聰明人。模倣他。

湯鈞編選
軍歌百曲
枕戈書店
出版

中央軍校
音樂教授
阮叔平先生
編

聲	悲
集	壯

呼

新	軍
集	歌

音樂是感情教育的最要工具，他有涵養德性，鼓舞精神的功用；如果用之於軍隊，更能借他激發軍人敵愾之心，奮鬥之志；際茲國難嚴重的最後階段，凡我軍人，都宜入手一編，以養成救國浩氣，犧牲精神，而殲滅我敵人於邊疆也！二書內容，大都不同，有相輔並行之妙。

冊小壹集聲呼壯悲
角壹幣國價定冊每
折捌本拾滿購次壹

冊壹珍袖集新歌軍
角壹幣國售實冊每
折捌本拾滿購次壹

上海 山東路 教育書店發行

七星燈

戲情

孔明自從受了先主托孤的遺詔之後，志在討伐魏賊，復興漢朝。但是屢次出兵，都是限於天意，勞而無功。末了六出祁山，司馬懿謹守營寨，不敢出戰。孔明派人送去脂粉巾幘等物，羞辱於他，仍是忍辱，不出一兵。孔明勞思過度，心血已空，再看看天上星象，自知不久於人世。當時姜維善勸祈禳，或者可以延壽。於是他在營中設了七星燈，披髮執劍，步罡踏斗，作法祈禱。不料天命不可挽回，到了將要圓滿的時候，司馬懿忽然派將來窺探，魏延一時作慌，奔進營來報告，竟將本命燈撞息。於是前功盡棄，不能企望延壽了。當時姜維大怒，要斬魏延，孔明反而勸止，以為全是天命，並非魏延之罪。便預先囑咐死後用沉香木像，坐在車上，推到陣前，可以嚇退魏兵。死後姜維便遵着遺計，果得安然退兵。

登場人物表

孔明(老生) 司馬懿(淨) 姜維(生) 魏延(淨) 李福(生) 馬岱(生)

〔孔明上白〕安排脂粉計，恥笑司馬懿。〔旗牌上白〕忙將機密事，報與丞相知。參見丞相。〔孔〕你回來了。〔旗〕小人回來了。〔孔白〕脂粉釵裙可曾送去了。〔孔白〕送去了。〔孔白〕那司馬懿見禮物便怎麼樣。〔旗〕我說丞相見你停兵不戰，送你脂粉裙釵穿的。在他營中飲過宴來。〔孔〕如此說來，他還款待你的。酒席筵前說些什麼。〔旗〕他問道丞相飲食如

何〔孔〕你是怎麼回答的。〔旗〕小人說道。丞相飲食減少。〔孔〕哇。退下。〔旗〕是。〔下〕〔孔〕且住。指望送去脂粉釵裙。恥笑那司馬懿。不想被旗牌將機關洩漏。這大事休矣。〔孔唱二簧慢板〕仰面朝天自己嗟嘆。司馬懿可算得將中魁元。送脂粉和釵裙不惱可贊。反與那旗牌官酒食來餐。有剛有柔是好漢。我諸葛要學他難上加難。先帝爺下南陽君臣見面。受深恩定扭轉漢室江山。博望坡燒曹兵初交戰。借東風助周郎火燒戰船。用火攻燒藤甲南蠻喪膽。誰不知諸葛亮計能扭天。到如今遇司馬兩下會戰。葫蘆谷設地雷定下機關。我料他父子們定遭此難。又誰知天不隨也是枉然。一霎時急得我遍體是汗。〔吐介〕怕的是大數到性命難全。〔衆將上唱搖板〕忽聽帳內鬧聲喧。忙到帳內問端詳。〔衆〕丞相爲何這等模樣。〔孔〕列位將軍有所不知。老夫昨晚仰觀天象。見北斗昏暗。看來老夫性命休矣。〔姜〕丞相自幼精習奇門之法。何不在此高搭玄臺。祝告上蒼。保得陽壽。也未可知。〔孔〕

不知天意如何。〔魏〕哽。〔孔〕魏延聽令。〔魏〕何令。〔孔〕命你帶領一哨人馬。巡營瞭哨。以防司馬無令不許擅入。〔魏〕得令。〔下〕〔孔〕姜維聽令。〔姜〕在。〔孔〕命你在中央戊己土高搭玄臺。上用七星黑旗一面。安明燈七盞。卻是老夫本命之燈。不可打熄。倘若打熄。大事難成。〔姜〕末將知道。〔下〕〔孔〕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下〕

〔四龍套引司馬懿上觀星〕〔司唱倒板〕一霎時玉兔升星明朗靜。〔轉原板〕又聽得營棚內打罷初更。叫三軍掌銀燈把高崗來進。〔上桌子介〕虎目圓睜看分明。觀東方甲乙木木旺生火。觀南方丙丁火。火能尅金。正西方亢金龍昂然坐定。觀北方壬癸水水見壬庚。在北斗口內仔細看。〔孔星魏星拿黑旗兩邊同上孔魏星碰頭兩邊同下〕〔司〕吓。〔唱〕見北斗主星黑暗不明。那諸葛本是七星保命。算就了五丈原必落此星。叫三軍把高崗下聽我號令。〔衆喝〕〔司唱搖板〕若見那靈官走定是孔明。四更時分造戰飯。五更一打要交兵。此一番一箇箇用力戰勝。

回營中奏皇封都是功臣〔同上〕

〔姜捧燈上打掃玄臺白〕有請師父〔孔上唱慢板〕爲

國家把我的心血用盡都只爲先帝爺託孤之恩。執寶劍上玄臺難以扎擰險些兒把老夫跌倒埃塵〔白〕上蒼吓亮在亂世隱居隆中蒙先帝三顧之恩在白帝城託孤之重統衆六出祁山討賊不果將星欲落陽壽已終虔誠祝告上蒼假我數年扶持漢室上報先帝託孤之恩下免萬民一切之苦神明在上鑒我此心〔燒表三道〕〔唱原板〕諸葛亮不敢扭天行爲的是吾主錦乾坤拜北斗和南斗賜我陽壽執簿官掌筆吏留下人情中央戊己深深拜〔看介笑〕哈哈〔轉搖板〕北斗星光漸漸明總然拜起主星合北斗不知生死若何論〔下臺〕

〔魏急上唱搖板〕司馬懿父子來踴營報與丞相

得知情〔魏熄燈介〕〔孔執劍上唱搖板〕想是我大限有

一定魏延打熄本命燈將寶劍插在塵埃地〔姜上

唱〕丞相爲何發雷霆〔孔唱搖板〕我今拜燈整六

天看看七日大功全恨魏延他把我本命燈撲暗

我的性命就在傾刻間哎吓賊子吓〔姜唱搖板〕我

師父拜斗六天正看看拜起本命星爲何將燈來

打熄想是賊子起反心手執寶劍將你砍〔魏〕你

不能〔孔唱〕將軍息怒慢稍停〔白〕魏延你慌慌

張張走進帳內跑上玄臺可是司馬命人前來罵

戰麼〔魏〕正是〔孔〕命你帶領本部人馬抵敵司

馬來將無令休來見我〔魏〕得令恨小非君子無

毒不丈夫〔下〕〔孔〕姜維攙我下玄臺〔姜攙孔下臺〕

〔孔明唱搖板〕姜維與我快些請後帳快請李大人

〔姜〕有請李大人〔李福上唱搖板〕忽聽丞相喚一

聲急忙進帳問分明〔白〕參見丞相〔孔白〕罷了

〔李〕喚我進帳有何軍情〔孔〕李大人呀我今病

已沉重不久於人世有遺表一道煩勞大人去往

成都轉奏後主意下如何〔李〕丞相差遣願去不

辭〔孔〕姜維看表過來〔姜〕是〔孔〕攙扶了〔姜〕

是〔孔〕聖上吓念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唱搖

板〕對着西川深深拜拜謝後主爵祿恩羞愧難見劉先主李大人你速速轉奏奔都城〔李唱搖板〕

辭別丞相跨金鐙，不分晝夜奔都城。〔下〕〔孔〕姜維。
〔姜〕丞相。〔孔〕姜伯約。〔姜〕師父。〔孔白〕將軍吓。
〔孔唱快三眼〕我和你雖是將帥，卻有那師徒之義。
〔白〕坐下。〔唱原板〕必須要學爲師扶保乾坤，我命該活七十四，祭東風損去十年春，燒藤甲又損我十年壽，到如今五十四歲命歸陰，我死後要依我三件要事：一、樁樁一件件勞記在心。〔姜〕這頭一件。〔孔唱〕第一件，滿營中休要舉哀掛孝。〔姜〕第二件。〔孔唱〕第二件，必須要緩緩移營。〔姜〕這第三件。〔孔唱〕第三件，我死後魏延必反。〔姜白〕吓。
〔孔唱搖板〕我自有妙計殺此人。〔白〕姜維。〔唱搖板〕我將這奇門遁甲傳與你，陣陣不離此圖形。這一弩能發十條箭，九伐中原你當承。〔姜〕遵命。〔孔唱搖板〕將軍與我傳一令，快傳馬岱楊儀與王平。
〔姜〕馬岱楊儀王平進帳。〔馬楊王同上唱搖板〕忽聽帳中傳一令，見了丞相問分明。〔孔昏介〕〔衆〕丞相醒來。〔孔醒介〕〔孔唱搖板〕只望霸業歸炎漢，誰知半路不週全。猛然睜開昏花眼，又只見衆將官站立

面前。〔衆〕丞相。〔孔〕楊儀。〔楊〕在。〔孔唱搖板〕我死後軍師牌印你掌管，事事小心須週全。我今與你一小東裏面安排巧機關。〔楊〕遵命。〔孔白〕王平。〔王〕在。〔孔唱搖板〕我與你一封書和東，我死之後仔細觀。〔王〕遵命。〔孔〕馬岱。〔馬〕在。〔孔唱搖板〕我今與你書和東，這裏面暗藏巧機關，倘若魏延造了反，只須如此並這般。〔馬〕遵命。〔孔唱搖板〕衆將官攙扶我把先帝爺拜見，諸葛亮營中叩龍顏。恕爲臣不能與主重興漢，恕爲臣不能與主保江山。霎時間心血湧，遍體是汗，我面前站定了龐統士元。〔衆〕他前來作甚。〔孔唱搖板〕在荊州對將八字推算。〔衆〕算些什麼。〔孔唱搖板〕我二人各有不週全。〔衆〕丞相算他何來。〔孔唱搖板〕我算他落鳳坡前帶箭死。〔衆〕他算丞相怎樣。〔孔唱搖板〕他道我難逃五丈原。〔衆〕丞相保重了。〔孔唱搖板〕一霎時咽喉哽，心火上犯，無常到萬事休命赴九泉。〔死介〕〔衆哭〕哎呀，丞相吓。〔李福上白〕衆位將軍，丞相怎麼樣了。〔衆〕丞相下世去了。〔李〕哎呀，耽誤

家大事了。〔孔醒介〕哼。〔衆〕啊。丞相醒來。李大人來了。〔孔〕李大人轉來則甚。〔季〕幼主問道。丞相下世軍中大事。何人料理。〔孔〕姜維楊儀。〔季〕朝中大事。〔孔〕蔣公琰。〔季〕蔣公琰之後。〔孔〕費文偉。〔季〕費文偉之後。〔孔〕三國歸於〔死介〕。〔衆哭介〕。〔季〕衆位將軍。你等料理丞相。待我報與幼主知道。〔季下〕。〔姜〕列位將軍。丞相下世。有錦囊一封。大衆拆開一看。便知明白。〔衆〕有理。〔姜〕吓原來丞相說道。用沉香木雕成偶像。自有退兵之計。你我照計而行。〔衆哭介〕。哎呀。丞相啊。〔下〕。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衆將龍套同上〕。〔司〕俺司馬懿昨夜仰觀天象。將星墜下。孔明已死。本帥帶領人馬前去。搶他屍首糧草。衆將。〔衆〕有。〔司〕就此前去。暗地踏營。〔衆〕得令。〔會陣〕。〔姜衆人上白〕。暗地裏踏營。何爲大將。我家師父。正在用兵。拿你。〔司〕我卻不信。〔姜〕有請丞相。〔內推孔上〕。〔司嚇退下介〕。〔姜〕丞相已死。威名還在。衆將官好好看守。〔衆白〕。哦。

〔司馬衆人同上〕。〔司〕哎呀。我只說孔明已死。誰知他有移星轉斗。詐遁之法。不是俺早爲防備。險些又中他計。〔報子上白〕。報知元帥。孔明已死。用沉香木雕成偶像。以作退兵之計。〔司〕再探。且住。我本當與兵前去。又恐中他之計。也罷。就此收兵。衆將。〔衆〕有。〔司〕就此收轉人馬。〔衆白〕。得令。哦。哦。哦。〔同下〕。

至理名言

賈生

專心壹志於自身職位。認定人人是我師。事事是我書的目標。向上向上。不絕的向上。最高峯總會被你達到的。

興趣不是輕易可得的。不經過一番埋頭苦幹。那裏會來興趣。是工作努力酌酬報。

偷懶的人說。狗不偷餓死。牛不偷做死。人不偷是獸子。好一個聰明人。想得這樣透澈。

版出近最 書 新店書育教

<p>現代青年之座右銘</p> <p>羅伽著 定價一元</p>	<p>中國怎樣應付非常時期</p> <p>羅伽著 在印刷中</p>	<p>語體文作文描寫辭典</p> <p>張翼人編 定價九角</p>	<p>現代青年經商指導</p> <p>朱鴻富著 定價八角</p>	<p>武昌中華大學叢書之六 英文法圖解(上册)</p> <p>倪明材編 定價五角</p>	<p>武昌中華大學叢書之五 英文造句法正誤詳解</p> <p>倪明材編 定價四角</p>	<p>英文改錯釋例</p> <p>王承緒編 定價二角</p>	<p>中日對照實用日語會話</p> <p>中川一心編 定價二角</p>
-------------------------------------	---------------------------------------	---------------------------------------	--------------------------------------	--	--	------------------------------------	---

折七價特 富豐容內

打漁殺家

戲情

蕭恩本是個綠林中人，後來改邪歸正，打漁爲生。妻子早已死去，生一女兒，名叫桂英，配給花榮的兒子逢春爲妻。花家用一顆慶珠做聘禮。有一天，蕭恩的朋友李俊倪榮，特來看他，蕭恩就請他們吃酒。正在吃到高興的時候，有個姓丁的土豪，派了一個小使，來收討魚稅。蕭恩因爲近日取魚不多，央告稍遲幾天。小使不但不答應，而且出言大罵。李俊倪榮看了不服，大家就回罵一陣。小使回家一報告，丁家就派了許多教師，前來硬討。這些教師，本來無用，都被蕭恩打倒，一個個逃了回去。蕭恩料到丁家必不甘心，就先到官府中報案。那知縣官已經得了丁家的賄賂，也不問是非曲直，將蕭恩打了一頓，逐出衙門。蕭恩氣憤到了極頂，回家來叫女兒收拾細軟，一同去到了丁家，假說送是慶頂珠來的，於是乘他家不防備，將丁家滿門殺死，逃往別處去了。

戲情

蕭恩(老生)

桂英(青衣)

李俊(鬚生)

倪榮(大面)

大教師(丑)

〔李俊倪榮同上〕〔李〕拳打南山猛虎，〔倪〕足踢北海蛟龍。〔李〕俺混江龍李俊，〔倪〕俺捲毛虎倪榮。〔李〕賢弟請了，〔倪〕請了。〔李〕今日閑暇無事，不免江邊遊玩一回。〔倪〕請。〔李唱西皮搖板〕憶昔當

年征方臘，〔倪唱〕弟兄猛勇果不差。〔李唱〕蟒袍玉帶不願掛，〔倪唱〕願在江湖訪豪家。〔李倪同下〕

〔桂在幕內唱西皮倒板〕海水滔滔白浪發，〔桂英蕭恩同上作划船狀〕〔桂唱西皮快板〕那個漁兒常在家。

青山綠水難描畫。父女們河下就作生涯。〔蕭唱西皮搖板〕 父女們打漁在江下。家貧那怕人笑咱。桂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怎奈我年邁衰老氣力不加。〔桂〕 爹爹年邁。河下生意不做也罷。〔蕭〕 本當不做這河下買賣。怎奈難以度日。〔桂哭〕 哎呀。〔蕭〕 兒啊。不必啼哭。天氣炎熱。你我父女找一柳林之下歇歇去罷。兒啊。爲父今日打了幾條鮮魚。我兒在船艙收拾了。爲父要飲酒。〔李倪在幕內喊〕 走啊。〔李倪同上〕 〔李唱西皮搖板〕 閑來無事江邊遊。〔倪唱〕 江水滔滔往東流。〔李接唱〕 手搭涼篷用目望。〔倪唱〕 葦蘆之下一小舟。〔李〕 來此江邊。看一小舟之上。好似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那傍敢是蕭兄。〔桂〕 啊。爹爹岸上有人叫你。〔蕭〕 岸上有人叫我。待我看來。原來是李賢弟。莫非要船上走走。〔李倪〕 正要上船走走。〔蕭〕 待愚兄與你搭了扶手。〔李倪作上船狀〕 〔蕭〕 此位是誰。〔李〕 這位是捲毛虎。倪榮來見過蕭兄。〔倪〕 蕭兄這裏有禮了。〔蕭〕 這做什麼。〔倪〕 試試你的膽量。〔蕭〕 老了不中用。

了。〔笑〕 哈哈。兒啊。出艙見過二位叔父。〔桂〕 參見二位叔父。〔倪〕 此位是誰。〔蕭〕 小女桂英。〔李〕 多大人紀。〔蕭〕 一十六歲。〔李〕 可曾許配人家。〔蕭〕 許配人家了。〔李〕 但不知許配那一家。〔蕭〕 花榮之子。名喚花逢春。〔李〕 到也門當戶對。告辭。〔蕭〕 且慢。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你我兄弟在船頭暢飲一回。〔李倪〕 到此就要叨擾。〔蕭〕 自己兄弟。何出此言。兒啊。捧酒來。二位賢弟。愚兄做的河下買賣。忌的乾旱二字。有人提起乾旱二字。不敢說。討必須敬酒三杯。〔三人同飲〕 〔蕭〕 請。〔李〕 乾。〔蕭倪〕 哈哈。罰酒三杯。〔郭先生上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江邊走。看見河上一小舟。〔白〕 哎呀。看見小舟之上。有一絕色女子。待我來偷瞧一下。〔李倪〕 蕭兄。岸上有一人。前去看來。〔蕭〕 二位賢弟少待。待我看來。〔作下船狀〕 咳。做什麼的。〔郭〕 問路的。〔蕭〕 你問的是那一家。〔郭白〕 問的是丁府。〔蕭〕 你看前面八字粉牆。黑漆大門樓。兩座大旗杆。那就是丁府。咳。聽見沒有。〔郭〕 哦。哦。〔郭下〕 〔蕭〕 狗頭狗腦。

定不是好人〔作上船狀〕〔李〕幹什麼的。〔蕭〕乃是問路的。〔倪〕那裏是問路的。分明是取。〔蕭〕咳。諒他也不敢啊。請啊。〔蕭倪李〕請。〔丁郎上白〕離了家下來到河下。說來說去。總是這兩句話。來到河下。也不知這隻船是不是蕭恩的船。待我冒叫一聲。吹蕭恩。蕭恩。蕭恩。〔李〕岸上有人喚你。〔蕭〕哦。又有。人喚我。再飲幾杯。〔李倪〕酒也夠了。〔蕭作下船登岸狀〕〔蕭〕哦。原來是丁郎兒。你前來作甚。〔丁郎〕我是前來討魚稅銀子的。〔蕭〕你看天乾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去。就是。〔丁郎〕話倒是兩句好話。改日有了銀錢。與我送上府去。跑壞了鞋子。誰給我錢買。〔蕭恩作下船狀〕〔李〕做什麼的。〔蕭〕丁郎兒。前來討魚稅銀子的。〔李〕待我喚他回來。問他幾句。〔蕭白〕不要與他生氣。〔李〕曉得了。吠。滾回來。〔丁郎〕哦。又出來一個。回來了。〔李〕你前來做甚。〔丁郎〕前來討魚稅銀子的。〔李〕催討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郎〕沒有。〔李〕可有六部公文。〔丁郎〕也沒有。〔李〕憑着

何來。〔丁郎〕本縣的太爺。〔李白〕敢是那呂子秋。〔丁郎〕本縣的太爺。〔李〕你回去。對他言講。魚稅銀子。免了便罷。如若不然。大街之上。撞見俺。有些兒不便。〔丁郎〕你說此大話。你叫什麼名字。〔李〕俺混江龍李俊。〔丁郎白〕哦。你就是混堂裏尻精。〔李〕我打你這忘八爺的。〔蕭連忙攔住〕〔倪〕吠。滾回來。〔蕭〕不要與他生氣。〔倪〕待我囑咐他幾句。〔丁郎〕呀。這個喉嚨。比那個還大。轉來了。甚麼事。〔倪〕我且問你。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郎〕沒有。〔倪〕六部公文。〔丁郎〕也沒有。〔倪〕憑着何來。〔丁郎〕本縣太爺所斷。〔倪〕敢是那呂子秋。〔丁郎〕正是太爺。〔倪〕回去言講。魚稅銀子。免了便罷。〔丁郎〕如若不免。〔倪〕大街之上。撞着某家。我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我剝他的皮。熬狗皮膏藥。記下了。〔丁郎〕你不要海外大奇談。你叫什麼名字。〔倪〕俺叫捲毛虎倪榮。〔丁郎〕哦。你叫卵毛裏臭蟲。〔倪白〕什麼話。我打你這個忘八爺的。〔丁郎〕你要打。不要忙。等我摘了帽子。脫了衣裳。

〔蕭〕怎樣。怎樣。〔蕭連忙勸住〕〔丁〕你拉牢了他。我好逃走。〔丁耶下〕〔李倪〕蕭兄爲何這等軟弱。〔蕭〕他們的勢力大。〔李倪〕那怕他是王侯。〔蕭〕他們人多。〔李倪〕咱弟兄人也不少。〔蕭〕他們有銀錢。〔李倪〕買咱弟兄不動。〔蕭〕這就難講話了。〔李倪〕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蕭〕本當不做河下生意。怎奈囊中羞澀。〔李〕小弟送銀十兩。〔倪〕小弟送白米十擔。〔蕭〕那位賢弟送來。〔倪〕小弟送來。〔蕭〕愧領了。〔李倪〕告辭了。〔蕭〕奉送。〔李唱西皮搖板〕聽說令愛配花家。〔倪唱〕門當戶對果不差。〔李唱〕但令愛將出嫁。〔倪唱〕花紅彩禮送回家。〔李倪同下〕〔蕭〕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桂〕爹爹。這二位叔父。是何等樣人呀。〔蕭白〕兒問的是他二人兒啊。〔唱西皮搖板〕他本是江湖一豪家。誅擒方臘也有他。蟒袍土帶不願掛。弟兄雙雙走天涯。〔桂唱西皮搖板〕昔日子期訪伯牙。爹爹交友也不差。女兒催舟往前駕。〔蕭唱搖板〕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下。

〔白〕天色不早。將船搖回去罷。〔桂〕遵命。〔蕭〕正是父女打漁在江下。〔桂〕家貧那怕人笑咱。〔蕭〕有霧不知天早晚。〔桂〕一輪明月轉回家。〔蕭桂同下〕〔丁員外郭先生同上〕〔丁〕家有千擔糧。〔郭〕前倉堆後倉。〔丁耶上白〕離了河下來到家。下還是這麼兩句話。參見員外。〔丁〕罷了。命你催討魚稅銀子。怎麼樣了。〔丁耶〕待我慢慢的來告訴你罷。我奉了員外之命。去到河下。看見許多船隻。我也認不清。那隻蕭恩的船。我正在岸上高叫幾聲。看見蕭恩出來了。到講得蠻好。叫我對員外說。這幾天早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這一個倒也罷了。我剛要走出來。一個黑鬍子的。叫了一聲。叫我回來。〔丁〕哦。這是什麼人呢。〔丁〕那時我就回去。問他什麼事。他就說了我且問你。是那裏來的。我就說了。是丁府上來的。催討魚稅銀子。他就說了。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無有。〔丁耶〕六部的公文。〔丁〕也無有。〔丁耶〕憑着何來。〔丁〕本縣太爺所斷。〔丁耶〕敢是那呂子秋。〔丁〕

咳本縣的太爺〔丁郎〕他又說了將這魚稅銀子免了便罷。〔丁〕如若不免。〔丁郎〕如若不免。大街之上撞着了俺有些不便。〔丁〕你可曾問他的名字。〔丁郎〕我到問了他叫混堂裏屁精。〔丁〕哎敢是混江龍李俊。〔丁郎〕不錯他叫混江龍李俊。正說之間又出來一個喉嚨比他還要大叫我滾回來。〔丁〕你可曾滾回去。〔丁郎〕我沒有滾回去。我是走回去的。我問他什麼事他也是這麼兩句話說這個魚稅銀子免了便罷。〔丁白〕如若不免。〔丁郎〕大街之上撞着了俺我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剝他的皮熬狗皮膏藥。〔丁〕他叫什麼名字。〔丁郎〕他叫卵毛裏臭蟲。〔丁〕哎捲毛虎倪榮。〔丁〕不錯捲毛虎倪榮他說的。〔丁〕有這等事下面歇息。〔丁郎下。丁〕來搭轎。〔郭〕且慢些些小事待卑職代勞。〔丁〕小心了。〔丁下。郭〕我想此事非要教師爺前去走一趟不可。啊教師爺。〔四小教師上白〕郭先生什麼事情。〔郭〕你家師父呢。〔四小〕在裏頭鍊工夫。〔郭〕請他出來就說郭先生要會

他。〔四〕曉得了有請師父。〔大教師上白〕好吃好喝睡好覺聽說想打我先跑。徒弟們什麼事。〔四〕郭先生要會會你。〔大〕郭先生要會我待我去看看。嚶郭先生。〔郭〕啊教師爺。〔大〕你把我们爺兒幾個請了出來有什麼事情。〔郭〕請了出來。〔大〕不錯請了出來有什麼事情。〔郭〕員外命了郎前去催討魚稅銀子被他們羞辱一場我想此事要請教師爺們辛苦一趟。〔大〕我們來看家護院的不來催討魚稅銀子的。〔郭〕就是一次。〔大〕下次不可那麼你套車子。〔郭〕敢是拉銀子。〔大〕拉不了銀子還拉不了人麼。〔郭〕取笑了哈哈。〔郭下。〕〔大〕好一路檢雞毛。〔四〕此話怎麼講。〔大〕湊膽子走。〔同下〕

〔簾上唱西皮快三眼〕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稼場鷄驚醒了夢裏南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他叫我把打魚事一旦丟却。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閒坐。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清早起開柴扉

烏鴉叫過飛過來叫過去〔轉唱二六〕却是爲何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桂英兒取茶來爲父解渴。〔桂捧茶上〕〔唱西皮搖板〕遭不幸我的母早亡故撇下了奴桂英孤苦伶仃。〔自〕爹爹用茶。〔蕭〕兒啊爲父怎樣囑咐于你。不叫兒漁家打扮。兒還是漁家打扮。〔桂〕孩兒生在漁家。不叫孩兒漁家打扮。怎樣打扮。〔蕭〕哽。不聽爲父之言。兒就爲不孝。〔桂〕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蕭〕這便才是。〔大教師四小教師同上〕〔大〕走走走。〔四〕不要走了。到了家裏了。〔大〕怎麼到了蕭恩家裏了。〔四〕上頭掛住魚網了。〔大〕待我看來。回去罷。回去罷。〔四〕幹什麼回去。〔大〕蕭恩不在家。〔四自〕怎麼不在家。〔大〕關住門了。〔四〕關住門在家。鎖住門不在家。〔大〕嘎。關住門在家。鎖住門不在家。好去叫門去。〔四〕師父沒有教過我。我們不會。〔大〕叫門還要教麼。看看師父。我的叫門是這個樣子。這叫攔門式。你們學着一點。他不出來便罷。他要出來。上頭

一拳底下一腿。他會倒了。學着一點。蕭恩開門來。來來來開門來。咳。開門來。〔蕭〕外面有人叫門。待我看來。〔桂下〕〔蕭〕是那一位。〔作開門狀〕〔大教師想動手反被蕭恩摔跌一交〕〔大〕地下那裏來的西瓜皮。把我師父滑倒了。〔四〕蕭恩出來了。〔大〕怎麼。蕭恩出來了。待我會會他。原來是個糟老頭。〔蕭〕你們是那裏來的。〔大白〕我們是丁府上來的教師爺。〔蕭〕原來是丁府上來的教師爺。小老兒不知多多有罪。〔大〕哦。會兩下。不要緊。不要緊。〔蕭〕你們前來則甚。〔大〕一不請安。二不問好。與你討魚稅銀子來的。〔蕭〕你看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去。何必你來。〔大向小教師們白〕哦。會點血。師父有工夫。不要緊。〔大向蕭〕蕭恩別人來了。三言兩語。讓你哄回去了。今日教師爺來了。就得要給銀子了。〔蕭〕別人來了。沒有。今日教師爺你來了麼。哼。哼。越發的沒有。〔作要動手狀〕〔大白〕哦。他又來了。虧着師父躲的快。差點又被他點上了。徒弟們跟他說軟的。不行。跟他動硬的。

〔四〕動硬的。〔大〕練子帶來沒有。〔四白〕帶來了。〔大白〕我拿練子一套他的脖子。你們拉住就走。〔四〕哦。套上。我們拉着就走。曉得了。曉得了。〔大〕不要忘了。蕭恩你可認識這個。〔蕭〕朝廷的王法。要他則甚。〔大〕這個不是朝廷王法。是你老老怕你長不大。與你打了一個百家鎖。〔蕭〕不用。〔蕭打落練子把牠踏在地下。〕〔大〕差一點打了我的脚。徒弟們。去把我的練子拿來。〔四白〕師父沒教過我們。〔大〕又沒教你們。你們真是飯桶。看師父的咳。這老頭用的是這一功。蕭恩。可看見。噓噓哈。〔蕭白〕什麼噓噓哈。〔大〕一個鵲兩箇腦袋。〔蕭〕在那裏。〔大〕在那裏。在這裏。〔蕭隨着望去。大教師連忙將鍊拾起。要套在蕭的頸上。被蕭躲脫。〕〔蕭〕哼。狗頭狗腦的東西。〔大〕徒弟們。我套上去。你們拉着。蕭恩。有銀子。便罷。沒有銀子。我要鎖你。〔蕭〕娃娃。你當真要鎖。〔大〕當真要鎖。〔蕭〕果然要鎖。〔大白〕果然要鎖。〔蕭〕你與我鎖。你與我鎖。〔大教師想套住蕭。不料反被蕭鎖住他的頸。〕〔四〕拉着跑。拉着跑。〔大〕不要拉了。

你把我拉到那裏去。〔四〕我拉錯了。〔大〕你們幾個人。連一個有眼睛的都沒有。這個老頭。有點扎手。硬的。不行。還是動軟的。〔四〕還是動軟的。〔大〕蕭二太爺。有銀子。沒有銀子。不要緊。你跟我们爺們。過盪江。見着我們家員外爺。銀子。給不給在你。要不要。在他。把我們爺們差事。可了了呢。你看好不好。〔蕭〕你說此話。老漢明白了。莫非叫老漢跟你們。過一盪江。見了你家員外。銀子。要與不要。但憑于他。沒有你等事了。你們是也不是。哼。哼。你二太爺。可惜。沒有工夫。〔大〕哦。又跑出一個。這麼二太爺。來了。這個老頭。軟硬不吃。還是打。蕭恩。你不識相。跟你要銀子。沒有。叫你過江。你也不去。你看咱們帶的人多。〔蕭〕人多。便怎麼樣。〔大〕要講打。〔蕭〕娃娃。講打。老漢幼年之間。聽說打架。好比小孩子。過新年。穿新鞋子的一般。如今我老了。行不動了。哈哈。〔大〕哦。這是個警解。蕭恩。啊。年輕力壯。我也打他。不動。我也好有一比。〔蕭白〕比作何來。〔大〕老鼠。舐貓鼻子。有一點作死。〔蕭〕娃娃。你當

真要打〔大〕當真要打〔蕭〕果然要打〔大〕果然要打〔蕭〕也罷。將老漢衣帽留在家中。待老夫打個樣兒。與你們見識見識。〔唱西皮倒板〕聽一言不由我七孔冒火。〔大自〕聽一言不由你七孔冒火。教師爺打你個八竅生烟。〔蕭唱西皮搖板〕不由我年邁人咬碎牙窩。〔四小教師上前被蕭打得跌跌倒倒〕〔蕭唱搖板〕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大自〕江湖上叫蕭恩不才就是你。教師爺好有一比。〔蕭自〕比作何來。〔大自〕我好比是銅鎚。將你頑鐵打。〔蕭將小教師來一個打一個〕〔蕭唱搖板〕大戰場小戰場。會過許多爺。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蕭將小教師接連打去〕〔大〕什麼你是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好有一比。好比那個打獵的。單打你這個死老虎。〔蕭唱搖板〕爾好比看家犬。一羣一窩。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大〕打啊。打啊。〔四〕不要打了。人家罵下來了。〔大〕罵什麼。〔四〕罵咱們是奴下奴。〔大〕我去問問他。蕭恩。你罵我們是奴下奴。我們是丁府上奴。不是你蕭家的奴。這麼辦。經的住教

師爺三羊頭。魚稅銀子不要了。〔蕭〕慢說三羊頭。就是三狗頭。二太爺何懼。〔大〕人頭變的狗頭了。你站好了。待我運運氣。〔蕭〕咳。小心二太爺的零碎。〔大〕哦。你倒誇口。你站好了。〔大教師向蕭撞三羊頭。四小教師上前幫忙被蕭打得逃走下去〕〔大〕二太爺。我跪下來了。他們都跑了。你也讓我過去罷。〔蕭〕要過去也不難。你是丁府上的教師麼。今日倒要領教領教。〔大〕有什麼本事。無非是混飯吃。〔蕭〕一定要領教。〔大〕一定要領教。我用點工夫與你看。〔兩手捏拳將右臂向前左臂向後伸直平舉着〕〔蕭〕這叫什麼。〔大〕這叫扁擔。〔蕭〕不好。〔大〕不好。你再看看這個。〔將兩臂前後換一下〕〔蕭〕這叫什麼。〔大〕這叫擔扁。〔蕭〕不好。〔大〕你再看看這一個。〔將身子略蹲。下手臂屈曲作茶壺的壺嘴和壺的把手狀〕〔蕭〕這叫什麼。〔大〕這叫茶壺。〔蕭〕不好。〔大〕不好。我沒有了。你放我過去罷。〔蕭〕放你過去不難。你方才撞你二太爺三羊頭。如今你二太爺打你三拳頭。放你過去。〔大〕慢說三拳頭。三百拳頭。也不要緊。待我

運運氣。〔蕭〕你站好了。〔大〕你把這個東西拿掉。〔蕭〕照打。〔桂〕打。〔大教師逃下〕〔桂〕孩兒打的可好。〔蕭〕打的好。打出禍來了。〔桂白〕什麼禍來了。〔蕭〕那賊回去必不甘心。取爲父衣帽過來。待我前去搶他一個原告。〔桂〕他乃官宦之家。不去也罷。〔蕭〕小孩子家懂得什麼。看守門戶。〔桂下〕〔蕭〕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蕭下〕

〔大教師四小教師同上〕〔大〕打啊。〔四〕都打壞了。還打什麼。〔大〕找郭先生去。〔郭先生上白〕啊。教師爺回來了。銀子可曾要來。〔大〕銀子倒沒有要來。我們爺兒幾個都讓他們打回來了。〔郭白〕教師爺不必動怒。明日將他送在有司衙門。打他幾十板子。出出教師爺的氣。〔大〕你早有這個事。省得我們去了。〔郭白〕後面歇息。〔大〕徒弟們。隨師父後面養傷去罷。〔同下〕

〔桂英上唱西皮原板〕奴這裏只把那棍徒來恨。他那裏倚富豪欺壓黎民。我的父上公堂前去評論。這時候不見回奴不放心。〔衆衙役在幕內作打版子聲

連喊〕一十二三四十。趕下堂去。〔蕭恩上白〕好賊子啊。〔唱西皮搖板〕惱恨那呂子秋爲官不正。欺壓我三江口貧窮的良民。上公堂原被告。一言不問。責打我四十板。趕出了頭門。沒奈何咬牙關。忙往家奔。叫一聲桂英兒。你快來開門。〔桂唱搖板〕老爹爹回家來。氣色不正。莫不是在公堂受了苦刑。罵一聲狗賊子。行事不正。害我父女們。你爲何情。〔蕭〕爹爹回來了。爲何這等模樣。〔蕭白〕爲父上得堂去。那賊官一言不發。將我責打四十大板。〔桂〕好賊子啊。爹爹受屈了。〔蕭〕這還算受屈。那賊官言道。叫爲父明日過去陪罪。〔桂〕爹爹去不去。〔蕭〕說什麼去與不去。爲父的恨不得脅插雙翅。我要殺。〔桂〕禁聲。殺什麼。〔蕭白〕殺他的全家。〔桂〕白日殺人。人不容。暗夜殺人。天不容。爹爹不去也罷。〔蕭〕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取爲父衣帽戒刀過來。〔桂〕是。衣帽在此。〔蕭白〕好好看守門戶。〔桂〕孩兒也要去。〔蕭〕女流之輩。不去也罷。〔桂〕壯壯膽量。也是好的。〔蕭白〕好。取你的衣帽過來。

〔桂〕是。〔蕭〕隨爲父的走。〔桂〕哎。爹爹這個門呢。〔蕭〕這門麼。不要管牠了。〔桂哭〕哎呀。爹爹這動用的傢伙呢。〔蕭白〕這動用的傢伙麼。也不要了。〔桂仍哭着〕哎呀。〔蕭〕兒啊。那顆慶頂珠。可曾帶在身邊。〔桂〕帶在身邊了。〔蕭〕倘有不測。也好逃往你婆家去罷。〔桂〕爹爹你呢。〔蕭〕爲父的麼。你不要管了。〔蕭哭〕哎呀。〔二人作上船狀〕〔蕭〕兒啊。夜晚行船。比不得白日。兒要掌穩了舵啊。〔唱西皮快板〕恨奸賊不由我心中冒火。心兒裏一陣陣咬碎牙角。那賊官憑勢力欺壓於我。今夜晚過江去將他殺卻。恨不得生雙翅越江而過。我的兒因何散撒了篷索。〔桂〕爹爹。此去殺人是真是假。〔蕭〕自然是真。那有什麼假。〔桂〕如此孩兒不去了。〔蕭〕呀。先前爲父不叫兒前來。兒是一定要來。如今舟行至半江之中。兒要回去也罷。待爲父的送兒回去。〔桂〕孩兒不回去了。〔蕭〕爲何不去。〔桂〕孩兒捨不得爹爹。〔蕭哭唱西皮搖板〕啊。桂英我的兒啊。〔桂作停船下船狀〕〔蕭〕兒啊。記好了。在此下船。將衣

服穿好。到了那裏。爲父叫你罵。你就罵。叫你打。你就打。〔桂〕遵命。〔蕭〕來此已是。吠有人麼。走出一個來。〔大教師上白〕是誰。〔作開門狀〕哦。二太爺。你怎麼打上我們的門上來了。〔蕭白〕過府陪罪來了。〔大〕不怕你不來。〔蕭〕哽。〔大〕你退後一點。我好與你通稟。〔蕭〕哦。退後點。〔大〕還要退後些。〔蕭〕哽。叫你二太爺。退到那裏去。〔大〕你愛那兒站就。那兒站。有請家爺。〔丁員外郭先生四小教師同上〕〔丁〕昨晚一夢夢的醜。〔郭〕閻王請我吃燒酒。〔丁〕何事。〔大〕蕭恩過府陪罪。〔丁〕叫他進來。〔大〕嚇。叫你們進來。〔蕭〕隨爲父進來。請了。〔丁〕膽大蕭恩。將我家下人。打的狼狽狼狽。是何道理。〔蕭〕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無有。〔蕭〕六部公文。〔丁〕也無有。〔蕭〕憑着何來。〔丁〕本縣太爺所斷。〔蕭〕敢是那呂子秋。〔大〕太爺。〔蕭〕吓。〔大教師下〕〔蕭唱西皮搖板〕罵一聲呂子秋作事太惡。責打我四十板。卻是爲何。〔白〕兒啊。罵。〔桂〕奸賊啊。〔唱搖板〕罵一聲狗奸賊。天良喪盡。仗勢力壓良民死。

無葬身〔丁〕來，拿下了〔蕭〕且慢，我父女有好心獻上〔丁〕有什麼好心〔蕭〕我父女在河下打的一顆慶頂珠，特來獻上〔丁〕呈上來〔蕭〕耳目甚

衆〔丁〕兩廂退下〔四師下〕〔蕭〕在這裏〔蕭將員外部殺死下〕〔蕭〕兒啊，隨爲父的殺〔桂白〕遵命〔四小教師上被蕭桂殺死下大教師上被蕭殺死下蕭桂同下〕

處世三部曲

虞翁

尖……深得三昧

尖是秃的反面。專指腦袋瓜子而論。腦袋尖了，那便是發福的朕兆。保險箱子縱然鎖得緊密。尖頭者却可入箱盜竊。侯門雖然雙扉緊閉。尖頭者又能覓縫而鑽之。總之無孔不入。有利皆得。這便是尖的攷語。據×氏辭源載。×山有磨頭石焉。有志之士裹糧以往。朝夕磨之。則如願以償。如果你愛惜頭皮。便戴頂六合瓜皮小帽。也可以聊洩悲酸呢。

圓……社會經驗

圓顛方趾。可見腦袋自古以來便是圓形的。至於是橢圓呢。板圓呢。還是四棱子圓呢。那可隨人而異了。最好像二禿子玩的那個皮球一樣。才是上選。諺語有之。初生的犢子不怕虎。剛踏進社會的人。腦袋未必怎樣圓。經過了多少的挫折。始而碰。繼而磨。終而形成一個光溜溜的大西瓜了。

方……非同凡響

方是四方形。所謂高冠峨峨之博士帽子也。戴上博士帽後。便道貌岸然。非同凡響。何況再內襯西裝。外披袈裟式的博士服。衣角飄飄。步伐莊嚴。這的是學貫中西。才負八斗零二升的洋聖人也。洋聖人就得有個洋味兒。於是便吃番菜。住洋樓。跳狐步舞。看了不懂的洋裝書。博士之能事畢矣。

體育書局出版

最新各項運動規則

(本訂合)

上海

號三四一園家麥

教育書
店發行

總目

- 一 最新國術規則
- 二 最新田徑賽
全能運動規則
- 三 最新游泳規則
- 四 最新足球規則
- 五 最新男子籃球規則
- 六 最新女子籃球規則
- 七 最新網球規則
- 八 最新男女排球規則
- 九 最新壘球規則

(附錄)

- 十 最新棒球規則
- 十一 最新乒乓球規則
- 十二 最新籠球規則
- 十三 最新手球規則
- 1 全國運動會史
- 2 業餘運動規則
- 3 中小學體育課程標準
- 4 國民體育實施方案
- 5 世界遠東及中國田徑
賽最高記錄比較表

全書四	百餘頁	用上等	瑞典紙	精印合	裝一大	厚冊祇	售國幣	一元二角
-----	-----	-----	-----	-----	-----	-----	-----	------

刺巴杰

戲情

駱宏勛和他的僕人余千，辭別了鮑自安，要到山東花振芳家中，去會母親妻子。走到酸棗嶺，路過巴家寨。從前巴家寨巴九的兒子巴杰，欲強娶花碧蓮爲妻，被駱宏勛所破壞。所以巴杰痛恨駱宏勛。常想報仇。現在知道宏勛從此經過，就率領了衆多少年，將宏勛圍住，用棍猛擊。宏勛還不知其故，也不知是何人起。初再三避讓，後來看見對方來勢凶猛，只有回擊，不料竟將巴杰刺死。刺死之後，才知是巴杰，知道爲禍不小，只得和余千急忙逃走。後來在路中遇見同學胡璉、胡禮弟二人，就到他們所開的店中住宿，並且結拜兄弟。談到刺死巴杰，胡氏弟兄告訴他巴九夫婦很是利害，今天將兒子刺死，必不甘心，定要追來。就指點他由長葉嶺投奔花家寨。既到花家寨，便由花振芳出面兩家調解，令駱宏勛一姓兩祧，就稱爲巴駱和。

登場人物表

駱宏勛(武生)

巴杰(武淨)

余千(淨)

胡理(武丑)

九奶奶(武旦)

胡連(生)

〔駱宏勛上引〕久離家園，思老母淚珠漣漣。〔詩〕

離別家鄉已有年，母居地北子天南。功名富貴由

天定，思想高堂淚不乾。〔自〕吾駱宏勛，只因求取

功名，來在都門，已有幾載，怎奈機緣不遇，終日奔

忙。老母現在山東，是我意欲回家探望。〔余千暗上〕

〔駱〕來。〔余〕在。〔駱〕與爺帶馬。〔余〕是。〔駱唱西皮

搖板〕叫人來與爺忙帶馬，披星帶月轉回家。〔下〕

〔四下手巴杰上引〕膂力高強愛拳棒，練習刀鎗。

〔自〕父母身居在綠林，生來力大有千斤。全家霸

占酸棗嶺，誰不聞名胆戰驚。俺巴杰祖居酸棗嶺

下，自幼好習拳棒。今日閒暇無事，莊丁們莊外操

練一番。〔四下手轉場白〕大家練演一番。〔操介〕哈

金銀財寶，好吃人心人腦。在下胡禮，只因我哥哥胡連與駱宏勛同窗學藝，曾叫我到京都保護於他。是我晚去明來，足足兩月，到也平安無事。這幾天天氣不好，這店中也沒有什麼客人。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招牌掛上，倘有倒運的前來，也未可知。我說有住店的這兒來呀。」駱余同上。〔駱〕天氣已晚，就在此店安歇了罷。」余。店家那裏。〔胡〕來啦。」余。可有乾淨上房。〔胡〕有的是。」余白。帶路。」胡。客人用些什麼。〔駱〕你這裏都有什麼。〔胡〕有牛肉包子。〔駱〕好，取來。」胡。包子到我說客人若有金銀財寶交給我，有了差錯，我管包賠。要是不交給我，倘有失落，我可不管。」駱。我等無有呀。這包子是什麼肉的。〔胡〕真正黃肥牛肉。〔駱〕只是氣味有些不好。〔胡白〕天氣炎熱，也許少點味。」駱。拿了去，我不用了。〔胡〕你不用，我可要算錢。」余。怎麼不用也要算錢。〔胡〕要算錢。〔駱〕就與他錢。」胡。還有水飯二位可用。〔駱〕不用了。〔胡〕不用，我也要算錢。」余。不用，你又耍算錢。」胡。我

要算錢。」駱。就叫他算錢，取明燈一盞。」胡。燈到。」駱。你且退下，喚你再來。」胡摸介駱看介。〔胡下〕。〔駱白〕看這店家舉動不像好人，你我小心。」關門介。〔駱〕想俺駱宏勳實指望回家探母，不料路過酸棗嶺，偶遇巴杰是我二人言語不合，爭鬥起來，我一時失手，竟將他一劍刺死，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唱二簧搖板。獨坐在招商店自思自嘆，思想起老娘親珠淚漣漣，實指望回山東把母來探，又誰知酸棗嶺又起禍端。」胡暗上聽介。〔胡〕且住，鬧了半天，敢莫是駱公子到了，不知爲了何事，待我向前叫門，問個明白，便了。」我說客人與我開門來。」駱推余介開門駱余打介。〔胡上桌白〕你們兩個別打啦。」駱。你在那裏。〔胡〕我在梁上。」駱。你何不下來。〔胡〕下來就下來。」下桌白。待我掌燈去，請問尊駕，敢是駱公子麼。」駱。不敢，請問壯士尊姓大名。〔胡〕在下胡禮。」駱。我有一同窗兄長，名叫胡連，是你什麼人。〔胡〕那是我大哥。」駱。原來是胡二哥，但不知胡大哥現在何處。〔胡〕現在店

後〔駱〕何不請來相見。〔胡〕待我去請。有請大哥。〔胡連上白〕何事。〔胡〕揚州駱公子到了。〔連〕在那裏呵。賢弟。〔駱〕大哥請坐。〔連白〕賢弟因何至此。〔駱〕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我主僕二人。要回山東探母。不料行至酸棗嶺。偶遇巴杰。是我二人言語不合。動起手來。不想我一時失手。一劍將他刺死。因此逃奔到此。〔連〕賢弟將他刺死。他的母親。只怕不能與你干休。〔駱白〕他倘若到來。如何是好。〔胡〕不要緊。有我在。此怕他幹什麼。〔九妻上白〕來此已是。待我叫門。呔。開門來。〔胡〕是誰。〔九妻〕兄弟。連你嫂子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胡白〕來啦。〔職略介連余同下開門〕〔胡〕我當是誰。原來是九嫂子。深更半夜。到此作甚。〔九妻〕兄弟。是你不知道。只因駱宏勳。路過酸棗嶺。與我兒子巴杰。打起來啦。也不知道。他怎麼就把我兒子刺死啦。嫂子特來找他。與我兒子報仇。〔胡白〕原來爲此。但是一件。你既要報仇。你到我店裏來。作什麼呀。〔九妻〕我想駱宏勳。他必住在你的店裏。所以我來找他。

〔胡〕你猜怎麼着。他不在這兒。〔九妻〕你說他不在這兒。嫂子不信。是要搜搜。〔胡〕好。你要搜。搜出來。怎麼樣。搜不出來。怎麼樣。〔九妻〕搜出來。我就與他報仇。講理。搜不出來。我馬上就走。〔胡〕好。如此。你就搜罷。〔九妻搜介〕〔九妻〕我說這個櫃子裏頭。是什麼。〔胡〕是兵書。〔九妻〕你還有兵書麼。〔胡〕人不可以貌相。水不可以斗量。我就不許有兵書啦。〔九妻〕我要開開看看。〔胡〕我說你此番前來。你不是搜什麼駱宏勳。你簡直是搜我來啦。你等着。〔取刀介〕來來。咱們來試試罷。〔對打九妻刀落地〕〔胡〕你成麼。〔九妻〕噯呀。我的兒呀。〔退介〕〔胡〕這還有你的刀。〔九妻拾刀介下〕〔胡開櫃〕〔駱〕多謝胡二哥救命之恩。〔胡〕好說啦。〔連上白〕看那九奶奶。雖然回去。必定還要前來。〔駱〕還望二位兄長搭教。〔連〕此地離花家寨不遠。你我在店房。用了酒飯。一同去往花家寨。大家尋一妙策便了。〔駱〕多謝大哥。〔胡〕大家請至後面暢飲。〔駱〕請。〔衆同下〕

白 良 關

戲 情

唐朝開國功臣尉遲恭，他是山西麻衣縣人氏，打鐵爲生，精通武藝，自己打成一對雌雄鞭，以爲防身的兵器。這時正當隋朝末年，盜賊蜂起，他就出外投軍，圖立功名。其時他的妻子梅秀英，已經懷孕在身，他臨行時預先留名字，假如生下一子，就叫寶林。並將自己的名字，和寶林兩字，分刻在一對鞭上。夫婦二人，各執一鞭，以爲日後團圓的憑證。不料尉遲恭，剛在出去不久，梅氏就被劉國珍搶去爲妻。梅氏因爲腹中有孕，祇得忍辱相從。後來生下寶林，撫養成。二十多年之後，尉遲恭已經輔助唐太宗得了天下，封爲國公。和秦叔寶帶兵去征討北周。兵到白良關，那關將就是劉國珍。梅氏聽見丈夫帶兵前來攻關，就將自己忍辱含冤的一番苦惱，告訴寶林，教他帶着鋼鞭，前去認父。父子既然相會，寶林仍回到關上，裏應外合，攻破白良關，並將劉國珍殺死。那梅氏因爲已經失節，無顏再見丈夫，就自縊身死，表明心跡。

登 場 人 物 表

尉遲恭(淨)

尉遲寶林(副淨)

梅氏(正旦)

程咬金(丑)

秦瓊(生)

徐勣(生)

唐太宗(生)

劉國珍(末)

〔徐勣上引〕北國打戰表，上殿奏當朝〔白〕下官。徐勣只因北國周剛打來戰表，少刻萬歲登殿啓奏香烟飄渺，聖駕臨朝。〔四太監引唐太宗上〕太宗念

引 鳳閣龍樓萬古千秋。〔徐〕萬歲。〔太宗詩〕東方亮來海水潮，梧桐金塔把枝搖。殿前將士千百對，有道君王坐早朝。孤大唐天子，登基以來風調雨

順國泰安。今當早朝。卿家上殿。有何本奏。〔徐〕
 啓奏萬歲。只因北國周剛。打來戰表。請我主龍目
 御覽。〔太宗〕待孤看來。哦。原來北國周剛。要與
 孤王爭鬥江山。我朝良將雖有。但不知命何人掛
 帥前去征剿。〔徐〕啓奏萬歲。護國公與爲正帥。拗
 國公與爲副帥。魯國公前隊先行。三人必能得勝
 回朝。〔太宗〕替孤傳旨。三位國公上殿。〔徐白〕領
 旨。萬歲有旨。宣護國公。拗國公。魯國公。三人上殿。
〔尉程秦在幕內〕領旨。〔秦瓊尉遲恭程咬金同上〕秦豪
 傑生來膽氣高。〔尉〕旗開得勝立功勞。〔程〕三十
 六路宣花斧。〔秦尉程〕麒麟閣上把名標。臣等見駕
 我皇萬歲。〔太宗〕衆卿平身。〔秦尉程〕謝萬歲。宣臣
 等上殿。有何國事議論。〔太宗〕今有北國周剛。打
 來戰表。與孤爭鬥江山。孤王宣卿等上殿。命護國
 公。〔秦〕臣。〔太宗〕與爲正帥。〔秦〕領旨。〔太宗〕拗
 國公。〔尉〕臣。〔太宗〕與爲副帥。〔尉〕領旨。〔太宗〕
 魯國公。〔程〕臣。〔太宗〕與爲前隊先行。〔程〕領旨。
〔太宗〕得勝回朝。必有加封。〔衆〕謝萬歲。朝事已

畢。請駕回宮。〔四大監引太宗下〕〔徐〕衆位國公。各自
 回府披掛。〔尉〕且慢。〔徐〕有話坐下相談。〔秦程〕
〔尉〕請坐。〔徐〕有何話講。〔尉〕末將有一事不明。
 要在軍師台前領教。〔徐白〕何事不明。當面請講。
〔尉〕某家昨夜三更。偶得三夢。甚是不祥。請先生
 圓解。〔徐〕山人有三不圓。〔尉〕那三不圓。〔徐〕有
 頭無尾不圓。有尾無頭不圓。有頭有尾忘了中間
 不圓。〔尉〕某家全記。〔徐〕請問這頭一夢。〔尉〕這
 頭一夢。是某清晨起來。獨坐家中。心中煩悶。帶領
 家下人等。去到郊外。與圍射獵。只見亂草之中。攢
 出一隻白兔。是某左手拿弓。右手搭箭。對準白兔
 射去。那白兔帶箭而逃。是某打馬就趕。趕到太行
 山。只見那山。牠就嘩喇喇倒將下來。不知主何吉
 凶。〔徐〕此乃大吉之兆。〔程白〕此乃是不祥之兆。
〔徐〕怎見得。〔程〕此番前去掃北。必需要靠山近
 水安營扎寨。倘若泰山倒將下來。慢說打仗。砸也
 把我們砸死了。〔徐〕啊。大吉之兆。請問這第二夢。
〔尉〕這第二夢。是某與蓋蘇文交仗。他戰某不過。

就敗。是某打馬就趕。趕到海邊。只見那海水。牠就嘯哩哩一嘯而乾。不知是何吉凶。〔徐〕此乃大吉之兆。〔程〕不祥之兆。〔徐〕怎見得。〔程〕此番出兵。定要靠山近水扎營。若是海水一嘯而乾。慢說打仗。渴也要把我們渴死了。〔徐〕哎。大吉之兆。請問這第三夢。〔尉〕第三夢。是某清晨起來。用手淨臉。家院報過。後花園中百花開的茂盛。是某前去觀花。左手執鏡。右手摘花。只見花開花謝。墜落塵埃。不知主何吉凶。〔徐〕又是大吉之兆。〔程〕越發的不祥之兆了。〔徐〕怎見得。〔程〕想這花開花謝。莫非你我弟兄要分散了。〔徐〕啊。此乃大吉之兆。待山人算來。花開重結子。破鏡又團圓。恭喜國公賀喜國公。〔尉〕喜從何來。〔徐〕此番前去掃北。必定有夫人公子相會。〔尉〕你才怎講。〔徐〕夫人公子相會。〔尉笑〕哈哈。啊。哈哈。好陰陽。〔程〕咦。老黑。想你投唐以來。祇有黑白二女。那有妻室孩兒。流落北方。分明你笑我武將無後。〔尉〕就是他。〔程〕不是他。還是我。〔尉〕先生。某家自投唐以來。只有

黑白二女。那有妻室孩兒。流落北方。你分明笑俺武將無後。〔徐〕此番前去掃北。若無夫人公子相見。山人愿輸軍師大印。付你執掌。你呢。〔尉〕此番若有夫人公子相見。也罷。愿輸頂上黑頭。〔徐〕口說無憑。敢與山人擊掌。〔尉〕請。〔秦〕且慢打賭事。小掃北事大。〔徐唱西皮原板〕開言再對元帥論。山人言來聽分明。此番到了北國地。靠山近水扎大營。〔秦唱西皮原板〕先生說話理太欠。長他人志氣。滅咱志。大戰場。見過千千萬。何況小小白良關。回言便把咬金喚。披掛點兵莫遲延。〔程唱西皮搖板〕元帥將令往下傳。背轉身來自詳參。回頭便把老黑喚。打賭事兒記心間。〔程下〕〔尉唱西皮快板〕先生八卦似天仙。些些小事算不全。投唐來祇有那黑白二婦女。那有那個妻室孩兒。流落在北番。怒氣不息。我就跨刁鞍。〔白〕馬來。〔四唐兵上一唐兵持馬鞭作帶馬狀〕〔尉接唱快板〕算不準陰陽。你掌什麼權。〔尉下〕〔徐唱西皮搖板〕八來搭轎回府往。〔秦唱西皮搖板〕一片忠心保大唐。〔白〕來回府。〔衆人同下〕

〔程上白〕憶昔當年在瓦崗三十六人一爐香俺魯國公程咬金奉了元帥將令點動人馬不免在此伺候。〔四唐兵秦尉同上〕〔秦白〕皮輪鋼蓋世無雙。〔尉〕水磨鞭保定唐王。〔程〕參見元帥。〔秦〕罷了人馬可齊。〔程〕俱已齊備。〔秦〕聖駕到此速報我知。〔太監在幕內〕聖駕到。〔衆〕一同接駕。〔四太監引太宗上〕〔秦尉程〕臣等見駕吾皇萬歲。〔太宗〕衆卿平身。〔秦尉程〕謝萬歲。〔太宗〕人馬可齊。〔秦〕早已齊備。請萬歲傳旨。〔太宗〕替孤傳旨吩咐文武百官一概免接受送。人馬打得勝門而出。响砲離京。〔四太監引太宗下〕〔程〕下面聽者。聖上有旨。元帥有令吩咐文武百官免接受送。人馬打得勝門而出。响砲離京。〔衆人在場中繞行一週〕〔秦〕人馬爲何不行。〔程〕人馬何不前進。〔衆兵〕來在北國地界。聖上無旨。元帥無令。不敢前進。〔程〕啓稟元帥。來在北國地界。聖上無旨。元帥無令。不敢前進。〔秦〕就在此地揀一平陽之地。安營扎寨。歇兵三日。再與那賊鏖戰。〔程〕聽者。元帥有令。就在此地揀一平

陽之所安營扎寨歇兵三日再與那賊鏖戰。〔衆人同下〕

〔四北兵引劉國珍上白〕某劉國珍。唐王與兵前來。那裏容得衆將官殺。〔四唐兵引尉連上〕〔尉〕馬前來的。敢是劉國珍。〔劉〕然。〔尉〕天兵到此。還不下馬投降。〔劉〕一派胡言。放馬過來。〔兩方交戰。劉領兵敗下尉領兵追下〕

〔劉在幕內唱西皮倒板〕適纔陣前打敗仗。〔四侍衛劉同上〕〔劉唱西皮搖板〕打得豪傑吐紅光。將身且坐寶帳上。請出少爺說端詳。〔劉白〕來有請少爺。〔侍衛〕有請少爺。〔寶林在幕內〕走啊。〔寶林上白〕啊。〔唱西皮搖板〕正在後面演刀鎗。忽聽前帳鬧嚷嚷。邁步且把寶帳闖。着什麼急遭什麼忙。〔劉唱西皮搖板〕適才陣前來交戰。爲父出兵帶了傷。〔寶唱西皮搖板〕聽說爹爹帶了傷。不由豪傑怒滿腔。爹爹點動兵和將。兒殺敬德滅唐王。〔劉唱西皮搖板〕馬戴袁劉四員將。一個更比一個強。〔寶唱西皮搖板〕爹爹休把兒小量。孩兒武藝比他強。〔白〕爹爹孩

兒在後花園中跑馬射箭。遇見一白髮老公。教道孩兒全身武藝。可以勝得唐將。〔劉〕有此膽量。〔寶〕有此膽量。〔劉〕好後面披挂起。〔寶〕爹爹點雄兵。〔寶下〕〔劉〕衆將聽我令下。〔唱西皮搖板〕少爺今日去交戰。鞍前馬後要隄防。耳傍聽得鑼鈴响。想必我兒出將房。〔四北兵引尉遲寶林上帶馬下〕〔劉唱西皮搖板〕一見我兒出寶帳。倒叫爲父挂心傍。〔衆人同下〕

〔秦程唐兵同上〕〔報子上白〕啓元帥。小將軍討戰。〔秦〕再探。〔報子下〕〔秦〕抬鎗帶馬。〔程〕且慢待未將抵擋一陣。〔秦〕須要小心。〔秦下〕〔寶領北兵上白〕來將通名。〔程〕老子程咬金。〔寶〕我道是尉遲敬德。原來是醜鬼咬金。饒爾不死去罷。〔程〕一派胡言。吃我三斧。〔兩方交戰程領兵敗下寶領兵追下〕

〔秦尉唐兵同上〕〔秦唱西皮搖板〕惱恨周剛真膽大。要奪我主錦中華。本帥興動人和馬。要把賊子一馬踏。〔程上唱西皮搖板〕小將生來武藝大。打得我頭暈眼又花。〔白〕參見元帥。〔秦〕勝負何如。〔程〕

大敗而回。〔秦〕後帳歇息。〔程〕謝元帥。〔程下〕〔報子上白〕小將討戰。單要尉遲老將出馬。〔尉〕再探。〔報子下〕〔尉唱二簧搖板〕唐朝國公十八駕。提名調姓要某家。人來帶過爺的馬。到兩軍陣前會娃娃。〔四唐兵引尉下〕〔秦唱二簧搖板〕一見尉遲出營門。不由本帥掛在心。人來帶路高坡頂。觀看兩家動刀兵。〔秦上台作登高觀戰狀〕〔尉領唐兵上〕〔尉唱二簧搖板〕跨下一騎烏錐馬。打將鋼鞭手中拿。來在賊營高聲罵。〔寶林領北兵上唱二簧搖板〕後面又來小豪家。無有盔來無有甲。皂羅袍上綉團花。問聲老將名和姓。〔尉〕娃娃。〔唱二簧搖板〕你老爺尉遲敬德。保唐家。〔寶唱二簧搖板〕聽說尉遲保唐家。殺父的仇人就是他。人來與爺退帳下。〔兩方交戰數合同下〕〔秦唱二簧搖板〕小將生來實可誇。尉遲老將也不差。本帥山前傳令下。免得兩家動殺法。〔尉寶同上開打〕〔秦〕搖旗收兵。〔秦下〕〔寶〕老將敢是怯戰。〔尉〕娃娃。非是老爺怯戰。我國元帥鳴金收兵。明日再戰。〔寶〕明日來者。〔尉〕君子。〔寶〕不來。〔尉〕

小人〔寶〕收兵〔寶下〕〔尉〕老了〔尉下〕

〔劉四侍衛同上〕〔劉白〕我兒去出兵，未見轉回程。

〔寶領北兵上〕〔寶〕參見爹爹〔劉〕罷了，勝負何如。

〔寶〕兩下不分勝敗，明日再戰，定取那賊的黑頭。

〔劉〕好，我兒後堂見過你的母親〔寶〕遵命〔劉〕

前堂遵父命〔寶〕後堂見母親〔衆人同下〕

〔梅氏秀英上引〕數載冤仇恨，時刻掛在心〔詩〕

當年兒夫去投軍，夫妻分別十八春，劉賊搶掠麻

衣境，強逼奴家配爲婚〔白〕奴家梅氏秀英，可恨

這劉賊，將我搶上山來，這冤仇何日得報呢〔唱二

簧原板〕梅秀英坐二堂心中暗想，想起了當年事

好不悲傷，恨只恨劉國珍將奴強霸，何日裏報冤

枉才放心腸〔寶林上唱二簧搖板〕適才間與唐將

會過一陣，他國的元帥鳴金收兵，邁步兒且把那

二堂來進，見了我老娘親細說分明〔白〕參見母

親〔梅氏〕罷了，坐下〔寶〕謝坐〔梅氏〕兒啊，全身

披掛，與何人交戰〔寶〕與唐將交戰〔梅氏〕可知

那人姓名〔寶〕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梅氏〕姓

什麼〔寶〕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梅氏〕哎呀夫

啊〔唱二簧搖板〕聽說兒夫到來臨，好似狼牙箭穿

心〔白〕兒啊〔接唱搖板〕劉國珍不是兒的親〔寶〕

親什麼〔梅氏接唱搖板〕不是兒的親生父〔寶〕啊

〔梅氏接唱搖板〕尉遲恭纔真是兒的父親〔寶〕啊

〔唱西皮搖板〕母親言來兒不信，講什麼親來不是

親，雙膝跪在塵埃地，快對孩兒說分明〔梅氏〕兒

且起來〔寶〕謝母親〔梅氏〕坐下〔寶〕謝坐〔梅

氏〕兒啊，你我母子，不是此處人氏〔寶〕那裏人

氏〔梅氏〕乃是山西麻衣縣人氏〔寶〕因何來到

此地〔梅氏〕你父親在家打鐵爲生，自從那年，你

父投軍去了，劉賊造反，將爲娘搶上山來，勒逼爲

婚，本當不從，怎奈身懷有你這冤家，爲娘今日話

已說明，報仇也在你，不報仇也在你〔寶〕有何爲

證〔梅氏〕有鋼鞭爲證，兒去看來〔寶〕尉遲敬德

尉遲寶林啊〔唱西皮搖板〕一見鋼鞭果是真，反把

仇人叫爹尊，一把寶劍拿在手〔梅氏白〕那裏去

〔寶唱西皮搖板〕去到前堂殺仇人〔梅氏〕兒啊，有

道是單絲不能成綫，獨木焉能成林。你明日去往兩軍陣前，父子相認，然後再殺那劉賊不遲。〔寶〕只是孩兒惡氣難消。〔梅氏〕暫將惡氣屯在腹內。〔寶〕母親今晚且做夢中人。〔寶下〕〔梅氏哭叫〕寶林我兒，哎呀兒啊。〔唱二簧搖板〕一見姣兒出房門，要想相逢萬不能。〔梅氏下〕

〔秦程尉同上〕〔秦白〕轅門戰鼓响，兒郎報端詳。〔報子上〕〔尉〕再探。〔報子下〕〔尉〕啊。〔唱二簧搖板〕昨日陣前來見陣，娃娃武藝果然能。人來帶過馬能行。〔唐兵作帶馬狀〕〔秦〕小心了。〔唱二簧搖板〕戰他不過把我的老命拚。〔尉下〕〔秦唱二簧搖板〕尉遲老將怒氣生，要與那賊見輸贏。三軍與爺暗保定，保護老將把功成。〔衆人同下〕

〔寶領北兵同上〕〔寶唱二簧搖板〕二堂領了母親命，兩軍陣前認爹尊。催馬來在戰場等，老將到來說分明。〔尉領唐兵上〕〔尉唱二簧搖板〕昨日陣前饒兒命，今日又來送殘生。手使鋼鞭朝下打。〔寶唱二簧搖板〕這一鞭不打看，在父子情。〔尉〕娃娃敢是怯

戰。〔寶〕老將，非是俺怯戰，前面有座柳林，你可敢去。〔尉〕娃娃，慢說小柳林，就是龍潭虎穴，你老爺何懼。〔寶〕你要來啊。〔尉〕怎麼不來。〔寶〕你要來啊。〔唱二簧搖板〕叫聲老將忙隨定。〔寶領兵下〕〔尉接唱搖板〕這娃娃有什麼巧計生。〔尉領兵下〕

〔寶林上唱二簧搖板〕催馬加鞭到柳林，不見唐營衆三軍，下得馬來忙跪定。老將到來認爹尊。〔尉上唱二簧搖板〕催馬加鞭到柳林，只見娃娃跪埃塵。馬上擒爺擒不住，誑爺下馬萬不能。你老爺日搶三關夜奪九寨，夜探白皮走秋城。唐天子解帶傳鞭某才歸真主，娃娃個個聞名害頭疼。〔寶唱二簧搖板〕老將休要怒氣生，我是你孩兒認。〔尉〕認什麼。〔寶接唱搖板〕認爹尊。〔尉〕吓。〔唱二簧搖板〕戰我不過就該走，爲什麼陣前認父親。〔寶唱二簧搖板〕我說此話你不信，我母親名叫梅秀英。〔尉白〕啊。〔唱二簧搖板〕娃娃提起梅秀英，想起當年大事情。家住山西麻衣縣，夫妻們打鐵過光陰。上山得了兩宗寶，造就雌雄鞭二根。別的來歷我不問，有何

寶物作證憑〔寶唱二簧搖板〕水流千遭歸大海。鋼鞭拿去看分明〔尉接鋼鞭看念〕尉遲敬德尉遲寶林〔唱二簧搖板〕一見鋼鞭果是真父子相逢在柳林。鋼鞭挑起親生子〔寶接唱搖板〕翻身上了馬能行〔尉接唱搖板〕欺母仇人那一個〔寶接唱搖板〕白良關前劉國珍〔尉接唱搖板〕我兒帶路關前進〔寶〕那裏去〔尉接唱搖板〕爲父去殺劉國珍〔寶接

至理名言

追逐虛榮。羨慕浮華的青年。終將被虛榮浮華吞
 噬了他畢生的事業和幸福。
 以偉大的至性待人。任憑怎樣頑固凶險。狡詐刁
 滑的人。必能爲其人格所感化折服。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
 跎。拿明日的希望來充當食糧的人。勢必餓死。
 一個人如果能在荆天棘地之中。怡然自得地舉
 起鐵鋤鋼鐮。剷排障礙。開闢道路。那末他的這

唱搖板〕千稍停來萬稍停。裏應外合殺仇人。假戰
 三合敗了陣〔寶下〕〔尉接唱搖板〕鋼鞭一舉叫三軍
 〔唐兵上過場下尉隨下〕
 〔劉國珍上白〕眼跳心驚。坐臥不甯。〔寶林上殺死劉
 下〕〔尉領唐兵同上〕〔尉〕那賊可滅。〔寶〕那賊已滅。
 〔尉〕你母親。〔寶〕懸樑自盡。〔尉〕隨爲父轉至龍
 篷。〔寶〕是〔衆人同下〕

丞 壽

條成功之途。一定可計日以待了。
 不矜誇自己的功績。不攻訐人家的短處。才可以
 不受人厭。不招人怨。
 失敗後不懊喪而欣喜者。實是眞勇敢的戰士。因
 爲他已經知道所以失敗的原因。而未來的勝
 利。已在他掌握之中了。
 在極困難之中。我們若本着不畏難的苦幹精神。
 奮力幹去。總有相當的成效。

明末遺恨——刺虎

戲情

明朝崇禎末年，闖賊李自成領兵攻犯京師。這時京中府庫空虛，兵餉無着，難以抵禦；加之奸人成黨，國事更不可收拾。後來那杜勳和杜之秩竟開城迎賊。崇禎帝知道大事已去，就託孤於國丈周奎，預備一到危急之時，就自盡殉國。那知周奎是一個昏庸無知的人，反賊已經進了外城，他還到家中設宴做壽。崇禎帝親自到他家中找他，他也不見，帝又去到午門撞鐘，召集百官，止來了一個李國楨。崇禎一見，知道無可挽救，就去祭告太廟，回宮殺死公主，周后自縊而死，只有太子被徐高救出逃走。這時李國楨又死於亂軍之中，等到闖賊攻破內城，崇禎帝走到煤山，也就自縊了，只有一個太監叫王承恩，隨帝同死。闖賊既已進宮，各處搜尋，有一個宮女叫費貞娥，穿了公主的衣服，假裝公主，身藏利刃，讓賊捉去，想乘機刺死自成。那知闖賊命不該絕，將費宮娥賜給大將李固，當夜成親。既進洞房，貞娥假意殷勤，用酒將李固灌醉，竟然將他刺死，她自己也就自殺了。

登場人物表

崇禎帝(做工老生)	周皇后(青衣)	王承恩(老生)	李國楨(文武老生)	朱之馮(老生)
周奎(小丑)	李建泰(小丑)	杜勳(花面)	曹化淳(武小丑)	李守鏢(武生)
費貞娥(花衫)	長平公主(青衣)	袁貴妃(青衣)	魏宮人(青衣)	邱從周(老生)
李自成(花面)	金牛星(生)	杜之秩(二花)	姜瓖(二花)	鞏永固(小生)
范景文(老生)	陳演(小丑)	徐高(生)	周太太(彩旦)	李固(淨)

〔龍套金牛星上二太監引李自成上〕〔成引〕軍威鎮山一嶽，到處草木肅，鐵蹄下鬼哭神號。〔自〕甲申崇禎

十七年春王朔日坐西安招地開疆憑胆氣立將大明國運遷孤闖王李自成自從我的舅父死後俺就稱闖王去年破了承天衆文武立俺一位新順王孤家自領大兵破了潼關才駕坐西安衆卿今日孤王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我祖父李繼遷爲太祖將俺生地延安府改天寶府來脂改爲天寶縣詔告天下不得有誤〔金〕臣領旨〔成唱搖板〕孤王洪福從天降不久大明歸李王開國之臣皆有賞〔風旂過場〕〔成〕好大的風吓〔接唱搖板〕黃霧陰霾大風揚〔自〕哼今乃孤王大喜之日這樣的風霾黃霧四塞正是他娘的不祥之兆〔金〕大王不必煩悶昔日漢劉邦得了天下回轉家鄉與父老同飲之時有大風一陣故作大風歌今日大王在故土登基忽有此大風乃大吉之兆也〔成自〕既然如此吩咐擺駕俺到坟上祭我的祖宗

〔金〕要稱王陵〔成〕怎麼王陵〔金〕王陵〔成〕嘿窮光蛋的坟也變了王陵了如此就擺駕王陵〔同下〕

〔邱從周上唱搖板〕黎民塗炭變天道國家將亡

出孽妖市井小兒掌權要萬種醜態難盡描〔自〕俺邱從周乃是西都司吏可笑流寇李自成攪亂十六載屠殺百萬民今日僭於西安這樣小兒害民蠹賊居然富貴還有什麼天理聽說他到來脂縣來掃墓乞兒坟變作了王陵使俺惡氣難消我不免他到來大罵國賊也與那受難的百姓出一口怨氣啊〔接唱搖板〕闖賊無道僭王號蠹賊不顧萬民衆少時與他個不吉兆一腔義憤罵賊曹〔李自成衆人同上〕〔成祭坟介〕〔成〕祖宗吓祖宗吓祖宗我看你這塊坟地也沒有什麼風水怎麼會有我這皇帝的子孫正他的娘奇怪〔唱搖板〕今日稱王把墓掃心滿意足甚自豪〔邱笑介〕〔邱唱搖板〕不由一陣的哈哈笑〔成〕何人發笑綁下了〔邱〕李自成〔唱搖板〕且慢動手聽根苗〔自〕李闖吓流賊你們的出身都是市井無賴偶爾倖倖擁有大兵你們也是貧賤細民一朝得志就該撫慰平民才是你們不但不保全百姓反而殺百姓害百姓照這樣的行爲只顧據佔地盤卜登高位逆天背理

恐怕不久就要被百姓碎屍萬段。〔成〕哇吓逆賊，你敢罵我，綁了。〔邱〕且慢，我既罵你，就拚着一死。我邱從周罵賊而死，好痛快也。〔唱搖板〕拚着一死，罵強暴，准備頭上受一刀。〔白〕好賊子。〔成殺死邱介〕〔成白〕拖下去。嘿，又是他娘的不祥之兆。〔金〕

聖天子百靈相助，那有許多忌諱。但大王速速進去破了都城，以成大業。〔成〕恐大明一時不能平滅。〔金〕不妨，大明國官專權，惟利自圖，臣已經發出檄文，恐嚇再用金錢買通內應，大兵到處料守關兵將，望風歸順。〔成〕命你照計而行。〔金〕遵旨。〔同下〕〔褚憲章上白〕站在人埃下，怎敢不底頭。〔丙白〕公公到。〔章〕有請。〔王則堯上〕〔章白〕到此必有所爲。〔堯〕天下荒荒，如何歸結。〔章〕如今大順王有公文在此，你偷偷放在龍書案上，看萬歲這樣實行，告辭了。〔堯〕後面備酒，我們同飲。〔同下〕〔李國楨旗牌同上〕〔李〕天下荒荒，神鬼愁，內亂外憂，何日休。本爵襄成伯李國楨，關外大亂，心神不安，不免上朝房議論國家大事，家將帶馬朝房去者。〔上馬下〕

〔杜勳李建泰周奎陳演曹化淳項煜蔣得謀羣永固田宏遇李邦華范景文杜之秩高起潛同上白〕戴漏五更寒，披衣上綉按。〔各報名〕〔杜〕衆位大人。〔衆白〕大人。〔杜〕你看關外大亂，內憂鬪賊謀反，難能與國家分憂。〔曹〕這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李上白〕衆位大人。〔杜〕爲何起得這樣甚早。〔李〕國家有事之秋，你我爲臣子者，焉能安枕。〔杜〕我看你這些小事，連覺都睡不着了麼。你大驚小怪的是什麼道理。〔李〕如今關外大亂，你們這班大臣，不思報國，在此按舌，豈有此理。〔曹〕杜公公何必與他辯嘴，你我走。〔同下〕

〔褚憲章王則堯上放檄文于案上即下〕〔鐘聲四太監徐高引崇禎帝上〕〔崇上唱搖板〕朱猶建未登基，國政已紊，勵精神圖政治，挽回難能，流寇起十六年，愧對百姓。〔看介〕龍書案何由來一封公文。〔看介〕吓，龍書案上那裏來的公文。宣黃門官。〔徐〕黃門官上殿。〔黃門官上白〕參見萬歲。〔崇〕黃門官，這文書爲何放在龍書案上。〔黃門官〕爲臣並未安放本

章不知何來。〔崇〕這倒奇了。宣值殿侍臣。〔徐〕值殿侍臣見駕。〔章與同上白〕奴婢們視察之時，並無此物。不知這公文從何而來。恐奴婢有失管之罪。〔崇〕這又奇了。〔徐〕請萬歲拆開公文御覽之後，再爲詳查。〔崇〕待朕拆開一觀。〔看介白〕大順永昌皇帝傳諭大明文武官僚及軍民人等，孤王御駕于三日內至北京駐驛，吓這分明是反叛的檄文。這大順永昌又是何人。〔章〕啓奏萬歲，李闖王佔據西安後，已經僭號大順王，國號永昌。〔崇〕怎麼流寇李闖已僭號稱王。〔堯〕奴婢聽說李闖攻打山西甚急。〔下〕〔崇〕啊呀，不不好了。〔唱搖飯〕聽說僭號似雷震，爲何你毫不知聞。撞鐘擂鼓羣臣聞。〔撞鐘鼓介〕〔李國楨李建泰范景文項煜蔣得謀鞏永固田去週周潛陳演李邦華杜勤杜之秩高起潛曹化淳同上唱〕兩班文武朝至尊。〔同白〕臣等見駕，願吾皇萬歲。〔崇白〕衆卿，平身。如今流寇方面，你們可知道有什麼緊急之事麼。〔周白〕流寇不過烏合之衆，如竭力去剿滅，看來時局大有轉機。〔崇白〕怎麼大

有轉機。這公文一角，你們拏去看來。〔泰白〕待臣等一觀。〔轉遞着介〕〔泰白〕請問萬歲這叛逆檄文由何處而來。〔崇白〕此檄文在龍書案上，不知從何而來。問過值殿侍臣，也奏道不知何人安放於此。難道說國家將亡，出了妖孽不成。也罷。朕自登基以來，流寇蜂起，外侮頻來，水災兵禍，年年不息。善良人民，不能安業，也不怪文官不能修政。武臣不能平亂，終怪寡人用人不當。十七年來，弄得這樣紊亂。我這做元首的，對百姓甚覺有愧於心。但不知民脂民膏，奉養你們這班大人先生，可覺得有點慚愧嗎。〔介〕也罷。闖王僭號西安，大逆不道。待朕御駕去親征。〔衆同唱搖飯〕 愧殺臣等不忠臣。〔白〕請萬歲暫息雷霆之怒，闖賊雖然僭號西安，兵犯山西，但流寇乃烏合之衆，不足畏也。何勞萬歲御駕親征。臣願領兵破賊，以保我國。〔泰〕襄成伯雖有忠心領兵征剿，但是山西地理不熟，難勝流寇。況且京畿重地，不可不防。萬歲命襄成伯合曹化淳防京城，再命杜公公監視宣府，協鎮大

同杜之秩把守居庸關。爲臣乃山西曲沃人氏。頗知地理。家有薄資。願率兵轉回曲沃。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以報主初遇之恩。〔崇禎自〕卿家有些忠心。朕感激零涕。候卿行時。朕當仿效古人推轂之禮。以壯聲色。杜勳聽旨。命你鎮守宣府。監視大同。總鎮姜瓖努力防賊。〔杜〕遵旨。〔下〕〔崇自〕杜之秩聽旨。我想居庸關口乃是京師咽喉要路。卿與守將唐通嚴加防守。莫負孤意。〔秩〕遵旨。〔下〕〔崇自〕曹化淳嚴守外城。襄城伯爲九門提督。嚴防京畿。大學士你輔助督師。共赴國難。可是忠心。但是東閣之事。何人代理。〔泰〕工部尙書范景文可代輔國政。〔崇〕如此。范卿今逢國難當頭。累卿負此重任。命卿兼東閣大學士。〔范〕恐臣才疎不能當此重任。〔崇〕朕知卿久矣。今急而用卿。朕已恨遲晚。今望卿尙勉爲之。〔范〕臣當以死報國。〔崇〕卿幾時起程。〔泰〕依臣卽欲起程。怎奈糧餉空虛。這便如何是好。〔崇〕可也是吓。像這種糧餉空虛。如何能交兵開仗。可是府庫空空。如洗。這財政怎生着

手。若無糧餉。就不能發兵平寇。真正難死孤王了。〔田〕萬歲何不向百姓輸捐糧餉。那個不肯就國法從事。〔崇〕聽國丈之言。叫孤去輸捐百姓。百姓們雖有救國之心。但是他們能有多大力量。國家捐了他們。也不止一次了。捐得他們精力全疲。而且自顧不暇。現在那裏還有錢來捐助呢。雖然愛國心未嘗少息。但是只怕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這做元首的。再去壓迫他們。敲他們的骨髓。實在也於心不忍。可是那一些面團團腹便便的。有錢的百姓。他們又沒有愛國思想。一個個花天酒地。我我卿卿。甚到纏頭之費。一擲千金。國家興亡。置若不聞。慈善事務。不捨分文。富翁如此。可不痛心也。〔唱搖板〕富翁只知道魚肉百姓。他把那國家事置若罔聞。我國民煊染了惡劣根性。我登基本希望育化愚民。十七年降天災。是朕命運蒼天吓。你何必殺千民。罪降我身。〔李唱搖板〕君臣們只哭得山搖地震。只哭得鬼哭神號。天地昏昏。聖天子本是那萬民根本。請陛下止悲淚。政治速行。

〔白〕事到如今哭也無益。望萬歲以社稷爲重，當善保龍體。〔范〕萬歲不必悲傷。臣一面招兵，一面籌餉，相機而行。〔崇〕事已至此，朕方寸已亂，毫無主張。聽憑卿作主，行事去罷。〔范〕領旨。〔唱搖板〕休管他事艱險，奮勇前進。〔同下〕〔李唱搖板〕爲武將拚一死，爲國爲民。〔崇唱搖板〕到如今已到了山窮水盡，巨靈掌恐難擋洪水縱橫。〔下〕

〔曹〕你有多大的官，能辦多大的事。〔下〕〔李〕罷了罷了。〔唱搖板〕國家不幸遭流寇，眼見江山不能存留。〔下〕

〔四宮女引周皇后上〕〔唱西皮原板〕戊辰年天雨血，陝西全省欽天監細推算。必主刀兵，到如今流寇起西安，混亂我主爺與朝臣晝夜調停。〔徐崇同上〕〔崇唱搖板〕賊闖王貧無厭，得秦圖晉食肉者難定。亂辜負國恩，糧餉緝兵將弱如此棘荆。〔徐〕萬歲駕到。〔后白〕迎接萬歲。〔跪介〕妾妃見駕，吾皇萬歲。〔崇〕好了好了，國都要亡了，這種虛禮免了罷。〔后〕萬歲。〔唱搖板〕莫非是那一省又報災情。〔崇〕

今日孤王上殿，見龍書案上有公文一封，也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何人所放，拆開一觀，原來又出了一個皇帝。〔唱搖板〕李自成在西安僭號大順，發人馬奪山西，要攻蒲城。李建泰請督師，朕已照準。府庫空無糧餉，怎能成軍。〔后〕國家危急之秋，難道羣臣空食爵祿，一籌莫展。〔崇〕田國丈奏道：國家缺乏糧餉，再去捐輸百姓。我是知道這些，但是苦百姓們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顧，再去捐他們的錢，於心何忍。除非和幾個富翁商議，但是他們爲富不仁，定要推諉。這便如何是好。〔后〕啓奏萬歲。白爲聖。今百姓們納稅完糧，已盡了他們做國民的義務。國家一旦有事，又要百姓捐助，可是從來不曾捐過。大臣捐過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國家是大家的國家，擔負也應當大家擔負。此番捐助軍餉，應當由上而下一律捐助，上行下效，方爲公平。〔崇〕梓童，此話正合朕意。常言道：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就依皇后之見，由上捐起，再由大臣以及百姓，少不得先由皇后捐起。梓童，你有多大力量。

〔后〕妾願將正宮一切寶物捐助軍餉以救國難
〔崇〕甚好待孤明日將此意對羣臣言講照皇后的旨意進行便了〔唱搖板〕上行下效相呼應〔后接唱〕同舟共濟理紛紜〔下〕

〔衆百姓曹化淳衆校尉同上〕〔曹〕拿錢來〔衆百姓〕公公這前年又有水荒旱荒刀兵四起我們生意都沒有那裏來的錢呀〔曹〕你們這些東西都是賤骨頭皮鞭伺候〔唱搖板〕吩咐人役忙打定〔衆校尉應聲打介〕〔李〕上家將亮相介〕且慢〔唱搖板〕且慢動手三思行〔白〕公公爲何將他們毒打〔曹〕毒打咱家奉旨招兵籌餉你可要問〔李〕招兵是我們分內之事怎的不問〔曹〕問他們籌些軍餉他們不肯沒有錢就要打他們〔李〕原來如此諸位父老等要知道都是國家的子民理當救國若等國亡之後你們再要安享那得能夠可曉得有國才有家啊〔衆百姓〕將軍有所不知有錢之人把他們些金錢就將他們放了我們都是無錢之人就怎樣毒打你們這種行爲我們情願做亡國奴吓〔李〕

好賊子〔唱搖板〕聽一言來怒氣生大罵賊子不是人〔白〕呸原來你等奉了聖旨在外欺壓百姓有些金錢將他們放走將沒錢之人這樣毒打你們還有天理嗎〔曹〕住了你說此話可有見證〔李〕這現在你身上〔衆百姓〕現在他身上〔李〕〔衆將搜曹介〕好大的胆〔唱搖板〕一見銀子可是真這樣行爲喪了心寶劍出鞘要你命〔曹唱搖板〕奉今差遣你斬不成〔白〕住了你不要這樣利害敢與我見君〔李〕難道懼你不成你快走〔同下〕

〔四太監徐高王承恩崇禎同上〕〔崇引〕國難臨頭社稷陸危安得猛士兮能盡忠義〔白〕孤坐江山十七年那有一日得安閑軍政日非民思亂罪在大臣太不賢昨日大學士言道前去相機招兵籌餉不知可有頭緒沒有軍情緊急孤王一夜未眠今日臨殿未免早了一點〔看介〕羣臣尙未到來內侍撞鐘擂鼓〔徐王〕領旨〔撞鐘鼓介曹化淳田去遇周奎蔣得謀項煜范景文李國楨李邦華陳演高起潛鞏永同上〕〔同白〕吾皇萬歲〔崇〕平身范卿等籌款招兵一

事。怎麼樣了。〔曹〕啓奏萬歲。奴婢奉范學士之命。招得五百兵軍餉一層。實難籌劃。好容易拿着數人。逼他捐款。被李國楨做好人。將他們放了。〔李〕啓奏萬歲。放出之人。皆是無產業之人。打死他們也難得分文。而要激起民變。臣大胆將他們放走。〔范〕襄成伯所奏不虛。可恨一班富貴人家。果如聖言。百般推諉。毫無捐輸之意。臣該知罪也。〔崇〕嗚。那有卿家之罪。既然如今沒有辦法。昨天皇后倒有了個捐款方法。〔范〕皇后有何懿旨。崇皇后言道。百姓平時納稅完糧。已盡了他國民義務。責任一旦有事。又要他們捐助。從不會捐過大臣。捐過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國家是大家的。國家擔負要大家擔負。孤王想皇后此言甚是有理。自古道不能責己。焉能正人。先由皇后捐起。如今皇后將正宮一切寶物。盡皆捐助軍餉。各嬪妃等也捐寶物在此。衆卿可照此施行。先由大臣捐起。以及下級官吏。若能激起百姓愛國之心。自動捐助。也未可知。你們那一個先捐起。〔李白〕臣願將家中一

切綢軟變賣。捐助軍餉。〔崇白〕且慢。卿傾產救國。固然是忠義可嘉。但是卿家一家老少。何以爲生。〔李〕國難臨頭。國將不保。何以爲生。〔崇白〕哎呀。〔唱〕傷心話說得我珠淚滾滾。忠勇氣使草木也要同情。〔李唱搖板〕辭別萬歲下龍庭。變賣家產去練兵。〔下〕〔范〕臣願助二千兩。〔崇〕卿家你的俸祿缺少。你又是個正直無私的人。你捐助二千兩。恐怕你莫有這大力量。〔范白〕共救國難。焉敢落後。〔崇〕你不要勉強。〔范〕勉強臣也要捐助。〔崇〕咳。苦之極也。大學士你捐多少。〔泰白〕臣的家財。都在曲沃。只要到了曲沃。一切軍餉。都是爲臣的了。〔崇〕忠臣也。曹卿你捐多少。〔曹〕奴婢也要捐嗎。〔崇〕自然要捐。〔曹〕捐二十兩銀子。〔崇〕嗚。你的境况甚好。要捐三千兩。〔曹〕奴婢沒有錢。那裏捐得起。〔崇〕你捐得起的。一定要捐三千兩。〔曹〕那麼跟大學士一樣。捐二千兩罷。〔崇〕好。就是二千兩。〔蔣〕臣捐千兩。〔項〕臣捐五百兩。〔蔡永固〕父王兒願捐五千兩。〔崇〕駙馬捐款踴躍。足是慷慨之

氣〔王〕奴婢願捐五千兩〔崇〕你也勉強〔王〕奴婢不勉強慢說捐款不勉強就是跟着萬歲死更不勉強〔崇〕好呀〔唱搖板〕慷慨捐助不鄙吝大難臨頭優劣分集腋成裘禦寒冷〔看介〕二國丈國老回來〔周奎田宏遇陳演同上〕萬歲沒有錢〔崇〕不要裝窮你門的景况孤是曉得的啊〔周〕萬歲我們也捐五百兩吧〔崇〕你是太師你們是國丈家有資財應當多捐才是〔陳演〕我們是窮官再加五百兩罷〔崇白〕你們不要裝窮一定要多捐〔周〕捐多少〔崇〕老太師國丈〔唱搖板〕你三人各捐上十萬紋銀〔周陳田同白〕我捐不起〔崇〕捐不起也要捐寫上快來預備銀子〔周〕臣領旨〔唱搖板〕十萬銀如同是要了老命〔下〕〔田接唱〕萬把刀刺心頭淚溼衣襟〔下〕〔崇唱搖板〕籌糧精終算大事安定空有餉五百兵怎能出征〔泰〕萬歲不必憂慮只要有了餉銀自然就有兵卒萬歲將珠寶交與爲臣沿路招兵誓死退敵〔崇〕依卿所奏賜卿敕旨上方寶劍孤王親送出師以壯聲威吓

〔唱搖板〕內臣擺駕出龍廷〔出城進酒〕〔崇唱搖板〕君臣分別正陽門〔泰唱〕辭王別駕登路程〔上肩輿〕〔泰白〕哎呀〔唱搖板〕這一交跌得我頭腦昏〔崇唱搖板〕此去不祥恐有損且待孤王另遣人〔泰〕且慢〔唱搖板〕爲臣捨死把國殉〔白〕帶馬〔下〕〔崇唱搖板〕遙望旌旗甚悲心〔下〕

〔周太太上唱搖板〕靠着女兒愛富貴國丈太太好光輝〔周上唱搖板〕皇上要把軍餉備逼我捐款良心虧〔周太太〕國丈大人回來了〔周〕哎呀實在要我的老命〔周太太〕怎麼誰要你老命吓告訴皇帝去叫皇帝報仇〔周〕哎呀這朝內文武那個敢要我的命就是皇帝要我的命〔周太太〕哎呀皇帝要你的命殺頭呢還是槍斃〔周〕去你的吧你怎麼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來吓倒霉倒霉〔周太太〕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吓〔周〕萬歲要捐我們兩個國丈和陳閣老十萬銀子你想叫我拿出這一批銀子豈不是要我的老命嗎你說什麼殺頭槍斃哎呀你說這樣不吉利的話看我今年活不過去了哦

〔周太太〕皇帝真要捐我們這許多銀子。我們倒不如死了便宜呢。你想我平時小菜不捨得吃。衣裳捨不得穿。說句小器話。解漚不用草紙。就着馬桶邊上擦擦的。省儉下來的錢。給皇帝敲竹槓。阿要肉麻。阿要傷心。我的老頭子吓。〔哭介〕〔兩官上白〕啓國丈。王公公奉旨各府催捐。〔周〕哎呀。催命鬼來了。怎麼好呢。你迴避了罷。〔周太太〕不行。今天的事情。讓我上前。你是對付不了的。〔周〕好。我就看你的了。〔王承恩上唱搖板〕奏王旨意出宮闈。大臣府中把餉催。誰知朝臣皆推諉。〔周太太〕討債鬼不要上。我們這裏來呀。〔王〕吓。〔唱搖板〕婦人何事苦傷悲。〔白〕吓。老國丈。〔看介〕吓。這位是老太師。什麼事。悲傷。方才說的什麼。討債鬼。〔周太太〕你問的討債鬼。我們老頭子俸祿小。不夠開銷。儘拉賬。沒有錢還。我這門戶。被那些討債鬼。走穿了。公公上。我們這兒來的。都沒有好人。也是討債鬼。〔周白〕哎呀。你這一說。連王公公都不好人了。〔周太太下〕

〔周〕王公公不要多心。你是不像討債鬼的。〔王〕

嘿。那麼你知道我的來意麼。〔周〕公公是個財福星。到這裏來。都是排我們發財的。一定是皇帝。或是皇后。打發公公送珍珠寶貝來的吧。〔王〕嘿。嘿。却不然。老國丈在金殿承認的捐款。皇上打發我收款來了。老國丈請你把銀子交出來吧。孩子們預備抬銀子。〔周〕哎呀。公公我這個太師又不掌權。又不管財政。賺這幾個死工錢。難道公公你不曉得麼。〔王〕聽你話是捐不起吓。〔周〕公公明見。公公明見。〔王〕你既然捐不起。爲什麼萬歲面前。却又答應的呢。〔周〕當着滿朝文武。能下萬歲的面子麼。〔王〕既然知道萬歲面子要緊。請國丈交銀子吧。〔周〕哎呀。要我的老命也交不出錢來。吓。我今年死在家裏。買了幾千畝地。錢不夠。還虧空幾萬銀子呀。〔王唱流水板〕張良爲國心用碎。變賣田產救垂危。張巡曾殺妻奴輩。鼓勵三軍起雄威。老國丈堂堂是親貴。竟把良心變死灰。話不投機去奏萬歲。〔周〕哎呀。哎呀。〔唱搖板〕還望容我細敲推。〔王〕不要麻煩了。銀子有沒有。不要耽誤我。

還有旁的事呢。〔周〕公公好好轉奏。准我七日內設法繳款吧。〔王〕嘿。你是皇親自己尊重。咱家去也。孩子們打道。〔下〕〔周〕真真難壞我了。〔唱搖板〕此時倒叫我難進退。〔白〕怎麼好。〔周太太上白〕你真是一個豬糞。哦。〔唱搖板〕小事何必皺雙眉。〔白〕這一些小。事都沒有好法子嗎。〔周〕哎呀。你怎麼說。是小事吓。〔周太太〕我說你香閨裏面沒有這個女軍師。你怎麼能在朝爲官呢。〔周〕不錯。你這一次能夠想了妙法。叫我不化錢。今天就與你正式閨房拜將。〔周太太〕真的。〔周〕真的。〔周太太〕你不是答應萬歲十萬銀子嗎。〔想介〕容易。多散帖子做個假壽。就在酒席筵前。說皇帝命你募捐軍餉。十來萬銀子。伸手就得。你看好不好。〔周〕照此辦法。一定還能賺錢。〔周太太〕佩服我吧。〔周白〕佩服之至。〔周太太〕今日與我閨房拜將。〔周白〕馬馬虎虎吧。〔周太太〕不行。〔摘耳朶下〕

〔民兵李建泰同上〕〔中軍〕相爺。如今奉命去援山西。賊勢甚重。我們這五百民兵。就是墊馬蹄也不

夠。難道去送死不成。〔泰〕我又不是馱子。做了一個相位。拿不着俸金。又不能辭退。如今李闖僭號。大事去矣。聞聽得闖王兵犯山西。我家中的財產。又無人保護。真是心懸兩地。故而去自請督師。這個馱皇帝。信以爲真。與我五百兵去保山西。我們回到曲沃。只要你們保護我的私產。你們的軍餉。由我來擔負。就是。〔中軍〕大人。此行不是爲國。原是爲家。〔泰〕只要有錢。國亡也是不要緊。〔家將上白〕啓相爺不好了。〔泰〕何事驚慌。〔家將〕李闖王破了潼關。奪了曲沃。〔泰〕哎呀。曲沃也失了。我的財產呢。〔家將〕財產被流寇分了。〔泰〕哎呀。我連一個當亡國奴。都不夠資格了吓。太太呢。〔家將〕太太們不知去向。大約也被流寇分了。〔泰白〕哎呀。這一分。分成十三塊了。〔中軍〕大人。你的財產。也沒有了。我們也不能保全你了。我們大家散了吧。〔泰〕且慢。雖然家產完盡。但是我身邊在皇帝那兒騙來的珠寶。你們祇要保護我。變賣珠寶。也要與你們發餉的。〔中軍〕你還有力量發餉。我們做

軍們的。本來抱着有糧便是糧的主義。只要你有錢。我們一定要擁護。〔泰〕前面是什麼所在。〔中

軍〕前面是定興。〔泰〕好。暫往定興去者。〔原場

〔中軍〕來在定興。〔泰〕叫他們開城。〔中軍〕快快

開城。〔守城吏〕什麼人叫城。〔中軍〕東閣大學士

李建泰。奉命督師陝西平寇。由此經過。快快開城。

〔守城吏〕既是平寇。天色未晚。就該速行。若駐軍定

興地方又小。不能供給兵差。望乞大人恕我們閉

城不納之罪。〔泰〕哎呀。閉城不納。如何是好。〔中

軍〕這樣的小城。他們不納。我們難道不能進去。

請大人傳令攻城。〔攻城介殺城吏介〕〔中軍〕相爺你

看如何。〔泰〕我看你們打自己人的城池。殺自己

人的兵卒。有這樣的勇敢。真令我肅然起敬。家將

去查查倉庫。還有多少。〔家將〕家將待令。〔下〕〔中

軍〕定興城小。出息不多。沒有什麼好處。〔泰〕容

我思之。〔家將〕庫內糧銀全無。聞昨日被縣長捲

逃而去。〔中軍〕我們晚來了。白費了力氣。〔泰〕今

畢。明日隨我往保定去者。〔中軍〕得令。〔同下〕

〔杜勳上唱插板〕流寇蔓延十三省。一炬燎原令

人驚。探馬頻頻報凶信。潼關破後陷蒲汾。〔杜中軍〕

王總兵求見。〔杜白〕有請。〔王承允上白〕參見公公。

〔杜〕王總兵為何這樣驚慌。〔允〕探馬報到。闖王

李自成。連破了蒲州汾州。晉王求桂被殺。巡撫蔡

懋德殉難。特來與公公商議。倘若賊兵來攻。宣府

請問公公是戰是守。〔杜〕戰是戰。不過守是守。不

住。除非是〔允〕歸降也罷。〔杜〕禁聲。〔看介〕既然

同意。准備歸降便了。但是宣府巡撫李之憑。為人

耿直。千萬不要叫他知道。〔允〕卑職知道了。〔杜中

軍上白〕啓公公。大同總兵官姜大人要見。〔杜〕姜

瓊由大同來到宣府。必有急務。有請。〔姜瓊上白〕姜

公公。總兵也在此處。〔允〕姜大人由大同而來。可

知關王已知陷太原。〔姜白〕不但太原失守。探馬

報告。又陷了梨城。臨晉路安。進攻代州。不識時務

的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甯武關。關王已抵

固關。分兵攻打。真定。總督徐標。斬使拒守。知府印

茂華中軍謝加福。害了徐標。獻了城池。連破了彰德府。趙王朱常守亦降了闖王。我見事已緊急。故而瞞了代王。來與杜公公王大人商議進退之事。

〔尤〕姜大人來意。我已明白了。周遇吉不識時務。難道我們也不識時務麼。

〔姜〕趙王朱常守都獻了彰德。歸降闖王。我們與朱家非親非故。更可以歸順。做別人的臣子。不是一樣吃飯。

〔杜〕不但可以以吃安穩飯。而且可以保全了家產。我們既打算歸降。何不寫下降表。先命人送去。豈不是格外的討好。

〔姜〕有理。有理。待我修表。

〔寫介〕前來蓋印。

〔印介〕命何人捧表前去。

〔杜〕待我差心腹人送去。方不誤事。中軍就命你備快馬一匹。換了青衣小帽。往甯武關投獻降表。見了闖王。就說明。監視太監杜勳。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率百姓們。箝食壺漿。以迎王師。回來叫他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們的好處。

〔杜中軍〕得令。

〔下〕〔杜〕三人同了心。黃土變成金。咱們是同志啦。咱們要喝一盅。順便談談。

〔姜〕且慢。恐怕代王傳臍。巡撫衛景

瓊。疑心於我。我還是回轉大同。等闖王前來。我們一同吃功臣宴吧。

〔杜〕如此不敢強留。

〔姜〕告辭了。

〔唱搖板〕暫守祕密當謹慎。

〔下〕〔尤唱搖板〕淮備新朝做功臣。

〔下〕〔杜〕姜大人回得大同。須要想個計策。將代王朱傳臍誅戮了。豈不是絕了後患嗎。

好。

〔下〕

〔李國楨上白〕不好了。

〔唱二簧搖板〕闖王兵攻京城。不由國楨心胆驚。急急忙忙宮殿上。

〔王承恩上唱〕李大人爲何這樣行。

〔李〕啊呀。公公吓。今有闖王李自成。連破城土。軍事緊急。特來上殿奏知陛下。

〔王〕好。既然如此。待咱家與你撞鐘。

〔撞鐘介〕〔急急風上崇禎〕〔崇上唱二簧搖板〕卿家撞鐘爲何情。哪。

〔李〕啓奏陛下。大事不好了。

〔崇白〕何事驚惶。

〔李〕今有闖王破了潼關。奪了曲沃。

〔崇〕那李建泰呢。

〔李〕搜括庫銀。往保定去了。

〔崇〕啊呀。不好了。

〔唱二簧搖板〕從今孤王這江山。全賴卿家來報國。

〔李〕陛下不必擔憂。待臣操練兵將。與賊決一死戰。

〔接唱〕陛下不必來擔憂。變賣家產去練兵。

〔下〕〔崇〕杜之秩〔秩〕奴婢在〔崇〕命你去赴居庸關。封唐通爲伯爵之職。領兵抗敵。〔秩〕領旨。〔下〕

〔崇〕內侍。命你領旨一道。調吳三桂進京。〔陳〕且慢。啓奏陛下。調吳三桂回朝。恐時間不及。還請陛下暫遷京都爲是。〔崇白〕你們爲大臣者。事到臨頭。祇有叫做皇帝遷都。並無想策抵禦外憂。想你身爲閣老。文不能定邦。武不能安國。你叫我遷都。我怎捨得這好百姓。嘿。你真老而不死以爲賊也。〔崇唱二簧搖板〕駙馬都尉叫一聲。〔白〕命你保護太子南下撫軍。並詔天下勤王。無人保護。南行惟有駙馬忠義。朕素所知。卿家快快聚集家丁。保護太子南行。哎呀。駙馬國難臨頭。誰能與孤分憂。卿乃骨肉至親。未必推辭。〔羣水崗〕啊呀。陛下聖諭。怎敢違抗。但是大明典律。親臣不准藏甲。臣安敢私養甲丁。臣願一死報國。護太子南行。但一人怎能負此重任。陛下詳察。〔吳介〕〔崇〕哎呀。〔唱〕被他一言來提醒。真乃親臣不得藏甲丁。南行之事成。畫餅。太子不能去撫軍。兩眼哭得血淚迸。〔唱二簧

搖板〕悲憤填膺一陣昏。〔下〕

〔團兵團將將牛金星宋金蛟四龍奎引李自成上〕〔成〕可

恨闖黨與奸佞。大吏貪黷不恤民。按寨一呼羣響應。不知何日方掃平。〔白〕大丞相自進潼關守關之將。望風而逃。只道指日間可抵京師。誰知代州總兵周遇吉與孤抵抗。雖然周遇吉力戰而死。甯武關已被我命御弟前去安民。不知百姓可能降服。〔牛〕周遇吉已死。主兵無人。甯武不難降服。且聽一報。〔李虎上白〕啓稟大王。爲臣出示安民。可恨甯武百姓。被周遇吉感化。雖然城破。俱拚死抵抗。並無一個肯降。怒惱小弟性兒。縱火焚燒。大肆屠殺。方得平靖。〔成〕此去城堡。却都像甯武百姓這樣愛國。周遇吉這樣忠勇。孤王雖有強兵利器。也是枉然。白費心血。不要打了。我們退回陝西去吧。〔牛〕大王不必煩悶。從長計議而行。〔成〕孤怕再有周遇吉第二。一定不打。一定退兵。〔劉宗敏〕稟大王。拿住一個奸細。他自稱有機密大事。〔成〕綁上來。〔杜中軍上白〕參見大王。〔成〕你這奸細有什

麼機密大事快講。〔杜中軍〕我不是奸細，是進降表的。〔成白〕降書何在。〔杜中軍〕與我鬆綁，方能獻書。

〔成〕鬆綁。〔鬆介取書介〕押下去，待孤一觀。〔看介〕

咦，我只道還有周遇吉，故而決計退兵。如今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監視太監杜勳，都有降表，請孤前去。此乃天助我也。丞相傳令改退爲進，明日進兵大同去者。〔同下〕

〔龍套杜勳王承允同上〕〔杜〕王總兵、大王離宣府不遠，咱家要親自去迎接他。你在城中將大王行宮，要收拾干淨呢。〔允〕知道了。〔朱上白〕杜勳慢走。〔杜〕什麼人敢叫咱家的名字。〔允〕哦，原來是宣府巡撫朱之馮。〔杜白〕巡撫朱之馮，他又來多事。〔朱上白〕呸，你們可知闖賊殺來了。〔杜〕怎麼不知，你還不走走嗎。〔朱〕我是宣府巡撫，守地有責，焉能怕死逃走嗎。你身爲監軍，賊兵臨城，不披甲執銳，預備對敵，反而蟒玉鳴騶，意欲何往。〔杜〕事到如今，何必瞞我。我已歸順了大順王，你要識時務，跟我一同去迎接。在大王面前說幾句好話，管

叫你還是宣府的巡撫官兒吓。〔朱〕杜狗官，好一座錦繡江山，都壞在你們這班王振、劉瑾、魏忠賢、太監小人之手，你們只顧富貴，就忘了待你們的好處。你背主降敵，反來勸我，朱之馮決不像你們這班閹宦小人一樣的無恥。〔唱二簧搖板〕害國王、振與劉瑾，降敵姜瓖與杜勳，辜負皇恩，心太忍，小人難養，果然真。〔杜〕當着兵丁罵得我頓口無言，回答兩頰赧然，再若多言要你的命。〔朱白〕來吓。〔接唱〕望你劍下全我的忠。〔杜〕殺你恐污了我的寶劍。〔杜中軍上白〕公爺，大順王離城不遠，祇有三十里，快去接駕。〔杜〕快去接駕。〔朱〕閹狗慢走。〔杜〕我的爺，我怕我的生命財產要緊，沒有功夫與你殿氣，迎接大順王去了。〔下〕〔朱〕好閹狗呀。〔唱二簧搖板〕不顧廉恥與忠信，蟒玉鳴騶去親迎。〔看介〕回頭再向王總鎮。〔白〕王承允，你是總兵官，難道也不敢抵抗。〔允〕抗敵敢是敢的，可惜你說遲了。〔朱〕遲了，怎樣遲了。〔允〕我已降了大順王了。〔朱〕這些軍官都不要臉恥，怎樣會去打仗。

呢。〔接唱〕回頭再問衆軍民。〔白〕那個與我去打仗。那個與我殺賊。〔看介〕哎呀。〔接唱〕口乾舌焦無人應。〔白〕罷。〔接唱〕謝恩自縊在宣城。〔吊自縊介〕〔杜勳引李自成同上〕〔成白〕這是何人縊死城下。〔允白〕這是宣府巡撫姓朱名之馮字樂三。他要守城無人附和。故而縊死。城內的百姓都是順民。〔成〕難得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個個忠烈可笑。力大無窮的將軍。個個沒有血性。將朱之馮好生埋葬。聞得居庸關險要難破。若是像衛景瓊朱之馮這樣忠義之人把守。孤王幾時才夠攻破北京。〔杜〕居庸關雖險要。乃是杜之秩把守。臣願說杜之秩。將居庸關雙手獻上。〔成〕全仗將軍。〔杜〕請駕進城。〔同下〕

〔崇禎周皇后太子永王定王公主同上〕〔崇唱二簧搖板〕戊辰至今十七春。並無一日得安寧。風不調來雨不順。國破家亡應崇禎。〔周皇后接唱〕興衰成敗由天運。振作精神挽乾坤。〔王上接唱〕探馬不住報紛紛。大同宣府降敵人。〔白〕萬歲娘娘。大事不好了。

〔崇〕何事驚惶。〔王〕寧武關已破。周遇吉力戰而死。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合監軍杜勳。相繼奉表歸降闖賊。看看殺到居庸關來了。〔崇白〕哎呀。〔唱二簧搖板〕姜瓖杜勳王承允。相繼奉表向敵人。〔王〕哎呀。陛下事已吃緊。哭也無益。速速召集大臣。共同商議。〔崇〕大臣有什麼用處。他們雖然高官厚俸。平時對於百姓。作威作福。罷了。如今國難臨頭。他們只顧在那裏籌劃自己的生命財產。那有功夫籌劃救國之策。指望官是靠不住的。吓。〔王〕哎呀。陛下居庸關雖然險要。但是離京甚近。請陛下早作準備。纔是。〔崇〕朕早有準備。國亡之日。不過是一死。〔王〕請陛下遷都。〔崇〕國都不能守。拋了百姓。孤王一人逃走。我怎麼對得住百姓。哪。〔王〕就該下詔命天下入衛勤王。〔崇〕孤已經下詔命天下勤王。至今一枝兵也未曾來過。這些大將軍。祇是佔據地盤。保守自身。那有功夫去保護國家的政府吓。〔王〕何不依左都御史李邦華之計。請太子江南撫軍。以圖恢復。〔崇〕我命駙馬

鞏永固保護南下。怎禁他府無家兵。叫孤也無計可奈。〔周皇后〕何不將太子送往我爹爹國丈周奎那裏。命我爹爹保護一同南下。〔崇〕老太師。嘿。恐他年邁捨不得富貴。不肯爲國擔此重任。〔周皇后〕萬歲說那裏話來。國丈雖然年邁。憂戚相關。況且他的富貴。也是由國家得來。國家有難。難道他毫無人心不成。〔崇〕國丈必不負國。但此事大。不可造次。王承恩隨孤換了便衣。先往國丈府中商議妥善。再送太子不遲。〔周皇后〕天子豈可屈尊。去到臣府。〔崇〕國破家亡之時。還講什麼天子不入臣府。〔唱二簧搖板〕國破家亡將混沌。說什麼虛禮屈至尊。〔白〕看衣更換。〔換介〕〔崇唱〕辭別御妻出宮禁。太師府中議軍情。〔同下〕〔周皇后接唱〕提心吊膽方寸亂。風聲鶴唳草木兵。〔同下〕

〔周奎上白〕鴛班首領享朝夕。天家貴戚着錦衣。〔門官甲〕諸位大人到。〔周〕有請。〔陳演魏藻德田宏遇李傑賢高瑜周璧王芝心同上拜壽介同白〕國丈我等拜壽。〔周〕不敢。不敢。只行常禮。〔陳〕國丈我記得你

的生日。不是今天。〔周〕老夫好比風前燭。瓦上霜。有今天沒有明日。所以提前做壽。湊個熱鬧。但是不要諸位費鈔。〔魏藻德〕一點點小意思。還講什麼破鈔。〔田宏遇〕老周你打秋風。我也要看樣的。〔魏〕嘿。笑話了。國丈生日我們也要恭賀的。〔陳〕老國丈今日爲何一切都不鋪張。〔周〕天下這樣大亂。若是招謠。恐怕御史參奏。故而都不鋪張。乘此鵝毛碎剪。銀砌世界。梅花未謝。牡丹齊放。在此煖閣之中。設下席。請了四五知己。賞梅觀花。飲一個徹夜通宵。〔衆〕叨擾了。〔家院〕宴齊。〔周〕看酒待我把盞。〔定席介〕請魏大人可知闖事如何。〔魏〕再不要提起闖王犯山西所到的地方。都是望風而降。只有一個周遇吉抵抗。如今周遇吉死了。甯武關已破了。大同宣府已經降了。聽說闖王的大兵。已經到了居庸關了。〔周白〕這個時事。一天比一天危險。我們又不能走。倒是沒有家產的人方便了。〔陳〕我也因爲這個緣故。不能走。真真急死人了。〔王芝心〕你們諸侯既是朝廷的大臣。要走也不能

走吓〔李傑賢〕倘若闖王來了連家都不能保。如何是好〔田〕如今也顧不了許多了。這叫做先愛其家。後愛其國〔陳〕我現在有個主意在此。等闖王來。我們一齊稱臣。並捧他做個大皇帝。我們有勸進之功。不但保住了財產。還要封爵哩〔魏〕到底老宰陳閣老。想出來的主意。又典雅。又高明〔周〕不要談這個了。管他亡國不亡國。我們開心取樂。要緊吓。來傳歌妓酌酒〔家院白〕歌妓上來酌酒〔四歌妓上斟酒介〕周唱〔周〕唱歌勸酒〔四歌妓〕遵命〔唱歌曲惜奴嬌〕嘆首蛾眉勸殷勤。美酒滿酌梅觴如花似綺。盈盈軟玉溫香〔陳〕哈哈。聽了衆位美人的妙音。真不啻人間天上呵〔笑〕哈哈〔周唱二簧搖板〕未曾勸進先已勸進。休管大明飲到天明〔崇王同上〕〔崇唱二簧倒板〕眼睜睜氣數到金湯未穩〔唱原板〕自登基東也荒西也。早內憂外患無日安寧。聽說是居庸關賊兵圍困。三百年錦江山化為灰塵。我朝中俱是那奸臣讒佞。那一個能分憂能定太平。可憐我一統封疆。却被那流梟吞併。金甌損

山河震銅駝棘荆。這也是朕無福遭降末運。君臣們冒風雪足踏寒冰〔崇接唱〕聽譙樓打初更人烟寂靜〔巡軍上白〕吠。何人夜行〔王〕這是聖駕在此。快快迴避〔崇〕王承恩。這是什麼人〔王〕這是巡夜的兵卒〔崇〕這樣大雪寒天。就在這裏凍着麼〔王〕自然在此凍着。不到換班的時候。他們是不敢擅離半步的〔崇〕可憐吓。他們的長官也。跟着這樣巡夜麼〔王〕他們的長官。早和着姨太太。入了溫柔鄉了〔崇〕嗜。一樣的人。怎麼享福的那樣享福。受苦的那樣受苦。他們每月多少餉銀〔王〕二兩銀子一個〔崇〕二兩可憐〔王〕可憐吓。可是八個月沒有關餉了〔崇〕吓。孤王國庫空虛。都是養於兵丁。怎麼他們沒有關餉〔王〕你的餉銀。是按月不缺。可是都被他們長官扣去了〔崇〕哦。這也莫怪。天下大亂了。軍卒那裏曉得愛國的責任哪〔唱〕兵是匪。匪變兵。長官造成〔王〕北風緊似一陣。風雪交加。寒氣有砭人。萬歲快快前行。到了國丈府。也好避避寒氣〔崇〕帶路〔唱二簧搖板〕走

天街見御林夜值防緊。〔周推窗介〕〔周〕好雪景。好雪景。〔陳〕着吓再唱一隻。〔歌妓唱前腔〕清商聽皓齒。笙歌聲嘹唳。〔周〕好冷好冷。〔閉窗介〕〔王白〕呀。〔崇接唱〕隱隱的聽笙歌絃音歌婉轉。是誰家恁豪興。酒歡聲。〔王〕唉。這真是商人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唉。一霎時又沒有聲音了。哦。是了。想必是精神恍惚的原故。剛才才是錯聽了。這時候那裏會有人取樂。〔崇〕不。這曲管絃。孤家剛才也會聽見的。唉。亡國的時候。還有人狎妓飲酒。這種人也太沒有心肝了。〔接唱〕這時候再取樂太無人性。〔王〕來到太師府了。〔崇〕呀。〔接唱〕見禪府門牆高雙門早扃。〔白〕上前通報。〔王白〕叭。開門。〔西門官〕什麼人。半夜三更的叫門。〔王〕有緊要軍情。快快通報。〔西門官〕我們家爺請了許多的貴客。在那裏飲宴。不便通報。〔王〕飲宴事小。軍情事大。快快通報。〔西門官〕我們家爺又不掌兵權。什麼軍情不軍情。不要在此胡鬧。走開。〔王白〕萬歲吓。門上言道。周太師請了貴客在那裏飲宴。不肯通報。

〔崇〕吓。有這等事。目今流寇攻城。勢如壓卵。不思爲國分憂。還圖酣呼暢飲。唔。稍有人心的。決不致此。王承恩。就說孤王在此。〔王〕領旨。門上人聽者。聖駕親臨。快快接駕。〔西門官〕你真是騙人。三更半夜。聖上是在宮受用呢。怎麼會到此。〔王〕聖駕果然在此。你不通報。恐怕明日金殿之上。太師吃罪不起。〔西門官〕別生氣。我去通報就是。〔崇〕氣煞孤王也。〔接唱〕朝臣如此天悲哽。皇帝也遭閉門羹。〔西門官〕啓稟家爺。有一人言道。有緊急軍情要見。〔周白〕我們高興飲酒。管什麼軍情緊急不緊急。〔西門官〕小人也是這樣言講。他說皇帝來了。〔周〕國都要亡了。還有什麼皇帝。就是皇帝。這時也不會來。對他們去說。慢說皇帝。就是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他們進來的。〔西門官〕吓。〔介〕叭。來人聽者。我們家爺說。國都要亡了。還有什麼皇帝。慢說是皇帝。就是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你們進來。快快給我滾蛋。〔王〕吓。〔介〕〔西門官〕去吧。〔關門介〕〔崇〕好老賊。〔接唱〕主辱臣亡全不論。酣呼暢飲喪了心。閉

門不開何太忍。〔四歌妓唱前腔〕舞霓裳似嫦娥降。〔衆笑介〕哈哈。〔崇〕好老賊。〔接唱〕憂國憂民無毫分。手執寶劍將賊刎。〔王〕萬歲。〔接唱〕且停息怒暫消停。〔白〕國丈抗旨慢君。國法適誅。但是他無有君臣之義。萬歲闖入。恐遭不測。目下請駕回宮。齊集滿朝文武。問他個慢君之罪。〔崇〕咄。速速回宮。〔唱二簧搖板〕銅壺滴滴二更盡。雪緊風狂滾彤雲。踉蹌不辭高低路。徬徨難把歧途分。〔王〕看仔細了。〔拱崇下〕

〔四龍套杜之秩同上〕〔秩〕四郊多營壘。〔唐通上白〕

何日見昇平。〔旗牌上白〕聖旨下。〔唐通〕香案接旨。

〔四龍套引高起潛上白〕聖旨下跪。聽宣讀詔曰。今據

山西警報。流寇直抵固關。分兵攻破真定。周遇吉

退甯武關。軍情緊急。今封居庸關守將唐通。爲伯

爵。監視太監杜之秩。協同嚴守居庸關。切毋懈怠。

欽此。〔秩唐〕萬萬歲。〔旗牌上報〕甯武關失守。周遇吉

力戰而死。大同總兵姜瓖。獻了大同。殺了代王。巡

撫衛景瓊。殉國一死。宣府監視太監杜動。也獻關

投賊。李自成兵犯居庸關來了。〔秩〕再探。〔旗牌得令〕〔下〕高瑜。我正想往大同監軍。大同失守。如何是好。〔旗牌〕宣府監視太監杜動求見。〔秩〕有

請。〔杜上白〕高公公。杜公公。唐將軍。別來無恙。〔秩〕

聽說你已然獻關歸降。怎麼又回來了。〔杜〕大順

王待人恩厚。故而咱家歸順。我得了這樣明主。真

是富貴無窮。咱們是好朋友。有了好事。能夠忘了

朋友嗎。所以前來協同你們共扶真主。〔高〕他能

使我們富貴麼。〔杜〕我敢担保。叫你們格外富貴。

〔唐〕末將新封伯爵。受了大恩。如何是好。〔杜〕我

敢担保。大順王。封你侯爵。公爵。甚至有王位的希

望。伯爵又什麼稀奇。〔唐〕真能封我侯爵。公爵麼。

〔杜〕咱家怎能騙你啊。〔唐〕萬歲。萬歲。如今我要

做侯爵。公爵了。你封我的伯爵。只好遙謝聖恩。原

物奉還了。〔杜〕這才是知時務的大英雄。〔唱〕你

我同爲新佐命。〔秩唱〕又享榮華又保身。〔高唱〕方

才的言語莫失信。〔唐唱〕願棄舊主受新恩。〔高白〕

咱家在出京之時。李國楨對於京畿要務。積極佈

防並無偵探。倘被知道我等歸降大順王。多有不便。何不乘其不備。進犯京師。也算我們大大的。一個首功。〔唐〕言之有理。待我帶領居庸關人馬。先攻昌平便了。〔同上〕

〔四龍套引李守鏢同上〕〔守〕惱恨李自成。興兵謀龍廷。興動人和馬。出力保真主。〔探子上白〕闖王犯界。〔守〕再探衆將官殺。〔守不敵被成所殺連場費化淳上敗進城成殺進城李上開打將成敗出城外〕

〔崇王同上〕〔崇唱二簧搖板〕食不安來坐不穩。徬徨焦急不安寧。戶位大臣眠高枕。愧對國家愧對民。〔李上接唱二簧搖板〕全朝大臣眠未醒。賊騎已到平台門。〔白〕萬歲。大事不好了。〔崇〕何事驚惶。〔李〕今有賊兵。攻破昌平。焚燒皇陵。李守鏢力戰而死。流賊已至平台門。若不是爲臣力戰拒守。京師失陷了。〔崇〕呀呀。〔接唱〕聽說流寇攻九門。青天霹靂響一聲。〔白〕哎呀。卿家事已急。我看全朝文武。並無一人與孤分憂。推有卿忠心赤胆。在這國家傾危之時。還望卿家作最後的奮鬥。雖然不能挽

回末運。你我君臣也要死一個慷慨。〔李〕陛下放心。臣肝腦塗地。死而後已。努力殺賊。決不退後。只要李國楨三寸氣在。定不能將尺寸之土。讓與敵人。免得被人說我這軍人怕死吓。〔接唱〕軍人守土是本分。豈能怕死與貪生。辭別萬歲去拚命。盡忠報國李將軍。〔崇唱二簧搖板〕召集羣臣把話問。〔王承恩徐高撞鐘播鼓介〕〔田宏遇馬奎陳演魏藻德張若麟梁兆陽楊觀光朱純臣同上〕〔衆〕參見陛下。〔崇〕你們可知外面的風聲。〔陳〕外面的風聲還好。〔崇〕嘿。你們這班大臣。還在那裏做夢未醒。你們可知那李賊闖王之事。〔周〕聽說兵退了。〔田〕願吾皇萬歲。〔崇白〕萬歲呢。恐這江山一天都不能存在了。〔朱純臣〕陛下。此話從何而起。〔崇〕如今闖賊已破了昌平。已抵京師。〔衆大哭介〕〔崇〕你們有什麼拒敵之策。〔陳〕大事已去。請陛下割地求和吧。〔魏〕若不然。請陛下蒙塵。〔崇〕你們這班大臣。真沒有心肝吓。〔衆星散溜下〕〔王〕萬歲善保龍體。大臣也是靠不住的了。〔崇〕吓。他們往那裏去了。〔王〕他

們回家保護財產去了。〔崇〕哎呀。〔接唱〕終怪孤王錯用人。〔下〕

〔四龍套曹化淳同上〕〔曹上唱二簧搖板〕流寇進攻

屢得勝。莫非暗中有鬼神。進退二字難決定。活活難壞曹化淳。〔杜上白〕開城。〔曹〕什麼人叫城。〔杜〕上面可是曹化淳。〔曹〕正是。咱家聽你的聲音好像杜勳。〔看介〕聽說你獻了居庸關。歸順闖王。今日莫非來詐麼。〔杜〕非也。你把我放進城來。我有要緊的話和你談論。〔曹〕諒你一個人也反不出去。但是軍情緊急。不能開城。來吓。將他繫上城來。〔繫杜介〕〔曹〕你到此有何話講。〔杜〕我奉了大順王之命。前來送禮。這是禮單。禮物請你點收。〔曹白〕哎呀。這大順王如此的仁愛。但是無功不受祿。〔杜〕公爺啓彰儀門。歸降大順王。這不是大功嗎。〔曹〕這個。〔杜〕什麼這個那個。我輩的富貴固在你的心要活動一點。簡直你收下罷。〔曹〕如此領教了。〔杜〕待我入宮勸皇上。學堯舜禪位的故事。〔曹〕萬歲性情壯烈。不去也罷。〔杜〕到也不妨。

咱家告辭了。〔接唱〕威嚇崇禎獻九鼎。〔下〕〔曹接唱〕舌如蓮花胆如盆。〔下〕

〔王承恩崇禎同上〕〔烏鴉叫〕〔崇〕難飛烏鴉睡不穩。連日未眠少精神。王承恩帶路平台進。速詔羣臣將鐘鳴。〔王撞介〕〔王接唱〕龍樓鳳閣甚寂靜。請駕登臨少憩神。〔崇唱〕淋漓夜雨淚悲聲。〔王又撞鐘介〕〔崇哭介〕〔接唱〕午夜鐘聲亂鳴。〔白〕哦。百官來了。〔王〕萬歲那裏有百官。〔崇〕王承恩你看遠遠一帶火光。想是羣臣來了。〔王〕哎呀。陛下你看這火光。或隱或現。不是羣臣。分明是鬼火。〔崇禎看介白〕哎呀。〔咳嗽〕〔王嗽介〕〔崇唱〕原來是熒熒鬼火。明幽徑。〔王〕萬歲爺莫說羣臣一個不來。連鬼火他也不現。一現了。〔接唱〕懸懸遙望。〔王〕待臣再撞金鐘。〔崇接唱〕無有人臨。〔李上唱二簧搖板〕九門守具齊安頓。忽聽驚鐘振耳鳴。催馬平台聽聖命。〔白〕參見萬歲。〔崇〕呀。〔接唱〕平台下跪定李將軍。〔白〕平身。此城能保無慮否。〔李〕賊勢雖然猖獗。臣竭力保護。諒來不致傾覆。只愁軍餉不濟。臣

已將家中所有運上城去。稍助軍需。只能敷衍數日。請陛下設法救濟。也好久守。待以勤王。〔崇〕也罷。待孤王將宮中所有金銀器皿珍珠寶玩。盡數不點。以充軍需。卿可盡心清理。〔李白〕聖恩如此。臣敢不盡忠盡力。以報國恩。臣職守重任。不敢久離。臣去也。〔唱二簧搖板〕京都乃是國家本。爲臣應當竭力守孤城。辭別萬歲去臨陣。安邦定國李將軍。〔下〕〔崇接唱〕看來大廈勢將傾。全賴李國楨。一木撐。〔王唱〕再撞金鐘聚文武。〔撞鐘介〕〔崇〕高車駿馬的大人們。你們還睡着不醒麼。〔王〕難道他們人真死了。血真冷了嗎。〔崇泣介〕〔王〕撞鐘。〔撞鐘介〕〔崇〕懸懸遙望。〔看介〕還是沒有人來。〔杜上接唱〕屈膝只圖新富貴。翻容不念舊主恩。口以懸河舌似刃。〔白〕皇上請了。〔王〕你是什麼人。〔杜〕杜勳在此。〔崇白〕杜勳賊。〔看介〕你還有面目來見我。〔唱二簧搖板〕無羞無恥賊杜勳。〔白〕杜勳吓。我待你們不薄。你還有何面目來見我。〔杜〕住了罷。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大順王當與我

們擇主而事。也是應天順人之舉。如今聖上好比籠中之鳥。釜中之魚。我念舊恩。故而前來勸你遜位。免遭誅戮。〔崇〕杜勳賊。〔介〕你欺孤忒甚。〔杜〕哩哩。你亡國的人。誰都可欺侮你。〔崇〕你只圖排衣掛體。〔杜〕嘿。有玉帶圍腰。〔崇〕你不怕人人叫罵。〔杜〕叫罵由他叫罵。好官我自爲之。〔王〕誰無德。〔杜〕當今無德。〔王〕誰無道。〔杜白〕當今無道。〔王〕你敢毀明君。〔介〕毀聖德。〔介〕好賊子。〔打介〕〔唱二簧搖板〕只顧奉承新帝主。擅敢毀謗聖明君。三尺龍泉除奸佞。〔介〕〔崇〕且慢。〔介〕這不怪他。終怪我孤王不識人。〔介〕用人不當。〔介〕才有這亡國慘禍。〔接唱〕休要殺他放他行。〔杜白〕萬歲。闖王有千軍萬馬。不早爲計。城破之日。悔之晚矣。〔崇〕呸。〔接唱〕賊子快快出宮禁。〔王〕走。〔杜〕走。〔下〕〔王接唱〕撞鐘丹詔文武臣。〔撞鐘介〕還是沒有人到此見駕。〔崇白〕噫。〔接唱〕未卜來宵生和死。〔白〕嘿。呵。他們忍心。一個不來。〔王〕萬歲這些大人先生們。心都死了吓。〔崇接唱〕懸懸遙望還是無

人呀。〔李上接唱〕景陽夜半鐘聲急。心懸兩地費辛勤。揚鞭飛騎忙馳奔。〔王〕什麼人。〔李〕參見萬歲。〔崇〕吓。莫非京城失陷了。〔李〕不曾。宮中可有變故。〔崇〕沒有。〔介〕卿家做什麼來了。〔李〕撞鐘播鼓。臣怎敢不來。〔崇〕哎呀。撞鐘不是叫你。你你你上馬守城去罷。〔李白〕臣領旨。〔接唱〕受恩深重竭忠誠。辭別陛下馬能騎。安邦破賊建奇勳。〔下〕〔曹上接唱〕提調軍旅督羽林。誰識機關善保身。〔王〕什麼人。〔曹〕曹化淳見駕。〔崇〕你不守城。見孤有何軍情。〔曹〕臣聽得杜勳至此。特來保駕殺賊。〔崇〕忠臣也。杜勳勸朕遜位。被朕叱出宮禁。〔曹〕可是我主寬宏大量。〔崇白〕目下賊勢如何。〔曹白〕賊勢雖然猖獗。奴婢鞠躬盡瘁。殺賊建功。〔崇〕忠臣也。你的忠義朕已知道了。但是國家存亡末卜。惟有仗卿等可保。卿須努力吓。〔王〕曹公爺。〔唱〕五重恩命甚諄諄。嚴肅軍心各盡心。〔曹接唱〕假做忠義來答應。我也去降李自成。〔白〕降闖王去了。〔下〕〔崇〕通宵勞瘁身如病。〔介〕不知能

度幾宵光陰。〔王〕保重了。〔唱〕忙把金鐘連聲振。〔崇〕哎呀。〔唱〕烽火冲天苦我民。徘徊階前心不定。〔李上接唱〕忽然反了曹化淳。急急忙忙去報信。〔白〕參見萬歲。〔崇〕噯。撞鐘不是叫你。你怎麼又來了吓。〔李白〕萬歲。〔接唱〕曹賊啓了彰儀門。〔白〕萬歲。臣指望緊守京都以待勤王。誰知曹化淳。〔介〕啓上彰儀門。歸降闖賊。如今賊兵殺進來了。〔崇〕嘿。嘿。賣國賊子。何甚多吓。〔唱二簧搖板〕古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白〕城土已破。你不殺敵。到此做甚。〔李〕臣正要退敵。金鐘緊急。故來保駕。〔崇〕如今還保什麼。你你殺賊去罷。〔李〕臣領旨。〔上馬介〕〔崇〕卿家。〔李〕萬歲。〔崇〕孤與你只此一面。〔李〕臣去殺賊也。料難生還。祇有一死。決無反顧。萬歲請上。臣拜別了。〔拜介〕萬歲。〔崇〕卿家。〔介〕上馬去罷。〔李白〕去也。〔下〕〔王〕萬歲爺。曹化淳獻了彰儀門。闖賊殺入。雖然李伯爺前去退敵。但是皇城也要緊。〔崇〕就命卿聚集衆官。禁守皇城。〔王〕領旨。〔下〕〔崇接唱〕怒

氣不息進宮廷。〔下〕〔李被成刺死進城同下〕

〔周皇后太子永王定王同上〕〔周皇后唱二簧原板〕看

看帝王室如懸磬宮如覆巢盡捐生。〔慈炤慈炤慈炤

崇禎同上〕〔崇唱〕妖魔犯關顛國本昂首蒼天淚滿

襟顛翻九廟終天恨。〔周皇后〕萬歲。〔崇〕御后。〔唱二

簧搖板〕昆明遭劫玉石焚。〔自〕哎呀啊吓今有李

闖賊環攻九門。〔介〕〔周皇后〕難道滿朝中文武無

一人運籌拒賊。〔崇〕說什麼運籌拒賊孤王撞鐘

一夜亦無有一人來吓。〔周皇后〕這些大臣真是毫

無心肝但不知賊勢如何。〔崇〕那流寇呀。〔接唱〕

流寇毒比蜂蠶狠木偶大臣有何能看來江山已

無大頭份國破家亡無投身。〔周皇后接唱〕呼天搶

地不能應萬歲吓同登泉道血淚傾。〔徐高上自〕萬

歲娘娘大事不好。〔崇〕何事驚惶。〔徐高〕王公公

雖然發炮打死流寇千人但是寡不敵衆內城將

破。〔周后哭介〕〔崇〕天哪天哪我未嘗失德盜賊猖

獗流寇李自成大肆挑梁數月之間勢如破竹日

今京城已破眼睜睜江山不保啊呀御妻呀。〔周皇

后〕萬歲。〔崇〕皇兒。〔慈炤慈炤慈炤〕父王吓。〔崇〕

堂堂皇帝家如此結局好不痛心。〔唱二簧搖板〕眼

睜睜闖王將驅進。〔介〕〔周皇后〕我的兒吓。〔唱二簧

搖板〕骨肉悲號好傷心。〔崇〕御妻吓不料祖宗錦

繡江山喪於孤手當此海內分崩立錐無地也無

有恢復中原之望惟有一死以謝天下我想御妻

乃堂堂國母公子乃金枝玉葉流寇入宮難免白

璧之玷國亡君死理所當然御妻深明大義你你

你快做主意吧。〔周皇后〕陛下妾侍陛下十有八年

一旦國亡家破陛下命妾一死妾何敢不死魏宮

人看衣冠來。〔穿衣拜介〕〔接唱〕霎時玉碎香消殉

萬歲。〔崇〕御妻。〔周后〕皇兒。〔慈炤慈炤慈炤〕母后

。〔崇接唱〕煞時間天愁地慘人亦昏。〔自〕魏宮人看

酒來。〔魏宮人〕領旨。〔袁妃上自〕叩見萬歲。〔崇〕你是

袁貴妃。〔袁妃〕正是妾妃。〔崇〕流寇看看殺進宮

來你還是死你還是逃。〔袁妃〕妾妃受主隆恩自

然是死。〔崇〕好來來來白綾在此你也隨皇后去

罷。〔袁妃〕謝陛下。〔自縊介〕〔魏宮人〕袁娘娘自縊了。

〔崇〕死得好。〔吃酒介〕〔費宮人長平公主同上〕〔長平〕哎呀。父王我母親在後宮自縊了。〔崇〕你母后也死了。〔慈娘慈焰慈炯同哭介〕母后吓。〔崇〕哈哈。〔三笑介〕世上什麼最慘。亡國最慘。亡國不亡國。無關痛癢。不曉得亡國的時候。就是富有四海的皇帝。珠寶盈倉的皇后。也要這樣的結果吓。魏宮人看守皇后的屍身。快去。快去。〔魏宮人〕領旨。〔崇白〕兒是長平。〔長平〕正是孩兒。〔崇〕小姣兒。哎呀。且住。這孽冤若留在世上。必遭闖賊玷污。〔介〕你你你是我的兒。〔長平〕正是孩兒。〔崇〕好孩兒。〔殺介〕〔長平〕父王要殺孩兒。孩兒無罪。〔崇白〕兒吓。你是無罪。誰叫你生在亡國的皇帝家中。你就有大大的罪了。〔砍倒公主介〕〔費宮人扶下〕〔崇〕兒吓。兒吓。非是爲父忍心。將你殺死。稍時闖賊殺進宮來。太廟焚燒。皇陵不保。何況你們這幾條小命。焉能不喪在賊人。之手。爲怎肯叫他們將你們處死。故而殺你。以絕爲父之念吓。〔唱二發搖板〕流寇生成虎狼性。看來難保我宗親。故而殺子親手刃。〔徐高接唱〕還當保

留大明後根。〔白〕陛下。且停悲泣。聽奴婢一言。萬歲與君儲。乃邦基國本。此刻國難當頭。陛下要以死殉國。儲君再死。大明江山。豈不永無再造之日。奴婢情願保太子和永定二王。改裝變服。出宮潛藏避靜的村莊之內。太子與二王身處深宮。諒無人認識。奴婢竭力保護。若能逃出京城。傳檄各路提鎮。以圖中興。亦未可知。〔崇禎白〕你有此忠心。〔徐〕雨露之恩。粉身難報。誓竭力保護。請陛下放心。〔崇〕好吓。這真乃是國亂現忠臣。兒吓。你們捨不得爲父。爲父亦捨不得你們。如今國破家亡。你不可稱爲太子了。要曉得到了亡國的時候。父子骨肉。都不能自保。你們自幼生在皇宮內院。民間情形。一概不知。況且又在年當幼時。爲父實實放心不下。你此番跟隨徐高出宮。比不得在深宮內院。你們不要認着還是太子殿下。可知道如今也是一樣的民間百姓。見了年長的。叫一聲伯伯叔叔。見了年幼的。叫的一聲哥哥弟弟。有道自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完吐一片心。兒吓。你們是亡國

之人沒有自由的了吓。〔接唱〕潛蹤匿跡藏形影。天涯飄零雁離羣。父子別淚似潮滾。〔喊殺聲介〕喊殺之聲入宮庭。慈焰慈焰慈焰。你合徐高父子稱。〔徐白〕折煞爲臣了。〔崇接唱〕事不宜遲快逃命。〔白〕姣兒。慈焰慈焰慈焰。父王。〔崇〕去罷。〔同下〕〔崇〕姣兒。〔介〕哎呀。〔紅繡鞋〕骨肉一旦輕拋輕拋。娘兒兩下餐刀餐刀。心已剜命難逃。腸已斷。恨羣梟視生命等鴻毛。〔脫衣介〕拿劍介。中宮們不怕死的。隨孤王神武關殺賊去吓。〔衆太監慌忙執木棍隨下〕

〔魏宮人衆宮衆妃同上白〕賊兵來了我們快些去死吓。〔費〕你們去死。我們要去殺賊的。〔魏宮人〕你分明要嫁流寇。我們快些死。讓他去吧。〔魏等次第跳御河介〕費哭介。〔唱二簧搖板〕可憐同伴都喪命。〔哭頭〕〔王上接唱〕炮火連天攻內城。危如累卵破紫禁。眼前站立費宮人。〔費〕王公公大事不好了。〔王〕何事驚慌。〔費〕皇后妃俱已自盡。〔介〕聖上將宮主娘娘一劍砍死。〔介〕可憐宮娥內監。他們都投御河自盡一死了吓。〔王〕吓。不想宮中有此慘變。

〔王〕費宮人。流寇炮火猛攻城中。死者甚多。看看京城立破。你還不去死。〔費〕死得不明不白。無濟於事。〔王〕好。各行其志便了。萬歲今在何處。〔費〕出神策門去了。〔王〕怎麼出出神策門去了。〔介〕走得還是不遠。〔費白〕諒來不遠。〔王〕既然走得不遠。待我前去護駕。你也自作主張去罷。〔各分下〕

〔崇上唱二簧搖板〕好個宗親朱純臣。閉門不納忘宗親。折轉南宮太廟進。愧對祖先不肖孫。又見太廟面前存。〔白〕先皇吓。先皇。可嘆你爭來錦繡江山。一旦喪在你兒孫之手。哈哈。崇禎吓。江山一旦喪在你手。只爲錯用親貴臣。上行下效成習慣。不顧廉恥顧金銀。太平年吃的太平俸。國難臨頭變了心。大臣執政皆如此。國土何能存毫分。〔接唱〕文官要錢武惜命。斷送孤王錦乾坤。〔白〕我想流寇殺進城來。燒燬太廟。我若將倉庫燬壞。流寇不得財寶。必要移怒與我的百姓。殺戮我的百姓。孤王無德施於百姓。我死後再叫百姓受苦。朕死也不得安心。也罷。待朕曉示李闖便了。內侍。內侍。他

們都逃命去了。有筆在此。待朕寫來。朕與你宮殿。你與朕留太廟。不殺我民。〔唱二簧搖板〕耳旁又聽驚揣聲。想必賊子殺來臨。慢步且把高山臨。〔下〕
〔崇上接唱〕戰鼓咚咚連聲震。莫非流寇入禁城。

刺虎

〔費貞娥上唱端正好〕蘊君仇。含國恨。切切的。蘊君仇。憤憤的。含國恨。誓捐軀。要把那仇人手刃。因。此上。苟且偷生。一息存。這就裏。誰知憫。〔唱滾綉球〕俺切着齒點絳唇。搵着泪施脂粉。故意兒花簇簇。巧梳著雲鬢。錦層層。穿著衫裙。懷兒裏冷颼颼。七首寒光噴。俺伴嬌假媚粧癡蠢。巧語花言詔佞人。纖纖玉手剜仇人目。細細銀牙啖子心。要與那漆膚讓爭聲響。斷臂要離逞智能。拚得個身為碎粉。拚得個骨化飛塵。誓把那九重帝主沈冤洩。四海養生怨氣伸。方顯得大明朝有個女佳人。〔白〕奴家費氏。小字貞娥。自幼選入宮闈。以充宿御。蒙國母娘娘。命我服侍公主。不想流賊篡奪我國。逼死

再登景山觀動靜。烽火炮聲震天廷。鬼哭神嚎是百姓。痛碎心肝不忍聞。心慌意亂站不穩。已到煤山壽皇亭。咬破中指寫血詔。十指連心痛煞人。寫罷遺詔尋自盡。實無面目見先靈。〔死介〕呵哽。〔下〕

君父一家骨肉。死于非命。可笑那些臣子。竟沒有一個。爲國家報仇洩恨。難道如此奇冤。就干休了不成。我想忠義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爲此我在宮中。將那七首藏於身伴。又假裝公主模樣。指望得近闖賊。殺此巨寇。替君父報仇。不想又將奴賜與他兄弟。一隻虎爲配罷。且待他來時。奴自有道理。呀。聽鼓樂之聲。想是此賊來也。我不免喬粧歡笑去對他便了。〔費貞娥暗下〕〔四小軍李固同上〕〔同引〕拓地開疆胆氣豪。從龍附鳳佐皇朝。龍潛且作趙匡義。有日天心屬我曹。〔白〕俺李固。蒙皇兄賜公主與俺成婚。衆將備了筵宴。與俺稱賀。被他們你一杯。我一盞。吃得大醉。方纔放我回營。吓。好不知

趣也。〔小軍〕二大王回營。〔固〕迴避。〔小軍下〕二宮女暗上。〔宮女〕二大王回營。公主娘娘有請。〔費上〕

〔固〕公主拜揖。〔費〕將軍萬福。〔固〕吓哈哈妙吓。這一福就酥了俺半邊。〔費〕將軍乃蓋世英雄。皇朝棟樑。〔固白〕不敢。愚夫不才。怎當公主稱羨。〔費〕奴家乃亡國之女。不堪侍寢宮闈。〔固〕好說。公主乃金枝玉葉。鳳女夫孫。萬望勿嫌愚夫粗莽。就是千萬之幸。今後宮中之事。悉憑公主掌握。凡有吩咐。小將一一從命。〔費〕但夫婦乃人倫之始。當行花燭之禮。合盃之儀。方成大禮。〔固〕公主說得是。侍女們。撤宴過來。待俺與公主交拜。〔宮女〕喜筵俱已完備。〔固〕公主請。〔費〕將軍請。〔固〕銀臺上好輝煌也。〔費〕吓。〔唱叨叨令〕銀臺上煌煌的鳳燭。嫩金猊兒。鼻鼻香烟噴。〔固〕公主。我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吓。〔費接唱〕他道一夜夫妻百夜恩。試問你三生石上可有良緣分。〔固〕公主。早些睡了罷。〔費接唱〕他只待流酥帳暖洞房春。高堂月滿巫山近。你便逗上了藍橋幾層。還只怕飄飄渺渺

的波濤滾。〔自〕將軍請。〔固〕公主請。乾哈哈。我好樂也。〔費接唱〕他道是樂煞人也麼哥。〔固〕我好喜也。〔費接唱〕又道是喜煞人也麼哥。〔固〕待俺回敬公主一杯。〔費〕將軍所賜。奴家自當遵命。也要將軍奉陪一大杯。〔固白〕當得侍女們取巨觥來。〔宮女〕是。〔固〕公主請。〔費〕將軍請。〔固吐介〕費呀。〔接唱〕赤緊的蠢不喇沙叱利也。學些丰和韻。〔自〕將軍。將軍。〔固〕公主。俺醉得緊了。安寢了罷。〔費〕將軍。侍女們皆辛苦了。將喜筵分散她們去罷。〔固〕也要留幾個房中服侍。〔費〕房中奴家自己能侍奉巾櫛。可教他們去罷。〔固〕想是公主害羞。不好解衣就寢。也罷。侍女們。公主賞你們酒筵。謝了公主。各自去罷。〔宮女〕多謝公主娘娘。〔固〕掌燈送入洞房。〔宮女下〕〔費〕將軍。爲何今日還披此鎧甲。〔固〕向在皇兄帳中護衛。提防奸細。日夜不能卸甲。〔費〕如今天下已定。還慮甚麼奸細。况今宵乃將軍百年喜日。豈可穿此不祥之服。〔固〕有理。待我喚侍女們來卸甲。〔費〕不消喚她們。待

奴親與將軍卸甲。纔是婦道。〔固〕只是勞動不當。〔費〕好說。〔接唱脫布衫〕放下了鐵兜鍪。鳳翅鱗。响放下了寶龍泉。偷看利刃。鬆下了獅蠻帶。玉扣雙。捫卸下了獐狍鎧。鎖子龍鱗。〔固〕吓呀呀呀。〔費〕將軍尊臂。爲何如此。〔固〕前日在寧武關。被周遇吉打了一鞭。至今尙未痊愈。〔費〕原來如此。待奴扶將軍入帳安寢。〔固〕公主。我慾火如焚。按納不定。求你早些睡罷。〔費〕待奴除了簪珥。脫了袍服。就來。〔固〕就要來的嘍。〔費〕就來的。〔唱小梁州〕除了翠翹寶髻耳環。瑣脫却了鳳滾龍氳。俺把那金蓮兜紮鳳鞋跟。防滑襪。緊紮起繡羅裙。〔接唱么篇〕聽聽房櫳寂寂。悄無人聲。〔丙打更介〕又聽得戍漏頻頻。將軍將軍。覷着他。睡眼醒。醒還昏。休驚盹。心窩內把寶刀掄。〔費刺固介〕〔唱快活三〕鋼刀上冤氣伸。銀鐙下冤家殞。〔嘆着天不佑〕不能夠把巨寇刃。便便死向泉台。猶兀自含餘恨。〔二宮女上自〕二大王與公主成親。爲何房中喧嚷。我們進去看看。哎呀。二大王爲何滿身鮮血。倒在地下呀。

原來被人刺死了。吓。你爲何將二大王刺死。拿你去見大王。〔費〕哇。誰敢來。我原非公主。〔宮女〕你何人。〔費〕我乃費氏宮人。〔宮女〕呀。啐。原來也是我輩。〔費〕今日殺此逆寇。替君父報仇。便將我凌遲碎剮。亦不畏懼。〔宮女〕你配了二大王。享榮華。受富貴。也不辱抹了你。况何等將你寵愛。你也不該將他刺死。〔費〕咳。〔唱朝天子〕恁道讓陽臺雨雲。哎呀。莽巫山秦晉。可知俺女專諸。不解江皋韻。俺含羞。酬語。搵泊擊罇。遇冤家。難含忍。拼得個柳樵花悴。可也珠殘玉損。哎呀。早難道貪戀榮華。忘了終天恨。〔宮女〕拿你去見大王。就是個哩。〔費〕咳。〔接唱〕一任他碎骨粉身。一任他揚灰碾塵。今日個一劍歸泉。〔自〕哎呀。費貞娥吓。費貞娥。可惜你大才小用了。〔唱〕又何必多唇吻。〔自〕呀。你看此賊又活了。〔費自刎下〕〔宮女自〕哎呀。她竟自刎了。好個烈性女子。我們將尸首抬過一邊。報與大王知道。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命無常萬事休。〔二宮女同下〕

金錢豹

戲情

唐三藏師徒四人，往西天取經，走到一個村莊，到那鄧洪家中借宿。看見他家人衆很忙，而且個個都很憂愁。三藏一問，原來鄧洪有一女兒，相貌美麗，在清明節那一天，出去掃墓，被山中妖怪金錢豹看見，就教手下黃狼精涂保來說親。鄧洪無法回絕。三藏前來借宿的這一晚，就要來招親。孫行者一聽如此的情形，就自承代他驅除妖精。當時就教豬八戒變作鄧女，行者變作丫環，坐在房中，等待妖精。到了夜深，金錢豹果然來了。一進洞房，行者即舉起金箍棒打來。金錢豹見勢頭不好，抽身逃走。行者隨後追來。金錢豹逃回洞中，牽領了大小妖精，來鬥行者，並用妖法將行者打敗。最後行者請到天兵天將，才將金錢豹捉住。

登場人物表

金錢豹(武生)

孫行者(武生)

唐僧(小生)

豬八戒(丑)

沙僧(淨)

涂保(丑)

鄧洪(生)

小舅(武旦)

丫環(武旦)

〔四小妖金錢豹上點絳脣〕虎頭豹面獠眼裝紅梅
山前自爲王，洞中小妖千百對，烈烈烘烘站山崗。

保壽禮可曾齊備。〔保〕俱已齊備。〔金〕衆小妖，駕
風前往。〔衆同下〕

〔自〕吾金錢豹在紅梅山前，修鍊千年，到也逍遙自在。今乃九華聖母壽誕之期，不免前去上壽。涂

俺前面探路，且喜道路平川，不免請師傅出來。一
〔行者上白〕吓哈，俺悟空，保定師傅，西天取經，命

同趨路。有請師傅。〔唐僧猪八戒沙僧同上〕〔唐〕忽聽悟空喚邁步問根源。何事。〔孫〕啓師傅前途道路平川。請師傅趨行。〔唐〕八戒帶馬。〔唱吹腔〕身入空門修真養性。參禪悟道探玄真。大唐三藏奉聖命。去到西天求取經文。一路上過些奇峯怪嶺。妖魔鬼怪把路橫。多虧了神靈來保應。降魔伏怪把妖擒。〔同下〕

〔鄧洪家院小姐同上〕〔鄧唱〕清明佳節豔陽春。家家戶戶上墳塋。穿過了花村合柳巷。來至墳頭把香奠。〔金小妖同上〕〔金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忽然間怪風起。一陣沙土揚天滿灰塵。叫家院前面把路引。急急忙忙回家門。〔同下〕

〔涂保上白〕嘴兒尖尖尾兒長。終朝每日土內藏。有人問我名合姓。五百年前黃鼠狼。小仙涂保是也。我家大王與九華聖母上壽。這般時候。還不見到來。想必來也。〔下〕

〔四小妖金錢豹同上〕〔金〕辭別聖母把山歸。一見

佳人魂魄飛。時才在風頭之內。觀見鄧洪之女。長得十分美貌。只是無人前去提親。也是枉然。〔保〕小仙願往。〔金〕好花紅彩禮交付你。〔保〕管保大王會佳期。〔下〕〔金〕少時你大王成親。你等必須要吹吹打打。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衆小妖〕准備大王把親成。〔同下〕

〔保上白〕奉了大王命。鄧府去提親。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麼。〔家院上白〕什麼人。〔保〕我乃是金大王那裏來的。要見你家員外。〔家院〕少待。有請員外。〔鄧洪上白〕何事。〔家院〕金大王那裏有人來。要見員外。〔鄧〕說我出迎。〔家院〕員外出迎。〔鄧〕請坐。尊駕到此。必有所爲。〔保〕今有金錢豹。金大王。觀見你家小姐。長得美貌。叫小仙前來提親。將小姐作一押寨夫人。員外諒無推辭了。〔鄧〕想你家大王。乃是一仙。小女乃是一人。有道是仙凡路隔。此事斷斷使不得。〔保〕使得的。彩禮在此。告辭了。〔保下〕〔鄧〕此乃是閉門家內坐禍。從天上來。噯。這是從那裏說起。〔下〕

〔唐孫豬沙同上〕〔唐唱〕師徒們催動能行馬。不覺來到了一人家。〔白〕悟空。天色不早。你我就在此處借宿一宵便了。〔孫〕有人麼。〔家院〕你們是那裏來的妖怪。〔唐〕我們是遠方來的。要在此借宿一宵。望行方便。〔家院〕少待。有請員外。〔鄂上白〕何事。〔家院〕外面有僧人前來借宿。〔鄂〕說我出迎。〔家院〕員外出迎。〔唐〕吓員外。〔鄂〕請至裏面請坐。〔唐〕來見過員外。〔孫豬沙白〕員外。〔鄂白〕打妖怪。〔唐〕員外。這都是我的徒兒。〔鄂〕罷了。噯。〔唐〕告辭。〔鄂〕師傅爲何去心太急。〔唐〕看員外愁煩。故而告辭。〔鄂〕老夫是有心事在懷。〔孫〕員外有什麼心事。對我師傅言講。我等與你分憂解愁。〔鄂唱〕紅梅山前金錢豹。要與小女配鸞姣。〔孫唱〕聽一言不由人心頭惱。膽大妖魔敢逞英豪。叫員外且把心放了。管叫妖魔一旦消。〔鄂〕師傅請至後面用飯。〔唐豬沙鄂同下〕〔孫〕八戒八戒。〔豬〕吃飯吃得飽。睡覺睡得着。忽聽猴哥叫。必定鬧糟糕。什麼事。〔孫〕叫你同我降妖。〔豬〕不行不行。前番在火

雲洞降妖。燒了我一個少皮沒有毛。今個我可不能幹了。〔孫〕你是去也不去。〔豬〕我不去。〔孫〕你不去。照打。〔豬〕別打。我去我去。〔孫〕有請員外。〔鄂〕小師傅何事。〔豬〕請出小姐丫環。我等一看。〔鄂〕是了。丫環請小姐出來。〔小姐同丫環上〕〔下〕〔孫〕八戒。你是變小姐還是變丫環。〔豬白〕我變小丫環罷。〔孫〕你可知道。金錢豹入了洞房。先吃了丫環。〔豬〕那麼我就變小姐。〔孫〕你快快變來。〔豬〕你閃開了。〔唱〕我這裏搖身把身變。〔小姐上唱〕變一個美貌女佳人。〔白〕師兄。你看我變的可像。〔孫〕不像。再去變來。〔豬〕不像。你閃開了。〔唱〕我這裏二次把身變。〔小姐上白〕變一個小姐美形容。〔白〕師兄。看我變的可像。〔孫〕倒也像你閃開了。〔唱〕急忙裏。我把神形變。〔丫環上唱〕變成了一個小丫環。〔丫環小姐同唱〕你我且等妖魔現。管叫他一命染黃泉。〔同下〕

〔四小妖金錢豹上〕〔金〕塗保去提親。未見轉回音。〔塗保上白〕參見大王。〔金白〕罷了。親事可曾應允。

〔保〕應允了。〔金〕如此一同前往。〔保〕這樣去不得。〔金〕怎樣方能去得。〔保〕必須變一少年公子方能去得。〔金〕如此閃開了。〔唱〕我這裏抽身忙變化。〔下〕〔金上唱〕變得美貌一書生。〔白〕看吾變的可像。〔保〕倒也像。〔金〕如此帶路前往。〔保〕有請員外。〔鄧洪上白〕何事。〔保〕我家大王迎親來了。〔鄧〕有請。〔拜堂介〕〔丫環小姐同上〕〔唐〕來讚禮。〔保〕一個枕頭三尺長，雙手抱到象牙床。今日洞房成婚配，來年生個黃鼠狼。〔家院〕咳，狀元郎。〔保〕呵，狀元郎。〔衆人同下〕〔鄧〕金錢豹吓金錢豹，管叫你明槍容易躲，這暗箭最難防。〔下〕〔丫環小姐同上〕小姐入帳內，丫環引金上坐，丫環送漿介。〔丫環〕我說大王這男女婚配，乃是兩家情願的，那有強占的道理。〔金〕膽大了環，有何本領，敢在你大王面前胡言。〔丫環〕你且聽了，自幼生來武藝精，武藝精，花果山前逞妙風，龍宮海藏具闖過，也曾大鬧到天空。

〔金〕聽一言來怒氣揚，怒氣揚，膽大了環休逞強。紅梅山前無對手，誰人不知金大王。〔起打小姐下〕孫上打介，入帳內，金上打豹敗介。〔孫〕八戒八戒，好利害的金錢豹吓，一上床，他就是一傢伙簡直的糟踏。我們出家人。〔孫〕你好好伺候師傅，看守行李，我去降妖去了。〔同下〕〔金錢豹上走邊下〕

〔孫上白〕金錢豹也不知逃往何方去了，喂，土地何在。〔土地上白〕大聖呼喚，有何法諭。〔孫〕金錢豹現在何處。〔土地〕這小仙不知。〔孫〕你不知，照打。〔土地〕慢來，慢來，那金錢豹住在紅梅山前鐵板橋下。〔孫〕迴避了，待我趕上。〔起打金敗介，孫追下〕

〔金上〕衆小妖擺陣來引孫，上起打孫，敗金，追上拋，又孫衆同下。〔孫上白〕金錢豹來得利害，待我拔些毫毛，變些子子孫孫，擒他便了。〔四小猴上，跑圓場，對打擺陣，猴敗下，金受又下〕